
上册
中華野史大博覽
主编
吴枫
刘乾先

中華野史大博覽

上册

主编 吴枫 刘乾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二·北京

中華野史大博覽

下册

主编 吴枫 刘乾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二·北京

登记证号：(京)191号

书名　中华野史大博览
作者　吴枫　刘乾先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艺苑胶印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
54.625印张 1300千字
版次　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7-5057-0431-1／K·89
定价　48.00元

作者名单：

主编：　吴　枫　　刘乾先

副主编：傅朗云　　张在义

编写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彩云	田　原	刘永胜
刘胜有	刘　琨	刘乾先
刘继延	吕朋林	何忠有
吴　枫	张仓礼	张玉春
张在益	张晓光	张新海
李成山	邴玉喜	侯占虎
曹书杰	黄云鹤	曾惠玉
韩格平	傅　春	傅朗云
蔡兴元		

前　言

在编写这部《中华野史大博览》之前，我们正着手编写大型历史丛书《中华野史丛编》，全书按秦汉至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六段历史时期编为六辑，共选书近800种，总字数约2000万左右。该书从确定编纂总体方案及编写细则，到全部资料调查，历时近两年，这无疑给编写这部《中华野史大博览》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中华野史大博览》一稿能够在短短的数月内完成，是得力于《中华野史丛编》的前期准备工作的。

所谓"野史"，是就非官修"正史"而言，多为私人著述。中国古籍中的野史，不仅数量可观，体裁多样，内容也十分丰富，这类书探幽发微，搜罗了许多有关军国大事、朝野轶闻以及其它为人们所鲜知的喜闻乐见的资料，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因此历来为一些有识之士所重视。深入发掘和广泛传播这些宝贵的野史资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当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该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本书从历代野史著作中共节选出近2000则野史片断，每则独立成篇，每篇冠以小标题。收书范围上起秦汉，下迄清末。为满足一般文史爱好者阅读欣赏的需要，选材上力求兼顾思想性、知

识性、趣味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并对原文进行标点、分段和简要的注释。编排上则以内容为纬，以时代为经。全书内容分为八类，依次为历史故事、人物春秋、名人轶事、世风民俗、奇闻趣谈、名物制度、学海拾贝、园林游记，每类内部基本上按时代排列，某些难以断代或不宜以时代进行排列的，则酌情处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同志的大力支持，为我们查阅资料提供了诸多方便条件，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本书在选材、编排、注释等各方面一定会存在许多不足或问题，我们诚恳希望海内外专家及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1991 年 8 月　　编者

中华野史大博览
目录

一、历史故事

二、人物春秋

三、名人轶事

四、世风民俗

五、奇闻趣谈

六、名物制度

七、学海拾贝

八、园林游记

一、历 史 故 事

盘古传说

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

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

先儒说：盘古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

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

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

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氏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

南海中盘古国，今人皆盘古为姓。

梁任昉《述异记》《汉魏丛书》本

太古河图姓纪

太古者，生民之始也。太古之人皆寿盈易。始，三男三女，冬聚夏散。食鸟兽虫鱼草木之实。而男女构精，以女生为姓。始三头，谓之合雄纪，生子三世。合雄氏没，子孙相传，记其寿命，谓之叙命纪。通纪四姓，生子二世，男女众多，群居连逋，从强而行，是谓连逋纪。生子一世，通纪五姓，是谓五姓纪。天下群居，以类相亲。男女众多，分为九头，各有居方，故号居方氏。没，生子三十二世，强弱相迫，欲生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号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纪七十二姓，故号通姓氏。

有巢氏生太古之先，觉识于天地草木虫鱼鸟兽，俾人居巢穴。积鸟兽之肉，聚草木之

实。天下九头咸归。有巢，始君也。动止群群相聚，而尊事之。寿一太易①，本通姓氏之后也。

燧人氏，有巢子也。生而神灵，教人炮食，钻木取火。天下生灵尊事之。始有日中之市，交易其物。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寿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后也。

伏牺氏，燧人子也。因风而生，故风姓。末甲八太七②，成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雨降日。河汛时，龙马负图，盖分五色文，开五易。甲象崇山，天皇始画八卦，皆连山名易，君臣民物，阴阳兵象，始明于世。图出后二成，二十二易草木，木枯月。命臣飞龙氏造六书，后草木一易，木王月，命臣潜龙氏作甲历③。伏制牺牛，治金成器，教民炮食。易九头为九牧。④因尊事为礼仪，因龙出而纪官，因风来而作乐。命降龙氏何率万民。命水龙氏平治水土，命火龙氏炮制器用。因居方而置城郭。天下之民号曰天皇。太昊伏牺，有庖升龙氏，本通姓氏之后也。

佚名《古三坟·山坟》《汉魏丛书》本

黄帝接神

庚申⑤，天雾三日三夜。昼昏。帝问天老、力牧、容成曰："于公何如？"天老曰："臣闻之，国安其主好文，则凤凰居之；国

---

① 太易：中国传说时代最长的时间计算单位。

② 末甲：六十花甲中最后一个冠"甲"的干支。

③ 甲历：以干支计算年月日的历书。

④ 九牧：九州。

⑤ 庚申：此处记年或记月，不清楚。

乱其主好武，则凤凰去之。今凤凰翔于东郊而乐之，其鸣音中夷，则与天相副。以是观之，天有严教以赐帝，帝勿犯也。”召史卜之龟，樵史曰：“臣不能占也，其问之圣人。”帝曰：“已问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龟不违圣智，故焦。”雾既降，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①，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受。轩辕接万神于明庭。今塞门谷口是也。

佚名《竹书纪年》《汉魏丛书》本

西王母传说

苏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变多方，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师众火迷。帝归，息太山之阿，昏然忧寝。王母遣使者，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②，天一在后③，得之者胜，战则克矣。”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剪神农之后，诛榆罔于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

又数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图。

其后虞舜摄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舜即位，又授益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二州。王母又遣使献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风。

---

① 醮 jiào：祷神祭礼之一。
② 太一：道家术语。
③ 天一：道家术语。

《尚书·帝验期》曰："王母之国在西荒也"。

昔茅盈，字权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及九圣七真，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

时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盖之车，控飞虬之轨。越积石之峰，济弱水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顾盼倏忽，诣王母于阙下。子登清斋三月，王母授以琼华宝曜七星经。

茅君从西城王君诣白玉龟台，朝谒王母，求长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躯，慕龙凤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积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　二景缠炼之道。上行太极，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门，名曰"玄真之经"，今以授尔，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释以授焉。

又周穆王时，命八骏与七华之士，使造父为御，西登昆仑，而宾于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锦，以为王母寿。事具《周穆王传》。

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七月七日夜，降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内。此不复载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56

舜当禅禹

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钟石笙管，未罢而天大雷雨，疾风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石]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舜乃启堵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见于钟石笙管手？"乃存禹于天，使行天子事也。于时和气普应，庆云兴焉。若烟非烟，若

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①。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庆云烂兮，纟乙缦缦兮日光华，旦复旦兮。"群臣咸进，顿首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余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鼚乎鼓之②，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于是八风循通，庆云丛聚，蟠龙奋迅。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渊，龟鳖咸出其穴，迁虞而事夏。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缘错，其文言："当禅禹！"

佚名《竹书纪年》《汉魏丛书》本

少康复国

明年，后缗生少康。既长，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③。浇使椒求之，将至仍，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夏之遗臣伯靡，自有鬲氏二斟之烬以伐浞。浞恃浇皆康娱，日忘其恶，而不为备。少康使汝艾谍浇。初浞娶纯狐氏④，有子早死。其妇曰女歧，寡居，浇强圉，往至其户，阳有所求。女歧为之缝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袭断其首，乃女歧也。浇既多力又善走。艾

① 轮囷：屈曲貌。
② 鼚（chāng）：鼓声。
③ 惎（jì）：憎恨。
④ 纯狐氏：嫦娥的姓氏。

乃畋猎，放犬者兽因嗾浇颠陨，乃斩浇以归于少康。于是夏众灭浞，奉少康归于夏邑。诸侯使闻之，立为天子，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佚名《竹书纪年》《汉魏丛书》本

孔甲轶闻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乱，诸侯化之，夏政始衰。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见，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胜也，之子必有殃。"孔甲闻之曰："以为余一人子，夫谁能殃之。"乃取其子以归。既长，为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为东音。

刘累所畜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阳，其后为范氏。

佚名《竹书纪年》《汉魏丛书》本

商汤当代夏政

汤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还，诸侯八译而来者千八百国。奇股氏以车至，乃同尊天乙履为天子，三让，遂即天子之位。

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禖，与其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御卵而坠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以二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长为尧司徒。成功于民，受封于商。后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丰下锐上，晳而有须，勾身而扬声，长有九尺，臂有四肘，是

为成汤。汤在亳，能修其德。伊挚将应汤命，梦乘船过日月之旁。汤乃东至于洛，观帝尧之坛，沉璧退立。黄鱼双踊，黑鸟随之，止于坛上，化为黑玉。又有黑龟，并赤文成字，言夏桀无道，成汤当代之。梼杌之神见于邳山，有神牵白狼御钩而入。商朝金德，将盛银，自山溢。汤将奉命放桀，梦及天而舐之。遂有天下商人，后改天下之号曰殷。

佚名《竹书纪年》《汉魏丛书》本

道家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天然，见于李家，犹以李为姓。

或云，老子先天地生。

或云，天之精魄，盖神灵之属。

或云，母怀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

或云，其母无夫，老子是母家之姓。

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

或云，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牺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的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

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

皆见于群书。不出神仙正经，未可据也。

葛稚川云："洪以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当无世不出。俯

尊就卑，委逸就劳，背清澄而入臭浊，弃天官而受人爵也。未有天地则有道术，道术之士，何时暂乏。是以伏牺以来，至于三代，显名道术，世世有之，何必当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学之徒，好奇尚异，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说。其实论之，老子盖得道之尤精者，非异类也。”

按《史记》云：老子之子名宗，事魏为将军，有功，封于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孙瑕，仕于汉。瑕子解，为胶西王太傅，家于齐。则老子本神灵耳。

浅见道士，欲以老为神异，使后代学者从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长生之可学也，何者？若谓老子是得道者，则人必勉力竞慕。若谓是神灵异类，则非可学也。

或云，老子欲西席关，关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从之问道。老子惊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号。亦不然也。今按《九变及元生十二化经》：老子未入关时，固已名聃矣。老子数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尔者，按《九宫》及《三五经》及《元辰经》云：人生各有厄会，到其时，若易名字，以随元气之变，则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

老子在周，乃三百余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会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当以史书实录为主。并老仙经秘文，以相参审。其他若俗说，多虚妄。

洪按《西升中胎》及《夏命苞》及《珠韬玉机》、《金篇内经》皆云：老子，黄白色，美眉，广颡长耳，大目踈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悬，鼻纯骨双柱，耳有三漏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

周文王时为守藏史，至武王时为柱下史。时俗见其久寿，故号之为老子。

夫人受命，自有通神远见者，禀气与常人不同，应为道主。故能为天神所济，众仙所从。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历藏，行气炼形，消灾辟恶，治鬼养性，绝谷变化，厌胜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书》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记者也。自有目录。其不在此数者，皆后之首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

老子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者。故在周虽久而名位不迁者，盖欲和光同尘，内实自然，道成乃去，盖仙人也。

孔子常往问礼，先使子贡观焉。子贡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师名丘，相从三年，而后可教焉。"孔子既见老子，老子告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也。"

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之曰："何书？"曰："《易》也，圣人亦读之。"老子曰："圣人读之可也。汝曷为读之？其要何说？"孔子曰："要在仁义。"老子曰："蚊虻噆肤，通夕不得眠，今仁义惨然而汩人心，乱莫大焉。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区矣。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若击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乱人之性也。"

老子问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献人，则人莫不献之其君。使道而可进人莫不传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

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诵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余君而不见用，甚矣人之难说也！”老子曰：“夫六艺，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陈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陈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岂异哉！”孔子归，三日不谈。子贡怪而问之。孔子曰：“吾见人用意如飞鸟者，吾饰意以为弓弩射，未尝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饰意以为走狗而逐之，未尝不衔而顿之者也。人之用意如渊鱼者，吾饰意以为钩缗而投之，未尝不钓而制之也。至于龙，乘云气，游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见老子，其犹龙乎？使吾张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缩，神错而不知其所居也。”

阳子见于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猱之捷，所以致射也。”阳子曰：敢问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被万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称其名，位乎不测而游乎无有者也。”

老子将去而西出关，以升昆仑。关令尹喜占风气，逆知当有神人来过，乃扫道四十里。见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国，都未有所授。知喜命应得道，乃停关中。

老子有客徐甲，少赁于老子，约日佇百钱，计欠甲七百二十万钱。甲见老子出关游行，速偿价不可得，乃倩人作辞，诣关令，以言老子，而为作辞者亦不知甲已随老二百余年矣。唯计甲所应得值之多，许以女嫁甲。甲见女美，尤喜。遂通辞于尹喜。得辞大惊，乃见老子。老子问甲曰：“汝久应死，吾昔赁汝，为官，卑家贫，无

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与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语汝到安息国，固当以黄金计值还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张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于地，丹书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复使甲生，乃为甲叩头请命，乞为老子出钱还之。老子复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钱二百万与甲，遣之而去，并执弟子之礼。具以长生之事授喜。喜又请教戒。老子语之五千言。喜退而书之，名曰《道德经》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

汉窦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诸窦皆不得不读。读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谧然，而窦氏三世保其荣宠。太子太傅陈广父子深达其意，知功成身退之义，同日弃官而归，散金布惠，保其清贵。及诸隐士，其遵老子之术者，皆外损荣华，内养生寿，无有颠沛于险世。其洪源长流所润，洋洋如此。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表哉！故庄周之徒，莫不以老子为宗也。

晋葛洪《神仙传》

由让国到争王位

地名甄胥，水名通波，城号阖闾，台曰姑苏。隩壤千里，是号全吴。

昔周太王三子，长泰伯，次仲雍，次季历。历生子昌，有圣瑞。

太王有疾，泰伯、仲雍以入山采药，乃奔吴，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让季历。子昌立，是为西伯，即文王也。

吴人义泰伯，归之为王。泰伯三让弟仲雍。仲雍立，号勾

吴①。卒，葬梅里②，而仲雍立，生季简，季简生释达，释达生固章。固章卒，其后至寿梦，始别筑城为宫室于平门西北二里③。

自泰伯至寿梦，十九世。寿梦生四子：长诸樊，次余昧，次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札让不可，乃立诸樊。

诸樊卒，吴人固立札。札弃室而耕之野，乃止。封札"延陵季子"，而余祭立。四年，吴使季子行聘诸国。余祭卒，授弟。季子让，逃去。余昧之子曰僚立，为诸樊之子公子光所弑。在位十三年。僚好炙鱼，非专诸炙不食。诸樊之子光，潜以百金令专诸进鱼上僚，置匕首于炙鱼中，刺僚，死。子光篡立，是为阖闾王。又令刺客要离袖剑杀吴公子庆忌，即王僚子也。

季子历三年回，闻僚被杀，乃匍匐往其坟，号哭。于是子光谢过季子。季子曰："苟先君无废祀，民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子哀死事生，以待天命耳。"

唐陆广微《吴地记》

墨翟智胜公输般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外治经典，内修道术，著书十篇，号为《墨子》。世多学者，与儒家分途，务尚俭约，颇毁孔子。

有公输般者，为楚造云梯之械以攻宋。墨子闻之，往诣楚。脚坏，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见公输般而说之曰："子为云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

---

① 原注：所居地名。
② 原注：又名番丽，今横山。
③ 原注：基址见存。

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公输般曰：“吾不可以已，言于王矣。”

墨子见王曰：“于今有人，舍其文轩，邻有一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云梦之麋鹿，江汉之鱼龟，为天下富，宋无雉兔鲋鱼，犹粱肉与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无数丈之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闻大王更议攻宋，有与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输般已为云梯，谓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般。墨子解带为城，以幞为械。公输般乃设攻城之机，九变而墨子九拒之。公输之攻城械尽，而墨子之守有余也。公输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之意，不过杀臣，谓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乃止。不复攻宋。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叹曰：“世事已可知，荣位非常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于是数闻左右山间有诵书声者。墨子卧后，又有人来，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见一人，乃起问之曰：“君岂非山岳之灵气乎？将度世之神仙乎？愿且少留，海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来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愿得长生，与天地相毕耳。”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

行变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聪明，得此便成，不复须师。"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验，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

晋葛洪《神仙传》

蘧伯玉暗行不废礼

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妇人曰："知此为谁?"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堕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人视之，果伯玉也。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1

计然谈治国

昔者越王勾践既得返国，欲阴图吴，乃召计倪而问焉①，曰："吾欲伐吴，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浚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潮汐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为也，时返不知所在。谋不成而息，恐为天下咎。以敌攻敌，未知谁负。大邦既已备，小邑既已保，五谷既已收，野无积庾，廪粮则不属，无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劳军纡吾

① 计倪即计然，春秋末年越国名士，下同。

粮道。吾闻先生明于时，交察于道理。恐动而无功，故问其道。”

计倪对曰：“是固不可兴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不先蓄积，士卒数饥。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战则耳目不聪明。耳不能听，视不能见，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进之不能行。饥馑不可以动神气。去而万里，伏弩而乳，郅头而皇皇。强弩［硬］彀，发而不能当。旁军见弱，走之，如犬逐羊，靡从部分，伏地而死，前顿后僵。与人同时而战，独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将。王兴师以年，数恐，一旦而亡，失邦无明，筋骨为野。”

越王曰：“善。请问其方？吾闻先生明于治岁，万物尽长。欲闻其治术，可以为教。倘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

计倪对曰：“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张，或强或怯。不早备，生不能相葬，王其审之。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师出无时，未知所当。应变而动，随物常羊。卒然有师，彼日以弱，我日以强。得世之和，擅世之阳。王无忽忘，慎如会稽之饿，不可再更。王其审之。尝言息货，王不听，臣故退而不言，处于吴、楚、越之间，以渔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闻君自耕，夫人自织，此竭于庸力而不断时与智也。时断则循，智断则惫，知此二者，形如体，万物之情，短长逆顺，可观而已。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于是上事地，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元冥治北方，白辩佐之，使主水。太皋治东方，袁何佐之，使主水。祝融治南

方，仆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并有五方，以为纲纪。是以易地而辅，万物之常。王审用臣之议，大则可王，小则可以霸，于何有哉！”

越曰：“请问其要？”

计伣对曰：“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故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之内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价十倍。其所择者，则无价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为之也。视民之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而来诸侯。守法度，任贤使能。谏者则诛，则邦贫兵弱；刑繁，则群臣多空恭之礼、淫佚之行矣。夫谀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贫兵弱，致乱，虽有圣臣，亦不谏也。务在谀主而已矣。今夫万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术以任贤子，[子]徼成其事而已，则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贤子，贤子有谏者，憎之，如此者，不习于道术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后虽有败，不自过也。夫父子之为亲也，非得不谏，谏而不听，家贫致乱，虽有圣子，亦不治也，务在谀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调，虽

欲富也，必贫而日衰。”

越王曰：“善。子何年少，于物之长也?”

计倪对曰：“人固不同。惠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后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圣主置臣不以少长，有道者进，无道者退。愚者日以退，圣者日以长。人主无私，赏者有功。”

越王曰：“善。论事若是，其审也。物有妖祥手?”

计倪对曰：“有。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亦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胜，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顺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人生不卧之。顷也，欲变天地之常，数发无道，故贫而命不长。是圣人并苞而阴行之，以感愚夫。众人容容，尽欲富贵，莫知其乡。”

越王曰：“善。请问其方?”

计倪对曰：“从寅至未，阳也。太阴在阳岁，德在；在阴岁，美在。是圣人动而应之，制其收发，当以太阴在阴而发，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火有时而散。是故圣人反其刑，顺其衡，收聚而不散。”

越王曰：“善。今岁比熟，尚有贫乞者，何也?”

计倪对曰：“是故不等。犹同母之人、异父之子，动作不同术，贫富故不等。如此者积负于人，不能救其前后。志意侵下，作务日给，非有道术，又无上赐，贫乞故长久。”

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尝与孤议于会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独与孤比，请遂受教焉。"

计倪曰："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

越王曰："善！"

计倪方乃传其教而图之，曰："审金、木、水、火，别阴阳之明，用此不患无功。"

越王曰："善。从今以来，传后世以为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擒吴［王］也。

甲货之户曰"粢"，为上货，价七十。乙货之户曰"黍"，为中物，石六十。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丁货之户曰"稻、粟"，令为上种，石四十。戊货之户曰"麦"，为中物，石三十。已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庚货之户曰"糖"，比蔬食，故无价。辛货之户曰"果"，比蔬食，无价。壬、癸、无货。

汉袁康《越绝书》卷4

渔父与船人

伍胥自郢走吴，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知胥之急，乃渡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值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粟五百石，爵执圭①，岂徒百金剑也？"不受。陈平亡楚，渡河，船人见其独行，疑其亡将，腰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渔父何其

① 执圭：春秋时诸侯国爵位名。以圭赐给功臣，使持圭朝见，因称执圭。

贤，船人何其无状也！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

颜回不仕

颜回字子渊，鲁人也，孔子弟子。贫而乐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寝。孔子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馔粥①；郭内之圃十亩，足以为丝麻。鼓宫商之音，足以自娱；习所闻于夫子，足以自乐。回何仕焉？"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晋皇甫谧《古今高士传》

宋玉答楚襄王

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塚。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发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玉让其发，发谢之。复言于王，王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曰："子盍从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对曰："昔楚有善歌者，始而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百人。既而曰阳春白雪，朝日鱼离，国中属而和之者不至十人。含商吐角，绝偷赴曲，国中属而和之者不至三人矣。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

持两端

事有未决，临时看势，谓之"持两端"。《史记》：信陵君之姊嫁赵平原君为夫人。秦发兵围平原君，平原君遂遣使告信陵君，令求魏王救之，王曰："欲救赵，又恐秦国强大，不救，

---

① 馔（zhān）：稠粥。

又与赵有骨肉之精。”

宋佚名《释常谈》卷中

秦善用他国人

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燕昭王用郭隗、剧辛、乐毅，几灭强齐，辛、毅皆赵人也。楚悼王任吴起为相，诸侯患楚之强，盖卫人也。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2上

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徐　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

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鸟含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赍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

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

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

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赍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百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此则是也。”顷之，众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尽此，为再飡也，但恐不尽尔。”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翌日，以墨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计数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凡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某还，数日至登州，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唐段成式《广异记》

董永妻

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主知其贤，与钱千万遣之。

永行三年丧毕，欲还诣主，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

主谓永曰：“以钱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

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百匹具焉。

晋干宝《搜神记》

陌上桑歌

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人妻。王氏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饮酒欲夺之，罗敷行弹筝，乃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

宋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下

亡国之言

项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泣数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又《东坡志林》载李后主去国之词云："二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凡曾惯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东坡谓，后主当恸哭于九庙之下，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对宫娥"，其词凄怆，同出一揆。然羽为差胜，其悲歌慷慨，犹有喑呜叱咤之气；后主浑是养成儿女之态耳！如梁武帝稔侯景之祸毒，流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此说虽与二者不同，如穷儿呼卢，骤胜骤免无所爱惜，特付之一弃耳。呜呼！安得此亡国之言哉？

宋萧众《希通录》

轑釜之怨

高祖微时，尝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①。嫂厌叔

---

① 丘嫂：长嫂。

与客来，阳为羹尽轑釜①，客以故去。已而视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为其母不长者。"封其子信为羹颉侯。高祖号为大度，不记人过者，然不置轑釜之怨，独不畏太上皇缘此记分杯之语乎②？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4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鸷鸟累百不如一鹗

九合诸侯，人皆知为管仲，不知有魏绛也；以一旦之功，加万世之功，人皆知为萧何，不知前有狐偃也。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人知为祢衡③，而不知本邹阳书也④。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申屠嘉难邓通

汉文帝时，申屠嘉为丞相。时大中大夫邓通，方隆受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丞相奏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臣，则当贵之。至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嘉坐府中，为檄召邓通诣亟相府，不来且斩。通恐，入言文帝，帝

---

① 轑(láo)釜：用勺刮釜的声音。

② 分杯之语：《史记·项羽本纪》，项羽欲烹高祖之父太公，高祖曰："吾与项王'约为兄弟'吾父即汝父，必欲烹之，则幸分我一杯羹。"

③ 祢(mí)衡：三国时人，少有才辨，气刚傲物，被曹操召为鼓吏，后被送于刘表，被江夏太守黄祖所杀。

④ 邹阳：汉人，以文辩知名，为梁孝王上客。

曰："汝第往，吾令使使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①，顿首谢。嘉坐自如，故不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令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节召通②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

宋葛洪《涉史随笔》

爰盎密害晁错

爰盎与晁错素不相能。自吴王所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愿请间者，盖欲以错恶密启嘉，而嘉虑其以吴私事见告，难以区处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盎薄以语讥之，嘉遂引为上客。而请间之说得行。想从容燕侍，力陈错恶。异时嘉奏请诛错，未必不自盎日夜从臾之故。奈何帝为错言先入，嘉奏沮格，发愤而死，得非盎有以误之乎？盎恨嘉死，益忿错之所为，求其害错者而不可得。窦婴亦与错有隙，会七国反，乃以盎荐上。上召见盎，问计安出，正投其害错之机。盎又请间，而错竟不能免矣。盎之请间，无非言错，委蛇曲折，为计甚密，故卒遂其所图，盎亦可谓深矣。嘉惟不密，反为错所陷，盎肯蹈故辙哉！错计出于嘉上，而盎计又出于错上。信乎，天下无第一手也。

宋王楙《野客丛谈》卷4

① 跣（xiǎ）：光脚。

② 持节：能表明皇帝身份的证明。

卓文君卖酒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悉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冒贳酒①，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②，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

长卿素有消渴疾③，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④，传于世。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2中华书局1985年版

意不在马

汉上官桀为未央厩令⑤，武帝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至于受遗诏辅少主。义纵为右内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其幸甘

---

① 鹔（sù）鹴（shuāng）裘：用鹔鹴羽毛编织的衣服。鹔鹴，一种绿色水鸟，形似雁。贳（shì）：以物作抵押。

② 犊鼻裈（kūn）：齐膝的短裤。涤器。洗刷器皿。

③ 消渴疾：中医学疾名，包括糖尿病、尿崩症等，相如所患，当为前者。

④ 诔（lěi）：一种哀悼死者的文体。

⑤ 厩（jiù）：马圈。厩令：掌管养马的官吏。

泉，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衔之，遂坐以他事弃世①。二人者其始获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纵及诛，可谓幸、不幸矣！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由马取人

金日磾没入宫，输黄门养马。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日磾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为马监，后受遗辅政。日磾与上官桀皆因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谓明而不遗矣。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得陇望蜀

岑彭引兵从光武，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时公孙述将李育将兵，救嚣守上郡，帝留盖延、耿弇图之，而车贺东归。敕彭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世言"得陇望蜀"本此。又司马懿为曹操主簿，从讨张鲁，言于操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操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

---

① 弃世：古代的一种酷刑。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在街头。

盖用前语也。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2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韩馥反董卓

韩馥字文节，颍川人，为御史中丞董卓举为冀州牧。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袁绍之在渤骸迹要牵丁健迹冢要ā浆馥恐其兴兵，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惭色。于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书与绍，道卓之恶，听其举兵。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逢纪公私分明

逢纪字元图。初，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绍以纪聪达有计谋，甚亲信之，与共举事。后审配、任用与纪不睦，或有谗配于绍，绍问纪，纪称配天性烈直，古人之节，不宜疑之。绍曰:“君不恶之邪?”纪答曰:“先日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善之，卒不废配，配由是更与纪为亲善。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公孙瓒与袁绍

公孙瓒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改易守令，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响应，开门受

之。

绍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瓒步兵二万余人为方阵，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千结阵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义兵皆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阵斩瓒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义追至界桥，瓒殿兵还战桥上，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营中余众皆复散走。绍在后，未到桥十数里下马发鞍，见瓒已破，不为警备，惟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余人。自随瓒部进骑二千余匹卒至，便围绍数重，弓矢雨下。别驾从事田丰扶绍欲却入空垣，绍以兜鍪扑地①，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强弩乃乱发，多所杀伤，瓒骑不知是绍，亦稍引郤②，会麹义来迎，乃散去。瓒每与虏战，常乘白马，追不虚发，数获戎捷，虏相告云："当避白马。"因虏所忌，简其白马数千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一日，胡夷健者常乘白马，瓒有健骑数千多乘白马，告以号焉。绍既破瓒，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成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栗成，贼十余部众数万人聚会邺中。坐上诸客有家在邺者

---

① 兜鍪（móu）：兜为胄名，鍪为釜名。形似釜而反唇，非炊具。

② 郤（xì）：空隙、裂缝。

皆忧怖失色，或起啼泣，绍容貌不变，自若也。

贼陶升者，故内黄小吏也，有善心，独将部众逾西城入，闭守州门不内。他贼以车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打卫送到斥丘，乃还。绍到，遂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乃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遂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左发、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脱，斩首数万级，绍复还屯邺。

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单碑、太仆赵岐和解关东，岐别诣河北，绍出迎于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绍营，移书告瓒，瓒遣使具与绍书曰："赵太仆以周召之德，衔命来征，宣赐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亦争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宽，亲俱陛见，同舆共出，时人以为荣。自者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此诚将军之眷，而瓒之幸也。"麹义后恃功而骄恣，绍乃杀之。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袁绍设计得冀州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倾天下。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有清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礼毕隐居浴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

“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

逢记说绍曰：“将军举大事，而即人资给，不据一洲，无以自全。”绍答曰：“冀州兵强，吾士饥乏，设不能办，无所容日。”纪曰：“可与公孙瓒相闻，导使南来击取冀州，公孙必至而馥惧矣，因使说利害为陈祸福，馥必逊让，于此之际，可据其位。”绍从其言，而瓒果来。

绍以河内朱汉为都官从事，先时为馥所不礼，内怀怨恨，且欲邀迎绍意，擅发城郭兵围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楼，收得馥大儿，槌折两脚，绍亦立收汉，杀之，馥犹忧怖，故报绍索去。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田横与吕布

田横既败，窜居海岛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横遂与二客诣洛阳。将至，谓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即自刭①。横不顾王侯之爵，视死如归，故汉祖流涕称其贤，班固以为雄才。韩退之道出其墓下，为文以吊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②。”其英烈凛然，至今犹有生气也。吕布为曹操所缚，将死之际，乃语操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杀之。布之

① 刭（jǐng）：用刀割脖子。

② 耿光：光明，光辉。

材未必在横下，而欲忍耻事仇。故东坡诗曰："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① 盖笑之也。刘守光以燕败，为晋王所擒，既知不免，犹呼曰："王将复唐室以成霸业，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无足责者。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4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高顺与吕布

高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遗。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所不破者，名为陷阵营。顺每谏布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从郝萌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外内之亲，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及当攻战，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亦终无恨意。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刘璋大战赵韪

焉死，子璋代为刺史，会长安拜颍川扈瑁为刺史，入汉中。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璋使赵韪进攻荆州，屯朐䏰，上蠢下如振反。

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温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玫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中

① 曹瞒：曹操小名为瞒，故又称其为曹瞒。

州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刘备早年经历

灵帝末年，备尝在京师复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备留张飞守下邳，引兵与袁术战于淮阴石亭。

陶谦故将曹豹在下邳，张飞欲杀之，豹众坚营自守，使人招吕布，布取下邳，张飞败走。备闻之，引兵还北，至下邳，兵溃，收散卒，东取广陵。与袁术战，又败。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布令备还州，并势击术，具刺吏车马童仆，发遣备妻子部曲家属于泗水上，祖道相乐。

建安三年春，布使人赍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备兵所抄，布由是遣中郎将高顺、北地太守张辽等攻备。九月，遂破沛城，备单身走，获其妻息。十月，曹公征布，备于梁国界中与曹公相遇，遂随公俱东征。

备在荆州数年，尝于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袁绍攻公孙瓒，刘备与田楷东屯齐。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田楷，楷与备俱救之。时备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

数千人。既到，谦以丹阳兵四千益备，备遂去楷归谦，谦表备为豫州刺史，屯小沛，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张昭谏孙权罢宴

权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惭色，遂罢酒。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庞统与刘备

刘先主之得蜀也，于涪置酒大会。谓庞统曰："今日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昔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耶？卿言不当，宜速起出。"统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先主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先主袭夺璋土，权以济业，昔人譬之断手全躯，何乐之有？而酣醉中失辞如此，季汉之不能恢复旧物，其器亦有所未优乎？而吾于亚子辈何讥。

元陈世隆《北轩笔记》

虎侯许褚

太祖将北渡，临济河，先渡兵，独与褚及虎士百余人留南坼断后。超将步骑万余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贼来多，今兵渡已尽，宜

去。”乃扶太祖上船。贼战急，军争济船，船重欲没，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船工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泝船，仅乃得渡。是日，微褚几危其后，太祖与遂、超等单马会语，左右皆不得从，唯将褚。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乃问太祖曰：“公有虎候者安在?”太祖顾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动，乃各罢。后数日会战，大破超等。褚身斩首级，迁武卫中郎将。武卫之号自此始也。军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号曰“虎侯”。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黄盖二事

黄盖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故南阳太守黄子廉之后也，枝叶分离，自祖迁于零陵，遂家焉。盖少孤，婴丁凶难，辛苦备尝，然有壮志，虽处贫贱，不自同于凡庸，常以负薪余间，学书疏讲兵事。

赤壁之役，盖为流矢所中，时寒堕水，为吴军人所得，不知其盖也，置厕床中。盖自强以一声呼韩当，当闻之曰：“此公覆声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鲁肃兴兵赴江东

鲁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父老咸曰：“鲁氏世衰，乃生此狂儿”。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

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乃使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余人。行州追骑至，肃等徐行，勒兵持满，谓之曰：“卿等丈夫当解大数，今日天下兵乱，有功弗赏，不追无罚，何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贯。骑既嘉肃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还。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张辽大战孙权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壹之后，以避怨变姓。少为郡吏。

大战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卒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壮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蹬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是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速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击，围开，辽复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成服。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

击，几复获权。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文聘巧施空城计

孙权尝自将数万众卒至，时大雨，城栅崩坏，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补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蒋干游说周瑜

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

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干曰："吾与足下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而云说客，无乃逆诈乎?"瑜曰："吾虽不及夔旷闻弦赏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干入，为设酒食。毕，遣之曰："适吾有密事，且出就馆，事了别自相请。"后三日，瑜请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杖，讫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

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干但笑，终无所言。干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李衡种桔

吴李衡，字叔平，襄阳人，习竺以女英习配之。汉末为丹阳太守。衡每欲治家士，英习不听。后密遣客十人往武陵、龙阳泛洲上作宅，种桔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穷如是。然吾州毕有千头木奴，不责汝食岁上，匹绢亦当足用尔。”衡既亡后二十余日，儿以白英习。曰：“此当是种柑也。汝家失十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桔，当封君家’。吾答云：“士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尔，用此何为。”吴末，衡柑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富足。晋咸康中，其宅上桔叶犹在。

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

钟会五字见用

司马景王命中书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之。经时竭思不能改，心有形色。中书郎钟会察有忧色，问松，松以实对。会取草视，为定五字。松悦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当尔耶。”松曰：“钟会也。”王曰：“如此，可大用，真王佐才也。”卞伯玉赴中书诗曰：“跃鳞龙凤池，挥翰紫宸里。”

晋郭颁《魏晋世语》

周颉因暖昧而召祸

人不可自处暖昧之地，暖

昧之地灾祸之所由生，可不戒哉。仆观晋王处仲作乱，刘隗劝帝尽诛王氏，王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周顗将入，导呼顗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纯，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顗喜，饮酒至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顗，顗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时。”顗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衔之。处仲既得志，问导曰：“周顗南北之望，当登三司”。导不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又不答。处仲曰：“若不尔当诛。”又无言。顗竟至死。导后检中书故事，见顗表救己，殷勤款至，执表涕泣，告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此顗自召祸端，无足怪者。

宋王楙《野客丛谈》卷3

女婿谓东床

女婿谓之东床。晋太尉郗鉴遗门生求女婿于王导家。导命来使遍观之，王氏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于东床，坦腹而卧，旁若无人。郗太尉闻之曰：“东床坦腹者，佳婿也”。访问乃是羲之，遂以女妻焉。

宋佚名《释常谈》卷上

范坚以身护法

晋范坚迁尚书右丞，是时廷尉奏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合布三十匹，当弃市。二子宗云，乞没为官奴，赎父命。尚书朱暎议：“无下人父无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恐死罪之刑，自此而驰。”坚同暎议。时议者以广为钳徒，二子没入，足以惩艾，使百姓知父

子之道，圣朝有垂恩之仁。可特减广死刑，二子为官奴，不为永制。坚驳之曰：“淳朴浇散，刑辟乃作。刑之者所以止刑，杀之者所以止杀，未有行小不忍，而轻易典刑者。许宗等所乞宥广之死，若有宗比不赎父者，岂得不摈绝人伦。今云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嚬笑之间，尚慎所加，况于国典可亏。人之受父，谁不如宗？今既许之，将来诉者不以为例，交兴怨讟①。此为施一恩于今，开万怨于后也。”成帝从之，正广死刑。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卷 1

王嫱不赂画工

元帝后宫既多②，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③，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④。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

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 2 中

---

① 讟（dú）：怨言。

② 后宫：指宫内美人。

③ 王嫱（qiáng）：字昭君，西汉秭归人，元帝时被选入宫。

④ 阏（yān）氏（zhī）：匈奴王的正妻，也即王后。

华书局 1985 年版

壶关三老

戾太子遭巫蛊事，与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上书讼太子冤甚力，谓充衔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不能，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其言甚当，上虽感悟而不为罢兵，吏围益急。太子度不得脱，即自经。继而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谓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上大感悟，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为丞相。至壶关三老，竟不闻尺寸之赏。此甚与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也。壶关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荀悦《汉纪》谓令狐茂。

宋王楙《野客丛谈》卷 11

三 女 后

王莽女为汉平帝后，自刘氏之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伤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败，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杨坚女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愈甚。坚内甚愧之，欲夺其志，后誓不许，乃止。李昪女为吴太子琏妃，昪既篡吴，封为永兴公主，妃闻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 3 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舟子不取举子钱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为元和十二年王播傍下进士及第时，以歌诸著名。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遇。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万里茫茫天堑摇，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

唐黄璞《闽川名士传》

投笔从戎

从文入武谓之“投笔”。汉班超字仲叔，家贫，佣书以自给，乃掷笔于地曰：“大丈夫当效张骞、傅介子，立功于异域，以取封侯万里之外，安能久事笔砚乎？”时大将军耿康用超为行军司马，讨西域有功，封为定远侯。

宋佚名《释常谈》卷上

李表拒仕

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寇端召表为主簿，表不乐为吏；于寺门中焚烧衣帻。端怒收表，欲杀之。陈仲举闻之，至宋公，欲请表，先过宣。宣问何故来，曰：“欲见寇令，请足下儿”。宣曰：“吾子犯罪，罪当死，如有白君，岂妄杀人，宜此还”。端追问仲举，仲举具以语之。端乃叹曰：“李宣，烈士也”。即原之。

晋周斐《汝南先贤传》

崔烈买官

灵帝卖官，廷尉崔烈入钱

五百万，以买司徒。烈子均，字孔平，亦有时名。烈问曰："吾作公，天下人谓何如？"对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谓不当为公，今登其位，海内嫌其铜臭"。烈举杖击之，均走。烈曰："子授父挝，而是可谓孝乎？"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而走，不陷父于不义。"烈曰："尔以吾为瞽叟耶？"

晋司马彪《九州春秋》

铜　臭

将钱买官谓之"铜臭"。后汉崔烈有重名，灵帝时，入钱五百万拜司徒，名誉遂灭。乃问其子钧曰："外人议我以为如何？"钧对曰："人尽嫌大夫铜臭。"烈怒，举杖击之。钧服武弁而走①，烈曰："挝不受而走②，岂为孝乎？"钧曰："舜事瞽叟③，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烈惭而止。今以富者亦曰铜臭也。

宋佚名《释常谈》卷上

箜篌引

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④。子高晨起划船而擢⑤，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河游而渡，其妻随而止，不及，遂坠河水死。于是援箜篌鼓之，作《公无渡河》，声音凄怆，曲终自投河而死。霍里

---

① 服武弁：穿武弁衣服。

② 挝（zhuā）：击、打。

③ 瞽（gǔ）叟：舜的父亲。一作瞽瞍。

④ 朝鲜：郡古朝鲜，中国古民族之一。西周末年以前活动在今辽西地区，后迁居今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公元前108年，被西汉所灭，族民或入汉族，或入高丽族中。津卒：官府设置的专为人过河摆渡的人员。

⑤ 擢（zhuó）：拔，拔船。

子高还，以其声授妻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①，闻者莫不坠泪饮泣，丽玉认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②。

宋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下

两秋胡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书》，善为古隶字，为翟公所礼，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经娶而失礼，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驰象曰："昔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还家，其妇采桑于郊，胡至郊而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③。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有被辱如今日也。'采不顾。胡惭而退，至家，问家人妻何在，曰：'行采桑于郊，未返。'既还，乃向所挑之妇也④。夫妻并惭。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鲁有两曾参，赵有两毛遂。南曾参杀人见捕，人以告北曾参母。野人毛遂坠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丧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岂得以昔之秋胡失礼，而绝婚今之秋胡哉？"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6 中华书局1985年版

文齐不仕公孙述

文齐字子奇，梓潼人也。孝

---

① 写：同泻，抒发感情。

② 箜（kōng）篌（hóu）：乐器名，亦称空侯。《隋书·音乐志》谓出自西域。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箜篌引：汉曲名，亦称《公无渡河》。

③ 镒（yì）：古代的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一说一镒为二十四两。

④ 挑：挑逗。

平帝末以城门校尉为犍为属国，迁益州太守。造开稻田，民咸赖之。公孙述时，拒郡不服，述拘其妻子，许之公侯，招之不应，乃遣使由交趾贡献河北。述平，世祖嘉之，征拜镇远将军，封成义侯。南中咸为立祠。子恽有令德，为北海太守。

晋常璩《梓潼士女志》

李业宁死不仕公孙述

李业字巨遊，梓潼人也。少执志清白，太守刘咸慕其名，召为功曹，不诣，咸怒，欲杀之。业径入狱，咸释之。公孙述累聘不应，述怒遣鸿胪尹融持毒药酒逼之。业笑曰：“名可毁，身可杀，不可辱也。”遂饮药死。述耻杀名士，赐钱百万。子翚逃匿不受。建武中，察孝廉，为遂久令。

晋常璩《梓潼士女志》

杨修预知曹操退兵

夏侯渊为黄忠所杀，操临汉中，至阳平，欲攻刘玄德，而不得进，欲守又难为功。乃出令曰：“鸡肋。”官属不听所谓，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公欲还也。”俄操回师。时人伏其几决。

晋司马彪《九州春秋》

孔融不识时务

孔融在郡八年，仅以身免。帝初都许，融以为宜略依旧制，定王畿，正司隶，所部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书言其义。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又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

太祖制酒禁，而融书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以无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御史大夫郗虑知旨，以法免融官。岁余拜大中大夫。虽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酒。常叹曰："坐上客常满，罇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虎贲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辄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刘焉起兵

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犍为太守，任岐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举兵击焉，焉击破之。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岐龙等皆蜀郡人。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蔡洪古今人才论

晋蔡洪赴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盖津之河；盈尺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出于西羌。贤圣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又问洪："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朝之盛佐，明时之俊乂①；朱永长理物之宏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鸿鹄，空谷之白驹；顾颜先

① 乂（yò）：有才能的人。

八音之琴瑟，五色之章龙；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龙鸿鹄之徘徊，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来，以纸札为良田，以玄墨为稼穑，以义礼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怒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议意为帏幕，行仁义为室宇，循道德为墙宅者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3

贤母教子

扬子拒妻者，刘懿公女也，字恭璞，贞烈达理，有四男二女。拒早亡，教导闺门，动有法则。长子元琮常出饮酒，自舆而归。母不见十日，因诸弟谢过，乃数责之。曰：“夫饮食有节，不至流湎者，礼也。汝乃沉荒慢而无礼，自为败首，何以师先诸弟？”

晋陈寿《益都耆旧传》

夏香救饥民

夏香字曼卿，永兴人也。年十五，县长葛君会客饮宴，时郡遭大旱，香进谏曰：“昔殷汤遭旱，以六事自责，而雨泽应澍；成王悔过，偃禾复起。自古先圣畏惧天异，必思过以济民命。今始罹天灾，县界独甚，未闻明达崇殷周之德，饮宴独欢，百姓枯瘁，神祇有灵，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宜当还县。”香即罢会，身捐俸禄，以赡民饥。

晋虞预《会稽典录》

谢瞻分家戒弟

宋台始建，谢瞻为中书侍郎，弟晦为右卫将军。时晦权

遇已重，瞻见其宾客辐辏，谓曰："吾家素以恬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今势倾朝野，岂家门之福邪?"乃以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又谓宋公宜赐降黜，以保衰祚。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故向亲旧陈说，用为嬉笑，以绝其言。及宋公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隆，瞻愈忧惧。至是遇病不疗，临终遗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励，为国为家。"谢瞻之于兄弟，刘镇之之于叔侄，颜延之之于父子，虽品格不同，而教戒俱有至理，居盛满者，不可不熟味其言。

元陈世隆《北轩笔记》

谈丁字

符坚享群臣，赋诗。妾平子诗有"丁"字，直不曲。坚问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刚，不可以屈；且曲下不直之物，未足献。"遂擢上第。唐张洪靖节度卢龙，参佐韦雍辈，诟责将之曰："天下无事，尔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衔之，后遂杀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杀身。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宁我负人

"宁我负人，无人负我"，此曹操由中之言也。沮渠罗仇，卢水胡人也①，与其兄麹粥事吕光。光征河南，大败。麹粥劝罗仇反攻之，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宁人负我，无我负人。"遂为光所杀。

---

① 卢水胡：我国古代部族名，东汉至十六国时匈奴部落之一，因世居卢水而得名。

罗仇之言，可谓君子，卒不免死；世之小人，益以操言为信。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诸州置鼓之始

北齐顿丘李崇，陈留公诞之子。高祖时，为兖州刺史。兖州比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搥鼓乱击，四面之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擒获。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时，除扬州刺史。崇明察审，奸邪惮之，号曰："卧虎"。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1

杨素舍妾还妻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德言为太子舍人，方属时乱，恐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亡国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各执一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卖于都市①。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

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

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

---

① 正月望：正月月亮圆的那一日。通常指正月十五。望：月圆日。

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老终。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5

隋朝亡于法乱

张玄素，贞观初，太宗闻其名，召见，访以理道。

玄素曰："臣观自古以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①，岂至于此。且万乘之主，欲使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有五条不中者，何况万务乎？以日断月，乃至累年。乖缪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鉴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加之。"

太宗深纳之。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

王远知佐唐不佐隋

道士王远知，本琅琊人也。父昙选，除扬州刺吏。远知母，驾部郎中丁超女也。常梦彩云、灵凤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闻腹中声。沙门宝诰谓昙选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

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王清玄坛，邀远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顾言相次召之，远知遂来谒见，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选又复其旧②。

唐高祖之龙潜，远知尝密陈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与

---

① 弼违：助其背谬。

② 少选：不一会。

幕属房玄龄微服以谒远知，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爱也。"

太宗即位，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贞观九年，润州茅山置太平观，并度二七人，降玺书慰勉之。后谓弟子潘师正曰："见仙格①，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今见召为少室山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谥曰"升玄先生"云。

佚名《谈宾录》

李密与李渊

唐高祖报李密书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天命②，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冀早膺图箓③，以宁北庶④。宗盟之长，属籍见客，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⑤，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密得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可定。"

后密兵败，王伯当保河阳，密以轻骑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密复曰："诸公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伯当赞其计，从入关者尚二万人。高祖遣使迎劳，相望于道。密大喜，谓其徒曰：

---

① 见仙格：死以后。

② 天命：人五十岁，古代称为知天命之年。

③ 图箓（lù）：犹图谶。此指承接天命而号令天下，即称帝。帝王自称其符命之书为图箓。

④ 兆庶（shù）：犹兆民。兆，极言其多。庶，民、百姓。

⑤ 殪（yī）：射死。

“吾虽举事不成，而恩结百姓。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尽当归唐，比于窦触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

及至京，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财，意甚不平。寻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未几，闻其所部将帅，皆不附世充，高祖复使密领本兵往黎阳，招其将士故时者，以经略王充。王伯当为左武卫，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征之。密惧。谋叛，伯当止密，不从。密据桃林县城，驱掠畜产，直趋南山，乘险而东，遣人使告张善相，令应接。

时史万宝留镇熊州，遣盛颜师率步骑数十追蹑①。至陵浑县南七十里，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半度，横出击之，遂斩密，年三十七。时徐绩在黎阳，为密坚守，高祖遣使，将密首以招之。绩发丧行服，备君臣p之礼，表请收葬，大具威仪，三军皆缟素。葬于黎阳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呕血者。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9

孙伏伽以三事谏唐高祖

武德初万年县法曹孙伏伽②，上表以三事谏。其一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须顺四时，陛下二十日龙飞③，二十一日献鹞雏者，此乃前朝之弊风，少年之事务，何复今日行之。又闻相同参军卢牟子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频蒙赏赉。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岂此物乎？

---

① 蹑（niè）：跟踪、追随。
② 法曹：基层法官。
③ 龙飞：比喻皇帝即位。

其二曰：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此谓淫风，不可不改。

其三曰：太子诸王，左右群僚，不可不择。愿陛下纳选贤才，以为僚友。则克崇磐石，永固维城矣。

高崇览之悦，赐帛百匹，遂拜为侍书御史。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

李义琛落难遇义商

李义琛，陇西人。居于魏，自咸阳主簿拜监察。少孤贫，唐初草创，无复生业，与再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武德中，俱进士。共有一驴，赴京，次潼关。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贫，辞以客多，不纳。进退无所舍，徙倚门旁。有咸阳商客见而引之，同舍多喑呜。商客曰："此三人游学者，今无所止，奈何睹其狼狈？"乃引与同寝处。数日方晴，道开，义琛等议鬻驴以一醉。商客窃知，固止之，仍资以道粮。琛既擢第，历任咸阳，召商客，与之抗礼。商客不复识，但悚惧逊退。琛语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后任监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3

唐太宗梦虞世南

虞世南卒后，太宗夜梦见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随物化，倏移岁序。昨因夜梦，忽睹其人，追怀遗美，良增悲叹！宜资冥助，申朕思旧之情。可于其家为设五百僧斋，并为造天尊像一躯。"夫太宗之梦世南，盖君臣相与之诚所致，宜恤其子孙，厚其恩典可也。斋僧、造像，岂所应作？

形之制书，著在国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天阵地阵人阵

高宗问："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员半千越次对曰："臣睹载籍，此事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编伍弥缝也。"郭齐宗对曰："以臣愚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阵也；兵在足食足兵，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使三者去一，其何以战？"高宗嗟赏之，擢拜左卫胄曹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9

狄仁杰之姨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野。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梁公每遇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尝经甚雪多休暇，因候卢姨安否。适见表弟挟弓矢，携雉兔来归，膳味进于北堂，顾揖梁公，意甚轻简。公因启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以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惭而退。

唐李浚《摭异记》

文章之功

武后见骆宾王为徐敬业作

檄①，读至“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李袭吉为李克用与梁书，朱全忠读至“毒手尊拳，交相于幕后；金戈铁马，践蹂于明时”，叹曰：“李公僻处，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文章号令，岂可不择人？李德裕勿以子孙之谋，而存辅车之势，三镇凛凛，不敢结连；封敖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将士为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于长枪大剑如此。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辍官俸以赡军

则天朝，豆卢钦望为丞相，请辍京官九品以上两月日俸以赡军。转帖百司令拜表。群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群官见帖即赴，竟不知拜何由所由。既以辍俸供军，而明公禄厚俸优，辍之可也。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钦望形色而拒之。

表既奏，求礼历阶进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储军国之用，何藉贫官九品之俸，而钦望欺夺之，臣窃不取。”

纳言姚琦前进曰：“秦汉皆有税算以赡军，求礼不识大体，妄有争议。”

求礼曰：“秦皇汉武税天下，使空虚以事边，奈何使圣朝仿习之，姚琦言臣不识大体，不知琦言是大体耶？”

遂寝。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3

---

① 檄（xí）：古代用来征召、声讨的文书。

引蛇出洞

崔思竞，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须实状。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尔。"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实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岌惧，逼宣家令访妾。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顾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阍人①，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云，"崔家顾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忧。思竞素重馆客，不知疑，密随之，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则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竞于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4

饮酒令之祸

唐龙朔年已来，百姓饮酒

---

① 阍（hūn）：守门人。

作令云："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者，盏与盘也。"连台"者，连盘拗盏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罗织事起，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为此令，此席人进状岩之，十人皆弃市。自后，庐陵（王）徒均州，则"子母相去离"也。"连台拗倒"者，则天被废，诸武迁放之兆。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3

李尽忠智败唐师

唐天后中，契丹李尽忠、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浮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君欲至，乃令守囚霫等绐之曰①："家口饥寒，不能存活，求待国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别与一顿粥，引出安慰曰："吾此无饮时食养汝，又不忍杀汝，总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绐放去。至幽州，具说饥冻逗留。

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麻仁等三军，弃步卒，将马先争入，被贼设伏横截，将被索绢之②，生擒节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遗。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9

张鷟论武周朝臣

唐娄师德，荥阳人也。为纳言③。客问浮休子④曰："娄纳言何如？"答曰："纳言直而

---

① 霫（xí）：中国古民族名。隋唐时附契丹，后渐趋融合。绐（dài）：哄骗、欺骗。

② 索绢（tà）：用索缠绕。

③ 纳言：职官，掌出纳王命。

④ 浮休子：即张鷟，号浮休子。

温，宽而栗。外愚而内敏，表晦而里明。万顷之波，浑而不浊；百练之质，磨而不磷。可谓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杰为纳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览经史，薄闲文笔，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欤。”客曰：“凤阁侍郎李昭德，可谓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忘大而器小，气高而智薄。假权制物，扼险凌人。刚愎有余，而恭宽不足。非谋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问：“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险德薄，巧辩似智，巧谀似忠。倾覆邦家，诬陷良善，其汪充之徒欤。蜂虿害人，终为人所害。”无何，为太仆卿，戮于西市。又问：“武三思可谓名王哉?”答曰：“三思凭籍国亲，位超衮职，貌象恭敬，心极残忍。外示公直，内结阴谋。弄王法以复仇，假朝权而害物。晚封为德敬王，乃鼎贼也。不可以寿终。”竟为节愍太子所杀。又问：“中书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双阙，名实两空。外示贞刚，内怀趋附。面折张食其之党，勇若熊黑。谄事武士开之俦，怯同驽犬。首鼠之士，进退两端。虺蜥之夫，曾无一忘。朝乱败政，莫匪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终不得其死。”果坐事长流思州，忧恚而卒。又问：“中书令李峤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人才笔。性好食浊，憎人受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鲜，禁人食肉。性爱绮罗，断人衣锦。性好淫纵，憎人畜

声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问：“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刚而能断。处陵夷之运，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荡之朝，不逊辞以苟免。来俊臣罗织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锻炼者，有功宽之。蹑虎尾而不惊，触龙鳞而不惧。凤跱鸱枭之内，直以全身。豹变豺狼之间，忠以远害。若值清平之代，则张释之，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又问：“司农卿赵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学，眼不识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谋大。趑趄狗盗，突忽猪贪，晨羊诱外，不觉其死。夜蛾覆烛，不觉其毙。头寄于颈，其能久乎。”后从事韦氏为逆，夷其三族。又问：“郑愔为选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浅学浮词，轻才薄德。狐蹲贵介，雉伏权门。前托俊臣，后附张易。折支德静之宝，舐痔安乐之庭。鸺鹠栖于苇苕，鲦鲂游于沸鼎。既无雅量，终是凡材。以此求荣，得死为幸。”后果谋反伏诛。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9

献宝免灾

姚崇为相，尝对于便殿，举左足，不甚轻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心腹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张说罪状数百言。上怒曰：“卿归中书，宜宜与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说未之知，会吏报午后三刻，说乘马先归，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诏付之。林甫谓崇曰：“说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剧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说党无害。”林甫止将诏

付于小御史，中路以马坠告。说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书生，通于说侍儿最宠者，会擒得奸状，以闻于说。说怒甚，将究狱于京兆。书生厉声言曰："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缓急有用人乎？公何靳于一婢女耶？"说奇其言而释之，兼以侍儿与归。书生一去数月余，无所闻知。忽一日，直访于说，忧色满面。言曰："某感公之恩，思有以报者久矣。今闻公为姚相所构，外狱将具，公不知之，危将至矣。某愿得公平生所宝者，用计于九公主，可能立释之。"说因自历指己所宝者，书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难。"又凝思久之，忽曰："近者有鸡林郡以夜明　为寄者。"书生曰："吾事济矣。"因请说手札数行，肯以情言。遂急趋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书生具以说事言，兼用夜明簾为贽，且谓主曰："上独不念在东宫时，思必始终恩加于张丞相乎，而今反用谗耶。"明早，公主上谒，具为奏之。上感动，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台宣前所按事，并宜罢之。书生亦不复再见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3

韩休为相

唐元宗以韩休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甚允时望。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常临镜，默默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旨，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

非为身也。”

宋葛洪《涉史随笔》

萧嵩位极知退

萧嵩为相，引韩休同列，及在相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①。上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乎？”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不薄迹要牵丁健迹冢要ā浆又安得自遂！”因殒涕②。上为之动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归私第，至夕当有使，如无使，旦日宜如常朝谒。”及日暮，命力士诏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终始，贵全大义，亦国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进黄柑，上以素罗帕包其二，以赐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164

高力士智夺王毛仲之宠

王毛仲本高丽人，玄宗在藩邸，与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爱之，每侍宴，与姜皎同塌，坐于帝前。既而贵倨恃内，益为不法，帝常优容之。每遣中官问讯③，毛仲爱命之后，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后遣还。高力士、杨思勖忌之颇深，而未尝敢言于帝。

毛仲妻李氏既诞育三日，帝命力士赐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为五品官。力士既还，帝曰：“毛仲喜否？复有何词。”力士曰：“出其儿以示臣，熟眄

———

① 骸骨：指辞官。

② 殒（yǔn）涕：落泪。殒，通“陨”。

③ 中宫：皇后居处为中宫。又指代为皇后。

褓中曰：'此儿岂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诛韦氏，此贼尚持两端，避事不入，我未尝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义益衰。

帝自先天在位后十五年，至开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8

高力士救玄宗于中逵

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楼，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①："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

时肃宗不豫②，李国辅诬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之异谋也。"下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给其扈从部曲，不过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逵③，攒刃曜日，辅国统之。太上皇惊，欲坠马数四，赖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跃马而前，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汝旧臣，不宜无礼。李辅国下马。"辅国不觉失辔而下。宣太上皇诰曰："将士各得好生。"于是辅国令兵士韬刃于鞘中，齐声云："太上皇万浮迹要牵丁健迹冢要ā健"一时拜舞。力士又曰："李辅国拢马。"辅国遂著靴，出行拢马，与兵士等护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内。

辅国领众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后曰："微将军④，阿瞒已为兵死鬼矣！"既而九仙媛、力士、玄礼，长流远恶处。此

---

① 泫（xuàn）然：伤心流泪貌。

② 豫：出游，特指帝王秋日出巡。指肃宗没有与太上皇一起出游。

③ 中逵：纵横交错的道路的中心。引伸为中途。

④ 微：如果不是、如果没有。

皆辅国之娇诏也。时肃宗大渐①，辅国专朝，意西之复有变故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188

李白词戏杨贵妃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典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拥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②，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晓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遂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与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曰，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

---

① 病势加剧。

② 酲（chéng）：喝醉了神志不清。

因惊早："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唐李浚《摭异记》

泰山即丈人

丈人谓之泰山。玄宗开元十三年，封禅于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是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转迁一阶一级，唯郑镒是封禅使女婿，骤迁至五品兼赐绯服①。因大酺②，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跳，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优人黄幡绰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为泰山。

宋佚名《释常谈》卷上

萧颖士狂慢屈势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③。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僮，避雨于此。颖士见之散冗，颇肆陵侮。逡巡④，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觇之⑤，左右曰："吏部王尚书。"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

明日，具长笺造门谢。丘

---

① 绯（fēi）服：绯，红色。唐制：文武官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绯，五品浅绯。

② 大酺（pú）：古代帝王为示欢庆特许举行的大会饮。

③ 憩（qì）：休息。

④ 逡（qūn）巡：很快。

⑤ 觇（chān）：偷视。

命引至庑下①，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无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9

张九龄与李林甫

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功之诚②。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

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因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旨③。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④

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邪！"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视之，不觉股栗。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8

歌舒翰先斩后奏

天宝中，歌舒翰为安西节

---

① 丘：王尚书名。

② 謇谔（jiān è）：正直敢言貌。

③ 叶：是"协"的古字，合也。

④ 恚（huì）：怨恨。

度，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歌舒翰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濠。”时差都知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值杨国忠专权黩货，擢逗留不返，因纳贿交结。翰续入朝奏，擢知翰至，惧，求国忠拔用。国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辞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数其事，杖而杀之，然后奏闻。帝却赐擢尸，更令翰决尸一百。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5

元载笑不可测

鱼朝恩于国子监高坐讲《易》，尽言鼎卦，以挫元载、王缙。是日，百官皆在，缙不堪其辱，载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7

白孝德独斩刘龙仙

唐白孝德，为李光弼偏将。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捷勇自恃，举足加马鬣上①，谩骂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顾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问曰：“可乎？”曰：“可。”光弼问所加几何人而可，曰：“独往则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壮哉！”终问所欲，对曰：“愿备五十骑于军门，候入而继进，及请大众鼓噪以假气，他无用也。”光弼抚其背以遣之。

---

① 鬣（liè）：兽类颈上的长毛。

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半济，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怀恩曰："观其揽跋便僻，可万全。"龙仙始见其独来，甚易之①，足不降鬣，稍近欲动，孝德摇手止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又止龙仙，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词，非他也。"龙仙去三十步，与之言，亵骂如初②。孝德伺便，因瞋目曰③："贼识我乎?"龙仙曰："何也?"曰："国之大将白孝德。"龙仙曰："是猪狗乎!"发声虓然④，执矛前突，城上鼓噪，五十骑亦继进。龙仙矢不及发，环走堤上，孝德逐之，斩首提之归。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2

杨绾与王黼

唐大历十二年，杨绾为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减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驺从甚盛⑤，即日省之，止存十骑。中丞崔宽，第舍宏侈，咸毁撤之。王黼，宣和初入宰路，弊事悉举，减吏禄，并冗官⑥，以积财用。罢诸局，澄滥赏，以绝侥幸。虽蔡氏之盛⑦，犹为之敛衽⑧。使其刚正不回，终始如一，顾何羡于杨绾?乃复开边隙，置应举以持禄固位⑨。由是言之，向来

---

① 易：轻视。

② 亵（xiè）：轻慢。

③ 瞋（chēn）：发怒时睁大眼睛。

④ 虓（xiāo）：猛虎怒吼。

⑤ 驺（zōu）从：古代贵族骑马的侍从。

⑥ 冗：多余，累赘。

⑦ 虽蔡氏之盛：指蔡京父子。

⑧ 敛衽（rèn）：衽，衣袖、衣襟，比喻收敛的意思。

⑨ 应举：科举，唐宋时乡试称应举。

初政，特矫俗悟主，邀誉以取权尔。凡有请于上，所降指挥，必乞不候复奏，而用度悉由中出，尚恐朝廷与有司之执法也。既置司之后，非为无所畏惮，而所须悉责办于此，加之竭天下民力，营九州以弊中国①，岂特视绾如天渊②，盖将深愧于李林甫矣③，悲夫！

宋吴坰《五总志》

邢君牙识才

贞元初，邢君牙为陇右临洮节度，进士刘师老、许尧佐往谒焉。二客方坐，一人仪形甚异，头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宾司引报，直入见君牙，拱手于额曰："进士张汾不敢拜。"君牙从戎多年，殊不以为怪，乃揖汾坐，曾不顾尧佐、师老。俄而有吏过案，宴设司欠失钱物，君牙阅历簿书，有五十余千散落，为所由隐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折去处。汾乃拂衣而起曰："且奉辞。"牙谢曰："某适有公事，略须决遣，未有所失于君子，不知遽告辞何也？"汾对曰："汾在京之日，每闻京西有邢君牙，上柱天，下柱地，今日于汾前，与设吏论牙三五十千钱，此汉争中。"君牙甚怪，便放设吏，与汾相亲。汾谓君牙曰："某在京应举，每年常用二千贯文，皆出往还。剑南韦二十三，徐州张十三。一是之内，客有数等，上至给舍，即须法味；中至补遗，即须煮鸡豚或生或脍。"既而指师老、尧佐云："如举子此公之徒，远

---

① 弊：通蔽，蒙蔽的意思。

② 天渊：指天上地下，差别极大。

③ 李林甫：唐代大臣，任礼部尚书。在职十九年，权势极盛，政事败坏。

相访，即膪胡而已，何不如此耶?”尧佐矍然，逡巡，二客告辞而退，君牙各赠五缣。张汾洒扫内厅安置，留连月余，赠五百缣。汾却至武功，尧佐方卧病在馆，汾都不相揖。后二年及第，又不肯选，遂患腰脚疾。武元衡镇西川，哀其龙种，奏充安抚巡官。乃摄广都县令，一年而殂。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6

马勋智擒张用诚

唐德宗欲幸梁洋，严振遣兵五千至周厔以俟南幸①。其将张用诚阴谋叛背，输款于李怀光。朝廷忧之。会梁州将马勋至，上临轩与之谋②。勋曰：“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当斩其首以复命。”上喜曰：“几日当至?”勋克日时而奏③，上勉劳而遣之。

勋既得振符，乃与壮士五十人偕行出骆谷。用诚以为未知其叛，以数反骑迓勋④。勋与俱之传舍⑤，用诚左右森然。勋曰：“天寒且休。”军士左右皆退。勋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诱之，军士争附火。勋乃令人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诚惶骇起走，壮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诚之子居后⑥，引刀斫勋⑦，勋左右遽承其臂，刀不甚下，微伤勋首。遂格杀其子，而仆用诚于地，令

① 周厔(zhōu zhì)：县名，在陕西。

② 临轩：古时皇帝不坐正殿而在殿前平台上接见臣属，称临轩。

③ 克：约定、限定。

④ 迓(yà)：迎接。

⑤ 传舍：驿舍。

⑥ 虞：意料，想到。

⑦ 斫(zhuó)：砍、削、击。

壮士跨其腹，以刃拟其喉曰①："声则死之。"勋驰就其军。营士已被甲执兵。勋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弃之从人反逆，将欲灭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张用诚，不问汝辈。乃何为乎？"众詟伏②。

于是缚用诚，遣用洋州，振杖杀之，拔其二使，总其众。勋以药自封其首，来复命，愆约半日③。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2

温造一宴诛人五千

宪宗之代，戎羯乱华④，四方征师，以静边患。诏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阙下。将起，帅人作叛，逐其帅。又惧朝廷讨伐，因团集拒命者岁余。

宪宗深以为患，择帅者久之，京兆尹温造请行。宪宗问其兵储所费，温曰："不请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觇其所来⑤，止一儒生，皆相贺曰："朝廷必不问其罪，复何患乎！"温但宣诏：敕安存，至则一无所问。然梁帅负过，出入者皆不舍器杖，温亦不诫之。

他日，球场中设乐，三军下士，并任执带弓剑赴之。遂令于长廊之下就食，坐筵⑥之前，临阶南北两行，悬长索二条，命军人各于面前索上，挂

---

① 拟：比划，用兵器作杀人状。

② 詟（zhé）：恐惧。

③ 愆（qiān）：差错、差失。

④ 羯（jiē）：中国古代北方一个少数民族。东晋时曾建立后赵政权。

⑤ 觇（chān）：侦察。

⑥ 筵（yán）：竹席。古人席地而坐，用筵为作具。后专指酒席。此为动词，吃酒席。

其弓剑而食。逡巡①，行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抨其索，则弓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阖户而斩之②，五千余人，更无噍类③。其间有百姓随亲情及替人有赴设来者甚多，并玉石一概矣。南梁人自系累世不敢复叛。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0

于頔初识牛僧孺

丞相牛僧孺应举时，知于頔奇俊④，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日，两见，以游客遇之，牛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钱五百。""受乎？"曰："掷于庭而去。"于大恨，谓宾佐曰："某事繁，总盖有阙遗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匹，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以书付。"小将界外追及，牛不折书，揖回。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6

刘禹锡与牛僧孺

牛僧孺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尝投贽于补缺刘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期至失。"虽拜谢砻砺⑤，终为怏怏。历三十余岁，刘转汝州，僧孺镇汉南，枉道驻旌。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承诗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

---

① 逡（qūn）巡：犹言顷刻。

② 阖（hé）：关闭。

③ 无噍（jiàn）类：犹言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噍，嚼、吃东西。

④ 頔（dí）：人名。

⑤ 砻（lóng）：去指稻壳的器具。砺（lì）：磨刀石。

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南尚书，高识远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钟会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中为上也。"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向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阅罇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会把文章谒后尘。"禹锡诗云："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7

李回与魏谟

太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参军，主试，不送魏謩①，謩深衔之。会昌中，回为刑部侍郎，謩为御史中丞，常与次对官三数人，候对于阁门。謩曰："某顷岁府解，蒙明公不送，何事今日同集于此？"回应声曰："经如今也不送。"謩为之色变，益怀愤恚。后回谪刺建州，謩大拜，回有启状，謩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其人不恚于杖，止恨停废耳。因亡命至京师，投时相诉冤，诸相皆不问。会亭午，憩于槐阴，颜色憔悴。旁人察其有故，私诘之，其人具述本志，于是诲之曰："建阳

① 謩（mó）：人名。

相公素与中书相公有隙，子盍诣之？”言乞，见魏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常怀文状，即如所诲，望尘而拜。导从问之，对曰：“建州百姓诉冤。”魏闻之，倒持麈尾[1]，敲鞍子令止。及览状，所论事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于是为魏极力锻成大狱。时李已量移邓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狱[2]，却回建阳。竟坐败抚州司马，终于贬所。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8

意外打击

冯宿，文宗朝，扬历中外，甚有美誉，垂入相者数矣。又能曲事北司权贵，咸得其欢心焉。一日晚际，中尉封一合送与之。开之，有乌巾二顶，暨甲煎面药之属。时班行结中贵者，将大拜，则必先遗此以为信。冯大喜，遂以先呈相国杨嗣复，盖常佐其幕也。冯又性好华楚鲜洁，自夕达曙，重衣数袭。选骏足数匹，鞍韂照地，无与比。冯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欲穷极称惬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报有按，则伪为不知。比就，果有按，谒者捧麻，必相也。将宣，则谒者向殿，执敕罄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既而大呼曰：“萧仿”。冯乃惊仆于地，扶而归第，得疾而卒。盖其夕拟状，将付学士院之时，文宗谓近臣曰：“冯宿之为人，似非沉静，萧仿方判盐铁，朕察之，颇得大臣之体。”遂以易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8

---

① 麈（zhǔ）：古书上指鹿一类的动物，尾巴可以做拂尘。

② 鞫（jū）：审问。

令佛众务农

唐武宗即位，独愤怒曰："穷吾天下者，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二寺。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数。其余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里行以督之。御史驲未出①，开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②。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③，其奴婢至十五万。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千顷，奴婢日率以百亩编入农藉，其余贱取民直，为于有司寺材，州县得恣新其公宇传舍。后二年，宣宗即位，诏曰："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天下率兴三寺，用齿衰男女为其徒，各止三十人。两京倍其数四五焉。著为定令，以徇其习，且使后世不得复加也。"

宋赵德麟《侯鲭录》卷2

催阵使

会昌中，王师讨昭义，久未成功。贼之游兵，往往散出山下，剽掠邢洛怀孟。又发轻卒数千，伪为群羊，散漫山谷，以啗官军。官军自远见之，乃分头掩捕。因不成列，且无备焉，于是短兵接斗，蹂践相乘，凡数十里，王师大败。是月，东都及境上诸州，闻之大震，咸加备戒严。都统王宰、石雄等，皆坚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臣李德裕等谓之曰："王宰、

---

① 驲（yì）：古代驿站用的马。

② 刓（wán）：挖。

③ 笄（jī）：古代女子满十五岁谓之笄

石雄，不与朕杀贼，频遣中使促之，尚闻逗挠依违，岂可使贼党坐至东都耶？卿今日可为朕晚归，别与制置军前事宜奏来。"时宰相陈夷行、郑肃，拱默听命。德裕归中书，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责戎帅，早见成功，慎无违也。"回刻时受命，于是具名以闻。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催阵使。"帝曰："可。"即日，李自银台戒路，有邸吏五十导从。至于河中，缓辔以进，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乃行。二帅至翼城东，道左执兵，如外府列校迎候仪。回立马，受起居寒温之礼。二帅复前进数步，磬折致词。回掉鞭，亦不甚顾之。礼成，二帅旁行，俯首俟命。回于马上历声曰："今日当直令史安在？"群吏跃马听命。回曰："责破贼限状来。"二帅鞠躬流汗，而请以六十日破贼，过约，请行军中令。于是二帅大惧，率亲军而鼓之，士卒齐进。凡五十八日，攻拔潞城，枭刘稹首以献。功成，回复命。后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8

武将言用兵之利

苏东坡言：少时与父并弟，同读富韩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三人皆叹其言明白，切中事机。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苏笑以为然。

辉观《三国志·顾雍传》：

孙权时，治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

又读《通鉴》：唐武德五年，突厥犯边，郑元琦诣颉利说之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掳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好，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仲积年之欢①，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

开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乃许其和。盖皆祖述严安之意也。后苏东坡载其说于《郑公神道碑》之首。

宋周煇《清波杂志》卷1

李克助智救崔銮

李克助为大理卿。昭宗在华州，郑县令崔銮，有民告举放絁绢价②，刺史韩建令计以为赃。奏下三司定罪。御史台刑部奏，罪当绞。大理寺数月不奏。建问李尚书："崔令乃亲情邪？何不奏？"克助云："裨公之政也③。"韩云"雀令犯赃，奈何言我之过也？"李云"闻公举放，数将及万矣。"韩曰："我华州节度，华民我民也。"李曰："华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尔，乃郑县民，乃雀令民也。"建伏其论，乃舍崔令之罪，谪阳尉。

---

① 昆仲：兄弟。

② 絁（shī）：一种粗绸子。

③ 裨（bì）：益处。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500

墨君和救主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贱，以屠宰为业。母怀妊之时，曾梦胡僧携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与尔为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之，眉目稜岸，肌肤若铁。年十五、六，赵王镕初即位，曾见之，悦而问曰："此中何得昆仑儿也?"问其姓，与形质相应，即呼为黑昆仑。因以皂衣赐之。

是时，常山县邑屡为并州中军的侵掠，赵之将卒疲于战敌，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师五万来救之，并人攻陷数城。"燕王闻之，躬领百万骑，径与晋师战于元氏，晋师败绩。赵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酾酒①，大犒于稿城，辇金二十万以谢之。

燕王归国，比及境上，为其弟匡俦所拒。赵人以其有德于我，遂营东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国，又见赵主之方幼，乃图之。遂从下矣上伏甲②，俟赵王旦至，即使擒之。赵王请曰："某承先代基构，主此山河，每被邻寇侵渔，困于守备。赖大王武略，累挫戎锋；获保宗祧③，实资恩力；顾惟幼懦，夙有卑诚；望不忽忽，可伸交让。愿与大王同归衙署，即军府不必拒违。"燕王以为然，遂于赵王并辔而进。俄有大风并黑云起于城上，俄而大雨，雷电震击。至东角门内，有勇士袒臂旁来，拳殴燕之介士④，即挟负赵主，逾垣而走，遂得归公府。王问其姓名，君和恐其难记，但

---

① 酾（shī）：滤酒，即造酒。

② 原注：明钞年作"遂矣伏兵"，"矣"疑为"以"。

③ 宗祧：宗庙。

④ 介士：甲士、武士。

言曰："砚中之物。"王心志之①。

左右军士，既见主免难，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东圃，赵人围而杀之。明日，赵王素服哭于庭，兼令具以礼敛②，仍使告于燕主。匡俦忿其兄之见杀，即举全师伐赵之东鄙③，将释其愤气，而致十疑之书。赵王遣记室张泽，以事实答之。其略曰："营中将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计会……"，词不多载。

赵王既免燕王之难，召墨生以千金赏之，兼赐上第一区④，良田万亩，仍恕其十死，授光禄大夫。终赵王之世，四十年间，享其富贵。当时闾里，有生子或颜貌黑丑者，多云："无陋，安知他日不及黑昆仑耶！"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2

高审思守寿春记

高审思守寿春，大为儆备⑤，晨夕出号，刁斗相属，躬率士卒缮完城堑，楼橹渠荅，色色整饬。或诮以为选懦，大不可以示敌也。掾史闻而耻之，因间入白曰："此城天险，号曰金汤，今以明将军之威，士卒莫不效命，亦安用晓昏孜孜，劳苦神筭者耶？"审思笑而答曰："君以老兵为怯耶？夫兵固多变，不可以不惧，过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曹事，看老兵格虏如何尔。"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使水工夺城中水道，穿

---

① 志：记、记住。

② 敛（liàn）：装殓。

③ 鄙：边疆。

④ 上第：上等的住宅。

⑤ 儆（jǐng）：让人自己觉悟而不犯过错。

浚所从入，每碍于角勒不得进。又为棚车载兵以临城上，城中飞竿起火，随方而焚之，立尽。又为地道潜攻向城，而隧之所出，适与金鼓相值，北兵相顾失色，曰：“此真守边将军也。”解围而去。行未数里，而审思先为潜机，载劲卒行地中，逆出北兵之前，曳薪扬尘，坌埃涨天，鸣鼓疾呼而至。北兵睊眙①，皆以为从天坠也。审思又发悬门，出众夹而攻之。北兵歼焉，由是终审思之世，寿春不受围。向日掾史拜而言曰：“将军天也，愚不能及矣。”

南唐钓矶闲客《钓矶立谈》

夏侯彪贪鄙趣闻

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须要，且寄母鸡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要笋，且向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类此。

唐张鷟《朝野佥载》

裴琰之判案

裴琰之作同州司户，年才弱冠，但以行乐为事，略不为案牍。刺史谯国公李崇义怪之，而问户佐，佐曰：“司户达官儿郎，恐不闲书判”。既数日，崇义谓琰之曰：“同州事物固系，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官，无为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

① 眙（yí）：直视，惊呆。

日，曹事委积，诸窃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遨游耳。他日，崇义召之，历色形言，将奏免之。琰之出谓其佐曰："文案几何？"对曰："遽者二百余①，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千张，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点笔，左右免唯而已。琰之不之听，语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华粲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墙，惊叹之声不已也。案达于崇义，崇义初曰："司部解邪？"判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词彩弥精，崇义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之词翰若此，何忍藏锋，成鄙夫之过？"是日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寻擢雄州司户。

佚名《御史台记》

李抱贞焚僧救军

李抱贞镇潞州，军资匮缺，计无所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贞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贞曰："但言择日鞠场焚身，谋当于使宅凿一地道通连，俟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贞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抱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坛执炉，对众说法。抱贞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擅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薪并灰。数日，籍

① 遽（jù）：急速。

所得货财，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5

两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画工传其貌，好事者写寄四远。《唐书·乐志》曰："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古词曰："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者是也。李义山诗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传虎旅鸣宵柝①，无复鸡人送晓筹②。此日六军同驻马，他时七夕笑牵牛③。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阳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似阿侯④。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头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者是也。卢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东家王"，莫详其义。近世周美成乐府《西河》一阕，专咏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系"之语，岂非误指石头城为石城乎？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

① 柝(tuò)：巡夜打更用的梆子。

② 鸡人：古代报晓之官。

③ 牵牛：星名。即河鼓。俗称牛郎星。

④ 阿侯：如诗中所言，传为莫愁子名。唐代以后，于诗中泛指少年。

薛能作诗

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诗序》云："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子美于斯，兴象不出，没而有怀。天之厚余，谨不敢让，风雅尽在蜀矣，吾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青苔浮落处，暮柳间开时。带醉游人插，连阴彼叟移。晨前清露湿，晏后恶风吹。香少传何许，妍多画半遗"而已。又有《荔枝诗序》曰："杜工部老居西蜀，不赋是诗，岂有意而不及与？白尚书曾有是作，兴旨卑泥，与无诗同。予遂为之题，不愧不负，将来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颗如松子色如樱，未识蹉跎欲半生。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坐久闻名"而已。又有《折杨柳》十首，叙曰："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衒其能，莫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能专于诗律，不爱随人，搜难抉新，誓脱常态，难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诸？"然其词不过曰："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中。""洛桥晴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寒烟。闲想习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而已。别有《柳枝词》五首，最后一章曰："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自注云："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世多传唱，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视刘、白以下蔑如也。今读其诗，正堪一笑。刘之词曰："城外春风吹酒旗，行

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白之词云：“红板江桥清酒旗，馆娃宫暖日斜西。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其风流气概，岂能所可仿佛哉！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创业与守文

自三代而下，创业守文之君，兼之者唯唐太宗。汉之文景、武宣，皆不及也。其后永徽有贞观风，见《张说传》；开元有贞观风，见《姚崇传》；建中有贞观风，见《李吉甫传》。惜乎三君皆不克终，遂使太宗独称盛焉。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脂粉钱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脂粉钱者，自颜杲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钱，是一军将为刺史妻致，不亦谬乎？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7

巧审奸情

李傑为河南尹，有寡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甘分。”傑察其状，非不孝子也。谓寡妇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之。”傑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俟其后。寡妇既出，谓道士曰：“事了然。”俄将棺至，傑冀其悔，再三喻之。

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问，承伏曰："某与寡妇有私，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傑乃杖杀道士及寡妇，并以向棺盛之。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 4

后梁太祖诛佞臣

梁祖既有移龟鼎鼎志，求宾席直言骨鲠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门外数十里，憩于高柳树下①。树可数围，柯干甚大②，可庇五六十人，游客亦与坐。

梁祖独语曰："好大柳树。"徐遍视宾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名避席对曰："好柳树。"梁祖又曰："此好柳树，好作车头。"末坐五、六人起对："好作车头。"梁祖顾恭翔等，起对曰："虽好柳树，作车头须是夹夹榆树。"梁祖勃然，厉声言曰："这一队措大③，爱顺口弄人。柳树岂可作车头？车头须是夹榆木。便顺我，也道柳树好作车头。我见人说，秦时指鹿为马，有甚难事。"顾左右曰："更待甚？"须臾，健儿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树好作车头"者，数以谀佞之罪，当面扑杀之。

梁祖虽起于群盗，安忍雄猜④，甚于古昔。至于刚猛英断，以权数御物，遂成兴王之业，岂偶然哉！

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录》卷 1

杜荀鹤见梁太祖

梁祖之初，兼四镇也。英

---

① 憩（qì）：休息。

② 柯干：枝干。

③ 措大：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即对儒士的不敬称。

④ 雄猜：心雄而多疑忌。

威刚很，视之若乳虎。左右小有忤其旨①，立杀之。梁之职吏，每日光与家人辞诀而入，归必相贺。宾客对之，不寒而栗。

进士杜荀鹤，以所业投之，且乞一见。掌客以事闻之梁祖，梁祖默无所报。荀鹤住大梁数月。先是，凡有求谒梁祖，如已通姓各而未得见者，虽逾年，困踬于逆旅中②，寒饿殊甚，立者留之不令私去。不尔，即公人辈及祸矣。荀鹤逐日诣客次③。

一日，梁祖在便殿，谓左右曰："杜荀鹤何在？"左右以见在客次为对。未见，间有驰骑至者，梁祖见之，至已午间方退。梁祖遽起归宅。荀鹤谓掌客者曰："某饥甚，欲告归。"公人辈为设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见秀才，言已归馆舍，即某等求死不暇④。至未申间，梁祖果出，复坐于便殿，令取骰子来⑤。既至，梁祖掷，意有所卜。掷且久，卒不惬旨。怒甚。屡顾左右，左右怖惧，缩颈重足，若蹈汤火。须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曰："杜荀鹤！"掷之，六只俱赤，乃连声命"屈秀才。"

荀鹤为主客者引入，令趋骤至阶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趋阶。"荀鹤声"喏。"恐惧流汗，再拜叙谢讫，命坐。荀鹤惨悴战栗，神不主体。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鹤欲降陛释谢，梁祖曰："不可。"于

---

① 忤（wǔ）：违反，抵触。

② 困踬（zhì）：窘迫，受挫。逆旅：客舍。

③ 诣客次：到接待宾客的处所去。诣，到……去。客次，接待宾客的处所。

④ 求死不暇：求死都没时间。暇，空闲。引申为时间。

⑤ 骰（tóu）子：又称色子，一种赌具。

是再拜复坐。梁祖顾视陛下，谓左右曰："似有雨点下。"令视之，实雨也。然仰首视之，天无片云，雨点甚大，沾陛檐有声。梁祖自起熟视之，复坐，谓杜曰："秀才曾见无云雨否?"荀鹤答言未曾见。梁祖笑曰："此所谓无云而雨，谓之天泣，不知是何详也。"又大笑，命左右："将纸笔来，请杜秀才题一篇《无云雨诗》。"

杜始对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忧悸殊甚。复令赋《无云雨诗》，杜不敢辞。即令坐上赋诗，杜立成一绝献之。梁祖览之大喜，立召宾席共饮，极欢而散。且曰："来日特为杜秀才开一筵。"复拜谢而退。杜绝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阳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获见知。

杜既归，惊惧成疾，水泻数十度。气貌羸绝，几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汤药，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见秀才，请速上马。"杜不获已，巾栉上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辈。杜困顿无力，忧恐，趋进迟缓。梁祖自起大声曰："杜秀才'争表梁王造化功'。"杜顿忘其病，趋步如飞，连拜叙谢数四。自是，梁祖特设宾馆，赐之衣服、钱物，待之甚厚。

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1

葛周以爱姬酬有功

梁葛侍中周，镇兖之日尝游从此亭。公有厅头甲，年壮未婚，有神彩，善骑射，胆力过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时诸姬妾并侍左右，内有一爱姬，乃国色也，专宠得意，常在公

侧。甲窥见爱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顾问，至于再三，甲方流眄于殊色①，竟忘其对答，公但俯首而已。既罢，公微哂之②。或有告甲者，甲方惧。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计忆公所处分事。数日之间，虑有不测之罪。公知其忧甚，以温言接之。

未几，有诏命公出征，拒席师于河上。时与敌决战，交锋数日，敌军坚阵不动。日暮，军士饥渴，殆无人色。公乃召甲谓之曰：“汝能陷此阵否？”甲曰：“诺”。既揽辔超乘，与数十骑驰赴敌军，斩首数十级。大军继之，唐师大败。

葛公凯旋，乃谓爱姬曰：“（甲）大立战功，宜有酬赏，以汝妻之。”爱姬泣涕辞命。公勉之曰：“为人之妻，可不愈于为人之妾耶！”令具饰资妆，其值数千缗。召甲告之曰：“汝立功于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职。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称：”死罪，不敢承命。公坚与之，乃受。

噫！古有绝缨、盗马之臣，岂逾于此。葛公为梁名将，威名著于敌中。河北谚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云。

宋李昉等《太平大广记》卷177

耻为郎

世祖选丁邯为郎，邯讬疾不就，诏问：“实病着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贲杖之数十③，诏问：“欲为郎否？”对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

---

① 眄（miàn．miān）：斜着眼睛看。

② 哂（shěn）：讥笑。

③ 虎贲：勇士的通称。

者臣也。”诏出不为郎。

后周余知古《渚公故事》

柴后逆旅嫁周祖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礼，本后唐庄宗之嫔御也。庄宗没，明宗遣归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会大风雨，止于逆旅。数日，有一丈夫冒雨走过其门，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见之惊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马铺卒吏郭雀儿者也。”后诏与语，异之，谓父母曰：“此贵人，我当嫁之。”父母恚曰①：“汝帝王左右人，归当嫁节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宫中，颇识贵人，此人贵不可言，不可失也。橐中装分半与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夺，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谓郭雀儿，则周祖也。

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仲庭预不贪而富

旧蜀嘉王召一经业孝廉仲庭预，令教授诸子。庭预虽通坟典，常厄饥寒。至门下，亦未甚礼。时方凝寒，王以旧火炉送学院。庭预方独坐太息，以筋拨灰。俄灰中得一双金火筋，遂求谒见王。王曰：“贫穷之士见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预曰：“见为制衣?”庭预白曰：“非斯意。”嘉王素乐神仙，多采方术，恐其别有所长，勉强而见。庭预遽出金火筋，陈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还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风。”赠钱十万，衣一袭，米麦三十石。竟以宾介相遇，礼待甚厚，荐授荣州录事参军。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

① 恚（huì）：怨恨。

165

潘美收养柴世宗子

太祖皇帝初入宫，见宫嫔抱一小儿，问之，曰："世宗子也。"时范质与赵普、潘美侍侧，太祖顾问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与一帅在后不语。太祖召问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也"。美曰：臣与陛下北面事世宗，劝陛下杀之即负世宗，劝陛下不杀则陛下必致疑"。太宗曰："与尔为侄，世宗子不为尔子也"。美遂持归。

其后，太祖亦不问，美亦不复言。后终刺史，名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无兄弟，其后惟吉历任供三代，止云以美为父而不言祖。余得之于其家人。

宋王巩《随手杂录》

潘美侍乐宋太祖

太祖无事，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一日美入，而太宗冠带不乐，久之不语。美皇恐，趋拜殿下请罪。太祖曰："非尔也，上来语尔。前朝民间积欠甚多，早来三司乞因赦蠲放①。适问二府，二府请督索。朕谓三司主国财，乃要蠲放；二府主德政，却要督索。近臣如此，天下何缘太平？朕所以不乐。"美赞曰："陛下用心如此，何缘不太平！"遂解颜如常时。

宋王巩《随手杂录》

① 蠲（juān）：除去，免除。

宋太祖以诚收吴越

吴越钱俶初来朝，将归，朝臣上疏请留句遣者数十人。太祖皆不纳，曰："无虑。俶若不欲归我，必不肯来，放去适可结其心"。

及俶辞，力陈愿奉藩之意。太祖曰："尽我一世，尽你一世。"仍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国开视，道中句发也。俶载之而归，日焚香拜之。既至钱塘，发视，乃群臣请留章疏。俶览之泣下曰："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恩？"及太宗即位，以尽"一世"之言，遂谋纳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
中华书局1984年版

曹彬攻太原而不取

曹彬、潘美伐太原将下，曹麾兵少却，潘力争进兵，曹终不许。既归至京，潘询曹何故退兵不进，曹徐语曰："上尝亲征不能下，下之则吾辈速死。"既入对，太祖诘之，曹曰："陛下神武圣智，且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颔之而已。

宋王巩《随手杂录》

宋太祖保全功臣

太祖登极数年，石守信等犹典禁卫，赵忠献屡请于上授以他任。上乃曲燕守信等①，道旧其欢，从容曰："朕与卿等义均手足，岂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卿等各自择善地，出就藩镇，租赋之入，奉养甚厚，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有数女，与卿结亲，庶无间耳。"皆感称谢。

---

① 曲燕：同"曲宴"，犹言私宴，多指宫中之宴。

于是，诸帅归镇，或有至二十余年者，常富贵荣宠，极于一时。前代之保全功臣，无以过也。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太祖建封桩库

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曰："封桩库"，每岁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①，朕悯八州之民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②，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③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

会上晏驾④乃寝⑤。后改曰"左藏库"，今为"内藏库"。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太祖赐造郭进宅

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欲以赐之，使尽用甋瓦⑥。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例不应用"。太祖大怒曰："进为我捍契丹十余年，使我不忧西山，岂不可比我儿女？"卒用之，宅成以赐。

进屡辞，乃敢受。太平兴国中，始别剔进宅。或以为因展修相国寺，并入寺基也。

---

① 石晋：五代后晋，皇室姓石，故称石晋，以与南北朝以前的两晋相区别。

② 俟（sì）：待，等待。缗（mín）：钱币单位。古代一千文钱为一缗。

③ 我从：从我。

④ 晏驾：皇帝死称。

⑤ 寝：停止，中断。

⑥ 甋（tóng）：又作瓳。筒瓦，用于宫殿亭榭等。常行屋宅不得用。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 中华书局1984年版

郭进取信于诬己者

郭进为西山巡检，有告其阴通河东刘继元将有异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诬害忠臣，命缚其人予进，使自处置。进得而不杀，谓曰："尔能为我取继元一城一寨，不止赎尔死，当请赏尔一官。"

岁余，其人诱其一城来降。进具其事送之于朝，请赏以官。太祖曰："尔诬我忠良，此才可赎死尔，赏不可得也！"命以其人还进，进复请曰："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太祖于是赏以一官。君臣之间盖如此。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 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宋太祖轶事

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然其齐州赋税最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悉与一州之赋，俾之养士①。

而汉起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百姓曰："无也。"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寇，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资财妇女乎？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对。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

---

① 俾（bǐ）：使。

也，以爱汝女则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

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 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宋太祖笔抹韩王面

卢相多逊，素与赵韩王不协，韩王为枢密使，卢为翰林学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从旁称赞。卢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遂命检史，视之果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言曰：“汝争得如他多识！”韩王经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对，帝方命洗去。

自是隙益深，以及于祸①。多逊《宋崖谢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门，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阙，何日忘之？”天下闻而哀焉。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 中华书局1984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李煜之死

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曰：

① 以及于祸：太平兴国七年，秦王赵延美得罪，赵普（韩王）奏卢多逊因与其交结，遂削夺官爵，并家属配流崖州（海南岛南部）。

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理？”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

宋王铚《默记》卷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宋太宗赐榜学士院

学士院正厅曰“玉堂”，盖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末言：居翰院者，皆谓“凌玉清，溯紫宸”，岂止于“登瀛洲”哉！也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为学士院之称，而不为榜①。

太宗时，苏易简为学士，上尝语曰：“‘玉堂’之设，但虚传其说，终未有正名。”乃以红罗飞白“玉堂之署”四字赐之②。易简即扃鐍置堂上③。每学士上事，始得一开视，最为翰林盛事。

---

① 不为榜：没有题写字样或匾额。

② 飞白：字体的一种，此指用飞白体写成。

③ 扃鐍（jiōng jué）：加在门窗或箱箧上的锁。此指把太宗题写的红罗用箱箧装锁上。

绍圣间，蔡鲁公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庙讳，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 7
中华书局 1984 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钱若水德政

钱若水，为同州推官。知州性偏急，数以胸臆决事不当，若水固争，不能得。辄曰："当陪奉赎铜尔①。"已而果为朝廷及上司所驳。州官皆以赎论。知州愧谢。已而复然，前后如此数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讼于州，州命录事参军鞫之②。录事尝贷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元谋③，或从而加罪，皆应死。富人不胜榜楚④，自诬服，具狱上州官，审复无反异，皆以为得实。若水独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录事诣若水厅事诟之：若受富民钱，欲出其死罪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屡趣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诣知州⑤，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狱者，密使人访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惊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垂帘引女奴父母问之曰："汝今见汝女，识之乎？"对曰："安有不识也。"因从帘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纵之⑥。其人号泣不肯去，曰：

---

① 赎铜：中国古代法律允许罪犯用财物抵销刑罚，这里指赎金。
② 鞫（jū）：审问罪犯。
③ 元谋：元凶。
④ 榜楚：榜通搒（péng）捶打。该词为受不了捶打的刑罚。
⑤ 一旦：指一日。
⑥ 破械纵之：打开刑具放人。

“微使君之赐①，则某族灭。”知州曰：“推官之赐，非我也。”其人趋诣若水厅事，若水闭门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与焉。”其人不得入，绕墙而哭，倾家资以饭僧，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数人，欲为之论奏其功，若水固辞曰：“若水但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耳。论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为若水功，当置录事于何地耶？”知州叹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录事诣若水，叩头愧谢。若水曰：“狱情难知，偶有过误，何谢也。”于是，远近翕然称之②。未几，太宗闻之，骤加进擢③，自幕职，半年中为知制诰，二年中为枢密副使。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1

昭成太子误饮毒酒

太宗长子楚王元佐既病废，次即昭成太子元僖封许王，最所钟爱。尹开封府，择吕端、张去华、陈载一时名臣为之佐。礼数优隆，诸王莫比。将有青宫之立④。王丰肥，舌短寡言，娶功臣李谦溥侄女，而王不喜之。嬖惑侍妾张氏号张梳头⑤，阴有废嫡立为夫人之约。来日，早入朝贺，夫妇先上寿。张先斟王酒，次夫人。无何，夫妇献酬，王互换酒饮，而毒酒乃在王盏中。张立于屏风后，见之，绝耳顿足。王饮罢趋朝，至殿庐中即觉体中昏愦，不知人。不俟贺，扶上马，至东华门外，

---

① 微：小，没有的意思。

② 翕（xī）然：形容言论、行为一致。

③ 擢（zhuó）：提拔，提升官职。

④ 青宫：太子居东宫，东方色为青，故称太子宫为东宫。青宫之立：意即立为太子。

⑤ 嬖（bì）：宠爱。

失马仆于地，扶策以归而卒。太宗极哀恸，命王继恩及御史武元颖鞠治① 倾刻狱就，擒张及造酒注子人凡数辈，即以冬至日脔钉于东华门外② 赠王为太子，府僚吕端、陈载俱贬官。而张去华已去官，旋以它事贬云。去华之孙景山言，亲见其详。今《国史》载此事多微词，惟言上闻之，停册礼，命毁张之坟墓而已。

宋王铚《默记》卷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曹利用同契丹议和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莱公计，亲御六军渡河，兵始交而毙其贵将。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于兵间。利用见虏母于军中与蕃将韩德让偶在 车上，坐利用车下，馈之食，共议和事。利用许之岁遗银绢三十万疋两。利用之行也，面请所遗虏者，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及还，上在帷宫，主进食，未之见，使内侍向所遗。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上复使问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曰：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宫浅薄，利用具闻其语。既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由此利用被赏尤厚。然当时朝论皆以三十万为过厚，惟宰相毕士安曰："不如此，虏所愿不满，和事恐不能久。"众未以为然也。然自景德至今，将

① 鞠：通"鞫"。审讯，审问。
② 脔（luán）：碎割。

百年，自古汉蕃和好所未常有，毕公之言得之矣。

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宋真宗言太平

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楼观灯，见都人熙熙，举酒顾宰执曰："祖宗创业艰难，朕今获睹太平，与卿等同庆。"宰执称贺皆饮釂① 李文靖沆，终觞不怿②。明日王文正旦问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劝快甚，公不肯少有将顺，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尝恐谀佞之臣以之藉口于干进，今人主自用此夸耀，臣下则忠鲠何由以进？既谓太平则求祥瑞，而封禅之说进，若必为之，则耗帑藏而轻民力，万而有一患，生于意外，则何以支？吾沆老矣，兹事必不亲见，参政他日当之矣。"其后四方奏祥瑞无虚日，东封西祀，讲求典礼，纷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求文靖画像置于书室中而日拜之。予屡见前辈说此，询于两家子孙，其言皆同。

宋石介进《朝圣政录》

鲁宗道忠实可用

仁宗在东宫③鲁肃简公为谕德④，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

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中使遽

---

① 釂：(jiào)：酒饮尽也。

② 觞(shāng)：古代喝酒用的器具。

③ 东宫：皇太子居所称东宫，此指仁宗为太子时。

④ 谕德：官名，主管对太子的讽谏规劝。

先入白，乃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幸先见教，冀不异同。""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使者具如公对。真宗问曰："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忠实可大用。晚年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公其一也。其后章献皆用之。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 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依法办事

高氏之隶有安静者，尝得三班借职。旧法，戚里仆隶，虽有官不得改。安静援曹氏例乞改官。三省进呈，欲许之。太后曰："当如何？"对曰："旧例可与。"太皇太后曰："此非例也。"对曰："此非例而何？"曰："昔神宗临御，以慈圣故，特为彼人改官，则孝慈之意也。今吾在此，而为家仆改官，其义安在？依法而已。"众皆服，称善。辙退，书之《时政记》。

宋苏辙《龙川志略》卷6 中华书局1982年版

丁谓以囚为舟人

真宗幸澶渊，丁晋公以郓、齐、濮安抚使知郓州。虏既入塞①，河北居民惊奔渡河，欲避于京东者，日数千人，舟人邀阻不时济②。丁闻之，亟取狱中

① 虏：指契丹人。

② 邀：邀取财务。

死囚数人以为舟人，悉斩于河上。于是，晓夕并渡，不三日皆尽。

既渡，复择民之少壮者，分画地分，各使执旗帜、鸣金鼓于河上，夜则传更点、申号令，连数百里。虏人莫测，讫帅退，境内晏然。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中华书局1984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杨亿佯狂

杨文公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

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于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稿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乃知必为人所谮矣。由是佯狂，奔于阳翟。

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张泳献文辨诬

忠定公为御史中丞，一日于行香所，宰相张齐贤呼参知政事温仲舒为"乡弟"，及它语尤鄙。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体，遂弹奏之。

齐贤深以为恨，后于上前短公曰："张泳本无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为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齐贤罢相麻词》，其辞丑诋。及再入中书，禹偁也再知制诰，故两中伤之。

公闻，自辩曰："臣苦心文学，缙绅莫不知。今齐贤以臣

假手于人，是掩上之明，诬臣之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几多？可进来。”公遂以所著进。上阅于龙图阁，未竟，赐坐，曰：“今日署甚。”顾黄门于御几取常所执红绡金龙扇赐公，且称文善。公起再释，乃纳扇于几①。上曰：“便以赐卿，美今日献文事也。”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2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仁 术

秘书监侍讲傅尧俞，始召赴资善堂对迩英阁，尧俞致谢。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学，参预经筵，宜尊所闻，以辅不逮。”尧俞讲毕，曲谢。上复遣人宣谕：“卿讲义渊博，多所发挥，良深嘉叹。”是日，上读《亡朝宝训》，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当死。真宗皇帝恻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杀之则不忍，舍之无以励众。’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斩讫奏。又祀汾阴日，见一羊摲道左。怪问之，曰：今日尚食杀其羔②，真宗惨然不乐，自是不杀羊羔。”资政殿学士韩维读毕，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则仁不可胜用也。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盖出于此。昔孟子论齐王不忍杀觳觫之牛③，以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及于百姓，岂不能哉？盖不为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臣愿陛下推此心以

---

① 纳：上纳，上交。

② 尚食：官名，掌膳羞之事。

③ 觳觫：(húsù)：因恐惧而发抖。

及百姓，则天下幸甚！”

轼时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迩英阁，切见资政殿学士韩维因读《三朝宝训》至真宗皇帝好生恶杀，因论皇帝陛下在宫中不忍践履虫蚁。其言深切，可以推明圣德，益增福寿。臣忝备位右史，谨书其事于册，又录一本上进。意望陛下采览，无忘此心，以广好生之德。臣不胜大愿。”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2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宋真宗恶人奔竟

真宗尝谕宰臣一外补郎官，称其才行甚美，俟罢郡还朝，与除监司。及还，帝又语及之。

执政拟奏，将以次日上之。晚归里第①，其人来谒。明日，只以名荐奏，上默然不许。察所以，乃知已为伺察密报矣。

终真宗朝，其人不复进用。真宗恶人奔竞如此。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宋真宗下罪己诏

宫禁火灾，真宗惊惶，语王文正公旦曰：“两朝所积，朕不敢妄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公对曰：“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有所不当。臣备位宰相，天灾如此，臣当免罢。”继上表待罪，上乃降诏罪已，许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失。后有大臣言非天灾，乃王宫失于火禁，请置狱。上出其状，当斩决者数百人。公持以归，翌日，乞独对，言初火灾，陛下降诏罪已，臣上言

① 里第：府宅。

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诏，有违天意。果欲行刑，愿罪臣以名无罪状。上欣然听纳，免死者数百辈。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2

李迪与丁谓争议

真宗既疾，甚殆，不复知事。李迪、丁谓同作相。内臣雷允恭者，嬖臣也①，自刘后以下，皆畏事之。谓之进用皆允恭之力。尝传宣中书，欲以林特为枢密副使，迪不可，曰："除两府须面奉圣旨。"翌日，争之上前，声色俱厉。谓辞屈，勉首鞠躬而已。谓既退，迪独留，纳札子②。上皆不能省记，而二相皆以郡罢。允恭传宣谓家，以中书缺人，权留谓发遣。谓由此入直中书，见同列，召堂吏喻之，索文书阅之。来日与诸公同奏事，上亦无语。众退，独留。及出，道过学士院，问院吏今日学谁直。曰："刘学士筠。"谓呼筠出，口传圣旨令谓复相，可草麻③。筠曰："命相必面得旨，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为也。"谓无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复少留，退过学士院，复问谁直。曰："钱学士惟演。"谓复以圣旨语之。惟演即从。谓即复相，乃逐李公及其党，正人为之一空。将草李公责词，时宋宣献知制诰当直，请其罪名，谓曰："《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从之。词既成，谓犹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争议曰："罹此震惊，遂至沉顿。"谓所定也。及谓贬朱崖，宋犹掌词命，即为之词曰："无将之戒，深著于

---

① 嬖（bì）臣：宠臣。

② 札子：古时的公文。

③ 草麻：在麻布上书写诏书。

鲁经；不道之诛，难逃于汉法。”天下快之。

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寇准也有恣横事

真宗晚年得风疾，自疑不起，尝枕宦者周怀正股，与之谋，欲命太子监国。怀正，东宫官也。出与寇准谋之。遂议立太子，废刘氏，黜丁谓等。使杨亿草具诏书，亿私语其妻弟张演曰：“数日之后，事当一新。”稍泄，丁谓夜乘妇人车与曹利用谋之，诛怀正，黜准，召亿至中书。亿惧，便液俱下，面无人色。谓素重亿，无意害之。徐曰：“谓当改官，烦公为作一好麻耳①。”亿乃稍安。准初为此谋，欲遣使四方，宣示风指，诛异己者，使杨亿为诏书，遣其婿王曙出使。曙知其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祸败，藏其诏书草，使其妻缝置夹衣中。及刘后既没，朝廷方欲理准旧勋，曙出其书，文字磨灭，殆不可复识，由此赠亿礼部尚书，谥曰“文”李淑为之辞，其略曰：“自昔天僖之末，政渐宫闱，能协元臣，议尊储极。”盖准为人忠亮自信，固无异心，然使之得志，必有恣横失众之事，未必不为国之祸也。

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寇准贬徙四州

寇忠愍公之贬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贬衡州副使，又贬道州别驾②，遂贬雷州司户③。

———

① 作一好麻：以麻织成布，用来书写诏书。

② 别驾：官名，即通判。

③ 司户：官名，为郡之佐吏，主管民户。

时丁晋公与冯相在中书，丁当秉笔，初欲贬崖州①，而丁忽自疑，语冯曰："崖州再涉鲸波，如何？"冯唯唯而已。丁乃徐拟雷州。及丁之贬也，冯遂拟崖州。当时好事者相语曰："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比丁之南也②，寇复移道州，寇闻丁当来，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仆，杜门不放出，闻者以为得体。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 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宋仁宗至诚纳谏

仁宗皇帝至诚纳谏，自古帝王无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寝殿不脱御袍，去幞头③，曰："头痒甚矣！"急唤梳头者来。及内夫人至，方理发次，见御怀中有文字，问曰："官家是何文字④？"帝曰："乃台谏章疏也⑤。"问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掌梳头者曰："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两人，则言阴盛须待减去，只教渠辈取快活⑥。"又问曰："所言必行乎？"曰："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请以奴奴为首。"盖恃帝宠也。

帝起，遂呼老中贵及夫人掌宫籍者，携籍过后苑。有旨

———

① 崖州：在今海南岛。

② 比丁之南：到丁晋公南下崖州的时候。比，及、到。

③ 幞（fú）头：古代男子用于束发的头巾。

④ 官家：宋朝皇帝称为官家。

⑤ 台谏：唐、宋时，掌纠弹之御史为台官；掌谏言的给事中、谏大夫为谏官，统称台谏。

⑥ 渠：他。

戒阍者云①：虽皇后不得过此门来。良久，降指挥自某人以下三十人，尽放出宫，房卧所有，各随身不得隐落。仍取内东门出尽。文字回奏，时迫进膳，慈圣虑帝御匕箸后时②，亟遣莫敢少稽滞③。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终食，慈圣不敢发问。食罢进茶，慈圣云："掌梳头者，是官家常所嬖爱④，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

慈圣由是密戒嫔侍：勿妄言，无预外事，汝见掌梳头者乎！官家不容也。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

宋仁宗之俭德

仁宗俭德，殆本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⑤。当未明求衣之时⑥，嫔御私易新衣以进，闻其声辄推去之。遇浣濯随破随补，将遍⑦，犹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不恤也。当时不唯仕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风动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俭诏，屡挂墙壁，而汰侈不少衰，盖有间也。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

宋仁宗答嫔御

宋宫制载：嫔御久不得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对曰："圣人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上笑曰："汝不信，试为降旨政府。"政府奏无法，上收以示嫔御曰：

---

① 阍（hū）：旧指看门人。
② 匕：古指饭勺。
③ 稽（jī）：延缓迟误。
④ 嬖：（bì）：宠幸。
⑤ 浣濯（huànzhuó）：洗。
⑥ 未明：天未亮。
⑦ 遍：全。这里指衣服全坏了。

“凡事必与大臣佥议，方为诏敕。”或有只请御笔进官者，上取彩笺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忻谢而退。至给俸时，各出御书请增俸，有司不用，退还。复诉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诸嫔对上毁其御书曰：“元来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时咸服仁宗之圣断。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卷 2

宋仁宗抑制权贵

仁宗朝，流内铨引改京官人李师锡①，上览其荐者三十余人②，问其族系，乃知使相王德用甥婿。上曰：“保任之法③，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止与师锡循资。

后翰林学士胡宿子宗尧磨勘，以保官亦令循资。

帝之照见物情，抑权势，进孤寒，圣矣。

宋王阙之《渑水燕谈录》卷 1 中华书局 1981 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宋仁宗有两母

仁庙圣诞乃李淑妃也④，谥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时上幼，章献养为已子，虽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献称制⑤。而杨太妃病革⑥，上问疾，杨密

---

① 流内：随唐九品以上的职官称流内，十品以下的官职官称流外。铨引：铨选引用。

② 荐者：推荐，举荐。

③ 保任之法：被保任的人如有罪，举主按所住罪二等处分。

④ 仁庙：即宋仁宗赵祯。李淑妃：他书皆作李宸妃。生仁宗，章献刘太后取为己子，遂于民间衍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⑤ 称制：行使皇帝权力。

⑥ 病革：病危将死。

语其事，上大恸① 即见执政欲行服②，章献难之，众无敢言，独吕夷简不去，进曰："陛下万岁后，独不念刘氏乎？"于是持心丧③，然宫中稍有异说。章献崩，即日遣人发李太后棺验之，形色如生，鬓发郁然④，无少异。上于是存抚诸刘，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上不悦，后升祔二后赦文⑤，孙抃当笔，直言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上览之感涕，孙遂参大政。

宋孙升《谈圃》卷上

过在老而不知退位

天圣末，欧阳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国学补试国学解⑥，礼部奏登甲科。为西京留守推官，府严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待优异。

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⑦。率尝赋诗饮酒，间以谈戏，相得尤乐。凡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思公恐其废职事，欲因微戒之。

一日府会，语及寇莱公，思公曰："诸公知莱公所以取祸否？由晚节奢纵，宴饮过度耳。"文忠遽曰："宴饮小过，不足以招祸。莱公之责，由老不知退尔。"坐客为之耸然，时思公年

---

① 恸（tòng）：极度悲伤。

② 行服：服丧，守丧。

③ 心丧：古代儿子对父母，弟子对老师守丧，不穿丧服，只在心中悼念，谓之心丧。

④ 郁然：浓盛的样子。

⑤ 祔：（fù）祭名，新死者与祖先合享之祭。升祔二后赦文：发布祔祭二位太后的赦文。

⑥ 解（jiè）：发送，解送。举进士者，由各地解送入试。

⑦ 切劘：犹言琢磨、切磋。

已七十。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4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北宋吴遵恪治蝗

明道末，天下蝗灾。知通州吴遵路，乘民未饥，募富者得钱几万贯，分遣衙校航海籴米于苏秀，使物价不增。又使民采薪刍①,官为收买,以其值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原价易薪刍与民。官不伤财，民且蒙利。又建蓬茅屋百间，以处流移②。出俸钱，置荐席盐蔬③,日与饭,参俵④。有疾者,给药以治之。其愿归者，具舟续食，还之本土。是岁，诸郡率多转死,唯通民安堵⑤,不知其凶岁也。故其民爱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抚淮浙，上公治状,颁下诸郡。熙宁中,命官于通,距公之治逾四十年,而民犹咏称不已。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2

盛度的中庸之道

景祐中，王沂公曾、吕许公夷简为相，宋绶、盛度、蔡齐为参知政事。沂公素喜蔡文忠，吕公喜宋公垂，惟盛文肃不得志于二公。晚年王、吕相失⑥，交章奏退。

一日,盛文肃致斋于中书,仁宗召问曰:“王曾、吕夷简乞出甚坚,其意安在?”文肃对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亦不能知。但陛下各询以谁可为代者，即

① 刍（chú）：喂牲畜的草。

② 流移：指难民。

③ 荐：草。

④ 俵（biào）：按人按份分发。

⑤ 堵：墙。唯通民安堵，意思是唯有通州的百姓把灾害隔在墙外，平安无事。

⑥ 相失：不合。

其情可察矣。”

仁宗果以此问沂公，公以文忠荐。一日，又问许公，公以公垂荐。仁宗察其朋党，于是四人者俱罢政事，而文肃独留焉。

宋欧阳修《归田录》1 中华书局 1981 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四贤一不肖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开封府①，忠亮谠直，言无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离间大臣，自结朋党，”仍落天章阁待制，黜知饶州。

余靖安道上疏论救②，以朋党坐贬。尹洙师鲁言③：“靖与仲淹交浅，臣与仲淹义兼师友，当从坐。”贬监郢州税。欧阳永叔贻书④，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辨其非辜，若讷大怒，缴其书，降授夷陵县令。永叔复与师鲁书云：“五六十年来，此辈沈默畏慎布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为惊怪。”

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室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四贤：希文、安道、师鲁、永叔，一不肖，谓若纳也。

宋王阙之《渑水燕谈录》卷2 中华书局 1981 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苏耆慷慨赈灾

苏兵部耆，充陕西转运。景

---

① 范文正公：范仲淹，谥文正。

② 余靖：姓余名靖，字安道。

③ 师鲁：尹洙，字师鲁。

④ 贻书：传书。

祐中，洛阳大旱，谷贵，百姓饥殍①。京东转运司，亦无以为赈②。洛阳留守，移书求沓粟二十万斛③，遂移文陕府。如数与之，乃奏于朝。时同职谓沓曰："陕西沿边之地，屯军甚多，若有余，止可移之以实边郡，奈何移之别处？"沓曰："天灾流行，春秋有恤邻之义，生民皆系于君，无内外之别。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羸赈恤耶④？"曰："苟有馈运，沓当自谋，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3

不昧财物

京师人，有以金银缯锦实二箧⑤，讬付于其相知，数年而死。彼人归诣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尝一言及此，且无契券之验，殆长者之误也。"其人曰："我躬受之尔父，岂待券契？与汝必予闻哉。"两人相推，无敢当。其人遂持以白于官。时包孝肃公尹京，验究其实，断于其子。世俗之说，皆谓今人无复良心，惟日有利耳！闻是二人之风，可以释一世之疑。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2

当戒官高为患

上纳后礼毕，三省具景祐元年十二月慈圣入宫故事，章献、章懿、章惠三家近亲李用和、刘从广、杨景宗改官移镇故事，今高氏、向氏、朱氏皆合以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曰：

---

① 殍（piǎo）：饿死的人。

② 赈（zhèn）：救济。

③ 斛（hú）：量器名，古以十斗为一斛，后改五斗为一斛。

④ 奇羸：积财蓄货，指多余的财物。

⑤ 缯（zēng）：纺织品总称。

"吾辈人家，所患高官，不患官小，罢之可也。"对曰："本不谓官小当迁，朝廷旧典不可阙耳①。"太皇太后曰："昔章献垂帘，郭后受策，初无此例。景宗等恩命，盖章惠受尊号未久，族人未有官高者，仁宗欲优其家故耳。非垂帘之比也。"对曰："太皇太后虽以高氏故，欲深自抑畏，其如故事何？"太皇太后曰："外家恩泽，方欲裁损，又可增长乎？"对曰："此盛德之事，敢不奉诏，当备录付史官耳。"先是，内降圣旨，皇城使、带御器械朱伯材加遥郡刺史。三省奏：皇帝纳后不远，旧例，两宫及太妃阖皆当推恩亲族②，今若先推恩伯材，恐成重复，乞且留俟。诏可。至是宣谕纳后，既不加恩外家。今温国长公主将下嫁，旧例每当进秩，而太妃名位已隆，无可复加，可推与朱伯材。对曰："如此，虽加恩伯材有名矣。请俟温国下嫁日施行。"三省又具内殿崇班孟固、三班奉职孟烟、右宣德郎孟昌令、荥阳县尉董桓，皆以皇后亲，乞赴阙朝贺，今纳后礼毕，恐当择其亲近，依景祐元年曹传、曹佑例转官。太皇太后曰："见有亲弟一人，系白身，须推恩。"对曰："董桓亦系皇后姐夫。"太皇太后曰："昔鲁王亦慈圣光献姐夫，未常推恩。"对曰："甚善。"皇后诸亲，将来年例恩典，自可渐及也。

宋苏辙《龙川志略》卷6 中华书局1982年版

出以公心

张文懿罢相，由范文正弹也。文懿复相，一日，仁宗语

---

① 阙（què）：同缺。

② 阖（hé）：全。

文懿曰："范仲淹法有疏，乞废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当诛，然不见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尝见其疏，但比有为朕言者，且议其罪。"文懿曰："其罪大，无他法，无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访之。"凡数日，则一请其疏。月余，凡十数请。上曰："竟未见之，然为朕言者多矣，可从未疏。"曰："人臣而欲废君，无轻典。既无明文，则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以疑，今既无疑，可稍迁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 4

合龙门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往董作①。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②，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龙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为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穴，压第二第三。旧工争之，以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不断，然势必杀半；压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过小漏耳；第三节乃平地施工，足以尽人力处置。三节既定，即下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工。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公帅北门，独以超之言为然，阴遣数千人

---

① 董：监督管理。

② 埽（sào）：用秫秸、芦苇、树枝、石头等捆成圆柱形的东西。用来防护堤岸决口。

于下流收漉流埽①。即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愈甚。申锡坐谪，卒用超计，商胡方定。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1

北宋何承矩经营瓦桥关

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②，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③，欲自相视，恐其谋泄。日会僚佐，泛舡置酒④，赏蓼花；作蓼花吟数十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莫谕其意。自此始壅诸淀⑤。庆历中，内侍杨怀敏复踵为之。至熙宁中，又开徐庄、柳庄等泺，皆以徐、鲍、沙、唐等河，叫猴、鸡距、五眼等泉为之源；东合滹沲、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沉远泺，东尽沧州泥枯海口，凡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或谓侵蚀民田，岁失边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沧、瀛间，唯大河、滹沲、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异日唯是聚集游民，刮碱煮盐，颇干盐禁，时为寇盗。自为潴泺，奸盐遂少；而鱼蟹菰苇之利⑥，人亦赖之。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3

北宋石守道忠诚善报

徂徕先生石守道，少以进士登甲科，好为古文章，虽在下位，不忘天下之忧，其言以

---

① 漉流埽：经过河水过滤了的埽。

② 六宅使：宋朝武官职。

③ 潴（zhū）：积水之地。

④ 舡（qiāng）：同船。

⑤ 壅：（yōng）：堵塞。

⑥ 菰（gū）：多年生草木植物，嫩茎可作菜用，俗名茭白。

排斥佛老、诛贬奸邪为己任。

庆历中，天子罢二相，进用韩魏公、富韩公、范文正公，增置谏官，锐意求治。先生喜曰："吾官为博士，《雅》《颂》吾职也。"乃作《庆历圣德诗》五百言，所以别白邪正甚详。太山孙明复见之，曰："子祸起矣。"由是谤论喧然，奸人嫉妒，相与挤之，欲其死而后已。不幸先生病卒。有以媾祸中伤大臣者①，指先生之事曰："石某诈死，北走胡矣。"请斲棺以验②。朝廷知其诬，不发棺。

欧阳文忠公哭先生以诗曰："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已埋犹不信，仅免斲其棺。"先生没后，妻子流落寒饿，魏公分俸买田以给之。所谓大臣，乃先生尝荐朝者；奸人，即先生诗所斥者也。元祐中，执政荐先生之直，即诏官其子。

宋王阙之《渑水燕谈录》卷3中华书局1981年版

狄青智取昆仑关

狄青为枢密副史，宣抚广西。时侬智高守昆仑关，青至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宴将佐，次夜宴从军官，三夜飨军校③。首夜乐饮彻晓，次夜二鼓时，青忽称疾，暂起入内，久之，使人谕孙元规，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使人劝劳座客。至晓，各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夺昆仑关。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3

---

① 媾：通"构"，罗织罪名以害人。

② 斲（zhuó）棺：砍开棺木。

③ 飨（xiǎng）：用酒食款待客人。

张伯玉出知太平州

张伯玉，皇祐间为侍御史，时陈恭公当国①，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恭公。仁宗时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惜其去，密使小黄门谕旨劳之曰："闻卿贫，无虑，朕当为卿治装。"

翌日②，中旨三司赐钱五万，恭公犹执以为无例，上曰："吾业已许之矣。"卒赐之。祖宗爱惜财用如此，又见所以奖励言官之意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

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丁度巧答仁宗

丁文简公度，为学士累年，以元昊叛③，仁宗因问："用人守资格与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无事则守资格，缓急有大事大疑，则先材能。"盖自视久次④，且时方用兵，故不以为嫌。

孙甫知谏院，遽论以为自谋。杜祁公时为相，孙其客也，丁意杜公为辩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罢，丁时当制，辞云："颇彰朋比之风"⑤，有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继擢枢密副使。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

中华书局1984年版

北宋明肃皇后以史为鉴

祖宗平僭乱，凡诸国瑰宝珍奇之物，皆藏于奉宸库。自

---

① 陈恭公：陈执中为相八年，卒谥"恭"。当国：掌理朝政，即宰相。

② 翌(yì)日：明日，第二天。

③ 元昊：即夏景宗李元昊。

④ 久次：长时间没有晋升。

⑤ 朋比：依附勾结。

建隆以来，有司岁时点检之而已，未尝敢用也。至章献明肃皇后垂帘日，仁宗入近习之言，欲一往观。后以帝春秋鼎盛①，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诏择日开库，设香案而拜。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创业艰难，比皆诸国失德，不能有，故归我帑藏②。今日观之，正可为鉴戒。若取以为玩好，或以供服用，则是蹈覆车之故辙，非祖宗垂训之意也。词色严厉，中官皆恐惧流汗。后之用心，岂不深且远矣。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

陈执中不欺主

世传，陈执中作相，有婿求差遣，执中曰："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箧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与。故仁宗朝，谏官累言执中不学无术，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坚。其后，谏官面论其非曰："陛下所以眷执中不替者，得非以执中尝于先朝，乞立陛下为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谁？执中何足贵。"仁宗曰："非为是。但执中不欺朕耳。"

然则有臣事主，宜以不欺为先。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2

范讽谏于榻前

范讽知开封府。日有富民自陈为子娶妇③，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挥令入见，今半月无消息。讽曰："汝不妄乎④？如实有兹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讽

---

① 春秋：指年岁。
② 帑藏：国库所藏。
③ 自陈：自述。
④ 妄：胡说。

即乞对①，具以民言闻奏，且曰："陛下不迩声色，中外共知，岂宜有此。况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进一女，姿色颇得，朕犹为见也。"讽曰："果如此，愿即付臣，无为近习所欺，而怨谤归陛下也。臣乞于榻前交割此女，归府面授诉者。不然，陛下之谤，难户晓也。且臣适以许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与讽，讽遂下殿。或言讽在当时，初不以直声闻，而能如此，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

王德用貌似宋太祖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伟，色如深墨，当时谓之"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抚士卒，得军情，以其貌异，所过闾里皆聚观。

苏议甫为翰林学士，尝密疏之，有"宅枕乾冈，貌类艺祖"之语②，仁宗为留中不出③。孔道辅为中丞，继以为言，遂罢枢密使，知隋州。谢宾客，虽郡官不与之接，在家亦不与家人语。如是逾年，起知曹州，始复语人。以为善处谤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
中华书局1984年版

北宋一员铁御史

东坡手泽载④：贾昌朝，结

---

① 乞对：要求面呈。

② 艺祖：语出《尚书·舜典》，后代用以指开国皇帝。宋人常称宋太祖赵匡胤为"艺祖"。

③ 留中：皇帝把臣下的章奏留于禁中，不交议也不批答。

④ 手泽：古代称先人或前辈的遗墨、遗物为手泽。

连温成皇后乳媪贾婆婆。谏官论其奸，吴春卿欲得其实而不可。近侍有进对者曰：“近日台谏言事①，虚实相半，如贾姑姑事，宁有是哉?”仁宗默然久之，曰：“贾氏实荐昌朝。”吴先大父②，事仁庙朝为御史③，尝言大臣未报，复上章云：“陛下若以臣为然，乞上方斩马刀④，断奸臣之头，悬之两观⑤，以谢天下；或以为不然，则断臣之头，悬之乌府⑥，以谢奸臣。”上既用其言，黜二大臣。复大书铁御史三字以赐之，观其听言如是。则以贾氏事实语臣下，真盛德事也。惜乎家藏谏草及朝廷案牍，悉罹于兵火矣⑦。

宋吴坰《五總志》1

宋庠受谮而改名

宋郑公初名郊，字伯庠，与其弟（祁）自布衣时名动天下，号为“二宋”。其为知制诰，仁宗骤加奖眷，便欲大用。

有忌其先进者谮之⑧，谓其“姓符国号，名应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名不详。“仁宗遽名改之。公怏怏不获已⑨，乃改为“庠”，字公序。

---

① 台谏：唐宋时，以掌纠弹之御史为台官，以掌建言之给事中、谏议大夫为谏官，统称台谏，亦谓三台。

② 大父：指祖父或外祖父。

③ 仁庙朝：即仁宗朝。

④ 斩马刀：即斩马剑，亦称尚方宝剑。

⑤ 两观：指宫门外的两座高台，是悬挂宫廷法令之处。

⑥ 乌府：指御史的府第。

⑦ 罹（lí）：遭遇、遭受。

⑧ 谮（zèn）：说坏话诬陷别人。

⑨ 怏怏：郁郁不乐。

公后践二府二十余年①，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寿以终。而谮者竟不见用以卒，可以为小人之戒也。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 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北宋英宗母子

英宗皇帝，濮十三子也，故本宫谓之“十三使”，母日仙游县君任氏，或言幼时父兄不以为子弟数。仁宗晚年无子，遣内夫人至濮宫选择诸子，欲养之禁中。英宗初不预选，选者无一可。既晚，内夫人将登车矣，英宗匍匐屏间，见之惊曰：“独此儿可耳。”众皆笑。内夫人独异之，抱之登车，遂养于慈圣殿中。时宜仁宗皇后以慈圣外甥，亦为慈圣所养。稍长，将以进御。仁宗曰：“此后之近亲，待之宜异，十三长成，可以为妇。”慈圣从之，后卒成婚。英宗在藩邸，恭俭好学，礼下师友，甚得名誉。嘉祐末，仁宗不豫，大臣议选立宗室子。仁宗勉从众议，立为皇子。然左右近习多不乐者。帝忧惧，辞避者久之。及仁宗晏驾，帝即位，以忧得心疾。大臣议请慈圣垂帘。帝疾甚，时有不逊语，后不乐。大臣有不预立皇子者，阴进废立之计，惟宰相韩琦确然不变，参政知事欧阳修深助其议。尝奏事帘前，慈圣呜咽流涕，具道不逊状。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尔。子病，母可不容之乎？慈圣意不怿②，曰：“皇亲辈皆笑太后欲于旧窝中寻兔儿。”闻者惊惧，皆退数步立，独琦不动，曰：“太后不

---

① 二府：宋以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和掌管政务的中书省，并称为“二府”。

② 怿（yi）：喜欢。

要胡思乱量。”少间，修乃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著于天下。妇人之性，鲜不妒忌者，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独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复进曰：“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驾，天下禀成遗令，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措大耳①，举足造事，非仁宗遗意，天下孰肯听从？”太后默然久之而罢。后数日，独见英宗，帝曰：“太后待我无恩。”公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尧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岂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复言太后短矣。熙宁中，欧公退居颍上，辙往见之，闻言及此，公曰：“古所谓社稷臣，韩公近之。昔上在颍邸，方人情疑二，公招记室王陶，使之密劝王倾身奉事慈圣。王用其言，执家人礼，至亲奉几筵，进饮食。慈圣由是归心，而大计始定。”

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下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

---

① 措：安置。

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

中华书局1984年版

以言罪人枉为大臣

熙宁初，议新法，中外惶骇。韩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鲁公以魏公文字，向执政诸公曰："此事如何？"请献赵公曰："莫须待介甫参告否！"鲁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宽，报介甫：且速出参政，若不出则事未可知。是参政虽在朝，终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对，辩论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后鲁公致政，孝宽遂骤用。前辈知熙丰事本末者，尝谓予言：当此时人心倚魏公为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微鲁公之助①，则必去无疑。既久，则羽翼已成，裕陵虽亦悔，而新法恪不能改。以用新法进而为之游说者众也。东坡曾与子由论清献，子由曰："清献异同之迹，必不肯与介甫为地。孝宽之进，他人之子弟不与，可以明其不助。"东坡曰："当时阿谁教汝鬼擘口②，子由无语。蔡新州将贬，晁美叔谓人曰："计较平生事，杀却理亦宜，但不以言语罪人，况尝为大臣乎。

---

① 微：暗地里，隐蔽地。

② 鬼擘口：不光明正大地张开口。

今日长此风，者，他日虽欲悔之，无及也。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8

君子之量

韩魏公知北都，有中外亲献玉盏一只。云耕者入坏塚而得，表里无纤瑕可指，真绝宝也。公以百金答之。尤为宝玩，乃开醇召漕使显官。特设一桌，覆以绣衣，致玉盏其上。且将用之酒遍劝坐客。俄为吏将误触台倒[1]，玉盏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将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动，笑谓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时。”谓吏将曰：“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宽大重厚如此。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7

独乐园吏

司马温公昔在西都，每复被独乐园[2]，动则经月，诸老时过之。间亦投壶[3]，负者必为冷淘[4]，然亦未尝置庖，特呼于市耳。会文潞公守洛，携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独乐园，吏视公叹息，公怪而诘之，答曰：“方花木盛时，公一出数十日，不惟老却春色，亦不曾看一行书，可惜澜浪却相公也[5]。”公深愧之。于是遣马还第，誓不复出。诸老争来邀公，必以园吏语谢之。公之克己雅素，固绝人远甚。彼园吏者，亦

---

① 俄：不一会儿。

② 复被：返回之意。

③ 投壶：古代宴会的一种礼制，也是一种游戏，方法是以盛酒的壶口为目标，以矢投入，多寡分胜负。

④ 冷淘：一种冷面食。

⑤ 澜浪：在这里作浪费时光解。

以突过郑玄奴婢矣①。国初刘𬬮②，性绝机巧，尝结真珠鞍勒为戏龙之状，献太祖，太祖以示上方官工，皆悉叹服。上曰："若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噫，伟哉！圣主之言可以为万世法，使臣子佩服铭篆③。凡事事者不忘此语，则谄谀巧宦之徒，何由进。

宋吴垌《五总志》

邢和叔翻云覆雨

邢恕字和叔，吕申公、司马温公，皆荐其才可用。子居实，字惇夫，年未二十，文学早就，议论如老成人。黄鲁直诸公，皆与之为忘年友，所谓元城小邢是也。元祐更张新政之初，不本于人情者。和叔见申公密启曰："今日更张，虽出于帘帏④，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盛⑤，相公不自为他日地乎⑥？"申公不答。未几，复以此撼摇温公。温公曰："他日之事，吾岂不知！顾为赵氏虑，当如此耳。"和叔忿然曰⑦："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温公曰："光之心，本为赵氏，如其言不行，赵氏自未可知，司马氏何足道哉！"和叔恚恨二公⑧，不听纳其说。绍圣中，言二公有废立之意，而己独逆之，阴阻其事。蔡元度乘虚助之，纵迹诡秘，士大夫莫不知之。章子厚入其言，酝酿已成，密令

① 郑玄：东汉经学家，有弟子数百千人。

② 𬬮（chǎng）：人名。

③ 铭篆：铭为铭刻，篆为镌刻，比喻铭刻于心。

④ 帘帏：本意为帏帐，本文意指宫内。

⑤ 春秋：年龄。

⑥ 地：指地位。

⑦ 忿（fèn）：愤怒。

⑧ 恚（huì）：怨恨。

觇者于高氏南北二第[1]，机察其出入。哲宗将御后殿施行之，钦成知之而不能遏。以闻钦圣，钦圣曰："事急矣。"乃同邀车驾问曰："常时不曾御后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隐。钦圣曰："大臣既有异谋，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即位后，饮食起居，尽在娘娘阁，未尝顷刻相离也，使娘娘果怀此心，当时何所不可，乃与外廷谋乎？"哲宗始大悟，怀中探一小册子，以授钦圣。遂降指挥不御后殿，其事遂寝。然申、温二公犹追贬也。惇夫是时已早世矣。鲁直诗曰："鲁中狂士邢尚书，自言扶日上天衢[2]，惇夫若在镌此老[3]不令平地生丘墟。"正谓此也。建中靖国间，钦圣降出小册子，和叔放归田里。曾子开行词头，其略云：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窜斥之罪[4]，欺天误国，职汝之由。矧汝于后二人[5]，实门下士，借重引誉，恩义非轻，一旦翻然，反为仇敌，挤之下石，孰谓虚言。子厚于谪所，闻之惶惧，于谢表中自叙云：极力以遏绝，徐王觊觎之谤，一意以推尊，宣仁保佑之功，岂唯密尽于空言，固亦显存于实状。反复诡诈，掠虚美者他人，憨直拙疏，敛众怨于一己，所谓欲盖而弥彰也。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6

王安石得赐玉带

熙宁中，收复熙河，百官班贺，神宗特解所系带赐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贺。荆公力辞，久不从，上待服而后进班。不

---

① 觇（chān）：窥视、观测。
② 衢（qú）：大路。
③ 镌（juān）：雕刻。
④ 窜：放逐、驱逐。
⑤ 矧（shěn）：况且。

得己受诏① 次日即释去。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 中华书局1984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宋神宗论御外

刘晦叔昱言：阿李国本不当立，因私其国母而得立，其大臣温稽心常不协。密遣腹心诣王文郁，乞内附。文郁请于朝，神宗曰："此欲我为渠援耳②，但善加慰抚而已，"亦以夷狄攻夷狄之道也，边臣老将，叹服睿算。于是终元丰置而不论。

绍圣初，孙路以为可纳，章子厚除路漕陕西，经营之。晦叔亦漕陕西，将西行，问安厚卿、李邦直。厚卿曰："先帝不纳，岂无深意耶？"邦直曰："路好官职。"一至于此，既至永兴，但见路与锺传对榻一月，一日传谓晦叔曰："此事决难为，得之易，守之难也。"其后，锺传被召，具言不可。子厚亦意缓。后锺传坐冒赏贬，遂复构成其议。

宋王巩《甲申杂记》

蔡京当去不去

蔡京持禄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见有比者。自丙戌罢相，则密求游从，不肯去都城。未逾年，果再入。至庚寅，又因星变去位。台谏论不已③。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连南京，闻张天觉除中书侍郎④，乃皇遽东下于姑苏。因朱

---

① 受诏：接受皇帝的诏赐，指接受神宗所赐玉带而系之。

② 渠：他

③ 台谏：唐、宋时掌纠弹之御史为台官；掌谏言的给事中、谏议大夫为谏官，统称为台谏。

④ 除：授拜官职。

冲内连贯珰①，人人与为地，抚向络绎。至壬辰春召还，第声艳光宠②，迈于平昔远矣③。宣和间，王黼当轴④，京势少衰，黼之徒恐不为己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终不肯去。于是始遣童贯，并令蔡攸同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俱来，乃置酒留贯饮，攸亦预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酒方行，自陈曰："某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报，此心二公所知也。"时左右闻京并呼攸为公⑤，无不窃笑者。其后大臣有当去不去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7

包拯唾溅帝面

张尧佐除宣微使⑥，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微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而罢之⑦。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微使宣微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

张天觉用人不当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为。而畏人不从者，多托元

---

① 珰（dāng）：汉代武官帽子上的装饰，后指官宦。
② 第：宅邸。
③ 迈：跨越，超过。
④ 轴：中心，本文指宰相。
⑤ 攸：即蔡攸，蔡京长子。
⑥ 除：授、拜。
⑦ 卒：最终。

丰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胁持上下，人无敢议者。张天觉为相，欲稍蠲罢以便人①，乃置政典局，以范镗等为参详官，讨论其事。闻陈莹中著《尊尧集》，专为先政也。天觉奏乞取其书，复召惠卿。惠卿既至而卒。郑居中辈，恐天觉得志，不为己利也。知刘嗣明与辟雍司业魏宪相友善也，今嗣明与之俱来，相见，许以立螭②。宪，镗子婿也，宪归见镗，论天觉孤危。丈人盍谋所以自安者，镗入其言。宪草札子③。其大略言：成汤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见有君而无臣，独能成一代勋业者。今陈瓘作《尊尧集》，皆力诋王安石，果如瓘所论，岂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镗请对如宪言。有旨令催促瓘急速缮写，赴局投纳，俟其书至，立焚之。天觉由是求去甚力。天觉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6

直言遭流放

元符庚辰，蔡京出④，韩师璞当轴⑤。下诏求言，其略曰："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朕言唯信，无虑后悔。"于是四海之士，莫不慷慨论蔡京之失。时忠宣在永州，闻之，惊曰："师璞果能办此乎？"未久，京复相，举言者窜岭外，善类于是尽矣！

宋范公偁《过庭录》

---

① 蠲（juān）：免除。

② 螭（chī）：一种无角兽，印章上的文饰。

③ 札子：古代公文。

④ 出：免官。

⑤ 当轴：官居要职，主持政事。

苏轼不合时宜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笑。

宋费衮《梁溪漫志》

苏轼学《孟子》

曾旼过泗州，谓余曰：某罢扬州教授时，子瞻守扬，某往见吕吉甫真州，吉甫问曰："轼何如人也?"旼曰："聪明人也。"吉甫怒，历声曰："尧聪明耶，舜聪明耶，大禹之聪明耶。"旼曰："非三者之聪明，亦是聪明也。"曰："所学如何?"旼曰："学《孟子》。"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欤?"旼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学孟子也。"吉甫默然久之。

宋王巩《随手杂录》

贺下不贺上

贺下不贺上，此天下通语。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矣濯，已足乐漱。况于致仕而归，脱冠佩，访林泉，顾平生一无可恨者，其乐岂可胜言哉?余出入文忠门最久故，见其欲释位归田，可谓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发于至情，如饥者之念食也，顾势有未可者耳！观《与仲义书》，论可退之节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难如此，可以为进者之戒！

宋苏试《东坡志林》卷2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晁端彦拙于会客

晁端彦美叔，一日会贾易及东坡。贾时台谏①，盖尝劾坡于朝，晁亦忘其事，遂同会。酒酣，坡言曰："某昨日造朝②，有一人乘酒卧东衢③，略不相避，某颇怒之，因命左右曰：'擒而绷之！'酒者曰：'尔又口不是台谏，只有胡绷乱蹦。"易应声曰："谁教尔辨?!"坡公终席不乐，美叔终身自悔拙于会客。

宋范公偁《过庭录》

以死人骨灰筑宫

政和四年，有旨修西内④，命京西转运司董其役⑤。转运使王某坐科扰⑥，为河南尹蔡安持劾罢，起微猷阁待制宋君于服中，以为都转运使，免判常程文书，专以修宫室为职。

宋锐于立事，数以语督同列曰："速成之，酤赏可立得也⑦。转运判官孙贶，独以役大不可成，戏答曰："公闻狐婿虎之说乎?'狐有女，择婿得虎焉。成礼之夕，傧者祝之曰：'愿早生五男二女。'狐拱立曰：'五男二女非敢望，但早放却臊命为幸耳⑧。'今日之事，止类此也。"宋不乐，贶即引疾罢去。

---

① 台谏：宋两官名。台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专主纠劾官吏；谏有谏议大夫、拾遗等职，掌侍从规谏。

② 造朝：上朝，到朝庭去。

③ 衢（qú）：大街。东衢：东街。

④ 西内：洛阳的宫殿。西：西京洛阳。

⑤ 董：督察。

⑥ 坐科扰：因贪多而获罪。

⑦ 酤赏：厚赏，大赏。

⑧ 臊命：暗以"臊"谐"躁"，指急躁的命令。

凡宫城广袤十六里，创立御廊四百四十间，殿宇丹漆之饰猥多①，率以趣办②。需牛骨和灰，不能给。洛城外二十里，有千人冢数十丘，干官韩生献计曰："是皆无主朽骴③，发出焚之，其骨不可胜用矣，自王漕时已用此。"宋然之。管干官或州刺史郭涟容，佐使臣彭玘十数人，皆幸集事，举无异词。宋以功除显谟阁学士，召为殿中监而卒。

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7

愿君共事烹身语

十月抵州，过界，时粘罕、兀室皆在应州，略论大概。

次日，粘罕以铁骑二百，令兀室权充接伴。良嗣与某各携一从人，余悉留粘罕军。连夜行五程，抵奉圣州，见阿骨打。路经蔚州县邑，悉无人烟，人皆逃避。既是阿骨打受国书御笔，次日令皇叔蒲结奴、相温并二太子斡离不者，就一毡帐中约说话，皆令人通译，云："前次遣曷鲁大迪乌议割还燕地，贵朝不遣聘使，乃是断绝。今来难海上之约。但皇帝知赵皇诚心，不忍绝好。燕京候平定了日，或与或不与，临时商量。今西京却已平定，奉还贵朝，可差军马交割。"良嗣愕然，失词答云："原议割还燕地，若燕京不得，即西京亦不要。"斡离不云："燕京为未了，且言临时商量；西京是已了，割还贵朝，却言不要，不成刚强与得！"次日复召议事，相温云："皇帝有旨，昨所谕西京事，更休理会。海上之约，亦是贵朝自断

---

① 猥（wěi）多：众多，丛杂。
② 趣：急促，马上。
③ 骴（cì）：死人骨。

绝，且看赵皇面，特许与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如贵朝军马先入燕，则本朝军马借路归国，仍要在燕系官钱物；若贵朝不能入燕，待本朝打了与去。”是时，虏人闻杨可世、高一贵、郭药师已入燕，故有此语，以为他时争竞之端。

良嗣云：“钱物则不较，但借路事恐难从。”相温云：“待遣人同去南朝商量。”遂起。良嗣归，有喜色，作诗云：

朔风吹雪下鸡山，蜡暗穹庐夜色寒。

闻道燕然好消息，晓来驿骑报平安。

某顾良嗣小器。

不知安危。继和诗云：

未见燕铭勒故山，耳闻殊议骨毛寒！

愿君共事烹身语，易取皇家万世安。

次日入朝辞，相温云：“已差李靖充大使，王永昌充副使，撒卢母充计议，却于二国信使中留一员，随军马入燕地，把定关隘，本朝借路时，要得分辨。”良嗣汗流不能对。某附耳云：“龙图燕人，不为女真所畏，若不能免，某请为留，宜安方寸。”良嗣徐对曰：“自来无例摘留使人。”相温云：“此皇帝意。”近晚，阿骨打召，辞云：“二使人谁留？”良嗣复答以无例。阿骨打云：“行军非引例处。”某应曰：“若必欲留，愿令大使归报，某请留。”遂辞。次日，良嗣与李靖等行，持书诣阙。

南宋马扩《茅斋自叙》

善射之人马扩

阿骨打一日集众酋豪，出荒漠打围射猎。粘罕与某并辔，令译者相谓曰：“我闻南朝人只

会文章，不会武艺，果如何？”某答以南朝大国，文武常分两阶。然而武有兼深文墨，文有精晓兵务者，初不一概言也。”粘罕云：“闻教谕兵书及第，莫联会弓马否？”某答以我举进士，取在义策，弓矢特其挟色耳。粘罕遂取已所配弓授某曰：“且烦走马开弓，愿见南人射弓手段。”某遂策马开弓，作射物状。粘罕愕然。

马行积雪中，虽晴不消。至晚，阿骨打召某云：“闻南使会开弓，来日随我射一物如何？”仆答以武举射生非所长，容试射之，或有得。

翌日，阿骨打设一虎皮，坐雪上，授仆弓矢各一。其弓以皮为弦。指一雪碛，使某射之。再中其端。阿骨打笑曰：“射得煞好，南朝射者尽若是乎？”仆答以措大弓箭软弱不堪，如在京，则有子弟所长，入祗候诸班，直天下禁军诸路大事，艺人及沿边敢效用弓箭手保甲，彼乃武艺精强之人，如某特其小小者耳。良久，阿骨打上马，令大迪乌授某弓一，射生箭一，约云：“有兽起，则射之。”

行二里许，一黄獐跃起，阿骨打传令云：“诸军未许射，令南使先射。”某跃马驰逐，引弓一发殪之。自阿骨打而下皆称善。

是晚，粘罕言，见皇帝说，射得煞好，南使射中，和我心上快活。

次日还馆，大迪乌见先君，语甚喜。

次日，阿骨打遣其弟诏瓦郎君赍貂裘、锦袍、犀带等七件，云南使能弛射，皇帝赐。粘罕父撒垓相公者云：“南使射生得中，名听甚远，可立一显名，今后唤作‘也力麻立’，译云‘善射之人’也。”

南宋马扩《茅斋自叙》

张巨山代秦桧作自解之奏

秦桧之当国，决意讲和，虏俄背盟，秦不知所措。张巨山时为司勋郎，为代作自解之奏，略曰："伊尹告成汤，'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臣前赞议和，今请伐虏，是皆主善为师。如其不济，则'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当遵孔圣之训。"秦大喜，擢巨山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误也。时秘书省寓法慧寺，或大书于门云："周任为孔圣，太甲作成汤。"秦大怒，疑出于馆职，相继斥去。然《史记》载伊尹作《咸有一德》于成汤之时，则司马子长已误矣。蔡邕引《致运恐泥》，"《新唐书》传引"以能问于不能"，皆以为孔子之言，亦非。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二帝蒙难记

天辅十五年，宋绍兴二年岁壬子。或见帝在街衢间行。内一老叟自称亦是京师人。与上皇话旧云："灭城陷日，为贼所虏，流移至此。"见上皇相对泣下。又言正月元旦，鳌山风景午门外金盏赐酒，相持大哭。偶城中主者年老胡官，走马过其前怒曰："安可放他于是处。"乃以鞭鞭太上，少帝亦笞十余下。老叟惶惧，亦遭耻辱。遂令左右，复牵二帝入一小室，闭门。自此不容出入，无敢复到街衢。或日，监者阿计替曰："今日城主老胡官已死，可再出游，不妨纵步。"人民无敢与帝语者，亦无敢复馈食者。问其前日老叟，则云死矣。至人静处，阿计替于怀中取出片纸，上书绍兴二字示帝曰："且喜渐平以淮

为界矣。”帝曰：“绍兴者何？”阿计替曰：“南朝新改年号。”又曰：“闻之相杀尚未十分定，恐南朝不能复河南、河北之地矣。”帝曰：“我在此思之，惟乞死矣，何暇更论他事。”或日，五国城新到同知名爪欧，自北京来，乃一少胡，列侍妾数人坐庭中。引二帝于庭下诘之。赐酒肉曰：“此地去北京稍远，可以保护你。”自屏后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妇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识。乃曰：“记得父是官家弟，不知为何王。”自此，稍得其夫妇相顾，颇缓拘禁。或日，有牌使到五国城，宣金国皇帝敕旨曰：“赵氏皇后，已废为庶人，赐死。”爪欧妻赵氏及统国不律介妻，俱是庶人亲妹，并令赐死。爪欧夫妇拜命讫，妇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泣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杀之，取其首而去。爪欧大哭数日不止。自此，复拘执如前，又戒阿计替善监视。但不知废后之由。或日，阿计替得所闻事白帝曰：“先是南朝肃王女为郎主妻，因妒忌杀之。又以荆王女为妃，生二男一女，今已立为后。因在宫中与金主共奕棋，言语犯之，金主厉声曰：‘休道吾敢杀赵后也。’后泣下而起，衣寇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罗院，即宫禁囚所也。有内侍雄喝利者，谮后有私于人①，又有怨言，又与韦夫人密语殿内，言讫泣下。又每月朔望②，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二十余事，金主遂大怒，赐死外罗院。从至与后族属为北京官妻者十人，并赐死，故及爪欧之妻也。”自赵后之死，上皇因

① 谮（zèn）：说坏话诬陷别人。

② 朔望：夏历每月初一叫朔；十五称望。

拘系日急，又虑朝夕不保，乃绞衣成缞①，经梁柱间，欲自尽。少帝觉之，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不孝，使君父至此。若陛下求死，臣何容于世，为万世罪人矣。"监者或知之，以汤来饮，自此不能食者数日。既困惫，虽便溺之往，少帝必从行。况室中止可容二人，邻近则护卫者所居。监者阿计替曰："幸自保重，以宽容见慰。"终不能食，日卧室中土几上。阿计替屡以不云木煎汤饮之。……上皇服之稍定。或日，天气凝冱②，大雨雹，大者如鸡子，小者如弹丸，入地数寸，百鸟皆死，人避之不及，亦有伤者。是日，阿计替有疾，语不出口，昏默困卧。少帝忧之，令监者求不云木，帝自煎汤。有木浮于面，如旋床不止。帝自持令阿计替服之。是夜，出汗如雨，遂无余疾。

是岁，金主赐到布帛等，但冬月极寒，必居土坑中以避寒气。天辅十六年春正月，金主生辰不赐酒肉，云郎主有疾免宴，或云郎主已归天，或云王孙即位，流闻不一。元宵亦不放灯。后一日大雪，俄顷雪止。又日蚀，天地晦暗，经夕然后复。或日，天气大和，阿计替曰："今日寒食节，全国惟祭祀先祖，烧纸钱埋肉脯游赏外，各在水际。我为主者所戒，不敢引二帝出外观之者，恐惧得罪也。"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炀皆尽③，死者六千余人，护卫人亡大半。阿计替左臂亦糜烂，头发亦焦。帝所居室烧及大半。帝与太上，因火势甚盛，手折其窗，窗折身亦有伤，衣服皆

① 绞衣成缞（cuī）：将衣服撕成条作上吊用的绳。

② 冱（hù）：冻，闭塞。

③ 炀：（yáng）：溶化，火旺。

焦。二帝相谓曰："初见火起时言愿死于火中，及火至窗前，如有人掖而出，并不计折窗之事。"……

或日，阿计替曰："今日乃十月一日也，我从二帝，已七年矣，何时复还北京，得见父母。今天渐寒，衣食又无，大火之后，为之奈何？"闻有拳差同知，乃一壮胡人，到官坐于庭上，引二帝于庭下，呼阿计替曰："朝廷令汝监视赵某父子，已七、八年矣，前日大火，莫是有人生事，如此瞭好公事①！呼左右鞭背三十。阿计替呼叫不已。自此，阿计替不复亲近二帝。

……

天辅十七年，宋绍兴四年岁甲寅，或日，金主生辰已过，例有酒肉。数日，有胡人数辈，尽白衣，以布缠头，且白帝曰："金帝已归天矣。"命左右及市民并二帝，并以白布缠头，且云，二月十八日已归天，立太子完颜亶为君，即位，改元天春，有赦到此，汝亦得稍缓。……

或日，有人走报主者云，岐山到来，请出城迎接。良久，岐山至，坐庭上，二帝自窗内望之。有人立室前曰"此完颜亮也。"良久，使人引二帝至庭下，面责曰："汝南朝人无道，劳我师徒，连年不息。杀尽江南人，尽取江南地，却来与你理会。"未晚，呼左右且牵去，牢固防护。或日，有众人称今朝十月一日，上皇感伤谓少帝曰："不见天日，已八年矣。视此身恐去死不远，难已复归中原。汝值壮年，可勉强以祖宗基业为念，思雪父母之耻。汝与九哥兄弟二人共之。"言讫，二帝并

① 瞭（shài）：同晒。

泣下不止。自此，上皇又耳聩，行步不前，终日伏上榻而已。

……

或日，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于庭下，宣言：北国皇帝新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命曰赵某父子，更移他往均州，即日发行。次日出城，时百姓皆在城外，阿计替曰："往均州又二百余里，路极险恶。……"约行六十里，日色已晚，路不可辨。狐狸悲啸林麓间，微风细雨，不类人世。随行三十余人，皆有斥责语，但不甚明晓耳。

……

或日，行至一城，甚荒索。及官府，阿计替问随行人曰："汝众人中有五国城中人否？"时有三人，令前行，至庭下。……俄而胡官坐庭上，引见二帝。言语皆不可晓。少顷，帝出，巡行街衢，似有疎放之意，饮食亦有可意者。其居民言语，皆不可晓。惟有三人，是五国城中随行至此地者，常以彼处言语释之。

……

或日，有人持食一器曰："此是均州所产稻米也。"视之，硬如麦，内有双仁。嚼破食之，腹痛泻泄，久而方定。上皇食之，手足软弱，不可行步执物。……二帝在均州，经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已旬日。不复有药，彼中疾者取茶肭子啖之①，即愈。少帝取以啖上皇，上皇云苦，吐出不及下咽，而喉间已成疮疾。又为从行人移至湿地，因此大困。天眷三年，宋绍兴六年岁丙辰正月旦，彼此相贺。……或日，少帝自土坑中顾视上皇，则僵踞死矣。少帝哽咽，不胜大恸。阿计替勉

---

① 茶肭（nà）：药。

帝曰："可就此中埋藏之。"问之则云此中无瘗地，死者必以大烧，尸及半烬，以杖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灯油也。语未已，护人随白官府，引彼土人，径入土坑中，以木贯上皇而去。少帝号泣从之。直至一石坑前，架尸于旁，用荼朒及野患焚之，焦烂及半，复以水灭之，以木贯其尸，曳行弃坑中，直至坑底。少帝止之不可，但擗于地，大哭而已。已而，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抢其裾止之曰："古来有生人投死于中，此水顿清，不可作油。"争力挽之。究其月日，天眷三年三月初六，即宋绍兴六年也。上皇崩时，年五十四岁。

……

先是上皇尸投坑中事毕，阿计替与众人促行甚速。或日，有牌使至州，引帝至庭下，乃宣圣旨曰："天水郡公赵某，此间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与移往源昌州听命。"少帝闻之大哭。阿计替曰："且喜！"帝曰："何喜？"阿计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地，去北京稍近。此乃郎主知太上死，故将大王移入内地也。"来日起发自均州，往西南去。随行人比来时又死及半，止有十三人。内人死亦焚弃坑中，此行少帝与阿计替、随行人共十五人而已。帝日日哭泣，衣裾破敝，随行人及帝皆如鬼形。所行之地，悉平坦易行，非昔日往来之比矣。亦有人物居息路旁，闲花野草，颇堪寓目。……阿计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间问人言，此去北京为正路，大王勉之。"帝曰："千辛万苦，父母妻子俱死，独在何为？倘北国皇帝恩造，早赐诛戮，亦犹生耳。"阿计替曰："幸我随行，若他人，则大王真不免一死矣。"

帝曰："所苦者上皇非崩其地，投弃坑中，不幸之大。"阿计替曰："勿思可也。"其路间亦时有胡人来往。或日，登一小山坡。引颈南望，尘埃竟天。帝曰："吾见此精神已祈，前在云州五国城，两三次惊怛不已①。"左右曰："此北国同知出猎也。"……又行六七日，始达源昌州。

或日，入城，见其邑甚壮。其同知乃是阿骨打从兄，名赤黎喝。阿计替引帝入城，至庭下见之。少帝见其人紫衲金带，左右则三十余人，面颜莹白，如妇女之状。谓帝曰："汝南朝少帝乎？远来辛苦。"帝唯唯。又曰："闻汝父母皆死，故北国皇帝推恩，移汝至此。"命左右曰："以杯酒脔肉赐帝。②"帝与众人同食于庑下③。食毕，召帝至前问曰："汝年若干？而头白如？"帝曰："某年三十六，跋涉数千里外，安得而不头白乎！"时帝髭才长数寸。赤黎喝云：北国皇帝太祖在日，与契丹不足虏并之，岂敢望南宋。而你国中贼人，不顺天命，妄与吾家结边窜，奸邪斗喋，以至于此，而国遂不可解矣。今皇帝是侄孙，此间有兵万余，镇守此地。汝且安心。"令引帝出，居一室。其中有床褥。其日夕所食，虽粗粝，却与前不同。仍与阿计替同宿。阿计替曰："赖得同知见大王甚喜，且安心，恐别有南迁之理。"时天春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州居止，经年余至于春四年终而止。

宋辛弃疾《窃愤录》

---

① 怛（dá）：忧伤悲苦。

② 脔（luán）：切成小块的肉。

③ 庑（wǔ）：古代正房对面和两侧的房子。

间谍刘蕴古

刘蕴古，燕人也。逆亮将南寇①，使之伪降以觇国②，而无以得吾柄，乃以首饰贩鬻③，往来寿春，颇言两国事，见淮贾，辄流涕曰："予何见天日耶！"因纵谈亮国虚实，以啗朝廷④，自诡苟见用，取中原，灭大金，直易事耳。边臣不疑，密以名闻，时兵衅已启，诏许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巍科，惟已两荐礼部而未第，因谋南归，以成功名。当国者讦之，遂授迪公郎、浙江帅司，准备差遣，时绍兴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蕴古犹不厌意，日强聒于朝⑤，辩舌泉涌，廷臣咸奇之。会亮诛⑥，未得间以北，继改京秩为鄂倅⑦。

兴隆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万余人⑧，应募欲以营田，蕴古闻而有请，愿得自将以与虏角，毋使徒老耒耜间⑨。左揆陈文正、参预张忠定、同知辛简穆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独不可，曰："是必奸人，来为虏间，国家提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万人，藉手反国耳。"诸公杂然谓逆诈，文惠

---

① 亮：名完颜亮，金人，金太祖阿骨打庶长子宗斡之子，曾多次领兵攻南宋。

② 觇（chān）：指偷偷地看。

③ 鬻（yù）：卖。

④ 啗（dàn）：用利益引诱人。

⑤ 聒（guō）：声音嘈杂的意思。

⑥ 会亮诛：宋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亮举兵攻扬州，在瓜州渡，因兵变被杀。

⑦ 改京秩为鄂倅（cuì）：秩为官爵、俸禄；倅为副职。意思是从京官降为鄂地的副职。

⑧ 游手：无业游民。

⑨ 耒耜（lěnsì）古代原始农具，泛指种地务农。

顾行首吏召之曰："俟，其来，尝可见也。"相与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谓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议者犹以为可斩，子得万乌合，何能为？"蕴古素谓庙议咸许其来也①，意得甚，卒闻此语，大骇失色，遽曰："某意无他，此万人家口皆不来，必不为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挟去为一拍，事幸成，犹不可知耳。"文惠顾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万人固不留，独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时蕴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内愒不得对②。比茶瓯至，战灼不复能执，几堕地，遂退。诸公犹不然，然迄得不遣。

既逾月，张忠献奏改倅太平州，往来都督府，禀议军事。后数载，蕴古私使其仆骆昂北归，有告者，及搜所遣家询，则皆刺朝廷机事也。乃伏其诛。于是始服文惠之先识焉。初，吴山有伍员祠，瞰阛阓③，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损资为扁额，金碧甚侈。蕴古始至，辄乞灵焉，妄谓有心诺，辍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惊，曰："以新易旧，恶其不华耳。易之而不如其旧，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独曰："是不难晓，他人之归正者，侥幸官爵金帛而已，蕴古则真细作也④。夫谍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闻者怃然不信⑤，后卒如言。余尝谓纳降非上策，见于前录，吴畏斋启、文

---

① 庙议：朝廷议事。

② 愒（kài）：急。

③ 阛阓（huánhuì）：阛指市垣；阓指都市的外门。整个城市的意思。

④ 细作：间谍。

⑤ 怃（wǔ）然：失意的样子。

惠之谋国，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见奸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称者，今世殆不多见也。

宋岳珂《桯史》卷10

范子夷惩玉仙观主

七伯祖子夷，忠宣公次子也。为开封县时，道教初兴，有玉仙观主，交接权贵，势倾一邑。县官升陟，由其门者甚众。公到观中，主相待倨①，公亦不为礼。主颇不平，谓公曰："公后生，不可简礼，朝廷宫观，特寄在境中耳。邑官荐举者，某力为多，公欲之乎？"公笑而不答，主益憾之。居无何，观中圣母殿珠环，主匿之，诈为盗所取，告诸朝，欲以中公。有旨责范某，限七日捕获，违者罢免，行移极峻。公亲踪，知其诈，乃召守界分者，指问曰："此熟踪也，尔辈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则不能治汝矣。"各痛笞之。观主在旁色变，自是不复敢出。旬日，事稍缓，会陈州报魏国夫人病危，子夷求告奔问。观主意其不复来，始肆出入。未久，魏国安，公复往，道中益知其实，且以告者，遂竟入观中。值主出，命吏开其箧，得一小簿，记盗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擒之。观主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即命扃其观门考验②，文案立具，径申朝廷及所属，盖惧其有诬诉也。主司得之，怒甚，寻奉旨玉仙观主持，特贷③，命权脊，配沙门岛，时人莫不欣快。

宋范公偁《过庭录》

---

① 倨（jù）：傲慢。
② 扃（jiōng）：上闩，关门。
③ 贷：宽恕，宽免。

卖油翁答陈尧咨

陈康肃公（尧咨）善谢，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①。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②。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③。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胡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

康肃笑而遣之。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斲轮"者何异④。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名落孙山

吴人孙山，滑稽才子也。赴举他郡，乡人 以子偕住。乡人子失意，山缀榜末，先归，乡人问其子得失，山曰："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宋范公偁《过庭录》

西平王教女

崔刑部枢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王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语久之。崔女颔之而去，有顷

---

① 自矜：自傲。

② 睨（nì）：斜看。

③ 微颔：轻轻地点头。

④ 解牛：《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故事。斲（zhuó）轮：《庄子·天道》轮人斲轮的故事。皆喻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熟练。

复至。王问曰："何事？"女对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适，使人往候。"王掷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为人妇，岂人阿家体候不安，不检点汤药，而与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为！"遽遣乘檐子归，身亦续至崔氏家问疾，且拜谢教训子女不至。姻族闻之，无不愧赧。故李夫人妇德克备，治家整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勋臣之家，特数西平礼法。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7

硕儒罗可

罗可，沙阳之硕儒也。性度宽宏，词学赡丽，尝予乡荐。见黜于礼部，遂概然不复有进取意，以疎放自适，乡人共以师礼事焉。人有窃刈其园中蔬者①，可适见，因蹑足伏草间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杀其鸡者②，可乃携壶就之。其人惭悚服罪，可执其手曰："与子幸同里闾③，不能烹鸡以待子，我诚自愧。乃设席呼其妻孥环坐④，尽醉而归。终不以语人。人由是相戒无犯。年六十七岁而卒。所为诗赋，多播人口，尝作百韵雪诗，其间有："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⑤。"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10

义释盗

曹州于令仪者，市井人也。长厚不忤物⑥。晚年家颇丰富。

---

① 刈（yì）：割。

② 攘：抢夺。

③ 闾（lǘ）：里巷，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

④ 孥：儿女。

⑤ 潘岳：西晋文学家，长于诗赋；马良：三国人，从刘备为将。

⑥ 忤（wǔ）物：与人不和，触犯人。

一夕，盗入其家，诸子擒之，乃邻舍子也。令仪曰："尔素寡过，何苦而为盗耶？"迫于贫耳，问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资衣食。"如其欲与之，既去，复呼之。盗大惧。语之曰："尔贫甚，负十千以归，恐为逻者所诘。"留之至明使去。盗大感愧，卒为良民。乡里称君为善士。君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堂，延名儒以掖之①。子伋，侄傑僘继登进士第，今为曹南令族②。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2

二县令

江南有国日③，有县令钟离君，与邻县令许君，结姻。钟离女将出适④，买一婢以从嫁。一日，其婢执箕帚治地⑤，至堂前，熟视地之窳处⑥，恻然泪下。钟离君适见，怪问之。婢泣曰："幼时，我父于此穴地为毬窝⑦，道我戏剧。岁久矣，而窳处未改也。"钟离君惊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两政前县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间，而更卖为婢。"钟离君遽呼牙侩问之⑧，复咨于老吏，具得其实。是时，许令子纳采有日，钟离君遽以书抵许氏，而止其子。且曰："吾买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义不可久辱。当辍⑨吾女之奁

---

① 掖（yè）：原指用手搀扶别人，引申为扶助、提拔之意。

② 令族：美好的，有名望的家族。

③ 江南有国日：指南宋。

④ 适：出嫁。

⑤ 治：这里指扫地。

⑥ 窳（wā）：洼地、坑。

⑦ 毬：即球。

⑧ 牙侩（yákuài）：旧时买卖双方的中间人。

⑨ 辍（chuò）：中止、停止。

篚①，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别为吾女营办嫁资，以归君子可乎？”许君答书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②，君何自专仁义。愿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后君别求良配，以嫁君女。”于是，前令之女卒归许氏。此等事，前辈之所常行，今则不复得而见矣。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1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兖州有民家妇，姓贺氏，里人谓之贺织女。父母以农为业，其夫则负担兴贩，往来州郡。贺初为妇，未浃旬③，其夫出外经求④。每一出，数年方归，归则数日复出。不闻一钱济其母，给其妻，家贫无赖，闾巷呼为不孝之子。所得锥刀之利⑤，别于他处，供给小妻。贺知之。每夫还，但以欣然承事，饮食澣濯，必尽其力，未尝佩露风彩。言及小妻，及干以衣食⑥。其夫自以有所惭负，则必非理殴骂之，妇亦不之酬对。其姑老且病⑦，冻馁切骨，妇则佣织以资之。所得佣值，尽归其姑，已则寒不营衣，饥不饱食。姑又不慈，日有凌辱，妇复益加恭谦，下声怡气，以悦其意。虽暗室无人之所，亦无怨叹。夫尝挈小妻至家，贺则以女弟呼之，恳勤侍之，略无愠色。贺为妇二十余年，其夫在家前后无半载，而能勤力奉养，始终无怨，可谓贤孝矣。此妇生于

---

① 奁（lián）：嫁妆；篚（fěi）：圆形竹筐。

② 蘧伯玉：人名，春秋时人。

③ 浃（jiā）旬：十天，一旬。

④ 经：古来南北道路为经。

⑤ 锥刀：小刀，比喻细小微末。

⑥ 干：关心。

⑦ 姑：指婆母。

穷贱之门，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闻礼义之训，而能如此，虽古之淑哲①，无以过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谬矣。书之以备鉴戒。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 2

虚怀若谷

公言李沆相，秉钧日②，有狂士扣马献书，历诋其短。李逊谢曰："俟归家当得详览。"狂生遂发讪怒，随公马后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济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贤路，宁不愧于心乎？"但于马上踧踖再三曰③："屡求退，以主上未赐允。"终无忤色④。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⑤，最为暗昧。万一非幸，则令终身被其恶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间，难施面目。言之得无讱乎⑥！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 4

林积拾金不昧

林积，剑南人。少时入京师，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觉床笫间有物逆其背。揭席视之，见一布囊，其中有锦囊，又其中，则锦囊实以北珠数百颗。明日，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语之："此吾故人，脱复至⑦，幸来上庠相访⑧。"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剑浦林

---

① 淑哲：古淑义为老实人，后义为贤德的女人。该词为女哲人。

② 钧：国政事。秉钧日，即处理、执掌国政的日子。

③ 踧踖（cùjí）：恭敬而局促不安。

④ 忤（wù）：抵触，不顺从。

⑤ 帷箔：原义指帷幕帐蓬，引申为不光明正大之意思。

⑥ 讱（rèn）：言不易出，说话谨慎。

⑦ 脱复：离开又回来。

⑧ 庠（xiáng）：古代学校。

积假馆①。"遂行。商人至京师，取珠欲货，则无有。急沿故道，处处物色之。至蔡邸，见其榜，即还访林于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②，当悉以归。"商如其教。林诣府，尽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愿。"林不受。曰："使积欲之，前日已为己有矣。"秋毫无所取。商不能强，以数百千，就佛寺作大斋，为林祈福。林后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为吏部侍郎。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4

糊涂考官

胡给事既新贡院，嗣岁庚子适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帐考校官③，悉倍前规。鹄袍入试④，茗卒馈浆，公庖继肉，坐案宽洁，执事恪敬，訚訚于于⑤，以鬯于文⑥，士论大惬。会初场赋题出《孟子》，"舜闻善若决江河"而以"闻善而行沛然莫御"为韵。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长而尚先达，每在广场，不废请益焉。晡后⑦，忽一老儒揺礼部韵示诸生，谓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为颠沛，一为沛邑，注无沛决之义，惟它有霈字，乃从雨为可疑。众曰："是。"哄然叩帘请。出题者偶假寐，有

---

① 假：借。

② 牒（dié）：公文、证件。

③ 供帐：宋代考场，置有帷帐，供考官使用。

④ 鹄（hú）袍：白袍，考生穿的服装。

⑤ 訚訚于于：訚訚，为和颜悦色状；于于，是往前走。

⑥ 鬯（chàng）：古时祭祀用的一种香酒，用郁金香合玉米酿成，本文作香酒解。

⑦ 晡（bū）：申时，下午三时至五时。

少年出酬之，漫不经意，亶曰①："礼部韵注义既非，增一两头无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远于帘者，或不闻之，乃仍用前字。于是试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将试《论语》，籍籍传②，凡用沛字者皆窘，复叩帘，出题者初不知昨夕之对，应曰："如字。"廷中大喧，浸不可制③，噪而入，曰："试官误我三年利害不细。"帘前闱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执考校者一人殴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或又咎其误，曰："第二场更不敢也。"盖一时祈脱之辞。移时稍定，试司申鼓噪场屋；胡以不称于礼遇也，怒，物色为首者，尽系狱，韦布益不平④。

既拆号⑤，例宴主司以劳还，毕三爵⑥，优伶序进⑦。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与诧博洽⑧，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试所诵，忆其一，问汉四百载，名宰相凡几？儒服以萧曹而下枚数之，无遗，群优咸赞其能。乃曰："汉相吾言之矣，敢问唐三百载名将帅何人也？"旁揖者亦诎指英、卫，以及季叶，曰："张巡、许远、田万春。"儒服奋起争曰："巡、远是也，万春之姓，历考史牒，未有以雷为田者。"揖者不服，

---

① 亶(dǎn)：本文作疲惫解。

② 籍籍：纷扰、纵横交错。

③ 浸（jìn)：本文作逐渐解。

④ 韦布：原义为韦带布衣，本文指考生，古代平民称为布衣。

⑤ 拆号：考生答卷的地方，试后拆掉。

⑥ 三爵：爵为酒杯，即酒过三巡。

⑦ 优伶：优是俳优；伶为乐人，合称优伶。

⑧ 相与诧(chà)博洽：诧，夸耀；博洽，知识广博，互相夸耀自己的知识。

撑拒滕口。俄一绿衣参军，自称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质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诟，袒裼奋拳①，教授遽作恐惧状，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讽己也。忽优有黄衣者，持令旗跃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学给事台旨，试官在坐，尔辈安得无礼。"群优亟敛容，趋下，喏曰："第二场更不敢也。"挟戺皆笑②。席客大惭，明日遁去。遂释系者。胡意其为郡士所，录优而诘之，杖而出诸境。然其语盛传迄今。

宋岳珂《桯史》卷 10

使其自新

许昌士人张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尽以家财付孝基。孝基与治后事如礼。久之，其子丐于途，孝基见之，测然谓曰："汝能灌园乎？"答曰："如得灌园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园。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复谓曰："汝能管库乎？"答曰："得灌园，已出望外，况管库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库。其子颇驯谨，无他过。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复有故态，遂以其父所委财产归之。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 1

义仆王达

王达者，屯田郎中李昰仆夫也。事昰久，昰亲信之。既而去昰，应募为兵，以选入捧日营，凡十余年。会昰以子学

---

① 袒裼（xī）：裼，指脱去上衣，露出里边的衣服或身体的一部份。

② 戺（shì）：门轴；堂前阶石的两端。

妖术妄言事，父子械系御史台狱，上怒甚，狱急。昙平生执友，无一敢饷问之者①。达旦夕守台门不离，给饮食，候信问者，四十余日。昙贬恩州别驾，仍即时监防山城，诸子皆流岭南，达追哭送之。防者遏之，达曰："我主人也，岂不得送之乎?"昙，河朔人，不习岭南水土，其家人皆辞去，曰："我不能从君之死乡也。"数日，昙感愤自缢死。旁无家人，达使母守昙尸，出为之治丧事。朝夕哭，如亲父子，见者皆为流涕。殡昙于城南佛舍，然后去。呜呼，达贱隶也，知非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矫迹求今名以取禄仕也。独能发于天性至诚，不顾罪戾②，以救其故主之急，终始无倦如此，岂不贤哉！嗟乎，彼所得于昙，不过一饭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临不测之患，屏手侧足，戾目窥之，犹惧其祸之延及己也，若畏猛火远避去。又或从而挤之以自脱，敢望其忧恤振救耶也。彼虽巍然衣冠，类君子哉，稽其行事③，则此仆夫必羞之。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1

代人受过

司门郎中王缮，潍州人，治三传春秋中第④，再调沂州录事参军。时鲁简肃公宗道，方为司户参军。家贫，食口众，禄俸不给，每贷于王，犹不足，则又恳王予贷俸钱。鲁御下严，库吏深怨之，诉鲁私贷缗钱⑤。州

---

① 饷（xiǎng）：用酒食款待。
② 戾（lì）：罪过。
③ 稽：查考。
④ 三传春秋：即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⑤ 缗（mín）：古代穿钱的绳子，后泛指钱。

并劾王。王谕鲁曰："第归罪某①，君无承也。"鲁曰："某贫不给，以干于公②，过实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经生③，仁无他志，苟仰俸入，以养妻子，得罪无害。矧以官物贷人④，过不及免，君年少有志节，明爽方正，实公辅器⑤，无以轻过，辄累远业，并得罪何益？"卒明鲁不知，而独受私贷之罪。鲁深愧射不自容，王处之裕如，无慊恨色⑥。由是，沉困铨管二十余年。晚用荐者，引对吏部，状其功过。奏内有鲁姓名。时鲁已参大政，立侍殿中，仁庙目鲁曰⑦："岂卿耶？"鲁遽称谢，且具陈其实。仁庙叹曰："长者也。"先是有私过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诏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园丰腆⑧，子孙蕃衍⑨，寿八十九卒。亦庇贤为善之报也。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2

健　者

蒋堂待郎为淮南转远史日，属县例致贺冬至书；皆投书即还。有一县令投书人，独不肯去，须索回书。左右谕之，皆不听，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宁得罪，不得书不敢回邑。"时苏子美在坐，颇骇怪，曰："皂

---

① 第：这里第的含义是对上司的尊称，是敬词。

② 干：求、取。

③ 经生：古代泛指儒生。

④ 矧（shěn）：文言中的连词，意况，况且。

⑤ 辅器：比喻辅佐皇帝的大臣。

⑥ 慊（qiǎn）：憾、恨。

⑦ 仁庙：指宋仁宗皇帝，古代皇帝死后，祀在宗庙里，故有庙号之谓。

⑧ 腆（tiǎn）：丰厚的意思。

⑨ 蕃：茂盛繁多。

隶如野狠，其令可知。”蒋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如此。”乃为一简答之，方去。子美归吴中，月余得蒋书，曰：“县令果健者。”遂延誉，后卒为名臣，或云：天章阁侍制杜杞也。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3

除恶务尽

国子博士李余庆，知常州，。强于政事，果于去恶。凶人恶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医博士多过恶，常惧为余庆所发。因其困，进利药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势已危。余庆察其奸，使人抚舁坐厅事①，召医博士杖杀之，然后归卧，未及席而死，葬于横山。人至今畏之，过墓者皆下马。有病虐者，取墓土著床席间，辄差。其敬惮之如此。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3

何谓孤寒

张相升为御史，数上封章，论及两府②。仁庙固谓曰③：“卿本孤寒，何故屡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谓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数年致身清近，曳朱腰金。如陛下乃孤寒也。”帝曰：“何为孤寒？”曰：“陛下内无贤相，外无名将，官冗而失黜陟④，兵多而少教习，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优容之，延侍皆为之惧。自此名重朝野。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1

---

① 舁（yú）：抬。

② 两府：汉代称函相、御史为两府，后沿用下来。到宋代称中书省、枢密院为两府。

③ 仁庙：即仁宗皇帝。

④ 黜陟（chùzhì）：革除想往上爬的官吏。

滕元发撰《盗狗赋》

滕达道未遇时，于诸生交学于僧舍，主僧出，诸生夜盗詹犬而烹之。事闻有司，欲治其罪，滕公为丐免守①，守素闻其能赋，因谕之曰："如能解作《盗犬赋》，则将释之！"滕公即口占辞曰："僧既无状，犬诚可偷，彻蓝宇之肥犬②，克绛帐之晨羞③。搏饭引来犹掉续貂之尾，持刀击去难回顾兔之头④。"守大笑，即置不问。

宋费衮《梁溪漫志》

两陷燕云之由

先是辽主天祚数起燕云之人，去辽东、长春等路计贼。自累战之败，多为金人掳之，不得西归乡里。及金人于宣和五年驱燕山，士庶多有归中京、辽水者，云："我与中国约，同取燕云，中国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掳失业之夫，皆归怨于朝廷。及金人已立汉儿刘彦宗、时立爱以为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坟垄田园亲戚之故，愈劝贼人寇契丹。由臣降金人者，如余睹、谛里特离、不槁里铎剌、乙信阿鲁毛特可、三宝奴、九歌、马五、耶律晖、萧庆、王汭、扬天吉、萧廷圭之徒，已得用事。又二太子之妻余辇公主，乃辽

---

① 丐：乞求，请求。丐免：乞求宽免。守：官名。郡一级的最高长官。

② 蓝：佛寺。伽蓝的省称。蓝宇：佛寺大院。

③ 绛帐：后汉马融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因用绛帐作为师长或讲座的代称。

④ 顾兔：兔亦作菟。《楚辞·天问》："厥利为何？而顾兔在腹。"注："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后借以指月。

主天祚之女；粘罕之妻萧氏，乃辽主天祚元妃。各因间可入内外，劝贼南寇，阴报朝廷助兵败辽之隙。

乃四来番汉，乌合之众，蚁聚蜂起，纷纭未制，猖獗之气正锐，犬马之力未疲，虏掠之路方起，贪婪之心未厌。上下汹汹，皆欲入寇。

是时，贼方以聚众为急；知附己者本非义合，诚为虏劫，若遽止之，必生变乱。又燕云陷贼之人，皆欲乘之西归乡里，贼知势不可遏。故陷贼之人，驱率犬羊。假以平州张觉为名，叛盟入寇。

南宋张汇《金节要》

金代女真先世

女真始祖揞浦，出自新罗，奔至阿触胡，无所归，遂依完颜，因而氏焉。六十未娶。是时酋豪以强凌弱，无有制度。揞浦劈木为克，如文契约。教人举债生息，勤于耕种者遂至巨富。若遇盗窃鸡豚狗马者，以桎梏拘械，用柳条笞挞，外赔偿七倍。法令严峻，果断不私。由是远近皆服，号为神明。有邻寨鼻察异酋长，姓结徒姑丹，小名圣者货，有室女年四十余，尚未婚。遂以牛马财用农具嫁之于揞浦。后女真众酋结盟，推为首领。生讹辣鲁，继其父业。讹辣鲁生佯海，佯海生随阔，自幼习射采生，而善骑射猎，教人烧炭炼铁，刳木为器，制造舟车，种植五谷，建造屋宇。稍有上古之风。由是邻近每有不平，皆诣所请。遂号勃堇，臣伏契丹。生三子，长曰兀列，次曰失侣，幼曰乌熟。[乌熟]为孛堇，生货摆北之止祖，迥然超群，由是契丹拜为宁江军节度使，呼曰太师。生五子，长

曰刻　，次劾姑逊，次劾里孛，次浦辣叔，次杨割太师。劾里孛生长子兀啰末。第三子兀古达，乃太祖——大圣武元皇帝祖。

南宋苗耀《神麓记》

一寸山河一寸金

时女真既得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来畏怯。"又见刘延庆败走，左企尝上阿骨打诗云："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故有败盟之意焉。

南宋马扩《茅斋自叙》

马扩开酒店抗金

初，斡离不给田与马扩，令耕神瞻养也。久之，马扩自耕田不即得食，愿为酒肆以自活。斡离不从之。马扩欲因此亲结往来之人，复与山寨通耗问。因寒食日，伪随大姓送丧，携亲的十三人，复奔诣五马山寨。诸寨闻之喜跃，复推马充为首。是时，传闻信王在金人寨中，隐于民间，自称姓梁，为人点茶。马扩一夕率兵劫金人寨，夺迎以归，遂准奉信王为首。时两河忠义，闻风响应，变旗榜者约数十万人。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

马扩一进燕山府

宣抚司使张宝等持书入燕，燕王得书，执二人斩之，知游说不行，于是募某借阁门宣赞舍人以往。监行以三事白童贯：一乞戒将士，勿使求取珍宝，遂相献遗，用严军律；二请勿妄杀降人，用安燕人之心；三愿审理事势，乘机举用，勿

以使人为念。唐俭小善，古人所行。某一介之微，得尽忠节，敬利于国，死无所惜。时皆伟之。士卒愿偕行者一十五人。

五月十八日晚，过白沟，食时，至虏界新城县。差到契丹汉儿官一员引伴。须臾，有父老数百人填佣驿外，询使人何处来？仆遂出榜读之，众皆惊愕。有汉儿刘宗吉者，自后窃出相谓云："使人今夕当宿涿州。宗吉，涿州人也。见隶白沟军中，愿得敕书副本，携示诸人，他日南师入境，愿先开门以献。今夕复当密至绎中。"遂携二副本往。晚抵涿州，入小使驿，只接如国信礼。夜久，忽刘宗吉自壁衣出，云："今燕京诸处皆无军马，止是四军大王有部曲三百余骑曾历战阵，其余有马军六七百，皆富豪儿郎，不识战斗。今在白沟北岸下寨结草，人相间夜饮昼睡，马亦散放。若南军乘劫之，但闻军声，必自溃走。"宗吉欲以此事往见童宣抚，少立功绩。恐南军不察见害。若得一文信，庶得必达。仆筹虑久之，乃作一书上童贯，且以贯所赠新履一只为信。使宗吉去。

明日，燕京差到汉儿官牛稔充接伴使。达燕京门外，复遣四方馆使萧奥、礼部郎中张觉充馆伴，馆净垢寺。次日，有殿前指挥使姚璠、枢密承使旨萧夔、都官乙信来伴食。因请所持榜，云："内府官欲借看。"仆云："宣抚司令见九大王亲纳，不敢先以示人。"持难久之，众持榜去。既暮，诸人亲来云："书榜中语言，大段狂悖，多是指斥。不通商量，安敢过呈？今复纳回。"仆笑而书之，谓诸人曰："贯朝不度德量力，不审天时人事，。此何等时，而较此闲事耶？"萧夔曰："南朝礼义之

国，今不顾盟好，辄先举兵，兵贵有名，不知兵戈缘何至此?”仆答曰：“朝廷命将出师，使人不能尽知。但略闻北朝兴兵累年，并不相报。天祚皇帝播迁，不发赴难之师，乃篡立于燕京。邻国义均兄弟，今来问天祚皇帝车驾所在。又闻已削隐为湘阴王，事出非常。兴师问罪，访寻边主存亡，举合礼经，何谓无名?”夔云：“国不可一日无主，本朝缘天祚失道奔窜，宗社颠危，臣民推戴，册立今上。事与贵朝殊无干涉，何至问罪！况自古有之。唐明皇奔蜀，肃宗即位于灵武，但期中兴，岂不与此事体一同？南朝宜念邻国久和之义，假借兵力，共除大难。今乃乘衅攘夺民土，岂所望大国哉！”仆曰：“明皇幸蜀，太子监国即位，乃册明皇为太上皇，祸乱既定，迎还明皇，肃宗亲步控马。此则君臣父子之道尽矣。贵朝初非委托自立，又贬削湘阴之号，何可少望古人。况假师求救，当在志诚。包胥泣秦，孔明趋吴，皆竭诚意，则邻国不相应耶？贵朝泷于矫饰，未尝形一言，使本朝虽有哀救之心，无所施设。今大兵压境，止在旦夕，祸福存亡，贵朝君臣自裁可也。”诸人唯唯而退。

次夕，云门下侍郎李处温自外来，未见见书榜，但借观之。次早，姚璠来云：“已议定来日欲令宣朝赞见。若对上，且委屈，庶易酬答。”迨暮，数人者复集，互发言云：“南朝徒诗兵众，不思天理，不训人情，师无斗心。昨日种师道发杨可世一军过白沟，本朝小小迎击，南朝望尘退走。若非惜自来和好，已直入雄洲矣！既一面遣使，又一面进兵，却容易退走，是何颜面？自此以往，如何可休？兼

宣赞受刘宗吉之约，其人已陈首。”即探怀取所付书履，作色云：“宣赞却如何归得！”仆徐答曰：“某之此来，非寻常礼貌之使，每切畏谨，惟恐为两国生事。今此乃招纳使入刘宗吉献诚款，安得不受？大军之来，初得朝旨不许杀戮一人，昨日必是立旗招安，为贵朝人马袭取。万一宣抚司申取朝廷降一付荡指挥，少俟西军毕集，恐非燕民之福。”萧夔愕然曰：“南朝遣宣赞来作死间耶?不谓南朝弃士大夫之命如草芥也?”仆答曰：“某之此来，本以一己之命易全燕之命，悟则同生，不悟则同死也，又岂以徒归为志?且兵家用间，最为下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用间以兵败；或彼强我弱，或彼我势均，固有用间以离折其势者。如目今贵朝事势兵力，自视南朝十分有一否?百分有一否？千分有一否？若非念自邻国契好，即分兵数项，整阵齐入，不识贵朝何以御之?何在使人矫陈祸福为死间耶?”夔等唯唯而去，曰：“少间，析津府自有行遣。”仆因相送，且笑谓之曰：“某此奉待行遣，只不可错了，一旦使燕人尽成血肉，则甚幸!”自是馆伴者凡三日不至。

二十六日晚，忽萧奥、张觉押赆赂锦绮衣、袄并从人银绢等物来，云：“来日发宣赞回程。”仆辞以未见九大王及未得回书不敢受赆。奥云：“李门下传圣旨，有故事支赐请留。”差秘书王介儒、都官王仲孙赍回书同往雄州宣抚司。

二十七日，同王介儒来，起宿涿州，次见走马者数辈，皆夺到南军枪、鞍、马者。又有兵卒往来。介儒云：“两朝太平已久，载白之老，不识兵革。今

一旦见此凶危之事，宁不恻怆？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仆答曰：“兴废殆非人力。今者女真逼燕，燕人如在鼎镬，皇帝念故疆旧民，不忍坐视，是以兴师援救。若论父子之情，谁本为嫡父耶？知有养父，而不知有嫡父，是亦不孝也。”介儒笑而不答。食时，至新城，介儒云：“恐见四军，更不婉顺，此行危降，不易至此。无犯虎狼之怒，则事济而身全。”仆曰：“四军不正女真侵轶之患，而于一介使人，手无寸刃，何足伸威？若言不及理，某有死耳？敢忘全燕安危存亡大计哉？”仆窃料四军以昨日王师小衄，故有留使人之意。密使人访之，昨日之战，王师北来耶，惟复燕人南攻也？既而云：“燕师乘隙攻掠。”仆曰：“留滞一日耳，无害也。”

四军令大石林牙来相见云：“南北通好百年，何为举兵侵掠地土？”仆曰：“朝廷缘女真海上累遣使人献还燕地，每以温言答之，不敢从信。近又得其文牒，具言已据山后，如南朝不要燕地，则渠国自取之，朝廷不得不发兵救燕。”林牙作色曰：“河西家累次上表，欲与兴兵夹攻南朝。本朝每将章表封与南朝，不肯见利忘义，听用间谍。贵朝才得女真一言，即便举兵！”仆答以夏国虽累行不逊之言，然数十年间，何尝侵得南朝寸土；女真所言，实有应验，本朝不惟救应燕地，亦欲自固边隅。林牙又云：“君为使人，何得为刘宗吉结约？”仆云：“贵朝诸公，深曾理论，顾乃招纳使耳。”林牙又云：“以两国和好，不留使人，食罢可行。为传语童贯，欲和则仍旧；不欲和，请出兵见阵。”

仆即归。过白沟，至种师道营，仆独扣辕门，有统制官杨维忠来，迎入，见师道，略语燕中事。仆因语种曰："凡军必居高阳，以利战道。今公营东、西、北皆逼林木，恐贼趁风声而来；兼白昼眺望，亦费目力，盍以迁之。"即而师道果移营。介儒行，问曰："南迁何也？"仆绐曰："此更戍耳。"

晚抵雄州，入小使驿。仆见童贯，幕府官属，环拥于后。贯询燕中事宜，仆具以所闻刘宗吉者对。幕属往往顿足抵掌，切齿而怨。盖诸公方以契丹为复盛。如仆所言，直易耳。又当时种师道、杨可世皆失利于白沟，方奏削雄州帅和诜、高阳关路帅侯益，以为探报不实，故恶仆直言燕中之虚实机宜。王麟者，厉声言马某可斩。贯因挥幕属退，独谓仆曰："事尚在，但勿与诸人言。"仆趋出，幕府诸公遮路交口诮责。贾评曰："吾曹不合不予教之耳！"仆曰："国家乘时复燕，要在因险固而用燕人，永为北塞藩篱。方燕人主心，且思南归；而燕之精锐，不满千骑。耶律淳新立，而女真已平山后。事势逼蹙，实见如此，所以对太师尽言之，不晓诸公恶言此何也？且仆捐亲爱，入不测之虏，实以国家安危存亡所系。又肯从诸公教语，不对以实，致误军国大事乎？"众甚不乐。

时宣抚司议讼种师道退军雄州，师道力陈兵可进，不可退，邻敌在迩，退必掩袭。宣抚司遣参谋刘韐往谕之，师道复不得已，退，果为燕兵所袭，伤折甚从。军既入雄州，皆上城。价儒望见问之，仆绐曰："此陕西六路军马方到耳。"宣抚司委刘韐，贾评、王麟、李子奇、于景、李宗振等，携金

主茶具往驿中说话，宾主皆谈旧好。云已奏禀朝廷，且欲仍旧，但未得报。介儒云："燕人久属大辽，各安乡土，贵朝以兵扰之，决皆死战，于两地生灵非便。"仲孙云："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仆答曰："燕人先嫁契丹，今恐复嫁女真耳。"二人相顾大笑。

后二日，以客礼见童贯毕，作报书，以铁骑送介儒等归。

南宋马扩《茅斋自叙》

两和两退失汴京

靖康之初，金人初寇京城。时在内则城高池深。兵食兼足；在外则诸路勤王之师雾合云集，四方忠义之士，虽素不予军籍，亦皆横身扼腕，自备器甲，效命先登，图报国家二百年之德泽者。朝廷以于下之势，当一乌合深入之寇，亦未足为虑也。复苟纾目前之急，不顾日后之患，许割地以议和，贼既得志去，官军随之北行。若用种师道"夹河三战"之策，则贼众无焦类矣。

时以亲王、宦臣在贼中，使命络绎道路，约束诸路，不得少有所犯。贼至内丘，有数骑辄犯官军，已毙数人，官军束手，不敢擅动。内有一卒，不胜其愤，辄击杀一贼。适会使命在军，目睹其事。马忠恐使命回告朝廷，遂斩其卒以徇。且传首于贼。自后贼时以数骑，张弓注矢，戏犯官军，官军避之，贼以为笑。以至与贼马尾相继，随之出寨，无敢谁何者。由此勤王之师莫不解体。故彼贼不逾半年，复敢入寇。至百雉戒来，而天下勤王之师，无向战之心者，失于和之一也。

至京城之陷也，若御驾亲征，率军民整阵而出，亦足以当贼。空国突围而出，亦足以破贼矣。何哉？军民虽非愿战，然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故韩信背水以破赵，田单凿地以击燕是也。设若不能出城，但收兵屯于旧城，一如家计寨，然后遣使卑辞厚币，许割地以退兵。且曰："舍此则有死战而无生降之理。"兼外城初失，我军必有缒城得脱者，但有一二人得脱，则四方勤王之师定相传播，无不知京师已陷，御驾已出，或御驾退保旧城。如是则勤王诸帅孰不奋身赴难，争先救主也。彼贼虽有破城之势，然内有决死之敌，外有必救之兵，内外受敌，苟不释去，则与我和，此自然之理也。

或曰，城既破矣，岂有整阵而战，突围而出，及退守旧城耶？臣曰，不然。盖京城与边城之异也。边城郡邑，其内守城之军，不若攻城之贼之盛也。所恃以为命者，惟城池而已矣。而京城待卫之兵，守陴之士，不下十万，而粘罕、窝里嗢孛堇两路之兵，共无六万。至于城破，其势非不足以拒敌也，何必渊圣速出见贼耶？譬若御驾亲征，遇贼于路，则亦无城池可依，便当弃六军，以单骑入贼阵，愿议和耶？而城陷三日之间，渊圣已幸贼营，不惟城为贼陷，又且自无其朝廷也。由是在内军民，在外勤王之师，已成失国之人矣。孰有御敌之心哉？此失之于和二也。

至建炎三年春，粘罕之犯扬州也，时御营之师必有十万，而粘罕只有五六千骑。自建炎二年九月离云中，下太行，攻澶、濮山东诸州郡，以至犯扬州，可见疲劳之甚矣。此强弩飚风之末，不足畏也。兼是时

河北州郡尚有未陷者，山东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粮道未集，寇盗蜂起，而不顾后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见无知之甚也。如若我师乘其远来新至，行列未定而击之亦可也。或则深池坚壁，拒而勿战，以挫其锐，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奇邀其出掠者。彼万里孤军，后无委积，忌于相持，利于速战。不惟粮运不继，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贼遁必矣。俟其既遁，袭而击之，舍而纵之，皆可也。而乃望风之际，车驾渡江，六师自溃，为贼乘之，席卷而去。此失于退之一也。

至是，兀术之寇江南也，朝廷岂不知虏所利者骑也，我所利者舟师与步兵也。江淮之地，骑得以为利乎？此皆骑之危地也，舟师步兵之利地也。兀术有知，岂肯置身于此耶？时若御驾亲征，诸路进讨，兀术之头，必献于阙下矣。而复望风之际，车驾泛海，朝廷自散，为贼乘之，得志而去。此失于退之二也。

凡此四者，非虏之善，乃我靖康之两和，建炎之两退所致也。

南宋张汇《金节要》

金太祖许还燕云

先是正月初八日，以使事出京，未朝见间，李靖先索国书、并御前札目副本去。

次日，阿骨打委兀室、杨璞到馆，屏去左右，议事，兀室云：“割还燕地讲好事，主上已许，难以爽信。前日龙图待郎良嗣、武仲到来，所以议课程税赋，今贵朝御笔，岁添十万匹两，无一大县之数，岂能成合。”良嗣等相与言：“海上所议尽还燕民燕地，是以岁输

旧与契丹银绢。今贵朝已将平、滦、营三州更不在议，又要起燕京职官、富户、官民、工匠，而本朝又添十万匹两，亦非少也。”兀室等复云：“原初海上之约，燕地人户合归南朝，燕中客人合归北朝；两下进兵夹攻契丹，即军马不得过关。盖欲南朝乘本朝兵势，就近自取。今贵朝不能自取，直候本国取了与去，使贵朝坐享地土之利，有何不便。兼课程税出在地土，非动贵朝物，何苦吝惜。原约燕地燕北人合归北朝，如郭药师常胜军多是燕北人，药师亦是铁州人。恐贵朝要此常胜军使唤，帮不欲请，所以将些小职官相。若贵朝不欲，只发遣郭药师等军还乡，亦得如平、滦、营三州本不属燕京所管，非奉圣州已许事，不须道也。”良嗣折难久之，兀室等语言益刚，良嗣遂交出御札二纸，具道主上圣意，欲得相就和好也。兀室等俱有喜色云：“只今便去进呈。”至晚，李靖来云：“夜来收得贵朝流星马报字，却是与龙图、宣赞者，何故便改京作燕山府？皇帝已议定，更不须理会课程税赋多寡，估定价折作绫绵、罗绸、木锦、隔织、绵丝、木绵、截竹、香草、药材、细果等物，已具目子。如贵朝辄有分毫议减，即便不成和好。兼涿、易州并常胜军并旧属契丹燕京所管，自合归还。且请贵朝兵马退却出城。皇帝已约日亲去巡边。”良嗣等以理折对。兀室云：“事已决定，更无移改，请使、副安排。来日朝见，即便朝辞，本朝更不差回使也。”次日，就营朝辞，是日已至契丹纳跋行帐前，列契丹旧阁门，官吏皆是朝服，引唱舞蹈，不作朝见仪礼。每入帐门谓之上殿。阿骨打云：“我已

言定岁添一百万贯，一字不依，更休来商量。便请发常胜军来，及出涿、易州兵马，后来别讲通和礼数。我欲二月初十日巡边，使人疾出，应期复来，不得碍我举军。”良嗣云：“此去京师三十程，正月已终，何以往还。臣等欲只至雄州入递缴奏，等候回降却来，庶可相及。”阿骨打从允。

次晚南还到雄州，作语录入递待报。

南宋马扩《茅斋自叙》

骨舍与粘罕

一日，骨舍呼仲熊至其寨中，问曰：“闻得你读得书多，今问你两事：一则问韩信用兵，人才高下；二则问刘伯升、孙策何以成功？”仲熊曰：“韩信才亦不高，故必设计，使不假作谋，无与为敌。惟其才不高，故必设计，然后能取胜。如水上沙囊、木罂背水阵之类是也。刘伯升、孙策虽天资英勇，然器轻，无人君之体，所以无成。骨舍闻说，大喜，亲屈膝劝仲熊饮酒。又以宣政殿学士角宿弥孛极烈官诰一通授仲熊。仲熊又力辞，又义不听事，不敢受。

骨舍与粘罕至相得，而骨舍才尤高。自阿骨打在日，三人用事，未尝中覆。每有所为，便自专。阿骨打每抚其背曰：“孩子们做得事必不错也。”一切皆任之。以至出告敕命皆相许自决。国中事无大小，非经此二人不行。至于兵事，骨舍又专之。粘罕总大纳而已。骨舍年长于粘罕，约五十余岁。粘罕庚申生，自少，兄事骨舍，且甚重之。与二太子颇不相得。盖二太子以贵，粘罕、骨舍以才自高，不肯相下云。

南宋马扩《茅斋自叙》

东朝廷与西朝廷

斡离不初寇燕山，粘罕初寇河东，称“都统府”，至是改曰“元帅府”，乃刘彦宗之建议也。以谙版孛极烈斜也马为都元帅，伪皇帝骨卢你移赍孛极烈粘罕为左副之帅，伪后子斡离不为右副元帅，伪皇弟挞懒为左监军，兀室为右监军，伪皇弟阇目为左都监，契丹耶律余睹为右都监。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虏人呼作“东军”西军”。

东路斡离不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虏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

南宋张汇《金节要》

哭啼郎君与保正石竬

时撒离喝阵于高原①，娄室、黑蜂率众先战，官军御之，贼少却。撒离喝恐惧至于嚎哭。无何，贼势复振，官军离绩。由是贼中目撒离喝为哭啼郎君。

先是虏中伪留守高庆裔献议于粘罕曰：“吾君举兵，止欲举两河。汴京既得，而复立张邦昌。后以邦昌废逐，故再有河南之役。于今河南州郡自下之后，亦欲循邦昌故事，元帅可首建此议，无以恩归他人。”盖以金以自陷山东，挞懒久居滨淮，刘豫以相近，奉之犹善。挞懒尝有许豫僭逆之意。庆裔乃粘罕心腹心也，恐为挞懒所先，遂遽建议，务欲功归粘罕。

———

① 高原：古地名，今山西境内。

粘罕从其说。遣庆裔自云中由燕山、河间越旧河之南，首至豫所隶景州，会吏民于州治，谕以求贤建国之意。郡人莫敢言之，皆曰："愿听所举，某等不知贤者。"庆裔徐露意，以为刘豫。郡人迎合虏情，惧豫权势，又豫适景人也，故共载之。庆裔喜曰："尔与朝廷帅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状举之。

庆裔至德、博、东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东平，则分递诸郡，以取愿状。归至云中，具陈诸州郡共载刘豫之意。及持放吏民愿状于粘罕。复令庆裔驰问刘豫可否。豫阳辞之。又且推知太原张孝纯。庆裔归报粘罕。又遣庆裔谕豫曰："载尔者河南万姓，推孝纯者惟尔一人。难以一人之情而阻万性之愿，尔可就位，我当遣孝纯辅尔。"豫诺之。

粘罕于是令右监军兀室驰禀于虏主吴乞买，从之。

故豫得僭位，或谓本邓州叛臣张刚中献策于庆裔，庆裔以三班奉职酬之，复以其说为己见献于粘罕。非也。金人入寇山东，指以邦昌为名，不易官制风俗者，其议素以定矣。不然，挞懒岂敢擅许于人耶？刘豫揣意求于虏，庆裔怀私属于豫，其所由来渐矣。非自刚中始也。然刚中之罪，岂胜诛哉？

充持将相之权，据长江之险，官军数万，其势非不能拒敌也，而望风屈膝于穹庐之间，何背君负国，不顾节义之甚耶？又闻粘罕初围太原，有保正石竧起寨于西山，保聚村民。金人攻之，往往为竧败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军擒而破之，竧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竧，命钉之子于车。刺刃于股，将欲支解之，竧殊不屈。粘罕异之，徐谓竧曰："尔

若降我，当命尔以官。”竘谩骂曰：“爷是汉人，宁死不降！番狗，你识爷么？爷姓石，石上钉橛，更无移改！”竟为贼所害。

噫，里正之役，非将相之在也；乌合之众，非士卒之练也；斩木揭竿，非兵甲之坚利也；山寨之固，非长江之险也；八月之久，非望风之速也；钉之于车，刺刃于股，非帷幄之优游也。充处是而降贼，竘外是而不屈，则忠义之士，叛逆之夫，所操亦何远也！充闻竘之风，岂不愧欤？

南宋张汇《金节要》

兀室智擒余睹

兀室猎居庸关之东，憩于山上①，遥见二驰递者，相遇于道，立马交谈，久而分去。兀室疑之。命数骑追一人至，诘曰：“尔何人也？”曰：“余睹使者，以军诣燕山槁里统军司。”悟室曰：“尔适相遇者，彼何人也？”曰：“彼乃槁里统军使之余睹者。”兀室曰：“尔等适立马话及何事？”曰：“问候。”悟室曰：“非也，问候之语无许久。”又曰：“叙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马叙。”又曰：“叙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马叙。”驰者词穷而赭，又且战栗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睹、槁里皆契丹反复之徒，因以诈折之曰：“我知尔二人为余睹辈议者，近有密告余睹、槁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来此伺之。果得尔辈，夫何隐焉！”驰者实余睹议反者也。彼谓兀室果知，故不敢隐。余睹之叛由是败。

粘罕自燕山今兀室至云

---

① 憩（qì）：休息。

中，余睹已走。兀室尽诛余睹残党，及擅杀粘罕次室萧氏。回至燕山，请罪于粘罕曰："萧氏本契丹之元妃也，与兄实乃仇雠①，实不得已而从之。彼素忍死以事兄者，将有待于今日也。今既见事无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横行天下，万夫莫当，而此人帷幄之间，可以寸刃害兄于不测矣。事当预防。况今至此，某以爱兄之故，已擅杀之。"粘罕起而谢之，既而泣下。

噫！禽兽同心若是，宜乎能成功也。兀室狎猾多类此。粘罕之下，诸酋不及也。

南宋张汇《金节要》

完颜亮覆没记

亮初谋南侵也，用梁俗、王光道、马钦、郭安国等为谋，主尽刷在国番汉军五十余万，分五路，经河中府，渡大庆关入陕西，经孟津渡者，为御营中军，亮统至汝洛。经河北西路卫州张家渡者，往汉上。经浚州通利军渡者前来徐、宿。经河间以东，过山东入胶西者皆大汉军。使合喜孛堇总番军往熙河德顺，欲先平巴蜀。任宣徽使刘萼统统大军十余万，至光化扼江陵。差高景山统大汉军自胶西登战船，陈兵于海。亮自提大兵直至淮阳，要一举而下。

先以采石难渡，定要渡瓜洲，如违制，来日皆从军法。众军恐惧，惟以待死，计无所出。劝农使契丹阿列等谋。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分，以御营谋军弓弩持满向内，喧哗声近御帐，亮惊问："莫非南军至乎？"王光道秉烛引亮出帐。未即言间，众谓曰："君违天，虐民，杀母，

① 雠(chóu)：同等。

戮亲族”。‘灭大臣，举国愁痛’，惟君一人。南朝无罪，背约犯边，生造衅端，不容谏诤，恶逆不道，人神共怒，言能脱乎！”亮见不免，谓曰：“汝等杀我，顺南乎？归国乎？”声言立“归国”！众箭皆发，射死，焚其尸。时年四十。王光道、梁恪、马钦、郭安国等皆遇害。就遣驿使走至汴，杀皇后徒姑丹氏、太子光英，其惠妃、德妃、昭容、婉容 、昭仪、淑仪十六位御嫔皆放归宗。

亮简宗庙，废祭祀，弃法律，逐功臣，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轻百姓，攻战，侵边境，虐生灵，是至致此。

谥法“违天虐物曰炀”，遂谥海陵炀王，后曰幽皇后，息曰殇太子。

南宋苗耀《神麓记》

南山翁嫁女

余高祖南山翁，金国初，辟进士，举词赋状元也，故为一代词学宗雅。好成就后进，见其文辄能断其后中第否，当时名士大夫，多出门下，学者至今皆师尊之。四子，长西岩，次龙泉，同年擢第。二女，长姑及笄，将适人，一时贵显者争求之，翁皆不许。张御史景仁，时在布衣，以所业诣翁，翁嘉嘉奖之。俄翁为有司取士，张赋甚佳，为邻坐者剽之，尽坐同而黜。已而翁知其然，遽以长姑嫁焉，家人辈皆愠，翁不恤也。后三年，翁复为有司御试，张擢别试魁，骤历清华，以文章擅当世。位至翰林学士、河南尹、御史大夫。尝使宋，有风节，赫然为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之鉴也。后翁墓表，具载其事云。次姑，适襄王元节，

亦名进士，能诗博学，尝为密州节度判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谈翁之事也。

金刘祁《归潜志》卷8

金熙宗嗜杀身亡

皇统九年四月初，太白蚀月，太史言不利于君，将有大臣作乱。又有旋风从北向南吹，染练腾空，万民望之，上青下赤，落在内廷祥　殿之侧。继而风雷大作，有龙自殿而出，入绕壁幕地衣，众人皆见，东昏震悸，遂大赦天下。翰林学士承旨张钧作赦文，称“乃者龙潜我宫”之句，由是东昏大怒曰：“龙奈我何！”将张钧杖之数百，截去手足，差而斩之。东昏不道，自此始也。每日窥觇左右近侍，不辨亲疏，惟有少不如意，恣情逞欲，手自刃之，亲杀兵部尚书赛居常、保卫将军八斤、广武宿直将军特赛、定远胙王长胜马及其弟冀州节度使查辣子侄皆族诛之。又手刃邓王子阿木、辅国兄弟二人。又手刃皇后裴摩申氏，并诸妃嫔，以放归宗者数辈，皆赐死于家。大臣战栗待死，每旦入朝，与亲戚相别而行。驸马都尉唐古卞，率平章政事岐国王亮，廉访参政萧王仲武，太常大卿乌达，宿直将军千诸，尚厩局使高景山，寝殿小底兴国奴同谋，因醉熟睡，先盗去帝侧弓刀，诈称宣命，夜召亮等直入霄仪殿就醉弑帝，时年三十一。是夜有护卫将军忽突者，元不豫谋，潜见此辈入寝殿，欲行大义，其时东侧裸体跃起，取旁昏弓刀不获，其时忽突先以所执枪刺东昏于壁，众乃同时相前乱刀斫而杀之。遂闭殿门，兴国奴传旨，敛取护卫弓刀，皆不知其详。然后屏出敷德殿门，诈

称前帝宣召大臣等，左丞相宗贤夜半入内，遂乱刀砍杀，凡男子并诛之。亦召右丞相曹国王阿鲁孛山，至则缢杀之。遂立亮，改号天德。迟明朝诸大臣，布告天下以失道，废 为东昏王。

南宋苗耀《神麓记》

范成大使金见闻录

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戊子，成大被命以资政殿大学士、崇信军节度使为奉使大金国信使副。六月甲子出国门。八月戊午渡淮。遣尚书兵都郎中田彦皋、行侍御史完颜德温为接伴使副，皆带银牌。蕃法，出使者必带牌，有金、银、木之别。上有蕃书“淮敕急递”字及阿骨打花押。宣差者所至，视三品；朝旨者，视五品。

庚申，过虞姬墓，墓在路左，双石门，出蓁草间，往来观者成蹊。

甲子，至南京，改为归德府。过雷万春墓，环以小墙，额曰：“忠孝雷公之墓”。西门处南望有宋玉台及张巡、许远庙，世称双庙。睢阳人又谓之双王庙。

丙寅过雍丘县，二十里过空桑，世传伊尹生于此。一里过伊尹墓，道左有砖堠石刻云：“汤相伊尹之墓”。过陈留县，县有。留侯庙。西门外十里孟庄，有孟姜女庙。

丁卯过东御园，即宜春苑也。颓垣荒草而已。二里至东京，虏改为南京，入新宋门，即朝阳门也，虏改曰弘仁门。弥望悉荒墟。入旧宋门，即丽景门也，虏改为宾曜门。过大相国寺，倾帘缺壁，无复旧观。横入东御廊门，绝北驰道。出西御廊门，过交钞所。交钞所者，

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灌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沛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钞文曰："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符尚书省批降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贯至二贯，例交钞，许人纳钱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库支给，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五十文。赏钱三百千。前后有户部管当、令史干当、官交钞库使副书押。四围画云鹤为饰焉。入都亭驿，歇汜旧京，自城破后，创痍不复。炀王亮徙居燕山，始以为南都，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市肆皆苟完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民亦习其欲，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制，尽为虏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金师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甚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诛珑璁冒之，谓之方髻。

庚午出驿，循东御廊，百七十余间，有面，西棱星门大街，进东出旧景灵，东宫也。过棱门，侧望端门，旧宣德楼也，虏改为承天门。五门如画。两傍左右升龙门，东至西角楼，转东逾匙头街，御廊对皇城，俱东出，廊可二百许间。过左掖门，至皇城东角楼，廊亦如画。出樊楼街，转土市马行街，出旧封门，即安远门也。虏改为玄武门。门西金水河，旧交城曲江之处。河中卧石礧磈皆艮岳所溃。过药市桥街，蕃衍宅，龙德宫，撷芳、撷景二园，楼观俱存。撷芳中喜春堂犹岿然，所谓八滴水阁者。使属官吏望

者皆殒涕，不自禁也。今以为上林胜宫。过清辉桥，过新封丘门，旧景阳门也。虏改为柔远馆。

壬申过伏道，有扁鹊墓，墓上有幡竿。人传云，四傍土可以为药。或于土中得小圆黑褐色，不可以治病。伏道艾医家最瓓之。十里即汤阴县也。

癸卯过河，河上有羡里城，四垣俨然，居民林木满其中。过相州市，有奏楼、翠楼、康乐楼、月白风清楼，皆旗亭也。秦楼有一妇，衣金缕鹅黄大油袍，金缕紫勒帛褰帘。吴语云是宗室女郡守家也。遗黎往往垂涕嗟愤，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老姬跪拜者尤多。昼锦堂尚存，今尝更修饰之。过漳河，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曹疑塚七十二，散在数里。闻传云，操塚正在古寺中。高緥墓在道傍。碑云："魏侍中黄钺大尉录尚书事渤海高公緥墓"緥字飞雀。事不见于史。

甲戌过台城镇，故城延袤数十里，城中有灵台坡陁。邯郸入春时倾城出祭赵王歌舞台上。城傍有廉颇、蔺相如墓。三十里至邯郸县墙外居民以长竿磔白犬悬其首，别一竿缚茅浸酒揭于上，云女，人用以祭天祷病。

甲子过河六十里至栢乡县，县人云：沙河直东有尧山县，古尧山，尧葬焉，有放勋庙。

乙酉过良乡县，是日大风，几拔木，接伴吏云："此谓之信风。使人远来，此风先报使入城也。"

丙戌止燕山城外燕宾馆。宴毕，与馆伴使副并写行柳堤缘城过新石桥，中以杈子隔道，左边过桥入丰宜门，即外城门

也。过石玉桥，石色如玉，桥上分三道，皆以阑楯隔之。雕刻极工。中为御路，亦阑以权子。两傍有小亭，亭中有碑，曰龙津桥，桥入宣阳门，金书额。两头有有四角亭，即侠门路也。楼下分三门，中门为御路，常阖，皆画龙。两傍门通行，皆画凤。入门北望，其阙由西御郎首转西至会同馆。

戊子早入见，上马出馆。复循西御郎至横道，至东御郎首转北循帘行几二百间，郎分三节，每节一门。路东出第一站，通街。第二门通球场。第三门能大庙，庙中有楼。将至宫城，郎即东转，又百许间。其西亦有三门，但不知所通何处，望之皆民居。东西郎中驰道甚阔，两傍有沟，沟上植柳。两郎屋脊皆覆以青琉璃瓦。宫阙门户即纯用之。骣道 之北即端门，十一间，曰应天之门，旧尝名通天，亦开。两挟有楼，如左右升龙之制。东西两角楼，每楼次中有甲士。东西御廊循帘名列甲士。东立者红茸甲、金缠杆枪，黄旗画青龙；西立者碧茸甲，金缠杆枪，白旗画黄龙。直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门下者，皂袍、持经知。殿两阶立仪物、幢节之属，如道士醮坛威仪之类。使人由殿下东行，上东队，却转南，由露台北行入殿。虏主幞头、红袍、玉带，坐七宝榻，背有龙水大屏风，四壁帘幕皆红乡龙，拱斗皆有乡衣，两楹间各有焚香大金狮，銮地铺佛毡，满一殿。两傍金带金鱼者各十四五人，相对列立，遥望前后大殿屋崛起处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也。

南宋范成大《揽辔录》

胡沙虎之变

纥石烈执中，小字胡沙虎。世宗时，为护卫，得幸于章宗。为人凶悍鸷横，为举朝所恶。且莅官不法①。台谏屡有言，上常右之。每曰："汝辈无他事，何止言胡沙虎也？斯人止是跋扈耳。"孟参政铸，时为御史中丞，对曰："圣世岂能容有跋扈之臣？"上无以应。然屡斥屡召，恩宠不衰。

卫王即位，北方兵起，命执中为帅，大败于古北口，北兵由此犯燕都。卫王疏其罪，除名为民。未几复起。为四门都提控，仍令参议省事。执中既得兵柄，遂有废立心。时驸马都尉南平，卫王心腹也判大兴府。执中一旦勒兵，言增平谋反，杀之于街。即旨宫，斩关以入，车载卫王还第，自号监国元帅，坐都堂，百官无敢言者。时完颜元奴，以参政，将兵数万，备北边。执中惧其见讨，使其家人好召之。元奴迟疑，久竟赴阙，执中执而诛之，遂缢卫王死。时丰王判彰德府，即迎入，立，是为宣宗。士论谓元奴不入都，执中必不敢弑逆，政如行甫嵩之就董卓征也，庸人无断，至误国家如此。

宣宗以执中为太师、尚书令、泽王，进退百官自恣，有震主之威，宣宗拱手而已。术虎高琪者，时为西南路招讨使，将兵，执中命出都，与北兵战。高琪败归，见执中，执中将诛之，已而释之，复命提兵以出。又败，高琪惧诛，号令军士，将顺众心，诛执中，众皆诺，夕入执中第，被甲胄，露刃以前。

---

① 莅（lì）：到。

执中方濯足，见大骇，走入卧内。高琪军士追杀之。明日拜平章政事。高琪既为相，复跋扈擅权。南渡，政事自己出，宣守甚惮之。然其为人颇谦，月俸计家所费外，悉纳于官。性忌忍，多害其敌已者，杀平章政事抹然尽忠杀东平帅移剌都，其力也。兴定初，坐杀其夫人，为家人讼言，宰执将奏之法，当退避，高琪忿然，遽索马归。宣守即命亲兵擒下狱，以大不敬，论杀之。

卫王初即位，改元大安，历四年，改元崇庆，历二年，又改元至宁，人谓“三元”，大祟至矣，俄有胡沙虎之变。

金刘祁《归潜志》卷10

朱漆脸盗陵

赵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脸等发掘，取其宝器。又欲取其玉带，重不可得，用以绳穿其背，扎于自己坐而秤起之，带始可解，为口中物喷于脸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脸。后货带于汴，识者知为陵寝中物，败露皆杖石。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卷2

宋濂获罪

洪武十年，宋学士濂，乞老归，帝亲饯之，敕其孙慎辅行。濂顿首辞，且要曰①：“臣性命未毕蓬土②，请岁觐陛阶③。”既归，每就帝庆节称贺

---

① 要（yāo）：约定。

② 未毕蓬土：指未死之前。蓬土，蓬篙土堆之间（指草野墓葬之地）。

③ 岁觐（jǐn）陛阶：每年来宫殿朝见一次。

如约①，帝念旧，恋恋多情深。

十三年，失朝②，帝召其子中书舍人璲、孙殿廷礼仪司序班慎③，问之，对曰："不幸有旦夕之忧④，惟陛下哀矜其罪！"帝微使人瞰之⑤，无恙，大怒，下璲、慎狱。诏御史，就诛濂，没其家。

先是，濂尝授太子及诸王经⑥，太子于是泣且谏曰："臣愚戆无他师⑦，幸陛下哀矜裁其死。"帝怒曰："俟汝为天子有宥之⑧。"太子惶惧，不知所出⑨，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帝且喜且骂曰："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因遍录救溺者。凡衣履入水⑩，擢三级；解衣舄者⑪，皆斩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谒，然怒卒未解也。会与后食，后具斋素，帝问之故，对曰："妾闻宋先生坐罪，溥为作福佑之⑫。"濂至，帝令毋相见。谪居茂州，而竟杀璲慎。

明徐祯清《剪胜野闻》

凯旋之盛

永乐廿一年北征，也先土干来降。赐名金忠，封忠勇王，随入京。十一月戊寅朔，驾次

---

① 帝庆节：皇帝的生日。

② 失朝：指宋濂没有如约朝见。

③ 璲（suì）：宋璲，宋濂的儿子。慎：宋慎，宋濂的孙子。

④ 旦夕之忧：指病危。

⑤ 微：暗中。瞰（kàn）：窥察。

⑥ 先是：指宋濂未退职前。

⑦ 戆（gàng）：愚而刚直。

⑧ 有：又，再。宥（yòu）：宽赦。

⑨ 不知所出：不知用什么办法救宋濂。

⑩ 衣履：穿着衣服和鞋。

⑪ 舄（xì）：古代的一种复底鞋。

⑫ 溥（pǔ）为作福佑之：广做佛事祈求保佑他。

怀来，在京诸司遣官迎见。辛巳，驾入居庸关。边军、京军左抵宣府黄花镇，右抵涿州，凡三百里布满极目。是日天气清明。上服衮龙金绣袍，乘玉花龙马，五掖五哨军四十万疏队左右夹护。时上已年六十四岁矣，按辔徐行，威容如神。金鼓旌旄，喧阗焜耀①，连亘百十里外。中外文武群臣皆盛服，暨缁黄耆耋②，四夷朝贡使，骈跽道左③。驾至，欢呼万岁，声震天地。忠勇王在后，顾谓所亲曰："今日真从天上行也！"次龙虎台，赐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明日入京，群臣毕贺。以前莫如唐太宗为秦王时，破擒窦建德、王世充。自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将随其后。铁骑万匹，甲士四万，前后鼓吹，以俘入城。此亦自古帝王英雄之快也。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

郑牢论戒贪

广西总帅府一郑牢者，老隶也，性鲠直敢言。都督韩观威严不可犯，亦知牢。观每醉后杀人，牢度有不可杀者，辄不杀，留俟其醒④，白以不敢杀之故，以是观尤德之⑤。

观卒，山忠毅公云继任，公固廉正贤者，下车首延高年耆德，询边事。有以郑牢言者，云

---

① 喧阗（tián）焜（hùn）耀：此指喧闹之声及鲜灿之貌。

② 缁（zī）黄耆耋（qídié）：僧道及老年人。

③ 跽（jì）：双膝着地、上身挺直的跪姿。

④ 俟（sì）：等待。

⑤ 德：感激。

进之曰①："世谓为将者不计贪②，矧广西素尚货利③，我亦可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洁新白袍，有一沾污，如白袍点墨，终不可湔也④。"公又曰："人云土夷馈送，苟不纳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黩货⑤，则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蛮子耶？"公亦笑纳之。公镇广西逾十年，廉操终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⑥。

明叶盛《水东日记》

酷将杀人如麻

都督韩公观，提督两广。初入境，生员来迎。观素不识生员，见其巾衫异常，缚斩之。左右曰："此生员也！"观不听，曰："生员亦贼耳。"朝廷闻之，喜曰："韩观善应变，使其闻生员而止，则军令不行矣，岂不损威？"

韩杀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观召御史饮，以人皮为坐褥，耳目口鼻显然，发散垂褥首，披椅后。殽上⑦，设一人首，观以筯取二目食之，曰："他禽兽目皆不可食，唯人目甚美。"观前席坐，每拿人至，命斩之，不回首视。已而血流满庭。观曰："此辈与禽兽不异，斩之如杀虎豹耳。"御史战栗失措曰："公神人也。"竟不能劾。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9

---

① 进之：让郑牢进见。

② "世谓"句：常言说，对于做将军的不要考虑他是否贪婪，只看他能否打仗。

③ 矧（shěn）：况且。尚：崇尚。

④ 湔（qiān）：洗。

⑤ 黩货：贪财。

⑥ 亦可尚云：也有值得尊重的。

⑦ 殽（xiáo）：荤菜。

拦驾

嘉靖十八年二月，圣驾将南狩。有军人孙堂，由西阙门入，至午门，从御路中桥至奉天门下，登金台坐之。而守门官吏，莫有知者。及天明，堂从上咱叫，方觉，捕之。堂言沿途搭盖席殿，累死军民大半，因此我来拦驾。事闻，下锦衣卫，严刑根究。谓堂实病枉，当以擅入御座者律狡，及诸门役防范不密之罪。报可，而上终不为动，盖内断已久矣。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5

海防兵陈瑞斩倭酋

三月初七日①，倭寇五千余人，突至上海。董佥事率兵战浦东陆氏围。兵溺死者浦中六百六十六人，亦一异数。倭酋有红衣乘白马者，持双刀冲锋甚锐，海防兵陈瑞，挺身独斗，竟斩之，贼始惧而退。瑞口衔所斩首，截浦而泅，城上观者，咸咤其勇。董佥事立署为千长。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3

王长年智斗倭寇

古称操舟者为“长年”。王长年，闽人，失其名。自少有胆勇，渔海上。嘉靖己未，倭薄会城大掠②，长年为贼得，挟入舟。舟中贼五十余人，同执者男妇十余人，财物珍奇甚众。

贼舟数百艘，同日扬帆泛海去。长年既被执，时时阳为

---

① 三月初七日：明嘉靖乙卯(1553)年三月初七日。

② 倭(wō)：古代对日本的称呼。薄：迫近。会城：今福建省福州。

好语媚贼①，酋长亲信之；又业已入舟，则尽解诸执者缚，不为防，长年乘间谓同执者曰："若等思归乎？能从吾计，且与若归②。"皆泣曰："幸甚！计安出？"长年曰："贼舟还，将抵国，不吾备，今幸东北风利，诚能醉贼，夺其刀，尽杀之，因捩舵饱帆归③，此不可失也。"皆曰："善！"

会舟夜碇海中④，相与定计，令诸妇女劝贼酒。贼度近家⑤，喜甚。诸妇更为媚歌唱，迭劝，贼叫跳欢喜，饮大醉，卧相枕藉。妇人收其刀以出。长年手巨斧，余人执刀，尽斫五十余贼，断缆发舟。旁舟贼觉，追之。我舟人持磁器杂物奋击，毙一酋。长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风举帆，行抵岸。长年既尽割贼级，因私割其舌，别藏之。挟金帛，并诸男妇登岸。

将归，官军见之，尽夺其级与金。长年秃而黄须，类夷人，并缚诣镇将所，妄言捕得贼，零舟首虏，生口具在⑥，请得上功幕府⑦。镇将大喜，将斩长年，并上功。镇将，故州人也⑧。长年急，乃作乡语，历言杀贼奔归状。镇将啧曰⑨："若言斩贼级，岂有验乎？"长年探怀中藏舌示之。镇将验贼首，皆无舌。诸军乃大骇服。事上幕

---

① 阳：表面。

② 且：将。与：助。

③ 捩（liè）：掉转。饱帆：乘风鼓帆。

④ 碇（dìng）：停船时抛入水中的石块，用途如锚。这里作动词用。

⑤ 度（duó）：揣测。

⑥ 生口：活捉的人。

⑦ 幕府：明代称地方的督抚衙门。

⑧ 故州：原本是同一州的人，即同乡。

⑨ 啧（zè）：大喊。

府。中丞某，召至军门复按①，皆实。用长年为裨将，谢不欲。则赐洒。鼓吹乘马，绕示诸营三日，予金帛遣归。并遣诸男妇。而论罪官军欲夺其功者。长年今尚在，老矣，益秃，贫甚，犹操渔舟。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

健儿杨钿

丙辰五月初一日②，倭一百五十余艘，自吴松江入，泊上海北宫，登岸焚劫。造竹楼三乘，置两纶于左右，并力攻城，历一十八日。先十六日，倭佯退，至十七午夜，潜伏城下，梯而入，幸健儿杨钿大呼。一倭已登城，戮杀钿。有土兵奋槊刺倭附地，③ 群众奋起推砖石坠压。适潮至，倭奔，溺城河死者六十七级，遂解围。上海至今庙食杨钿④。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

智勇抗倭一青年

嘉靖丙辰，倭寇淮扬。李克斋遂为督抚。子见罗材，时上春官，年方二十余，适在署中。见围攻势急，援兵未至，白于父，匹马散服出门。召淮阳城内诸豪问计，发漕司库金，大陈庑下⑤，明赏格，令诸豪缒出⑥。募通泰河上敢死士三千，缒入，给兵仗。夜半缒出，自将，乘雨后奋击，大破之，斩首五千。诸将追蹙，尽歼之。克斋以此晋南大司马。见罗驰归，不显其功。沈晴峰在围中亲见，

---

① 复按：复察。

② 丙辰：明嘉靖丙辰（1556）年。

③ 槊：长矛。

④ 庙食：立庙祭祀。

⑤ 庑（wú）：廊房。

⑥ 缒（zhuì）：用绳子拴住从高处吊下。

笔于书，当不诬也。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30

宫婢弑君案

嘉靖壬寅年①，宫婢相结行弑，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腹绞之，已垂绝矣②。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③，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人解之④，立赴诸行弑者赴法。时上乍苏，未省人事，一时处分，尽出孝烈，其中不无平日所憎，乘机滥入者⑤。又，宁嫔王氏⑥，首谋弑逆。端妃曹氏⑦，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俱载《实录》中⑧。故老相传：曹妃为上所嬖⑨，孝烈妒而窜入之，实不与逆谋。然而宫禁事秘，莫能明也。今《实录》所载姓名，稍异一二。偶得当时底录，录其姓名，并刑部奉旨于后⑩。曹端妃不列名疏⑪，想正法禁中矣。曹氏本端嫔，因生皇第一女，以十四年进封端妃，是夜上寝于端妃所。宫婢张金莲，报变于中宫，盖先同谋，事露始告耳。

---

① 嘉靖壬寅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② 垂绝：将近气绝。

③ 谙（an）：熟悉。绾（wǎn）结：系结。

④ 孝烈皇后：世宗皇后，姓方，谥孝烈。

⑤ “其中”二句：指其中有孝烈皇后平日所妒恨的妃嫔宫女，被孝烈皇后乘机滥入谋逆名单加以处决的。

⑥ 宁嫔：嫔是宫廷女官名，“宁”是封号。

⑦ 端妃：妃是皇帝的妾，“端”为封号。

⑧ 实录：指《世宗实录》。皇帝的编年大事纪叫实录。

⑨ 嬖（bì）：宠爱。

⑩ 本文后附“弑逆宫婢”的姓名和刑部奉旨查办的公文，从略。

⑪ 疏：指刑部的奏疏。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宫女造反与夏言被诛

人知夏言西市之戮[1]，由于严嵩，而不知实始于立后。世宗既废张后，属意于方妃而意莫决，密问于言。言曰："臣请为陛下贺。失天圆而地方者也。"世宗喜，遂立方妃为后。

世宗待宫人严，宫人怨，谋弑逆。壬寅某夕[2]，所幸曹妃及宁嫔王氏侍寝。寝熟，宫婢杨金英、张金莲等以组缢上项[3]，钗股刺其囊。组误为死结，不殊[4]。金莲恐，走告后，后驰至，解帝组，帝乃苏。趣捕金英讯之，辞首王宁嫔[5]，且曰："曹妃虽不与，亦知是谋。"时上病悸不能语，后以上命曹妃及金英等十余人磔于市[6]，并收斩其族属。

上愈，曰："曹妃我所爱，岂敢生此心？"冤之。上德后之功，追封其父为侯。然终念曹妃之冤，恨后之妒，而并追当日误听夏言之言，欲杀之。至二十六年冬，宫中火，中官请救皇后，上不应，后焚死。言亦伏诛。

清褚人获《坚瓠广集》卷4

毒酒毙倭

三十三年甲寅[7]，江南倭大至，官兵屡败。南兵书张经，

---

① 夏言：嘉靖前期的首辅。

② 壬寅：嘉靖二十一（1542）年。

③ 组：丝带。

④ 殊：死。不殊指嘉靖皇（明世宗）没被勒死。

⑤ 辞：口供，供词。

⑥ 磔（zhé）：裂肢之刑。

⑦ 三十三年：明嘉靖三十三（1554）年。

带部务，总督军务①。公为巡按②。方至嘉禾，贼自武塘将逼城。公出酒百余瓮、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载以二小舟，授数健儿，赍冠服文牒③，若犒兵者。贼见逐之，健儿浮水遁。贼入舟，见冠服文牒，信为犒兵也，呼类欢饮且醉，复作饭，食之。一时流血暴死七八百。余贼知中计，遂相戒勿食民间遗物。会雨骤至，又无所得食，淋漓饥困，毙者益众，遂解去。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30

明神宗时献俘礼

神庙二十七年已亥四月廿四日，献倭俘礼成。大司寇肖岳峰大亨，领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长身伟貌，烨烨有威④，上御午楼。朝暾正耀⑤，肖跪御道，两侍郎夹之，首仅及肘。致词先述官衔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请犯人某某等磔斩⑥，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请旨。凡数百言，字字响亮舒徐。宣毕，俯伏。上亲传“拿去”二字。廷臣尚未闻声，左右勋戚接者二递为四，乃有声。又为八，为十六，渐震。为三十二，最下则大汉将军三百六十人，齐声应如轰雷矣。此等境界，可谓熙朝盛事。是日天气清和。余以廿七日持节出国门，封荣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偶。

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献俘

---

① 南兵书：南京兵部尚书。明以南京为留都，故设有类似北京的中央机构。带部务，总督军务：负责部里的工作，又直接指挥作战。

② 公：指胡襄懋，明嘉靖时人，平倭功著，官至左都御史，后中谗死。

③ 赍（lài）：赐予。

④ 烨（yè）烨：光彩的样子。

⑤ 暾（tūn）：初升的太阳。

⑥ 磔（zhé）：车裂之刑。

礼，亦如之，而塞甚。百官噤栗。馆友庄冲面最白，侵而红①；余面赭②，几面而黑。或嘲曰："云长作翼德脸也。"宣毕，因大呼称枉。每因一镣肘外，覆以朱衣朱巾，名曰"罩甲"。一官押之，十人叉而扶且推之，出西长安门。夹道观者，无虑百万。车拥毂枳③。大司寇督至西市，仅二十里，日晡方达④。比行刑⑤，近昏黑矣。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

仆杀酷主

已卯五月初八日⑥，礼部侍郎董传策为家人盗杀。传策少奇敏，弱冠举进士，授国子监学博。与吴时来，翀抗疏劾分宜相公⑦，谪戍广西，直声海内。会世宗殂落⑧，遗诏起言官，传策由原官历升南京礼部侍郎。以乡人张云纳贿事，坐诬回籍，怏怏不得志。奈性气刚戾⑨，待下严酷，而苍头亦乘机为聚敛计。有垂死杖下者，辄假传策命，扛至富民家诬诈之。乡人包从道不能堪，集仇家二百余人讼上官。上官念传策直臣，姑置勿究。而传策益不怿⑩，居家鸷毒日甚⑪。于是家奴郭道士等十余人，自度必死于传策之手，不若先杀之为快。是夜，直入寝所，传策觉，逸床下。奴辈以火帚逼之出，用刀斧乱砍之。诘旦⑫，有司蔽城

---

① 侵：渐渐。
② 赭（zhě）：土红色。
③ 枳（zhǐ）：碰伤。
④ 晡（bū）：傍晚。
⑤ 比：等到。
⑥ 已卯：明万历已卯（1579）年。
⑦ 翀（chōng）：人名。
⑧ 殂（cú）落：死。
⑨ 戾（lì）：凶暴。
⑩ 怿（yì）：喜悦。
⑪ 鸷（zhì）：凶猛。
⑫ 诘（jié）旦：第二天早晨。

门，索诸奴下狱。逾年，剐于市①。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3

保定名捕之妻

《见只编》载：金坛王伯弢，万历丙午计偕②，至德州，见道旁捕快与州解相噪。问之，云放马贼昼劫上供银，追之则死箭，不追则死官刑。各相向呼天泣。然贼马尘起，犹目力可望也。

忽有夫妇二骑从北来。诸捕咸相庆曰：“保定名捕至矣！”诸捕控名捕马，问从何来，名捕言进香泰山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一短小妇人，以皂罗覆、手抱婴儿。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贼几人？”曰：“五人。”曰：“余病矣。吾妇往足矣。”妇摇手对不耐烦。名捕嗔骂曰：“懒媳妇，今日不出手，只会火炕上搏老公乎？”妇面发赤，便下马抱儿与夫，更束马肚，结缚裙靴，攘臂抽刀③，长三尺许，光若镜。夫言：“将我箭去。”妻曰：“吾弹故自胜箭。”言未讫，身已在马上，绝尘而去。诸捕皆奔马随之。

须臾追及贼骑。妇大呼贼曰：“我保定名捕某妻，为此官银，故来相索，宜急置，无尝我丸也！”贼言：“丈夫平平，牝猪敢尔？”贼发五弓射妇，妇拟弹弓拨箭，箭悉落地。急发一弹，杀一人。四人拔刀拟妇，妇接战挥斥如意，复斫杀一人④。三人惧，稍却。妇曰：“急置银，舁两尸去⑤。俱死无益也。”三

---

① 剐（guǎ）：碎割人体之刑。

② 计偕：举人赴会试。

③ 攘臂：捋起袖子，露出胳膊。

④ 斫（zhuó）：（用刀斧）砍。

⑤ 舁（yú）：抬。

人下马乞命。置银，以二尸缚马上而逸。

俟诸捕至，舁银而还。此妇犹旖旎寻常①，善刀藏之②，下马拜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纵此三虏，要是裙钗伎俩耳③。"州守为治酒宴，劳五日而去。

清褚人获《坚瓠广集》卷3

工人琴师

万历末，詹懋举者，守颍州。偶召木工。詹适弹琴，工立户外，矫首画指，若议其善否者。呼问之曰："颇善此乎?"曰："然。"使之弹，工即鼓前曲一过，甚妙。詹大惊异，诘所自。工曰，家在西郭外，往见一老人，贸薪入城，担头常囊此，因请观之。闻其弹，心复悦之，遂受学耳。詹予以金，不受，曰："某贱工也，受工直而已。"又曰："公琴皆下材工有琴，即老人所贻，今以献公。"果良琴也。詹乃从竟学④，一时琴师莫能及。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20

东涌侦倭

万历四十四年，闽抚台黄与参遣义民董伯起出海探倭。

五月十七日，舵手馆头施七回言，伯起同李进、叶贵、傅盛三人，十六夜自馆头开洋，十七天明至竿塘，一更至横山，十八早至东涌。一路兵船躲各岙⑤，皆不见。遂上东涌山四望，只倭船一只，泊山后南风

---

① 旖旎（yǐnǐ）：娇柔。

② 善刀：擦拭刀。

③ 要：总，总之。裙钗：代指妇女。

④ 竟学：学完，学会。

⑤ 岙（ào）：山深奥处，常用作地名。

忝，一泊布袋忝。二忝相连。篷樯俱卸，但掠定海白忲船，藏南査隐处。伯起即将海道红票，埋藏山上，并拗天妃判官手为证。忽见南査船张帆来。施七曰：“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赶我也。”李进曰：“今勿走，走则铳打立尽。”

少顷，倭船至。通事同倭过船搜问：“汝何船也？”齐应曰：“讨海船。”通事问：“见有兵船否？”应曰：“无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说有兵船。他以五十金雇我来，我欲去，他不肯去。说有兵船，他方去也。”众曰：“我说恐杀我。”通事曰：“不怕不怕。汝但开口作说话状，我为汝说。”又曰：“汝既讨海人，为我取水。”众见倭坐我船中，不得已为取水。讫，彼首军忽过船，细视伯起，相其手，又视叶贵，三人遍视之，即摇首：“汝不是讨海人。老实说，不杀汝。”众未应。倭以刀恐之者数。众栗栗相视。伯起知不免，大声曰：“我说亦死，不说亦死。我等是军门海道差来，闻汝造船三百只，我军门海道已备有战船五百只，汝来则战。汝等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杀我也由汝，不杀我也由汝。汝杀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齐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玑，国王差往鸡笼，①风既不便，归去恐得罪，欲将你首军一人，去回报国王免罪，决不害汝。”即问谁是首军。众指伯起。首军者，彼处老爹之称也。遂呼伯起过船。伯起奋而过曰：“我今拼命报国矣。”即索网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军以番衣予之，不受，从叶贵等借衫递与之。倭首军陪伯起食饭。此十

---

① 鸡笼：即基隆。

八晚事也。

十九亭午，带所掠船并我船，送至台山外。伯起为请放，即放各船归。

倭船大可丈八，内有马四匹，铜铁满舱，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说："汝中国人住我处，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礼待你。你中国人见我来，便要杀。"说彼国简易，说中国即皱眉。倭亦能写字，以笔与伯起写，伯起不写。倭即写"日本人无情"，伯起取其笔，写"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写"无"字。

七又言①，倭人与吾人亦无甚异，但喜弄刀，或以刀作铳，眇视而声之，无刻不然。

此差原系方舆。舆荐伯起自代；傅盛等三人，皆方舆所遣。三人归，而伯起不返，可怜。明年三月，以计绐之②，送归。得为海上裨将。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30

杨涟惨祸本末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应山人。万历三十四年进士，授常熟县尹。赠太子太保，谥忠节。公初为县令，迁户、礼、兵垣给谏，历事三朝。以移宫一事为群小所忌③，庚申冬告归。癸亥起用，升礼科，历都御史。见魏忠贤、客氏专擅，遂声罪首攻，于天启四年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四罪之奏。权珰惊怖累日④，既乃大泣于上前，云："外边有人计害奴婢，且谤

---

① 七：即前文说的施七。

② 绐（dài）：骗。

③ 移宫一事：指明光宗驾崩后，宠姬李选侍留居乾清宫，欲干朝政，杨涟、左光斗等人强迫她迁出一事。

④ 珰（dāng）：此指宦官。

皇爷。”上云：“前日有科道官沈参立枷事，你如何说？”忠贤知上意叵测，遂匿涟疏不进。

首辅叶素善珰，调停为“姑不究”之旨；南北台省交章劾忠贤，悉留中不报。越几日，二更许，忠贤手封墨敕，不由阁票①，竟送该科，削涟等为民。时值苦暑，钮锁铁铛，惨如炮烙。都城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磔官旗而夺公②。公四向叩头，告以君臣大义，始得解散。及至都城，竟下镇抚③。许显纯问：“你如何首倡移宫？”公答云：“我只见乾清宫之当静，皇上之当尊，旧宫人当避新天子，九卿科道俱有公疏。至于宫内处得相安不相安，与我论移宫者不相干。”又问云“你如何陷皇上不孝？将刑具过来！”公答云：“有天日在上，此地明心堂，不要改作昧心处。”又问大计事④，公答云：“大计时我在家，我在京时未遇大计。如今考选诸人现在，何不拿来对审？”又问熊廷弼赃事，公答云：“辽阳未败时我尚豫上参疏，岂既失广宁而反为营脱？试问廷弼原招曾改轻半字否？”又叫：“加起刑来！”公云：“加甚么刑，如今有死而已！”许显纯密承珰意，异刑酷拷，肉绽骨裂，坐赃二万，五日一比⑤，髓血飞溅，死而复甦。许显纯竟将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公骂不绝口。复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仍加铁钉贯顶，立刻致死。时七月二十四

---

① 阁票：经由内阁加签传旨。

② 磔（zhé）：撕裂。

③ 镇抚：此指锦衣卫的官衔。

④ 大计：重要的谋画，此指杨涟等人拥立熹宗即位事。杨涟公元1620年冬辞官归乡，熹宗公元1621年即位，故杨涟称自己“未遇大计”。

⑤ 比：此指拷打。

日也。是夕，白虹亘天。挨延七日，始得领埋之旨。随行舁榇[①]，田尔耕又复使人劫去。亦炎蒸暴，蛆蝇填集，止存血衣数片，残骨几根，以恶噜木殓之。老仆比赃身死[②]，三岁幼弟惊死，亲戚朋友填满囹圄，家赀产业席卷扫卖完赃。至崇祯元年始得赠谥，子荫国子监生。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

袁崇焕立志五年复辽

廷推袁崇焕为宁锦督师。崇焕赴任陛见，上召问曰："建部跳梁[③]，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崇焕奏："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矣。"上曰："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谢恩归班。上暂退少憩。给事许誉卿面叩五年之略。崇焕言："聊慰圣心耳。"誉卿言："上英明，岂可漫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崇焕抚然自失。顷之上出，崇焕即奏："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④]，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上即谕户部署部事右侍郎王家祯著力措办，毋致不充于用。崇焕又请器械，谓："东建蓄谋已久，器械犀利，马匹调习。今后解边弓甲等项，亦须精利。"上即谕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张维枢，今后所解各项，须铸定监造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薄不堪者，

① 舁榇（yúchèn）：抬棺。
② 比：追征。
③ 跳梁：跋扈。
④ 旰（gàn）：晚。

俟查究治。崇焕又奏："王年之中，事变不一，必须吏兵两部俱应臣手，所当用之人即与选授，所不当用者，勿致滥推。"上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谕以崇焕意。焕又奏："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噜，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上起立伫听者久之，寻谕："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阁臣刘鸿训等俱奏："请假崇焕便宜，赐之尚方，至如王之臣满桂尚方，应行撤回，以一事权。"上深然之，命拟谕来看。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1

袁崇焕被罪

袁崇焕以道臣治宁远。未几，东人又大举深入①。前此，东人所攻必破，无不望风溃者。宁远孤城外悬，忽闻东人警，举朝大骇，以为必不可守。崇焕泣血誓守，啖草以励众曰②："苟能同心死守，我为牛羊以报，是所甘也！"众感其意，为取西洋大炮，置之城头，为坚守计。东人至，数里而近，一望无际，众皆惧，谓一至城下，便不可敌。欲发炮击之，而未有习者。惟崇焕一庖人③，尝闻西人之发炮而无害也，姑试为点放。炮一发，而数里之外东人狂奔不止，其被击杀者数百人。于是，东人惧，不敢以大队薄城④，而城中亦以炮为可恃，大小间发，杀东人无算，东人遂罢归。

---

① 东人：指金兵。
② 啖（dàn）草：吃草。
③ 庖（páo）人：厨师。
④ 薄城：迫近城池。

崇焕军威大振，擢为抚台①。大帅满桂亦受优擢。中国之敢议战守，实自此始也。崇焕旋又与王总督及大帅满桂不合。朝议曲调之，终不谐。东人又犯锦州，至宁远城外，皆不得志而去。会东人有大丧，崇焕亦不为魏珰所喜②，罢归。烈皇帝登极，磔魏珰后③，凡珰所用边臣，咸废不用。遂召崇焕以大司马经略辽事。上虚已委用之。召对之日，慰劳倍至。

未几，东人阑入遵化④。督臣刘策、大司马王洽，具不识边事，仓皇无以应敌。东人长驱薄都城，急召崇焕入卫，宣大各镇兵亦先后至。崇焕固以灭东人自任，一旦纵敌至此，唯死战庶足赎罪⑤。乃与敌相值辄避去。

第力请率兵入城休养⑥，上不许，已深疑崇焕矣。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敌入犯，上益切齿，乃召崇焕入，即下诏狱，而擢满桂为武经略，以祖大寿、黑云龙辈俱为统帅。边兵素感崇焕，桂与大寿又互相疑，大寿辄率兵归宁远，远兵大骇。亟用孙承宗言，置大寿擅归不问，仍鼓励之。大寿之母亦以忠义责之，得不叛去。满桂合各镇兵与敌战，桂战没，云龙被擒，兵大溃，几歼焉，幸东人得志归，都城危而复安。于是磔崇焕⑦，诛王洽。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15

---

① 擢（zhuó）：提升。
② 珰（dāng）：宦官。
③ 磔（zhé）：分尸。
④ 阑：擅自闯入。
⑤ 庶：差不多。
⑥ 第：只。
⑦ 磔（zhé）：古代酷刑，即分尸。

老尚书巧谕门生

国朝尚书刘南垣公，请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饮食苛求属吏，郡县患之。公曰："此吾门生，当开谕之。"俟其来，款之，曰："老夫欲设席，恐妨公务，特留此一饭。但老妻他往，无人治具，家常便饭能对食乎?"直指以师命，不敢辞。自朝过午，饭尚未出，直指饥甚。比食至①，唯脱粟饭，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觉过饱。少顷，佳肴美酝，罗列盈前。不能下著②。公强之，对曰："已饱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见饮食原无精粗，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直指然其训。后不敢以盘餐责人。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9

崇祯欲造船航海

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北兵阑入③，纵横于河间、真定间，一日报陷名城二十六处，至危急也。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时最铮铮、首建策曰"航海攻心"，谓："造船三千，发兵六万，于登、莱东涯航海渡辽，在敌知之，必速归救，不攻而自去矣。"首揆票拟④："特嘉计画之妙，该部看议速奏。"工部覆曰："造船固系臣衙门责任，但会典旧例，因兵事兴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役。臣部止认造一千五百。"上允之，着同兵工二部作速起工，而担半卸于兵部

---

① 比：等到。

② 著：通"筋"，筷子。

③ 北兵：清军。阑入：入侵。

④ 首揆：首相。票拟：首相于奏疏上代皇帝拟定的批示。

矣。

然起工估计，仍是工部职掌，造船三千，每船价值计银二千两，共应支销钱粮六百万。工部于估计疏曰："臣部现今库藏如洗，分任船费亦须三百万，计无所措，事又在必行，日夕筹躇。有河南、开封等府，积欠臣部料价银七百几十万，合无将此一项听臣那借①，即日马上差人，再限刻起解，以为造船之费可也。"时开封河堤为流贼所决，城郭现在水底。上又允之，急移咨兵部，促三百万以需起工之用。兵部则曰："用兵所需，臣部安敢推委？但造船三百万，非捻指可就。况当此库藏如洗，歼解阻绝，巧妇安能为无米之炊？臣查凤阳等府，欠臣部马价银八十余万，催其陆续先解，以应工部造船支费。此现在钱粮，无烦设处者也。"上又允之。

工部初意，实欲向兵部措银几万，为起工搭厂规模，不谓兵部正移空文一纸，竟同本部之游戏浮词。乃乞怜于户部，大司农曰："现今山东路梗，刻刻有庚癸之虞②，自救不暇也。"转叩冏卿③，又以勤王四集，冏藏与厩肆皆空。乃告窘于东西江米巷绸布二商，令执票于留都④，苏、杭官库兑银，应者及百而止，人有千余，数不上半万也。亦以零星而上。

时已为闰十一月中，北兵则入山东，连破兖、青二府，州县小城，在所不计。造船之价银，两奉旨，其事则究归工部。工部恐为建议者参其泄泄从

① 合无：莫如。那：挪。

② 庚癸：此指告贷借粮。

③ 冏（jiǒng）卿：官名，即太仆寺卿。

④ 留都：指明朝旧都南京。

事①，乃为脱壳之谋，以神其变化，上一疏曰："造船之费，两部虽经掰画，奈令九门昼闭，工商裹足，油钉板木无从置买，匠作舵手亦无从觅雇，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缓，如之奈何？为今之计，臣部适差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厂，合无令之带往厂中，则物料现备，匠工丛拥，商贾凑集，可以计日成功，省臣建议，不致徒托之空言也。"上又允之。

时为十二月初也。此事已实责在朱正色一身，正色若非金蝉，宁不畏军法从事？谁知正色之计更妙，谈之侃侃，听之凿凿，其疏言曰："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之恨，人所同心。但臣所督造者，由闸运粮腹里之船，非乘风破浪航海之船也。航海与腹里，板木不同，钉铁不同，式样不同，帆舵不同，索缆器用不同，人夫师手操驾作用不同。今欲为此，必须资材于闽、广，营造于海涯，专敕彼处两抚计日完工，即从海上驾往而北，以勷大事②。因材因地理，势之必然，臣非敢为膜外视也。"疏上，准移敕两广督台与福建开府矣。

旧例，省臣上疏，不逾五日落旨；部覆省臣疏，大约十日内。至部属奏章，则候旨一月也。朱正色之旨，得之于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请敕移咨，又已为二月终矣。至是年九月初，见闽、粤两抚会稿，各具疏报，先极赞科臣之策之妙，后言臣等拮据料理，极欲起工建造，但今北兵已出，海宇澄清，造船之说，不必议可也。奉圣旨："是。"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

① 泄泄（yì）：弛缓的样子。

② 勷（xiāng）：通"襄"，成。

18

崇祯禁私奄割

上谕礼部：朕览《会典》自宫禁例一款，民间有四五子以上，许以一子报官奄割①，有司造册送部院，收补日选用。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两邻歇家不举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严明。近来无知小民，希图财利，私行奄割，童稚不堪，多至殒命，违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选。尔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谕到之日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许诸色人等，当时首告本地方官司奏闻。邻右歇家不举，从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并行究处。倘有强奄他人，希图诬赖的，讯明反坐，决不徇纵。布告中外，恪行遵守②。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1

崇祯之死

十七日③，上召文武各官。上泣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是日，襄城伯李国祯领京营兵出城，立营城下，数万人一时溃散。夜漏半，曹化淳开广宁门迎贼入④，守城勋卫皆逃。御

---

① 奄割：男子割去睾丸。旧时入宫做太监的人必先奄割。奄，同“阉（yān）。

② 恪（kè）：谨慎。

③ 十七日：指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七日

④ 贼：指闯王李自成军。反动统治阶级诬蔑农民起义军为“贼”，诬蔑起义军首领闯王李自成为“逆闯”。

史王章，贼呼之降，不应，遂杀于城上。给事中光时亨即长跪迎降。贼军师宋献策占十八无雨，则京城不可破，有雨则一攻即下。至是日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良久，冰雹雷电交至，时贼已屯西城下，火炮飞入城中，西城竟日无人敢行。近暮，定武桥南火起，始知外城已陷。阉走告上①，上曰："京营兵何在？李国祯练兵何在？"阉曰："皇爷安得有兵？京营兵皆散，今唯有劝皇爷走耳。"先是十五夜，上复召巩永固，问以前策，永固对曰："贼前尚远，人皆畏贼，六龙南幸，从者必多。今贼已逼近，人心瓦解，从行者臣，不敢误陛下也。"上颔之，及是夜，叛阉杜勋至城下，呼王相尧缒城入讲，或欲留之？"勋曰："我家万岁爷爷威势盛强，不反命者，立屠京师矣。"遂纵去。一鼓，上召新乐侯刘文炳及巩永固，令速带家丁护驾。二臣曰："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岂能当贼。"上亟退，召太监王承恩入，密语移时，急令出部署丁为巡南计。又别传　谕至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提内外诸军夹辅东宫，留守京师。已而呼酒与周后、袁妃同坐痛饮，慷慨诀绝。妃先起行，上拔剑砍之毙。后急返坤宁宫自缢。上视之曰："好好！"坤仪公主在旁哭不已。上叱之曰："汝奈何生我家？"亦刃之。公主以手仰格，臂断，闷绝于地。上又令太子定王出避民间，尽去本等冠带，戒谕今后慎毋露帝皇家形迹，时承恩复命。上即微服杂内阉出东华门，至朝阳门，托言王太监奉旨出城，守者请以天明请验。扈

① 阉（yān）：看守宫门的太监。

从者夺门，守者反砲击之，不得出。朝阳系朱纯臣所守，急诣纯臣第，阍人辞以赴宴未回，上叹息而起，复走安定门，门闸坚不可举。天将晓矣，乃返厚载门，散遣内丁，随以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家，手携王承恩入内苑。是夜阁臣方岳贡直宿精微科。四鼓，中涓口传圣谕，内阁诸先生速赴行在，亟叩之云："圣驾已同巩驸马、王太监出宫矣。"太子叩嘉定门，周奎高卧不起，门役不纳，乃走匿内阉某外邸。

十九日丁未，阴云四合，城外烟焰障天。宣武门守门太监王相尧领内丁千人开门迎贼。伪将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张缙彦守正阳门，朱纯臣守朝阳门，一时俱开，二臣迎门拜贼。贼登城，杀兵部侍郎王家彦于城楼，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门下。兆祥子进士孟章明，同母何氏、妻王氏，自杀于寓。尚衣太监何亲见公主仆地未起，曰："贼已将入，恐公主遭其辱，且至周府中避之。"乃负之出，宫人魏氏大呼曰："贼入大内，我辈必遭所污，有志者早为自计。"遂跃入御河死。顷者从死二百余人。群贼入城，取道演象所，群象皆泪下如雨。

殉难者，大学士范景文投井死。户部尚书倪元璐从容自缢。左都御史李邦华自缢于先文国祠中。左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少卿吴麟徵、太仆寺丞申佳允、给事中吴甘来、御史陈良谟、妾时氏、陈纯德、赵譔、吏部郎中刘廷谏、主事许直、顺天推官刘有澜、兵马姚成、锦衣卫指挥李若珪、王国兴、中书宋天显，俱自缢。庶子周凤翔于二十一日自缢。中允马世奇与妾朱氏、李氏同缢。修撰刘理

顺同妻万氏、妾李氏、子举人某、俾仆十八人，俱自缢。检讨汪伟同妻耿氏，左右缢于堂中。武库司郎中成德、金铉、同母章氏、妾王氏、弟生员金镕，俱投井死。光禄署丞于腾蛟服冠服，呼妻亦服礼服同缢。生员曹文耀妻张氏，生四子一女，城破，张氏率子女哭于家祠，同文耀庶母姜氏、二媳李氏、邓氏、及乳母孟氏，八人同缢。居民田某，合家自焚。李小槐同妻杜氏、二子一女一俾俱自缢。内官白某亦自缢。

新乐侯刘文炳集男妇共十六人，登楼自焚。其弟刘文耀同祖母瀛国太夫人投井死，时年九十余。彰武侯扬崇善自缢。惠安伯张庆臻，合门自焚。宣城伯卫时春率妻孥，同投大井中，无一存者。都督周镜自尽。驸马巩永固公主柩尚在堂，同子女四人坐堂中，纵火自焚。

逆闯入宫，问帝所在，大索宫中不得。伪尚玺卿黎志陞进曰："此必匿民间，非重赏严诛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至二十二日庚戌，得先帝遗魄于后苑山亭中，与王承恩对面缢焉。先帝以发覆面，白袷篮袍白紬裤，一足跣①，一足有绫袜，红方舄②，袖中书一行云："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又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8

吴三桂再叛

康熙十一年秋，上以三桂逆谋渐著，欲先发制之，以其

① 跣（xiǎn）：赤脚。

② 舄（xì）：古代一种复底鞋。

乞师入关，有功社稷，不欲显正其罪，特召三桂移镇关东，予以世职，盖欲销其逆志，以功名善终也。

诏至云南，全藩震动，反谋益急。然巩举兵滇蜀，所在阻隘，不能全进。谋至中原，据腹心，以至指臂长驱北向，可以逞志。乃拜受诏命，待使者益谨，而阴部勒将吏。使始不知狡谋，乃日以上命促之，督责过深，颇凌辱其将吏。始请改期，继请缓行，皆持不可。三桂欲反，恐其下不从，乃设宴大会诸将。酒三行，起而叹曰："老夫与诸君，共事垂三十年，今四海升平，无所用吾辈，行且远矣，未知圣意所在，且尽今日欢，与诸君叙故，未识异日复相见否。"诸将闻言皆泣下。时有十三太保者，皆藩下都统佐领官，三桂寄其心膂①，令将强兵护藩府，至是皆喻意，约期待变。越两日，使者促益急。三桂下教会诸将曰："行期迫矣，朝廷之严谴，不可逃也。若使臣之驱策，老夫不意至此。诸君行矣，毋使徒受使臣辱也。"诸将怒曰："行即行耳，何相逼为？"三桂复慰之曰："朝命也，诚不可缓。但向者，诸君得处此土以有其家，以享富贵，伊谁之赐？愿君思之。"诸将皆稽首曰：②：邀殿下之福。"曰："非也。"诸将曰："然则君上之恩？"曰："是已，未尽然也。昔我受先朝厚恩，待罪东陲，值闯贼构乱③，召卫神京。计不能两全，乃乞师本朝以复君父大仇。继平滇蜀，得栖息

① 心膂（lǚ）：指亲信得力的人。

② 稽（jī）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到地。

③ 闯贼：指闯王李自成。称"贼"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蔑。

于此。今日之富贵，皆先朝余荫耳。故君之陵寝在焉，可无别乎？”先是辛丑冬，三桂兵临阿瓦，檄取永历以归，缢使贵阳府治，殓其遗骸，槁葬府城外①，故云尔。诸将皆拜听命，于是卜日谒陵。先期，复集诸将谓之曰：“别故君，当以故君之衣服见。”指其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老臣且易服以祭，诸君其预图之。”诸将皆曰：“诺。”乃下令三军，择其日启行，趣使臣先发②。至日，各具汉官威仪③，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酬酒山呼，再拜恸哭，伏地不能起。三军皆哭，声震如雷，人怀异志，盖至是三桂之反谋成矣。

将行，复下教属将吏曰：“老夫耄矣④，行且戍边，唯是戍伍之事，不可以不习。明晨当于郊外大阅。后期者，按以军法。”向晓，鸣鼓角，整队伍，军容肃然。三桂披甲上马，扬鞭疾驰，发三矢皆中的。长枪大剑，画甲雕戈，罗列左右。每驰马一回，即于马上接一器运之。风驰雨骤，英武绝人，其意欲以力诎众心也⑤。

癸丑冬，三桂就道。命前队先行，自拥大军殿后⑥。日行三十里，行数日，即称疾不起，抚臣驱之急，使者日三四辈至榻前，词益峻，色益厉。三桂坚卧不起，诸将数来问疾，劝进药饵，不听，故以言激之曰：“吾疾在心，岂药石所能愈乎？

---

① 槁葬：暂时草草埋葬。

② 趣（cù）：催促。

③ 汉官威仪：汉朝官吏的服饰制度。此指吴三桂及其将吏穿戴明朝的服饰。

④ 耄（mào）：老。古称七十岁的人为耄。

⑤ 诎（gū）：屈服。

⑥ 殿：行军走在最后。

想曩者披坚执锐①，身经百战，开拓疆宇，有大勋于王室，章皇帝不以老臣为不肖，锡之藩封②，载在盟府③。今抚臣一外吏，相凌乃尔，一旦入国门付廷尉，我岂有生路耶！”诸将闻言，果忿忿而出，军士裹甲路刃，矢在弦，马塞道，风动尘生，日色惨淡，居民皆骇走。袭执抚臣杀之，持其首见三桂。三桂顿足失声，以头抢地曰：“尔辈杀我，尔辈杀我。我三百口死不旋踵，即尔辈亦且族矣④。”诸将大呼曰：“唯有反耳！反耳！”三桂大喜，霍然而起，即部署诸将，囚执二使，以抚首祭旗纛⑤。其妻闻变，哭而出曰：“杀吾儿矣！”以长子尚主，留京为质故也。三桂不顾，传檄四方。前队在荆楚者，皆举兵反。奉使笔帖式王新命⑥，乘间得脱，疾驰五昼夜至京师，赴兵部告变。至则以手抱柱，目上视，气厥不能出一语。堂吏见状，知有异，急以汤灌之，半日始甦，乃大言曰：“三桂反矣，抚臣被杀，使臣见执矣。”举朝震动。

贵州提督李本深，张献忠勇将也，从孙可望入京，后镇黔中，阴与三桂往来。至是遂从之反，发兵守险，声势甚大。贵抚曹申吉，以片纸书三桂反本深作乱内之函，插双羽，驰告川湖总督蔡毓荣，所在戒严。陕西提督王辅臣闻三桂反，即

---

① 曩（nǎng）：以往，从前。

② 锡：赐。

③ 盟府：古代掌管盟约的官府。古时受封必有约书，这种约书收藏在盟府。

④ 族：灭族。

⑤ 纛（dào）：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⑥ 笔帖式：官名。清代在各衙署中设置的掌理翻译满、汉章奏文书的低级官员。

欲举兵为应，因宁羌告警，以请饷不给激怒军士，即回秦州，据平凉以叛。诱降我巩昌游击袁成栋、协防阶文岷洮、参将潘瑀、临洮游击曾文耀、兰州游击董正已，遣赵陈两伪总兵进屯巩昌，攻陷河东诸州郡。三桂以辅臣为伪镇西大将军，陕西总镇王屏藩，与辅臣俱受伪谕伪印，密相联结，闻辅臣叛，遂据守城隘，发兵以应吴逆入秦之师，为西道主。三桂以屏藩为伪将军。时有欲求先朝后以系人望者；有欲疾行渡河，全师北向；或劝下九江扼长淮，以绝南北运道；或劝据关中巴蜀，塞殽函以自固。三桂皆拒弗从。甫至湖南，遽僭大号①，改常德府治为行宫，易黄瓦不及，以漆黝之②，筑坛衡山下，告即位于上帝，建国大周，改元利用，复于山下结蓆厂万间，为受朝之地，文武以次称贺。舞蹈未毕，大风忽起，蓆厂卷入云中，俄而骤雨如注。逆党草草卒事。识者早知其不克终矣。

于是三桂以其婿胡国柱为伪亲军金吾卫大将军、武英殿大学士，与其将李本深攻陷湖南诸郡，规图进取；以其侄吴之茂为伪西蜀大将，与屏藩、辅臣合兵破甘肃，下临巩，驻师陇右，谋据关中，与我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巡抚华善、靖逆将军张勇、提督王进宝相持于武关。三关诸将，惟屏藩最善用兵，每出偏师绝粮道，断驿站，以隔燕秦音耗，散布流言，煽动三秦，我军数为所困。以其侄吴世宾为伪亲军金吾卫大将军，率兵下广东，降我嗣定南王孙延龄、广西提督马雄。

---

① 遽（jù）：急。僭（jiàn）：超越本分。僭大号，僭用帝王的尊号。

② 黝（yǒu）：淡黑色。此指涂上淡黑色。

三桂封延龄伪临江王，授雄伪东路都总官，以其将马承荫率兵广东，降我平南王尚之信，俾仍掌藩事①。授藩下都统王国栋为伪辅翼将军，协守广东。复遣使至福建，招靖南王耿精忠；至台湾，招郑成功子经，使各起兵，侵扰闽粤，以分我军势。精忠、经皆通款于三桂。

其时，本朝之大将军镇守岳州。与吴逆相持者，为川湖总督蔡毓荣；将绿旗兵与督臣协守三楚者，为江南水师提督杨捷；统满兵与提臣为犄角以遏吴师者，为大将军赖塔；奉命招抚楚蜀以辑宁军民者，为大将军公图海；总统诸师、拥重兵为南北声援者，顺承郡王也。

当三桂起滇南，窥荆楚，李本深应于黔，精忠叛于闽，之信、延龄扰于粤，巴蜀施破，鄂岳告急。王辅臣据平固，下陇右，王屏藩出阳平关，图凤翔。人心摇摇，当官无固守志，天下事几不可问矣。幸天夺其魄，逼洞庭而不即渡，得剑南而不能守，仅徘徊衡湘间。此乃天命，非人力也。又三桂初发难时，洛邑顽民，犹思禄父，故讹言煽动，所在响应。耿尚二王及台湾郑氏，皆通使往来。及闻其南面自尊②，建号改元，设官制历，由是天下解体，角材而至者，皆思有以诎之矣。自癸丑军兴，滇蜀之间，屡岁不登，米一石价五六两，盐价三四百钱一斤。军需孔殷③，则加税田亩地厂，额征亩至五六钱。征催严迫，怨声皿起，故所破州县，旋得旋失。加税不足，又于云南丽江等处，凿山开矿，采

---

① 俾（bǐ）：使。

② 南面：古代以面南为尊位，故称居帝王之位为南面。

③ 孔殷：甚多。

取金银，日役苗夷万人，土司多忿怨。而三桂穷极奢欲，爱妾陈圆圆，自收京时仍觅得之，携之入蜀入滇，宠专房，昼夜声色自娱，不理军务，协从之众，日引领以望王师之至。十六年丁巳，大兵定浙东，下八闽，入两粤，精忠、之信旋皆反正，延龄为马雄所轧，谋复背吴，事泄被杀，郑氏亦退屯岛中。闽粤既定，三桂之势益孤。王师无东顾忧，遂并力西向。王辅臣据守平凉，与张勇等相持三载。辅臣承伪旨，屡以王爵饵勇①，遣伪守备陈旺赍伪谕伪印并吴之茂密书至，勇即遣子云翼从口外入京奏闻，与陕西提臣王进宝、孙思克进攻益力，河东州郡，渐次恢复。辅臣势蹙，遂率平凉、庆阳、固原诸郡州以降。大军乘势谋取汉中兴安，分路五路，屡有杀获。三桂渐老耄，援秦之师不继，所得州县，以次仍失。屏藩、之茂据阳平关为平凉声援。辅臣既降，屏藩、之茂益弱，屡为大军所挫，后战败自刎死，之茂遁入成都。奉省荡平，王师遂由陇入蜀，夏国相同李本深规取楚地，与我督兵提臣满师等军，隔洞庭湖扎营，湖中飞矢雨砲，昼夜不息，国相等不能进取尺土，士气渐沮。顺承郡王遗书三桂，三桂不砲。

明年戊午，王师四集湖南，故土奄然归定。时三桂已退守成都。李深见势不支，谋复归顺。大将军公图海遣使谕以威福，遂降，国相西遁。三桂抗命，藉命苗兵为助。所为标枪，发无不中。得数十苗兵，扼降而守，百万之众，莫可谁何。至是皆遁归。胡国柱为逆藩额驸，有纨袴习，每出师，一切服用

① 饵（ěr）：利诱。

玩好、奇花怪石、棐几湘帘、茶铛博具，悉载以行，军垒未定，先为经营，日以诗酒自娱，不以军事为意。及王师压境，国势日逼。国柱密谋急归顺，有谋士争之曰：“王以大任属将军，将军足一动，则黔中断左臂，滇南援绝，荆楚解体，王之全局俱败。且将军今日降，明日诛矣。与其降之死，不若力战死。”国柱意已决，不听。马宝亦力争不得，乃驰告三桂。值中秋，三桂方拥歌姬与所嬖陈圆圆临轩玩月，忽国柱变闻，大呼曰：“吾事去矣。”即气噎，仆地遽绝。左右姬妾，莫不惶骇。急救之，不复甦矣。三桂死，夏国相等扶其孙世璠于柩前嗣立，筑园寝于成都，皆僭逾制。后大兵破蜀，发其冢，粉骨为尘，无余骼焉。

三桂构逆凡五年，卒七十有五。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261

吴三桂借兵满州以击李自成

明崇祯间，吴三桂为总兵，守宁远。会流寇起①，乃封三桂为平西伯。初，三桂饮嘉定伯周奎家，悦歌姬陈圆圆，以千金购之。会边事急亟，遄行②，不及偕，奎乃送圆圆于其父襄所。未几，流寇陷京师，襄为李自成所胁，令以书招三桂。时三桂方自宁远入援，进次滦州，而家人适至，召入，问家中颠末，知圆圆为贼将刘宗周掠去，三桂拔剑击案，奋詈曰：“吾不杀此贼以还我圆圆者，非丈夫也！”遂作书绝父，驰归山海关，

① 流寇起：指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称“流寇”是统治阶级对起义军的诬蔑。

② 遄（chuán）：疾速。

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赴满州乞师，时顺治甲申四月也①。

世祖乃遣睿亲王统师至宁远，三桂遗睿亲王书曰："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掠掳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②，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恩深厚，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庭，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

---

① 顺治甲申：即公元 1644 年。

② 泯（nǐn）：灭。

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王得书，乃命汉军赍红衣炮①，往山海关进发。及师次拉搭拉，复三桂书云：“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若今日，则不复出此，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余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期灭此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不共流贼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与我为敌，今勿因前故为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②，后用为仲父，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进爵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二则身家可保，世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三桂得书，感之，乃从大兵与自成大战于一片石，败之，追奔四十里。自成遂杀襄于永平，屠其家属于京师，即夕弃都遁，三桂与阿济格追杀至山西乃还，而世祖已入都即位矣，三桂遂降。

盖王于五月至京师，明文武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禁兵入民家，百姓安堵。旋遣屯齐喀，和托等迎世祖。九月，世祖自盛京至通州，王率诸王贝勒文武大臣迓之入京③，十月朔、即皇帝位。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12月中华书局版

---

① 赍（jì）：带着。

② 管仲射桓公中钩：春秋时期，于乾时之役，管仲射齐桓公，射中桓公的带钩。后来由鲍叔牙推荐，齐桓公不计前仇，用管仲为相，帮助桓公建立霸业。

③ 迓（yà）：迎接。

嘉定一屠

七月初一日①，会兵砖桥东，不下十余万人，排挤拥塞，纷呶如聚蚊，多适为累。清兵每战必分左右翼。乡兵不识阵势，呼为蟹螯阵。每发挑战，多不过十余骑，皆散落不集一处。诸乡兵遥见兵出，拥挤益甚，手臂相摩戛，轧轧作声。淳耀闻事急，呼其僚壻诸生徐文蔚，慰勉之，使率西门镇乡兵疾驰赴救，拜而送之。杭家村、安亭镇一小聚落也，亦集众赴义，独揭一红旗在前。诸乡兵因言红旗者宜作前锋。执旗者，杭文若也。其人曾习举子业，少年锐气，率尔独出。其降人毛玉佩，挥斩马刀，直前乱砍，杀骑兵二人。战良久，复杀一人。将夺其马，清兵攒矟刺之②，玉佩、文若并死于阵。西门阵乡兵冯满、庞瑞、许臣等犹奋死血战，大呼并力，卒无应者，乃曳兵反走。徐文蔚被杀。清兵乘胜直前，走者不知所为，相蹈藉而死，抉眼流肠，不计其数。前阻大河，欲退无路，残兵竟投戈赴水。时正溽暑③，数暴雨，河水骤涨，尸骸乱下，一望无际。成栋大陈兵仗，踞乡兵所架高台，麾兵入镇，肆行屠戮，共杀一千七十三人，掳去妇女无算，选美妇室女数十

---

① 七月初一日：指清顺至二年（公元1645年）阴历七月一日。1645年6月，清军下江南，江南人民奋起反抗。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民组织乡兵，在侯峒曾领导下，守城拒敌。七月四日，清兵攻破城池，大肆屠杀，死难两万余人。七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清兵再次大肆屠杀。八月十六日清兵又大肆屠杀嘉定百姓。历史上称为“嘉定三屠”。

② 矟（shuò）：长矛。

③ 溽暑：又湿又热，指盛夏的气候。

人，置宣氏宅。虑有逃逸，悉去衣裙，淫蛊毒虐①，不可名状。分部括取金帛，满载往娄东。城中犹讹传乡兵大捷，户派煮酒饭若干，以犒胜兵。顷之闻贩，悉括城中老幼，驱使上城，连日夜莫敢交睫。于西东南北荒落处，各设层台一座，集众守之。因所获奸细，藏诗迷于衣领间，有“女墙无树不栖鸾”之句，疑于此处有内应也。是日东关外传入成栋榜文，有“开门降，誓不杀一人”之语，或谓大势已去，诸公宜为十万生灵计。淳耀拂然，推案痛哭。峒曾、锡眉等，亦悲不自胜，取榜共裂之。急遣人焚沿城一带民居。烟焰张天，累日夜不息。于烈日中督促民夫，搬运砖石置城上，莫敢暂休。视城外，一望旷荡，乡兵无一置者。每近黄昏，风景惨淡，鬼声啾啾。城中掩泪相视，共知必死矣。

清兵至娄塘。解甲韬戈②，寂然不动。初三日，会同娄东兵，拥大众至，尽锐攻城，炮声轰轰不绝。守城百姓股栗色变。当事者惧，分投慰勉曰：“我与尔曹室家妇子尽在是，少有蹉跌③，万家同命矣。”百姓哭应曰：“诺”。复悬重赏募人渡濠，焚西关外河南一带民居。莫肯应。先是钱令去时，开库尽给群胥，军器火药惟人所取，四门城楼扃锁甚坚，尚有存者。乡兵至，乃悉取之，至是徒手应敌而已。

嘉定本泥城。嘉隆间，倭奴屡攻不能克。自邑令杨旦筑砖城，最称完固。清兵发大炮冲之，颓落不过数版，乃多舁

① 淫蛊毒虐：极端凶狠残暴。
② 韬（tāo）：掩藏。
③ 蹉跌（cuōdiē）：失误。

板扉至东北城下①，以御矢石，使数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间各系长绳，有死者即牵去，复用壮丁补之，穴遂透。诸生马元调侯元演元洁等，督民夫急用金汁灰瓶尽力防御陷处，下巨木塞之，清兵乃佯攻东门，潜遣卒至北门，欲从水窦入，城中复连下大石，不能克。是夕，有赤气起于北方，俄变成黑，其长亘天。守陴者喧传有神人披发仗剑，立马云雾中，皆曰玄武神也，望空罗拜曰："神人相助，我属无患矣。"然瞰城下兵益众，攻益力，举炮益繁，终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虽至穷苦，必以一簪一珥系肘间，曰："此买命钱也。"

挨至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百姓露立三昼夜，两眼浥烂②，瞢腾欲仆③，复遇暴雨，举体沾湿，食饮几绝，不能自支，渐有去者。时当事者与诸孝廉青衿，悉仗剑立雨中。见守城者将散，大惊，分投劝勉，然不能禁矣。清兵见守城者渐弛，攻愈急。多缚软梯至城下，一将以大桌覆其面，蹑梯而上，势如飞鸟。城上砖石如雨，悉中桌上，一跃而登，遂斧断东关，纵兵大入。峒曾犹坐城楼，指麾自若。二子侍，遽呼曰："事急矣，何以为计？"答曰："有死而已，复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语未竟，守陴者过而大呼城已破。峒曾急呼二子去，不从，复大声呵之，走数步复还。峒曾怒叱曰："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二子恸

① 舁（yú）：抬。
② 浥（yì）：湿润。
③ 瞢（méng）腾：朦胧迷糊。

哭而去。至孩儿桥，皆被杀。峒曾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叹曰："人死亦大难事！"回顾见一伍目，乃其兵宪时隶也，随峒曾在城，因使抑其首，冀得速死。隶泣不从，固命之，乃两手抑其首入水，啾啾有声，复不死，为清兵引出斩之。竞夺其首，献之成栋，枭示四门。一日复悬门左旗竿上，大署：逆官侯峒曾首级示众。初六日，清兵弃城去，绳绝堕地，眼鼻已溃，须发犹赫然可辨。国子生朱熙识之，急捧归，簏送厂头里。觅尸身不得，其仆哭于路曰："主君殉难时，下体著黄纱裤用绿丝带结袜。"有童子知之，指其处，验之良是，得就木，若有神助云。

方城破时，西门尚未有兵。城中男妇悉西走，街路俱有乱石阻塞，颠顿得达，号哭求启关。淳耀坚握锁钥不应。其同榜进士王泰际适至，为百姓请命，语甚哀恳，不从。复以年谊动之，淳耀大怒曰："若欲献城，请自为之。我顷刻死人，不顾年谊矣。"泰际急走南门，缒城逸去①。俄闻城破，方听启关。城门为巨石堵塞，仅容一人往来。然鼠窜而出者，尚数十人。及清兵至，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碍。难民在下者，反阻绝不得路，悉投河死，水为不流。淳耀兄弟知事不可为，方下城，遇其纪纲仆，急问："我父安在？"谬应曰："死乱兵矣。"淳耀痛哭仆地不能起。时大雨泞甚，渊耀自控一马至，趋淳耀共乘。至一庵，乃平日与其同年友陈俶读书处也。主僧号无等者尚在，献茶，啜茶毕，谕僧无等曰："大师急避，某兄弟

---

① 缒城：把人系在绳上从城墙上放下去。

从此辞矣。”因启键户取笔书云：“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尚知予心。”书罢，顾视渊耀，已赫然梁间矣。淳耀仰屋而叹，遂缢其侧。

城之被破，在东关北偏第一铺，成栋尚在东关外小武当庙中，辰刻乃开关入，下令屠城。约闻一炮，兵丁遂得肆其杀戮。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苇丛棘，必用枪搅，知无人，然后已。丁兵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胁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使然，非一人所致也。予邻人偶匿丛篆中得免，亲见杀人情状。初吹一刀，大呼都爷饶命，至第二刀，其声渐微已，后虽乱砍，寂然不动，刀声剨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计数。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人。

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白膏浮于水面，坌起数分。妇女寝陋者，一见辄杀。大家闺彦及民家妇女，有美色者，皆生掳，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毫不知愧。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风俗，雅重妇节，惨死者无数。然乱军中姓氏不闻矣。

初六日，成栋枸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豕等物，三百余艘往娄东。财物木棉，悉委弃不取。

初十日后，士民幸脱者，始络绎入城。见室家零落，里井萧然，无不放声大哭。

十四日，城内外喧传明大将左良玉已复南都，清将李成栋等俱遁归杨州。或云成栋悉辇金宝置高邮州，俟秋高后复谋大举。今崑嘉虽被戮，清兵业已解散。尔时人心惶惶，听不根语，莫敢宁居。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13

嘉定二屠

二十三日，江东朱瑛自称游击将军，率五十人入县，行牌督百姓守城，莫有应。诸生张有光自郡归，从众剃发。过察院前，见门启，偶入间观，朱瑛立使人缚之。叱使北面跪，数其罪，戮之于市。民间竞传明兵至，瑛出西门，就护国寺给已经剃发者免死牌，百姓争取之。葛隆镇、外冈、马六杨家行等镇，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起。远近闻风，护发益坚。

有徐元吉者，明吴淞所诸生徐鸣鹿之子，向为本镇中军。成栋使署坐营把总事。嘉定破，每丁一名，勒令纳细衣五领，铜锡器五件，积资巨万。以剃发为名，日出行劫，剖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虽遇亲戚朋友无所择。其父鸣鹿，素长厚，每闻元吉杀人，辄仰天大号。元吉怒，毒杀滋甚。与朱香、曹寿、赵五、哈伯章等分部杀掠，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兵中无主，积尸成丘。唯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撤取屋木，积尸焚之。民间炊烟断绝。

忽娄东浦嶂率兵至。有郭元者，街市细民也。不胜愤，登城数之曰："浦六，我嘉定、太

仓一水之隔。嘉定被屠，未出十日，汝人面兽心，公然来作贼，剥取煨烬①。狗鼠不食汝余，汝速去！不去，将磔汝于市②！”嶂掩面反走，归诉成栋曰：“嘉定恃其嚣顽，将复叛矣。”成栋怒。二十四日，遣娄东降将万国昌等率兵至葛隆镇，屯织女庙。本镇刘敖、王宪等，集众得千余人，椎牛共盟③，誓不反顾。因会合外冈镇乡兵，扎营薛市门桥，吹角鸣锣，连发大炮，挺刃奋呼，乘锐疾战。清兵少却，乡兵奋死追击，且战且行。有清将一，失其姓氏，身长八尺余，面色如铁，乘马压阵偶失队，乡兵朱于道旁登溷④，适清将单骑过其前，不意中突出抱之，因堕河中。清将仓卒拔刀，未及出鞘，朱六用两手紧束之，疾呼求救。乡兵闻唤声甚急，反视，见朱六正与清将相搏，溅水如涛山浪屋。大笑，争下水擒之，立刻枭斩，首级大几如五升槃⑤。复鼓众急追，及于南马头，复大战，共斩首七十二级。乡兵欢声动地，以为此后不敢正眼觑葛隆镇矣，遂稍懈散。

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至。乡兵未集，惟孙小溪父子四人守南桥。小溪被杀，清兵入镇，居人尚未起，肆行屠戮，流血没踝⑥。乘胜屠外冈镇。二十七日，浦嶂等知外冈、葛隆二镇已破，道路无梗，且嘉定初被屠，虽有存者，势不胜抗。然不剿绝，后必有变，因力劝成栋再屠其城。是日，逢嶂者，齧

---

① 煨烬（wēijìn）：灰烬。

② 磔（zhé）：古代酷刑，即分尸。

③ 椎（zhuī） 牛：杀牛。

④ 溷（hùn）：厕所。

⑤ 槃（pán）：承盘。

⑥ 踝（huái）：小腿与足的交接部分。

龀不留①。嶂既据县治作令。自念本娄东人，距嘉定不四十里，与嘉人士素通声气，非刑杀无以示威。于是，邑诸生朱衷恂以留发故，枭首东门。诸生娄复闻，嶂友也，于南门外被缚，尚呼嶂字曰："浦君屏，我好友，释我当厚报。"语未脱口，并其妻子及娣及外甥，悉斩首，娄氏血脉遂绝。遗民重足而立。嶂乃安意肆志，发兵入村落打粮。乡里男妇，悉用乱草蒙头，伏水中以避害，盖数十里无宁居者。嶂日夜与其兵丁共分财帛，并括取木棉器物，满载娄东。于是，邑中贫富悉尽。未逾年，清部院廉知嶂罪，下郡狱，受笞无数②，旋伏诛。呜呼，孰谓天道远哉？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13

嘉定三屠

八月十六日，把总吴之蕃起兵江东，被获，死之。

之蕃于江东起兵，至吴项桥登岸。嘉猷闻报，聚老营兵涕泣曰："汝曹闻之蕃前日语耶③？猝有不利④，我与汝皆碎骨矣。"老营兵踊跃用命。先遣人焚之蕃舟。之蕃兵皆乌合，见火起，一时溃散。之蕃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

① 髫龀（tiáo chèn）：指童年。髫，同"髻"。

② 笞（chī）：古代刑罚，用竹板或荆条打人脊背或臀腿。

③ 之蕃前日语：指吴之蕃听到手下百户哈伯章、冯嘉猷投降清兵后，说："奴辈皆世职，降何容易？俟大明兵得汝，定当抉汝眼，剖汝腹，抽汝筋，凿汝骨，今日且莫喜也！"。

④ 猝（cù）：突然。

并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殚尽，得起义师，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于是挺枪欲赴斗死。居民汪三素与相识，以好言诱之，阴谋窜取。之蕃素抗直不疑，与同行至水旁，三忽推之堕水，为所擒。嘉猷兵呼之蕃及其父祖名大骂，以所得首级悬其项，困辱万端。嘉猷大陈鼓吹，取花红羊酒犒得胜兵，即于其地缚之蕃，推入陷车，竞指骂曰："吴之蕃之父，本吴淞牧儿，侥幸得一官，何足指数，敢作此事，岂非没福！”之蕃大笑，骂曰："奴辈自谓得福，我惧灭门不久乃是祸。”徐元吉瞋目顾之。之蕃复骂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节。汝曹逆贼，狗彘所不食①，何敢以面目向人？”元吉以粪秽塞其口。之蕃唾而大骂，解郡城杀之。远近始剃发称大清顺民云。

是役也，城内外死者两万余人。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耆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13

史可法慷慨就义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②，江都围急③，督相史忠烈公知事不可为④，集诸将而语之曰："吾誓与城为殉，然仓惶中不可

---

① 狗彘（zhì）：猪狗。

② 顺治：清世祖年号。乙酉：指1645年。

③ 江都：现在今江苏扬州市。围：被清兵围困。当时史可法孤守扬州，坚持十日。

④ 督相史忠烈公：指史可法。因他以宰相身分督师，故称“督相”。忠烈，史可法死后谥号。

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军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①。"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②，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梅花岭记》

李自成入京前夕

崇祯末年，北京人有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之意。贫富贵贱，各自为心。每云："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势矣。午未之间③，大兵入京，都城戒严。上发内帑钱数万④，命诸营千总每人领钱几千，分授守城兵，每兵二十钱。兵领出以指弹钱曰："皇帝要性命，令我辈守城。此钱止可买五六烧饼而已。"既而内不发钱，使京中富家出钱养兵。如百金之家，出银五钱，即妓家亦出五钱。……以故人心益离，而事自坏，谓皇帝欲守天下，而征及妓银。时事可知矣。

明叶六奇《明季北略》

---

① 谱：续进家谱。

② 和硕豫亲王：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子，名多铎。和硕，"部落"或"旗"的意思，满语。

③ 午未之间：指壬午和癸未之间，时为崇祯十五年和十六年之间。

④ 内帑（tǎng）：皇帝私人的银库。

皇太极之妻说降洪承畴

孝庄文皇后者，清太宗皇太极之妻，世祖福临母也。有殊色，资质秾艳，气体芳馥，见者无不魂消。父母牧羊于伯都纳，群牧涎其女艳，争以善草地相让，以故所牧蕃息冠全伯。

崇祯初，清帝皇太极将图大举，治兵伯都纳，千乘万骑，夹道争驰，戈矛旌旗，蜿蜒数百里，辉煌耀日，军容之盛，古未有也。皇太极缆辔徐驱，群贝勒扈从①，佥以谀辞相颂祝②，谓吾主神武，行将统一夷夏。皇太极闻言，目左右顾，意甚得。瞥见山陬石壁下，一垂髫女子，辫发蛮装，容华绝世。停骖注视，魂为之荡。回顾群贝勒曰："艳哉此雏，谁氏子也？"群贝勒知旨，驰而前，挟女以反③。是夜即行营定情焉，宠压一寨。女之乍至也，皇太极方据地胡坐，纵酒大嚼，见女张手曰："来，妮子坐此。"女低首弄带不语，亦不前。诸寺人或后或前④，强纳诸帝膝。女羞晕双颊，色如雨后海棠，娇艳欲滴，皇太极乐甚。酒阑，寺人导入寝帐，绣幕狐衾，备极华丽。女知不免，始婉转陈词。自言出身微贱，不足偶至尊。今蒙赏及蒲柳⑤，获采葑菲⑥，固

---

① 扈从：随从护驾。

② 佥（qiān）：皆，都

③ 反：返回。

④ 寺人：宫中供使令的小臣。

⑤ 蒲柳：植物名，即水杨。因其早凋，常用来比喻衰弱的体质，也用以比喻低贱。此处用后一比喻义。

⑥ 葑（fēng）菲：蔓菁与萬一类的野菜。《诗·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下体，指根和茎。葑、菲的叶和根、茎都可食，但根、茎有时味苦。诗经的原意是指采者不应以根、茎味苦而连叶也抛弃，后来遂用作有一德而可取的谦词。

非所望。但虑天威不测，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抚，秋扇见捐①，此身渺渺，其何以堪？皇太极矢言不相背负，指诚日月，引谕山河，女始欢然。解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帏昵枕，极甚欢爱。皇太极飘飘如仙，自不知此身尚在尘世间也。由是夜无虚席，出必欲俱，后宫粉黛，无复再邀顾盼者矣。女之获宠也，不仅妖艳尤态，丰慾过人。其才智明慧，善巧便佞②，每能先意承旨，有足多者③。

崇祯九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建国号曰："清"，立女为后。于是牧羊贱女，正位中宫，母临全国矣。皇太极四寇明边，所获玉帛锦绣，夥如山积。驼车橐载④，相望于道，累月不绝。每行赏赉，后将士而先后宫，而军士卒无变志，盖胡后明眸善睐，一顾倾城，实足折服其心也。崇祯十四年，清兵寇锦州，环城列炮，百道围攻。并纵兵四掠，附近禾稼，刈割殆尽。城中屡出战不利，守将祖大寿困甚。告急至京，诏经略大臣洪承畴援锦州。承畴调马科吴三桂等八总兵，军十三万，次松山。皇太极闻之，亲统骁骑善战者，卷甲星驰，一昼夜行四百里。列阵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承畴令前哨三千骑略阵，相距百步。皇太极张黄盖，亲自督满州兵，勇气百倍，驰突益力。明师不能支，三桂遁。满州兵往来截击，

---

① 秋扇见捐：秋天的扇子被抛弃。班璟棲《怨歌行》："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是说秋凉后，扇即弃置不用。后来遂用以比喻妇女被遗弃。

② 便佞（pián nìng）：善于以言辞取悦于人。

③ 多：推崇，赞美。

④ 橐（tuó）：口袋。

势若飙风骤雨，承畴军士皆奔窜。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赴海死者，不可胜计。明师败绩，承畴被困。明年二月，副将夏承德献城降，松山遂陷，皇太极获承畴以归。

洪承畴者，中原才士，久历行阵，负知兵名。中原之形势，风俗掌故，均了了于胸。皇太极久欲蚕食幽燕，并吞华夏。于是遣宾客辩士，百计说之降，承畴心弗动也。绝粒引吭，誓以死殉。皇太极嘉其忠烈，愈欲降之，令于国中曰："有能出奇谋降洪经略者，受上赏。"当是时贝勒、将军、宾客、说士、文武以千计，瞪目摇首，卒无画一策，舒主患者。承畴有狎仆曰金升，习主性最悉，献计清帝曰："我主人赋性沉毅，爵禄刀锯，弗足动厥志①。惟颇喜女色，粉白黛绿，满贮金屋，后宫如夫人，盖不止六人也。苟饰丽姝，婉辞相劝，或足稍动厥心乎。"皇太极于是大索国中，千红万紫，群萃禁门，遍阅蛮花，无一当意者。喟然而吁，入宫长叹。胡后进曰："国主虎长百蛮②，威凌华夏。入宫发叹，忧何深也？"皇太极曰："尔女子焉知国事？"胡后笑曰："察哈内附，朝鲜已平，锦州松山，名城迭克，长城而外，悉属我矣。惟禹域块土③，未隶版图，国主之意，其在斯乎？"皇太极瞿然曰："卿诚敏慧，悉我心曲。经略洪承畴，中邦杰士，我甚爱其才。盖欲有事中原，非罗彼都人士为鹰犬，何足展吾骥足，而渠矢志不降④，奈何？"胡后曰：曷不动以利禄，威以

---

① 厥：相当于"其"。

② 长（zhǎng）百蛮：做百蛮的主管者。

③ 禹域：指中原一带。

④ 渠：相当于"其"。

刀锯?”皇太极摇首曰:“否否!”乃以金升之言，并选择未当事告。胡后悄然以思，有间，频以目视皇太极，两颊晕红，似有所陈白。皇太极曰:“爱卿亦有奇谋秘计，利吾国乎?”胡后秋波莹莹，未遑答奏，一若此中有难言之隐者。皇太极意殊不忍，拥之怀中，低语曰:“苟利社稷，一切便宜从卿。”胡后附皇太极耳絮语良久，语秘莫闻。但见皇太极作色曰:“朕贵为国主，乃为一顶绿头巾压杀耶!”胡后徐曰:“主子勿怒妾，妾岂自谋，为国计耳!听否由主，妾弗强也。”皇太极寻思半晌，怃然曰:“无已，从卿矣。好自为之，毋令后人齿冷!”

于是胡后艳装盛服，屏从人，至囚所。见承畴闭目危坐，道貌岸然，凛乎若不可犯也。悄问曰:“此位是中朝洪经略否?”语音清脆，宛似九啭黄莺。吹气如兰，芬芳沁鼻。承畴冥心待死，闻娇声顿触素好，自不觉目之张也。胡后曰:“先生，尔竟欲殉节乎?”承畴惊问:“尔何人?尔何由知我?尔之来，奉何人命?有何事?”胡后笑曰:“我非食人者，何事恐怖!且先生矢志殉国，至怖事亦无过一死，何恐为?”言时嫣然微笑，眉态撩人。承畴曰:“吾非怯死者!卿来殊孟浪，独不许一询芳躅乎①?”胡后曰:“先生且弗问妾，此来实挟一片菩提心，欲拯救先生，脱离此苦海。”承畴曰:“欲说我降乎!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请闭口无多谈!”胡后曰:“先生勿轻视我，我虽女子，颇识大义。以先生一意死节，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有血气，宜无不敬爱，而谓我

---

① 芳躅(zhuó):行踪。躅，足迹。

忍夺先生志耶？”承畴曰：“虽然，子来必有所为。”胡后曰：“先生绝粒不食，非绝意求死乎？然而绝粒者，非经七、八日不能气绝。当将死未死之顷，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昏目眩，其苦楚有百倍于死者。妾心慈善，忍令先生受此苦乎！因手煎猛毒汤药一壶，来敬先生。先生所求者，死耳！绝粒而死，与服毒而死，固无甚殊异。先生而畏死则已，先生而不畏死，请尽此壶。”言次捧壶以进。承畴此时身不自主，连呼好好。接壶狂吸，流急气促，不禁大吐。药沫飞溅，胡后衣襟尽泾①。承畴自惭孟浪，冰霜老脸，不禁飞上红云。胡后谈笑自若，出绣帕徐徐拂拭。谓承畴曰：“先生如是，不能死矣，似先生禄寿犹未尽也。”承畴急曰：“是何言？我立志已决，不死不休！”接壶狂饮，霎时倾尽。胡后笑曰：“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曷胜饮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相渎，去家万里，身丧异邦，逝者已矣。其如深闺少妇，秋月春风，梦想为劳，此境此情，其何以堪？多情如先生，乃忍恝置若是②！”承畴被胡后勾起心事，中怀酸楚，泪涌如泉。叹曰：“事到临头，何能复顾。”因吟唐人旧句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胡后知渠心已少动，因复挑之曰：“决志殉国，在先生自谓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殊不值识者一笑也。”承畴曰：“子言何为？岂降将军反足称识时俊杰乎？”胡后曰：“先生中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折榱崩，国于何托？为先生计，自宜忍辱

---

① 泾：水径直涌流。

② 恝（jiá）置：淡然置之，不加理会。恝，不放在心上。

一时，渐图恢复，方不负明帝重托。不知务此，徒效匹夫匹妇，自经沟渎①，于国家究有何补？虽然，士各有志，我言赘矣。先生既已服毒，其少安毋躁。”言次微笑，若不胜揶揄者②。承畴既醉其貌，又服其识，中心憧憧，莫知所之。胡后又曰：“先生身后，亦有遗语诏家人否？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③，后死者责也。愿先生语我！”承畴闻言大戚，泪出如珠。胡后手绣帕代为揩拭。且曰：“先生勿悲！污矣先生之袍。”脂香粉气，馥馥袭人，承畴心不觉大动，潜引其臂，亦不甚拒。觉肤滑如脂，柔若无骨。斯时也，几自忘身为楚囚矣。是夜联床共话，引臂作枕，洛甫巫山，其乐无极。次日，而大明国经略大臣，竟与胡后连袂朝清帝矣。盖所谓毒药者，老山参汁也。

承畴既降清，擘画朝政，部署军事，谋之无不尽，行之无不藏。卒赖其力，得以兼并诸夏，统一寰宇。凌烟高阁上，宜绘美人图。孝庄后荏席之功④，可泯乎哉？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沈百五批洪承畴颊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扬，号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畴于馆舍。是时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为非常人，见其穷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为西席⑤，即课承畴，故承畴

---

① 自经：自杀。

② 揶揄（yé yú）：戏弄。

③ 青鸟：传说中西王母的使者。后遂以传信的使者为“青鸟”。

④ 荏（rěn）席：卧席。

⑤ 西席：旧时称家庭塾师或幕友为“西席”。

感德，尝呼沈为伯父。后承畴已贵，适山东、河南流贼横行，淮河粮运辄阻，当事者咸束手，于是洪荐百五。百五乃尽散家财，不请帑藏，运米数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见，授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加光禄寺卿。不数年，承畴已降清朝，百五独不肯，脱身走海，尚图结援，为清兵所获。洪往谕降，百五故作不识认曰："吾眼已瞶，汝为谁？"洪曰："小侄承畴也，伯父岂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乃揪洪衣襟，大批其颊①。洪笑曰："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遂被执，至于江宁，戮淮清桥下。妾张氏，收其尸，尽鬻衣装，葬之虎丘东麓，庐墓二十年而死②。初，百五结援时，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后，哭声震天，一时同殉，殆有惨于齐之田横云。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阮大铖暴死

阮大铖降清时，清兵方下浙东，俨然以抚建巡抚为掌握中物。随军南行，至仙霞关，暴死。其仆下岭求官不得。时值天气炎热，三日后，乃得门扉一扇，募土人舁下山③，则尸骸悉溃烂虫出矣，草草薄殓。不知埋骨何地。无子绝祀。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5上海书店1981年版

明南都之失

福王正位南都，时马士英

---

① 批：用手击打。

② 庐墓：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

③ 舁（yù）：抬。

用事，不与马党者皆不得有为，填职而已。时兵部尚书杨维垣、翰林学士何应瑞、兵科给事刘邦弼、吏部尚书张捷、刑部尚书高倬五人，亦与群臣循故事，且一时以为都城安磐石也。

乙酉四月，御史黄澍草檄清君侧，指贵阳为名①，以左良玉兵东下，次九江，都城岌岌。议屯兵逆左，请靖南侯黄得功驻芜湖。自清兵陷扬州，而左兵亦留不下，士英又以长江之险未可疾渡，谋处堂之乐。五月初九日，京口失守，即日清兵疾至丹阳。

先是，从李贼受伪官者分为六等，请托日继，案不定。独光时亨先帝时常力疏无南迁②，及寇陷京师，时亨复从李乞官；而周钟为贼草禅诏，有“独夫授首，万姓归心”之句，于是同日斩西市。诏谕如有缓急阻驾者死，盖久无固守之意矣。至是丹阳报急，阁臣马士英与其所私劝上奔杭州以避其锋。

初十日夜二鼓，上出通济门。宫眷不能皆从，多道失者。士英初擅自设卫，时与禁兵合计尚四五千人。绕茅山，历孤山。居民初惧兵，约结寨为卫，又切齿士英之误国召寇，思食其肉。闻夜兵至其境，谓剽掠也，一呼举火执兵者万余人，沿途格。士英使人谓曰“相公来”，益怒兵相击，触伤禁旅数百人。宫眷惊堕马，率掠去。金帛曳地，至不能行。扈跸诸臣竞脱走③。上驰得功军，循北去，仅太后与六宫女得相保。士英竟以其私卫得全，暂驻山下

———

① 贵阳：指贵阳人马士英。

② 光时亨：明崇祯时任刑科给事中，上疏反对帝都南迁。先帝：指崇祯皇帝。

③ 扈跸：随从侍驾。

天王庙，行指杭州。

十一日，忻城伯赵之龙与大学士王铎、蔡奕琛、钱谦益等合词恭迎清兵。清兵已至句容矣，犹恐伪降，逡巡不即进。迎者极嵩呼①，清豫藩曰："必忻城独来。"之龙乃夜出，小服如罪人，伏谒道左，云："天子已遁，殿廷虚无备。"于是，系忻城为信。十三日，入通济门，果不设守，乃任用之龙等。杨维垣、何应瑞、刘邦弼、张捷、高倬五人，既不及从驾，城破之日，惧为所逼，各先自缢死。维垣向为魏逆珰忠贤之党②，士大夫不齿。钱谦益有积望，为东林贤者所皈向。乃生死相反如此，物论之不足凭也。

清查继佐《国寿录·便记》

郑成功入镇江

郑成功，原名森，芝龙第四子也。隆武养以为嗣，赐国姓，改名成功。顺治丙戌，芝龙降清，羁置北京。成功率众入海，驻思明洲。丁酉，闻芝龙被杀，遂引舟师抵浙。八月十八，袭温、台四郡，马信等降，江南大震，将沿江数百里港门填塞，以通马路。成功驻台，数月忽去。戊戌，谋入南，启行发炮，飓风大作，坏舟千计，乃还。顺治十六年已亥五月十三日，成功率兵十万入南，被甲能战者三万而已；余俱火兵。有一甲卒，即有五火卒随之，俱以布裹首，赤足，刀长六尺，或长枪团牌。廿九日经江阴。六月初一至初三，蔽江而上。初八至丹徒。十三泊巫山祭天。诸舟环集，旗盖袍服俱用红，望之如火。十日祭地

① 嵩：高

② 珰（dāng）：指宦官。

及山河江海诸神，色俱用黑，望之如墨。十五，先以吉服祭太祖，次以缟服祭先帝，色俱用白，望之如荼。祭毕，大呼高皇帝者三，将士及诸军俱泣下。

镇江至瓜洲江面十里，清朝守臣用巨木筑长坝，截断江流，广三丈，以泥覆平，可驰马。左右木栅有穴可射，炮石盘铳，星列江心。用围尺大索牵接木坝两端，以拒海舟，凡费金钱百万。坝始成，被潮水涌涨，立刻冲断。南京部院郎廷佐亲出祭江，坝复成，设兵严守。操江蒋国柱，字君砥，满洲人；总兵管效忠，字怀赤，抚州籍，满洲人，与镇江副总高谦字吉斋者，协守镇江。又于谈家洲伏兵二千，列炮于上。新操江朱衣助六月十三到任，守瓜洲。

十五日，海舟二千三百号泊焦山。先遣四舟，外蒙白絮，内载乌泥，止操舵数人，扬帆而上。清兵望见，大发炮石。海舟近坝，从容复下。清兵注射，炮声昼夜不绝，有如轰雷，可闻三百里。凡发炮五百，不伤一艘。海舟既上复下，循环数次，一以诱清炮矢，二以水兵藏内，近坝即入水砍断。十六日，度炮将尽，悉舟过镇江，莫有遏者。十七日，上瓜洲，从后寨杀入。清兵出御，盖东门外有高岸，清骑布列，郑兵立两旁水田中斫马足，大败之。朱衣助方坐北门察院，发令旗求救淮抚亢得时，忽左右曰："老爷，不好了，海贼至矣！"语未卒，两人趋至，挟朱去见成功，抚以善言，已而脱之。郑将刘某乘东门之胜，直追入瓜洲城大杀，将沿江炮移向谈家洲击之，清兵立扎不定。有海兵二十，忽自江中浮上，持长刀乱斫。洲上兵走，海舟泊至，以

千人追杀，清师二千俱尽。复移洲泡击镇江。

镇江告急于南京，南京发洪承畴麾下罗将军铁骑千人赴援。其兵铁甲如雪，大言曰："这些海贼不够吾杀！"欲入江剿绝。时苏、常四郡兵方畏敌如虎，见京军欲居前队，甚喜。常州王总镇、无锡守备张科、江阴守备施某、与罗将军、管提督等兵共九队，凡万五千人，而马居半。罗兵第一队，管兵第二队。苏、常四府拈阄，常州王兵第八队，无锡、江阴两营从之。京军骄躁，急欲与战。而海舟忽上忽下，见清军驻南，则泊于北，清军驻北，则泊于南，佯为畏避以诱之。清兵随走三日夜不息，露立江边，甚疲。时既酷暑，又连日多雨，热后经雨，雨过复热，热气熏蒸，甲内尤不可忍。且大暑，聚立如林，不敢出声，渴甚，多饮马蹄遗矢[1]。马走两日夜，俱张口喘息。城中百姓送饭江边，兵谢之曰："多劳汝等，吾辈不下咽矣。"继以炒米送出，亦不能食。兵曰："吾为兵已久，昔日曾作流贼。凡临阵时必先啜牛粉，盖用小牛炙干研末，佩于身间，临阵吃少许即不饥。今为将者不知此，且雨热劳饿，不食已两日矣。"

时郑兵前队长枪，次阵团牌[2]，第三阵倭铳[3]。每一队五十人，前有五色旗一面领之。有滚被二人，滚被者，用一大棉被，厚二寸，一人执之，双手有刀。如箭至，即张被遮后人。箭过，即卷被持刀滚进，斫人马足。又有团牌二人。五十人

---

① 遗矢：此指马尿。

② 团牌：圆形的盾牌。

③ 倭铳（wō chòng）：旧时火器，靠点燃火药发射铁砂或弹丸，因常为日本海盗所用，故名。

内，此四人者俱吃双粮。更有挨牌遮箭。前一队五色旗，第二队蜈蚣旗，第三队狼烟，第四队铳，第五队大刀。后有一人敲鼓，头上插有一旗。如鼓声缓则兵行亦缓，鼓声急则兵行亦急。然多步卒，清军甚轻之。

凡骑兵遇步卒，反退数丈，加鞭突前，敌阵稍动，即乘势杀入，步卒自相践踏，骑兵因而蹂躏，以此常胜。至是，遇郑兵亦用此法。万骑突前，郑兵严阵当之，屹然不动，俱以团牌自蔽，望之如堵。清兵三却三进，郑阵如山，而清之长技尽矣。遥见郑兵背后黑烟冉冉而起，欲却马再冲，而郑兵疾走如飞，突至马前杀人矣。其兵三人一伍，一兵执团牌蔽两人，一兵砍马，一兵砍人，其锋甚锐，一刀挥铁甲军马为两段。盖铸刀时，用铁匠百人挨递打一刀，故刚铦特甚①。清军云："海贼利害，一刀杀为六段。"众问故，兵曰："三人驰骑走，贼以刀齐腰削去，俱断，非六段乎?"然是时郑兵虽勇，而清骑不遽退者，以管效忠立于次队，欲斩反却者耳。

战良久，郑阵中一将举白旗一麾，兵即两开如退避状。有走不及者，即伏于地。清军望见，谓其将遁，可以乘势冲杀，遂驰马突前。不虞郑阵中忽发一大炮，击死清军千余，清军惊溃。郑兵大呼曰："汉兵暂避!"清之步兵闻之俱走，郑兵驰上，截前五队骑兵围之，大杀。罗部下白先锋，郎部下王先锋，俱殁于阵。管效忠多备战马，一刀砍至急避之，马头随落，效忠跃上他马。须臾，马头三落，效忠三跃以避之。郑

① 铦（xiān）：锐利。

将见其勇健绝伦，欲生擒之，故免，年四十二矣。败走银山，追兵至，乃走山上。久之冲下，郑兵不动，俱铁甲胄，钱面头子，止露两足，用长刀砍骑，锐不可当。射中其足，则拔箭更战，清兵遂大败。

廿二日，效忠遥语郑曰："从来止有马上皇帝，岂有水中皇帝乎？上来决战！"顷之，有两舟渡兵二千，结营于杨篷山之菜园。效忠麾下勇将王大厅率兵出战，郑将周都督立阵前高声问曰："汝得非管效忠乎？何不速降！"王不应，即发一矢中其趾。周方拔矢，已连中其趾者三矣。周怒，持刀直前砍杀王，冲入阵。时郑将列一阵，效忠望见，谓麾下曰："此八卦阵也，生门向江，宜从此攻入。"开门而出。及入，即变为长蛇阵，击首尾应，击尾首应，遂被围。效忠见不利，向执旗官手中取旗，自荷而返，兵见之俱退走。郑兵追杀，效忠部下仅存三百人。效忠驰至城濠，郑兵飞走亦随至矣，诸军皆散。

效忠初出兵四千，止存百四十人，叹曰："吾自满洲入中国，身经十有七战，未有此二阵死战者！"常州王镇兵三百，存三十七人。高谦五百兵，存八十骑，入镇江，登城闭守。效忠走南京。而蒋国柱走丹阳，百姓恐追至，闭门不纳。馁甚，复驰至常州，已夜半矣。呼城门，门者报于太守赵琪，琪不信，曰："斯时宁有都爷至耶？"令王总镇出城面之，始启入。国柱疲甚，不俟卧具即寝于门。

镇江守将高谦与太守戴可立列炮城上，郑将马信驰城下大呼曰："速速献城，迟则屠矣！今外兵已杀尽，汝等不信，请观扬篷山。"守者大惧。有民棍

郝十应曰①："俟议定出降，明午廿三日会信。"乃去。时高谦、戴可立与乡宦笪重光、杨鼎、陈于鼎、王纪等俱在城上商之，纪齿爵俱尊，对可立曰："老公祖亦随机可也。"可立泣一夜，撤守城兵。次日，率二十人及百姓五十人出城，行至桥上，各将满帽投河中，截辫发入见成功。成功问曰："汝是戴太守乎?"曰："然。"仍命为太守。又与百姓曰："若等苦十六年矣。"郝十曰："镇江须有兵守方好，不然，恐后日兵去，百姓不好。"成功怒，叱缚之，已而得释。镇江城共三千七百垛，成功发三千七百人登守，旗帜五色，纷耀夺目。

成功服葛布箭衣，有暗龙二条，边帽红靴。从者二人，织锦暗龙纱衣，一人须发皓白。张紫盖，有兵五百拥卫前后。成功封福建延平王，军中称王爷。廿四日，舟中送纱帽三顶入城，高谦挂"破口将军"印，银五百两，鼓吹引导，前有旗一面，书曰"赏功"；戴可立三百两；知县任体坤二百两。廿五日，诸官入见俱去辫，兵民解发，悉戴网巾骔帽。下午，市肆俱大开。廿十六日，赏赉从征将士。廿十七日促装。廿八日启行往南京，留兵四千守镇江城。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

努尔哈赤败叶赫哈达

太祖击败叶赫、哈达于古呼山一役②，时九部合兵，分三

---

① 民棍：指乡间的游民无赖。

② 太祖：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叶赫：明代海西女真四部之一，分布于叶赫河（今辽宁开原北）。哈达：明代海西女真四部之一，分布于哈达河畔（今辽宁开原南）。

路来侵，乃遣武理堪往侦，由东路行百里许，度岭，见敌兵。

太祖闻叶赫兵来时已夜半，恐昏夜出军致惊国人，传语诸将，旦日启行，遂就寝甚酣。妃富察氏呼上觉，谓曰："九国兵来攻，何反酣寝，岂方寸乱耶？抑惧之耶？"太祖曰："我果惧，安能酣寝？吾若负彼，天必厌之，安得不惧？今我顺天命，安疆土、彼不我悦，纠九国之兵以戕害无辜，天必不佑也！"安寝如故。

次日，祝告堂子以行，果获大捷，斩级四千，获马三千匹，铠甲千副。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世祖自撰董妃行状

世谓世祖之董妃氏，为如皋明冒辟疆之妾董小宛，而世祖自撰董妃行状，则谓其为满人。

其文如下：顺治十七年八月壬寅①，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崩。鸣呼！内治虚贤，赞襄失助，永言淑德，摧痛无穷。唯后制行纯备，足重范后世，顾壶仪邃密②，非朕为表著，曷由知之③。是用汇其平生懿行④，次之为状。

后董氏，满洲人也。父内大臣鄂硕，以积勋封至伯，殁赠侯爵，谥刚毅。后幼颖慧过人，及长娴女工，修谨自饬，进止有序．有母仪之度，姻党称之。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庭⑤，

---

① 顺治十七年：即公元1660年。

② 顾壶仪邃密：但宫中的仪式严密。

③ 曷（hé）：怎么。

④ 懿行：美好的德行。

⑤ 掖庭：后宫。

婉静循礼，声誉日闻，为圣皇太后所嘉与。于顺治十三年八月，朕恭承懿命，立为贤妃。九月，复进秩册为皇贵妃。后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自矜①。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侧，不乐也。朕时因事幸南苑，及适他所，皇太后或少违豫②，以后在，定省承欢若朕躬，朕用少释虑，治外务。即皇太后亦曰："后事我讵异帝耶！"故凡出入必偕。朕前奉皇太后幸汤泉，后以疾弗从，皇太后则曰："若独不能强起一往，以慰我心乎？"因再四勉之，盖日不忍去后如此。其事朕如父，事今后亦如母，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③即朕返跸晏④，后必迎问寒署，或意少乱，则曰："陛下归且晚，体得无倦耶？"趣令具餐，躬进之。居恒设食⑤，未尝不敬奉勉食，至饫乃已⑥。或命之共餐，即又曰："陛下厚念妾幸甚，然孰若与诸大臣，使得奉上色笑，以沾宠惠乎？"朕故频与诸大臣共食。

朕值庆典，举数觞，后必频教诫侍者："若善侍上，寝室无过燠⑦。"已复中夜慊慊起曰⑧："渠宁足恃耶！"更趋朕寝所伺候，心始安，然后退。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后未尝不侍侧。诸曹章有但循往例待报者，朕寓目已，置之。后辄曰：

① 自矜（jīn）：自夸。
② 违豫：不愉快。
③ 罔：无，没有。
④ 跸（bì）：指帝王出行的车驾。
⑤ 恒：经常。
⑥ 饫（yù）：饱。
⑦ 燠（yù）：暖。
⑧ 慊慊（qiān）：不安。

"此讵非几务①，陛下遽置之耶?"朕曰："无庸，故事耳。"后复谏曰："此虽奉行成法，顾安知无时变需更张，或且有他故宜洞瞩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贻业良重，即身虽劳，恐未可已也。"及朕令后同阅，即复起谢曰："妾闻妇无外事，岂敢以女子干国政，唯陛下裁察。"固辞不可。一日，朕览廷献疏至应决者，握笔犹豫未忍下，后起问曰："是疏安所云，致轸陛下心乃尔②?"朕谕之曰："此秋决，疏中十余人，俟朕报可，即置法矣。"后闻之泣下，曰："诸辟皆愚无知③，且非陛下一一亲献者，妾度陛下心，即亲献，犹以不得情是惧，矧但所司审虑④，岂尽无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⑤，以称好生之仁耶。"自是于刑曹爰书⑥，朕一经详览竟，后必勉朕再阅，曰："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陛下幸留意参稽之。不然，彼将奚赖耶⑦?"且每曰："与其失入，毋宁失出。"以宽大谏朕如朕心，故重辟获全大狱未减者甚众。或有更令复谳者⑧，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嗟夫！朕日御万机，借后内助，故得安意综理，今复何恃耶？宁有协朕意如后者耶？

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⑨，朕或不乐，后询其故，谏曰："斯事良非妾所敢预，然以妾愚，谓诸大臣即有过，皆为国事，非其身谋。陛下霁威详

---

① 讵（jù）：岂，怎么。
② 轸：悲痛。
③ 诸辟：大臣。
④ 矧（shěn）：况且。
⑤ 矜宥（jīn yòu）：怜悯宽容。
⑥ 爰：于是。
⑦ 奚（xī）：什么。
⑧ 谳（yàn）：审判定案。
⑨ 干罪戾：犯罪。
⑩ 霁威：停止龙威。

察[10]，以服其心，不则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呜呼！乃心在邦国，系臣民，如后岂可多得哉！后尝因朕免视朝，请曰：“妾未谙朝仪何若。”朕谕以只南面受群臣拜舞耳，非听政也。后进曰：“陛下以非听政，故罢视朝。然群臣舍是日，容更获觐天颜耶？愿陛下毋倦勤罢。”于是，因后语频视朝。

后每当朕日讲后，必询所讲，且曰：“幸为妾言之。”朕与言章句大义，后辄喜；间有遗忘不能悉，后辄谏曰：“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服膺默识之，始有裨政治；否则讲习奚益焉？”朕有时搜狩亲骑射，后必谏曰：“陛下借祖宗鸿业，讲武事，安不忘战，甚善。然马足安足恃，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妾深为陛下危之。”盖后之深识远虑，所关者切。故值朕骑或偶蹶，辄忪然于色也[1]。

后自入宫掖数年，行已谦和，不唯能敬承皇太后，即至朕保姆，往来晋接以礼，亦无敢慢。其御诸嫔嫱，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善则奏称之，有过则隐之，不以闻。于脱所悦，后亦抚恤如子，虽饮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尝之，意乃适。宫闱眷属，小大无异视，长者媪呼之，少者姊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少有谇诟[2]。故凡见者，蔑不欢悦[3]，蔼然相亲。值朕或谴责女侍宫监之获罪者，必为拜请曰：“此曹愚蠢，安知上意，陛下幸毋怒。是琐琐者，亦有微长，昔不于某事曾效力乎？且冥行干戾，藏获

---

① 忪然：惊惧的样子。

② 谇诟（suì gòu）：责骂。

③ 蔑：无。

之常也①。”更委曲引喻，俟朕意解乃止。

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无所惜。封皇贵妃有年，乃绝无储蓄。崩逝后，诸含殓具，皆皇太后所预治者，视他宫侍亦无少差别，均被赐予，故今宫中人哀痛甚笃，至欲身殉者数人。

初，后父病故，闻讣哀怛，朕慰之，抆泪对曰②：“妾岂敢过悲，廑陛下忧③。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情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惧，所行或不韪，每用忧念。今幸以时终，荷陛下恩，恤礼至备，妾复何恸哉？”因遂辍哀。后复有兄之丧，时后属疾，未使闻。后谓朕曰：“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④，今久不至，可知矣。”朕以后疾，故仍不语以实，慰安之。后曰：“妾兄必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胁，容有之。审尔，讵止辱妾名，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宁。今幸无他故，殁足矣，妾安用悲为！”先是后于丁酉生荣亲。初，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朕或加谯让⑤，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⑥，翻然悔曰：“古贤后身本无愆，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辨，殊违恪顺之道。嗣即有宜辨者，但

---

① 臧获：古代对奴婢的贱称。
② 抆泪：擦拭眼泪。
③ 廑（jǐn）：仅，只。
④ 曩（nǎng）：从前，往昔。
⑤ 谯（qiáo）让：谴责。
⑥ 周姜后脱簪待罪事：周宣王娶齐侯女姜氏为后，姜后有贤德，宣王曾有时晚起，姜后认为是自己没尽到责任，便去掉簪珥到后宫待罪，宣王于是从此勤于朝政。

引咎自责而已。"后之恭谨迁善如此。

后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①，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唯以骨角者充饰。所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三宝，栖心禅学，参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语，每见朕，即举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参究未能纯一，后又举前语，朕一语答之，遂有省。自婴疾后②，但凭几倚榻，曾未偃卧。及疾渐危，犹究前说，不废提持。故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化，颜貌安整，俨如平时。呜呼！足见后信佛法究心禅教之诚也。

先是，后初病时，恒曰："皇太后眷吾极笃，脱不幸，病终不瘳③，皇太后必深哀戚，吾何以当之！"故遇皇太后使来问安否，后必对曰："今日少安。"一日，朕偶值之，问曰："若今疾已笃，何以云安也。"后曰："恶可以妾病遗皇太后忧。我死，乃可闻之耳。"洎疾甚弥留④，朕及今皇后诸妃嫔眷属环视之，后曰："吾体殊委屯，殆将不起⑤。顾此中澄定，亦无所苦，独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万一。妾没后，陛下圣明，必爱念祖宗大业，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过恸，然亦宜节哀自爱。唯皇太后慈衷肫切⑥，必深伤悼，奈何？思及此，妾即死，心亦弗安耳。"既复谓朕曰："妾亡，

① 采：通"彩"。
② 婴疾：疾病缠身。
③ 瘳（chōu）：病愈。
④ 洎（jì）：到。
⑤ 殆（dài）：大概。
⑥ 肫（chún）切：诚挚恳切。

意诸王等且必皆致赙①。妾一身所用几何，陛下诚念妾，与其虚縻无用，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复嘱左右曰：“我逝后，束体者甚毋以华美。皇上崇俭约，如用诸珍丽物，违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遗者，为奉佛诵经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殓具，朕重逆后意，概以俭素，更以赙二万余金施诸贫乏，皆从后意也。凡人之美，多初终易辙，后病阅三岁，虽容瘁身癯②，仍时勉谓无伤，诸事尤备，礼无少懈，后先一也。

事今后克尽谦敬，以母称之，今后亦视后如娣。十四年冬，住南苑，皇太后圣体违和，后朝夕奉侍废寝食，朕为皇太后祷于上帝坛，旋宫者再，今后曾无一语奉询，亦未曾遣使问候，是以朕以今后有违孝道，谕令群臣议之，然未令后知也。后后闻之，长跪顿首固请曰：“陛下之责皇后，是也。然妾度皇后斯何时，有不憔悴忧念者耶？特以一时未及思，故失询问耳。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视息世间，即万无废皇后也。”前岁今后寝病濒危，朕躬为扶持供养，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谭以解之③。及离侧出寝门，即悲泣曰：“上委我候视，倘疾终不痊，奈何？”凡后事，咸躬为蕆治④，略无倦容。今年春，永寿宫始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其所以殷殷慰解悲忧，预为治备，皆如待今后者。后所制衣物，今犹在也。悼妃毙时，后哭之日：“韶年入宫，

① 赙：以财物助人。
② 癯（qú）：瘦。
③ 谭：同“谈”。
④ 蕆（chǎn）治：办完办好。

胡不于上久效力，遂遽夭丧耶?”悲哀甚切，逾于伦等。其爱念他妃嫔，举此类也。故今后及诸妃嫔皆哀痛曰:“与存无用之躯，孰若存此贤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辈曷不先后逝耶?今虽存，于上奚益耶?”

追思夙好，感怀旧泽，皆绝荤诵经，以为非此不足为报云。后尝育承泽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于宫中，朝夕鞠抚，慈爱不啻所生①，兹三公主擗踊哀毁②，人不忍闻见。宫中庶务，曩皆擗经理，尽心检核，罔不当，虽未晋后名，实后职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自后崩后，内政丛集，待命于朕，用是愈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叹朕伉俪之缘，殊为不偶。前废后容止，足称佳丽，亦极巧慧，乃处心弗端，且嫉甚，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虽朕举动，靡不猜防，朕故别居，不与接见。且朕素慕简朴，废后则擗嗜奢侈，凡诸服御，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无益暴殄③，少不知惜。当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怫然不悦④。废后之行若是，朕含忍久之，郁慊成疾⑤。皇太后见朕容渐瘁，良悉所由，谕朕裁酌，故朕承慈命废之。及废，宫中人无一念之者，则废后所行，久不称众意可知矣。今后秉心淳朴，顾又乏长才。洎得后才德兼备，足毗内政⑥，诸朕志，且奉事皇太后恪共妇道，皇太后爱其贤，若获环宝，朕怀亦得舒，夙疾良已。

---

① 啻（chì）：止。

② 擗（pǐ）踊：捶胸顿足。哀毁：因过度悲痛而损害健康。

③ 暴殄（tiǎn）：残害灭绝。

④ 怫然：忿怒的样子。

⑤ 郁慊（qiàn）：忧愁怨恨。

⑥ 毗（pí）：辅助。

故后崩，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喜耦，即吾女也。吾冀以若两人永偕娱我老，兹后长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能顺吾意者耶？即有语，孰与语耶？孰与筹耶？"欲慰勉朕，即又曰："吾哀已释矣，帝其毋过伤。"然至今，泪实未尝少止也。见今后及妃嫔哭后之恸，谕曰："若辈勿深哀，曷少自慰。"乃一时未有应者，皇太后泫然泪下①。朕曰："若皆无心者乎，胡意无一语耶？"盖追惜后之淑德，为诸人所难及，故每曰："诸妃嫔可勿来，重伤我心。"于此益见念后之至也。

抑朕反复思后所关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太后雅性修洁，虽寻常起居细节，亦必肃然不肯苟且，如朕为皇太后亲子，凡孝养之事，于理更有何忌，但以朕乃男子，故当有引嫌不能亲及者，故唯恃后敬奉，能体皇太后。即皇太后千秋万岁后，诸大事俱后经治是赖，今一朝崩逝，后脱遇此，朕可一一预及之乎？将必付之不堪委托之人。念至于兹，朕五中摧痛，益不能不伤痛无已矣。后持躬谨属恪，翼赞内治，殚竭心力，无微不饬，于诸务孜孜焉罔弗周详。且虑父兄之有不率，故忧劳成疾。上则皇太后兹怀轸恻，今后悲悼逾常，下则六宫号慕，天下臣民莫不感痛。唯朕一人，抚今追昔，虽不言哀，哀自至矣。呜呼！是皆后实行，一辞无所增饰，非以后崩逝故，过于轸惜为虚语。后美素著，笔不胜书，朕于伤悼中不能尽忆，特撮其大略状之，俾懿德昭垂，朕怀亦用少展云尔。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

---

① 泫然：伤心流泪的样子。

年中华书局版

苏克撒哈冤狱

苏克撒哈以材辩受知九王，见事中变，尽发九王阴谋以自免，世祖大委任之。四辅同受顾命，苏克撒哈才出三人上，往往独断。见汉员之杰出者，必折节下交，既入其门，即志之。木札积箱，朝臣皆其党矣。鳌拜不能平，卒以计倾之。

摄政王多尔衮初入都，圈地授八旗，九王镶白旗下多善地，摄政王既殂①，御前正黄旗下有言分地不如镶白旗者，拜煽之。苏克撒哈，镶白旗人也，闻之，不敢言，言者滋多。拜与克撒哈请遣大臣复勘正黄旗地，诏遣户部尚书苏纳海、侍郎雷虎等率固山牛录科道部曹多人出视地，拥众数千，民汹惧。正黄旗下原得善地者，惮于迁移，群言勘地之扰，流闻禁中。上朝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切责四辅圈地扰民事，将中止。明日，直隶总督朱昌炸、巡抚王登联均请罢圈地。拜大惊，疑克撒哈结党通宫掖，乃构陷之。以二十四大罪赐自尽，诛其四子十二孙，妇女婴孩无一免者。克撒哈妻闻难作，取箱中木札焚之，曰："无遗祸举朝也。"

当昌炸疏未上时，先以草视纳海，拜闻之，则纳海，昌炸、登联三人并赐死。纳海系刑部，披甲二人直入，立其侧。纳海笑曰："我知之矣。我大臣也，固有体。"取酒酣饮，呼家布裀于地②，解衣复衾卧③，顾二卒，令缢之。二卒取带，曰：

① 殂（cú）：死。
② 裀（yīn）：褥子。
③ 衾（qīn）：被子。

“是未能绝我。”取弓弦缢之，乃绝。昌炸哭泣徘徊，不能自引决，四卒抱之就绛①，登联亦死之。此顺治辛丑事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天道好还

云南五华山故宫，桂王所建。顺治丁亥，洪公承畴督师，由贵筑大路取滇，李定国拒战于曲靖。吴三桂由广西、四川旁捣其虚，至黄草坝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赏购得之，缢于桂阳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镇守云贵。因据五华山故宫，增修十有余年，备极壮丽。康熙癸丑②，三桂反，出攻长沙。潮州镇守刘进忠首叛，遥为声援。平藩尚可喜发兵讨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师，屡出无功。乙卯岁，三桂僭尊号，丁巳，病死。戊午，诸王贝勒讨贼，驻军曲靖。赖将军采耿精忠，自福建进征粤西，亦由四川黄草坝直薄省城，俘三桂孙，伪洪化斩之，滇南大定。金陵邵为章有诗云：擒人即是人擒处，谁道天公不好还。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1

开化案

顺治间，山左张公立山宰开化，有木子雄者，以图财害命，拟大辟③，已定案待决矣。适张丁艰卸事④，署任者为钱塘县丞王某。交待时，张缺库

---

① 绛（cuì）：彩色带子，此处为用彩色带子将其缢死。

② 康熙癸丑：即公元1673年。

③ 大辟：死刑。

④ 丁艰：旧制，父母死后，子女要在家守丧三年，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称丁艰。

项百余金未清，正在措置间，而王索之急，且欲封其行李。张鬻衣裘，售簪珥以足之，始得回籍。去数月，部文下，木子雄依拟正法。王时在署事，遂为监斩官。张后服阕赴补，得江西铅山令。到任未几，有河口镇民为窃贼拒捕伤脑死，张饬捕役严缉，遂获正凶。到案时，张视其貌若素识者，听其声，绝类开化土音，问其姓名为李雄。疑而盘诘之，即从前图财谋命之木子雄也。张大惊，曰："汝已正法矣，何为尚在？"子雄仰视，识其即从前之承审官，因不敢隐，具言昔处斩时正在黑夜，刀适中颈骨，身虽仆而首不殊，颈痛几死。比醒则四周绝无一人，因力挣绑索断，逾城而遁。逃至江西，改姓为李，作偷儿以度朝夕。今又以拒捕破案，死复何言。张验其脑后，刀痕宛然。询之监斩者，即署事之王丞。念及前怨，遂以子雄昔日刑后脱逃，今拒捕杀人事通详上宪。江西巡抚移咨浙江查之。浙抚大骇，行提昔日监斩及用刑之人，至省严鞫①。时王丞已升令江南，离任至浙。讯得开化县中，向未戮人，无善于行刑者。当夜子雄正法时，刀砍而仆，疑其已死，遂用芦席掩覆之，俟天晓然后收殓。讵次日，尸已不见，不敢声扬，竟以业以处斩具报。不料其逃至江西，复因他案败露，及于前事也。抚台又咨提子雄至浙，令其亲族认识之，果是。复再三研讯司刑之人，并无贿纵情弊，案遂以定。子雄仍解回江西结后案，而王丞与用刑之人，咸获重谴焉。昔客粤西，闻临挂令郑公万年道其事。郑为衢州西安人，与开化

① 鞫（jū）：审讯。

邻，故备知也。

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卷1

庚午哭庙之狱

庚午哭庙大狱①，吴下名士骈首就戮者一十八人，曰金人瑞（圣叹）、曰倪用宾、曰沈琊，曰顾伟业、曰张韩、曰来献琪、曰丁观生、曰朱时若、曰朱章培、曰周江、曰姚刚、曰徐玠、曰叶琪、曰薛尔张、曰丁子伟、曰王仲儒、曰唐尧治、曰冯郅。家族财产，籍没入官，同时株连军流禁锢者无算。初明之亡也，吴下讲学立社之风犹盛，各立门户，互相推排。金圣叹以惊才艳藻，交游其间，调和之力推多，其名尤著。所至倾倒一时，遇贵人嬉笑怒骂以为快，故及于祸。当是狱初起也，若某某大臣故假哭庙事，剪除之，以为悖逆莫大于此，骈而戮之，人当无异言。先是，各省抚按率官绅设位哭临，市禁婚乐，妇孺屏息。爵愈崇者，尤必备极其哀，诚重之也。苏亦举行哭临大典，当事战兢惕厉，礼有弗备，明法随之。然当此所谓人神乏主，亿兆靡依之际②，亦罔敢颠越弗恭者。而圣叹即以是时，率诸生抢入进揭帖，继至者千余人，群声雷动。盖以吴县非刑，预征课税，鸣于抚臣，因民愤也。哭临者大骇，命械之，众议哗然。金于狱中，上书千余言，为民请命，说多指斥一切。抚臣朱某，密疏具奏，以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万，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恐摇动人心等说，命大臣讯狱于江苏。诸人不分

---

① 狱：案件。

② 靡依：无依靠。

首从，凌迟处死，没其家孥财产，一时气夺。吴下讲学立社之风，于是乎绝。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顺治丁酉江南科场案

顺治丁酉十一月壬戌①，给事中阴应节奏："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悬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猷联宗有素，乘机滋端，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得旨："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着郎廷佐速行严查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着明白回奏。"十二月乙亥，少詹事方拱乾回奏："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猷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已酉、甲午三科齿录可据。"下所司查议。

戊戌二月庚午，御史上官铉劾奏江南省同考官舒城县知县龚勋，出闱后被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中式举人程度渊啧有烦言，情弊昭著，以厘夙奸②。得旨："着严察速讯。"丙申，礼部议复："御史上官铉奏江南新榜举人啧有烦言③，应照京闱事例④，请皇上钦定试

---

① 顺治丁酉：即公元1657年。

② 厘（lí）：治理、整理。

③ 啧（zé）：争辩，此处指许多人说不满意的话。

④ 闱（wěi）：古代宫室的旁门，此处为科举考场。

期，亲加复试，以核真伪。至直省士子云集，闱务不便久稽①，其江南新科举人，应停止会试。”从之。

三月庚戌，上亲复试丁酉科江南举人。戊午，谕礼部：“前因丁酉江南中试举人情弊多端，物议沸腾，屡见参奏，朕是以亲加复试。今取得吴珂鸣，三次试卷，文理独优，特准同今科会试中式一体殿试。其汪溥勋等七十四名，仍准做举人。史继佚、詹有望、潘之彪、黄枢、秦广之、陈遡潢、许允芳、张允昌、何亮功、何炳、马振飞、朱扶上、万世俊、黄中、董粤固、韩撰策、谢金章、许凤、杨大鲲、周篆、沈鹏举、史奭等亦准作举人，罚停会试二科。方域、林大节、杨廷章、张文运、汪席、陈珍、华廷樾、顾元龄、刘师汉、夏允光、程牧、孙弓、安叶甲、孙长发等十四名，文理不通，俱着革去举人。”

十一月辛酉，刑部审实江南乡试作弊一案，正主考方猷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俱革去举人。得旨：“方猷、钱开宗差出典试，经朕面谕，务令简拔真才，严绝弊窦，辄敢违朕面谕，纳贿作弊，大为可恶。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惩治，何以警戒将来！方猷、钱开宗俱着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周霖、张晋、刘延桂、田俊民、郝唯训、商显仁、朱祥光、文银灿、雷振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菹、王国桢、龚勋俱着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籍没入官。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

① 稽（ji）：停留。

允堡、吴兆骞、钱威俱着责四十杖，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宁古塔。程度渊在逃，责令总督郎廷佐、亢得时等速行严缉获解，如不缉获，伊等受贿作弊是实。尔部承问此案，徇庇迟至经年，且将此重情问拟甚轻，是何意见？作速回奏。余如议。”

先是，刑部诸臣遵旨回奏江南乡试作弊一案，耽延情由，下吏部议。至十二月丁亥，吏部议：“尚书图海、白元谦，侍郎吴喇禅、杜立德，郎中安珠护、胡悉宁，员外郎马海，主事周明新等谳狱疏忽，分别革职，革前程并所加之级，仍罚俸。”得旨：“图海等本当依议，姑从宽免革职，着革去少保、太子太保并所加之级。其无加级者，着降一级留任。”

已亥三月戊子，再复试丁酉科江南举人。

盖顺治丁酉江南乡闱发榜后，众大哗，好事者为诗为文，为《万金记传奇》及杂剧，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一边旁为金，指二主考姓，备极行贿通贿状而丑诋之。流布禁中，世祖震怒，遂有是狱。两主司撤棘归里时，道过毗陵金阊，士子随舟唾骂，至欲投砖掷甓。桐城方某，冠族也，祸先发，于是，连逮十八房官及两主司。总督郎某又采访举子之显有情弊者八人，上之于朝，其八人即于京师就缉，同主司严讯。凡南北举子皆另复试，北场为先。上亲御前殿，士子数里外携笔砚，冰雪僵冻，立丹墀下①，顷刻成数艺，兵番杂沓以旁逻之，如是者三试而后已，榜发，黜

---

① 丹墀（chí）：墀，台阶上的空地，又称台阶。丹墀，红色台阶。

数人①。南闱复试最后，皆不得与会试，所复一如前，亦黜数十余人，而最后一二十人，复停三科，其解首则竟为进士。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产籍没，妻子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闲者，亦血肉狼籍，长流万里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康熙诛鳌拜

鳌拜在清世祖时，即入枢垣。有膂力②，尝挽强弓，以铁矢贯正阳门上，待卫十余人拔之不能出，亦可知其大概矣。康熙帝初膺大宝，鳌恃其荣宠，尝乎为小孩子。鳌时掌握兵权，诸朝贵半属门生故吏。惧其有他志，因加意防之。密选健童百十，在宫中习拳棒。及逾年，无不一能当十者。康熙喜，而诛鳌拜之心遂决。诛鳌日，康熙帝在南书房，召鳌进讲。鳌入，内侍以椅之折足者令其坐，而以一内侍持其后。命赐茗，先以碗煮于水，令极热，持之炙手，砰然坠地。持椅之内侍乘其势而推之，乃仆于地。康熙帝呼曰："鳌拜大不敬！"健儿悉起擒之，交部论如律。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佟中丞自励

佟中丞凤彩巡抚河南，年已老，每日王鼓燃烛治文书，或坐倦假寐③，少顷辄矍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为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

① 黜（chù）：降职或罢免。
② 膂（lǚ）力：体力。
③ 假寐：不脱衣冠而睡。

何老不任事若此!”辄以手批颊数四①,侍者为之悚然。中丞在豫，如论罢修河夫役，协济柳梢，及调剂西征大兵，秋毫无犯。豫人感其德者，犹绘像祀之。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5上海书店1981年版

雍正蓄养密探队

康熙诞生皇嗣甚多②。故当雍正在外邸时，恒与商贾杂处，以深自韬晦③,江湖间奇材异能之士，皆阴蓄之，以备他日之用。及登大宝④,各省皆置秘密侦探队。吏民一举一动必以闻。吏则溺职有诛⑤,民则偶语有罚，朝野肃然，不敢相欺诈。盖皆得力于此辈之飞檐走壁，故使在下无遁情也。

新简某省巡抚某中丞⑥,颇有政声。暮夜视事已毕，在上房与夫人辈斗小牌为戏，即俗所谓接龙者。未及数次，忽失去幺六牌一张，遍觅不得，亦遂听之。无何，廷寄至⑦,着来京，毋庸开缺⑧,中丞即入都陛见⑨。召对一次，略无所问，召回任供职，殊不解被召之由。及

---

① 批颊：打嘴巴。批，击打。

② 皇嗣：皇子。

③ 韬晦：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

④ 登大宝：登帝位。

⑤ 溺职：失职。

⑥ 简：选拔。

⑦ 廷寄：清代制度，朝廷给地方高级官员的谕旨，不由内阁明寄，而是由军机处密封，交兵部捷报处寄往各地。用军机处印封，上书“军机大臣字寄某官开拆”,或“传谕某官开拆”。

⑧ 开缺：旧指官吏因不能留任，免除其所任职务，待另选人接替。

⑨ 陛见：清代制度，各省高级官员，奉召入京谒见皇帝，奏对事件，接受旨意。

陛辞，叩头而出，雍正特意呼之使返，徐探怀出一物，予之曰："几乎忘却，此卿家物也，可携去。"视之，么六牌一张也。大惊失色，流汗沾衣，趋出。由是衾影必慎，卒以功名终。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卷1
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雍正特务

雍政初，上因允禩辈深蓄谋逆①，倾危社稷，故设缇骑②，逻察之人四出侦诇③，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

有引见人买新冠者④，路逢人问之，告其故。次日入朝，免冠谢恩，上笑曰："慎勿污汝新帽也！"

王殿元云锦于元旦同戚友为叶子戏⑤，忽失一叶。次日趋朝，上问夜间何以为欢，王以实对。上笑曰："不欺暗室，真状元郎。"因袖中出叶示之，即王夜间所失叶。

王制府士俊出都，张文和公荐一健仆，供役甚谨。后王将陛见，其仆预辞去⑥。王问何故？仆曰："汝数年无不咎⑦，吾亦入京面圣，以为汝先容地⑧。"始知为侍卫某，上遣以

---

① 允禩（sì）：康熙第八子。因不满于雍正用阴谋手段夺取了帝位，自己也想继承皇位，被雍正杀害。

② 缇（tí）骑：原为朝廷贵官的前导或随从骑士，明清时常为皇帝的特务。

③ 诇（xiòng）：刺探。

④ 引见人：出仕前由皇帝召见的官员。

⑤ 殿元：状元。叶子戏：一种纸牌。

⑥ 予辞去：指预先辞掉职务离开。

⑦ 咎：过错。

⑧ 以为汝先容：以此为你先安排容身之地，即先为你在皇帝面前说好话。

侦王劣迹也。故人怀畏惧，罔敢肆意为也①。

清昭梿《啸亭杂录》

马雄征孙延龄

孙延龄，定南王孔有德婿也。孔殉粤西难，女四贞年十二，乳媪携之遁民间，得免。顺治癸巳②，将军线国安收复桂林，四贞归京师，诏令入宫为太后养女。既长，适延龄，孔在时所字也③。

康熙甲辰④，延龄出镇衡州，授和硕额驸，封四贞为和硕格格。丁未六月，移桂林，以王永年、孟一茂、戴良臣为正副都统，受延龄节制。延龄所居为明靖江王府，既居之，忽忽若失，或头目眩晕，不视军事，学围棋、鼓琴、临池拓摹古帖、挟弹丸张罾罟取鱼鸟以为乐⑤。王、孟心易延龄年少⑥，以妇贵，无大材略，不屑为之下。而延龄亦骄纵，数傲侮王、孟，遂有隙。

癸丑二月，永年为兵校所讼，延龄因言永不法，命四贞赴京奏闻，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四贞于河南，不得进，仍返粤，延龄由是益憾永年⑦。时巡抚马文毅公雄镇具奏将军都统互讦事，圣祖遣大臣出勘两造，延龄内不自安。甲寅正月，吴三桂叛，延龄遂诱王，孟十二人至府，尽杀之，而遣人纳款于三桂，蓄发易冠，发兵反，囚

---

① 罔：无。

② 顺治癸巳：即公元1653年。

③ 字：女子许配人家。

④ 康熙甲辰：即公元1664年。

⑤ 罾罟（zēnggǔ）：一种用竹竿或木棍做支架的方形鱼网。

⑥ 易：轻慢，看不起。

⑦ 憾：恨。

文毅，杀浔州知府刘浩、知县刘钦邻、周岱生等以应之。提督马雄驻柳州，亦贰于三桂，然奸狡持两端。延龄使人逼其易衣冠，不从，詈之①。又遣其兄延基与总兵陈全攻雄，雄不为动。七月，遣总兵侯德攻雄，为雄所败，雄亦为流矢中颊，是以愈不睦。既而延龄上表三桂，称名不臣，不用其印札，自铸印设官，变置州县，视贿多者与善地，兵饷不以时给，军士不服。

丙辰，军士念线国安旧恩，鼓噪，奉其三公子主。而三公子约束军士颇严，复鼓噪，因三公子，迎延龄。时延龄夫妇逃匿小民孙七家，军士迹至，以二舆从，延龄疑惧，不敢出。四贞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匿延龄别室，而自出见军士，谓曰："尔曹杀我夫女易耳，独不念先王乎？"军士环列叩首，具陈奉迎意。四贞察其无他，呼延龄出，延龄不敢坐舆，请以一舆舁其妇②，而挽舆而行。既入府，延龄惭，不能视事，谓四贞曰："吾之复得生也，以卿故。军士念定南王威德，重卿，卿其握权视事，吾愿为闲人矣。"四贞遂戎服，击鼓升堂，理军务。

丁巳，三公子以前流广州，逃亡柳州，说马雄征延龄。延龄闻雄兵至，疑城中有内应，籍诸仇家男女老幼，夜，尽驱至滩水旁，每十口一举刃、推置水中，至明而毕，江赤，水不流，实无内应也。雄至，相持数月，无胜败，乃引去。遂致书三桂，谮延龄阳奉命③，内不可恃。三桂固怒其不称臣，至

① 詈（lì）：骂。

② 舁（yú）：抬。

③ 谮（zèn）：说别人的坏话。

是益信。十月，遣其兄子伪将军吴世琮至桂林，绐延龄[①]。延龄不知雄之谮已，郊迎世琮，伏卒断其首于马上，函送雄所。四贞率残兵遁归京师，朝廷以定南王无子，命四贞奉王祀，以善终。或谓三桂既杀延龄，并及其子，拘四贞入滇，迨云南平[②]，四贞始归京师。延龄死十余日，雄亦病死。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12月中华书局版

于清端折狱

康熙辛酉[③]，永宁于清端公成龙督两江，按部至高邮。适巨绅家将嫁女，奁具甚富[④]，夜被偷儿席卷而去，刺史无术。清端传令诸门闭，止留一门，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严搜装载。又出示谕，阖城户口[⑤]，各归第宅，候次日查点搜掘，务得赃物所在。乃阴嘱吏目曰："设有城门中出入至再者，捉之。"过午，得二人，一身之外无行装，曰："此真盗也。"二人诡辩不已。令解衣搜之，见袍内着女衣二袭，皆奁物也。盖恐次日大搜，急于移置，而物多难携，故密着之而屡出也。

清端初为邑宰时，至邻邑，旦经郭外，见二人以床舁病人，覆大被，枕露发，簪凤钗一股，侧眠床上，有三四健男夹随之。时更番以手拥被，令压身底，似恐风入者。少顷，息肩路侧，又使二人更相为荷。清端过，遣隶回问之，云是妹疾垂危，将

---

① 绐（dài）：欺骗。

② 迨（dài）：等到。

③ 康熙辛酉：即公元1681年。

④ 奁（lián）：女子梳妆用的镜匣，本文指所有嫁妆。

⑤ 阖（hē）：关闭。

送归夫家。清端行二三里，又遣隶回视其所入何村。隶尾之，至一村舍，两男子迎之入，还白清端。清端询其邑宰：“城中得无有劫盗否?”宰云：“无之。”时功令严，上下讳盗，故即被盗贼劫杀，亦隐忍不敢言。清端就馆舍，令仆访之，果有富室被强寇闯入，炮烙死矣。乃唤其子来，诘其状，子固不承。清端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顿首哀乞，求为死者雪恨。乃往见邑宰，差健役四鼓离城，直至村舍。捕八人，一鞫尽伏罪①。诘病妇何人，盗供是夜同在勾栏②，故与妓女合谋，置金床上，令抱卧，至窝顿处，始瓜分。人皆服清端之神。或问所以能知之故，则曰：“此甚易解，但人不关心耳。岂有少妇在床，而容人入手于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势甚重，交手护之，则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妇昏愦而至，必有妇人倚门而迎，今止见男子，并不惊问一言，是以确知其为盗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岳钟琪先谋后战

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甘肃兰州人。著有《蕴园》、《蛩吟》二集。身长七尺，骈肩善射③，饮食兼人。性严毅，善将兵。每登坛，将弁股栗，部伍整肃，无敢哗。士卒疾苦，必躬自拊循，以故人争效命焉。

康熙己亥，西藏达哇蓝占巴等叛，从征至察木多，侦知有准噶尔使者在其地，诱各番酋守三巴桥，遏官军④。三巴桥

① 鞫：审讯。
② 勾栏：妓院。
③ 骈肩：双肩。
④ 遏（è）：阻止。

者，进藏第一险也。乃选能番语者衣番服，驰至落笼宗，擒其使者五人，杀六人，诸番以为神，相与匍伏降，无梗道者。番中有黑喇嘛者，号万人敌，岳以计手擒之，遂下喇哩。

雍正癸卯，青海罗卜藏丹津寇西宁，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授岳参赞大臣，飞檄行调。岳沿途相机剿抚，自松潘至西宁，五千余里，烽烟肃清，青海为之夺气。年命征尔格弄寺喇嘛。于华里、华里有山甚险，其下五保环峙，寂无人声，岳曰："是有伏也。"遣骑搜之，堡内贼果起。岳以三千人分为三，追杀贼万余。甲辰，出塞，抵喀喇乌苏，斩贼千余。尾追一昼夜，乘胜前进。路见野兽奔逸，岳曰："此前途有放卡贼也。"蓐食疾驰①，果擒百余，自此罗党探信者为断。

岳之用兵，尝谋定后战。定西藏，平青海，率以谋略为先。有邸在京师正阳门外，其建筑悉按奇门法布置，居者动之，则灾患立至，固可想见其规划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文字之狱

新会梁任公辑《近世中国秘史》，于康雍乾三朝文字之狱，言之綦详，而不及桐城戴潜虚及吾乡王氏《字贯》两事。戴名名世，字潜虚，安徽桐城人，年五十，始登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进士，以一甲二名授编修，一时文名籍甚。p其诛也，为与弟子倪生一书也。书论修史之例，谓清当以康熙元年为定鼎之始，顺治虽入关十

---

① 蓐（rù）：草席。

八年，其时三藩未平①，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也云云。为仇家所讦②，遂罹惨祸。今《南山集》中不戴此文，盖《南山集》为前清禁书中一种也。至吾邑王氏《字贯》一书，亦全家被祸，著者斩，家属遣戍。其书因《康熙字典》之陋，乃增损而纠正之，坐是得罪。书尚未刻，闻其稿尚存。周文甫茂才道章云：曾见钞本。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吴鸿锡助和顺赈饥

康熙癸未③，山东大饥，朝廷遣官往赈和顺与焉。吴鸿锡曰："此仁人君子尽心时也。"从以往，分赈武城。廪未发④，鸿锡即以私钱市米，因逐户稽册，先量给之。念居民有僻远不能至县者，度四乡中地，得南鲁集为散赈所。又惧民饥久，不胜食，日为蒸饼万，计人给饼二。然饥肠骤饱有毙者，或言先饮萝卜汤则无患，亟为汤，遂日活无算。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俞鸿图遭腰斩惨刑

雍正间，俞鸿图督学闽中，关防颇严，操守亦慎。每扃试之日，戒其仆从分值内外，毋得擅自出入，将以绝传递之弊。

---

① 三藩：清初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守云南；尚可喜为平南王，守广东；耿继茂为靖南王，守福建；称为"三藩"。

② 讦：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别人的阴私。

③ 康熙癸未：康熙42年，即1703年。

④ 廪：指仓库储藏的米。

乃其仆作奸犯科，每传递之文，即贴在俞背后补褂之上，仆役轻往揭取，授之试士，而俞不觉也。久之考取益滥，远近大哗，为言路所弹劾。廷命侍讲学士邹升恒往代其任，并令将俞腰斩，邹即监斩官。而邹与俞本儿女姻亲，以慑于天威，不敢漏泄。俞仓猝受刑，及赴市，方知之。刽子手于腰斩之犯，向索规费，得费则可令其速死，不得则故令其迟死。俞既斩为两段，在地乱滚，且以手自染其血，连书七“惨”字。其宛转求死之状，令人目不忍睹。邹据实奏陈，上亦为之恻然，遂命封刀。自此除腰斩之刑，盖自俞始也。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吕留良以文字戮尸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石门人。八岁善属文，与张履祥等发明程朱之学，尝揭一联于堂楹云：“囊无半卷书，唯有虞廷十六字；目空天下士，只让尼山一个人。”为诸生十余年。明亡，忽自以为淮府仪宾之后，追念明代，以发抒种族思想，著为书，誓不仕。郡守以隐逸荐之，乃削发为僧，康熙辛酉卒。雍正时，以曾静文字狱之牵涉，被戮尸，著述均毁。

先是，湖南人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以同谋举事。钟琪以闻，诏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至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提曾静质讯。静投案，供称：“因应试州城，得见留良评选时文，内有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又与留良之徒严鸿逵，沈在宽等往来投契”等语。于是，即将静、熙提解来京，并命浙

江总督李卫，查留良、鸿逵、在宽家藏书籍，所获日记等书，并案内人犯，一并拿解赴部，命内阁九卿等先将静研讯。

世宗怒，以留良之罪尚在静之上，谕："将留良及现在子孙嫡亲兄弟子侄照何定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各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已见评核，定议具奏。"旋将留良、鸿逵及留良之子葆中皆剉尸枭示，子孙遣戍，妇女入官。在宽凌迟处死，而静、熙则免罪释放。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裘琏以文字被逮

雍正时，有裘琏者，慈溪人，明平波伯兆锦之孙。父永明，诸生，散家财买敢死士从鲁王于台州、绍兴间，得授提督九门禁旅军务，同知左军都督。顺治丙戌，殉难于钱塘。时琏生三岁，少孤力学，天才卓绝，黄梨洲尤器重之，与姜宸英、郑梁二人齐名。琏少即知名，昆山徐乾学奉命纂修《一统志》，访士于梨洲，梨洲以琏荐。越十五日而成《三楚志》，人咸惊其工且速，遂与徐氏及高士奇诸人交。圣祖南巡，献赋，命近侍记名。然年近七十矣，始获举于乡。圣祖见琏名，谓近侍曰："裘琏中矣。"翌年，成进士，三甲第一，特赐传胪，与二甲第一名同，异数也。旋改庶吉士，乞身归。上幸热河，欲琏扈从，问院长何在，以具词乞身对，帝曰："伊固逾七十矣。"遂允其请。

世祖性多疑，既即位，罗织诸王之宾客。雍正己酉，昆山三徐以事罢职，士奇并获谴。是年冬，琏被逮入京，时年八

十五矣，明年六月，卒于京师，时狱犹未解也。三徐与高之获罪或谓其党于诸王之故，至于琏，相传亦因三徐与高。或谓琏少时家居，曾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其辞曰：“戚夫人嬖生赵王，帝以母故，欲立其子，佯曰‘如意类我。’吕后恐，使建城候泽劫留侯计，留侯为言四皓，命太子为书，卑词厚礼以往。太子曰：‘噫，吾为书，惧自伐以旌君过也。’于是，以安车四乘，白璧十双，缯帛累百，衣冠各一袭，为留侯书以招四皓曰：上高先生名久矣，知先生之不可强致也，每与良等言，叹慕不少忘。今上春秋高，多病，戚夫人日夜抱赵王啼弄上前，而后太子累月不得见，则是骊姬复溺于晋，而褒姒复煽于周也，岂不殆哉！顾知君莫如臣，上非尽惑于爱也，非中于谗也，非忘天下以徇儿女也，心懦太子而慧赵王，以为能蒙吾业也。然则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贤之奈何？今上所心重而不能致者，独有四先生耳，先生何以为太子计？夫救人患之为仁，定社稷之为勋，扶纲常伦叙之为贤，成所败安所危之为智。良试念之，良何有于先生？上与太子何与先生？汉天下亦何与于先生？……”琏之书具载集中，当时颇多传诵之者。或摭其词以入告，谓此书乃讽圣祖易储，为太子允礽作，而琏祸作矣，然实诬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吟诗杀身

世宗尝微服游于市①，就

① 微服：即便服。

一书肆翻阅书籍，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一书生见状，即高吟曰："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世宗以为讥讽也。旋下诏杀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书麻城冤狱始末

麻城涂如松娶杨氏，不相中，归辄不返，如松嗛之而未发也①。亡何②，涂母病，杨又归，如松复殴之。杨亡，不知所往，两家讼于官。杨弟五荣疑如松杀之，访于九口塘。有赵当儿者，素狡狯，谩曰："固闻之。"盖戏五荣也。五荣骇，即拉当儿赴县为证，而诉如松与所狎陈文等共杀妻。知县汤应求讯无据，狱不能具。当儿父首其儿故无赖妄言③，清无随坐。汤访唆五荣者，生员杨同范，虎而冠也④。乃清褫同范⑤，缉杨氏。

先是，杨氏为王祖儿养媳。祖儿死，与其侄冯大奸。避如松殴，匿大家月余。大母虑祸，欲告官。大惧，告五荣。五荣告同范。同范利其色，曰："我生员也，藏之，谁敢篡取者。"遂藏杨氏复壁中，而讼如松如故。逾年，乡民黄某墐其僮河⑥，滩浅，为大爬瞰⑦。地保请应求往验，会雨、雷电以风，中途还。同范闻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与五荣谋，伪认杨氏，賄仵作李荣，

---

① 嗛（xián）：怀恨。
② 亡（wú）何：不久。
③ 首：出首告发罪行。
④ 虎而冠：谓凶暴似虎之人。
⑤ 褫（chǐ）：褫革，此指剥夺杨同范的生员资格。
⑥ 墐：掩埋。僮：奴婢。
⑦ 爬瞰（dàn）：发掘而盗取死者衣物。

使报女尸，李不可。

越二日，汤往，尸朽不可辨，殓而置揭焉①。同范、王荣率其党数十人哄于场。事闻，总督迈柱委广济令高仁杰重检。高，试用令也，觊觎汤缺②，所用仵作薛某又受同范金，竟报女尸，肋有重伤。王荣等遂诬如松杀妻，应求受贿，刑书李献宗舞文，仵作李荣妄报。总督信之，劾应求，专委高鞫③。高掠如松等，两踝骨见，犹无辞。乃烙铁索，使跽，肉烟起，焦灼有声。虽应求不免，皆不胜其毒，皆诬服。李荣死杖下。然尸故男也，无发，无脚指骨，无血裙裤，逼如松取呈。

如松瞀乱④，妄指认抵拦。初掘一冢，得朽木数十片，再掘，并木无有，或长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后得尸，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视，骷髅上鬖鬖白发⑤，又惊弃之。麻城无主之墓发露者以百数。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许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已发，摘去星星者为一束⑥，李献宗妻刓臂血染一裤一裙⑦，斧其亡儿棺，取脚指骨，凑聚诸色目，瘗河滩⑧，而引役往掘，果得狱具。

署黄州府蒋嘉年，廉其诈，不肯转。召他县仵作再检，皆曰"男也"。高仁杰大惧，诡详尸骨被换，求再讯。俄而山水暴发，并尸冲没，不复检。总督迈柱竟以如松杀妻、官吏受贼，拟斩绞奏。麻城民咸知其

---

① 揭：标识。

② 觊觎（jìyú）：非分的希望或企图。

③ 鞫（jū）：审讯犯人。

④ 瞀（mào）乱：精神错乱。

⑤ 鬖鬖（sān）：下垂的样子。

⑥ 星星：指其中的白发。

⑦ 刓（wán）：削刻。

⑧ 瘗（yì）：埋葬。

冤，道路汹汹。然卒不得杨氏，事无由明。

居亡何，同范邻妪早起，见李荣血模糊奔同范家，方惊疑，同范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产，非妪莫助举儿者。"妪奋臂往，儿颈拗胞不得下，须多人掐腰乃下。妻寤，呼："三姑救我！"杨氏闯然从壁间出，见妪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妪前，戒勿泄。同范自外入，手十金纳妪袖，手摇不止。妪出，语其子曰："天乎？犹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即属其子持金诉县。

县令陈鼎，海宁孝廉也，久知此狱冤，苦不得间。闻，即白巡抚吴应棻。吴命白总督。总督故迈柱，闻之以为大愚，色忿然，无所发怒，姑令拘杨氏。陈阴念拘杨氏稍缓，或泄漏，必匿他处，且杀之灭口，狱仍不具也。乃伪访同范家畜娼，乃身率快手直入，毁其壁，果得杨氏。麻城人数万欢呼，随之至公堂。召如松认妻，妻不意其夫状焦烂至此，直前抱如松颈大恸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荣、同范等叩头乞命，无一言。时雍正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也。

吴应棻以状奏，越十日，而原决勾决之。旨下，迈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请缓决。杨同范揣知总督意护前，乃诱杨氏具状，称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窝娼罪。迈复据情奏天子。召吴、迈两人具内用，特简户部尚书史贻直督湖广，委两省官会讯，一切皆如陈鼎议。乃复应求官，诛同范、五荣等。

清袁枚《虞初续志》卷10

高宗纳银妃

银妃，山东青州人，乳名

珠儿。父某，诸生，年五十六，生银妃。未二年而父死，母以家贫，不及卒养，乃送与同里黄氏为义女，故笄后尚承黄姓。

黄故望族，加以珠儿有艳名，媒约遂相属于道，黄氏悉婉谢之。珠儿尝语所亲曰："所贵美女者，当屏绝男子耳。明珠白璧，岂可使有瑕玷哉！"于是，艳名益著。

乾隆某年，高宗南巡，经鲁境，有绳珠儿之美者，默志之①。及回銮，手谕鲁抚，命与黄婉商，欲迎珠儿入宫。鲁抚奉谕造黄，出手谕，黄北叩首应命。次日，辇珠儿入都。高宗安置之于坤宫，复恐太后知，又匿之于四知书屋。某夕，喧言珠儿承恩，敕封银妃，佩符矣。一日，黄夤缘某监入乾清宫，高宗遇见之，问何人，黄伏地不语。内监奏为银妃父黄某，亲送银妃入都者。高宗命回鲁，诏之曰："已有密旨至济南矣。"黄返，则居宅一新，又有良田美池，簿录万数，文武官皆郊迎请圣安。黄至是遂以富称于乡。

珠儿初入宫，礼节未谙，夜阑②，辄背灯暗泣。或以奏闻，特旨慰之。某夜，偶以事忤，高宗大愤，径出，宫人皆为之危。少选，复来昵之。越数年，征回部，获香妃。香妃初入，与银妃同宫，居未久，香妃迁它宫，高宗时幸之，有所赐，亦优于银妃。香妃死，高宗大哭至病目，而弃银妃若敝履矣。然此实道路之传会，未可信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

① 志：记。

② 阑（lán）：夜深。

王露计送粮饷

乾隆间林爽文反台湾，庄大甲附之，围诸罗城。日久，军饷断绝，文报不通。总兵柴大纪遣人伪作乞丐装，中藏血书，乞粮于将军常青。台湾县知县王露曰："流寇满地，恐途中为所劫，请先遣其赝者①；如得达，即以真继之。"遂装砖砾十车，封缄甚固；又用牛车若干辆装草柴，上加糠秕，覆以芦席。时有二人立门外遥觇②，门役疑为奸细，执送王露。问之，二人曰："吾等皆诸罗人民，因城中粮尽，故遣来探听。"王露乃伪叱门役曰："汝何故妄执良民?"因呼二人至后堂，谕之曰："诸罗绝粮久，余稔知之③。独路梗解送不易④，奈何?今将先送伪物，赚贼劫去，过二三日然后再送真物。请速归，语城中，努力固守，无以乏食为忧。"二人叩谢而去。次日黎明，拨老弱役二名，谕之曰："尔等先以伪银米试之。途中倘遇贼劫去，当重责；若能解到，则有厚赏。"二人唯唯去。至中途，贼千余人立高阜，望之大笑，不阻。亦不追。夫役疾驱，直抵诸罗城。验封开视，则皆真银米也。夫役共讶之，不解其故。盖王露于中途潜易之。诸罗既得粮，分与兵民，守御益力。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县令处决残害幼童者

乾隆时，长沙市中有二人，牵一犬，较常犬稍大，前两足

---

① 赝（yàn）：假。

② 觇（chān）：偷看。

③ 稔（rèn）：熟悉。

④ 梗：阻塞。

趾较犬趾爪长，后足如熊，有尾而小，耳鼻皆如人，绝不类犬，而遍体皆犬毛也。能作人言，唱各种小曲，无不按节。观者如堵，争施钱以求一曲。

县令荆某途遇之，命役引归，托言太夫人欲观，将厚赠之。至则先令犬入内衙讯之，顾犬曰："汝人乎，犬乎？"对曰："我亦不自知为人也，犬也。"曰："若何与偕？"对曰："我亦不自知也。"因诘以二人平素所习业，曰："日则牵我出就市，晚归即纳于桶，莫审其所为。一日，因雨未出，彼饲我于船，得出桶。见二人启箱，箱有木人数十，眼目手足悉能自动。其船板下卧一老人，生死与否，我亦不知。"荆拘二人鞫之①，初不承，旋命烧铁针刺入鬼哭穴，极刑讯之，始言此犬乃以三岁幼孩作成，先用药烂其皮，使尽脱，次用狗毛烧灰，和药敷之，内服以药，使创平复，则体生犬毛，而尾出，俨然犬也。此法十不得一活，若成一犬，便可获利终身。所杀小儿无数，乃成此犬。问木人何用，曰："拐得儿，令自择木人，得跛者、瞎者、断肢者，悉如状以为之，令之作丐求钱。"荆得状，即率役籍其船，于船上得老人皮，自背裂开，中实以草。问何用，曰："此九十以外老人皮也，最不易得。若得而干之为屑，和药弹人身，其人魂来供役。觅数十年，近甫得之。又以皮湿未能作屑，乃即败露，此无也，天也！今但求速死耳。"

荆大怒，乃命人械击之，牵之至市曹，暴其罪而榜死之②，观者称快。久之，犬亦饿毙。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

---

① 鞫（jū）：审讯。

② 榜（béng）：笞打。

局1984年版

香妃体有异香

回王某妃以体有异香，号香妃，国色也。高宗久闻其美，乾隆戊寅，尝于征回之役，召见将军兆惠，令穷其异。兆惠知指①，已卯，回疆平，果生得之。

香妃既至京，命处之西苑，妃意泰然。高宗时至其居，百问不一答，乃令宫眷游说之，则袖出白刃，侃侃而言曰："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徒死无益，必得一当以报故主。今若强逼，吾志遂矣。"宫眷大愕，欲群劫而夺其刃，妃笑曰："吾衵衣中尚有数十刃②，若辈欲迫我者，请先饮刃。"宫眷不得已，以状奏闻，高宗太息而已。但命人日夕逻守，防其自戕，且犹冀其久而复仇之意渐息，更有以悦之也。于其所居楼外，仿西域式建清真寺及市肆，使如见故土焉。

太后闻其事，为高宗危，戒勿往西苑，曰："彼终不自屈，何杀之！否则放还乡里耳。"高宗不听。某年，冬至郊天③，太后知高宗之方先期赴斋宫也，召妃至慈宁宫，鐍宫门④戒左右曰："虽帝至，不得纳。"语妃曰："汝不屈志，当何焉？"妃曰："死耳。"太后曰："今赐汝死，可乎！"妃再拜谢曰："妾以志在复仇，不欲徒死，今得从故主于地下，感且不朽。"时高宗已得报，亟命驾归，诣慈宁宫，则宫门已下键，乃痛哭门外。须臾，门启，高宗入，妃已气绝，而异香不散，而犹含

---

① 指同"旨"。皇帝的想法。
② 衵（nì）衣：贴身的衣服。
③ 郊天：到外面去祭天。
④ 鐍宫门：锁住宫中的门。

笑也。后以妃礼葬之。

祥符周星誉藏有香妃小影，作满妆，姿态可人。高宗戎装佩剑，纠纠有威猛之风。香妃手持箭三枝，似欲授之于高宗者。盖所绘为塞外行猎之景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双料曹操

道光时，朱勋为陕西巡抚，贪婪冠诸疆臣，而阴狡特甚，虽仇家莫能尽其脏证。后以渭南柳家案褫职①，民间莫不快之。

朱在乾隆时，以县丞待缺陕西，娶妻某氏，已数年矣。伉俪之间，并无乖舛②。一日逢衙参期，同僚谈及闻按察使有女甥，现方择婿，苟有年少未娶者，倘得预东床选③，有此奥援④，富贵不难立致也。朱忽心动，归即愁叹，语其妻曰："适闻岳母病危，奈何？"妻请归省⑤，朱遣仆送之。密以六百金与仆，谓曰："人与金皆为若有，南北任所之，第不再至陕省为我累，足矣！"仆大喜，竟如所嘱而行。朱于妻去后，即托言病没，浼客为媒⑥，娶按察甥女为继室。朱固权谲，善营斡⑦，又得按察之奥援，展转汲引⑧，凡要差美缺，悉为所据。一帆风顺，直上扶摇，不十年竟至封疆大吏。时称为"双料曹

---

① 褫（chǐ）职：革除官职。

② 乖舛（chuǎn）：不和谐。

③ 东床：指女婿。

④ 奥援：旧指暗中支持、帮助的力量，多用于官场。奥，深而不露。

⑤ 省（xǐng）：探亲。

⑥ 浼（měi）：请托。

⑦ 营：营画。斡（wò）：旋转，此指办事圆滑，善于调整调整各方面关系。

⑧ 汲引：提拔引荐。

操”。同治间有某官者，以巧佞遽跻显要，而胸无点墨，鄙俗不文，人号为“半截严嵩”，诚天然妙对也。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嘉庆逼奸相和珅殉葬

和珅与朝贵偶语，必盛称太上皇。嘉庆密侦得之，怒詈曰：“和珅奴才，可恨蔑视朕躬，不给他一个信，他还做梦哩。”翌日，召见便殿，低声语和曰：“太上皇待你好么？”和顿首答曰：“太上皇恩典，天高地厚，奴才虽死不忘。”嘉庆又问曰：“然则朕待你如何？”和又顿首答曰：陛下待奴才恩典，虽异于太上皇，奴才誓以死报。”嘉庆又曰：“好个誓以死报。”又问太上皇与朕孰贤，和珅顿首谢曰：“奴才不敢说。”强之，乃曰：“太上皇有知人之明，陛下有容人之量。”嘉庆笑曰：“好个‘容人之量’，你候著罢。”和战栗辞归，汗流浃背，重棉为湿。

乾隆登遐①，嘉庆秘丧不发，密遣内竖矫太上皇旨，召和相入宫。使者去，嘉庆迟和于便殿。和入见嘉庆，俯伏行君臣礼。嘉庆色甚霁，赐箭衣一袭②，衣制短后，两袖亦窄甚。嘉庆促和衣之。和无奈，脱旧衣更新衣，袖窄格不得入，强纳之必敝，恐滋咎戾，遂不复御。内竖抗声诘之，以袖小对。嘉庆笑曰：“袖是不曾小，你的拳（权）太大了。”和知有变，请见太上皇。嘉庆偕之入寝宫，知已崩逝，始大哭。嘉庆亦哭，

① 登遐：登仙。用于帝王死亡的讳称。

② 箭衣：古代射士穿的衣服。

既而语和曰："皇考待汝如何?"和呜咽曰："先帝恩典，天高地厚，奴才没齿不忘。"嘉庆曰："皇考弃天下时，遣诏以汝为殉，汝前云誓以死报朕躬，犹忆之否？皇考待汝不薄，死以身殉，义不容辞。汝今日之死，不过略报涓埃，苟得其所，死可无憾。"因出遗诏示之。和大骇，泪坠如断绠，跪奏"家有老母，奴才死，母无生理。奴才死不足惜，如老母何?"嘉庆笑曰："言犹在耳，忠岂忘心，汝今日云云，负皇考甚矣。"言已，纵之使去。和危疑惨怛，遂成心疾。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仁宗平某妇冤狱

嘉庆丙子，畿辅某邑有某甲者，以窝赌为生，为暴于一邑。某乙亦博徒也，素畏甲。一日，甲乙偶语，忽一少妇过其旁，甲睨而艳之，问乙曰："此谁家妇?"乙曰："吾妻也，适自母家回耳。"甲因戏语之曰："尔乃有此妇耶?老子今夕当往汝家一宿。"即以钱二千授之。乙受钱，有难色，附甲耳语曰："妻性刚，恐不易服，当先归与婉商之。"甲笑诺。乙归家，未及言，妻即怒叱曰："尔不事正业，而日与强暴为伍，今之眈眈视我者①，岂人类耶！不速绝之，祸无日矣。"乙气慑，竟不敢言，奔告甲，请姑缓。甲不可，曰："老子岂施钱赈贫者耶!"更与钱二千，促之归，曰："不得当，毋相见也。"乙私庆得钱可从博，携以归，告妻曰："今日博胜矣。"妻以乙每博未尝不负，今安得有此，苦诘乙

① 眈眈：注视的样子。

钱所自来，乙不承，而词色惭沮不自胜，妻益疑，度其钱必自甲得来，忆日间眈视事，则大怒。乃阴怀匕首自卫，袒衣上下，皆以针线缝纫甚固，事讫，乃闭门假寐，以观其变。

夜将半，忽闻叩门声，乙故语妻，谓将起溲，遂起，出门去，妻急起，尾其后。乙启户，见甲小语曰："床上卧者是也，尔第伪为吾者，事毕即出，慎勿与言。"方二人小语时，妻已伏户后，备闻之，即出匕首以俟。乙手牵甲袂入户，妻以为前行者必甲也，以匕首力刺之，乙大呼倒地，甲急遁去。妇知其误也，乃大哭。比邻惊起，见乙死于地，而妇挟利刃，疑为有奸，鸣之官。官诘妇，妇以实告。乃捕甲至，则曰："戏语诚有之。然谑耳，未尝往其家也。"甲故与吏役交结，多为之道地者，官信之，竟释甲而施妇严刑。妇备受毒楚，然终矢口不移，官竟以因奸谋杀定案，奸夫获日另结，而置妇极刑。

事闻于朝，决有日矣，仁宗慨然叹曰："好人诚难做乎！"刑部堂官不解，请其故。仁宗曰："是烈妇也，奈何刑之？甲欲强奸，乙殆卖奸①，甲不强则乙不卖，乙不卖则妇不杀，妇之杀甲，非杀乙也。乙之死，虽妇杀之，实甲杀之。不诛甲而诛乙之妇，可谓平乎？且未得奸夫主名，而即坐人以极刑，何以风示天下，使妇女知保全名节之可贵耶？宜以刑妇者刑甲，而旌妇以彰其烈，庶足蔽甲之辜而服乙之心。"尚书侍郎皆骇汗伏地，不敢仰视者久之，遂遵旨改谳②。

---

① 殆（dài）：几乎、差不多。
② 谳（yàn）：审判定案。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私造假印案

嘉庆己巳冬①，工部有书吏王书常者，私镌假印②，冒支国帑③。其于饮派岁修工程，皆假捏大员名姓，重复向户曹支领④，每岁耗银至数十余万两。久之，为工头某告发，始置书常于法，大吏降黜有差⑤。夫水曹支领银两⑥，必须诸司空签押毕⑦，关知户曹，度支大员复加查核⑧，然后发帑，定例本为详慎。乃诸部曹夤缘为奸⑨，伺大员谈笑会饭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⑩，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画者⑪。其习已久，故使奸蠹胥吏得以肆其奸志。嗟夫！于照常供职之事，尚复泄沓若此⑫，又安望其兴利除弊，致吾民于熙皞之世也哉⑬？宜夫我皇上屡降明论之告诫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

广兴周廷栋因民谣获罪

“周全天下事，广积世间

---

① 嘉庆己巳：即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

② 镌（juān）：刻。

③ 国帑（tǎng）：国库公款。

④ 户曹：户部管理财政的机构。

⑤ “大吏”句：失职的大员或降职，或革职，轻重不等。差，等级。

⑥ 水曹：管理工程财务的官员。

⑦ 司空：工部尚书的别称。

⑧ 度支大员：户部专门审查财政开支的官员。

⑨ 夤（yín）缘：互相攀附勾结。

⑩ 寓目：过目。

⑪ 倩：请求。

⑫ 泄沓：马虎随便。

⑬ 熙皞（hào）：繁盛光明。

财”，此嘉庆间山东民谣。缘内务府大臣广兴、左都御史周廷栋奉命往山东审案，广兴黩货营私①，周廷栋为之隐饰，众怨繁兴，谤书腾播，此十字遂达天听②。谳鞫得实③，奉旨广兴伏法，廷栋屏斥不复用。后之乘传四方者④，无谓人言不足恤⑤也。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剖心记

即墨李荣轩大令毓昌，查山阳县振务⑥，被鸩死⑦，昭雪后得旨赠荫⑧。《国朝先正事略》已为之传，惟限于史体，琐屑之事多不备载，偶搜得手抄此案全卷以归，撮其崖略云⑨。

初，淮阳水灾，振务既已，例委员赴各属查勘⑩。时即墨李公荣轩，适以榜下知县分江宁候补，即奉委查山阳县，携仆三人首途⑪。既抵山阳，就邑中之善缘庵暂住。旋遍赴各乡，查得浮开振户无数⑫，一一笔录存之，将为禀揭地也。

公三仆，曰李祥，曰顾祥，曰马连升。李最狡黠，得公笔记状，潜告其友包祥。包祥者，山阳令王伸汉之仆也。包得李言，即以告王令。王令惧，谋

---

① 黩货：贪污。
② 达天听：指传到皇帝耳中。
③ 谳鞫（yànjú）：审讯。
④ 乘传四方者：泛指朝廷命官。乘传，古代驿站用四匹马拉的车。
⑤ 恤：畏惧。
⑥ 振：赈济。
⑦ 鸩死：用毒酒害死。
⑧ 荫：子孙后代因先世有功而得官。
⑨ 崖略：概略。崖，边际。
⑩ 例：按成例或规定进行。
⑪ 首途：启程。
⑫ 浮开：虚报。

所以止之①，出巨贿，令包因李以进公②。公怒，拒绝之。王令益惧，因包招李至，与商。李曰："小人能为力，而不能为谋，苟谋定有所指挥，小人当效奔走也。"王令喜，援以谋，贿而遣之。他日，公勾当事峻将行③，王令置酒祖饯④。醉归，渴而索茗不得⑤，良久，李始以一瓯至，公嗅之有异味，置之。时公已醉极无力，李执耳强灌之，颓然遂倒。李之受王令谋也，归而商于顾、马，顾、马皆首肯，于是群小起而谋公矣。适所进鸩也，李见公倒，呼顾、马至，烛之，血溢七窍。复悬绳梁间，举公起，缢之。及明，伪为仓皇状，奔县署请验。王令至，验为缢死，赠棺殓之。此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事也。

越十有二日，公叔父泰清自籍至，知公已死，谒王令问死状，令以缢对，问遗仆，曰："主死仆散，事理之常，吾已荐之他往矣。"谋归其丧，令慨然馈百金，曰："归宜即营葬事，死以入土为安也。"

泰清持丧归，置棺中堂。公夫人林，贤而慧，无子。公出后即依泰清居，至是一恸几绝，思以身殉……。一日，偶检公所遗行箧⑥，甫启视，即见蓝表羊裘一袭⑦，摺皱狼藉，一若仓卒所置也者。提出抖之，觉襟袖有痕而色异，非油非酒，试濯以水，水色赤，吮而嗅之，其

---

① 谋所以止之：谋划阻止李公的办法。

② 因：凭借。

③ 勾当：处理。

④ 祖饯：古代出行时祭祀路神叫"祖"，后因称设宴送行为"祖饯"。

⑤ 茗：茶。

⑥ 箧（qiè）：小箱子。

⑦ 袭：套。

臭腥，审为血也。大骇，持奔泰清曰："吾夫其冤也！此物奚而至哉？"泰清审之，确，曰："冤则似矣，然犹未足以为证。"问："若何？"曰："必启棺验之，始可信也。"夫人曰："苟得明其冤，虽启棺何伤！"于是剖棺，棺剖而尸见，犹未腐也，面涂石灰，胸际置小铜镜并符箓等。启视心腹指尖，皆作青黑色；濯去石灰，面色亦然。双拳紧握。夫人大恸曰："天乎！谁杀吾夫者？吾誓雪此冤！"泰清曰："毋然。家尚有男子，此非妇女事，伸冤吾任之可也。"乃入都控于都察院。

事闻得旨，此案著交山东巡抚吉纶提到李毓昌尸棺，派明干大员详加检验具奏，所有原告李泰清，著该部照例带往备质。风声所播，山阳王令早有所闻，已驰贿济南，遍赂上下矣。检验之日，为六月十二，暑气逼人，而尸犹不腐。巡抚以次众官咸集。以水银洗刷，遍体青黑，毒伤显然。官犹以为未信，必令蒸检，盖将以难尸亲也。尸亲以大冤所在，茹痛从之①，及蒸毕，剔括而验其骨，则两肋两锁子黑如墨，众官相视愕然，仵作犹不喝报②。方伯某颇严正，睹此状知为钱神作用，乃斥仵作，欲杖杖之，始报委系被毒身死。东抚既复命，旨提各犯入京，交刑部讯问，冤始大雪。特旨李祥、顾祥、马连升，均凌迟处死。李祥一犯，尤为此案渠魁，著派刑部司官一员将该犯解赴山东，饬令沿途地方官多派兵役防护。到山东后，交该抚转饬登州府知府押至李毓昌坟前，

① 茹痛：含痛。

② 仵作：旧时官署中检验死伤的吏役。喝（hè）：大声呼喊。

先行刑夹一次，再行处死，仍摘心致祭，以泄幽恨。一时人心称快焉。此案除三犯外，包祥、王令均斩决。淮安府王觳绞决；江督铁保、同知林永升均革职，戍乌鲁木齐；苏抚汪日章革职；宁藩司杨、护苏臬司胡克家，均革职留河工效力；其余佐贰杂职，获徒流杖责者八人。惟教谕章家璘，查无受贿分赃，亦无浮冒，得旨送部引见，以知县用。既惩创凶顽，复奖励廉洁，虽片善不遗，此则晚近所罕觏者也①。案既定，复特旨赠李公知府，赐其嗣子李希佐举人，一体会试。公叔泰清本武庠生②，亦赐举人。御制悯忠诗三十韵，勒石墓表以旌之。悯忠诗不录。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文宗雪林则徐冤

道光未叶，穆彰阿为满首揆③，掌机务，实主五口通商之约。鸦片之为害甚大，世人无不知之，宣宗于林则徐之焚毁鸦片，亦念其忠，特以穆作梗，故林不免于罪而言和。

道光壬寅，大学士王鼎方自东河查勘回，闻和议，痛哭争之，不能得，以忧死。其病剧时，召门下士至卧榻前，伏枕流涕，授遗折数千言，力排和议之非，卒为穆所尼④，不得上。王殁，祁寯藻亦力争⑤，然

---

① 觏（gòu）：遇到。

② 庠（xiáng）生：明清称府、州、县学的生员为“庠生”。

③ 揆（kuí）：旧称总揽政务的人。

④ 尼：阻止。

⑤ 寯（jun）：《康熙字典》解释为“才隽”，这里是人名用字。

寯藻在军机为后进，且汉大臣不能决事，故穆愈得志。已而白门和议成，宣宗退朝，负手行偏殿，亘一日夜未尝息，内侍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宣宗顿足长叹，旋入殿，以原笔草一纸，封缄甚固。时宫门未启，命内侍持往枢廷，戒之曰："但与穆彰阿，毋为祁寯藻知。"盖即谕议和诸臣于和约画押之廷寄也。意穆于是时，必有危言耸论挟制宣宗者。

及文宗嗣位，颁示誊黄①，为林则徐雪冤，而著穆彰阿之罪。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蒲城王文恪公尸谏

道光中，林文忠公则徐以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禁鸦片烟，与英吉利兵船相持海上，宣庙倚任甚至②。既而中变，命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驰往查办，严劾林公，革职遣戍新疆，尽撤守备，与英吉利讲和，于是舆论哗然，皆骂琦善之误国。及宰相穆彰阿之访贤，而惜林公之不用也。其后河决祥符③，上命大学士蒲城王文恪公鼎临塞决口，亦命林公赴工效力。蒲城一见林公倾诚结纳，且言还朝必力荐之。及大工合龙④，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还朝，力荐林公之贤，上不听。是时蒲城与穆相同为军机大臣，每相见，则厉声诟骂，穆相笑而避之；或两人同时召见，复于上前盛气诘责之，斥为秦桧、严

---

① 誊黄：旧时皇帝下诏书，受诏者用黄纸誊写颁行下属，叫誊黄。

② 宣庙：此指朝廷。

③ 祥符：地名，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境。

④ 合龙：修复堤坝或筑围堰时最后留下的缺口叫"龙口"，封口截流叫"合龙"。

嵩，穆相默然不与辩。上笑视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监扶之出。明日，复廷谏甚若，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牵裾①，终不获伸其说，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②，其夕自缢薨。

是时新城陈孚恩为军机章京，性机警，最为穆相所宠任。方早朝，军机大臣惟蒲城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驾而出，急诣蒲城之宅。其家方抢攘无措③，尸犹未解下，盖凡大臣自缢，例必奏闻验视，然后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检衣带中得其遗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荐林公也。孚恩谓公子编修某曰："上方怒甚，不愿再闻此言。若奏之则尊公恤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子而犹欲仕于朝也④，不如屏此勿奏，且可为尊公邀优旨。子其图之⑤！"会张文毅公芾亦至。文毅故穆相最亲厚之门生，而亦蒲城同乡且门生也。相与共劝编修，编修从之。孚恩代为改草遗疏，以暴疾闻。上震悼，命成郡王奠茶酒，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孙三人皆俟及岁时带领引见⑥，饰终之礼隆焉。

孚恩袖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枢垣呈穆相。穆相大喜，于是推毂孚恩⑦，不十年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而张公亦于数年间，由翰林跻卿贰。惟编修

---

① 牵裾：即"牵拘"，指受制约。

② 史鱼：春秋时卫国的大夫，以正直敢谏著名。

③ 抢（qiāng）攘：纷乱的样子。

④ 而：如果。

⑤ 子其图之：您还是考虑一下吧！

⑥ 俟（sì）：等待。

⑦ 推毂（gǔ）：推车前进。比喻推荐人才。

以不能成父志，为蒲城诸门生及陕甘同乡所鄙弃，亦自愧恨，遂终身不复出。

蒲城薨未几，而林公召还，复为陕西巡抚。世俗皆言自蒲城薨后，宣庙常闻空中呼林公姓名，故不久赐还。此说虽未尽然，亦足见人心所归仰云。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芸台治夷

英夷初至中国，未尝不驯谨。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始逐渐骄肆。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

尝与芸台师谈及往事①，师深为扼腕②，曰："尚记得嘉庆二十二年，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为务③。盖洋商受英夷之利益，英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④。我每遇事裁抑之。时英船在黄埔，与民争水，用鸟抢击死民人。我严饬洋商必得凶犯⑤。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咈噏哂国夷人⑥，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山，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英国大班勒取凶手⑦，大班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传谕兵头，兵头亦诡称夷

---

① 芸台：即阮元，字伯元，号芸台。

② 扼腕：用力握腕。形容激动愤慨。

③ 洋商：中国人与外国商人做生意的人。

④ 黠（xiá）：狡滑。

⑤ 饬（chì）：命令。

⑥ 咈噏哂国：即法兰西国，法国。

⑦ 大班：外国商船处理商务的头领。

人亦有被民伤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仓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如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①，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埔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税。'于是英国大船二十余号，收拾篷桅，作为出口之势。仍上禀云：'大人即许回国，何以炮台上又设兵炮？'我又加印谕言：'虎门炮台，本是终年常设，并非此时待尔等出口，欲加轰击。且天朝示人以大公，岂有许尔等回国，复行追击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复又旋转在外洋校椅湾，停泊多时，而其兵船遂真远遁矣。未几，大班又禀'兵船不知何时远遁，我等实愧无能。大人如准入口贸易，固是恩典。否则亦只好回国'等语。而洋商亦代为禀求。并令大班寄禀回国②，告之国王，下次货船来粤，定将凶犯缚来，方准入口，否则不准。大班亦同此禀求，我始应允。直至三年春③，始照旧开舱通货。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关税必由此大缺，且恐别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缓颊者④。我一人力持，以谓国体为重，货税为轻，索凶理长，断不可受其欺胁。并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复来，非是护货，适以害货等印谕。及四五年，货船来粤，禀称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国，委不知向何

---

① 匝（zā）月：满一个月。

② 禀：下级给上级的报告。

③ 三年：道光三年。

④ 缓颊：代为求情，请求宽恕。

处逃散，无从寻获。而四、五、六年间，此种兵船，亦实不复至。我对众曰：'此所谓可欺以其方也①。'自我去粤后，兵船复来，门人卢厚山亦仿我此意行之。时有褒嘉之旨云②：'玩则惩之③，服则舍之，尚合机宜，不失国体也。'闻此后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④，而情事顿殊，为之慨然而已。"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

库兵肛门纳银

予初至京师，闻光景卿户部言户部银库库兵事，不禁狂噱⑤，窃以景卿之言为大甚，及目睹始知之。户部各差，以银库郎中为最优。三年一任，任满，贪者可余二十万，至廉者亦能十万；其下司库书役人等，无不肥美。皆满缺，无一汉人也。其中尤以库兵一项为诸役冠，亦三年更替，亦皆满人，虽有汉人，亦必冒名。役满，人可余三四万金不等。每届点派时，行贿于满尚书及尚书左右，一兵须费六七千金。贿托既定，然后满尚书坐大堂，如演戏然，唱名派充。派毕，众兵稽颡谢⑥。一兵出，必有拳师数人围护之，恐人劫也。盖无力行贿之兵以及地棍等麕集数十人于大堂阶下⑦，见兵出，即乘其不备劫之去，囚于家，并不加害，

---

① 可欺以方：语出《孟子·万章》。意思是，对于君子，可以用合乎情理的方法欺骗他。

② 褒嘉：表扬、嘉勉。

③ 玩：玩忽。指洋人无视中国法律。

④ 林少穆：林则徐，字少穆。

⑤ 噱（jué）：大笑。

⑥ 稽颡：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表示极度的悲痛和感谢。

⑦ 麕集：群集。

或三日，或五七日，必使误卯期而后释。盖一误卯，即须另点矣。被劫者必多方关说，赠以数千金始已。景濂为户尚时，正点派间，忽一兵为人劫去，景熟视若无睹，不敢发一言也。即退堂，传日谕明日重点，盖为被劫者转圜地也。每三年一次，仅四十人。既上卯，则逢开库日即入库服搬运之役矣。每月开库堂期九次，又有加班堂期多少不等，计月总有十四五次，或收或放，出入累千万。每一兵月不过轮班三四期，每期出入库内外者，多则七八次，少亦三四次。每次夹带即以五十两计，若四次亦二百矣；月轮三期，亦六百矣，而况决不止此也。库兵入库，无论寒暑，皆裸体，由堂官公案前鱼贯入。入库后，内有官制之衣裤，取而著之。搬运力乏，可出而稍憩，出则仍赤身至公案前，两臂平张，露两胁，胯亦微蹭，更开口作声如鹅鸣然。然后至彼等休憩室焉。所盗之银，则藏肛门中而出。闻此中高手，每次能夹江西圆锭十枚，则百金矣。予转饷入户部时，见库门前一矢地，有小屋一间，表糊工整，门户严密，距窗二尺，皆以木栅围之。初以为必堂司官休息地，而孰知不然，乃库兵脱衣卸赃之地，故四围以木栅护之，防人近窗窥伺也。为数既多，其运出法更巧。盖京师甚嚣尘土，每逢库期，必备清水洗尘。库兵乃置夹底水桶，藏银于中，俟堂官散后，从容挑桶而出。祁文恪世长署户尚时，忽见一桶底脱而银出，不能不问，随即锁拿库兵数人，将于次日奏参严讯。人谓之曰："尔将兴大狱乎？尔不顾身家性命乎？无论大狱不可兴，即若辈皆亡命徒，拚出一人认死罪，而半夜刺公，

公何处呼冤者？”文恪乃含糊了事，噫，异哉！相传库兵之业，各世其家，其年少时，嫪毐之具而淫之①，继则用鸡卵裹麻油探讨之，以次易鸭易鹅，久之门户加大矣。更用铁丸塞之，能塞十两重之铁丸十枚，则百金不难矣。十枚者甚鲜，六七枚者，则普通之塞也。故凡库兵所盗，皆江西锭为多，因江西锭光滑无棱，俗所谓粉泼锭是也。其肛门之嫩者，则用猪脬浸湿，裹银而塞之。故库兵至老年，无不患脱肛痔漏症，以其纳银太多也。

予尝见库兵赤身对堂官时，阴茎随身而摇动，不禁大噱。窃以为国家事事讲体统，此则成何体统？无怿外人闻之，图于新闻以为笑柄也。前清财政之紊乱，即户部银库可见。库款出入，但有大数而已，无一定确数也。若询以今日放出若干，应存若干，则张口结舌不能对也。

外省京饷至部验收之日，有专司劈鞘之役②。其人世役也，无论坚极之鞘，三斧即开，劈至尾鞘，则手法显矣。第三斧下，则银四散如喷，盖尾鞘之银，所以备补平补色之用，或正项之零数，皆碎块也。既四散喷出，则其手下人，伪为拾拣之状，悉举而纳之囊中。时予一家丁在侧，适一块飞至足边，亦俯拾而纳之靴中，出而权之得八两。堂上亦如未见。盖各省解饷皆有部费，多寡不等，费既纳，即小有过失，无人挑

---

① 嫪毐（làoǎi）：战国末年秦国宦官，做宦官前，为吕布韦门下舍人，吕布韦荐于太后，买通主管宫刑者，只拔去须眉，以侍太后，与太后私通，极得宠幸，权势很大。

② 鞘：用以贮银以便运转的木筒，称饷鞘。

别矣。

若领饷之费，更甚于解饷。予曾代北洋绥巩军领饷一次，计十一万有奇，纳费千六百金。库书允发山西宝银五万，俗谓之凹山西，盖西银为天下冠，每一宝中有黄金钱许，若不与此千六百金，则潮色低银尽以付尔矣。库书之权如此。吾故曰清之亡，亡于内政之不修，不亡于新政之不善也。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三元里义民

诸君读历史，亦知吾国有鸦片之战乎？亦知此时有数万义民崛起于广州之三元里中，奋其空拳以与敌人斗乎？

当道光二十一年三月，政府以敌氛日炽，钦差琦善、将军奕山皆丧师误国，乃起林则徐于废籍，命以四品京堂驰赴广东会办军务①。方是时，敌舰已连破虎门各隘及东西各炮台，扼猎得沙及大黄滘两咽喉，以为久守计。而吾国除湘兵以外，所募于福建香山、东莞等处水勇均未集，军械亦不足。提督杨芳以兵无胜算，不欲浪战。乃奕山惑于随员之言，一意孤行，遽于四月朔日之夜半②，分三路进攻。战至天明，洋兵火集，乘风纵火，延及广州城，我兵败走。越三日，敌又约诘朝大战③。至期，洋兵环攻地东西南三面。于是天字炮台及泥城四方炮台皆失守，守台兵望几争窜，陨崖坠石死者无虑数百人④。阖城军民，遂如坐阱中，

① 京堂：清代对某些高级官员的敬称。

② 朔日：农历的每月初一。

③ 诘朝：第二天早晨。

④ 无虑：大概。

而听阱上之下石，束手无策，可谓惨矣。

然粤民夙以义勇闻。当战衅初开之际，已大起团练，传檄远近，不支官饷，亦不受官约，自愿与敌人一胜负，而官吏不之许（亡国官吏大抵如斯）。至是，闻败报，则其愤怒，咸跃跃欲试。而洋兵既得胜，又日肆淫掠。粤民目眦俱裂①，一呼而集者千人。十二日和议成。十三日，洋兵由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沿途复纵淫掠。

于是，三元里乡民乃愤起报复，各举其农器，以与快枪利刃相决战。洋兵出不意，反戈相向。乡民冒死前进，呼声动天地，咸欲灭此朝食②。洋兵见不敌，欲夺路出，顾已四面设伏，如兽陷阱。自朝至于日昃，突围者屡，终不能得一生路，而洋兵之死者已二百，渠帅伯麦霞毕亦殁于阵③。并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响手枪无数。

方是时，粤民敌忾，达于极点。三元里鏖战正酣，而附近三村之乡民亦闻风而起，杀伤无数，夺炮二及枪械千。其渠魁义律闻之，驰赴三元里救援，复陷入重围。而乡民则愈聚愈众，层层密裹，几欲聚而歼之。洋兵大窘，乃告急于知府余保纯。余驰往解劝竟日，乡民始恨恨而退。洋兵既回船，知粤民之不可犯，乃渐次退出。然乡民之怒犹未已也，其大船有搁浅者，欲截而火之，为官吏所尼④，始已。

---

① 目眦（zì）俱裂：因盛怒而使眼眶尽裂。

② 灭此朝食：消灭了敌人再吃早饭，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③ 渠帅：魁首，此指洋兵指挥官。

④ 尼（nì）：阻止。

迨四月初四日，敌舰方麕集虎门，新安县武举人庾体群以火船三队，自穿鼻洋夜半出发，乘潮以攻之，毁其一舰。佛山义勇亦截击于□炮台，据上风纵毒烟以眯之，歼杀数十，又破其赴援之杉板大船一艘。事后洋官乃出示自解，言百姓此次刁抗，蒙吾国（指彼国）官宪宽容，后毋再犯。粤民愤甚，回檄诟之曰："尔自谓船炮无不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①？尔前日被围时，何不能力战自拔，而求救于首府②？此次由奸相（指奕山）受尔笼络，主款撤防，致尔得乘虚深入。倘再犯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船舰，歼而丑类者，我等即非中华大国之人民。"是时南海、番禺二县团勇三万六千，昼夜演练。洋人侦知内河有备，竟不敢报复，向厦门遁去。

清孙剑秋载《廣初广志》卷5

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死事

关天培，山阳人，起家行伍，洊升苏松总兵③。

道光十四年，英国兵船驶至黄浦河。水师提督李增阶坐疏防落职④，以关调补。当是时，洋烟流毒遍天下，侍郎黄爵滋发其事，清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林威望素著，至，与关尤协力，拘英船头目，获烟土二万二百余箱焚之。

二十一年四月，英兵轮突

---

① 林制府：指林则徐，因其曾任湖广总督而名。

② 首府：指知府余保纯。

③ 洊（jiān）升：一次又一次提升。

④ 坐疏防：因疏于防守获罪。

入浙江，陷定海，分溯大洋上天津，诡投书乞和。直隶总督琦善驰赴广东，林则徐以罪去，于是和义兴，海防撤矣。广东边海门户，曰香港、虎门。香港去省少远，虎门海道曲折近省，外列十台，最外大角、沙角二台，屹为东南屏蔽。

是年十二月英人攻大角、沙角，毁师船，而大帅日以文书与往来，冀得缓。英人不报而急战，战方交，又投书议和，书报复，而日夕攻掠不已。时诸军集广州者，驻防满兵、督抚标兵不下万人，又调集客兵团练乡勇民兵数万，而大帅所遣助守台者，抚标二百人，提标二百人，由是二台益孤危，相继陷。英人又进攻威远、靖远诸台，守者仅弱兵数百。关遣将痛哭请兵，不应，乃决计往靖远台督战。已而英大艅掩至①，关帅游击夏廷章奋勇上台，卯至未杀伤过当，而身受数十创，血满衣甲尽湿，呼仆孙长庆使去。长庆哭曰："奴事主数十年，今有急，义不使主死而已独全。"手持关衣不放，关怒拔刀，逐之曰："吾上负天子，下负老母，死犹晚，不去，今斩汝矣。"投之印，长庆号而走。及山半，回顾关已仆于地。急送印大府，又至台求关尸。英人严兵守台，乃乞通事吴某以情告。吴为请，英人义许之。入求尸，铍交于胸②，遍索不得，卒诣关所立处，举他尸数十乃得之，半体焦焉。鲁一同为关家传③，兹从摘录。鲁传末论曰："甚矣，虎门之败也！悲夫！可为流涕矣。方公之经营十台，累战皆捷，而衅发于定海，诈

① 掩：乘人不备而进袭。
② 铍（pī）：一种武器名。
③ 传：作传。

成于天津，夷不为无谋，要岂夷能死公哉①？诗曰②：'谁生厉阶③，至今为梗，厉有阶矣。长庆义士，诚感犬羊。知感恩为一日之报，异哉！"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7年版

咸丰季年三奸伏诛

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皆于咸丰初年袭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大臣。而端华同母弟肃顺，方为户部郎中，好为妖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无所知名。五年夏，官军既克冯官屯，剿灭粤贼之北犯者，载垣、端华渐以声色惑圣聪，荐肃顺入内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与论天下事，三奸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皆拱手听命，伴食而已。惟军机大臣大学士柏葰，资望既深，性颇鲠直，不甚迁就，三奸畏而恶之。戊午科场之狱，竟置柏相大辟。盖三奸以全力罗织之，欲以树威。于是朝臣震悚，权势益张矣。肃顺又借铸钱局一事，兴大狱，户部司员皆褫职逮问，京师自搢绅以致商店④，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肃顺次骨。肃顺恃宠而骄，陵轹同列⑤。是时周文勤公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肃顺亦为户部尚书，同坐堂皇判牍。一日，周相已画诺矣，肃顺佯问曰："是谁之诺也？"司员答曰："周中堂之诺也。"肃顺骂曰："唉！若辈愦愦者流，但能多食长安米耳，焉

① 死公：使公死。

② 诗曰：下引诗句见《诗·大雅·桑柔》。

③ 厉：祸患。阶：根源。

④ 搢绅：高官。

⑤ 陵轹：欺压。

知公事!”因将司员拟稿尽加红勒帛焉①，并加红勒帛于周相画诺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诸大臣亦往往受其凌辱，元不饮恨于心，而唯诺唯谨。惟大学士翁文端公，引疾乞退以避之。十年七月，英吉利、法兰西兵船犯大沽，陷东西炮台，入天津，逼通州，焚圆明园。肃顺方以协办大学士兼步兵统领，与载垣、端华同劝上举木兰秋狝之典②，巡幸热河，热河行宫本湫隘③，内外禁防不甚严，三奸益得出入自便，导上误情声色，实为希宠揽权之计。追和议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请回跸④，上将从之，为三奸所尼，屡下诏改行期。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十六日上疾大渐，召载垣等，及军机大臣至御榻前，受遗诏立皇太子，是日辰刻，文宗显皇帝崩。三奸辄矫遗诏与御前大臣额附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少卿焦佑瀛等共八人，自署为赞襄政务大臣，又擅遏禁留京王大臣恭亲王等不得奔丧。自是诏旨皆出三奸之意，口授军机处行之，多未进呈御览，中外惶惶。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冲龄，天步方艰，军国事重，暂清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以系人心。”三奸不悦。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见赞襄王大臣，命即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勃然抗论，以为不

① 红勒帛：用红笔涂抹别人的文章称红勒帛。

② 木兰秋狝：清康熙，雍正诸朝，皇帝常于每年秋率王公等在木兰围猎习武，称木兰秋狝。木兰，围场名，在今河北围场县。

③ 秋隘：低洼狭小。

④ 跸：皇帝的车驾。

可，退复以本朝元太后垂帘故事，令军机处拟旨驳还。然恭亲王遂得于此时奔热河，叩谒梓宫①。端华等颇不以近支视之，以为赞襄政务之权在我，彼虽近支，何足轻重。盖之奸中，肃顺尤专横狂躁，端华之所为，皆肃顺使之。而载垣又为端华所使，二王皆庸愦无能，其揽权窃柄，一以肃顺为主谋云。恭亲王先见三奸，卑逊甚，肃顺颇蔑视之，以为彼何能，不足畏也。两宫皇太后欲召见恭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数辈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进见。两宫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诛三奸之策，并召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密拟拿问各旨，以备到京即发，而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即请回京，以释三奸之忌。兼程而行，州县备尖宿处，皆不敢轻居，惧三奸之行刺也。及抵京，密甚，无一人知者。先是载垣等自陈职事殷繁，实难兼顾，意在彰其劳勋，诏即罢其所管火器健锐营，外示优礼，实夺其兵柄矣。两宫俟恭亲王行后，即下回銮京师之旨，三奸力阻之，谓皇上一孺子耳，京师何等空虚，如必回銮，臣等不敢赞一辞。两宫曰："回京后，设有意外，不与汝等相干。"立命备车驾，三奸又力阻，两宫不允，乃议以九月二十三日，派

① 梓宫：皇帝、皇后所用的棺材。

肃顺护送梓宫回京。上恭送登舆后，先奉两宫间道旋跸，载垣、端华皆扈从。于是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合疏，称："我朝圣圣相承，从无太后垂帘听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条奏，特降谕旨甚晰，臣等复有何议。唯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赞，礼不可稍渝，渝者弊生。我皇上冲龄践祚，钦奉先帝遗命，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两月以来，用人行政皆经该王大臣等议定，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议定，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为主持，日久相因，能无后患？今日之赞襄大臣，即昔日之军机大臣，向来军机大臣事事先面奉谕旨，辨驳可否，悉经钦定始行。拟旨进呈，其有不合圣意者，硃批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义也。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宫中之德化，操出治之权威，使臣工有所禀承，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会钦差大臣侍郎胜保亦奏请近支亲王辅政，以防权奸之专擅。十月朔，车驾至京师。将至之日，诸大臣皆循例郊迎，两宫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祖培对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太后曰："善。"乃诏解赞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从民望也。垂帘典礼，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议以闻。先召见议政王大臣，上南面稍东席地坐，两宫亦南面稍北坐。皇太后面谕三奸跋扈诸不法状，且泣下。上顾曰："阿娑奴辈如此负恩，即斫头可也，请勿悲。"

遂与王大臣密定计，即另派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鉴、鸿胪寺少卿曹毓英为军机大臣。初二日，恭亲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载垣等已先至，尚未知解任之信，盖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见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申酉间特命办事处勿知会怡郑二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闻。见恭王等，则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诏，复以不应召见呵止王，王逊谢却立宫门外。俄，诏下，命恭亲王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王捧诏宣示，载垣、端华厉声曰："我辈未入，诏从何来？"王命擒出，复呵曰："谁敢者！"已有侍卫数人来，褫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尚顾索肩舆与从人，告曰已驱散矣，遂踉跄拥入宗人府幽之。肃顺方护送梓宫次于密云，逮者至，门已闭，乃毁外户而入。闻肃顺在卧室咆哮骂詈，又毁其寝门，见肃顺方拥二妾入于床，遂械至，亦系宗人府。隶顺瞋目叱端华载垣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复何言！"载垣亦咎端华曰："吾之罪名，皆听汝言成之。"故论者谓三凶之罪，肃顺尤甚，端华次之，载垣又次之。盖肃顺之鸷悍，过于二人，自忖护送梓宫，仅迟数日至京，不至有变。然使俟肃顺至而图之，彼耳目既广，布置渐密，则措手较难矣。唯车驾至京，而即日下诏，办理神速，中外人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势云。廷议既上，请均照大逆例，凌迟处死。初六日，诏下，派肃亲王华封、刑部上书绵森，迅即往宗人府空室传旨，令载

垣、端华自尽。至肃顺较载垣等尤甚，亟应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唯朕心究有所未忍者，著加恩改为斩立决，即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是日，载垣、端华自尽。肃顺以科场、钞票两案，无辜受害者尤多，都市人闻其将杀肃顺，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驰赴西市观之。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顷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以大铁柄敲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初九日甲子昧爽，穆宗毅皇帝御正殿即位，礼成，大赦。以明年为同治元年，上母后皇太后尊号曰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尊号曰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

清薛福成《庸庵笔记》卷1

僧格林沁与英法战于大沽

咸丰丁巳冬十一月[①]，英人、法人据广州，执总督叶名琛。其注意在改约章，索偿款，增商埠，自谓据城为质，必可如其所请也。总督黄宗汉退驻惠州，既不激励兵练，筹克会城，又不与英使会议立约退师事，英使额尔金久不得我要领，乃纠法、美二国，驶兵船北上。

戊午夏四月，骤至大沽海口，大沽绿营兵见敌船，即惊溃。英、法兵踞南北岸炮台，直隶总督谭廷襄、提督张殿元等皆以疏防获罪。敌兵以大小轮

---

① 咸丰丁巳：即公元1857年。

船七，暨舢板船驶入内河，直薄天津。

额尔金等照会内阁，谓此来非用兵，盖欲修好，请面见天子，诉其事。文宗特遣侍郎衔耆英谕止之，不听。遂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钦差大臣视师通州，遣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往议和约。英人多索偿款及商埠，许之恐伤国体，拒之虑挑强敌，乃以两江总督何桂清兼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纳驰赴上海，会同桂清先与英人商定税则，再议约章。六月，英、法、美三国兵船退。

秋七月，僧移军海口，筑大沽北塘营炮台，购巨炮，分布要害。檄州县伐大木，输之海堧①，植从桩水底，以御汽船。奏请调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及蒙古两盟马队，前后赴军者可五千骑。己未春三月朔，怡亲王载垣赴天津，察勘海防。桂良等在上海与额尔金商定税则，额遣其弟卜鲁士率兵船北驶，声言将入京换约，桂良等告以大沽设防，当进自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鲁士至拦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闯入大沽海口，先觇形势②，僧故羸师以张之③。癸巳，兵船十七艘驶进鸡心滩，用炸炮摧断铁链。甲午，鼓轮直进，毁我防具，树红旗促战。直隶总督恒福派员持天津道照会，告以桂已由上海驰还，请移驻北塘口外，静候换约，否则暂令换约官数人，由北塘至天津。英人不受照会，开炮击炮台，分遣步队登岸。僧督军鏖战，戒炮台同时开炮，沉毁数船，击杀登岸敌兵数百，生擒二人，英领队官伤股而殪。兵

① 堧（ruán）：海边地。
② 觇（chān）：窥视。
③ 羸（léi）：瘦弱。

轮入内河者皆中炮，不能驶，唯一艘遁至拦江沙外。

是役也，英人狃于往岁海口之无备①，且窥见台中炮力微弱，未知我增置大炮也，贸然轻进。迨我炮击坏数船，乃相顾愕眙②。海潮方上，易进难退，仓猝不能出口。而我台瞭击敌船，蔑不中者③，是以获捷。英船未入口者，留驻大沽以南，分向旅顺、威海卫、大连湾、大孤山游泊测绘，皆海口形胜也。或在此购炮汲淡水，转若为济寇后路焉。疆吏营将闻之惝然④，咸谓荒岛无足捍者⑤。会英船粮且尽，始南驶。

当英兵开战时，美使华若翰由北塘登岸，诣京师，呈递国书，款以优礼，换约而返。华洋巨商知英人耻其败挫，必兴师报复，惧妨互市也，自议集捐白金二百万两输偿英饷，沮其再举⑥。于是英使、法使牒通商大臣何桂清，谓若事事尊戊午原约，即罢兵。桂清入告，得旨："卜鲁士辄率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由自取，并非我国失信。所有戊午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令其有以回报本国，仍在上海定议，不行率行北来。倘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必痛加攻剿，毋贻后悔。"是时以廷议获胜之后，欲改前约，冀英、法二国或就范围也。然犹申戒疆臣，不得见敌辄先开炮，致碍和局。

---

① 狃（niǔ）：习以为常。

② 愕眙（èchì）：惊讶地直眼看着。

③ 蔑：无

④ 惝（tǎng）：惊慌的样子。

⑤ 捍：保卫。

⑥ 沮（jǔ）：阻止。

北塘用币百余万金，仅成南北三炮台。会有言宜纵寇登岸击之者，僧心韪其说①。旋奉旨撤北塘之备，退就大沽营城，移其巨炮，置大沽南北岸炮台，营城距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者谓御寇不于藩垣而于堂奥，失计已甚。北塘绅士御史陈鸿翊密疏争于朝，不听。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时在幕府，力争之。僧狃于大沽之捷，谓："彼以船来，不能多携马队。俟其登岸，以劲骑蹙之②，可必胜。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惧哉！"嵩焘以议论不合，遂辞去。

庚申夏，英将额尔金、法将噶罗率轮船帆船凡百艘入寇，复至大沽口，诇我设备③，严惩前败，不敢阑入④。徐窥北塘之驰防也，六月丁丑，英、法马步队各挽炮车登岸，先据炮台，官军犹意其来换约，不之御也。大吏派员持照会，请其使臣入都换约，不应。僧整军以出，所部马队已调赴他军，不满五千，合京旗步队几万人。英军马步可一万，法军八千。壬午，敌船由北塘进内港，我军驰往扼之。适潮缩，船不能动，高悬白旗，示欲议和状。我军信之，不敢纵击。比潮长，敌兵出不意，薄我师，我师被挫。敌兵由北而南，将逼大沽，抵新河，我军御之。敌兵先以七百人出战，僧瞰其寡也，麾劲骑驰之⑤，敌兵退。乘势蹴之⑥，敌兵各执一枪，精利无前，数十步外，即不能进。俄而七百人为一字阵，每人相去

---

① 韪（wěi）：是，肯定。
② 蹙（cù）：使其收敛。
③ 诇（xiòng）：刺探。
④ 阑入：擅自闯入。
⑤ 麾（huī）：指挥。
⑥ 蹴（cù）：踏。

数十步，阵长数里，渐围渐迫，我军不能退。突围欲出，敌兵发枪无不中，我军纷纷由马上颠陨。戊子，败绩于新河。收合马队，出者七人而已。退保儿沽，英、法军张甚，出全队攻军粮城，又攻副都统德兴阿之营于新河，皆陷之。

敌船由北塘分向大沽，驾大炮拟我炮台以扼我前，步骑踞新河以蹑我后，大沽炮台益危，炮穴外向，不能反击。庚寅，我军复退，敌兵进踞唐儿沽。辛卯，奉硃谕云："僧格林沁握手言别，倏逾半载①。大沽两岸正在危急，谅汝忧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稍有挫失，须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头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南北岸炮台，须择大员代为防守。汝身为统帅，固难擅自离营，今有特旨，非汝畏葸②，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殊负朕心。握管凄怆③，谆谆特谕，汝其懔遵。"壬辰，特派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祺驰往北塘海口，伴送英、法二国使臣入都换约。

秋七月癸巳朔，命大学士瑞麟、尚书伊勒东阿防通州。丁酉黎明，敌兵攻大沽北岸石缝炮台，一开花弹猋入火药库④，炮台失陷，提督乐善死之，唯南炮台尚存。僧念屡挫之后，精锐伤亡，南炮台孤立能持久，适奉密旨退防后路，乃撤营城及南炮台防兵，次于通州之张家湾，与瑞麟军相依护。庚子，以疏防故夺三眼花翎、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州都统。敌兵至天津，会和议屡不就，遂逼

---

① 倏（shū）：极快地，忽然。
② 葸（xǐ）：害怕，畏惧。
③ 凄怆：悲伤。
④ 猋（biāo）：迅速。

通州。八月戊辰，光禄寺卿胜保率偏师邀战于八里桥，胜保红顶黄褂，骋而督战，瑞麟军宵溃，僧军朝阳门外。

己巳，文宗以秋狝巡幸热河，敌兵纵火燔圆明园①。甲申，僧军亦溃。闻恭亲王在长新店，与瑞麟等皆往从之。英、法按军郭外，欲邀王和议。恭用恒祺居间排解，往复关说甚若，浃两旬，和约始定。九月壬寅，暨英人、法人平。

当是时，曾文正公国藩督师祁门，胡文忠公林翼驻军太湖，进剿粤寇，相持甚急。闻变，合疏奏请于两人中简派一人，率精兵万人入援。会和议成，不果行。英、法军以海口封冻为虞②，皆于初冬退去。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林则徐之女有才略

咸丰间，侯官沈文肃公以名翰林，出守江西广信府。时值粤西群盗蔓延江西各郡。而广信全城之功，林夫人之力为多。林夫人者，即林文忠公之女也。兼资文武。沈公不时公出，时军书旁午，外间文书均由夫人一手批答，代拆代行。某年月日，贼大股将围广信。时沈公偕廉侍郎兆纶，出城招募等饷，正在百里内外。夫人情急，乃刺指血，致书求援师于浙将饶镇军。时饶公以浙军驻守玉山，距广信甚近。得林夫人书，又念本为林公旧属，踌躇之间，忽天降大雨，饶公即乘机统军，顺流而下，直至广

① 燔（fān）：焚烧。
② 虞：料想。

信，贼乃解围远遁。时沈公招募等饷事毕，亦回广信，与饶镇军筹善后事宜。后来贼亦未能再至。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英人欺弱惧强

咸丰七年，叶名琛督粤，为英人所持。英人据守广东省城者数年。迨庚申和约既定，次年英人交还省城，督抚司道仍驻佛山，不敢入城，英人常目笑之。谓两国既和，断不复存恶意。中国大员何怯也？然是时上下议论，皆谓一入省城，必受洋人挟制，特复如叶相之事。劳文毅公由桂抚调抚广东，兼署两广总督，乃内决于心，独备仪从，呵殿入城。城外万人夹观，将军、都统、司道、府县皆从之。洋人既觉其无所惧，诸事稍稍就范。议者咸称文毅公之果毅云。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弟万岁兄万万岁

天王抵武昌，急欲渡江，直捣北京。东王主张先下南京，效朱明建国故事，立定根基，再行北伐。时届秋冬，将士亦惮北言严寒，故决东下。自太平定都金陵，东王日骄横，欲自称万岁，时原呼东王为九千岁，北王韦昌辉为六千岁。某日，天王诏见东王曰："闻弟欲称万岁，何以处我？"东王答曰："弟为万岁，兄为万万岁。"天王默然。天王复侍以此语告北王。一日，殿上议事，北王问东王曰："闻兄有不臣之心，自称万岁？"东王闻言，积威凌北王，北王即抽刀屠东王之腹。于

是东、北两府将士互相残杀，北王亦死于乱。闻金田起义，本属两派合成，广东派宗天主教，广西派则三合会。天主派东王杨秀清为领袖，三合会派天德王洪大全为领袖，两人皆足智多谋，众望所归之人也。而洪大全名望尤高出杨秀清。大全，湖南南路人，秀清忌之，又惧三合会势大，出湖南战长沙时，计置大全于险地，为清兵所擒，解北京，凌迟处死。解官即著《目耕斋》之丁守存也。东王独揽朝权，藉其教义，支配三合会。西、南、北、翼诸王，皆洪门会党，向对东王积怨已深，故北王借故杀之。翼王石达开知事无可为，别图事业，率将士去，皆三合会派也。此后天国全赖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支持。英王为湖北麻城人。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天诛星使

咸丰季年，胡林翼治军武昌，不媚朝贵。有中以蜚语者，上遣钱宝青查办。钱挟大欲而来，以为所参情节甚重，必可满欲。及至鄂，胡照例待之，绝不使人关说。钱探之，胡曰："就地筹饷，就地练兵，不费国库一文，不调经制一卒①，请星使确查可也。"钱大恨，遂怀一网打尽之计。一日者，送供给委员至行辕，见星使员皆皇皇，问何故，皆曰："大人昨晚灯下写复奏，至今房门不开，而案上灯光仍闪烁，我辈不敢叩门也。"候至午，仍无动静，乃报胡。胡率司、道、府、县皆至，命叩门，不应，三叩仍不应，命

① 经制：朝廷统辖的军队，即清代的绿营兵。

斧以入。大骇，则见钱伏案死，一奏摺尚未书毕，喷血满纸。亟取出阅之，更大骇，盖直诬胡、鲍等有反意，将割据湘汉而自王也。胡叹曰："天有眼！天有眼！"取血摺藏于怀，上暴卒闻，上亦不追究也，此事遂罢。设钱章入，纵朝廷不信其言，而胡鲍等之兵权削矣！胡鲍一去，大事尚可问哉？此仪征张肇熊为予言。肇熊父名铮，字铁夫，当胡治军时，随布政理军饷事，故言之甚悉。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孝钦后诛肃顺之异闻

肃顺之伏法，孝钦后欲以灭其口耳。初，孝钦入宫，拨充宫苑女侍，地曰桐阴深处者，即其给役所也。天性敏慧，喜歌，以少从其父惠敏宦南中久，善南曲。

一日，文宗微步至苑林，闻有曼声度南歈者①，寻声而往，因得见，遂幸之。有机智，遇事辄先意承旨，深嬖之②。未几，生穆宗，进封为妃。迨贵，渐怙宠而肆骄，久之，不能制。适粤寇难发，文宗忧勤国是，丛脞万端③，乃得以弄权宫掖。文宗浸知之，渐恶其为人。

肃顺者，才略声华为宗室冠，文宗素倚重之。孝钦知文宗且疏己，隐冀得肃顺以自援。而肃则以谂知后之往事④，良轻后，后因是衔之。一日，文宗于宫沼为春日泛舟之戏，后自陈寓南方久，习操舟之技，乃

---

① 歈（yú）：歌。

② 嬖（bì）：宠爱。

③ 丛脞（cǒngcuò）：细碎，烦琐。

④ 谂（shěn）：同"审"。

亲理篙楫以侍。讵文宗立未定①，而后篙遽下②，舟为之侧，文宗颠坠水，创其足，文宗乃深憾后。会又有间后者，以那拉将覆满州咀咒之说进，文宗乃拟致之死，尝谓肃曰："朕不日将效汉武帝之于钩弋夫人故事③，卿谓何如？"肃噤龂④，不敢置一辞。后闻之，愈啣肃。

热河之狩，变起仓卒，文宗忧愤，乃迁怒于后。病渐笃，自为遗诏曰："朕死，必杀西后以殉，毋使覆我宗。"急召肃，将使受顾命，行遗诏事。

有李莲英者，后之梳头监也，工按摩术，因进技于上，窥枕角，得遗诏，亟诉后。后乃泣吁于醇王之福晋，福晋曰："此乱命也，当为若已之。"立戒车，驰赴行在。及入宫，文宗已崩，搜衾枕，获遗诏，就残烛爇之⑤，灰甫烬而肃已至。肃入，知已崩，询监以时，监懵然不能对⑥，回首御榻侧，见后拥穆宗立。转以询后，后解襟端所系时表，直前授肃，厉声曰："若自省之！"未几，肃退，后乃密谋醇王，置肃于法。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毅皇后被逼死

慈禧好观剧，毅皇后每陪侍，见演淫秽剧，则回首面壁不欲观。慈禧累谕之，不从，已恨之，谓有意形已之短。后美而端重，见人不甚有笑容，穆

---

① 讵（jù）：岂、怎么。

② 遽（jù）：急，仓猝。

③ 钩弋夫人故事：汉武帝欲将弗陵立为太子，以吕后为鉴，杀其母钩弋夫人，即赵倢伃。

④ 噤龂（jìnxiè）：牙齿相磨擦打战。

⑤ 爇（ruò）：焚烧。

⑥ 懵（méng）：无知、糊涂。

宗亦雅重之，每欲亲近，后见上则微笑以迎，慈禧即加以狐媚惑主之罪。左右有劝后昵慈禧者，否则恐有不利。后曰："敬则可，昵则不可，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者，非轻易能动摇也。"有谗言于慈禧，更切齿痛恨，由是有死亡之心矣。然后无失德，事事按礼，知不欲帝近己，则亦远帝，慈禧无隙可乘。会穆宗病，慈禧往视，或见后未侍疾，则大骂妊婢无夫妇情。后曰："未奉懿旨，不敢擅专。"慈禧语塞，更恨之。及帝弥留之际，后不待召哭而往，问有遗旨否，且手为拭脓血。帝力疾书一纸与之，尚未阅竟，忽慈禧至，见后悲惨，手拭帝秽，大骂曰："妖婢，此时尔犹狐媚，必欲死尔夫耶？皇帝与尔何物，可与我！"后不敢匿。慈禧阅迄，冷笑曰："尔竟敢如此大胆！"立焚之。或曰言继续事也。顺手批其颊无数①。慈禧手戴金指甲，致后面血痕缕缕，帝为缓颊②，慈禧乃斥令退，不得使之送终也。须臾帝崩，故后以片纸请命于父，父批一死字，殉节之志遂决。慈禧之残忍淫凶无人理如此。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刺马详情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荷泽人，世为天方教。由进士分发安徽即用知县。咸丰间，皖北一带粤捻交江，马以署合肥县失守革职，带罪立功，唐中丞委办庐州各乡团练。一日与捻战而败，被擒，擒之者即张汶祥也。文祥本有反正意，优礼

① 批：用手击打。

② 缓颊：婉言劝解。

马，且引同类曹二虎、石锦标与马深相结纳，四人结为兄弟。与马约、纵之归，请求大府招降其众。马归为中丞言，允之，张曹石三人遂皆投诚大府。乃檄马选降众设山字二营，令马统之，张、曹、石皆为营哨官矣。至同治四年，乔勤悫抚皖时，马已荐升至安徽布政使，驻省城，兼营务处。抵任后，山字营遣散，张、曹、石皆随之藩司任，各得差委，甚相得也。无何，曹二虎眷属至，遂居藩署内。时张已微窥马意渐薄，大有不屑同群之意，劝曹勿接眷，曹不听。曹妻既居署中，不得不谒见马夫人。马见曹妻，艳之，竟诱以通。又以曹在家，不能畅所欲为，遂使曹频出短差，皆优美。久之，丑声四播，汶祥知之以告，曹不信。继闻人言啧啧，乃大怒，欲杀妻。汶祥止之曰："杀奸须双，若止杀妻，须抵偿，不如因而赠之，以全交情。"曹首肯，乘间言于马。马大怒，谓污蔑大僚，痛加申斥。曹出语张，张曰："祸不远矣，不如远引为是。"曹不能决。忽一日，马檄曹赴寿春镇署请领军火，时寿春镇总兵为徐敢，字心泉，怀宁人也。乔勤悫大营驻寿州南关外，徐为总营务处。曹得檄甚喜，欣然就道。汶祥谓锦标曰："曹某此去，途中恐有不测，我与若须送之。"盖防其中途被刺也。于是三人同行，至寿州，无他变。石笑之，谓张多疑，张亦爽然若失。及投文镇辕谒见，忽中军官持令箭下，喝绑通匪贼曹二虎。曹大惊，方欲致辩，徐总兵亦戎装出，曹大声呼冤。徐曰："马大人委尔动身后，即有人告尔通捻，欲以军火接济捻匪。已有文来，令即以军法从事，无多言。"遂引至市曹斩之。张跌

足大恸，谓石曰："此仇必报，我与尔须任之。"石沉吟，张又曰："尔非朋友，我一人任之可也。"曹既死，张、石收其尸藁葬讫，遂分道去，不知何往。至九年，李庆翱为山西臬司，统领水陆各军防河，驻军河津县。石锦标为李之先锋官，已保至参将矣。一日，委石稽查沿河水师各营，凡十一营营官，公宴石于河上。忽有大令至，调石回，谓有江督关文逮石至两江对案云云。盖张汶祥之难作矣。时马新贻方督两江，督署尚未重建，借首府署驻节。署旁有箭道，每月课将弁于此。马被刺之日，正在阅课，甫下座，忽有一递呈呼冤者，汶祥乘此突出刺之，入马左肋，刀未拔出，伤口亦无血。方喧嚷间，马回首见张曰："是尔耶！"复回顾左右曰："不要难为他。"遂倒地，舁回卧室遂死。张既刺马，矗立不少动。时众兵方执呼冤者拷讯，汶祥大呼曰："毋冤他人！刺马者我也。我愿已遂，我决不逃。"于是司道府县闻风皆至，藩司梅启照命发交上元县收禁。时首府为孙锦云，上元县令张开祁，江宁令萧某，即于上元署中同讯，余等皆在屏后窃听。汶祥上堂，原原本本如数家珍，两令相对眙盱①，莫敢录供通详。次日，商于梅启照，梅曰："不便直叙，须令改供浙江海盗挟仇报复。"张不肯，其后种种酷刑，皆逼令改供，非无供也。张又云："自曹被杀后，我暗中随马数年，以精钢制匕首二，用毒药淬之。每夜人静，叠牛皮四五层，以刃贯之，初不能入，二年，五层牛皮一刃而洞穿矣。"盖防其冬日著重裘也。马为浙抚时，曾

① 眙盱：惊视。

一遇于城隍山，护从甚众，不能下手，至今乃遂志耳。梅言于护督，以海盗入告。护督者，将军魁玉也。奏入，朝命郑敦谨为查办大臣。郑未来之先，朝命漕督张之万就近查办，张不敢问，托故回任，乃改命郑也。相传张奉命后，自淮来宁，一日舟泊瓜州，欲登岸如厕，以小队二百持械围护之，时人传为笑谈。郑至江宁，张之供仍如在上元时，一字不改。郑无如何，乃徇众官之请，以海盗挟仇定案。司官有颜姓者，于谳定后①，弃官而归，郑亦引疾去。其年为同治九年庚午乡试之年。马死之日在七月下旬，正上下江学使录遗极忙时也。次日，上江学使殷兆镛考负监场，题为“若刺褐夫”，诸生哗然，相率请示如何领题，殷沉吟曰：“不用领题，不用领题。”又次日补考，题为“份人乎”，盖皆谑而虐矣。马死后数日，署中一妾自缢，并未棺敛，密埋于后园中，即曹妻也。时上海戏园编出《刺马传》全本，皖抚英翰闻之，亟函请上海道涂宗瀛出示禁止，并为马请祠请谥，铺张马之功，几与曾胡埒、裕庚手笔也。英与马同官安徽，有休戚相关之谊云。厥后乔勤悫有七律咏其事，末二句云：“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案既定，决张汶祥于金陵之小营，马四亲自监斩。马四者，新贻之弟，浙江候补知县也。定制一刀一钩，命刽子以钩钩肉而碎割之，自辰至未始割毕，剖腹挖心而致祭焉，汶祥始终未一号也。子一，阉割发黑龙江为奴，石锦标亦革职遣戍。案既结，马四后至浙江，为众指摘，上官亦不礼之，郁

① 谳：议罪。

郁死。新贻葬数年，河决荷泽，墓为水所塌，无子。天之报施固不爽耶！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下

文宗密谕

清文宗在热河，临危之际，密授朱谕一纸与慈安后，谓某如恃子为帝，骄纵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及文宗崩，慈安以之亦慈禧，殆警之也。而慈禧栗栗危惧，先意承志，以事慈安，几于无微不至。如是者数年，慈安以为其心无他矣。日者慈安婴小疾，数日，太医进方不甚效，遂不服药，竟愈。忽见慈禧左臂缠帛，诧之，慈禧曰："前日参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尽心耳。"慈安大伤感，泣而言曰："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先皇帝何为尚疑汝哉？"遂取密谕面慈禧焚之。嗣是日渐放肆，语多不逊，事事专权，不与慈安协商。慈安始大悔，然已无及矣。光绪二年春夏间，京师忽传慈禧大病。不数日，闻死者乃慈安，而慈禧愈矣。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丧仪甚草草，二十七日后一律除孝。慈禧竟不持服，大臣进御者仍常服。国母之丧如此，诚亘古未有也！予时在京师，主光侍御宅，故知之。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大审忠王

金陵城破，忠王李秀成用己马供幼主出走，自匿西城角民家。萧孚泗兵搜索获之，人民聚集数十，以困器毙萧兵，夺回之。大队至，乃再获，解大

营。曾国藩闻之曰："李秀成是真能爱民者，兵败一身，百姓尚为之效死。"用囚车解入大营，将抵营门，门内外穿黄马褂者百余人，皆跪地大呼王爷，盖若辈皆秀成旧部，投降官军，立功至提督、总兵者。曾曰："是人不早除，军中将生大变。"即高坐大审忠王。忠王身穿黄龙袍，头裹红巾，不跪。趺坐地上①，面前备矮桌一张。忠王曰："不必问，拿纸笔来，我写亲供。"大审三次，忠王亲写口供数万言。闻忠王口供，多经文案删改②，乃上奏处决。有人谓忠王请降，实无其事。廷寄至，军中鼓噪，有劫走忠王谣言，忠王乃于黑夜中被暗杀。忠王家属于城破时皆逃匿民间，百姓隐不告人。忠王有妹，正在青年，百姓认为己女，为之择婿出嫁。旧部某提督曾随忠王者，每年暗地送钱，此即王王秋所看之皇姑也。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石达开老鸦漩兵败异闻

曲江宓若琳，豪迈士也，生平足迹遍天下。乙卯之春，余晤之于皖江旅次。年七十余矣，而神明不衰，筋力犹少壮。尝见其晓起及夜眠之先，必作五禽之戏③，盖善于卫生者也。曾佐翼王幕④，老鸦漩之败，实从翼王脱于虎口，为言其艰难始末甚悉，并言翼王义女四姑娘事，爰录之以志英雄儿女之畸

① 趺坐：双足交叠而坐。

② 文案：官府中草拟文稿人员。

③ 五禽之戏：古代一种体育治疗法。其法仿效动物姿态，展手伸足，俯身仰首，用以健身。

④ 翼王：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封翼王。

节焉①。宓之言曰：

四姑娘者，桂阳韩氏女也。名宝英，父一老贡生。宝英生而聪慧，三岁父授以唐人诗，琅琅上口。七岁解吟咏，乡里称女神童。十四岁而洪杨之军起②，湘桂之间，遂为战场。两军而外，复有无数土寇窃发其间，当时流离荼毒之苦，有不可胜言者。韩氏一家，仓皇出走，不幸与土寇遇，尽殒于兵。宝英匿草间，亦被执，将迫以行，而翼王师至，遽舍之去③。宝英稽首王马前，慷慨陈家难，声泪俱下。并详陈土寇根株，乞为剿除，以靖乡里。翼王大感动，使偏将以千人掩土寇山中④，悉浮之，使宝英自辨其仇，而后屠之以祭。更令具棺木殡敛其父母兄嫂，使三百人任土工，半日而冢成。宝英感恩，愿委身事王。王不可曰："吾戎马中人也，兵以义动，若自犯之，所部必有因缘为口实者，非所以两全也。无已⑤，其以父女称，而留军中，俟他日择婿可乎？"宝英敬诺。于是为王义女，行四，称四姑娘云。

四姑娘为王掌文告，敏捷无匹。每军书旁午⑥，四姑娘中坐踞案，运三寸不律如风⑦。左右几二⑧，各一书生伺焉。四姑娘手写而口左右授，三牍并成⑨，顷刻千言，文不加点。翼王平时，颇以文事自诩，至是

① 爰：于是。畸：通"奇"。

② 洪杨：指洪秀全、杨秀清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③ 遽（jù）舍之去：指土寇急忙撇下宝英逃跑。遽，急忙地。

④ 掩：乘其不备而袭取。

⑤ 无已：不止。指对方坚持要做某件事。

⑥ 旁（bàng）午：纷繁错杂。

⑦ 不律：笔。

⑧ 几（jī）：矮桌。

⑨ 牍：公文。

亦深叹不及也。翼王自金陵不得于当权者而出走，独四姑娘以治军书故从之，故翼王家人皆及于韦氏之难①，独四姑娘免焉。

上饶马监生贫极无聊，入翼王军中，人极朴诚。然小楷以外无他长，惟貌似翼王，非观其气宇，不能辨也。四姑娘一日告翼王愿嫁马生。翼王笑曰："此腐儒，何所为而赏识之耶？吾军中不乏文武材士！属以军中仓猝，不暇议婚嫁，若何不早言，欲选婿奚难者，而必此人耶？"四姑娘曰："父言如是，然儿意有在，父他日或知之耳。"翼王亦不更诘，即下嫁焉。马生始愿不及此，斯时惊喜以外，别无他言。夫妇二人，仍为翼王治军书如故。年余，四姑娘生一女。

翼王将入蜀，赂土司为声援，四姑娘闻之谏曰："夷性反复，恐不足恃。且蜀道岩险，进退不易，钟、邓之功，不可幸也。"翼王曰："是言吾亦知之，特以穷年用兵，胜败得失，从无定局。近来朝廷于我猜忌既深，而君臣亦自疑阻，恐非佳事。吾以为从彼偕亡，不如别树一帜，冀获一逞。吾闻蜀西藏卫，外险而内腴，地广而民懦，吾倘得据之，亦一扶余也。今并力疾走，过城不攻，不过一月，泸雅之隘，皆为我有。敌兵虽至，庸有及哉②？"同时诸将，亦多谏阻者，翼王皆不听，遂入蜀。初战颇利，已而入险，土司果背约，相持于紫打地。翼王所部不悉途径，首尾被截，翼王犹力战溃围，走老鸦旋，从者才二千人。清军合土司军三

---

① "故翼王"句：指太平军发生内乱，北王韦昌辉杀戮石达开全家事。

② 庸：难道。

万余急围之，翼王度不支，谓四姑娘曰："不从汝言，今果困矣。"将自刎，左右急持之。四姑娘谓马生曰："王平日厚吾侪将何所为[1]？宁至今日，自惜身命耶！"马生方躇踌，四姑娘曰："咄，庸奴！尚恋恋妻孥耶！"时手中抱儿，立投阶下，呱呱一声，儿碎其首。马大错愕，顾四姑娘刃自陷其喉，犹咽其将断之声曰："速与王易[2]！"马始悟，从王入帐后。少顷军中传呼王以众降清矣。其实王已偕心腹数人变服遁去，宓亦当时众中之一也。王既脱走，入邛雅山中，欲收集所部，图再举。闻马及军中健将数人，皆为清殪[3]，余众溃散，不可复合。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杨乃武被诬杀人案

同治时，余杭有葛品连者，早岁丧父，母健而勤，率品连设肆市豆腐。品连娶毕氏，有姿首，肤莹洁，体轻盈，人因以小白菜呼之。

邑令刘锡彤有子逾冠，闻其名，一日遇诸途，尾随之，密以意示衙役，使谋之，久之通焉。邑有杨乃武，同治癸酉举人也，丰采甚都，当为诸生时，已与毕通，为锡彤之子侦悉，妒之。已而乃武捷秋试，毕欲委身事之，谋既定，锡彤之子知之，益愤，将谋所以陷乃武者。会品连暴卒，里人以毕多外遇，窃窃然疑有谋杀事，实则毕奴畜品连，品连不能堪，以吞雅片死也。彤锡子闻之，唆葛母，饵以厚贿，使以乃武与毕二人毙品连诉于县，品连之母遂以

① 吾侪(chāi)：我们。侪，辈。

② 与王易：意思是替翼王死。

③ 殪（yì）：杀死。

通奸谋杀罪控乃武，谓其中砒毒也。锡彤先入其子之言矣，信之，及验尸，指甲有青色，谓为受毒之证，收乃武与毕，严鞫之①，迫以刑，谓其因奸同谋，遂诬服。锡彤询以砒奚所购，乃武漫言购自某药肆者，因逮肆主质之，肆主坚不承，于是，案久不决。

刑幕某，与肆主同绍兴人，承锡彤子意，婉商于肆主曰："仅待子一言，即可结案，何固执为？"遂授肆主以辞意，乃供称某日乃武至，言将砒置食物中以杀鼠，故来购，乃武邑绅也，信而售之，不意其非杀鼠竟杀人。锡彤录其辞，详大吏，府司复审，以证确，故无异议，主为谋杀亲夫案，毕当凌迟，乃武当论斩。乃武妇某氏知乃武冤，具词入都，诉之于都察院，而给中王书瑞亦据以上闻。光绪乙亥四月，奉旨，命浙学胡侍郎瑞澜提集全案人证卷宗，秉公严讯。胡檄宁波守边保诚鞫之，讯数次，卒照原议复奏，谓乃武因奸起意，令毕将品连毒毙，供证佥同，案遂定。然乃武所画亲供之押，实为屈打成招四字也。

至是，而乃武与毕均延颈待决矣。时上海已有《申报》，载之甚详。既定案，报端复缀一联云："乃武归天，斯文扫地。"为其同年友所见，大愤，谓乃武虽武断乡曲，品连实非所害，思有以平反之。会春试，咸计偕入都，谒乡人刑部侍郎夏子松少寇同善，诉乃武冤，谓品连实病死，非毒死。同善问冤证，众言品连死日，乃武言在外舅家处理析产事，代书分单，其外舅居乡，距城数十里，一日之中，不能在乡理事、而

① 鞫（jū）：审讯。

复在城杀人，此冤证也。同善曰："案乃若此，君等可控之都察院，仆备官秋曹，当相助也。"旋经汪树屏等遣报，控之于都察院。十二月，奉旨提交刑部审讯，案遂复活，全案人证由刑部提京复审。部牍至浙，锡彤自解品连尸棺入，及验，则指无青色，检验者谓南方气较热，初验时，死者指甲青色，当系发变，非服毒之证，实为因病身死。继讯某肆主，肆主直供刑幕教唆语不稍讳。

初，瑞澜传集人证之至省复审也，肆主不欲往，锡彤子给以资，始就道，然肆务因以衰败，及牵连至京，肆遂闭，恨锡彤子及刑幕刺骨，故直言以发其覆。证人证物，既皆子虚，案遂平反。丁丑二月，奉严旨申饬。于是，原审复审官自浙抚杨石泉、制府昌浚及瑞澜以下，皆降革有差，锡彤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锡彤子投海死。乃武虽释，而足骨以受极刑故，遂不良于行。家计亦困，乃至沪卖文以自给，毕则披剃为尼，宣统辛亥尚存。

或曰，翻案之原动力乃某公使偶在总理衙门座次告王大臣曰："贵国人断案，大率如杨乃武之狱。"当道闻之，至局蹐不安①，遂翻案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书杨乃武狱

浙江上虞县有土娼葛毕氏者，葛品莲之妻也。艳名噪一时，县令刘某之子昵焉，邑诸生杨乃武亦昵焉。杨固虎而冠者，邑人皆畏之，刘之子更嫉之。杨欲娶葛为妾，葛曰："俟

① 局蹐（jí）：畏缩不安。

尔今科中式则从尔。”榜发，杨果隽，谓葛曰：“今可如愿矣。”葛曰：“前言戏之耳，吾有夫在，不能自主也。”杨曰：“是何伤！”正言间，刘子至，闻杨语，返身去。杨闻有人来，亦去。次日而葛夫中毒死矣，报官请验，县令遣典史携仵作往①，草草验讫。闻杨有纳妾语，即逮杨。讯不承，令怒，详革举人，刑讯终不服，遂系杨、葛于狱。延至四年之久，每更一官，杨必具辨状。皆不直杨，然又无左证，而刘令子又死福星轮船之难。浙之大吏将以杨定谳抵罪②，而坐葛以谋死亲夫矣。会有某国公使在总署宣言：贵国刑狱，不过如杨乃武案含糊了结耳。恭亲王闻之，立命提全案到京，发刑部严讯。原审之刘令、葛品莲之尸棺，皆提至京。及开棺检验，见尸有白须，且以丝棉包裹，两手指甲皆修洁，既不类窭人子③，又非少年，又无毒毙痕亦。讯刘，刘亦无从置对，盖始终未见尸也。于是刘遣戍，杨葛皆释放，案遂结。此案到京之日，刑部署中观者如堵墙，几无插足地。陆确斋比部，江西司司员也，亦往观。据云，葛氏肥白，颇有风致云。葛出后，削发为尼，杨则不知所之。或云：“当刘子闻杨语时，即潜以毒置葛品莲茶瓯中，品莲饮之致死。”或又云：“刘子常携毒，备觑便毒杨者。”未知孰是。要之利子之死于海，似有天道。杨虽非佳士，此案似非所为。又闻杨每于供词画押时，以屈打成招四字编为花押书之。吾以为杨有隐匿，冥冥中特借此以惩之耳。

---

① 仵作：官署中检验死伤的吏役。

② 定谳：定案。

③ 窭人子：贫穷人家的子弟。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下

山左诛安德海纪略

安德海者，慈禧宫小内侍，都人士所谓小安儿者也。面微赪①，服饰斩然②，性狡黠而诞谩跌宕③，气焰赫一时。己巳岁秋，忽称奉懿旨，挟其徒数十人浮运南下，揭榜曰："采办守土④。"吏事之惟谨。七月，抵山东境。时德州知州为天津赵新。津吏以钦使报，赵君疑焉，使人诇之⑤，见巨舰二尾，竖异色帜，船上人有僧、有优、有娼，有商贾服，有侠士装，而所谓钦差，则六品项戴一少年阉也。既而登岸，布席于地，男女杂坐，歌呼叫号，饮啖甚豪。

赵君得报，默不语，扃户作稿，驰报中丞。时东抚为平远丁公葆桢，亟檄沿途牧守，到即截留，无令逗越。赵君得檄已不及，而东昌知府程君绳武尾其后而行，至济宁，知州王锡龄亦如之。将顺流南下矣，会水涸，道梗不能舟，改道遵陆，而南游之意亦倦，折而北，将登泰山。泰山知县何安泰因诓以入省。丁公令馆伴羁留，而抗疏请诛之。

奏至，王大臣咸以祖制宦官无擅出国门者，矫制罪大。且三足乌旗，慈驾所建，非人臣所当御，请诛之，以伸邦宪。两宫可其奏，遂于某日诛安监于济南市，其徒十四人骈首并戮，中外传以为快。方何之馆伴也，

---

① 赪（chēng）：红色。

② 斩然：整齐严肃的样子。

③ 诞谩：放纵、散慢。跌宕：行为无检束。

④ 采办：此指考察。守土：指地方官吏。

⑤ 诇（xiòng）：探视。

日与之纵饮遨游为乐，亦阴惧不胜，常密请于中丞，幸业已入告，势不能中止。

忆丁卯、戊辰间余在京师，安监势方炽，建大第，厚载门①，出入无节，朝士有趋附之者。性好鹰犬禽鸟娼优百戏之属，尝走车于天桥，衣装诡异，骑从甚都②，观者填街巷。总宪武陟毛公将擒治之，稍戢，而官内务府者，事之尤谨。常怒一郎，会监工，使曝赤日中以困之，必附己而后已，其作威福如此。

清朱采载《虞初支志》卷4

安得海之异闻

安得海，直隶南皮人。以柔媚得西太后欢，语无不纳，厥后遂干预政事③，纳贿招权，肆无忌弹。穆宗年渐长④，知其所为多暧昧事，乃告东朝⑤。东朝性忠厚，密令缓发。穆宗独不愿，故安得海乐极生悲，而有在济南伏法之事。

先是西太后将命安得海出都，问之穆宗。穆宗阳为赞成，阴以白东朝，谓安得海必出都门，出都门一步即可斩，特谁肯下此辣手者⑥。东朝以穆宗欲急诛，不忍拂其意，且长此秽乱宫中，任西太后为唐武曌第二⑦，他日九泉之下，亦无颜以对文宗，答穆宗曰："汝欲求有肝胆之人，惟山东巡抚丁葆桢尚可恃。"穆宗闻而大喜，急求东朝密告丁葆桢俟机诛安得

---

① 载：装饰。
② 都：华美。
③ 厥：相当于"其"。
④ 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同治皇帝。
⑤ 东朝：指文宗（咸丰皇帝）嫡后钮祜禄氏，谥孝贞。
⑥ 特：只是。
⑦ 武曌（zhào）：武则天。

海。

丁葆桢既闻密旨，即密嘱德州知州赵新曰："传闻安得海将过山东，如见有不法事，一面擒捕，一面禀闻。"赵新，能吏也，更事既多①，计较利害亦颇熟。及安得海过境时，欲勿禀则惧为丁公所怒；欲显禀则恐不能去之，反撄其祸②。因与幕客商用夹单密禀③，意谓丁葆桢如不参奏，则夹单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卷，安得海断不之知；若竟参奏，则为祸为福，丁葆桢自当之，与地方官无与焉。及丁葆桢疏既上，西太后知之，大惶骇，顾事既如此，乃忍痛与东朝同召恭邸及军机内务府大臣议之，皆力请就地正法，以符祖制。然犹留中两日未下，醇王复诤之。始有谕云："丁葆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摺，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有安姓太监坐太平船两双，声势烜赫，自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船旁有龙凤旗帜，带男女多人，并有女乐，品竹调丝，观者如堵。又称本月二十一日该太监生辰，中设龙衣，男女罗拜。该州正访拿间，船已扬帆南下。该抚已饬东昌济宁各府州县跟踪追捕等语④。览奏曷胜诧异⑤，该太监私自擅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着山东江苏直隶各督抚迅派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

---

① 更：经历。

② 撄（yīng）：触。

③ 夹单：清代官吏向上司书面报告，叫手本。如所述不便写在手本中或与公事无关的，可以另行帖写，夹在手本第一摺内，叫作夹单，也叫夹片。

④ 饬（chì）：命令。

⑤ 曷胜：怎能禁得起。

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①，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傥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随从人等有迹从匪类者，并着严拿分别惩办。钦此。”于是丁葆桢即诛安得海于济南，籍其辎重，得骏马三十余匹，良者日行六百里；黄金一千一百五十两；元宝七十枚；巨珠五颗；真珠鼻烟壶一枚；翡翠碧霞朝珠各一挂；碧霞玺数十枚，重者至七两；其他珍宝称是，皆输内务府。时同治八年七月中也。历城县令于安得海伏法后，为购地葬之，营一小坟。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王景琦之升迁

《聆风箨杂缀》云，请穆宗御极时②，春秧鼎盛，好微服冶游③；然微行时从者仅一、二内臣，若无便给之士④，为其狎邪侣⑤，未能曲尽游兴。

京师著名之饭庄，曰宣德楼。一日，王景琦太史偕某部郎，小酌楼中。王擅二簧，某部郎长昆曲，乃以红牙檀板各献所长。一曲既终，隔座一客欣至前，询太史等姓名官阶，曰：“所奏曲良佳，盍为我再奏一曲⑥。”视其人，气度高华，口吻名贵，太史心知其异，乃如命为之再歌。歌未竟，蓦有二少年被华服立帘外探望，见客则拱立肃然。俄而车马喧阗⑦，传恭王至，行马数十，奉一朱

---

① 毋庸：不用。
② 御极：指皇帝即位。
③ 微服：隐瞒身分便装出行。冶游：野游。冶，通“野”。
④ 便（bián）：能说会道。给（jǐ）：敏捷。
⑤ 狎（xiá）：亲近。
⑥ 盍（hé）：何不。
⑦ 喧阗（tián）：喧闹。

轮车停楼下。恭王从容下车，入与客耳语，久之，客始微颔，怏怏从之去。客登车，恭王为之跨辕，游龙流水，顷刻已渺。太史与某部郎皆心惊不已，知遇上也。

不数日，上谕下，二人皆不次晋秩。①。某部郎以枉道为耻②，辞不拜；太史则数迁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蛊惑上者，无所不至，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③。所谓出痘者，医官饰词也。

及薨，人有撰挽联讽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且喜词人工词曲；进春方，献春策，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王后为陈六舟弹劾革职，永不叙用。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盗用巡抚印

同治中叶，湘南盗用巡抚印文一狱，几动摇大局，幸知县某精细，未酿大祸。

先是长沙有名妓廖玳梅者，色艺冠一时；省绅某，位尊而多金，昵之，欲纳为妾，廖不允。有外县绅某者，亦昵之，其人家亦不贫，且年少，美丰资，廖久属意矣。外县绅每逢省中课书院必至，至时宿廖所，而屏省绅于门外。省绅颇衔之④。

一日，外县知县某忽奉巡抚密札一通，谓该县绅士某某

① 不次晋秩：指不按寻常次第破格晋升官阶。秩，官职的品级。

② 枉：曲，不正。

③ 痼(gù)疾：久治不愈的病。

④ 衔：心含怨恨。

等六人勾结发逆余党①，拟在省城作乱，已侦获同党多人，供证确凿，即将某某等六人密拿正法云云。令得此札大惊异，盖此六人皆邑中清白公正之士，其中皆举人五贡之类，且家皆殷实，文名籍甚②，何致有悖逆举动，遂商之刑幕。幕将院札阅数过，拍案曰："此文伪也！焉有督抚印文而无鉴印官衔名者乎③？公须亲赴省垣，密商布政，取进止。"令乃行，谒布政以情告。布政亦细阅抚札不能决，语令曰："尔明日毋出面，俟我上院询明后再商办法④。"次早，布政入见巡抚，密问曰："如某县某孝廉某拔贡者，非公书院门生耶？"中丞曰："然。是皆高才生，累列首选，吾甚刮目者，岂有所于求耶⑤？"布政曰："否。闻公欲杀此数人，何也？"中丞大惊曰："何来此言，孰诳尔耶？"布政曰："有据在。"乃出印文授之。中丞面色如土，颤声答曰："印则是也，我何尝为此？"布政乃述其由。中丞益骇，曰："是不可不究。"因严鞫署中男女仆婢等。有夫人小婢曰："某日有某卖婆来，似曾向夫人乞印文焚疏事。"

亟逮卖婆至⑥，初不承；继将用刑，乃哭曰："是省绅某贿我求夫人者。"立命逮某绅，一讯而服。盖省绅欲娶廖，廖意终不属，省绅曰："尔属意者，如目前暴卒，则奈何？"廖曰："某若死，则嫁尔。"省绅乃出此毒计，思假县令手而杀之也。彼五人亦因公事与省绅龃龉，结怨甚深，拟一并除之以为快。

---

① 发逆：指太平天国军队。
② 籍甚：又叫"藉甚"，盛大。
③ 衔名：官吏阶位。
④ 俟（sì）：等待。
⑤ 干（gān）：求取。
⑥ 亟（jí）：急忙。

于是案乃大白。廖逃至外县，追捕监禁；卖婆与省绅皆拟斩；中丞夫人吞金死；中丞告病去；布政升巡抚；某令则调署大缺以酬之。中丞刘琨，云南人。布政李桓，江西人。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翁李之隙

李文忠之督畿辅也①，凡有造船购械之举，政府必多方阻挠，或再四请，仅十准一二，动辄以帑绌为言②。其甚者，或且谓文忠受外人愚，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③。故文忠至刘丹庭书，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④。然无使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

按其实，则政府龉龁之者⑤，非他人，即翁同龢也。同龢本不慊于文忠，因乃兄同书抚皖时，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同书督师近在咫尺，熟视无睹，及为人参劾，上命查办。文忠时为编修，实与有力焉，然亦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同书由是革职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归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文忠非大有功于国，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绪初年，北洋治海陆军，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及甲午之败，文忠有所借口，而政府犹不悟也。当时朝

① 畿辅：清代直隶省又称畿辅。

② 帑（tǎng）绌：国库不足。

③ 窳（yǔ）败：器物粗劣残破。

④ 使相：唐代中期以后，凡节度使加上同平章事官衔的称使相，是将加相名。清也用以称呼兼大学士的总督。

⑤ 龉（yǐ）龁（hé）：毁伤、倾轧。

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制挺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昌言无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饯其行，至比之杨忠愍参严嵩，其无意识之举动，真堪发笑。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绝无开通思想也。

甲午之役，文忠已许给小村寿太郎银百万，令其退兵，小村已允。及小村入京，文忠不料其觐见时，对上言之，上大怒。翁又怂恿谓文忠卖国，附翁者又谓日本小国何足畏。翁听门生故旧言，一意主战，台湾之割，二万万兵费之赔，皆翁一人之力也。文忠愤激时对人曰：“小钱不花花大钱，我亦无法。”呜呼！自古大将尽忠报国，未有不为群小所忌者，文忠犹幸不为岳忠武第二也①。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绍兴师爷的妙计

曾国荃为两江总督时，江西奉新许仙屏振祎为江宁藩司，国藩已逝，许故国藩大营门生也。国荃与振祎交恶，两方门客，多造蜚语，致国荃必去振祎以快意，乃具摺特参振祎。向例：总督奏参之司，廷议无不准者。况国荃为有大功之重臣，被参者更难幸免。摺稿拟就，尚未拜发，事闻于振祎，亟求第于藩署聘理刑钱之绍兴师爷某。某曰：“事已急，非可以言解，只能以情动也。”

---

① 岳忠武：宋代岳飞。

爰与许定计，迅购金陵大府第一所，一面日夜动工修葺，为书院式；一面会集当地绅耆，及国藩门下在南京者，设立文正书院，教诲诸士，俾不忘国藩功德学行，即所以报先师于万一。即日书院落成，行上额开院礼，恭请国荃莅临。国荃以乃兄之故，又因地方耆宿及国藩门下多人均参与其事，虽怨许，义不能不至。当日群请国荃上书院匾额，振祎自为对联，悬国藩遗像左右，并伏地痛哭，情极哀挚。联曰："瞻拜我唯余涕泪，生平公本爱湖山。"国荃在场，亦为之堕泪太息。礼毕，振祎曰："予受先师教诲知遇之恩，毕生难报，先师已矣，愿两江人士，不望先师功德在民，刻志求学，继先师之学行。制军为先师介弟①，见制军，如见先师也。"国荃归，罢拟参稿。有以谗言进者，国荃曰："振祎虽不理于人口，参之，使我对先兄有凄歉之意。"此段公案，鹤亭前辈曾亲见之，谓绍兴师爷真能出奇计以拯人之厄也。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清室轶闻

清隆裕后之丧也，内外人士，皆表哀悼崇敬之意，此亦亡朝史中所未有也。记者历访通习清宫中情事者，汇志于左，其所言，敢保证八九皆实也。

清隆裕后为西太后之内侄女，西太后自以由西后出身，故必欲以家人为德宗后。德宗最先已有专宠珍妃，又颇不属意于后，顾以西后强迫指定，遂勉奉之。末路之帝王，其家庭悲惨之运命，乃至非普通寻常人家所有。德宗既不见悦于西

① 制军：总督。

后，自戊戌变政后，囚置瀛台，身同俘虏。隆裕既非其所悦，一日盛怒，乃至亲将其发簪掷碎，簪盖乾隆时遗物。隆裕乃以苦诉于西后，西后亦无多语，但令移居已之别室。自此一事后，隆裕盖与光绪隔置，其年月虽不可考，盖终帝之身亦十年矣。

隆裕入宫之后，几同离异，又值西后淫威四极之下，故隆裕之轶闻遗事莫可得闻。唯光绪被虐之惨况，则颇有闻于外者。昔汪君穰卿，与一宫中修电线者相识，此人历述禁闻，汪君之笔记，乃至一大册子，中有二事，颇骇听闻。一日城内某牙医家，忽有一人以脱齿一枚令其镶配，医谓非面见脱齿之人，无法镶治，此人乃携以偕往。至宫中一极远极深之处，见一人服青布袍，独坐座上，面色惨黑，痛苦之状，目不忍见。口齿上津津血液溢露，医乃为之镶配而出。初意但以为宫中太监不知其为谁某也，翌日，此导引之人来访，谓昨镶牙甚善，今已无苦，命我予君以一荷包及四两银子。医谢而受之。至又翌日，忽另有一人仓皇来访，谓汝某日曾入宫镶牙信乎？导引者我兄也，今已以此获祸，被扑杀矣，尸骸掷露，无钱买棺，如何如何，言已痛哭。医乃知牙痛者即为光绪皇帝，乃系被西后打脱，后又怒此监私引医人，为之已痛，故扑杀之也。又一日光绪往请西后安，后方食汤圆，问汝已食乎？不敢云已食，则谨跪对曰："尚未。"后即赐食若干枚，问已饱乎？不敢云已饱，亦谨对曰："尚未。"乃更赐食。如此者数四，腹胀不能尽食，乃尽以私匿之于袖口中。归而汤圆满袖，淋漓满于其身。乃命太监换小衫，而其私服尽为西后搜去，此时乃

无衫可换，因忍其狼籍而着之。后由监展转以外间小衫进，乃得易衣。溥伦曾有一次见西后，时亦遇后进食，所受之窘如光绪帝，归而腹满气塞，大病四十余日而后愈。盖西后极饕餮，若赐食不食，则震怒矣。黑暗专制之下之帝子王孙，其被荼毒有如此者。

光绪既被西后之虐禁，不得与臣工交语，其近支王公，亦无敢私谒者。帝乃久痞思语，秘置一小箱于南书房中，私与其弟醇王书，令彼此以书面交换。通信钥匙，则二人各一。外人不得开之。其书面大抵言外间琐屑事，以此笔谈而已。此事后亦为西后所知，怒而禁止。此后并此笔谈之自由，亦剥削矣。

光绪逝时，有人见其病室中陈列极陋，睡一大床，安置北京泥土火炉，裱糊之壁纸破裂霉烂，盖下等百姓家所居也。

西后崩时，即指定立隆裕为太后，其遗诏中有军国大事，摄政王当秉承后意办理之语，故中间曾有垂帘复活之说，然实并无其事。但隆裕颇以摄政所为不当，诏令入宫申斥，则颇有之，其语亦秘不可闻矣。盖隆裕尚非有野心者也。

隆裕后之生平，既半生归于潜废，及共和宣布时，言论丰采，乃稍为外间所知。后既力主共和，故对于维持大局，排斥万难，确有大功劳于我国家，不可没也。先是皇族会议时，恭王溥伟反对最力，翌日乃请独见。后大怒曰："国家没有事的时候，被他们闹得如此之糟，今日糟到这宗地步，他们又来闹了，我是不愿意见他们的。"遂斥不之见。观此，则后亦甚知其家亲贵诸公之罪恶矣。召见其时之内阁时，谭学衡力谓德宗首创宪政，功德在民，其志

未终，隐恨而没。今太后赞成共和，则上足以继德宗之遗志，流芳万世”云云。后慨然而道：“谓我亦知天下系公产，并非满州私物。但满州既已遗传二百余载，我只求德宗陵寝可以修造，皇帝地位不至坠落，则亦无恨。至于皇帝虽小，将来大时自有我担责任。”因此乃有优待皇室条件之发生。及条件既上，隆裕颇以大清皇帝仍称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条下，无永远勿替字样为言，其态度甚果决，谕旨亦极明了云。

清王无生《述庵秘录》载于《清代野史》1987年巴蜀书社版

光绪帝之几废

载湉之立也，实以慈禧独断。其母福晋，慈禧女弟，至相得，继颇疑之，福晋常引为憾。

载湉既长，奕䜣时械之，谓一家百口，皆老佛爷之赐，载湉戆直如故①。上书房总师付翁同和，亦频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载湉尝言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语侵慈禧，而废立之说兴焉。时坤宫与载湉弗睦，频以谗间达慈禧，故事机益迫。

甲午清兵溃，军舰被掳。吴大澂、魏光焘督师关外，刘坤一督师关内。李鸿章议约多丧失，几定约焉。翰林学士文廷式习闻宫中诸事，知内忧外患交乘，国将覆，往见坤一，请力争约款。坤一未会意，谓弱国无权利可言。廷式请屏左右，以废立之说相告。且谓宫中蓄谋久，荣禄以疆臣督兵不应恫之，慈禧有所作，每询疆臣等

① 戆直（zhuàng）：刚直。

意思若何，是宫中滋忌者疆臣。疆臣资高负宿望者今唯公。某知争约必不成，俾内廷龂龂争约①，知废立之难实行，则曲突度秦之效见焉②。刊一嘱廷式代起草，而废立之谋因止。

次年，又有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事。先是将废立事询荣禄，荣禄谓须探外人暨疆臣意见。乃命李鸿章探外使，而法使首弗允。电询刘坤一，复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扶危定倾，责任公等。而废立之事遂不成。

清王无生《述庵秘录》载于《清代野史》1987 年巴蜀书社版

慈禧致疑于奕䜣

慈禧与奕䜣福晋为女弟，自解释钩弋语后，尤亲厚。载淳死，立载湉为后，所以报也。然慈禧常致疑奕䜣夫妇。载湉御极，非奉诏弗与一面，奕䜣妻常饮泣，自叹以为恨。载湉大婚数稔③，无嗣息，屡有离间者，言醇邸有古柏④，长干被阴数亩，堪舆言王气，当更出皇帝。慈禧一日驺从往经邸，奕䜣跽迎⑤。后问："闻尔宅有老柏，信乎？"奕䜣曰："诺。"后径至树下，徘徊瞻望，良久始去。越数日复至，又如之。谓奕䜣曰："吾园中构巨殿，中梁无佳材，此柏修直可数丈，用以为梁，诚美选矣。"奕䜣叩首曰："唯太后命。"乃具酒张宴树下，命工师伐之。未半，树

---

① 龂龂（yín）：争辩的样子。

② 曲突：防患于未然。

③ 稔（rěn）：年。

④ 醇邸：指醇亲王奕䜣的王府。

⑤ 跽迎（jì）：为跪迎。跽，长跪。

崩出飞蛇数十，其一坠后前。后惊，罢酒，乘舆还宫，数日弗视朝。

奕䜣病亟，直督李鸿章荐医往视，奕䜣弗与诊脉。诏医曰："君归致言少荃（李鸿章），予病弗起矣。太后顾念予，日倩御医诊视数次，药饵医单，悉内廷颁出，予无延医权，而病日深。"旋泫然问曰①："有壮盛男子，多所娶而不育者曷故？"医惊问王谓谁，奕䜣枕畔精竖擘指曰："今上。"于是，知载湉永无嗣续信矣。

奕䜣病，后往视，必携载湉，暮必携载湉偕返。载湉归，必怒杖内监，击宫中什具几罄。人多讥载湉失狂，不知实有以致之。专制之灭等人如此。

清王无生《述庵秘录》载于《清代野史》1987年巴蜀书社版

孝贞后之暴薨

光绪庚寅冬，慈禧病，御医诊无效，诏行省督抚进良医。直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李瀚章，皆有进。

故事两宫坐朝，东西位南向。慈禧既病数月，孝贞后独视朝。辛亥春，三月十日晨，召见军机，御容和怡无疾色，但两颊微赤。军机退，午后四钟，内廷忽传孝贞崩，命枢府诸人速进。向例帝后疾，传御医，先诏军机悉其事，医方药剂，悉由军机检视。时去退直五小时，宫廷暴变，诸臣皆大惊。抵宫见孝贞已小殓，而慈禧坐矮凳，言东后向无病，日来未见动静，何忽暴变至此？诸臣仰慰顿首，

① 泫然：伤心流泪的样子。

出议丧事。曩①时后妃薨，即传戚属入内瞻视后小敛，历朝以为常。孝贞薨，椒房无预其事者，众叹为创闻。

时有伶工金某者，得慈禧宠，出入宫闼。慈禧疾久未愈，孝贞往候，至见慈禧与伶卧榻上，孝贞痛数责之。慈禧跽谢②，逐金伶出宫，寻赐死。孝贞故喜小食，薨日，慈禧以糕饼进御，逾数时薨。慈禧亡，金家人备述之如此。

清王无生《述庵秘录》载于《清代野史》1987年巴蜀书社版

光绪间党争

自粤寇平而郭筠仙侍郎嵩焘使欧西，驰书亲友，称许西国文明，为世大诟。李文忠公鸿章取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盛倡洋务，张文襄公之洞、丁雨生中丞日昌等和之，而清流党攻击文忠不遗全力。盖在光绪初，徐致祥、梁鼎芬、政震武等为一团，而以倭文端公仁为之魁。中叶以后，杨崇伊、洪嘉与何乃莹等为一团，而以徐荫轩相国桐为之魁。庚子变后，创钜痛深矣，而士大夫尤竞腾其口说，阻挠新政，阵田、赵炳麟、胡思敬、刘廷琛主持最力，而铁良辈遂利用之，以遂其排汉之私，骎骎乎以言论意见变为种族关系③。盖自有党说之冲突，遂有利用党争以遂其隐谋者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

① 曩（nǎng）：从前。

② 跽谢（jì）：跽，长跪，挺着上身两腿跪着。

③ 骎骎乎：马快行的样子。引申为疾速，也比喻时间迅速消逝。

翠云娘与八国联军战

翠云娘，山左产，年十七八，貌殊可人。双趺纤小①，而腾跃上下可丈许。幼业卖解，随父流转江湖，行踪遍南北。意气骄甚，谓所见男子无当意者，自矢终身不字人②。曾至上海奏技，其父为人诬陷，被拘入租界捕房。女随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严禁华人有所陈，遂被囚，不胜其苦。罚锾③，乃得释。女愤然曰："吾国官吏往往不免冤诬人，吾每为之暴，然尚容人辨诉也。不意西人乃如此！"自此，遂有仇外意。

光绪庚子④，义和团起。女喜，请于父，往投之，盖即团中所谓红灯照者，⑤。女得得隶某大师兄麾下，甚见信任，赐以翠云娘名号，书之旗帜而赐之。所至，恒揭以行。自是妆束顿易，周身绫绵，衣履一碧，而貌益艳丽。女日见团中无纪律，行事类盗贼，颇忧之，然独力亦莫能挽。

寻八国联军长驱入京师，团众逃无踪，女愤甚，激励其部下，人咸愿效死，遂与联军巷战竟日，洋兵死伤者多，女部兵亦伤亡略尽，乃耸身登屋逸去。其后团中领佐大半为洋人向导，或为仆役，且借兵之势，劫夺抢杀，无恶不为。女慨然曰："吾误与若辈共事，事胡能成？然此耻不可不一湔也⑥！"乃约会饮于某处，众素

---

① 趺（fū）：同"跗"，脚背。

② 矢（shǐ）：通"誓"。

③ 锾（huán）：古代重量单位，也是货币单位。

④ 光绪庚子：即公元1900年。

⑤ 红灯照者：义和团运动中女青年的组织。

⑥ 湔（jiān）：洗。

倾慕女，是日到者众。女宣言曰："吾向谓若辈人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騞然出长剑①，骈戮之，遂去，不知所终。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龚照玙寿联

前清甲午之役，龚照玙弃旅顺而逃，其罪与卫达三等，后卫被诛，龚运动得法，得久羁狱中。庚子拳匪乱②，遂自出狱。和议成③，复大加运动，脱身南归。其年六月六日为其六十寿期，乃预定宴客三日。其邑人张陆先生者，素与龚有隙，第一日忽肃衣冠而入，长揖曰："六哥今日乐矣，容弟一言乎？"龚曰："请见教，实愿闻之。"曰："弟近看新书数本，始知国民乃国家之主体，弟亦国民也，则中国土地之存亡，应负一分之责任。请问六哥前年将弟之旅顺送向何处去也？今日能见还乎？"龚大窘，狂呼逐客。二日晨，其门首忽有联云："称六太爷，上六旬寿，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数适相逢。曾听得张陆先生，大踏步闯进门来，口叫六哥还旅顺；坐三年监，陪三次斩，赚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愿已足。最可怜达三故友，小钱头不如咱酒，冤沉三字赴黄泉。"龚愤甚，大索数日，不得其人。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色旺落尔布桑保被案

光绪时，蒙古科尔沁图什

---

① 騞(huō)：用刀解剖东西的声音。

② 拳匪：对义和团的污称。

③ 和议成：指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定《辛丑条约》。

业图亲王色旺落尔布桑保者，为哲里木盟盟长，奢淫贪虐，役使蒙民，土木繁兴，备极壮丽。广购珍玩服御，花木奇石，远者求之闽粤，近亦辇自京师。蒙民皆自备资斧以供役，偶损失，必责赔，或处死刑。尝以小过笞人至死，需索不遂，缚其人，置暗室，令瘐毙以为快①。好渔色，多内宠，其嫡福晋拉什曼都克久失宠，三福晋擅专房，多预外事，拉什曼都克以是尤怨色旺落尔布桑保矣。

光绪庚子八月，扎萨克图旗说抚匪首王洛虎、刚保、森保等复叛，杀掠各盟旗。色旺落尔布桑保大惧，急募壮丁自卫。辛丑三月，以欠饷久不给，卫兵哗变。台吉额力登乌卓勒等久蓄异志，至是，遂招集散兵，作乱于贝勒海毕。色旺落尔布桑保与近侍夜走鄂尔图庙，乱党追及之，色旺落尔布桑保不得已，誓改过自新，书手谕，令近侍西郎阿持示乱党。乱党裂书，大呼曰："此时悔过，无及矣，宜速自决。"色旺落尔布桑保遂引带自决。护印协理台吉以色旺落尔布桑保暴薨，告帮办盟务札赉特王，且上盟长印信。五月，札赉特王呈理藩部代奏，得旨权补盟长。而色旺落尔布桑保无后，以喇嘛业西巴丹承继，议定尚未行也。

时已革副盟长扎萨克图王乌泰方避乱黑龙江省城，闻变，思复得盟长，且嫉札赉特王之仓卒出己上也。即疏陈乱状，并擅以己意推举盟长奏事之权。疏入，德宗始知色旺落尔布桑保非考终。十二月，派兵部尚书裕德驰驿前往查办，哲盟盟长由达尔汉王暂署。

---

① 瘐（yǔ）毙：罪犯在狱中病死。

壬寅二月，裕德至奉天，以乱党花里亚荪等实逼其自缢，罪有主名，分条其奏。事下刑部、理藩部速议，磔花里亚荪，斩花连，托克托，呼约木加卜三人，从犯论罪有差，福晋协理台吉及札赉特王均原情免议。十二月，奉天将军复奏，以业喜海顺承袭王爵图旗，事略定。未几，而丹赞尼玛争袭之案又起。

丹赞尼玛为色旺落尔布桑保之从父，业喜海顺虽于色旺落尔布桑保为从子，而服属已疏，徒以谄事福晋，得越次承袭。丹赞尼玛心弗平，欲以其子代之。狱事结后之三年为乙巳，丹赞尼玛以协理台吉等实主持弑逆，蒙蔽内外，诉于肃亲王隆懃，时隆懃方奉命赴蒙古查办事件也。初，花里亚荪等之诛也，伏法者仅四人，诸从逆者多逍遥法外，或且迎福晋意旨，擢显秩，握重权，蒙民益不平。隆懃以案已奏结，不容更有变，而蒙民势众，又不可容其纷扰，乃属其事于盟长札赉特王，札赉特王以强力制之，众愈怨。协里台吉又嗾使福晋携业海喜顺至京，诉于理藩院，复籍没与丹赞尼玛连名呈控者数之家，民怒愈甚，遂纠众醵财①，资丹赞尼玛入都控告。

丙午十二月，奉天将军奏革丹赞尼玛台吉。丁未正月，丹赞尼玛与其台吉十人皆为步军统领捕获，奏交理藩院审讯，而丹赞尼玛之子妇噶吉玛复为其翁讼冤。同时复有人奏参丹赞尼玛威逼亲藩，遂奉旨一并交奉天将军讯办。丹赞尼玛既被捕，其家属遂与俄人多必索夫订借款项讼费，订明摊派牲畜

---

① 醵（jù）：聚集，凑。

一千匹以偿。然牲畜籍没者既不可得，其未籍没者亦被禁不得出境。乃谋聚众强取，怨毒相寻，俶扰日甚①。协理台吉等既声称丹赞尼玛连结俄人谋寇蒙境，俄人复照会官府追索牲畜，于是盗贼交涉，逆案争继，乃混合而为一。俄人至奉天防营拿获丹赞尼玛长子必利图及从人七，搜其身，仅土枪七枝，铅弹三十六粒，而翼长某徇部下邀功之请，遽指为逆匪，请予骈诛②。东三省总督以为此皆奉旨饬拿之犯，不应含混就地正法，批交奉天府讯办。久之，始讯明丹赞尼玛争袭妄控及强取牲畜擅缚蒙员情事，唯谋叛事实无佐证，判决丹赞尼玛与必利图均监禁十五年。其俄人交涉，别由交涉司议结。奏闻，如议。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旅顺丐儿忠于为国

光绪甲午，日人占辽东，驻重兵于旅顺。日兵某常出游，一日，偶于僻巷中遇一丐儿向之行乞。日兵解华语。见其辞令敏捷，欲挈以去，儿欣然从之。至日营，军士咸与之嬉，儿亦善伺人意。无何，营中痢疾盛行，军士悉传染，死亡者踵相接，丐儿亦奄卧床第间，气息仅属。一日，忽振衣而起，独游营中，至后营，觑无人在，探手胸次，出纸包一，疾趋至水缸列处，包启，即有末屑倾入水中。既竟，乃手攀缸口，目注缸水而微笑，语曰："此一包药屑，胜逾十万横磨③。国仇已

① 俶扰（chù）：开始打扰。

② 骈（pián）：原意为并列，此为一块之意。

③ 横磨：指兵士。

报，虽死亦甘。”语至此，气促而喘。忽闻喝叱一声，回视之，则一军官怒目相向曰：“汝胆诚不细。”丐儿睨军官而笑，复频耸其肩，状至从容，军官不语，牵儿去。日将某亲鞫之①，儿慷慨陈曰：“汝等以予为何如人乎？实言之，予非丐儿，家富甚，何至行乞，所以乞者，诳汝等耳。幸天从吾愿，竟得入汝营中。予预蓄泻药甚多，汝等所饮所食，俱经予手。予为国杀敌，早拼一死。所恨者，药屑犹馀，未杀尽汝等耳，予言尽于此。”询其姓名籍贯及有无唆使，儿大笑曰：“汝等真庸夫，何问为？予无名，旅顺一丐儿也。”固诘之，勃然怒曰：“杀则杀耳，呶呶不休，殊惹人厌。”日将命部下锢禁之，徐探其实。儿乘人不意，以首撞柱而死。事后数年，渐有人谓儿为旅顺某富商之幼子，愤日人横暴，背父母出此。不吐姓字者，实恐株连父母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内监直言被诛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②，杀奏事处太监寇进于菜市。太监有兄在琉璃厂松竹斋纸店为伙③，予询其故，寇曰：“余递违例上奏，条陈十事：请止演戏，请废颐和园，请还宫办事，请罢修铁路，请革李鸿章职，请续修战备与日本战，不伦不类者十条。奏上，慈禧疑有指使，嗣见其文理不通，且多别体字，乃信之。即亲讯之曰：‘尔不知祖制，内监不准言

---

① 鞫之：审问他。

② 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96年。

③ 伙：伙计、雇工。

政事乎？'曰：'知之，忽事有缓急，不敢拘成例也。'慈禧曰：'尔知此为死罪乎？'曰：'知之，拚死而上也。'慈禧太息曰：'既如此，不怪我太忍心矣。'即命交刑部照例办理。至菜市，脱一碧玉搬指赠刽手云：'费心从速。'又以佩玉一，金表一，赠同事内监之来送者，从容就死，神色不变。年甫十八也。"慈禧本甚爱此人，所以亲讯者，冀其乞哀而生之也。而孰知其至死不变，强矫哉！此真所谓北方之强欤？至其所为，亦不免受小说及腐儒之激刺，其言或中肯，或背谬，皆无足责，君子嘉其忠直焉而已。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观剧焚毙多人

广州酬神演剧，妇女杂遝①，列棚以观，曰看台，又曰子台。市廛无赖，混迹其间，斜睨窃探，恣意品评，以为笑乐，甚有攫其钗钏者。道光乙巳四月二十日，城中九曜坊演剧，设台于学政署前，席棚鳞次。一子台中人以吸水烟遗火，遂尔燎原，致焚毙男女一千四百余人。

是日也，西关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媪夙忠厚，仅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媪，欲入城观剧，嘱其妇某氏为之栉发，妇于辫顶分四缕辫焉。甫出门，遇友约往佛山镇置货，初犹以他故辞，不欲往，强之，乃偕行。比灾作，则是子已在佛山镇，而翁媪不知也，闻戏场火发，亟率妇往视，则烈焰烬余，有尸似其子者，哭而敛之，招灵设

① 杂遝（gà）：多而杂乱的样子。

魂于家。其妇自往视，至毕葬，竟不哭。翁媪皆恶，呵之，谓其无夫妻情。妇第顺受，不与辩。未几，其子与友自佛山归，翁媪愕然，称其妇智，因诘其何以确知非夫也。妇言当日系四缕辫发，谛审灰烬，发痕乃三缕，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之所往，疑虑莫释，晨夕泪痕浸渍枕席间，亦不敢言耳。

是夕之火，起于看台，而被焚之惨，则由于摊馆。盖署前多奸蠹①,包庇聚赌，吏莫能诘。时适有南海县文武约会查拿，事机不密，为若辈所觉，预将东辕门扃之。火发时，众皆由西辕门走避，拥挤践踏而毙者，可二三百人。居中被焚之尸，有挺立不仆者，有似油炸虾者，有为灰烬堆垛不成人形者，约千余。其逃出之人，有烧去半头半臂者，有烧去一手一足者，近或至家，远仅至中途，又约毙百余人。使当时东辕门不闭，则南出书坊街，东出九曜坊，所全活者当不鲜也。

是日，男女闯入学政仪门，由考舍越墙逃避者，尚千余人。更奇者，番禺长塘街有寡妇某氏，夫死无子，抚六岁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随其婶母观剧，其婶母已烧毙，某氏度其女亦及于难也，二十一日晨，备小匣，往收其尸。屡寻不见，忽闻其女呻吟声，出自数重尸下，大骇，倩人将尸逐一移去，则其女尚有一息，仅烧去半边丫髻。负而归，诘之，则言当时不知火发，仅似睡熟梦魇者然②，而动不由已，弗能转身，故醒而号呼耳。

清徐珂《清稗类抄》中华书

---

① 蠹（dù）：蛀虫。此指挥霍国家钱财的人。

② 梦魇（yǎn）：梦中遇惊险事而呻吟、惊叫。

局 1984 年版

郑 孝 子

郑孝子立本，萧人，父相德，坐事戍西域①。立本稍长，知痛哭，废寝食。及年十八，辞母寻父。家故贫，誓以丐往。母初止之，不听，临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节，中有横纹，幸而相见，以止为验也。"

历半年，行抵库车，查军籍无父名。流寓数月，未知所往。边徼人稀地广，又无可乞食者，困甚。

会军将高魁元，闻立本操中土音，问之，具以告。魁元惊曰："汝父我友也。曩昔戍乌鲁木齐之绥来县②，虽然③，别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馈赀而别④。

立本即知父耗，心益急。时张格尔余党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粮走小路。攀崖越岭，误入深山，前临陡涧，深不见底，立本旁皇无策。忽有兽自南来，大如象，疾行如电，黄光闪铄，举步作金声，瞥然北去⑤，因念此物来处，当有途迳。黑夜探行，转折至天明，乃回库车之路。惝恍道旁⑥，气息仅属⑦，惟呼天吁父而已。差官赵弁者，从山脊过，问而怜之曰："我转饷回，即赴绥来，当携汝行。道路险巇⑧，勿自往，往亦不识也。"托立本于回务主事奇氏家，奇礼

① 坐事：因事被判罪。
② 曩（nǎng）昔：从前。
③ 虽然：虽然如此。
④ 赀（zī）：资财。
⑤ 瞥（piē）然：匆匆地在眼前掠过的样子。
⑥ 惝（tǎng）恍：迷迷糊糊。
⑦ 气息仅属：指气息微弱，下气刚刚接上上气。属，连接。
⑧ 巇（xī）：危险。

遇之。

居逾年，赵不至，亦无他伴，乃复潜去。行入戈壁中，绝水。时夏日酷烈，掬路旁马溺饮之而呕①，呕而复饮，如是数日，惫极而仆。适番众骑马过，抚之未绝，负至泉饮之，逾时始苏，又以饼饵食之。复起行数十里，见天山雪水，汹汹迎来。自念有进死，无退生，褰裳涉之②，寒若层冰，中挟砂石如碗如拳，击胫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达土鲁番大道。由是历蒙古塔，白洋河，至乌鲁木齐，急奔绥来县访问，则父已病殁数年矣。立本长号过市，恸不欲生，濒死者再。

先时相德抵戍，西人筵请教读，隶门者颇多，卒之日，共营葬焉。及闻立本至，告以墓所，争筵致之。立本既告，患病二年，同门轮视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启墓，门人悉会。中国人流寓西域者③，咸来设祭。祭毕开棺，体肤悉化，惟左手独存，缺指横纹宛然，远近骇异，以为天留只手，以待孝子辨认也。立本益哀哭不能止。众上其事于都统，沿途具夫役，给驿马，护孝子负骨以归。时鸦片战争之前四岁也。盖往返二万余里，时历八年。

立本抵家拜母，相持悲泣。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观，咸呼为郑孝子云。

按清代孝子寻亲，若益都冷秀才升之远走龙州，昆山曹君起凤之跋涉酉阳，难哉不多觏已④！然或资历有余，犹有赖焉。郑孝子乞食绝域，备历荼苦，卒能辨认指节以归，至诚

---

① 掬（jū）：双手捧取。

② 褰（qiān）：揭起。

③ 中国：指中原一带。

④ 觏（gòu）：遇见。

感神。信夫！世之日侍庭闱①，而奉养疏略者，岂不痛哉！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陈天听蹈海警国人

陈天听，福建人，卒业东京法正大学。与其同侪数十人，乘博丸返国，舟发神户，因就其侪纵谈中国大局。有闽商某者，历举日本窥闽之迹，述于陈前，陈则大愤，就众讨论救亡策。众皆曰：'此国际交涉，权在政府，我辈手无斧柯，无能为也。”陈闻而愤甚，即语于众："吾今业成返国，将焉所用，顾能眼瞪瞪视他族入侵吾国乎？”语罢，奋然出登甲板，已决死志。适遇朝鲜人某，又相与论日本县韩事，陈益唏嘘慷慨眦裂。值日本人某，闲闲然立船首，睨视陈与朝鲜人谈话。眼鼻之间，若甚揶揄者②。陈因戟手前指是日本人而詈之曰：③："曩者，汝国谓俄人为暴，假义声以兵蹂我疆土，口血未干，遂志亚东大计，而以暴易暴，且又加甚。汝僬侥细民④，不知远图，徒知侵略吾无告之国，为欧美人伥⑤，诚今日扰乱东方和平之贼也，即奋拳击此日人，并蹙之以足，比日人汹惧遁去，陈即大呼曰："吾志不能遂，愿赍恨死⑥，望我同

① 庭闱（wéi）：父母居住的地方，借以称父母。

② 揶揄（yéyú）：侮弄。

③ 戟手：徒手屈肘如戟形。

④ 僬侥（jiāojiǎo）：古代传说中的矮人。

⑤ 伥（chāng）：伥鬼。古代迷信传说，人被虎吃死后，鬼魂为虎服役，虎到外寻食，伥必跟随前往。成语称助暴为虐为"为虎作伥"。

⑥ 赍（jī）：带着。

胞无忘敌寇，而急绸缪牖户①。”乃跃身入海以死。同船之学生五十六人，闻变，急趋，群集资要船主停机。下小艇觅其尸，海天冥冥，杳不可得。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洋行二字保沈荩全尸

沈荩，湖南人，湖北后补知县也，因革命被逮后，本拟斩。故事刑部决官犯，则菜市口先一日必盖席篷，初六日已饬人预备矣②。下午复提讯，沈自知无生理，请于堂上官曰：“我死后乞致信于天津三井洋行，嘱某某收尸可也”堂上官闻洋行二字，惊骇欲绝，佥曰果如此，则又出交涉重案矣。于是数人会议，彻夜不眠，初七日始定杖毙之罪，某得保首领以没者，犹洋行二字之功云云。沈荩拿交刑部之后，讯无口供，军机大臣密奉懿旨，立毙杖下，当由刑部特选大板，责至二百，血肉俱尽，而喉间尚有气丝出入，承审官恐不能复命，复以绳勒之始绝。外间谣传正法者，误也。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程德全横卧铁轨

程德全雪楼以同知需次黑龙江，佐交涉使办理帝俄交涉。俄修北满铁路，火车开入中国，未知会黑龙江官吏，省吏愕然。程德全具朝衣朝冠，横卧轨道，俄火车乃停止开入，此事遍传北京。定兴鹿大军机传霖，顽固人也，曰：“如此为国捐躯之臣，朝廷能不大用乎？”乃单摺

① 绸缪：缠绵。

② 饬（chì）：命令。

具奏，特保大用。德全入京，特旨召见。德全川人，四川同乡公宴，时有人曰：“此种天外飞来机会，以同知召见，大为可惜，所得亦不过知府、道员任用，不如捐道员入见①，至少可以二三品特旨任用。”川人乃集资为德全加捐分省补用道。召见后，西太后亲笔：程德全著以副都统任用。不一二月，黑龙江巡抚出缺，特旨补黑龙江巡抚矣。辛亥事起，程为江苏巡抚，召集全省文武官吏，议战守之策，文武官吏皆公服而入，程则便衣而出。左孝同为臬司，责程极严历，有军官持枪而言曰：“今日之事，唯响应共和能定之。”全场混乱。明日宣布独立矣。盖事前与张謇、应德闳、赵凤昌有默契也。民元见雪楼，谈及黑龙江事，曰：“不过兴之所至耳。”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青州丐妇案

青州丐妇某氏有姿色，夫王五性情骜暴②，日卧破庙中，命其妻行乞市上，以供己饮食，归必验其所乞之多少。所乞少则詈其游惰③；所乞多则又疑其不贞。少不当意，即鞭挞随之，妇顺受无怨言。

时有土豪某瞰妇美，一日，命仆至庙中招妇去。妇不知何意，恐夫见疑，遂偕夫同往。既至，见土豪堂中坐，笑谓妇曰：“来何迟耶？”即命妇歌。歌已，豪大赞赏，赐金帛若干。旋与仆耳语良久，仆引丐出外。豪嘻笑语妇曰：“以汝之美，何患无佳偶，况彼朝夕鞭挞汝，汝

① 捐：纳钱买官。
② 骜（ào）暴：狂暴。
③ 詈（lì）：骂。

岂愿随此无情郎终身？宜别图良策，幸毋自误。”妇正色曰：“妾闻女子从一而终，不闻其他。今主人遇妾厚。赐妾金帛，妾甚感激，主人有他命，敢不唯命是听？若命妾别图，决不从也！”豪曰：“汝不能别图，吾已为汝图之。”因起立招妇曰：“来。”妇心知有变，随豪出，至马厩后，豪指曰：“汝试视之。”妇趋视大惊，盖豪已短带缢王死。妇知不能敌，伪作怒容，抚尸骂曰：“薄倖奴，吾日受汝鞭箠足矣。苍苍者天，亦有今日，诚孽报也！”又顾豪曰：“君苟爱妾，乞假尽土而埋之。妾之愿，亦君之德也。”豪喜，遂出外度旷地，命一仆监守妇。妇语仆曰：“汝知吾意愿否？”仆问云何，妇曰：“吾乃丐妻耳，日则出外行乞，夜则卧草地上，今一旦骤为富家妇，起居饮食，不能习惯，反觉皇皇无所措。若得如尔者事之，吾愿毕矣。”仆云：“有主人在，奈何？”妇曰：“吾有一策，特虑尔未必从耳。”仆向天设誓。妇云：“尔急以主人杀人首之官，主人必下狱，吾等即席卷远遁，赴他乡作一小贸易，岂不胜于佣仆万万乎？”仆听其言，遂赴县庭首告。豪返，而隶役已至门矣。豪既被执，妇亦随往至署。令严讯之。豪见妇在侧，知不能讳，遂承所以杀王状。令论豪抵罪。狱具，妇忽至令前大骂豪曰：“贼奴，汝今知罪乎？吾清白女子，岂肯以身事仇。顷之所以诳汝者，因夫仇未报耳！今仇复矣，将从吾夫于泉下矣。”言已，出刀自刎死。堂上下观者，咸咋舌，称烈女子云。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2 上海书店 1981年版

刘孝铭除假鬼

勇士刘孝铭，名纯，保定人。生有膂力，两手能举重六百斤，人咸以勇士目之。喜游侠，习拳勇，北方之鬻拳艺者过其地，必适馆授餐，助以资斧①，以是挥霍颇巨。会父母相继没，刘变产以资远游。一日，行山中，日暮而未遇村落，幸月色皎洁得辨路。孑身行里许，见一古刹，破壁颓垣，门户荒芜，似久无人踪者。刘入，乃以巨石掩门，殿中尘埃堆积，刘就殿和衣寐。未几，闻拨门声，知有异，忽划然一声，墙角崩陷，于月光中见有巨鬼立墙外。时微云蔽月，面目不可辨，惟目光闪闪，直视刘面。鬼望刘猛扑，刘急以棒击之，呀然仆地，趋视之，赤发青面，狰狞可怖，口吐鲜血不止。刘知为非鬼，因复击之使毙。

天渐明，刘遂行，未五里，有村焉，腹饥，入食店。店主人讶之，谓刘曰："山中多怪，夜来亦有所遇否?"刘一一告之。主人大喜，以告村人，为置酒款之。盖村中有盗某，常假作鬼状，匿山中，遇孤行旅客则威吓之，以谋取财物，人有因此而殒其生者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主僧某

蒋文恪公季子元枢，天姿明敏，早登贤书②，游历至台湾

---

① 资斧：即资财。后称盘缠、旅费。

② 登贤书：原指登上记载贤能之人的名册，后指乡试考中。

太守①。其地远隔重洋，为盗匪出没之所。有一大刹主僧某②，行踪颇不善，而与当事往还，与蒋尤为莫逆，结生死交。一日，蒋得闽督八百里密札，命其立拿此僧，不得，祸且不测。盖访此僧为数十年洋盗渠魁也。蒋即招之至署，盘桓数日，欲言又止者屡矣。僧曰："窥公大有心事。丈夫行为，当落落大方，何为效儿女子嗫嚅哉③？"蒋曰："不然。此事行之于君，大不利；不行，又于我不利。故踌躇耳！"遂出札示之。僧默然良久，曰："吾与公有前世缘，故一见如故。若不株连大众，则吾为公死；否则虽竭台湾十万之众，亦不能近吾也。"蒋曰："上司只索君一人，余无所问，放心可耳！"僧使人招其徒至，命将后楼所藏册籍取来。其徒率众辇至，半日始毕，堆置满庭。取视之，皆兵马粮饷器械船只之数。遂命一火焚之。告蒋曰："吾杀人如麻，一死分也，但须好为棺殓。吾所住禅房三间，墙壁皆金银砌成，即以赠公。从来好官不过多得钱耳，有此巨金亦可解组而归④，不然聂政辈之甘心于公也⑤。"遂慨然就缚。蒋亲送至省。大吏讯于庭，直认盗魁不讳。问其党，不置一词。加以三木⑥，神色自若。即请王命决于市。临刑日，有状貌魁伟踪迹诡秘之人，相率窥探，当事恐激变，亦不敢问。待决时，又有一黑面长髯

---

① 洊（jiàn）：一次又一次（被提升）。

② 主僧：主持寺院的和尚。

③ 嗫嚅（nièrú）：欲言又止的样子。

④ 解组：解下印绶，辞去官职。组，印绶。

⑤ 聂政：古代刺客名。

⑥ 三木：古代加在犯人颈、手、足上的刑具。

者，怒目而立。僧呼之前曰："昨在狱中，再三劝汝等改恶从善，勿得妄动。今如此行径，意欲何为？可速退，弗谓吾不能斩汝也！"其人忽不见。僧即引颈就戮。决后，当事研讯狱吏："何得放人出入？"众曰："此僧有神勇，无论大索巨锁，虽绷以犀革①，手一动，即纷纷脱落。惟哀求其勿累众人而已，至此等重犯，奚敢放入探视，实不知从何处飞入也。"蒋回至台湾，得白金数百万，即挂冠而归。别构居第于常熟之北门中，筑园亭，极其豪侈。不久病殁，后嗣不振，所居已易主矣。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5上海书店1981年版

徐锡麟枪杀恩铭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少有大志，胆识过人。癸卯科以廪生中副车②。以科举缚人甚烈，更入学堂，为山阴县学校长，绍兴府学监督，又为大通师范学堂明远女学堂创办人。后与富绅许某同出洋游学。至德国入警察学堂，半年卒业；又至日本，于日本语言文字略知一二。见中国政治废驰，官吏委靡不振，故其革命思想怦然欲动，其父梅生尝切戒之，而锡麟不顾也。迨返国后，捐道员③，候补安徽，拜谒皖抚恩铭，纵谈军政，为恩所倚重。徐又为湘抚俞廉三表侄，乞俞作书说项④，即委充陆军小学堂总办。丙午二月改委巡警学堂会办，兼办学堂事务。与党人时通信件，军火均

---

① 绷（bēng）：缠绕。

② 副车：清代称乡试的副榜贡生。

③ 捐：花钱买官。

④ 说项：说情。

由大通等处潜运。恩抚得信早，旋即出示，有大批军火来皖，饬属严切查拿①。而江督在上海所获之党人叶某，又将同党人名录呈，并谓多蝟集于皖，而为首者乃徐锡麟，但举其别名言之。江督即电恩铭严密侦探。时徐为警察长，故皖抚特邀请协商。徐阳诺之而阴畏之，恐一旦事露且有不测，故欲先发制人也。会丁未五月间，巡警学堂各学生已届三月毕业之期，照章应由抚院亲临考试，以便拔充站岗，徐遂定二十八日举行毕业式，以杀恩抚为下手之方，寻戮皖省之满员②，此外文武可以不鞭而驱，不策而驰。事定即溯江直下南京，而后徐定大计。适恩抚以二十八日须祝幕府章君太夫人寿，改期二十六日，徐力言为期太促，赶办不及。恩铭传顾松问之，顾以一切齐备对，遂定期。徐计为之破，衔顾甚深③。又恩抚平时因公出署，恒在下午二点钟，而是日独于上午八点钟到，徐疑谋泄；乃设盛宴于花厅，预埋炸药于地下，请各官宴毕阅操，而孰意恩抚有先阅操后设宴之命，徐更急促不安。至巳初先考内场功课，恩抚率司道入第三进礼堂，徐此时身穿军服在礼堂阶上，学生等列队迎。先由官绅行鞠躬礼，恩抚答礼毕，学生正拟行礼时，徐突上掷炸弹于地，未触发；徐友马子畦赶击一枪，中恩抚右手，马行刺神色仓皇，手颤不能再试。徐即在靴统内掏出六响快枪两枝，握左右手，轮向恩抚轰击，计中八枪，第一中手，第二中唇，第三中腰际及两腿，最后

---

① 饬（chì）：命令。

② 寻：紧接着。满员：满族官员。

③ 衔：含怨。

由尾闾洞穿小腹，遂仆地。时文巡捕陆永颐、武巡捕车德文，以身遮护，陆则登时毙，车亦身受重伤。道员巢凤仪腿受一枪，首府龚镇湘背受一枪，收支委员顾松因不从指使，亦为击死。旋经藩司冯梦华等，命戈什将恩抚背负轿中，抬回抚署。恩抚犹能大呼，务将徐锡麟拿获，收禁司监，并谓巡警学堂全体毫不干涉，毋滋疑畏。一面饬令关闭城门，派兵巡逻拿捕，加调各营以保大局。复称腹中痛甚，速请西医起弹。及西医至，谓弹入脏腑，非剖腹不救。恩抚时已不能言，惟以手指腹，催其速剖而已。乃一剖再剖，均不见弹之所在。(或谓此弹已经药水制过见血即化)，恩抚竟坐是气绝。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汪精卫谋炸摄政王

汪兆铭，字精卫，广东之番禺县人。二十岁前，研究国学。二十一岁即自备资斧留学日本①，肄习法政。入同盟会，佐理革命事业有效；旋举为议员，任民报撰述。二十三岁后，偕孙中山、黄克强、胡汉民等游历本部各方，为革命运动。次往南洋群岛组织同盟分会，先后归国起义多次，事泄致败。

清宣统二年三月，决计入北京谋暗杀摄政王。中山、克强劝止不听，且谓如阻我行，我愿蹈海死，大丈夫死则死矣，安能学社会儿女态，一计而再计耶。其决谋有如此，克强为之感动，并约以佐助。汪乃偕同志友六七人至京，在地安门小

① 资斧：旅费。

什刹海附近开设同生照相馆，为掩饰栖止计。一面密购军火，一面贿交苏拉，邸内重要之地，暗埋猛烈性之炸药，盖受贿埋置也。药线将通，方谋燃炸，不意谋泄。警厅派恩陆二区长，内警服而效民装，伪为照相，埋暗警十余人于屋之前后，身带手枪，乘机将汪之同志黄树中抱执，搜获盛弹之七响枪一支。乃饬警大肆搜索①，得摺一扣②，知汪在西南园小胡同居住，乃往将汪拘获解厅。厅中待遇亦颇文明，予茶命坐，问讯和平。汪亦直供不讳，索笔书招，千言立就。招中历叙某年渡日留学，某年入同盟会，某年与于钦州之役，嗣以某年某处某事失败，乃激而实行暗杀等语。问同党几人，识人几许，则曰："宪政编查馆中人皆吾所识，今不相认耳。"转问黄，黄则云不知。问官因激以友谊曰："汪君不免，君何忍独存？"黄乃大哭，直前夺笔书招。汪亦夺笔，执手而言曰："君实不知情，何敢诬认！"黄仍哭曰："一切皆我，何干君事！"当时羡者誉为美谈，而实情遂尽皆吐露矣。汪黄经问官定为主谋，法拟定为死刑。时载沣摄政，鉴于党祸日夕相寻，恐益干其怒③，乃作解怨之举，博宽大之名，肃邸又从事曲成，遂饬法部以扰害治安定拟，判决汪黄皆处以无期徒刑，加重改为永远禁锢。一时，中外人士皆称对待此国事犯处理之得宜，然实满清开国二百数十年未有之举也。虽铐镣羁身，汪处之泰然，时读阳明诸集④，吟咏自

---

① 饬（chì）：命令。

② 一扣：文书一套叫一扣。

③ 干：触犯。

④ 阳明：指明代王阳明，理学家。

解。会民国肇兴，党人皆释，遂于清末造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同黄出狱，拟留京别有作用，嗣克强力招回沪，任议和代表。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秋瑾之死

秋瑾字璇卿，别字竞雄，又号鉴湖女侠。家世仕宦，与表兄徐锡麟友善，宗旨类合，语及革命事，慨然以光复为已任。甲辰赴日本游学，与其同志组织共爱会，旋被举为会长，留学界中翕然称慕之①。会取缔留学生事，归国主讲浔溪学校。教育循序而进，成绩为各校冠。复倡办中国女报，冀以提倡女权，作家族良导师。五月锡麟谋败，绍兴府贵福接张曾敭密谕，拘拿锡麟家族，查抄革命证据。丁未六月初四夜，徐父梅生及徐所开之天生绸庄并伙友人等，网拿无遗。又复肆其株连手段，带兵至徐办之大通学校查抄。学生年幼胆微，见大兵陡至，莫知所措。贵福不问情形，遂命开枪，致毙二人，伤七人。秋瑾方任校务，亦被拘。教员程毅及学生等六人亦获至。又多方购觅秋瑾所撰之檄文两篇，贵福据以邀功，旋与山阴、会稽两县严密提讯，以无通匪之供据，不得偿邀功之目的，乃迫令跪火炼火砖，惨不忍睹。程毅濒死而复苏者数次。秋瑾书仅“秋雨秋风悉杀人”七字而已，旋即被杀，亡年仅三十有三也。瑾既被杀，暴尸道路，虽亲族无敢收其尸。嗣石门徐寄尘、桐城吴芝瑛二女

① 翕（xi）然：和谐一致的样子。

士，卜地西湖西泠桥畔①，筑石葬之。题其墓曰：鉴湖女侠秋瑾之墓。逾年，满御史常徽奏请平秋瑾墓，而治徐、吴二女士罪。张曾敭恶贵擅专不究，仅密令秋瑾之从弟出首自请迁葬而已。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2上海书店1981年版

秋瑾冤死案

山阴秋女士瑾之死，为绍兴守贵福所杀也，桐城吴芝瑛女士经纪其丧，芝瑛确访其事，而知为冤。

盖秋自被逮后，即入山阴狱，次日夜深，正商明禁婆为解刑具，具纸笔作书，忽闻叩门声急，禁婆隔门与语，答以复审之事，趣禁婆速启门②。门辟③，灯光烛天，兵士列队，如临大敌。禁婆入见秋，战栗不能出一言，秋曰："汝勿怖，待我出门往观。"及狱门，知有变，语兵士曰："汝暂息灯，容我凝神片刻，有语问县官。"及见令，询以："予犯何罪至此？欲一见贵福，死无憾。"令曰："吾极知汝冤，无回天力，奈何？且事已至此，见贵福胡为者？"秋乃与令三事，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能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令许以后二事，秋谢之，即有兵士前后掖之行，秋斥曰："吾固能行，何掖为？"及至轩亭口，秋从容语刑人曰："且住，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乃张目四顾，复闭目曰："可矣。"遂就义。时光绪丁未六月下旬也④。

---

① 卜地：选择地方。
② 趣（cù）：催促。
③ 辟（pì）：打开。
④ 光绪丁未：即公元1907年。

秋为贵之义女，嫁湘人某。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秋瑾赋诗乞书

光绪壬寅，秋瑾初至京师，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终日蛰居，非其所亲，见之辄敛避。后徙南半截胡同，与吴芝瑛女士结邻，始阅新书、新闻纸。旋改男装，寄其子于谢涤泉部郎处，只身赴日本留学。当居南横街时，尝以煮硾笺索陈梅生太史书直条①，媵以一绝云："殷雷久耳右军名，问字无由到讲庭。愿乞一行辉素壁，闺中曾读换鹅经②。"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云 娘

密云汪参将，广陵人也。有仆王忠，常往来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云娘归焉，年十八矣。

汪解任，将还维杨，呼忠谋备舆具并所以载云者。云曰："主之行李甚壮，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请效军人装，执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闻而异之，召云娘至，授以五石弓，折之如断梗，凡易数弓，悉不称意。顾谓忠曰："须取我家弓来。"遂腰箙插矢③，乘骏马以从。

是岁在已卯，群盗塞路。行至一荒原，云纵马而前，遥见十余骑，拥尘突至，飞矢拂云袖。云挥袖矢落。又一矢到，云随手承之，即彀而发，骑骇反奔，中项仆地。又于箙中出矢，

---

① 煮硾笺：一种纸张。

② 换鹅经：即换鹅帖。王羲之尝见山阴道士有群鹅，求之。山阴道士要羲之书黄庭经以换。

③ 箙（fú）：箭筒。

毙一骑，余皆散遁。由是参将抵家，无寸箸之失。

云貌殊艳，参将子一见心动，欲狎之。云曰："妾下走陋质。不意为公子怜，然有忠在，何忍及此?无若遣忠而纳以礼，我乃从。"公子喜过望。遂厚给忠。云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将为小星催妆①。云忽易戎服，掣所出佩刀，出立堂上，责公子曰："尔家忝建高牙②，不能出奇报国，偶遇萑苻③，苶焉胆栗④。妾以一妇人，奋卫长途，迄于安吉，所以报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义，玷我贞素耶?"遽以刀拟公子，且前且却曰⑤："有追我者，我即断其头，如河北盗矣!"公子惊悚丧魄⑥，云娘行及门，门外已有碧衫奴控马以待。遂驰去，永不复返。

清钮琇《觚賸》卷3

蜀　妇

蜀中多养鸭，鸭以亿万计。村设篷，篷中人合东西南北为队，多至百余人。

一村，有妇人居与篷距数武⑦。夫出外作小负贩，夕有客来寄宿，拒之。客曰："我携三百金，暮无依，不得已求托一席地。虽户外无妨也。"妇曰："我孤身，如子户外亦不便留。

---

① 小星：妾，这里指云娘。

② 忝（tiǎn）：辱设。牙：牙旗，高级武官的标志。这句是说你家有愧于当高级武官。

③ 萑苻（huánfú）：芦苇茂密的泽地，代强盗聚没之处。

④ 苶（nǐ）焉：劣弱的样子。

⑤ 且前且却：向前逼几步，又向后几步。

⑥ 悚（sǒng）：怕。

⑦ 武：三尺为武。

客盍赴鸭篷求栖止①?”客如言去。至二更，闻篷中呼救甚惨。妇度篷中人谋客资，宜速救。因纵火自焚其室。村邻咸来，妇曰：“且无顾我，速往鸭篷救人！”至，则已支解付鸭食之，仅余一股矣。缚送官，分首从问拟。官畀妇百金②，俾复葺室，悬额旌之③。

外史氏曰：“不纳客，节也，闻声思救客，智也；甘舍所居救人，勇也。呼吸之间，男子意尚不及，妇乃出此，亦足称雄矣。

清佚名《蝶阶外史》卷3

① 盍（hé）：何不。
② 畀（bì）：给予。
③ 旌：表彰。

二、人　物　春　秋

巢父

巢父者，尧时隐人也。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曰“巢父”。尧之让许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击其膺而下之。由怅然不自得，乃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闻贪言，负吾之友矣。”遂去，终身不相见。

晋皇甫谧《古今高士传》

许由洗耳

许由字武仲，阳城槐里人也。为人据义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后隐于市泽之中。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①。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余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啮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曰：“奚谓邪。”曰：“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由于是遁耕于中丘，颍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经天下色。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

---

① 爝（jué）：火炬、火把。

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许由没，葬箕山之巅，亦名许由山，在阳城之南十余里。尧因就其墓，号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绝也。

晋皇甫谧《古今高士传》

善卷不受天下

善卷者，古之贤人也。尧闻得道，乃北面师之。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晋皇甫谧《古今高士传》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阳，陈人也。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好养精气，贵接而不施。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史记》云二百余年，时称为隐君子，谥日聃。仲尼至周见老子，知其圣人，乃师之。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望气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五千余言，

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

晋皇甫谧《古今高士传》

商人弦高分国难

弦高者，郑人也。郑穆公时，高见郑为秦晋所逼，乃隐不仕，为商人。及晋文公之返国也，与秦穆公伐郑围其都，郑人私与秦盟，而晋师退。秦又使大夫杞于等三人戍郑。居三年，晋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强，使百里西乞白乙帅师袭郑。过周反滑，郑人不知，时高将市于周，遇之，谓其友蹇曰："师行数千里，又数经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无备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进矣。"于是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师，且使人告郑为备。杞于亡奔齐，孟明等反至都，晋人要击，大破秦师。郑于是赖高而存，郑穆公以存国之赏赏高，而高辞曰："诈而得赏，则郑国之政废矣，为国而无信，是败俗也，赏一人而败国俗，智者不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返。

晋皇甫谧《古今高士传》

曾参辞官

曾参字子舆，南武城人也。不仕而游居于卫，缊袍无表，颜色肿脍，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鲁哀公贤之，致邑焉，参辞不受。曰："吾闻受人者常畏人，与人者常骄人，纵君不我骄，我岂无畏乎？"终不受。后卒于鲁。

晋皇甫谧《古今高士传》

西汉淮南王传奇

汉淮南王刘安者，汉高帝之孙也。其父厉王长①，得罪徙蜀，道死②。文帝哀之，而裂其地，尽以封长子。故安得封淮南王。

时诸王子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唯安独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兼占候方术，养士数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内书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黄白之事，名为《鸿宝》。《万毕》三章，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

武帝以安辩博有才，属为诸父，甚重尊之，特诏及报书，常使司马相如等共定章。乃遣使，召安入朝，尝诏使为《离骚经》，旦受诏，食时便成，奏之。

安每宴见，谈说得失，及献诸赋颂，晨入夜出。

乃天下道书及方术之士，不远千里，卑辞重币请致之。于是乃有八公诣门，皆须眉皓白。门吏皆密以白王。王以阍人，自以意难问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长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义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横行之壮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无驻衰之术，又无贲育之气，岂能究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勾深致远，穷理尽性乎？三者皆乏，余不敢通。"八公笑曰："我闻王尊礼贤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毕至。古人贵九九之好，养鸣吠之技③诚欲市马骨以致骐骥，师郭生以招群英。吾

---

① 长，刘长。

② 道死：死于道上。

③ 鸣吠之技：学会鸡鸣犬吠的本领。

年虽鄙陋，不合所求，故远致其身，且欲一见王，虽使无益，亦岂有损，何以年老而逆见嫌耶?王必若见年少则谓之有道，皓首则谓之庸叟，恐非发石采玉，探渊索珠之谓也。薄吾老，今则少矣。”言未竟，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丝，色如桃花。门吏大惊，走以白王。王闻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台，张锦帐象床，烧百和之香，进金玉之几，执弟子之礼，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①，少好道德。羁巢世务②，沉沦流俗，不能遣累③。负笈山林，然夙夜饥渴，思愿神明。沐浴滓浊，精诚浅薄。怀情不畅，邈若云汉。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当蒙拔擢，喜惧屏营，不知所措。唯愿道君哀而教之④，则蜈蚣假翼于鸿鹄，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复为老人，告王曰："余虽复浅识，备为先学，闻王好士，故来相从，未审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划土为江河，撮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至蛟龙，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一人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出入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刅中⑤，冬冻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变万化，恣意所为，禽兽草木，万物立成，移山驻流，行宫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

---

① 安：刘安，下同。

② 羁巢：意即系住，如《淮南子·氾论训》有“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句。

③ 遣累：排遣罗累。

④ 哀：可怜。

⑤ 刅 (chuāng)，兵器之一。

云驾龙，浮于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进洒脯，各试其向所言。千变万化，种种异术，无有不效。

遂授《玉丹经》三十六卷，药成，未及服，而太子迁好剑，自以人莫及也。于时郎中雷被，召与之戏，而被误中迁，迁大怒，被怖，恐为迁所杀，乃求击匈奴以赎罪。安闻不听，被大惧，乃上书于天子云：“汉法，诸侯壅阏不与击匈奴，其罪入死，安合当诛。”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县耳。

安怒被，被恐死，与伍被素为交亲。伍被曾以奸私得罪于安，安怒之未发。二人恐为安所诛，乃共诬告，称安谋反。天子使宗王持节治之。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发遣王。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至今人马迹犹存。

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诬告者，其诬人当即死灭，伍被等今当复诛矣。”于是宗以失安所在，推问云：“王仙去矣。”天子怅然。乃讽使迁尉张汤，奏伍被云为划计，乃诛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汉史秘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二世人主当废万机，而竟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后自杀，非得仙也。

按左吴记云，安临去，欲诛二被，八公谏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虫①，况于人乎。”安乃止。又问八公曰：“可得将素所交亲俱至彼，便遣还否？”公曰：“何不得尔，但不得过五人。”安即以左吴、王眷、傅生

① 虫（huì），极小的各种爬行动物和昆虫。

等五人至玄洲便遣还。吴记具说云：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武帝闻左吴等随王仙去更还，乃诏之，亲问其由，吴具以对，帝大懊恨，乃叹曰："使朕得淮南王者，视天下如脱屣耳。"遂便招募贤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为公孙卿、栾大等所欺。意犹不已，庶获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实有神仙也。

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也。

晋葛洪《神仙传》

匡衡苦学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衡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①。"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是，闻者皆解颐欢笑②。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③，倒屣而去④。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反。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2中

---

① 解人颐：使人开颜欢笑。
② 赜（zé）：精微，深奥。
③ 挫服：折服。
④ 屣（xǐ）：鞋。

华书局 1985 年版

长安巧工丁缓

长安巧工丁缓者，为常满灯①，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 1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赵 岐

后汉赵岐，字邠卿，初名嘉，少负节概。妻马氏，外戚家马融儿女也，岐鄙融，不与相见。仕州郡，以廉直见惮。年三十，以重疾卧蓐七年，尝敕兄子曰："丈夫生世，退无箕山之操，进无伊吕之勋，天下与我，复何言哉？我死，可立一圆石墓前，刻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后疾愈，京兆尹延笃，引为功曹。与京兆尹唐玹以怨谤有郄②，收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逃难，匿迹卖饼北海市中。时安丘孙嵩，年二十余，见岐密问曰："子似非卖饼者，倘有重怨，或亡命乎？我北海孙宾石也，阖门百口，势能相济。"岐素闻其名，具以实告。嵩即迎归，白母曰："出门得一死友。"上堂飨之极欢。日匿之復壁中，数年。尝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后诸唐死灭，

---

① 常满灯：一种灯名。

② 郄（xì）：同"郤"。缝隙、裂痕。

得赦，拜并州刺史，复罹党锢。献帝时拜议郎。兴平中，自乘牛车，往说刘表，令将兵卫朝廷。时孙嵩亦寓表所，不为礼，岐力荐为青州刺史。时曹操为司空，举岐自代，乃拜太常。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自画像为主，其雅志如此。著书甚多，亦汉末一奇士也。

元陈世隆《北轩笔记》

庞 德 公

后汉庞德公襄阳人，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琴书自娱，睹其貌者，肃如也。荆州牧刘表数延请，不能请，乃自往候之。诸葛孔明每至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公殊不令止。司马德操尝造公，值公渡沔，止先人墓。操径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徐元直向言，有客即来就公谈论，妻子皆奔走供设。德操少德公十岁，以兄事之，呼作庞公也。人乃谓公是德公名，非也。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托言采药，因不知所在。从子统。

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

董卓外传

董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

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卓欲震威，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挝杀之，京师震动。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旁，又收苗母舞阳君杀之，弃尸于苑枳落中，不复收敛。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孙女名白，时尚未

笄，封为渭阳君，于郿城东起坛，纵广二丈余，高五六尺，使白乘轩，金华青盖，车都尉、中郎将、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轩簪笔，为白导从之坛上，使兄子璜为使者授印绶。时有谣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书布为吕字。以示卓，卓不知其为吕布也。卓当入会，陈列步骑，自营至宫朝服，导引行其中，马踬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劝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当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旻璜等及守族老弱悉在郿皆还，为其群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坞门，曰："乞脱我死。"即斩首。袁氏门生故吏改殡，诸袁死于郿者，敛聚董氏尸于其侧而焚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守尸吏瞑以为炷致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后卓故部曲收所烧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郿。卓坞中金有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珠玉锦绮奇玩杂物皆山崇阜积，不可知数。

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吕 布

郭汜在城北，布开城门，将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决胜负，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

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轻傲绍下诸将，以为擅相署置不足贵也。布求还洛，绍假布领司隶校尉，外言当遣，内欲杀布。布明日当发，绍遣甲士二十人辞以送布，布使止于帐侧，伪使人于帐中鼓筝，绍兵卧，布无何出帐去，而兵不觉。夜半兵起，乱斫布床被，谓为已死。

明日绍讯问，知布尚在，乃闭城门，布遂引去。

布见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布见关东起兵欲杀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布初入徐州，书与袁术，术报书曰："昔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术门户，术举兵关东，未能屠裂卓，将军诛卓，送其头首为术扫灭仇耻，使术明目于当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部，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进走，几至灭亡。将军破兖州，术复明目于遐迩，其功二也；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术对战，术凭将军灭灵，得以破备，其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生死。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千万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当骆驿，致若兵器战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书大喜，遂造下邳。

初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蓄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使人于山阳界二失文字，太祖又手书，厚加慰劳。布说起迎天子，当平定天下意，并诏书购捕公孙瓒、袁术、韩暹、杨奉等。布大喜，复遣使上书于天子曰："臣本当迎大驾，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许，臣前与操交兵，今操保传陛下，臣为外将，欲以兵自随，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进退未敢自宁。"答太祖曰："布获罪之人，分为诛首，手命慰劳，厚见褒奖，重见购捕袁术等诏书，布当以命为

效。”太祖更遣奉车都尉王则为使者赍诏书。又封平东将军印绶来拜布，太祖又手书与布曰：“山阳屯送将军所失大封，国家无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国家无紫绶，自取所带紫绶以籍心将军所使不良。袁术称天子，将军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将军使复重上以相明忠诚。”布乃遣登奉章谢恩，并以一好绶答太祖。

布后又与暹奉二军向寿春，水陆并进，所过虏略，到钟离大获而还。既渡淮北，留书与术曰：“足下恃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每抑止之耳。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为悉何在？足下喜为大言以诬天下，天下之人安可尽诬？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远，可复相闻。”布渡毕，术自将步骑五千扬兵淮上，布骑皆于水北大哈笑之。而还时有东海萧建为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与布通。布与建书曰：“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余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来共争天东南之地。莒与下邳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呼吸下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单故也。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建得书即遣主簿赍笺上礼，贡良马五匹。建寻为臧霸所袭破，得建资实。布闻之，自将兵骑向莒。高顺谏曰：“将军躬杀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顾盼，远近自然畏服，不宜轻自出军。如或

不捷，损名非小。”布不从，霸畏布，引还。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还下邳。霸后复与布和。

布遣许汜、王楷告急于术，术曰：“布不与我女，理自当败，何为复来相闻邪？”汜、楷曰：“明上今虽救布为自败耳。布破，明上亦破也。”术时僭号，故呼为明上。术乃严兵为布作声援。布恐术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绵缠女身，缚著马上，夜自送女出与术，与太祖守兵相触，格射不得过，复还城。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骑断太祖粮道，布妻谓曰：“将军自出断曹公粮道是也。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愿将军谛计之，无为宫等所误也。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庞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须顾妾也。”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布谓太祖曰：“布待诸将厚也，诸将临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爱诸将，妇何以为厚？”布默然。

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丁 奉

丁奉字承渊，庐江安丰人也。少以骁勇为小将，属甘宁、陆逊、潘璋等，数随征伐，战斗常冠军。每斩将搴旗，身被创夷，稍迁偏将军。孙亮即位，为冠军将军，封都亭侯。魏遣诸葛诞、胡遵等攻东兴，诸葛恪率军拒之。诸将皆曰：“敌闻太傅自来，上岸必遁走。”奉独曰：“不然，彼动其境内悉洛兵，大举而来，必有成规，岂虚还哉！无恃敌之不至，恃吾有以胜之。”及恪上岸，奉与将军唐咨、吕据、留赞等俱从山西上。

奉曰："今诸将军行缓，若敌据便地，则难与争锋矣。"乃辟诸军使下道，帅部下三千人径进。时北风，奉举帆。二日至，遂据徐塘。天寒雪，敌诸将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相谓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铠着胄，持短兵。敌人从而笑焉，不为设备，奉纵兵斫之，大破敌前屯，会据等至，魏军遂溃。

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赵夫人

吴主赵夫人，赵达之妹也，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云龙虬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作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列万国于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鸢，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①，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绢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析发，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者，百断百续，乃织为罗縠②，累月而成，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时权尚在军旅，常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数丈，卷之则可于枕中，

① 褰（qiān）：揭起，撩起。
② 縠（hú）：有绉纹的纱。

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①。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多耀于人主，因而致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及吴亡，不知所在。

前秦王嘉《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

浔阳四隐

晋，翟庄，字祖休，汤之子，以孝友著名。守父操州、致礼命，并不就。庄子矫，亦高节，家居无事，好种竹，辟命屡至，叹曰："吾焉能易吾种竹竹心以从事于笼鸟盆鱼之间哉。"竟不就。矫子法赐，节概尤佳，武帝以散骑郎之，容勉之就聘，乃正色曰："吾家不仕四世矣，使白璧点污，可乎?"亦不从之。祖父子孙皆有行义，世称浔阳四隐。

晋邓德明《南索记》

张华撰《博物志》

晋张华，生性聪慧，好观奇异图纬之学。捃拾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里闾所说，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万代，博识无论，记事采言，多所浮妄，宜删剪无据，以见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乱神。今见卿此《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繁于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②，分为十卷。"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砚是于阗国所献，铸为砚；又赐麟角管，此辽西国所献也；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言陟厘，陟厘与侧理相论。南人认海苔

---

① 俦（chóu）：同类，一样。
② 芟（shān）：除掉，删除。

为纸，其理纵横斜侧①，因为名焉。

前秦王嘉《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

陶渊明小传

陶潜字渊明，晋大司马侃之曾孙。少怀高尚，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以为实录。初为建威将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为三经之资。"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耶。"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及宋受禅，自以晋世宰辅之后，耻复屈身异代，居浔阳柴桑，与周续之、刘遗民并不应辟命。世号"浔阳三隐。"尝言，夏日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枫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扣之曰："但食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常往来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蓝舆以行。②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③宋元嘉四年卒，世号"靖节先生"。

晋佚名《莲社高贤传》

谢灵运小传

谢灵运祖玄，有功晋室，灵运为康乐公主孙，袭封康乐公。文章为江左第一。尝着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寻山陟岭，必造幽峻。至庐山一

① 理：纸的纹理。
② 舁（yú）：抬。
③ 攒（cuán）：聚在一起。

见运公，①肃然心伏，乃即寺筑台，翻涅槃经，凿池植白莲。时远公诸贤同修净土之业，因号"白莲社。"灵运尝求入社，远公以其心杂而止之。

晋佚名《莲社高贤传》

卢景裕别传

范阳卢景裕，太常静之子，司空同之犹子②。少好闲默，驰骋经史，守道恭素，不以荣利居心，时号居士焉。初，头生一丛白毛，数之四十九茎。故偏好《老》、《易》，为注解，至四十九而卒，故小字白头。性端谨，虽在暗室，必矜庄自持，盛署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对，有若严宾。历位中书侍郎。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02引《谈薮》

后魏将军杨大眼

后魏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③少有胆气，跳走如飞。高祖南伐，李冲典选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为尚书出一技。"便以绳长三丈，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见者莫不惊叹。冲曰："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为军主，稍迁辅国将军。王肃初归国也，谓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

---

① 远公：东晋高僧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381年入庐山与刘遗民等123人结社，掘池植白莲，故名"白莲社"。

② 犹子：侄子。

③ 氐（dī）：中国古代西部的一个民族。晋时曾建立过前秦、后凉、后汉等政权。

车轮。今见，乃不异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奋发①，足使君亡魂丧胆，何必大如车轮。”当代推其骁果，以为张、关不过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1引《谈薮》

王 俭

齐王俭字仲宝，金紫僧绰之子，侍中雲首之孙。少孤，幼有伟璋器，四、五岁，与凡童有异。尝为五言诗曰：“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已愧前哲，敛衽归山丘。”放论者以宰相许之。

后为吏部尚书，有客姓谭，诣俭求官。俭曰：“齐桓灭谭，那得有汝。”答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俭赏之。

帝常幸乐游宴，群臣奉乐。帝曰：“好音乐，孰与朕同？”对曰：“沐浴皇风，并沾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

俭尝集才学之士，累物而丽之，谓之“丽事”。“丽事”自此始。诸客皆穷，惟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色花簟白团扇。宪坐簟执扇，意气自得。秣陵令王擒后至，操笔便成，事既焕美，词复华丽。擒乃命左右抽簟制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负之而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3引《谈薮》

陶弘景

丹阳陶弘景幼而惠，博通经史，睹葛洪《神仙传》，便有志于养生。每言仰视青云白日，不认为远。初为宜都王侍读，后

---

① 瞋（chēn）：发怒时睁大眼睛。

迁奉朝请，永明中，谢职隐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华阳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时号茅山，由是自称华阳隐居。人间书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也。惟爱林泉，尤好著述。缙绅士庶禀道伏膺①，承流向风，千里而至。先生尝曰："我读外书未满万卷②，以内书兼之，乃当小出耳。"齐高祖问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赋诗以答之，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高祖赏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02引《谈薮》

麦铁杖

麦铁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陈朝，常执伞随驾。夜后，多潜往丹阳郡行盗，及明，却趁仗下执役，往回三百余里。人无觉者。后丹阳频奏盗贼踪由，后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问。

陈亡入隋，委质于杨素。素将平江南诸郡，使铁杖夜泗水过扬子江，为巡逻者所捕，差人防守，送于姑苏。到庱亭③，遇夜，伺守者寐熟，窃其兵刃，尽杀守者走回，乃口衔二首级。携剑复浮渡大江，深为杨素奖用。后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麦氏，皆其后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1引《岭表录异》

---

① 禀道伏膺：禀守道理牢记在心。

② 外书：亦作外典。佛教徒称佛经以外的典籍为外书或外典。与"内书"相对。

③ 庱（chěng）亭：古时在丹阳县东四十七里。

娄师德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责其曰:“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

检校营田，往梁州。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都督许钦明欲决杀令众。乡人谒尚书，欲之。尚书曰:“犯国法，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何况渠①。”明日宴会，都督与尚书曰:“犯国法俱坐。”尚书曰:“闻有一人犯国法，云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都督遂令脱枷至，尚书切责之曰:“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将一碟饣追饼与之曰②:“噇③，却作个饱死鬼去。”都督从此舍之。

后为纳言平章事，又检校屯田，行有日矣，谘执事早出。娄先足疾，待马未来，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须臾，有一县令不知其纳言也，因诉身名，遂与之并坐。令有一丁，远觇之，走告曰:“纳言也。”令大惊，起曰：“死罪!”纳言曰：“人有不相识，法有何死罪。”令因诉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书表状亦得。”纳言曰：“道是夜书表状，何故白日里不

---

① 渠：第三人称代词，他。

② 饣追（duī）蒸饼的别称。

③ 噇（chuāng)：吃喝无度。

识宰相。”令大惭曰：“愿纳言莫说向宰相，纳言南无佛不说！”公左右皆说。

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索马。判官谘意象，浆水亦索不得，全不祗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涴却名声①。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娄目送之，谓判官曰：“与公踬顿之矣②。众皆怪叹。其行事皆此类。浮休子曰：“司马徽、刘宽，无以加也。”

李昭德为内史，师德为纳言，相随八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可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乃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

师德弟拜代州刺史，将行，谓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遽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全先人发肤！”弟长跪曰：“自今后，虽有唾某面上，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为兄忧。”师德曰：“此适为我忧也。夫人唾汝者，发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恶而拭，是逆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如？”弟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宠禄。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6引《国史异纂》

孙思邈外传

孙思邈，雍州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说，亦好释典。洛

---

① 涴（wò）：污肟，弄脏。

② 踬（zhì）顿：意为事不利，没办好。踬，被绊倒。顿，倒下。

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识小，难为用也。"

后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隐居太白山。

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常谓所亲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

及唐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唐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名士如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皆执师弟之礼以事焉。

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病，留在其宅。时庭前有大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房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处士孙思邈，道洽古今，学殚数术。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先生之俦也。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三矣。"察之乡里，咸云数百岁。又共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目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彩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

时照邻有盛名，而染恶疾。嗟禀受之不同，昧遐天之殊致。因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人。天有四时五行，寒署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蜺。此天地常数也。人有四肢五体，一觉一寐，呼吸吐纳，循而为

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疣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则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失度，日月错行，慧孛流飞，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明，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疣赘也。山崩地陷，此天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时，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道德，辅之以政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心，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行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其父学也，颖出如是。其道术也，不可胜纪焉。”

初，魏征等受诏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于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

东台侍郎孙处约，尝将其五子侹、儆、俊、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侑当晚达，佺最居重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

太子詹事卢前卿，自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齐卿后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思邈初谓齐卿言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如此焉。永淳元年（682）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经月余，颜色

不改。举尸就木，空衣而已。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禄论》三十卷、《摄生真箓》、《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1据《仙传拾责》及《宣室志》。

郭子仪别传

郭子仪为中书令，观容使鱼朝恩请游章敬寺。子仪许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讽请君无往，吏自中书驰告郭公："军容将不利于公。"亦告诸将。须臾，朝恩使至，子仪将行，士衷甲请从者三百人。子仪怒曰："我大臣也，彼非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尔曹胡为？"独与童仆十数人赴之。朝恩候之，惊曰："何车骑之省也？"子仪以所闻对，且曰："恐劳思虑耳。"朝恩抚胸捧手，呜咽挥涕曰："非公长者，得无疑乎！"

子仪有功高不赏之惧，中贵人害其功，遂使盗于华州，掘公之先人坟墓。公裨将李怀光等怒，欲求物捕其党。及公入奏，对扬之日，但号泣自罪，因奏曰："臣领师徒出外征伐，动经岁年。害人之兄、杀人之父多矣。其有节夫义士，刃臣于腹中者众。今构隳辱①，宜当其辜。但臣为国之心，虽死无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测②。

公子弘广，常于亲仁里大启其第，里巷负贩之人，上至公子簪缨之士，出入不问。或云："王夫人赵氏爱女，方妆梳对镜，往往公麾下将吏出镇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

---

① 隳（huī）：毁坏。

② 翕（xì）然：一致的样子。

③ 帨（shuì）：佩巾。

帨③，视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焦列启谏，公三不应，于是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成已，而不自崇重，以贵以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也。”公笑而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马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①，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②，噬脐莫追③。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吾是以尔。”诸子皆伏。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卒。诸蕃犯京畿，子仪统御之，至泾阳而虏已合，子仪率甲士二千出入。虏见而问曰：“此何人也？”报曰：“郭令公。”回纥曰：“令公在乎？怀恩谓吾：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殂谢，中国无主，故某来。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仪报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使谕之，回纥曰：“令公若在，安得见之。”子仪出，诸将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虏有数十倍之众，今力不敌。奈何？但至诚感神，况虏乎。”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从，子仪曰：“此适足为害也。”乃传呼曰：“令公来。”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子仪乃数十骑徐出，免胄劳之曰：“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降马曰：“是吾父也。”

子仪长六尺，貌秀杰。于灵武加平章事，封汾阳王，加中书令，图形凌烟阁，加号尚

---

① 扃（jiōng）：上闩、关门。

② 齑（jī）粉：细粉、碎屑。喻粉身啐骨。齑：切碎的姜、葱、蒜等。

③ 噬（shì）：咬。

父，配飨代宗庙庭①。有子八人，婿七人，皆重官。子暧，尚升平公主。诸孙数千人。每诸生问安，颔之而已。事上诚荩②，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志。前后连罹幸臣程元振③、鱼朝恩等，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临阵戒敌，诏命征之，未尝以危亡回顾。亦遇天幸，竟免患难。

田承嗣方跋扈，狠傲无礼。子仪尝遣使至魏州，承嗣辄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麾下老将若李怀光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麾指进退如仆隶焉。始光弼齐名，虽威略不见，而宽厚得人过之。

岁八官俸二十四万，私利不预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八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年，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④。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卒年八十五。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6引《谭实录》

王维一举为解元

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重。时进士张九皋声称籍甚，客有出八公主之门者，为其地，公主以词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维方将应举，言于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贵主

① 飨（xiǎng）：通"享"。
② 荩（jìn）：忠。
③ 罹（lì）：遭遇。
④ 侈（chǐ）：放纵。

之强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新声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至吾。”维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竭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维曰：“谨奉命。”岐王乃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

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伶旅进。维年纱洁白，风姿都美，立于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坐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则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既读，惊骇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籍，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钦瞩。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列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当为子力致焉。”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9引《集异记》

颜真卿外传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人也。北齐黄门侍郎之推五代孙。幼而勤学，举进士，累登

甲科。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医不能愈。有道士过其家，自称北山君，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谓之曰："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摆脱尘网，去世之日，可以尔之形铢神阴景，然后得道也。"复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节辅主，勤俭致身。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

真卿亦自负才器，将俟大用，而吟阅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辨之。天时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为"御史雨"。

河东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于僧舍堧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听，迁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郎。

扬国忠怒其不附已，出为平原太守。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讬以霖雨，修城浚壕，阴料丁壮，实储廪。佯命父士泛舟，饮酒赋诗。禄山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

无几，禄山反，河溯尽陷，唯平原城有备焉，乃使司兵参军驰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一人而已，朕恨未识其形状耳。"

禄山既陷洛阳，杀留守李憕，以其首招降河北。真卿恐摇人心，杀其使者，乃谓诸将曰："我识李憕此首非真也。"久之，为冠饰，以草续肢体，棺而葬之。

禄山以兵守土门，真卿兄杲卿为常山太守，共破土门，十七郡同日归顺，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万，横绝燕赵。诏加户部侍郎平原太守。时清河郡客

李萼谒于军前，真卿与之经略，共破禄山党二万余人于堂邑。肃宗幸灵武，诏授工部尚书御史大夫。真卿间道朝于凤翔，拜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复拜升州浙西节度使，征为刑部尚书。又为李辅国所谮，贬蓬州长史。

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为户部侍郎，荆南节度使，寻除右臣，封鲁郡公。

宰相元宰，私树朋党，惧朝臣言其长短，奏令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真卿奏疏极言之乃止。后因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于朝。元载以为诽谤时政，贬峡州别驾，复为抚州、湖州刺史。

元载伏诛，拜刑部尚书。代宗崩，为礼仪使。又以高祖以下七圣，谥号繁多，上议请取初谥为定，为宰相杨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潜夺其权。又改太子太傅。

时李希烈陷汝州。宰相卢杞，素忌其刚正，将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谕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从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闻之，以为失一国老，贻朝廷羞，密表请留。又遣人逆之于路，不及。既见希烈，方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人，雪刃争前欲杀之，丛戗诟骂，神色不动。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馆舍。

希烈因宴其党，召真卿坐观之，使倡优斖朝政以为戏①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辈如此。"遂起。希烈使人问仪制于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候朝觐礼耳。"其后希烈使积薪庭

---

① 斖（dū）：诽谤。

中，以油沃之，令人谓曰："不能屈节，当须自烧。"真卿投身赴火，其逆党救之。真卿乃自作遗表、墓志、祭文，示以必死。贼党使缢之，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闻之，缀朝五日，谥文忠公。

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弥壮，为卢杞所排，身殃于贼，天下冤之。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32据《仙传拾遗》及《戎幕闲谭》、《玉堂闲话》

封常清与高仙芝

封常清细瘦目颣①，脚短而跛。高仙芝为夫蒙灵察都知兵马使，常清为仙芝傔②。会达奚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趋碎叶，使仙芝以骑二千邀截之。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异之。军回，仙芝见判官刘眺、独孤峻等，遂问曰："前者捷书，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仙芝曰："即傔人封常清也。见在门外。"眺等揖仙芝，命常清进坐与语，如旧相识。后仙芝为安西节度使，奏常清为节度判官。仙芝每出征讨，常令常清知留后事。

常清有才学，果决。仙芝乳母子郑德诠已为假郎将，威望动三军。德诠见常清出其门，素易之③，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厅，经数重门，皆随后闭之。常清案后起谓之曰："常清起自细微，预中丞傔，中丞再不纳，郎将岂不知乎？今中丞过厅，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得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回，

---

① 颣（lèi）：丝上的疙瘩。引伸为毛病、缺点。

② 傔（qiàn）：侍从。

③ 易：轻视。

即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后仙芝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之谢。

后充安西节度使。天宝十四年，朝于华清宫。玄宗问以凶逆之事，“计将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请挑马棰渡河①，计日取逆胡首，悬于阙下。玄宗忧而壮其言。至东都，旬朔②，召募六万。频战不利，遂与仙芝退守潼关。仙芝副荣王琬领五万人进，十二月十日至陕州，十一日常清败于东京，十三日禄山入东京。常清奔至陕州，以贼锋不可当，乃烧太原仓，引兵退趋潼关，缮修守具。贼至潼关，不能入，仙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于仙芝军效力。

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斩之。常清临刑上表。既刑，陈其尸于蘧蒢之上③。令诚谓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至常清所刑处，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则诬我也。”谓令诚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岂不知乎？”兵士齐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目常清尸曰：“封二，子从征至著，我引拔子，代我为节度。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乎！”遂斩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9引《谭实录》

董汉勋

［唐乾符四年（877）］秋

---

① 棰（chuí）：鞭子。

② 旬朔：十天或一月。

③ 蘧（qú）蒢：用苇或竹编的粗席。

八月晦，青土贼王仙芝数万人奄至。时承平之代，郡国悉无武备。是日，郡选锐卒五百人，令勇将爨洪主之。出郡东二十里苦慕店，尽为贼所擒，唯一骑走至郡，郡人大惊，遂闭门登陴，部分固守。[龙城镇将董] 汉勋以五百人据北门。九月朔旦，贼至合围，一鼓而陷南门，执太守王镣。汉勋于北门，乘城苦战。中矢者皆应弦饮羽，所杀数十人，矢尽，贼已入。汉勋运剑，复杀数十人，剑既折，乃抽屋椽击之，又杀数十人。日上饥疲，为兵所殪，贼帅亦嗟异焉。

唐皇甫枚《三水小牍》

李光弼

李光弼讨史思明，师于野水渡。既夕还军，留其卒一千人，谓雍颙曰："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子领卒待贼于此，至勿与战。降则俱来。"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命曰："必获李君，不然不归。"日越引骑五百，晨压颙军，颙阻濠休卒，吟啸相视。日越怪之，问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谓谁?"曰："雍颙也。"日越沉吟久，谓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获颙，不塞此望①，必见害，不如降之。"遂请降。颙与之俱至。

光弼又尝伏军守河阳，与史思明相持经年。思明有战马千匹，每日洗马于河阳，以示其多。光弼乃于诸营获牝马五百匹，待思明马至水际，尽驱

① 塞：填塞，充满。引伸为满足。

出之。有驹絷于城中①，群牝嘶鸣，无复间断。思明战马，悉浮渡河，光弼尽驱入营。

光弼又尝在河阳，闻史思明已过河，远回趋东京，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我军之败，难与争锋。洛城无粮，又不可守。公计若何？"陟曰："加兵陕明，退守潼关。"此盖兵家常势，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军河阳，北阻泽潞，据三城以抗之。胜即擒之，败即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思明至偃师，光弼悉令将士赴河阳，独以麾下五百余骑为殿军，当石桥路，秉烛徐行。贼不敢逼，乙夜达城②。迟明，思明悉众来攻，诸将决死而战，杀贼万余众，生擒八十人，器械粮储万计，擒其大将徐璜、王李秦③。思明大惧，退筑城以相拒。

光弼将战，谓左右曰："凡战危事，胜负击之。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事之不捷，誓投于河。"适城上见河稍远，恐或急事难至，遂置剑于靴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战胜，于城西西望拜舞，三军感动。

移镇临淮，舁疾而行④，径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杨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瑱旅拒而还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关。吐蕃将犯上都，手诏追光弼率众赴长安。光弼与程元振不

---

① 絷（zhí）：索。

② 乙夜：二更时，夜十时许。

③ 原注曰：《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六《李光弼传》作"徐璜玉、李秦授"。

④ 舁（yú）：抬。

叶①，观天下之变，迁延不至。初光弼用师严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其有田神功等诸军，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薨死徐州②。年五十七。其母衰老庄宅，使鱼朝恩吊问。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9引《谭宾录》

秦鸣鹤诊疾

唐高宗苦风眩，头目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斩也！天子头上，岂是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上曰："医人议疾，理不加罪，且吾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产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后自簾中顶礼以射之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缯宝以遗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18引《谭宾录》

安禄山

玄宗幸爱安禄山，呼禄山为子。尝于便殿与杨妃同宴坐，禄山每就见，不拜玄宗而拜杨妃。因顾问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对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舍之。禄山丰肥大腹，帝尝问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尔！"禄山应声对曰："臣腹中更无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诚，而益亲善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38引《开天传信记》

---

① 叶（xié）：合洽。

② 薨（hōng）死。古代侯王之死称薨。

萧颖士风节

萧颖士为唐名人，后之学者但称其才华而已，至以笞楚童奴为之过①。予反复考之，盖有风节识量之士也。为集贤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士不诣，林甫怒其不下已。后召诣史馆，又不屈，愈见疾，至免官更调河南参军。安禄山宠恣，颖士阴语柳并曰："胡人负宠而骄，乱不久矣。东京其先陷乎！"即托疾去。禄山反，往见河南采访使郭纳，言御守计，纳不用。叹曰："肉食者以儿戏御剧贼②，难矣哉！"闻封常陈兵东京，往观之，不宿而还，身走山南，节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颖士说曰："襄阳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公何遽轻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见。刘展反，围雍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宾客，陈女乐。颖士曰："天子暴露，岂臣下尽欢时邪！夫投兵不测，乃使观听华丽③，谁致其死哉？"弗纳。颖士之言论操持如此，今所称之者浅矣。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坠永王乱中，为终身累。颖士，永王召而不见，则过之焉。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陆存作面

陆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后。方调授汝州郏城令，时乾

---

① 笞楚：用荆条抽打人的背部或臀部。

② 剧：厉害，严重。剧贼：不好对付的大盗。特指安禄山而言。

③ 华丽：美而多采。这里指音乐的美妙及舞女服饰用具等。

符丁酉岁也。是秋，王仙芝党与起自海沂，来攻郡，途经郏城。存微服将遁，为贼所虏①。其酋问曰："汝何等人也?"存绐之曰②："某庖人也。"乃命溲面煎油作食所谓䭔䬸者③，移时不成，贼酋怒曰："这汉谩语④，把剑来!"存惧，急撮面两手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业世业。"众大笑，释之。

唐皇甫枚《三水小牍》卷下

中华书局1958年版

陈璠临刑赋诗

陈璠者，沛中之卒徒也，与故徐帅时浦少结军中兄弟之好⑤。及浦为支详所任，璠亦累迁右职。黄巢之乱，支辟简劲卒五千人⑥，命浦总之而西，璠为次将。浦自许昌趋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阴，浦乃矫称支命追兵回，于是引师与璠合屠平阴，掠圃田而下及沛。支虑其变，郊劳⑦，及解甲，盛设厚赂之。浦乃令其亲讽支曰："军前不安，民望见迫，且请公解印以厌众心⑧!"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馆⑨，浦自称留后。璠谓浦曰："支尚书惠及沛人，若不杀之，将贻后悔。"浦不可，璠固请，与浦往复十余，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诈为浦命，谓之曰："请支行李归阙下!"支以为诚也。翌日，

---

① 贼：作者对王仙芝义军的诬蔑之称。

② 绐（dài）：哄骗，欺骗。

③ 溲（xōu）：浸，泡。䭔䬸（bù tǒu）：油炸饼。

④ 谩语：说谎。

⑤ 徐时浦：《唐书》作"时溥"。

⑥ 辟：征召。简：选拔，选择。

⑦ 郊劳：到郊外迎接、慰劳。

⑧ 厌：满足。

⑨ 孥（nú）：妻子、儿子的通称。

遂发，璠伏甲于七里庭，至则少长皆杀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后浦受朝命，乃表璠为宿州太守。璠性残酷喜杀，复厚敛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资贿山积①。浦恶之，乃命都将张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处别第以俟璠出，璠夜率毛俊五百余人围友②，迟明，友自领骁果百余人突之，璠溃，与十余骑走出数十里，从骑皆亡，璠弃其马，微服乞食于野，野人有识之者，执以送郡。友系之往白浦，浦命斩之于郡。璠本粗悍，而朴不知书，临刑忽索笔，赋诗曰："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时以为"鬼"代作也。

唐皇甫牧《三水小牍》卷下

中华书局1958年版

李泌外传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师。父承休，唐吴房令。休娶汝南周氏。

初，周氏尚幼，有异僧僧伽泗上来，见而奇之。且曰："此女后当归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当起家金紫，为帝王师。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发至于眉。先是周每产，必累日困惫，唯娩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顺"。

泌幼而聪敏，书一览必能诵。六、七岁学属文。开元十六年，玄宗御楼大酺，夜于楼下置高座，召三教讲论。泌姑子员俶，年九岁，潜求姑备儒

---

① 山积：堆积的象山一样。

② 毛俊：才俊之士。文中喻指武艺超群的亲兵。

服，夜升高座，词辨锋起，谭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楼中，问姓名，乃曰："半千之孙，宜其若是。"因问外更有奇童如儿者乎？对曰："舅子顺，年七岁，能赋敏捷。"问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潜伺于门，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

玄宗方与张说观棋中人抱泌至。俶与刘宴偕在帝侧。及玄宗见泌，谓说曰："后来者与前儿绝殊，仪状真国器也。"说曰："诚然，遂命说试为诗。"即令泳方圆动静。泌曰："愿闻其状。"说应曰："方如綦局，圆如棋子，动如綦生，静如綦死。"说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虚作，不得更实道棋字。"泌曰："随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至，大如身。"泌乃言曰："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逐意。"说因贺曰："圣代嘉瑞也！"玄宗大悦，抱于怀，抚其头，命果饵啗之，遂送忠王院，两月方归。仍赐衣物及綵数十，且谕其家曰："年小，恐于儿有损，未能与官。当善视之，如国器也。"由张说邀至其宅，令其子均、垍，相与若师友，情义甚狎。张九龄，贺知章、张庭珪、韦虚心，一见皆倾心爱重。贺知章尝曰："此稚子目如秋水，必当拜卿相。"张说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盖惜之，待其成器耳。"

当其为儿童时，身轻，能于屏风上立、薰笼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升天。"父母保惜，亲族怜爱，闻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异香之气，及音乐之声，李公之血属，必迎骂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李公之亲爱，乃多捣

蒜齑至数斛①，伺其异音奇香至，潜令人登屋，以巨杓飏浓蒜泼之，香乐遂散，自此更不复至。

后二年，赋《长歌行》曰："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偏舟泛五湖。"诗成，传写之者莫不称赏。张九龄见，独戒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尽韬晦，斯尽善焉。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泌泣谢之。尔后为文，不复自言。九龄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尝以直言规讽九龄，九龄感之，遂呼小友。

九龄出荆州，邀至郡经年，就于东都肄业，遂游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照灼山谷。将曙乃去，仍授以长生、羽化、服饵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国祚中危，朝廷多难，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灵，然后可登真脱屣耳。"自是多绝粒咽气，修黄光谷神之要。

及归京师，宁王延于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待加敬异，常赋诗，必播于王公乐章。及丁父忧，绝食柴毁。服阕，复游嵩、华、终南，不顾名禄。

天宝十载，玄宗访召入内，献《明堂九鼎议》，应制作《皇唐圣祚文》，多讲道谈经。

肃宗为太子，敕与太子、诸王为布衣交。为杨国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诗》谤议时政，构而陷之，诏于蕲春郡安置。

---

① 齑（jī）：此处指蒜沫。

天宝十二载，母周亡，归家。太子、诸王皆使吊祭。寻禄山陷潼关。玄宗、肃宗分道巡狩。泌尝窃赋诗，有匡复意。

虢王巨为河洛节度使，使人求泌于崇、少间。会肃宗手札至，虢王备车马送至灵武。肃宗延于卧内，动静顾问，规划大计，遂复两都。泌与上寝则对榻，出则联镳。

代宗时为广平王，领天下兵马元帅，诏授侍谋军国天下兵马元帅府行军长史，判行军事，仍于禁中安置。

崔圆、房琯自蜀至，册肃宗为皇帝，并赐泌手诏、衣、马、枕、被等。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不利之。因表乞游衡岳。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

山居累年，夜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缘他径而出。为槁叶所藉，略无所损。

初，肃宗之在灵武也，常忧诸将李、郭等，皆已为三公宰相，崇重既报，虑收复后无以复为赏也。泌对曰："前代爵以报功，官以任能。自尧、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复后，若赏以茅土，不过二三百户一小州，岂难制乎！"肃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帷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肃宗大笑。及南幸扶风，每顿，必令泌领元帅兵先发，清行宫，收管钥，奏报，然后肃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于本院寐，肃宗来入院，不令人惊之，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方觉。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复之期当在何时？可促偿之。"泌遽

起高谢恩，肃宗持之许久，因对曰："是行也，以臣观之，假九庙之灵，乘一人之威，当如郡名，必保定矣。"

既达扶风，旬日而西域、河、陇之师皆会，江淮庸调亦相继而至。肃宗大悦。

又肃宗尝夜坐，召颖王等三弟，同于地炉罽毡上食，以泌多绝粒，肃宗每自为烧二梨以赐泌。时颖王恃恩固求，肃宗不与，曰："汝饱食肉，先生绝粒，何乃争此耶！"颖王曰："臣等试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颗。"肃宗亦不许，别命他果以赐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烧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请联句，以为他年故事。"颖王曰："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餐两颗梨。"既而三王请成之，肃宗因曰："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极。"泌起谢。肃宗又不许，曰："汝之居山也，栖遁幽林，不交人事，居内也，密谋匡救，动合玄机，社稷之镇也。"泌恩渥隆异，故元载、辅国之辈，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颁锡，中使旁午于道，别号天柱峰中岳先生，赐朝天玉简。已而征入翰林，元载奏以朝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为江西观察判官。载伏诛，追复京师，又为常衮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丰、朗二州团练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致称理。光元初，征赴行在，迁左散骑常侍，寻除陕府长史，充陕虢防御使。陈、许戍卒三千，自京西逃归，至陕州界，泌潜师险隘，尽破之。又升三门陆运一十八里，漕未元砥柱之患，大济京师。

二年六月，就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封邺侯。时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郜国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危惧，泌周旋陈奏，德宗意乃解，颇有谠正之风。

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泌奏今有司上《农书》，献穜、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问讯。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

泌旷达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为权臣所挤，恒由智免。终以言论纵横，上悟圣主，以跻相位。是岁三月薨。赠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远，于蓝关逆旅遇泌，单骑常服，言暂往衡山。话四朝之重遇，惨然久之而别。远到长安，方闻其薨。

德宗闻之，尤加怆意，曰："先生自言，当匡佐四圣而复脱屣也，斯言验矣。"

泌自丁家艰，无复名宦之冀。服气修道，周游名山，指南岳张先生受录，德宗追谥张为玄和先生。又与明瓒禅师游，著《明心论》。明瓒释徒谓之嬾残。泌尝读书衡岳寺，异其所为，曰："非凡人也。"听其中宵唱梵，响彻山林。泌颇知音，能辨休戚，谓嬾残经音，先凄怆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候中宵，潜往谒之，嬾残命坐，拨火出芋以啗之，谓泌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天宝八载，在表兄郑叔则家，已绝粒多岁，身轻，能自屏风上引指使气，吹烛可灭。每导引，骨节皆珊然有声，时人谓之"锁子骨"。在郑家时，忽两日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见身自顶踊出三二寸，傍有灵仙，

挥手动目，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顶，乃念言："大事未毕，复有庭闱之恋，愿终家事。"于是在傍者皆见一人，仪状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妇人，礼服而跪，如帝王者责曰："情之未得，因欲令来，使劳灵仙之重。"跪者对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于是乃寤。后二岁，为玄宗所召。

后常有隐者八人，容服甚异，来过郑家，数自言仙法严备，事无不至，临去叹曰："俗缘竟未尽，可惜心与骨耳。"泌求随去，曰："不可，姑与他为却宰相耳。"出门不复见，因作《八公诗》叙之。

复有隐者，携一男六七岁来过，云："有过，须南行，旬月当还，缘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愿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瘗之。"①既许，乃问男曰："不骄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药疗之，终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瘗庭中蔷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试发函视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锥画；云："神真炼形年未足，化为我子功相续，丞相瘗之刻玄玉，仙路何长死何促。"

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而为之，乃作《养和》篇，以献肃宗。

泌去三四载，二圣登遐，代宗践祚，乃诏追至阙，舍于蓬莱殿延喜阁，由给事以上及方镇除降，代宗必令商量。军国大事，亦皆泌参决。因语及建宁王灵武之功，请加赠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则世人不知，岂止赠太

① 瘗（yi）：埋葬。

子也。”敕于彭原迎丧，赠承天皇帝，葬齐灵。引至城门，奏以龙輀而不动①。代宗自蓬莱院谓曰：“吾弟自欲见先生，宜速往酹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号，时人未知，可作一文，以传不朽，以慰玄魂。”泌曰：“已发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词可乎？”代宗曰：“可。”即于御前制之，词甚凄怆。代宗览之而泣，命中人驰受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于是龙辅行疾如风②。都人观之，莫不感涕。

先是建宁王倓有艰难定策之功，于代宗为弟，人或谮于肃宗，云有图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肃宗追悟倓无罪，泌虑复及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为行第，故皇祖第四。长曰‘孝敬皇帝’，监国而仁明，为武后所忌而鸩之。次日雍王贤，为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忧惧，虽父母之前，无由敢言，乃作《黄台摘词》，令乐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闻之。歌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然太子竟亦流废，终於黔州。建宁之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肃宗曰：“先生忠于宗社，忧朕家事，言皆为国龟镜，岂可暂脱朕耶！”

时玄宗有诏，只要剑南一道自奉，未议北回。泌请肃宗奉表，请归东宫。次作《功臣表》述马嵬、灵武之事，请上皇还京。初，肃宗表至，玄宗徘徊未决。及《年臣表》至，乃

① 輀（ér）：灵车。

② 輴（chū）：灵车。

大喜曰："吾方得为天子父！"下诰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肃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诰还京，皆卿力也。"

又天宝末，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葫芦生，每言吉凶，无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窦门，颇甚嗟叹，庭芝请问，良久乃言："君家大祸将成！"举家啼泣，请问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黄君，但见鬼谷子，亦可无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饰，仍戒以浃旬求之。于是与昆弟群从奴仆，晓夕求访，殆遍洛下。时泌居于河清，因省亲友，策蹇入洛，至中桥，遇京尹避道，所乘骡忽惊轶而走，经入庭芝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车马罗列将出，忽见泌，皆惊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窦员外宅，所失骡收在马厩，请客入座，主人当愿修谒。"泌不得已就其厅，庭芝既出，降阶载拜，延请殷勤，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遗殊厚，但云："遭遇之辰，愿以一家奉托。"时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于道。庭芝初与泌相值，葫芦生适在其家，云："既遇斯人，无复忧矣。"及朱泚构逆，庭芝方廉察陕西，车驾出幸奉天，遂于贼庭归款。銮舆反正，德宗首令诛之。时泌自南岳征还行在，便为宰相，因第臣僚罪状，遂请庭芝减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为宁王姻懿耶？宁王以庭芝妹为妃，以此论之，尤为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于是俱以前闻，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传，于陕问之，庭芝录奏其事。德宗曰："言中黄君，盖指朕耶。未知呼卿为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茔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

兴元四年二月，德宗谓泌曰："朕即位以来，宰相皆须姑息，不得与其较量理道。自用卿以来，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于朕耳。虽夷吾骐骥，傅说霖雨，何可以及兹。"

其军谋相业，载如国史。事迹始终，具《邺侯传》。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38引《邺侯外传》

茶神陆羽

太子文学陆鸿渐，名羽，其生不知何许人。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姓。及长，聪俊多闻，学赡辞逸，恢谐谈辩，若东方曼倩之俦①。鸿渐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②，陶为其像，置于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至太和，复州有一老僧，云是陆僧弟子，常讽歌云："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唯羡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鸿渐又撰《茶经》二卷，行于代，今为鸿渐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以釜汤沃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01引《传载》

曹因墓铭夫人书

庆元三年，信州上饶尉陈庄发土得唐碑，乃妇人为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为鄱阳人。祖、父皆仕唐高祖之朝，惟公三举不第，居家以礼义自守。及卒于长安之道，朝廷公卿、乡邻耆

---

① 东方曼倩：东方朔字曼倩。俦（chóu）：同类。

② 鬻（yù）：卖。

旧，无不太息。惟予独不然。谓其母曰：'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生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归公八载①，恩义有夺，故赠之铭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予按唐世上饶隶饶州，其后分为信，故曹君为鄱阳人。妇人能文，达理如此，惜其不传，故书之，以裨图志之缺。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皮日休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上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其略云："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诸子，必斥乎经史，圣人之贼也。文多不载，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科选请同明经。"其二，请以韩愈配饷太学。其略曰："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用于生前，则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则万世可知也。"又云："孟子，荀卿，翼辅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旷矣，能嗣其美者，其唯韩俞乎。"

日休字袭美，襄阳竟陵人。幼攻文，隐于鹿门山，号醉吟先生。初至场中，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戏之曰："子之才学甚富，其如一日何？"对曰："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废二日。"谓不以人废言也，举子咸推伏之。官至国子博士，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文薮》十

① 归：嫁与。

卷，《皮子》三卷，人多传之。为钱判官。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9引《北梦琐言》

卢怀慎

唐卢怀慎，清慎贞素，不营资产，器用屋室，皆极俭陋。既贵，妻孥尚不免饥寒①。而于故人亲戚，散施甚厚。为黄门侍郎，在东都掌选事，奉身之具，才一布囊耳。后为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卧病既久，宗璟、卢从常相访焉，怀慎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从愿，见之甚喜，留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瓯，菜数茎而已，此外翛然无办②。因持二人手谓曰："二公当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久，近者销倦于勤，当有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之。"不数日而终。疾既笃，因手疏荐宗璟、卢从愿、李杰、李朝隐。上览其表，益悼惜。既殁，家无留储，唯苍头自鬻③，以给丧事。上因校猎于城南，望墟落间，环堵卑陋，其家若有所营，因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方设斋会"。上因为罢猎，悯其贫匮，即以缣帛赠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5引《明皇杂录》

卢庄道

卢庄道，范阳人也。天下称为名家，聪慧敏悟，冠于今古。父彦与高士廉有田。庄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会有上书者，庄

---

① 孥（nú）：儿子。

② 翛（xiāo）：无拘无束。自由随便之貌。

③ 苍头：家奴。鬻（yù）：卖。

道窃窥览，谓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谦怪谓曰："后生句妄言。"为轻薄之行，请诵之，果通。复请倒诵，又通。士廉称叹久之。乃跪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傍窥而记耳。"士谦取他文及案牍，令读之。一览而倒诵，交呈示作撰文章。

士廉县以闻，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满二岁，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曰："此是朕聪明小儿邪。"特授长安尉。

太宗将省囚徒，庄道年才二十。县令以幼年，惧不举，将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时系四百余人，俱预书状。庄道但闻暇，不之省也。令丞等忧惧，屡以为言，庄道从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书状以进。引诸囚入，庄道对御评其罪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叹，即日拜监察御史。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4引《御史台记》

董晋以柔静致胜

董晋与窦参同列，时政事决在窦参，晋但奉诏唯诺而已。既而窦参骄盈犯上，德宗渐恶之。参讽晋奏[1]：给事中窦申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岂不是窦参遣卿奏也？"晋不敢隐讳。上因问参过失，晋具奏之。旬日，参贬官。晋累上表辞官，罢相，授兵部尚书，寻除东都留守。会汴州节度李万荣疾甚，其子乃为乱，以晋为汴州节度使。

时晋既授命，唯将判官、侍从数十人，都不召集兵马。既至郑，宣武将吏都无至者。晋将吏及郑州官吏皆惧，共劝晋

① 讽：用含蓄的话暗示，劝告。"参讽晋奏"：窦参暗示董晋奏。

云："都虞侯邓惟恭合来迎候，承万荣疾甚，遂总领军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状岂可料耶?恐须且回避，以候事势。"晋曰："某奉诏为汴州节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为逗留。"人皆忧其不测，晋独恬然。来至汴州数十里，邓惟恭方来迎候，晋俾其不下马①。既入，仍委惟恭以军众。惟恭探晋何如事体，而莫测浅深。

初万荣既逐刘士宁，代为节度使，委兵于惟恭。及疾甚，李乃归朝廷，惟恭自以当便当代居其位，故不遣侯吏，以疑惧晋心，冀其不敢进，不虞晋之速至②。晋之速至留以近，方迎，然心常怏怏。惟恭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

晋宽厚，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长源性滋彰云为，请改易旧事，务从峭刻。晋初皆许之。及案牍已成，晋乃且罢，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人皆恶之。晋卒于位，卒后十日，汴州大乱，杀长源、叔度，军人脔食之③。长源轻言无威仪，自到汴州，不为军州所礼重。及董晋疾亟，令之节度晋后事，长源便扬言，文武将吏多弛慢，不可执守宪章，当尽以法绳之。由是人人怨惧。叔度性亦苛刻，又纵恣声色，数至乐营，留诸妇人戏，自称孟郎。由是人轻而恶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7引《谭宾录》

---

① 俾（bǐ）：斜视，有轻视意。此为不满意。

② 虞（yú）：意料、预料。

③ 脔（luán）：切成小块的肉。

于休烈在朝三十余年

于休烈，至性真悫，机鉴敏悟。肃宗践祚①，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使。中原荡覆，文物未备，休烈献《五代论》，肃宗甚嘉之，迁工部。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担石之蓄，恭俭温仁，未常见喜愠于颜色。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②，虽位重年高，曾无倦色。笃好书籍，手不释卷。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34引《谈实录》

武肃王钱镠

武肃王姓钱③，名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人也。唐大中六年二月十有六日，生于邑临水里。里中有大木，镠幼时常与群儿戏木下。镠坐大石上，指挥群儿为队伍，号令颇有法，群儿皆敬惮之。

镠善射与槊④，骁勇绝伦，略通图纬诸书⑤。邑中山有石，径二尺七寸，其光如镜，镠游此，顾其形服冕旒如王者状，甚秘之。乾符二年，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石镜将董昌募乡兵讨贼，表镠偏将，击郢破之，镠时年二十四岁也。

广明元年，杭州始建八都：余杭陈晟，于潜吴文举，监官

---

① 践祚：皇帝登位。

② 推毂(gǔ)：喻助人成事，推荐人才。此可理解为提携。

③ 武肃王：五代十国时，为吴越王，称雄一方，但未尝改元称帝，一直事唐。

④ 槊 (shuò)：古代兵器，长柄矛。

⑤ 图纬：图，指古书籍《河图》；纬，指六经诸《纬》及《孝经纬》，以占验术为主要内容。

徐及，新城杜稜，唐山饶景，富阳文禹，龙泉凌文举，各聚数千人以卫乡里，而临安则为董昌，而镠为副焉。既而高骈召昌与镠俱至广陵，骈视镠谓左右曰："此人他日爵禄，必过于我。"是时，天下大乱，昌乃团练八都兵，以镠统之。中和二年秋七月，浙东观察使刘汉宏与昌有隙①，遣弟汉宥、马军都虞候辛约屯兵西陵，以图浙西，镠率八都兵往讨。冬十月，汉宏又遣登高镇将王镇将兵七万屯江干，镠率儒童镇将徐靖、浙江都游奕使阮结，衔枚宵济，复大破之，镇走诸暨，获汉宏所署伪敕二百余道。是月，唐帝诏镠兼侍御史。

光启二年春正月，镠谓董昌曰："除恶务去根本，不尔当为后患。愿以全师讨汉宏。"即日，以诸都兵马使阮结守梅市，监阵使钱爽守双童，遏后使骆团守平水，降将使章可周、唐晟、王公备等守兰头，江海游奕使崔则守羊石。辛亥，镠出平水城，及夜，率奇兵开道五百里。癸丑，破朱褒等于曹娥埭。甲寅，进屯丰山，施实坚等执汉宏右直将张师及降。丙辰，进拔越州，汉宏走台州。辛酉，戮汉宏妻母弟侄及其党史惠、史侃、都虞候蔡约于军门。冬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执送汉宏至，命斩于会稽市。汉宏斥刑者曰："吾廉察也，非汝辈可杀！吾常梦手捧金钱，杀吾者钱公也。"乃请镠亲刃焉。未几，唐授镠检校尚书。是岁，唐加镠检校户部尚书。

大顺元年秋八月，唐加镠吴兴郡开国男。闰九月，镠命筑新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而

---

① 隙（xì）：裂缝，不合。

迴①，凡五十余里，皆穿林驾险而版筑焉②。镠常亲劳役徒，因自运一甓③，役徒无不毕力。冬十二月，唐遣使高品赐官诰，加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二年春二月，进封镠开国公，食邑一千户④。

威武军节度使董昌反。

镠得书，召宾客议曰："董氏，昔吾乡党也，今吾邻藩也。其丰功茂绩，崇名厚禄，又吾所赞成也。今采听妖妄，甘心叛乱，吾受朝廷将相，当征兵以讨之。"先贻昌书曰："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性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昌不听。镠以反状闻，仍亲率兵至迎恩门望楼，再拜曰："董氏于吾有恩，不可遽伐。"遣幕客沈滂谕之曰："大王奄有数州⑤，非不贵矣，非不富矣。一旦颠例兵柄⑥，改易臣节，自贻伊戚⑦，祸不旋踵⑧今率诸兵至城下，俟大王改过。苟不见听，则天子赫怒，羽林黄头⑨，济江而袭大王之城，非惟大王有累卵之危，实乡党生灵偕归鼎爨矣⑩。"昌以钱二百万犒军，执应智等送军前，自将待罪。镠遂诛应智等而还，复表其事。六月，唐授镠检校太傅、彭城郡王、浙江东道招讨制置两浙盐铁发运等使。

天宝三年春二月，湖州刺史高沣导吴将李简、陈璋等入

---

① 洎（jì）：及，到。

② 版筑：用板子夹土筑墙

③ 甓（pì）：砖。

④ 食邑：卿大夫的封地。

⑤ 奄（yǎn）：覆盖。

⑥ 兵柄：兵权。

⑦ 自贻伊戚：忧患、悲哀。

⑧ 旋踵：转足之间，形容迅速。

⑨ 羽林黄头：羽林，皇帝身边的近卫军；黄头，鸟名，体黄，善头。形容士兵争头不休。

⑩ 鼎爨：食器与炉灶。

其境，都将盛师友、沈行思城不纳，王遣子傅璙济师御之，吴人挟澧而遁。八月，始筑捍海石塘，塘外植滉柱十余行①，以折水势。先是，江涛汹涌，板筑不时就，王于迭雪楼架强弩五百以射潮，既而涛头趋西陵，潮为顿敛，遂定其基，以铁絙贯幢干②，用石楗之③，而塘成。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又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江潮入河。

冬十月戊寅，王亲巡衣锦军，有邻媪年九十余携壶浆迎王，曰："钱婆留宁馨富贵④。"王下车拜之。王置酒高会父老，男妇八十岁以上者金尊⑤，百岁者玉尊⑥。王执爵上寿，制《还乡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⑦，碧天朗朗兮爱日晖。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散飞，斗牛无孛兮民无期⑧，吴越一王兮驷马归。"时父老不能解，王复高揭吴音为歌，举座赓之⑨，叫笑振席。

宝正四年春二月，唐授王子傅瓘杭越等州大都督长史，增食邑，实封中吴军节度使；王子傅璙增食邑五百户，实封一百户，静海军节度使；王子傅

---

① 滉（hù）柱：护堤防潮的木桩。

② 以铁絙（gēng）：絙，粗绳子；幢，刻有经文咒语石柱。

③ 楗（jiàn）：门一关插的木条，横为关，竖为楗。

④ 钱婆留：钱镠生时，其父欲不留，祖母强留之，因此钱镠小名谓婆留。

⑤ 金尊：对老年人的敬称。

⑥ 同上。

⑦ 三节：节指时期，五年一反复。

⑧ 斗牛无孛：斗牛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牛宿；孛，慧星。

⑨ 赓：继续。

球兼中出令，余如故。

长兴三年春正月，唐升楚州为顺化军，以王子明州刺史傅珦领节度使。三月己酉，夜大雪，王寝疾，谓将吏曰："吾疾必不起，诸儿愚懦，不足任后事。吾死，公等自择之！"众将泣下，皆曰："两镇令公仁孝有功，孰不爱戴！"王乃悉出印钥授于傅瓘，曰："诸将许尔矣。"又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庚戌薨①，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

唐主闻讣，废朝七日，诏曰："天下兵马大元帅、尚书令、吴越国王钱镠，本朝元老，当代勋贤，位已极于人臣，名素高于简册。赠典既无其官爵，易名宜示其优崇。"即令所司谥日武肃②。仍以王礼葬，诏工部侍郎杨凝式为碑文。应顺元年春正月壬午，葬安国县衣锦乡茅山之原，是年建庙于东府③。

王历事四朝，累加定乱定国启圣昌运同德守道诩戴功臣、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仪同三司、尚父、尚书令、兼中书令、上住国、吴越国王，赐剑履上殿，诏书不名。凡功臣、诸子领节制，皆署而后请命。王居处务期节俭，衣衾杂用细布，常膳惟瓷器，寝帐敝，恭穆夫人欲易青缯④不许。常岁除夜，会子孙，鼓琴未数曲，遽止之曰："闻者以为我为长夜之歌。"少在军中，夜未尝寝⑤，倦极则

---

① 薨（hōng）：古指帝王、诸候或重之死。

② 谥（shì）：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或有特殊贡献与地位的人死后追加的封号。

③ 东府：宰相居所，本文指扬州，五代时称会稽。

④ 青缯（zēng）：青，黑色；缯，丝织品的总称。

⑤ 欹（yì）：汉词，赞美。

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寐，辄欹而寤①名曰“警枕”。粉盘一卧内，有所记则书盘中。又时弹铜丸于楼墙之外，以警值更者。一夕，微行，叩北城门，吏不肯启关，曰：“大王来亦不可启。”明日，召吏厚赐之。稍暇，则命诸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诗赐丞相、将吏，亦间能书写、画墨竹，然不以呫哔废正务②。又幼时倜傥有大度，志气雄傑，机谋深远，每处众中而神采有余。居家庭，极尽人子礼，纯孝本于天性。开国后遇春秋荐享③，必呜咽流涕曰：“今日贵盛，由积善所致，但恨祖母不能见耳！”

是时，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称蜀，广陵杨氏称吴，南海刘氏称汉，长溪王氏称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聘好，咸以龙衣、玉册劝王自帝，王笑曰：“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中，又踞吾于一邪④！”却之不纳，而诸国主亦无不以父兄事之。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8

朱　瑾

朱瑾，宋州下邑人，唐天平节度使宣之从父弟也。瑾少从宣居郓州，补军校，倜傥有大志。兖州节度使齐克让爱其为人，以女妻之。瑾行亲迎，乃选壮士为舆夫，伏兵于舆中，夜至兖，兵发，遂虏克让，自称留后⑤。唐僖宗即拜瑾泰宁军节度使。

---

① 欹（yī）：叹词，赞美。
② 呫哔（chèbì）：絮絮叨叨。
③ 荐享：祭祀，敬献祭品。
④ 踞（jù）：蹲、坐。
⑤ 留后：官职名。唐末，藩镇势大，皇帝力不能治，因此，节度使多有子侄或亲信留后，亦有叛将自立为留后。

瑾与宣又破秦宗权于汴州，朱全忠责瑾诱宣武军卒以归，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全忠自攻宣于郓。瑾兄弟往来相救，凡十余年，大小数十战，与全忠屡相胜败。全忠得宣将贺环、何怀宝及瑾兄琼，乃将琼等至兖城下，告瑾曰："汝兄败矣，今琼等已降，不如早自归。"瑾伪曰："诺。"乃遣牙将胡规持书币诣军门请降。全忠悦，自就延寿门与瑾语。瑾曰："愿得琼来，送符印。"全忠信之，遣客将刘捍送琼至。瑾伏壮士董怀进桥下，单骑迎琼，挥手语捍曰："请琼独来。"琼前，怀进突出擒之，遂闭门，责琼先降，斩之，掷其首城外。全忠度不可下，遂留兵围之而去。

瑾婴城自守①，而宣亦败于郓州，乃乞师于河东。史俨以骑兵五千救之。全忠已破宣还，急取兖。瑾城中食尽，与承嗣等掠食丰、沛间。汴兵掩至，瑾将康怀贞等以城降。瑾引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处宾不纳；次走海州，汴兵急追之，遂同承嗣、俨奔太祖②。淮南人壮之，呼其小字为朱憨哥。

太祖闻瑾来，大喜，逆之高邮③，解玉带赠之，表瑾领武宁军节度使④，以为行军副使。而瑾妻竟为全忠所得，后为尼。时我兵多淮人⑤，淮人轻弱，不任战，得瑾劲骑，而兵益振。是岁，汴将葛从周、庞师古攻寿州，太祖用瑾大破其兵于清口，

---

① 婴城：环城固守。

② 太祖：指五代十国时的吴太祖，吴太祖姓杨，名行密，庐州合肥人，初名行愍，位传四代。

③ 逆：迎接。

④ 表：奏章。

⑤ 我兵：指太祖之兵。

古。累表瑾行营副都统，领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太祖薨①，烈祖及高祖相继立，皆少年，徐温与其子知训专政，畏瑾，欲除之。瑾亦时时谋杀知训，常以月旦遣爱妾候知训②，知训强通之。妾归自诉，瑾殊不平，屡劝高祖诛徐氏以去国患，高祖不能为。既而知训恶瑾位加己上，以泗州建静淮军，出瑾为节度使，瑾益恨之。将行，召之夜饮。明日，知训过瑾谢，瑾复置酒自捧觞，命宠妓以歌侑酒③，且献所爱马为寿，知训喜。瑾延之升堂，呼其妻出拜，知训方答拜，瑾以笏击踣之④，伏兵自户突出，杀之。初，瑾以二恶马系庭中，知训入而释马，使相踶鸣，故外人莫闻其变。瑾携其首驰示高祖曰："今日为吴除患矣！"高祖惧，以衣掩面曰："舅自为之⑤，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内。瑾忿然曰："婢子⑥！不足与成大事。"以知训首击柱，提剑而出，府门已阖，因逾垣，折其足。瑾顾路穷，大呼曰："吾为万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

徐知诰在润州⑦，闻乱，以兵取广陵，族瑾家⑧。瑾妻陶氏临刑而泣，其妾曰："何为泣乎？

---

① 薨（hōng）古时指帝王、诸侯、大臣死去。

② 月旦：农历每月初一。

③ 侑（yò）：劝。

④ 瑾以笏（hù）击踣（bó）之：笏古代大臣朝见皇帝时用的手板，上可记事，以玉、象牙、竹制成；踣，跌倒。

⑤ 舅自为之：瑾与太祖夫人同姓朱，故高祖呼为舅。

⑥ 婢子：女奴，用以讽刺高祖。

⑦ 徐知诰：即徐温。

⑧ 族：刑之父母妻子谓族，亦谓族诛。

今行见公矣！”陶氏收泪，欣然就戮。闻者哀之。陶，故浔阳公雅之女也。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广陵北门，路人私共瘗之①。是时，民多病虐，皆取其坟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辄愈，更易新土，渐成高坟。徐温等恶之，发其尸，投于雷公塘。后温病，梦瑾挽弓射之，温惧，网其骨葬塘侧，立祠其上。先是，瑾常患疽，医工视之，色惧。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于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

谋臣周庠

周庠，故唐龙州司仓也。高祖为利州刺史②，庠以客从。时杨守亮镇山南西道，屡召高祖，高祖惧不往，谋于庠，庠曰：“唐祚将终③，藩镇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谋，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谁？然葭萌四战之地④，难以久安。阆州地僻人富，杨茂实，陈、田之腹心，不修职贡，若表其罪，兴兵讨之，可一战擒也。”高祖从其言，卒逐茂实而据之，守亮不能制。

已而高祖与陈敬瑄相攻，以成都尚强⑤退无所掠，欲罢兵，庠以为不可，且曰：“邛州城堑完固，食支数年，足据以为根本。”高祖乃使庠草表，请讨敬瑄以赎罪，因求邛州，得报可。居无何，唐僖宗命韦昭度讨敬瑄，三年不能克，朝议以息兵便。高祖见罢兵制书，

---

① 瘗（yì）：埋葬。

② 高祖：五代十国时，前蜀开国君主。姓王，名建，许州舞阳人。

③ 祚（zuò）：指皇位。

④ 葭萌：指远人、远民。

⑤ 尚强：尚，远；强，强大。指成都路途遥远而又不易攻取。

曰："大功垂成，奈何弃之?"庠逐劝高祖请韦公还朝，独取成都而有之，则两川不足平。由是昭度东还，而高祖得奄有两川①，庠之谋为多。累官御史中丞。武成三年，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主践阼②，内给事王廷绍等用事，庠切谏不听。俄进司徒、同平章事，领武平军节度使，未几，病卒。

子，仁矩，官附马都尉，粗有才藻，而庸劣特甚。国亡后③，与贫丐者伍，令一人先道爵里于市肆间④，有哀之者，日获钱数百，相与饮啖为乐⑤，成都人皆嗟叹之。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40

元膺从太子到庶人

元膺字昌美，高祖第二子⑥，贵妃张氏所生也。初名宗懿。起家秘书少监，封遂王。已而立为皇太子。未几更名元坦。永平中，得铜牌于什邡，高祖以为符谶⑦，又命改名曰元膺。元膺为人猪喙龅齿⑧，蛇眼黑色，目视不正，性猜忍。颇多材节，能射钱中孔。常自抱画球掷马上，驰而射之，无不中。当为太子时，年方十有七岁，判六军，创天武神机营，开永和府置官属，号为贵重。高祖以元膺年少任大，命道士广成先

---

① 奄：覆蓄、拥有。

② 践阼（zuò）：天子登位称践阼。

③ 国亡后：指前蜀灭亡。

④ 爵：古时饮酒的器具。

⑤ 啖（dàn）：吃。

⑥ 高祖：姓王、名建。十国时前蜀的开国君主。

⑦ 符谶：指迷信说法中将来要应验的一种予言。

⑧ 猪喙（huì）龅（bāo）齿：猪嘴龅牙。

生杜光庭为之师，且属其选纯静有德者侍东宫。光庭荐名儒许寂、徐简夫二人。元膺未常与交言，日与乐工群小嬉戏无度。

内枢密使唐道袭者，高祖之嬖臣也①，元膺心易之，屡谑于朝。高祖惧其不相能，乃出道袭为兴元节度使。已而道袭罢归，复典机要，元膺廷疏其过失，高祖殊不悦。会七夕前一日，元膺召诸王大臣置酒，道袭亦在坐。间而王宗翰及潘峭、毛文锡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来，峭与文锡教之耳。"集王谓宗翰也②。大昌军师徐瑶、常谦素为元膺所亲信，酒行，屡目道袭，道袭惧而走。明日，元膺入白高祖："峭、文锡离间诸王。"高祖怒，命贬逐峭与文锡。顷之，元膺出而道袭入，高祖以其事告之，道袭曰："太子谋作乱，欲召诸王诸将，以兵锢之③，然后举事尔。"高祖疑之。道袭请召屯营军入卫。元膺初不为备，闻召兵，以为将诛己，乃与伶官安悉香、军将喻全殊率天武兵自卫，捕峭、文锡至，挝之几死④，囚诸东宫。又捕成都尹潘峤，囚诸得贤门。

明日，徐瑶、常谦与怀胜军使严璘等协谋，以所部兵挟元膺以逐道袭，元膺介马麾兵⑤，过王宗贺之门⑥，召与同进。宗贺曰："兵起无名，不敢奉命。"由是元膺攻道袭于清风楼。道袭帅屯兵拒战，中流矢，逐至城西见杀。高祖乃遣王宗侃、宗贺、宗黯等发兵讨为乱者。瑶战死，兵皆溃去，谦与

---

① 嬖（bì）：宠。
② 宗翰：高祖姐子，封集王。
③ 锢（gù）：守卫。
④ 挝（zhuā）：敲、打。
⑤ 介：依赖、凭藉。
⑥ 宗贺：亦高祖义子。

元膺匿跃龙池舰中。明日出丐食，国人识之，以告，高祖遣宗翰往招谕之，未至，而元膺同谦己为卫士所杀。高祖疑宗翰杀之，大恸不已。会张格呈慰谕军民榜，读至“不行斧钺之诛，将误社稷之计”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追废元膺为庶人。宗翰奏诛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死数十人。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38

石文德貌丑才高

石文德，连州人。形质寝陋短小①。酷好学，博览坟史②，经目不忘。常读范晔《后汉书》，摘其瑕璺数百条辨驳之③，识者谓《史通》不能过也。素不善草隶诗律，一日，得晋帖数纸，及阅殷璠诗选，极力摹仿，久之迥出俦辈④，遂工于诗。遨游湘、汉间，无所知名。

文昭王时⑤，僦屋长沙⑥，累献诗丐用，王以貌寝，故不加礼，文德用是颇穷悴⑦。会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至门下。王怒甚，欲庭辱文德而逐之。未几，值端午宴集，文德赋《艾虎》长篇，学士刘昭禹见之，大为称许，力言于王，王亦未之奇也。秦国夫人薨⑧，天策学士辈各撰挽词以进，文德亦献十余章，其一云：“月沉湘

---

① 寝陋：形容相貌丑陋不堪。

② 坟史：坟，指《三坟》，传说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著作，是伏羲、神农、皇帝所作；史，泛经史。

③ 璺（wèn）：本指陶器上的裂纹，引申为追问到底。

④ 俦：同辈之人。

⑤ 文昭王：名希范，十国时楚国武穆王第四子，后袭王位。

⑥ 僦（jiù）：租赁。

⑦ 穷悴：异常艰难。

⑧ 薨（hōng）：古代君王及王公贵族死称薨。

浦冷，花谢汉宫秋。”王得诗，大惊曰：“文德负此才，吾但以貌而忽之，乃不如南宫小儿却能知人邪！”遂品为挽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员外郎，甚亲重之，名其乡曰“儒林”。他日会燕长春堂①，王出玉杯赏赋诗者，李宏皋诗先成，得之；文德继进，加美焉，王复赍以玉蟾滴，由是诸学士多疾其能。寻中谗出为融州刺史。

时文昭王营建征讨无虚日，征诸州梗皮铠②，动至千万计。文德上书切谏，几触王怒，赖刘昭禹力救获免。无何卒。文德性刚介，不苟合。晚年尤喜著述，撰《大唐新纂》十三卷，事颇可采，世以多闻许之。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3

邓洵美

邓洵美，连州人，有敏才，工诗赋。时湖南朱昂号博学，一时士无当意者，独逊洵美，以为不如。天福中，与孟宾于并为李若虚所荐，入洛阳，登晋进士第。后还乡，上笺周行逢，署馆驿巡官。

洵美貌寝而背伛③，时谓之邓驮。又性迂僻，不为同事者所喜，于是行逢礼遇渐薄，虽处府僚，而时忧空乏。同年生王博、李昉为中朝显官，博闻洵美不得志，贻以诗曰：“采衣

① 燕：饮宴。
② 梗(gěng)：植物的枝或茎。
③ 貌寝：相貌丑。

我已登黄阁①，白社君犹困故庐②。”行逢稍优给之。未几，昉为给事中，来楚，相见话旧，不觉悲泣，因与唱和，款留竟日。行逢疑其泄已阴事，贬为易俗场官③，已而使诈为山贼，突入官舍杀之。闻者无不痛惜。

洵美晚娶无子，有三女，颇贫瘁。澧陵人卢氏闻洵美名，怜而迎之归，妻于儒家。

先是，江南太常丞陈度有薛孤延《闻雷赋》，雅为时彦所推尚④，而洵美集中亦有此作，语句皆同，首末小异，竟未定谁氏之笔。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5

娥　皇

昭惠国后周氏⑤，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岁归皇宫，通书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尝为寿元宗前⑥。元宗叹其工，以烧槽琵琶赐之⑦，盖元宗宝惜之器也。

后于采戏、奕棋，靡不妙绝⑧。元宗幸南都，诏音存问，以令妇称⑨。后主嗣位，册立为国后，宠嬖专房⑩。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常雪夜酣燕⑪，举杯请后主起

---

① 黄阁：宰相官署。

② 白社：社指古代基层行政单位，白社为无官回乡。

③ 易俗场官：换成平常的小官。

④ 时彦：当时的社会贤俊或名流。

⑤ 昭惠国后周氏：即南唐后主李煜之后，周氏死后谥昭惠。

⑥ 元宗：名璟，南唐烈祖长子，继南唐皇位二十年。

⑦ 烧槽：烧指焙制；槽指琵琶架弦的格子。

⑧ 靡（mǐ）：没有。

⑨ 妇：儿媳，“子之妻曰妇”。

⑩ 宠嬖（bì）：宠幸、宠爱。

⑪ 燕：宴饮。

舞，后主曰："汝能创为新声，则可矣。"后即命笺缀谱①，喉无滞音，笔无思。俄顷谱成，所谓"邀醉舞破"也②，又有"恨来迟破"③亦后所制。故唐盛时，《霓裳羽衣》最为大曲，乱离之后④，绝不复传；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遗音，复传于世。内史舍人徐铉闻之于国工曹生，铉亦知音，问曰："法曲终则缓，此声乃反急，何也？"曹生曰："旧谱实缓，宫中有人易之，非吉兆也。"后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⑤，废政事。监察御史张宪切谏，赐帛三十匹，以旌敢言⑥，然不为辍也⑦。

未几，后卧疾，后主朝暮视食，药非亲尝不进，服不解体者累夕。后疾已革⑧，犹不乱，谓后主曰："婢子多幸，托质君门，窃冒华宠十载矣。女子之荣，莫过于此。所不足者，子殇身殁⑨，无以报德。"亲取元宗所赐琵琶及平时约臂玉环⑩，为后主别，又作书请薄葬。越三日，沐浴妆泽，自内含玉⑪，殂于瑶光殿之西室，时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年二十有九。葬懿陵，曰昭惠。

后主哀苦伤神，扶杖而起，自制诔⑫，刻之石，与后所爱金

---

① 缀（zhuì）：缀字成文，即作文。

② 邀醉箅破：曲调名，今不传。

③ 恨来迟破：同④。

④ 乱离：指唐末及五代。

⑤ 耽（dān）：沉溺，喜欢过度。

⑥ 旌（jīng）：表扬。

⑦ 辍（chuò）：停止

⑧ 革（jí）：危急。

⑨ 殇（shāng）：没到成年就死去了。

⑩ 约：缠缚。

⑪ 含玉：古代贵族丧礼，人死后把玉含在口里，叫含玉。

⑫ 诔（lěi）：指叙述死者生前事迹并表示哀悼的文章。

屑檀琵琶同葬。又作书燂之①，自称"鳏夫玉"②，其辞数千言，皆极酸楚。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8

韩熙载

昌黎韩熙载，字叔言。慷慨有才学，尝著书号格言，传于世。家故富豪，颇好侈忲③，不为烈祖所礼。元宗爱其词章，且东宫旧僚也，故骤见任用。在朝廷挺谅直，不为权势所喜，至诬以纵酒，黜为和州司马。其实熙载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复入纶掖，诰令典雅，有元和风采。江表碑碣大手笔，咸出其手。

初，熙载自以羁旅被遇，思展布支体，以报主人。内念报国之意，莫急于人材，于是大开门馆，延纳隽彦，凡占一伎一能之士，无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虽久病疲苶④，亦不废接对。至诚奖进后辈，乃其天性，每得一文笔，手自缮写，展转爱玩，至其纸生毛，犹不忍遽舍。后房蓄声妓，皆天下妙绝，弹丝吹竹，清歌艳舞之观，所以娱侑宾客者，皆曲臻其极。是以一时豪杰，如萧俨、江文蔚、常梦锡、冯延巳、冯延鲁、徐铉、徐锴、潘佑、舒雅、张洎之徒，举集其门。熙载又长于剧谈，与相反复论难，多深切当世之务，故[illegible]每有表疏论列，闻听翕然，以为当惬。后主即位，适会朱元反叛，颇有疑北客之意，唯待熙载不衰。又熙载曾将命大朝，留不得遣，有

---

① 燂（tán）：烧、祭奠。

② 鳏（guān）：指老而丧偶之男子。

③ 忲（tài）：奢侈。

④ 苶（nié）：疲倦，精神不振。

诗题馆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还至江北时，举目无相识。清风吹我寒，明月为谁白。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时宰见而悯之，为白天子遣还。以此之故，嫌疑不及。然熙载内亦不自安，因弥事荒宴，殆于废日，俸禄之数，不得充其用。及身没之日，后主痛惜曰："天夺吾良臣何速也？"遂不爰立，顾左右曰："今将赠熙载以平章事，前代尝有此例否？"或对曰："刘穆之赠开府仪同三司，即其例也。"后主即日出手书诏，赠以平章事，追谥曰文靖，葬于梅岭冈谢安墓侧。江南人臣，恩礼少有其比。

南唐钓矶闲客《钓矶立谈》

一代奇儒李之才

康节邵先生之学受于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晁以道（说之）尝为作传曰："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①。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为人朴且率，自信，无少矫厉。师河南穆伯长。伯长性卞严寡合，虽挺之亦频在诃怒中。挺之事先生益谨。尝与参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时苏子美亦从伯长学《易》，其专授受者惟挺之。伯长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陈图南，其源流为最远。究观三才象数变通，非若晚出尚辞以自名者。挺之初为卫州获嘉县主簿，权共城令。所谓康节先生邵尧夫者，时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养其父②。挺之叩门上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似？"康节

① 青社：一般泛指齐地，也即今山东东北及山东半岛环渤海沿岸。

② 爨（cuàn）：烧火作饭。

曰：简策迹外，未有适也。’挺之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康节谨再拜，悉受业。于书，则先视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世所谓康节先生之《易》者，实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难乎识者，栖迟久不调。或惜之，则曰‘宜少贬以荣进。’友人石曼卿独曰：‘时不足以容君，君盍不弃之隐去！’再调孟州司法参军。时范忠献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献初建节钺守延安①，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独别近郊。或病之，谢曰：‘故事也。’居顷之，忠献责安陆，挺之沿檄见之洛阳。前日远境之客，无一人来者。忠献于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师鲁以书荐挺之于叶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年三十九，能为古文章，语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辈，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颇无仕进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达世务，使少用于世，必过人远甚。幸其贫无赀②，不能决其归心，知之者当共成之。’曼卿报师鲁曰：‘今之业文好古之士至鲜，且不张，苟遗若人，其学益衰矣。是师鲁当尽心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谒贵仕，以挺之书，凡四五至道卿之门，通焉而后已。道卿且乐荐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应铨新格，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为缑氏令。未行，会曼卿与龙图阁直学士吴遵路调

---

① 建节：执持符节。节：符节，古代使臣执此以示徵信。钺（yuè）守：镇守。

② 赀（zī）：同“资”。财产。

兵河东，辟挺之泽州佥署判官。于是泽人刘仲更从挺之受历法，世称“刘仲更之历”，远出古今，上有扬雄、张衡之所未喻者，实受之挺之。在泽，转殿中丞。丁母忧，甫除丧，暴卒于怀州守舍。时友人尹子渐守怀也。实庆历五年二月。子渐哭挺之过哀，感疾，不逾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后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侄君翁乞康节表其墓曰：‘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以道此传，颇能道其出处之详。然康节尝曰：“今世知道者，独予及李挺之二人而已。”则此传亦岂足以尽挺之哉！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张咏传

张忠定公咏，为一代传人，而治蜀之绩尤为超卓，然《实录》所载，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为户部。后马知节自益徙延，难其代，朝廷以咏前在蜀，寇攘之后，安集有劳，为政明肃，远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国史本传略同，而增书“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诋其知陈州营产业，且与周渭、梁鼎辈五人同传，殊失之也。韩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杰之才，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世伟人。”道州所刻帖，有公与潭牧书一纸，王荆公跋其后云：“忠定公殁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称之，岂不以刚毅正直

有劳于世若公者少欤？”文潞公云：“予尝守蜀，睹忠定之像，遗爱在民，钦服已甚。”黄诰云：“公风烈如此，而不至于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无宰相之位，于公何损？有宰相之位，而无忠定之才，于宰相何益？公虽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观四人之言，史氏发潜德之幽光，为有负矣。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长安雷氏三父子

雷德骧，长安人。太祖时，久居谏诤之任，有直名，与赵普有隙。时普以勋旧作相，宠遇方渥①。骧问请对，言普专权，用堂吏纳赂。由是忤旨，贬商州司户。

岁余，其子有邻，挝登闻鼓诉冤②，鞫得其实③，堂吏李可度除名，余党皆杖脊，黥配远州④，出普知河阳，召德骧复旧官，擢有邻守校书郎。后普复入相，德骧恳乞致仕，太宗勉之曰：“朕终保卿，必不为普所挤。”有邻性亦刚鲠，有父风。太宗面谕有邻：“朕欲用汝父为相何如？”有邻对曰：“臣父有才略而无度量，非宰相器。”乃止。

有邻弟有终，亦有才。平蜀寇最有功，为宣徽使薨。德骧、有终，父子二人，常并命为江南二路转运使，当世荣之。王禹偁赠诗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运帆樯去似飞。父子有才同富国，君王无

---

① 方渥：正厚。

② 挝（zhuā）：敲打，击。

③ 鞫（jū）：审讯、审问。

④ 黥（qíng）配：在面额刺字后发配。黥，古代在犯人面额刺字后又涂上墨的一种刑法。

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应丧，养活疲民肉渐肥。还有文场受恩客，望尘情抱倍依依。”其二曰：“当时词气压朱去，老作皇家谏诤臣。章疏罢对无事日，朝廷犹指直言人。题石野馆光泉石，讲易秋堂动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齐心唯祝秉鸿钧。”盖禹偁常出德骧门，而德骧深于《易》，酷嗜吟咏故也。

有终有将略，自平蜀后，人为立祠。又尝以私财犒士，贫不能足，贷钱以给。比捐馆舍时①，犹逋三万缗，真宗特书帑偿之。故魏野哭有终诗曰：“圣代贤臣丧，何人不惨颜？新祠人祭祀，旧债帝填还。卤簿尘侵暗②，铭旌泪洒班。功名谁复继，敕葬向家山。”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1

刘 几

刘秘监几，字伯寿。磊落有气节，善饮酒，洞晓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宾客，饮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谋为变者。几不问，益令折花，劝坐客尽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顷，皆擒至。几遂极饮达旦，人皆服之，号“戴花刘使”。

几本进士，元丰间换文资③，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平时，刘挟女奴五、七辈，载酒持被囊，往来嵩、少间④。初不为定所，遇得意处即解囊藉地，

---

① 比捐馆舍：到死时。

② 卤簿：古时帝王外出时前后的仪仗。汉以后，后妃、王公、大臣皆有卤簿，各有定制，非为天子所专用。

③ 换文资：改换为文职官吏

④ 嵩：嵩山。少：少林寺。

倾壶引满，旋度新声自为辞，使女奴共歌之，醉则就卧不去，虽暴露不顾也。

尝召至京师议大乐，且以朝服趋局，暮则易布裔，徙步市廛间①，或娼优所集处②，率以为常。神宗亦不之责。

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于世，人少有得其声者。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 中华书局1984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刘概毕生求名不仕

刘孟节先生概，青州寿光人。少师种放，笃古好学，酷嗜山水，而天姿绝俗，与世相龃龉③，故久不仕。晚得一名，亦不去为吏。

庆历中，朝廷以海上岠嵎山地震逾年不止，遣使访遗逸。安抚使以先生名闻，诏命之官，先生亦不受。

青之南有冶原，昔欧冶子④铸剑之地，山奇水清，旁无人烟，丛筠古木，气象幽绝。富韩公之镇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间，为筑室泉上，为诗并序以饯之曰："先生已归隐，山东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于名，不幸无位，不克施于时，著书以见志。"谓："先生虽隐，其道与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后，范文正公、文潞公皆优礼之，欲荐之朝廷，先生恳祈，亦不敢强，以成其名。

先生少时，多寓居龙兴僧舍之西轩，往往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吁唏独语⑤，或以手拍

---

① 市廛（chǎn）：商店集中的地方。

② 娼优：从事歌舞的艺人。

③ 龃龉（jǔ yǔ）：喻抵触，不合。

④ 欧冶子：春秋时人，善铸剑。曾越王铸五剑，为楚王作三剑。

⑤ 吁唏（xū xī）：忧愁哀叹。

栏干。尝有诗曰："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司马温公《诗话》所载者是也。

宋王阚之《渑水燕谈录》卷4 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顾方为象山县令

丹阳顾方，笃行君子也。皇祐末，登进士第，再调明州象山县令。视事之初，召邑中父老，询问民间利害及境内士民善恶。善者，访而亲劝之，使勿怠；恶者，喻而戒之，使自修。又建学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亲为讲说，掖诱使进于善。逾年，岂大化服。

俄而方病，邑民相率出钱诣塔庙祈祷者，数千百人，为脔股者①，十三人，方竟不起②。百里之内，号泣思慕，如失父母，与立祠，以岁时祀方。

余观近世为县者，娄以簿书期会为急务，鲜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独以仁义教治其民，使民之爱慕如此。

丹阳钱君倚、昆陵胡完夫皆为方记其事而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诗颂遗美者不可胜纪。顾予贱，不得列其事于史官，传为循恨，每以为恨。

宋王阚之《渑水燕谈录》卷3 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张君房外传

张君房字允方，宴陆人，仁至祠部郎中、集贤校理，年八十余卒。平生喜著书，如《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科名分定录》、《潮说》、《脞说》之类甚众。知杭州钱塘，多刊作大字版携归，印行于世。

---

① 脔（luǎn）股：割大腿肉。

② 不起：指人已死。

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声①，亦以文名世，蚤卒②，有《文集》行于世。常轻君房为人，君房心衔之③。及作《乘异记》，载白稹死，其友行舟，梦稹曰："我死罚为龟，汝来日舟过，当见我矣。"如其言，行舟见人聚视，而乌、鹊噪于岸，倚舟问之，乃渔人网得大龟。其友买而放之于江中。《乘异记》既行，君房一日朝退，出东华门外，忽有少年拽君房下马奋击，冠巾毁裂，流血被体，几至委顿④。乃白稹之子也，问："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后已！"观者为释解，且令君房毁其版，君房哀祈如约，乃得去。

宋王铚《默记》卷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

米 芾

米元章为书学博士，一日上幸后苑，春物韶美，仪卫严整，遽召芾至，出乌丝栏一轴，宣语曰："知卿能大书，为朕竟此轴。"芾拜舞讫，即绾袖舐笔⑤，伸卷，神韵可观，大书二十言以进曰："目眩九光开，云蒸步起雷。不知天近远，亲见玉皇来。"上大喜，锡赉甚渥⑥。又一日，上与蔡京论书艮岳⑦，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

---

① 俊：才智出众。

② 蚤：通"早"。

③ 衔：藏在心中。衔之：对白稹怀恨在心。

④ 委顿：疲乏狼狈。

⑤ 绾（wǎn）：系。绾袖：挽袖。

⑥ 赉（lài）：赏赐。渥（wò）：厚，丰厚。

⑦ 艮岳：宋徽宗政和七年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景龙山侧筑土山，以象余杭之凤凰山，广求天下奇花异木、珍禽异兽及佳果文竹等为之。最高峰九十尺。以在都城之艮方（东北方），故名艮岳。

右宣取笔研，而上指御案间端研①，使就用之。芾书成，即捧研跪请曰："此研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余墨霑渍袍袖，而喜见颜色。上顾蔡京曰："颠名不虚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诚高，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者也。"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7 中华书局1983年版

米芾洁癖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产媪②，出入禁中，以劳补其子为殿侍，后登进士第。善书，尤工临模，人有古帖，假去③，率多为其模易真本。至于纸素破污，皆能为之，卒莫辨也。有好洁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庙，乃洗去祭服藻火④，而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涟水军日，先公为漕使，每传观公牍，未尝涤手。余昆弟访之，方授刺⑤，则已须盥矣。以是知其为伪也。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尝欲验之。大会宾客，独设一榻待之，使数卒鲜衣袒臂，奉其酒馔，姬侍环于他客，杯盘狼藉，久之，亦自迁坐于众宾之间。乃知洁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标致可爱，故一时名士俱与之游。其作文亦狂怪，尝作诗云："饭白云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实，叩之，乃曰："只是甘露

---

① 端研：即端砚。以广东德庆县端溪产石所制之砚。为砚中名品。唐宋以来最为世人宝重。

② 产媪（ǎo）：奶母。

③ 假：借。

④ 藻火：水藻及火焰之形，古人用作服饰。

⑤ 刺：名帖，相当于后来的名片。

哥哥耳。”大观中，至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卒。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秦少游与义倡

义倡者，长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倡籍①．善讴，尤喜秦少游乐府，得一篇，辄手笔口咏不置。

久之，少游坐钩党南迁。道长沙，访潭土风俗，妓籍中可与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数千里，其俗山獠夷陋，虽闻倡名，意甚易之。及见，观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复潇洒可的意，以为非唯自湖外来所未有，虽京洛间亦不易得。

坐语间，顾见几上文一编，就视之，且曰《秦学士词》，因取竟阅，皆己平日所作者。环视无他文。少游窃怪之，故问曰："秦学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词之多？"倡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习也。"少游愈益怪，曰："乐府名家，毋虑数百，若何独爱此乎？不惟爱之，而又习之歌之。若诚爱秦学士者，彼秦学士亦尝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学士京师贵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岂顾妾哉！"少游乃戏曰："若爱秦学士，徒悦其词尔，若使亲见容貌，未必然也。"倡叹曰："嗟乎！使得见秦学士，虽为三妾御，死复何恨！"少游察其语诚，因谓曰："若欲见秦学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贬黜，因道而来此尔。"倡大惊，色若不怿

① 倡籍：乐部所辖官妓的名籍。

者①，稍稍引退，入谓母媪。

有顷，媪出，设位，坐少游于堂，倡冠帔立阶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张县筵饮，虚左席②，示不敢抗。母子左右持觞，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阕以侑之③。卒饮甚欢，比夜乃罢④，止步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设。夜分寝定⑤，倡乃寝。先平明起，饰冠帔，奉沃匜⑥，立帐外以待。少游感其意，为留数日。倡不敢以燕惰见，愈加敬礼。将别，嘱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学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从行，恐重以为累，唯誓洁身以报。他日北归，幸一过妾，妾愿毕矣！"少游许之。

一别数年，少游竟死于藤⑦。倡虽处风尘中，为人婉娩有气节⑧。既与少游约，因闭门谢客，独与媪处。官府有召，辞不获⑨，然后往，誓不以此身负少游也。一日，昼寝寤，惊泣曰："自吾与秦学士别，未尝见梦，今梦来别，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仆顺途觇之。数日得报，秦果死矣。乃谓媪曰："吾昔以此身许秦学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数百里，遇于旅馆。将入，门者御焉，告之故而后入。临其丧，拊棺绕之三周，举声一恸而绝。左右惊救，已死矣。湖南人至今传之，以为奇事。

京口人钟明将之⑩，常州

① 怿（yì）：喜悦。

② 虚左席：左席空出不坐，以示地位卑贱。

③ 侑（yòu）：劝饮、食。

④ 比：等到。

⑤ 夜分：夜半，夜深。

⑥ 沃匜（yí）：盥洗的器具。

⑦ 藤：藤州，属广西南南路

⑧ 婉娩：柔顺的样子。

⑨ 辞不获：推辞不过。

⑩ 钟明将之：钟将之，字明。

校官，以闻于郡守李次山结①，既为作传，又系赞曰："倡慕少游之才，而卒践其言，以身事之而归死焉。不以存亡间，可谓义倡矣。世之言倡者，徒曰下流不足道，呜呼！今夫士之洁其身以许人，能不负其死而不愧于倡者，几人哉！倡虽处贱而节义若此，然其处朝廷，处乡里，处亲识僚友之际，而士君子其称者乃有愧焉，则倡之义，岂可薄邪！《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② 余闻李使君结言，其先大夫往持节湖湘间，至长沙，闻倡之事而叹异之，惜其姓氏不传云。"复书长句于后云："洞庭之南潇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门前冠盖但如云，玉貌当谁为主？风流学士淮海英，解作多情断肠句。流传往往过湖岭，未见谁知心已赴。举首却在天一方，南北中原数千里。自怜容华能几时，相见河清不可俟。北来迁客古藤州，度湘独吊长沙傅。天涯流落行路难，暂解征鞍聊一顾。横波不作常人看，邂逅乃慰平生慕。兰堂置酒罗馐珍，明烛烧膏为延伫。清歌宛转绕梁尘，博山空潆散烟雾。雕床头账芙蓉锝，上有鸳鸯合欢被。红颜深夜承燕娱，玉笋清晨奉巾屦。匆匆不尽新知乐，惟有此身为君许。但说恩情有重来，何期一别岁将暮。午忱孤眠魂梦惊，梦君来别如平生。与君已别复何别，此别无乃非吉征。万里海风掀雪浪，魂招不归竟长往。效死君前君不知，向来宿约无期爽。君不见二妃追舜号苍梧，恨染湘竹终不枯。无情湘水自东注，至今斑笋盈江隅。屈原

① 李次山结：李结，字次山。

② 采葑：二语出《邶风·谷风》，喻丈夫不能只重妻之貌而轻其德。

《九歌》岂不好，煎胶续弦千古无。我今试作《义倡传》，尚使风期后来见！”

宋洪迈《夷坚志》补卷2

道士讥劝吕惠卿

吕惠卿吉甫，自负高才，久排摈在外①，大观中，始召至京师，为太一宫使。时率八十岁矣！视宰辅贵臣皆晚进出己下者②，意气颇自得。一日延见众客，有道士亦在其间，自称宗人③，礼数简易。吕视之不平，因问其所能，曰：“能诗。”吕顾空中有纸鸢④，即使赋之。道士应声曰：“因风相激在去端，扰扰儿童仰面看。莫为丝多便高放，也防风紧却收难。”吕知其讥己，有惭色，方顾他客，已失所在。

宋庄绰《鸡肋编》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颜几撰索酒诗

钱唐颜几字几圣，俊伟不羁，性复嗜酒，无日不饮。东坡先生临郡日，适当秋试，几于场中潜代一豪子列生者，遂魁送。举子致讼，下几吏，久不得饮，密以一诗付狱吏送外间酒友云：“龟不灵兮祸有胎，刀从林甫笑中来。忧惶囚系二十日，辜负醺酣三百杯⑤。病鹤虽甘低羽翼，罪龙尤欲望风雷。诸豪俱是知心友，谁遣尊罍向北开⑥。”吏以呈坡，坡因缓其狱，至会赦得免。后数年，一

---

① 摈：除。排摈：排除在外，不入列。

② 皆晚进出己下者：都是自己的晚辈或学生。

③ 宗人：皇室。

④ 纸鸢（yuān）：即风筝。上面饰以鸢鸟的形象。

⑤ 醺（xūn）：醉。

⑥ 罍（léi）：酒器。

日醉卧西湖寺中，起题壁间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数日而终。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7中华书局1983年版

周曼待缺

周曼，衢州开化县孔家步人，绍兴二年以特奏名，补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县尉，待缺。有人以柬与之，往寻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唤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欲送汝县中吃棒。"又尝夜至邑中灵山寺，以知事不出参，呼而捶之，曰："我是国家命官，怎敢恁地无去就？"欲作状解官，群僧祷之，且令其仆取赂，而已。曾乾曜有《丑奴儿》词十三首，皆咏外州风物。其一云："蓦地厮看时。赤帕那，迪功郎儿。气岸昂昂因权县，厅子叫道，宣教请后，有无限威仪。先自不相知。取奉著，划地胡挥。甚时得归京里去？两省八座，横行正任，却会婢卑。"令观周所为，则曾词摹写，已大奈富贵矣。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名医单骧

蜀人单骧者，举进士不第，顾以医闻。其术虽本于《难经》、《素问》，而别出新意，往往巧发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诏孙兆与骧入侍。有间，赏赉不赀①；已而大渐，二子皆坐诛。赖皇太后仁圣，察其非罪，坐废数年。今骧为朝官，而兆已死矣。予来黄册，邻邑人宠安常者，亦以医闻。其

① 赏赉(lài)不赀(zī)：赉，赏赐；赀，计算。

术大类骧，而加之以针，术绝妙。然患聋，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寄论於目睫也耶？骧、安常皆不以贿谢为急，又颇博物通古今。此所以过人也。元丰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肿，安常一针而愈，聊为记之。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3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董国度之妾

董国度字元卿，饶州德兴人。宣和六年，登进士第，调莱州胶水县主薄。会北边动兵，留家于乡，独处官下。中原陷，不得归，弃官走村落，颇与逆旅主人相往来。怜其羁穷①，为买一妾，不知何许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见董贫，则以治生为已任。罄家所有，买磨驴七八头，麦数十斛②，每得面，自骑驴八城鬻之③，至晚负钱以归，率数日一出④。如是三年，获利愈益多，有田宅矣。

董与母妻隔阔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闲戚戚⑤，意绪终不聊赖。妾数问故，董嬖爱已甚⑥，不复隐，为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处乡里。身独漂泊，茫无还期，每一深念，几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喜为人谋事，旦夕且至，清为君筹之。"

旬日，果有估客⑦，长身而虬髯，骑大马，驱车十余乘过门，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见，叙姻连。留饮至夜。

---

① 羁（jī）：在外作客。
② 斛（hū）：十斗为一斛。
③ 鬻（yù）：卖。
④ 率：通常
⑤ 戚戚：怦然心动的样子。
⑥ 嬖（bì）：宠爱。
⑦ 估客：往来贩运的行商。

妾始言前日事以属客。是时虏下令①：宋官亡命，许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业已漏泄，又疑两人欲图己，大悔惧，乃抵曰②："无之。"客奋髯怒且笑曰："以女弟托质数年，相与如骨肉，故冒禁欲告身南归，而见疑若此！脱中道有变，且累我当取君告身与我以为信③。不然，天明缚君告官矣！"董益惧，自分必死，探囊中文书悉与之。终夕涕泣，一听客。

客去，明日控一马来，曰："行矣。"董呼妾与俱，妾曰："适有故，须少留，明年当相寻。吾手制衲袍以赠君，君谨服之，惟吾兄马首所向④。若返国，兄或举数十万钱为馈，宜勿取。如不可却，则举袍示之。彼尝受我恩，今送君归，未足以报德，当复护我去。万一受其献，则彼责塞，无复顾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语不伦，肯虑邻里觉，即挥涕上马疾驰。

到海上，有大舟临解维，客麾董使登⑤，揖而别。舟遽南行，略无资粮道路之备，茫不知所为，而舟中人奉待甚谨，具食食之，特不相问讯。才达南岸，客已先在水滨。邀诣旗亭上相劳苦⑥，出黄金二十两曰："以是为太夫人寿。"董忆妾别时语，力拒之。客曰："赤手还国，欲与妻子饿死耶？"强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骇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当挈君丽人来。"径去，不反顾。

---

① 虏：代指全国。

② 抵：抵赖。

③ 告身：授官的文书。犹委任状。

④ 惟吾兄马首所向：意为一切听我兄指挥。

⑤ 麾：通"挥"，指挥。

⑥ 旗亭：酒楼。

董至家，母妻与二子俱无恙，取袍示家人，俾缝绽处黄色隐然①，拆视之，满中皆箔金也。既诣阙自理，得添差宜兴慰。逾年，客果以妾至。

秦丞相与董有同陷虏之旧，为追叙向来岁月，改京秩②，干办诸军审计。才数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诉于朝，自宣教郎特赠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时绍兴十年五月云。范致能说。

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1

杨凝式

杨少师凝式，正史有传。博总经籍，能文工书，其笔力健，自成一家体。襟量恢廓③，居常自负。既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秽。

在洛，多游僧寺道观，遇水石松竹清凉幽胜之地，必逍遥畅适，吟咏忘归。故寺观墙壁之上，笔迹多满，僧道护而宝之。院僧有少师未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见其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④，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游客睹之，无不叹赏。故冯瀛王次子少，尝于寺壁题留曰："少师真迹满僧居，只恐钟王也不如⑤。为报远公容爱惜，此书书后更无书。"进士安鸿渐题云："端溪石砚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兔毫，更得孤卿老书札，人间无比五般高。"

---

① 俾（pì）：俾倪，同"睥睨"，侧目窥察。

② 京秩：京官

③ 恢廓：宽宏大度。

④ 箕踞：伸足而坐。

⑤ 钟：钟繇，三国时魏国大书法家。王：王羲之，东晋书法家。

石晋时①，张相从恩，自南院宣徽使官才检校司徒，权西京留守。到洛城后未久，少师自东京得假往洛阳，夜宿中牟县。时申未间，飞蝗蔽日，自东京而至。又明日，至郑州，是晚，飞蝗小至。次日，蒙阳飞蝗亦至。蒙阳适有乘传往洛中者，少师附书并一绝，先次赠洛阳居守张公。略曰："押领蝗虫向洛京，合消居守远相迎"云云。及到洛数日，少师寄师上张相云："南院司徒镇洛京，未经三月政声成。四方群后皆如此，端坐庸夫见太平。"张公知其贫，赠遗甚厚。

杨之居，在府衙西门咫尺，寻常人入府，篮舆在前②，牵马在后，少师策杖冠褐，数十步后徐行随之。见者笑而不测之。此佯狂之一也。

常近冬，居家未袷纩③，少师安然不之问。一旦，故旧自西回，行李甚伟，杨以书述贫。故旧凌晨来候之，仍于通利店内，先寄物中留绌五十匹，绢百匹，书送于杨，请货易以略备冬服。少师得绌与绢，绌尽送修行尼寺造袜，施数僧尼；绢尽送南禅大寺两院，请饭僧。宅中骨肉已有寒色，老女使闻施僧，嗟讶有泣者，少师笑而不言。数月，居守如之，召女工辈，依杨宅之家口数大小，悉造绵衣无缺者，造成送之。少师见送衣至，笑谓宅中曰："我故知留守公送衣来尔。"此亦不测其心。佯狂之二也。

寻常每出，上马至大门外，

---

① 石晋时：五代后晋时。后晋皇帝石姓，故称"石晋"，以与两晋司马氏相区别。

② 篮舆：竹轿。

③ 袷（jiā）纩（kuàng）：指棉衣。袷，同"夹"，夹衣，衣无絮也。纩，丝绵絮。

前驱者请所访，杨与一老仆语曰："今日好向东游广爱寺。"老仆曰："不如西游石壁寺。"少师曰："且游广爱寺。"鞭马欲东。老仆曰："且向西游石壁寺。"少师徐曰："且游石壁寺。"闻者窃笑之。此皆佯狂之事也。

有谈歌妇人杨苎罗，善合生杂嘲，辨慧有才思。当时罕与比者。少师以侄女呼之，每令讴唱，言词捷给，声韵清楚，真秦青韩娥之俦也。少师以侄女呼之，盖念其聪俊也。

时僧公辨，能俗讲，有文章，敏于应对。若祀祝之辞，随其名位高下，对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构。少师尤重之。云辨于长寿寺五月讲，少师诣讲院，与公辨对坐，歌者在侧，忽有大蜘蛛于檐前垂丝而下，正对少师于僧前。公辨笑谓歌者曰："试嘲此蜘蛛，如嘲得着，奉绢两匹。"歌者更不待思虑，应声嘲之，意全不离蜘蛛，而嘲戏之辞正讽云辨。少师闻之，绝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绢五匹来。"云辨且笑，遂以绢五匹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吃得肚罂撑，寻丝绕寺行。空中设罗网，只待杀众生。"云辨师名圆鉴，后为左街司录，久之迁化。少师于西寺观壁上书札甚多，人间所收真迹绝少。其寺观所书壁，僧道相承保护之。至兴国九年，大水淹没，墙壁摧坏，十无一存。可为惜之，可为惜之。

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1

张灿年三十而志于学

赠大监张公讳灿，本农家，年三十余未知书。忽有同里举人相遇，即公之姻表尔。因问之曰："某可学乎?"举人曰：

"岂有年长立矣①，尚未识一字，安可更从学乎！"张公不悦，愤志欲寻师学。

张公所居直南一、二里，临官路，有店数十户。一日，有儒士过之，暂憩于店中②。张公前揖释之，儒士起答释，坐与语，张公颇恭恪③，问儒士曰："某年长，以恨未尝知书。志欲从师受业，可乎？"儒士曰："观子志性，苟能勤苦读书十年，必有成。"张公曰："昼夜不息，五年可乎？"儒士惊喜曰："若如此有志，何忧不成。"再三劝勉之。公拜谢之，乞为弟子，延请归庄，具馔食，留之数宿。泛告其父母，乞五年假，愿随此儒士出入读书。父虽田家，素长者，闻子言切，遂许之。

与儒士偕往，五年不知信耗，父母忧之。一旦归，已儒服矣。盖昼夜勤苦，能通大小经，皆精圣人阃奥④，尤善书札，有体法。又数年，善词赋诗篇，乡党推伏，四远称之，遂成通儒焉。晚居绛台，同人日造其门，声价藉甚⑤。

会绛州牧长纪网中⑥，多私受富人赂遗，挠其狱市者⑦。郡人苦之，郡主亦知之，未能去。适有郡长故人衔命过其郡者，客亦闻之。郡长与过客密谋之，且惧朝廷知之。过客曰："莫如请一正真人居宾席，即郡事必治，主之左右亦悛改矣。"郡长屡访之，未得其人。或有

---

① 年长立：年令过三十岁。立，而立之年，三十岁为而立之年。

② 暂憩（qì）：暂时休息。

③ 恭恪：恭敬而谨慎。

④ 阃（kǔn）奥：内室深隐之年。引申指隐微深奥的境界。

⑤ 藉甚：同"籍甚"，盛大。

⑥ 纪网：指仆人。

⑦ 狱市：狱，诉讼。市，交易买卖。

言大监之名者，郡主曰："闻之久矣。"即以简牒、衣物、鞍马请之。大监但以书启致谢，托以读书，因患肺疾，惧不任事为辞。郡主讶之之曰："张秀才贫乏如是，某已简牒、服玩、鞍马请之，礼亦厚矣。忽尔见拒，托病必有所谓。"命亲识私诘之。大监曰："郡主真良牧，但左右非才，玷污之尔。某若受其请，欲求尽去左右之不良者。虑不能行且忧反为此辈所卖，则某之道不行必矣。"郡主闻之，愈更嗟赏，使谓之曰："秀才但受礼命，某皆可行之。"寻奏署绛州防御推官，朝廷可其奏，向来所为不法者，尽逐之，杜绝请托，狱讼无私。行之期年，翕然称治①。

明宗知之，就转防御判官。盖瀛王冯公，谙其操履尔②。至汉祖既位之初，为上堂戎判。

汉祖在北京时，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贸易及民间盗用之，如有牛死，即时官纳其皮。其有犯者甚众。及即大位，三司举行请禁天下牛皮，其立法与河东时同。天下若之。会上堂民犯牛皮者二十余人，狱成，罪俱当死。大监时为判官，独执曰："主上钦明，三司不合如此请。二十来人死尚闲③，况天下犯者皆衔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东大聚甲兵，须藉牛皮，严禁之可也，今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时三司使方用事执政之地，除冯瀛王外，皆恶之曰："岂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诏敕"，力言于汉祖。汉祖亦怒曰："昭义一判官，是何为作敢如是？其犯牛皮者，依敕俱死。"大监以其非

---

① 翕（xī）然：一致的样子。

② 谙（ān）：熟悉。操履：操行，节操和品行。

③ 尚闲：尚可安静无事。

毁诏敕，亦死。敕未下，独瀛王非时请见。汉祖出，瀛王曰："陛下在河东时，断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杀之，亦足为陛下惜。昭义叛官以卑位，食陛下禄，居陛下官，不惜躯命敢执而奏之，可赏不可杀。臣当辅弼之任，使此敕枉害天下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至之。臣罪当诛。"稽首再拜。又曰："张灿不合加罪，望宽敕赦之。"汉祖久之曰："已行之矣。"冯瀛曰："敕未下。"汉祖遽曰："与赦之。"冯曰："欲勒停可乎[①]？"上曰："可。"由是，改其敕，记其略曰：三司邦计，国法攸依。强灿体事未明，执理乖当，宜停见职。犯牛皮者贷命放之[②]。大监听命，拜讫，闻敕云："执理乘当"，尚曰："中书自不能执，若一一教外道判官执，则焉用彼相乎！"未久，朝廷知之，且爱其直，敢言事，欲用之为谏官。无何，授监察御史。

初授监察御史词云："前件官，澄之不清，挠之不浊"。捧敕牒官告，遍诣时宰，谓之呈官告，冯瀛王于官告上改一字云："澄之必清"，用堂印。印之，聚厅，屈见之，冯曰："此官已清白，岂合言澄之不清乎。"由是，清白之名遍朝野。

后转殿中侍御史，持留宪于西京[③]。辞中执宪刘公[④]，刘不为之礼。大监至西京，知刘中丞母在外，不迎侍，遂弹奏之。时宰范鲁公讳质，素重刘，召至中书，以弹奏示之。刘掩面惨容曰："若朝廷行之，某诚名教之罪人尔。为之奈何？"复

---

① 勒停：强令停止。

② 贷命：饶命。

③ 留宪：留守西京的长官。

④ 中执宪：又称"中执法"，即御史中承。

泣而告曰："某之慈母，性爱宽静，居第且不便此中水土，坚意自便。前拜告，皆弗听，非不迎侍也。张公所弹，是某之罪。"范曰："有人与素相厚者，请早为书以告之。若奏章再来，则无及矣。"刘惶恐，亲为书以谢，且告之，"命所素亲厚者驰往。"由是，所弹事中寝焉①。大监曰："安有教化之地，泄人弹辞使来相告？然吾老矣。"遂有山林长往之心焉。

病久之，奏乞长假，众亦惮其直②，不敢起用。岁余，终于玉泉之别墅。既殁，无财可无营葬事。其正真清苦也如是。

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纪》卷5

姚平仲传奇

姚平仲字希晏，世为西陲大将。幼孤，从父古养为子。年十八，与夏人战臧底河，斩获甚众，贼莫能枝梧③。宣抚使童贯召与语，平仲负气不少屈，贯不悦，抑其赏。然关中豪杰皆推之，号小太尉。睦州盗起，徽宗遣贯讨贼。贯虽恶平仲，心服其沈勇④，复取以行。及贼平，平仲功冠军，乃见贯曰："平仲不愿得赏，愿一见上耳！"贯愈忌之。他将王渊、刘光世，皆得召见，平仲独不与。钦宗在东宫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围。平仲适在京师，得召对福宁殿，厚赐金帛，许以殊赏。于是平仲请出死士斫营⑤，擒虏帅以献。及出，连破两寨，而虏已夜徙去。平仲

① 中寝：中止。

② 惮（dàn）：畏惧，害怕。

③ 枝梧：本指斜而相抵的支柱，引申为抗拒、抵触。

④ 沈勇：深沈而果敢。

⑤ 死士：敢死之士。

功不成，遂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间始出，至丈人观道院，自言如此。时年八十余，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然密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陆放翁所作《平仲小传》也。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高尚先生刘卞功

刘卞功，字子民，滨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岁误触瓮碎①，家人更谯之②，神色自若。曰："俟钉校者来，当全之。"复谯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瓮邪③!"语未绝，钉校者至，相与料理，顷之如新。自是筑环堵于家后圃，不语不出者三十余年，或食或不食。徽庙闻其名④，数敕郡县津致，间驰近侍召之。对曰："吾有严愿，不出此门。"上知不可夺，赐号"高尚先生"。王子裳侍郎其外兄也，尝问以修行之术，书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虚空禅。独守一亩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扪胸，欲心清净；以手上下，欲气升降。"每云："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校杀天下后世。

① 瓮（wèng）：一种盛水、酒等物的陶器。
② 谯（jiǎo）：责备，责怪。
③ 矧（shěn）：况且。
④ 徽庙：宋徽宗赵佶。

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靖康之亦，不知所终。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1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

李彦仙守陕

靖康夷虏之祸，忠义之士，死于守城，而得书史传者，如汾州之张克戬，隆德之张确、怀之霍安国、代之史抗、建宁寨之杨震、振武之朱昭是已。唯建炎以来，士之得其死者盖不少。兹读王灼所作《李彦仙》传，虽尝具表上进，然虑实隶，正史未曾采用，谨识于此。

彦仙字少严，本名孝忠，其先宁州人也，后徙于巩。幼有大志，喜谈兵，习骑射，所历山川形势必识之。尚气，谨然诺①，非豪侠不交。金人南侵，郡县募勤王军，彦仙散家资，得三千人，入援京师。虏围太原，李纲为宣抚使，彦佩上书切诋②，有司逮捕急，乃易今名，弃官亡命。顷之，复从种师中，师中败死，仙走陕州。守将李弥大问北事，条对详复，使扼殽、渑间。金人再围汴，陕西范致虚总六路兵进援，仙请曰：“殽、渑险隘，难于立军，前却即众溃矣。宜分道并进，伺空以出。且留半军于陕，为善后计。”致虚曰：“如子言乃逗挠也③。”仙曰：“兵轻而分，正可速达。”不从，争益牢④，致虚怒，罢其职。既而败绩，卒无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陕州，经制使王瓊度不能支，引

---

① 谨然诺：谨守诺言不失信。

② 诋：底毁，反对。

③ 逗挠：曲行而观望。古代军法术语。将帅坐此罪当斩。

④ 争益牢：分歧不可调解，愈争愈烈。

部曲去①，官吏逃逸。仙为石壕尉，独如平时，归者缁属②，即徙老稚入土花砦、三砦、石柱、大通诸山，拔武锐者分主之，自营三砦。谕众曰："虏实易与③，今得地利，若辈坚守足矣。"少日虏复据陕，分军来攻，有健酋升前阜谩骂④，仙单骑冲击，挟之以归，始料众，正部伍。虏数万围三砦，仙邀战，伏精兵后崦⑤，掩杀万计，夺马三百，虏解去。京、洛间多争附者，势益雄张，未阅月，破虏五十余壁⑥。初，虏再入陕，官其土人，俾招复业者，人给符别之。仙阴纵麾下往，约日内应。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虏方备南壁，而水军自新店，夜顺流薄城东北蒙泉坡龙堂沟以入⑦，表里夹攻，僵尸相籍，遂复陕。始，河东之人倡义拒虏，仙约胡夜叉者为助，假以沿河提举，意不满，叛趋南原。仙诱致杀之，夺五千众。邵隆、邵云本其党，欲为复仇，仙因客镌说，遂来归。乘胜渡河，栅中条诸山。浦、解至太原皆响动，乃分遣隆、云等取安邑、虞乡、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几拔，会援至，不克。以功迁阁门宣赞舍人，就畀陕⑧，兼安抚司公事，悉搜所俘酋长护送行在。上咨劝，赐袍带、枪剑，许直达奏事，便宜处决。时关以东独陕在，益增陴⑨、疏

---

① 曲去：暗地里逃跑。

② 缁（qiǎng）：穿钱的绳子。缁属：连续不断。

③ 易与：容易对付。

④ 阜：隆起的小山丘。谩：即"漫"。

⑤ 崦（yān）：当地的山名。

⑥ 壁：原意为军营的围墙。文中指军营。

⑦ 薄：迫近，靠近。

⑧ 畀（bì）：给与。

⑨ 陴（pí）：城上的矮墙。

堑、蒐军①、缮铠，广屯田，训农耕作。家素留巩，尽取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闻者感悦，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乌鲁撒拔围陕，仙背城鏖斗七日，虏伤甚跳奔。三年，娄宿孛堇自绛移屯蒲、解，谍知之，设伏于诸谷，鼓噪横突，俘馘十八②，娄宿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轻军掎角，次虞乡，虏以万甲逆石钟谷口，终日战，斩级二千，迁武功大夫，宁州观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时河东土豪密附，期王师来为应。仙益治军，欲请于朝，乞诏陕西诸路各助步骑二万。会张浚经略处置川、陕，弗之许。十二月，娄宿众十万复围陕，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营部嚣乱，纵兵乘之，虏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傅垒，尽夜进攻，鹅车、天桥、火车、冲车丛进③，仙随机拒敌，又为金汁炮④，火药所及，糜烂无遗，而围不解。日凭堞须外援，浚为遣军，虏先阻雍，不得进，则令泾原曲端出鄜坊绕虏后，端素嫉仙声绩逾已，幸其败，诡托不行。丁巳，城陷，仙挟亲军战，矢集身如猬⑤，左臂中刃，不殊⑥，战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先是，虏尝许以河南元帅，及围合，复言如前约，当退师。仙叱曰："吾宁鬼于宋，安用汝富贵为！"虏惜其

---

① 蒐(sōu)军：整治军队，以壮军势。

② 馘(guó)：战争中割取敌人左耳以计功曰馘。文中指俘获的敌酋或军官。

③ 鹅车、天桥、火车、冲车：都是金兵用作攻城的武器。

④ 金汁炮：也即金光炮。炮弹出膛闪耀金光射向敌方。

⑤ 猥：刺猥。喻身体中箭极多。

⑥ 不殊：不死。

才，必欲降之，城将破，先令军中，生致者予万金。仙平时弊衣同士卒，及是杂群伍中死，虏不能察。其为人，面少和色，有犯令，虽亲属不贷。诸将败事，或有他过，其外屯者，辄封箠①，遣帐下往，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词。当是时，同、华、长安尽为敌薮，陕斗绝一隅，初无朝家素定约束，中立孤军日与虏确②，但诵忠义，感励其众。每拜君赐，暨取敌金资，悉均之，毛铢不入已。以是精兵三万，大小二百战，皆乐为用。军事独裁决，至郡政必问法所底，阖境称治。浚承制赠彰武军节度使，建庙商州。

邵云者，龙门人。城破被执，娄宿欲命以千户长，肆骂不屈，乃钉之木架上，置解州东门外。恶少抚其背涅文③，戏曰："可鞘吾佩刀。"云怒，偃架扑之④。后五日斫解之，至抉眼摘肝，骂不绝，喉断乃已。初行刑，将剸刃⑤，云叱之，失刀而毙，其忠勇盖如此。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韩世旺

临川王椿者，平甫之孙⑥，待制斿之子。绍兴初为临安幕官，能弧矢⑦。将官韩世旺，蕲王兄也⑧，家本西州，固谙此技，而不以自名，为王所轻，每

---

① 箠（chuí）：鞭子。封箠：喻剥夺某官员的职权。

② 确：角胜负。

③ 涅文：用黑汁在背上涂纹。

④ 偃：向后倒。

⑤ 剸（tuán）：割。剸刃：用刀割肉。

⑥ 平甫：王安国，字平甫。王安石弟。

⑦ 弧矢：弓箭。

⑧ 蕲（qí）王：韩世忠，死后封蕲王。

对客侮之，韩不与较。

吕丞相都督江淮，辟王为僚。王收拾赀装，贮一簏①。逢韩于教场，适诸将置宴席，因留之。韩忽言：“今当与君别，能以弓矢角胜负，赌簏中物乎？”王恃其技，即应曰：“诺。”且指坐间数客为证。各分箭一把，王引弓先发，其四中的，其八皆在垛内，无一不中。王意欣然自得，坐客无不敛衽称赞②。

韩逡巡起应曰③：“我军旅中人，若以十二箭争胜负则为武，愿止以两箭决之。”众咸不晓其语。韩使虞候持筵上金钱立垛前，一发中钱孔心，再发破筈④。满坐呼噪。开簏取物，得金六百两。

王惭悔气，不终席而归。橐中枵空⑤，莫知所出。次日，谒韩所厚善者，托往解谢，丐还元金。韩笑曰：“我本不须彼物，正以文官口强，常时受他侮薄不少，故聊窘挫之。他必能作启事⑥，但以一篇谢过，便悉返之。更须直说，不要逞文章，恐其见骂。”王如戒立作启，大略云：“幸自识得三两个难字，何须射他五六斗软弓？不识便宜，搦人赌赛⑦。抛球打论⑧，虽是有输有赢；破白伤财，其奈著肠著肚。”他皆类此。韩读之大嘉，即日归其所获。王外孙刘模说。

宋洪迈《夷坚志》卷10

---

① 簏（lù）：竹箱。

② 敛衽（rèn）：整理衣襟，有示恭敬。

③ 逡（qūn）巡：倾刻、马上。

④ 筈（kuò）：箭的末端。

⑤ 橐（tuó）中：口袋里。枵（xiāo）：空心大树，引申为空虚。

⑥ 启事：书牍的一种。

⑦ 搦（nuò）：挑逗，招惹。

⑧ 抛球、打论：皆为宋饮酒时的酒令游戏之类。

金太祖之死

契丹咸雍四年岁在戊申，至辽国天庆三年甲午岁，年四十七。于宁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称帝号。侍中韩企先，训名曰旻，改［元］收国。三年，天辅六年，共在位九年。创业艰难，未尝少息。至燕京，入内见大殿摇动，出于城东柴村，建寨不旬日，病殂，年五十五。以白矾大盐腌，归阿触胡御寨葬之，后迁于坟山，号曰泰陵。

南宋苗耀《神麓记》

金太宗之死

吴乞买先患中风疾①，手足无力，半身不遂。约又一年，至天会三年乙卯，岁正旦，近侍扶掖而行，早见佛自东方随日出而现，从者皆视而瞻礼。吴乞买问："汝等见甚?"皆云见佛像在日傍云间。言未讫，吴乞买昏困。再病中风，僵仆，殂于明德宫，时年六十一。宗干、宗维传大行皇帝自旨，急诏谙版孛极烈喝啰②，即帝位于柩前，谥曰太宗文烈皇帝，葬之坟山，号曰豫陵。

南宋苗耀《神麓记》

挞懒与宗盘

初，挞懒为元帅，宗盘为上相，二人据内外之权，共图不轨。兀术既平宗盘之难，驰至燕山，以图挞懒。除鲁国王挞懒为燕京行台左丞相签书，杜充为京行台右丞相。命初下，挞懒谓使者曰："我开国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与降奴杜充为伍耶?"不受命，遂叛。初欲南

---

① 吴乞买：金太宗名，姓完颜氏。

② 喝啰：金熙宗小名。

归朝廷，不克；既而北走，至沙漠儒州望云凉甸，兀室遣右都监挞不也追而获之，下祁州元帅府狱。至九月十一日伏诛。

挞懒临刑尝谓兀术曰："我开国起义之功臣也，尔与我之功，固有间矣。今小酋在上，听任谗邪，杀戮股肱，我恨图之晚也。我死之后，祸必及尔，请速图之，无效我辈。"兀术俯首无言。

金人之陷山东，多挞懒之力也。挞懒久居潍州，回易屯田，遍于诸郡，每认山东以为己有。其立刘豫也，深有悔吝山东之意。

挞懒画山东、河北图献于虏主曰："河北素号富庶，然名藩巨邑，膏腴之地，盐铁桑麻之利，复尽在旧河之南。我初与中国议，以河为界。尔今新河且非我决，彼人自决之以与我也。岂可弃之；今新河为界，则可外御敌国，内扼叛亡，多有利吾国矣!"时吴乞买为虏主，粘罕之徒用事，不得行之。以挞懒请再四，姑取清州，聊慰挞懒之意而已。后粘罕、吴乞买既死，挞懒专权，遂力主议以取山东。诸酋谋之：若独取山东，恐惊豫贼之心，或至生事，不若废豫以取之也。豫之废也，不惟积怨于诸酋，又且山东为累尔。以是可见挞懒本心止有意于山东。既得山东，则遂其意矣。而河南之地欲守之，则兵连祸结，卒无休息。欲付于人，以修豫之故事，则知后者必鉴豫之得失，不无二心。于是割河南之地以归朝廷。朝廷之得河南，缘挞懒之力也。不然，则割地何不以旧河为界。斯可见矣。

其后中心府拘国信使王伦于馆，会诸路蕃军将欲叛盟，复寇河南者，盖挞懒时与皇甫伯、

宗盘之徒阴谋叛逆，欲起兵，假以复寇河南为名尔。

绍兴元年，挞懒避暑于蔚州麻田大岭，下令诸隐藏被掳逃者，家长罪犯死，产业、人口半没官而半充赏及四邻之家，共追赏钱三百万贯，发诸蕃军。诣分诸路搜捕被掳亡者。诸蕃为利所诱，苟遇村民，便行凌虐。捶掠之下，间或得之。苟非亡者，则曰："尔当为我指尔村或邻村所匿亡者一人，以易尔身。"其人不得已而言之。诸每得一亡者，则驱所匿之家，拘收人口、财物，以及四邻，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或各持梃聚集相保。蕃军所至，遂或斗敌。由是所过捕戮，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

此令初下，始自蔚州，次及易州、安肃、广信、保州、北平、中山、祁州、庆源、信德之境。黎元穷蹙，群起为盗。往往相宰耕牛，自焚舍庐，相率上山，及三万余众，搜捕遂止。此挞懒将反，故民为乱，而藉以起兵也。

南宋张汇《金节要》

谋士乌陵思谋

粘罕死后，有乌陵思谋者，本北辽合苏款①。女真居辽地，俗呼熟女真，陕西熟户番之类也。女真乌陵之姓者最为微贱，小名撒卢母，本无名字。女真初起时，思谋方负柴，为粘罕所掳，粘罕嘉其为人，遂以其弟石窟马之乳母妻之，命为都提点。思谋奸狡多虑，善于周身，女真中素称辨慧，机术至深可取。粘罕用之为腹心。宣和间，往来随奉，使作计议。使

---

① 合苏款：熟女真。

议燕地税赋及举兵南侵等事，皆予其谋，为用事之人。后以门下被掳人洛阳进士吴鼎、苏闾立名曰“思谋”，字仲远。粘罕以思谋忠，累充奉使有劳，令枢密院白身差权太原府少尹。至是粘罕死，思谋赴丧。

自粘罕死，穹庐内乱。太行啸聚蜂起。思谋每夜展转无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阻，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改官职，授宁远大将军，迁沁南军节度使，知怀州。太行义士破怀州万善镇，思谋率兵民保城，集父老谕之曰："尔等各抚谕子弟，无得扇摇。南朝军来，吾开门纳王师。"其奸诈如此。兀术凡军国大事，皆咨问之。

南宋张汇《金节要》

金代陈王兀室外传

兀室与国同姓完颜氏，母妊三十个月生，名曰兀室①。长而身长七尺余，音如巨钟，面貌长而黄色，少须髯，常闭目坐，怒睁如环。创撰女真文山。动静礼法，军旅之事，暗合孙吴。自谓不在张良、陈平之下。

初，兀术往祁州元帅府，朝辞既毕，众官饯于燕都檀州门里兀术甲第，夜阑酒酣，皆各归。惟兀室独留，嗜酒，啮兀术首曰："尔鼠辈，岂容我啮哉？汝之军马，能有几何？天下之兵，皆我兵也！"言语相及，兀术佯醉如厕，急走骑告秦国王宗干云："兄援我！"秦国王与兀室从来胶漆，及谋鲁宋之后，

① 兀室：一作固新，即女真语"三十。

情转相好，遂言语遮护之曰："兀室实有洒，岂可信哉？"兀术出。次早，以辞皇后为名，泣告皇后如前。后曰："叔且行，容款奏帝尔！"兀术遂行。后具以此情白东昏①，使兀术亲弟燕京留守纪王阿鲁追兀术，至良乡及之。回，兀术密奏。帝曰："朕欲诛老贼久矣，奈秦国王方便援之至此，自山后沿路险阻，如今朕居止善好处，自作捺钵，凡我骨肉不附已者必诬而去之，自任其腹心于要务之要，此奸诈之萌，惟尊叔自裁之！"是夜，诈称有密诏入兀室所居第宅，执而数之，赐死。同男卧鲁南、撒瀛虚、哥　铁、哥滋四子遇害，右丞萧庆并子男亦被诛。

南宋苗耀《神麓记》

完颜琦传

密国公琦字仲宝②，世宗之孙，越王允常之子也。幼有俊才，能诗工书，自号樗轩居士。

宣宗南渡，亲王皆有门禁，公以开府仪同三司，奉朝请家居，止以讲诵吟咏为乐，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正大间，余入南京，因访僧仁上人，会公至，相见欣然。其举止谈笑，真一老儒，殊无骄贵之态。后因造其第，一室萧然，琴书满案。诸子环侍，无俗谈，可谓贤公子矣。乃出其所藏书画数十轴，皆世间罕见

① 东昏：金熙宗完颜　被完颜亮刺死，贬封东昏王。

② 密国公琦：金世宗之孙，故姓完颜。

者。后余适陈，送以二诗，甚佳。又为予先子集作后序，一时文士，如雷希颜、元裕之、李长源、王飞伯，皆游其门。飞伯尝有诗云："宣平坊里榆林巷，便是临淄公子家。寂寞画堂豪贵少，时容词客听琵琶。"盖实录也。天兴初，北兵犯河南，公已卧疾，予候之，因论及时事，公曰："敌势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吾祖宗，且本边塞，如得完颜氏一族归我国中，使女直不灭，则善矣，余复何望尔！"后数月薨。

五子，幼曰守禧，字庆之。年少亦有俊才，作诗与字画亦可喜。状貌白皙，丰神秀彻如仙人。公特钟爱，尝会予，指其书画曰："将以付斯人。"公薨，崔立之变，皇族皆聚于禁中，将北迁。庆之病死，年未三十。公平生诗文甚多，晚自刊其诗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藁，赵闲闲序之，行于世。其佳句，有闻闲闲再起为翰林云："莲烛光中久废吟，一朝超擢眷恩深。四朝耆旧大宗伯，三纪声名老翰林。人道蛟龙得云雨，我知麋鹿强冠襟。宝岩谾谷西窗梦①，不信秋来不上心。"又过胥相墓云："亭亭华表立朱门，始信征南宰相尊。下马读碑人不识，夷山高处望中原。"甚有唐人远意。又绝句："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不可谓无志者也。

金刘祁《归潜志》卷1

李纯甫传

李翰林纯甫，字之纯，宏州襄阴人。祖安上，尝魁西京

———

① 谾（lóng）：大长谷。

进士。父采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颖悟，异常儿。初为词赋学，后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逾冠，擢高第，名声烨然。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后进宗之，文风由此一变。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志。泰和南征，两上疏，策其胜负。章宗咨异，给送军中，后多如所料。宰执奇其文，荐入翰林。及北兵起，又上疏论事，不报。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时丞相术虎高琪擅权，擢为左司都事。公审其必败，以母老辞去。俄而高琪诛死，识者智之。再入翰林，连知贡举。正大末，由取人逾新格，出倅坊州①，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南京，年四十七。

公为人聪敏，于学无所不通。少自负其才，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万言书，援宋为证，甚切。当路者以迂阔见抑，士论惜之。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得官未尝成考，旋即归隐。居闲，与禅僧士子游，惟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②，出礼法外，或饥数月不醒。人有酒见招，不择贵贱，必往，往辄醉。虽沉醉，亦未尝废著书，至于谈笑怒骂，灿然皆成文理。天资喜士，后进有一善，极口称推，一时名士，皆由公显于世。又与之拍肩尔汝，忘年齿相欢，教育抚摩，恩若亲戚，故士大夫归府，号为当世龙门。尝自作屏山居士传，末云。雅喜推借后进，如周嗣明、张毂、李经、王权、雷阔、余先子姓名、宋

① 倅（cuì）：副；副职。

② 袒裼（xī）：脱去上衣，露出身体的一部分。

九嘉，皆以兄呼。而居士使酒玩世，人忤其意，辄谩骂之，皆其志趣也。其自赞曰："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形容寝陋，而蚁虱公侯；语言蹇吃，而连环可解；笔札讹废，而挽回万年。宁为时所弃，不为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学者净名庄周，晚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应物文字，如碑志诗赋，号外稿。盖拟庄子内外篇。又解《楞严金刚经》、《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为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尝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此其所学也。每酒酣，历历论天下事，或谈儒释异同，虽环而攻之，莫能屈，世岂复有此俊杰人哉！

金刘祁《归潜志》卷1

李师儿

胥参政持国，由经童入仕，得幸于章宗，擢为执政，一时权势赫然。而张仲淹诸人游其门，附以进用，时号"胥门十哲"。泰和南征，宋人传檄，有云经童作相，监女为妃，皆指罪章宗。监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没入宫为奴婢，属监户李氏。少给事太后，章宗见而悦之，及即位，大被宠嬖专房，拜为元妃，势敌正后。其兄喜儿，少尝为盗，夤缘至宣徽使①。弟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权势薰天。士大夫好进者，往往趋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翰林著，皆与妃家结为亲，独李怀州晏致辞不肯。后章宗

① 夤（yí）缘：攀附上升。比喻拉扰关系，向上巴结。

崩，无子，元妃等与宰相撒速定策，立卫王。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既立，撒速欲专其功，媒孽李氏罪恶[1]，以为尝为厌胜事。卫王下诏，赐元妃死，且废为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师儿，其母王坐诛，兄喜儿、弟帖哥皆窜北边，李氏一族灰灭矣。当其盛时，不减唐开元杨贵妃，然止于奢纵，不能害政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丽，性慧颖，能迎合人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书，后见上好文，遂能作字，知文意。妇人女子，变化有此哉！

金刘祁《归潜志》卷10

牙虎带

南渡之后，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又完颜讹可，亦以能打球，号杖子元帅。又完颜定奴，号二脆羹。有以忮忍[2]，号火燎元帅者。又纥石烈牙虎带，号卢鼓椎，好用鼓椎击人也。其人本出亲军，颇勇悍，镇宿泗数年，屡破宋兵，有威，好结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尝入朝，诣都堂诋毁，宰执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镇东，亦优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属有长裾者，辄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来，必以酒食困之。或辞以不饮，因并食不给，使饿而去。张用章尝以司农少卿、行户部，过宿，见焉。牙虎带召饮，张辞以有寒疾，牙虎带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炷来，当宴令人拉张卧，遽爇艾于腹[3]。张不能争，遂炙数

① 孽（niè）：邪恶。
② 忮（zhì）：嫉妒。
③ 爇（ruò）：点燃、焚烧。

十。又因会宴，诸将并妻皆在座。时共食猪肉馒头，有一将妻，言素不食猪肉，牙虎带趣左右易之。须臾食讫，问曰："尔食何肉？"其人对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带笑曰："不食猪肉而食人肉，何也？尔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呕，疾病数日。又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过宿，牙虎带馆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寝，迟明将发，令妓征钱。合住愕然，牙虎带困强发其箧笥①，取缯帛，悉、以付妓，曰："岂有官使人，而不与钱者乎？"合住无以对而去。故司农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之。又宿州有营妓数人，皆其所喜者，时时使一妓佩银符，屡往州郡取赇赂②，州将夫人皆远迎，号"省差"，行首厚赠之。其暴横若此。及康锡伯禄为御史，上章言其事，且曰："朝廷容之，适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能治其罪。后北兵入境，移镇京兆，军败召还，道病死。在东方时，卢鼓椎之名满民间，儿啼亦可怖，大概如呼"麻胡"云。

金刘祁《归潜志》卷6

王翛然

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翛然，尝同知咸平府，摄府事。时辽东路，多世袭猛安谋克居焉，其人皆女直功臣子，骜亢奢纵，③不法，公思有以治之。会郡民负一世袭猛安谋者钱，贫不能偿，猛安者大怒，率家僮辈，强入其家，牵其牛以去。民因讼于官。公得

---

① 笥(sì)：盛饭或盛衣物的方形竹器。

② 赇（qiú）：贿赂。

③ 骜（ào）：同"傲"。

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其猛安者盛陈骑从以来。公朝服，召至厅事前，诘其事，趋左右械系之，乃以强盗论，杖杀于市，一路悚然。后知大兴府，素察僧徒，多游贵戚家。作过，乃下令，午后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见一僧。有一长老犯禁，公械之。长老者，素为贵戚所重。皇姑某国公主，使人诣公请焉，公曰："奉主命。"即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辇肃清，人莫敢犯。世宗深见知，故公得行其志也。公为人恬淡简尽，颇留意养生，每食必以时，过午则不食也。临终斋沐而逝，于死生了然。其为吏之名，至今人云，过宋包拯远甚。

金刘祁《归潜志》卷 8

金代诗人吴彦高

先翰林尝谈国初宇文太学叔通，主文盟时，吴深州彦高视宇文为后进，宇文止呼为小吴。因会饮，酒间有一妇人，宋宗室子，流落，诸公感叹，皆作乐章一阕。宇文作《念奴娇》：有"宗室家姬，陈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之语。次及彦高，作《人月圆》词云："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偶然相见，仙肌胜雪，云鬓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宇文览之大惊，自是人乞词，辄曰："当诣彦高也。"彦高词集，篇数虽不多，皆精微尽善。虽多用前人诗句，其剪裁点缀若天成，真奇作也。先人尝云，"诗不宜用前人语"，若《天乐章》，则剪截古人语，亦无害，但要能使用尔。如彦高《人月圆》，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远，不露圭角，不尤胜于宇

文自作者哉。

金刘祁《归潜志》卷8

左光斗事略

左光斗，字共之，号沧屿，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丁未进士，授中书舍人，选入西台。及考选命下，进中丞。熹宗初，郑贵妃、李选侍皆请后封，公于九月初一日随上《移宫停封疏》，选侍怒，既而移一号殿。公迁大理丞，晋少卿，逾年拜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时赵南星为冢宰，而群小错愕[1]，乃借势于魏忠贤，附进《百官图》，某宜先驱，某宜后击，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

时公已草《忠贤广微三十二斩罪》，欲上，竟为家奴福生泄露，矫旨削夺，公归。通籍十八年[2]，橐如洗[3]。自分为权奸所忌，万无生理，苦无计以白老亲。诸逆珰借"移宫通选侍、受熊廷弼贿误封疆"为罪端[4]，矫旨下狱。缇骑至桐城[5]，公神气坦然，惟私语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为别！"及妻子环泣，不顾也，勉其子弟读书为善。里人数千祀神，欲击缇骑，公力止之，曰："是速我死也。"槛车出郭，诸父老子弟遮拥号天，顶香拜祷北阙，复拜缇骑，缇骑亦为涕泗。又密约数百人伏阙上疏，公譬以利害，至黄河始反。

公至京，下镇抚拷讯[6]，身无完肤，坐赃二万[7]。卒之夜，

---

① 错愕：仓卒惊惧。

② 通籍：此指做官。

③ 橐（tuó）如洗：指清廉而无余资。橐，口袋。

④ 珰（dāng）：指宦官。

⑤ 缇（tí）骑：逮捕犯人的官吏的通称，此指明朝的锦衣卫校尉。

⑥ 镇抚：此指锦衣卫的官衔。

⑦ 坐赃二万：定罪贪赃二万。

长虹亘天，里中星陨，光灼灼，大如斗。三日尸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是举也，兄光霁累死，母夫人哭死，弟光先、光明万险几死，诸生就系者十二人。赤族之讹①，一日数十惊。变产完赃，不满千余。合亲兄弟辈入产，不满万余。株连同堂同宗以及三族十族，无一免者。囹圄填满，流离载道，始充二万之数。思庙登极，②诛逆珰，下诏优恤，初赠右都御史，荫一子入监，予祭葬。再赠太子少保，予三代诰命。士民合请庙祀以风世，吴中诸当事捐助有差。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

徐霞客传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阴梧塍里人也。高祖经③，与唐寅同举，除名。寅常以倪云林画卷偿博进三千④，手迹犹在其家。霞客生里社⑤，寄情郁然，元对山水⑥，力耕奉母，践更徭役，蹙蹙如笼鸟之触隅⑦，每思扬去。年三十，母遣之出游。每岁三时出游，秋冬觐省⑧，以为常。东南佳山水，如东西洞庭、阳羡、京口、金陵、吴兴、武林，浙西径山、天目，浙东五泄、四明、天台、雁荡、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带间物耳。有再三至，有数至，无仅一至者。

其行也，从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襆被，不治装。不裹

---

① 赤族：杀戮全家族。
② 思庙：指崇祯皇帝。
③ 高祖：祖父的祖父。
④ 博进：赌博所输的财物。
⑤ 里社：此指乡村。
⑥ 元对山水：沉默凝视青山碧水。元，玄。
⑦ 蹙蹙（cù）：局促，不舒展。
⑧ 觐省（jìn xǐng）：此指回家拜见母亲。

粮。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徒步走数百里。凌绝壁，冒丝箐①，攀援上下，悬度绠汲②，捷如青猿，健如黄犊。以崟岩为床席，以溪涧为饮沐，以山魅、木客、王孙、玃父为伴侣③。儚儚粥粥④，口不能道词。与之论山经，辨水脉，搜讨形胜，则划然心开。居平未尝鞶帨为古文辞⑤，行游约数百里，就破壁枯树，燃松拾穗，走笔为记，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画，虽才华之士无以加也。

游雁荡还，过陈木叔小寒山。木叔问曾造雁山绝顶否？霞客唯唯。质明已失其所在⑥。十日而返，曰："吾取间道，扪萝上龙湫⑦，三十里，有荡焉，雁所家也。攀绝磴上十数里，正德间白云、云外两僧团瓢尚在。复上二十余里，其颠罡风逼人⑧。有麋鹿数百群，围绕而宿，三宿而始下。"其与人争奇逐胜，欲赌身命，皆此类也。

已而游黄山、白岳、九华、匡庐。入闽，登武夷，泛九鲤湖。入楚，谒元岳。北游齐、鲁、燕、冀、嵩、洛，上华山，下青柯坪。心动趣归，则其母正属疾，啮指相望也。母丧服

---

① 箐（jīng）：细竹名。

② 悬度绠汲：指悬空度险就象井中的吊桶一样摆荡不定。绠，汲水器上的绳索。

③ 木客：传说中的一种山中怪兽，形颇似人，脚爪如钩。王孙：猴子的别称。玃（jué）父：大猴。

④ 儚（méng）儚粥（yù）粥：神态迟钝、面容谦恭的样子。

⑤ 本句是说，一生不曾在钻研、雕琢古文辞下功夫。语本扬雄《法言·寡见》："今之学也……乡其鞶帨。"鞶，大带。帨，佩巾。

⑥ 质明：天刚亮的时候。

⑦ 扪：握，持。萝：萝藤，多年生蔓草。龙湫：雁荡山上的潭名。

⑧ 罡（gāng）风：高空的风。

⑨ 服阕（què）：古人把服丧期满解除丧服称为服阕。

阕⑨，益放志远游。访黄石斋于闽，穷闽山之胜，皆非闽人所知。登罗浮，谒曹溪，归而追石斋于黄山。往复万里，如步武耳①。由终南背走峨眉，从野人采药，栖宿岩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眉，属奢酋阻兵②，乃返。只身戴釜③，访恒山于塞外，尽历九边阨塞。

归，过予山中，剧谈四游四极，九州九府，经纬分合，历历如指掌。谓昔人志星官舆地，多承袭傅会，江河二经，山川两戒，自纪载以来，多囿于中国一隅。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穷流沙而后返。小舟如叶，大雨淋湿，要之登陆④，不肯，曰："譬如涧泉暴注，撞击肩背，良足肤耳。"

丙子九月，辞家西迈。僧静闻愿登鸡足，礼迦叶，请从焉。遇盗于湘江，闻被创死，函其骨，负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穷七十二峰，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极于松潘，又南过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晒经诸山。复寻金沙江，极于犁牛徼外。由金沙南泛澜沧，由澜沧北寻盘江，大约在西南诸夷竟，而贵竹滇南之观，亦几尽矣。过丽江，憩点苍鸡足，瘗静闻骨于迦叶道场⑤，从宿愿也。

由鸡足而西，出玉门关数千里，至昆仑山，穷星宿海，去中夏三万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风吹衣欲堕，望见外方黄金宝塔。又数千里，至西番，参大

---

① 步武：古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比喻相距甚近。

② 奢酋阻兵：指明熹宗时奢崇明作乱四川，兵围成都事。

③ 戴釜：指自备炊具。

④ 要（yāo）：邀。

⑤ 瘗（yì）：埋葬。道场：佛教诵经礼拜修身成道的地方。

宝法王。鸣沙以外，咸称夸国①，如述庐阿耨诸名，由旬不能悉。《西域志》称沙河阻远，望人马积骨为标识，鬼魅热风，无得免者。玄奘法师受诸魔折，具载本传。霞客信宿往返，如适莽苍，还至峨眉山下。托估客附所得奇树虬根以归②，并以《溯江纪源》一编寓予。

言《禹贡》岷山导江③，乃泛滥中国之始，非发源也。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计其吐纳，江倍于河；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又辨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只南向半支入中国。惟南龙磅礴半宇内，其脉亦发于昆仑，与金沙江相并南下，环滇池以达于五岭。龙长则源脉亦长，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其书数万言，皆订补桑《经》郦注④，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予撮其大略如此。

霞客还滇南，足不良行，修《鸡足山志》，三月而毕。丽江木太守偫糇粮⑤，具笋舆以归⑥。病甚，语问疾者曰："汉张骞凿空⑦，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⑧，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

---

① 夸（yí）国：夷国。

② 估客：贩货的行商。虬（qiú）根：盘卷奇伟的树根。

③ 《禹贡》：《尚书》中的篇名。

④ 桑《经》：指汉代桑钦撰写的《水经》。郦注：指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的注释。

⑤ 偫（zhì）：储备。

⑥ 笋（sùn）舆：竹轿。

⑦ 凿空：拓开通道。

⑧ 筇（qióng）：竹杖。

予之识霞客也，因漳人刘履丁。履丁为予言，霞客西归，气息支缀①。闻石斋下诏狱，遣其长子间关往视②。三月而返，具述石斋颂系状③。据床浩叹，不食而卒。其为人若此。霞客纪游之书高可隐几，余属其从兄仲昭雠勘而存之，当为古今纪游之最。霞客死时，年五十有六，西游归，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阴之马湾，亦履丁云。

清王思任载《虞初新志》卷1

平民王朝佐

王朝佐，清源人，负贩为生。

万历己亥，中常侍马堂榷清源④，横甚。诸亡命无赖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通衢⑤，睨良家子富有力者⑥，籍其业之半⑦。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往贸易者，直搤而夺之⑧。少谁何⑨，辄以违禁论，髡为城旦⑩，没入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三畀之。于是中家以上大率破，远近萧然罢市矣。

朝佐，庸者也，不胜愤，凌晨，仗马箠挝中使门⑪，清见。州民欢呼，荷担随以万数。堂惧，不敢出，则令戟士乘墉发

---

① 支缀：不连贯。

② 间关：道路崎岖展转而行。

③ 颂（róng）系：有罪入狱而未加刑具。

④ 搉（què）：专权。

⑤ 锒铛（láng dāng）：铁锁链，是一种刑具。

⑥ 睨（nì）：斜看，窥视。

⑦ 籍：没收。

⑧ 搤（è）：握住。

⑨ 少谁何：稍一诘问。

⑩ 髡（kūn）：剃发是一种刑罚。城旦：四岁刑。

⑪ 马箠（chuí）：马鞭。

强弩①，伤数人。众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户而入，纵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炀者②，负而趋以免。毙其党三十七人，检视之，皆郡国诸偷，臂上黥墨犹新也。御史某，惧失中使欢，隐其情，以格斗闻。上怒，王炀以救不早逮系，下朝佐御史治。

时欲尽录诸胁从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实为首，奈何诛及他姓？"时郡守李士登争之力，欲曲赦；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于朝，力攻御史，皆不能得。狱具弃市③，临刑倔强，挺颈待刃。时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昼晦，观者数千人，无不叹息泣下。

朝佐无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恤之。清源诸大贾心德朝佐，岁时馈遗不绝，而中使焰顿戢④。故州民益思朝佐不置⑤，立祠祀之。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9

查氏女

万历间，倭寇之乱，缘日本国王正妃卒，王思中华女子艳丽，遣将入寇，沿海掳掠。至盐官州，猝不及备，官吏弃城逃窜。有查氏女者，年已及瓜⑥，慧中秀外，久失恃。闻寇至，众父兄同众奔避，曰："女儿足弱，不能追随，途中虑有牵顾，倶罹于祸，莫若女自为计，决不贻羞，恐亦不致遽死也⑦。"寇急，父兄迫之，坚持不行，父兄泣舍而去。女平日

---

① 墉（yōng）：高墙。

② 王炀（yáng）：人名。

③ 狱具：判决。弃市：死刑。

④ 戢（jí）：收敛。

⑤ 不置：不止，不停。

⑥ 及瓜：本义为任职期满，此指待嫁。

⑦ 遽（jù）：急，突然。

阅《本草》，见有药名闹杨花者，服之即死，週时可醒，预已市得，遂密缝上下衣，研药为末，以俟。闻寇入城，遽吞之毙。倭入室，见女颜色如生，抚之温软，冀可救活，且容貌倾城，不忍舍去负之入舟。逾时而苏，见身卧海舶，诸女环泣，细询之，知同被难者。女慰之曰："毋徒怖恐能从吾谋，似可脱难。"诸女密商之，女授以计。缘倭将为王觅妃，故无敢犯诸女。及舟抵日本，倭将见美女无恙，欢欣鼓舞，以献国王。王见查氏女，遂其欲，命通事告以册立正妃之意。女曰："我中华人，愿与中华女子为伍。王若能尽出本国宫女，而以同来诸女为宫人，则唯王所命。"王以其娇弱女子，何能为，喜允之。命扶入宫，开合欢宴。女同诸女酌酒劝王，密以前药入酒，王遽吞之，不觉眩晕，意谓醉矣，拥女入大内，欲褫其衣①。正支吾间，王瞠目流涎而倒，不知人事。女搜得兵符，唤诸女同出外廷，传通事谕倭将曰："王问悉我家有径寸珠，能定飓风，命我去取，作镇国之宝。尔诸将速备巨舟偕往。"倭将验兵符，信之，遣一旅同诸女扬帆西归。次日，王不视朝，王弟潜入大内探之，见王僵卧于寝，弑之自立。世子怒，各兴其党，互相攻击，其国大乱，故无追者。女至盐官城下，已有警备，命通事唤城上长官，女告以故，官狐疑未决。女即回，先以酒犒倭将等曰："尔等其各饱餐以待。"众皆药，醉饱而倒，报官并戮之。诸女归，官不发一矢而得倭将首级，遂报大捷，旌查女之门②，而各官晋秩有差。

---

① 褫（chǐ）：脱衣。

② 旌：表彰。

芗阡曰："奇伟者女，无耻者官。寇至则逃窜，寇退则警备。始终雌伏可也，奈何冒查女之功，而膺爵赏！吾见其衣冠楚楚，与拜受巾帼等耳。或曰：雌飞自然雄伏，造化若循常理，焉有此奇闻。

请吴芗阡《客窗闲话》卷1

王相尧

王相尧，字师舜，号容斋。公生而岐嶷①，音吐若钟。早岁即为陆文裕公所器，补博士，名鹊起②。已入赀为上舍③。公于书无所不窥，尤究心国朝典故及濂洛关闽之学④。时分宜为祭酒⑤，叩公经济，迎刃而解。故于诸生中，绝怜爱之。

一日，选从比部郎⑥，恤刑河南。公举欧阳崇公语"我与死者求生，求生不得，我与死者两无憾"，以微讽比部。时有一用斧杀人事，公潜以"用"字改"甩"字，曰："姑易一字，以全一命乎？"其仁厚如此。

嘉靖癸丑岛夷内讧⑦，上海议筑城。巨室以廛价高，多梗议。公独奋然先撤屋输地于官。城完，公破产居多，囊赀亦罄。公遂绝间进取，辟一舍，题曰"容斋"，日箕踞吟咏其中。常曰："我无他过人，独于人无所不容。事至物来，理恕情遣，讧侮宁及我哉？"人以是服公度量。

公学博行高，乃以数奇屡

① 岐嶷（qí nì）：原形容山势高峻，后引申为幼年聪慧。

② 鹊起：因势奋起。

③ 已：不久。赀（zī）：同"资"。

④ 濂洛关闽之学：宋代理学。

⑤ 分宜：严嵩。

⑥ 比部郎：刑部司官。

⑦ 岛夷：这里指日本，因倭寇侵扰明东南沿海地区，故称。

蹶①。当分宜柄国，或劝公往谒，美官可立得也。公愀然曰②："士固有命，吾岂以干谒取荣耶？"后世庙登遐③，覃恩宇内④，部使者列上公行，例授衔河南光州判，从公恤刑惠政故也。

寿考而终，海上称为耆硕。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1

秦良玉

女帅秦良玉，石柱土司所属人也。生而警敏，多机智，父母皆爱怜之。有兄，莽夫也。良玉五六岁时，邻人被窃，多方构之，不得，与其父咨嗟叹息。良玉曰："无事多求，此必米具所为也。"邻曰："何以知之？"玉曰："我本不识具，日者潜窥汝室，彼者以我为幼，不之避，倏又一人来，呼曰：'米具，汝何为耶？'具即与耳语而去。是夜被偷，非具而何？"缉之，果得。

及笄时，土俗皆自择夫，春秋之际，纵少男女于山野，唱歌求配。有马生者，土司宗族也。年及冠，无父母昆季，贫而好学，美秀而文。玉一见，即携手同归。父母及兄弟皆贫之，玉曰："事在人为，我只求同心者耳，贫不足道也。"谓生曰："君得我，不忧不富贵，我得君，不忧不多闻。君所憾者家贫，我所憾者腹贫。家贫易为力，我请任之。腹贫须好学，君其为我助之。"生曰："诺。"相得甚欢。良玉恒执女工，伴读则有所悟，忽谓生曰："君所读之书，

---

① 数奇（jī）：坎坷，不顺利。蹶：（政治上的）跌落，挫折。

② 愀（qiǎo）然：脸色改变的样子。

③ 登遐：死（讳称）。

④ 覃恩：广施恩泽。

以治身心则有余，非我辈救时之策也。曷求富强之学，以成我愿。”生乃购备韬铃武略及三农致富等书数十种闭户论讲。年余，玉曰：“得之矣！”乃出门，遍历荒山，得无主之地数十顷，归而尽有所有，皆易钱，不足，乞贷父兄亲族以益之。使生置芋粟，一名包谷，此贱而易成之物，遍撒山地。玉乃日游里间，结好众徭妇，得其爱戴心，谓之曰：“本年当大旱，救荒之计，我已密布山间，将来成熟时，可以周济汝等，但须为我照料耳。”众妇皆悦，为之挟刀巡逻。秀实时，争为收割，不失一茎。时果夏秋无雨，禾苗枯槁，唯此独茂。生乃计口授徭妇粟，欢呼拜谢而去。尚余千钟，粜之，得千余金，偿债之外，犹称小康。次年，徭妇皆来请种愿为耕耘。玉曰：“今年应涝，惟稷独成。”购种遍播之。夏秋果大雨，诸各皆湮没，稷高丈余，不畏水，又获丰收。仍分给酬劳外，剩数千钟，粜之，大富。起厦屋，居之。他寨官民皆乏食，流为盗贼，而石柱赖以无恙。

男妇咸敬佩良玉如神明，愿为服役者甚重，玉择其勤能者留之。生亦喜曰：“卿何以知天文，测之皆验？”玉笑曰：“《前汉书》曰：‘巢居知风，穴居知雨，我师蚁耳。凡旱年，其穴必深，涝年，必迁高处，以是卜之。何须高谈天文，炫异惊奇哉！”生乃服其读书之得间也，曰：“卿言富，则果富矣，贵乌在？”良玉曰：“勿急，我后必貤封君①，为天下妇人吐气，但目下大忧将至，奈何？”生曰：“方安居乐业，何出此

---

① 貤（yi）：转移，此指秦良玉将封爵转给丈夫。

言？”玉曰：“富者盗之饵。且邻寨饥寒，有不觊觎我者①？我司官素懦弱，又不知训练，猝遭强暴，鲜不倾覆！是则可忧也。君速购铜铁木石，觅巧匠，我将仿诸葛制连弩，傅以见血封喉之药，作救急计也。”于是做劲弩千张，伏垣外，夜则埋机当路。凡藏粟帛之处，半穴其地做窖，中布铁蒺藜，亦傅毒药，上以板覆之。内室财帛皆露，板皆作机，自行无碍，人踏之，触机翻转，颠入窖，着蒺藜，立死。布置方罢，而邻寨果生心矣，使数十人行窃，知生家富，先攻其室，为连弩射死者半。破宅门入，皆奔仓库，颠入窖死者又十之六七。仅剩十数贼，邻人救至，咸缚之送司。于是邻寨借以为词，遍邀各寨，群起而攻之。土司驱市人而战，大败，遂杀土司，寨民大恐。公议良玉之夫系土司宗族，应袭职。众曰：“不如其妻。”群入生家，坚请良玉掌土司印，以御寇。玉曰：“御侮之道，须众齐心，如臂指之加使，乃克有功。若人各一心，前车可鉴，是死我矣。君辈能听我号令否？”众皆曰：“凡我寨民，所得以温饱者，皆出夫人之赐，谁不愿为效命！如有异志，众共戮之。”良玉察其情切，乃出视事。先点千人，各予连弩一张，一发十矢，命其兄统领，射退乌合之师。于是略其地方三百余里，料其民得十万余众。立为大寨，居中，以亲信者同住。环作小寨，居其民，择其强壮者，训以兵法，坐作进退，井井有条。寨外掘长沟围匝，壕中皆置毒蒺藜，上覆机板，并如居室法，外伏毒弩。寨之四

---

① 觊觎（jì yú）：非分的冀望或希图。

隅，树长木，木颠以辘轳悬作屋，穴孔向外，以老花近视二镜叠作筒，安孔中，即千里镜也，能睹百里外人马，使能书者居其上，以长绳悬铃达内营，名曰天观，一有所见，即书条，摇铃报信。又掘地三四丈，埋甕，使耳听者卧其上，能闻百十里人言马嘶，亦以铃索达内营，名曰地听，一有所闻，亦如前录报。再远，则广布细作，故远近巨细，无不周知。又作连翔阵，人各执喷筒，以毒药煮细沙，晾透，纳筒中，每伍间弩手一排护之。战必抢上风，顺风扬沙，入人目，即迷疼不可开，弩手枪手继之，是杀瞽目也，故易胜。时败去之贼，复邀洞獠大举而来。先驱牛羊驼马在前，土车随之。至寨前，触弩机，中箭者，畜牲耳。箭尽，即以死畜并土车填壕，一拥而入。则良玉已遁，遗有粮食甚广，众皆以为得计，居之不疑。未几，寨中地震，火炮直冲，顷刻寨地皆陷，粮食中火箭火球竟发，烟焰迷空，死者数千人，余贼争奔出寨，则围兵四合，众皆请降。良玉审其为恶者诛之，胁从者释缚，赏以口粮，曰："去留任汝。"咸感德畏威，皆曰："愿从夫人，虽死不去。"又益数千人，万寨咸服。乃教以屯田富强之法，遂雄据一方。生大悦，曰："方贼之劫寨，卿何预知之？"曰："得天观地听力也。贼来时，畜牲在前，土车在后，早已见闻得报。我知此法，前寨必破，故退伏于外，而以地雷火炮伏寨中。彼见寨中多粮食，谅必停留，不知中留火箭火球等物也。彼方住歇，我使人由地道燃火线轰击，贼已胆裂，外又促之，进退不得，有不降哉！今以降人居外屯田，有益无损，是以日见富强。"生曰：

"今富贵全矣，卿诚天神也。"良玉曰："富不过百万，贵不过土司，卑卑者何足道哉。行将建大功于国家，膺天朝之高爵厚禄，力吐英雄之气耳，君姑待之。"此前明崇祯间事也。

时寇围京师甚急，檄四方勤王师。良玉偕其夫，拔寨赴敌。令其兄前驱，顺风扬沙，转战皆捷。京师解严，帝大悦，召良玉入觐，欲侯之。玉辞曰："侯及妇人，古虽有之，非天朝体制，无已则请封夫主。"乃召马生，以为靖北侯，赐与无算。上良夫为勇乡夫人，石柱大元帅。谢恩出，阁部索贿。玉谓其夫曰："朝纲紊矣，帝之左右皆谄媚贪谗之辈，势必不久，勿预其祸。"遂托故告退，振旅而归。良玉之子孙，至今世袭土司。

清吴芗厈《客窗闲话》卷3

陈圆圆传

圆圆，陈姓，玉峰歌妓也，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崇祯癸未岁，总兵吴三桂慕其名，赍千金往聘之①，已先为田畹所得。时圆圆以不得事吴怏怏也，而吴更甚。田畹者，怀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圆圆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击节，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②。

甲申春，流氛大炽③，怀宗宵旰忧之④，废寝食。妃谋所以解帝忧者于父，畹进圆圆。圆圆扫眉而入⑤，冀邀一顾，帝穆

① 赍（jī）：携带。

② 希：稀少。

③ 流氛：李自成起义军的声势。

④ 旰（gàn）：晚。

⑤ 扫眉：画眉。

然也，旋命之归畹第。时闯师将迫畿辅矣，帝急召三桂对平台，锡莽玉①，赐上方，托重寄，命守山海关。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许也。而寇深矣，长安富贵家胥皇皇②。畹忧甚，语圆圆，圆圆曰："当世乱而公无所依，祸必至。曷不缔交于吴将军，庶缓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时，吾欲与之缱绻③，不暇也。"圆圆曰："吴慕分家歌舞有时矣，公鉴于石尉④，不借人看。设玉石焚时，能坚闭金谷耶⑤？盍以此请，当必来，无却顾。"畹然之，遂躬迓吴观家乐⑥。吴欲之而故却也，强而可。至则戎服临筵，俨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陈列益盛，礼益恭。酒甫行，吴即欲去。畹屡易席，至邃室，出群姬调丝竹，皆殊秀。一淡妆者，统诸美而先众音，情艳意娇，三桂不觉其神移心荡也。遽命解戎服，，易轻裘，顾谓畹曰："此非所谓圆圆耶？洵足倾人城矣⑦！公宁勿畏而拥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圆圆行酒。圆圆至席，吴语曰："卿乐甚？"圆圆小语曰："红拂尚不乐越公⑧，矧不逮越公者耶⑨？"跌颔之⑩。酣饮间，警报踵至，吴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设寇至，将奈何？"吴遽曰："能以圆圆见赠，吾当保公家，先于保国

---

① 锡：赏赐。

② 长安：此指北京。胥：皆。

③ 缱绻（qiǎn quǎn）：缠绵，此指拉关系，套近乎。

④ 石尉：晋人石崇。

⑤ 金谷：石崇所修金谷园，多蓄珍宝美女，奢逾王公。

⑥ 迓：迎。

⑦ 洵：诚然，实在。

⑧ 红拂：隋朝杨素的侍婢。越公：隋朝越国公杨素。红拂不愿侍奉杨素，夜奔李靖。

⑨ 矧（shěn）：况且。逮：及。

⑩ 颔：点头。

也。”畹勉许之，吴即命圆圆拜辞畹，择细马驮之去①，畹爽然无如何也。

帝促三桂出关，三桂父督理御营名骧者，恐帝闻其子载圆圆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闯贼旋拔城矣。怀宗死社稷。李自成据宫掖，宫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询内监曰：“上苑三千，何无一国色耶？”内监曰：“先帝屏声色，鲜佳丽。有一圆圆者，绝世所希，田畹进帝而帝却之。今闻畹赠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吴骧第中矣。”是时骧方降闯，闯即向骧索圆圆，且籍其家，而命其作书以招子也。骧俱从命，进圆圆。自成惊且喜，遽命歌，奏吴歈②，自成蹙额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唱西调，操阮筝琥珀，己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顾圆圆曰：“此乐何如？”圆圆曰：“此曲只应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③，随遣使以银四万两犒三桂军。

三桂得父书，欣然受命矣。而一侦者至，询之曰：“吾家无恙耶？”曰：“为闯籍矣。”曰：“吾至当自还也。”又一侦者至，曰：“吾父无恙耶？”曰：“为闯拘絷矣。”曰：“吾至当即释也。”又一侦者至曰：“陈夫人无恙耶？”曰：“为闯得之矣。”三桂拔剑砍案曰：“果有是，吾从若耶?!”因作书答父，略曰：“儿以父荫，待罪戎行，以为李贼猖狂，不久即当扑灭。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侧闻圣主晏驾，不胜眦裂。犹意吾父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

① 细马：小马。
② 歈（yú）：歌。
③ 嬖：宠幸。

以殉国难。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①，复愧平原骂贼之勇②。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决。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③，不顾也。”随效秦庭之泣④，乞王师以剿巨寇，先败之于一片石。

自成怒，戮吴骧并其家人三十余口。欲杀圆圆，圆圆曰：“闻吴将军卷甲来归矣，徒以妾故，又复兴兵。杀妾何足惜，恐其为王死敌，不利也。”自成欲挈圆圆去，圆圆曰：“妾既事大王矣，岂不欲从大王行？恐吴将军以妾故而穷追不已也。王图之，度能敌彼，妾即褰裳跨征骑。”自成乃凝思。圆圆曰：“妾为大王计，宜留妾缓敌，当说彼不追，以报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于是弃圆圆，载辎重，狼狈西行。

是时也，闯胆已落，一鼓可来。三桂复京师，急觅圆圆。既得，相与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圆圆为闯致说，自以为法戒追穷，听其纵逸而不复问矣。旋受王封，建苏台，营郿邬于滇南，而时命圆圆歌。圆圆每歌大风之章以媚之，吴酒酣，恒拔剑起舞，作发扬蹈厉之容⑤。圆圆即捧觞为寿，以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吴益爱之，故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其蓄异志，作谦恭，阴结天下士，相

---

① 孝宽：北周韦孝宽，善用兵，屡御强敌。

② 平原：东汉平原人祢衡，多才尚气，曾痛骂曹操。

③ 鼎：古代烹饪器，容积较大，多用来煮肉。俎（zǔ）：割牲用的砧板。

④ 秦庭之泣：指春秋时楚国大夫申包胥哭于秦庭求兵救楚事。

⑤ 发扬蹈厉：指挥剑奋起，顿足示勇的舞蹈动作，多用以表现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情志。

传曰多出于同梦之谋，而世之不知者。

清陆次云载《虞初新志》卷11

史可法传

史可法字道邻，北京锦衣卫籍，河南祥符人。登戊辰进士，初授陕西凤翔府推官，升户部主事，转安庆道。援庐、桐之间，与流寇张献忠相持，多战胜，加巡抚衔。三年，转七省漕运。可法为人，廉直恭毅，乐与人善，远近慕之。郡县为不职者，畏其弹劾，亦束脩为谊①。以十条诫长令，大约恤民忠上等语。亦折节下贤，而奇谋不任。或有上可法书，言公才不称德，亦虚怀谢而已。

崇祯十三年，清兵深入内地，可法御之庙湾河口，预埋火器于河北待之。清人畏可法素望，退去。寻得升南京兵部尚书，李贼致书盛推许。明年，战于南阳夏镇之间，贼退遁。北都既陷，先帝殉社稷，可法与姜曰广等欲拥立潞王。适马士英以福藩至②，前议不果。遂正位南都，以定策勋进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设四镇于江北，靖南侯黄得功屯扬州，兴平侯高杰屯河南，东平侯刘泽清屯淮上，广昌伯刘良佐屯仪真北，备战守。

时与同官马士英不合。士英专谀佞，自宠荣，货滥无远志，道主于淫溺③。可法自请出驻扬州，以联络诸镇。时诸镇骄，不肯属可法。靖南先之，三镇乃听调。然率多不奉命，高杰至欲擅屯扬州自便。可法力

---

① 束脩：此指礼品。

② 福藩：指明福王朱由崧。

③ 道：诱导。

不足以制之，但以诚感。所日议恢复兵北出，逡巡未有应也。可法军中自奉俭，与下卒同衣食，轻赏赉，每以忠义相激劝。军饷至，辄散给不宿①，幕中尝无百金贮。

甲申四月初九日，史可程（系可法弟）为清所任，致书可法，招之归清，可法不应。十一月，清摄政王复遗书于可法，意以故君未葬，新君不得即位。且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必讨。又云南州诸君子，每有大事辄相筑舍②，昔宋人议论未守，兵已渡江，可为殷鉴云云。书函题史圣人启。可法答书曰："南国得接好音，随遣使问讯吴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明大夫无私交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③，真不啻从天之降也④。讽读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讨，烦贵国忧，某且愧且感。左右不察，谓中国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为大国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⑤，勤政爱民，真尧舜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某待罪南枢⑥，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问遂成。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呼！人孰无君。虽肆某于市朝⑦，以为泄泄之戒⑧，亦奚足谢先皇帝于地下哉！尔时

---

① 不宿：指不过夜。

② 筑舍："筑室道谋"一语的省略，谓在路旁造房舍，却向行人请教。喻人多口杂，意见不一终不成事。

③ 琬琰（yǎn）之章：喻美好的文章，这里为外交辞令。

④ 不啻（chì）：不异于。

⑤ 大行皇帝：具有崇高德行的皇帝，此指崇祯皇帝。

⑥ 南枢：南明政权的朝廷中枢，时史可法任兵部尚书。

⑦ 肆：执行死刑后陈尸示众。

⑧ 泄泄（yì）：闲散驰缓。

南中臣民哀恸如丧考妣，无不拊膺切齿，欲悉南中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成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权与迎立今上，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①，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欢呼夹道，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②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③，紫气如盖④，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欢传盛事，大江涌楠梓数十万根，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越数日，遂命某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成。大国入都，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⑤，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望，顶礼加额⑥，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⑦，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联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须次江淮⑧，乃辱明海，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然此又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不

———

① 犹子：兄弟之子。

② 凤集河清：凤凰飞集，黄河水清，古人认为是吉祥的征兆。

③ 告庙之日：指福王登基祭告祖先的盛典之日。

④ 紫气如盖：紫色的祥瑞光气象伞盖一样出现在天空，古人视为帝王出现的先兆。

⑤ 戢（jí）：聚集。群黎：平民百姓。

⑥ 顶礼：跪地以头承尊者的脚，本为佛教徒的最敬礼，后多用于书面语中表示敬意。加额：以手加额，表示庆幸。

⑦ 筐篚：竹器名，方形为筐，圆形为篚，古人多用筐篚承装敬献的食品。

⑧ 须：侍。次：驻扎。

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王子①，惨变非常，不即位之说，坐昧大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②，踵事《春秋》。其间特书莽移汉祚③，光武中兴④；丕废山阳⑤，昭烈践祚⑥；怀、愍亡国⑦，晋元嗣基；徽、钦蒙尘⑧，宋高缵统⑨。是皆国仇未翦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率以正统与之。甚至如玄宗幸蜀⑩，太

---

① 青宫：太子的东宫。崇祯皇帝自杀后，太子出奔，存亡莫测。

② 紫阳：宋人朱熹。《纲目》：指朱熹所著《资治通鉴纲目》。

③ 莽：指西汉末年的王莽，曾篡帝位，建立新朝。

④ 光武：指光武帝刘秀，为东汉的开国君主。

⑤ 丕：指魏文帝曹丕。山阳：指汉献帝刘协。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建立曹魏政权，贬刘协为山阳公。

⑥ 昭烈：指三国时蜀主刘备，死后谥曰昭烈皇帝。践祚：登基称帝。

⑦ 怀：指晋怀帝司马炽。愍(mǐn)：指晋愍帝司马邺。二人为西晋的末代君主。晋元：指晋元帝司马睿，为东晋的开国君主。嗣基：继承皇位。

⑧ 徽：指宋徽宗赵佶。钦：指宋钦宗赵桓。蒙尘：指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开封，俘虏徽、钦二帝事。

⑨ 宋高：指宋高宗赵构，为南宋的开国君主。缵统：承续帝业。

⑩ 玄宗：指唐玄宗李隆基。幸蜀：指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奔四川事。

子即位灵武①，议者疵之，未尝不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咸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深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②，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③，不私其土地。况大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难，窥此幅员④，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往者先帝轸念潢池⑤，不忍尽戮，剿抚互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甲胄之士，击楫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窃以为天殄逆闯，当不越于斯时也。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⑥。今逆成未服天诛，谍知已卷西秦，方图报复。不特本朝不共戴天之仇，抑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也。伏乞坚同仇之义，全终始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⑦。则贵国义闻，炤耀《春秋》。本朝图报，唯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千载一时哉！至

———

① 太子：指唐玄宗的太子李亨。唐玄宗奔蜀后，李亨在宁夏灵武县自立为帝，是为唐肃宗。

② 契丹：古代民族名，宋时国号为辽。和宋：指公元1004年，辽、宋在澶州议和事。按和约，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③ 回纥(hé)：古代民族名。安史之乱期间，曾两次派兵协助唐政府军作战，不曾提出领土要求。

④ 幅员：指国土。

⑤ 轸念：深切思念。潢池：池塘。此用《汉书·龚遂传》"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语，喻崇祯皇帝认为李自成不是有意作乱。

⑥ 语见《尚书·泰誓》，《泰誓》尽字作本。

⑦ 敷天：普天。

于牛耳之盟①，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某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某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惟大国实昭鉴之。"

来年四月，清兵从天长、六合间东下，所至瓦解，无逆战者②。时高杰已卒，其兵方往屯泰州；黄得功奉调芜湖，御左兵之下；刘良佐以其众叛降；刘泽清屯淮南坐视，不肯南援。可法顾兵少无援，令民城守，以甲士伺战。时卫胤文（字子安）守西门，万元吉（字吉人）安北门，何刚（字悫人）奉调自白杨河来，亦守北门，施凤仪守便义门，黄位（字九如）守钞关门。

廿二日，清兵抵西门。不攻城，但曰："吾假道渡江，秋毫无所犯。"令军中凡取火，就民居外持火具立，俟得火即行。法不得一语。附城数十里百姓安之，无怖惧。可法既密使人之黄得功，使驰救，又治神炮西门，睨清兵大队至，辄击杀数千人于一二十里之外。清兵怒，还炮击城。楼圮辄修，固守待援。越三日，喧传黄兵救至。登城望旌旗，皆是兵，头裹衣甲皆非清制，步骑半，约可七八百人。有南人声呼关云：得功且继至。时城中危惧，闻有救，欢声如雷。守者未及白可法，辄开关纵入城。则挺兵杀，尽弃其头裹，然后知清兵伪为黄者也。

先是，可法移文呼救黄得

---

① 牛耳之盟：古时诸侯会盟时，割牛耳取血，各方分别饮牛血为誓。

② 逆战：迎战。

功者，半道为清人所得。适高后二千之往泰州者，半道降清。清皆令弃盔甲兵器，空手去。而以其装代为黄兵，故守关者不疑，得以入。可法欲巷战，兵散，左右从者百余人耳。即欲死，左右曰："天下事尚可为，公死，无有议及朱家公举者①。"强掖诃法出北门。可法不肯，坐参将张弘家，自刎死。清兵屠旧城，男子无少长皆死，妇女尽缚归营。令曰："有守新城者，如法。"新城门开，得不屠。清乃收可法尸，具奏厚葬之。嗣三吴兵起②，咸曰可法尚在，竞借其声相慰奋云。可法年仅四十二岁，早失偶，不娶，无子。

清查继佐《国寿录》卷 2

靖南侯黄得功

黄得功，号虎山，谥忠烈。骁勇绝伦，善以少击众。起行伍，屡杀贼有功，晋大总戎封靖南侯。崇祯之季。诸将皆挟寇自重，骄蹇不可制③，独得功忠纯，乃心王室④，进止唯朝廷命。满兵南来，为之谋主者，叛将孔有德；为之向导者，降将许定国也。既绝淮、泗，饮马于江，而史阁部可法坚守扬州不下。野无所掠，豫王孤军深入，虑有变，欲返。有德、定国止之曰："扬城无援，更待数日可破。"豫王乃留。四月二十四日扬州陷，屠其城。

---

① 朱家公：指朱氏明王朝的皇帝及诸王。

② 嗣：继而。三吴：此指以苏州市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时江南各地纷纷起兵抗清，而以江阴、嘉定两地最为突出。

③ 骄蹇（jiǎn）：傲慢不顺。

④ 乃心王室：指黄得功忠于朝廷。语本《书·康王之诰》"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时监军杨文聪、总兵郑鸿逵驻镇江，三奏大捷，马士英馈以金爵十，弘光帝赐金牌十三，故都城内皆谓满兵不足虑。而掌戎政勋臣忻城伯赵之龙已三致书定国，言京城空虚，请满兵速渡，当即以京城献。初九日，满人偏师先从镇江渡，之龙令候骑张皇告警以恐帝。初十日卯刻，辅臣马士英、弘光帝俱弃城遁。士英由广德入浙，帝奔芜湖黄得功营。辰刻，赵之龙已遍张示京城，言本镇为尔百姓费尽苦心，已三致书大清大帅，尔百姓坐听毋恐。

时御史黄澍与左梦庚等率兵东下，称清君侧。朝廷命得功及总兵方国安、文臣阮大铖、朱大典等，并内官数人，咸统众屯芜湖。帝既入得功营，得功痛愤。十三日，令士卒蓐食①，还救京城。过太平，闻满兵是日已得京城。不得已，复还芜湖。时广昌伯刘良佐率兵二万，屯上新河，纵兵淫掠，居民苦之。满兵既至，驻天坛，百姓往诉之。豫王遣兵五十往谕降，良佐遂以兵降，所统二万人各拔腰刀，互割顶发，一刻皆头如雪。良佐遂为满人前驱，趋芜湖。时芜湖诸营兵尚二十余万。

十四日，诸文武相与谋奔杭州。以督臣朱大典、总兵方国安皆浙人，于是，议命二人率所部先发引道。都督杜弘域，杜松侄孙也，令护帝驾，得功率所部断后。时弘域兵已先行三十里，弘域与帝未行，得功侍帝饮于识舟亭。俄传满兵已至②，弘域亟护帝入芜城。得功不被甲，服葛箭衣，单骑过芜城北门。城上人指云：前二里

① 蓐(rù)食：早晨提前开饭。
② 俄：不久。

许即满兵。得功跃马挥鞭，直前击满兵，无不披靡，尽掷所戴胡笠于地，缨缕纷然，遭击死者数十百人。

时得功一臂伤，不可动。先是，左梦庚既东下，有偏裨刘朱者极勇悍，愿一当得功，请为前锋，许之。既至芜湖，朱单骑独出，遥谓诸人勿动，独令黄得功来斗。得功闻之，即单骑出。去朱数十步，突叱朱曰："吾即乃公也。"发矢射朱中臂。朱被重铠，虽中，未深创，遂前与得功斗。两人相持烈允植，各牵其臂。得功乘间，掣一握箭筑朱面①，朱遂掣刀刺得功腋。得功伤，舍朱驰还。朱追之，我兵矢石并发，朱乃退。故是时得功独一臂运鞭耳。

得功逐满兵，过赭山，刘良佐从山上呼"黄大哥"，得功识其音，举首视之。良佐谓得功当顺时屈节，图富贵，且去笠以秃顶示得功。得功曰："吾起行伍，为公侯，明朝于我不薄，反面事仇，尔能之，吾不能。"张天禄在良佐后，潜射得功，中咽。得功拔矢，血如注。得功愤，遂自刎死。（一云：射得功乃满人善射者，非天禄也。）

钱子曰：敌渡江，南朝烈死事者，文臣唯史公一人，武臣唯黄公一人。史公周旋险阻，出入戎马锋镝间，卒尽忠以明其报，汉武侯、宋文信国不是过也。黄公骁勇绝人，有平刘超功，每耻与高、刘并封。又策高杰心祸国②，几为所袭杀，与李西平策怀光同。迨其后，与弘主相依，患难之中见君臣焉，功不伟哉！而卒以死殉。呜呼，

① 筑：捣击。

② 策：献策，此指黄得功向弘光帝进言。

两公诚当代之人哉！

清钱肃润《南忠纪》

侯方域魏禧传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执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祯间官户部尚书。方域既世家子，幼从其父宦京师，习知中朝事，而于君子小人门户始终之故尤熟悉。喜结纳名士，与贵池吴应箕、宜兴陈贞慧最善。阮大铖者，故魏奄义儿①，屏居金陵②，谋复用。诸名士共为檄，数大铖罪，应箕、贞慧主之。铖愧且恚③，然无可如何。诇知方域与二人者相善也④，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于二人，事当已。乃属其客阳交欢方域。方域觉之，谢客，不与通。

时大铖家有伶一部⑤，以声伎擅名，能歌，所演剧号《燕子笺》者。又值诸名士以试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会，趣征阮伶⑥。大铖心窃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诇之。方度曲，四座称善，奴走告，大铖心益喜。已而抗声论天下事，箕踞叫呶⑦。语稍及大铖，遂戟手骂詈不绝口⑧。大铖闻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后数年，南都拥立，大铖骤柄⑨，用兴大狱，将尽杀党人。捕贞慧入狱，应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扬子，依镇帅高杰得免。

---

① 魏奄：指明朝宦官魏忠贤。
② 屏（bǐng）居：隐居。
③ 恚（huì）：恨。
④ 诇（xiòng）：刺探。
⑤ 伶：戏班。
⑥ 趣：急。
⑦ 箕踞：此指傲慢不敬的神态。叫呶（náo）：喧哗叫闹。
⑧ 戟手：用食指和中指指点。詈（lì）：骂。
⑨ 骤柄：迅速执掌权柄。

方域傥荡，任侠使气，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合，辄吐出肺肝，誉之不容口。援友之厄，能不悋千金①，然亦喜睚眥报复②。居乡时，扞文网③。崇祯末，剧寇李自成围汴急，诏侯恂出，督师援汴。方域进曰："大人受命讨贼，庙堂议论牵制，奏请不应，征调难集。愿破文法，以赐剑首诛一甲科、令守，而晋师、许定国师噪④，当斩以徇军。事办威立，疾驱渡河，就左良玉于襄阳，约陕督孙公傅庭犄角于秦，贼乃可图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辄遣归。方域既负才名，以明经累举于乡⑤，辄报罢。寻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岁顺治十一年也。

明季古文辞，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⑥，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逾下，明文极敝以迄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末年游吴下，将刻集。集中文未脱稿者，一夕补缀立就，人益奇之。既没，而文章乃大著。初陈贞慧就逮，入诏狱⑦，锻炼久之⑧，会大铖败，脱归，后十余年，卒于家。王师下金陵，吴应箕谋起兵，被执不屈，死。方域著有《壮悔堂文》十卷，诗六卷，遗稿一卷，版行。

魏禧稍后出，其文章与方域并名于时。魏禧字叔子，一

① 悋（lìn）：吝惜。
② 睚眥：此指小忿小怨。
③ 扞（hàn）：触犯。
④ 噪：嘈杂而不守军纪。
⑤ 明经：明代参贡生的敬称。
⑥ 嘉、隆诸子：指嘉靖、隆庆年间明代文坛的前七子和后七子。
⑦ 诏狱：奉诏令而关押犯人的牢狱。
⑧ 锻炼：蒙受罪名遭受酷刑。

字冰叔，赣之宁都人。其生以天启甲子，后方域六岁，然不相识。方域既早殁，而禧名继起，与之埒①，故世或称侯魏云。

禧年十一补邑弟子员，试辄冠其曹。后十年，会甲申之变，愍帝死社稷，禧闻号恸，从博士后，日哭临县廷。居则愤惋叱咤，如不欲生。谋从曾给事应遴倡义复仇，不果。已乃谢弃诸生服，隐居教授。禧负才略，善掰画理势②，终干微髭③，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决成败，悬策而后验者，十常七八。

方流贼之炽也。承平久，人不知乱，且谓寇远猝难及。禧独忧甚，移家翠微峰居焉。翠微峰距宁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余丈，中径，圻自山根至顶若斧劈然④。缘圻凿蹬，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瓮口，因置闸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确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乱，喜结客，立义声公卿间，与禧立谈定交，遂偕林，挈妻子来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变姓名为林确斋，世所称易堂诸子也。其后数年，宁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独完。

禧既谢诸生，益肆力为古文辞，授徒穷山，弟子著籍者常数十人。喜读史，尤好《左氏传》及苏洵。其为文主识议，凌厉雄健，不屑屑抚拟，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节烈事，则益感慨激昂，摹画淋漓，故其所为《新乐侯刘文炳传》及姜采、江天一诸传尤工。

---

① 埒（liè）：等同。

② 掰画：筹谋策划。理势：分析形势。

③ 终于：全身。

④ 圻（yín）：边际。

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吴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闻有隐逸士，不惮千里造访。于吴门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风，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毗陵交恽日初、杨瑀，方外交药地槁木，皆遗民也。康熙十七年，诏中外举博学宏词，禧亦在举中，被征，以疾辞。郡太守、县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医药①。抚军某疑其诈，以板扉舁之。至门，禧絮被蒙头，卧称病笃，乃放归。后二年，赴维扬故人约，舟至仪真，暴心气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诗集八卷，《左传经世》若干卷。兄详字善伯，弟礼字和公，并有集行世。

论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论次两家文，乃合传之。方域才气踬弛，似陈亮，其遭大狱濒死亦似之。然亮犹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夭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荐龚翊为太仓学官②，翊辞不就，语人曰："吾仕无害于义，恐负金川门一恸耳。"而禧之论，以谓翊一门卒，非有知己之恩，国士之责也。既已更立三朝，身逢贤圣之主，而皎然不肯少污其志③，贤已。呜呼！禧傥自谓与④

清邵长蘅载《虞初续志》卷3

---

① 舁（yú）：举，抬。

② 龚翊：又作龚诩，曾任金川门的守卒，燕兵杀来，翊放声恸哭使其离去。巡抚周忱欲推荐龚翊做官，翊不应，终身隐居。

③ 皎（jiào）然：洁净的样子。

④ 傥：或许。

郑成功

朱成功者，郑芝龙之子也①，毋为倭女。初名森，弘光时入南京太学②，闻钱谦益名，执贽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丰采掩映，奕奕耀人。隆武帝立，年才二十一，入朝，上奇之，赐今姓名，俾统禁旅③，以驸马礼行事，封忠孝伯。

初，芝龙之为盗也，所居为泉州之东石，其地滨海。有李习者，往来日本，以商舶为事，芝龙以父事之。习授芝龙万金寄妻子。会习死，芝龙干没之④。遂召募无赖，为盗于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赀⑤。崇祯中，受巡抚沈犹龙招抚。芝龙娶日本长崎王族女。凡为日本赘婿者，例不得归，惟芝龙挈其妻还东石，第宅纵横数里，遂为入闽富人。犹龙母生日，进珊瑚树高丈许，饰以珠龙金盎⑥，观者艳之。芝龙从者掣生犀黄金为甲⑦，每出则百人如一人焉。时南安有荀憨，惠安有刘香老，皆称富强。憨先亡，香恃强不就抚。朝命芝龙讨之，战于五虎门外之定海所。芝龙力不敌香。弟芝虎勇甚，望见香乘大舰，指挥兵士。芝虎直前跃舰而上。香手格芝虎兵器堕之，遂徒手而博，相持入海，

---

① 郑芝龙：明清之际福建南安人，初在海上起兵，明朝授都督同知官职。1645年，拥唐王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权。次年清兵入闽，不战而降，被迁往北方，后被清朝杀害。

② 弘光：南明福王年号，即公元1645年。

③ 俾（bǐ）：使。

④ 干没：侵吞他人财物。

⑤ 不赀（zī）：不可计量。

⑥ 金盎（àng）：腹大口小的金制盛器。

⑦ 犀（xī）：指犀牛皮。

俱死。芝龙既并其众，威震全闽。江右邹维琏嗣为巡抚，欲抑之，而势弥焰。弘光帝立，封南安伯，及劝进唐蕃御极改元隆武，晋封平国公。北兵入福州，芝龙退屯安海，楼船尚五六百艘，乃为洪承畴所诱，必欲降附，诸将多不从。成功痛哭而谏，芝龙不从，单骑北去。

芝龙既降，其家以为可免暴掠，遂不设备。北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成功大恨，用倭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敛。丙戌十二月朔，成功会文武群臣，移于南澳勤王，于烈屿设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复。丁亥，仍称隆武三年，移于南澳。勤王者远近至，军声颇震。五月，于厦门中左所设演武场。七月，令定国公郑鸿逵军围泉州于桃花山，不克。十月，从大学士路振飞、曾樱议，颁隆武四年戊子大统历，用文渊阁印印之。戊子闰三月，同安安溪以下皆下，以吏部主事叶翼云署同安事。五月，围南安县，不克而返。八月，同安破。叶翼云及镇将邱进、金裕皆死之。知永历帝驻跸广西之肇庆，遣光禄寺卿陈士京入朝。己丑，士京还自行在，封成功为延平王，始称永历三年。六月，漳浦守将纳款。庚寅，成功南下。辛卯二月，泉州侦厦门单薄，袭破之，曾樱自缢，诸绅咸避于浯屿①，成功自南返泉州，袭者始退。十二月，攻漳浦，知县某出降。壬辰正月，海澄守将赫文兴举城降，围长泰县，北督陈锦来援，败之。二月，复平和诏安南靖三县，进围漳浦县府。七月七日，陈锦为其内

① 浯（wú）屿：指福建金门岛。

史李进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来降。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至自五指山，言隆武在彼为僧，继而遣使至厦门，一时故臣皆不能决。九月，北师金帅援漳岛，师失利。癸巳二月，五指山复遣使来存问诸臣，言隆武帝令离五指，驻平远县。将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请敕验视，卒不可得。五月，金帅以万骑攻海澄，遇伏大败。六月，岛师南下，会潮州守将郝尚文反正，以定海李孟翀署太守事。其属县潮阳惠来相抗，成功赴剿。甲午四月，清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岛师剃发，不受，潮州复陷。十一月，发水陆师，应西宁王李定国于粤东。十二月朔，复漳州府。漳属十县，降者九，独龙岩不下。十二月，泉属七县降者六。乙未正月，破仙游，攻半月。四月，援粤之师失利，统军者黄梧降级。五月，祭旗，大演陆师，戈甲耀日，集搢绅观之。六月，祭海，大演水师。九月，南征，破揭阳澄海普宁三县，命浚揭城，毁澄普。十一月，舟山巴臣兴举城降，发师已三月，阻风，至是已抵城下。十六日，北师再遣议和。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颁永历十年大统历，以前年有戎事也。台州北将马信弃其城，纳降于舟山。二月，降将马信冯用张洪德俱抵厦门谒成功。五月十日，粤师失利归，暂其将苏茂。闰五月，改厦门为思明州。六月二十四日，黄梧以海澄叛，知县王士元从之，部将康雄不从，断其手，得坠城出。七月五日，以勇忠侯陈某为守思明州。成功帅师北伐，夺闽安镇，斩北将胡希孔，生擒百七十余人。二十二日，战于南台，夺桥。又明日，战于桥北，再胜。二十八日，战于软

场，夺马二十五匹，擒延平参将张礼。八月四日，复连江。二十六日，舟山陷，总制陈雪之、英义伯阮骏俱赴海死。丁酉十二月，岛上火药局灾。戊戌正月，行在以玺书通问。二月，松江徐孚远汎海由交趾入安隆。交趾要其行礼，不听，不得过，遂返厦门。后厦门破，孚远遁迹，为北帅吴六奇所藏，完发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榇归故里，未葬，子以死。成功会师浙海，以少司马张煌言为监军北伐。抵羊山，羊山故有龙祠，海船过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于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见人了不畏避，军士竞逐之。天朗波平，怪风猝至，海船自相冲击，义阳王某死焉。于是返旆①。已亥五月，全师北指，张煌言以所部义从前驱入江。煌言兵抵瓜洲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师出御，满汉死者千余。乘胜逼其城，成功南渡攻镇江，煌言溯长江，未至仪徵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观音门，成功已下镇，水师毕至，军声大震。七月，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芜湖以降书至。成功谓煌言："芜城，上游门户，倘留都不能旦夕下，则江楚之援兵日至，挖扼要害，非公不可。"七日，煌言至芜湖，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石埭、青阳、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凡得郡四、州三、县二十四，而下流之常镇属县，亦皆待时而为降计。其

① 旆（pèi）：指旌旗。

时忽有大帅单骑而返，饭于村店，惟一老妪，大帅遑遽问曰①："今日之事如何？"老妪不知其为大帅，因曰："闻杀北人尽矣。"大帅不敢饭而去，留都亦无意降，未定而谍知岛师疏放，樵苏四出②，营垒为空，士民浮水而嬉。用轻骑袭破前屯，成功仓猝移帐质民③，军灶未就，北师倾城出战。兵无斗志，岛师大败，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檄镇江之师。煌言趋铜陵，与楚师遇，兵溃，变姓名，从建德祁门山中，出天台以入海。

成功之败而归也，以厦门单弱。方谋所向，中途遇红夷船④，其通事乃南安人也，谓成功曰："公何不取台湾，公家之故土也。有台湾则不患无饷矣。"台湾者，海中荒岛也。崇祯间，熊文灿抚闽，值大旱，文灿向芝龙谋之，芝龙曰："公第听候所为。"文灿曰："诺。"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厥田唯上上⑤。秋成所获，信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后为红夷所夺，筑城数处，曰"台湾"，曰"鸡笼"，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数十处。台湾之城，乱石叠，高数丈，厚丈余，用火煅之，化为石灰，融结一块。其门户澎湖。澎湖淡水，地势低下，海舶至此，必易舟而入，故险而易守。成功遄攻台湾⑥，至澎湖，适遇水

---

① 遑遽（huáng jù）：惊惧慌张。

② 樵苏：打柴割草，以充燃料。

③ 质民：安顿百姓。

④ 红夷：明时对荷兰人的称谓。

⑤ 厥田唯上上：指台湾土地肥沃，都是上等土质。

⑥ 遄（chuán）：迅速。

涨，竟以海舶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红夷不过千余人，其余皆郑氏所迁之民也。以火炮攻城，城坚不受砲。湾民导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下而上，统于城濠，贯城而过。城中无井泉，所饮唯此一水。若塞其流源，三日而告变矣。从之。红夷乞降，遂以大舶迁国，成功王其地。辛丑，以疾卒。子锦嗣。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21

董小宛别传

向闻耆旧啧啧谈董妃事实，为满清开国第一艳史。近年来诸家笔记，皆能历举其佐证。如某氏诗说，以吴梅村之《清凉山赞佛诗》为线索，尤风雅足征信。若条举其事，则罗掞东氏、陈石遗氏所录颇详。

初，江南既定，汉降臣洪承畴为两江总督，颇悬物色之赏，军士竞献美姬以媚主帅。洪氏熟闻江南佳丽地，秦淮一波，红桥片石，其香艳沁人，魂楚至是，尤慕寇白门、马湘兰、李香君、顾横波等盛名，求之俱不得。既而董小宛甚切，知冒为四公子之一，未可轻动。麾下健儿佟某者，亦攀鳞附翼之一也，揣知洪意，乃自荐曰："小人闻冒某挈妾居邗沟之西郭地①，名绿杨树，虽垧野而境幽胜，附近多茶寮酒馆，亦颇繁华。兵燹后，纵稍衰，然私贩鹾贾及无赖亡命本伙，冒氏辄以财役使之。私贩戴之如官长，保护亦甚力。虽然渠等皆易犯法网，以隙授人。苟率大兵进讨，不患无辞也。"洪喜甚，旋引人密室，与谋曰："冒得人心，未可轻动，勿孟浪焉可。"

① 邗沟（hán）：古运河名。

佟唯唯去。数日，意报董小宛来矣。洪召入诘曰："子劫之耶？其何能速？"佟曰："予堂堂正正，以大兵加之，又故纵其主人，而收其妻孥耳。"洪曰："奈何？"佟曰："适私贩滋事于瓜州埠，据供知巢穴在绿杨树。予即声言须捕其渠魁，以兵直岛冒宅。众曰：'误矣，彼冒公子，文人也。奚渠魁为？'予曰：'不知为冒公子，但知有巨憝①，强娶良家女，匿居于此耳。今有人告官。庇匪既犯法网，劫女更干官刑。予奉命来征剿，安得有误？'于是众知法恐累及，逡巡散去。予乃遣人使冒遁去，而收家属。既出，宣言于众曰：'巨憝已逃，幸所劫之女尚在，可将去也。'冒流寓此未久，人莫知其所由获，故不敢有言。予遂得与俱来。"洪甚悦，命董入，则掩袂娇啼，历诉冤苦，且言逮逋之误。盖董初闻佟之言，以为偶误也。洪佯慰之曰："幸勿自苦，子夫与逆案有关。事得白，则且送子归耳。"董曰："然则容儿作书寄去耶？嘱彼至此，自辨何如？"洪曰："否，否。予本怜才，故特纵之去耳。不然，皇皇明讼，缉捕名犯，予安能庇之？今以美人为质者，掩外间耳目也。子姑留此，吾当为求昭雪。"不得已谢焉。洪遂锢之于内庭，以衣饰玩好名花精器娱其意。董渐悟洪之奸诈，日以泪痕洗面。无何，洪被酒之夜，召董入侍。董涕泗被面，誓不肯行。婢媪曳之入室，则席地以坐，向北呼冒哭。洪自起慰之，不解。洪怒，命闭之后面一小阁中，从此笯鸾囚凤②，不啻文信国之在燕京矣。年余，洪氏入都，仍

---

① 憝（duì）：奸恶。

② 笯（nú）：鸟笼。

命载之后车。行抵淮关，忽有莽男子夜袭钿车，欲行黄衫客古押衙故事。惊卫兵，大哗扰，逾时始定。董依然尚在，盖去者他一姬及之董之侍儿名扣扣者是也。洪闻益加防闲。及抵都中，董觅死屡，洪恒嘱美姬婉劝之。知其未绝意于冒，恐有人为之通声气，特遣人侦察之，果得巢民之书。前书略言将于清江浦劫子归事，并嘱其为己守贞，以函往而作答者。后书由言图劫不成，吾已贿满御史劾秦洪强占民女不法，若上闻，当必可遣子，吾乃令人北来迎护焉。

此书盖洪之心腹饰为失庞，常与董周旋，因而窃得之以示洪者。洪大惊曰："计毒哉！吾虽不畏彼，然上满人，常疑汉人不忠。设事发，吾则矣。吾当先发制人。"即日饰董献入宫庭，且绳其美及己之忠爱。世视得董，大悦之。顾董仍求死不辍①。世祖乃命一嫔入伴焉，婢婉顺其意，徐图挽回。嫔南人，问董所苦。董告之。嫔曰："若然，则洪氏，子仇也，誓所必报。欲报之，非得天子势力不可。今上于子矜宠甚矣②，有所求当必听，则洪氏可倒，而若夫可全。否则，尔之密函在洪手。洪且死若夫，上意厌子，必仍遗若返洪氏。是若图不死于虎，终死于狼也。等死耳，与其受制洪氏手，而且死己，夫孰若得借万乘之力以厌洪，而夫又得全。妾观若诚慧心殊绝人也，奈何勿幪懂③，反与万乘抗？且子即日飞去则已，不飞去，策无有上于此者。盍三思焉。"董闻言心动。盖董于将入

---

① 辍（cuò）：停。

② 矜宠（jīn）：怜惜宠爱。

③ 幪懂（mēng）：幪，遮盖，这里糊涂。

宫一日前复得冒书，言洪嗾其党，日夜谋杀己，绝卿望。今吾上下营救，宁令卿得入宫，不愿服此丑恶之汉奸，卿意如何云云。故董闻女伴言而深思，谓诚如冒言，入宫即可以报洪。吾既办一死，忍辱亦何害？且吾苟不顺上意，是与夫同尽也，吾忍乎？夫年衰老，不能胜此罗织之苦，吾当自污以纾夫难①。遂慨然曰："吾始以为万乘之尊，视人如草芥，必无情之可言。今乃知万乘亦非必无情者，吾亦悔之。"女伴喜，以告世祖。世祖固好董甚，立以宝舆迎之，恩宠有加，誓不相负，恍如长生殿前之私誓焉。于是，董得以淑妃之号，为昭阳殿里第一人矣。

当董被佟捕虏时，虽未坠禄珠之楼，却痛甚章台之柳。冒巢民方谓洪罗织，将兴大狱，不敢复归水绘园。又以洪之嘱己远遁，非其本意，疑己之门客纳贿所为，于是流离奔窜，有棘地荆天之慨。是时巢民尚有一姬曰蔡女萝，吴门旧家女，因贫而衒鬻②，乃自请于父，愿择所婿，得冒甚喜，冒亦悦之如董姬也。盖以冒病数月，董姬衣不解带，食不甘味以侍之。既而羸惫，冒疾少瘥以为怜，急觅一姬代其劳，得蔡如左右手，董亦相昵如姊妹。被劫祸起，董仓皇就道，顾蔡而泣曰："妹速易男服，从主公去。吾当以一身了之。行者居者，各尽其道可也。公疾新愈，幸妹善事之，感如身受，勿以我为念也。"女萝泣应之，遂易装从巢民西泛采石，由鸠兹漫游黄山，流寓徽、歙间。诸名士以诗酒相招，

---

① 纾（shū）：解除。

② 衒鬻（xuàn yù）：炫耀卖弄。

为之挑闷。巢民心不忘董姬，出赏金募干仆至金陵，探洪举动，每事必报。至洪强协董姬充下陈，巢民东向失声曰："吾负姬矣！早知此獠用声东击西之计，吾苟以他婢易之，事或可已。今若此，吾将往讼之！"奋然欲向金陵，女萝止之曰："此非宛姊之意也。彼降臣，豺狼耳。既能诬君，宁不能杀君？自罗于网，以重宛姊之痕，果何为哉？"巢民愀然曰①："然则奈何？"女萝支颐若有的思，良久曰："君生平以财役人，能得人死力，独无昆仑女其人者乎？"巢民悟，乃潜归水绘园，密召其党之健儿曰冯小五者，语以所苦。小五曰："予受公豢养久矣。董姬之来，予又受其葬母之惠。方思捐顶踵以报。今有急难，敢不从诸？"巢民纳其女妻于家中而遣之曰："我，尔身也。幸毋后顾忧。"于是，小五入金陵。适洪以内召入都，家属车已发。小五设盛馔，遍延其党宴饮，客多为督署侍卫亲信者，率皆与小五有布衣昆季欢。酒半酣，小五颦蹙而叹，则从皆起曰："小五数载不至金陵，一旦衔杯聚欢，正当欢乐谐畅，奈何郁郁？即有所患，吾兄弟岂容不臂助？盍吐实情？"小五乃诉冒辟彊事，且曰："吾亦知兄弟辈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万不敢教人叛立。然妾是庶人不乐宋玉，董姬亦是可怜。弟愿念此下情，指导幽囚处所，取其人以归。余悉不敢有所惊也。众许吾否？"从皆应曰："诺。此事本亦非主公之恶闻，佟某为之也。冯兄但劫人去。今在某某所，弟等决不相挠也。"小五大喜，席将散，忽一人仓皇入告曰："大帅有命，今晚九时启行。是时署

① 愀（qiǎo）：指表情凄怆。

中行李已动，速去速去，勿误期!”众相率奔出。独一李三者，与小五最契，执其手与之别曰：“子但往候于秣陵关下，吾必以美人车数相告。苟为水绘园上客，他日遇雉皋，幸勿挥故人于门外也。”小五称谢至再，遂散。

侯门如海，属车有尘，小五欲入兰锜丛中，以探骊龙之珠①，讵不难哉？然为知已用，誓死不肯反顾。既至关下，李三果来曰：“顺此数第十七车，董姬在焉，姿致已憔翠，然忧容如此，欢态可知。若此尤物，宜乎为竟争之媒介也。”小五曰：“董姬非特以色称，且性婉而品洁，闺阁中旷世一见也。冒公非若不欢，自失董后，病几殆者屡矣。今日之事，不得姬者，吾命尽于此，无颜复归矣!”李三太息去。于是，小五乃尾洪而行，及邗上，守将盛陈兵卫以拥护之，无隙可乘。窥第十七车，仿佛睹丽影焉。小五夜间行劫，约其党以待。无何，洪忽命以眷属车寄将军营中，而自以轻骑兼程进行，李三遂不得与小五通声气。小五守消息不至，疑李三有变，急探之，知前队已行，乃更以金钱啖其从者②，略知其内容，则董姬已易第九车矣。于是，朝夕注从车中举动，护兵多北方健儿，防卫不稍懈。至清江浦，小五急不可复耐，曰：“今日不举动，得毋以怯懦贻笑耶!”及夜，探得逆旅第九车所在，挟刃竟入，直取衾中一姬一婢，裹而缚之，背忽触守门，厖厖惊吠③，啮足至痛。小五急逾垣遁。逻卫闻

---

① 骊龙（lí）：黑色的龙，“探骊龙之珠”是指董小宛被看守得非常严。

② 啖（dàn）：引诱、利诱。

③ 厖厖（páng）：大石。

吠声，集视，见黑影出入，哗声大起。而姬颇在衾中呼号，小五语之曰：“吾来救尔，愿勿声！”姬婢果皆寂然，小五因得返其党人秘密处所。出姬视之，不觉诧曰：“奈何非董姬？”而婢确系侍董姬之扣扣。扣扣先本与董居第九车，忽董姬有寒疾，须久卧，而病卧之安车蒲轮，则在最后之三十车。此等变迁，皆系总管某宠仆所主。董虽因病求医，例亦无妨，在本伏处出于人之愿，尽可通融，唯须纳贿于总管。董姬独夷然不悄献纳，故总管愤甚，欲故隔离其主仆以劳顿之，乃留婢本车，而以董姬配入病卧车中。又第九车既空一人，例须另补一人，乃得女记室而无宠于洪者主之，俟董姬病愈对调，故是夜第九车适非董姬而误耳。小五大懊丧，即日欲往追之，其党止之曰：“昨晚惊卫兵，今夜必倍戒严，徒死无益。不如缓之，或转可达目的也。”小五不信，托女记室及婢于其党，令送之归雉皋，而自追洪氏车。过山东境，无如午则塞窗排刃，夜则环舍干掫①，防范之严，有逾盗贼。而小五之党悉未从，孤掌难鸣，势难下手。且夜已绝更，乏把握，设若再误，非独徒劳心力，亦且枉损生命。踌躇久之，则洪氏车已自津入都矣。

辇毂之下②，更难着力，冒辟疆之手书亦至，谓“前误取之姬，亦士人女，金姓，家昆山，为满兵所居，转献洪氏，已二年矣，常有不自得之意。今得无意中遇救，感恩图报，愿从予不去。蔡姬亦劝之。后闻

① 掫（zōu）：巡夜大更。

② 辇毂（niǎn gǔ）：古代用人拉着走的车子。

其家已无人，不得已遂留不去。其人善画工诗，才德仅亚于董姬，亦奇事也。顾终念董姬不已。近日入都，尚能得一隙下手地耶？好为之，若金钱则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小五读至此，扼腕曰：“为虺勿催①，为蛇将若何？都中第宅深邃，兵卫森严，业从蛇入壑矣②。予无蜀吾丁之力，得毋负人之托耶！”既而党人官御史者谓小五曰：“子以状来，吾为子劾洪。洪畏，则纵董出矣。”小五以问冒，冒以为然。将行矣，洪氏忽饰董姬出庭前而命之曰：“吾送尔归江南，愿之乎？”董稽首曰：“得见儿夫，死且不朽。”遂登车。及入掖庭室，知非其地，顾问侍婢，大骇曰：“吾死矣，乃为老奸所卖，苟迟三日，独不出险乎！”遂佯病不听选。先是小五承冒命，贿通洪氏仆媪，已递二书与董姬，故姬知小五之谋，且约三日后实行也。岂知霹雳一声，相距愈远。洪氏之计固毒，而董姬之演成入宫艳史，亦若有命存焉。

洪之送董姬入掖庭③，本为借刀杀人之计，如何瞒之送祢正平也④。万不料天子多情，贮以金屋，董姬亦化刚为柔，居作入彀之英雄焉⑤。洪闻之，心大不平，乃思间宠倾董之策，而以太后为傀儡。初，太后饰婢媪自污以诱降，事莫不闻，虽太宗不以为忤⑥。其后洪仍出入宫禁，及摄政王耽耽卧榻之旁，太后有所顾忌，纵迹始稍疏。旋睿邸薨逝，世祖亦亲政，太后召洪还，即洪挈董俱北之

---

① 虺（huǐ）：毒蛇、毒虫。

② 壑（hè）：深沟。

③ 掖庭：皇宫。

④ 祢（ní）：随行的神主。

⑤ 入彀（gòu）：入圈套。

⑥ 忤（wù）：逆，不顺从。

日也。至是因与太后燕见而说之曰："乃今嗣王亲政未几，又复惑溺汉姬，到废常朝时日。老臣不忍见大业之隳坏①，屡劝主上节欲爱身。"太后悚然问："幼主所宠何人？卿胡不早言？"洪乃告以董妃事，而掩其由己进献一事。太后大怒曰："彼为开国主，甫亲政而昵汉女，失德甚矣！"乃立命召世祖入宫，诘责备至，且嘱即日遣之出。世祖不敢言，饮泣奉命而已。清初入关，后宫中例奉喇嘛，因建寺于西山玉泉胜处，谓之玉泉寺。凡宫人有罪谴谪，悉令寄寺学佛，如比丘尼。董妃遂以太后命，逼居西山玉泉寺，封为悟真菩萨，置之西山绝顶庵中。董姬乃披缁入道②，斩断情根，亦殊不悲。然世祖爱恋甚挚。

先是世祖曾以围猎为名，挟董妃游西山，许以必为春阳之煦，而无秋扇之捐？设有变，朕视弃天下真若敝屣耳。董妃亟谢之曰："陛下身膺大统，关系宗庙社稷至重，安能遽事方外之乐乎？且太后春秋高，不可以此撄其怒③，幸三思之！"世祖流连终无归志。如是者几半月。是夜，董妃忽失所在。世祖疑彼自以绝帝意，促之回銮耳。因遍索山上下庵舍及岩穴无所见。怆然流涕，欲不复归。会太后闻之，遣中官内臣促驾云："不返者，太后且自来。"帝不得已，谓庵尼曰："董妃必复来，子但言朕意已忏悔，幸复至西山居住，勿恝然也④。龙华会里相见，正复不远。但此三年中，尚须望彼指撕，勿令朕

---

① 隳（huī）：毁坏。

② 缁（zī）：黑色。

③ 撄（yīng）：触犯。

④ 恝（jiá）然：无动于衷的样子。

遂迷本性。”帝遂归。

《清代野史》第4辑1987年巴蜀书社版

金圣叹小传

吴郡金喟字圣叹，少有才名，性放诞，出词罔忌①。初补博士子弟员②，以岁试文怪诞被黜③。明年科试，易名人瑞就童子试④，文宗拔置第一⑤，仍复儒冠。尝谓世有才子书六，盖《离骚》、《庄子》、《史记》、《杜诗》及施氏《水浒传》、王实甫《西厢记》也。遍加评语，批论透辟，识见精到，谓为金批，盛行吴下。

顺治庚子“哭庙案”⑥，金与焉⑦。闻是狱之兴，为知吴县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预征课税⑧，生员薛尔张等因民愤，鸣钟击鼓，入文庙哭泣，诸生不期而至者百余人。时适清顺帝哀诏至苏⑨，设幕府堂⑩，抚按率官绅哭临⑪。诸生旋造府堂

---

① 罔忌：无所忌讳。

② 博士子弟员：明清时生员（秀才）的别称。

③ 岁试：明清时每年都要对生员考试一次，以督其上进，称为“岁试”。

④ 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的考试。

⑤ 文宗：明清时称提学、学政等考官为“文宗”。

⑥ 顺治庚子：即顺治十七年。据史料记载，“哭庙案”在顺治十八年。

⑦ 与：参与。

⑧ “闻是”句：听说这次狱案，是因为吴县知县山西人任某，用法律规定以外的刑罚预征赋税引起的。任某，吴县知县任维初。

⑨ 顺帝哀诏至苏：顺帝驾崩的诏书传到苏州。

⑩ 设幕府堂：在巡抚的大堂设帐哀悼。

⑪ 抚按：巡抚。后文又称“抚臣”、“抚院”。当时吴郡巡抚为朱国治。

进揭帖①，而继至及观者复有千余人。群声雷动，詈逐任令②。抚臣大骇，命执之。即获诸生倪用宾等十一人，余皆星散。

旋有教授程邑参任令六款③，而金人瑞《十弗见》之讪④，又阴指抚臣。抚院朱性素刻忌，必欲杀金等而后快。遂以“恃符抗纳”⑤，任令比追⑥，遽遭怨谤⑦，致当哀诏初临日，集众千百，上惊先帝之灵。但邑令命官⑧，民称父母，该生等擅敢于哭临之际，声言杠打，似此目无法纪，深恐摇动人心”等语，密疏具奏。既上⑨，发钦差大臣赴江宁公审，狱成奏覆：“倪用宾等于遗诏方到，鸣钟击鼓，纠党千人，倡乱讦告⑩，拟不分首从斩决⑪，妻子财产入官。”于是，同死者十八人，为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姚刚、徐玠、叶琪、薛尔张、丁子伟、金人瑞、王仲儒、唐尧治、冯郅也。

鸣呼，专制国官吏之淫威，文网之严密，文人苟非韬晦自全⑫，鲜有不遭杀身之惨祸者，况放诞不羁之金圣叹哉？

---

① 进揭帖：呈上揭发任知县的讼件。

② 詈（lì）：骂。

③ 参：揭发。

④ 《十弗见》：金圣叹用幽默讽刺的笔法写的揭发任知县和朱巡抚的文章。讪（shàn）：讥笑。

⑤ 恃符抗纳：依仗秀才的凭证抗拒纳税。符，凭证。

⑥ 比追：按规定追征。

⑦ 遽（jù）：遂，于是就。

⑧ 但：疑为“且”之误字。邑令命官：县令是朝廷命官。

⑨ 既上：指奏疏已经上达皇帝。

⑩ 讦（jié）：攻击别人阴私。

⑪ 首从：首犯和从犯。

⑫ 韬晦：收敛锋芒，隐藏行迹。

当人瑞在狱时，付书与妻曰："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赵勇略征吴三桂

赵勇略良栋，宁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于陕甘总督孟乔芳。从英王征陕，授潼关游击，再随大学士洪承畴征云南，迁副将。康熙元年，平西王吴三桂奇奏推广罗镇总兵。公知三桂必反，以疾辞。三桂大怒，欲劾诛之①，总兵沈应时巽词以解免②。随入阙，补天津总兵官。

十三年，三桂叛，陕西大震，宁姜，惠安兵变，杀经略、提督，仁皇帝命公征之。议者疑公陕人不可信，公请留家口于都，而己率劲兵前往，上许之。时官兵败散，屯堡荒废，公沿路晓示，招兵归原汛③，劾贪墨④，募健儿⑤，军威大振。斩首逆熊虎等四人宁夏平。上疏奏蜀为滇、黔门户，若不先恢复，则滇、黔路不通，请乘胜进兵。上许之。

公率兵抵密树关，遇贼，败之，擒其将徐成龙，遂取徽县。过高山深箐数十重⑥，昼夜兼行，抵白水坝，时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坝为川江上流，与昭化唇齿⑦，俗号铁门槛。贼防守尤力，沿江立营，为石囤木

---

① 劾（hé）诛：揭发罪状，加以惩办。

② 巽（xùn）词：恭顺的言词。

③ 原汛：原来驻防之地

④ 劾贪墨：惩办贪官吏。

⑤ 募：征召。

⑥ 箐（qīn）：树木丛生的山谷。

⑦ 唇齿：形容地势相连。

栅设炮。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违者斩。"黎明，公骑孱马①，率麾下五千人，横刀渡江。江浅，为万马腾簸②，波涛尽立，呼声震天。贼连发炮，伤数十人，无敢回顾者，贼大惊曰："此老将军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格斗，天忽风，吹马如吹舟，顷刻抵岸，斩贼将郭景仪等，获旗帜器械马匹无算，余贼奔窜。追之，再胜于石峡沟，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无犯，收金银印二百六十，伪劄千③，奏缴之。上大喜，手诏褒美，加勇略将军，兵部尚书，总督云贵。公密奏滇，黔倚蜀为捍蔽，今蜀已得，而吴三桂又新死，宜乘机速进。上许之。

当是时，王师征滇，贝子彰泰自贵州进兵滇池，将军赖塔自广西进兵黄草坝，满、汉兵十万余，围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万石。公至军，即向贝子陈三策：其一称我兵匝围太远，自归化寺至碧鸡山东西七十余里，呼调不灵，宜掘里壕相攻逼。其一称欲取内城，先破外护，使贼匹马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别收养，不宜尽发满洲为奴。贝子不悦，以满洲语相驳诘，而公又不解，瞠目牴牾。幸公已奏闻，诏下悉如公策，贝子不得已与兵二千攻得胜桥。公望见桥头炮台甚密，白昼攻，所伤必多，乃伏马兵于南坝两岸，分步兵为三队，营壕墙，墙上多架交枪、子母炮，身披厚绵，持大刀督阵。夜二鼓攻桥，贼尽出死战，[illegible]帅郭壮图亲搏战。三进壕墙，[illegible]三起应之，列炬如星，枪炮雨下，贼败走。公

---

① 孱（chán）：弱。
② 为：被。腾簸：激扬。
③ 劄：同"札"，信函文件。

夺桥，追至三市街再败之，天犹未明也。平旦入东南二门，郭壮图自焚，三桂孙世 自杀，余贼尽降，云南平。公本秦人，性戆，取蜀时见罪于将军吴丹。丹为明珠侄，珠心怵之，乃授意兵部，故抑公功。公复不平，屡上疏争，珠主使其党人御史龚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斩。上优容之，命乞骸归里。上征噶尔丹时，复兴其邸，问方略以行。叙公功，封一等子。尝谕侍臣曰："赵良栋果良将，惟性褊狭①，与人每多龃龉②。朕不用，实保全功臣也。"放归数年卒，谥襄忠。乾隆中，纯皇帝念其功，加封其嗣赵曰泌为一等勇略伯云。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 9

徐士林传

徐士丞讳士林，山东文登人。父农也。公幼闻邻儿读书声，乐之，跪太母前曰："愿送儿置村塾中。"许之。遂中康熙癸巳进士，累迁到福建汀漳道。

漳俗斗杀，人捕之辄聚众据山。或请用兵，公曰："无庸。"命壮士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尽，遣人深入，怵以好语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对出。乃伏其仇于旁，仇大呼曰："为首者某也。"立擒以徇，众惊散。嗣后捕犯，犯无据山者。迁江苏布政使。丁父忧③，诏夺情，不起，服阕入都。纯皇帝问④："山东，直隶麦何如？"曰："旱且萎。"问："得雨如何？"曰："虽雨无益。"问："何以用人？"曰："工献纳者，

---

① 褊（biǎn）狭：狭隘性急而不知变通。

② 龃龉（jǔ yǔ）：意见不合。

③ 丁父忧：遭父之丧。

④ 纯皇帝：乾隆皇帝。

虽敏非才；昧是非者，虽廉实蠹。”上深然之。寻迁江苏巡抚。公于要路不通一刺①，而于乡会师门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狱如神，有宿松民孀田氏，事姑孝，兄某利其产，逼嫁之，与群匪篡焉②。妇刎于途，诬以坠水。公坐堂上，见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诉③，召兄某质之，则毛发析洒④，口吐实情。公深愧以鬼道设教，而满庭胥吏皆有见闻，不能掩也。凡谳⑤，决宪于辕垣⑥，绝人影射⑦。守令来谒，命判试其才，教曰：“深文伤和，姑息养奸，戒之哉！夫律例犹医书《本草》也，不善用药者杀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

性廉信而绝不自矜。尝贺长至节，天寒裘秃，按察使包括以貂借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挥。家人耳语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惭谢过。少顷，论公事快，挥洒如故。听论饥，家人供角黍⑧，且判且啖，少顷髭颐尽赤⑨，盖误硃为饴糖⑩，笔筋交下不能复辨也。晚坐白木榻，一灯荧荧然，手披目览，虽除夕元辰勿辍。幕下客怜之，治具邀公⑪，公猛啾，不问是何膳饮。其平素精神瘏瘵、偃仰唾涕，知爱民忧国，惟日不足而已。故于服食居处，人以是供，

① 要路：指有权势人物。不通一刺：不前往拜谒。

② 篡（cuàn）：夺取。

③ 此句意思是说，让一个黑衣女子露面，装成鬼样，发出啾啾的声音，如泣如诉。

④ 析洒：翘起松散。

⑤ 谳（yàn）：议罪。

⑥ 辕垣：指官署。

⑦ 绝人影射：指杜绝私人的请谒干挠。

⑧ 角黍：粽子。

⑨ 颐：面颊。

⑩ 硃：书写用红色颜料。

⑪ 治具：备置饭食。

公以是受，不容心于丰，亦不容心于俭也。

抚吴未逾年，以疾乞归养，舟次于淮安卒。其遗疏云："愿皇上除弊政毋示纷更，广视听而中有独断，爱民勿使之骄，用人先求其直。"章上，人以比朱文端公云。上悼惜，赐祀贤良祠，年五十八。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 7

尹继善传

尹文端公继善，字元长，姓章佳氏，世居盛京①。其父文恪公泰罢祭酒家居。宪皇居藩邸时②，命祭三陵，天会雨③，因宿于公家。与文恪公语，奇之，问："有子仕乎？"曰"第五子举京兆。"曰："当令我见。"及公试礼部，将谒雍邸，而宪皇已践祚④，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进士，引见，上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选入翰林。未逾年，即授广东按察使。甫抵任⑤，迁副总河。未半年，迁江苏巡抚，去释褐六载耳。

公白皙少须眉，丰颐大口⑥，声清扬远闻。著体红瘢如硃砂鲜。目秀而慈，长寸许。年三十余即任封疆⑦，遇事镜烛犀刻⑧，八面莹澈⑨，而和颜接物，虽素不善者，亦必寒喧周旋之。

---

① 盛京：满族人称入关前的旧都为盛京，即今沈阳市。

② 宪皇：雍正皇帝。藩邸：王府。

③ 会雨：起上下雨。

④ 践祚（zuò）：皇帝登位。

⑤ 甫：刚刚。

⑥ 颐：面颊。

⑦ 封疆：明清时称总督、巡抚等官职为封疆。

⑧ 镜烛犀刻：明达严正。

⑨ 莹澈：光明坦荡。

其督南河也，上命开天然坝，公不可①。适浙督李敏达公卫入觐，过清江，传旨严饬②，且云："卫已奏明，黄水小开固无妨。"公复奏："李卫不闻河身之深浅，而但闻河水之大小③非知河者也。倘河浅坝开，宣流太过，则湖水弱，难以敌黄之强。"方草奏时，幕中客齐为公危，有治装求去者，公不为动。宪皇帝喜曰："卿有定见，朕复何忧？"辍御衣冠赐公，而加公太子太保。

纯皇帝登极，公屡任中外，先后督两江几三十年。民相与父驯子伏，每闻公来，老幼奔呼相贺。公亦视江南为故乡，渡黄河则心开。不侵官，不骄俗，不蓄怨，不通苞苴④，严肃傔从⑤，所莅肃然⑥。将有张施，必集监司下属曰："我意如此，诸君必驳我，我解说再驳之，使万无可驳而后可行，勿因总督语有所因循也。"以故公行鲜有败事。所理大狱，雍正间江苏积欠四百余万，乾隆间卢鲁生伪稿及各省邪教等案，皆株连万千，而公部居别白⑦，除苛解娆⑧，不妄戮一人，人皆服之。公清谈干云⑨，而尤长奏对。宪皇帝尝告公曰："汝知督抚中当学者乎，李卫、田文静、鄂尔泰是矣。"公应声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静，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不学其

① 不可：不同意。

② 饬：整治。

③ 但：只。

④ 苞苴：原指包裹鱼肉的草包，转指馈赠的礼物。

⑤ 傔（qiàn）从：侍从。

⑥ 所莅（lì）：所到之处。

⑦ 部居：处理。别白：清楚合理。

⑧ 娆（rǎo）：纷乱。

⑨ 干云：形容志趣高雅。

愎也①。”其敏捷也若此。公貌类佛而不喜佛法。闻人才后进则倾衿推毂②，提训孳孳③，如袁简斋太史、刘绳庵相国、秦涧泉状元，皆公所提唱者也。后拜文华殿大学士，仍督江省。次年召还。临行时，吏民环送悲号，公不觉凄怆伤怀，过村桥野寺，必流连小住，慰劳送者。其再督江时，吴民有“吉甫再来天有眼”之谚云。年八十余，卒于位。其家三代宰辅，世人荣之。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7

和　　珅

和珅，籍隶满洲正红旗，以官学生至銮仪卫当差，为舁御轿者。会高宗将出，仓猝黄盖不得。高宗云：“是谁之过欤？”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应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高宗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脆，乃曰：“若辈中安得有此解人？”问其出身，则官学生也。

和珅虽学问浅薄，而四子、《五经》则尚能记忆。于舁轿行走时，高宗详为询问，凡所答，俱不谬，遂派总管仪仗，升为侍卫，擢副都统，寻迁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专宠用事。旋由尚书授大学士。盖自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向用益专，其子丰绅殷德复借尚公主，而权势愈熏灼矣④。

和珅性贪黩，征求货贿，皇皇如不及⑤。各省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敢不辇货权门，以

---

① 愎（bì）：固执己见。

② 倾襟：推诚相见。推毂（gǔ）：推荐人才。

③ 提训孳孳：谆谆教诲。

④ 熏灼（xūn zhuó）：气焰逼人。

⑤ 皇皇：匆忙的样子。

为奥援之结。虽是时阿桂以元勋上公为枢府领袖，然十余年中，恒奉命赴各省，或治河，或赈灾，或查案，南北奔驰无虚日，和珅得潜移政柄，行文外省。凡有折奏，并令具副封，先白军机处。专政既久，吏风益坏，酿成川楚教徒之变①。和珅复任稽查军报，并令各路统军将帅虚张功级，以邀奖叙②，而己亦得晋封公爵。且于核算报销，严索重贿，以致将帅不能不侵克军饷，教徒且愈剿愈多，几有不可收拾之势。

嘉庆四年春，高宗殂③，和珅被言路广兴王愈孙等列款纠参。越五日，即夺职下狱。又十日，赐自尽。厥后查抄家产④，由定亲王绵恩奏呈，查出朝珠一挂。仁宗阅之，谓正珠。朝珠，为乘舆服用珍物，岂臣下所应收藏？深为骇异。据奏称曾询之和珅家人，供称和珅日间不敢带用，往往于灯下无人私自悬挂，临镜徘徊，对影谈笑，其语言声息低，即家人亦不能闻悉等语。此种情况，竟有谋为不轨之意。若此事败露于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凌迟处死，亦当予以大辟。今已赐自尽，幸逃显戮，姑免磔尸。伊子丰绅殷德着革去伯爵，赏散秩大臣衔，当差行走。绵恩等能细心查出，使和珅逆迹不至掩复，办理甚为认真，均着交部议叙。

未几，广兴由给事中擢左副都史，旌其纠勘和珅之功也。

《清代野史》第4辑1987年巴蜀书社版

---

① 川楚教徒之变：指清嘉庆元年(1796)至十年(1805)的四川、湖北等地白莲教大起义。

② 奖叙：奖励和晋升官职。

③ 殂(cú)：死亡。

④ 厥(jué)：其。

书南园先生事

先生姓钱氏，讳沣，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其先有名铸者，本籍浙江，为钱武肃王后。明成化间，以游幕至滇南。会司理监太监钱能出镇云南，以其同姓，欲引附，铸耻之，避居迤西。后能去，仍还昆明。八传而至拙叟公，生五子，先生其长也。少颖异，刻励为学。中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庶吉士，散馆为翰林检讨。饱读中秘书，文名藉甚，充国史馆纂修官。四十五年，充广西副主考。其明年冬，擢江南道御史，稽查通仓事务。适是年二月，逆回犯兰州，而甘肃冒赈事发，狱已成矣。诛窜者几百人，而独不及陕西巡抚毕沅。先生奏言："冒赈折捐，固皆由王亶望骫法营私①，但查亶望为藩司时，毕沅曾两署陕甘总督，近在同城，岂竟毫无闻见！诚使早发其奸，则布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于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虽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唯是瞻徇回护，不便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奏入，上是之，夺沅爵三级。先是台谏衙门自李漱芳左迁后，无人敢言事者。居无何，复劾山东巡抚国泰，吏事废驰，借纳贡名，贪婪无厌，官民苦之。所属州县，亏空累累，奏请按问。且言嗣后愿皇上勿受贡物，俾天下督抚无以藉口。上览奏，即命军机处传讯。沣对曰："御史例得封闻言事，臣有见闻，不敢不告也。已而有旨，随同军机大臣和珅、刘墉、诸穆清等前往查讯。是时和珅柄国，国泰素奔走其门下者，人皆为先生危。及抵山东

① 骫（wěi）法：枉法。

境，而和已早授意于国泰弥缝，辄以危言动先生。先生曰："且到山东再看。"唯墉深知其弊，常与先生密商。比到省盘库，则和珅先言不用全数弹兑，第抽盘数十封，无短绌可也。和遽起回馆舍，先生请封库。次日，彻庢拆封①，则多系圆丝杂色银，是借诸商铺户以充数者。因诘问库吏，得其实，遂出告示召诸商来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皆纷纷具领，库藏为之一空。复改道易马，往盘他处，亦然，案遂定。而和珅亦无如何也。于是国泰与藩司于易简俱拿交刑部治以罪。上嘉之，以沣敢言，擢通政司参议。三十八年四月，晋太常少卿，转通政司副使。上常召对便殿，其言秘，外人无有知者。唯总管国子监事务尚书刘墉知之，遂宣言于诸生曰："钱南园已将科场舞弊事面奏矣，诸君慎自爱也。"是年八月以本官出为湖南学政。到任后，绝干谒，不受陋规，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士子莫不感服。迨岁科期满，有旨留任。适丁母忧，星夜出城，宿于旅舍。即委员赍印交巡抚，而于次早启行。各官有追送赙仪者②，俱拒不受。未几，又丁拙叟公忧。生先在籍，闭户读礼，绝迹公门，每日唯自课子第读书而已。

五十八年，服阕北上。先是督学湖南时，适荆州水灾城圮，而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又有匿丧应试，并出首违碍书籍诸事者。先生适在丁忧急归之际，遂将诸事移交巡抚浦霖查办。而浦霖属辞参奏，以为诸事皆己所发也。上责以钱沣近

---

① 庢：同"底"。

② 赙仪：向办丧事的人家送的礼。

在邻省，不行查奏，奉部议革职留任。上曰："沣为官尚知持正，著加恩以复奉。"旨授湖广道御史。时军机大臣和珅与阿文成公桂议论不和，办事不同一处。虑开朋党之祸，先生上疏曰："军机大臣应同在分所办事，互商可否，此定礼也。今唯阿桂在军机处，或在内右门，或在南书房，或在造办处，一切咨事书稿司员，皆趋走多岐，将来必生事端。况内右门近接禁寝，向来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之例，所以皇上加恩大臣，不令与百官露立，是以设庐，许得暂止。每日清早，于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各司官亦随入，一大臣出，各司官亦随出。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狎熟。万一有如从前高云从之事，虽立正刑辟，而所絓已多，防微杜渐，理宜改正。请皇上饬诸大臣，悉照旧章，同止军机处。其圆明园办事，亦同一体，以昭画一之规。"上览奏，遂切责诸大臣，谓钱沣所奏甚是，即命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当时阿文成桂以下，咸称为南园先生，不以名也。唯和珅频加诘究，欲穷以难处之事，卒不能屈，转资商確耳。

六十年乙卯，扈跸滦阳①，九月还京，偶感风寒，遂病卒，年五十六。是年冬，浦霖以福建巡抚任内事，伏法京师。越四年已未正月，和珅亦赐死刑部狱中，惜先生不及见也。初，先生提学湖南时，巡抚为吴江陆耀。耀居官清正，每事必商，称为知己。适耀卒，几无以治丧，先生亟典质二百金为赙，而率诸生俱白衣冠，步行往吊，遂俯伏恸哭曰："公生平不名一

① 扈跸：随从皇帝的车驾。跸，帝王的车驾。

钱，愿公受之毋却也。”其风义如此。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5

朱珪小传

今上亲政之后，宽仁厚德，不嗜杀人，皆由朱文正公于藩邸时辅导之功良多。

公讳珪，大兴人。年八岁，既操觚为文①，文体屈聱苍古②，与兄竹君学士筠齐名。年十九登进士，为乾隆戊辰科。时大雨连绵三日，盖即为公霖雨兆也。纯皇帝深重其品，刘文正公复荐于朝，曰：“北直之士多椎鲁少③，而珪、筠兄弟与纪昀、翁方纲等皆学问渊博，实应昌期而生者。”上曰：“纪、翁文士，未足与数，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

数年外擢山西布政使。时抚军为黄检，文襄公之孙也，少年纨绔，贪黩骄奢，公时匡正之。黄以公为腐儒不足与谈，因劾公为是迂滞，纯皇帝优容之，改公以学士，入直上书房。时为甲午春季，盖已为豫教今上计。公欣然就职，日导上以今古嘉猷④，侍讲幄十年余，无一时趋之语⑤，今上甚重之。后以孙文靖公荐，纯皇帝曰：“朕故知朱珪通晓吏治事。”遂授安徽巡抚。

公以清介持躬，自俸廉外，毫不沾取。余业师吴修圃驷为公所取士，尝谒见公，时夏日酷热，公饲吴以瓜，亦必计价付县隶，其不苟也如此。

---

① 操觚(gū)为文：执笔作文。觚：古代写字用的木板。

② 屈聱（áo)：话不顺溜，难以读懂。

③ 椎鲁：鲁钝。

④ 嘉猷：好方策。

⑤ 时趋：赶时髦，迎合形势。

公经学醇粹①，爱惜人才，所保荐如荆道乾、王秉韬等，其后皆为名臣。掌己未、乙丑二春闱②，所取张惠言、鲍桂星、陈超曾、汤金钊、孙厚湘、孙尔准、谢崧等皆一时知名士。尝于闱中子夜搜得吴山𦺇卷，再三咏读，大呼曰："山尊在此！"因披衣叩阮中丞元扉，命其秉烛批点，曰："其佳处在某处，老夫眼方倦，不能执笔，君可代为之书，此吴山尊文也。"榜发果然，其赏鉴也若此。

故其薨日，上甚零悼，亲临奠醊③，世共惜之，以为刘文正公后一人而已。

然性纯厚，易为人欺诈。有贪吏某知公嗜好，故为衣服蓝缕状以谒公，竟日谈，毕安贫之论，公深信之。其人以罪遣戍，及赦归，公掌诠日，力为超雪④，欲复其官。彭文勤公元瑞言其贪状，公艴然⑤曰："若其人者，可谓忠于朝，友于家，为今世之闵、颜⑥，安可辱之以贪名也？"又取文尚引据经典⑦，故士子多为溢袭獭祭之学⑧，文风为之一变。

素嗜许氏《说文》，所著诗文皆用古法书之，使人不复辨识。晚年酷嗜仙佛，尝持斋茹素，学导引长生之术，以致疽发于背。时对空设位，谈笑酬倡⑨，作诡诞不经之语，有李邺侯之风。余尝与共宿郊坛，时

---

① 醇，义同"纯"。

② 春闱（wéi）：春试。闱：考场。

③ 奠醊（zhuì）：祭奠。

④ 超雪：开脱洗清。

⑤ 艴（fú）然：生气的样子。

⑥ 闵、颜：孔子的贤弟子闵子骞和颜渊。

⑦ 尚：崇尚。

⑧ 獭（tǎ）祭：獭捕得鱼陈列水边，犹如祭祀。后来称罗列典故、堆砌成文为獭祭。

⑨ 酬倡：以文字相唱和。

鲍双五病剧，余向公惋惜。公岸然曰："彼禄命方长，安得骤死?"若实有先知者。然双五果病愈，致位通显，则公之仙伎亦未易窥测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4

方九麻子

九麻子者，乾隆中直隶总督方勤襄公之族叔。勤襄名维甸，即世所称小宫保是也。九麻子名不著，少无赖，能以术攫人才。屡犯法，捕弗获。富人畏之，贫人又甚喜之，盖诈取之财，施与不吝也。中午忽走保定投制府，自陈改行，愿为走卒以自效。制府以族属尊行，使佐内署会计事，月给数金而已。久之勤谨逾常人，且丝毫不苟。性复谦抑，合署之人皆善之，主计者亦屡誉之。制府以为果改行也，数倍其俸给，而勤谨谦抑如故，更重之。方无事不出署，偶出，必购旧皮箱归，以为常。数年积皮箱百数十具。人问之，答曰："南方革货甚名贵，北货值贱而物坚，虽费舟车费，获利犹倍蓰也。"皆服其心计。忽一日谓制府曰："我离家三年矣，将归省老母，乞假数月。"制府允之，且厚赆之。方于是雇大车十余辆，实其籍加锁焉，亦不知中藏何物也。先是制府尊人恪敏公出塞省亲也，每岁徒步往返数千里，道必经沙河县之伽蓝寺。寺即在大道旁，距保定百余里。一年大风雪，冻饿僵寺门外。方丈僧梦有虎卧寺前，惊起，集徒众持械往视，则一死人也。衣履不类丐，抚之体尚温，舁入数之甦，更为粥糜药饵以养之。询知为孝子也，更赠裘与金焉。数日病已，将行，谓僧曰："我若得富贵，必大兴尔寺，俾为

通省冠。”及公受特达知，不十年官直隶总督，加太子少保。公讳观承，世所称老宫保是也。公乃捐万金修寺，于是合省官民布施无算。寺僧又善营运，有良田数千顷，跨三邑界，下院数十处，京师永兴寺亦下院之一也，富果为通省冠矣。九麻子夙知之，是日驱车出，将抵寺，日已西。谒方丈，谓受制府命，护衣笥还故里，距驿尚远不得达，求假一宿，僧许之。乃积笥于僧之密室，更命沙弥备浴器，更命购皮纸数十张，面糊一器。方以浴盆置密室中，以皮纸严封其窗隙。僧大异之，谓时正炎暑，何不惮烦乃耳。及入浴，僧窃窥，则见其坐浴盆中，作恨恨声曰：“皆是尔作怪，致名播全省无立足地。”随语随拔其腿之毫毛。僧白之方丈，方丈曰：“是矣，无疑也。”盖数月前，有大盗号飞毛腿者，入京劫某邸，得赃甚巨。上命步军统领悬重赏购之，期必获，遍通都大邑皆悬有赏格，事颇急。至是僧乃密报县，官遣兵和役掩捕之。方至县，自陈如告僧语，官不信，系方狱，遣人至保定侦虚实，信。乃大恐，延方上坐，盛筵请罪，且厚贿之，属勿为制府知。方曰：“可，但笥存僧寺三日矣，保无有遗亡者，须辇至县署验之。”官去然。笥至，启之，则残破之袈裟经典，以及木鱼钟磬之属。再启，三启，亦如之。方怒曰：“此必僧易之矣。岂有迢迢数千里，而赍此归哉！且督署中，安得有是物哉？”掷清单出，命寺僧如数以偿。僧大惊愕，无以办。再三请，官命罚五万金，俾方成行焉。方归为富人以终，不复为冯妇矣。后制府知之，叹曰：“其才可爱，其心不可测也，今而后不敢遽信人矣！”后数十

年，有插天飞事。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中

富勒浑

世皆称世人无廉耻，恒为劫盗以掠人物，或为娼妇以诱人财，盖由八旗生计日蹙使然耳。观礼亲王《啸亭杂录》云："近日王室蕃衍，入仕者少，食指繁多，每患贫窭①，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嘻！宗室犹如此，而非宗室者更可知矣。然未有始为显宦，终为乞丐者有之，自富勒浑始。

富勒浑，旗人也，乾、嘉之际，任某省制府时，僮仆侍服饰饮食玩好之物，日费不赀。及和　败，穷窭不堪，至乞食市上。王公贵人，皆严绝之。唯大兴朱文正公珪戒阍人勿却②，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辄手持青蚨二百赠之③。一日，制军又至，适书室无人，遂窃取小镜怀之而出。值室之仆遍索不得，乃问他仆，他仆喧言制军倾实来此。文正命勿索，且戒勿声，如再至者，唯伺候侍茶，毋令独在室中而已。或曰："人生实难，古人奢侈逾度，势穷则死。"若富勒浑之寿，不如其速死也，尚苟延残喘何为哉？

《清代野史》第4辑1987年巴蜀书社版

松筠

松筠，亦有清一代满大臣中群雏之鹤也。抗直可风，不阿权势，事当言者，虽鼎镬当

---

① 窭（jù）：贫穷。

② 阍（hūn）：宫门，本文指看门人。

③ 青蚨（fú）：古代用做铜钱的别名。

前①，无所畏。又好使酒，醉后奏事，益无所避忌。故筠撤大学士，夺宫保衔，收回黄马褂，销去紫禁城骑马，不准穿貂褂，革尚书职，降本旗骁骑校，至再至三。兔起鹘落，升沉无定，几如串戏徘优。亦政治中，及前清康、雍、乾间，不多之事也。

松筠，学湘浦，蒙古正蓝旗人，姓玛拉特氏。然筠为人虽无城府，但所奏之事，亦每有为人所难索解者。如嘉庆五年，在湖广总督署任时，闰月召还，于奏对际，请驰私铸私盐之之禁②。上怒，撤宫衔并一切封典，降伊犁领队大臣。后复宫衔，并赐额，又赏黄马褂。又道光二年，以理藩部不应与蒙古争地为奏，遂尽夺其职，寻遣戍，时年七十余矣。嗣以员外郎，在上书房行走。诸如此类之奏，不可枚举，岂私铸可行，地可让耶？又乾隆时，劾骁骑校溺职。上怒，开其副都御史，即以骁骑尉降补。筠亦尽职。三月迁去。旋升内阁学士，兼副都统，赏黄马褂云。

松筠字法仿右军，善书虎字，劲拔有势，几超右军鹅字而上之。京有故明杨继盛先生之松筠庵，乃有清一代台谏会议所，其亦秉杨忠愍先生抗直不徇亲故之遗意乎？

《清代野史》第3辑1987年巴蜀书社版

不利状元

前清一代状元之最不利者，莫过于龙汝言矣。始也革职永不叙用，继也特赏内阁中书以终。然其先遭际之奇，眷

---

① 鼎镬(huò)：古代的一种酷刑。

② 驰（chí）：放松。

顾之渥①，可指日望枚卜也②。

初，龙未第时，馆某都统家。适逢仁宗万寿，都统倩龙作祝词备小贡③，龙乃集康熙、乾隆两朝御制诗百韵以进。上大喜，召见某都统奖之。都统不敢隐，以龙名对。仁宗曰："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此人熟读如此，具见其爱君之诚。"立赏举人，一体会试。次年春闱下第④，总裁复命，召见时，大受申斥，谓今科闱墨不佳。及出，密询近侍太监曰："今科闱墨甚佳，何以不惬上意?"近侍曰："因龙汝言落第，不便明言耳。"于是朝臣咸识之。

次科，即嘉庆十九年甲戌，主司入场，即将龙取中。上见题名录，大喜。及殿试⑤，即以一甲一名拟进，上私拆弥封视之，乃无言，仍封之。胪唱日⑥，上喜曰："朕所赏果不谬也。"甫释褐⑦，即派南书房行走，实录馆纂修等差，赏赉稠叠，举朝羡之。

龙妻素悍，龙幼孤而贫，赖妻父卵翼之，故惧内。一日与妻反目，避居友家，数日不归。适馆吏送《高宗实录》请校，龙妻受而置之。越日吏来取，妻与之，龙始终不知也。忽一日，

---

① 渥：浓厚。

② 枚卜：选大臣为大学士，入内阁办事为枚卜。

③ 倩（qìng）：请求、央求。小贡：每当皇上寿辰及令节，凡一二品大臣，及内廷翰林皆有小贡，皆诗词序颂之类，缮小册呈进。不过借以联络上下之情。

④ 春闱：明清会试在春季举行，故称春闱，闱是考场的意思。

⑤ 殿试：皇帝对会试录取的贡生在殿廷上亲发策问的考试。

⑥ 胪唱：殿试之后，皇帝传旨召新考中的进士，依次唱名传呼，叫胪唱，也叫胪传。

⑦ 释褐：脱去布衣（平民服装）而换上官服，即做官之意。

革职之旨下，大骇。始知高宗纯皇帝纯字，馆吏误书作绝，龙虽未寓目，而恭校黄签则龙名也。仁宗见之大惊，惋惜良久，乃下旨曰："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疏忽，著革职永不叙用。"犹不忍宣其罪状，亦不交部议，虽甚爱之，无如书生命薄而已。逮仁宗升遐①，龙以内廷旧员，兼受大行非常知遇②，例准哭临，哀痛逾常。宣宗闻之，谓其有良心，特赏内阁中书。道光戊戌科，犹得会试同考官一次，未几卒。龙，安徽人也。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插天飞

插天飞者，名亦不传，亦方族也，才更胜于九麻子矣。其貌方颐广额，美须髯，望如天神。学问赅洽，熟谙宫廷掌故。有徒党数十人，周流各省，专伺察地方大吏以取财。有河南巡抚某，以事撄上怒③，将罪之，未发也。忽喧传有操北音者数十人来，赁居城外某巨寺，终日闭门禁出入，惟晨开片刻通樵汲而已。数日来合城文武皆皇骇，祥符县令遣干役终日伺之。一日薄暮，有人出，似阉状④，手提壶将行沽。役尾之至肆，与语不答。提壶返，悄悄掩门入。次日又遇之，役代给直，初不肯，继见肆主终不受，乃向役谢。役更邀之饮，询之，阉曰："吾主今上大阿哥也。因尔巡抚子某某等案得贿枉法，故命密访。如得实，圣怒不可测也。尔慎勿泄，否则我无命矣。"役唯唯，亟走报，皆

① 升遐：帝王死去称升遐。
② 大行：初死的皇帝称大行。
③ 撄：触犯。
④ 阉：宦官。

皇惧失色，计惟有重贿以息事耳。次日，自巡抚以下皆具衣冠往谒，车骑喧寺外。叩门不应，但闻敲扑声，呼号声，久之寂然。门忽启，有二人如校尉者，以筐舁一尸出，血肉模糊。役见之，即昨日沽酒之内监也。皆大惧，懔懔然报名膝行而进。插天飞则黄马褂珊瑚冠孔雀翎，如侍卫大臣状，指台坐少年谓众官曰："爷在此，可行礼。"少年欠伸小语，众不闻，则代宣曰："明日回京也。"皆唯唯。至暮，巡抚括黄色万两密遣之。次日黎明，众官祖道于城外①，忽掷一纸裹与巡抚，命回署启阅。归视之，乃以巨幅大书"领谢"二字，始嗒然知遇骗②。道光间，漕河两督皆驻节清江浦，有山东巡抚署河督者，抵任有日矣。忽有老者衣冠谒漕督，谓是新河督之封翁。接见畅谈京朝事，皆源源本本。既而曰："我先小儿一日行，计渠亦应到矣③。顷见某古董肆有古玉数事甚佳，立价三千金，立索不欠，故来挪借，俟小儿一到即奉还。"漕督立命舁三千金出。正酬酢间，忽报新河督至。老者笑曰："渠亦应到矣。"河督入，见一老翁冠服极品，傲然踞上坐，不为礼，不知何谁，不敢问。老者捻须微笑曰："尔来甚善。尔等当有公事，我暂退。"漕督送之出。返，河督问曰："彼何人，何倨傲若是？"漕督大诧曰："非公封翁耶？"河督曰："家君病废在京，几曾出都门者？是骗也！"急命捕之，已不知所往，但见绿肩舆一乘，红伞一柄，掷河干而已。他说部记此者微有脱

---

① 祖道：为出行者祭祀路神，并饮宴送行。

② 嗒然：灰心丧气的样子。

③ 渠：他。

误，且不知为方氏插天飞也。久之，案累累，京外交绯。逻者遇于苏州，侦知居专诸巷逆旅，乃会同地方官捕之。兵役数十人，围其居，将缚之。方曰："姑缓我，我罪不致死。诸君来，岂可空劳？我床下有制钱五百缗①，冬裘尚十余笥，不如请诸君分之，免为他人得也。"立命置酒徵歌舞，数十人皆醉饱，分其裘各数袭，皆披于身，又各携钱十余缗围腰际，挟方行。时正深秋，诸人裹重裘挟钱缗，重累汗下，几不能步。至歧途，方乘其不备，奔而逸。诸兵役喘息不属，不能追也，遂不知所往。论者以九麻子视插天飞，诚所谓小巫见大巫矣。具此奇才，而仅以骗术称雄，不亦大可惜哉！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中

牛　鉴

牛鉴于道光戊戌（十八年）五月以服阕为江苏布政使，己亥（十九年）六月擢河南巡抚，辛丑（二十一年）九月又升两江总督，二三年间，官阶叠晋，势位崇隆，而其贪财误国之罪亦于是时始。

盖英人义律，以要索香港不成，于南洋船海岸一带，已大肆骚扰，陷广东之虎门，而关天培等阵亡，陷浙江之定海，而葛云飞等阵亡。所恃者长江下游之宝山，或能善为筹防，聊以固我圉耳②。乃至壬寅（二十二年）四月，驻守吴淞口之淞江提督陈化成闻乍浦失守，江

---

① 制钱：按朝廷定制由官炉所铸的铜钱，以别于前朝旧钱和本朝的私炉钱。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

② 圉（yǔ）：边疆。

浙骚然，飞告牛鉴，请益兵，以资严备。时牛鉴驻师上海，答言有河南、徐州、江宁兵三千，籐牌八百，陈提督遂恃以无恐。迨五月初旬，英舰由外洋探水而入，牛鉴方自沪至淞，见之，作惊疑状。陈提督亟慰藉曰："毋恐，外洋所恃，不过枪炮。某经历海洋五十年，此身在炮弹中入死生者屡矣。今日火攻，颇有把握，愿以身当之。苟得挫锋，援兵一鼓而进。英兵不足平也。"牛鉴意稍定。次日，英舰果入口，陈提督麾令开炮，首击沉其火药舰一，又中其象鼻头桅之战舰三，毙其兵凡三百余。英舰势却，绕出小沙背。适牛鉴统兵赴较场，军士皆呼跃，战益奋。须臾，英司令官由桅顶瞭见牛鉴舆，突飞炮注攻，逐其左右队而击之。徐州兵先溃，河南参将陈平川遂以籐牌八百拥牛鉴回城。牛鉴弃冠遁走，令一卒坐其舆，伪为制军状。英遂登陆，绕东炮台而西。时守备韦印福等守西炮台，力战死。陈提督见军无后援，抚膺顿足曰："垂成之功，败于一旦，制使杀我矣！"遂中弹，喷血死。是时江浙士民为之谣曰："一战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督臣谓裕谦，提臣谓余步云）。再战吴淞口，提臣死，督臣走（提臣谓陈化成，督臣谓牛鉴）。盖丑牛鉴之不如裕谦也（陈化成死后殓于嘉定之关帝庙）。

英兵既陷吴淞，乘胜溯长江而上，复陷京口①，驻防旗人无男女少长皆被屠，遂逼金陵之下关。此六月间事也。时牛鉴方自沪逃回，沿江告警，一日数惊。牛鉴不谋江上之守，危假言以胁朝廷。观其奏词谓形

---

① 京口：今之镇江。

势万分危急，呼吸即成事端。既铺张钟山架炮之事，又言事若不成，即遣人前挖高家堰。道听之语，不知传自何人，而任意指称，以效腐鼠之吓①。牛鉴之罪，上通于天矣。迨白门和议既成，耆英、伊里布皆署名，独牛鉴屏不与，其故不可深长思耶？

世称牛鉴甫至上海时，即有为英人作说客者许酬以重金。而撤邑淞之防。牛鉴密允之，唯惧为陈化成所觉，故佯出视师。及见炮弹逼近坐舆，乃亟走。当时有百陈化成且无能为力，而况仅一陈化成乎？及英舰既抵观音门，将士等犹愤愤请决一战。牛鉴止之曰："虎须未可捋也。"洎乎廷旨令耆英由浙赴宁，商议和约，牛鉴唯引领东望，日遣人探问耆相到未，盖其心已沉溺于间金中，而封疆重事，已置之度外矣。语云："贪人败类"，殆牛鉴之谓欤？

厥后文宗但责其毫无准备，糜饷劳师，褫其职②，置之法，而不及于贿，故后无知其贪者。

《清代野史》第4辑 1987年巴蜀书社版

侠义优伶

咸丰季年，京伶胖巧玲者，江苏泰州人，年十七八，姓梅，面如银盆，肌肤细白为若辈冠。不甚妩媚，而落落大方，喜结交文人，好谈史事，《纲鉴会纂》及《易知录》等书不去手。桐城方朝觐字子观，已未会试入京，一见器之，自是无日不见，非巧玲则食不甘，卧不安

① 腐鼠之吓：比喻庸俗之人用自认为悚人听闻之言吓人。

② 褫（chǐ）：剥夺。

也。其年方之妻弟光熙亦赴会试，同往前门内西城根试馆。方则风雨无阻，日必往巧玲处，虽无大糜费，然条子酒饭之费亦不免。寒士所携无多，试资尽赋梅花矣①。不足，则以长生库为后盾②。始巧玲以为贵公子，继乃知为寒畯，又知其衣服皆磬③，遂力阻其游，不听，然思有以报之。会试入场后，巧玲驱车至试馆觅方，方仆大骂曰："我主身家性命，送了一半与兔子了，尔来何为?"巧玲曰："尔无秽言詈我，我来为尔主计。闻尔主衣服皆入质库，然否?"仆悻悻曰："尚何言？都为你！"巧玲曰："质券何在?"仆曰："尔贪心不足，尚思攫其当票耶?"巧玲曰："非也，趁尔主人此时入场尔将当票检齐，携空箱随我往可也。"于是以四百金全赎之，送其仆返试馆而别。次日方出闱，仆告之，感激至于涕零。及启笥，则更大骇，除衣服外，更一函盛零星银券二百两。媵以一书云："留为旅费。如报捷后，一切费用，当再为设法。场事毕，务须用心写殿试策，俟馆选后再相见。此时若来，当以闲门羹相待，勿怪也。"方阅竟，涕不可抑。同试者皆咄咄称怪事，即其仆亦眙腭不知所云④，第云："真耶？真耶？真有此好兔子耶?"方大怒曰："如此仗义，虽朋友犹难，尔尚呼为兔子耶?"场事毕，方造访，果不见。无如何，遂闭户定课程，日作楷书数百家而已。榜发中式。日

① 赋梅花：唐代宋璟作《梅花赋》，轻便富艳。此言主人尽作些花草调情之诗。

② 长生库：当铺。

③ 磬：通罄，尽，空。

④ 眙腭（chì è）：惊讶。腭，当是"愕"字之误。

未暮，巧玲盛服至，跪拜称贺。复致二百金，谓方曰："明日谒座师、房师及一切赏号，已代为预备矣。"方不肯受，巧玲曰："尔不受，是侮我也，侮我当绝交。"乃受之。方仆一见巧玲，大叩其头，口称："梅老爷，小的该死，小的以先把尔当个坏兔子，那晓得你比老爷们还大方。"巧玲闻之，笑与怒莫知所可也。及馆选，巧玲又以二百金为贺，方曰："今真不能再领矣。且既入词林，吾乡有公费可用，不必再费尔资。"始罢。孰知馆选后未匝月即病故。巧玲闻之，白衣冠来吊，抚棺痛哭声，复致二百金为赙①，且为之持服二十七日。人问之曰："尔之官亦多矣，何独于方加厚？"巧玲曰："我之客皆以优伶待我，虽与我厚，狎侮不免。惟方谓我不似优伶，且谓我如能读书应试，当不在人下。相交半年，未尝出一狎语，我平生第一知已也。不此之报，而谁报哉？"从此胖巧玲之名震京师，王公大人皆以得接一谈为幸。遂积资数十万，设商业无数，温饱以终。子乳名大锁者，京师胡琴第一也。谭鑫培登台，非大锁胡琴不能唱，月俸至三百金，亦奇矣哉！方之仆名方小，族人之为农者，乡愚也，故出言无状如是。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刚　毅

刚毅一生，外任封疆，内入军机，主眷优隆，一时罕见，卒以拳乱之事，列入罪魁。其行事为世人所知，予故不传，独志其轶事焉。

---

① 赙：给办丧事人家送的礼钱。

自甲午战后，赔款大增，财政奇绌。荣禄一意练兵，苦军须之无所出也，密奏派刚毅赴两江、两湖、两广、闽、浙等大肆搜括，除常款外，无公私悉取之，岁得千数百万，海内骚然。

虽然此犹托为公家所取者耳，而饱入私囊者，乃不可胜数。盖回京师时，箱笼等物至数千件。道旁观者皆曰："此中悉累累黄白物也。"其贪鄙无耻盖如此。

方由京南下也，正在戊戌政变后。是时各省所设公私学堂，皆由热心兴学者组织而成。唯刚毅以仇视康梁之故，凡见学中有迹近新党者，务摧锄之，不遗余力。车辙所至，弦诵寂然，豪杰为之夺气。其顽固不化又如此。

尤可笑者，张之洞时任江督，刚毅至，南皮延入花厅。升座，与谈论。刚毅方口若悬河，吐其胸中之腐气，而南皮已鼾声大作矣。在春秋高者类如此，而刚毅以为侮已也，誓报之。故复命时，备言南皮老惫不任事状，盖犹谦颇"三遗矢"之意耳。由是罢南皮江督职，又不令赴鄂督任。盖恩眷之衰者凡几年。

《清代野史》第4辑 1987年巴蜀书社版

金梅生之钻营

金安请字梅生，浙之嘉兴人。少游幕于南河，由佐杂起家，洊升至两淮盐运使。工诗古文词，尤长于理财。声色服玩宫室之奉，穷奢极侈。当咸丰季年，江南全省沦陷，仅江北十余州县地。金以运使驻泰州，督办后路粮台，设厘捐以

供南北防军①，岁有赢余。所用综核之员，其最著者曰杜文澜，浙江秀水人，后官江苏布政；曰宗源瀚，江苏上元人，后官浙江杭嘉湖道；曰许道身，浙之杭州人，其时知泰州，后亦为道员。当其开办之初，传所派重要各员于内室，询其月需若干金始不绌，或曰多，或曰少，金颔之。次曰受檄，则皆如其言而倍之，且谓之曰："诸君但计日用，未计有意外事，今得此，并意外事亦足矣。若此外更有一文染指者，军法从事！"众情踊跃，故以一隅之地，而供数万大军，无哗饷之虞，不可谓非人才也。金思大展骥足，包举一切，非入政府不可。于是辇金入都，首结交劻贝勒，即后来之庆亲王奕劻也。其时，劻年甫弱冠，初入政界，为之运动各当道，皆允保荐，内用京卿。军机中惟文祥不受其贿。一日，文宗顾谓大臣曰："金安清究竟可内用否？"众人皆极力揄扬，文宗未及答，继向文祥曰："尔以为何如？"祥曰："小有才具，心术不端。"文宗曰："心术不端，如何要得！"遂罢。未几，遂有漕督吴棠密参营私舞弊四十余款，奉旨革职查抄。此同治元年春间事，予时年十三，负笈于泰州②借居某宅。居停同寅王姓者，同巷居。忽一日夜半闻扣门声，甫拔关，则见夫役数十人，舁皮箱数十具入，云是金宅寄存者。盖查抄之信至矣，尚未发表耳。王姓者，亦金之爪牙也，如是者不下二十余处。及旨到查抄，空宅而已，其机警如此。旋奉旨革职，永不叙用，递解回籍，交地方官

---

① 厘捐：清末于水陆要隘分设卡局，以抽取行商货物税，大致照物货值抽若干厘。故称厘捐。

② 负笈：背笈游学。笈：书箱。

严加管束。金则一肩行李，径往本籍县署投宿，县令大异之。金曰："我奉旨交尔管束者，若不往署，何得谓严？"令知其无赖，岁致千金始免。乃游说于湘淮诸大帅，求复用。谒曾文正七次，不得见。人问之，文正曰："我不敢见也。此人口若悬河，江南财政，了如指掌，一见必为所动，不如用其言不用其人为妙。"同沼壬申，增淮南票盐八十票，从金说也。曾忠襄抚浙时，金往说之，大为所惑，专摺奏保请起用，大受申斥。文正闻之叹曰："老九几为其所累。"久之郁郁死。金性淫荡，妇女微有姿，无不被污者。凡亲党之寡女孤女就养于彼者，皆不能全其节。臣门如市，杂宾满堂，河工盐商之恶习，兼而有之。在泰州督饷时，军书旁午①，四面楚歌，金之宅无日不歌舞燕会也。同治癸亥，胜保逮问簿录时，有奁具首饰百余事，皆有平安清吉四字，或小篆，或八分。譬如镜函四角，包以黄金，则凿此四字以饰之。冯鲁川先生时在胜幕，见之不解。嗣有人谓曰："此皆金梅生所献，安请其名也，即所谓欲使贱名常达钧听之意。"始恍然。其工于媚术如此。然其古文胎息腐迁，诗词则揣摩唐宋，即笔记小说皆卓然成家。惜乎不以文章气节取功名，而以侧媚巧佞博富贵，其心术人品与其文大相径庭，此圣人所以必听其言而观其行欤？杜宗许三人者，惟宗能俭约，不尚声色。杜与许亦竞为姬妾狗马之奉者。及曾文正东下，制羊裘灰布袍，以为见文正之用。许尝谓人曰："吾脱羊皮胎已二十年，不图今日复用之。"盖文正

① 旁午：交错，纷繁。

东征以来，力戒华侈，减衣缩食，以裕军饷，故曾军中无服绸缎者。迨金陵攻克后，始睹黼黻文章之盛①。金著述甚多，凡署名金坡废吏者，皆其手笔。拟之古人，迨敖收，范蔚宗之流亚欤？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胜保事类记

胜保字克斋，满洲厢蓝旗人，以乙榜任国子监助教，转翰林开坊荐至侍郎，尚书衔太子少保而终。其居官事迹，载在国史，不必记，记其由皖豫入陕琐事，皆闻之先君子者②，先君子以咸丰十一年冬入胜保颍州戎幕，相比至河南至陕西，至同治二年春逮问而止。前后十六月中，所见甚多，颇足记也。

豫有邢家寨者，附捻党者也。寨主邢万钧，曾掳胜保弟恩保而污辱之。至是恩保为翼长，颍州围解，乘胜攻克刑家寨，捕邢万钧，并捕其妻妾子女。恩保令兵士于白昼污而斩之。又制一刀，铭曰斩邢万钧之刀，用以磔之而泄忿焉。及胜获罪，恩亦遣戍黑龙江。久之无以为生，遂入马贼党，为将军铭安捕斩之。有张龙者，宿州人，亦捻首也。其妻曰刘三姑娘，美而勇。常披红锦袍，插双雉尾，乘骏马舞双刀，人莫敢敌。张龙有外宠，刘衔之次骨。胜知之，使人诱刘以为义女。刘感胜，遂刺杀龙以众降。胜又虑人之多言也，以刘配部将某。胜败，刘复暗结苗沛霖图举事，为蒙城知县尹春霖所

---

① 黼黻（fǔ fú）：华丽的词藻。
② 先君子：亡父。

杀，并其夫斩之。苗沛霖者，凤阳诸生，性阴鸷剽悍，有兵略。以团练保卫功，荐至布政使衔四川川北道巴图鲁。又暗通粤党洪秀全，封为泰王。夜郎自大，目无余子，独服膺胜保，执弟子礼甚恭。

伪英王陈玉成自安庆为曾忠襄所败，全军皆没，穷无所归，走凤阳投苗。苗匿而不见，使其侄天庆缚献于胜。时胜驻军于河陕之交，得陈大喜，克日亲讯，盛设军卫。陈立而不跪，大笑曰："尔乃我手中败将，尚靦然高坐以讯我乎？"因历举与胜交绥事。胜大惭，命囚之。铺张入奏，冀行献俘大典，以矜其功。批答反斥其妄，并命就地正法。大失所望，遂切齿于曾氏矣。陈之囚也，有精舍三椽，陈设皆备，环以木栅，兵守之。先君子与冯鲁川、裕朗西皆往见，貌极秀美，长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点，此四眼狗之称所由来也。吐属极风雅，熟读历代兵史，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裕举贼中悍将以绳之，则曰："皆非将才，惟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无一语及私。迨伏诛，所上供词，皆裕手笔，非真也。陈妻绝艳，胜纳之，宠专房，随军次焉。

胜性豪侈，声色狗马皆酷嗜，生平慕年羹尧之为人，故收局亦如之。胜每食必方丈①，每肴必二器。食之甘，则曰："以此赐文案者②。"盖仿上方赐食之体也。然唯文案得与，他不得焉。一日者，先君子报谒某于他所，忽奉胜召，遂亟归。胜曰："大帅之文案，犹皇上之

① 方丈：一丈见方，形容肴馔丰盛。

② 文案：官府中草拟文稿和管理档案的人员。

军机，至尊贵，至机密，不得与他员相往来者，尔何报竭之有?”胜豪于饮，每食必传文案一人侍宴。初，先君子与冯裕皆常侍宴者，继以先君子不能饮，遂命冯裕以为常。一日，军次同州境，忽谓文案诸员曰：“今午食韭黄甚佳，晚飧时与诸君共尝之。”及就坐，询韭黄，则弃其余于临潼矣。大怒，立斩庖人于席前，期明早必得。诸庖人大骇，飞马往回二百余里，取以进。其奢侈如此。

冯鲁川，山西进士，由刑部郎简放庐州知府，出京赴任，道由河南，胜奏留军中司章奏。冯，端人也①，高尚澹泊，不趋时习。一日与胜言论不翕，决然舍去，恐面辞不得，留书别之。胜阅书大惊，亟命材官赍狐裘一袭，白金二百，飞马追冯还。戒之曰：“如冯不还，尔杀无赦。”并手书致冯，略曰：“计此书达左右时，公度韩侯岭矣。此即‘雪拥蓝关马不前’，昔退之咨嗟太息之地也。公于军事虽非所长，然品望学问当代所重，所以拳拳于公者，以公之品学足以表率群伦也。”云云。冯得书即返，胜大慰。先君子私询于冯曰：“公何以去而复返?”冯曰：“胜虽跋扈恣睢，然能重斯文，言亦出于至诚，可感也。”

胜之奏章往往自属草，动辄曰：“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诚，亦心报国。’”盖指咸丰间与英人战八里桥事也。又曰：“古语所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又曰：“汉周亚夫壁细抑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此三语时时用之，意以为太后妇人，同治幼稚，恐其牵制耳，而不知

① 端人：正派人。

致死之由，即伏于此矣。至西安日，入行台，甫下舆，而冠上珊瑚珠忽不见，遍觅不得，识者已知为不祥矣。及事败余年，有人于地肆上以钱四百购之，可诧也。入陕后，各省督抚交章劾胜，有劾其贪财好色者，有劾其按兵不动者，有劾其军中降众杂出，漫无纪律者。唯河南巡抚严树森一疏最刻毒，略曰："回捻癣疥之患，粤寇亦不过肢体之患，唯胜保为腹心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至其冒功领饷，渔色害民，犹其余事。"云云，相传为桐城方宗诚手笔。以是慈禧震怒，立下逮问旨，而狱成矣。初胜之至陕也，军机处有密书至，属其日内切勿上言触怒，因廷议将以陕抚、甘督，择一简任①，俾专力于西北军事。胜得书，示文案诸员曰："姑妄听之。"逾数日无耗，又曰："是或有变，不得不上言利害以要之。"众劝稍缓不听，乃自属稿，略曰："凡治军非本省大吏则呼应不灵，即如官文、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皆以本省大吏治本省兵事，故事半而功倍。臣以客官办西北军务，协饷仰给于各省，又不能按数以济，兵力不敷，又无从召募，以致事事竭蹶，难奏厥功。若欲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一实缺封疆，不足集事。"奏上，大受申饬，至谓该大臣跋扈情形已可概见，不匝月而逮问矣。

胜之为钦差大臣也，与河、陕两省巡抚皆朱笔札文，文案诸员尝谏之，胜曰："尔辈何知！钦差大臣者，即昔之大将军也。大将军与督抚例用札，不以品级论也。"在陕日，有驻防副都统高福者，出言顶撞，胜大怒，

① 简任：但任。

呼杖，高福曰："等二品耳，何得杖我?"胜曰："我钦差大臣也，以军法且可斩，何止杖?"立命杖二百，逐之出。后之劾疏，高福亦其一也。又有德楞额者，初帮办陕西军务，亦副都统也。胜至，劾去，降参领，俾统一军壁黄河岸，德亦衔之。逮问之旨，密交多隆阿自赍，即代胜为钦差大臣者。至之日，胜方置酒高会，宾客满座。有谍者报曰："灞桥南忽增营垒三十余座，不知谁何。"盖桥之北为回兵所据也。须臾又报曰："来者闻将军多隆阿也。"胜绰髯沉吟曰："岂朝廷命多未受节制乎？若则，则不待营垒成，即当入城进谒矣。姑饮酒，且听之。"有登城见望者，而连城十余里，刁斗森严①，灯火相属，寂无人声。归尔相谓曰："事不妙矣。"有潜行整装待发者。甫黎明，忽报多将军至。将军下马，昂然入中门，手举黄封，高呼曰："胜保接旨!"胜失色，即设香案跪听宣读。读毕，并问曰："胜保遵旨否?"胜对曰："遵旨。"多即命取关防至，验毕，交一弁捧之，谓从官曰："奉旨查抄，除文武僚属外，皆发封记薄。"胜再三恳，多曰："与尔八驼行李，其余皆簿录之。"当即摘去珊瑚顶孔雀翎，易素服待罪，遣兵百人守之。凡文武员弁兵卒役夫，皆遵旨投多军矣。所不去者，幕中四人耳：一行君子，一冯鲁川，一裕朗西，一丁友笙也。鲁川尚作谐语曰："诸君不观降者乎，明日皆将傲我矣。"胜于此骄容尽敛，凄然无色。平日庖人四十八人，仅存其二，红旗小队二百，并旗械皆不见，材官之

---

① 刁斗：行军用具，用铜制成的白小铃，如宫中的传夜铃。

便捷者皆亡去。所存者老仆三人，圉人二，皆胜官翰林时旧役也。是晚即闻炮声隆隆，彻夜不息。

次日黎明，人报灞桥克复，回垒皆扫平矣，即胜四十余日所不能攻克者也。逾数日，文案旧员杨某，头衔一新，欣欣然谓先君子曰："克复灞桥，保案已得知府衔直隶州矣。公等不入多军，真愚也。"一笑置之。不数日，胜就道，例以铁索缠舆杻示锁拿意。甫至河，德楞额截其辎重侍妾而去。胜诉于多，始返其辎重，而留有侍妾。谓人曰："此陈玉成贼妇也，不得随行。"胜亦无如何。四者，送至山西蒲州府，洒泪而别，胜犹人赠百金为舟车资也。于是四人遂分道矣，冯鲁川往安徽赴任，裕朗西往江北宝应省亲，丁友笙住河南，先君子由清江至泰州，携予返上海。胜至京，系刑部狱，奉旨严讯，犹桀骜不驯。讯其河南奸淫案，答曰："有之，河南李棠阶、商城周祖培两家妇人无老幼皆淫之。"周大怒，其后赐帛之命，皆周成之也。是时周值枢府，李掌刑部。死之曰，周监刑，胜曰："胜保临刑呼冤，请代奏。"周曰："圣意难回。"遂死之。

胜有章二：一曰我战则克；一曰十五入泮宫①，二十入词林②，三十为大将，皆平生得意事也。当庚申年，文宗北狩，洋兵入京，和议成，议建总理衙门以治外交事，大宴各国洋使于礼部堂上。英使巴夏理首座，酒酣，胜笑谓巴曰："今日和议已成，誓约已定，然两军究未分胜负也。今将与君会猎于郊外，胜负无于国事，第请与君

① 泮宫：生员入学为入泮。

② 词林：翰林的通称。

之士戏耳，可乎？”巴大恐，乞恭亲王和解之。胜大笑曰：“彼惧我矣。”盖是时胜奉命总统各省援兵，位诸将帅上，当时援师至者十三万，故巴恐也。八里桥一战，胜平生最得意事也。时洋兵麇集，僧忠亲王战不利，大沽失守，近逼北塘。八里桥者，距北通州八里，洋兵欺我无人，长驱而入。至桥，胜扼之，炮弹破马腹，颌受微伤，易马与战，卒败洋兵。厥后和议易成，未受大累，未始非胜一战之力也。当时胜裹创入见，故文宗奖之曰：“忠勇性成，赤心报国。”岂知此二语，即长其傲，速其死哉！当洋兵之焚圆明园也，珠玉珍宝皆掠去，独书画古玩弃而不顾。有土寇二百余，掠所余而遁。至中途，遇胜，聚而歼旃，尽得其所有。簿录京宅时，并其第皆赐兆公焉。兆公者，慈禧姊子，于穆宗为中表行也。同治季年，兆公之毋死，居丧不哀，慈禧大怒，命尽其室所有，为皇老老焚之。皇老老者，即其姊之俗称也。焚三日夜始竟。焚之时，命护军统领率千余人监视之，于是胜所得与历年御赐之物皆荡然矣。闻胜所得者，有项墨林进呈之物数百种，他称是亦书画之诰劫哉！此事炳半聋见之为予言。胜一子海某，为蓝翎侍卫，以事遭斥，同治壬癸间，飘泊至皖。英果敏怜之，为集资纳同知，分安徽，英去，亦不知所终。

予随先君子在皖南时，有扬州人冯继昌者，曾在胜军为文案小吏，后为皖北牧令。谓一日奉使至宿州，见旅舍有执泛扫役者，貌酷类胜，面亦半青色，密访之，知其母少时曾一度侍胜寝，盖过境时，地方官所进之士妓也，而贯种沦为

下贱矣。故世之疵胜者，皆谓胜有应得之罪。惟曾文正有言：胜克斋有克复保卫之功，无失地丧师之过，虽有私罪而无死罪。人皆服其公允云。考胜所部，惟雷正绾一军二千人为官兵，其余则苗沛霖万人，宋景诗八百人，长枪会也。又山东大刀会千人，合之不满万之五千人。苗军之饷，沛霖自称报效者，雷军则就饷于陕者。其余则或有或无，不能按时按数也。即如先君子在戎幕时，文牍所载皆号称月二百金，实则月仅得六七十金耳。盖各路协饷皆积欠，间有来者，必先尽胜挥霍，挥霍所余，乃归军用耳。一日者方至同州，雷军后至，猝遇贼伏，未及备，遂大败，死伤枕籍。雷正绾痛哭入，求发恤赏，胜无以应。须臾负伤者累累舁至辕门下，彻夜呻吟，无过而问者。先君子谓人曰："实令人惨不忍睹也。"呜呼！胜治军如此，自奉又如此，焉得不败！就逮之次日，苗沛霖所部返皖北而叛，宋景诗骤马挺枪而来，哭拜于胜前曰："沐恩不能终事公矣，世事尚有公道哉！"掷冠带于阶下，率八百人呼啸而去，一渡河即大掠，后为宋庆所灭。大刀会亦返山东。故曾国荃劾胜疏云："胜保军营，降众杂出。"诚哉是言，未之诬也。予尝论胜之为人，瑕瑜互见，然瑕多而瑜少，是殆不学无术之故哉！然固一世之雄也。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下

杨守敬传

杨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壬戌举于乡，选黄州府儒学教授。官舍与东坡雪

堂邻，自号邻苏。光绪初年，随香山何如璋使日本。时日本维新伊始，唾弃旧家书，所有善本，守敬贱价得之殆尽，满载海舶归。黄州有屋数十间，充栋焉。久之，日人乃大悔。后四十年，其国岩崎文库以日银十一万八千圆，购归安陆氏之书二十万卷有奇归。岛田彦桢作《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犹述守敬事，以为聊足报复云。

守敬治旧地理，早著《历代地理沿革图》、《隋书地理志考证》行世。晚成《禹贡本义》、《水经注要删》、《水经注图》、《晦明轩稿》，以为自来治《禹贡》者，若胡渭、徐文靖、程瑶田、焦循、成蓉镜、丁晏诸家，于黑水、三危、九江、三江之类，往往强为牵合，莫得要归；实则两黑水、两三危、两九江、四三江、三沮水、两洛水、两潭水等，皆异地同名，并不相涉；必沟而通之，致南北混淆，古今杂揉矣。

生平敝精力①，为《水经注疏》一书，举全、赵、戴诸家谬误，摧陷廓清②，无所于让。方年六十余，时常汲汲顾日景③，虑不得上寿，不及成书。请其友人陈衍以"子平法"算之④，衍谓可至耄耋⑤，且曰："群躯干修伟，丰髯，声如洪钟，神似画像毛西河、冒巢氏两先生，于相法亦当大寿。"则大喜。后十余年，与衍相见京都，则亟出《水经注疏》稿本相质⑥，

---

① 敝：尽。

② 摧陷廓清：攻破敌阵并加以扫荡，比喻破除陈言谬说。

③ 汲汲：急切的样子。

④ 子平法：一种占卜算命术，以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八字，配以干支，来推算附会人的寿夭吉凶。

⑤ 耄耋（mào dié）：高寿的老人。

⑥ 质：请评定。

曰："吾书幸以成，多弟子熊生助属稿，山东刻工廉，已半付写之矣。"

此外，精目录、金石之学，碑帖及宋元版，古书，经考订题跋景抚上石付梓者①，不可胜数。所成有《日本访书志》、《续补寰宇访碑录》、《留真谱》、《泉录》。《留真谱》者，湖北手民技劣甚②，守敬多方指教，刊本至能景宋元，于是四方精刊之本集于武昌，守敬各印其首页，留以为谱也。《古佚丛书》数十种，则遵义黎庶昌属为搜刻者。所见碑版既多，书法高古，融篆隶于行楷中，非貌为六朝者所及，书名尤重于日本。

辛亥，武昌兵事起③，避地上海。上海寓公多卖字画为活，乱后市者希④，独守敬曾一月售至一千四百银圆，皆日本人之求之也。张之洞总督湖广，聘主两湖书院勤存、存古两学堂讲席，充通志局编纂，奏保内阁中书，京师礼学馆礼为顾问。湖北巡抚端方喜搜求金石，非经守敬与义州李葆恂审定，则不敢信。端方移抚江苏，守敬子某以知县往需次⑤，亏累巨万。适守敬部选安微霍山县知县，至欲垂老赴官，以廉奉代偿之，不且鬻藏书，衍及其弟子陈毅力阻之，乃止。

旅食上海，日益困，乃勉为参政院参政，重听不良于行⑥，自言耗国家养老之费而已。用不足，刻书无资，谋以书鬻政府，方挚来京师未成，忽

---

① 景抚：影摹。上石：指石印。

② 手民：以手艺为业的人，此指刻工。

③ 指 1911 年辛刻革命中的武昌起义事。

④ 市者：买主。

⑤ 需次：指候补的官吏等待依次补缺。

⑥ 重听：耳聋。

无疾卒，年七十有六。

陈衍曰：同光以来，熟目录板本之学者，有桐城萧穆、江阴缪荃孙。精金石考证之学者，荃孙、葆恂、守敬兼之。至地理之学，其所独擅尔。守敬治旧地理，新化邹代钧治新地理，分教两湖书院，楚有材矣。

清陈衍载《虞初近志》卷7

大实业家叶澄衷小传

近世我国弛海禁，沿海编氓①，因与外人通市而暴起赀财者②，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椎埋③，或弄法买奸，宗强比周④，侵凌孤弱，类皆鄙琐龌龊不足道也。独沪上富人叶氏，当初赤手自掉扁舟以治生，而卒起，富至巨万。又慷慨好义，清刻⑤，矜已诺⑥。此犹是古之任侠，而实吾国商人所宜奉为典型者也。

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东之慈溪县，后迁镇海沈郎桥，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为甿之邱氓⑦。成忠生六岁而孤⑧，母洪氏抚诸幼弱，居一椽篷屋，刻苦仅以自给。成忠九岁始就学，未几，仍以家贫故从母兄耕。年十一就佣邻里，居三年，主妇遇之无状⑨，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受此辱，

---

① 编氓：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

② 赀（zī）财：资财。

③ 攻剽（piào）：抢劫。椎（chuí）埋：杀人而埋之，一说盗掘坟墓。此指杀人掠取财货。

④ 宗强：尊崇强者，此指以强者为后台。比周：结党营私。

⑤ 清刻：清廉刻苦。

⑥ 矜已诺：指对已许下的诺言付诸实行。矜，庄重。

⑦ 甿（méng）：农民。邱氓：普通乡民。

⑧ 孤：幼而丧父叫"孤"。

⑨ 遇之无状：对待他无礼。

然丈夫宁饿死沟壑也。”遂辞去，欲从乡人往上海。临行无资斧①，母乃指田中秋禾为抵，始得成行。

至上海时，海禁大开，帆船轮舶，麕集于沪渎②。成忠自黎明至幕掉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贸有无。外人见其诚笃敦谨，亦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

同治元年，始设肆子虹口，乃迎母就养。初肆规甚微，然节饮食，忍嗜欲，与庸妇同苦乐，又能择人而任事，故数年间肆业日益远大。乃推广分肆，殆遍通商各埠。又在沪北汉镇创设缫丝厂、火柴厂以兴工业，且以养无数无业游民，既饶于赀财，自奉一若平素，绝无豪富气象。若构洋楼集珍物之类，遇人固肫肫③，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必诚。见显贵士大夫言，犹訚訚如也④，毫无谄谀意。又好引重后辈，善体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乐为用。性好施予，无倦容，无德色⑤。客外虽久，戚鄙有缓急　困者⑥，苟有请，罔不佽助⑦。待族人尤笃，捐金置祠田，又建忠孝堂，以赡族之贫苦无告者，附以义塾牛痘局，曰：“是皆我母之志也。”凡里中之善举，必力任其成。在佽北购大地立蒙学堂，以教贫穷子弟，拨充十万金经费。又特倡捐二万金建怀德堂，凡肆中执事身后或有孤苦无告者，岁时存问，俾免

---

① 资斧：旅费。

② 麕（jūn）集：群集。渎（dú）：大川。

③ 肫（zhūn）肫：诚恳的样子。

④ 訚（yín）訚：和悦而能直言的样子。

⑤ 德色：有恩于人而表现出的神色。

⑥ 鄙（dǎng）：乡里。

⑦ 罔：无。佽（cì）：帮助。

饥寒。至各直省有水旱之灾，则必出钜资以助赈济。封疆大吏高其义，尝请于朝，屡邀宠锡，并传知嘉奖。

光绪已亥年十月在沪病笃。召其子七人曰："吾昔日受惠者、各号友竭诚助吾任事者，汝曹皆当厚待勿替①，以继吾志。"卒年六十。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小说家李伯元传

武进李宝嘉，字伯元，一称南亭亭长。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沪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创为《游戏报》，为我国报界一别裁，踵起而效颦者无虑十数家②，均望尘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趋而活变哉！"又别为一格，创《繁华报》。

光绪辛丑朝廷开特科，征经济之士，湘乡曾慕涛侍郎以君荐。君谢曰："使余而欲仕③，不及今日矣。"辞不赴。会台谏中有忌君者，竟以列诸弹章，君笑曰："是乃真知我者。"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④。忧夫妇孺之梦梦不知时事也⑤，撰为《庚子国变》弹词。恶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撰为《官场现形记》。慨夫社会之同流合污不知进化也，撰为《中国现在记》及《文明小史活地狱》等书。每一脱搞，莫不受世人之欢迎。坊贾甚有以他

---

① 替：变更。

② 踵起：跟随而起。效颦(píng)：指不善效仿而效仿。无虑：大约。

③ 使：假如。

④ 谲(jué)谏：劝谏时不直言过失，隐约其辞，使人自悟。

⑤ 梦梦：形容昏愦。

人所撰之小说，假君名以出版者，其见重于社会可想矣。使天假之年①，其著作又何止于等身也。乃以愤世嫉俗之故，年仅四十，即郁郁以终。

呜呼！君之才何必以小说传哉，而竟以小说传！君之不幸，小说界之大幸也。

君生于同治丁卯四月十八日，卒于光绪丙午三月十四日。卒后逾七阅月，其后死吴友沃尧为之传。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画史缪太太

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忽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大字②，常书福、寿等字以赐嬖幸大臣等③，思得一二代笔妇人不可得，乃降旨各省督抚觅之。会四川有官眷缪氏者，云南人，夫宦蜀死，子亦孝廉④。缪氏工花鸟，能弹琴，小楷亦楚楚，颇合格，乃驿送之京。慈禧召见，面试之，大喜，置诸左右，朝夕不离，并免其跪拜，月俸二百金，又为其子捐内阁中书。缪氏遂为慈禧清客⑤，世所称缪老太太者是也。间亦作应酬笔墨售于厂肆，予曾见之，颇有风韵。自是以后，遍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皆缪氏手笔也。会慈禧六旬庆寿，先数日，忽问缪曰："满州妇女大妆，尔曾见之矣，

---

① 使天假之年：假如上天给予他寿命。

② 擘（bò）窠：写碑文划界大书叫擘窠，后泛指大字。

③ 嬖幸：帝王所宠爱狎昵的人。

④ 孝廉：明清时称举人为孝廉。

⑤ 清客：旧时在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门客。

我未曾见尔汉人大妆果何如?”缪对曰:“所谓凤冠霞帔是也。”慈禧曰:“庆祝之日,尔须服此,为我陪宾。”缪唯唯,即于是日购冠帔服之。慈禧大笑不可抑,谓如戏剧中之某某也。至寿日,置缪氏于众所属目之地,众满妇人入宫叩祝者,皆见之,无不大笑失声者。慈禧是日竟大乐,赏赉无算,而缪氏束缚直立竟日,苦不可胜言矣。满人以汉人为玩具如此。然当时朝中命妇闻之,莫不艳羡,以为圣眷优隆,天恩高厚也。缪氏名素筠,母家姓未详。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琴工张春圃

琉璃厂有琴工张春圃者,为人赣直而朴野,以弹琴为士大夫所赏。慈禧欲学琴,闻其名,召入宫,授琴焉。据云:授琴之处,似是寝殿,正屋七大间。慈禧坐于极西一间,距西厢房甚近。弹琴处,即在西厢房。张于宣召时,即与内临约,不能跪弹,必须坐弹始成声,皆许之,故不使之面慈禧也。设琴七八具,金徽玉轸①,极其富丽。张取弹皆不合节,盖饰虽美而材则劣也。旋闻慈禧云:“可将我平日所用者,付彼弹之。”内监以授张,一落指,觉声甚清越,连声赞曰:“好琴!好琴!”慈禧闻之,即命曰:“既他说好,即叫其弹吧。”于是竭其所长,似闻隐隐有赞美声。阕终,稍憩,忽见有若乳母服饰者数人,携一童子来,衣服极华美,约十岁上下,见琴,

① 徽:七弦琴琴面十三个指示音节的标志。轸:琴瑟箜篌等腹下转动弦的木柱。

即以指拨其徽，或抽其轸，以为戏。张阻之曰："此老佛爷之物，动不得！"童瞪目视，旁一妇即责张曰："你知道他是谁？老佛爷事事都依他，你敢拦他，你不打算要脑袋了？"更一妇人以目止之，遂不言。张是日出宫后，更宣召，出宁死不敢入矣。此春圃亲为人言者。春圃为人狷介有志节①，以贫为厂肆用，而琴法甚工，用是驰名于公卿间。当慈禧之召也，命内监传语曰："你好好用心供奉，将来为汝纳一官，在内务府差遣，不患不富贵也！"自见童子后，绝迹不入宫，同辈问之，张曰："此等龌龊富贵，吾不羡也。"肃王隆善在日，亦闻其名，召之至邸弹琴，月俸三十金，早来晚归以为常。张觉束缚不自由，亟欲摆脱而无策。一日暮雨，王曰："尔勿归肆，即宿府中可也。"张不肯，王留之再，张曰："肆主不知，将以我为宿娼也。"王大怒，逐之出，从此不复召，张颇欣欣以为得计焉。一子不能世其业，有姊寡居，张迎养于家，事之唯谨。姊善儿医，亦工善，光稷辅侍御女公子曾延之教琴，午后来，一弹即归，并茶饭皆不沾唇也，其狷介如此。张后以贫死。嗟乎！不慕富贵，不趋势利，贤于士大夫远矣，吾故表而出之。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谭嗣同传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

---

① 狷介：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

苦①。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厉②，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③，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④，自是学识更日益进。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称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

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⑤。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

---

① 孤孽：孤儿。

② 讲求磨厉：讲习新学，磨炼意志。

③ 南海先生：指康有为。

④ 私淑弟子：未得身受其教而宗仰其人者的自称。

⑤ 需次：指候补的官吏等待依次补缺。

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等蹈厉奋发①，提倡桑梓②，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等为学堂教习，召□□□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

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擗画者③，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是，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④，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我，乃扶病入觐⑤，奏对称旨⑥，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

---

① 蹈厉奋发：本为顿足奋身的舞蹈动作，此喻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情志。本文作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当年，为避免有关人士惨遭西太后的杀戮，作者将文中的部分人名隐去。

② 桑梓：喻故乡。

③ 擗画：筹谋策划。

④ 今年：指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

⑤ 觐（jìn）：朝见君主。

⑥ 称（chèn）旨：符合皇帝旨意。

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捧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今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①，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语。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

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②，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

---

① 衣带诏：藏在衣带里的密诏。

② 造：至。

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若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①，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制节，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②。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胡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己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③，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

---

① 首：出首告发罪行。

② 慰帅：指袁世凯。袁世凯字慰亭，故名。

③ 操、莽：指曹操、王莽。

而去①。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②。

至初五日，袁复召见。至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擗画，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所携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③，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握而别。

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

"望门投宿思张俭④，忍死须臾待杜根⑤。我自横刀向天

---

① 丁宁：叮嘱。

② 漏三下：计时的漏刻已过三刻。

③ 程婴、杵臼：春秋时的两位义士，二人与赵朔为友，为保护赵氏孤儿而相继身亡。

④ 张俭：东汉人，曾上疏劾斥内侍宦官侯览，以义勇闻名。

⑤ 杜根：东汉时人，不畏权贵，上疏斥责执掌朝政的邓太后，受到重责。

笑，去留肝胆两昆仑①。”

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事！”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学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②、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③，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④，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往，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⑤，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溪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挂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

---

① 两昆仑：喻出逃在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和在京就义的谭嗣同、杨锐等人。

② 泰西：泛指欧州。天算：天文学。格致：泛指从西方传入的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

③ 耶氏：指耶稣，为基督教所信奉的救世主。

④ 华严：指华严宗，中国佛教宗派名。性海之说：佛教称真如的理性深广如海的学说。

⑤ 相宗：中国佛教宗派名。

博览教乘①，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②，所得日益精深。

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之外，又散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著书，《仁学》之外尚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兴算学议》一卷，已刻《思纬吉凶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并《仁学》皆藏于余处。又《政论》数十篇，见于《湘报》者，及与师友论学论事书数十篇，余将与君之石交□□□□□□□□□□□□□□□□□等，共搜辑之，为《谭浏阳遗集》若干卷。其《仁学》一书，先择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焉。君平生一无嗜好，持躬严整，面棱棱有秋肃之气。无子女，妻李闰，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清梁启超载《虞初近志》卷5

杨锐传

杨锐字叔峤，又字纯叔，四川绵竹县人。性笃谨，不妄言邪视，好词章。张公之洞督学四川，君时尚少，为张所拔识，因受业为弟子，张爱其谨密，甚相亲信。光绪十五年，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张出任封疆③，将二十年，而君供职京僚。张有子在京师，而京师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君。

---

① 教乘：此指佛教经典。

② 三藏：佛教经典共分经、律、论三大类，故又称三藏。

③ 封疆：明清时称总督、巡抚等为封疆大吏、封疆大臣。

书电络绎，盖为张第一亲厚之弟子，特举其经济特科，而君之旅费亦张所供养也。

君鲠直尚名节，最慕汉党锢、明东林之行谊①。自乙未和议以后②，乃益慷慨谈时务。时南海先生在京师③，过从极密。南海与志士倡设强学会，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杨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强学会，遂下诏封禁。会中志士愤激，连署争之。向例：凡连署之书，其名次皆以衙门为先后。君官内阁，当首署，而会员中□君□□亦同官内阁④，争首署。君曰："我于本衙门为前辈。"乃先焉。当时会既被禁，京师哗然，谓将兴大狱，君乃奋然率诸人以抗争之，亦可谓不畏强御矣。

丁酉冬，胶变起⑤，康先生至京师上书。君乃日与谋，极称之于给事高君变会，高君之疏荐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国会于京师，君与刘君光第皆为会员。又自开蜀学会于四川会馆，集贳巨万⑥，规模仓卒而成，以此益为守旧者所嫉忌。

张公之洞累欲荐之，以门人避嫌，乃告湖湖南巡抚陈公宝箴荐之。召见，加四品卿衔，

---

① 党锢：东汉丰年，宦官擅权，大在夫李膺等数百名文人学士谋除宦官，反遭迫害，史称"党锢"事件。东林：指明末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书院的一批文人，他们因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行谊：品行与道义。

② 乙未和议：指1895年中日签订关于结束甲午战争的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事。

③ 南海先生：指康有为。

④ 本文作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当年，为避免西太后残戮志士，作者将人名隐去。

⑤ 胶变：指1897年11月德国派舰队强占中国胶州湾事。

⑥ 贳（shi）：筹借。

充军机章京，与谭、刘、林同参预新政。拜命之日，皇上新以黄匣缄一硃谕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①，无得瞻顾。凡有奏折，皆经四卿阅视。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于是，军机大臣嫉妒之，势不两立。七月下旬，宫中变态已作，上于二十九日召见君，赐以衣带诏②，乃言位将不保，命康先生与四人同设法救护者也。

君久居京师，最审朝局，又习闻宫廷之事，知二十年来之国脉皆斲丧于西后之手③，愤懑不自禁，义气形于词色。故与御史朱一新、安维峻、学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联英，因忤后落职者也；安者曾疏请西后勿揽政权，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请皇上自收大权，因忤后革职驱逐者也。君习与诸君游，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吕、武之志④，至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遂被逮授命。

君博学，长于诗，尝辑注《晋书》，极闳博，于京师诸名士中称尊宿焉⑤。然谦抑自持，与人言恂恂如不出口⑥，绝无名士轻薄之风，君子重之。

清梁启超载《戊戌政变记》卷5

刘光第传

刘君字裴村，四川富顺县人。性端重敦笃，不苟言笑。志

---

① 赞襄：赞助辅佐。

② 衣带诏：藏于衣带里的密诏。

③ 斲（zhuó）丧：摧残败亡。

④ 吕、武：指吕后和武则天，此喻西太后。

⑤ 尊宿：对前辈有重望的人的敬称。

⑥ 恂恂：谦逊恭谨。

节崭然①，博学能文诗，善书法。诗在韩、杜之间，书学鲁公②，气骨森竦严整，肖其为人。弱冠后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严。光绪二十年以亲丧去官，教授乡里，提倡实学，蜀人化之。官京师，闭户读书，不与时流所谓名士通，故人鲜知者。

及南海先生开保国会③，君翩然来为会员。七月，以陈公宝箴荐，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初，君与谭君尚未识面④，至是既同官，又同班（故事，军机章京凡两班，轮日入值。时君与谭君同在二班云），则大相契。谭君以为京师所见高节笃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⑤，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

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旧党曾廉上书请杀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罗织，谓为叛逆。皇上恐西后见之，将有不测之怒，乃将其折交裕禄命转交谭君按条详驳之。谭君驳语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⑥。”君与谭君同在二班，乃并署名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君大敬而惊之！君曰：“即微皇上之命⑦，亦当救志

① 崭然：高洁。
② 鲁公：唐朝鲁郡公颜真卿。
③ 南海先生：指康有为。
④ 谭君：指谭嗣同。
⑤ 劬（qú）：勤劳。
⑥ 坐罪：获罪。
⑦ 微：无。

士，况有君命耶？仆不让君独为君子也。”于是，谭君亦大服君。

变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狱①，未经讯鞫②。故事：提犯自东门出则宥③，出西门则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门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于刑部，谙囚狱故事④，太息曰：“吾属死，正气尽。”闻者莫不挥泪！君既就义，其嗣子赴市曹，伏尸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贫，坚苦刻厉，诗文甚富，就义后未知其稿所在。

清梁启超载《虞初近志》卷5

林旭传

林君字暾谷，福建侯官县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⑤。自童龀颖绝秀出⑥，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⑦，干云而上。冠岁⑧，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折节为忘年交⑨，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词诗骈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瑰奥深秾⑩，流行京师，名动一时。

---

① 四卿：指参预光绪新政的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位军机章京。

② 讯鞫（jū）：审问犯人。

③ 宥（yǒu）：饶恕。

④ 谙（ān）：熟悉。

⑤ 南海先生：指康有为。

⑥ 童龀（chèn）：儿童换牙，一般男孩八岁换牙。

⑦ 标举：高射。

⑧ 冠岁：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因称二十岁为冠岁。

⑨ 名宿：知名学者。折节：降低身份。忘年交：不拘年令辈分而交友。

⑩ 瑰（guī）：奇特。秾：繁盛美艳。

乙未，割辽、台①。君方应试春官②，乃发愤上书，请拒和议，盖意志已倜傥矣③。既而官内阁中书。盖闻南海之学，慕之。谒南海，闻所论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业焉。先是，胶警初报④，事变綦急⑤。南海先生以为振厉士气，乃保国之基础，欲令各省志士各为学会，以相讲求，则声气易通，讲求易熟，于京师先倡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陕学会等，而杨君锐实为蜀学会之领袖。君遍谒乡先达鼓之⑥，一日而成，以正月初十开大会于福建会馆，闽中名士皆集，而君实为闽学会之领袖焉。及开保国会，君为会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

初，荣禄尝为福州将军，雅好闽人，而君又沈文肃公之孙婿，才名藉甚，故荣颇欲罗致之。五月，荣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请命于南海，问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责以大义，怵以时变⑦，从容开导其迷谬，暗中消遏其阴谋，亦大善事也。"于是君乃决就荣聘。已而举应经济特科，会少詹王锡蕃荐君于朝。七月召见，上命将奏对之语再誊出呈览。盖因君操闽语，上不尽解也。君退朝，具折奏上，折中称述师说甚详。皇上既知为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与谭君等同授四品卿衔，入军机参预新政。十日之中，所陈奏甚

---

① 指1895年《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给日本事。

② 春官：指礼部春季的会试。

③ 倜傥：卓越豪迈。

④ 胶警：指1897年德国舰队强占胶州湾事。綦（qí）：极。

⑤ 綦（qí）：极。

⑥ 先达：前辈。鼓之：鼓动宣传。

⑦ 怵（xù）：利诱。

多，上谕多由君所拟。初二日，皇上赐康先生密谕，令速出京，亦交君传出，盖深信之也。

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呼号①。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②，本初健者莫轻言③。”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及变起同被捕，十三日斩于市。临刑呼监斩吏，问罪名，吏不顾而去，君神色不稍变云。

著有《晚翠轩诗集》若干卷，长短句及杂文若干卷。妻沈静仪，沈文肃公葆桢之孙女，得报，痛哭不欲生，将亲入都收遗骸，为家人所劝禁、乃仰药以殉。

清梁启超载《虞初近志》卷5

管劬安之宠幸

管劬安者，阳湖人，父营贾业，生计不甚厚。劬安好游荡，淫朋狎友，频年征逐，累耗父赀。顾其人小有才，面目狡好，且善绘事，工小曲，能为靡靡之音。父以其不可教训，逐之。劬安遂弃父母妻子，只身随同乡入都。会如意馆招考画工，劬安试，膺首选，遂入馆供奉。内廷太监时至馆索画，独赏劬安。劬安又善逢迎，极意结纳，得内监欢，遂受知于李莲英。蒙慈禧召见秘殿，面试之画，大称后意，骤升如意

---

① 距踊：奔走

② 千里草：指董卓，东汉末年奉何进之召入京而专朝政，此以董卓喻袁世凯。

③ 本初：东汉袁绍的字。

馆首领，时入宫禁。且以江南淫靡之曲，为慈禧奏之，此则北人为有生以来所未闻也。后大喜过望，赏赉无算，命近侍为之置家室，赏居庐于东华门外①。劬安亦誓愿鞠弓尽瘁以报，不南归矣。十余年来，积资数十万，置商业于京师，及老留须，遂不恒入宫。当其盛时，宫中园中随驾往来无虚日，后常以吾儿呼之，外人遂讹传为慈禧干儿，其实非也。光绪季年，京师江苏同乡设画会，劬安在会中，无锡吴观岱曾见之，美须髯，疏眉朗目，颇有风致，令人想见张绪当年②。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清代野纪》卷上

黄履庄小传

黄子履庄，少聪颖，读书不数过即能背诵，尤喜出新意作诸技巧。

七八岁时，尝背塾师，暗窃匠氏刀锥，凿木人长寸许。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动，观者异以为神。

十岁外，闻泰西几何比例轮棙机轴之学③，而其巧因以益进。尝作小物自怡，见者多竟出重价求购。体素病，不耐人事，恶剧嬲④，因竟不作，于是所制始不可多得。所制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余，约可坐一人，不烦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往随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门侧，卷卧如

---

① 居庐：住房。

② 张绪：南齐吴郡人，字思曼，官至国子祭酒，风姿清雅。武帝置蜀柳于灵和殿前，曾曰："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

③ 泰西：极西，泛指欧洲、美洲各国。棙（lì）：机钮。

④ 嬲（niǎo）：纠缠。

常，惟人入户触机，则立吠不止，吠之声与真无二，虽黠者不能辨其为真与伪也①。作木鸟，置竹笼中，能自跳舞飞鸣，鸣如画眉，凄越可听。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从下上射如线，高五六尺，移时不断。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载。有怪其奇者，疑必有异书，或有异传，叩其从来②，亦竟无师传，但曰："予何足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动者如天，静者如地，灵明者如人，赜者如万物③，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为源，而且为之主宰，如画之有师，土木之有匠氏也。"黄子固自有其独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学之者所可及也。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 上海书店1981年版

邹容传

邹容，字威丹，四川巴人。父某，行商陇蜀间，略知书。容少慧敏，年十二，诵九经、《史记》、《汉书》，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容弗欲，时喜雕刻。父怒，辄榜笞④，至流血，然愈重爱容。稍长，从成都吕翼文学。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翼文惧，摈之。

父令就日本学，时年十七矣。与同学钮永建规设中国协会⑤，未就。学二岁，陆军学生监督姚甲有奸私事，容偕五人入其邸中，榜颊数十，持剪刀

① 黠（xiá）：机伶。
② 叩：询问。
③ 赜（zé）：幽深难见。
④ 榜（péng）：鞭打。
⑤ 规设：筹建

断其辫发。事觉，潜归上海，与章炳麟见于爱国学社。是时，社生多习英吉利语，容调之曰①："诸君堪为贾人耳②。"社生皆怒，欲殴之。广州大驵冯镜如③，故入英吉利籍，方设国民议政厅于上海，招容。容诘镜如曰："若，英吉利人。此国民者，中国民耶?英吉利国民耶?"镜如惭，事中寝。

容既明习国史，学于翼文，复通晓《说文》部居，疾异族如仇雠，乃草《革命军》以摈满州。自念语过浅露，就炳麟求修饰。炳麟曰："感恒民，当如是。"序而刻之。会虏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察检革命党事，将逮爱国学社教习吴朓。朓故忌容、炳麟，又幸脱祸④，直诣明震自归⑤，且以《革命军》进。明震缓朓，朓逸。遂按名捕容、炳麟。

容在狱，日就炳麟说经，亦时时讲佛典。炳麟以《因明入正理论》授之曰："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矣!"明年，狱决，容、炳麟皆罚作。西人遇囚无状，容不平，又啖麦饭不饱⑥，益愤激，内热溲膏⑦。炳麟谓容曰："子素不嗜声色，又未近女，今不梦寐而髓自出，宜惩忿自摄守⑧。不者，至春当病温⑨。"明年正月，疾果发。体温温不大热，但欲寐，又懊侬烦冤⑩，不得卧。夜半，独语惊人。比

① 调（tiáo）：嘲笑。

② 贾人：商人。

③ 驵（zǎng）：市场的经纪人。

④ 幸：希望。

⑤ 诣：拜见。自归：犹自首。

⑥ 啖（dàn）：吃。麦饭：麦做的饭食。

⑦ 溲膏：遗精。

⑧ 惩忿：戒止愤怒。

⑨ 病温：病于温病。温病为中医病名，泛指各种热病。

⑩ 懊侬烦冤：烦躁不安。

旦，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阴也，念得中工①，进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病日已矣。则告狱卒长，请自为持脉，疏汤药，弗许；请召日本医，弗许。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于狱中，年二十一矣！

诘朝②，日加巳③，炳麟往抚其尸，目不瞑。内外哗言西医受贿，下毒药杀之，疑不能明。然西医视狱囚至微贱，凡病，皆令安坐待命，勿与药。狱囚五百，岁瘐死者④，率百六十人⑤。容疾始发而医不知其剧，比日久病态已著，顾予以熟疾常药，亦下毒之次也。

清章炳麟载《虞初近志》卷7

鉴湖女侠秋瑾传

秋瑾，字璿卿，浙江绍兴人也。家世仕宦，故君生于闽。稍长，读书通大义，娴于词令，工诗文词，著作甚美。又好《剑侠传》，习骑马，善饮酒，慕朱家、郭解之为人⑥，明媚倜傥，俨然花木兰、秦良玉之伦也。

旋客游湘潭，湘有富绅王氏，方为子求婚，闻其贤，聘之，因适王氏⑦，为王廷钧妇。生男女各一，男曰沅德，女曰灿芝。而廷钧纳资为郎，偕君入京师，因得识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吴夫人芝瑛，文采昭曜，盛极一时，见者咸惊以为珊瑚玉树之齐辉而并美也。时天下

---

① 中工：中医。
② 诘朝：第二天早晨。
③ 日加巳：太阳已经很高了。
④ 瘐（yǔ）死：囚犯因受刑、冻饿、生病而死在狱中。
⑤ 率：大概。
⑥ 朱家、郭解：二人为汉代著名的游侠。
⑦ 适：嫁。

丧乱，内外交哄，而中朝政治日益窳败①，士习民风奢侈逾度，竞为靡靡，几忘国势之日落，而深仇大耻之亟宜报也，因日夜戚戚。至甲辰夏，遽脱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属，悉赠诸芝瑛，而东赴日本留学焉。

会孙中山先生方创同盟会于江户，以君抱负弘远，首邀之入会。自是君更字竞雄，号鉴湖女侠，日以物色人材为职志。江浙志士之与君相识者，咸因君介绍，而同盟会乃大扩张。间又与女士重兴共爱会，而已为之长，隆誉日起。留东学子慕君者众，每大会集，辄邀君与俱。君亦负奇磊落，往会，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

当是时，留东学生日益多，其议论咸慷慨激烈，以革命为归。清廷患之甚，阴嗾日本止之②，于是，日校乃订取缔留学规则。事闻，学子大噪，君尤愤甚，率同志归。因得识石门徐夫人自华，留主浔溪女学，许异姓骨肉焉③。是夏，往浙东阴求死士，得吕东升诸人，还至南浔，定计将往爪哇，会病未果。因留上海，居虹口厚德里，为同盟会员往来通问地。尝与陈墨峰同造炸弹，忽药性烬裂④，声震屋瓦，君与墨峰皆被创甚，里巷惊骇，几为警兵所逮，以无左证得免。遂发刊《中国女报》，识者韪焉⑤。

明年丁未，归绍兴，主明道女学，及大通体育会。体育会者，徐锡麟之所创，而君为

---

① 窳（yǔ）败：恶劣败坏。

② 嗾（sǒu）：唆使。

③ 许异姓骨肉：谓秋瑾与女学的学生情同异姓骨肉。

④ 烬裂：燃烧爆炸。

⑤ 韪（wěi）：称誉。

之主持者也。时徐方在皖图大举，故君亦往来吴越间，以为之备。因日部署其众，得数千人，悉编定之为八军，曰光复汉族，大振国权，统名之曰光复军。每军自大将、副将、行军正副参谋，以迄中左中军、中左右佐尉各职，咸设置之如制。又为军服，自大将以至佐尉，均黑色，对襟短衣，白布包头，并加胸带（如西洋悬挂宝星之斜胸带），以色为等差，黄色居首，白次之，红又次之，浅蓝又次之。兵士则于白月中书其隶之军字以为别（例如光字军兵士书光是也）。肩章于白月中书中左右等字及号数以为别。旗帜尚白，中标“汉”字，黑色；纛旗则书“复汉”，黄地黑字，并文书敕令铃记之属，咸规定之无所遗。别熔金为约指二十八枚①，铸诗其上，曰：“黄河源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颁诸魁杰②，以为口号。于是，以徐锡麟为光复军首领，君为协领，而张恭等为分统云。

五月练成，乃招选得壮士三十二人，编定为敢死队，以周华昌、俞炜、叶颂清率之赴杭州。华昌又别召部下二百人驻江干，伺动静为内应。而皖事遽败，金华一军亦稍泄漏，君虽痛甚，然业已无如之何。乃益示镇定，戒勿惊扰，遂密遣其众他去，而己独居大通学校以俟之。

郡人有胡道南者，夙与君忤，至是竟输其情于绍兴知府贵福。贵福者，虏人也。闻之，急星夜渡江，至杭州，白诸巡抚张曾敭。曾敭以询汤寿潜、张美翊，曰：“信”遂遣兵捕之，

① 约指：戒指。
② 魁杰：各方负责人。

君用不免。逾日，杀之古轩亭口，时六月六日黎明也。有见之者，谓初终无所供，惟于刑庭书“秋雨秋风愁杀人”句而已，悲夫！

清陈去病载《虞初近志》卷10

三、名人轶事

子产不信天道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1]，郑必不火。"子产弗与。明年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之，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灶焉知天道？"遂不与。郑不复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将旱。"秋八月旱。梓慎之占有差，裨灶之言有不中。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杂谭》卷1

晏子智谏齐景公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众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诛。"晏子遂左手提犯者头，右手执刀，仰问曰："自古圣贤明君，支解人从何处始？"公遽曰："舍之。寡人过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4

曾参老有所成

曾子年七十，文学始就，乃能著书。孔子曰："参也鲁！"盖少时止以孝显，未如晚节之该洽也。

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

田叔善导骄主

辅导骄主，亦是难事，不可面折其过，正使自愧为佳耳。仆观田叔之相鲁，何其温良而乐易也。田叔不独可以相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顺旨，

---

① 斝（jiǎ）：酒具。瓘（guàn）：一种玉。

可以转祸而为福，反恶而为善。叔之相鲁，至官之初，民以王取其财物，自言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叔曰："王自使人偿之，不尔，是王为恶相为善也。"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叔常暴坐苑外，终不休，曰："吾王暴露，独何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委曲规正，大率如此。不伤和气而俾归于正，此田叔所以为善相骄主也。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4

菑丘䜣勇而要离智

周世，东河之上，有勇士菑丘䜣，以勇闻于天下。……眇其左目①，要离闻而往见之，丘䜣出送有丧者，要离往见丘䜣于墓所曰："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极，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愤者不可胜数。

要离归，谓人曰："菑丘䜣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众人之中，必来杀我。暮无闭门，寝无门户。"丘䜣至夜半果来，拔剑柱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众人之中，死罪一也；暮无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门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而后杀也。子来不谒，一不肖也，拔剑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词后，三不肖也。子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丘䜣收剑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1

---

① 眇（miǎ）：瞎了一只眼睛。

优旃笑诫秦王

秦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道。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西至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贼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乃止。乃二世主，欲漆其城，优旃曰："善！虽百姓愁费，然大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漆之，极易，难为荫室。"二世笑之而止。

优旃侍始皇立于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得辄移足。时天寒雨甚，武士被楯①，立于庭中。优旃欲救之，戏曰："被楯郎，汝虽长，雨中立。我虽短，殿上幸无湿。"始皇闻之，乃令徙立于庑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4

张良拜师

张子房，名良，韩国人也。避地于南阳，徙居于沛，后为沛国人焉。童幼时，过下邳圯桥，风雪方甚。遇一老叟，着乌巾、黄单衣，坠履于桥下②。目子房曰③："孺子为我取之。"子房无倦色④，下桥取履以进。老叟引足以纳之⑤。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来此，当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后至⑥，未可传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无倦怠。老叟喜，以

---

① 被楯：持盾于头上。楯：通"盾"。

② 履，鞋。

③ 目子房：目示子房。

④ 倦色：畏难情绪。

⑤ 纳之：穿上鞋。

⑥ 期，约定时间。

书授之，曰："读此当为帝王师，若复求吾，乃谷城山下黄石也。"

子房读其书，能应机权变，佐汉祖定天下。后人谓其书为《黄石公书》。

佚名《仙传拾遗》

李陆娱老

士大夫晚年不问家事，自适其适，非其胸中能摆脱世累，未易及此。仆读陆贾、李迁哲二传。深喜其得娱老之趣。陆贾为太中大夫，而归家好畤，出橐中装分与五子①，令各生产。贾常带百金宝剑，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与诸子约，过女，女给人马酒食之费，极则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以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过，数击鲜，毋久溷女为也。李迁哲为刺史归，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十里间，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仆侍婢阍人守护。迁哲每鸣笳导从，往来其间，纵酒欢宴，尽平生之乐。子孙参见，或忘其名，披籍以审之。二公临老，能自享如此，是非高见邪？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9

汉文帝轻言

文帝虽天资仁厚，然失于轻言，赏罚之命，往往出于一时，而不加审细。所以当时之人，卒能救止，不至丽于有过之地。季布为河东守，人或言其贤，则召以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则罢归故郡。贾谊通诸家之书，廷尉言其能，则

---

① 橐（tuó）：袋子。

召以为博士；绛灌言其擅权，则弃之长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则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则赦之。太仓令或言其过，遽下腐刑。缇萦言妾父廉平，则恕之。孟舒魏尚守云中，皆有能称，稍有所闻，则下吏削爵；一闻田叔冯唐之言，遂复其故职。至于以口钝而责上林尉，以辩给而迁啬夫，以犯跸而欲致其死①，以盗环而欲致之族，是皆出于一时之喜怒，而赖张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轻于赏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轻信之过。向非有以救之，能无损于文帝之仁乎？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4

神童汉武帝

汉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旋栋间。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旬余，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梦赤气化为赤龙，占者以为吉，可名之'吉'。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知其心藏洞彻，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闻而愕然，加敬而训之。他日复抱之几前，试

① 跸（bì）：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止通行。

问："儿悦习何书，为朕言之。"乃诵伏牺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册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祷祈名山大川五岳，以求神仙。

汉班固《汉武帝内传》

金屋藏娇

太白云："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见《汉武故事》。武帝四岁，长主抑著膝上，问曰："阿娇好否？"好！若得阿娇为妇，当作黄金屋贮之。"乃定婚。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东方朔巧辩汉武帝

汉武帝见画伯夷、叔齐形象，问东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齐，天下廉士，何谓愚邪？"朔对曰："臣闻贤者居世，与之推移，不凝滞于物。彼何不升其堂、饮其浆，泛之如水中之凫，与彼徂游。天子毂下，可以隐居，何自苦于首阳！"上谓然而叹。

又汉武游上林，见一好树，问东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阴使人落其树。后数岁，复问朔，朔曰："名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与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且昔为善哉，今为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哉。"帝乃大笑。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3

汉武帝暗学巫炎道术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汉驸马都尉。

武帝出，见子都于渭桥，其头上郁郁紫气，高丈余。帝召问之："君年几何？所得何术？而有异气乎！"对曰："臣年已百三十八岁，亦无所得。"将行，诏东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术。朔对曰："此君有阴阳之术。"武帝屏左右而问之。子都对曰："臣年六十五时，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温，口乾舌苦，渗涕出，百节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来，七十三年，今有此二十六人，身体虽勇，无所疾患。气力乃如壮时，无所忧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闻于朕，非忠臣也。"子都对曰："臣诚知此道为真，然阴阳之事、宫中之利，臣子之所难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为之者少，故不敢以闻。"帝曰："勿谢，戏君耳。"遂受其法。

晋葛洪《神仙传》

东方朔巧谏

武帝欲杀乳母，乳母告急于东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邪？"帝怆然，遂舍之。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2 中华书局1985年版

霍光赏功

汉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劝赏，凡将士有军功，无问贵贱，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时，大鸿胪田广明平益州夷，斩首捕

虏三万，但赐爵关内侯。盖霍光为政，务与民休息，故不欲求边功。益州之师，不得已耳，与唐宋璟抑郝灵佺斩默啜之意同。然数年之后，以范明友击乌桓，傅介子刺楼兰，皆即侯之，则为非是，盖明友，光女婿也！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汉文帝时，公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帝读《老子经》，颇好之。敕诸王及大臣皆诵之。有所不解数事，时人莫能道之。闻时皆称河上公解《老子经》义旨，乃使赍所不决之事以问，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幸其庵，躬问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抚掌坐跃，冉冉在虚空中，去地数丈。俯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车，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统先业，才小任大，忧于不堪。虽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愿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书》二卷。

晋葛洪《神仙传》

倪宽与张安世

《汉史》有当书之事①，本传不载者。武帝时，儿宽有重罪系②，按道侯韩说谏曰："前

① 《汉史》指《汉书》。
② 儿（ní）：姓。

吾丘寿王死①，陛下至今恨之②；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之③。宣帝时，张安世尝不快上④，上欲诛之，赵充国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⑤，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书于宽及安世传，而于刘向、充国传中见之。岂非以二人之贤为讳之邪？韩说能以一言救贤臣于垂死，而不于说传书之，以扬其善，为可惜也。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汉武帝轶闻

汉武帝冢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甚爱之，故入梓宫中。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市中买得此二物，帝时左右侍人，有识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认以告。有司诘之。买者乃商人也，从关外来，宿鄽市。其日，见一人于北车巷中卖此二物，青布三十匹，钱九万，即售交度实不知卖箱、杖主姓名，事实如此，有司以闻，商人放还，诏以二物付太庙。

又帝崩时，遣诏以杂经三十卷，常读玩之，使随身敛，到元康二年，河东功曹李友，入上党抱犊山采药，于岩石中得此经，盛以金箱。卷后题东观臣姓名，记月日，武帝时也。河东太守张纯，以经箱奏进，帝

---

① 吾丘寿王：赵人，字子赣，坐事被诛。

② 恨：遗憾。

③ 贳（shi）：赦免，宽大。

④ 不快上：原注“所为不可上意”。也即皇帝对其所作所为不满意。

⑤ 持橐簪笔：古代书史小吏，手持囊橐，插笔于头颈，侍立于帝王大臣左右，以备随时记事。

问武帝时左右侍臣，有典书中郎冉登，见经及箱，流涕对曰："此孝武皇帝殡殓时物也，臣当时以著梓宫中，不知何缘得出。"宣帝大怆然惊愕，以经付孝武帝庙中。

按《九都龙真经》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过大阴中炼尸骸，度地户，然后乃得尸解去也。且先敛经、杖，乃忽显出，货于市中；经见山室，自非神变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汉班固《汉武帝内传》

杨兴妄作

前汉杨兴无传，见于他传者，班班可考。观其为人，倾险反覆，不安分守，姑摭出为小人妄作之戒①。《匡衡传》曰："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萧望之为副。高与望之有隙，长安令杨兴说高曰：'将军以亲戚辅政，贵重无二，然众庶论议，令问休誉，不专在将军者，彼诚有所间也。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延，故随牒远方。将军诚召置幕府，学士翕然归仁，以此显示众庶名流于世。'高然其言，辟衡为议曹吏，荐衡于上为郎中，迁给事中。"《刘向传》曰："恭显疾周堪用事，而上内重堪，患众口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尝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问兴曰："朝臣断断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言堪不可诛者，为国思也。'上曰：

① 摭（zhí）：拾取，摘取。

“此何罪而诛?’兴曰:‘可赐爵,勿令与事,此最策之得也。’上于是疑之。”《贾捐之传》曰:“石显用事,捐之数短显,以故不得官。而长安令杨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见,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蔺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县官尝言兴瘉薛大夫君房,胜充宗远甚。’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鼎贵,上信用之,今欲进,弟从我计,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曰:‘窃见石显本山东名族,有礼义之家,持正六年,未尝有过,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荐兴曰:‘窃见长安令兴,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师有颜闵之材,荣名闻于四方,为长安令,吏发敬响,道路皆称其能。观其下笔属文则董仲舒,进谈则东方生,置之争臣则汲直,用之介胄则冠军侯,施之治民则赵广汉,抱公绝私则尹翁归。兴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坚固,执义不回,临大节而不可夺,国之良臣也,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捐之弃市,兴髡钳为城旦。’夫兴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无忌惮,当是之时,不特兴也。如华阴守丞上封事,荐朱云可为御史大夫,是亦肆其妄。观黄霸为丞相,荐史高可太尉,如此?盖值元帝威权不振之际,此曹敢肆其妄,观黄霸为丞相,荐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尚书责问谓侍中高朕所自亲,君何越职而举,免冠谢罪,数日乃决。且宰相荐贤,职也,宣帝尚且责其越职,况下僚乎?使此曹当宣帝之时,无所容其妄矣。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2

朱买臣赴任

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怀章绶还至舍亭①，而国人未知也。所知钱勃，见其暴露②，乃劳之曰："得无罢乎③？"遗与纨扇。买臣至郡，引为上客，寻迁为椽史。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2中华书局1985年版

张道陵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贵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蓄，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鹄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

晋葛洪《神仙传》

孔安国授徒

安国为人沉重，尤宝惜道要，不肯轻传。其奉事者五、六年，审其为人志性，乃传之。

有陈伯者，安乐人也，求事安国，安国以为弟子。留三年，知其执信，乃谓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寻求道术，无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适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滨渔父，渔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隐，以避凶世。哀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饵之法，以得度世。"

晋葛洪《神仙传》

---

① 章绶：章，太守印章。绶，系印的丝带。

② 暴露：衣服穿得少，受阳光灼射。

③ 罢（pí）：通"疲"。

汉成帝好蹴踘

成帝好蹴踘①，群臣以蹴踘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②，服以朝覲。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2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班固才识

班固才识不逮司马迁远甚。于《高祖纪》见之，《史记》第云："高祖姓刘氏，母媪。"盖司马，汉臣，不敢斥其君名。班固为《汉书》，尽用司马迁旧文，却云：高祖讳邦，字季。"意谓补其遗缺，不知害义。至于世系却当推究，反不书，只于赞略曰："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太公讳，合言之，亦从略，可见才识下于司马矣。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6 上海古曲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班固裁《史记》

班孟坚裁《史记》冗语极简健，亦有所改字不若迁者，陆贾谓五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说者谓贾所死之子家得此物。考上文云：贾尝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云云，何待死而后与？以迁史考之，乃"徙"字，谓十日后贾徙别之一

---

① 蹴踘(cùjū)：古代军中习武之戏。类似今之足球赛。

② 履（lǚ）：鞋。

子，或过他客去，则以所携之物与之尔。若作“死”字，恐无义味。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袁安日延千人命

汉袁安为楚相，会楚王坐事，平相牵引，拘系者千余人。毒楚横暴，囚皆自诬，历三年而狱不决，坐掠幽而死者百余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辔而行。既到，决狱事，人人具录辞状，本非首谋，为王所引，应时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时甘雨滂滹，岁大丰稔。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1

郑玄饮酒三百杯

郑玄在徐州，孔文举时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请恳恻，使人继踵。又教曰：“郑公久游南夏，今艰难稍平，傥有归来之思，无寓人于室，毁伤其藩垣林木，必缮治墙宇以俟还。”及归，融告僚属：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袁绍一见玄，叹曰：“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及去，绍饯之城东，必欲玄醉，会者三百人，皆使离席行觞，自旦及幕，付玄可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4

马融自谓不如郑玄

郑玄在马融门下，融尝不解“割裂书”七事，而玄思其五，别令卢子幹思其二。融告

翰曰："孔子谓子贡，'回也，闻一知十，吾与汝弗如也'，今我与子，可谓是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9

乱世荣华不足贪也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明《五经》，兼通星气。见汉祚将衰，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乱，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记。魏曹公闻而召之，闭一石室中，使人守视，断谷期年，乃出之，颜色如故。

晋葛洪《神仙传》

曹操轶事四则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至！"庐中人皆出观，帝乃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①。绍不能动，帝复大叫，"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俱免。

魏武又尝云："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心必动，便戮汝，汝但勿言，当后相报。"待者信焉，遂斩之。谋逆者挫气矣。

又袁绍年少时，曾夜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②，帝揆其后来必高③，因帖卧床上，剑果高。

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

---

① 枳（zhǐ）棘：多刺的树。

② 少下：稍微往下了一点。

③ 揆（kuí）：度量、考察。引伸为推测，估量。

近，近辄斫人①，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后乃佯冻，所幸小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者。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0

曹操用人

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赘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②。欲复盐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河东未定，以杜畿为太守，而卫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习为刺史，而边境肃清。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冯翊困于鄜盗③，付之郑浑而民安寇灭。代郡三单于，恃力骄恣，裴潜单车之郡，而单于詟服④。方得汉中，命杜袭督留事，而百姓自乐，出徙于洛、邺者，至八万口。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

① 斫(xhuó)：砍人、削人，即杀人。

② 芟(shān)：除去。

③ 鄜盗：鄜州的强盗。鄜：春秋时为白翟国，后置鄜州，地当今陕西富县。

④ 詟(zhé)：恐惧。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和洽谏曹操唯才是举

和洽言于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或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捡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隐伪矣。"操善之，下令："不必廉才而后可用。二三子佐我明扬仄陋，惟才是举。"和洽此议，极合中道。观其不就刘表，特从操辟，以伸此议，亦可谓知所事者。

元陈世隆《北轩笔记》

周瑜趣事

士流会音乐，谓之周郎。《吴志》：周瑜字公瑾，妙于音律，每有筵宴，所奏音乐小有误失，瑜必举目瞪视，时人曰："曲有误，周郎顾。"初，孙权兄名策与瑜同征夏侯，获乔公二女，策与瑜各纳一人。策谓瑜曰："乔氏虽至流离，得吾二人采纳，可谓佳婿矣。"吴国因此呼瑜为周郎也。

宋佚名《释常谈》卷上

诸葛亮之志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到刺史、郡守也。"三

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丈夫遨游，何必故乡邪！"

三国魏王粲《汉末英雄记》

诸葛亮择丑妇

黄承彦高爽开朗，为沔南名士。谓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妇。"

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

诸葛恪智对孙权

孙权暂巡狩武昌，语群臣曰："在后好共辅导太子，太子有益，诸君厚赏。如其无益，必有重责。"张昭、薛综并未能对。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达，比青盖来旋，太子圣睿之姿，必闻一知十，岂为诸臣虚当受赏。"

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富国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于伪主，闇于天命，则不如臣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期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3

曹植百步赋诗七十言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凼土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3

曹植七步成诗

文章敏捷谓之“七步之才”。陈思王名子建。魏文帝亲弟也，有大才，文帝嫉之，令作诗，限七步内须成。子建诗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宋佚名《释常谈》卷中

习温教子

习温识度广大，历长沙、武昌太守、选曹尚书、广州刺史，从容朝位三十年，不立名迹，不结权豪，饮酒一石乃醉。有别业，在洛上，每休沐，常宴其中。长子宇，执法郎，曾取急趋车乘道，从甚盛。温怒杖责之曰：“吾闻生于乱世，贵而能贫始可以亡患，况复以侈靡竞乎？”

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

范晔其家

范晔，泰之子也。家世文学，父祖扬历，并皆珍异。妓妾不胜珠翠，其母则居止单陋，弟子冬无被，父单布衣。至市临刑，家人悉至，晔见妻则笑，见母呼泣，而晔无言。见妓妾乃悲涕流连，是为不忠不孝之人。后世乃读其《后汉书》，安得大手笔重为修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丧，朋友诸臣未有出涕，内人皆行哭失声，其母以为必多旷于礼，据其床而不哭。晔之诛不足以塞其罪。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卷1

曹章之勇

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刚毅，学阴阳纬侯之术，诵《六韬》《洪范》之书数千言。武帝谋伐吴，问章，取其利师之决。王善左右谢、好击剑，百步中于悬发。

乐闻国献彪虎，文如锦斑。以铁为槛，饶勇之徒莫敢轻视。章曳虎尾以绕臂，虎弭无声矣①。莫不付其神勇。时南越献白象子，在帝前，手顿其鼻，象伏不动。文帝铸万钧镡，置崇华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动，章乃负之而趋。

四方闻其勇，皆寝兵自固。帝曰："以王权武，吞并吴、蜀，如鸥衔腐鼠耳。章薨②，如汉东平王葬礼。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1

---

① 弭（mǐ）：安抚，安定。引伸为顺服。

② 薨（hōng）：古侯王亡死称为薨。

简雍戏谏刘备

蜀简雍，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为昭德将军。时天旱禁酒，酿者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造酒者同罚。雍从先主游观，见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婬具①，与欲酿何殊。"先主大笑，而原舍酿者罪。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4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先生姓王名利，亦居清溪山中。苏秦、张仪从之，学纵横之术。二子欲驰骛诸侯之国，以智诈相倾夺，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传。先生痛其道废绝，数对苏、张涕泣，然终不能悟。苏、张学成别去。先生与一只履，化为犬，北引二子，即日至秦矣。

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

秦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含草以覆人面，遂活。有司上闻，始皇遣使赍草以问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沅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琼田中，亦名养神芝。其叶似菰，不丛生，一株可活千人耳。"

佚名《仙传拾遗》

---

① 婬（yáo）具：戏乐、游玩的器物。

王肃造寺安妻

后魏尚书令王肃字恭懿，琅邪人。肃，齐雍州刺史奂之子，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北归后魏。时高祖新营洛邑，凡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掌呼曰"王生。"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薄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意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怅恨，遂造正觉寺以憩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3

郭璞轶事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也，周识博闻，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谶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状。李弘范翰林明道论，景纯善于遥寄。缀文之士，皆同宗之。

晋中兴，王道受其成旨，以建国社稷。璞尽规矩制度。仰范太微星辰，俯则河洛黄图。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

王敦镇南州，欲谋大逆，乃召璞为佐。时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问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至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单骑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与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惊曰："吾今同议定大计，卿何不即

言?”璞曰:“向见日月星辰之精灵,五岳四海之神祇,皆为道从翌卫,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将军。”敦使闻,谓是小奚戏马,检定非也。遣三十骑追不及。敦曰:“吾昨夜梦在石头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无所成。”敦怒,谓璞曰:“卿命尽几何?”璞曰:“下官命尽今日!”敦诛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见璞家载棺器及送终之具,已在坑侧。两松树间上有鹊巢,璞逆报家书所言也。谓伍伯曰:“吾年十三时,于栅塘脱袍与汝,吾命应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含涕行法。殡后三日,南州市人见璞货其平生服饰,与相识共语,非但一人。敦不信,开棺无尸。

璞得冰解之道,今为水仙伯,注《山海经》、《夏小正》、《尔雅》、《方言》,著《游仙诗》、《江赋》、《卜繇》、《客傲》、《洞林》云。《晋书》有传。

晋葛洪《神仙传》

王衍谈玄

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①,都无分别。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王敦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

石勒见夷甫,谓长史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三公,不为我用。”勒曰:“虽要然,不可加锋刃也。”夜使推墙杀之。

佚名《八王故事》

---

① 麈尾(zhǔwěi):指尘。

韦约辞官

韦约字季明，司徒刘恺甚敬重之，谓曰："君以轻于去就，大位不跻，今岁垂尽选御实，实欲烦君。"约曰："犬马齿尽，既无膂力，又无考课，所以踌躇。恋慕者以明公礼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称素有风疾眩冒，不堪久坐。遂徒跣趋出，公追不及。

晋赵岐《三辅决录》

梁马台石虎阅兵

赵王虎建武六年造梁马台，在城西，漳水之南约次为基。虎常于此台简练骑卒、虎牙、宿卫、蛇云黑腾，矟骑五千人①，每月朔晦，阅马于此台，乃于漳水之南，张帜鸣鼓，列骑星罗。虎乃登台射髇箭一发②，五千骑一时奔走，从漳水之南齐走至于台下。队督以已皆班。赉。虎又射一箭，骑五千又齐走于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攒促，若数万人皆骑，以漆矟从事，故以黑矟为号。季龙又常以女弟一千人为卤簿，皆着紫纶巾，熟锦袍，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游台上。

晋陆翙《邺中记》

石虎之扇

石季龙作云母五明金薄莫难扇，薄打纯金，如蝉翼，二面采漆画列仙、奇鸟、异兽。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随扇大小。云母贴其中，细缕缝其际，虽掩尽而彩色明澈，看之如金可取，故名莫难也。季龙出时，以扇挟乘舆。

---

① 矟（shòu）：长矛。

② 髇（xiào）：髆也。

晋陆翙《邺中记》

韦宗出使傉檀

姚兴遣尚书郎韦宗，使于傉檀。与宗论六国纵横、三家战争之事，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至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卷1

石崇之厕

石崇厕常有十余侍婢列，皆佳丽，藻饰置甲，煎沉香，无不异备。又与新衣，客多不能着。王敦为将军，少年既脱故衣着新衣。婢谓曰："此客必能作贼。"世说王大将军敦。敦初上主厕，见漆箱中盛乾，本以塞鼻，王谓上厕，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藻盘盛水，琉璃澡澡豆，敦目厕，著水中而饮之，谓之乾饮。群婢掩口而笑之。

晋裴启《裴启语林》

骑　从

王导谓王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史位忧轻，兄名已振，宜有以共相匡举。"会三月三日，中宗出禊①，乘肩辇，敦、导并骑从纪瞻，使人觇之。既闻敦、导骑从，乃大惊，自出拜于道左。中宗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

晋何法盛《晋中兴书》

---

① 禊（xi）：每年春、秋二季在水边举行祭祀，以消除"妖邪"的一种迷信活动。

范晔作史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曰："吾既造《后汉》，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5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范晔善裁旧文

《战国策》，陈轸言："楚人有两妻，誂其长者①，长者詈之②；誂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誂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曰："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詈人。"后汉《冯衍传》，记有挑其邻人之妻者③，挑其长者，长者骂

---

① 誂（tiǎo）：逗引，诱惑。
② 詈（lì）：骂，责备。
③ 挑：挑逗，引诱。

之；挑其少者，少者报之。后其夫死，而取其长者。或谓之曰："非骂尔者耶？"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范晔所记，比《战国策》语简而意足，大抵班、范善删裁前人之文，得体要法。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诸人，多被书录，饰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故众口喧然，称为"秽史"。诸家子孙，前后投诉，云移其家世职位，或云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至于坐谤史而获罪编配，因以致死者。其书今存，视南北八史中，最为冗谬。其自序云："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歆子悦，悦子子建，子建子收。"无知于收，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余年。其妄如是，则其述他人世系与夫事业，可知矣！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虞世南"行秘书"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在，经行秘书也。"太宗称世南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太宗闻世南薨，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世南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抄》。今此堂犹存，而书盛行于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164

唐高祖试改旧观念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臣按《周礼》，韵工乐胥，不得参士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终身继代，不改其业。故魏武帝欲使弥衡击鼓，乃解朝衣露体而击之。问其故，对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为伶人衣也。惟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钩为开府。有国家者，俱为殷鉴。今天下新定，开太平之运，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固非创业规模，贻厥子孙之道。”

高祖竟不能从。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 2

尉迟敬德夺槊

尉迟敬德善夺槊，齐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于显德殿前试之，谓敬德曰：“闻卿善夺槊。”令元吉执槊去刃。敬德曰：“虽加刃，亦不能害。”于是加刃。顷刻之际，敬德三夺之。元吉大惭。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493

唐太宗罢猎

太宗射猛兽于苑内，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发殪四豕，有一雄，豕直立冲马。吏部尚书唐俭下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顾而笑曰：“天策长史，不见长将击贼耶？何惧之甚！”

俭对曰：“汉祖以马上得

之，不以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

太宗善之，因命罢猎。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

唐太宗与《兰亭序》

唐野史云：贞观中，太宗尝与魏徵论书，徵奏曰：“王右军昔在永和九年莫春之月①，修禊事于兰亭②，酒酣书序时，白云先生降其室而叹息之。此贴流传至于智永，右军仍孙也，为浮屠氏于越州云门寺③，智永亡，传之弟子辩才。”上闻之，即欲诏取之。徵曰：“辩才宝此过于头目，未易遽索。”后因召至长安，上作赝本出示，以试之。辩才曰：“右军作此三百七十五字，始梦天台子真传授笔诀，以永字为法。此本乃后人模仿尔！所恨臣所收真迹，昔因隋乱，以石函藏之本院，兵火之余，求之不得。”上密遣使人搜访，但得智永千文而归。既而辩才托疾还山，上乃夜祝于天，是夜，梦守殿神告以此贴尚存。遂令西台御史萧翼持梁元帝画山水图、大令书《般若心经》为饵，赚取以进。翼至越，舍于静林坊客舍，著纱帽，大袖布衫，往谒辩才，且诳以愿从师出家，遂留同处，乃取山水图并《心经》以遗之。辩才曰：“此两种料上方亦无之，去岁上出兰亭模本，唯老僧知其伪，试将真迹睨秀才，如何？”翼见之，佯为轻易，且云：“此亦模本尔。”辩才曰：“叶公好龙，见真龙而惧，以子方之，顾

---

① 莫：通“暮”。

② 禊（xì）：每年春、秋两季，古人在水边举行祭祀以消除“妖邪”，名之曰“禊”。

③ 浮屠氏：和尚的异称。

不虚也。”一日辩才持钵城中，携翼以往。翼潜归寺中，给守房童子以和尚令取净巾，遂窃兰亭及山水、《心经》复回客舍，方易服，报观察使，至后亭召辩才，出诏示之。辩才惊骇，举身仆地，久之方甦。翼日即诣阙投进，上焚香授之，百僚称贺。拜翼献书侯，赐宅一区，钱币有差。及赐辩才米十斛，二十万钱。上于内殿学书，不舍昼夜，既成，书以赐欧阳询等。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6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起居注

贞观中，太宗谓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

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裁笔，君举必记。”

刘洎进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3

唐太宗不忍杀羊

唐太宗问光禄卿韦某：“须无脂肥羊充药”。韦不知所从得，乃就侍中郝处俊宅问之。俊曰：“上好生，必不为此事。”乃进状自奏：“其无脂肥羊肉，须五十口肥羊，一一对前杀之，其羊怖惧，破脂并入肉中，取最后一羊，则极肥而无脂也。”上不忍为，乃止，赏处俊之博识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高开道命医凿骨拔矢

隋末，高开道被箭，镞入骨。命一医工拔之，不得。开道问之，云："畏王痛。"开道斩之。更命一医，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当刺下疮际，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钳拔之，开道饮啖自若①。赐医工绢三百匹。后为其将张金树所杀。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1

薛仁贵与郭子仪

高宗时，薛仁贵击突厥兀珍于云州。问曰："唐将为谁？"曰："薛仁贵。"突厥曰："吾闻薛将军流象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②，突厥失色，下马罗拜，遁去。永泰中，郭子仪出入阵中，回纥怪问，报曰："郭令公。"惊曰："令公存乎？仆固怀恩言令公即世，故吾从以来云云，今诚存，我得见乎？"子仪免胄见其大酋，皆下马拜。以是知威望宿将，国之长城……。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

娄师德戒弟

天后朝，宰相娄师德温恭谨慎，未尝与人有毫发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忧汝与人相竞。"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师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面，其人怒也，试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干？"而其保身远害，皆类于此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3

---

① 啖（dàn）：吃或给人吃。
② 兜鍪（móu）：头盔

裴琰之处理积案

裴琰之作同州司户，年才弱冠，但以行乐为事，略不为案牍。刺史谯国公李崇义怪之而问户佐。佐曰："司户达官儿郎，恐不闲书判。"既数日，崇义谓琰之曰："同州事物固系，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无为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日，曹事委积，诸窃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遨游耳。他日，崇义召之，厉色形言，将奏免之。

琰之出，谓其佐曰："文案几何？"对曰："遽者二百余。"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点笔。左右勉唯而已。琰之不之听，语主案者略曰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华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墙，惊叹之声不已也。

案达于崇义。崇义初曰："司户解判邪？"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词彩弥精。崇义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之词翰若此，何忍藏锋！成鄙夫之过。"是日，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寻擢授雄州司户。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4

唐初四杰之一卢照邻

唐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

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

耻居骆前。”

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如卢生之为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惜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8

王勃作腹稿

唐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稿。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8

姚崇匡政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诛，征为同州刺史。素与张说不叶，说讽赵彦昭弹之，玄宗不纳。俄校猎于渭滨，密召会于行所，玄宗谓曰：“卿颇知猎乎?”崇对曰：“此臣少所习也。臣年三十，居泽中以呼鹰逐兔为乐，犹不知书，张璟谓臣曰：‘君当位极人臣，无自弃也。尔来折节读书以至将相’。臣少为猎师，老而犹能。”玄宗大悦与之偕马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玄宗欢甚，乐则割鲜，闲则咨以政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开，听之亹亹

忘倦①，军国之务咸访于崇。崇罢冗职，修旧章，内外有叙。又请无赦宥、无度僧、无数迁吏、无任功臣以政，玄宗悉从之，而天下大理。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3

张鷟巧断二案

张鷟为河阳县尉日，有构架人吕元②，伪作仓督冯忱书，盗粜仓粟。忱不认书，元乃坚执，不能定，鷟取吕元告牒，括两头，唯留一字，问："是汝书，即注是字，不是，即注非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决五下。又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注曰："是"。去括，乃诈书也。元连项赤，叩头伏罪。

又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三日访不获。告县。鷟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值五千钱。鷟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鷟令搜其家，其鞍于草积下得之。人伏其能。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1

陈子昂一日名溢京都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

---

① 亹亹（wěiwěi）：勤勉不倦的样子。

② 构架人：建造房子的工匠。

也。”

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①，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归觐②，为段简所害。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9

苏颋轶事

苏环初未知名，常处身于马厩中，与佣保杂作。一日，有客诣环，候厅事。颋拥彗趋厅，遗堕文书。客取视之，乃《咏昆仑》诗也。其词云：“指头十颋墨，耳朵两张匙。”客心异之。久而环出，与客淹留。客笑语之余，因泳其诗，并言形貌，问环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环备言其事。客惊贺之，请环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环自是稍亲之。

适有献环兔，悬于厩庑之下。环乃召颋咏之。颋立呈诗曰：“兔子死阑殚，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环大惊奇，骤加顾礼。由是学问日新，文章盖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5

苏环有三才子

苏颋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环训励严至，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

---

① 舁（yú）：抬。

② 觐（jìn）：朝见帝王。

下，出其胫受榎楚。及壮而文学该博，冠于一时，性疏俊嗜酒。

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甚难其人。顾谓环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环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颋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酲未解①，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人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授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释中书令，环署官告，颋为之辞，薛稷书，时人谓之三绝。

颋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环，命颋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环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环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环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环子，颋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4

唐玄宗为文臣护短

玄宗尝器重苏颋，欲倚以为相，礼遇顾问，与群臣特异。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诏。访于侍臣曰："外庭直宿谁？"遂命秉烛召来。至则中书舍人萧嵩，上即以颋姓名授嵩，令草制书。既成，其词曰："国之瑰宝。"上寻绎三四，谓嵩曰："颋，瑰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

---

① 酲(chéng)：酒醉醒后神志不清，有如患病的感觉。

卿为刊削之。”上仍命撤帐中屏风与嵩，嵩惭惧流汗，笔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时，必当精密，不觉前席以观，唯改曰：“国之珍宝。”他无更易。嵩既退，上掷其草于地曰：“虚有其表耳。”左右失笑，上闻，遽起掩其口，曰：“嵩虽才艺非长，人臣之贵，亦无与比，前言戏耳。”其默识神览，皆此类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5

多田翁

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诬谮。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有地数百顷。帝素器重，亦倚为相者数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于一时，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从愿为多田翁。从愿少家相州，应明经，常从五举，制策三等，授夏县尉。自前明经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员外至侍郎，只七个月。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5

卢渥四兄弟同列显位

唐左丞相卢渥，轩冕之盛，近代无比，伯仲四人咸居显列①。

乾符初，母忧服阕，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府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沅自前集贤校理除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畿尉迁监察御史。诏书叠至，士族荣之。及赴任陕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至设祖宴②，遮于行路，洛城为之一空。都人观者架肩击毂，盛于

---

① 伯仲：兄弟。

② 祖宴：送别饯行之宴。

清明洒扫之日。自临都驿以至于行，凡五十里，连翩不绝。有白须传卒，鸣指叹曰："老人为驿吏垂五十年，阅事多矣，而未曾见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时士流窃语，以此日在家者为耻。

渥有题嘉祥驿诗曰："交亲荣饯洛城空，善戏戒装上将同。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程中，马嘶静谷声遍响，旆映晴山色更红。"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诗版后为易定帅王存尚书碎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00

李白之死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予按：李阳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公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为序。"又李华作《太白墓志》亦云："赋临终歌而卒。"乃知俗传良不足信，盖与谓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安禄山见太子

玄宗命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闻国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万岁后，代朕君汝者。"安禄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禄乃拜。玄宗嘉其志诚，尤怜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39

安禄山暴虐梨园弟子

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杖严卫，送于洛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欷，相对泣下。群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青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佛寺中，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洛空宫里，凝碧池头秦管弦。"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5

史思明赋赠樱桃诗

安禄山败，史思明继逆，至东都，遇樱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遗之，因作诗同去。诗云："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诗成，左右赞美之，皆曰："明公此诗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怀王，即与黄字声势稍稳。"思明大怒曰："我儿岂可居周至之下？"思明长驱至永宁县，为其子朝义所杀。思明曰："尔杀我太早，禄山尚得至东都，而尔何亟也？"思明子伪封怀王，周至即其傅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5

颜真卿巧断离婚案

颜真卿为抚州刺史，邑人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资给不充，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公牒，以求别适。真卿判其牍曰："杨志坚早亲儒教，颇负诗名。心虽慕于高科，身未沾于寸禄。愚妻睹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赞成好事；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闾，伤败风教，若无惩诫，孰遏浮嚣？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杨志坚秀才，饷粟帛，乃署随军。"四远闻之，无不悦服。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5

杨贵妃

杨太真妃，本寿王瑁妃也，元宗纳之，为寿王别取韦诏训女。李义山《骊山诗》云："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王琚杀驴宴玄宗

玄宗在藩邸时，每游戏于城南韦、杜之间，尝因逐狡兔，意乐忘返。与其徒十数人，饥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树之下。适有书生，延帝过其家，其家甚贫，止村妻一驴而已。帝坐未

久，书生杀驴煮秫，备膳馔，酒肉滂沛。帝顾而甚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游韦、杜间，必过琚家。琚所语议，合帝意，帝日益亲善。及韦氏专制，帝忧甚，独密言于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亲也？"帝遂纳琚之谋，戡定内难。累拜琚为中书侍郎，实预配飨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4

顾况赏识白居易

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0

扬州毡帽救裴度

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自进士及第，博学鸿词制策三科，官途二十余载，从事浙右，为河南掾。至宪宗朝，声闻隆赫，历官三署，拜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①。明年夏六月，东平帅李师道包藏不轨，畏朝廷忠臣，有贼杀宰辅意，密遣人由京师靖安东门禁街，候相国武元衡，仍暗中传声大呼云："往驿坊，取中丞裴某头。"

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前一日，广陵师献公新样者一枚，公玩而服之。将朝，烛下既栉②，乃取其盖张焉，导马出坊之东门，贼奄至，唱杀甚厉，贼遂挥刀中帽，坠马。贼为公

---

① 翕（xi）然：一致的样子。
② 栉：梳头。

已丧元矣，掠地求其坠颇急。骖乘王义遽回鞚①，以身蔽公，贼知公全，再以刀击义，断臂且死。度赖帽子顶厚，经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旬余如平常。及升台衮，讨淮西，立大勋，出入六朝，登庸授钺，门馆僚吏，云布四方。其始终遐永也如此。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53

本命所直

李适之为相，与李林甫不协。林甫谓适之曰："华山生金，采之可富国。"适之为帝道之，帝喜以问林甫，林甫曰："臣知之旧矣！华山陛下本命，王气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闻。"帝以林甫为爱己，而薄适之。杜甫《封西岳赋》云："主上本命，与金天合。"则是华山为元宗本命所直之方，人间皆知之；适之为相，独不知耶。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

韩愈插带迎李贺

李贺以歌诗谒吏部，韩愈时为国子博士分司。时送客出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插带，急命邀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0

韩愈和柳宗元为文之旨

韩退之自言：作为文章，上规姚、姒、《盘》、《诰》、《春秋》、《易》、《诗》、《左氏》、《庄》、《骚》、太史、子云、相

① 鞚（kòng）：带嚼子的马笼头。

如，闳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为文章，本之《书》、《礼》、《诗》、《春秋》、《易》，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韩、柳为文之旨，要学者宜思之。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刘禹锡讷于为文

刘禹锡博通子史百家，作《证类本草》，而讷于为文，时贤颇于此鄙之。尝作诗曰："风定落花深一寸，日高啼鸟度千声。"又云："晚莺林外千声转，芳草阶前一尺长。"欧公谓忽作人言。

宋范公偁《过庭录》

刘禹锡酣诗得妓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座上赋诗曰："鬖髿梳头宫样妆①，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7

刘禹锡二游玄都观

刘禹锡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当日传于都

---

① 鬖髿(wǒduǒ)：发髻(jì)名。

下，有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见日，时宰与坐，慰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其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禹锡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予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到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耳。"旋又出牧，于连州，至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独来。"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8

白居易喜用俗语

"亲家翁"、"开素"、"鹊填河"皆俗语，白乐天用俗语为多，赠皇甫郎中亲家翁诗："晚接嘉姻不失亲"，又云："月终斋满谁开素，须记奇章置一筵"，又云："秃似鹊填河。"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柳公权一绝救宫人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目御前蜀笺数十幅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锡锦采二百匹，令宫人上前拜谢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174

李宗闵与李德裕

李德裕在维扬，李宗闵在湖州，拜宾客分司。德裕大惧，遣专使，厚致信好，宗闵不受，取路江西而过。非久，德裕入相，过洛，宗闵忧惧，多方求厚善者致书，乞一见。欲以解纷，复书曰："怨则不怨，见则无端。"

初，德裕与宗闵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势力。及位高，稍稍相倾。及宗闵在位，德裕为兵部尚书，自得岐路，必当大用，宗闵多方沮之。及邠公杜悰入朝，即宗闵之党也，时为京兆尹。一日，诣宗闵，值宗闵深念。杜曰："何念之深也？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则有策，顾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请言之。"杜曰："大戎有词学，而不由科第，若与知举，则必喜矣。"宗闵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慊①。"宗闵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也。"邠公再三与约，乃驰诣曰："适宗相有意旨，令某传达。"遂言亚相之拜。德裕惊喜，双泪遽落，曰："此大门官也，小子岂敢当此荐拔？"寄谢重叠，杜还报，宗闵复与杨虞卿议之，竟为所隳，终致后祸。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8

郑畋吊杨贵妃诗

马嵬佛堂，杨妃缢所。迩后才士经过，赋咏以道其幽怨

---

① 慊（qiàn）：恨、憾。

者，不可胜纪。皆以“翠翘香钿、，委于尘泥，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无逃此意也。

丞相郑畋为风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观者以为真辅国之句。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9

韩偓荐赵崇

韩偓，天复初入翰林。其年冬，车驾幸凤翔，偓有扈从之功。返正初，帝面许用偓为相，偓奏云：“陛下运契中兴，当须用重德，镇风俗。臣座主右仆射赵崇，可以副陛下是选。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叹。翼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赞为相，时梁太祖在京，素闻崇轻佻，赞又有嫌衅，乃驰入请见。于帝前，具言二公长短。帝曰：“赵崇乃韩偓荐。”时偓在侧，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与大臣争。”帝曰：“韩偓出。”寻谪官入闽。故偓诗曰：“手风慵展八行书，眼病休看九局基。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500

赵凤巧谏

宪宗迎佛骨于凤翔，退之谏甚切，卒不从，退之被斥海上。懿宗咸通中，又往迎之，或言宪宗尝为此，俄不祥；懿宗曰：“使朕生见之，死不恨。”李尉苦谏亦不听，见《尉传》。后

唐有僧得佛于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赵凤曰："臣产佛牙，水火不能伤，请验其真伪。"以斧斫之，应乎而碎。先是宫中施物已数千，凤碎之乃止，见《凤传》。明宗之好，已不灭于宪、懿，而赵凤之策，乃省力于韩、李。仁宗时，孔道辅击蛇，亦用凤策。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李袭誉遗产

李袭誉。江淮俗尚商贾，不事农业。及誉为扬州，引雷陂水。又筑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余顷。袭誉性严整，在职庄肃，素好读书，手不释卷。居家以俭约自处。所得俸禄，散给宗亲。余资写书数万卷。每谓子孙曰："吾不好货财，以至贫乏。京城有赐田一十顷，耕之可以充实；河南有桑千株，事之可以充衣；所写得书，可以求官。吾殁之后，尔曹勤此三事，可以无求于人矣。"时论尤善之。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3

两眼窥天一心看地

司农卿姜师度，明于川途，善于沟洫。尝于蓟北，约魏帝旧渠，傍海新创，号曰平虏渠，以避海难，馈运利焉。时太史令傅孝忠，明于玄象，京师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窥天，姜师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凿之利也。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4

当官应为民

韦景骏为肥乡令，县界漳水，连年泛滥。景骏审其地势，增筑堤防，遂无水患，至今赖

焉。时河大饥，景骏躬自巡抚贫弱。人吏立碑，以纪其德。

肥乡人有母子相告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痛终天无分。汝幸在温凊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泪下呜咽，乃取《孝经》与之，令其习读。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

迁赵州长史，路由肥乡，人吏惊喜，竞来犒饯，留连弥日。有童幼数人，年甫十岁，亦在其中。景骏谓之曰："计吾北去，此时汝辈未生。既无旧思，何殷勤之甚也。咸对曰："比闻长老传说，县中廨宇、学堂、馆舍、堤桥，并是明公遗迹。将谓古人，不意得瞻睹，不觉欣恋倍于常也。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4

韦乾度不识牛僧孺

韦乾度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牛僧孺以制科敕首，除伊阙尉，台参。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问何邑出身，僧孺对曰："进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对曰："某制策连捷，忝为敕头。"僧孺心甚有所讶，归以告韩愈。愈曰："公诚小生，韦殿中固当不知。愈及第十有余年，猖狂之名，已满天下，韦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7

王铎粜米

故相晋国公王铎为丞郎时，李骈判度支。每年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每斗四十。议欲令

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粜米，必耗京国之食。若运米实关中，自江淮至京，兼济无限贫民也。"时粜米之制业已行，竟无敢沮其议者。都下官粜，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故也。于是识者，乃服铎之察事矣。铎卒以此大用。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9

朱温三事

义理所在，虽盗贼凶悖之人，亦有不能违者。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其子守文守沧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尽，使人说以早降。守文应之曰："仆与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来，将安用之？"全忠愧其辞直，为之缓攻；其后还师，悉焚诸营资粮，在舟中者凿而沉之。守文遗全忠书曰："城中数万口，不食数月矣，与其焚之为烟，沉之为泥，愿乞其所余以救之。"全忠为之留数囷①，沧人赖以济。及篡唐之后，苏循及其子楷，自谓有功于梁，当不次擢用②。全忠薄其为人，以其为唐鸱枭③，卖国求利，勒循致仕，斥楷归田里。宋州节度使进瑞麦④，省之不怿⑤，曰："宋州今年水灾，百姓不足，何用此为？"遣中使诘责之，县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为不足道，于全忠则为可书矣，所谓憎而知

---

① 囷（qūn）：圆形的谷仓。

② 不次：不按寻常的次序。擢（zhuó）：提拔，升迁。

③ 鸱枭（chīxiāo）：鸱为猛禽，传说枭食其母，古人以为皆恶鸟，遂以其喻奸邪恶人。

④ 瑞麦：多穗的麦。因其少见，古人多以为祥瑞之兆。

⑤ 怿（yì）：喜悦。

其善也。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姚岩杰狂傲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童丱聪悟绝伦①，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为文。时称大儒。常以诗文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达，旁若无人。

唐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郡，鞠场出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灿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两”字，岩杰大怒。标不能容，时已勒石，遂命覆啤于地，磨去其文。岩杰以一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公，我心唯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出入梦多。田子莫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

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束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以，迓至郡斋，待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轻视于肇。肇常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日照巴天”。岩杰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独言巴天耶。”肇渐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卢请目前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远满鱼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呕，已觉空喉。”其侮慢居傲如此。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00

---

① 丱（guàn）：古时儿童束民两角的样子。

津渡不取举子钱

周匡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进士及第。时以歌诗著名。

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遇①。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②，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万里茫茫天堑摇，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阴西陵两信潮。"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9

陆象先海量

冯翊之东窟谷，有隐士赵存者，元和十四年，寿逾九十，服精术之药，体甚轻健。自云："父讳君乘，亦享遐寿，尝事兖公陆象先，言兖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测度。兖公崇信内典，弟景融窃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无冥道津梁，百岁之后，吾固当与汝等。万一有罪福，吾则分数胜汝。'及为冯翊太守，参军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于是与府寮共约戏赌。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厅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众皆曰："诚如是，甘输酒食一席。'其人便为之，象先视之如不见。又一参军曰：'尔所为全易，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趋而出。'群寮皆曰：'不可，诚敢如此，吾辈当敛俸钱五千，为所输之费。'其二参军便为之，

① 怀刺：怀藏名片。刺，名片。
② 僦（jiù）：雇。

象先亦如不见，皆赛所赌，以为戏笑。其第三参军又曰：'尔之所为绝易，吾能于使君厅前，作女人梳桩，学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则如之何？'众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为之，吾辈愿出俸钱十千，充所输之费。'其第三参军，遂施粉黛，高髻笄钗，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为三辅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语景融曰：'是渠参军儿等笑具，我岂为笑哉！'初，房琯尝尉冯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广衢相遇，避马迟，琯拽芬下，决脊数十下。芬诉之，象先曰：'汝何处人？'芬曰：'冯翊人。'又问：'房琯何处官人？'芬曰：'冯翊尉。'象先曰：'冯翊尉决冯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见，诉其事，请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后数年，琯为弘农湖城令，移摄闵乡。值象先自江东征入，次闵乡。日中遇琯，留迨至昏黑，琯不敢言。忽谓琯曰：'携衾裯来，可以宵话。'琯从之，竟不交一言。到阙日，荐琯为监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琯在冯翊，兄全不知之，今别四五年，因途次会，不交一词，到阙荐为监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琯为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则不言矣，是以为用之。'班行间大伏其量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6

李详讥讽录事

李详字审己，赵郡人。祖机衡，父颖，代传儒素。详有才华胆气，放荡不羁。解褐盐

亭尉，详在盐亭，因考，为录事参军所挤。关谓刺史曰："录事恃 曹之权，当要害之地，为其妄褒贬耳。若使详秉笔，亦有其词。"刺史曰："公试论录事考状。"遂授笔，详即书录事考曰："怯断大按，好勾小稽，自隐不清，言他总浊。阶前两竞。斗困方休。狱里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为谈笑之最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3

房光庭不忘旧情

房光庭为尚书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败，御史陆遗逸逼之急，光庭惧，乃见时宰。时宰曰："公郎官，何为匿此人？"曰："光庭与薛昭有旧，以途穷而归光庭，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纳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庙堂者，复何以待光庭？"时宰义之。乃出为慈州刺史，无他累。光庭尝送亲故之葬，出鼎门，际晚且饥，会鬻糕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光庭曰："与你官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值。"时人赏其放逸。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4

吕元膺一棋子认人

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常于处士对棋。棋次，有文簿堆拥，元膺方秉笔阅览。棋侣谓吕必不顾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胜。吕辄已窥之，而棋侣不悟。翼日，吕请棋处士他适，内外人莫测，棋者亦不安，乃以束帛

赆之①。如是十年许，吕寝疾将亟，儿侄列前，吕曰："游处交友尔宜精择。吾为东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即虑其忧慑，终不言，又恐汝辈灭裂于知闻。"言毕，惘然长逝。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7

李光颜择婿

李光颜有大功于时，位望通显。有女未适人，幕客谓其必选嘉婿，因从容，乃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冀光颜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颜乃谢幕客曰："光颜一健儿也，遭逢多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某自己选得嘉婿，诸贤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为某女之匹也。"即擢升近职，仍分财而资之。从事闻之，咸以为惬当矣。按光颜居鼎盛文朝，虑弓藏之祸，事当远害，理在避嫌，岂敢结强宗，固隳本志者欤？与夫必取国高，求婚王谢者，不其远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7

路群与卢弘正之交

中书舍人路群与给事中卢弘正，性相异而相善。路清瘦古淡，未尝言市朝；卢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路日谋高卧，有制草，则就宅视之；卢未尝请告，有客旅，则就省谒之。虽所好不同，而相亲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卢将晏入，道过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

---

① 赆(jìn)：临别时赠送的财物。

目山雪，鹿巾鹤氅，抅火命觞，以赏嘉致。闻卢至，大喜曰："适我愿兮。"亟命迎入。卢金紫华焕，意气轩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洁。路曰："卢六、卢六，曾莫顾我，何也？"卢曰："月限向满，家食相仍，日诣相庭，以图外任。"路色惨曰："驾肩权门，何至于是，且有定分，徒劳尔形。家酿稍醇，能一醉否？"卢曰："省有急事，俟吾决之。"路又呼侍儿曰："卢六欲去，特早来药糜分二器，我与卢六同食。"卢振声曰："不可。"路曰："何也？"卢曰："今旦饭冷，且欲遐征，家馔已食炮炙矣。"时人闻之，以为路之高雅，卢之俊迈，名尽其性。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6

韦皋重敛赏部下

韦皋在西川，凡军士将吏有婚嫁，则以熟锦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各给钱一万。死丧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赡之，远游者将迎之。极其赋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为日进，终致刘辟之乱，天下饥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6

唐家第一人

卢杞为相，令李揆入蕃，揆对德宗曰："臣不惮远，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帝恻然悯之，谓卢曰："李揆莫老无。"杞曰："和戎之使，且须谙练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则群臣少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

揆既至蕃，蕃长曰："闻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李揆，争肯到此？恐为拘留，以谩之也。"揆门地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揆致仕归东都，司徒杜佑罢淮海，入洛见之。言及第一之说，揆曰："若道门户，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6

足谷翁

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带穗。咸通初，授岭南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从容奏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矣。"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9

陆畅善变

李白尝为蜀道难歌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白以刺严武也。后陆畅复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初畅受知于皋也。初畅受知于皋，乃为蜀道易献之，皋大喜，赠罗八百匹。及韦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释。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6

崔隐甫执法

梨园弟子有胡雏善吹笛，尤承恩。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时，讬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隐甫对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而去。玄宗遽曰："朕与卿戏也。"遂令曳出，至门外，立杖杀之。俄而复敕释，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5

唐衢善哭

进士唐衢有文学，老而无成。善哭，每发一声，音调哀切。遇人事有可伤者，衢辄哭之，闻者涕泣。尝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晏。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7

南唐烈祖反征伐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肝脑异处，膏涂草野，是以执吴朝之政，仅将一纪，才一拒越师，所谓不得已而用之。及受禅年，两江土宇，比诸侯最广。兵力雄盛，气可以吞噬。谋臣桀将，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内宴中坐有诏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则裂，前哲之元龟。予嘉与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讨伐之议，愿勿复关白也。"其后钱塘大火，宫室器械，为之一空。宋齐邱乘间进言曰："夫越，与我唇齿之国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刘我边

陲，污浊我原泉，股不附髀，终非我用。今天实弃之，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愿勿失机，为后世忧。”烈祖愀然①，久之曰：“疆域虽分，生齿理一，人各为主，其心未离。横生屠戮，朕所弗忍，且救灾睦邻，治古之道。朕誓以后世子孙付之于天，不愿以力营也。大司徒其勿复以为言。”于是特命行人，厚遗之金粟缯绮，盖车相望于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宫凡积器缗帛七百余万，吾弃代后，汝善和邻好，以安宗祏为意②，不宜袭隋炀帝之迹，恃食阴兵，以自取亡覆也。”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

南唐钓矶闲客《钓矶立谈》

李幼清识马

唐兴元有知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适于马肆。有致悍马于肆者，结缫交络其头③，二力士以木夹叉其颐④，三四辈执挝而从之⑤。马气色如将噬，有不可驭之状。幼清迫而察之，讯于主者，且曰：“马恶无不具也，将货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三万易之，马主惭其多。既而聚观者数百辈，诘幼清。幼清曰：“此马气色骏异，体骨德度，了非凡马。是必主者不知，俾杂驽辈⑥，槽栈陷败，粪秽狼藉，刷除不时，刍

---

① 愀然（qiǎorán）：形容神色变得严肃或不愉快。

② 祏（shí）：古代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室。

③ 结缫（sāo）交络（lào）：缫络用丝或线编织的马具。

④ 颐（yí）颊、腮。

⑤ 挝（xhuā）：马鞭子。

⑥ 驽（nú）：跑不快的劣马。

秣不适①，蹄啮蹂奋，蹇双唐突②，志性郁塞，终不得伸，久无所赖，发而狂躁，则无不为也。”既晡③，观者少间，乃别市一新络头。幼清自侍。徐而言之曰：“尔才性不为人知，吾为汝易是缧结秽杂之物。”马弭耳引首，幼清自负其知。乃汤沐剪刷，别其槽栈，异其刍秣，数日而神气稍变，逾月而大变。志性如君子，步骤如俊人，嘶如龙，颜如凤，乃天下之骏乘也。

宋赵德麟《侯鲭录》卷4

贤相范质

周显德中，以太祖在殿前点检，功业日隆，而谦下愈甚，老将大校多归心者，虽宰相王溥亦阴效诚款。今淮南都园，则溥所献也。惟范质忠于周室，初无所附。及世宗晏驾，北边奏契丹入寇。太祖以兵出拒之，行至陈桥，军变，既入城，韩通以亲卫战于阙下，败死。太祖登正阳门望诚中，诸军未有归者，乃脱甲诣政事堂。时早朝不退而闻乱。质下殿执溥手曰：“仓猝遣将，吾侪之罪也④。”爪入溥手，几出血。溥无语。既入见太祖，质曰：“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然质知事不可遏，曰：“事已尔，无太仓卒，自古帝王有禅让之礼，今可行也。”因具陈之，且曰：“太尉既以礼受禅，则事太后当如母，养少主当如子，慎勿负先帝旧恩。”太祖挥涕许诺，然后率百官成礼。由此太祖深敬

---

① 刍秣（chúmò）：草料。

② 蹇（jiā）：跛足。

③ 晡（bū）：申时，午后三时至五时。

④ 侪（chái）：同辈人、同类人。

重质，仍以为相者累年。终质之世，太后、少主皆无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贤相，必以质为首。

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宋太宗改琴曲

世传琴曲宫声十小调，皆隋贺若弼所制，最为绝妙。一《不博金》、二《不换玉》、三《峡泛》、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叶下闻蝉》、九《三清》、十亡其名。琴家但名《贺若》而已。太宗尤爱之，为之改《不博金》曰《楚泽涵秋》，《不换玉》曰《塞门积雪》，仍命词臣各探调制词。时北门学士苏易简探得《越江吟》，其词曰："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风晚。翠云开处，隐隐金轝挽。①玉麟背吟清风远。"又一本云："非云非烟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黄金殿，暇须半卷。天香散。春云和孤竹清婉，入霄汉。红颜醉态，烂漫金舆转。霓旌影乱，箫声远。"此篇胜前篇也。

宋惠洪《冷斋夜话》辑佚17条

王祐不受太祖命

太祖与符彦卿有旧，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余年。有告谋叛者，亟徙之凤翔，而以王晋公祐为代，且委以密其事。戒曰："得实，吾当以赵普所居命汝②。"面授旨，径使上道。

祐到，察知其妄，数月无所闻。驿召面问，因力为辩曰：

---

① 轝（yú）：通舆，作车、轿解。

② 赵普所居：赵普所有的官职。赵普时为权臣，位居宰相。

"臣请以百口保之。"太祖不乐，徙祐知襄州，彦卿竟无他。

祐后创居第于曹门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虽不为赵普，后世子孙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为太保。欧阳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载此语，而《国史》本传不书。余尝亲见其家子弟言之。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王祐不唯心

太祖疑大名符彦卿跋扈，命知制诰王祐往察之。谓曰："汝能为吾办此，当任汝在赵普之右。"祐还，言彦卿但恃旧骄恣耳，实无异心，臣请以百口保之。上怒，贬祐华州行军司马。将行，植三槐于第中便坐曰："吾中子他日必位三台①。"贬十二年，乃得还京师。祐曾孙克云："王太尉不置国宅。曰：'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争财为不义耳。'"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

范文正荒政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②，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③，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④，日役千夫。监司奏劾：

---

① 三台：汉代对尚书、御史、谒者称三台，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

② 殍殣（piǎojìn）：饿死的人。

③ 竞渡：赛船。

④ 敖仓：粮库。

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①，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1

范仲淹撤宴济丧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僚属登楼置酒，未举觞，见缞绖数人营理葬具者②，公亟令询之，乃寓居士人卒于邠，将出殡近郊，赗敛棺椁③，皆所未具。公怃然④，即彻宴席。厚赒给之，使毕其事。坐客感叹有泣下者。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2中华书局1981年版

范文正公愿为良医

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为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

---

① 晏然：太平安乐。

② 缞绖（cuīdié）：丧服。缞，用麻布制成，披于胸前。绖丧服中的麻带。

③ 赗（fèng）敛：办丧事需要的财物。赗，送财物给人办丧事。因死者为"寓居士人"，所以财物皆要别人赠送。

④ 怃（wǔ）然：茫然自失的样子。

于卑也?”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入小大生发者,舍夫良医,是未之有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

范仲淹巧劝滕子京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戊辰①十月,因观《岳阳楼记》,遂言及此耳。

宋范公偁《过庭录》

田元均拒干请

京师诸司库务,皆由三司举官监当②,而权贵之家子弟亲戚,因缘请托,不可胜数,为三司使者常以为患。

田元均为人宽厚长者,其在三司,深厌干请者③,虽不能从,然不欲峻拒之,每温颜强笑以遣之。尝谓人曰:“作三司

① 戊辰——即天圣戊辰,1028年

② 监当:担任。

③ 干请:有所求而请托于人。

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闻者传以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2 中华书局1981年版

欧阳修轶事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①，尝语群僚属云：“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谢希深亦言：“宋公重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

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坐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可以属思尔。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2 中华书局1981年版

高丞相谨慎

高丞相岩夫，自南渡执政，在中书十余年，无正言直谏闻于外，清论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为人主见知。每朝入待漏院，必先百官至，有人云，高丞相方秉烛至院中，忽一朝士，朝服立于前，公不识之，问曰：“卿为谁？”其人曰：“我欧阳修也。尔为谁？”公曰：“吾丞相也，卿岂不识邪？”其人曰：“修不识丞相，丞相亦不识修。”朝野相传以为笑。又为三司使时，主行钞法。及出支军粮，颇靳惜，且折支他物，军民号不支。及薨，人又云，丞相死，既焚，其声犹不支也。”嗟乎，士大夫得志，可不慎欤？一有失众心，其讥诮如此，可畏也夫。

金刘祁《归潜志》卷9

---

① 西洛：西京洛阳。

范蜀公轶事

李方叔言：范蜀公将薨，数日，须发皆变苍，郁然如画也。公平生虚心养乞，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故发于外耶？然范氏多四乳①固于人异，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与万物同尽。盖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3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苏舜钦醉饱之过

苏子美有逸才，词气俊伟，飘然有超世之格。庆历中，监奏邸，承旧例以拆卖故纸钱祠神，因以其余享宾客。

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弹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狱，皆一时名士。都下为之纷骇，左右无敢解救者，独韩魏公从容言于仁宗曰："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见于色。魏公之仁厚爱贤，实可尚矣。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中华书局1981年版

狄青用兵

狄青善用兵，多智数，为一时所伏。其出师讨飏智高也，既行，燕犒士卒于琼林苑中，将士皆列坐。酒既行，青自起巡而问之曰："儿郎若肯随青者，任其愿同去。若有父母侍养，及家私幼小，畏怯不愿去者，便请于此处自言。若大军一起之后，敢有退避者，惟有剑耳！"

---

① 范氏多四乳：范氏，即范镇，宋代成都人，著名谏官，以银青光禄大夫仕终，封蜀郡公。据其兄说："吾兄异于人，体有四乳……"

于是三军之士感泣自励，至岭外，无一人敢有怠惰者。

宋王铚《默记》卷4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仁宗与狄青

狄武襄状貌奇伟，初隶拱圣籍中①，为延州指挥使。范文正公一见，知其后必为名将，授以《左氏春秋》。遂折节读书②，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用兵成败，贯通如出掌中。与尹师鲁尤善，师鲁与论兵法，终不能屈③。连立战功，骤至泾原经略招讨副使。

仁宗闻其名，欲召见，会寇入平凉，诏图形以进。于是，天下始耸然畏慕之。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9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狄青不肯去黥文

狄武襄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去其黥文④，时特以酒濯面，使其文显，士卒亦多誉之。或云："其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欧阳文忠、刘原甫皆屡为之言。独范景仁为谏官，人有讽之者，景仁谢曰："此唐太宗所以杀李君羡，上安忍为也。"然武襄亦竟出知陈州。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 中华书局1984年版

---

① 拱圣：内侍。

② 折节：强自克制，指发愤、努力。

③ 屈（jué）：穷尽。

④ 黥文：古代刑法之一，用刀刺刻犯人的面额，再涂上墨，也称"墨刑"。

邵雍的安乐窝

洛中邵康节先生，术数既高，而心术亦自过人，所居有圭窦瓮牖①。圭窦者，墙上凿门，上锐下方，如圭之状；瓮牖者，以败瓮口安于室之东西，用赤白纸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谓之"安乐窝"。先生以春秋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公家。诸公者欲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②，迎入窝，争前问劳，且听先生之言。凡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能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于是酒肴竞进，厌饮数日③。徐游一家，月余乃归。非独见其心术之妙，亦可想见洛中士风之美！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3

祸从口出

邵伯温子文，康节先生子也。才而有文，为陕西宣抚司，书写机宜文字，与路钤李君交往甚熟。李家有数侍婢，每遇歌宴，子文必预。后十余年，子文与李氏邂逅长安，而李君已死，适值其妻生辰，命子侄宴子文于书舍，遗旧婢出舞；酒酣，子文感怆宿昔，即席作词，末章云："翩翩绣袖上红裀，舞姬犹是旧精神，坐中莫怪无欢意，我与将军是故人。"诸子得之，入呈其母，皆感泣不自胜。乃令谓子文曰："宅中得公佳词，情绪作恶，集复行酒，即

---

① 牖（yǒu）：窗户。

② 迓（yà）：迎接。

③ 厌：饱。

容别日款会。”子文不终席而退，良久怃然曰：“所谓口乃祸门。”此事即传于时。外日，子文谒一当位而不相识，问之，答曰：“此乃李家作调笑者。”

宋范公偁《过庭录》

王钦若争班位

王冀公（钦若）罢参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

时寇莱公在中书，定其班位依杂学士，在翰林学士下。冀公因诉于上曰：“臣自学士拜参知政事，今无罪而罢，班反在下，是贬也。”真宗为特加“大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上。其宠遇如此。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

杨亿戏对寇准

寇莱公在中书，与同列戏云：“水底日为天上日”，未有对，而会杨大年适来白事，因请其对，大年应声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称为得对。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2中华书局1981年版

米芾诙谲好奇

米芾诙谲好奇① 在真州，尝谒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军《王略贴》示之②。芾惊叹，求以他画换易，攸意以为难。芾曰：“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

① 诙谲（jué）：诙谐怪异。

② 右军：王羲之，晋大书法家。

据船弦欲坠。攸遽与之。

知无为军，初入州廨①，见立石颇奇，喜曰："此足以当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闻而论之，朝延亦传以为笑。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中华书局1984年版

苏颂乞退相位

苏魏公为宰相，因争贾易复官事，持之未决，御史杨畏论苏故稽诏令②。苏即上马乞退，请致士。

吕微仲语苏："可见上辩之，何遽去?"苏曰："宰相一有人言，便为不当物望，岂可更辩曲直?"宣仁力留之，不从。乃罢以为集喜观使。

自熙宁以来，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师者，盖异恩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中华书局1984年版

王安石押名字

唐初人未有押字③，但草书其名以为私记，故号"花书"。韦陟"五云体"是也。余见唐诰书名④，未见一楷字。今人押名，或多押名，犹是此意。

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遗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

---

① 廨(xiè)：官署，官吏办公处所。

② 故稽诏：故意稽留皇帝的诏命。稽，停留、托延。

③ 押字：在公文上签字。

④ 唐诰书名：唐朝知制诰签名。

杨氏至今藏此敕。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王安石服衣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①。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②。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③，各更出新衣，为荆公番④，号“折洗”。王介甫云：出浴见新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曾子先持母丧过金陵，公往吊之。登舟，顾所服红衣。适一虞候挟笏在旁，公顾之，即解易其皂带入吊。既出，复易之而去。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　中华书局1984年版

诗僧义了

王荆公一日与郭功甫饭于半山宅，食已，忽有一僧名义了者，自称诗僧，投谒于公。功甫大不平之，曰：“于丞相前自称诗僧，定狂夫也。不必见之。”公曰：“姑见之何害？”因询以为诗，且令即席而作。僧云：“愿乞题并韵。”公欲试以寻常题目，复疑其宿成。偶一老卒，取沙入宅，公令以是为题，且以汀字为韵。功甫云：“亦愿得纸数十幅，为百韵诗。”盖以气压之也。须臾笔札至，功甫挥毫如风雨，将及二十幅。僧徐取纸一幅，以指甲染墨，对功

---

① 浣（huàn，旧读huǎn）濯：浣濯。

② 过从：来往，交往。

③ 定力：院家：指定力役和管出入收发的仆人。

④ 番：替换。

甫不敢仰视，仅书一绝云：“茫茫黄出塞，漠漠白连汀，鸟去风平篆①，潮回日射星。”公赏味之，因目功甫，功甫乃袖所作，亦复称叹。僧始厉声谓功甫：“山僧不学，殊无思致，但未觉‘鸟飞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为工耳。”功甫殊病之②，竟无以报也。

骆宾王未显时，庸作于杭州梵天寺，终日执役，至夜方休。因凭栏而立，时月色如画，一老僧苦吟不已，继以永叹，因问之曰：“和尚何不睡去，而冥搜如是?”僧云：“我作梵天寺诗，止得两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思之切至，竟不能成章，遂叹息也!”宾王曰：“我当为汝足成之。”僧云：“尔何人?而敢言诗?”然亦不能抑也，令僧再述前句，即应声曰：“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僧大奇之，乃知命世之人，虽溷迹尘埃③，而胸中突兀权奇，遇事辄见，殆不能隐也。

宋吴垧《五总志》

王安石锦帐嫁女

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吴国夫人吴时骤贵人爱此女，乃以天下乐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侈之声已闻于外。神宗一日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甫谔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惶惧谢罪而已。

宋曾纡《南游说旧》

---

① 篆：原义为书法的一种体，亦作刻解，这里指纹理的意思。

② 病：不满的意思。

③ 溷（hùn）：混乱，亦作厕所解。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6

王安石读苏轼文章

《冷斋夜话》载，王荆公居钟山，一日，于客处得东坡《宝相藏记》，展诵于风檐之下，喜见须眉。曰："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客请愿闻之，公曰："日胜日贫，不若日胜日负。"东坡闻之，拊掌大笑，以为知言。又《潘子真诗话》载，东坡作表忠观碑，荆公寘坐隅①。有客问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绝似西汉。"坐客叹誉不已。公笑曰："西汉谁文可拟?"坐客或比司马相如、杨雄之流。公曰："相如赋子虚大人及谕蜀文封禅书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未见其叙事曲赡若此。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如楚汉以来诸侯年表。"

王安石设法卖酒

装局取物，俗语谓之设法。受者非惠，与者如弃，谓之白著。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出者，诱之使饮。又恐其不顾也，则令妓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则又差兵校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

元陈世隆《北轩笔记》

北宋朝臣与异闻

王右丞正中口吃，遇奏对则如流。欧阳文忠近视，常时读书甚艰，惟使人读而听之。在政府数掉，每进文字，亦如常

---

① 寘（zhì）：放置。

人，不以为异。贵人真自有相也。

余为郎官时，尝遇视朔过殿，有御史为巡使者，法当独立于殿庭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议。其人久在学校，素矜慎。始引就位，辄无故仆地，既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遥望以为疾作，亟命卫士数人扶出。逮至殿门，步行如常，问之，曰："自不能晓，但觉足弱耳。"其人官后亦不显，亦其相然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宰相识人择婿

王沂公初就殿试时，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为相，适求婿，语其夫人曰："吾得婿矣!"乃举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后亦当为公辅。"

是时，吕文穆公家亦求姻于沂公。公闻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从李氏，唱名果得第一。

晏元献公尝属范文正公择婿，久之，文正言有二人，一富高，一张为善。公曰："二人孰优?"曰："富君器业尤远大。"遂纳富，即富公也，时犹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①，衣冠以为盛事②。为善，亦安道旧名。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9中华书局1984年版

空头五品家

白履忠博涉文史，隐居梁城，王志愔、杨瑒皆荐之，寻请还乡，授朝散大夫。乡人谓

---

① 以宰相得宰相："以宰相的地位又选择到了宰相。即王、富后皆入相。

② 衣冠：士大夫。

履忠曰："吾子家贫，竟不沾一斗米，一匹帛，虽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于实也？"履忠欣然曰："往岁契丹入寇，家家尽署排门夫。履忠特以读少书籍，县司放免，至今惶愧。虽不得禄赐，且是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4

北宋两驸马比富

仁宗朝，驸马柴公宗庆，与驸马李公遵勖连袂①。柴主贤而李亦贤，柴主欲与李主角富贵。李先诣柴第②，柴之夫妇盛饰以为胜，左右皆草草。次及柴主之过李第，李之夫妇道装而已，左右皆盛饰。徐出二子示曰："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颇自愧，士论高之。后柴无子，所识俸缗数屋③，未尝施用。及柴薨，悉上送官。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

范纯仁遭谪贬

忠宣守陈州，党锢祸起，尽窜善类。忠宣以救蔡新州，为论持正，独免。时年已七十，亲识皆劝止之曰："公年七十，中外亦不责望，得幸免，何自苦如是？"公笑曰："我受国厚恩，备位宰辅，合沥血恳陈，万一感回上意，所济非细；若忤旨窜谪，盖亦分也。"遂自草奏章，命诸子缄封，外人无知者。章上，即为行计。未久，谪隋州，

---

① 连袂(mèn)：袂为袖子，连袂比喻二人同娶一家姊妹，意为联襟。

② 诣(yì)：到某人所在的地方，用于自己所敬重的人。

③ 缗(mín)：原指古代穿钱用的绳子，后指铜钱。

分子舍寄食许、苏二郡，骨肉离别，哭声众不能忍闻，忠宣盖怡然自若也。继安置永州，魏国夫人尝曰："吾非有仇于章相公，何使我至此？"忠宣每答之以命①，至道中，夜失舟，骨肉狼狈野宿，忠宣笑谓魏国曰："此亦章相公耶！"

宋范公偁《过庭录》

东坡等为人题书

东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虚七丈每为人乞书，酒酣笔倦，坡则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则书禅句；秦七丈则书鬼诗。余家收山谷所书禅句几三十余首，有云："牵驴饮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对嘴。"与"自是钓鱼船上客，偶除须鬓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来依旧宿芦花。"此二诗，人间计有数十百纸矣。"百花桥下木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流。金玉满堂何所恋，争如年少去来休。"又"溘尔一气散，去托万鬼邻。四大不自保，况复满堂亲。膏血汗厚土，化作丘中尘。空床横白骨，奄忽千岁人。"秦七丈屡书此二诗，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本。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7 中华书局1983年版

苏东坡难荆公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②，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

---

① 答之以命：回答说这是命中注定。

② 赜（zé）微窅（yǎo）穷：赜，深奥；窅，深远。全句意为学识渊博到极点了。

每牵附，学者承风，有不胜其凿者①。姑以犇、麤二字言之②，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党伐之论，于是浸闿③，黄冈之贬④，盖不特坐诗祸也。

宋岳珂《桯史》卷2

苏东坡快意事

先生尝谓刘景文与先子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6中华书局1983年版

苏东坡详考故实

秦少章言，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然自出诏狱之后，不复观一字矣。某于钱塘从公学二年，未尝见公特观一书也。然每有赋咏及著撰所用故实，虽目前烂熟事，必令秦与叔党诸人检视而后出。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6中华书局1983年版

苏东坡画扇

先生临钱塘日⑤，有陈诉负绫绢钱二万不偿者。公呼至询之，云："某家以制扇为业，适父死，而又自今春以来，连雨天寒，所制不售，非故负之也。"公熟视久之，曰："姑取汝所制扇来，吾当为汝发市

---

① 凿(zuò)：明确、真实。

② 犇麤(bēncū)：犇，意为急走；麤，为粗大。

③ 闿(kǎi)：开、欢乐。

④ 黄冈之贬：黄冈指湖北黄冈，苏轼获罪被贬于此地。

⑤ 钱塘：今浙江杭州市。

也。”须臾扇至，公取白团夹绢二十扇，就判笔作行书草圣及枯木竹石，顷刻而尽。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偿所负也。”其人抱扇泣谢而出。始逾府门，而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后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胜而去。遂尽偿所逋①，一郡称嗟，至有泣下者。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6 中华书局1983年版

苏东坡为弟子易名

李方叔初名豸，从东坡游，东坡曰：“《五经》中无公名，独左氏曰：“庶有豸乎？”乃音直氏切，故后人以为虫豸之豸。又《周礼》供具：絼，亦音治，乃牛鼻绳也。独《玉篇》有此豸字，非《五经》不可用，今宜易名曰荐。”秦少游见而嘲之曰：“昔为有脚之狐乎？今作无头之箭乎？”豸以况狐；荐以况箭。方叔仓卒无以答之，终身以为恨。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2

宣仁太后召苏轼

子瞻为学士，一日，锁院召至内东门小殿，时子瞻半醒，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对，授以除目②：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承旨毕，宣仁曰③：“有一事要问内翰林，前年任何官职？”子瞻曰：“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曰：“略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惊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子瞻惊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

---

① 逋（bū）：欠交，拖欠。
② 除目：犹任免名单。
③ 宣仁：宣仁太皇太后。

子瞻曰：岂大臣荐论耶？”曰：“亦不关大臣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子瞻惊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忽时而称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声，宣仁与上左、右皆泣。已而赐坐吃茶，曰：“内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①，以报先帝知遇。”子瞻释而出，彻金莲烛送归院子。子瞻亲语余如此。

宋王巩《随手杂录》

换羊书

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②，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制撰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谓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宋赵德麟《侯鲭录》卷1

李资叹服苏轼

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事知南京，尝谓余曰：“昨在侍从班，时李定资深鞫苏子瞻狱③，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深于崇政殿司，忽谓诸人曰：“苏轼诚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既答，无一字

① 官家：指当朝皇帝。

② 饕餮（tāotiè）：传说中是一种凶恶贪食野兽，比喻贪吃之人。

③ 深鞫（jū）：认真周密地审问。

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已。

宋王巩《甲申杂记》

宋哲宗赐苏轼茶叶

子瞻自杭召归，过宋，语余曰:"在杭时，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楼上，迟迟不去。时与监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监司莫可先归。"诸人既去，密语子瞻曰:"某出京师辞官家，官家曰:'辞了娘娘了来'，某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语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赐，乃茶地一斤，封题皆御笔。

子瞻具札子,附进称谢。至宋，语余曰:"且教子曲伏事娘娘。我小使头出来自家门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复为大臣谗逐，至贬海岛命矣。

宋王巩《随手札录》

讹传子瞻仙去

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时鲁直在黔南,闻之,作偈曰:"子瞻谪海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渊明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亦相似。"寻又迁儋耳，久之，天下盛传子瞻已仙去矣。后七年，北归时，章丞相方贬雷州。东坡至南昌，太守云:"世传端明已为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东坡曰:"途中见章子厚，乃迴反耳。"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7

苏东坡清谈善谑

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至于书画，亦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真迹者,

重于珠玉。

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辨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

间遭佥人媒孽①，谪居黄州。有陈处士者，携纸笔求书于子瞻，会客方鼓琴，遂书曰："或对一贵人弹琴者，无阴声不发，贵人怪之曰：'岂弦慢邪？'对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谈善谑，皆此类也。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刘庭式与皇甫颖

东坡记齐人刘庭式未及第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成约而未纳币也②。庭式及第，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娶盲女，与之偕老。予偶读唐摭言载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颖，守操颇有古贤之风。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为讬，曰："其长幼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何适？"皆服泰之义。乃知古人已先刘庭式为之矣。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4

苏子美以书下酒

苏子美豪放不羁，好饮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公深以为疑，使子弟密觇之。闻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始

---

① 佥人：小人。媒孽(niè)：喻构陷诬害，酿成其罪。

② 纳币：聘礼。

皇，误中副车，遽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引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见，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为多也。"

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下

三　苏

眉山苏洵，少不喜学，壮岁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举进士，又举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为吾学也。"焚其文，闭户读书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书说。

嘉祐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王平断案

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圣时，初为许州司理参军。里中女乘驴单行，盗杀诸田间，褫其衣而去①。驴逸，田旁家收系之。觉，吏捕得驴，指为杀女子者。讯之四旬，田旁家认收系其驴，实不杀女子。公意疑，具以状白府。州将老吏，素疆。了不之听，趣令具狱；公持益坚。彼乃怒曰："掾懦也②！"公曰："今触奏坐懦，不过一免耳。与其阿旨以杀无辜，又陷公于不义，校其轻重，孰为愈耶？"州将因不能夺。后

① 褫（chǐ）：剥夺。

② 掾（yuàn）：属员。

数日，河南移逃卒至，详勘之，乃是杀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后因众见，州将谢曰："微司理，向几误杀人。"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

远　识

待制唐公肃，雅有远识。先与丁晋公同举进士，剧相善①。居水柜街，与晋公宅相对。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晋公，将大用，唐遂徙居州北避之。虞部员外郎李畋往谘其由②，唐曰："谓之入即大拜，权势日隆。若数与往还，事涉依附；或经旬不见，情必猜疑，故避之。"期岁③，晋公黜岭外，李复谒唐，唐曰："果然。盖丁之才术，乃唐李赞皇之流。勋多而德寡，任智而鲜仁，可以佐三事④，不可以冢庶僚⑤。若太祖朝，赵中令、吕丞相居其上，则丁之用不私，位不危矣。"朝士莫不服唐之远识。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

旦必读书

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正其用心处，然后可及他事。暮夜见烛，亦复然。若遇无事，终日不离几案，苟能如此，一生永不会向下，作下等人。如见他事，自然不妄。吾二年来，目

---

① 剧：意为特别，或越来越……。

② 畋（tián）：打猎。

③ 期：一周年、一整年。

④ 三事：一般指三件事，据文而异：一说为"六府三事"；一说为官名，即"三事大夫"；一说为司徒、司马、司空。

⑤ 冢（zhǒng）：指隆起的坟墓。亦指大。

力极昏，看小字甚难。然盛夏帐中亦须读书至极困乃就枕，不尔胸次歉然，若有未了事，往往睡亦不美，况昼日乎。若凌晨便治俗事，或冗或默闲坐，日复一日，与书卷渐远，岂复更思学问，如此不流入流俗人，则着衣吃饭一呆子弟耳。况复博奕饮酒，追逐玩好，寻求交友，惟意所欲；有一如此，近二、三年，远五、六年，未有不丧身破家者，此不待吾言。知之则庶免矣。

宋叶梦得《石林家训》

梁红玉

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尝五更入府侍候贺朔①，忽于庙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②。惊骇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众，复往视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③，问其姓名为韩世忠。心异之，密告其母，谓："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尽欢，深相结纳，资以金帛，约为夫妇。

蕲王后立殊功，为中兴名将，遂封两国夫人，蕲王尝邀兀术于黄天荡，几成擒矣，一夕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其明智英伟如此。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2

韩郡王荐真士

绍兴中，韩郡王既解枢柄，逍遥家居，常顶一字巾，跨骏骡，周游湖山之间，才以私童吏四五人自随。

时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

---

① 侍候贺朔：等待天明时朝贺。朔，平旦，天明时。

② 齁（hōu）齁：鼻息声。

③ 蹴（cù）：踢，踩。

来改秩①，而失一举将②，忧挠无汁。当春日，同邸诸人相率天竺，李辞以意绪无聊赖，皆曰："正宜适野散闷可也。"强挽之行。各假僦鞍马③。

过九里松，值暴雨，众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衫沾湿，愁坐长叹。遇韩王亦来，相顾揖，矜其憔悴可怜之状，作秦音发问曰："官人有何事萦心，而悒怏若此④？"李虽不识韩，但见姿貌魁异，颇起敬，乃告以实。韩曰："所欠文字，不是职司否？"答曰："常员也。""韩世忠却有得一纸，明日当相赠。"命小吏详问姓名、阶位，仍询居止处。李巽谢感泣⑤。

明日，一吏持举牍授之曰：、郡王送来，仍助以钱三百千。"李遂升京秩⑥。修笺诣韩府，欲展门生之礼，不复见。

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

秦桧十客

秦太师十客：施全刺客，郭如运逐客，吴益娇客，朱希真上客，曹泳食客，曹冠门客，康伯可狎客，又有庄客，以及词客，汤鹏举恶客。施全乃殿前司军校，不愤和议，以斩马刀鬻于街旁⑦，俟秦舆过害之⑧，赖直伞兵执住伏诛。郭，临安人，登科，以少俊选为孙婿，秦每夕必留三杯。郭多出久，至中夜或它宿，留门以俟。秦尝以佩刀分遗子婿，一日宴集，皆

---

① 迁移位职。

② 举将：举主，推举的人。

③ 假僦（jiù）：借用或租赁。

④ 悒（yì）怏：郁闷不乐的样子。

⑤ 巽（xùn）谢：辞谢。巽，同逊。

⑥ 升京秩：升迁于京都职。

⑦ 鬻（yù）：卖。

⑧ 舆（yú）：车。

佩之，而郭已遗人矣。秦大怒，适会其夜出，令门者无纳，遂罢亲。吴常之，宜兴人，门荫①，为人纯谨，遂令继郭，改秩为临安倅，骤得次对。秦薨，以无实历，不得亲民，荫补不行。后得一子，官晚，还其致仕遗表恩。朱希真，洛人，以遗逸召，既致仕复出，多记中原事，秦喜之。秦薨复归嘉禾。曹泳，戚里，与其子熹为姻家，颇有才，用事为户部侍郎，后安置新州。曹婺之，东阳人，登甲科，为秦门客，不一岁躐进奉常簿中书检正②。秦既败，追其科甲，复还上舍，后再登第，难于入差遣，有为之地者，得佥幕荆门军。康伯可，捷于歌诗及应用文，为教坊应制，秦每宴集，必使为乐语词曲。汤，金坛人，本亦出秦门，既薨，攻之不遗余力。余二人则志之矣。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0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吕祖谦教学者作文

东莱先生吕伯恭，尝教学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骑》，后看《春秋》，权衡片然，笔力雄朴，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头地。

宋子俞子《萤雪丛说》卷下

洪迈栽松

白乐天《栽松诗》云：“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移。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长成君性迟。如何过四十，种此数寸枝？得见成阴

---

① 荫：庇荫，我国古代，子孙因先代官爵而受到封赏。

② 躐（liè）：越过，超过；这里有升迁之意。

③ 阴：通“荫”。

否③？人生七十稀。”予治圃于乡里，乾道已丑岁①，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数十本②，其高仅四五寸，植之云壑石上，拥土以为固，不能保其必活也。过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势，偶阅白公集，感而书之。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坟地宜简

古者植木冢上以识其处耳。吾家自先称太傅以上，冢松多不过数十株。初葬宝章，比上世差为茂蔚，亦止数亩耳。左丞归葬之后，积以岁月，林樾淅盛，遂至连山弥谷，纷然争讼，重为门户之羞，不幸孙曾，遂有剪伐贸易金币，坐视则不可，禁止则纷然争讼，重为门户之辱，其害又甚于厚葬。吾死后，草木毋过数十木，不可陷后人于不孝，戒之！戒之！

南宋陆游《绪训》

陆九渊少年下棋

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末也。”三日后却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著者皆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聪明过人如此。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1

---

① 乾道已丑——1169年。

② 穉（zhì）：同“稚”。穉松：幼小的松树。本：颗。

钱思公珊瑚笔格

钱思公生长富贵，而性俭约，闺门用度①，为法甚谨，子弟辈非时不能辄取一钱②。

公有一珊瑚笔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钱者，辄窃而藏之，公即怅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钱十千赎之。居一、二日，子弟佯为求得以献，公欣然以十千赐之。他日有欲钱者，又窃去。一岁中率五、七如此，公终不悟也。

余官西都，在公幕亲见之，每与同僚叹公之纯德也。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赵抃轶闻

赵清献为御史③，力攻陈恭公。范蜀公知谏院，独救之。清献遂并劾蜀公堂宰相，怀其私恩。蜀公复论御史以阴事诬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请下召斩之，以示天下。

熙宁初，蜀公以时论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谪之，清献不从。或曰④："彼不尝欲斩公者耶？"清献曰："吾方论国事，何暇恤私怨。"

方蜀公辩恭公时，世因不以为过；至清献之言，闻者尤叹服云。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

① 闺门用度：子女使用财钱。

② 非时：平时。

③ 赵清献：即赵抃字阅道。人称"铁面御史"。神宗即位，除参知政事。卒谥清献。

④ 或曰："有的人（对清献）说。

刘烨择续亡妻妹

龙图刘公烨，未第前娶赵尚书晁之长女，早亡，而赵氏犹有二妹，皆未适人，既而，刘公登科，晁已捐馆，夫人复欲妻之，使媒妇通意。刘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则不敢为姻，如言禹别之州，则庶可从命，"盖刘公不欲七姨为匹，意欲九姨议姻故也。夫人诘之曰："谚云：'薄饼从上揭'，郎才及第，岂得便简点人家女？"刘公曰："非敢有择，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对，九姨乃宜匹。"遂娶九姨，后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后适关生，竟不第，落泊寒馁，暮年，刘公养之终身。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4

诚实君子晏殊

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御试进士，便命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

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①，执政莫喻所因。次日进复，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僚，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

---

① 除：指封建时代任命官员。

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①，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具；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太用。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 9

作诗准食肉例

陈莹中谪通州，夜读《洛浦录》，乃大有所悟。敛目长息曰："此句唯觉范可解，然渠在海外，吾无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觉范所爱，当呼来，授以此句。觉范倘有生还之幸，而吾以去死不远，恐隔生，则托光祖授之，如太阳直掇付远录公耳。"于是光祖自邵武跰足至通，莹中熟视弥月，曰："非寄附所可，姑置之。"明年，予还自朱崖，馆于高安大愚。莹中自台州载其家来漳浦，过九江庐山，因家焉。督予兼程来，予以三日至湓城。莹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诗，无益于事。"予曰："敬奉教。然予儿时好食肉，母使持斋，予叩头乞先饫食肉一日②，母许之。今亦当准食肉例，先吟两诗，喜吾两人死而复生，如何？"莹中许之。予诗曰："雁荡天台看得足，尽搬儿女寄蓬窗。径来漳水谋二顷，偶爱庐山家九江。名节逼真如醉白，生涯领略似襄庞。向来万事都休理，且听楼钟一夜撞。""与公灵鹫曾听法③。游戏人间知几生。夏口龛中藏画像，孤山月下认歌声。翳消已觉华无蒂，矿尽方知珠自明。数抹夕

---

① 质野：指真诚实在。

② 饫（yù）：饱。

③ 鹫（jiù）：鹰一类的鸟，大型猛禽。

阳残雨外，一番飞絮满江城。”莹中喜而谓曰：“此诗如岐下猪肉也，虽美，无多食。”后三年，予客漳水，见莹中侄胜柔自九江来，出诗示予曰：“仁者虽逢思有常，平居慎勿示何妨。争先世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可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伤。与其病后求良药，不若病前能自防。”予谓胜柔曰：“公痴叔诗如食鲥鱼，唯恐遭骨刺耳。与岐下猪肉，不可同日而语也。”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10

忠鲠李文靖

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楼观灯，见都人熙熙，举酒属宰执曰：“祖宗创业艰难，朕今获睹太平，与卿等同庆。”宰执称贺，皆饮酹[①]。独李文靖沆，终觞不怿[②]。明日，牛行王相，问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劝欢甚，公不肯少有将顺，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尝恐谀佞之臣以之藉口干进。今人主自用此夸耀臣下，则忠鲠何由以进！既谓太平，则求祥瑞而封禅之说进。若必为之，则耗帑藏而轻民力[③]。万而有一患生意表，则何以支梧[④]？沆老矣，兹事必不亲见，政他日当之矣。”其后，四方奏祥瑞无虚日。东封西祀，讲求典礼，纷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求文靖画像，置于书室中而日拜之。予屡见前辈说此，询于两家子孙，具言皆同。

---

① 酹（léi）：原指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后来也指表示祝愿或发誓。

② 怿（yì）：高兴。

③ 帑（tǎng）：旧指国库里的钱财。

④ 梧：同吾。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

蔡君谟得欧阳修润笔

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余以鼠须票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君谟大笑，以为太清而不俗。

后月余，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篋者，君谟闻之叹曰："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兹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饼，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终日不灭。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2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蔡君谟品茶

蔡君谟善别茶，后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缝间，寺僧采造得茶入饼，号石岩白。以四饼遗君谟，以四饼密遣人走京师，遗王内翰禹玉。岁余，君谟被召还阙①，访禹玉。禹玉命子弟于茶笥中②，选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谟③。君谟捧瓯未尝，辄曰："此茶极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从得之？"禹玉未信，索茶帖验之乃服。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冀公称赏。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4

---

① 阙(què)：泛指帝王居住的所在，京都。

② 笥(sì)：方形竹器。

③ 碾：将茶碎待客。

机警少年王韶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师，会元夕张灯，金吾弛夜①，家人皆步出，将帷观焉。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褖服②，冯肩以从③。至宣德门，上方御楼，芗云綵鳌④，箫吹雷动，士女仰视，喧拥阗咽⑤，转盼已失所在。驺驭皆恇扰不知所为⑥。家人不复至帷次，狼狈归，未敢白请捕。襄敏讶其反之亟，问知其为南陔也，曰："他子当遂，若吾十三，必能自归。"怡然不复求，咸叵测。居旬日，风有犊车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诸车，家人惊喜，迎拜天语。既定，问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奸人利其服装，自襄敏第中已窃迹其后。既负而趋，南陔觉负己者之异也，亟纳珠帽于怀。适内家车数乘将入东华⑦，南陔过之，攀幰呼焉⑧。中大人悦其韶，抱置之膝。翌早，拥至上阁，以为宜男之祥。上问以谁氏，悚然对曰："儿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顾以占对不凡，且叹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暂留，钦圣鞠视。⑨密诏开封捕贼以闻，既获，尽戮之。乃命载以归，用以具狱示襄敏，赐压惊金犀钱果，直钜万。其机

---

① 金吾：仪杖用的棒子，引申为警卫。

② 褖（tuàn）：衣服边缘上的装饰。

③ 冯（píng）：倚、靠。

④ 芗（xiāng）：香气。

⑤ 阗（tián）：声音很大。

⑥ 驺（zōu）：掌马的官，泛指车夫。

⑦ 内家：宫里的人。

⑧ 幰（xiǎn）：古代车上的帷幔。

⑨ 鞠：抚育、鞠养。

警见于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宷自号，政和间有文声，敢为不诎①，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与其孙遇游，传其事。

宋岳珂《桯史》卷1

博闻强记赵彦若

赵元考彦若，周翰之子也。无书不记，世谓著脚书楼。然性不伐②，而尤恭谨。馆中诸公方论药方，有一药不知所出。虽掌禹锡大卿，曾经修本草，亦不能省。或云元考安在，但问之。渠必能记也③。时元考在下坐，对曰：在几卷附某药下，在第几页第几行。其说云云，捡之果验。然众怪之曰："诸公纷纷，而子独不言，何也？"元考曰："诸公不见问，某所以不敢言耳。"

元丰间，三韩人使在四明唱和，诗奏到御前。其诗序有：惭非白雪之词，辄效青唇之唱之句。神宗问青唇事，近臣皆不知，因荐元考。元考对在某小说中，然君臣间难言也，容臣写本上进。本入，上览之。只是夫妇相酬答言语。因问大臣："赵彦若何以不肯面对？"或对曰："彦若素纯谨，僚友不曾见其堕容，在君父前，宜其恭谨如此也。"上嘉叹焉。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2

苏翁

苏翁者，初不知其何许人。绍兴兵火末，来豫章东湖南岸，结庐独居。待邻居，有恩礼，无良贱老稚④，皆不失其欢心。故人爱且敬之。称曰苏翁。犹祖

---

① 诎（qū）：屈。
② 伐：自夸。
③ 渠：他。
④ 老稚：老幼。

翁妇翁云："身长七尺，美须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终岁不易，未尝疾病，筋力数倍于人，食啖与人亦倍①。巨臿长柄②，略与身等。披荆棘，转瓦砾，辟废地为圃，或区或架，或篱且塍③，应四时蔬菜，不使一缺。艺植耘芟④，皆有法度。灌注培壅⑤，时刻不差。虽隆暑极寒，土木焦灼，草木冻死，圃中根荄芽甲⑥，滋郁畅茂，以故蔬不绝圃，味视它圃蔬为最胜，市鬻者利倍而售速⑦，每先期输值⑧，不二价，而人无异辞。昼尔治圃，宵而织屦⑨。屦坚韧，革舄可穿⑩，屦不可败。织未脱手，人争贸之以馈远，号曰："苏公屦"。薪米不至匮乏，且有余羡，喜周急人，有贷假⑪，随力所及应之。负偿一不经意，闭门高卧，或危坐终日，人莫测识。"

先是高宗南渡，急贤如饥渴。时张公浚为相，驰书函金币，且移书属豫章漕及帅曰："余乡人苏云卿，管乐流⑫，亚遁迹湖海有年矣，近闻灌园东湖。其高风伟节，非折简所能屈⑬，幸亲造其庐，为我必致之。"漕帅密谕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园苏翁者，无云卿也。"漕帅即相与变服为游客，入其

---

① 啖（dàn）：吃、喂。

② 臿（chā）：挖土"的工具，铁锹。

③ 塍（chéng）：田间的土埂子。

④ 芟（yù）：割草。

⑤ 壅（yōng）：把土或肥料培在植物的根上。

⑥ 荄（gāi）：草根。

⑦ 鬻（yù）：卖。

⑧ 输值：出价。

⑨ 屦（jù）：古代用麻、葛编织的鞋。

⑩ 舄（xì）：鞋。

⑪ 假：借。

⑫ 管乐：即管仲、乐毅。

⑬ 折简：书信。

圃，翁运锄不顾。二客前揖与语。翁良久问客何来？乃延入室，土铿竹几①，辉光溢然。地无纤尘，案上留西汉书一册。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计曰："此为苏云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叩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广汉。客曰："张德远，广汉人，翁当识之。"曰识之。客遂泛问张公世系材器，翁历历陈叙，且曰："不知张今何官？"盖其初不料张公使其访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谓翁曰："某等备乏漕帅，实非游者，张公今秉相权，令某等造庐以礼致公，共济大业。"出书函金币于其案上。翁色遽变，喉中隐隐有声，似怨张公暴已者。至是始知翁广汉人，即云卿是已。然终不知云卿其字耶。继旌旗填委②，坚请翁同载以归。再三谢，不可，许诘朝上谒。越夕，遣吏迎伺，则扃户阒然③，从他径排闼入④，惟书币留案上，俨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得见矣！形迹辽绝，莫知所终。此兴隆士宋自适，字正父，所记苏翁本末如此。宋后得翁遗址，面揖湖山，平地数十亩，仍筑小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为名之曰：灌园庵。

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3

石学士

石曼卿隐于酒，谪仙之流也，善戏谑。尝出报慈寺，驭者失控，马惊，曼卿堕地。从者惊遽，扶掖据鞍，市人聚观，

---

① 铿：手工铿刀。

② 填委：纷集、堆积。

③ 则扃（jiǒng）户阒然：扃，从外面把门户闩上；阒，形容寂然无声的样子。

④ 闼（tà）：推门而入。

意其必大诟怒。曼卿徐着一鞭，谓驭者曰："赖我石学士也，若瓦学士，顾不破碎乎。"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8

谢逸义救邻女

谢逸记曾鲁公布衣游京师，舍于市侧。旁舍泣声甚悲，诘朝过而问之。旁舍生意惨怆，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感动心，免若于难。不然，继以血，无益也。"旁舍生顾视左右，欷歔久之，曰："仆顷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钱若干。吏督之且急，视其家无以偿之。乃谋于妻，以女鬻于商人，得钱四十万。行与父母诀，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转徙不常，且无义。爱驰色衰，则弃为沟中瘠矣①。吾士人也，孰若与我？"旁舍生跽曰②："不意君之厚贶小人如此③。且以女与君，不获一钱，犹愈于商人之数倍。然仆已书券纳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偿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则讼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与四十万钱，约曰："彼三日以其女来。吾且登舟矣，俟若于水门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争。携女至期以往，则公之舟无有也。询旁舟之人，则曰："其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后嫁为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师，得于郫郡黄正叔。以为公墓刻不载，故惜其不传，因书其大略云。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

---

① 瘠（jí）：此指身体瘦弱。

② 跽（jì）：双膝着地，上身挺直。

③ 贶（kuàng）：赠、赐。

王祚问寿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①。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②。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③。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封，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若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辈切记上，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宋王铚《默记》卷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

赵子正书法人木十分

宗室赵子正监永静军，耽酒嗜书札，而喜人奉己。有过客执觚而前④，正遇赵于案间挥翰自得，客自旁视再三，而叹美其妙。赵举首视之，曰："汝亦知书耶！"客曰："小人亦尝留心字画，切观太保之书，虽王右军复有不及者⑤。"赵诟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尝观

① 未知年寿：不知能活到多大岁数。

② 瞽者：盲人。

③ 王相公：祚子王溥，官至礼部尚书，进位司空，封祁国公。

④ 觚（gū）：一种酒器。

⑤ 王右军：王羲之。

《法书》云，王书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书，一落笔则入木十分，岂不为过于右军耶！”坐人皆赏其机中，为之绝倒。赵亦笑而遣之。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5 中华书局1983年版

许将二事

许将冲元，以前执正知大名府，以刚略称。时同官曹蒙，衔命察访，蔑视郡县，威令甚严。至大名府，见冲元，当厅下轿。冲元出，见其倨甚①，复入，呼法司曰：“不知前执政作守监司，得当厅下轿否？”法司具条白之不许。竚立曹甚久，复令白曹曰：“请就宾次，以全国体。”曹失措而退，许接武迎之，谓曰：“在将无称，此乃朝廷礼耳，公不可以人而轻国也。”曹气慑无语，更不问一毫事，居缩数日而去。

冲元察御僚属甚严，一日宾佐过庭，一都监曳皮鞋而前，许问曰：“公何得此鞋？”都监以为美意，云：某衙一卒能造，枢密或须之否？许作色曰：“某非无此，但不敢对同官着耳。”都监皇恐失措。坐间数十客，莫不名视其足。

宋范公偁《过庭录》

笔人郭纯隶

许昌笔人郭纯隶，业甚精，远人多求之。所入日限五千，数足，不论早暮，闭肆出游，恣其所之，尽洒始回，虽寒暑不失。一日大雨，先子至西湖，见郭夫妇，并酩酊笑歌而来。因谓曰：“何不家居饮酌为安乎？郭笑曰：“家中非无酒，但饮之

① 倨（jù）：傲慢。

不佳耳。”识者或伟之。

宋范公偁《过庭录》

义履婚约

永福邑东有岳宫，乃吴太博经创。大门内，建三清殿。上梁日，邑中诸寓公咸在。吴以书梁俪语①，首逊给事黄公龟年，公即领略，立解手帕，濡墨作字云：“风雨云车，俪百顺钩陈之卫②；金枝玉叶，拱万令宸极之尊③。”词语铿润，笔法高古。太博初见公，略不经思，复疑帛书非法④，既而双美⑤，吴始大喜心服。归语家人子侄辈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过人数等，不独词翰可敬，其未第时，最贫，素自处淡如。应乡贡，引保日，有考官某县尉，居帘内，见公丰姿秀发，惊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门下。’既而预荐，尉喜甚，约妻以女⑥。及中等第日，尉已捐馆⑦。其妻挈累扶榇⑧，相遇于中途。黄哭之恸，命逆旅主人达情⑨，请遂初约。夫人曰：‘往事尚忍言之哉！无禄县尉清贫，死无余资，吾携百指，扶护而归，衣衾斥卖殆尽，方以不达乡井为虑，那

---

① 俪：对偶句，多用于诗词歌赋及对联之中。

② 钩陈：钩为钓，研究的意思；陈亦为沉。指研究考证一种幽深穷奥的道理。

③ 宸极：北斗星，喻君位。

④ 非法：不规范。

⑤ 双美：指上下联对仗工整，完美无缺。

⑥ 约妻以女：告诉妻子将女儿许与黄公。

⑦ 捐馆：死在任所。

⑧ 挈累扶榇：累，指脱累，文中指留下的儿女；榇，棺木。

⑨ 逆旅：客店。

可复议脔先辈事①。况黄甲少年②，当结好鼎族，吾且行矣，善为我辞。”黄垂涕曰：‘呜呼，吾许人以诺，死而负之，吾行将何归？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虏语。苟遂吾志，秋毫自赍③不敢闻命也。’遂定婚于邂逅间，分携恸哭而别。某氏从公归，能执妇道，琴瑟在御，没齿无闲言。公登从橐④，人尚无恙。若公者，可谓有德有言者也。”噫，今之年少，弄笔墨，取科第者，相背相望，闻公之风，盖亦知所以为省者。”

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4

孜孜不倦

舒王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昼或宴居默坐，研究经旨。知常州，对客语，未尝有笔容。一日，大会宾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之。乃共呼优人厚遗之。曰：“汝之艺，能使太守开颜，其可赏也。”有一人窃疑公笑不由此，因乘间启公，公曰：“畴日席上⑤，偶思咸常二卦⑥，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4

神　明

曾鲁公以侍读守郑州，时文潞公自长安召入中书。过郑，方在宴席，俄报潞公失去银盆。曾即曰：“郡人敢尔，必三日可

---

① 脔（luán）：原指切成小块的肉，本文指细小的意思。

② 黄甲少年：甲即登科，指黄公少年登科。

③ 赍（jī）：把东西送给别人。

④ 橐（tuó）：原指装东西的口袋，古文用来装笔墨，引申为有造就。

⑤ 畴（chóu）：从前。

⑥ 咸常：《易经》中卦名。

获。若公之从者自为，则今日必擒。”公未以为然。逡巡果捕至，乃从者也。潞公惊，因谓曰：“君知即获，何也?”曾曰：“所至者捕盗者，从人单露，必须易败。”潞公以为神明，遂引复翰林。尹开封，至大用。相三朝，位侍中令，守太傅、使相，致仕。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

阿骨打重人才

阿骨打弄兵之始，成败未保，惟恐失人。苟得归者，莫不待之如亲，用之不疑。乐则同处，苦则先登，攻守之计，进退之礼，人人可得而陈之。故利之至小，害之至微，无不闻焉。尤得作乱之策者，恣其掳掠，不夺其所得。故贪婪轻生之徒，闻风四起。多杀守将，据郡邑，胁军伍以拥贼。以至渤海酋长挞不也、高永昌，契丹副都统耶律章奴、耶律余睹，亦率众而归之。于是贼势如大厦已仆，洪流已决，莫能御焉。

南宋张汇《金节要》

耶律楚材博识

耶律楚材善博物。尝扈从西征，其记西域事甚多。如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北印度土人不识雪；岁二月麦；盛夏置锡器于沙中，寻即镕铄；马粪坠地，为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古今传记所不载也。

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下

马皇后怜太医

马皇后病剧①，不肯服药。上强之，终不肯，曰："死生有命，虽扁鹊何益？吾服药而不瘳②，陛下宁不以爱妾之故而杀此诸医乎？不忍其无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③，纵万一无效，吾当为汝贷之耳④。"后终不服药而崩。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11

埋羹撤茶

王琎，洪武初，以儒士历宁波知府。堂馔用鱼肉⑤，命埋之。号埋羹太守。有给事来谒，具茶。给事为客居间，公大呼："撤去！"给事惭而退。又号撤茶太守。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3

布衣任《永乐大典》总裁

明修《永乐大典》，以武进布衣陈济为总裁，真千古仅事。天子不嫌其布衣，而畀之纂述之任⑥；诸大臣词臣不以其布衣轧已，而安处其后，使展其能。济以布衣，使君相忘已听之；天下能文之士，不闻有异议，皆不可及已。

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卷1

清主事

张随，字子贞，山西芮城人，永乐丁酉解元。授户部主

---

① 马皇后：指明太祖朱元璋的妻子。

② 瘳（chōu）：病愈。

③ 第：但，只管。

④ 贷：宽免。

⑤ 堂馔（zhuàn）：公餐。

⑥ 畀（bì）：付与。

事，极清苦。宣庙微行至其家，见其躬汲水①，内子舂米，甚嘉叹。后坐法，上曰："此清主事也。勿问。"改工部。以疾归。三十余年，茅屋村居，不异寒士。或曰："张巡之后②巡，芮城人，有墓在焉。有东张、南张二村。史曰巡南阳人，盖自芮而迁，死节后，土人怜，具衣冠以葬。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3

"明日来"太守

明宣正间，松江太守赵豫，居官慈惠。每见讼者，则谕之曰："明日来。"始皆笑之，遂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不知讼者乘一时之忿，经宿气平，或众为劝解，因而获息者甚多。比之钩钜致人而自名英察者③，其所存何啻霄壤④！

清褚人人获《坚瓠续集》卷4

杨文定居官不听子弟言

明耿定向《先进遗风》云："杨文定公溥执政时，其子自乡来省⑤，公问曰：'一路守令闻孰贤？'对曰：'儿道出江陵⑥，其令殊不贤。'公曰：'云何？'曰：'即待儿荀简甚矣⑦。'乃天台范理也⑧。文定默识之⑨，即荐升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

---

① 躬：亲自。

② 张巡：唐开元时真源令，安禄山叛乱时，巡守城数月，城陷被杀。

③ 钩钜：用南回诱引的办法问询。

④ 啻（chì）：止。

⑤ 省（xǐng）：省亲。

⑥ 道出：路过。

⑦ 苟简：草率，轻忽。

⑧ 天台：地名，今属浙江省。范理：人名，江陵县令。

⑨ 识（zhì）：记住。

夫居方位者①，以趋奉者之勤惰疏密②，张我威福，其子弟之借之父兄之势，以吓当路③，而父兄即听子弟之言，以借耳目④。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励官方者在此⑤，所以垂家法者亦在此。呜呼，贤矣！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王巡抚赈灾救民

国朝王竑，巡抚两淮。诸郡岁饥，死者相枕藉。竑尽救荒之术。既而诸道流民猝至，竑擅发官储赈之，近者饲以粥，远者散以米。流徙者给米为粮，被鬻者赎还其家。择医四十人，空庾六十楹⑥，处流民之病者。死者给以棺，为丛冢葬之。有所委任，必至诚诫谕，人为尽力。或述其行事为《救荒录》，世传焉。先是，淮上大饥，帝于棕轿上阅疏，惊曰："百姓饥死奈何？"后得竑擅赈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饥死我百姓矣。"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11

总督杖知府

朱公英总督两广，继韩襄毅之后，一切以简静治之，民以大和。又荐陈白沙，皆贤者事。

---

① 居方位者：担当一方重位的官员。

② 趋奉者：指趋资附势的人。

③ 当路：此指地方官员。

④ 以借耳目：意为"当作自己的耳目。"

⑤ 励官方者：鼓励地方官的办法。

⑥ 庾（yǔ）：露天的谷仓。六十楹（yíng）：六十间。

其杖广州知府林橙，亦奇事。橙，甫田人，天顺丁未进士，知广州。性豪侈。暑日易纱衣数袭①。享茗，罐不再用，以纱一幅封其口，用毕即弃去。烛大如椽，使童子执之，动即与杖。阅讼，以己意出入。纵吏为奸。英杖之，启其裙裤，皆纱制。英叹曰："民力竭矣。"即逐去。民皆称快。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3

明武宗轶事

明武宗皇帝，亦一代英主也。惟好嬉戏，有亏帝德，即其颠倒予夺数事，虽正史所不录，闻之故老，堪资谈柄，条列于后。

戊辰科庶常散馆，例在内迁扃试，时诸词林呈艺②。有闽人林吉士者，好书古字，如以秋为烁之类，帝怪之，问所自出，林历举以对。帝书咊字使认，林不识，帝曰："秋可作烁，和独不可作咊乎？汝读书少，未称词林之职，著回籍，勤读三年再来就试。"林谢恩出。同乡戚友咸知其为帝所逐，皆不之礼。林本寒士，欲归则无腰缠③，欲留则无资斧④，欲就教读则为都人轻薄，无延之者。无奈，在正阳门外卖字为活，已逾年矣。幸其书法之佳，耸动一时。值帝微行，过其肆，见观者环堵，啧啧称羡，不知是何异事，挨入人丛。见一生少年生，据案挥毫，得意疾书，法并钟王，句亦典雅。帝心羡之。缘当时一面，久则遗望。遂入问曰："吾观汝写作具佳，当天

① 袭：一套衣服叫袭。
② 词林：翰林的通称。
③ 腰缠：随身携带的钱财。
④ 资斧：行旅之费。

文明之际，何不应试？甘为贱业耶？”林举首见帝，魁岸不凡，揖之就坐，对曰：“我闽人林某，忝居词林。”帝曰：“词林清华，不合行同市侩，有玷官箴？”林曰：“去岁散馆时，因不识御笔，奉旨回籍读书。”帝曰：“既奉谕旨，何不回籍？”林曰：“我实起于单寒，旅资无措，不得已为此营生也。”帝曰：“读书人本色，何不就馆？”林曰：“人皆知我为逐臣，无敢延者。”帝曰：“吾荐汝邻省作一幕宾，不愈此耶？”林感悦揖谢，问帝爵里，以便往拜。帝曰：“毋庸，明日汝仍于此候信。”飘然而去。诸客皆为林贺曰：“此必王孙公子，必有好音。”欢喜而散。次日，有内监赍黄封一函、白金百两，与林曰：“昨日有官人嘱我致阁下，其照封面行事，不可窃开，自取其祸。此银以佐车马之需。”言毕竟走，亦不道姓名来历。林观封面大书“亲投山东巡抚开拆”，欣然闭肆，雇车马，携旧仆，驰抵山左。时巡抚左虚係方伯权护。林就寓更衣，偕仆往拜。唯时风宪崇隆，官吏严肃，刺不易投达[1]，三日犹未得见方伯。林躁曰：“我有都出密信，须亲投者，奈何阻我？”吏始为通达。司阍者唤林入[2]，见其行装暗淡，疑为抽丰之客，洋洋摇首曰[3]：“吾主摄通省总纲，公事繁冗，何暇接见同年故旧耶？若有书札，我为代投，回寓听信可也。”林无可如何，出黄封，交之而归，闷甚。未几，寓主狂奔而入，望林叩首无算，曰：“不知宪驾，亵渎舆从，罪该万死。”林愤然

---

① 刺：名片。

② 司阍：守门人。

③ 抽丰：找关系走门路向人求取财物。

曰："主人何揶揄我究途耶①？"寓主曰："小人焉敢。"正分辩间，闻呼驺鸣炮之声，中军旗牌巡捕等官带同吏役，长跪请安毕，佥曰："奉方伯命，请钦使入署。"林如登云雾，不知所谓，寻被拥入八座。仪仗山列，车骑云从，直入巡抚厅事，方伯公服趋迎。林下舆，见庭设香案，所投之黄封，高供其上。方伯跪请圣安毕，向林揖曰："请天使宣读圣旨。"林开封读曰："山东巡按缺出，即着林某署理。"方知所遇者帝也，望阙九叩首，拜印任事。方伯三揖称庆，并道有失远迎之愆，退居藩邸。林于是表谢圣恩，请陛见训示。未几，批回云："朕看尔人才去得，故有是命，尔其谨慎从公，毋忝厥职，三年后来京复命可也。"林居东任满，回京见帝，帝曰："如今读书有资矣。以编修用，仍入翰苑，读书三年，以观后效。"

帝入枢院，见在公之卿相方朝餐，见帝皆起。帝曰："卿等食讫，来闲话可也。"遂就密室坐。于是卿相饭毕咸集，帝悉命坐，问曰："卿等所食，知米之来历之不易乎？朕在储宫时，意谓五谷若草莽，听其自生自长而已。今巡幸乎田野，察农夫之艰难，方知古人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诚不谬也。卿等所居，南北殊方，风俗各异，其若何播种，若何耕耨，若何收获，各举所知，以广朕闻。时公卿中多起自田间者，悉数闻以对。惟尚书何某系世胄，不知所云。帝微哂曰："饮食尚不知本原，何以理国？尔职居何部，日司何事，得毋旷废耶？"尚书惶恐，叩首曰："臣职吏部，甫自部署来，见单

---

① 揶揄（yé yú）：戏弄。

居此?”吏曰:“吾浙右人，此部挂名吏也。封篆后，官与同事俱有宅可归,是时团聚妻孥,饮合家欢矣。吾想如许案卷,设有不虞，贻误不小，是以守此，不敢离也。”帝曰:“汝好，明日再见。”遂起去，吏犹执烛导道。元旦，朝见千官，帝问吏部尚书曰:“昨在卿署守者何人，即召入见朕。”尚书遣郎官立唤小吏，当陛举首见帝，不禁战栗。帝曰:“无恐。汝能小心职守，勤慎可嘉。汝等应役满，得何议叙①?”吏曰:“五年无过,以从九品归选耳。”帝曰:“汝欲何为?”吏曰:“小人所愿者，太湖司巡检，闻是缺，前经本部尚书署理,鼓吹鸣炮,体面非常，但小人未满役，不合例耳。”帝笑曰:“朕命汝去，何用例为。”吏欢欣鼓舞，叠呼万岁，帝特命尚书予凭赴任。

宸濠之叛，御驾亲征，舟泊清河，帝登岸微行。入茶肆，闻人言下江因兵差,截夺客船,横行索诈，稍不如愿，即毁货，嗟怨不绝。帝买小舟，变服似商人，以一卫士、一小监，泝流直下。至扬关，有关舫甚巨，巡船数十，虎役百辈，拦截客舟，帝亦在内。逐舟搜索，云供兵差之需，客皆哀祈献缗②，至帝舟，帝偃卧舱中，不之理。虎役拥帝登官舫，见一官凭几危坐，从役森列。叱帝曰:“汝何人!敢抗皇差!不畏官刑耶!”帝微哂之。官怒，叱捽帝行杖，幸卫士勇猛，挥拳挡护，众不能近。官益怒，曰:“是必江洋盗魁。”命拿舟子至，褫衣鞭挞。③。喝令指帝为盗，帝怒，探

———

① 议叙·清制.官员有功而交吏部核议，以定功赏的等级，称为议叙。

② 缗:成串的钱。

③ 褫(chǐ):剥去衣服。

怀出玉旗，命内监立召大员至。值苏扬巡按接奉帝命，怆惶奔赴。官见巡按到，至船头跪迎，正欲诉盘获大盗缘由，巡按见帝立舱中，俯伏请罪。帝无言，惟指挥卫士夺此官纱帽，与舟子戴之曰："以酬汝痛。"方命巡案提此官去，追赃问罪，论大辟。①。失察之上官，皆获严谴，而客舟至此安行矣。

帝在宣化，有女子李凤姐者，年十四五，有殊姿，其父设酒肆，以凤姐当垆②，是时父适在外，帝微行过之，见其风神绰约，国色无双，不禁迷眩。入肆沽饮，凤姐送酒来席，误以为娼妓之流，突起拥抱入室。凤姐惊喊，即掩其口曰："朕为天子，苟从我，富贵可立至。"先是凤姐恒恒身变明珠，为苍龙攫取，骇化烟云而散，闻言顿悟，任帝阖户解褐狎之。落红殷褥，实处子也，帝大悦。时李父闻喊趋救，门已闭矣，惟闻宝钗声颤，佩玉锵鸣，其女气促音嘶，若不胜强暴者。急奔告弁兵，蜂拥而入，见帝拔关出，兵士伏谒。叱令将凤姐归豹房③，爵其父三品卿，赐黄金千两，欲封凤姐为嫔妃，命其自择。凤姐固辞，曰："臣妾福薄命微，不应贵显，恐于身不利。今以贱躯事至尊，曷荣幸之至，伏愿陛下早回宫阙，以万几为念，则臣妾心安，较爵赏犹荣矣。"帝颔之。因睹凤姐玄衣玄裳，益显娇媚，故不张易宫装。凤姐恒于枕畔筵前，委婉屡劝，帝乃择日还京，与凤姐并舆齐驱。至居庸关，风雷

① 大辟：死刑。

② 当垆：卖酒。垆，放酒坛的土墩。

③ 豹房：明武宗正德二年诏造豹房，在西华门外，不听政，昼夜淫乐。正德十六年，武宗死于豹房。

交作，凤姐睹关口所凿四大天王怒目生动，眩晕坠马。帝亲扶之，疾忙外退，驻跸行宫①，视凤姐伏枕泣，曰："臣妾自知福薄，不能侍宫禁，请帝速回。"帝曰："若是，朕忍弃天下，不忍弃爱卿，决不归矣。"凤姐一恸而绝，帝哀怜甚，命葬关山之上，宠以殊礼，用黄土封茔，一夜尽变白，其阴灵犹不敢受也。帝追念其言，奋然曰："小女子尚知以社稷为重，安忍背之。"遂还宫。正史载帝在豹房，百官交章劝谏，皆不纳，畴知一微弱女子，力能回天。书所云高明柔克，此功不可泯也。至今过关隘者，遥指白壤，艳谈其事。

清吴芗厈《客窗闲话》卷1

葬日吉凶无所谓

大兴刘公机，父卒于任。公时为学宫弟子，徒步往护丧归。遂卜葬。族人泥阴阳家言，各以生年与葬期相值，久不克葬。公独曰："愿以某生年所值学葬父。"于是力葬之。后公官至大司马，赠宫保。则葬日吉凶，真无谓矣。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18

惠泽乡里

杨廷每宦游归，则为乡人建一惠局。初归，通水利，灌溷田万顷，乡人德之，号为"学士堰"。再归，损建牌坊费，以修县城。城成贼至，全活数万。后归置义田于城西北，以赡族人，盖三归而修创利业三焉。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3

---

① 跸：帝王的车驾。

海瑞宦囊

都御史刚峰海公①，卒于官舍，同乡宦南京者惟户部苏民怀一人。苏检点其宦囊，竹笼中俸金八两，葛布一端②，旧衣数件而已。如此都御史那可多得！王司寇凤州评之云："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此九字断尽海公生平，即千万言谀之，能加于此评乎！

明周晖《金陵琐事》

照章办事

徐文贞为浙督学③，有二生争贡④，哗堂下，公阅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逊贡，哗堂下，公亦阅卷自若。顷之，召谓曰："我不欲人争，亦不使人让。诸生未读教条乎⑤？连我也在教条里，作不得主，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由是让者争者皆自息。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15

抗倭殉国三官员

五月初七日⑥，倭贼千余，从太平寺竹家桥奄至⑦，市民溃散，恣其掠取。粮船泊浦上者，悉被毁。十二日，贼复入寇，北自海口，南自周浦，共三百余舸。指挥武尚文、县丞宋鳌统兵举战。倭伏兵四起，武

---

① 刚峰：即海瑞，字汝贤，号刚峰。

② 端：二丈。

③ 徐文贞：徐阶，嘉靖后期任首辅。文贞是他的谥号。

④ 贡：贡生，科举时代从地方选拔优秀生员（秀才）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叫贡生。

⑤ 教条：法令，规章。

⑥ 五月初七日：嘉靖癸丑（1553）年五月初七日。

⑦ 奄（yǎn）：突然。

尚文战死于西蔓笠桥，宋鳌战死于县桥。杀伤民兵甚众，纵火焚荡，邑里为空。二十七日，贼复至县市，镇抚吴贤接战，死之。后三官死难者，皆停柩于妙严寺。总督杨宜、巡抚曹邦甫、按院周如斗，亲临其棺祭奠，哭甚哀。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3

魏忠贤出行

逆贤生于戊辰年正月晦日①。自元宵节后，送寿礼者，做法事祝延签字者②，每早乾清宫两丹墀几满③。将至正日④，绶带挤击挨摩之声铿然⑤，闻有挤伤衣带腿足者，"千岁千千岁"之声，殷訇若雷⑥，而从来盈满骄横光景未之有也。逆贤早起漱口，自击银漱盂之声，尽力大响，即宸居咫尺⑦，了不畏也。⑧。

凡出外之日，先期十数日，庀治储偫于停骖之所⑨，赍发赏赐银钱⑩络绎不绝。小民户设香案，插杨柳枝花朵，焚香跪接。冠盖车马，缤纷奔赴，若电若雷，尘埃障天，而声闻于野。有狂奔死者，有挤蹈死者，燕京若干大都⑪，人马雇赁殆

---

① 晦日：阴历每月最后一天。

② 祝延：祝寿。

③ 丹墀(chí)：古代宫殿前的石阶以红色涂饰，故称"丹墀"。墀，台阶。

④ 正日：指生日那一日。

⑤ 绶带：系官印的丝带。

⑥ 殷訇(hōng)：形容大的声音。

⑦ 宸(chén)居：天子所居之宫。

⑧ 了：全然。

⑨ 庀(pǐ)治：准备，安排。储偫(zhì)：储备。停骖之所：歇马的地方。指途中临时休息的地点。

⑩ 赍(jī)发：散发。赍，送物给人。

⑪ 若干：偌大，这么大。

尽，凡达官、戏子、蹴踘、厨役、打茶、牢役、赶马、抬杠之人①，其数不止数万。

每遇逆贤远出，则京中街市寂然空虚，顿异寻常者，将数日焉。大约外廷之欲亲炙逆贤②，内廷之献谀乞怜者，凡四人之轿，将数百乘矣。怒马鲜衣束玉而为之前后趋、左右拥护者③，又百千余矣。跑马射响箭，鸣镝之声④，不绝于耳，鼓乐笙管数十余簇，且行且奏。夏则大车载冰，冬则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见也。逆贤坐八人大轿，前用骡二头或四头拉拽之，疾如飞鸟。逆贤饱则正坐，倦则卧，醉则凭轼⑤，两眼迷离，不知行至何处也。

明刘若愚《酌中志》

魏忠贤有机可乘

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章奏进。帝麾之曰⑥：“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不之悟。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2

人命重于五斗俸

费县王左海雅量先生，万历甲辰进士，知长治县。时县有死于途者，众疑少年某所为，执而讯之，即诬服。已以当死

---

① 蹴踘（cù jū）：古代的一种踢球运动。这里泛指杂技演员。

② 亲炙（zhì）：亲承教诲。此指逢迎。

③ 怒马：肥壮而气盛的马。

④ 鸣镝（dí）：即响箭，用来发号施令。

⑤ 轼：轿前横木。

⑥ 麾：同“挥”。

移谳臬司矣①。复获杀人者，左右言前既以某抵法白臬司，此当纵舍不治，以竟前狱②。不然，恐以失听获遣不细。先生曰："奈何自爱其五斗而使无罪者衔冤就死地？为速具移③，吾宁以不明甘白简耳④。"遂自请，立出前少年，而以真盗抵法。中丞、直指愈以为贤⑤，交章荐之。后以御史按辽左告归。

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卷1

使臣不收外藩礼

显皇帝即位，刘璟以侍讲颁诏交南⑥。诏既读，宴毕即行，王致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刘悉不顾。复令陪臣要于路⑦，刘示以《初入关诗》云："咫尺天威誓肃将，寸心端不愧苍苍，归装若有关南物，一任关神降百殃。"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2

越裔诗人

江邑邓钦文，字征父，别号薇山，先世自交阯来归⑧，邓其赐姓也。诗仿唐，婉丽清新；善小楷行书，深得赵文敏笔法；画能写意，尤工花卉。同邑观察沈建南、大参季连江，皆重之，而尤与大司马刘公应谷相

---

① 移谳（xiàn）臬司：这里指县级定死罪后提交省级核准。谳，审判定罪。臬（niè）司，即按察使，掌一省司法。

② 竟：完结。

③ 移：移文。

④ 白简：御史的奏章，此指被劾。

⑤ 中丞、直指：都是省级的主要官吏。

⑥ 交南：即今越南。当时是明的藩属。交，交趾的省称。南：因其地在中国之南，故称。

⑦ 要：通"邀"。

⑧ 交阯（zhǐ）：亦作"交趾"，地当今越南北部、中部。

友善，自宦游以至致政①，四十年，无一日不与俱。有《纪游》、《倚竹》二编，友人吴拗谦选得若干首，寿之梓②，总名《邓山人诗集》。

明李介立《天香阁随笔》卷2

钱牧斋富记忆力

钱牧斋尚书谦益富记忆力，幼尝与人举《四书》语"口"字最多者以角胜负。或举"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二句，得十八"口"字，钱举"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得十九"口"字，遂获胜。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卑客尊待

武定袁熙宇化中先生，熹庙时，以御史劾魏珰③，下狱死。方其初第，所识一老诸生与一豪胥同时请见④。先生令门者分别延入。豪胥先揖，令升阶，不交一语，送至阶下径返。乃延老诸生，走迎，握手道故，流连移日，送门外，候跨蹇去乃返⑤。即此一节，以见风规矣。

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卷1

十发无一失

予邑顾公讳言，为南昌守，宴刘大将军綎。酒酣，问刘："闻公袖箭命中而发，何其妙也？"刘言："此应急之枝耳。"公欲见之，请一发为公乐。因

---

① 致政：犹致仕，退休。

② 寿之梓：刻版印刷。

③ 魏珰（dāng）：魏忠贤。珰：宦官。

④ 豪胥：专横的小官吏。

⑤ 蹇（jiǎn）：跛足。这里指瘸腿驴。

移坐前轩，使人挂一铜环于坐后数十步。刘左手持杯，右手发矢，向后掷之，矢矢贯铜环而出，十发无一失者。昔肖摩诃善锐①，齐西域胡并大刀十余人出战，摩诃锐中之，遂大败齐军。公之袖箭，盖古之遗制也。

明李介立《天香阁随笔》卷1

明都督总兵秦良玉轶事

明都督总兵秦良玉者，奇女子也。其征播、征蜀、征辽、征奢崇明，复重庆，屡败张献忠、罗汝才，平红崖、观音寺，青山墩诸大巢，蜀贼底定。征播之役，一日连破金筑等七寨，为南川路功第一，累迁至都督总兵。及张献忠犯重庆。玉献策请保十三隘，抚臣邵捷春不听。又请尽起溪洞兵，恳给廪饩②，捷春与陈士奇皆不许，献忠遂长驱大进，全蜀遂馅，《明史》已大书特书之矣。然玉之始末，未得而详。余宦蜀年久，尝求其佚事而不得。道光庚戌，余权新都篆③，广文刘石溪言尝见《石硅志》及《马氏家乘》于陈鹤亭处，因述所闻，得梗概焉。

玉生于忠州之鸣玉溪，字贞素。年方毁齿④，聪慧绝伦。父葵，岁贡生。兄弟三人，尤钟爱之。幼课以章句，长通经史，晓大义。当万历时，盗贼蜂起。葵知天下必乱，以兵法部勒子弟⑤，且与玉曰："汝虽

① 锐（xiàn）：短矛，小投枪。

② 廪饩（lǐn xì）：官府供给的粮食。

③ 权新都篆：指执掌四川新都县的官印。

④ 毁齿：换牙，女孩一般七岁换牙。

⑤ 部勒：训导演习。

弱女子，盍亦习兵，无徒为寇鱼肉。”玉欣然。与兄邦屏、弟邦翰、民屏同习骑射击刺之术。葵又授以韬略。学成，而玉尤精其法。葵尝语诸子曰：“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玉曰：“锦伞锦车，曷尝冠哉！使儿得掌兵柄，夫人城、娘子军不足道也。”葵益奇之。缘是，问名者皆未肯轻许①。

石砫马千乘慕其名，求委禽焉②，葵许之。于归后③，千乘敬之如宾。一日，语千乘曰：“今四海多故，石砫界楚黔之交，不可无备。且男儿当树勋万里，奚用坐守为？”千乘从其言，遂与玉治兵。斩白木为杆，号令皆商之玉，其下亦敬畏玉，至不敢仰视。万历二十八年正月二日，贼夜袭官军，诸营皆溃。玉与千乘先期令于军中曰：“有解甲韬戈者斩④。”夜半，寇大至。玉与千乘首尾夹击，大败之。督臣李化龙匿不以闻。玉口不言功，而白杆兵由是名闻天下。

千乘以论开矿事，忤内监邱乘云，逮云安狱瘐死⑤。子祥麟未仕，玉奉命袭职，遂卸裙钗，易冠带。家将文指挥白氏、祥麟妇张凤仪暨左右侍婢，皆男装雄服，随玉征战。奢崇明之围成都也，畏白杆兵，遣使樊定邦赍重金求助⑥。玉大怒，曰：“贼奴敢污我耶！”遂斩使焚书，以其金帛犒赏三军，往援成都。适四州布政使朱燮元破崇明吕公车，会玉兵至，斩获无算，崇明大败遁去，围遂

① 问名者：求之人。

② 委禽：致送聘婚的礼物。

③ 于归：古时称女子出嫁为于归。

④ 韬：掩藏。

⑤ 瘐（yǔ）死：因犯因受刑、冻饿、生病而死在狱中。

⑥ 赍（jī）：带着。

解。玉旋复重庆，蜀平。玉之奉命援辽也，杏山之战，洪承畴败绩，刘綎全军覆没，玉独完师还。初，玉入都，上召见，赐一品服，御制诗三章褒美之，有“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之句，朝野荣之。都人闻白杆兵至，聚观进如堵，马不能前。玉驭军严，秋毫无犯，至今京都虎坊桥西迤北，都人呼为四川营，以玉得名也。

献忠之未入蜀也，蹂躏大江南北，武昌鱼儿不可食。杨嗣昌欲诱使入蜀以困之，知其畏玉，遂解玉兵柄。献忠知玉不用，遂犯蜀。捷春、士奇复不用其策，而全蜀陷屠矣。子妇张凤仪，张忠烈铨女，与夫祥麟守襄阳，孤军与贼战于侯家庄，援兵不至，皆殁于阵。祥麟亦有勇略，屡立战功，仕至指挥使晋宣抚使。祥麟之殉节襄阳也，先与其母书，言儿誓与城存亡，愿大人勿以儿为念。玉批其旁曰:“好，好!真吾儿。”其书今尚存。

玉既罢职闲居，甲申之变，闻帝殉节煤山，衰绖望阙大恸①，气绝者再。时献贼居蜀，独不敢犯石砫。避难其境者皆藉保全。每闻惨杀状，辄痛愤不胜，叹当道失策。以顺治五年戊子疾卒于家，年七十有五。明永历四年也，葬城东之回龙山。

将卒，戒祥麟子万年曰：“今蜀惟石砫完，以我在故也。我死，寇必至。城东南万寿山险阻可守，吾已预庤糗粮军备于此②。有警，可率军民守之，勿以资寇。逾二年，贼将谭宏等果大至，焚掠一空。万年遵

---

① 衰绖(cuī dié)：此指穿着丧服。

② 庤（zhì）：储备。糗（qiǔ）粮：粮食。

遗命，先率军民保守万寿山。幸粮足，贼屡攻不克。顺治十六年，王师平蜀，遂率众纳款，赐敕，印如前明故事。

清何曰愈载《虞初广志》卷10

左良玉轶事

故明大将左良玉驻军楚豫时，有某生诣营①，诉部兵掠其妻者。良玉闻之，惊绝曰："吾自行军以来，靡事不以正直率下，众军士安忍妄为负我！"却勿之信。某生号且泣，述掳掠状綦详②。因命生入营搜索，俄得之某暗室中③，其妻艳装华服，备极妖容，偕该兵欲递酒呼拳为乐。生睹发上指冠，闯扉入，擒其妻以质良玉④。良玉诘生妻以被掠巅末⑤。顾生妻者，故淫妇，薄生之贫，而耽兵之富逸也，竟不认。良玉莫决，问生曰："妻，枕边人。体中有暗记否，当能知之。"生曰："曾记吾妻左乳下有黑子一颗。"良玉即命妇解襟露乳，验之果实。良玉大怒，鞭妇数百，囚之。谓生曰："大丈夫何患无妻。彼既不愿为汝执箕帚，胡事强为？且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比⑥。"于军中检一年可十八之美妇畀生⑦，生泣拜而出。行四里许，欻一骑飞至⑧，赠生以囊。启视之，男女首级各一，血迹淋淋，目犹微动，盖一为其妻，一为掠其妻之兵，始悉二犯均为良玉所斩也。生大惊泣谢，一时称为快事云。

---

① 诣（yì）：到。
② 綦（qí）：极。
③ 俄：不久。
④ 质：问。
⑤ 诘：盘问。巅末：始末。
⑥ 比：亲近。
⑦ 畀（bì）：给予。
⑧ 欻（xū）：忽然。

清阙名载《虞初广志》卷13

柳敬亭刻苦研习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犷悍无赖，犯法当死，变姓柳，之盱眙市中为人说书①，已能倾动其市人。久之，过江，云间有儒生莫后光见之②，曰："此子机变，可使以其技鸣。"于是谓之曰："说书虽小技，然必勾性情③，习方俗，如优孟摇头而歌④，而后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气，简练揣摩，期月而诣莫生⑤。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欢咍嗢噱矣⑥。"又期月，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⑦："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由是之扬，之杭，之金陵，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

明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柳敬亭传》

柳敬亭说书

南京柳麻子⑧，黧黑，满面疤瘤⑨，悠悠忽忽，土木形

---

① 盱眙（xū yí）：县名。在江苏省南部。

② 云间：松江府别称。

③ 勾性情：勾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④ 优孟：春秋时楚国著名优伶，以模仿死去的宰相孙叔敖维妙维肖而著称。

⑤ 期月：一整月。

⑥ 欢咍（hāi）：欢快。嗢噱（wà jué）：大笑不止。

⑦ 喟（kuì）然：叹息的样子。

⑧ 柳麻子：柳敬亭，明代人。

⑨ 瘤（lěi）：外皮小包。

⑩ 土木形骸：形骸如土偶木偶。

骸⑩。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①，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②，王月生、柳麻子是也。

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③，并不唠叨哱夬④。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⑤，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⑥，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⑦；稍见下人呫哔耳语⑧，听者欠身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⑨，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齰舌死也⑩。

柳麻子貌奇丑，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⑪，故其行情正等。

明张岱《陶庵梦忆》

黄宗羲却荐

余姚黄梨洲，名宗羲，闻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将荐

---

① 书帕：明代官场行贿，表面上赠送新刻图书，用绢帛包装，内裹以金银，称为“书帕”。此指说书定金。下定：定下说书时间和节目。

② 行情人：挣大价钱的红人。

③ 找：指回叙或补叙。截：指中间休息或收场时的收束。

④ 哱夬（bō guài）：杂乱无章。

⑤ 筋节：关键。

⑥ 闲中着色：在情节细微处，渲染夸张。

⑦ 掉舌：开口说。掉，摇动。

⑧ 呫哔（chè bì）：低声絮语。

⑨ 素瓷静递：斯文地递送淡雅的瓷茶具。

⑩ 齰（zé）：咬。

⑪ 婉娈（luán）：美好。

已，寓书拒之，叶不从。门人陈锡嘏知之，大惊，诣叶曰："公如是，是将使吾师为杀身之迭山也。"叶愕然，乃又以老病奏闻。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戚伯屏书壁自焚

予邑戚伯屏勋，崇祯朝中书舍人。闰六月初，大兵将至①，公亟急妻子出城。。人劝公出，曰："吾为王臣，义当死。"不去。及城破，公书壁云："不敢效古人之忠贞，但愿冠带见先人于地下"，书毕，兴火自焚死。□□毁②，独所书壁巍然峙立，墨汁淋漓，书法遒劲如平时③。

明李介立《天香阁随笔》卷2

江南二书生

癸未科，文运剥蚀尽矣。独吴江吴日生，英伟浩翰；嘉定黄蕴生，博大严正。然二公不特异其文，其识见亦异。是科考选庶吉士，皆百计钻谋。人有为二公地者，二公弃之不顾，策马出都。未几变作。①。后大兵下江南，蕴生城守死，日生起兵湖中死。其节义又异。天生二公，砥柱三百年文运，非仅一科生色也。

明李介立《天香阁随笔》卷1

---

① 大兵：清兵。

② 原缺二字，当是"官解"、"宅室"之类。

③ 遒（qiú）：有力。

④ 变作：指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明亡。

邵貳公守城就义

邵貳公，徽人，贾吾邑，有胆勇善射。大兵入境，慨然率吾邑人，直抵夏港。发二矢，连毙二人。回顾无一人在者，因返走。后欲以兵法部署予邑人，群噪而下之狱，城守事急，出之。并力堵御，大有功焉。城破被获，不屈而死。

明李介立《天香阁随笔》卷1

华部郎完发不屈

无锡华凤超，以部郎家居。大兵下江南，即闭门不出，已七年矣。其从子婚①，偶一登堂，鬓发宛然②，为奸人所首。抚院下县捕之，时传闻甚哄，子侄劝其薙发以免祸③，不听。县官捧檄至，劝其少薙，即可报命，又不听。方巾便服④，随至姑苏。抚院姓周，虽暴，颇讶重之，传令薙发相见，出缨帽□□并薙具至客馆⑤，终不听。衙卒拥之，胁之跪，不可，击碎其膝，下之狱，解北死。其从子闻一恸死。媳痛夫，亦自经死。

明李介立《天香阁随笔》卷1

周延儒善应对

周延儒之承上眷也最深，其应对敏绝。凡上怒时，莫能挽回，惟周谈言微中。如黄道周之狱，人皆以为必不可救，周

---

① 从子：侄。

② 鬓发：因带冠，故只露出鬓发。清代剃鬓无发。

③ 薙（tì）：同“剃”。

④ 方巾便服：是明代缙绅、士大夫家居的常服。

⑤ 缨帽：清代的官帽。“缨帽”下原文缺二字。

自能微讽挽之，已得减戍归矣。上偶言及岳武穆事，叹曰："安得将如岳飞者而用之？"周进曰："岳自是名将，然其破女真事，史笔多虚张。即如道周之为人，传之史册，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逋还宫①，即传旨还以原官矣。此周所长，不可没也。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 15

李定国军纪严明

明春，予至楚长沙，人皆言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定国所将，半为猓倮瑶佬②，虽其土官，极难钤束③，何定国御之有法也。予又闻癸已定国复攻桂林。广南出象，古以之战，定国以之攻城。桂林城门，为象坐开，城中惶急，以火御之，城得不破。军营城下④，营中寂然无声。明日铳三声，师尽撤矣，城中犹不知。二日发马往探，始知在象州歇焉。纪律如此，可称节制之师。故能以三万之众，出入两广，长驱千里。

明李介立《天香阁随笔》卷 1

吴司理铁面无私

常郡司理吴兆坣，闽人也。冷面慈肠，信心而行，绝无顾忌。每出人罪，虽上司严驳，十驳十上，必出之而后已。江邑巨富金姓者，为巡方访拿，发府会审。府公众言之曰："金某恶迹多端，罪难末减。"公抗首

---

① 逋（bū）：等到。拖延。

② 猓倮（luǒ）瑶佬：当时对西南一带少数民族的称呼。

③ 钤（qián）：车辖，引申为管束。

④ 营：安营，扎营。

曰："此人无它罪，人利其金耳。"府公色变。此公素婪，将大取于金，慑于公而止。然以此富也，虑为人蔑，虽知其枉不敢出。公力出之。后去任，金使长子瓒赍银三百，馈之舟中，请少补道途费。公曰："彼时活而父，公也。今可私受而金？"坚却不受。瓒乃呼公仆，授之金，曰："善为我致于公，另酬以十金。"仆出，并返其酬金曰："不可致也。"瓒取酬金纳仆袖中，曰："此固而物也。"仆曰："吾主不受，吾岂可背主自立？"亦坚不受。

明李介立《天香阁随笔》卷1

忘怨释罪

金诚，字诚之，籍广州右卫，读书社学。指使麻张最无赖，诟曰："军余乃感效儒生耶？"褫其衣①，薙草烈日中②，稍缓，挞之。诚泣曰："读书冀显扬，今亏体辱亲矣。"张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视不敢言。行贿乃免。永乐丁酉，诚领解首③，明年进士，为刑部主事。张坐杀人，逮至。望见诚，一步九顿。诚笑迎之，言于堂官，释其罪。张造诚，诚执礼如平时。张感泣，以女妻其子。诚敦朴人，以寿终。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3

宰相退休无住宅

杜正献公自布衣至为相，衣服饮食无所加，虽妻子亦有常节。家故饶财，诸父析产，公以所得悉与昆弟之贫者，俸禄

---

① 褫（chǐ）：夺去穿戴。
② 薙（tì）草：割草。
③ 解（jiè）首：乡试第一名。

所入，给宗族，赒人急难①。至其归老，无屋以居，寓于南京驿舍久之。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 3

论齿不论爵

国朝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书，同时府学训导邓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见只论齿不论爵，或途中相遇，亦不回避，且策一蹇驴②，与之并行。后邓死，二公制朋友之服，经纪其丧。京中文武官，无有不吊者。如此高风，可于今人中求乎？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 6

县令卖房度日

国朝汪汝达令黄岩。损俸筑城，寇至而民不惊。历官二十余年，清操皎然③。去浙之日，属吏致罚锾④，曰："此例所应得。"汝达惊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应得者耶？"竟不受。家甚贫，至无以供朝夕，举栖身数椽鬻之。黄岩士民知其贫，醵八十金闻于官⑤，邮致之，适遇病卒，遂以为殓。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 2

仙游令巧拒赠果

闽贾郁仙游令，有邑客遗果，辞之。客曰："某家新果，人众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数辈⑥。"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来者知，是倍于古人也。"客惭而退。

---

① 赒（zhōu）：救济。

② 蹇（jiǎn）：跛足。

③ 皎（jiǎo）：洁净。

④ 罚锾（huán）：赎罪纳金。

⑤ 醵（jù）：集众人之钱，犹今之捐款，集资。

⑥ 豚犬：谦称自己的儿子。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2

好司狱

孙一谦为南都司狱。故事①，重囚米日一升；率为狱卒盗去，饭以不给。又散时强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狱，狱卒驱秽地索钱，不得钱，不与燥地，不通饮食。而官因以为市。一谦一切严禁，手创一秤，秤米计饭。日以卯巳时持秤按籍以次分给，食甚均。见囚衣敝，时为浣补。视轻系之尤其饿者，予囚饭之半，因得不死。狱卒无敢横率一钱者②。每曹郎视狱，问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对曰："幸甚！孙君衣食我。"谦满三载，转灵山吏目。王司寇世贞赠以诗曰："青山白马帝城西，祖道无人日欲低。犹有若庐方亩地③，赭衣能作数行啼④。盖纪实也。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3

生平受赠只一鞋

国朝李远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郑淡泉乃公得意门生也，宦南京数年，岁时只寒温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菴问袖中何物，郑曰晓之妻，手制一布鞋送老师。远菴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仅此而已。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2

---

① 故事：旧例，按原来制度规定。

② 横（hèng）：肆意。率：聚敛。

③ 若庐：汉代掌狱官名，这里指明代的司狱。

④ 赭衣：赭红色的囚衣，这里指囚犯。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7

辞 钱

张真，绛人，以贾之上郡。有僧行乞，辍所食食之①，再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为此细事，宁足博高名？真曰："吾食有余而彼不足，损有余补不足，天道也。"僧因附耳语："极知公长者，尝掘地得钱如囷窌②，不晓所从来，以畀公③。"固辞。僧谢曰："奈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钱主迹盗④，多所连染，真独得免。

尝贷里人杨氏子百金。杨氏子病殆矣⑤，举子母还之，辞曰："余藐焉畴依⑥？持此何为？"不听，内诸其筐而去⑦。

南游云间，晨泻盥水于地，水入壁隙中，如注。发视之，有钱一罂⑧，遽掩之。

顾炎武勖甥语

亭林先生常勖其甥⑨。徐立齐相国曰："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此正先生自道其抱负。一部《郡国利病书》⑩，胥在是

---

① 辍（chuò）：停下。

② 囷窌（qūn jiào）：仓和窖。

③ 畀（bì）：给与。

④ 迹：追踪。

⑤ 殆（dài）：危险。

⑥ 藐焉：弱小的样子。畴：谁。藐焉畴依为反问，意为因弱小而无所依恃。

⑦ 内：纳，装进。

⑧ 罂（yīng）：大肚小口的瓶。

⑨ 亭林：即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勖（xù）：勉励。

⑩ 《郡国利病书》：顾炎武的一部著作。

矣①。自汉以下，堪当此语者，殆无几人！”

清叶廷琯《鸥陂渔话》卷1

顾炎武自言不如人

顾亭林尝自言：“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读书为己，探赜洞微②，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尔岐。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山。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容。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③，吾不如朱彝尊。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绍。”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顾炎武谓鼠勉我

顾亭林居家恒服布衣，附身者无寸缕之丝。当著《音学五书》时，《诗本音》卷二稿再为鼠啮，再为誊录，略无愠色。有劝其翻瓦倒壁一尽[illegible]类者，顾曰：“鼠啮我稿，实勉我也。不然，好好搁置，焉能五易其稿耶？”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顾炎武与王山史善

顾亭林为明大儒，既鼎革④，历游名山大川，尝有英雄

---

① 胥：皆，全都。

② 探赜：探讨深刻的地方。赜通颐，原指下巴。

③ 宅心：居心，存于心中。

④ 鼎革：国家灭亡。

自喜不可一世之志，而蛟龙泥蟠，终制蝼蚁。晚年与陕人王山史善，山史为构书院以居之。山史，名宏撰，华阴人。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傅青主广交游

傅青主年甫逾冠，交游巳广。及明祚既移，所与游者，大率为遗逸、学问、艺术之士及方外而已。有温毓桂字秋香者，晋之高士，尝曰："昔与傅青主、梁小素游，文章道义，相为切磋。自二公作古后，不数十年而士风日下，典型无存，缅想风规，如东京梦华，邈焉难再矣。"青主尝自言："吾自二十外以来，交游颇多，亦偬有意气倾倒之人。惟为日既久，渐觉其无甚益我处耳。"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袁崇焕之死

本朝自攻抚顺后，明人望风而溃，无敢撄其锋者，惟明巡抚袁崇焕固守宁远，攻之六月未下。高皇拂然曰①。何戆儿乃敢阻我兵力②?"因罢兵归。故文皇深蓄大仇，必欲甘心于袁③。己巳冬，大兵既抵燕，崇焕千里入援，自恃功高。文皇乃擒明杨太监，监于帐中，密鲍承先在帐外作私语曰："今日上退兵乃袁巡抚意，不日伊即输诚矣。"复阴纵杨监归。明庄烈帝信其间，乃立磔崇焕。举朝无以为枉者，殊不知中帝之

① 拂然：忿怒的样子。拂：通"怫"

② 戆（gàng）儿：愣头愣脑的小子。

③ 甘心于袁：指杀了袁崇焕以妥恨。

间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

韩一良劝廉惩贪遭叱

给事中韩一良有劝廉惩贪疏，深当圣意，因召对，出此疏复阅良久，命一良高声朗诵。甫读毕①，取疏付阁臣阅。刘鸿训奏："弊有两端，有交际，有纳贿。"上问："何谓交际？"鸿训奏："交际，如亲友问遗类，情有可原；纳贿则希荣求宠，便不可以数计矣。"上曰："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王永光承旨，因奏："科臣露草，必有所指。乞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处一二，以为贪官之戒。"上召一良，指疏内"开之有源，导之有流"等语，著据实具奏来。一良对："臣今未敢深言，俟插辽平复之后具奏。若纳贿等事，臣疏中原说风闻，不曾知名。"上意怒曰："难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②，限五日具奏。"一良回奏："参周应秋、阎鸣泰、张翼明、褚泰初。"后复召对。上曰："周应秋等自有公论，张翼明已下部听勘，俱无用尔参。"又取一良前疏，反复展视，御音朗诵至：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读至此，击节感叹，厉声问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馈？"一良对："臣有交际簿在。"上固问之，一良始终以风闻对。上遂震怒，谓其以风闻塞责也。上即谕阁臣曰："韩一良前后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应秋等塞责。都

① 甫：才。
② 遽（jù）：匆忙。

御史不是轻易做的，要有实功，方许实授。”刘鸿训等合词奏请：“臣不为皇上惜此官，但为皇上惜此言。”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说话。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召一良面叱曰：“韩一良所奏疏，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换，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1

杨士聪圣明烛奸

士聪圣明烛奸疏既下卫，内指田惟嘉家人田少峰过付事甚伙。卫役初提颜裁缝等，惟嘉举家大惊，闻其奴有仰药自尽者，未知即少峰否也。然少峰究竟不出，而惟嘉之金珠，已捆载入卫帅吴孟明家矣。已而卫招上，止招卢以岑升主事，用银五百两，系田登弟过付于田敬宗，仍谓惟嘉初不知之。有旨提田登弟再审，已而卫招照旧，止认卢以岑一事，且云并无田少峰其人。奉旨：原参事款多端，岂止卢以岑一件，何得听其狡饰。还著严讯确供具奏。又卫招颜裁缝、徐大章供称：周汝弼用银八千，滥推巡抚，系史堃事，非大章等经手，止增招出武强知县傅蒙麻差人持银三百三十两，三百送田尚书，三十众人分用。有旨：惟嘉革职，蒙麻革任，原参六款，再严鞫确情具奏①。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5

王船山神契正蒙之说

王夫之，衡阳人，明举人，

① 鞫（jū）：审讯。

世人以其居石船山，故称之为船山先生，杜门著书，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内外二篇。康熙时，以吴三桂叛，兵至湘，乃又逃之深山。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八大山人善书画

驴汉，即八大山人。山人有仙才，善书画，题跋多奇致，不甚可解，书法有晋、唐风格。画之所长者，擅山水、花鸟、竹木，笔情纵恣，不泥成法，而时有逸气，所谓拙规矩于方圆，鄙精妍于采绘者也。襟怀落落，慷慨啸歌，世目以狂。即逢知己，十日五日，尽其技。山人，江西人，朱姓，名耷，明宗室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金圣叹

金圣叹先生名采，字若采，吴县诸生。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时有以讲学闻者，先生辄起直排之。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坐，召待讲经。经名“圣自觉三昧”。稿本自携自阅，秘不示人。每升座开讲，声音洪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书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座下缁白四众，摩顶膜拜，叹未曾有。先生则抚掌自豪。虽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不顾也。生平与王斲山交最善。斲山固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与先生曰：“君以此权子母，母后仍归我，

子则为君助灯火可乎？”先人应诺。甫越月，已挥霍殆尽。乃语斲山曰：“此物在君，适增守财奴名，吾已为君遣之矣。”斲山一笑置之。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除朋友谈笑外，帷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为务。或问“圣叹”二字何意，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欤！”所评离骚、南华、史记、杜诗、西厢、水浒，以次序定为“六才子书”，另出手眼。尤喜讲《易》，乾坤两卦，多至十万余言。其余评论尚多，兹行世者，独西厢、水浒、唐诗制义、唱经堂杂评诸刻本。传先生解杜诗时，自言有人从梦中语云，诸经皆可说，惟不可说“古诗十九首”，先生遂以为戒。后因醉纵谈“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几遂罗祸。临刑叹曰：“斫头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先生没，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至今学者称焉。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金圣叹愤时傲世

先生又名喟，旧姓张名采。为文倜傥有奇气①，少补博士弟子员。后应岁试，学使视其父，不能句读，以为诡众，褫之②。来年冒金氏子名科试，一变为委靡庸腐趋时之调，学使大悦，拔冠童军，遂再入邑庠。而金人瑞之名，仍而不易矣。盖圣叹愤时傲世，意以天下事无不可以戏出之，不独于其名其文变动不居也。尝大言曰：“天

① 倜傥（tì tǎng）：洒脱不拘。
② 褫（chǐ）：剥夺。

下为才子书六，而世人不知。”所谓六者，一庄、二骚、三马史、四杜律、五施水浒、六王西厢也。其放诞如此。然遇理所不可事，则又慷慨激昂，不计利害，直前蹈之，似非全无心肝者。以是而得杀身之祸，亦可哀已。圣叹之狱，具见无名士所撰《辛丑纪闻》。顺治十八年之事，唯其临危寄家书，有云：杀头，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寥寥数语，悲抑之情见于言外。论者谓圣叹以公愤讼贪吏任维初，词连抚臣朱国治，以是而死，死出于义，又复何憾？所可惜者，以卓茕不群之士①，竟死于昏庸冗蹋之夫，即谓天不忌才，安可得耶？生平遗稿散佚，仅存者若制举文及西厢、水浒批本，已盛行于世，其余庄骚马杜等集，犹未卒业也。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金圣叹改名字

金圣叹原名采，字若采，吴县人。好饮酒。尝于所居贯华堂中设高座，召徒讲经，经史子集，纵横颠倒，一以贯之。

与王斫山最善。一日，斫山以三千金畀之②，曰：“君可以此权子母，后日母仍归我，以子金助君膏火资。”越月，罄矣③，乃语斫山曰：“此物留君家，君适为守财虏，吾已为君尽之矣。”斫山一笑置之。

及入国朝，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曰圣叹。或问以改字之意，则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

① 茕（qióng）：孤单无依。
② 畀（bì）：给与。
③ 罄（pìng）：尽。

曾点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欤！”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王士禄拟改正史体

新城王士禄，文简公士祯之兄弟行也。尝病二十一史冗驳乘舛①，《三国志》并列为非，谓宜废陈氏而用谢承《季汉书》，仿《晋书》例，列魏、吴为世家，去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七书，而用李延寿南北二史，其宋、辽、金用柯维骐《宋史新编》，合之十二史，既正史体，复省烦复。拟上书，不果②。又谓坊本《子贡诗传》、《申公诗说》并伪书，李维正序行《津逮秘书》收之，皆误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谋士牛金星

卢氏牛金星者，丙子举人，以按臣纠劾除名③。与邑医尚炯善。炯为贼得，以医亲幸，介金星于自成。星大言曰：“若欲终为贼，则无所事我；若有大志，当从我言。”因为画策，禁淫惊，据中原，收人心云云。自成奇其辩，留帐中与谋议。无何④，私归窃妻子，宗人执首官⑤，坐斩，后得减死。闻自成出河南，往见，自成大喜，伪

① 冗驳乘舛：太长，太乱，记载多错误。乘（shèng），春秋时晋史名，因以为记载的通称。

② 不果：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

③ 纠劾（hé）：审查检举。

④ 无何：不久。

⑤ 宗人：同族的人。首官：向官府投案自首。

署弘文馆学士。倡言大军所至，百姓给复一年①，军士额饷外，预给三月。所出伪示，有“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之语，于是人心煽动，望风瓦解，皆金星之谋也。至垣冀传檄，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②。臣尽行私比周而公忠绝少③。贿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④，间阎之脂膏立尽⑤。公卿皆肉食纨袴⑥，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⑦，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人有偕亡之恨”，云云。金星复疏达通政略云：“臣白面书生，甫得一第⑧，有何偾事⑨？而按臣信谗，必欲杀臣，无家可归。自成初所过焚掠，自臣入军，谕以仁义，师之所过，城郭晏然，仓库不改。皇上诚能翻然改弦，别用一番贤能，臣犹得挈皇上固有土地，未散之人民，全而归之皇上。是皇上负臣，臣不负皇上也。”疏入，廷臣震骇。时贼僭号⑩，秦晋诸士绅，显然为用，至以公书入长安，指斥朝廷，诵贼功德，毫无忌惮，毫无廉耻，真异变也。

明遗民《谀闻续笔》清佚名

吴三桂之奢淫

吴三桂之宠姬，人无不知为陈圆圆也。然圆圆外又有所

---

① 给复：免除赋税或劳役。

② 炀（yàng）灶：在灶前烤火，喻隔断君民关系的当权奸臣。

③ 比周：互相勾结。

④ 宗绅：皇戚贵族。

⑤ 闾阎：泛指平民。

⑥ 纨（wán）袴：指只知享乐的贵族子弟。

⑦ 龁（hé）：食。豚：猪。

⑧ 甫：才，刚刚。

⑨ 偾（fèn）：败坏。

⑩ 僭号：指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称帝。

谓连儿者，年十七，留侍三桂，三桂宠之逾常。连姿容婉丽，尝夏日侍三桂游荷塘，练裳缟袂，执白扇立九曲桥上，遥而望之，疑为出水芙蓉也。三桂败，连儿为赵良栋部将所得，不逾年即死。绝命词中有“君王不得见，妾命薄如烟”之句，丽质清才，犹非圆圆所可及已。

三桂在滇中奢侈无度，后宫之选，不下千人。三桂公余辄幅巾便服，召幕中名士讌会。酒酣，三桂吹笛，宫人以次唱和。旋呼赏赍，则珠玉金帛堆置满前，诸宫人憧憧攘取①，三桂顾之以为笑乐。三桂不善书而每喜临池。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谓列翠轩者，厅事五间，朗然并列；窗外隙地数丈，悉栽细草，地尽则层峦叠嶂，高插天际。春秋佳日，三桂辄携笔墨于轩内，作擘窠大字②，侍姬数人环视于侧，鬓影钗光，与苍翠之色互相辉映。厕身其中，殆无异蓬壶阆苑矣③。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5上海书店1981年版

查容知吴三桂欲叛

吴三桂之未叛也，幕有查容，敬礼倍至。查察其有异志，久欲去之。一日，与晏，伪为醉后失仪状，不告而出。濒行，题一诗于壁，有“将军有酒能投辖④，壮士闻鸡已出关”句。三桂亟遣材官往追，查策骑直前，提材官掷之于地曰：“乃公

---

① 憧憧（chōng chōng）：往来摇曳的样子。

② 擘窠（bò kē）：原指篆刻印章时划分界格，以排匀排。此指分格写的大字。擘，划分。窠，框格。

③ 蓬壶：传说中的海中仙山。阆（láng）苑：传说中的神仙住处。

④ 投辖：比喻主人留客的殷勤。辖，车轴的键，去辖则车不能行。

终不为汝留也。”材官归报，三桂大怒，遣人杀之，微服间道乃免。容，字浙江，一字韬荒，海宁人。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陈园园知吴三桂必败

平西王吴三桂之妾陈园园，逆知三桂必败，出家峨眉山①。其妆阁在云南五华山华国寺后，曾留影一帧而去。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洪承畴之降

文皇之收服洪文襄，……闻范家宰建丰言，洪被擒时，文皇命先文肃公往说，洪漫骂不已。文肃以善言抚之，因与谈论今古事，时有梁间积尘落洪襟袖间，洪屡拂拭之。文肃遽辞归，奏文皇曰：“承畴不死矣！其敝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邪？”后文襄果降，如公所料云。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8

怒斥洪承畴

云南永历朝丁酉科举人江或，才望士也。洪经略入滇②，或将随公车北会试，谒见经略，经略不许，云崇祯朝举人许会试，永历朝举人不许会试。或曰：“若以大清龙飞之日计，则自天命元年始，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举人，皆将不许。若曰崇祯固中国之主也，永

---

① 峨眉山：在四川省嘉定府峨眉县

② 洪经略：即洪承畴，明末蓟辽总督，兵败被俘，降清，任七省经略。

历先帝，圣子神孙①，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异于崇祯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祯先帝，曾为公设御祭九坛②，固公之固恩人。其所以取士得为举人，许其会试，所以报也。永历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许会试宜也。”公怒，命扶出③。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郑成功遗诗

明季郑成功氏，明末汉种中一奇男子也。虽事之成不如其志，然当神州陆沈之后④，犹得据海南一片土，其所建树，亦足以表白于天下矣。近有人见其手书诗一律，诗字皆佳绝。良稀世之宝也。其诗曰：“破屋荒畦趁水湾⑤，行人见省鸟声闲，偶迷沙路曾来处，始踏苔岩常望山。樵户秋深知露冷，僧扉心静任云关。霜林犹爱新红好，更入风泉乱壑间。”嗟乎！英雄所留剩之遗迹，一鳞一爪，无不可珍，况其发自性灵，而形之声律，见于文字者乎？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福康安报恩

福文襄官侍卫时，随军进征，中暑仆地，其侪无过问者。四川营兵王庆，独奇其貌，觅凉水饮之，负行百余里，始达大营。未几督蜀，忽忆其人，令

---

① 圣子神孙：永历帝朱由榔是万历帝的孙子，崇祯帝的堂弟，故称是圣子神孙。

② 设御祭：由于当时通讯手段的限制，崇祯帝以为洪承畴死节，故为设御祭。

③ 扶出：拉出。

④ 陆沈：比喻国土沦丧。

⑤ 畦（qí）：田陇，长条田块。

于行伍中物色之。旋知为重庆马兵，年六十余，已退伍家居。亟飞檄招至。其人惶恐诣辕，福迎谒维谨，呼曰："恩人"，为具盛馔，并述往事。其人恍然，知为十年前被救之中暑侍卫。顾老无宦情，濒去赆以千金①，驰檄川东地方官，为置腴田三百亩，广屋一廛报之②。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占 1983 年版

杜文端不贪一钱

宝坻杜文端公立德尝入对，既出，世祖顾左右曰："尔等识此人乎？此新授刑部尚书杜立德也，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圣祖尝论左右阁臣，谓如杜立德者，真不愧古大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 年中华书局版

顾贞观救吴兆骞

无锡顾贞观与吴江吴兆骞，以文章齐名当世，相友善。吴中顺天乡试南元③，会是科为言者所纠，特旨通榜殿廷复试，吴因病曳白除名④，遣戍塞外。时顾亦客京师，临歧，执手泣曰："汉槎往矣。子年方三十，幸而至五十不死，则此二十年中，吾必捐踵顶救吾汉槎也。"

顾以工填词与明珠子侍卫或成德订交，遂客明家。一日，念吴不已，谱《金缕曲》二阕

---

① 赆（jìn）：赠人礼物。

② 廛（chán）：市房。

③ 南元：清代顺天乡试，无论何省人均可应试，惟第一名解元例属直隶籍，第二名则必属南方各省，故称南元。

④ 曳白：白纸上只字未写。后因称考试时交白卷为"曳白"。又科举时代誊写试卷跳页也叫"曳白"。

以代札。其一云："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复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成一诺[①]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兄怀袖？"其二云："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夙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穷叟。曾不减，夜郎僝僽。[②]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此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而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成德，字容若，后改名性德。

缄书既发，置其草于几，成见之，欢曰："此河梁生别诗也[③]，弟当成先生之志。"言于父，力求为吴道地[④]，明曰："汝明日邀顾至内斋，吾亲与言之。"越日，顾入见，明笑语顾曰："吴素负才名，又与先生莫逆，老夫愿一效棉薄。但先生素不饮酒，今日能为君友饮乎？"且笑且举杯以进，顾立尽其器。明复笑曰："先生南人，不肯效吾旗俗请安。今日更能为君友请安者，老夫必有以报

---

① 包胥：楚国贵族。原名申包胥，又称王孙包胥。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用子胥计攻破楚国，他到秦求救，在宫庭痛哭七日夜，终使秦发兵救楚。

② 僝僽：憔悴。

③ 河梁：桥。后用为送别之词。

④ 道地：代人事先疏通，以留余地。

命。"顾径前请安，不稍逡巡①，明改容谢曰："老夫聊相戏耳，不图先生血性热肠一至于此，请放怀以待。"未几，吴果以明力，得赐环归，归固不知其情，顾亦不言也。"二人后以小隙失睦，绝往来，而吴诋顾尤甚。明知之，亟具酒召矣。吴至，即前日见顾之内斋也，榜其左楹曰："顾某为吴某饮酒处。"榜其右楹曰："顾某为吴某屈膝处。"吴见之大愕，及询得实，请顾相见，长跪言曰："生死骨肉之恩，而以口舌之争辜之②，兆骞非人类矣。"乃大哭。明命进酒以饮二人，二人之交谊自此益密。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清世祖许恩养明太子

李自成既去燕西走，摄政王多尔衮亟命吴三桂与英亲王阿济格合军追击，而己则以明太子手敕，赚之入都。

时太子已自三桂军中逸出，匿故内官杨玉外舍。越数月，见京师大局稍定，玉乃为太子易服，送之故嘉定伯周奎府中。奎，烈后父，太子外大父也。奎侄铎引太子入见故长平公主，兄妹相对泣。奎具酒食以献，举家行君臣礼。薄暮，太子哭别而去。数日复至，公方赠以锦袍。后又至，奎留宿，教太子自诡姓刘，为书生，以免祸及，否则即向官府究论。太子不从，奎遂以闻。捕下三法司，刑部主事钱凤览勘问，传讯内侍旧臣，花园内监常进节、指挥官李时荫佥言此真太子，故司礼王德化亦谓为真。观者

① 逡巡：徘徊。

② 辜之：背叛他。

数千，皆应声呼真太子。

及廷勘，太子言宫中事甚悉，再召故锦衣官尝侍卫东宫者十人证之，十人同声对曰："真也。"独故贵妃袁氏及故晋王执以为非是，遂下太子、玉、进节、时荫、德化及锦衣官十人于狱。凤览上疏力争曰："前太子，危地也，何所觊覦而假之?"① 于是凤览亦被逮下狱。时京师商民皆具疏请释故太子。又有宛平杨时茂者上疏，请将时茂身肉剁为泥，骨碰成粉，以赎故太子。顺天府民人杨博等亦疏请留故太子以奉明祀。疏上，悉留中。而故太子已先一夜绞杀于狱中，凤览暨玉等十五人翌日同弃市②，时顺治甲申十二月辛巳日也。仍令内院传论中外，有以真明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恩养，来告之亦予优赏。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清世祖不罪尤侗

尤悔庵舍人侗惑于女色，构消渴疾③，经年不愈。圣祖时为皇太子，命内竖馈药饵焉。尤作启谢之曰："臣见月膏育烟花痼疾，同马卿之消渴，比庐子之幽忧。忽启文鱼，如逢扁鹊，赠之芍药，投我木瓜。紫苏与白芷同香，黄菊共红花相映。猥云小草，锡以上方。月宫桂杵，窃是姮娥；台洞桃花，采从仙女。一杯池水，堪资文室之谭；半匕神楼，顾醒惊天之梦。肺腑铭篆，羊叔子岂有酖人；耳

---

① 觊覦：非分的希望或企图。

② 弃市：杀头，抛弃尸首于市。

③ 消渴疾：中医学病名。因口渴、易饥、尿多、消瘦，故名。按其症状不同，分为上中下三消。

目发皇，楚太子无劳谢客。谨启。”圣祖得书，见“赠之芍药”及“月宫”“台洞”等句，以为大不敬，言于世祖，将加罪焉。世祖笑曰：“文人之文，兴到笔随，岂能有所顾忌！尤侗乃胜国遗逸，杀之不祥。”圣祖默然。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清世祖出亡为僧

玉琳禅师，与木陈上人齐名，皆顺、康间具善知识者，二人均尝承世祖召，谈禅宫掖。顺治庚子秋冬间，玉琳复奉诏入都，盖世祖秋狝热河，①马上忽若有悟，因遣人驰驿召玉琳。玉琳趋行在，世祖见之甚欢，参悟之际，机锋契合。一日世祖忽谓玉琳曰：“朕念释迦、达摩皆以王子之尊出家求道，自时厥后，敻绝无继。② 朕欲奋起，远绍前徽③师以为何如？”玉琳皇恐对曰：“释迦、达摩，不过遐陬小国王子④岂足比我国之大，万乘之主！且陛下一念之坚，生生世世，为天下人主，护持佛法，其功德无量，尤不在成佛作祖下也。”世祖颔之。翌年，而有出走之事，盖其机已早动矣。

或曰，峨嵋山高峰，明季有老僧，结茅庵居焉。终岁不下山，不食不饮，惟默坐蒲团，一小徒从之。徒日下山，买米作炊，如是者十余年。一日，僧谓曰：“汝善居此，我明日行矣。”徒不忍师去，牵衣大哭。。

① 狝（xiǎn）：古代秋天出猎的名称。

② 敻（xiòng）：通“迥”。远也。

③ 前徽：前人的美德。

④ 遐陬：遥远的角落。

僧曰：“汝勿然。”袖中出画一轴，僧像也，口鼻耳目悉具，惟无眉，曰：“我去后，越十二年，汝下山寻我，见人，辄出画示之。有为汝画眉者，我也。”遂去。既而张献忠入川，杀戮殆尽，徒潜于山，得免，厥后世祖入关，徒乃下山，遍觅天下不得，展转十余年，乞食都中。会世祖出猎郊外，徒不知为帝，遽言所以。侍卫欲执送有司，世祖止之，命出画观，诧曰：“此人何无眉？”援笔添之。徒痛哭，伏地称师，具道僧嘱。世祖恍然悟，寻与徒遁之普陀深岩中云。

或曰，圣祖六巡江南，盖探访世祖踪迹也。

或曰，世祖有妃，为冒辟疆之姬人董小宛。世祖悼妃之薨，厌弃人世，誓入山学佛，因出亡至京西五十里之天台寺为僧，以吴梅村有清凉山赞佛诗，隐用双成故事为证，且愤太后之下嫁摄政王也。今寺有蜡制僧装之世祖像，戴宝冠，披黄龙袍，大如人体，其面目骨格与大内所藏世祖画像略同。像左有碑，镌“天地不朽”四字。圣祖屡幸天台寺，或锡扁额，或锡金帛，可知此寺实为世祖遁迹之所也。

或曰，杭州西湖罗汉堂塑像中，有一黄盖黄袍者，即世祖像，为圣祖南巡时所塑。且世祖出家，王大臣亦皆知之。当初出宫时，曾谓鳌拜曰：“他日新君践祚，朕必归而观礼也。”或曰，世祖出走之际，亲书遗诏，以常御玉班指镇于案。遗诏以十事自罪，谓不足以君临天下也。

或曰，世祖以顺治辛丑正月初一日出走，而忌辰迟至初七日者，以初一日出走后，仍密令四出寻觅，至初七，卒不

可得，乃发丧。

或曰，某家藏有钦天监刊刻之顺治二十五六年时宪书。殆以世祖出亡，颁布国中之时，宪书虽用康熙年号，而宫中犹用顺治年年号者，示不忍改元之意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朱柏庐为学主敬

朱致一，名用纯，江苏昆山人。父集璜，诸生，贡太学，大兵下江东，城陷不屈死。致一恫焉，慕王裒攀柏之义①，乃自号曰柏庐，隐居味道，以诸生老。其学确守程、朱，知行并进，而一以主敬为程。长洲徐诏法与为通家友，② 屡以书问学，答之曰："窃观吾兄酬应人伦，微喜谐谑。谐谑虽无损大节，要非君子所宜为。何者？书云：'德盛不狎侮。'身狎侮，其职不修，心狎侮，其体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非外人物而为孤子之修，亦非外人物而为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视他人一分可忽③ 便是自己一分学力未到。盖圣贤实见人之与我，此心同，此理同，吾无可骄于彼，彼无可为吾所忽者。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毕竟起于忽人；

---

① 攀柏：《晋书·王裒传》："裒痛父非命，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哭，攀柏悲号。泣著树，树为之枯。"

② 通家：世交，姻亲。《宋书·颜延之传》："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穆子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任之。先欲相见，延之不往也。"

③ 忽：不注意；不重视。如：忽略；忽视。

忍人之心，毕竟起于不自修，未见自修之至而犹恐忍人者也。此‘允恭克让’所以为尧之德，①‘温恭允塞’所以为舜之德也。”②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吴汉槎为师于塞外

吴汉槎孝廉兆骞以科场事遭冤狱，投荒二十四年，垂老赐环，当时人莫不怜其才，悲其遇，而以生入玉门，张为幸事。然汉槎在宁古塔时，历任将军皆延之为上宾，飞书草檄，纵情诗酒，无异于在内地。盖其地读书人少，汉槎至，则官吏子弟及士人之志在科第者，皆就之执经问业，脩脯丰腴，③养生之具赖以无缺。及归，乃侘傺无聊，④日为饥躯。且在边塞久，习其风土，江南溽暑，⑤转以为苦，卒以此致肺疾而终。临殁时，语其子曰：“吾欲与汝射雉白山之麓，钓尺鲤松花江，挈归供馔，手采庭下篱边新蘑菰，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餐，岂可得耶？”味其词意，若转不忘塞外之乐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鳌　拜

康熙初，满大臣擅权专横，以鳌拜为最。鳌氏本与内大臣

① 允恭克让：得到别人的同意和恭敬，事事能够让人。

② 温恭允塞：自己处理事情温和恭敬，能得到别人的允许和接受。

③ 脩脯：亦作“脯脩”、干肉，旧时教学的酬金。

④ 侘傺无聊：失意的、无所依靠的样子。

⑤ 溽暑：又湿又热，指盛夏的气候。

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同为顾命四大臣，意气凌轹，人多畏之。引其党班布尔善为大学士，阿思哈为吏部尚书，马迩赛为户部尚书，噶褚哈为兵部尚书，济世为工部尚书。四大臣中，索尼老病，遏必隆避其凶焰，惟苏克萨哈以额驸子，①入侍禁廷，承眷辅政，论世多与鳌迕，积以成仇。会鳌行圈地之令，旗民均不便，鳌矫诏遣贝子屯齐，②大学士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理其事。苏纳海等言："旗地待换，民地待圈，所在失业，请停业。"鳌遂坐以阻挠纷更，均论死。苏克萨哈恐其迫己也，奏请往守先帝陵寝，中有"如线余息，得以生全。"二语，鳌拟旨诘责，与其党班布尔善等，诬以怨望，构罪二十四款，与其子内大臣查克旦磔死。③清帝知鳌与苏克萨哈有隙，不许。鳌攘臂上前，强奏不休，坐如议。④八年，鳌拿问拘禁，班布尔善等俱立斩。按鳌氏当时威权无匹，六部尚书，几尽党羽，至一日间杀数大臣。在殿攘臂，其不臣之状显著，其逆迹亦未成也，幸矣。

侯官古灵后人董斋《清外史》

李二曲一再却荐

李颙，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学者称二曲先生。康熙癸丑，陕督以隐逸荐，书八上，皆以病为解。戊午，部臣以真儒荐之，乃固称疾笃，至就卧于

---

① 额附：官名。皇后女儿、妃嫔女儿及亲王女儿的丈夫均称额附。

② 贝子：爵位名，位亲王、郡王之下。

③ 磔（zhé）：酷刑，即分尸。

④ 坐：论罪。

床，使人舁之至行省，以示不起。及圣祖西巡，将召见，闻之，曰："吾其死矣。"遂遣其子进所著《四书反身录》，圣御书"关中大儒"四字赐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记蒲留仙

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盖脱胎于诸子，非仅抗手于左史、龙门也。①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②，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瓷罂③中存苦茗，④具淡巴菇一包，⑤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蕆⑥故笔法超绝。王阮亭闻其名特访之，避不见，三访皆然。先生尝曰："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执不可。又托人数请，先生鉴其诚，令急足持稿往。⑦阮亭一夜读竟，略加数评，使者仍持归。

---

① 左史：即《左传》。龙门：《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于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后因以龙门为司马迁的别称。这里指司马迁的《史记》。

② 落拓：性情放浪，不拘小节。

③ 罂（yīng）：盛酒器，小口大腹。

④ 茗：茶。

⑤ 淡巴菇：烟草。据西班牙名又译为"淡巴　"。

⑥ 蕆（chǎn）：完成。

⑦ 急足：急行传送信件的人。

时人服先生之高品，为落落①难合云。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年羹尧幼时之师

年羹尧，西征大将也。幼傲岸异常儿，不肯读书。年搏师，师遁去者三，以故人相戒毋为年家儿师也。羹尧父忧之，乃揭榜募师，久之无至者。一日，有老者年近耳顺矣，②突造谒羹尧父曰：闻公子缺师傅，愿充其选也。”羹尧父曰：“先生美意，然儿不肖，师搏去者三矣。”老者曰：“固闻之，然请试之。”乃择日命拜师。沿俗成礼毕，羹尧又自去。翌日，启学又不来，顾在花园中运土泥，植草木，老者又不命也。如是者三阅月，老者无聊，闭户姑取胡琴弹之，成声，忽羹尧破门入内，请曰：“先生，我愿学此也！”老者曰：“尔去玩乐也，学此何为？”年不肯去，曰：“先生，我愿学此也！”固请之，老者乃教之。不日成声，学不竟又去。一日，老者又取胡笳吹之，有律，年又破门入曰：“先生，我愿学此！”老者曰：“此非尔可学也！学之，决不成律也。”年曰：“先生，我愿学此也！先生试教之。”老者又教之。又不日成声，学未竟又去。如是者累日矣，年未尝往老者读一日书也。一日，老者又闭户戏习拳棒，忽年自牖窥之，③大喜，破门跃入曰：“先生，此最好，我愿学也！”老者曰：

---

① 落落：形容孤独不群的样子。

② 耳顺：《论语·为政》：“六十而耳顺。”后世遂以“耳顺”为60岁的代称。

③ 牖（yǒu）：窗。

"闻汝多力能斗，汝试为我召众仆，与一斗，我观之。"年喜曰："好，好！"遂召健仆十六人，人执棍棒。年曰："先生观之，吾力健否？"举棍一挥，十六人齐仰天倒。于是老者曰："汝力健，然敢与我一斗耶？"年曰："何不敢！第吾胜，①莫谓年家儿又搏一师也！"老者曰："且莫虑。"两者遂斗。年忽疾呼曰："先生何往？"老者乃于其项背应曰："我在兹。"则老者果以头枕年颈上，年未知也。于是年曰："先生，此必教我也！"老者曰："尔顾玩去，学此何用也？"跪而请曰："先生必教我，我愿学也！"老者曰："固欲学耶？"年曰："固欲学也。"老者曰："起，起！"遂于床中出一卷书，授年，曰："汝固欲学耶，则读之。"年曰："吾欲学搏也，读此何为？"老者曰："搏，一人敌耳；读此，则万人敌也。"年曰："恶有是！②先生欺我。此一卷纸，吾以拇足指跌之可丈外矣，安有万人敌也？"老者曰："然则汝不能学矣，汝去玩乐也。"年不得已，乃曰："吾即读此。"自是书声朗朗闻斋外，邻人都知年家儿读书也。三年，老者乃辞其父曰："公子可矣。老夫亦更无所教，请辞去。"馈以千金，老者不受，曰："若公子异日成就，岂千金值耶！老夫以傅技无人，故不远千里也。"竟去。

《清朝野史大观》第3卷5

上海书店1981年版

年羹尧之骄

年大将军羹尧，受宪皇帝

---

① 第：只是。

② 恶（wū）：哪里。

知遇，① 以平青海功，封一等公，② 金黄服饰，三眼花翎，③ 四团龙补④。其子年富，封一等男；其家奴魏之耀，赏四品顶戴，实为近世所无。年既承天眷⑤，日渐骄迈，入京日，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豪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至御前，箕坐无人臣礼。⑥上皆优容之，⑦而年犹不悟。至书“夕惕朝乾”为“朝惕夕乾”，语意干指斥，⑧，故上决意诛之。籍没日，其家蓄妇女旧包头数箧，⑨ 云欲作绵甲者。又有刀剑无算。⑩命其交将印于岳威信时，年迟三日始付出。或云其幕客有劝其反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事不谐矣！⑪”始改就臣节。其降为杭州驻防防御时，日坐涌金门侧，鬻薪卖菜者皆不敢出其门，曰：“年大将军在也。”其余威尚如此，实近日勋臣所未有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 9

---

① 宪皇帝：康熙皇帝玄烨。

② 公：爵位之一，下文“男”也为爵位名。

③ 三眼花翎：花翎为孔雀翎毛。清代官员的冠饰，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是受朝恩大小的标志。

④ 四团龙补：参见本书“四团龙补褂”条。

⑤ 天眷：指皇帝的器重。

⑥ 箕坐：坐时叉开两腿对着人，是很无礼的坐态。

⑦ 优容：宽容。

⑧ 夕惕朝乾：疑当为“朝乾夕惕”，原文有误。《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说君子整天健强振作，直到夜间还时时警惕慎行，这样即使而临危险也可免遭咎害。若将“朝乾夕惕”写成“朝惕夕乾”，与原意有违，雍正帝怀疑是影射自己先隐忍而后夺权登位之事。

⑨ 箧（qiè）：箱子。

⑩ 无算：多得数不清。

⑪ 不谐：不顺利，不能成功。

年羹尧之兵法

年羹尧征青海日，营次，忽传令云："明日进兵，各人携板一片，草一束！"军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沟，①令各将束草掷入，上铺板片，师行无阻。盖番人方倚此为险，不意大兵骤至也。遂破其巢穴。

又年征西藏时，一夜漏三下，② 忽闻疾风西来，俄顷即寂。年急呼某参将，领飞骑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贼，果尽歼焉。人问其故，年曰："一霎而绝，非风也，是飞鸟振羽声也。夜半而鸟出，必有惊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丛林密树，宿鸟必多，意必贼来潜伏，故鸟群惊起也。"其兵法之灵变，实不愧一时名将。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年羹尧蓄连钱

年羹尧好驰马，而苦无骏足。有客牵瘦马诣年求售，年哂之，客曰："公何哂也？"因以钱置马腹下，令年俯身就拾之，而马不惊。年奇焉，酬以重金。客不受，曰："引马助公立殊勋，非阿堵物所能致也，望善视之。马不死，公不败。"语毕，飘然径去。后年转战数省，皆赖此马。征藏日，为藏人所暗杀，一恸几绝。未几，竟被逮。年得此马，喜甚，名之曰连钱。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

① 塌子沟：淤泥深坑。此为满语。

② 漏：古代滴水计时的器具。

年羹尧之死

雍正乙巳，川陕总督太保年羹尧以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奏贺，奉旨："此本字体潦草，且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耳。年羹尧既不以此四字许朕，则渠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今降旨诘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必诚必敬，陈奏本章，即他人代为，乌有不寓目之理？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着将原本发还，令其明白回奏。"议政王大臣旋奏："年羹尧反逆不道，欺罔贪残，弹章如邱山之积，罪迹逾溪壑之深。臣等公拟大逆罪五，欺罔罪久，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专擅罪六，贪婪罪十八，侵蚀罪十五，残忍罪四，忌刻罪六，共犯九十二大罪，请立正典型，以伸国法。"奉旨："年羹尧令自裁，其父遐龄，弟希尧免死，子富立斩，馀子十五岁以上发极边充军，产入官。"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兔死狗烹

年羹尧之刚愎骄恣，固不学无术，然清廷以细故衊之，亦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也。至调任杭州将军，清廷欲先解其兵权，以便诛僇。年亦知，故不入京，又不到任，奏称在江南半途，静候纶音。君臣相疑，至此已成凶隙。唯清廷杀之，又斩其子，十五岁以上之子，又发极边充军，未免过甚。兹将

当时犯罪之由录之，见清世宗猜忌功臣之惨。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太保年羹尧，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奏贺，① 旨：“此本内字体潦草，且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② 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将“朝乾夕惕”归之于朕耳！年羹尧既不以此四字许朕，则渠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今降旨诘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必诚必敬，陈奏本章，即他人代写，乌有不寓目之理？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着原本发回，令其明白回奏！”嗣议政王大臣题奏：年羹尧反逆不道，欺罔贪残，弹章如邱山之积，罪迹逾溪壑之深，臣等公拟大逆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六，狂悖罪十三，专擅罪六，贪婪罪十八，侵蚀罪十五，残忍罪四，忌刻罪六，共犯九十二大罪，请立正典刑，以伸国法。旨：“年羹尧令自裁，其父遐龄，弟希尧免死，子年富立斩，余子十五岁以上，极边充军，产入官。”

侯官古灵后人萱斋《清外史》

蒋衡见德知祸

方年（羹尧）镇西安时，广求天下才士，厚养幕中。有蒋孝廉衡，应聘往。年甚爱其才，曰：“下科状头当属君。”盖年

---

① 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一种天体运行现象。日月合璧，指日月同升，出现于阴历的朔日。五星连珠，也叫五星聚，我国古代用以表示水、金、火、木、土五行星出现在天空同一方的现象。这两种现象不常发生，所以古人认为它是国家的祥瑞。

② 朝乾夕惕：终日勤勉谨慎。不敢怠懈。

声势赫濯，① 试官皆不敢违故也。蒋见其威福自用，骄奢已极，告同舍生曰："年德不胜威，祸必至，吾侪不可久居此。"友不听。蒋伪作疾发，辞归。年赆以千金，②蒋辞不受，百金乃受。归未逾时，年以事诛，幕中皆罗其难。年素侈用，不及五百金者，不登簿。蒋故辞千金而受百。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群言亦须辨真伪

康熙二十三年，两江总督于清端公成龙，喜微服潜行，察疑狱，求民隐。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倾怨家，或反失实，属吏虽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进见直言，且指自击一二事为证。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诈若此耶！"陈恪勤公鹏年守吴，亦喜微行。有金狮巷富室汪姓两子，以暧昧事杀其师，贿通上下衙门，以疑案结局。唯公不可利诱，汪遂重贿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诸人，嘱其咸称冤枉。公察之，众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刘家浜富家乳妪，携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见。杀死城下，剥去金珠衣服，缉凶无著。公夜出查访，遇醉汉曰："此沈某杀也。"次日，拿沈审问，沈极口称冤。其实并无此事，略加刑即释焉。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善夫！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1

隆克多之无法

当清圣祖之弥留也，受顾

① 赫濯（zhuó）：显耀。

② 赆（jìn）：赠人礼物。

命者，①唯隆克多一人承旨。世宗嗣位，因与隆克多有此感情，颇青眼。隆由是挟势弄权，无论内外大臣，均婪索赃物。差家人王五、牛伦，陆续索取揆叙古玩银十四万两，满保、赵世显、甘国宝、程光珠、张其仁、姚让、年羹尧等金一千八百两，银八万余两。又将行文查问事隐匿，又私抄玉牒存家中。②种种不法，经郡王锡保议奏，隆克多不敬罪五，欺罔罪四，紊乱朝纲罪三，奸党罪六，不法罪七，贪得罪十六。拟斩立决，妻子入辛者库，③产没官。旨隆克多免死监禁，子岳兴阿革职。

侯官古灵后人蕭斋《清外史》

万季野手定明史稿

有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陵人，卒酿门户之祸。万季野目击其弊，④著《儒林宗派》十六卷，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挤之私以消朋党，持论独为平允。季野少不驯，其父闭之空室中，窃视插架庋有明史料数十册及经学诸书，⑤尽读之。既出，其伯兄出经义试之，俄顷成千言。伯兄大惊，以告其父。其父曰："几失吾子！"是日始为之新衣履，送入塾。康熙己未，开局修《明史》，徐元文延之往，则以

① 顾命：皇帝的遗诏。

② 玉牒：帝王族谱。

③ 辛者：罪人。

④ 万季野：万斯同（1638—1702）清史学家。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黄宗羲的学生。康熙17年（1678年）被荐博学鸿儒，力辞不就。次年到北京，参加修撰《明史》，不署衔，不受俸，前后19年。

⑤ 庋（guǐ）：置放；收藏。

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为请，许之。遂手定《明史稿》五百卷。时季野老矣，两目尽废，而胸罗全史，信口衍说，贯穿成章。时钱亮工尚未达，为徐门下士，才思捷敏，昼则征逐朋酒，夕则晋接津要，①夜半始归静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亮工就炕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亮工据纸疾书，笔不停辍，十行并下，略无罅漏。②史稿之成，虽经数十人手，而季野、亮工实尸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

姜宸英死于科场

姜宸英为清朝大古文家，因观书籍，遂就纳兰明珠之馆。曹雪芹所撰《石头记》，谓妙玉以诵经而为贾府栊翠庵庵主，即所以影射姜者。姜后以科场案瘐死圜扉，犹妙玉以清净女儿身而遭盗劫，作者其有余痛存乎。

某年，姜与李某同典顺天乡试。榜放后，落第者造为蜚语，传播宫闱。顺治闻之大怒，下姜于狱，当时所传诵者，只一联云："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

十二字置姜死地，则洪昉思之"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以此较之，尚云幸事。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鄂文端戒弟侈泰

鄂文端公当国时，其弟鄂

---

① 津要：亦作"要津"。水陆冲要之地，比喻重要的职位。

② 罅漏：空隙和漏洞。

尔奇亦位跻正卿。①一日，公退朝过尔奇书斋，见陈设都丽，宾从豪雄，甫掀帘，② 不入而去。尔奇急诣兄问故。公庭立，责之曰："汝记我兄弟无屋居祠堂时耶？今偶得志，而侈泰若是，吾知祸不旋踵矣。③ 尔奇跪泣谢罪，始已。……然卒为李卫刻奏，以侈败，世方服公先见也。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5上海书店1981年版

鲁亮侪辞官不受印

鲁字亮侪，奇男子也。田文镜督河南严，提、镇、司、道以下受署惟谨，④无游目视者。鲁效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⑤即摄中牟。⑥ 鲁为微行，⑦ 大布之衣，草冠，驱驴入境。父老数百扶而道苦之，再拜，问讯曰："闻有鲁公来代吾令，客在开封知否？"鲁谩曰⑧："若问云何⑨？"曰："吾令贤，不忍其去故也。"又数里见儒衣冠者，簇簇然谋曰⑩："好官去可惜！伺鲁公来，盍诉之⑪？"或摇手曰："咄⑫！田督有令，虽十鲁公奚能为？且鲁方取其官而代之，宁肯舍己从人耶？"鲁

---

① 跻（jī）：登上。

② 甫：刚刚。

③ 旋踵：旋转脚根，形容时间短暂。

④ 提、镇、司、道：提台、镇台、两司、道员，皆为清时官名。受署：接受部署。

⑤ 摘中牟李令印：摘取中牟李县令的官印。即革除李县令官职。

⑥ 摄：代理。

⑦ 微行：隐藏身分便装出行。

⑧ 谩（mán）：含糊蒙混。

⑨ 若问云何：你们问这是什么意思？

⑩ 簇簇然：聚集在一起的样子。

⑪ 盍（hé）：何不。

⑫ 咄（duó）：呵叱声。

心敬之而无言。至县，见李貌温温奇雅，揖鲁入，曰："印待公久矣。"鲁拱手曰："观公状貌被服，非豪纵者，且贤称噪于士民，甫下车而库亏①，何耶？"李曰："某滇南万里外人也，别母游京师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毕，泣。鲁曰："吾暍甚②，具汤浴我③。"径诣别室，且浴且思，意不能无动。良久，击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辞李。李大惊曰："公何之？"曰："之省。"与之印，不受。强之曰："毋累公。"鲁掷印铿然，厉声曰："君非知鲁亮侪者！"竟怒马驰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

至省，先谒两司④，告之故。皆曰："汝病丧心耶？以若所为，他督抚犹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诣辕，则两司先在。名纸未投，合辕传呼鲁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铁色，盛气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余人。睨鲁曰⑤："汝不理县事而来，何也？"曰："有所启⑥。"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干笑，左右顾，曰："天下摘印者，宁有是耶？"皆曰："无之。"两司起立，谢曰："某等教敕亡素⑦，致有狂悖之员，请公并劾。鲁付某等，严讯朋党之弊，以惩余官。"鲁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⑧。裕

① 甫：刚刚。下车：上任。

② 暍（yè）：受暴热，伤暑。

③ 汤：热水。

④ 谒：拜见。两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合称两司。

⑤ 睨（nì）：斜视。

⑥ 启：陈述。

⑦ 教敕（chì）：教导和告诫。亡素：不经常。

⑧ 裕：即鲁亮侪。亮侪为字，名之裕。

一寒士，以求官故来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连夜排衙视事。不意入境时，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见其人知亏帑故又如是①。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誉空手归，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归陈明，请公意旨，庶不负大君子爱才之心，与圣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为无可哀怜，则裕再往，取印未迟。不然，公辕外官数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两司目之退② 鲁不谢，走出。至屋霤外③，田公变色，下陛呼曰："来！"鲁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鲁头，叹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④，吾几误劾贤员。但疏去矣⑤，奈何？"鲁曰："几日？"曰："五日。快马不能追也！"鲁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时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请赐契箭一枝，以为信。"公许之。遂行五日，而疏还。中牟令竟无恙。以此鲁名闻天下。

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书鲁亮侪事》

何义门请削门生籍

长洲何焯，字义门，康熙时拔贡，赐举人、进士，侍皇八子读。时尚书徐乾学、祭酒翁叔元方号召海内新进，何亦及其门。会设太子讲官，以汤斌、尹泰、鄂棻、舒淑、黄与坚任之。汤荐候补道耿介。适朝廷下诏求言，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下九卿议。执

---

① 帑（tǎng）：库藏的金帛。

② 目之退：使眼色让他退下。

③ 霤（liù）：屋檐滴水之处。

④ 微：若非，假如不是。

⑤ 疏：此指弹劾李县令的奏章。

政惶恐，与同列囚服待罪，汤宣言于殿廷曰："董言虽妄，无死罪。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明珠入告，以汤当会议时，有"惭对汉臣"语，传旨诘问。汤具疏引罪，耿亦以疾乞休。于是翁叔元受要入旨，与尹泰、舒淑、开音布并劾耿实无病，汤妄荐。举朝多不平，何致书于翁，请削门生籍，士论快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喜怒不定

清世宗之喜怒不定，不必他人言之，即世宗亦自知之，但性质如是，不能遽改耳。观其谕实录馆总裁张廷玉曰："朕闻康熙四十九年《实录》内裁皇考谕朕，有'喜怒不定一语'，朕曾奏曰："臣侍皇父左右，时蒙训诲，实深感愧，至'喜怒不定'一语，昔年蒙皇父训饬，此十余年，皇父未曾降诲，是臣省改微诚，荷皇父洞鉴。今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约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臣生平，仰恳圣慈将谕内此四字恩免纪载'随蒙仁皇帝传谕：'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此语不必纪载。"今朕克承大统，一喜一怒，慎之又慎，未敢轻忽，或尚有不足之处，愈见皇考知人之明。朕仰遵庭训，时时体察，得以陶镕气质，皇考教诲之恩，尤不敢忘也。尔等可将前后情节，据实添载。按此所谓知子莫若父也，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矣。

清侯官古灵后人藠斋《清外史》

为政不相师友

雍正间，朱文端公轼以醇儒巡抚浙江，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是以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驰担闭门，默默不得意。迨文瑞公去后，李敏达公卫莅杭，不禁妓女，不擒樗蒱①，不废茶坊酒肆，曰："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公虽受知于文端，而为政不相师友，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细民益颂祷焉。人谓文端是儒者学问，所谓齐之以礼。敏达是英雄作为，所谓敏则有功世。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1

雍正朝之两名人

饮如皋冒鹤亭家，见所藏查声山写经图卷，题者数十人，若毛西河、高江村、查初白等，无一非康熙朝名流。最难得者，揆叙与钱名世二人，皆获罪于雍正，而凑合在一卷之中，可宝也。

按揆叙为满大学士明珠之子，词家讷兰性德之弟，继其父为宰相。雍正恨其党于廉亲王，几正青宫而夺其皇位②，揆叙幸先死，乃御书"不忠不孝揆叙之墓"八大字，刻石立其墓前。阅近刻黔南丛书贵筑周渔璜起渭桐埜诗集，杨恩元跋

---

① 樗蒱：赌徒。

② 青宫：太子所居之宫。太子居东宫，东方之色为青，故称东宫为青宫。

云：先生有家书数通，其后裔今尚珍藏。有一函记在翰苑时事云："将转御史，掌院徐潮，因先生考试浙闱不录其子，心怀忌嫉，欲乘机排挤出院，赖满掌院揆叙，重其文学，奏留之，仍居原职。而揆叙始终谓留周之举，实与徐掌院同意，君子也"云云。夫徐潮世称名臣，谥文敬，李次青先正事略极推重，揆叙则世宗诋为不忠不孝者，徐蔽贤而揆知人，洵稗史足微也。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以探花及第，有才名，其佳作在江左十五子诗中，宋牧仲抚吴时所刻也。年羹尧抄没时，发见名世赠年羹尧诗，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雍正阅之，大为震怒，革名世职，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又命廷臣各赋诗痛骂之，亲定甲乙，以赠其行。鹤亭官京师时，曾见一殿本，雕写极工，宣纸印题曰："御制钱名世"，其第一名诗有云："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所谓"竟同名世罪"者，谓戴南山（名名世）以滇南文字狱被诛；所谓"不减亮工奸"者，亮工为周栎园名（栎园列入贰臣传中），为闽都所参，曾入刑部狱也。又书"名教罪人"四字制匾，命名世奉归，悬之厅事。每月朔望，常州知府、武进知县，亲往审视，如不悬挂者，白督抚奏明治罪，真喜怒以为儿戏也。"御制钱名世"在北京遍访不得，藏书家亦戡知者。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孙喜淦之胆

太原孙家淦，性戆直，官检讨日，值世宗初政，上封事

三：曰亲骨肉，曰停捐纳，曰罢西师。世宗大怒，召王大臣示之，责掌院学士曰："尔翰林乃容此狂士耶？"学士叩头谢。大学士朱轼在侧，曰："此生诚狂，然臣服其胆。"良久，世宗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胆。"立召对，授国子司业。引见教习，不称旨，孙坚持之，世宗怒曰："汝能保此曹不以贪墨败乎？①"曰："愿保。"世宗掷笔令书状，孙执笔欲下，侍卫呵曰："汝敢用御笔乎？"孙悟，奉笔上，免冠顿首，曰："上用笔，臣不敢捉。"世宗曰："尔固犹知有君父乎！"命锁交刑部，大不敬论斩。后释，降银库行走。

侯官古灵后人蕫斋《清外史》

赵清献折狱

浙闽总督铁岭赵清献公廷臣，善于折狱②，摘发如神②，其最传人口者数事，杭人至今犹能道之。有盲者与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虚无人，手纂簝中③，有钱五百，怀之走。屠者觉而追于途，盲者抚膺嘂曰④："天乎！吾辛苦积此钱，乃欺吾瞽而要劫乎⑤？"众皆愤愤，公过，为遮诉焉⑥，屠者亦泣陈。公笑命吏取盆水，投钱其中，浮脂荧荧也，乃断归屠者；法司鞫杀人者⑦，既自承矣，公见所上牍疑之，曰："伤不及寸，而刀盈尺，此必冤。"后果获真盗；

---

① 贪墨：贪财好贿。墨，不洁之意。

② 折狱：判案。

② 摘发：揭露隐恶。

③ 簝（liáo）：盛肉竹器。

④ 嘂（jiào）：大声呼喊。

⑤ 瞽（gǔ）：瞎眼。

⑥ 遮：拦住。

⑦ 鞫（jù）审讯。

夏大旱，山中人相惊以旱魃①，赪颜赤腮②，绛衣冠③，猝入人家。壮者逸，弱者匿，魃去而财物空矣。公曰："吾当禳之④。"密戒逻者分伺揜捕⑤，果获暴卒伏法焉。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5上海书店1981年版

张清恪禁止馈送檄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傥非不义之财⑥，此物何来？"此仪封张清恪公任督抚时禁止馈送檄也。质确如古谣词。一命已上⑦，当奉为金绳铁矩⑧。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5上海书店1981年版

于清端之廉俭

有清贤臣，必以于清端为清廉第一。罗城非人所居，即王恺、石崇到此，岂复能豪举？公之得力在动心忍性，不必以俭德称也。自江防迁闽臬，舟将发，趣人买箩葡至数石⑨人笑曰："贱物耳！何多为？"公曰："我沿途供馔赖此矣。"其

---

① 旱魃（bá）：传说中造成旱灾的神。

② 赪（chēng）：赤色。

③ 绛（jiàng）：大红色。

④ 禳：除灾。

⑤ 揜（yǎn）：掩藏。

⑥ 傥（tǎng）：倘若。

⑦ 一命：周制，官职自一命至于九命。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为一命。后世泛指官职微末的官吏。

⑧ 绳：准绳，标准。

⑨ 趣（cù）：催促。

自北直赴江宁也，与幼子赁驴车一辆，各袖钱数十文投旅舍，未尝烦驿递公馆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①，江南人或呼为“于青菜”。仆从无从得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尝制一裘。官楚时，长公子将归，署中偶有腌鸭，刳半与之②，民间有“子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行割半鸭”之谣。公卒之日，僚吏见床头敝笥中，惟绨袍一袭靴带二事③，瓦瓮中粗米数斛盐豉数器而已④。公之贤不仅以廉俭见⑤，特公之清操苦节，夷险一致⑥，尤为人所难能。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5上海书店1981年版

叶天士轶事

雍乾间，吴县叶天士名桂，以医名于当时。自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师。闻某人善治某证，即往执弟子礼，既得其术，辄弃去。生平不事著述，今惟存《临证指南医案十卷》，亦门人取其方药治验，分门别类，集为一书，附以论断，非尽天士本意也。世称天士为天医星，亦非真有确据。相传江西张真人过吴中，遘疾几殆⑦，服天士方得苏，甚德之，而筹所以厚报。天士密语之曰：“公果厚我，不必以财物相加，惟于某日某时过万年桥稍一停舆⑧，谓让

———

① 啖（dàn）：吃。

② 刳（kū）：剖开。

③ 一袭：一套。二事：二件。

④ 豉（chǐ）：用豆类发酵制成的佐料。秦汉以来始有豉。

⑤ 不仅以廉俭见：是说除此以外卓有政绩。

⑥ 夷险：平安与危难。

⑦ 遘（gòu）：遇到。

⑧ 舆：轿子。

桥下天医星过去。”真人许之。而是日是时天士小舟适从桥下过去。城内外遂喧，传天士为天医星矣。

天士宿学虚心，为一时之冠。其老母病热而脉伏，甚似寒证。天士审证立方，其难其慎，中夜独步中庭，搔首自言曰：“若是他人母，定用白虎汤。”其邻叟亦行医者，窃闻之，次早到门献技用白虎汤，一剂而愈，其名顿起，而不知其出于天士也。

一日，徒步自外归，骤雨道坏，有村夫素识天士，负以渡水。天士语之曰：“汝明年是日当病死，及今治尚可活。”村夫不之信。届期疡生于头，舁至天士门求治①。与金遣之，曰：“不能过明日酉刻矣。”已而果然。

又尝肩舆行乡村间，适有采桑少妇，天士令舆夫往搂抱之，桑妇大怒詈②，其夫亦扭舆夫殴打。天士从旁解之曰：“此妇痘疹已在皮膜间，因火盛，闭不能出。此我设法激其一怒，今夜可遽发，否则殆矣。”已亦果然。

有木渎富家儿病痘闭，念非天士不能救，然距城远，恐不肯来。闻其好斗蟋蟀，乃购蟋蟀数十盆，贿天士所厚者诱以来。出儿求治，天士初不视，所厚者曰：“君能治儿，则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洁大桌十余，裸儿卧于上，以手展转之，桌热即易，如是殆遍③，至夜痘怒发，得不死。

有外孙甫一龄④，痘闭不出，抱归求治。天士难之，女愤甚，以头撞曰：“父素谓痘无

① 舁（yú）：抬。
② 詈（lì）：骂。
③ 殆：几乎。
④ 甫：才。

死证，今外孙独不得活乎？请先儿死。"即持剪刀欲自刺。天士不得已，俯思良久，裸儿键之空屋中①，自出外与博徒戏。女欲视儿，则门不可开，遣使数辈促父归，博方酣不听，女泣欲死。至深夜归，启视则儿痘遍体，粒粒如珠。盖空屋多蚊，借其噆肤以发也②。

邻妇难产数日夜，他医业立方矣。其夫持问天士，为加梧桐叶一片，产立下。后有效之者，天士笑曰："吾前用梧桐叶，以是日立秋故耳，过此何益？"其因时制宜之巧如此。

某公子生二十余年，素席丰厚③，父为某省制军。是秋登贤书④，贺者盈门。公子两目忽红肿，痛不可忍，延天士诊之。天士曰："目疾不足虑，当自 。后七日内，足心必生痈毒，一发而不可治。"天士平日决死生如烛照，不差累黍⑤，公子闻是言，不觉悲惧求救。天士曰："此时不暇服药，当先拟方散毒。如七日内不发，方可再议。"急求其方，曰："息心静坐，以左手擦右足心三十六遍，以右手擦左足心三十六遍，每日如此七次，俟七日后再来诊治。"如法至七日，延天士视之，曰："目疾如先生言已瘉矣，未审痈毒能不发否？"天士笑曰："前言发毒者，妄也。公子为富贵中人，事事如意，所惧者死耳，惟以死动之，则他念俱绝，一心注足。手擦足则心火下行，目疾自瘉。不然，心益躁，目益

---

① 键：门闩。此作动词用。

② 噆（zǎn）：叮咬。

③ 素席：指一向所凭借的物质生活条件。席，凭借。

④ 登贤书：指科举时代乡试中式。

⑤ 累黍：指数量微小。累，通"絫（lěi）"。《孙子·算经》："称之所起于黍，十黍为一絫。"

痛，虽日服灵丹，庸有效乎?”公子笑而厚酬之。以医致富。然性好嬉戏，懒出门，人病濒危，亟请不时往①，由是获谤。然往辄奏奇效，故谤不能掩其名。以高寿终。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纯皇后之贤德

孝贤纯皇后富察氏②，文忠公之姊也。性贤淑节俭，上侍孝圣宪皇后，恪尽妇职。正位中宫，十有三载，珠翠等饰，未尝佩戴，惟插通草织戎等花，以为修饰。又以金银线索缉成佩囊，殊为暴殄用物，故岁时进呈纯皇帝荷包，惟以鹿羔毨毪缉为佩囊③，仿诸先世关外之制，以寓不忘本之意，纯皇每加敬礼。后从上东巡，崩于德州舟次。纯皇帝深为哀恸，故于文忠父子恩宠异常，实念后之德也。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胡长龄以名得大魁

胡印渚，名长龄，乾隆朝，大魁天下。殿试时，胡卷本在呈进十本之末，时高宗春秋高，觍胡名，笑曰：“胡人乃长龄耶?”遂置第一。

时和珅当国，胡会试时出和门下。胡本名士，重气节，谂和不法状，不趋谒，和衔之。胡为翰林十年，未得一差，典鬻殆尽④，其友悯之。适和寿辰，友以乌鲗墨仿胡体⑤，书一联

---

① 亟（qì）：屡次。

② 纯皇后：乾隆皇帝之妻。

③ 毨毪（méng róng）：细毛。

④ 鬻（yù）：卖。

⑤ 乌鲗墨（zé）：墨鱼身上的黑或一种墨的名字。

为和寿，又丐某侍郎致意曰："胡贫且病，衣服不完，不能趋贺。"和笑曰："胡蛮子贫乃至此耶？"阅数日，遂拜山东学政之命。

友又乌鲗墨书一刺，瞰和之亡而往谢焉，胡始终不知也。后和珅事败，籍其家，朝臣中难胡无片纸只字，盖乌鲗所书字，经岁即脱，联字澌灭久矣，由是胡为仁宗所重，累迁至礼部尚书。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章实斋为史学大宗

才、学、识三长，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唐刘知几《史通》扬榷古今，褒贬传记，为千古不刊之书。后之继武者，当推会稽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命名仿《史通》，而《史德》、《史释》诸篇，且为《史通》所未及。《方志》之学，仿《春秋》、《梼杌》而成书。《校雠》之篇，非扬雄、刘向、郑樵不能胜任。条分缕析，矩迭规重，多为前贤所未发，世所由推之为史学大宗也。学诚，字实斋。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章实斋得史裁

章实斋尝修《永清县志》，苏州叶廷琯谓其思精体大，深得史裁。如职官、选举有表，年经事纬，先后不紊。又有《士族表》，以澄流品而劝睦姻。舆地、水道有图，开方计里，形势了如。又有《建置图》，但详制度而略景物。至于《列女传》，尤极匠心为之，但有一节可书，片言为则，无不描摹謦

欬①，刻画仪容，欲慰饮冰茹蘖之贞，特改列名注略之陋。若夫阙访有传，防猥滥也②，即以待参稽。前志有传，明渊源也。即以维废坠。其体裁皆足为后之修志家取法。各序因志例而推论史例，更有发前人所未发者。刘子玄《史通》一编，独擅千古，实斋可谓继声矣。王亮生言其所修《和州志》，体例较此又变而极精善，盖志家固有因地制宜之道，非可以一格拘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戴震问周宋相去时代

戴东原，名震，幼入塾，塾师授以《大学》章句，一日，读至"右经"一章，质于师曰："曾子何以知为孔子言而述之，门人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记之？"师曰："朱子所言也。"戴曰："朱子何时人？"师曰："南宋。"戴曰："曾子何时人？"师曰："东周。"戴澄思有顷而又问曰："周、宋相去若干年矣？"师曰："约二千年。"戴曰："时代相距若此之远，朱子何以知其然而云尔？"师默然。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戴震为本朝儒者

德清戴子高明经望，尝与仁和谭复堂大令献评骘戴东原，谓为本朝儒者第一。谭不答，盖目之为第二流也。东原，名震，休宁人，乾隆时翰林院庶吉士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

---

① 謦欬（qǐng kài）：咳嗽。引申为言笑。

② 猥滥：又多又乱。

年中华书局版

皇子隆重师傅

国朝家法，皇子皇孙无不于六岁就外傅，非若明季诸臣之常以皇子出阁读书为请也。上书房在乾清门之东北向，卯入申出，攻《五经》、《史》、《汉》、策问、诗赋之学，虽穷寒盛暑不辍。旧例，皇子初就学见师傅，彼此皆长揖。徐元梦于康熙癸酉以原任侍讲入直，佟渊若于戊寅以检讨入直，曰教书，曰课读，尚无师傅之称。其居处为南薰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亦无上书房之名。雍正纪元，谕："诸皇子入学之日，与师傅预备机子四张、高桌四张，将书籍笔砚安设桌上。皇子行礼时，尔等力劝其受礼。如不肯受，皇子向座一揖，以师儒之礼相敬。如此，则皇子知隆重师傅，师傅等得尽心教导，此古礼也。至桌张饭菜之预备，亦须竭诚尽礼，毋或稍间。"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戴简恪轶事

戴简恪公敦元，官刑部尚书。一日大雪，公著雨罩，手抱文书，步至街衢，呼驴车乘之，御者不知公为谁也。及至署，隶役呵殿而入。公下车去雨罩帽，露珊瑚顶，御者大惊，将弃车而逃，公强留与之钱而去。都中谓之"驴车尚书"。卒之日，乡人往视之，敝衣露肘，布衾一袭①，其俭德为不可及云。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

① 袭：套。

叶孟两公之清介

乾隆间福州叶毅菴宫詹，以儒林丈人屡司文柄①，廉勤尽职，至老不衰。督滇学时，诸城刘文正公适奉使至，见公喜曰："吾见馆阁诸君一出学差，无不面丰体胖。今君如此清癯②，半为校士清勤③，半为官厨冷淡，不愧为吾门下士矣。"在粤西时，值乙酉科选拔之期，有某生为巨公婿④，挟权要人手书，谆谆相托。得书立焚之，不置一词。榜出，其人竟不与⑤，阖属翕然⑥。……在安徽时，年近七旬。大省卷帙繁多，而无一篇不过目。尝夏夜校阅，尽屏仆从，惟留一幼童在身后挥扇。忽扇风灭灯，饬僮取火⑦。宫詹每阅卷必据大几⑧，将卷居中央，取者置左，不取者置右。灯灭，宫詹以两手压两边卷，突暗中有一卷飞压左手之背。及灯至，覆阅之，其文实不佳，乃将此卷另行批抹，遍示幕客而不言其故，署中惊以为神。平生凡四任学政，皆弊绝风清……。

闽省出为学政者，不一人；而清操隽望⑨，则惟宫詹与孟瓶菴吏部，为伯仲之间。吏部督学四川时，总督某，广纳苞苴⑩。值其寿辰，公书楹联为祝，不受。公以已署双款为言，

---

① 丈人：老人。

② 癯（qú）：瘦。

③ 校士：学官。

④ 巨公：权贵之人。

⑤ 不与：不列榜名。与，参与其间。

⑥ 翕然：一致。此指一致称赞。

⑦ 饬（chì）：命令。

⑧ 几（jī）：矮桌。

⑨ 隽（jùn）：才智出众。

⑩ 苞苴（bāo jū）：馈赠的礼物。

仍不受，且云并非整寿，他处送者皆不敢收，不能不一律相待。公即日携一椅，坐总督头门外，凡各属有送寿仪者，悉部录而却之，曰："大人并不收礼。我送微物，且不收，何况所属！有混行馈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坚坐三日而去，总督亦为屏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详。盖非公之壁立万仞，不能如此。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方恪敏片言回天

乾隆某年春，上巡畿甸①。突有村民犯跸②，手携兵器，为扈从侍卫所格③，立被执。诘之，曰："直隶人。"上震怒曰："朕每年春秋两巡，累及近畿百姓，固应怨我。然两次所蠲免钱粮亦不少④，竟不足以生其感乎！是殆有主之者矣。"时总督方恪敏公已于卡伦门外接驾，一闻此事，飞骑追上，而乘舆已前行。公疾趋，伏道旁，大声呼曰："臣方观承奏明⑤，此人是保定村中一疯子也。"上闻，稍回顾，而乘舆已入宫门。甫降舆⑥，即传军机大臣入对。上曰："顷犯跸之人，据方观承奏，自是一疯子，不知果否？"军机大臣磕头奏曰："方观承久于直隶，所奏自然不错。"上曰："既如此，即交尔等会同刑部严讯，作疯子办理亦可。"军机大臣磕头，谢出。即日在行帐中

---

① 畿（jī）：京城管辖之地。甸：郊外。

② 跸（bì）：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止通行。

③ 格：阻隔。

④ 蠲（juān）：免除。

⑤ 方观承：即方恪敏，恪敏为字，观承为名。

⑥ 甫：刚刚。

定案。当是时，众情危惧，不知此案如何株连，乃以恪敏公片言回天，其事骤解，如浮云之过太虚。真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①！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人相奇缘

乾隆中叶，和珅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选舁御轿。一日，大驾将出，仓猝求黄盖不得，高宗云："是谁之过欤？"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应声云："典守者不得辞其责。"高宗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亮，乃曰："若辈中安得此解人？②"问其出身，则官学生也。和珅虽无学问，则四书五经尚稍能记忆。一路行走，高宗详加询问，奏对颇能称旨。遂派总管仪仗，升为侍卫。洊擢副都统，遂迁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尊宠用事。旋由尚书授大学士。盖自乾隆四十二年以后，享用益专。其子丰绅殷德，复指尚公主，而权势愈薰灼矣。性贪黩无厌，微求财货，皇皇如不及。都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结为奥援③。高宗英明，执法未尝不严，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钞没赀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其始未必皆和珅之党，追罪状败露，和珅不能为力，则亦相率伏法。然诛殛愈重，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

---

① 溥（pǔ）：广大，普遍。

② 解人：见识高明能通晓人意之人。

③ 奥援：靠山。

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当是时，阿文成公以元勋上公首相，为枢府领班，然十余年中，常奉命出赴各省治河、赈灾、查案，席不暇暖。和珅益得潜窃魁柄，行文各省，凡有摺奏，并令具副封先白军机处。专政既久，吏风益坏，酿成川楚之变。和珅复任意稽压军报，并令各路统军将帅虚张功绩，以邀赏叙，而和珅亦得晋封公爵。且于核算报销，勒索重贿，以致将帅不能不侵剋军饷，教党愈剿愈多，几至不可收拾。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高宗龙驭上宾，和珅被言路广兴王念孙等列款纠参，初八日夺职下狱，十八日赐和珅自尽，厥后节次查抄家产。定亲王珅恩奏呈，查出正珠朝珠一挂。仁宗闻之，谓正珠朝珠为乘舆服用珍物，岂臣下所应收藏，深为骇异。定亲王奏称：曾询之和珅家人，供称和珅日间不敢带用，往往于灯下无人，私自县挂，临镜徘徊，对影谈笑，其语言声息甚低，家人亦不得闻悉。谕旨：此等形状，竟有私谋为不轨之意。若此事败露于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凌迟处死，亦当以大辟。①今已赐自尽，珅逃显戮，姑免磔尸。伊子丰绅殷德，著革去伯爵，赏给散秩大臣衔，当差行走。緜恩等能细心查出，使和珅逆迹不至掩履，办理甚为认真，均著交部议叙。未几，广兴由给事中擢左副都御史，旌其纠和珅之功也。而和珅在嘉庆三年以前，用事二十余年，竟未一挂弹章，唯乾隆间，御史曹锡宝劾其家人刘全，借势招摇，家资丰厚。高宗派大臣查复，皆

---

① 大辟：死刑。

曰无之，曹锡宝奉严旨诘责。此时已卒，仁宗特旨，赠左副都御史。

清薛福成《庸庵笔记》卷4

和珅之家财

和珅用事二十余年，至嘉庆三年以前，未尝一被弹劾。乾隆间，御史曹锡宝虽尝一劾其家奴刘全藉势招摇，家资丰厚，然廷闻查勘，以风闻无据覆奏，锡宝坐妄言①，被诘责。

及嘉庆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而和珅始为御史广兴、给事中广泰、王念孙等所劾，即日夺职下狱，寻赐自杀。其家财先后抄出，值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②，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以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和珅之贪黩

和珅伏诛时，谕旨谓其私取大内宝物③，此实录也。当孙士毅归自安南，待漏宫门外④，与和珅相值⑤，珅问曰："公所持何物？"士毅曰："一鼻烟壶耳。"索视之，则明珠一颗，大如雀卵，为雕琢而成者。珅赞不绝口，曰："以此见惠，可乎？"

---

① 坐：获罪。

② 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指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清政府两次对外赔款。

③ 大内：皇宫。

④ 待漏：百官事先集于殿庭等待上早朝叫"待漏"。

⑤ 相值：相遇。

士毅曰："昨已奏闻矣，少选即当进呈，奈何？"珅微哂曰①："与公戏耳！公何见小若是！"阅数日，复相遇直庐②，和珅语士毅："昨亦得一珠壶，不知视公所进奉者，为若何？"持示士毅，即前日物也。士毅方谓由大内转颁，徐察之，实无其事，乃知和珅出入宫禁，遇所好者径携之出，不复关白也③。其得宠之专如此。

宫中某处陈设有碧玉盘，径尺许，高宗所钟爱者。一日，为七阿哥所碎，其弟成亲王曰："盍谋诸和珅④，必有以策之。"于是同诣珅，述其事。珅故作难色，曰："此物其人间所有？吾其奈之何？"七阿哥益惧，失声哭。成邸知珅意所在，因招至僻处与耳语。良久，珅乃许之，谓七阿哥曰："姑归而谋之，成否，未可必。明日当于某处相见也。"及期往，珅已先在，出一盘相示，色泽尚在所碎者上，而径乃至尺五寸许。成邸兄弟感谢珅不置⑤，乃知四方进物，上者先入珅第，次者始入宫也。

江苏吴县有石远梅者，业贩珠。恒怀一小箧⑥，锦囊缦里，赤金为丸，破之则大珠藏焉。重者一粒值二万金，次者值万金，最轻者犹值八千金。士大夫争购之，惟恐不得。问所用，则曰："将以献和中堂也。"中堂每晨起，恒服珠，故心窍通明，过目即记，虽一日之内诸务纷沓，而胸中了了不少遗忘。珠之旧者与穿孔者，服之皆无效。故海上采珠之人，不

---

① 哂（shěn）：讥笑。
② 直庐：值宿的处所。
③ 关白：禀告。
④ 盍（hé）：何不。
⑤ 不置：不停。
⑥ 箧（qiè）：小箱子。

惮风涛。今日百货，无如奇物之奇昂者也。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和珅束手受缚

丙辰元月上既受禅，和珅以拥戴自居，出入意颇狂傲。上待之甚厚①，遇有奏纯庙者②，讬其代言，左右有非之者，上曰："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事，汝等何可轻也？"珅又荐其师吴稷堂省兰与上录诗草，觇其动静③。上知其意，吟咏中毫不露圭角④，故珅心安之。及纯庙崩后，王黄门念孙、广侍御兴等先后劾之⑤，上立命仪、成二王传旨逮珅，并命勇士阿兰保监以行，珅毫无能为。控制上相，如缚庸奴，真非常之妙策。恭读《味余书室稿》中《唐代宗论》有云："代宗虽为太子，亦如燕巢于幕⑥，其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⑦。及帝及位，若苟正辅国之罪，肆诛市朝，一武夫力耳！乃舍此不为，以天子之尊，行盗贼之计，可愧甚矣！"乃知睿谋久定于中矣。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0

管韫山折和珅

武进管韫山侍御，名世铭，以户部主事入直军机处，受知于阿文成。时和珅任枢密，赫奕冠一时⑧，管时持正论折之。

---

① 上，指嘉庆帝。

② 纯庙，指太上皇乾隆帝。

③ 觇（chān）：窥视，试探。

④ 圭角：圭玉的棱角，意即锋芒。

⑤ 劾（hé）：弹劾，揭发检举。

⑥ 燕巢于幕：燕子在幕下筑巢，比喻形势危险。

⑦ 几希：少有。

⑧ 赫奕：显耀盛大的样子。

和屡欲中以危法①，赖文成保全之。管既传补御史，文成虑其以言贾祸，乃面奏："军机章京唯管世铭一人谙练故事，下笔敏捷，世铭去，无继之者，请以御史仍留军机处行走。"故事，军机传补御史，即退出直庐②，若留，则不得上疏奏事也。管未引见时，已草疏数千言，备论和奸状。引见归，急缮摺，将于明日上之，而仍留军机处之命已下矣，管大失望。洎入直，谒文成，犹侘傺不平③，文成慰之曰："报称有日，胡亟亟以言自显乎！且和相得君专，一疏不足以仆之，则适以取祸，无补于国事也。留有用之身，图异日之报，不亦可乎？"管乃稍稍自晦。及文成薨，管旋亦下世，距和之败数月而已。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甘庄恪廉直

甘庄恪汝来④，吴江人。少任涞水令，有德政。时有御前侍卫某，往放御鹰，蹂躏田苗，公即命锁至庭，大杖数十。大吏闻之，惊曰："某令疯耶？"因共劾之。圣祖笑曰："不畏强梁⑤，真民父母也。"因擢其官。后迁至吏部尚书。乾隆初，纯皇坚意复三年丧，诸臣莫详其制。公时任礼部，依据经注，参定大礼，繁俭当理，后皆遵之。

后暴薨于署，同事者为相

---

① 中以危法：用极高的法律迫害。

② 直庐：古代官员值宿所住的屋子。直通值。

③ 侘傺失意的样子。

④ 甘汝来：清代名臣，谥庄恪。

⑤ 强梁：凶暴。

公讷亲①，因亲送其丧归。讷先入，见老妪缝纫于庭，讷误以为奴婢，因呼曰："传语夫人，相公暴薨于署矣。"妇愕然曰："汝为谁？"讷备告其故，老妇汪然大泣，始知即妇人也。讷因问有余赀否，夫人曰："有。"启囊出银八金，曰："此志书馆月课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俭，计日以用，此所余半月费也。"讷因感泣，代以衣衾殓之，归奏于上。上亦感动，命内务府代理其丧，入贤良祠。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0

赵瓯北著廿二史劄记

赵翼撰《廿二史劄记》之初，自言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于是取为日课，有所得，辄记于别纸，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误者②，不敢遽记为得间之奇。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蒐入，史局弃而不取，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反据以驳正史，不免为有识者所讥。钱大昕闻而赞之，谓为论古特识。翼，字瓯北，阳湖人。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刘文正却千金

刘文正公统勋久居相位，颇为高宗所倚任。尝有世家子任楚抚，岁暮，馈千金。刘呼其仆入，正色告之曰："汝主以世谊通问候，名甚正。余承乏政府③，尚不需此。汝可归告汝

---

① 讷亲：清朝大臣。

② 稗乘脞说：来自《稗乘》的错误记载。

③ 承乏：所任职位一时无适当人选，暂由自己来充数。旧时在任官吏常用的谦辞。

主，留赠故旧之贫窭者①。”有赀郎昏夜叩门，拒不见。翌晨至政事堂，呼之至，责之曰：“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②。”其人嗫嗫而退。薨时，高宗亲奠其宅，门闾湫隘③，去舆盖然后入。上归告近臣曰：“如刘统勋者，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效法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刘文正督河工除弊

刘文正以宰相督中州河工。一夕，出馆舍，微行河干④，见乡民舆送秫稭者数十辈⑤，俱露宿河干，人牛皆饥疲莫能兴，老少相对泣。异而询之，则对曰：“吾等皆某县民也，去此三日程，奉县官檄，输送秫稭至此，而收料某委员每车索钱数缗⑥。钱不出，料不入。吾辈窭人⑦，安所得钱？淹留已将旬日，所赍已罄⑧，即欲逃归，亦不可得。是以泣耳！”公闻言，疑信参半，乃语之曰：“吾亦来输料者，与某官手下人素相知，顷已缴矣，今当为汝等代缴之。”乃驱其一车去，至料厂，诣某委员处。某见其面目光泽，衣履鲜洁，疑为乡间富室也，乃倍索钱十余缗。公略与辩，辄大怒，令从者以鞭笞驱之出，而扣留其牛车。公急驰回馆，立命材官持令箭缚某委员至，一

① 贫窭：贫寒。

② 箴规：规谏劝戒。

③ 湫隘：低下狭小。

④ 微行：隐藏身分便服出行。河干：河岸。

⑤ 舆：车。

⑥ 缗（mín）：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

⑦ 窭（jù）：贫寒。

⑧ 赍（jī）：携带。罄：尽。

面召河帅议事。某至，略诘数语，即命牵出斩之，河帅亟长跽为缓颊①。良久，乃命释回，以重杖杖之数十，荷以大校②，枷号河干③。诸厂委员悉震摄失次，而乡民输料者随到随收，无敢稍留难矣。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汤斌清介

汤文正公斌抚吴时，以清介自励，敦厚风化，其下属有贪酷者，皆善为劝勉，其不改者，始以法惩之。郭总宪琇时任吴江令，以贪黩闻，公檄至省，教以贞廉。郭曰："琇所以贪酷者，以供前任某抚军之欲故也。今公既以清廉自矢，请宽一月之期，如声名犹若昔，请公立置典刑可也。"归自洗其堂庑曰："前令郭琇已死，今来者又一郭琇也。"其政治为之一变，公首荐于朝，后卒为名臣。徐中允汧既殉明节④，其子俟斋昭法不仕本朝，隐于支硎山中。公重其品，屏除驺从⑤，徒步访之。俟斋辞以疾，公徘徊门外，久之始延入，待以粗粝⑥，公为之醉饱，时人两贤之。仁皇帝初南巡，公引驾自盘门入⑦，以为吴郡中最冷落者，曰："无得使上知吴奢荡，有损圣德。"又请免漕粮数千百

---

① 亟：急。长跽：长跪，挺身耸腰而跪。为缓颊：为某官员婉言讲情。

② 校（jiào）：枷，古代囚具。

③ 枷号：将木枷枷在犯人颈上，标明罪状，号令示众。

④ 殉明节：为明朝尽忠殉难。

⑤ 驺（zōu）从：古代贵族官僚出门时的骑马侍从。

⑥ 粗粝（lì）：粗糙的饭食。

⑦ 盘门：苏州城西南门名。

石①，吴民至今感之。

时纳兰太傅明珠掌朝柄，前抚军某，岁以万金馈之，以为常，公终年不投一刺②，明衔之③。会立东宫④，明告仁皇帝曰："前星春秋方盛⑤，不可不以正人导之，如汤某其选也。"仁皇帝允其言，遂召公以尚书衔守詹事府事，入辅东宫。公素严正，入朝多所建白，人争疾之。尝待漏朝房，众方促膝欢语，见公至，皆鸟兽散，终日无一人对语者，公笑谓人曰："吾今入哑人国矣！"明犹恚怨不释，命翁尚书叔元明章劾之⑥。上知其忠，故优容之⑦。一日赴黄木厂查木归，晚犹健饭如常，次早卒然薨，人以为明遣人阴鸩之也。⑧

乾隆中，特旨追谥"文正"。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 4

察尔奔泰善谏

乾隆南巡，驻跸苏州灵岩。灵岩有古梅，大逾合抱，时正繁花如雪。乾隆时摩挲爱惜之。内大臣察尔奔泰，忽拔佩刀作欲斫状。乾隆大惊止之，曰："汝何恨？"察伏地奏曰："恨其不生于京师圆明园，致圣主有跋涉江湖之险也。"乾隆闻奏默

---

① 漕（cáo）粮：清代规定的赋税除地丁（土地、人口税）外，又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奉天等省征收米豆，由水路运至京师，称为漕粮。

② 投刺：递名帖求见，这里泛指拜见。

③ 衔：含恨。

④ 东宫：指太子。

⑤ 前星：指太子。春秋方盛：指年纪尚小。

⑥ 劾（hé）：罗织罪名向上揭发。

⑦ 优容：宽容。

⑧ 鸩（zhèn）：用毒酒害人。

然。于是察尔奔泰善谏之名，乃大著于世。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刘墉持躬清介

刘石庵相国墉，书法出入颜柳，为清朝第一名家。然跅驰放诞，不斤斤边幅，衣服垢敝，露肘决踵，泰然也。一日召对，有虱缘衣领而上，蠕行须际，乾隆帝匿笑，而相国不知也。退食归第，为仆人瞥见，请为拂去之。相国至是始悟帝对之笑者，盖为虱故。因效王荆公语，谓仆人曰："勿杀此虱。此虱屡缘相须，曾经御览，福分大佳，尔勿如也。"其冲淡如此。刘持躬清介，居官数十年，依然门可罗雀。同时则有满相某，专权恣肆，富敌万乘。其司阍某①，亦积得暮夜金百余万，在京师设典肆十余所。刘恒以朝服向之质钱，而阍不知也。会元旦朝贺，同官皆狐裘貂套，刘独衣敝缊，状殊瑟缩。帝以为伪，颇不怿②。翌日问之曰："刘墉你为什么有了衣服不穿，装成这穷样子？"刘叩首对曰："臣一应衣服，俱在某人处（指满相的家人处）。"帝召满相某问之，殊茫然。刘出质契示某相曰："有凭据在，何得云无。"某相窘甚，乾隆谓某相曰："刘某人的衣服，你还了他罢，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刘出，满相咎之曰："石翁你要钱用，尽可向兄弟说，何苦弄只狡猾呢？"刘曰："上问得凶，一时找出话说，才拿老兄来推托的。莫怪莫怪。"某相亦无如何也。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

---

① 司阍（hūn）：负责守门的小官。

② 怿（yì）：高兴。

古籍书店1983年版

三藩司智对高宗问

乾隆时，有浙江、山东、甘肃三藩司入觐①，同时召对。高宗问："汝等皆历任藩司，在任时亦畏督抚否?"东藩对曰："不畏。"问其故，对曰："皇上既放督抚，又放藩司，本属互相纠察，若一味畏惧，不敢争论，则藩司为虚投矣。"浙藩对曰："臣公事不畏督抚，私事畏督抚。"问何谓，对曰："公事，督抚有失，必当争执，如畏惧默默，必致逢迎迁就；至私事，稍涉营私不公，督抚即当奏劾，安敢不畏。"上以为然。又次，甘藩对曰："臣甚畏督抚。"上曰："尔何以独甚?"对曰："督抚以下即藩司，属员视藩司如视督抚，藩司不畏督抚，属员亦相率不畏藩司。属员无畏惧心，公事必致棘手，臣不敢不畏。"上亦以为然。次日，召见军机大臣，谓昨见三藩司，皆督抚才也。未几，皆擢疆圻②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朱文正新年著棉袍褂

朱文正公珪崖岸峻绝③，一介不取，历官中外，无敢以苞苴进者④。及陟正卿，清贫若寒素。某岁新年，值大雪，往贺裘文达公日修，文达见其所衣为棉袍褂，乃曰："范叔何一寒至此？某欲效古人以绨袍赠君。"即呼仆入内，取貂裘一袭

---

① 藩司：官名，即布政使，督抚属官，主管财政和人事。

② 疆圻：防守边疆的官员。

③ 崖岸：高峻的山崖。堤岸。常用比喻人性情高傲，不随和。

④ 苞苴：指馈赠的礼物，引申指贿赂。

奉之。急辞谢曰："良友多情，固所深感，然朱某固一介不取，生平未尝失节。且貂裘亦仅壮观，若云御寒，则已著重棉矣。君不见道旁雪中尚有多数赤身僵卧者乎？彼与某，皆人也。某较彼已有天堂地狱之别，敢不知足！君盍以赠我者移赠若辈乎？"文达急谢过，曰："君真道德士，当谨遵仁人之言。"急呼仆持貂裘付质，以质价购棉衣数十袭，至市给贫民。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朱文正不取平余

朱文正居官廉洁，尝布政数省，平余银钜万悉不取①。乾隆中，抚安徽，裁芜湖关陋规。某年，闽省洋商陋规事发，朱独不受一钱。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朱文正身后萧条

朱文正公薨日②，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仁宗亲赐奠，甫至门，即放声大哭，赐以挽诗，有"半生惟独宿，一世不言钱"之句。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纪晓岚轶事

纪文达公性机警敏给③，好滑稽，与和珅同期，恒隐相

---

① 平余：亦称"余平"。清代地方政府上缴正项钱粮时另给户部的部分。有的地方官吏收税时加重戥子称银，所得溢额银两亦名平余。

② 朱文正公：明太祖从子。

③ 纪文达：名昀，字晓岚。死后谥文达。敏给（jǐ）：敏捷。

嘲谑①，而和辄不悟。一日和乞书亭额，纪为作擘窠“竹苞”二大字②，和喜而张之。偶值高宗临幸，见之，笑谕和珅曰：“此民昀詈汝之词③，盖谓汝家个个草包也。”和珅闻而甚衔之④。未几，两淮运使卢雅雨见曾以爱士故，宾至如归，多所馈贻，遂至亏帑⑤。事闻，廷议拟籍没⑥。纪时为侍读学士，常直内廷，微闻其说，与卢固儿女姻亲也。私驰一介往⑦，不作书，以茶叶少许贮空函内，外以面糊加盐封固，内外不著一字，卢得函拆视，诧曰：“此盖隐‘盐案亏空查抄’六字也。”亟将余财寄顿他所⑧，迨查抄所存赀财寥寥⑨。和珅遣人侦得其事，白之。上召纪至，责其漏言，纪力辨实无一字。上曰：“人证确凿，何庸掩饰乎⑩？朕但询尔操何术以漏言耳？”纪乃白其状，且免冠谢曰：“皇上严于执法，合乎天理之大公，臣惓惓私情⑪，犹蹈人伦之陋习。”上嘉其辞得体，为一笑，从轻谪戍乌鲁木齐。未几赐还，授编修，晋侍读。四库全书馆开，为总纂写。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

① 谑（xuè）：开玩笑。

② 擘窠（bò kē）：指分格写的大字。擘，划分。窠，框格。

③ 詈（lì）：骂。

④ 衔：内心含有怨恨。

⑤ 帑（tǎng）：库藏。

⑥ 籍没：登记并没收所有的财产。

⑦ 一介：一人。

⑧ 亟（jí）：急。

⑨ 迨（dài）：等到。赀（zī）：资。

⑩ 庸：通“用”。

⑪ 惓惓：深切的样子。

纪晓岚对语敏捷

纪文达对语敏捷工巧，一日，为其师招饮，座有戊子科父子同榜者，师云："晓岚，尔善对，今有出语，能即席成之，当以百金古砚为赠，否则照罚。"纪诺。师云："父戊子，子戊子，父子戊子。"纪不假思索，即对曰："师司徒，徒司徒，师徒司徒。"盖某时为户部尚书，纪时为户部侍郎，皆本地风光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纪晓岚之识见

纪文达公尝谪居乌鲁木齐，言黄河伏流，再涌出地。初莫名其所以然，追履视其地，始悟沙田不能贮水，故水至即下漏。沙底必有坚土，乃能积沙；水至坚土，仍循而横流。蓄水既多，仍聚而上涌，乃地势非水性也。故公杂诗内，有："二道河边亲驻马，方知世有漏沙田"之句。

清赵遵路《榆巢杂识》卷下

纪晓岚善文字游戏

乾隆一日在亭中赏雨，已而渐猛，沟池皆盈，坡间小草渐为所没。乾隆因戏制为迷语云："大了小了，小了大了，大了就没了。"令诸臣射之。诸臣无以应。已而叩诸内监，始知其故。翌日以雨中小草为对者凡二十余人。乾隆大笑云："错了错了。"诏纪文达（晓岚）曰："你总该知道。"文达奏云："皇上所说的谅是小儿顷门。"乾隆称善。

乾隆南巡，驻跸金山寺，文

达随焉。欲题一额，构思不属，因取笔伪起稿于纸者，举示文达曰："你瞧瞧行不行。"文达曰："好一个'江天一览'"。乾隆大悦，即书付之。

文达与卢雅雨为儿女姻亲。卢任两淮运使时，亏空库资无算，奉旨籍其家产抵偿公款。时文达且曝直枢廷，呼其幼子之前，令舒掌书"少"字，诣卢示以掌中书，不交一语。卢虽老髦，亦解人也，知"少"加"手"为"抄"字，顿悟。事后文达竟以泄言获咎，遣戍军台。所著《阅微草堂笔记》，多言乌鲁木齐情景，盖皆目睹也。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纪晓岚诗讽谀士

于金坛相国敏中当权时，凡词林文士无不奔竟其门。有某探花者，人愚阘，争慕时趋①命其妻拜于妾某为母，情谊甚密。及于公死，梁瑶峰秉枢柄，某又令其妻拜梁为义父，馈以珊瑚朝珠。纪晓岚参政时作诗讥之云："昔曾相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赫弈门楣新吏部，栖凉池馆旧中堂②。君如有意应怜妾，如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亲手捧③，探来犹带乳花香"之句，某惭恧谢病归④。及嘉庆己未，朱文正公内召，某复匍匐其门，靦颜求进⑤。时又有叠前韵者云"人前惟说朱师傅，马后跟随戴侍郎"之句，时谓之"三姓门生"云。

---

① 时趋：一时的社会趋向。

② 中堂：称宰相。于敏中为文华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相当于宰相。因此也称之为"中堂"。

③ 牟尼：佛祖释迦牟尼。

④ 惭恧（nù）：羞惭。

⑤ 靦（miǎn）颜：厚着脸皮。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4

纪晓岚不谷食

纪文达公昀生平未尝谷食，米不进口，麦饭则偶一尝之。饭食，烹肉一盆，熬茶一壶，别无他物。每晏客，肴馔亦精洁，主人惟在旁举箸让而已。一日，偕人闲话，适有饷火腿数斤者，啖之立尽。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

纪晓岚食肉不食谷

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见称于世者，惟晓岚宗伯无书不读，博览一时。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词淡而雅，人争服之。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粒谷，真奇人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0

纪晓岚谓古今著述大备

纪文达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纪曰："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自量之甚者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老头子

纪文达体肥而畏暑[1]，夏日汗流浃背，衣尽湿。时入值南书房，每出，至值庐，即脱衣纳凉，久之而后出。高宗闻内监言，知其如此，某日欲有

---

① 纪文达：纪昀，字晓岚。死后谥文达。

以戏之。会纪与同僚数人，方皆赤身谈笑，忽高宗自内出，皆仓皇披衣。纪又短视，高宗至其前，始见之，时已不及着衣，亟伏御座下①，喘息不敢动。高宗坐二小时不去，亦不言。纪以酷热不能耐，伸首外窥，问曰："老头子去耶？"高宗笑，诸人亦笑。高宗曰："纪昀无礼，何得出此轻薄之语！有说则可②，无说则杀。"纪曰："臣未衣。"高宗乃命内监代衣之，匍匐于地。高宗厉声继问："'老头子'三字何解？"纪从容免冠，顿首谢曰："万寿无疆之为'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高宗乃悦。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宠姬难倒纪晓岚

文达有宠姬某氏，本河间士人女，幼慧识字，能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父死家贫，遗命必以女归纪公。公稔知女美且慧，纳之，宠擅专房。退食之暇，授以唐宋人名作，令效为诗，日久竟能作绝句。一日，见小婢以旧葛补棂纱之敝者，忽悟得一联曰："夏布糊窗，个个孔明诸葛亮。"公归告之，公不觉称善。问有下联否，公思索良久，曰："无"。姬笑曰："我今朝难倒纪晓岚矣。"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阿文成相度

阿文成公与和相同值军机

---

① 亟：急忙。
② 说：解说。

大臣十数年①，既薰莸不相合②，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去和相十数武③，愕然独立④，和就与言政事⑤，公亦漫应之，终不移故处也。

安南国王阮光平至京⑥，遣其臣馈公土仪⑦，公取一二物，使人出曰："中朝相公问陪臣好⑧。汝国王既诚心朝觐⑨，其优赍厚庞⑩，皆出自皇上体恤远人之意，莫谓中朝相公不识顺逆二字也。"其陪至汗流夹背，出谓人曰："此诚宰相语！"

公有上赐马，一日脱缰去，圉人入告⑪。公方观书，曰："觅之！"既获，复命，公徐曰："好。"仍读书如故。其相度也如此。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8

阿文成用兵

阿文成公屡膺挞伐，平定绝域，为近日名臣之冠。其拔擢人才，或于散僚卒伍以一二语赏识，即登荐牍⑫，故人皆乐为之用。兴将军奎以将校从事，公奇其貌，曰："此将才也。"因与之副将劄⑬，命其攻克某岭，即日克捷，其后卒为名将。如

---

① 阿文成公：名桂，谥文成。清乾隆时大臣。屡立战功，历任内大臣及工部、兵部、礼部尚书，及云贵总督等职。和相：大臣和珅。

② 薰（xū）莸（yóu）：香草和臭草，比喻贤者与奸邪之人。

③ 去：相距。武：步。

④ 愕然：耿直的样子。

⑤ 和：和珅。就：凑近。

⑥ 安南：今越南。

⑦ 土仪：作为礼品的地方特产。

⑧ 中朝：中国朝廷。

⑨ 朝觐（jìn）：臣朝见君。

⑩ 优赍（lài）：丰厚地赏赐。

⑪ 圉（yǔ）人：养马的人。

⑫ 荐牍：推荐人的公文。

⑬ 劄：同"札"，公文，任命书。

王述菴司寇昶、韩桂舲司寇崶、百菊溪制府龄、朱百泉观察尔赓额皆以微员赏识，其后皆为卿相。闻其于军务倥偬间①，惟于幕中独坐饮酒吸烟，秉烛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长啸，持酒旋舞，则次日必有奇策。其驱使将士，如发蒙振落，其成功者，或奖以数语，或赏以糕果，而其人感激终身，甘与效死。

其薨数日前，自知死期，于其诞辰，置酒作乐终日。训其子孙，励以纲常名节，曰："余从此长诀，不复训教尔等矣！"病笃时②，将其兵书诗文稿尽命焚之，曰："无以此误后人也！"余尝往吊，见其厅第湫隘③，居然儒素，较之当时权贵万厦巍然者，薰莸自别④，比之李文靖厅前仅容旋马者，未为过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2n

阿文成移营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营已定，忽传令迁移，诸将以天晚力阻，公随发令箭云：违者立斩。合营虽从之，而不免怨诽。迨昏夜大雨⑤，前此营基，水深丈余，几为漂没，咸诧为神奇。公曰："我有何异术。特见群蚁移穴，知地热将雨耳！"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郑板桥轶事

兴化郑进士板桥善画，体兼篆隶，尤工兰竹，人争重之。

---

① 倥偬（kǒng zǒng）：紧迫。
② 笃（dǔ）：重。
③ 湫（qiū）隘：低湿狭小。
④ 薰（xūn）莸（yóu）：香草和臭草，比喻美和恶。
⑤ 迨（dài）：等到。

性奇怪，嗜食狗肉，谓其味特美，贩夫牧竖有烹狗肉以进者，辄作小幅报之。富商大贾虽饵以千金不顾也。

时扬州有一盐商求板桥书不得，虽辗转购得数幅，终以无上款不光，及思得一策。一日，板桥出游稍远，闻琴声甚美，循声寻之，是竹林中一大院落颇雅洁，入门，见一人须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桥大喜，骤语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唯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请尝一脔①。"两人未通姓名，并坐大嚼。板桥见其素壁，询其何以无字画，老人曰："无佳者，此间郑板桥虽颇有名，然老夫未尝见其书画，不知其果佳否。"板桥笑曰："郑板桥即我也，请为子书画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纸若干，板桥一一挥毫竟。老人曰："贱字某某，可为落款。"曰："此某盐商之名，汝亦何为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时，某商尚未出世也。同名何伤？清者清，浊者浊耳。"板桥即署款而别。

次日，盐商宴客，丐知交务请板桥一临②。至则四壁皆悬己书画，视之，皆己昨日为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盐商所使，而己则受老人之骗，然已无可如何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郑板桥判富室赖婚案

郑板桥令潍县时，有贫士控富室赖婚。郑板桥留贫士于署，更檄富室至，从容语曰："若女诚不能为贫家妇，然独不

---

① 脔（luán）：一块肉。
② 丐（gài）：乞求。

为令东床地乎①？若肯以千金易婚约，则有我在，事蔑不济矣②。”富室如数纳金讫，板桥复从容语曰：“若女无丫角以终理，余为汝更觅一快婿何如？此千金即作奁资可也③。”富室方感谢未遑④，板桥已命人速贫士出⑤，就堂上为青庐⑥，携女及金而去。此事颇快人意。

又板桥有女，颇能传父学，及笄矣而未字。友人某，所学所好悉与板桥合。一日板桥语其女曰：“吾携汝至一好处去。”乃偕至友家，曰：“此汝室也。好为之，行且琴鸣瑟应矣⑦。”女知父意，亦不复去。其倜傥不羁如此。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2上海书店1981年版

郑板桥书画要现银

兴化郑板桥大令燮，尝鬻书画以自给，其润格云：“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即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中心喜悦，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又诗云：“画竹多于卖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春风过耳边。”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

① 东床：指女婿。
② 蔑：无。济：成。
③ 奁(lián)：嫁女所备衣物的总称。
④ 未遑：来不及。
⑤ 速：邀请。
⑥ 青庐：古代婚俗，以青布幔为屋。于此交拜迎妇，称青庐。
⑦ 琴鸣瑟应：比喻夫妇合欢。

郑板桥字自为一体

兴化郑板桥以书画名海内，真迹渐少，当时已有扬州某观道士，学其体足以乱真，后又有同县黎氏仿之，皆书也。兰竹，理氏昌凤能为之。板桥楹帖，粉笺为多。板桥初学晋帖，雍正辛亥，书杜少陵《丹青引》横幅，体仿《黄庭》。后乃自为一体，蒋心余指为晚摹《瘗鹤》兼山谷者。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郑板桥倾囊赠人

郑板桥尝官山东潍县，乾隆时罢归家居。尝作一大布囊，凡钱帛食物皆置其中，随取随用，或遇故人子弟及同里贫善之家，则倾与之。著有《板桥诗词钞》及《家书道情》行世。潍县人多效其书法，世咸以才人目之。其集中家书数篇，语语真挚，肝肺槎牙①，跃然纸上，又非仅骚人墨客比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郑板桥念乳母

郑板桥少孤寒，赖乳母费氏抚养得活。岁饥，费晨负入市，以一钱易饼置其手，始治他事。析桥既入官，有诗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平生所负恩，岂独一乳母。"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郑板桥居官治绩

兴化郑板桥，名燮，乾隆

---

① 槎牙：同"杈丫"亦作：楂丫"。歧出的样子。

间，知山东潍县。值岁连歉收，斗粟值钱千。板桥乃大兴工役，招远近饥民，修城浚池，以工代赈。复劝邑中大户，开广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责其平粜①，讼事，则右窭子而左富商②。监生以事上谒，辄坐大堂，召之入瞋目大骂曰："驼钱骡有何陈乞？"或命皂卒脱其帽，足踏之，或捽③头黥面④，逐之出。一时豪富咸严惮之⑤，而贫民赖以存活者则无算。

其宰范时，有富家欲逐一贫婿，以千金为寿。板桥收其女为义女，复潜蓄其婿在署中。及女入，拜见，因出金合卺，令其挽车同归，时称盛德。后以报灾事忤大吏，罢归乡里。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马秋玉待郑板桥

兴化郑板桥大令燮未通籍时⑥，居东门外宝塔湾，以课徒自给。值岁俭，生徒尽散，因举债以偿急需。约至端午，质剂子本⑦，届时而畀。然虑不得偿，先期避焦山，依其乡僧，饰辞逭暑⑧，实避债也。五月下旬，未得家中耗，不敢遽归。马秋玉曰向时住松寥阁，清晨雨

---

① 粜（tiào）：卖出粮食。

② 窭（jù）：贫寒。

③ 捽（zuó）：揪。

④ 黥（qíng）：古代在犯人脸上刺刻涂墨的刑罚。

⑤ 咸（xiǎn）：全、都。

⑥ 通籍：籍是二尺长的竹片，上写姓名、年龄、身份等，挂在宫门外，以备出入时查对。"通籍"谓记名于门籍，可以进出宫门。后来也称初作官为"通籍"。

⑦ 质剂：古代买卖时用的契卷。《周礼·地官·质人》："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郑玄注："质剂者，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

⑧ 逭（huán）暑：逃暑，避暑。

霁，携一仆登山椒，微吟相属。板桥从其后听之，似重叠，仅得一语云："山光扑面经宵雨。"板桥遽前揖曰："君得句颇佳，已窃听之。"马谓："诗思涩甚，先生能举其偶乎?"板桥曰："不才已得'江水回头欲晚潮'七字，不审足下谓何?"马喜甚，谓较己语为自然，叩其所居，明日访之，邀往对弈，即为设一榻，请移居，乐数晨夕。久之，板桥欲归不得，有忧色。马询曰："以君雅人，方谋行乐，何郁郁为?"板桥曰："仆以避债而来，非能效公等作达也。今将归矣，虑家中无耗，不敢遽行，故忧耳。"马唯唯。又历十数日，与马别，为之祖饯，举觞为寿，板桥自落落也。

板桥抵里，步迈门巷，趦趄不前①。见圬人方墁墙扫除②，大骇，以为宅已赁他姓矣。及入门，则其孺人含笑相劳苦，又呼仆具酒食，曰："老爷当饿矣，可亟备食。"板桥益踧踖不安③，私叩孺人曰："端午节何如?"曰："前数日君寄家二百金，已毕偿，端午节左右隳突吾门者④，皆改容谢罪去。今以其余修屋，防梅雨耳。"板桥自叹曰："吾怪马君固应不至是，今果知贤者也。"是年赴扬州，与马订交，后遂为马上客，既罢官，亦常主于马。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袁枚乞假归娶

钱塘袁子才枚以翰林庶吉

---

① 趦趄：同"趑趄"。且前且却，犹豫不进。

② 圬人：泥水工人。

③ 踧踖：恭敬而 促不安的样子。

④ 隳突：破坏奔突。

士归娶，绘图纪事，曰《恩假归娶图》。图有袁象，少年玉貌，披红斗篷，骑白色马，行风雪中，前后从者数人，跨卫同行。图后题跋者数百人，皆雍、乾时老名宿也。咸丰时，粤寇陷金陵，图毁于难。

满洲铁冶亭少宗伯保，乾隆壬辰进士，由吏部郎中数过至侍郎，工诗善书，名重京师。壬子，典试江南。事竣，访袁子才于随园，出诗求订，袁亦出《归娶图》求题。冶亭题云："诏恩归娶兴如何？白发朱颜镜里过。我向随园称后辈，廿年前亦小登科。"盖冶亭亦于庚寅乡举后完姻，都人谓完姻为小登科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袁枚爱和尚诗

金陵水月庵僧镜澄能诗，然每成，辄焚其稿。槜李吴澹川录其数首呈袁子才，激赏之。澹川谓镜澄宜往谒，镜澄曰："和尚自作诗，不求先生知也，先生自爱和尚诗，非爱和尚也。"卒不往。其《留澹川度岁》诗云："留君且住岂无因，比较僧贫君更贫。香积尚余三斛米，算来吃得到新春。新栽梅树傍檐斜，待到春来便著花。老衲不妨陪一醉，为君沽酒典袈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

袁枚有女弟子

乾隆壬子三月，袁子才寓西湖宝石山庄，一时江浙女弟子各以诗来受业。因属尤某、汪某写图布景，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湖楼主人孙令宜臬使之二女云凤、云鹤也；正坐抚琴

者，己卯经魁孙原湘之妻席佩兰也；侧坐其旁者，大学士徐文穆公本之女孙裕馨也；手折兰者，安徽巡抚汪又新之女缵祖也；执笔题芭蕉者，汪秋御明经之女婢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吴江李宁人臬使之外孙女严蕊珠也；凭几拈毫若有所思者，松江廖古檀明府之女云锦也；把卷对坐者，太仓孝子金瑚之室张玉珍也；隅坐于几旁者，虞山屈婉仙也；倚竹而立者，蒋戟门少司农之女孙金宝也；执团扇者，即金纤纤，吴下阵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钓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鲍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正香，张可斋诗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随园老人侧，而携其儿者，子才之侄妇戴兰英也，儿名恩官。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袁枚有折狱才

袁子才历任溧水、沭阳、江宁知府，有折狱才，终日坐堂，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无犯湔雪之①，奸民皆敛迹。方山溪洞外两氓争地，无契券，论久莫能断。袁视案牍山积，笑曰："此左民所云晋郑之间有隙地，玉畅、顿邱是也，讼久则破家，吾当为若了之。"乃尽去旧牍，别给符验，使各开垦升科。

某年五月十日，天大风，白日晦冥。江宁有韩氏者，被风吹至铜井村，村去城九十里，明日，村人送之归。女已字李秀

① 湔（jiān）：洗。

才子①，李疑风不能吹人远去，必有奸，因控之县。袁曰："古有风吹女子至六十里者，汝知乎？"李不信，袁取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名臣，宁作诳语？第当年风吹吴门女，竟嫁宰相，恐汝子无福耳。"秀才读诗大喜，姻好如故。总督尹文端公继善闻之，曰："可谓宰官必用读书人矣。"

江宁有战舰系缆江干，一日，有老兵方踞舵楼而遗矢，有舟扬帆来掠之，兵坠水死。诸兵尽出，断帆系舟，榜舟子无算，创甚垂毙，鸣之官。袁往验，诘舟人曰："汝挂帆行，何至遽触他舟？"舟人固称风急，实非人力所能主。袁曰："汝言不足信，可仍驾舟扬帆而下，令我审视之。"舟人如所命，乘风破浪，渺不知所之。盖已谕役，密令其竟去也。诸兵大哗，袁曰："此误杀耳，律无抵法，埋葬银由我出俸钱给之可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袁枚释园字

袁子才居金陵，尝畜一羊，逸入邻园，食其所种之菜。园叟来告，袁戏叟曰："汝知园字乎？必筑围而后可。"叟固风雅士也，闻之，亦戏曰："汝亦知园字内为何字乎？筑围仅能防围外，不能防围内也②。"袁亦为绝倒。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袁枚广交

袁子才广交，居金陵随园，

① 字：许配人家。

② 围内：园原作"園"。故叫袁为围内。

为诗坛盟主。四方客至，坐花醉月，樽俎联欢，殆无虚日。一日，大开东阁，客至五百人，皆一时知名之士，惟赵云松观察方游栖霞，折简招之，竟谢不往，贻以诗云："名纸填门奉坫坛①，随园豪举欲留餐。灵山五百阿罗汉，一个观音请到难。"袁得诗大笑。

子才交游遍海内，大江南北为尤多。每出行，自白下起程，而京口，而毗陵，而锡山，而苏，而松，以抵杭州，沿途访旧，都以肴蒸相馈赠，虽有行厨，虚自备员而已。至杭后，句留略久，人之询归期者，鱼雁日以属②，及将返金陵，皆已相候于道矣。或邀至其家，一宿再宿，其馈赠一如出行时。子才曰："三年一看西湖雨，累得家家具黍鸡。惟年已七十余矣，若问重来与否，则前路茫茫，殊难自主，而未能预定耳。"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金纤纤愿师袁枚

苏州有女士曰金纤纤，名逸，生而有夭窕之容。幼读书，即辨四声，爱作韵语，每落笔，如骏马在御，蹀躞不能自止③。年甫笄，嫁吴中少年陈竹士。结褵之夕④，忽一婢手花笺出，索竹士催妆诗。竹士适然惊，幸素所习也，即应教，索和。然事尊章谨，不以文翰自矜。当时吴门多闺秀，如沈散花、汪玉轸、江碧珠等皆能诗，皆推纤纤为祭酒。一日，偕诸女坐虎邱剑池旁，相与谈《越绝

---

① 坫坛：迎门的土台子。

② 鱼雁：指书信。

③ 蹀躞：小步的样子。

④ 结褵：古代女儿出嫁时母亲把佩巾结在女儿身上。后作为结婚代用语。

书》、《吴越春秋》诸故事，洋洋千言，此往彼复，缙绅先生旁听者或不解所谓。其论诗，于唐宋诸名家，靡不研究，尤嗜袁子才诗。尝于病中得《小仓山房集》，伏枕读之，尽四昼夜毕。寄书谆谆，乞为弟子。及袁往访，扶病出拜，逾数月而死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尹文端与袁枚师生之契

袁子才与尹文端公师生之契，固不与寻常同。文端督两江时，袁时相过从，情意亲密如家人。文端或勾当公事未了①，在签押房，袁直入内室。文端多姬侍，不避袁，评诗论画，咸以袁先生呼之。一日，文端招袁，迟之久不至，屡催之，不知踪迹所在。及文端退食燕寝②，袁已与诸姬开樽饮矣。文端为颂《山枢》一诗以嘲之，相与大笑。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

甘庄恪平冤狱

甘庄恪官奥西臬司③，平反一冤狱。

宣化县有武举黄国宁家失盗，陆续缉获九人，府县审明，定招解司。其首犯某，则黄国宁之妇翁也。公疑之，示期亲审，唤首犯某至，但痛哭呜咽，不能出一语。公曰："尔以妇翁行劫女婿，良心丧尽，自作自受，尚有何词？"因诉曰："天

———

① 勾当：办事。

② 燕寝：休息或安寝。

③ 臬（niè）司：主管一省刑名案劾事之官，清代又称"臬台"、"廉访"。

下岂有此人情哉？小人女儿现在，亲戚往来无异，何为邀外人行劫女儿家？求爷细按之，不然，小人死不见天日矣。”公曰：“汝既非真盗，府县审时，何为输服乃尔？”泣曰：“三木之下①，何求不得？等死耳，较犹缓须臾也，何惮而不招哉！”公令言其情。供曰：“女婿家失事之次日，闻而往视，时盗已远飏②。小人为潜行 缉，今所获在官之黄必正等，皆小人所缉获者。各盗衔恨，遂诬以招邀为首。府县不察，夹打成招。”又审至一寥日恒者，察其状貌，为朴实农民，不类盗，又疑之。诉曰：“小人冤无可辨，惟现有一证，求验视之，乃织布所用之扣，以分析经丝者。”诘此何为证，答曰：“盗凭赃定。所以指为盗，以家有白布一疋。此布乃小人母所织，即用此扣经而成之者，共几千几百几十扣。”试取验之，细数“赃布”，不爽一丝③。诘尔既非盗，县役何为至汝家起赃？答云：“盗等诬扳也。小人与武举村邻，因往某山取竹备用，见黄必正等五人，在山中偶语，怪之。次日闻黄家失盗，因思必某等所为，遂语泄，诸盗乃以此弋获④。盗等衔恨，遂诬扳受累。”徐审至黄必正等，反复究诘，乃合供此内九人，惟必正与某某等五人，实同夥行劫。其武举之妇翁，及寥日恒等四人，皆诬扳者也，由是四人始得昭雪。呜呼！听断之际，不能平心静气，揆情度理，徒恃三木以从事，其不至天陨雪而鬼夜哭者几希。

---

① 三木：古代加在犯人颈、手、足上的刑具。

② 远飏：指逃得无踪影。

③ 爽：差。

④ 弋获：缉获在逃罪犯。

清赵遵路《榆巢杂识》卷下

徐明经分人以财

钱塘徐虚斋明经以诚生平阐佛老，而好施与，闭户教授，单寒之家，辄不计其修，且岁时周邺之。乾隆季年，表弟范圻方髫龀①，从父宦游，遭家不造，自数千里外扶父梓归，依明经，则曰："中表亦同血胤，犹我弟也。"饮食教诲，无微不至，及其成人，为之授室②，并给资使游秦、晋，为诸侯上客。明经之曾孙为印香舍人恩绶，有祖风，亦贫而好施，即珂之父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岳青天岳起

岳少保起，满洲人，以孝廉起家。初任奉天府尹，前令尹以贪黩著③，公入署时，命仆自屋宇器用皆洗涤之，曰："勿缁染其污迹也④。"后与将军某抗⑤，罢官。今上亲政，首起用为山东布政使，俄调任江苏巡抚。

公以清介自矢⑥，夫人亲掌签押⑦，署中僮仆不过数人。出则驺从萧条⑧，屏却舆轿，瘦骖敝服⑨，居然寒素。禁止游船妓馆，无事不许宴宾演剧，吴下奢侈之风，为之一变，实数

---

① 髫龀：童年。古时小孩下垂的头发叫髫。换牙叫龀。

② 授室：给娶媳妇。

③ 贪黩（dú）：贪污。著：出名。

④ 缁（zī）染：污染。

⑤ 抗：意见不合

⑥ 矢：通"誓"。

⑦ 签押：署名或画押。

⑧ 驺（zuō）从：古代贵族官僚出门时所带的骑马的侍从。萧条：极少。

⑨ 骖（cān）：指乘马。

十年中所未有者。其驭下甚宽①，然不假以事权。②。尝与客共谈，指其侍从曰："若辈惟可令其洒扫趋走，烹茶吸烟而已。署中政事，乃天子付我辈者，安可使其与闻？从来大吏多不能令终者，皆倚任若辈为心腹故也。"

其夫人尤严正，公尝往籍毕弇山尚书产，归已暮，面微醺③，夫人正色告曰："弇山尚书即以耽于酒色故④，至于家产荡然。今相公触目惊心，方畏戒之不暇，乃复效彼为耶？"公长谢乃已。故吴民至今思之，演为《岳青天歌》，以汤文正之后一人而已。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4

刘海峰

刘海峰先生讳大櫆，桐城人，古文名家。少以文谒李穆堂侍郎，惊曰："五百年无此作者，欧、苏以来一人而已！"其见重于此。举博学鸿词科，鄂文端公业经首选，张文和恶其才，因曰："此吾乡之浮荡者。"因易以刘文定公，先生遂落拓终其身。居京邸，其弟馆于明太傅家，先生恶其权贵，乃避居朱都统沦瀚宅，破壁颓垣，蔼如也⑤。先恭王重其品，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而先生归乡后，音书杳然，其高傲也如此。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2

---

① 驭：役使。
② 假：借，给予。
③ 醺（xūn）：醉的样子。
④ 耽（dān）：沉溺。
⑤ 蔼（ǎi）如：平和的样子。

朱轼救舒赫德

乾隆乙亥，何逆既投诚①，舒文襄公赫德时任定边将军，请将其家属分置苏尼特等近地，以为羁质②。纯皇帝大怒，谓其分散骨肉，有伤远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斩之。朱文端公闻命③，排扉而入，请召对，力言人材难得，舒一时过虑，然平时办事勤慎，请援议能之典。上曰："命已下逾日，恐难追转。"公奏曰："即命臣子成麟追之。"上可其请。公出谓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即于马前割袍前襟，驰骑而往，甫至潼关，卒追前命而归。时傅文忠公告人曰："朱公诚仁者之勇，是日虽恒百辈，终无济于事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2

百文敏之折狱

清嘉庆年间，封圻大吏才猷卓著者④，首推百文敏公。当时朝廷称之曰"能"，身后谥之曰"敏"，非虚美也。曩从汉阳友人偶谈一事⑤，已不愧神明之誉，兼可为惩劝之资，因亟笔记之⑥。

方百文敏之总制两湖也，有江西客民在汉口经商多年，积有余资，回家置产，渐臻完美。因年逾周甲⑦，思终老于

---

① 阿逆：指阿睦尔撒纳。卫拉特蒙古光军特部的台吉。乾隆十九年降清，后又勾结沙俄举兵反清，败后进入俄罗斯。

② 羁（jī）质：羁绊和人质。

③ 朱文端：朱轼。雍正、乾隆两朝大臣，死后谥"文端"。

④ 封圻（qí）：都城附近之地。

⑤ 曩（nǎng）：从前。

⑥ 亟（jí）：急。

⑦ 周甲：六十岁。

家，以免奔驰之苦。有一弟在家读书，仅博一衿①。谁知弟心不良，恃田园契据尽在手中，将兄逐年产业，作为己手所进，一股全吞。致兄垂老萧条，无可控诉，不得已挟其微资，重赴汉口为贾。迁延数载，生意甚微，郁闷吁欷②，无以自遣。熟闻百公之精明，屡伸民间之冤抑，遂作词呈控。讯出其祖父寒彻，一无遗蓄；弟年甫冠③，向赖老兄抚养，得以读书成人情事，时公已洞见此案大概。收呈后不加批发，即手交江夏令，谕令设法办理。江夏令以案关隔省，既难于传人，又无从察访，延至数日，莫展一筹。转求教于制府，公笑曰："此易事耳！即在盗案中列其弟为窝家，斯得之矣。"江夏令因遵谕具详，公即飞咨江西中丞④。刻日严拿其弟到案，不由分辩，即押解至湖北归案讯质。公随亲提至大堂，厉声呵斥曰："秀才家应守名教，乃敢作盗窝家，致富千金，情实可恶，法更难宽，速令招供定案。"时其弟魂不附体，只求苟全性命，指天誓日，供称家产系兄作贾所成，实无与盗通窝情事。问以兄现在何处，答曰："现居汉口。"立传到案，质讯明确。断定革去生员，薄与笞罚，即将家产仍归兄管，听兄随时赡给，不准分外妄干。弟亦俯首遵依完结，毫无异议。案关两省，事阅多年，不过数语之间，而真情毕露。一时靡不倾公之明云⑤。

---

① 衿：亦作"青衿"。原指学子的服装，明清科举时专指秀才（生员）。

② 吁欷（xū·xī）：叹气。

③ 甫：刚刚。冠：弱冠之年，二十岁。

④ 飞咨：迅速传递公文。咨，公文，用于同级机关。

⑤ 靡不：无不。倾：折服。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海超勇盗马

海超勇公兰察从征西域、金川、台湾诸战，以功超封五等，为乾嘉时武臣之冠。值内廷时，与蒙古巴林郡王巴图相曾。二人皆有骏骥，扈跸木兰①。王欲以己马易公骑，公不许。王曰："余夜间使人盗去，公勿瞋也②。"公笑，应之曰："大佳。"晚间王果使人往窃，见骏马独立荒原龁草③，因潜捕之；讵土窟中一健夫执马韁，伏其内，大呼曰："寄语汝王，吾公行当窃王马矣。"盖公豫为之备也。使者归告，王命防闲严密。夜半，忽闻帐外大呼："盗马者乘马遁矣！"俄万帐齐呼捉贼④，如山岳崩势，王马皆惊逸出栈。及追转，而名骒已失。盖公潜至王帐后，使从者群呼，及防者出视，而公乘马行矣。事虽猥琐，⑤，亦一兵机也。次晚二人相见欢饮，王深服其智，卒以马赠公。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洪亮吉狂放

洪稚存编修亮吉，阳湖人。中庚戌探花。性狂妄，嗜酒纵饮。善考订，其著《乾隆中府厅图志》及《东晋疆域考》、

---

① 扈跸木兰（hùbì）：指随从帝王打猎驾车用。扈跸，护从帝王的车驾。木兰，围场名，在今河北围场县内。清康熙、雍正诸朝，皇帝常于每年秋率王公等于此围猎习武，称木兰秋狝，其地称木兰围场。

② 瞋：瞪大眼睛，此表愤怒。

③ 龁（hé）：咬，吃。

④ 俄：不一会儿。

⑤ 猥琐：鄙财庸俗。

《南北朝疆域考》，学问渊博。戊午，大考翰林，公上《平邪教疏》，深中当时窾要①，人争诵之。朱文正公召之入都，欲荐于朝。先生乃于朱座首斥其崇信释道，为邪教首领之语，朱正色曰："吾为君之师辈，乃敢搪突若尔？"先生曰："此正所以报师薄也。"又讥王韩城相公为刚愎自用，刘文清公为当场鲍老②，一时八座无不被其讥者。后裹装欲归，复上书于成王及朱石君、刘云房二相公，多诽谤朝廷语。成王以其书上闻，上悯其书生迂鲁，戍于伊犁。未逾年，即放归田里，以其书常置御座旁，曰："此坐右良箴也。"上之宽大也若此。先生即放还，亦纵酒自娱，不数载，卒于家。其所著古文，多载本朝名臣嘉言善行，有裨于世教焉。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7

程制军纳谏言

丁别驾言程制军祖洛，风裁甚峻。抚江苏日，公子自徽州省觐。过浙，一知县馈食物二罂，中途启视，罂下贮金。至以白公，公移文浙抚，具以金还其县，浙抚旋劾罢之。严峻如此，而犹有诬公谓之"程要金"者，至以上闻，何耶？余曰，正以公之严峻耳。公接下不假辞色，批答公牍，驳斥动数百言。有人所难堪者，于藩臬亦然③。以是人憾之，诬以飞语。然公殊受善，驳诘虽严，若以理争，未尝不回怒听也。余令武进之前岁，公与江督陶公，

---

① 窾（kuǎn）要：敝端。

② 鲍老：宋代戏剧角色名，庸碌之辈。

③ 藩臬：明、清时称布政、按察二司为藩臬。

奏浚孟渎三河。兴公未几，以雨雪盛，工坏，奏缓工期。及余受篆①"，公檄使兴工。余上言，时在春仲，农事方兴，非作大工时。且前议章程，尚有宜更议者。公怒，严斥之，云："工已奏定，安可改期！该令能言之督抚，督抚断不敢奏之朝廷也！"辞甚厉。余复上书曰："水利之兴，原以利农人也。今方播种之时，使民废耕而工作，非农隙也。三河皆以淤不通江，故请浚之，以溉民田而济漕运，若兴工，则首尾筑坝，涓滴不入。三河工长一百六十余里，民田待灌者数十万亩，今悉断其流，是利未兴而受害已大矣！况前数年之工，以雨雪过盛而坏，今方春仲鸠工②，必兼旬始能举事，则已春季矣。大工用夫数万，竣工不止百日之期，已及盛夏，大雨时行，工必再坏，岂可不深长思之。。"公见书，怒解，更批答曰："该令以民事责本部院，本部院安敢不遵，已奏请改于秋后兴工矣。"公之受言如此。

清姚莹《康輶纪行》卷2

记黎世序轶事

黎襄勤公世序，河南罗山人，初以进士令西江。上官命稽案至某县，羊角风旋舆前不散③，黎曰："汝冤魂耶？导我行，为汝雪之。"风果前导，至壕而没，问里甲，云，某甲新以瘵卒④。问其家，继室少艾⑤，无子女，以饶于财，未嫁也。唤其妻至，美而艳，问若

---

① 受篆：担任官职，此指作者任县令。

② 鸠工：纠聚工人。

③ 舆：轿子。

④ 瘵（zhài）：肺结核病。

⑤ 少艾：年轻美貌。

夫以何疾死，答以瘵。曰："是有他故，吾欲验之。"某氏甚辩曰："验有故，当我以罪，无故，奈何？"黎曰："我当其罪。"棺既开，骨瘦如柴，验无据。某氏喧号索命，黎无以难，姑悬待访。某氏迭挖于廉访中丞，檄下如星火，至省垣，大吏咸谓黎疯颠，将参处。黎曰："固也，请赐一月限，世序访不得实，罪无悔。"宪许之，辞出。作星士装①，周行县四境，二十余日，迄无朕兆，心甚郁郁。

一日微雨，奔至一村，避柴门下，老媪出阖扉②，问之，曰："卖卜之人，幕无所归，乞投宿焉。"媪曰："我齿已暮③，无所避嫌，家有三楹，客可宿东偏屋。"出脱粟饭之。问其家人，云有子某乙，日游荡不归，言之絮絮泣。俄有叩门声，一男子入，携酒肴饼饵甚多。呼母曰："今日博大胜，母可饱餐。"媪告以有客在，导以见，因列酒馔。某乙曰："汝财星也，今日来，我博即大胜。明日勿去，我再往博。"明日去，至午归，负赤仄累累④。曰："汝真财星。"因更卖酒食以饷。饮既酣，某乙曰："欲与君结为兄弟如何？"黎亦欣然，因劝之曰："观子意气不凡，何甘于下流？况有母，宜务正业，蓄妻子，不宜自弃如此。"某乙曰："我虽赋闲，然奉养老母外，一身无挂碍。得钱多，即乐一日，否则忍饥，要妻子何为？天下妇人最毒，某村某甲，家资巨万，身不得其死，今且他人入室矣。要妻子何为？"黎曰："闻有县官为检验矣。"某曰："此事除

---

① 星士：替人算命的术士。

② 阖（hé）扇：关门。

③ 齿：年岁。

④ 赤仄：原为汉代钱币名称，后用为钱之通称。

我知之，虽武侯复生①，安能测其底蕴？县官且由此得罪，他官更莫敢问矣。”黎曰：“盍为我言之②？”某曰：“他人是非，言之何益？”黎曰：“我两人交同手足，保无漏言，闲佐酒，庸何伤？”某曰：“我梁上君子也③。一旦入某甲家④，掘后墙，探首入，见某甲卧床上，其妻与一男子，各持烛持剪，自瓷盎中出小蛇一，置某口，以剪剪蛇口，蛇痛极，入腹中，某甲大呼，气已绝矣。妇人与男子收蛇尾并剪，置盎中，埋牖下⑤，然后同饮同卧。我观至三鼓，怒发上指，不复窃，遂归。县官何人，遂能测耶？”既而曰⑥：“我明日仍往博，子毋去卖卜村市，晚归同饮可也。”黎曰：“我卜子三日内有奇祸，无出门；过此以往，当交好运，终身吃著不尽矣。汝在家坐守，我出卖卜。约晚，仍会于家。”

黎出，暗会人骑驰至省垣，见廉访请复审。拘某乙来，跪堂下。视堂上，卖卜人也。黎曰：“第吐实⑦，保无害。”某乙供如前。从牖下掘得瓷盎，蛇尾、剪刀并存。再验棺中，半蛇亦出。供证确凿，某氏无所遁。乃供在室时，通于表兄某。既嫁，夫有瘵疾不能满其欲，与表兄计，夫死无迹，赀既饶⑧，与表兄昵，不嫁终其身。案定，抵某氏及其表兄于法，群以为龙图再生也⑨。

后黎官至河帅，迎某乙母

---

① 武侯：指三国时蜀汉诸葛亮。

② 盍（hé）：何不。

③ 梁上君子：窃贼的代称。

④ 一旦：一日。

⑤ 牖（yǒu）：窗户。

⑥ 既而：不久。

⑦ 第：只。

⑧ 赀（zī）：资财。

⑨ 龙图：指宋代包拯。

去，奉养若母。约某乙不为盗，日给钱一缗，任其游瞩，以终其身云。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阿克当阿之奢侈

起居服食之奢侈，以旗员为最，盖多供奉内廷，得风气之先，无往而不当行出色也。嘉、道时，雨淮盐政以阿克当阿为尤侈，任淮鹾至十余年①，人称为“阿财神”。过客之酬应，至少无减五百金者，交游遍天下。仁宗亦眷之，派查河，派查赈，乃竟未能洊擢封疆②，盖其时政体尚严也。至道光，则同为内务府员之锺云亭即任闽督、鲁抚矣。

阿所藏书籍字画值三十万金，金玉珠玩值二三十万，花卉、食器、几案值十万，衣裘、车马值三十万，僮仆以百计，幕友以数十计。每食必方丈，非国忌，鲜不演剧。即鼻烟壶一种，亦有二三百枚，无百金以内物，纷红骇绿，美不胜收。真奇楠朝珠用碧犀、翡翠为配件者，一挂必三五千金，皆腻软如泥，润不留手，香闻半里以外。带钩玉佩则更多矣。司书籍者仆八人，随时装潢补订者又别有人。宋、元团扇多至二千余，每扇值四五两，乃于数万中选择而留之者。全唐文馆即其奏请开办者也。吴穀人、吴山尊、孙渊如、黄仲则、石琢堂、洪桐生皆为座上客，极一时风雅之乐。其饮馔，他不具论，鲥鱼上市，心派数小艇张纲于焦山急流中，上置薪釜，得鱼即投之釜，双浆驰归，至平

---

① 鹾：盐，引申为管盐的官。

② 洊擢：推荐提拔。洊通荐。

山则正熟，与亲在焦山烹食者无异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阿思哈养女嫁英和

中丞阿思哈官广东日，尝买一妾，妾携一女至，年方四、五岁，甚美，遂留养之。

后十余年，而和珅有女，丑，且眇一目①，欲婚于德定圃之子英和，恐其不愿，求高宗为主婚。德知之，亟驰赴阿②，求此养女为子妇。明日，高宗果召见，问及婚事，奏云："已与哈思哈有成议矣。"乃已。

其后定圃官礼部尚书，以祭天坛之天灯不起，革职，盖珅之修怨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史丙藏张苍水诗文

张苍水被执登舟，中夜，防卒史丙坐蓬下唱《苏武牧羊》曲，张披衣起，扣弦和之，且酌以酒劳力曰："尔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尔无虑。"张之诗文集如《奇零草》、《水槎集》、《北征录》、《采薇吟》，皆丙所藏。或有从而购之者，丙曰："公之真迹，吾日夕焚香拜之，安得付子！"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谢芗泉之疏阔

谢芗泉先生……大节不苟，然性疏阔，其居处几榻，尘积数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

---

① 眇（miǎo）：瞎。
② 亟（jí）：急切。

纷披，殊有濂溪不除阶草之意。财物奢荡，一任仆人侵盗，毫不介意。性复多忘，尝新置朝衣，借法时帆祭酒著之，罢官后遂不复取。及官仪部，当有祭礼，复欲市取。时帆闻之，故意问之曰："吾记君尝于某时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无？"谢茫然曰："此等物，弃诸敝笥，安可索取？"法复曰："或君曾假诸人乎？"谢仍不复记忆。法笑曰："君于某日曾假余著之，今尚在余笥中，君果忘乎？"谢乃恍悟，其不屑细故若此。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2

毛西河五官并用

萧山毛西河检讨奇龄生有异禀，能五官并用。尝以右手改弟子课作，左手拨算珠，耳听弟子背诵经书，目视小僮浇花，口又答弟子之问难，间与其妇诟谇焉①，不稍紊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毛西河默写染肆帐册

毛西河尝入染肆，与肆伙闲话，坐定，吸淡巴菰②，且阅其帐册，星火落焉，乘风而燃，册遂毁，肆伙窘而大号，毛曰："勿惧。"取别纸，一一书之，凡染物人姓名、绸布、日期均无讹。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道光申斥荐淫书者

某某年道光御便殿，召见最亲幸之某旗员。时长昼如年，

---

① 诟谇：责骂。

② 菰（gū）：植物名。

道光倦甚，因部有何消遣之良法。某对曰：“臣以为读书最佳。”道光曰：“读书固佳，然书贵新奇，耐人寻味。内府群书，朕已遍览，不识外间有何妙书足供寓目否?”某率尔对曰：“妙书甚多，即如奴才所见之《金瓶梅》、《肉蒲团》、《品花宝鉴》等，均可读之以消遣。”道光闻而茫然，略记其名，颔首称善。明日于军机处见潘文恭公，笑问曰：“闻卿家藏书甚富，如某某等书，谅必购置。”公大惊，伏地叩头不起。道光曰：“第欲问卿借书，何遽至此?”公乃婉奏：“此皆淫书，非臣家所敢蓄，不识圣聪何以闻之?”道光默悟，即降手谕，将某严行申斥。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阮元论二通

阮仪徵太傅①，尝言少年科第，往往目无今人，胸无古人，最是误事。但既登馆阁，势不能重入家塾，再为枕经葄史之功②，计惟留意二通，庶知千百年来理乱之原，政事之迹，可备他日出为世用。二通者，《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也。

清叶廷琯《欧陂渔话》卷 1

林则徐重人才

林文忠公则徐，才识宏远，

① 阮仪徵太傅：阮元，清道光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仪徵人。

② 枕经葄（zuò）史：以经为枕，以史为垫。比喻终日居家研读经史。葄，垫衬。

而学务缜密①。每见客，必详问其生平，及技能嗜好，与所过山川风俗，所交豪杰。退即令记室籍之，凡四人专司其事。斋中置大柜，函子箱十八，分省以藏，籍有所资考，按籍厘然②。家居在官，常以搜访人才，周知庶务为事，故所至事无不辨。

清李克敬《暝庵杂识》卷1

王相国轶事

道光二十一年，河南豫工事。余闻之程明府言，在工次亲见蒲城王相国之临工也。公至河南，力裁浮费。初至日，司供给者进燕窝，公曰："食以充腹，此物何为？无怪人言河员之侈也。"却之，且告河督巡抚深戒焉。时方冬令，诸公及河厅视工，紫貂猞猁，犹畏严寒，公年逾七十，服羊裘。每日辰初至河干，坐胡床督工③，申刻见火归寓，非粗粝不食，时买民夫食物，食而甘之。或言过自苦，公叹曰："大工之役，终日胼胝于风雪水土中者④，真力作之人也，工成全赖若辈，顾其衣食何如！我辈坐而督公，劳逸已霄壤矣。裘衣而肉食，尚谓苦耶？且西夷方肆，天子宵旰宫中⑤，战士枕戈海上，非大臣安逸之时。"夫卒闻之，无不感动踊跃，工日倍。合龙期定而决口，水深十数丈，阔犹数十丈。引河高于决口，水不能泄，请改期，公不许，曰："不合龙者，水口即吾死所耳！"移

---

① 缜（zhěn）密：周详细密。

② 厘然：有条不紊。

③ 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也叫交椅、交床。

④ 胼胝（piánzhī）：老茧。

⑤ 宵旰：宵衣旰食的省称天未明就起来穿衣，傍晚才进食。比喻勤于政务。

坐水口，日夜督之。众方皇遽间，忽大风，河下沙淤数十丈，塞其水口，复见一物如龙，无首尾鳞甲，长十数丈，水底突至，冲其引河，顷刻宠深，河口水泄，遂如期合龙。咸叹公之忠诚所感。

清姚莹《康輶纪行》卷3

林则徐祈雨斥下官

侯官林文忠公则徐督楚时，值大旱，米价腾贵，民有饥色。公倡议损廉贩米，平价便民，劝僚属量力乐输；而皆有难色，竟不果。旋牌示某日虔诚祈雨，自抚司下至牧令，例应先日斋戒。及期，公徒步临坛，各官踵至，拈香毕，席芦于地，以次列坐。时骄阳当空，不张盖，不设茶，众皆苦之。公曰："我辈平日养尊处优，不识民间疾苦，今日原愿与诸君共尝之。"约坐至三炷香之久，公曰："茶水不能不少饮。"命仆抱瓮至。公先饮，余以次分给。各官渴甚，均一吸而尽。少顷，公大吐，众亦吐。公曰："此足以验我辈心肠矣！"戒勿掩其吐物，公起亲验，命侍者按物籍记。众吐皆腥荤厚味，独公所吐藜藿赤饭①。公作色曰："为民请命，顾若是乎？天心之不仁，实君等视民命如儿戏，有以召之也②！"众皆愧惧，恐公弹劾，愿尽力捐输办平粜，因是始虽饥而终得无害。寓仁于术，其是之谓乎！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5上海书店1981年版

---

① 藜藿（líhuò）：泛指野菜。藜，草名，嫩叶可吃。藿，豆叶。

② 有以召之：有可能招来灾难。

林则徐临殁大呼星斗南

粤贼初起，首陷平乐府城，时林文忠公已由西域赐环①，文宗特诏起之田间。公方卧疾，闻命束装，星夜兼程，宿疴益据②，公子编修汝舟随侍，劝以节劳暂息。公慨然曰："二万里冰天雪窖，只身荷戈，未尝言苦，此时反惮劳乎③？"口占一联云："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患难趋避之。"乃舁疾亟行④。忧国焦劳，驰驱尽瘁，遂卒于广宁行馆。……公临殁，大呼星斗南，莫解所谓。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林则徐办事周密

林文忠则徐平日用心周密，公牍必自披阅。有四册，人名簿也。题曰千古江山。凡姓之第一笔为　者，入千字簿；第一笔为一者，入古字簿；第一笔为、者，入江字薄；第一笔为　者，入山字簿。名下兼注籍贯。取其便于翻阅也。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文宗赐林则徐挽联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奉命至镇海军营，比遣戍新疆⑤，居恒常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二语不置⑥，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

---

① 林文忠：即林则徐，死后谥文忠。林则徐于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谪戍新疆伊犁。赐环：被放逐之臣赦罪被召还。

② 宿疴（ē）：旧病。

③ 惮（dàn）：惧怕。

④ 舁（yū）：抬。亟（jī）：急。

⑤ 比（bì）：等到。

⑥ 不置：不停。

句也①？然忠义之忱，可想见矣。后公以云贵总督，引疾家居。咸丰初元，奉召起讨粤西贼，海内欣望，而公卒于途中。文宗震悼，御制挽联以赐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②，犹自心存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③，空教泪洒英雄。"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9

词臣骄慢

胡林翼为鄂抚也，治军武昌，所部以鲍超一军为最强。超壁城外。学使俞某，浙人而北籍，少年科第也。任满将还京，林翼设筵饯之。以超功高望重，妇孺知名，延作陪客。不意俞篾视之，终席不与交一言。席散，超怒甚，跨马出城，谓左右曰："大众散了罢！武官真不值钱，俞学使一七品耳，竟瞧不起我。这班人在朝中，我辈为谁立功者！"正忿忿间，林翼驰马至。林翼于席间情形已了然，故超之出也，林翼亦尾之，至是谓曰："俞某少不更事，明日我面公训饬之，特设荆筵，请公明午降临，使俞某陪客，公不可却。"超诺之。明日仍三人，超宾位，俞陪位。林翼用翰林大前辈面目④，直言训斥，俞唯唯听受。席终，林翼又曰："所谓不打不成相识，我三人何妨换贴，结为兄弟。"俞意犹踌躇，

---

① 抑：还是。

② 解组：解下印绶，指辞去官职。

③ 骑箕：箕、尾二星宿间有一傅说星，旧传为殷王武丁的贤相傅说死后升天所化，后遂谓大臣死为骑箕尾或骑箕。

④ 翰林大前辈：诸翰林中，十科以上称大前辈。

林翼怒视，即命具红柬，各书姓名、籍贯、三代，而互易焉。胡为长，鲍次之，俞又次之。林翼谓超曰："如今俞某为我辈小兄弟，即有过可面训，勿相芥蒂也。"超亦唯唯，气遂平，不萌他志矣。俞返京至涿州，投井而死，或曰为其母所逼也。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文宗批答

相传殉难浙抚王有龄之父，为云南昆明知县，伏法两浙总督何桂清之父，即为王之签稿门丁。有谓何实王之血胤，事属暧昧，不敢妄断。唯有龄幼时读书署中，桂清亦伴读，聪颖异常，十五岁所作举业①，老成不能更一字。欲就试而无籍②，乃谋之昆明绅士，占籍就试焉。入泮③、食饩④、乡举⑤、联捷成进士入翰林，年甫十八岁耳。未几跻显要，任封疆，亦仅三十余也。咸丰九年，何为江督，王有龄亦由捐纳盐大使荐升至江苏布政使，皆何力也。当杭城之初陷也，巡抚罗遵殿殉难，廷议难其人，何即荐王可胜任。摺初上，文宗朱批，连书王有龄、王有龄、王有龄九字，不置可否。摺再上，批云："尔但知有王有龄耳。"摺三上，言王如负委任，请治臣滥保之

---

① 举业：举子业，科举时代专为应试的学业。

② 籍：门籍，即载个人年龄、家庭状况、名字等情况的簿册。

③ 入泮：科举时代，学童考进县学为生员，叫入泮。

④ 食饩：明清时，生员试优等者，官府供给粮食。

⑤ 乡举：科举时代，士子参加乡试，中试者称举人，故称乡举。

罪。于是始简浙抚①。杭城再陷，竟城亡与亡，可谓不负举主。然举主竟不若也。汉阳陶新柏在何幕治摺奏事，后尝言之。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

咸丰帝躬行节俭

咸丰初亲政，躬行节俭。上书房门坏其枢，左右清易门，咸丰不许，命修之。照例下工部，招商承办。修讫，报销银五千两。咸丰大怒，将问有司罪。有司惧，谓系五十两之误。遂罚厂商，以寝其事。既而咸丰新御一杭纱套裤，偶失检，致烧伤成窟窿，约蚕豆瓣许大。左右请弃置弗用。咸丰再三忧惜曰："物力艰难，弃之可惜，宜酌量补缀之。"左右皆称颂"古贤君衣有经三浣者，主子俭德，殆犹过之"。咸丰亦遂置不问。及明年，尚衣又以此进御。咸丰视之，虽完好如初，然补缀痕可数也。问之，始知系由内务府发交苏织造承办，然补此区区一窟窿，报销银以数百两有奇。咸丰乃慨然叹曰："为人君者，俭犹不可，而况奢乎！"由是不敢复以意旨喻近臣，盖恐益增烦废也。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醇王有涵养

醇王春容大雅，实为懿亲贵族中出色人材。考试经济特科时，奉廷谕监场。某君携荷兰水入，去塞时，砰然激射，中王面颊。某君惧为呵叱，王略以手巾拂拭，词色未尝少变。人

---

① 简：简放。清制：道府以上的外官，由特旨授与谓之简放。

因服其涵养之深。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孙菊仙巧谏恭亲王

恭亲王溥伟喜观昆剧，能自唱，其左右亦能和之。每遇小饮微醺，辄歌舞间作，偶倦，即令左右赓续以为乐，曲罢，恒赐以酒。又尝召伶演武剧，忽顾左右曰："若曹亦可与之撕打。"众不谙武艺，莫敢应，则力促之，谓当赏白金。时孙菊仙在侧，起而言曰："君等宜努力，王爷固有人各一锞之赏，或且可得膏药一张也。"王顿悟，令止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礼亲王好读书

礼亲王，号啸亭外史，生而好学，虽造次颠沛，心手一编，尤深于许慎之学。十三龄得《说文解字》，篝灯夜读。时值严寒，围炉竟夕，火发延及床帐，几兆焚如。包衣辈瞭见红光，咸携水具集寝宫，王犹未释卷也。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中堂目疾

李文忠之对僚属①，恒居傲侮慢，无所不至；然有面折其过者，则亦深自引咎。有大令进谒行半跪礼，文忠仰天拈髭，若未之见者。既坐定，问何事来见，对曰："闻中堂政躬弗豫②，特来省疾。"曰："无之，

---

① 李文忠：即李鸿章，谥号文忠。

② 中堂：宰相。政躬不豫：指身体有病。

或外闻传误耳。”曰：“否。以稗职所见，中堂或患目疾也。”笑曰：“是益廖妄。”曰：“卑职方向中堂请安，中堂未见，恐目疾深，中堂反不自觉耳！”文中为之举手谢过。传说文忠自手书楹帖云：“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论者谓为真宰相语。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洪秀全有珠帐

咸、同间，粤寇李秀成部下恣淫掠，尝出其所掠金玉宝玩别为五等，最上等者献洪秀全，次者自取，余以分赏诸酋。有饰冠之大珠，如龙眼，夜置暗室，光射五尺许。又选珠之一分以上者十数盆，以银丝联为帷帐，献诸秀全，谓署日寝其中，自能清淳爽健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李秀成感事诗

李秀成亦工翰墨，喜亲文士，据苏州后，常月夜泛舟虎丘，引怀觅句。金陵被围已久，李恒西望咨嗟①，犹形于色。或有劝进者②，则怫然拒之③。有感事诗两律云：“举觞对客且挥毫④，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⑤，帐中霜冷赫连刀⑥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

---

① 咨嗟：叹息。

② 劝进：劝登帝位。

③ 怫（fú）然：脸上变色的样子。

④ 觞（shāng）：饮酒器。

⑤ 箬笠（ruòlì）：用箬竹叶编结成的宽边帽。

⑥ 赫连刀：赫连宝刀。赫连，匈奴右贤王刘去卑的后代，传至五胡勃勃，称夏王。

尝惜羽毛。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①。”“鼙鼓轩轩动未休②，关心楚尾与吴头。岂知剑气升腾后，犹是胡尘扰攘秋？万里江山多筑垒，百年身世独登楼。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其睥睨一切之气象③，真不让翼王答曾文正四律也。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石达开重义轻财

粤寇石达开初为诸生，以财雄一方。慕游侠，好结纳，顾不择人，门下食客繁，多两粤无赖子，惟日与健儿数十辈驰马骑射击剑舞槊以为乐。

距所居十余里有一山，当孔道，剧盗某窃踞之，杀越人于货，过客无幸免者。有闽商挟重货出此，闻之，忧惧不知所出，夙闻达开名，因往谒，备陈所若，乞庇护。达开许之，留闽商于家，将为择健者卫送度岭。盗魁大怒，率其党百余人登达开门，谋篡取之。达开闻盗至，即开门延入，语之曰：“壮士之所欲，货财耳。第念闽客挟赀离乡井，走万里外，以谋什一利，亦良苦。今壮士欲攘为己有，彼丧其赀，胡以东归？惟有蹈沟壑死耳。仆不忍，故敢为缓颊④。”因问闽客所携金几何，曰：“五千”。则自启其箧出五千金，陈诸几，谓曰：“聊备不腆，敬以为献，代客请命。倘矜而宥之，仆不啻身受

① 卿云：一种彩云，古代认为是一种祥瑞之气。卿，通“庆”。斗牛：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

② 鼙（pí）鼓：古代军中所击的小鼓。

③ 睥睨（bìnì）：蔑视。

④ 缓颊：用以称婉言劝解或代人讲情。

其赐矣。”盗与其党相顾愕眙①，太息曰：“人言石先生重义轻财，岂不信哉？吾侪所为，殆非人。今重违公命，客第就道，无他虑，然所惠实不敢受，请辞。”达开大悦，治酒，为闽客祖饯②，兼觞群盗。酒既酣，倾吐胸臆，恨相见晚。酒罢，客辞去，盗亦辞，达开仍以前金予之，盗却再三，受其半。

盗既归，感甚，思有以报之，侦达开生日，因持金玉锦绣之属往为寿。达开宴客三日，盗亦在座。有不慊于达开者③，密报邑令，谓达开藏盗于家，恐不免为地方害。令亦涎达开富，谋所以鱼肉之者，立率众往。座客尚未散，即并达开与盗擒之，置诸狱。达开与杨秀清故莫逆，秀清闻变，即以众往劫出之，旋从洪秀全起事而为寇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石达开碎碑

道光中，石达开游衡阳，以拳术教授弟子数百人。其拳术，高曰弓箭装，低曰悬狮装，九面应敌。每决斗，矗立敌前，骈五指蔽其眼，即反跳百步外，俟敌踵至，疾反踢其腹脐下，如敌劲，则数转环踢之。敌随足飞起，跌出数丈外，甚有跌出数十丈外者，日连环鸳鸯步，少林寺、武当山两派所无也。教授于古寺中，前幢有丰碑，高二丈，厚三尺。一日，石将远去，酒后，言：“吾门以陈邦森为最能，应一较艺。吾身紧贴碑，任汝击三拳，吾还击汝，亦

---

① 眙（chì）：瞪着眼。

② 祖饯：古代出行时祭礼路神叫“祖”，后因称设宴送行为“祖饯”，即饯行。

③ 慊（qiè）：满足，惬意。

如之。"邦森拳石，石腹软如绵，邦森拳如著碑，拳启而腹平。石还击邦森，邦森知不可敌，侧身避，石击下，碑裂为数段。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杨秀清之侈

粤寇杨秀清所寝之床，以玻璃片镶嵌，中贮水，养金鱼。又结珍珠成一帐，杂以五色宝石，奇光灿烂，炫耀夺目，其余器物概用金玉，地衣则以黄缎为之。

馆前有女传宣十二人，均朱冠黄帽。有人进谒，悉由传宣通报。秀清之出门也，随从极盛，有铜锣十余对，五色绣龙长十丈，轿夫三十六人，美童二人在轿前击小鼓，以记里数，旗幡簇拥如云。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肃顺轶事之一

肃顺秉政时，待各署司官眦睢暴戾①，如奴隶若，然惟待旗员则然，待汉员颇极谦恭。尝谓人曰："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利害得很!"故其受贿，亦只受旗人，不受汉人也。汉人中有才学者，必罗而致之，或为羽翼，或为心腹，如匡源、陈孚恩、高心夔，皆素所心折者。曾国藩、胡林翼之得握兵柄，亦皆肃顺主之。惟最不利于人口者②，则咸丰戊午顺天科场案发，柏葰以宰辅主试，竟遭刑戮，实肃顺一人有以致之也。刑部定案后，行刑之日，各犯官

---

① 眦睢（zìsuī）：瞪眼发怒的样子。

② 人口：人们的舆论。

皆赴菜市口，候驾帖一到即行刑①。是日柏葰照例冠摘缨冠，衣元色外褂②，同赴市口，先向阙谢恩③，静候驾贴时，谓其子曰："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来即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④，尔回家速将长途应用之物赶紧送来。"盖向来一、二品大员临行时，或有格外恩典，柏意谓非新疆即军台，故云至夕照寺候起解也。乃言甫毕，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苦而至，尚书盖在内廷候驾帖者，柏一见云"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如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云云。刽子即屈左足半跪，送中堂升天矣。闻是日赵光候驾帖时，文宗持硃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绾⑤，情有可原"，肃顺在旁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绾。"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硃笔代书之。赵光一见即痛哭出宣武门矣。柏死后，有人挽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孤忠。"盖此等挽朕最难著笔，此联颇能得体也。越六年，肃顺亦斩于市口，监刑者仍赵光也。定制宗室行刑，在宗人府自尽，不赴市曹斩决；肃顺乃照叛逆例绑赴市曹，与大盗等，更难堪矣。而柏葰临终之言果验。肃顺既斩，柏葰亦昭雪。

肃顺极喜延揽人才，邸中常客满。湖口高碧湄大令会试在京，聘为记室⑥，欲以状头畀

---

① 驾帖：皇帝的手谕。

② 元色：玄色。

③ 阙：此指皇帝所居的地方。

④ 起解：起程解送。

⑤ 绾（wǎn）：控制。

⑥ 记室：官名，掌管章表书记文檄。

之①。庚申，高中式，迨殿式②，适肃奉命为收卷大臣，虑有优于高者，欲困之，遂下令曰："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乃未晡即有交者，视其名，钟俊声也，通篇七叶半无一补缀。肃不觉大愠③，即受而置之靴中，既毕，事亦忘之矣。归邸脱靴，始见之，大骇，即遣骑驰送阅卷处。阅卷大臣以为必肃所注意者，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而钟竟得大魁矣。及遍觅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盖高作字甚缓，日将没，犹未毕，遂一例被撤，而肃不知也。及朝考，又以出韵置末等，以知县发江苏，补吴县知县，有强项声④。肃之爱才多此类。如陈孚恩、匡源、焦右瀛、黄宗汉等，皆肃所举也。而独不喜满人，常谓满人胡涂不通，不知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故其待满人不如其待汉人之厚，满人深恶之。

及文宗崩，穆宋幼，那拉后名位又卑，肃常藐视之，言者论其有窥窃大位之志，非无因也。肃随文宗之幸热河也⑤，常戏坐宝位，谓人曰："似否？"那拉后甚忌之。肃每晨未起，坐帐中，即饮人参汁一杯，有小内侍专司其事。杯为和阗羊脂玉所制，文宗赐也。一日，小内侍误碎之，大惧，欲逃，有老监某教之求陈尚书缓颊⑥。陈尚书即孚恩，与肃最莫逆者也。孚恩授以计而去。小内侍归，黏以胶。次晨仍贮参汁以进，甫揭帐，即惊呼仆地而掷杯焉，肃怪之，对曰："适见爷两鼻孔中有黄气二，如龙状，长

① 畀（bì）：给予。
② 迨（dài）：等到。
③ 愠（yùn）：恼怒。
④ 强项：不肯低头，倔强。
⑤ 幸：皇帝所至叫"幸"
⑥ 缓颊：说情。

五、六尽，故不觉骇而碎杯也。”因请死，肃曰：“速起，毋妄语！何惧为？”竟不问碎杯事。自是隐然以为有天命焉，故文宗晏驾，肃命改元为祺祥。穆宗立，始定同治年号。其举动躁妄如此。

肃之临刑也，秽语詈那拉后①，刽子以刀筑其口②，齿舌皆糜，犹喷血而詈焉。自是朝中大治肃党，凡为所赏者皆禁锢终身，然皆有文武才者也。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肃顺轶事之二

清咸丰十一年，各国联军入京，文宗挟后妃等走热河，未几崩。及梓宫还京③，那拉后遂斩户部尚书宗室肃顺于菜市。清祖制：凡宗室有罪，皆于宗人府赐自尽，不刑于市。此次不遵祖制者，以叛逆论也。肃顺既伏法，京师人莫不以为大奸之除，非那拉后不能有此刚断，颂声彻上下。呜呼！岂知肃顺有大功于国，实隐成中兴之业哉？咸丰间，左文襄会试入京，伏阙上书，痛陈时事，多触忌讳。文宗大怒，革举人，命顺天府五城逮捕治罪。旨未下，肃阴命文襄逸。次晨旨下，而文襄已出国门矣④。肃顺于文襄初未谋面也。曾文正公皖南之败，退守祁门，劾者纷起，廷议将改简⑤。肃大言曰：“胜败兵家之常，临敌易帅，兵法大忌，不如使之带罪立功可也。”文正遂得一心于兵事，卒平大乱。当钦差大臣向荣之没于军

---

① 詈（lì）：骂。
② 筑：触击。
③ 梓宫：皇帝的棺。
④ 国门：国都的城门。
⑤ 改简：重新选任官职。

也，肃立举张忠武国梁继其后，文宗将许之。时长洲彭文勤蕴章在枢廷，文宗问彭曰："尔以为如何？"彭曰："张国梁究系反贼投诚，其心叵测。"乃简和春继向任，而江南军事大坏。庚申大营溃败，张忠武阵亡，和亦畏罪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亦逮问伏法。向使从肃言，则张忠武必能支持，待曾军南下，合围金陵，决无江浙两省之糜烂矣。肃之识才，非有大过人哉！直至今日，天下无知左曾二公隐为肃所用者，徙薪曲突①，功人无功，千古伤心矣。世之罪肃者，以其盛气凌人，骄恣不检，遂并其功而没之。不知盛气骄恣，乃亲贵之常态，但使有功于国，其他可末减也②。肃极喜延揽人才，邸中客常满，皆汉人也。湖口高碧湄大令，会试在京，肃聘为记室，欲以状头畀之③。庚申高中式，迨殿试，适肃奉命为收卷大臣，虑有优于高者，欲困之。遂下令曰："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乃未晡④，即有交者，视其名，钟骏声也。通篇七叶半，无一补缀，肃不觉大愠，即受而置之靴中。既毕事，亦忘之矣。归邸脱靴，始见之，大骇，即遣骑驰送阅卷处。阅卷大臣以为必肃所注意者，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而钟竟得大魁矣。及遍觅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盖高作字甚缓，日将没，犹未毕，遂一例被撤，而肃不知也。及朝考，又以出韵置末等，以知县发江苏，补吴县知县，有强

① 徙薪曲突：亦作曲突徙薪。突，烟囱。薪，柴草。防患于未然之意。

② 末减：定罪后减等处刑。

③ 状头：状元。

④ 晡：申时，下午三点到五点。

项声。肃之爱才多此类。如陈孚恩，匡源、焦佑瀛、黄宗汉等，皆肃所举也。而独不喜满人，常谓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故其待满人，不如其待汉人之厚，满人深恶之。及文宗崩，穆宗幼，那拉后名位又卑，肃常藐视之。言者论其有窥窃大位之志，非无因也。肃随文宗之幸热河也，常戏坐宝位，谓人曰："似否?"那拉后甚忌之。肃每晨未起，坐帐中，即饮人参汁一杯，有小内侍专司其事。杯为和阗羊脂玉所制，文宗赐也。一日小内侍误碎之，大惧，欲逃。有老监某教之陈尚书缓颊，陈尚书即孚恩，与肃最为莫逆者也。孚恩授以计而去。小内侍归，黏以胶，次日仍贮参汁以进，甫揭帐，即惊呼仆地而掷杯焉。肃怪之，对曰："适见爷两鼻孔中有黄气二如龙状，长五六尺，故不觉骇而碎杯也，"因请死。肃曰："速起，毋妄语，何惧为!"竟不问碎杯事。肃自是隐然以为有天命焉。故文宗晏驾，肃命改元为祺祥。穆宗立，始定同治年号。其举动之躁妄如此。肃之临刑也，秽语詈那拉后，刽手以刀筑其口，齿舌皆糜，犹喷血而詈焉。自是朝中大治肃党，凡为所赏者，皆禁锢终身，然皆有文武才者也。相传肃之生也，有冤业焉。肃为郑亲王乌尔棍布之孽子①，母回女也。先是王下朝，途见一女，甚美，命心腹包衣赵姓者往探之②，欲购为妾。乃知女幼已字人，家粗给，无与人为妾之理。王大懊丧，必欲致之，多金非所吝。赵请缓图，

① 孽子：妾媵所生的儿子。

② 包衣：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即奴才、家奴。

王不许，予三月限。赵于是伪为革退者，卜居于女之邻，与女父缔交，时助其缓急，谊若管鲍①。女父母皆感应之，然于女仍无术以致之也。期已迫。王忽奉旨管步军统领事，受事三日，有以获盗解署者。赵大喜得计，贿盗使言回回为窝主，于是女父与诸盗骈斩于市。赵厚为之剑，且周恤其母女。又使人伪为女父贷券，登门追索，赵又为清偿，于是母女感之次骨②。赵又阴使恶少登门调女，又阴使人诬其不贞于婿家，婿乃退婚，而母女益大困。商于赵，赵曰："何不进女于王？不但母女得所，且可享富贵，计莫此之善也。"乃饰女以进。王大喜，重赏赵。次年即生肃顺。未几，王患颈疽而死，如斩然，俗呼落头疽也。使刽子缝其项，乃能殓，盖京师惟刽子擅此技也。可异者，赵亦患颈疽而死，以至于肃顺之斩，论者以为天有道焉。吁，异矣！保全左、曾及举张忠武、聘高碧湄、碎玉杯等事，皆炳半聋为予言；其父诱买回女事，闻之江宁郑受之部郎，转闻之肃邸中者。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下

记徐次舟观察轶事

徐次舟观察赓陛，初以县令仕粤东，历署繁据，喜以察察为明③，故士论或议其刻，然

---

① 管鲍：春秋齐管仲与鲍叔牙交情深厚，管仲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后因称知交友情为管鲍。

② 次骨：犹入骨，形容程度极深。

③ 以察察为明：以苛察细小之事为精明。

其强项之气有足多者①。其摄南海县时，值穆宗毅皇帝之丧，哀诏至，百官例赴万寿宫哭临。时广州将军某，举止跋扈，肩舆直入②。明日，观察以丈许白布，大书“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以竹竿挑之，素衣冠执立于东华门外，若秉旛然③。将军至，则扬于舆前，大呼请军帅下马。将军无奈，降舆步入。又某都统于国恤日鸣锣出④，为观察所遇，执鸣锣者返署，杖之数十，仍送归都统府，别具禀牍，谓倘律以大不敬当诛，姑念其无知细民，已薄惩之，仍请示办法云云；都统无如何，反作函谢之。一时同僚罔不咋舌。又曾作函于某国领事，函中称之曰贵领事。领事复函，谓“本领事职位等于贵国司道，贵国县令之称司道曰大人，则阁下致函本领事亦应称大人”云云。观察以函致，驳之，略谓敝国县令之称司道为大人者，以其为司道也，贵领事职位虽等于敝国司道，而究非敝国司道；且两国交涉，系主客之谊，主客相交，无责人以称谓之理；且大人二字亦何足为荣，敝国有一种书画家，无论为舆台仆隶作书画，皆称之曰仁兄大人。贵领事如必责我以大人相称，则我即以此大人二字称贵领事，恐贵领事转滋不悦也。领事竟不能答。

相传徐次舟观察署南海令时，某老妇失一豕，指控为某甲所盗。甲称冤，且曰：“凡盗豕者，若驱之行，则蹒跚而迟，必为人觉，故必荷之而趋⑤。小

---

① 强项：不肯低头屈从。多：称赞。

② 肩舆：轿子。此作动词用。

③ 秉旛（fán）：持着旌旗。

④ 国恤日：帝后治丧的日子。

⑤ 荷：用肩扛。

人手无缚鸡力，何能盗豕？”观察曰：“诚然。吾亦夙知汝为安分者，又念汝贫，赏汝十千钱，俾作小负贩①，嗣后当益图上进，无负余之栽培也。”仆人已取十千钱置案下，甲大喜，叩谢讫，取钱一一荷肩上。起欲行，观察斥之曰：“止！汝谓手无缚鸡力，十千钱何止六十觔②，乃能荷之以行耶？吾未究尔盗豕之法，而尔先言之，是尔工于盗豕者也。”顾左右呼杖，甲大惧，崩角自承③。又一日呼殿出，遇一童子哭于途。观察见之，呼至舆前，问：“何哭？”曰：“筐有二百钱，为人攫去，故哭也。”问：“何业？”曰：“卖油果。”问：“油果安在？”则举其筐曰：“已售罄矣④。”问：“筐盛油果者耶？”曰：“然。”曰：“得钱亦盛筐内耶？”曰：“然。”曰：“然则筐胡弗为汝守钱⑤，致被人攫，吾当为汝审筐。”即带童子及筐返署，一时途人哄传徐青天审筐也，争随至署观审筐。观察升坐大堂，纵人入观，于案上置水一盂，令来观者自东阶升，投钱一文于水中，然后自西阶下，差役往来弹压，毋少紊乱。诸人以一文钱细故⑥，如命投之。观察高坐监视。忽一人投钱讫，将趋下，观察指之曰：“此抢钱贼也。”搜其身，二百文犹在橐。以赃及所投钱均给童子，而惩抢钱者。问：“何以知其抢钱？”曰：“一筐中杂置油果与钱，则钱必受油污，投之水中，油必上浮，故一望而知也。”曰：“何以知抢

---

① 俾（bǐ）：使。

② 觔（jīn）：斤。

③ 崩角：形容叩头象山崩一样。角，额角。

④ 罄（qìng）：尽。

⑤ 胡：何，为什么。

⑥ 细故：无关重要的小事。

钱者之必来?”观察曰:“吾扬言审筐,一时路人争传。彼方笑吾愚而疑吾颠,乌有不来者!脱不来①,则观审者无虑数百人②,所得钱尽以畀童子③,偿所失且有余,亦足以了一事矣。”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吴廷栋清操绝俗

吴彦甫少寇廷栋幼时欲著好衣,又欲以功名显,太夫人训之曰:“人以衣服爱汝慕汝,是汝徒以衣服重矣。功名者,傥来之物,无学以济之,何贵乎功名耶?”吴恍然曰:“儿知之,天爵为贵。”太夫人曰:“然。”邻有质库④,吴尝嬉戏其中,司事某欲试之,闻吴来,以碎金散置于地,自匿帐中。吴入门,见之,即扬声止步,不入。某起,询之,吴谓金在而不见人,脱遗失,岂能自白,某大惊叹。其后扬历中外四十余年⑤,清操绝俗,引疾后,归无一椽,日食不给,处之晏然。时曾文正公国藩督两江,念吴贫,值中秋节,欲以三百金赠之,携以往。晤对良久,微询近状,吴答曰:“贫,吾素也,不可干人。”文正唯唯,终不敢出金而去。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左宗棠与樊云门⑥

近岁避地施南,寻樊云门

---

① 脱:倘若。

② 无虑:大约。

③ 畀(bì):给予。

④ 质库:即当铺。

⑤ 扬历:谓扬其所历试。后多作“敭历”,谓仕宦所经历。

⑥ 樊云门:樊增祥,字云门,号樊山,湖北恩施人。

老辈故居，老屋在恩施县城内梓潼街，尊人讳燮总戎所置宅，云门先生兄弟读书处也。数椽欲倾，一角读书楼，巍然尚存，旁支居之。恩施父老有闻见当时事者曰：樊燮公作某镇挂印总兵官，有战功。络秉章为抚帅，左宗棠尊居帅幕，樊谒大帅毕，再谒左师爷，谒大帅请安，谒师爷不请安，左怒，奏劾免官回籍。遂有买宅延师，严课云门兄弟一段佳话。各日记、杂载，多志其事。然据见闻所及，有足补记载之缺者。施城吴老人，年九十矣，幼时曾见燮公，其言曰：燮公谒骆帅，帅令谒左师爷，未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忘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几，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燮公携二子增祹、增祥归，治梓潼街宅居之。楼成，置酒宴父老曰："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于是以重金礼聘教读，以楼为书房，除师生三人外，不准上楼。每日治馔，必亲自检点，具衣冠，延先生下楼坐食，先生未下箸者，即易他品。增祹、增祥在家，不准着男装，咸服女衣衣裤。曰："考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当燮归施，即写"忘八蛋，滚出去"六字于板上，制如长生禄位牌，置于祖宗神

龛下侧，朔望率二子礼之。曰："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汝等总要高过左宗棠。"樊山中进士后，樊家始无此牌。恩施父老谈樊家遗事相同云云。按增祹学问切实，高于樊山，张之洞督学湖北，刻《江汉炳灵集》，载增祹文多篇。樊山得庶吉士后，增祹不久病死，士林惜之。至若樊山作陕西藩司时，左宗棠赐建专祠于西安，巡抚委樊山致祭，樊山辞焉，曰："宁愿违命，不愿获罪先人。"此又寻常尽知之事。邻近又一老人言，从前樊家楼壁上，尚存墨笔"左宗棠可杀"五字，想系樊山兄弟儿时发愿文也。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左宗棠呼出队而薨

光绪乙酉，法人入寇，诏左文襄督师闽海。至天津，与直督李文忠争协饷①，弗诺，中道谓所亲曰："老矣，不复能如往年抬杠。到天津，与李二抬杠不中用，到江南，不得与曾九抬杠。"欲称强梁争事曰抬杠。时曾忠襄督两江，既见，执手欷歔②，相顾须鬓曰："老九识我耶？我乃不能识老九。老九之兄死矣，我便是老九之兄。"曾喻意曰："此行，闽海协兵协饷是小弟事。"退而燕谈③，问老九一生得力所在，曰："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左大笑曰："吾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也。"

到防，忧愤时事，有如心

---

① 协饷：协，是清代军队编制单位，清绿营兵制以副将所属为协；清末新军制，三营为一标，两标为一协。协饷泛指军饷。

② 欷歔：叹息。

③ 燕谈：在宴上谈话。燕同"宴"。

疾，日在营中呼小孩儿“快造饭，料理裹脚草鞋，今日要打法人”，谲谲不绝口①。左右谋看戏，演忠义战事如岳飞大胜金兀术等出，乃欣然不言。会元日，问是何日，曰：“过年。”曰：“儿辈都在福建省城过年邪?”曰：“然”。曰：“今日不准过年，要出队②。法人乘过年好打厦门，小孩儿出队，我当前敌。”总督杨昌濬贺年，谓：“法人怕中堂，自然不来，中堂可不去。”左曰：“此言何足信？我在浙剿粤寇，在陕、甘、新疆剿回，都非若辈怕我，尚须打。”扬沮之不已，左哭曰：“杨石泉竟非罗罗山门人③。”左右报将军穆图善贺年来，曰：“彼来何事？彼在陕、甘害死刘松山，我还有多人为彼害乎?”且骂且泪。及见，将军曰：“中堂在此为元戎，宜坐镇。宜去者，将军、总督耳。”左曰：“汝二人已是大官矣，仍是我去。”将军曰：”我辈固大官，要不如中堂关系大局。”左无声，徐言：”如此，便汝二人亦不必去，令诸统领去，诸统领不得一人不去。”

先是，法人诇厦门距福州极西无重兵④，将乘元日以大队兵船扰厦门，未至厦门五十里，用远镜测厦门沿海诸山，皆恪靖军红旗，知有备而遁，曰：

———

① 谲谲（xiào）：象箭在空中飞行的声音。

② 出队：出兵。

③ 罗罗山：名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清湖南湘乡人。少笃志正学。好性理书。洪杨兵起，进湖南。泽南以禀生率乡勇与战，所向皆捷。积功官至布政使。尝言其兵法在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一语。所部将弁，半属其弟子。以李续宾续宜兄弟最有名。后援武汉，亲出搏战，中炮卒，临殁书曰：“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谥忠节。

④ 诇（xiōng）：侦察，刺探。

“左宗棠利害，不可犯也。”他日欲渡海至台湾，杨载福请行，或谓台湾危险，杨曰：“中堂硕德重望请行，我安得不行？”左曰：“去，善甚，惟须秘密。”因假他事造杨以送别。俄而杨使人以病告，左拍膝曰：“厚菴病矣，奈何？”使人省视，返命曰：“病甚，裁留一子供药饵在侧。”左又拍膝曰：“厚菴去矣。”杨著洋布旧衫，携一子趁渔船渡海，以帮办钦差关防钉船底，谍搜之，无所得。至台湾，仅王纯龙有湘军二千人，穷夜造姓字旗，分数人为一哨，连绵屯岭上。明日，法人见其旗，不知此兵何处来也，当夺回四堵、五堵各地。

和约定，左忽咄咄自语：“今日大喜事，速张灯悬彩。”将军、总督以为有喜事，相率入贺，问曰：“今贺中堂，中堂是何喜事？”曰：“大喜事都不知，未免时局太不关心。我昨日以灭法人露布入告矣。”将军、总督退。使人出视和约，气急而战，不能成读，太息曰：“阎中堂为全国清议所归，奈何亦傅会和约。”然犹不时连声呼“呵呵，出队出队”，颠而呕血，遂薨。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左宗棠见几而作

左文襄公宗棠入者，僦居东安门内之石鼓阁①，其时盖以节度入枢密也。初亦锐意欲有所为，而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且陈奏发行，急于星火，无暇推敲，又有明日上章，

---

① 僦居：居住在租赁的房子里。僦，租赁的意思。

而今日甫定稿者，有所建白①，为同僚所尼②，多中辍。所以文襄入值未几，即力疏求去，殆亦见几而作欤③？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左宗棠俊辨

左文襄大拜，至翰林院受职。诸翰林意存蔑视，文襄危坐清秘堂中，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④？"诸翰林肃然起敬。已而请书匾额，文襄大喜，谓："诸君皆擅长八法⑤，今乃推一粗鄙武夫作此，足征引重之心，遂有入学蒙童乍临影帖，为塾师所激赏动笔加圈之乐。"诸翰林皆服其俊辨。盖左以举人补赏检讨，为入阁地也。既官东阁，往往一人在室中摇首自语曰："东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左宗棠絮裘木案

左文襄公宗棠刚果强毅，至耄年，精力不衰，虽兵间积苦，未尝以况瘁形于辞色。边塞苦寒，雪压行帐，惟拥缁布絮裘，据白木案，手披图籍，口授方略，自朝至于日中昃⑥，不皇暇食⑦，军事旁午，官书山积，亦必次第省治之不稍休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

① 建白：陈述意见或有所倡议。

② 尼：阻止。

③ 见几而作：看机会行动。

④ 遽：快，迅速。

⑤ 八法：古代书法家讲究"永"字八法，即八个基本笔画。

⑥ 昃（zè）：日西斜。

⑦ 不皇：皇通"遑"。没有功夫。

曾文正夫人纺棉纱

曾文正公国藩驻师安庆时，其夫人及其冢妇刘氏在署中①，每夜同纺棉纱，以四两为率，二鼓后即止。一夜，不觉至三更，长子惠敏公纪泽已就寝矣，夫人曰："今为尔说一笑话，以醒睡魔可乎？有率其子妇纺至夜深者，子怒詈，谓纺车声聒耳不得眠，欲击碎之。父在房应声曰：'吾儿可将尔母纺车一并击之为妙。'"翌日早餐，文正为笑述之，坐中无不喷饭。时有邓伯昭孝廉者，性古执，在江达川方伯幕中，闻之赞叹，谓可以破除官场家人骄惰之习，力劝方伯制纺车，强其妻效之，终日不能成一丝，人笑以为迂。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同治帝之轶事

载淳，慈禧子，长大颇殊趣，好冶游及蹴踘蹶张诸戏②。清制，宫中内监有职业，服役外，如弄舟舁舆演剧等，悉内监为之。

载淳喜舞剧，尤嘉掼交。掼交须身体灵活，年稍长辄不能。载淳亲教小内监为之。初习用板凳，小内监横卧其上，而上以手按其腹，俾圆转如连环。体稍僵，用手强按之，死者比比。其精者掼交数十度③，铮然有声而弗息。一时风尚，自梨园供奉，讫各行省，无不喜演剧掼交，自载淳始也。

---

① 冢妇：嫡长子之妻。

② 蹴踘蹶张（cùjūjuézhāng）：踘同鞠，蹴踘、踢球。蹶张，闹得很凶。

③ 掼交（guàn）：摔交。

与贝勒载澂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娼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其病实染毒疮，头发尽脱落。甲戌十二月初五更，载淳死，召恭邸入内，时外间无知者。王入，侍卫及内监随掩关，越十数重悉然。至则见陈尸寝宫。兹禧手秉烛谓恭邸曰："大事至此，奈何？"旋手诏载湉入宫，载湉尚幼，舆中犹酲睡也。翌晨，宣告帝崩，人始知焉。

时风尚攘外，中外臣工，悉耻言外事，道遇侧目睨之。朝臣略知外情唯恭邸。时掌管总署，人讥为鬼使。时奕䜣好顺众议，以攘外称能，管神机营，人称为神差。郭侍郎嵩焘，倡言非是，群竞屏之。载淳居宫中，觝排极力，常命内侍缚藁人，衣冠若洋装，自弯弓射之，以为笑乐。故攘外之说，留存通国，至辛丑约成而始息。

《清代野史》第3辑1987年巴蜀书社版

皇帝患淫创

穆宗后，崇绮之女，端庄贞静，美而有德，帝甚爱之。以格于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①。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乃出而纵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为臣下所睹，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从行者亦唯一二小内监而已。人初不知为帝，后亦知之，佯为不知耳。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②，传太医院治之。太医院一见大惊，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帝躁

① 款洽：亲切;、融洽。
② 盎：充盈。

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吁！自古中国帝王以色而夭者不知凡几，然未有死于淫创者。唯法国佛郎西一世亦患淫创而死，可谓无独有偶矣。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段广清之折狱

段广清，苏人也。前清同治间知浙江鄞县时，以廉明称。

一日，驺从偶出①，远见人如蚁簇，环立某米店门首，众口喧腾，似有诤辩。段颇以为诧，命二快隶往问，旋偕二人来舆前②，一自称乡中人，一则米店东也。乡人供以父病来城延医，道经某米店，误践其雏鸡致毙，店东索赔钱九百，小人囊中仅得铜钱二三百枚，不足以偿，因与争论耳。段曰：“雏鸡值几何，乃索偿九百乎！”乡人曰：“店东言雏鸡虽小，厥种特异③，饲之数月，重可九斤，以时值论，鸡一斤者，厥价百文，故索赔九百，小人无以难也。”段顾米店东曰：“乡人言真乎？”店东曰：“真。”段笑曰：“索赔之数，殊不为过。汝乡人行路不慎，毙人之鸡，夫复何言？应即遵赔。”乡人曰：“吾非不遵，奈囊资不足耳。”段曰：“汝可典衣而足之，再不足，本县为汝足之可也。”时环视者啧啧骂县官之昏愦，以一雏鸡断偿九百，胡有是理？然其时官威重，不敢诘难也。乡人亦

---

① 驺从（zōuzòng）：古时达官贵人出行时，前后侍从的骑卒。此处作动词用。

② 舆：车。

③ 厥：相当于“其”。

唯唯听命，解衣付典，得钱三百，合囊资共得六百。段以三百补之，立以付米店东，且笑语曰："汝真善营生哉！以一雏鸡而换钱九百，如此好手段，不愁不致富也。"店东面有喜色，叩首称谢，携钱而起。段忽命之回，两人复跪舆前，段曰："吾倾所判，尚有未妥当处。汝店东之鸡，虽饲数月而可得九斤，实则未尝饲至九觔也①。谚有云：'斗米觔鸡'，饲鸡一觔者，例须米一斗；今汝鸡已毙，不复用饲，岂非省却米九斗乎？鸡毙得偿，而又省米，事太便宜。汝应以米九斗还乡人，方为公允。"店东语塞，乃遵判以米与乡人。乡人负米去。时观者一片声喧，颂神君妙断，又嘲骂店东。店东颜色赧然②，不敢驻足店中云。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胡雪岩纵欲无度

同、光间，杭有巨富江西后补道胡雪岩者，名光墉，以豪著称。居省城元宝巷，姬妾极多，于所居之宅作数长弄，诸妾以次处其中，各占一室，若大内永巷。胡不甚省其名，每夕由侍婢以银盆进，盆诸牙牌无数，胡随手拈得一牌，婢即按牌后所刻之姓名，呼入令侍寝，率以为常。又喜作微服游，过街市，见有姿色美丽者，即令门客访其居址姓氏，向之关说，身价多寡不计，且允与其父若夫或兄弟一美事。于是凡妇女之无志节者，男子之阘茸

① 觔（jīn）：斤。

② 赧（nǎn）然：因羞愧而脸红的样子。

者①，无不惟命是听。而其各省营业所用之伙友，大半恃有内宠，乾没诓骗无所不至②，遂至于败。久之，荒淫过度，精力不继，有以京都狗皮膏献者，大喜。盖其他春药，皆为煎剂或丸药之类，虽暂济一时，然日久易致他疾，惟狗皮膏但贴于涌泉穴中，事毕即弃去，其药性不经由脏腑，故较他药为良。然都中他店所售皆伪物，即有真者，而火候失宜，亦不见效，惟一家独得秘传，擅名一时，而有时亦以旧物欺人，伪作新者，故岁必嘱其至戚，挟巨金入京监制，以供一年之用，所费亦不赀。

胡既败，自知不能再如前之挥霍，乃先遣散其姬妾之次等者，令家属领归，室中所有亦任携去，所得不亚中人之产。迨事急，有将行籍没之举，乃亟择留其最爱者数人，余皆遣去，则所携已不及前，然犹珠翠盈头绮罗被体也。洎疾亟③，并其所留之姬亦遣之，遂徒手而出，一无所得矣。

胡败，江浙诸省之商务因之大减，论者谓不下于咸丰庚申之劫。益其时惟官款及诸势要之存款，尚能勒取其居室、市肆、古玩为抵，此外若各善堂、各行号、各官民之存款，则皆无可追索，相率饮恨吞声而已。胡之母享年九十余，当胡未败时，为母称觞于西湖云林寺，自山门直至方丈房，悬持寿文，几无隙地，官绅戚族登堂祝寿者踵相接。胡卒后，母亦继殁，亲友避匿，到者寥寥，又适被查抄之命，虑人指摘，丧仪一切

① 阘茸：亦作“阘茸”。旧指地位卑微或品格卑鄙的人。

② 乾没：侵吞他人寄存之物，自唐以后始。

③ 洎：及，到。

惟务减杀，无复前之铺张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信乩误国事

两广总督叶某，酷信乩①。初英人来索旧馈，叶请于乩，乩曰："无庸②，将自去。"既而英人果与邻国构难，疾引去③，叶由是益奉乩仙。咸丰八年，英国兵船再至，叶更虔祷，乩判曰："静静静，自然定。"叶信之，遂不设备，英人书来亦不答。是时方校武科，英人猝至，虏叶去。叶舟中赋诗，有"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空泛使臣槎"之句④。英人归，以玻璃椟盛之⑤，舁游四国⑥，观者人一钱。某门生某挽联云："身依十载春风，不堪回首；目断万重沧海，何处招魂。"可谓善于立言。

清朱克敬《暝庵杂识》卷1

刘坤一泄不第之恨

刘坤一岘庄为秀才时，仅应乡试一次，为江西人黄令房荐，批语颇为推挹⑦，而主考弃之。此本寻常事，刘则以为终身之恨。二十年后，刘以军功至江西巡抚，昔时为主考者，适由知府保升道员，在赣省候补，方充要差。刘莅任，首撤其差，谕令听候察看，不许远离。而访得黄令，久经罢归，乃具舟遣使迎之，相见执弟子礼甚恭，且聘为通省大小书院之掌教。

---

① 乩（jī）：求神问卜。
② 无庸：不用。
③ 疾引去：急忙退离。
④ 槎（chá）：木筏。
⑤ 椟（dú）：柜。
⑥ 舁（yú）：抬。
⑦ 推挹：推重尊敬。

黄力辞，以掌教批阅文课，课颇繁重，非一手所能了。刘曰："先生自可倩门人子弟，代为评阅，不必亲劳也。"黄因屡为某主考解说，刘云："门生向来恩怨分明，今固未褫其官①，但令其闭门思过耳。"刘官赣巡多年，某主考竟以忧悴卒。黄年近八十始逝。刘升江督后，尚时通函，尊称为先生。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宓知县与西太后

湖北汉阳宿儒宓昌墀，字丹阶，中光绪已卯科举人，后以即用，历任陕西繁缺知县，有政声，大为部民悦服，呼为"宓青天"。大计卓异，陕抚特保送部引见。时戊戌政变，那拉氏临朝，特旨召见。昌墀应召而入，只见西太后一人上坐，俟垂询毕，即叩头陈奏曰："皇上为全国臣民之主，何以未御殿廷？"太后曰："汝尚未知之乎？皇帝病重，已遍召各省名医矣。"昌墀更奏曰："外间民臣，孺慕太后皇上②，皇上久未临朝，奸人乱造蜚语，谓两宫时有违言，臣敢冒死直陈，愿皇上早日临朝，以慰天下之望。"西太后闻言，拍案大怒曰：汝言皆离间我母子，着速回陕西原任，不准留京。"盈廷王大臣得知此事，皆震恐，不知有何大祸。陕抚因特保，更流汗夹背，坐待谴责。后竟无下文，未加追究。

宓因西太后有速回任之语，仍返陕西，管知县篆③。庚子两宫出奔西安，道经宓昌墀所治地，昌墀以地方官照例觐

① 褫：解除。

② 孺慕：仰望敬爱。

③ 县篆：知县。篆，官印。

见。太后一见大哭曰："汝非前岁召见之宓令乎？"宓叩头跪奏曰："知县恭迎圣驾。"太后曰："汝前岁召见时，云未见皇帝，今皇帝在此，盍往见之。"言时，以手指光绪。宓乃向光绪跪叩圣安。西太后曰："我母也沿路受的苦，只可对你讲。"于是一路哭，一路说，且曰："我今日真四顾无人矣。"宓乃直奏，请办善后之策。太后曰："都是举朝无人，使我母子受苦至此，你看朝中何人最好？"宓曰："朝内无忠臣，使两宫颠沛流离，即小臣亦在万死。"西太后又曰："你看外省督抚中，有那一个是忠臣？"宓奏曰："湖北总督张之洞，是个忠臣。"太后曰："长江上游也是重要之地，何能分省来此，但我以后事事必发电询彼意见。你且暂时下去，我总不忘你当年召对之直言。"宓其时大见重用。曾巡逻宫门内外，见岑春煊迎驾来此，与内监李莲英私语，李在阈内①，岑在阈外。昌墀即曰："朝廷祖宗成法，内监外官，不得通声气，况在稠人广众中喁喁私语。地方官得绳之以法。"李岑闻其语，大怒而去。又宫中太监责供应攘物，宓鞭箠之，积恨深矣。

未几，岑春煊忽受护理陕西巡抚之命，时大同镇总兵跋扈犯法，将派员前往察办，如不奉令，即提解来省。岑力保宓能胜此任，盖欲借某总兵手杀之也。讵意宓奉命而往②，晓以大义，总兵自认罪，愿带印上省。春煊不得已，又委宓以极优渥之桀差③，私唆其局员贪赃犯法，无所不至，而做成

① 阈（yù）：门槛、门限。
② 讵：岂。
③ 优渥：优厚。

圈套，件件皆有宓亲笔凭据，一朝举发，罪无可赦，遂原品休职回籍。

宓归汉口后，贫无立锥，藉教读授徒为活。张之洞卒，宓为联挽之云："四顾更无人，昔也谔然今也笑；片言曾论相，释之长者柬之才。"上联引西太后语，下联则指曾荐之洞为忠臣也。后光绪死，宓又电呈摄政王及军机处，请杀袁世凯以谢天下。张之洞时掌军机，即曰："此陕西革职知县宓昌墀，绰号宓疯子，可不必理。"遂无事。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翁同龢语忤西太后

某年西太后万几之暇，无可消遣，召令唱盲词者入宫，演说诸般故事。时翁同龢方在上书房课读，出一放郑声论题。西太后知之，不觉大怒。因令恭忠亲王向翁诘责，并问是何命意。翁曰："没有什么命意。"恭忠亲王再三究诘。翁厉声曰："七爷也是打上书房出来的，倒要请教七爷，什么题目可以出，什么题目不可以出。"恭忠亲王惶悚无地。曰："我的话说错了，师傅别生气，老佛爷既打发我来问师傅，叫我怎么回奏呢？"翁曰："就把同龢刚才那番话回奏上去就是了。"翁被放后，与兰陵费太使时以简札往还。费偶得宋人归牧图，寄翁请题。翁题绝句四首云：

盫斋奇字无人识①，归牧图成我尚疑。钥口键精缘底事，十年闲却凤凰池。

彝器图书鼎罍樽②，一盫

---

① 盫（yǐn）：低头急走。

② 彝（yí）器：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通称。罍（léi）：古代青铜器，也有陶制的。

如斗小乾坤①。桃花坞里清溪水，可许扁舟直到门。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西太后赞叹宋遯初

日、俄战役后，东北多事，而间岛问题起，俄曰属俄国，日本曰属日本。间鸟位于韩北咸镜道角，图们江口，实中国属土，日、俄割卖交换，而中国不知也。湖南宋教仁遯初居东京，与黑龙会极相得，同往东三省，实地考察间岛沿革方域，著有《间岛问题》一书，署“宋练著”，此时尚未易名教仁。黑龙会则发布《白山黑水录》，对间岛无确论。自遯初《间岛问题》一书初脱稿，在北京留学归国学生，群起呼号，总理各国事务当局则茫无根据，遯初书出版，北京遂奉为金科玉律矣。间岛事件成为大案，北京当局尚悠悠忽忽。事为西太后所闻，命速呈《间岛问题》原书，阅毕，拍案曰：”国有人才如此，管理外务大臣不能引用，可惜可惜！”颇有武则天阅骆宾王檄文，至“一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曰：“有才如此，宰相之过也。”风味。一日，召见庆亲王，手交谕旨：“宋练着赏给五品京堂，来京听候任用。”云云。太后一言，外部嚣然。间岛交涉结果，仍以宋书为根据，遂有特派吴禄贞为间岛办事大臣之命。遯初始终未入京。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李莲英好为人师

士子之以乡试中举人、会

---

① 盦（è）：盛食物器具。

试成进士者，皆刻硃卷，而列履历于卷端，凡与考试之有关系者，悉列之为师，载其姓名官秩，文科然，武科亦然。总管李莲英自以身属刑余，不得列于乡会试及第士子履历之末，引为终身之憾。光绪中，某科武会试，李竭力运动，得派为场中巡查，于是李总管之名，遂登于武进士之履历。自是而诸侍卫遂有投李为师，自称门生者，且有武员入拜其门者矣。武员为何？丁汝昌、赵桂林、龚照屿、叶志超、卫汝贵、卫汝成是也。未几，又运动为某科殿试搜检官。某进士欲以李名列入受知师，惧舆论抨击，未果，然犹具柬往谒，而自称受业焉。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李莲英之逢迎

李莲英受慈禧宠眷，世多知之。庚寅岁，常晤一内务府人，备述莲英为人有机智，能先知后意，故眷注特隆。

莲英直庐逼后宫①，后尝往视之，直庐坐椅凡十，而经后坐者八。椅经后坐，用黄缎蒙其上，故可数云。慈禧暮年好静默，不乐言语，莲英先意承志，余汤药饵器玩服御，皆先时备置靡少差。莲英假日，代事内监必鞭挞无完肤，至有泣求其销假以弭祸者。故慈禧在日，莲英无数时去左右。他监给事宫中，虽嫉之亦无如何也。

一日慈禧至奕䜣邸，道见门帖总管李寓四字，侧观久之。至邸，莲英乞数时假，旋舍还，

① 直庐：值宿的屋舍。

禀命慈禧曰："某在内廷当差久，小内监不谨，妄帖总管等字，某旋舍已痛笞，乞交内务府严办，警余者。"慈禧笑曰："尔已办，甚善，何必再交该府乎？"

莲英故给事奕䜣邸，奕䜣眷戚尤亲密。咸丰末，奕䜣颇恶慈禧，与肃顺言有钩弋之语。莲英知其意，夜由犬穴往奕䜣妻所，达上言。奕䜣妻次晨携载淳问安，笑排解之。慈禧终身感奕䜣夫妇之惠，故一立载湉，再立溥仪。而莲英给事宫中，垂五十载，恩眷弗替，固由机警使然，亦由投报钩弋语以致之也。

《清代野史》1987年巴蜀书社版

德宗食草具

德宗受制于孝钦后，虽饮食品，亦不令太监以新鲜者进。一日，觐孝钦，微言所进者为草具，孝钦曰："为人上者亦讲求口腹之末耶？奈何独背祖宗遗训！"言时声色俱厉，德宗遂默不敢声。

光绪戊戌，德宗被幽瀛台，每膳虽有馔数十品，离座稍远者半已臭腐，盖连日呈进，饰观而已，无所易也。余亦干冷，不可口，故每食不饱。偶欲令御膳房易一品，御膳房必奏明孝钦，孝钦辄以俭德责之，竟不敢言。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李文忠致谤之由

当光绪初年，予以应试进京，但闻人言李文忠无不痛詈

之者①，无论上下社会之人，众口一词，窃以为怪。按文忠得谤之由，当自苏绅起。当日苏州克复之日，大兵进城，伪忠王府有牌坊一座，上刊颂语，款列众绅，如翁、潘、彭、汪等名，皆一时朝贵，合肥遣兵数百守之，不使拆。其时与名之人，非建坊之人，无赖小绅借大绅之名以媚伪王。合肥不知，以为若辈竟暗通反寇，将穷治之。后察其实，遂听其拆毁，然而苏人竟因此恨文忠矣。所不恨者，潘文勤耳。文忠口无择言，亦不能为之讳。光绪思改元恩科②，顺天乡试，适文忠因事入觐，公事毕，已请训辞行矣。因榜期在迩，遂勾留数日以候之。届期，文忠于贤良寺设筵③，邀同乡显贵数人，秉烛通宵以候报，至天明无一来者。遣人至顺天府阅榜，安徽竟无一人，文忠颇怏怏，即大言曰："咸丰戊午，北闱不中吾皖一人④，闹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即登舆出城而去。此言传于各主司之耳，岂能不恨乎！穆宗奉安之年⑤，文忠照例办皇差，内庭派出大臣，有灵桂者，亦大学士也。而文忠之走卒舆夫等，皆以为中堂仅合肥一人，又安知京中尚有无数中堂者。至尖站处，灵桂舆夫将灵桂大轿停堂中，文忠舆夫曰："此我们中堂停舆地，尔何人敢停此？"灵之人曰："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李之人不服，大骂曰：

---

① 詈：责骂。

② 恩科：科举考试时，在正常科举外，遇朝廷庆典，特开科考试。

③ 贤良寺：李文忠在京的住处。

④ 北闱：顺天（今北京市）乡试，通称为北闱。

⑤ 奉安：皇帝安葬及神主迁庙曰奉安。

“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遂交斗。文忠闻之，命巡捕官传语止斗，且曰：“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玩的！”此言也，非指灵桂，乃暗指诸御史也。然灵桂闻之。岂有不恨之理。夫文忠尚能督畿辅二十年而不祸者，一由恭王倾心相托，二由慈禧尚有旧勋之念，三由文忠每年应酬宫闱亦属不资。不然，危矣！予出入京师三十年，逮归自泰西后，始渐闻京师人有信仰文忠者，然亦不过十之二三耳。可笑者，甲午之年，予于冬初到京，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摺参奏，谓马遁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予逢人为眉叔表白，人尚未信，予曰：“眉叔现在上海，一电即来，何妨试之，”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均，始遍告其同馆同年诸人。即黄仲弢太史绍箕，亦闻予言始知眉叔之为人，然犹不深信也。至谓文忠为大汉奸，眉叔为小汉奸，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无一理由，真同狂吠。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①，而当时朝廷上下且崇拜之，交誉之。及获罪遣戍，贯市李家骡马店，为之备车马，具糇粮，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庐居，备日用，皆不费安一文，盖若皆以忠义自安也。闭塞之世，是非不明，无怪其然。故有与文忠相善者，不曰汉奸，即曰吃教；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若执孟

① 柏台：御史台。

子“皆曰可杀”一语，则文忠死久矣。所以然者，文忠得风气之先，其通达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已之短。而通晓洋务者，又多无赖市井，挟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冷齿，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绪己卯，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光稷甫先生问予曰：“尔赴考否？”予曰：“未定。”光曰：“尔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尔绝交。”一时风气如此。予之随使泰西也，往辞祁文恪师世长，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什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郭嵩焘之奉使英伦也，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饯于广和居，睢州蒋绶珊户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泪，皆以今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其愚如此！及曾惠敏返国，又遣派十二游历官，遍游泰西，朝士如知有外交之一事，又知外洋并不无故杀人。谁之咎欤？时文害之，科名害之也！因叙李文忠致谤之由，遂拉杂书之。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记胡襄愍公未遇时事

胡襄愍公未遇时，授徒某家，主人嫌其无能，思有以激励之。一日天雪，主人大宴宾客，客至者皆衣冠整饬，公最

后至，独笠冠草履，主人鄙之，然未有言。少顷雪盛，主人门外有竹园，竹枝受雪重垂地，主人乃命公对，曰："雪压竹枝头扫地，只因腹内空虚。"且曰："能则速对，否则我家西席不君属矣①。"公构思久不就，遂愧愤去。

后官至军门。一日郊游，见杨枝为风所吹，飘飘欲附，忽感曰："昔年雪压竹枝之对，吾何不以'风吹柳叶背朝天，足见眼前轻薄'对之。"乃檄趣主人来②，主人大恐，不知所措，方以为公不忘前隙也，百计趋避，竟倾其家产。终召之去，公谓之曰："久未亲长者颜色，欲一握手为欢耳，何遂见忌乃尔！"因以对授之，曰："君出对良佳，费我思索久矣。"主人乃知其所以被召之故，惭赧无言③，唯唯叩谢而去。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吴菌次与赵洞门

赵洞门为御史大夫，车马辐辏④，望尘者接踵于道⑤。及罢归，出国门，送者才三数人。寻召还⑥，前去者复来如初。时吴菌次独落落然⑦，不以欣戚改观⑧。赵每目送之，顾谓子友沂曰："他日吾百年后，终当赖此人力。"

未几，友沂早世。赵亦以

---

① 西席：旧时称家庭塾师或幕友为西席。

② 趣（cù）：催促。

③ 赧（nǎn）：因羞愧而脸红。

④ 辐辏：车辐凑集于轴上。比喻聚集在一起。

⑤ 望尘者：指追随者。接踵：一个接着一个。踵，脚后跟。

⑥ 寻：不久。

⑦ 落落然：开朗豁达的样子。

⑧ "不以"句：不因赵洞开的得失而改变对他的态度。戚，愁苦。

痛子，殁于客邸。雨岁孤立，蔺次哀而振之①，抚其幼者如子，字以爱女②。一时咸叹赵为知人。

清王晫《今世说》

记栗朴园轶事

栗恭勤公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州人。幼贫而孤，师某同邑明经③，老名宿也。同学某甲，年少家裕，有袖绔风。师子女各一：子二十余，略不辨菽麦；女及笄④，婉淑明慧，父母爱如掌珠，素器朴园，欲以归之⑤。彼此皆有意，女亦微闻其说，特未明议聘耳⑥。

朴园以贫故，常宿于斋，师之子伴焉。一夜，师子曰："躁甚，不能寐，愿与子易位。"朴园难之，强而后可。俄自屋上坠一物，铿然有声，师子大呼；视之，铁戈贯胸，气已绝矣。朴园惧而号。师出，见子惨死，谓朴园谋杀。朴园哗辩屋上有洞，然以易位故，疑不能释。某同学亦质赞之⑦，鸣于官。以文弱书生，严刑逼讯，遂诬服以谋杀⑧，寄囹圄⑨，延颈以待决矣。

女既无所归，同学某遣冰人来，愿养夫妇老，许之。既

---

① 振：救济。

② 字以爱女：以女儿许嫁。字，女子许嫁。

③ 明经：明清时对贡生的敬称。

④ 及笄(jī)：特指女子可以盘发插笄的年令（15岁）。笄，簪子。

⑤ 归：嫁。

⑥ 特：只。

⑦ 质：真诚。赞：帮助。

⑧ 诬：冤屈。

⑨ 囹圄（língyǔ）：牢狱。

合卺弥月①，某甲饮微醺，告女曰：“费尽心血，乃能娶汝。”女诘之。曰：“汝兄之死，乃我买盗某为之。本欲贼栗某，何其误伤汝兄，然栗某得罪，我始得与汝合，亦天缘也。”女佯欢笑，益劝之醉，某酣卧，女藏刃于怀，彻夜不眠。

向曙出②，至县署击鼓，为兄雪冤。官廉得情，以某甲并盗抵法，而释朴园。女大言于堂曰：“我以误归某，今为兄故出首本夫，前生孽缘也。”出刃自刎死。朴园以由得释，哭不成声。后由拔贡由县令洊至河督③。养师夫妇终其身，奉女木主④，朝夕申瓣香焉。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徐老道与康圣人

大学士徐桐，字荫轩，汉军旗人，顽固无学，京师称为“徐老道”。其子承煜，因义和团之变，惩办罪魁祸首，与毓贤、启秀同处斩，徐桐亦追夺原官，时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和约告成时也。

庚子之乱，原于戊戌政变，政变主角为康有为，徐桐则素恶康有为，其事亦颇足一纪也。康有为原名祖诒，以其先人国器，曾位大吏，以荫生应试⑤，而屡试不中。其门人梁启超，则已于己丑科中第八名举人。启超娶主考李端棻妹，李为朝贵，

---

① 合卺（jǐn）：成婚。卺，瓢。把一个卺瓜剖成两半瓢，新郎新娘各执其一，用来饮酒，这是旧时成婚的一种仪式。

② 向曙：天将亮时。

③ 洊（jiān）：一次又一次提拔。

④ 木主：祭祀用的牌位。

⑤ 荫生：因祖先的官职、功劳而得进国子监读书的叫荫生。

梁夤缘于朝官执政①，得游扬其师学问著作，而康圣人讲《公羊改制诸考》，乃流传于朝士之口。时潘伯寅祖荫尚书，宏奖《公羊》之学，康圣人诸书，朝野更为乐道。徐桐老道独痛恶之，常曰："什么公羊母羊，都是乱天下之学！"又曰："康祖诒不过草茅下士，屡试不售之獠，亦著书大谈《公羊》，尤为可恶。此人若得科名，新进狂妄，莠言乱政，必为人心世道之忧，宜痛阻其出路，而屈抑之。"

时癸巳恩科乡试②，顾梦渔璜简放广东正主考，吴尉庵郁生为副主考。临行出京，谒见徐桐。徐老道曰："广东有康祖诒者，其人文笔甚佳，而醉心《公羊》邪说，离经叛道，为天下之乱人，如莸中式，必设法抽落更换之，使不得售，切切勿忘。"秋闱衡鉴堂阅卷③，吴郁生得一卷，文字甚佳，其作法则由《四家文钞》中之章金枚《八股涵泳》而出。郁生曰："此卷当抡元④。"向例：正主考拟解元⑤，副主考拟亚元；正主考中单额，副主考中双额。郁生商之顾璜，欲将此卷归正主考中解，而顾璜易正主考一卷归郁生中亚，顾璜不肯对换。经同考官调停，以此卷中等六名为开榜。向例：写榜，前五名为五经魁，留最后写，从第六名开写。及唱名，为第六名举人康祖诒，南海县荫生。顾璜直视吴郁生不语，吴郁生亦直视顾璜不语。彼此对视，均

---

① 夤缘：攀附。

② 恩科：于正常科举外，遇朝廷庆典，特开科考试称恩科。

③ 秋闱：秋试。科举乡试例于八月举行，故称秋闱。

④ 抡元：中第一名。

⑤ 解（xiè）元：乡试第一名称解元。

忆徐老道临别赠言，正踌躇无计。写榜不知，以为无事，落笔就写，已拆第七本弥封矣。顾、吴两人，仍相视皱眉，莫可如何。顾璜还京，徐老道大不谓然。及乙未科会试，徐老道为大总裁，会试条例，前十本卷进呈御览，由清帝亲定名次，制定写榜，不能更换。康祖诒卷在进呈前十本中，写榜时，又唱名中等几名进士，康祖诒，广东南海县人。徐老道面红耳热，事经钦定，又不能移动，有所去取，只叹康祖诒科名幸运而已。

徐老道出闱后，见顾璜、吴郁生曰："康祖诒由我自中，始知科名前定，不敢再责难二公矣。"乙未科康祖诒同考房师①，为余寿平诚格。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阎文介崇俭

阎文介公敬铭官部曹时，胡文忠公林翼奏引办湖北粮台，崇尚俭朴，风为之变。及抚山西，则躬御布袍，所着鞾下缎上布②，其夫人纺绩于大堂之后，僚属诣谒者，惟闻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冬月衣缊絮袍，出示僚属曰："此中之絮，内人所手弹也。"

文介将至晋，语其戚某曰："宜多携搭连布。"此布至粗且厚，抵任，首制以为袍褂。属员有用摹本缎者，辄斥之，谓："方今兵书旁午③，汝辈何尚奢侈。审如此者，必多财，可捐资充军饷。"属员等乃皆以搭连

---

① 房师：录取的生员尊称分房阅卷的同考官为房师。

② 鞾："靴"的本字。

③ 旁午：交错，纷繁。

布为袍褂。戚所携布且尽，价大涨。有知县某以进士即用，尝遍假贷华贵之衣及诸佩物，服以入见，文介责其奢，对曰："卑职需次此间，所得宦囊仅足制衣物，实再无此多金购搭连布，故服旧衣入见，虽被参劾①，亦无可避。"文介惭不复语，自后虽有著摹本线绉者，亦不复致诘矣。

文介所御肴馔极粗恶，尝招新学政钦，所设皆草具②，中一碟为干烧饼也，文介擘而啖之，若有余味。学政终席不下一箸，故强之，勉尽白饭半盂，归语人曰："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李用清为文介门生，守苏州时，访知陆稿荐薰腊店滷锅外围之面饼，价廉而味美③，告某中丞，因共令其店分进此饼以为常，苏人传为笑柄。及擢陕西布政，署中不具厨传，晏客则取之旗亭。有某酒楼以方伯初次定席，肴馔精美，计值甚廉。其后晏客，皆责如前例，酒楼主人遂移他处以避之。李在签押房，见仆抱衣出澣云④："何不交太太洗之"？仆言："太太今无暇。"则云："俟明日。"陕抚叶伯英后因事劾李去，文介在枢府力争，失上意，乞罢。光绪壬辰，文介薨于解州，遗摺入，初拟恤典甚渥⑤，后悉改常例，独谥以文介。孝钦后常语人曰："可恨阎敬铭骗一好谥法去。"孝钦好侈，文介管户部，阴加裁节，故有此语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

---

① 参劾：递到皇帝的本章，要求罢免某人。

② 草具：粗糙的器具。

③ 价廉而味美：滷锅上用蒸桶，汁易侵出，围以生麦面，汁渍入，滷锅熟而饼亦熟，贫家购以当肉食。

④ 澣：洗衣。

⑤ 渥：好，周到。

年中华书局版

刚毅笑话

刚毅为刑部尚书，上官日与诸司员言①，称皋陶为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②，此事早脍炙人口，而不知犹有令人发噱者③。

其在刑部日，提牢厅每报狱囚瘐毙之稿件，辄提笔改为"瘦"字，且申斥诸司员不识字，诸司员咸匿笑而已。

在军机时，四川报奏剿番夷获胜一摺，中有"追奔逐北"一语④。刚览摺忽大怒，谓："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摺可任意错讹耶？"拟请传旨申斥。众诧而问之，则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讹，盖因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其往时掠去汉人之财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乎？"翁常熟在旁，忍笑为解其义，刚终摇首不谓然。

又，刚尝于拟谕旁添毋蹈积习四字以授仁和，而"蹈"书为"跌"。仁和见之，乃取硃笔密点"跌"字四围，旁另恭楷书一"蹈"字。始终未变辞色，时人皆服其雅量。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

① 官：官府。

② 皋（gāo）陶：传说为舜的大臣，掌刑狱之事。

③ 发噱（jué）：发笑。噱，大笑。

④ 追奔逐北：追击败逃的敌人。奔，指奔逃的敌人。北，战败的敌人。语出《三国志·蜀书·李恢传》："恢出击，大破之（指雍　·朱褒等），追奔逐北。"也作"追亡逐北"，贾谊《过秦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

继禄之轶事

满人继禄为荣禄近族，以荣援得总管内务府大臣。继工于谄笑，父事李莲英，李深善之，故内府大权握于一手。积资至数百万，顾不识字，谈吐鄙俗，聆之令人作三日呕。性好马，闻有名驹，必罗而致之厩下，虽千金不惜。养鸽千余头，种色皆备，饲粟日五斗，有一头贵至百金者。家畜美妾五①，享用拟于王侯。

光绪乙巳夏，有谎言六月十九日天将下坠者，语闻于继，深信不疑，忧之至忘寝食。甫入六月即分送传单，云届时速念高王经，庶免斯厄，否则人类必绝。见者莫不嗤之以鼻。将届期三日，继令于家中，自妻妾下逮藏获皆茹素②，更延僧道各数十人，昼夜喃喃送，为众生解免灾难。己亦叩首无算。及过期，一无朕兆，继终不悟，犹嚣嚣然语之人，谓微彼善祷者③，天意或未可知。其愚昧若此，古之杞人讵得专美于前哉④！……

继禄嗜好甚多，畜鸟、畜鱼、畜狗、畜蟋蟀，几于无所不有，专供斯役者约数十人，皆优给薪金，岁需二三万。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铎洛岱之笑柄

旗人铎洛岱者，光绪中官山东粮道，以征粮苛急，民怨

---

① 畜：蓄养。

② 逮：至，到。藏获：古代对奴隶的贱称。

③ 微：若非。

④ 讵（jù）：岂。杞（qǐ）人：春秋时杞国人。据《列子·天瑞》载，杞国有一人忧天地崩坠，废寝忘食。

次骨①。一日，铎因公出省，至齐河，渡河而北，日暮行旷野中，士民忽结队百余人持刀棍来。从者以为劫贼，皆踉跄走，独铎一人坐舆中②，喝问："你们都是干什么来的？"民不答，径捽铎舆中出③，叱使伏地，褫其袴④，选隶役所执大杖，杖之八十，臀肉尽脱，杖毕委之去⑤。铎以是革职。

十余年，复夤缘官某省盐道⑥。值书院月课，榜发，监院官以奖赏银请，铎援笔径批第一人十两。故事盐道缺最瘠⑦，月课第一人奖银不过二两，监院以旧例告，请减。铎哑然曰："咱们在城里时，偶向石头胡同口袋庭听姑娘们唱一支小曲，也要赏他们四两头。这人花花缘缘的写了这七百多字，请师爷们念与我听，也怪有调门儿的，难道就不值十两头吗？"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李景祥不畏洋人

宁波人李景祥，字炳甫，乙未进士，为奉天广宁县知县，为政不畏强御⑧。

先是教士恃其势，多干与词讼。李至县，教士来谒，李颇礼接之。一日，教士来托一讼事，李曰："此系中国人自相争讼，与汝何干？汝欲观者，坐我旁可耳！"于是李传两造

---

① 次骨：入骨。次，及，至。
② 舆：轿子。
③ 捽（zuó）：揪住。
④ 褫（chǐ）：剥去衣服。袴（kù）：无裆的套裤。
⑤ 委：丢弃。
⑥ 夤（yín）缘：攀附权贵而提升。
⑦ 故事：旧例，成例。
⑧ 强御：横暴而有势力者。
⑨ 两造：诉讼的双方。

至⑨，研讯备至。李曰："此曲在教民①，是无如何！"命决杖二百。教士请减，李曰："不可。若因汝请为减，人必谓我不能持权也。"命决如数，又判枷六月。教士又丐减②，李曰："是罪虽重而情尚轻，姑减为一月可也。"教士见将军，言李倔强状。将军谓李曰："今天子犹降意远人③，京城诸大官与西官握手即肉颤心跳，各省督抚见西人至不能作一语，至于地方官办理交涉案件，见教士则汗出如浆，魂悸魄散，惟求了事而已，汝何人乃敢如是耶？"李昂然曰："吾据理直言，教士其如我何？"将军虽不甚信，然颇壮其胆气。后教士以李用意正直，卒无他言。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邱逢甲谋保台湾

邱逢甲，台湾人，字仙根，躯魁梧。幼负大志，于书靡所不读。未几，举于乡，旋举进士，授主事。光绪甲午台湾兵事之初起也，逢甲忧之，日集乡民训练，备战守，涕泣而语之曰："吾台孤悬海外，去朝廷远，朝廷之爱吾台，曷若吾台人之自爱。官兵又不尽足恃，一旦变生不测，朝廷遑复相顾。惟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耳。否则祸至无日，祖宗庐墓掷诸无何有之乡，吾侪其何以为家耶？"听者咸痛哭，愿惟命是听。时护台抚唐景崧与刘永福交恶，分兵而守，逢甲又引以为忧，乃

---

① 曲：理亏。

② 丐：请求。

③ 降意：委心下意，不敢慢待。

急为之调停。景崧坚持不为动，二军遂分，逢甲出而叹曰："其殆天乎！"

割地之议既起，举国大哗，台民争尤力，廷意颇动，欲改约，而约不可改。时俄、德、法三国出而抗日本，日本惧，许还辽东，台湾终不肯还。旋换约于烟台，适台湾举人以会试在都，伏阙上书，涕泣而争。朝廷不顾，特命景崧率军民内渡，又命李经方为台湾交割使，逢甲乃倡台湾自主之说。

台人响应，以须先定宪法，群推逢甲起草。逢甲遂草定临时宪法，议建台湾为民主国，选总统、副总统各一人，开议院，定官制，设内部、外部、军部，制蓝地黄虎国旗，皆赞成。次议总统，众意属景崧，逢甲乃帅绅民数千人鼓吹前导，诣抚署，上台湾民主国总统印绶于景崧。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即抚署为总统府，电告于朝，言遥奉正朔，永作屏藩。

副总统一席，群以属逢甲，逢甲不获辞，乃为副总统兼大将军，大权仍景崧操之，于是台湾为自主国矣。

台既自主，设官分职，部署略定，官员不愿留者听内渡，有留者，有去者。时日本明治天皇已命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兵舰将大集，台中兵力薄弱，饷又不继，乃乞兵饷于沿海各督抚，无应者。又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自主，皆不答。景崧复不善治军，军中时有变志，什长李文奎杀副将方某，景崧不能正文奎罪，乃令充营官，军士夙藐视景崧，至是，益紊乱无纪律矣。逢甲请严肃军律，景崧不从，逢甲不获已，乃练乡团义兵以备变。倾家财充饷，不足，则乞诸义士

损资以助之。

及日兵大集，战不利，据台北，景崧遁。日人又诇知台湾自主事为逢甲所倡，下令严索。会防守台南之刘永福以兵力不支亦失守，于是逢甲知事不可为，亦内渡入粤，而台湾遂亡。

逢甲既内渡，遂入广东，家于嘉应州，买屋居焉，自署为台湾之遗民。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简大狮爱国

闽人简大狮，少有勇名，富民族平等思想，市井佣工请见亦礼之，若上宾焉。尝游厦门，偶于途中睹一西人欺凌一华人，又有一人袖手旁观，其色若自得者，大狮耻之，乃击旁观者之颊而骂之曰："若视同胞受辱，不引为耻，反顾而笑之，诚无耻之尤者也。"西人见其勇，亦遽退焉。光绪乙未，大狮闻台湾割于日，甚不平，乃散其家资，募死士拒强邻，卒以众寡不敌，败窜泉州。然日人惮之，威逼闽官，谓若不予大狮，当兴师问罪。闽官惧，亟索大狮，获而囚之。大狮泣曰："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赦于他邦。"闽官不可，遂畀日人。日人甚敬之，呼为烈士，欲降之。大狮不可，乃不屈死。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邓世昌阵亡黄海

光绪甲午八月十七日，广东邓壮节公世昌乘致远舰与日人战于黄海，致远中鱼雷而炸沉，邓死焉。先是，致远之开机进行也，舰中秩序略乱，邓

大呼曰："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奚事纷纷为？况吾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至坠落，亦可告无罪。"于是众意渐定。观此则知邓早以必死自期矣。邓在军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概然激楚，使人雪涕。李文忠公鸿章尝叹曰："不图近世尚有此人。"及是，果以身死国，大节凛然，实与左宝贵相辉映也①。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杨勇悫示庞鸿书以谦

法越事起，杨勇悫公载福奉特旨，募勇援台。时庞鸿书为巡抚，重其名，先为募盈数营。杨至省，见多市井之徒，不可用，改募之。庞又荐其将，扬以其曾隶部下，而偾事者，告以不可用，庞衔之。

是月，适届太后万寿期，文武官绅皆诣万寿宫庆祝。初，所司置拜垫，杨与绅士伍。适杨先时至，拜位列大府后。藩司某至，见杨垫居第三，曰："公昔为总督，今为钦差，朝廷班次宜有序。"杨谦谢。藩司固请之，亲移拜垫于巡抚之左。庞至，即行礼，不知其前之谦也，见而益恨之，乃日催其拔队，阴按饷不给。藩司请示，不置可否。长沙民习于兵，见乡兵至，辄欺侮之。兵怒，数斗詈。或

---

① 左宝贵：（1837——1894）清末将领。字冠廷。回族。山东费县人。行伍出身。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初隶僧格林沁部下，升为副将，后任高州镇总兵，长期驻奉天（今辽宁沈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与卫汝贵、丰绅阿等各率所部渡鸭绿江入平壤，屡挫来犯日军。扼守玄武门，登城督战，不幸中炮阵亡。

延烧居民草房一间，庞遂命闭城门，且榜示，民得诛乱兵，格杀无论，阴欲激变。即日以纵兵焚掠入告，且谓彭玉麟受命即行，而杨乃逗留长沙，久不去。于是杨部将多愤懑，募宾亦怂杨疏辩，杨曰："朝廷方忧边，何忍更以琐屑烦圣虑耶！降罪，我自当之。"然德宗知杨，卒未下庞奏。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杨勇悫以人告事让守臣

杨勇悫既以援台事至闽，与守官等议办防守机宜，幕府欲其入告，杨曰："此守臣事，吾特助为之耳。若我入告，是佔守臣颜面也。"卒不奏。时须渡台，而我海军悉以为法人所歼，将军、总督等欲留杨省中，因问渡台事，杨曰：吾奉朝命渡台，自当即行。"问行期，不语。翌日，巡阅炮台，提督方留宴，杨起入厕，久不出，众候，不敢散，逾日，始知已改装附舟渡矣。后和议成，遂归。杨在家，与诸绅齐列出门，但坐平常肩舆；至乡，即乘竹轿。与田夫野老问答如平交。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肃亲王开明

肃亲王耆善工于八法，然以日不暇给，往往命人代笔以节其劳。所印图章，亲书者为"松壶"二字，其余则为"烟云过眼"。识者以此辨之。王礼贤下士，颇有握发吐哺之风①。颜

① 握发吐哺：据史载周公每沐三次握发，每饭三次吐哺接待天下贤士。后形容为延揽人材而操心忙碌。

世清观察尤为器重。一日袁项城乘颐和园跪安之便，至邸第，投官衔帖，延入厅事间，伦落清谭①。忽阍者告颜至②，仅持一片。王欣然曰："请"。袁大为惊异。既退，遂委观察以洋务局员差。大学堂胡焕，亦王上客。胡尝致书座下，字大于拳，通篇狂草。王曰："我可不论这个，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们大的字。肃王工嘔噱，与客闭谭，提及在野迩言故事，肃邸笑曰："照这样说起来，我的名字叫"善耆"，不是可以对"恶少"吗？"闻者叹为工绝。肃王人极开通，或与之谈天下事，慷慨而言曰："只要你们汉人弄得好，咱们旗人滚蛋都行"。尝办崇文门税务，守正不阿，外人皆爱敬之，原与结纳。西太后尝顾荣文忠曰："善耆认得的鬼子很多啊。"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刘光第却炭敬

刘光第以光绪戊戌政变罹于难，六君子之一也。生平一介不与，一介不取，古之狷者也③。京官每以外省炭敬为挹注④，刘独不然，有馈之者，必受呵叱。礼服仅一夹袍，一纱蟒衣，无他衣也。被逮日，出拜客，逻者返，翌晨，自缚赴刑部投到。张文襄闻其罹难之信，涕泣不能仰视，立电王文勤曰："刘光第本即出京，之洞留之，如必见杀，则之洞杀之

---

① 谭：通"谈"。

② 阍（hūn）者：守门人。

③ 狷者：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的人。

④ 挹注：把液体从一个盛器中取出，注入另一个盛器。引申为以有馀补不足。

也。”词甚哀切。然孝钦后方盛怒，王不敢进言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
1986年中华书局版

唐才常哭谭嗣同

浏阳二杰以义侠并称于时，谭嗣同、唐才常也。光绪戊戌之变，唐哭之恸，欲航海复仇不果。庚子汉口之役，盖素志也。其与谭订交，生死不渝，足愧当世，挽谭七十二字，一字一泪，实一字一恨也。联云：“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巨，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英杰，剑气摩空。”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

于三胜为老生中之不祧祖

于三胜，鄂人，老生中之不祧祖也①。其唱以花腔著名，融会徽、汉之音，加以昆、渝之调，抑扬转折，推陈出新。其唱以西皮为最佳，《探母》、《藏剑》、《捉放》、《骂曹》，皆并时无两。而二黄反调，亦由其创制者为多，如今所盛传之《李陵碑》、《牧羊圈》、《乌盆计》诸剧，皆是也。且知书，口才甚隽，能随地选词，滔滔不绝。惟择配至严，若与旦配，非喜禄登台，必不肯唱，宁舍车资而去，从无强而可者。一日，唱《坐宫盗令》，喜应扮公主，已出场，适喜以事迟至，前后场汗下如雨，三返与商，易人作配，卒不可，然愿久唱以待。不

---

① 不祧（tiāo）祖：创业之人。

得已，亦姑听之。及开板，唱杨延辉坐宫院一段，旧本有“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失水鱼，困在沙滩；我好比中秋月，乌云遮掩；我好比东流水，一去不还”四句，于随口编唱，连唱我好比至七十四句之多。后台使人要喜至，草草装束，抱儿而待，于方合眸缓唱，其兴犹未艾也。知喜至，乃以常词终。时历数十分钟，使者往返七八里，固犹未误。座客含笑静听，知其有待，以爱其唱，亦姑忍之。后有问之者曰：“设再延不至，将奈何？”则曰：“我试以八十句为度，若仍未至，可以说白历叙天波家世，虽竟日可也。”

三胜善诙谐，能望文生训，即景生情。旧时台规至严，诸名宿之台步、身段、场面、说白，从不偶误。一日，扮一君主，銮卫出场，例有内官四人执戟前导，入场，分半而左右立。适其人荒莽，前一队已分立，后队竟误投一方，成左二右一之试。三胜出，顾而怒，视以目，不觉，不得已，乃于唱引后，忽增唱摇板云：“这壁一个那壁三（仨），还须孤王把他拉。”唱毕，牵其一以右之。台上下均哄然失笑，不可仰视，其人亦惭沮自笑，逡巡去。场规本不应枉增，非谑剧不应打诨，惟重其名，又乐其敏，故观者不以为侮，反群起而誉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谭鑫培

谭鑫培，鄂人。其父某唱武老生，长于技击，喉音狭而亢。南方有鸟曰叫天，其音哀以戾，鑫培之父音近之，人呼之为叫天，因而及于鑫培，遂

以小叫天称之。初学老生，未几，喉败不能任，乃改武生，以技名于近畿。中年还都，喉复出，仍唱老生。由于（于三胜）派而变通之，融会之，苦心孤诣，加之以揣摩，越数年而声誉鹊起。其唱以神韵胜，本工昆曲，故读字无讹，又为鄂人，故汉调为近。标新领异，巍然大家。他人袭其一二余音，即以善歌自命。其实神化于此，唱无定法，初不着力，至筋节处，慢转轻扬，或陡用尖腔，或偶一洪放，清醇流利，余音绕梁，盖全在吞吐急徐处著意。故乍闻似亦平平，及应变出奇，人直不知为声何以能至于此。其于旧本剧词支离过甚者，辄求通人改削，字不协律，复以己意定之，故其戏文，与常伶迥异。至于运喉弄调，潇洒不群，如唱《碰碑》，正调已佳，反调更胜，字音清利，韵调悠扬，愈唱愈高，递转递紧，扬之则九天之上，抑之则九渊之下，喉之任用，直如意珠，而且憔悴之容，刚烈之气，又时时见于眉宇。为剧至此，可叹观止，宜其有伶界大王之号也。

谭在京师三庆园时，其唱工复取法于冯瑞祥，惟习焉不精，与张毓庭相仿佛。后因程长庚责其为小家派，遂发奋自雄，极力改正，就程、于、冯三人之所长，取精用宏，合而为一，乃始不同于凡俗。

谭尝奉诏入内廷，使为内务府小伶工之教习，时有恩赏，遂有称之为谭贝勒者。

谭与汪桂芬齐名，声价绝高。汪性颇劣，往往受人重聘，而延不登台，屡以此涉讼。谭亦高自位置，班中每日演戏外，如有堂会戏，须其登台者，每出须五十金，尚须主者夙与联络，方演两出。人于延请时，若

不得当，则必往求其妻及其长子，且须别有赂遗，故即赏金亦不止五十两也。

都人喜谭之唱，殆有奇癖。中和园号为谭所开，时有置谭名于戏招而不上台者，顾人终不以其失信之故，而下次为之减少。且有谓若谭死，愿以身殉者，亦可谓奇矣。或讽谭绝人太甚，谭曰："君殊不解事，使吾闻召即至，人将贱视我，与常优等。且东呼西唤，奔命不遑，孰若示人以不可近，使人俯而就我之为愈也。质言之，此等歌曲，实亦何足听，若日聒于人耳，人且唾弃之不暇，故与其随人以招厌，无宁自高以取重也。"

都中江苏会馆团拜，名伶麇集，谭犹抗传不到。时吴江殷李尧方掌山东道御史，拘谭至，系诸厅事以辱之，待演剧既毕，方释之去。后此逢会馆戏，闻命即赴，不敢或违矣。

谭与人语，好引剧场中之故实为谈资，又好效人腔调以供嗤点。光绪某年南下，渡海时，舟中时时效孙菊仙或杨月楼，酷摹其状，一时观者，咸轩渠不已①。

王福寿，南府之三十年老供奉也，于伶界鲜所许可，谓当今之世，仅有个半人，个自谓，半则谭也。

谭面瘦削，而一经扮装，则精彩奕奕，两目尤神。居常嗜阿芙蓉②，临场非二人携具，更迭料量不可。每日睡起必在夕阳以后，饮食居处，奢侈无度。有妻有妾，有子有媳有孙，岁进不为不多，而恒患不足。其子均不肖，不能继业。仲唱旦，每与之同演《庆顶珠》，作渔家

---

① 轩渠：喜悦，高兴。

② 阿芙蓉：即鸦片。

装，扮萧恩女，以真父子为父女，人乐道之。余或唱武旦，或唱武生，轻裘肥马，类五陵豪。每出，舆从相随，洒肆茶楼间，群焉尊以爷称，严然贵游子弟矣。

光绪中叶，谭为春台班主及精忠庙会首，人以尊程长庚者尊之，亦呼之为老班而不名。时班规尚严，每日车资亦不过京钱四十千而止，惟恃春正宴会及人家婚诞，得厚馈以偿所需而已。

昔时各班历转诸园，四日一易。谭虽慵惫，而四日中少必两至，至时虽迟，亦必酉未戌初，无过宴者。其后愈延愈久，成为惯例，往往日戏至亥初始登。座客忍饥，电灯待炽，人人暂附黑暗饿鬼道，而终无一人不待而去者。宣统初元，国丧遏音已久。及开禁，谭有登场消息，人人奔走相告，甚或展转属其戚党，预以期告，为据地计，直若景星庆云之一现者。一日，演《天雷报》，时已夜九时后，慷慨激昂，千人发指，并肩累足，园中直无容人行动之余地。至叟触壁死后，谭已入场，座客久饥，俟其唱毕应散，后台逆知人意，故于后半全不扮演。讵谭指说时许，人已入神，视台上之张继保，如人人公敌，非坐视其伏天诛，愤不能泄，故竟不去。诸伶草草终剧，乃相率出门。

清徐珂《清稗类抄》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程长庚

程长庚，字玉山，安徽灊山人①，咸、同以来号为伶圣。

---

① 灊（qián）山：即今潜山县，在安徽省西南部。

初，嘉、道间，长庚与箅估都下，其舅氏为伶，心好之，登台演剧，未工也，座客笑之。长庚大耻，键户坐特室，三年不声。一日，某贵人大宴，王公大臣咸列坐，用《昭关》剧试诸伶。长庚忽出为伍胥，冠剑雄豪，音节慷慨，奇侠之气，千载若神。座客数百人皆大惊起立，狂叫动天。主人大喜，遍饮客已，复手巨觥为长庚寿，呼曰“叫天”，于是叫天之名遍都下。王公大臣有宴乐，长庚或不至，则举座索然。然性独矜严，雅不喜狂叫，尝曰：“吾曲豪，舞待喝彩，狂叫奚为！声繁，则音节无能入，四座寂，吾乃独叫天耳。”客或喜而呼，则径去。于是王公大臣见其出，举座肃然。天子诧其名①，召入内廷，领供奉，授品官。长庚亦面奏毋唱彩，且曰：“上呼则奴止，勿罪也。”上大笑，许之。终其身数十年，出则无敢呼叫者，用此叫天之名重天下。

长庚既以善皮黄名于京师，三庆班乃延之主班事。班人呼主者为老班，长庚名德才艺，并时无两，无论何班，皆呼之为大老班。京师伶界，设机关于岳忠武庙，谓之精忠庙会，有公守条件，违者议罚，例以老成人掌之。长庚为众所仰，掌之终身，人皆呼以大老班，亦以此故。士大夫雅好其剧，更贵其品，故亦以人之呼之者相呼矣。

长庚专唱生戏，声调绝高。其时纯用徽音，花腔尚少，登台一奏，响彻云霄。虽无花腔，而充耳餍心，必人人如其意而去，转觉花腔拗折为可厌。其唱以慢板二黄为最胜。生平不

---

① 诧（chà）其名：对他的名字感到惊讶。

喜唱《二进宫》，最得意者为《樊城》、《长亭》、《昭关》、《鱼藏剑》数戏。又善唱红净，若《战长沙》、《华容道》之类，均极出名，尤以《昭关》一剧为最工。后人并力为之，终不能至，故此剧几虚悬一格，成为皮黄中之阳春白雪。长庚本工昆曲，故于唱法字法，讲求绝精，人皆奉之为圭臬①。

长庚日课甚严，其在中年，到班时刻，不差寸晷。每张报将演某剧，至期，风雨必演。日取车资（京伶无包银之说，每日唱后但取车钱而去），不过京钱四十千而止。

长庚唱不择人，调可任意高下，必就人之所能。而每一发声，则与之配戏者，往往自忘其所演，专注耳以尽其妙，台下人笑之，不觉也。传者谓当演《草船借箭》时，乐工或停奏痴听，忘其所以，固无论其他矣。

长庚与小生徐小香善。小香积资颇丰，屡欲辍业，苦留之。一日，小香不辞而别，径返苏州。长庚知之，即谒某亲贵，托其函致苏抚，押解小香回京。小香至，长庚谓之曰：“汝既受包银，何得私遁？促汝来者，整顿班规耳，岂果非汝不可耶？不烦汝唱，请汝听戏可也。”自是，长庚每日除老生戏外，必多排一小生戏。凡小香所能者，长庚无不能之。小香愧服，自是乃入三庆。

长庚晚岁上台，须人扶挽，而喉音仍清亮如昔。一日，演《天水关》，唱“先帝爷白帝城”句时，适嗽，白字音彷佛拍字。次日，都人轰传其又出新声，凡唱此戏者，莫不效之。

---

① 圭臬（guīniè）：指准则。圭，测日影仪器；臬，射箭的靶子。

有以长庚晚年登台而讽之曰："君衣食丰足，何尚乐此不疲？"则曰："某自入主三庆以来，于兹数十年，支持至今，亦非易易。且同人依某为生活者，正不乏人，三庆散，则此辈谋食艰难矣。"及杨月楼入京，见之，叹曰："此子足继吾主三庆。"极力罗致之，足以三庆属月楼，谓之曰："汝必始终其事，以竟吾老，庶不负吾赏识也。"故月楼亦终于三庆。月楼殁，诸伶复支持年余，始解散。

长庚晚岁不常演唱，而三庆部人才寥落，故每日座客仅百余人，班主至万不得已时，走告之曰："将断炊矣，老班不出，如众人何！"于是诏之曰："明日帖某戏。"红单一出，举国若狂，园中至无立足地。然往往不唱，必为此者三四次，始一登台。久之，群知其惯技，亦不上座，必三四次，方往观。一日，又帖一戏，及到园，坐客仍百余人，恚甚，自立台上，顾坐客而言曰："某虽薄有微名，每奏技，客必满坐，然此辈不过慕程长庚三字名而来耳。若诸君之日必惠临，方为吾之真知音者。今当竭尽微长，博诸君欢，以酬平日相知之雅。愿演二戏，戏目并由诸公指定可也。"坐客因共商定二戏，长庚无难色。次日，凡有戏癖者知之，莫不懊丧万状。自后程又帖戏，群往听，程仍不到。或到园，仅在帘内略一露面，及曲终，仍不见。盖窥见人多，即曰："此辈非真知戏者"。不顾而去。自此或唱或不唱，人无从测之。有时明知其不登台，然仍不敢不往也。

梨园俗例，扮关羽者，涂面则不衣绿袍，衣绿袍则不涂面。而长庚独不然，以胭脂匀面，出场时，自具一种威武严

肃之概，不似近人所演之桀鳌也。

长庚晚岁颇拥巨资，一日，忽析产为二，以一与长子，命其携眷出京，寄籍于正定，事耕读；次子居京，仍习梨园业。人问其故，则曰："余家世本清白，以贫故，执此贱业。近幸略有积蓄，子孙有噉饭处，不可不还吾本来面目，以继书香也。惟余去都，无人不知，若后人尽使读书，设能上进，人反易于觉察，是求荣反辱矣。今使吾次子仍入伶界，庶不露痕迹。且伶虽贱业，余实由此起家，一旦背之，亦觉忘本。"光绪辛卯，其孙已食廪饩，次子以无嗓音，为月楼鼓手。孙长儿为武生，执业于杨全之门，所演《八大锤》、《探庄》诸戏绝佳，时年仅十六耳。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张之洞建两湖书院

南皮所建两湖书院，共费十万余金。一湖在讲堂之下，即梁鼎芬所谓：两宫若不回銮，此吾死所者。一湖在大门之外，双堤夹镜，风景天然。南皮无事，辄骑马而来。冬日戴一红风帽，长髯飘拂如银，见者皆有望若神仙之叹。南皮善骑，梁鼎有时策鞭其后。梁躯肥短，偶然纵辔而行，则以两手紧据判官头，远望之仅见一背隆然高起。南皮一回顾，而笑声作矣。

两湖书院肄业诸生，体操之外，更习行军。尝有五十人至红山试马。马皆劣者，下坡之际，坠者多至四十余人，南皮一一为之延医调治。约半载，始次第而瘥，从此肄业生不敢复作据鞍之想矣。南皮所练童子军异常矫捷，统领则使其子

为之，营官皆其孙也。张彪所部，辄为所窘。后因张彪进谗不已，始行遣散。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张之洞议奏改科举为学堂

南皮议奏改科举为学堂一摺，中有三年之后，如果学堂无效，请仍改科举云云。张长沙见而诧曰："君亦作此出尔反尔之言耶？宁不畏他人讥笑耶？"南皮曰："吾谋已决，勿溷乃公也。"长沙不语，退将南皮疏稿抄示鹿传霖，于此二语上附陈所见。鹿阅讫，报书一纸，亦表同情。翌日，长沙出鹿书示南皮曰："芝轩之言如此，君其从否？"南皮无奈，乃删二语。事后，长沙谓人曰："南皮刚愎，故不得不以权术播弄之也。"

清李伯元《南宁笔记》上海古籍出店 1983 年版

张之洞在京潦倒

南皮之调署两江也，密电鹿大军机①，问其内廷有无真除之意②。复文曰："可望"。南皮喜而之任，已而另简他人③。南皮入京责鹿不应诳已，词色甚厉。鹿阳为谢过，而于暗中播弄之，以致南皮置散投闲，几逾一载，鹿亦狡哉！

南皮在京日，郁郁无聊。或有讽之乞退者，南皮攒眉而已。后始知天津原籍，仅剩破屋数椽，其余古董书画所值无几，此

---

① 鹿大军机：指鹿传霖(1836—1910)，清末曾任军机大臣，兼督办政务大臣。

② 除：拜官授职。

③ 简：选拔。

次仅一展墓①，而亲戚故旧之告贷者，已不绝于门。南皮苦之，匆匆登程而去。南皮在京潦倒可怜，不复如前意态矣。政府诸公尝曰："他本来是个当书院山长的材料，哪里能够做督抚呢。"或告张，张叹曰："天下纷纷，伊于胡底②，我方恐将来欲为文学侍从之臣而不得，诸公此论，亦复何伤？"南皮入京之后，抑郁无聊，袁世凯慰之曰："近闻军机处将增一人，老世叔何不图之？"张问计，袁曰："明日与老世叔同诣庆王，求其保奏，则此事可唾手而得也。"张大喜。明日与袁连镳而往③。庆王卒然问曰："香涛④，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张赧于启齿⑤，乃曰："请王爷安耳。"未几，端茶送客，二人怏怏而出⑥。将至中门左近，袁回顾曰："世凯还有话面禀王爷。"庆王曰："既如此，你进来。"张惟目睛睒睒而已。又明日，朝命下，着荣庆在军机大臣学习行走⑦。张闻之，一闷几绝。

政府诸公，与张南皮反对者，王文韶一人而已。王素柔和宛转，西太后呼作琉璃蛋，亦可想见其为人矣。前此，与南皮以废科举事意见大为相左。一日，有问："张某可以回任了罢。"王仰天冷笑曰："不叫他去，他敢去？"南皮尝谓人曰："不解何事开罪仁和，而彼与我一再为难至于此极。"或告之曰："仁和有存款在某侍郎处，

---

① 展墓：省视坟墓。

② 伊于胡底：此句出自《诗经·小雅·小旻》篇，意思是到何处是止境。

③ 连镳（biāo）：并辔而行。

④ 香涛：即张之洞。

⑤ 赧（nǎn）：忧惧。

⑥ 怏怏：因不满而郁郁不乐。

⑦ 行走：清制，京师各官厅，练习事务之称。

常年生息。某侍郎为公所劾，差既撤，利亦止焉。仁和以是痛心疾首。”南皮曰：“劾某侍郎者，老袁之力居多，何能怪我”。或曰：“老袁气焰方盛，公已荏弱可欺①。仁和舍袁而就公，是其半糊涂处也。”

南皮与仁和在朝房闲话。南皮谓科举一日不废，则学堂一日不兴。仁和闻之，须眉倒竖，直斥南皮曰：“别的我都不管，我但问你是从科举出身，还是从学堂出身？”南皮不服，仁和怒甚，势将用武，幸为苏拉劝散，否则仁和定以老命相拼云。南皮抗颜前辈，不肯下人，如李鸿章、刘坤一皆与之意见参差。庚子张刘既定东南之约②，李在京，惟日往来于联军总统瓦德西之门而已。张遗书诮让之。③ 李告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盖谓其不谙大局也。”张闻而勃然曰：“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目为天然对偶。

南皮在京日久，无所事事，惟定大学堂章程而已。有见其手稿者，谓“如此严密，学生其何以堪”。此语为某邸，莞尔笑曰：④ “照这样子，只好关门。”于是外间遂有“张之洞关了门”之对，盖较陶然亭尤为现成也。南皮在京所定学章，最重经史，曾于大学堂添设经史学科，向张长沙云：“能解经典之章，自无离经畔道⑤，犯上作

---

① 荏（rěn）弱：柔弱，怯弱。

② 庚子：指光绪庚子，即1900年。在这一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政府于次年订定《辛丑条约》。

③ 诮让：谴责。

④ 莞尔：微笑的样子。

⑤ 离经畔道：不遵信经书所说的道理，背离儒家的道统。畔，通“叛”。

乱之弊，方足为异日立身应事之基础。"

南皮寓京日久，只以饮酒赋诗为事。樊云门时随杖履①，亦复乐此不疲。某日，南皮又在琉璃厂搜求骨董，曾忆李文忠于庚子议和之岁，尝谓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文忠此语，先得我心。"当樊增祥未曾赴陕之先，日与南皮诗酒流连，颇极赏心乐事。濒去时，作出留别，有曰："倘或前缘未尽，定重逢问字之车②，如其后会难知，誓永立来生之雪③。"南皮见而恻然流涕，亦可见师弟情深矣。自樊增祥之官陕西后，独处无聊，时至龙爪槐锦秋墩等处闲游，车敝马羸④，见者几忘其为封疆大吏也。樊增祥、张南皮特拔之士也，于结纳李莲英之外，复依附仁和。尝宣言曰："仁和如劾南皮，已当代为主稿，则南皮罪状可以纤悉无遗矣。"南皮闻而大怒，召之至，顾之冷笑曰："君今日俨然吴中行矣，其如我非张江陵何？"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赛金花轶事

有傅彩云者，久著艳名，一曰曹梦兰，苏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沪。吴县洪文卿侍郎钧初得大魁，衔恤归，一见

---

① 樊云门：近代文学家，名增祥，字嘉父，号云门，一号樊山，湖北恩施人，光绪进士，清末曾任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杖履：指老人出游。

② 问字：向人请教学问。

③ 立来生之雪：《宋史》载杨时去见程颐，遇程正在坐着睡觉。杨时站在门外等待，待程醒时，门外已下了一尺深的大雪。本文中指来生也要尊师如杨时。

④ 羸（léi）：瘦。

悦之，以重金置为簉室①，待年于外。祥琴始调，金屋斯启，携至都下，宠以专房。文卿持节使英，万里鲸天，鸳鸯并载。既至英，六珈象服②，严然敌体。英女主维多利亚年垂八十，雄长欧洲，尊无与并，彩云入椒风③，独与抗礼。维多利亚尝偕其并坐照像，时论奇之。文卿代归，从居京邸。俄而文园消渴，竟夭天年。彩故与他仆私，至是遂为夫妇。居无何，私蓄略尽，所欢亦殂，仍返沪，为卖笑计，改名曰："赛金花"。苏人公檄逐之，转至津门。虽年逾三十，而艳名不减畴昔④。未几南下，复张艳帜于沪。光绪庚子重入都，筑香巢于陕西苍，匿八国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瓦欲肆残杀，宛转陈说，保全至多。性俊爽，客至，掀帘出，神光四射。其装束日必数易，有见之者，谓此一赛金花，彼亦一赛金花也。出必以马，见者称之为"赛二爷"。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龚自珍有不肖子

龚定盦之子孝拱，生平改名者屡矣，乃愈出愈奇。曰橙，曰刺刷，见者皆笑。工诗古文词，潦倒名场凡二十年。后为英使威妥马礼聘而去。或曰圆明园之役，即龚发纵指示也。以是不齿于人，晚年卒以狂死。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

① 簉（zào）室：旧时对妾的称谓。

② 六珈象服：古代贵族妇人的一种首饰与礼服。

③ 椒风：原指妃嫔所居之处。这里指贵族妇人的居处。

④ 畴昔：往昔。

杨雪渔愤恚断发

钱塘杨雪渔太史，性耿介，非公事不谒大府。当轴推重，①，延为学堂总理。太史抚生徒如子弟，生徙开罪教习，教习辞馆。太史至涕泣挽留之。一日又以细故大起风潮，适有旧交书至，请为当轴说项。太史恚甚②，回家自断其发辫三寸许，命其门下，悬诸门右。有客至，则告之曰："主人断发，避世家居，不复与问世事矣。"次日作四字偈曰③："昨日一恚，自断其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书数十纸，遍致同人。谭复堂先生闻之，曰："其殆剪发之先声耶。"时庚子四月初旬也。逾年各省纷纷派留学生至东瀛，剪发之风乃大盛。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邓慕濂为义师

余尝考西国课蒙，罕用鞭挞，即就日用嬉戏间教之。童蒙乐从，自足收效，诚善法也。顷翻旧帙，见吾古人，有与此暗合者，特志之。清朝赣南邓慕濂先生，自少痛绝举子业，以读书教人为事。有田在城南，秋熟视获，挟小学书坐城隅。见贫人子，拾秉穗者累累。先生辄招之曰："来，吾教汝读书，能背诵书，吾与汝谷。"群儿争昵趋之。始导以识字，既使讽章句，又以俚语譬晓之④。群儿咸踊跃称善。既卒获，群儿语曰："先生归矣，奈何？"有泣

---

① 当轴：指官府中地位高的人。

② 恚（huì）：愤怒。

③ 偈（jì）：佛经中的唱词。

④ 俚（lǐ）语：通俗的口语词。

下者。自是每秋获，则群儿亲学焉。此方之人，无不称之日邓先生。见有衣冠问邓先生者，则曰："是我先生客耶?"争挽留进食。市井间见邓至，必肃立端拱，俟过乃敢坐。噫！此殆所谓有一份力量，即尽一份责任者欤？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刘铁云藏龟甲牛角

光绪已亥，河南安阳县四五里之小屯，有乡人见地坟起，掘之，得龟甲，与泥相沾，结成团。浸水中，或数日，或月余、始渐离析。然后置之盆盎，以水荡 之，可两三月，文字始得毕现。同时所出，并有牛胫骨，颇坚致。龟甲一种，色黄者稍坚，色白者略触即碎，不易拓也。

龟甲既出土，为山左贾人所得，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有范某者，挟百余片走享师，自炫以求售。王文敏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①。后有潍县赵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未几，拳乱起，文每殉难。壬寅，其哲嗣翰甫观察季烈售所藏，偿夙逋。龟甲最后出，计千余片，为定海方药雨所得。范别有三百余片，则以归刘铁云。赵又为奔走齐、鲁、赵、魏之邦，凡一年，前后收得三千余片。丙午、丁未间，又屡有所获。总计所藏，约有一万五千余片，惟其后时有散佚，迄宣统辛亥，则所存者仅八千余片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

① 厚值：很多的钱。

窦尔敦

窦尔敦，献县剧盗也。一日尾孤行客甚疾，客知其盗，击马驰。马逸，越宿处。至古寺，日已曛黑①，不得已投焉。窦亦寻至。

僧出迎，貌狞恶，见客装甚喜，延之食。俾与窦同至，宿户既盍。窦潜戾之，键矣。悄谓客曰："我初欲劫君，乃同陷盗窟。然无恐，我救汝出。"火具，见室西北隅有大筥②，中实败絮。移之，见穴，有阶梯。窦持刀，潜身由隧道达院落。窥室内张灯，僧方据上坐，少妇环侍，饮甚豪。

旋一妇携壶出，挟之僻所问状，言某近村某妻，为僧挟置秘室。如某者二三十辈也。窦言能听我，当救汝出。问贼兵器，则二铁翼，排大小刃数十为羽，挟以飞，著人立死。窦言入劝以酒，窃其翼，彼无能矣。

女入，约众妇如窦言，共窃其翼出。窦奔入，以刀刺僧，僧索翼不得，跃起。窦亦跃而从斗梁间。逾炊许，窦以生力且持刀，僧徒手又被酒，遂颠于地，窦手刃之。呼诸妇囊括僧所藏金钱，待空旷处。呼客打包，牵两骑出，纵火焚寺。火起，邻村来救，窦遂与客连骑驰。迟明，至歧路。客感其救，欲分以金，窦曰："休矣。若图君金，待此时耶？"遂分道去。

清佚名《蝶阶外史》卷2

鄗斋政绩

福建漳洲械斗最难治。

---

① 曛（xūn）黑：黄昏。
② 筥（jǔ）：圆竹筐。

鄦斋李公名赓芸，曾为漳守。其始至，悉召乡约里正至廨①，饫之酒②，而告之曰："朝廷设官，正以平尔曲直也，奈何不告官而私斗为？"皆曰："告或一、二年而狱不竟③，竟亦是非不可知，而且先为身累，不得已而斗耳！"公曰："今有吾在，狱至立剖。有不当，更言之，何如？"皆曰："幸甚！"公曰："然则私斗何为者？归为我遍告乡民，反更斗者，吾必禽其渠④，毋恃贿脱⑤，苟有居业⑥，吾且尽焚之，无悔！"皆唯唯退，然不知公之治果何若也。已而有斗者，立调官兵往捕，悉如所言，斗者大惧。公日坐堂上，重门洞开，吏役更番侍，有诉者直入至公前。公命役与俱，召所当治者，而限以某时日；不至则杖役。至则立平之，释去，不费一钱。民皆欢呼曰："李公活我！"虽外县皆赴诉于公。公先询问大概，而后下于县。县不敢稽⑦。以是漳大治，至今妇孺能道之。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洪北江戛师恕罪

洪北江少孤，寄读于某塾师，性慧而不羁，恒不受约束。师以其少孤，未忍严责也。一日，洪瞰师去，洗砚假山后。师忽过其旁，洪误为同学也，泼以墨汁。师叱之。洪惧责，亟援花架以上，箕坐屋顶。师再

---

① 乡约：奉官府命令在乡间管事之人。里正：里长。廨（xiè）：官署。

② 饫（yù）：宴饮。

③ 狱：诉讼案件。竟：完毕。

④ 禽：擒。渠：大。此指首领。

⑤ 脱：免罪。

⑥ 居业：恒产。

⑦ 稽：滞留迟延。

三呼之下，不应，而日："师以甘言诱我，必痛施夏楚，宁死不下。"师曰："我勿责尔，且决不相诳。"洪曰："口说不足。"师曰："然则必如何而后可？"洪曰："须与我以证。"师不得已，以片纸用长竿递之，其文曰："泼墨非出有心，当恕汝罪。且归坐读书，决不扑汝。"洪观之微笑，始缘梯冉冉而下。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顾景范不取非义一钱

顾景范，名祖禹，性廉介，不取非义一钱，以授徒自给，不求闻达，常落落人外。当事闻其名，欲罗致之①，终不可得。其子亦鬻薪为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吴吉人不仰竖子鼻息

吴吉人总戎杰，守甬东招宝山炮台久，以台官递迁至定海镇总兵，历任疆吏咸礼重之。其在台也，筑塞增械，皇皇然如不可终日者，尝语同僚曰："孰谓吾国不能战？以吾所知，招宝山之炮台即一健者。"盖亦勇于自信也。

宣统初，朝廷方谋兴海军，贝勒载洵至浙勘军港，其时将拟经营象山港也。吴起家学生，于浙形势了若指掌，乃属幕宾草海军十二策，绘图贴诧，周密明了，将献之于载洵，乞转奏。挟策往，而三往三拒，大诧，语阍者曰："余以公事来，非有所干也，何不达？"阍者笑曰："若海上老兵，何尚不知门

① 罗致：搜寻得到。

包例耶？速以二百金来，当俾若望见颜色也。”吴愤然而言曰：老夫报国数十年，今白须盈尺矣，不欲仰竖子鼻息也。”趣左右回马。归而呕血，未几，竟不起。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记大刀王五事

大刀王五者，光绪时京师大侠也。业为人保镖，河北山东群盗咸奉为祭酒①。王五因为制法律约束之，其所劫必赃吏猾胥②，非不义之财无取也。

己卯庚辰间，三辅劫案数十起③，吏捕逐不一得，皆心疑王五，以属刑部。于时刑部总司谳事兼提牢者为溧水濮青士太守文暹，奉堂官命，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王所居在宣武城外，御史得檄，发卒数百人围其宅。王以二十余人持械俟门内④，外数百人者皆弗敢入，第嘂呼示威势而已⑤。会日暮，尚不得要领，吏卒悉散归。既散，始知王五不知何时亦著城卒号衣杂稠人中，而官吏不之知也。”

翼日王五忽诣刑部自首，太守召而询之，则曰：“曩以兵取我⑥，我故不肯从命；今兵既罢，故自归也。”询以数月来劫案，则孰为其徒党所为，孰为他路贼所为，侃侃言，无少遁饰。太守固廉知其材勇义烈，欲全之，乃谬曰：“吾固知诸劫案于汝无与，然汝一匹夫而广交

① 祭酒：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后泛称年长或位尊者。

② 胥：小吏。

③ 三辅：京城所辖地区。

④ 俟（sì）：等待。

⑤ 第：只。嘂（jiào）：呼喊。

⑥ 曩（nǎng）：先前。

游，酗酒纵博，此决非善类。吾逮汝者，将以小惩而大戒也。”笞之二十，逐之出。

岁癸未，太守出任河南南阳知府。将之官①，资斧不继②，称贷无所得，忧闷甚。一日王五忽来求见，门者却之；固请，乃命召入。入则顿首曰：“小人蒙公再生恩，无可为报。今闻公出守南阳，此去皆暴客所充斥，非小人为卫必不免。且闻公资斧无所出，今携二百金来，请以为赆③。”太守力辞之，且曰：“吾已得金矣。”五笑曰：“公何欺小人为？公今晨尚往某西商处贷百金，议不谐，安所得金乎？无已④，公盍署卷付小人⑤，俟到任相偿何如？至于执羁勒⑥，从左右，公即不许，小人亦决从行矣。”太守不得已，如其言署卷与之，遂同行。至卫辉，大雨连旬，黄河盛涨，不得渡，所携金又垂尽，乃谋之五曰：“资又竭矣！河不得渡，奈何？”王笑曰：“是戋戋者何足难王五⑦！”言毕，乃匹马，腰佩刀，绝尘驰去。从者哗曰：“王五往行劫矣！”太守大骇，旁皇终日不能食。薄暮，五始归，解腰缠五百金置几上。太守正色曰：“吾虽渴，决不饮盗泉一滴。速将去⑧，毋污我！”五哑然大笑曰：“公疑我行劫乎？王五虽微，区区五百金，何至无所称贷，而出此乎！此固假之

---

① 之官：到官府赴任。

② 资斧：旅费。

③ 赆（jìn）：赠给人的路费或礼物。

④ 无已：不停止，意思是说如果坚决拒绝。

⑤ 盍（hé）：何不。

⑥ 执羁勒：指套马作随从。羁、勒，马络头，没有嚼口的叫羁，有嚼口的叫勒。

⑦ 戋戋（qiānqiān）：形容东西少的样子。

⑧ 将：持，拿。

某商者①。公不信，试为折简召之。”即书片纸，令从者持之去。次日，某商果来，以五所署卷呈太守，信然，太守始谢而受之。五送太守至南阳，仍返京师，理故业。安晓峰侍御之戍军台也，五实护之往，车驮资皆其所赠。五固与谭复生善②，戊戌之变，五诣谭所，劝之出奔，愿以身护其行，谭君固不可。乃已，谭君既死，五潜结壮士数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2上海书店1981年版

大刀王五疏财尚义

光绪时，京师大侠有疏财尚义之大刀王五者，以保镖为业，能手定法律，约束河北、山东群盗，其所劫，必赃吏猾胥之不义财也。已卯、庚辰间，直隶劫案数十起，逐捕不一得，皆必疑王，以属刑部，乃由五城御史发卒数百人围其宣武门外之宅。王以二十余人持械守门，数百人弗敢入，日暮，吏卒悉散归。

明日，王忽诣刑部自首，时总司谳事兼提牢者为濮文暹③，异而询之，则曰：“曩以兵胁，故不从命。兵既罢，故自归。”诘以数月劫案，则侃侃直言具为之者，或徒党，或他路贼，无少遁饰。濮固廉知其材勇义烈④，欲全之，乃曰：“诸劫案固于汝无与，然以匹夫而广交游，恣饮博，不得为善类。吾逮汝者，将以小惩而大戒也。”笞二十而逐之。癸未，

---

① 假：借。

② 谭复生：即谭嗣同，戊戌事变死难的六君子之一。

③ 谳（yàn）：审判定案。

④ 廉：考察；查访。

濮被简为南阳府知府①，将之官，资匮，忧甚。一日，王忽求见，既入，则顿首曰："小人蒙公再生恩，无可为报。今出守南阳，途中必多暴客，非小人为卫，必不免。且闻公资斧不继，特以二百金为赆②。"濮曰："今已得金矣。"王曰："何欺为，公今晨非贷百金于某西商而议不谐乎？无已，何署券付我，俟到任相偿，何如？"至执鞭弭以周旋左右③，则计早决矣。濮力辞不得，署券与之，遂同行。至卫辉，黄河方盛涨，金垂尽，乃以语王。王笑曰："区区何足难我！"言毕，乃匹马要佩刀去，从者皆疑其往劫也。薄暮归，解腰缠五百金掷几上，濮曰："此盗泉也，吾虽渴，决不饮一滴，速将去。"王大笑曰："疑我劫乎？区区五百金，何至无可贷？此固某商所假，不信，可召而询之。"乃书片纸令从者持去。次日，商来，以券呈，信然，始受之。既送王至南阳，仍还京理故业。

御史安维峻以建言获咎，戍军台，王实护之往，并任车驮资。王夙与谭嗣同善，戊戌之变，政府捕谭，王劝谭出奔，愿以身护行，谭不从。及谭死，王潜结壮士欲有为，未成而庚子拳祸作④，遂及于难。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袁世凯轶事

袁项城微时，以书生杖策从军。嗣由丞貳洊至监司，其

---

① 简：命官曰简。如旧称君主特授之官曰特简。简授。

② 赆（jìn）：赠给人的路费或礼物。

③ 弭（mǐ）：角弓也。

④ 拳祸：指义和团兴起。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所以叫拳祸。

简放浙江温处道时，已在甲午中日战后，未赴任，旋升直臬①。时荣文忠为直督，戊戌政变，蒙恩开缺，以侍郎候补。旋放山东巡抚，适庚子匪乱，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和议定，李相薨。北门锁钥付畀无人②。时袁在东抚任内，剿匪有声，乃得膺北洋一席。西谚曰：时势造英雄。袁固中朝史册中出色人物哉。袁任直督，年逋逾四十。在高丽时，仅为吴长庆之偏裨耳。一夜持令密寻街市，见一勇自人家出，袁以为奸盗也，令从者缚诸树，自拔佩刀决其首，但闻砉然一声而已。明日忽遇其人于路，袁惊问。其人曰："尔时吾适侧首以避，不意汝仅断一树枝耳。"袁以为天意，舍之而去。袁任东抚时，整顿绿营不遗余力，麾下健儿俱西装。一洗太极图之旧，袖口绘枪一具，外圈金线。其在工程营者，绘斧头一具，外圈金线。唯幕府中人物无从区别，乃命绘笔砚于其上。别开生面，途人俱一望而知。时两宫返跸③，袁冠珊瑚顶，曳翡翠翎，服黑呢马褂，袖口绣龙十三道，佩宝刀，缕金丝，衔明珠，如发菽，见者佥为赞叹。

袁官直督，以母丧请假回籍，道出南京，张之洞方署江督。相见既毕，纵谈甚欢。袁作魏武帝词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张颇不以为然，袁方欲有言，张已隐几卧矣。袁出，张亦不送。袁大怒，径登兵轮，速令开船。南洋兵轮管驾，以未奉张制军命，不敢开船。袁愈怒曰："汝谓我北洋大臣不能杀南洋兵轮之管驾乎？"

---

① 臬（miè）：即臬司，明、清时的按察史。

② 畀（bì）：给予。

③ 跸（bì）：指帝王的车驾。

不得已，遂启碇①。迨张闻炮声惊醒，已失袁之所在。因令材官飞马持令箭，谕兵轮管驾不许开船，制军即来答拜。张至江干，船已离岸。袁在舵楼，与张拱手曰："他日再通函可也。"张嗒然而返。后张赴京觐见，虚悬半年，皆袁所为，盖修前日之怨也。

袁进京朝觐，西太后召见之后，退朝而出，竟忘往李莲英处周旋。李急遣差弁至袁处，告以李老叔爷叫袁宫保即刻往见。袁对来使大骂曰："李莲英佬大太监，竟敢在我的面上摆臭架子。"来使既去，袁亦急整衣冠往李处，满面怒容犹未息也。李连英延入会客厅，遽前请安②。央袁坐下，而自垂手站立。袁命之坐，则曰："宫保在此，奴才不敢。"袁坚命之坐，李乃令仆从取一小矮凳，高不盈尺，坐于下位，言曰："奴才本该到宫保处请安，只因为出入不便，恐惹外边议论，不得已，请宫保过来谈谈。"是时袁怒气顿消。寒暄数语而别。袁既归，告其幕僚曰："李连英好利害，李连英好利害！"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袁世凯仓皇走天津

醇贤亲王载沣摄政，始意欲诛袁世凯，密拟上谕，由晋人李殿林主稿。殿林为载沣兄弟受业师，时官某部侍郎。上谕原为"包藏祸心"云云，处分严厉可知也。上谕发布前一夕，载沣嘱度支部尚书宗室载

---

① 碇（dìng）：船停泊时为稳定船身而下到水中的石块，相当于后的锚。

② 遽（jù）前：急忙上前。

泽，夤夜走访张之洞①，持所拟上谕示之。张亦军机大臣也，力以时局危疑，务宜镇静宽大为辞，且曰："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②。"故明晨发出上谕，改为"足疾加剧"云云。濮伯欣曰："予与张之洞为姻亲，此为张君立先生事后告予者，说殆可信。"当时评论张之洞者，谓清室灭亡，始终成于之洞之手。在鄂设学堂，学生出洋，练陆军，致酿辛亥举义之变；后又放走袁世凯，卒酿清廷退位移交袁氏之局。

当开缺回籍谕下之晨，有一异闻足供谈助者。严办袁氏朝旨，日内即下，风声奇紧，袁本人亦惶恐不知命在何时。载沣自秉国钧，每晨必会集各军机大臣，共商处理朝政，当日世凯尚赴会议。袁及殿廷，有值日太监阻之曰："请袁大军机不必入内会议，今日摄政怒形于色，闻严惩谕旨即下，恐于军机大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知。"太监皆袁平时纳贿金窥消息者。袁闻太监言，大惶惧，急出朝房，归锡拉胡同本宅。宅近东华门，袁归，张皇失措，聚集亲信僚属门客，商定急逃何所，意欲逃入交民巷，求外国公使保护。某亲信曰："军机非政治犯，恐外人无保护例"乃止。

正踌躇何往，张怀芝进曰："怀芝一人护我公乘三等车，速往天津，依杨士骧，再作计较。"其时杨继袁为北洋大臣，实袁之替身也。二人乃潜由海岱门出，登火车，车抵租界第二站，

---

① 夤夜：深夜。

② 开缺：官吏因故不能留住，免除其所任职务，待另选人接充。

怀芝以电话告杨曰:"袁乘三等车至矣,将来督署。"并告以北京情形危急,促杨密派人迎往督署。杨答曰:"且停车上,万不可来见面。"怀芝以告袁,袁甚怏怏,以为士骧不念旧德,见危避面也。

既而杨所遣心腹至,即曰:"杨帅已得北京确信,罪只开缺回籍,可乘原车回京,预备明早上朝谢恩。"指定车房一间,即请上车,并嘱怀芝:"紧闭房门,万不可令人窥见。如来督署,则事必张扬,彼此不妙。"至于暗中防护,均已布置停妥。袁乃返京。

袁出走后,宅中不见军机,四处寻踪。当时全城传遍,袁归,谣诼乃息①。张之洞闻之曰:"人谓袁世凯不学无术,予谓不独有术,且多术。但此次仓皇出走,何处可匿?几不知何者为术矣。"濮伯欣曰:"此事原委,闻诸沈小沂。小沂名兆祉,江西人,由袁北洋幕府任总统府机密,袁死,沈旋去世,亦世凯部下小智囊也。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章太炎被杖

庚子事变后,康、梁"公羊改制说"盛行。张之洞本新派,惧事不成有累于已,乃故创学说,以别于康、梁。在纺纱局办《楚学报》,以梁鼎芬为总办,以王仁俊为坐办,主笔则余杭章太炎炳麟也。太炎为德清俞曲园高足弟子,著有《春秋左传读》一书,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主笔政。予与江苏朱克柔、仁和邵仲威、休宁程家柽,常问字于仁俊先生之门,仁俊先生

---

① 谣诼:造谣毁谤。

曰："他日梁节庵与章太炎，必至用武。梁未知章太炎为革命党，其主张奴视保皇党，岂能为官僚作文字乎？"《楚学报》第一期出版，属太炎撰文，太炎乃为《排满论》凡六万言，文成，抄呈总办。梁阅之，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百数十次。急乘轿上总督衙门，请捕拿章炳麟，锁下犯狱，按律制罪。予与朱克柔、邵仲威，程家柽闻之，急访王仁俊曰："先生为《楚学报》坐办，总主笔为张之洞所延聘，今因《排满论》酿成大狱，朝廷必先罪延聘者，是张首受其累，予以反对维新派者以口实。先生宜急上院，谓章太炎原是个疯子，逐之可也。"仁俊上院，节庵正要求拿办，仁俊曰："章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之洞语节庵快去照办。梁怒无可泄，归拉太炎出，一切铺盖衣物，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太炎身无外物，朱、邵等乃质衣为购帏被，买船票，送归上海。《陈石遗诗话》某卷第二段，曾言太炎杖股事。故太炎平生与人争论不决，只言"叫梁鼎芬来"，太炎乃微笑而已。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汪笑侬演剧有新思想

旧剧伶人，编演新剧最早者，厥惟汪笑侬。笑侬，名僢，字冷笑，亦字仰天，富有思想，兼善词章，唱做之佳，犹余事也。所编《党人碑》一剧，乃采《六如亭说部》东坡逸事，略加附会，暗刺政府，而科白关目，亦能鼓舞观者兴趣。如在酒楼独叹时，酒保误蔡京为菜

心、司马光为丝瓜汤，谓苏东坡有三弟，曰西坡、南坡、北坡，东扯西拉，诙谐有趣。至题诗段，高唱“连天烽火太仓皇，几个男儿死战场。北望故乡看不见，低声私唱小秦王。长安归去已无家，瑟瑟西风吹暗沙。竖子安知亡国痛，喃喃犹唱后庭花”，腔调抑扬，不袭皮黄陈套。“花”字由低而高，延长至二十余暗，宛转自如，尤为难得。在专制政府之下，笑侬竟能排演革命戏，胆固壮，心亦苦矣。

宣统末，刘永春与汪笑侬均在济南演剧，刘隶鹊华居，汪隶富贵茶园，以营业竞争，渐成仇敌。汪尚有涵养，刘则逢人便骂，辄曰：“汪笑侬何能唱戏！”一日，值某会馆堂会戏，主者以二人皆负盛名，强令合演《捉放》，刘去曹操，出场唱“八月中秋桂花香”句，改“香”字为“开”字。唱罢，目视汪，汪应声曰：“弃官抛印随他来”。座客咸以汪之才思敏捷，叹赏久之。刘自是誓不与汪合演，而骂如故。

笑侬所演之剧，皆自选；即演旧有之戏，穿场唱白，亦与常伶不同。其演《斩马谡》一剧，城楼一段正板、西皮及二六，一字一句，自出心裁，而不离《出师表》之大旨。入后，闻马谡失守街亭，白云：“当年先帝在白帝城托孤之时，曾对山人言讲，马谡为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山人以平南之役，马谡有攻心为上之论，颇晓兵机，故每畀以重任，不想今日失了街亭。如此看来，知人之明，不如先帝多矣”云云。此等念白，断非俗令所能梦想及之者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长牧庵惩贪虐县令

长牧庵相国抚苏时，访闻长洲县贪利虐民，勒捐各铺户，以饱其私囊，且每夜出外游行，闻市中有偶语者，谓其诽谤官府，立饬差役带回县衙敲打，必令其家以银钱买通，方肯释回。民间畏官如虎，畏吏如狼，相觑不敢枉语。一日长公便服出外私访，遇县官乘轿而来，乃出轿跪长公前，部大人何故微服夜行。长公以查夜为辞。转问县官何往，则亦以查夜对。长公谓县官曰："查夜何必带许多仆从。"均遣散回去，令县官更易便服，携手步行。至一酒肆，强拉入内饮酒，对面而坐。长公招酒保问之曰："我乃远方客人，不知本地风俗，前因追讨旧帐，欠主不肯还钱，只得在长洲县涉讼。求知县官声名如何，果能代我申理否?"酒保亦爱多言，并劝客人宜在他处衙门控告。长公问其故。酒保即将县官劣迹和盘托出，无少隐讳。其时长洲县如坐针毡，恨酒保入骨髓，思必有以报之。长公亦明知其意，当即算付酒资，长出告别。长公谓县官曰："此等无知小民，妄言诬官，不必与之计较。长公俟县官去远，复回酒肆中借宿。肆主以非客寓不准。长公告诉肆主曰："汝酒保闯下祸来，我特在此保汝。适才与我同饮者，乃长洲县太爷也。"肆主战吓，面色如土。长公慰之曰："有我在，无妨"须臾有县中差役数人，手持锁链，将肆主、酒保、长公均锁赴县衙。见县官高坐堂皇，怒气勃勃，喝令带来人一齐跪下。长公以毡帽蒙头，独不肯跪。县官疑之，亲自下坐，揭帽一看，见长公项垂铁链，即忙跪下碰

头，口称卑职该死。长公即坐县官公案上，谓县官曰："我久闻汝许多劣迹，尚恐不足凭信，今日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尚有何辞抵赖？汝可趁早回家，听候参办，免致为地方之害。"遂将县官印携去，即日奏参革职。嗣后大小官员知此项消息，都勉为廉能，无敢有丝毫放纵，深恐长公之暗地查出者。至今苏人犹称颂之不衰。可见属员之贪利营私，妄作威福，皆由该管上司不能认真访察。若能如长公之细心办事，惩一儆百，何至有贪官污吏贻害百姓乎。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堵文忠公得祖训

堵文忠公永锡，少失怙恃①，其祖亲教之。言动之间，俱有成法。一日戏累象棋子，祖坐观之曰："不能成。"累之果倾，公意似沮丧。祖曰："试再为之。"公因屏息以累。祖曰："可矣。"果成。祖曰："试毁之再累。"公如言为之。祖曰："不能成。"果又倾，公问故，祖曰："汝初不知为之之法，吾是以知其无成也。后见汝其难其慎，吾是以知其必成也。最后汝有骄心矣，凡骄者必败，吾是以知其不复能成也。吾且问汝，何以上倒而下不动？"公对不知。祖曰："居上者危，居下者安。"公敬受教。盖公之学问事业，得力于祖训者多矣。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蠹循吏

曹怀朴，河南解元，宝应

---

① 怙（hù）恃：依靠。此处指父母。

朱文定公及陈恭甫编修所取进士也。宰闽省有循声①。

宰闽县时，值新廉访莅任②，故事闽县与侯官分办署中磁器③，侯官费至洋银千圆，而曹以百圆了之。司阍者不纳④，且毁其器之半。曹乃怀器单及各碗式，亲呈于廉访，曰："以大人上下人等计之，无论侯官所办若干，即卑职一单，已足敷厨房茶灶之用。今为阍人毁其半，亦愿补行送入。若必求多且精，只有取之于民，非卑职所敢出也！"廉访无如之何，转奖谕之。

一日，于途中遇两人争辩，执而问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银一封，约重五十两，持归家呈母。母曰：'银数太多，倘此人急需此项，失之恐有他变，亟应守其地还之⑤。'某因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寻至，即以原银相付。其人熟视许久曰：'尚有五十两，汝应一并还我。'盖其人即欲藉此讹诈也。"曹诘失银者曰："汝所失银实是百两乎？"曰："然"。又语得银者曰："渠所失系百两⑥，与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来，汝姑取之。"复语失银者曰："汝所失之百金，少顷当有人送还，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银者持银竟去，失银者嗒然不能复置一辞⑦。途中围观者咸称快。曹之断狱明决类如此。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

---

① 循：奉公守法。

② 莅（lì）任：到职任事。

③ 故事：旧日的典章制度，成例。侯官：地名，在今福建省福州市。分办：分别置办，即各为署中置办一份。

④ 司阍（hūn）者：守门人。纳：放入。

⑤ 亟（jí）：急。

⑥ 渠：相当于"其"。

⑦ 嗒（tà）然：内心空虚，物我皆失的样子。

7上海书店1981年版

林琴南友菜佣

林琴南早年贫甚，授徒奉母，时苦不给。一日，有卖菜佣弛担息其门首，出见，与语。菜佣自言家止一母，负贩所得，以供甘旨外①，无他求。林叹曰："若然，我侪之友也。"菜佣谢弗敢当，林曰："若无然②，我侪操业不同，能孝母一也，我今友汝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林琴南馈米于师

闽县林琴南孝廉纾六七岁时，从师读，师贫甚，炊不得米，林知之，亟归，以袜实米，满之，负以致师。师怒，谓其窃，却弗受。林归以告母，母笑曰："若心固善，然此岂束修之礼。"即呼备，赍米一石致之塾，师乃受。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徐晓秋欲救秋瑾

上海徐晓秋，名彭龄，官钱清场盐大使。光绪丁未六月初某夕三鼓，阍人报客至③，谓客不自道姓名。时徐已睡，披衣出见，则绍兴知府贵福也，神色仓皇。徐惊问曰："公何来？"贵曰："扰君睡，至歉。请为我备一舟，将他往。"徐曰："某向不办上司差使，亦不迎送，实不敢破成例。"辞未毕，贵曰："否否，我自出资，烦代雇耳。"徐曰："公从何处来？"曰："来

---

① 甘旨：美好的食品。
② 若无然：你无须乎这样。
③ 阍（hūn）人：守门人。

自省”。曰：“然则原舟何往？”曰：“西兴雇舟时，言明仅至钱清也。”徐曰：“公自有坐船，何必雇？既雇矣，何又中途易舟？某实不解，非详告，不敢奉命。”贵乃以欲尽杀大通学堂员生告之，且云已奉中丞令矣。徐惊曰：“徐伯荪亦素识，某人温雅若处子，安庆之事，必有激之使然者。秋瑾为女子，更何能为？且学生无辜，安可以‘莫须有’三字杀数百人，此于学界前途极有影响。某在此创办大小学校七，深知绍兴办学不难于筹款，难于招生。大通学生若见杀，则人将视学堂为贾祸之媒介，避之若蛇蝎，谁愿入校求学？今愿以全家保大通学生之不通谋。”贵不省。徐曰：“此间荒僻，深夜无有雇船，请在此度夜，辨明，即送公返郡可也。”贵不得已，乃留宿焉。

是时，徐即飞书至郡，托山阴令李钟岳为之设法，略云：“顷太尊来署，急迫慌张，现于词色。再三探询，知以皖事将兴大狱，欲尽杀大通全校教员学生，此事关系学界前途至大。余与彼中办事人无一面之交，只以余在此沥心血，售私产，办七校，若实行杀戮政策，则此七校必皆堕地。万恳尽力主持，密告秋，令全校人远避，勿入虎口。太尊阻留在此，余函到时，屈指必在黎明，太尊午时始能回署，君尽可从容布置也。”

李得书，更衣，自至校，以徐原函示之，促令速离，并将原函焚化以灭迹。盖李为畿辅进士，以即用知县分浙江，家贫性介，时患不给，徐每周济之。曾榷厘金①，与商民冲突，

① 厘金：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

及令山阴，又与士绅龃龉，皆徐为之解释，故李感之次骨①，徐所言，无不奉令维谨也。秋得讯，即告全校职员学生遣令归，毁学生名册，自策马出城，行至西郭门外，忽忆所遗皮箧中储要件，乃令圉人归取②。圉人年幼，嬉于市，秋俟久不至，返校自取，且毁要件。忽见十余学生仍在，乃以事约略告之，促令急行，而诸生不忍弃行箧，秋亦监视学生出后再行。正料理间，而兵役蜂至，李犹密谕差役捕男释女。孰知秋已易男装矣，乃遂遭捕。至山阴县署，令自报姓名，李自秋曰："尔乃校役张八斤也。"秋曰："否，我实秋瑾。"李顾书吏曰："速列册，彼乃学生周敬耳。"秋曰："否否，我非学生，乃校长秋瑾。"李顿足气塞。盖李受徐委托，意欲为秋地③，而秋矢口直陈，及悔悟，已以真名入册，无可解脱矣。

秋既入狱，徐闻之，飞櫂至郡，诣贵，力请承审是案，贵不许。李又请贵札委徐承审，贵以恶声报之。徐知贵将杀戮邀功，不足与言，乃挈其子蔚伯同至杭州，见提学司某。某性懦，谓徐曰："此案固冤，然中丞与贵守皆无一字来司，无可言之于中丞者。且贵为旗人，奥援至广④，不可撄其锋⑤，君宜慎之。"徐怫然曰："教育为公专职，学生托公阴庇，不知其冤，犹可言也；知而不言，人其谓公何？言而不用，心亦可安？公以无公牍不易措词，某

① 次骨：犹言入骨，形容程度极深。

② 圉（yǔ）人：古官名。也指圉人所属的奴隶。

③ 秋地：为秋瑾开脱。

④ 奥援：旧谓暗中支持、帮助的力量，多用于官场。

⑤ 撄：迫近；触犯。

愿以单衔具牍，禀求主持，公即袖某禀向中丞力陈，若以贵为旗人，畏其多奥援，公厚爱我，戒勿撄其锋。然此案关系全省学务，影响及于全国，某即以此褫职定罪①，亦甘之如饴也。”某无言，许俟牍到洋抚。

徐归寓，命蔚伯缮稿，辞约万言，黎明缮正印发。辰刻，徐往见，臬曰：“事不及矣，顷从抚辕来，今日偕臬司同见中丞②，谓秋案已电京，请就地正法。我即言徐某来省，力陈此案之冤，禀请本司转详两院。抚军拍案大怒，谓：徐某胆敢为大逆不道谋反叛逆之人说项③，脱不念其居官声名好，办学热心，必登白简④，令其速归，勿越俎代谋，有干令甲也⑤”。徐闻之，气沮而出，即渡江，再至郡。会秋将受刑，方自狱提出上缚，两目突出二三寸，有红丝牵系，摇动如转球。与刑幕诸人讨论，或谓惊恐所致，或谓预已服毒？究不知其何故也。秋既死，徐嘱李保全他人，是以贵命李查抄秋氏母族家属，李先令人教以口供，狱中诸生亦均一一教之，终李之任，未尝刑责一人。贵以李孱弱，详请撤任，易以恶名素著之某酷吏。徐宦越久，从游者数百人，潜令门下士主清议⑥，故某亦不敢淫刑以逞。李以无

---

① 褫职：剥夺职务。

② 臬司：官名。同按察使。

③ 说项：《全唐诗话》“项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闲人，因以卷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

④ 白简：古时弹劾官员的奏章。

⑤ 令甲：令中之甲，即第一道或第一等命令。

⑥ 清议：公正的评论。古时指乡里或学校中对官吏的批评。

罪去官，愤当道之暴，气急成疽，悬梁自尽。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大侠霍元甲

霍力士元甲，直隶产也①。兄弟十人，咸以拳艺名，而君为之冠。北人多知其勇，且号称黄面虎云。

某岁，其友某函君书，谓美国大力士某，力能扛鼎，身载重百斤，问君愿与较否？君谓如是勇夫，为吾北方人惯见，乌足雄②，遂慨然应之。来申③，与某力士约，某惧不果④。

有东海赵君欲与君较，君不允。后以赵登报激刺，乃命其徒赛于张园，败之。未几，赵又聘其友与君约赛，先乃与其徒相斗，无胜负，然卒为君所辱。斯时君慷慨言曰："余所以来申者，欲与异族猖獗之力士战耳。至自残同类，非我之志也。凡我同胞，嗣后幸勿相扰。"复创办精武学堂，鼓砺尚武精神甚力。尝曰："欲国强，非使国中人人尚武不可。"又曰："西人精研一技术，辄数百年始奏肤功⑤。今余之拳艺，已传自七世，亦不啻研究数百年矣⑥。"

未几，某国之著名擅柔术者，慕其盛名，思以倾之⑦，乃十人联袂来申，与君角力，然皆惧死，要君以勿拳战⑧。君面驳之，卒以手势决胜负，聘双

① 产：出生。
② 乌足雄：哪里值得称雄。
③ 申：上海的别称。
④ 不果：指没有实行诺言。
⑤ 肤功：肤浅的功夫。
⑥ 不啻（chì）：不止。
⑦ 倾：胜过，超过。
⑧ 要（yāo）：约定。

方公正人各一。君又使其徒先与赛，某国人相继败者凡五，大恚①，急选一最有力者与君奋斗。某知君为劲敌，出臂欲中伤之，君微以手格之，而其臂已折。怒甚，反诬君爽约，卒以众目共睹，理屈而退。然心终不甘，后宴君，贺其健勇。君曰："余已患咯血症。"某国人曰："何不治之？"君以未遇良医对。某国人乃默念有机可乘，顾而言曰："若某君者（即某国人也），诚良医也。"君信之，服其麻醉药，致病渐剧，念恨以死。

按我国之武术，我国固有之国粹也。彼剽窃吾一言余绪者，乌足与我较角？角而不胜，出其伎俩公中伤之，此固小人阴险之常计，吾何足责？而独怪夫有如是精深之国粹，国人不知提创而光大之。而霍先生具有武力，又不克终天年，反饮鸩身亡，使彼小人日益猖獗，悲夫！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2上海书店1981年版

霍元甲七世善拳

霍元甲，绰号黄面虎，直隶人，以拳鸣于时者七世矣。兄弟十人皆善拳，元甲为巨擘②，以是名震南北。光绪朝，美有大力士方侨沪，绝有力，能载重百斤，闻元甲名，请来沪较艺，元甲应之。及至，而某惧，不果较。旋有赵某者亦申此请，不允。赵以其怯也，作书登报诮之，元甲乃命其徒赛于昧莼园，胜之。不数日，赵又邀其友与元甲约赛，乃先令其徒角之，无胜负，然卒为元甲所辱。元甲乃太息而言曰："余来沪

---

① 恚（huì）：恼怒。
② 巨擘：名家、大家。

者，与异族较短长耳，不欲自残同胞也。后此幸勿相扰。”

元甲旋创办精武学堂，尝曰：“欲使强国，非人人尚武不可。”久之，而为日本之擅柔术者某所忌，思有以倾之，乃约十八至沪，欲与元甲角，然皆惧死，要以勿用拳，元甲拒之，卒以手决胜负。元甲又使其徒先与赛，日人败者五，大恚，亟推一最有力者与赛，乘间出臂，欲中伤之，元甲徐格以手而臂折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四、世风民俗

介之推与寒食节

《左传》：晋文公反国①，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遂与母偕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绵上者，西河介休县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记》则曰："子推从者书宫门，有'一蛇独怨'之语。文公见其书，使人召之，则亡。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山封之，名曰介山。"虽与《左传》稍异，而大略亦同。至刘向《新序》始云："子推怨于无爵齿，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谓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后杂传记，如《汝南先贤传》则云："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邺中记》云："并州俗，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子推断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党、西河、雁门皆冱寒之地②，令人不得寒食，亦为冬至后百有五日也。"按《后汉·周举传》云："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举③为并州刺史，乃作吊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然则所谓寒食，乃是冬中，非今节令二三月间也。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火　葬

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

---

① 反：同"返"。

② 冱（hù）：寒冻。

③ 爨（cuàn）：烧火作饭。

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际，畏其秽泄，敛不终日，肉尚未寒而就爇者矣①。鲁夏父弗忌献逆祀之议②，展禽曰："必有殃，虽寿而没，不为无殃。"既其葬也，焚烟彻于上③，谓已葬而火焚其棺椁也。吴伐楚，其师居麇，楚司马子期将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谓前年楚人与吴战，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卫人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燕骑劫围齐即墨，掘人冢墓，烧死人，齐人望见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则是古人以焚尸为大僇也④。《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㓥其肉而弃之⑤，然后埋其骨；秦之西有仪渠之国，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烟熏则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盖是时其风未行于中国，故列子以渠为异，至与㓥肉者同言之。㓥音寡。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13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靴始赵武灵王

靴与履，一时之礼，古者解袜登席，即徒跣以为礼。⑥。靴，胡服也，始自赵武灵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0

---

① 爇（ruò）：燃烧。
② 逆祀：颠倒祭祀次序。
③ 彻：同"澈"。
④ 僇（lù）：羞辱。
⑤ 㓥（guǎ）：剔肉。
⑥ 徒跣（ziǎn）：赤脚。

东向为尊

《史记·项羽纪》，项王即日还国，留沛公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汉书》，王陵以兵属汉，项籍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又《南越传》，王太后置酒，汉使者东向，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大臣皆西向侍。《史记》，代王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注》如淳曰："或曰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让不受，群臣犹称宜，乃更回坐，示变即君位之渐。"使如《注》言，西向逊示不欲东，既已南向，又何逊为？则知《史记》以东向为尊矣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2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汉王室善歌

刘、项皆善作歌，西汉诸帝如武、宣类能之，赵王幽死，诸王负死罪，临绝之际，曲折深迫。广川王通经好文辞，为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戚夫人、燕王旦之容华夫人，所歌又不在诸王下，盖汉初古俗犹在也。

宋王灼《碧鸡漫志》

汉代母后干政

汉母后预政，不必临朝及少主，虽长君亦然。文帝系周勃，薄太后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谢曰："吏方验而出之。"遂赦勃。吴、楚反诛，景帝欲续之，窦太后

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郅都害临江王，窦太后怒，会匈奴中都以汉法。帝曰："都忠臣。"欲释之，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乎？"于是斩都。武帝用王臧、赵绾，太皇窦太后不悦儒术，绾请毋奏事东宫，后大怒，求得二人奸利事以责上，上下绾、臧吏，杀之。窦婴、田蚡廷辩，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且帝宁能为石人邪！"帝不直蚡，特为太后故杀婴。韩嫣得幸于上，江都王为太后泣，请得入宿卫比嫣，后繇此衔嫣，嫣以奸闻，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成帝幸张放，太后以为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西汉以前命字之俗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为仲为伯，又为叔为季，其老而尊者为甫，盖无以两言相连取义。若屈原《离骚经》："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案《史记》原字"平"，所谓"灵均"者，释"平"之义，以缘饰词章耳。下至西汉，与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长、子云、子兄、子真、子公、子阳、子宾、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长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圣卿、长君、少君、稚君、游君、次君、赣君、近君、曼君、王孙、翁孙、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长公、君公、少叔、翁叔、长叔、中叔、子

叔、长倩、曼倩、次倩、稚季、长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长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宾、君倩、君敖、君兰、君长、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稚宾、稚圭、稚游、稚君、巨先、巨君、长宾、长房、翁思、翁子、翁仲之类，其义只从一训，极为雅驯。至于妇人，曰少夫、君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阿君。单书一字者，若陈胜字涉，项籍字羽，彭赵字仲，张欧、吴广、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云字游，爰盎字丝，张释之字季，郑当时字庄，刘德字路，眭弘字孟。迨东汉以下，则不尽然。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所谓缮修犯土溯源

今世俗营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射土司章醮之文①。按《后汉书·来历传》所载："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厨监邴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则古有其说矣。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雨水清明

历家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清明为三月节，谷雨为三月中气。而汉世之初，仍周、秦所用，惊蛰在雨水之前，谷雨在清明之前，至于太初，始正之云。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

① 章：表彰，表扬。醮（jiào）：祭祀。

汉人居丧

汉人居丧，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终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遗诏，令臣子勿久丧，已葬则除。自后因而弗改，习以成俗，故翟方进为相，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然当时亦知终三年丧为尽礼，如原涉行父丧三年，显名天下。河间惠王行母丧三年，诏书褒称，以为宗室仪表。薛宣后母死，其弟修去官，持三年丧，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汉碑中，有居丧二交非五五者，则以为美谈。如李翊费凤之徒，以为至孝。铭为考忧释绋① 公义卓休，其见推往往如此，则知当时丁父母忧，持三年丧者鲜矣。不特不能持三年丧，且居忧而迁除者有之。如鲁峻居母忧，自乞拜议郎是也。汉人居丧，大率可见，夺情废礼，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人有过于厚者，如高阳令杨著，遭从兄忧而去官，度尚遭从父忧而解秩。又有为其师服斩丧三年而不释者，礼之过不及如此。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3

焚香始于汉

李相之《贤已集》，谓焚香之始云：“本佛图澄传。襄国城堑，水源暴竭，石勒问澄，澄曰：‘今当敕龙取水②。’乃至故泉源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数百言，水大至。”予按，《江表传》：“有道士于吉来吴会，立

① 绋（fú）：大绳，特指牵引灵柩的大绳。

② 敕（chì）：古时皇帝颁发的命令。

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疗病。”又按，汉武帝故事云：“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者，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然则焚香自汉已然矣。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

男人傅粉

世说载：何晏洁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汤饼试之。其试愈白，知其非傅粉也。仆考《魏略》，晏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则知晏尝傅粉矣。前汉佞幸传，籍孺闳孺傅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东汉李固传章曰：“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偃仰，从容治步，略无惨怛之心①。《颜氏家训》谓梁朝子弟，无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2

汉人规戒

魏相为杨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而光禄大夫丙吉予之书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愿少谨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为霁威严②。翟方进为京兆尹，搏击豪强，京师畏之。而青州刺史胡常予之书曰：“窃闻开政令甚明，为京兆恐有所不宜。”方进心知所谓，少驰威严。二事甚相类，汉人规戒，率多如此。又如杨恽既废，家居治产，以财自娱。其友孙会宗予书，戒以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怜之意，不当治产通宾客。段会

---

① 怛（dá）：忧伤。

② 霁（jì）：怒气消散，气色转和。

宗年老而远为都护，其友谷永予书，戒以因循旧贯，无求奇功。司马迁尊宠任职，其故人任安责以古贤人之义。卫青既贵，而天下士夫无称，其故吏苏建，责以观古名将之意。汉人于交友故旧，动存规戒，其不肯阿意顺旨，以陷于非义，此风凛然可喜。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22

印玺

蔡邕独断云："玺，印也，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纽①。古者尊卑共之。"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传："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杜预曰："玺，印也。"月令曰："固封玺。"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此诸侯大夫皆称玺也。汉卫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来，唯天子之印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按，周礼："掌节，货贿用玺节。"郑康成曰："今之印章也。"则周时印已名玺，但上下通用。以上并见左氏传疏。今宏以为天子独称玺，何哉？又按，《初学记》云："春秋合诚图曰：'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押，长三尺，广八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五字"则尧时印已名玺矣。本朝徽宗尝赐宰相蔡元长涂金银铸公相印一纽，前古所无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

荆楚四时节气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

---

① 螭（chī）：古代传说中一种无角的龙，旧时建筑物、工艺品、图章上常做装饰。

《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贴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又以钱贯系杖，脚迴以投粪帚上，云令如愿。

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簿）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

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贴“宜春”二字。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

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捶床、打户、捩狗耳，灭灯以禳之。

正月木日夜，芦苣火照井厕中，则百鬼走。

元日至于月晦，并为脯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乐。

春分日，民并种戒火草于屋上。有鸟如乌，先鸡而鸣：“架架格格”。民候此鸟则入田，以为候。

社日，四邻并结综合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然飨其胙。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斗鸡、镂鸡子、斗鸡子。打球、秋迁尔施钩之戏。

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是日取鼠麹汁蜜和粉，谓之龙舌饼，以厌时气。

四月也，有鸟名蒦谷，其名自呼。农人候此鸟，则犁钯上岸。

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东荐席，及忌盖屋。

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是日，竞渡，采杂茱。以五彩丝系臂，名曰："避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鸽教之语。

夏至节日食粽。是日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蠹。

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

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水点儿头额，名为天炙，以厌疾。又以锦彩为眼明囊，递相饷遗。

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

十月朔日，黍矐，俗谓之秦岁首。

仲冬之月，采撷霜芜菁葵等杂菜乾之，并为咸菹。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言："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

岁前又为藏驱之戏。

岁暮，家家具肴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三月三曲水节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仲治，“三月三日曲水①，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到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推之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②。曲水之义，盖起此也。”

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也?”尚书郎束晰进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东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渊而出，奉水心剑曰：‘今君制有西夏，乃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业。”帝曰：“善!”赐金五十斤，而左迁仲治为阳城令。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197

山涛用人

涛曰：“臣欲以郄诜为温令。”诏可。寻又启曰：“访闻诜丧母，不时葬，遂于居屋后假葬，有异同之议，请更选之。”诏曰：“君为管人伦之职，此辈应为清议，与不便当裁处之。”

山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谐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卑贱，

---

① 曲水：古代风俗，于阴历三月上巳日（上旬的巳日）就水滨宴饮，以为可袯除不祥，后人因引水环曲成渠，流觞取饮，相以为乐，称为曲水。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三日。

② 滥觞：喻事物的起源。

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擢拔人物，各为题目，称《山公启事》。

晋山涛《山公启事》

“欢”字解作妇人

晋吴声歌曲，多以“侬”对“欢”，详其词意，则“欢”乃妇人，“侬”乃男子耳。然至今吴人称侬者，唯见男子，以是知欢为妇人必矣。懊侬歌云：“潭如陌上鼓，许是侬欢归。”又云：“我与欢相怜。”又云：“我有一所欢，安在深阁里。”又华山畿云①：“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又读曲歌云：“思欢久，不爱独枝莲，只惜同心藕。”又云：“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予后读通典，见序常林欢云：“江南谓情人为欢。”然后始恨读书之寡。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

王导小名

颜鲁公书远祖《西平靖侯颜含碑》，晋李阐之文也。云：“含为光禄大夫，冯怀欲为王导降礼，君不从，曰：‘王公虽重，故是吾家阿龙。’君是王亲丈人，故呼王小字。”《晋书》亦载此事，而不书小字。《世说》：“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晋人浮虚之习如此。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元魏改姓之风

魏孝文自代迁洛，欲大革

---

① 畿(jī)：旧时称靠近国都的地方。

胡俗，既自改拓跋为元氏，而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以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用夏变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孙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赐蕃姓，如李弼为徒何氏，赵肃、赵贵为乙弗氏，刘亮为侯莫陈氏，杨忠为普六茹氏，王雄为可频氏，李虎、阎庆为大野氏，辛威为普仑氏，田宏为纥干氏，耿豪为和稽氏，王勇为库汗氏，杨绍为叱利氏，侯植为侯太侯氏，窦炽为纥豆陵氏，李穆为揄拔氏，陆通为步六孤氏，杨纂为莫胡卢氏，寇儁为若口引氏，段永为尔绵氏，韩褒为侯吕陵氏，裴文举为贺兰氏，王轨为乌丸氏，陈忻为尉迟氏，樊深为万纽于氏，一何其不循乃祖彝宪也[1]！是时盖宇文泰颛国[2]，此事皆出其手，遂复国姓为拓跋，而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泰方以时俗文敝，命苏绰仿《周书》作大诰，又悉改官名，复周六卿之制，顾乃如是，殆不可晓也。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于阗风俗

后魏，宋云使西域，行至于阗国。国王头著金冠，以鸡帻，头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枚，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其俗妇人袴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

① 彝宪：经常大法。
② 颛（zhuān）：独一，专擅。

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长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2

怀砖之俗

后魏太傅李延实者，庄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将行奉辞，帝谓实曰："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实答曰："臣年迫桑榆，气同朝露，人间稍远，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闲退，陛下渭阳兴念，宠及老臣，使夜行非人，裁锦万里，谨奉明敕，不敢失堕。"时黄门侍郎杨宽在帝侧，不晓怀砖之义，私问舍人温子升。子升曰："吾闻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闻其宾客从至青州者云：'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怀砖叩头，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师谣语曰：'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之俗，起在于此也。"颍川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清河崔叔仁称齐士大夫曰："齐人者，外矫庶几，内怀鄙恡，轻同毛羽，利等锥刀。好驰虚誉，阿附成名。威势所在，促共归之。苟无所资，随即舍去，言嚣薄之甚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3

留仇国之俗

炀帝令朱宽征留仇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

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班布，幅阔一尺许。又得金荆榴数十斤，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彩盘蹙有如美锦，甚香极精，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彼土无铁。朱宽还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壮者，多加以铁钳锞，恐其道逃叛。还至江都，将见，为解脱之，皆手把钳，叩头惜脱，甚于中土贵金。人形短小，似昆仑。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2

打　球

打球，古之蹴鞠也①。《汉书·艺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颜《注》云："鞠以韦为之②，实以物，蹴踏为戏。蹴鞠陈力之事③，故附于兵法。蹴音子六反④，"鞠音钜六反，近俗声讹，谓鞠为球，字亦从而变焉，非古也。

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

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⑤，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⑥。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

---

① 蹴（cù）鞠：蹴，踢、踏；鞠，古代的一种用革制作的皮球。

② 韦：熟皮子

③ 陈力：施展才力。

④ 六反：汉语中传统的注音方法。

⑤ 曲：深藏着。

⑥ 决数都：都，全、总共的意思，引申为场次。

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犹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斯、武平一等皆献诗。

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楼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永泰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欢邪①！"薛公悦其言图钢之形，置于座右，命掌记陆长源为赞美之。然打球乃军中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

今乐人又有蹴球之戏，作彩画木球，高一、二尺，妓女登踏，球转而行，萦回来去，无不如意，盖古蹴鞠之遗事也。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

中华书局1958年校注版

拔　河

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②。相传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梁简文临雍部，禁之而不能绝。古用篾缆，今民则以大麻絙长四、五十丈③，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胸前，分二朋④，两向齐挽⑤，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郤者为胜⑥，以就者为输，名曰："拔河"。

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时七

---

① 晷刻：片刻，晷指时间。

② 望日：旧历每月十五日，月圆夜。

③ 絙（gēng）：粗绳子。

④、朋：结党、一伙。

⑤ 两向：反方向。

⑥ 郤：空隙，间隔。

宰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为西朋，东朋贵人多，西朋奏输胜不平，请重定，不为改，西朋竟输。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璟，年老，随絙而踣①，久不能兴。上大笑，令左右扶起。

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骇。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辞甚美，时人竞传之。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
中华书局1958年版

非钱不行

唐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脏污狼籍。引铨，有选人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铨，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难翘关负米"。湜曰："若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5

治病如治国

唐则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药壶于城中卖药，得钱即转济贫乏，自常不食，时即饮净水。如此经岁余，百姓赖之。有疾得药者，无不愈。时或自游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领，不语竟日。每遇有识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国也。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脏腑，即内辅也。外张九窍，即外臣也。故心有病，则风外不可救之，又何异君乱于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

① 踣（bó）：跌倒。

身之无病，必须先正其心。不使乱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使迷惑，则心先无病。心先无病，则内辅之脏腑虽有病不难疗也。外之九窍，亦无由受病矣。况药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后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药用之以使，使之药用之以佐，小不当其用，必自乱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国家之治人也。老夫用药，常以此为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窍之邪，悉纳其病，以至于良医自逃，名药不效，犹不知治身之病后时矣。悲夫，士君子记之。"

忽一日，独诣锦川，解衣净浴，探壶中，惟选一丸药，自吞之。谓众从曰："老夫罪已满矣，今却归岛上。"俄化一白鹤飞去。衣与药壶，并没入水，永寻不见。

佚名《潇湘录》

武媚娘

唐永微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玄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二十余年，武氏强盛。武氏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王十余人，几迁鼎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3

绳妓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妓。妓者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户以系之①。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绳之直如弦。然后妓女自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之间，望

① 鹿卢：一种起重装，即滑轮。

之如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屐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五、六尺；或踏肩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住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①，真奇观者。卫士胡嘉隐作《绳妓赋》献之，辞甚宏畅，玄宗览之，大悦，擢拜金吾卫仓曹参军。自胡寇覆荡，伶伦分散②，外方始有此妓，军州宴会，时或为之。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
中华书局1958年版

公主畏惧斗鸡侍

王鉷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宫中，以斗鸡侍帝左右。时李林甫方恃权恃势。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亦入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一言。

一日，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中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笑乐，遂致酒张乐，永穆公主亲御匕。

公主即亲之长女，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帝所特钟爱。准既去，或有谓瑶曰："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若阙，帝岂不介意邪？"准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于七郎，安敢不尔。"

时人多呼为七郎，其盛势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8

张琇杀官"徇孝"

张童子者名琇，审素之子也。开元二十二年，杀殿中御史杨万顷于阙下，复父仇也。

---

① 严鼓：紧急猛烈的鼓声。
② 伶伦：演戏的人。

初，审素受财赇事发①，诏万顷按之。万顷按审素过入，故坐诛，家属徙边。琇会赦得还，时未冠。乃追复前怨，与其弟瑝手刃万顷于都城。闻者骇之，帝嘉其孝，将释之。有司以专杀抗论，琇坐死。时人哀之，葬于邙山，为疑冢焉。盖惧杨宗之所发也。故虞部员外郎顾云诔之曰："冒法复仇，信难逃于刑典。忘身徇孝，诚有契于礼经。且从古以来，谁人不死。得其死矣。夫可恨欤。"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4

赵和巧断借贷案

咸通初，有天水赵和者住江阴令，以片言折狱著声。犹是累宰剧邑，皆以雪冤获优考。至于疑似晦伪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时有楚州淮阴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③，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甚博，备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遂为西邻不认，且以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拒。

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宰邑谓曰："诚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赖者券，乏此以证，何术理之？"复诉于州，州不能理。东邻不胜其愤，远聆江阴之善听讼者，乃越江而南诉于赵宰。赵宰谓曰："县政

---

① 赇（qiú）：贿赂。

② 镪（qiǎng）：钱贯，即穿钱的绳子。

③ 缗（mín）：成串的铜钱。一千文为一缗。

地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东邻则冤泣曰：“此地不得理，无由自涤也。”赵曰：“第止吾舍，试为思之。”经宿召前曰：“计就矣。尔果不妄否？”则又曰：“安敢诬！”赵曰：“诚如是言，当为置法。”乃招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至淮堧①，曰：“有啸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恶相济者，在某处居”，名姓形状，具以西邻指之，请梏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唯持刀截江，无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还。然自恃无迹，未甚知惧。至则旅于庭下，赵厉声谓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则朗叫泪随曰：“稼穑之夫，未尝舟楫。”赵又曰：“证词甚具，姓氏无差，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囚则大恐，叩头见血，如不胜其冤者。赵又曰：“所盗幸多金宝锦采，非农家所置蓄者，汝宜籍舍之产以辩之。”囚意稍解，遂详开所贮者，且不虞东邻之越讼也，乃言：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等纳至者；干绢若干疋，家机所出者；钱若干贯，东邻赎契者；钱器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宰大喜，即再审其事，谓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谓讳东邻所赎八百千？”遂引诉邻，令其保证。于是惭惧失色，祈死厅前。赵令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置之于法。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2

唐朝茶道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

---

① 堧（ruán）：宫庙内墙之外、外墙以内的余地、空地。

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别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①。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座，教摊如伯熊故事②，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鸿渐游江介，通狎胜流③，及此羞愧，复著《毁茶论》。伯熊饮茶过度，遂患风气，晚节亦不劝人多饮也。

吴主孙皓每宴群臣，皆令尽醉。韦昭饮酒不多，皓密使以茶茗自代。晋时谢安诣陆纳，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

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④，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续《搜神记》云："有人因

---

① 歠（chuò）：饮、喝。

② 摊：展开、铺开。

③ 通狎胜流：狎，亲近，但神情不庄正。指在名流胜景中混。

④ 回鹘（hú）：鹘，亦作纥，我国古族名。

病能饮茗一斛二斗①，有客劝饮过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胰，置拌中以茗浇之，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②。"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
中华书局1958年版

吐蕃丧礼

唐贞元中，王师大破吐蕃于青海，临阵，杀吐蕃大兵马使乞藏遮、遮及诸者。或云，是尚结赞男女，吐蕃乃收尸归营有百余人，行哭随尸，威仪绝异。使一人立尸旁代语，使一人问："疮痛乎?"代语者曰："痛。"即膏药涂之。又问曰："食乎?"代者曰："食。"即为具食。又问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袭衣之。又问归乎?代者曰："归。"即具舆马，载尸而去，译语者传也。若此异礼，必其国之贵臣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0引

突厥事袄神

突厥事祆神③，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毛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坚昆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牸牛交于此窟。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④。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兵众之后也。西屠，俗染齿令黑。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4

唐重牡丹

欧阳公《牡丹释名》云：

---

① 斛（hú）：量器名，古时以十斗为斛，后改五斗。

② 茗瘕：传说因饮茶过量，而在腹中结一块状物，称为茗瘕。

③ 袄（xiān）：祆教。

④ 髭（zī）：嘴上边的胡子。

“牡凡初不载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者，彼必形于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十篇，内《买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而《讽谕乐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绝道花之妖艳，至有“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语。又《寄微之百韵》诗云：“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与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诗云：“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醉归盩屋》诗云：“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元微之有《入永寿寺看牡丹》诗八韵，《和乐天秋题牡丹丛》三韵，《酬胡三咏牡丹》一绝，又有五言二绝句。许浑亦有诗云：“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①。”徐凝云：“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又云：“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然则元、白未尝无诗，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蛮夷铜鼓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来，炉铸之妙，实

① 窠（kē）：通“棵”。

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①。贞元中，骠国进乐②，有玉螺铜鼓③。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④，因掘土得一铜鼓。任满，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于延庆禅院，用代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

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官名俗称

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今漫疏于此，以示子侄未能尽知者。太尉为掌武，司徒为五教，司空为空土，侍中为大貂，散骑常侍为小貂，御史大夫为亚台，为亚相、为司宪，中丞为独坐、为中宪，侍御史为端公、南床、横榻、杂端，又曰脆梨，殿中为副端，又曰开口椒，监察为合口椒，谏议为大坡、大谏，补阙为中谏，又曰补兖，拾遗为小谏，又曰遗公，给事郎为夕郎、夕拜，知制诰为三字，起居郎为左螭，舍人为右天，又并为修注，吏部尚书为大天，礼部为大仪，兵部为大戎，刑部为大秋，工部为大起，吏部郎为小选、为省眼，考功、度支为振行，礼部为小仪、为南省舍人，今曰南宫，刑部为小秋，祠部为冰厅⑤，比部为比盘，又曰昆脚皆头，屯田为屯曹，水部为水曹，诸部郎

---

① 鼍（tuó）：鳄鱼的一种。俗称“猪婆龙”。即今扬子鳄。鸣鼍：敲用鼍皮制成的鼓。

② 骠国：又称朱波，自号突罗或占婆。在今缅甸境内。

③ 玉螺铜鼓：原注：玉螺，盖螺之白者，非琢玉所为。

④ 修葺（qì）：修补。

⑤ “冰”下原书注即“柄”。

通曰哀鸟、依鸟，太常卿为乐卿；少卿为少常、奉常，光禄为饱卿，鸿胪为客卿、睡卿，司农为走卿，大理为棘卿，评事为延平，将作监为大匠，少监为少匠，秘书监为大蓬。少监为少蓬，左右司为都公，太子庶子为宫相，宰相呼为堂老，两省呼为阁老，尚书丞郎为曹长，御史、拾遗为院长。下至县令曰明府，丞曰赞府、赞公，尉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见前《笔》。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15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广南舂米

广南有舂堂①，以浑木刳为槽②，一槽两边约排十杵③，男女间立，认舂稻粮。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虽思妇之巧弄秋砧④，不能比其浏亮也。

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容南土风

容南土风，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则柔毛肥彘不足比也⑤。每军将有局筵，必先此物。或炰或炙⑥，尽此一牛。既饱，即以圣齑消之⑦。既至，即以盐酪姜桂调而啜之，腹遂不胀。北客到彼，多赴此筵。但能食肉，罔有啜齑者。

---

① 舂（chōng）：把谷类的壳捣掉。

② 浑木：圆木。刳（kū）：挖空。

③ 杵（chǔ）：舂米的棒槌。

④ 砧（zhēn）：捣衣石。

⑤ 彘（zhì）：猪。

⑥ 炰（páo）：烹煮。

⑦ 圣齑（jī）：原注：圣齑如青菘，云是牛肠胃中已化草欲结为粪者。

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唐人善书

唐百官志有书学，故唐人无不善书，远至边裔书史里儒，莫不书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见也，往往胜于今之士大夫，亦由上之所好，有以劝诱之。贞观中，集王羲之书为一百五十卷，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以为宏文馆学士，内出法书，命之习学。人间有善书者，亦召入馆，海内向风，工书者众。见《唐历》。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茶　趣

唐造茶与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干。唐则旋摘旋炒，刘梦得试茶歌："自傍芳丛摘鹰嘴①，斯须炒成满室香。"又云："阳崖阴岭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竹间茶最佳，今亦如此。唐末有碾磨止用臼，多是煎茶，故张志和"碑樵青竹里煎茶"。柳子厚云："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唐人尚氏族

唐人尚氏族，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至于封爵，亦复如是，殊失尊祖敬宗之义。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

① 鹰嘴：茶叶名。

1957 年版

唐俗送穷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穷，韩退之有文，姚合有诗云："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①，"扶病垂朱绂"之句。白乐天诗言银绯处最多②，七言如："大抵著绯宜老大"，"一片绯衫何足道"，"暗淡绯衫称我身"，"酒典绯花旧赐袍"，"假著绯袍君莫笑"，"腰间红绶系未稳"，"朱纹仙郎白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阁""映我绯衫浑不见"，"白头俱未著绯衫"，"绯袍著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蹔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著绯"，"徒使花袍红似火"，"似褂绯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绯"，"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绶绕身飞。"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 1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拨拔力国习俗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略不识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浮生饮。无衣，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

---

① 绂（fú）：系印章或佩玉用的丝带。

② 绯（fēi）：红色。

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人，赍緤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矛，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孝忆国之俗

孝忆国，界周三千余里，在平川中，以木为栅，周十余里。栅内百姓二千余家，周国木栅五百余所。气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马，无驼牛。俗性质直，好客侣，躯貌长大，褰鼻①，黄发绿睛，赤髭被发②，面如血色。战具唯矛一色。宜五谷，出金铁，衣麻布。举俗事妖，不识佛法，有妖祠三百余所。马步兵一万，不尚商贩，自称孝忆人。丈夫妇人俱佩带，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仍通国天井及河涧，所有种植，待雨而生。以纩铺地③，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苦，海水又咸。土俗伺海潮落之后，平地收鱼以为食。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南中假僧

又南中小郡，多无缁流④，每宣德音，须假作僧道陪位。唐昭宗即位，柳韬为容广宣告使，赦文到，下属州。崖州自来无僧，皆临时差摄。宣时，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定王弘夫怪

---

① 褰（qiān）：套裤。
② 髭（zī）：嘴上边的胡子。
③ 纩（kuàng）：丝绵。
④ 缁（zī）流：僧、道。

而问之。僧曰："役次未当。差遣编并，去岁已曾摄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见者莫不绝倒。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3

生日祝寿始

封人祝尧寿，虎拜稽首，天子万寿。人臣爱君，不过长年，未以为非也。至于生日祝寿始见唐明皇。然识者以为非，何者？梁孝武帝少时，每以载诞之辰，辄斋素讲经。阮修容殁后，此事亦绝。唐太宗亦以降诞日，谓长孙无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成感伤。"泣数行下，群臣皆零涕。故唐封演谓："孤露之后①，不宜以此日为欢。"可谓达理矣。明皇建节，虽出于源乾曜、张说之议，然中宗常以降诞日，宴侍臣内戚于内庭，与学士联句柏梁体诗②，以是知循习久矣。至人臣生日，以诗为庆，西清诗话乃谓公卿旦日，以诗为寿，见于唐末，此说恐非。盖开元间，惠宗太子被疾，明皇自祝。既愈，幸其第，置酒赋诗，为初生欢。其诗云："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人臣以诗为寿，始见于此。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

关　节

世以下之所以通款曲于上者曰关节，然唐已有此语。段

---

① 孤露：古人指父亲亡故，称为孤露。孤露亦指孤单，没庇护的意思。

② 柏梁体：七言古诗的一种体裁，相传汉武帝在柏梁台和群臣诗，人各一句，每句用韵，后世模仿之，即称柏梁体。

文昌言于文宗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又唐摭言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按汉佞幸传："高祖有籍孺，孝惠时有闳孺①，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乃知关节盖本关说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

元载遣丈人

元载在中书，有丈人自宣州货所居来投，求一职。中书度其人材不任职，赠河北一函书而遣之。丈人惋怒②，不得已，持书而去。既至幽州，念破产而来，止得一书，书若恳切，犹可望，乃折视之，更无一词，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念已行数千里，试谒寮。院寮问："既是相公丈人，岂无缄题？"曰："有"。判官大惊，立命谒者上白。斯须，乃有大校持箱，复请书。书既入，馆之上舍，留连积月。及辞去，奉绢一千匹。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8

崔碣断王可久冤案

崔碣任河南尹，惩奸剪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③，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賄适楚④，始返棹于彭门⑤，值庞勋作乱，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无伯

---

① 闳（hóng）：巷门，引申为邻居。

② 惋（wǎn）：怅恨、叹惜。

③ 茗（míng）：茶树上的嫩芽。泛指茶叶。

④ 笈：书箱。賄：财物。用箱子装着财物。

⑤ 彭门：即彭门山，今在四川彭县西北。

仲息裔之属，妻常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四裔，竟无究其迹者。或曰：“已戕于盗①，帑其货矣。”

洛城有杨乾夫者，善卜称。妻晨持一缣，决疑于彼。杨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财，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蓍虔祝②，六位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耶？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嚎啕将去，即又勉之曰：“阳鸟已晚，幸择良晨。清旭更问，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第择日举哀，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雅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③，而哀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夕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危之，次则役媒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杨生既遂志，乃籍所有，雄据厚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乐渠之北。

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诏：“大憝就擒外，胁从其间者宥而不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裸而返④，瘠瘁疥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其所。展转饥寒，循路哀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肆目门首，欲为揖认，则诃杖诟辱，仅以身免。妻愕眙以异，复制于杨。可久不堪其冤，诉讼于府。及法司按劾，杨

---

① 戕（qiāng）：残杀，杀害。

② 蓍（shī）：一种草，其茎古代常用以占卜。

③ 茕（qióng）：没有兄弟的人。

④ 髡（kūn）：古代剃去头发的一种刑罚。

生贿赂已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辨奸，以诬人之罪加之，痛绳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丝未绝，洛尹改更，则衔血赍冤于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鞫吏，得以肆其毒于簧言，且曰："以狱讼旧政者，汉律正焉。"则又裂膑，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眦流血，两目枯焉。

时博陵公尹人燕居，备聆始卒。天启良便，再领三川，狱吏屏息，覆盆举矣。揽辔观风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鞫胥，同梏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尚众，而鞫吏贿赂，丑迹昭焉。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擢发折足，同瘗一坎，收录家产，手授可久。时离毕作冷，农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出涕者。沉冤积愤，大亨畅于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拟诸。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2

生　日

魏晋以前，不为生日，南北朝江南风俗，儿生一期①，随男女以纸笔针缕置前，观其所取，号为试儿。每至此日，饮酒宴乐，后人因为生日。梁孝元帝于其诞辰，常设斋讲；唐太宗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为乐，在朕反成伤感奈何以劬劳之日②，更为宴乐乎？"明皇始置于秋节，自是列帝或置或不置，自五季始立为定制，臣下化之，多为歌词以颂赞之。厥后又有献遗，故不得不置酒以复之。因人有言，遂降旨以禁

① 期（jī）：周年。
② 劬（qú）：劳苦。

之，著为令。以梁唐三帝犹如此，今人宁不思念我生之初，父则忧愁，母则痛楚，具庆偏侍，犹曰娱亲，永感之时，焉得不动心乎！颜鲁子侍郎尝以此镂板，劝人于是日斋讲，或习俗之久，亲戚馈惠有不得辞，会于它日可也。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2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黄王不分

黄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岭外尤甚，柳子厚《黄溪记》：神王姓莽之世也，莽尝曰：余黄虞之后也。黄与王声相通，以此考之，自唐以来已然矣。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七夕用六日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七夕嘉辰①，著于甲令。今之习俗，多用六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且名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时始。然唐世无此说，必出于五代耳。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南州习俗

王蜀有刘隐者善于篇章。尝说，少年赍益部监军使书，索于黔巫之南，谓之南州。州多山陕，路细不通乘骑，贵贱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负。夫役不到处，便遣县令主簿自荷而行。将至南州，州牧差人致书迓之，至则有一二人背笼而前，将隐入笼内，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绝高绝

---

① 七夕：农历七月初七夜。民间传说牛郎与织女此夜于天河相会。

深者。日至百所，皆用瓜攀缘，寸寸而进。在于笼中，必与负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马车也。洎至近州①，州牧亦坐笼而迓于郊。其郡在桑林之间，茅屋数间而已。牧守皆华人，甚有心义，翌日牧曰："须略谒诸大将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余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斋。大校三五人，逢迎极至。于是烹一犊儿，乃先取犊儿结肠中细粪，置在盘筵，以筋和调在醯中，方餐犊肉。彼人谓细粪为圣齑②，若无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诸味将半，然后下麻虫裹蒸，裹蒸取麻蕨蔓上虫，如今之刺猱者是也③，以荷叶裹而蒸之。隐勉强餐之，明日所遗甚多。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3

婚礼坐鞍

刘岳《书仪》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不知用何经义。据岳自叙云："以时之所尚者益之"，则是当时流俗之所为尔。

岳当五代干戈之际，礼乐废坏之时，不暇请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时世俗所用吉凶仪式，略整齐之，固不足为后世法矣。然而后世犹不能行之，今岳《书仪》十已废其七、八、其一、二仅行于世者，皆苟简粗略，不如本书。就中转失乖缪，可为大笑者，坐鞍一事尔。

今之士族，当婚之夕，以两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

① 洎（jì）：至、及。

② 齑（jī）：与诸味相拌而成。

③ 猱（náo）：猿猴的一种。

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凡婚家举族内外姻亲，与其男女宾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视者①，惟婿“上高坐”为盛礼尔。或有偶不及设者，则相与怅然咨嗟②，以为礼缺。其转失乖谬，至于如此。今虽名儒巨公，衣冠旧族，莫不皆然。

呜呼！士大夫不知礼义，而与闾阎鄙俚同其习，见而不知为非者多矣。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2中华书局1981年版

唐代秦中四时节气

金吾杖爆，前所引百司皆避。《尔雅》云，即封牛也。此兽抵触，故彫其首于竿上，加龙虎节，以油囊盛之而行。

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它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罚。

二月二日，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

大和八年放榜，有无名子对曰：“乞儿还有大通年，二十三人碗杖全，薛庶准前骑瘦马，范鄴依旧盖藩毡。”

端午前两日，东市谓之扇市，车马特盛。

进士下第当年七月复献新文，求拔解，故曰：“槐花黄，举子忙。”王维《重阳应制诗曰：“四海方无事，三秋大有年，无穷菊花节，长咏柏梁篇。”

初冬纳文书，却谓之选门，开人名，在令史前，谓之某家百家状；在判后，却须粘有前，谓之吏部四拘。

---

① 竦（sǒng）立：伸长脖子、提起脚跟站着。

② 怅然：若有所失的样子。咨嗟：叹息。

长安四月以后，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谓之樱笋。厨公馔之盛，常日不同。

岁除日进傩，皆作鬼神状。内二老儿，傩公傩母。

寒食节，内外司车与诸军使为绳橛之戏，合车辙道，两头打大橛，张绳橛上，高二尺许，须紧榜定贺，车盘转碾轮于绳上过，不失者胜，落轮绳下者输。皆装饰车牛赌物，动以千计。

唐李淖《秦中岁时记》

（《说郛》120本）

诸蛮习俗

蛮，南言曰蛮。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矣。区落连亘，接于西戎，种类殊诡，不可胜记。今志其近桂林者。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张、大小王、龙、石、滕、谢诸蕃地，与牂牁接。人椎髻跣足，或觉木履，衣青花斑布，以射猎仇杀为事。又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罗殿，自杞等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而峨州以西，别有酋长，无所统属者，苏、绮罗、坐夜、面计利、流求、万寿、多岭、阿悞等蛮，谓之生蛮，酋自谓太保，大抵与山獠相似，但有首领耳。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其外又有大蛮落，西曰大理，东曰交趾。大理，南诏国也。交趾，古交州，治龙编，又为安南都护府。

黎，海南四郡坞上蛮也。坞直雷州，由徐开渡，半日至。坞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傍号黎人。山极高，在云霭中，黎人自鲜识之。久晴，海气清

廓，时或见翠尖浮半空云。蛮皆椎髻跣足，插银、铜、锡钗，妇人加铜环、耳坠垂肩。女及笄，即鲸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女既黥，集亲客相庆贺。惟婢、获则不绣面。四郡之人多姓黎，盖其异族，而今黎人多姓王。

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昼能没水探取。旁人以绳系其腰，绳动摇则引而上。先煮毳衲，极热，出水极覆之，不然寒栗而死。或遇大鱼蛟鼍诸海怪，为鬐鬣所触，往往溃腹折肢，人见血一缕浮水面，知昼死矣。

南宋范成大《桂海蛮志》

北宋侈靡

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浸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览三司奏乏银支用，问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两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时其价若干也。盖上认为重，则下竞趋之，求之者多，则价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数年间，世变已如此，况承平日久，侈费益甚，沿袭至于宣、政之间乎？是宜价日增而未已也。

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

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上元张灯

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

太一①，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夜，敕金吾驰禁②，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本朝京师增为五夜，俗言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如前史所谓买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宁初，以两日皆国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国史，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宇乂安③，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然则俗云因钱氏及崇宁之展日，皆非也。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罢中元、下元张灯。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饶州风俗

嘉祐中，吴孝宗子经者，作《宋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④，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⑤；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

---

① 太一：神名。也作“泰一”。北极星之别名。

② 金吾驰禁：金吾，汉置官名，掌管京城戒备，巡徼传呼，禁人夜行。惟正月十五夜及其前后一日或几日敕许金吾开放夜禁。遂谓元宵节彻夜游乐曰金吾驰禁或金吾不禁。

③ 乂（yì）：治理。乂安：太平无事。

④ 翕（xī）然：一致的样子。

⑤ 咎：罪过。

学为辱。其美如此。"予观今之饶民，所谓家富户羡，了非昔时。而高甍巨栋连阡互陌者①，又皆数十年来寓公所擅，而好善为学，亦不尽如吴记所言。故录其语以寄一叹！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北宋公主下嫁

英宗治平中，燕国惠和公主下降王师约②。异时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为恭③。帝疾之曰："此废人伦之序，不可以为法。"思有以厚风俗，亟命正之，尚未遑著于令。

及神宗践祚④，乃诏公主出降，皆行舅姑礼。是时，师约父克臣为开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见，行盥馈礼。礼成，遂大设乐，天下荣之。三宫嫔御还者，莫不嗟叹，近姻贵戚，相与震动，以为天姬之贵尚执行妇道，盖自惠和始耳。

唐南北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亲执笄⑤，行盥馈之礼，曰："吾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唯我祖宗首正王化，穆然成风矣。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中华书局1981《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西羌人请赐姓包

西羌于龙呵既归朝，至阙下引见，谓押伴使曰："平生闻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包姓。"神宗遂如其请，

---

① 甍（méng）：栋梁，屋脊。
② 下降：下嫁。
③ 昭穆：泛指家族的辈分。
④ 践祚：即位，皇帝登位。
⑤ 笄（jī）：古代盘头发或别住帽子的簪子。

名顺。其后，熙河极罄忠力①。

宋王巩《甲申杂记》

渠阳蛮俗概览

靖州之地②，自熙宁九年收复唐溪洞诚州，元丰四年，仍建为诚州，元祐二年，废为渠阳军，又废为寨，五年复之，崇宁二年，改为靖州。始时渠阳县为治所，后改属沅州而治永平，其风俗敻与中州异③。蛮酋自称曰官，谓其所部之长曰都幕，邦人称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则加冠巾，余皆椎髻④，能者则以白练布缠之，曾杀人者谓之能。妇人徒跣⑤，不识鞋履，以银、锡或竹为钗，其长尺有咫。通以班细布为之裳。纪岁不以建寅为首，随所处无常月。要约以木铁为契。病不谒医，但杀牛祭鬼，率以刀断其咽，视死所向以卜，多至十百头。凡昏姻，兄死弟继，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贿男家，否则争，甚则仇杀。男丁受田于酋长，不输租而服其役，有罪则听其所裁，谓之草断。凡贷易之逋⑥，甲不能偿，则掠乙以取直，谓之准檄。长少相犯，则少者出物，谓之出面。言误相诬，则虞者出物，谓之褁口。田丁之居，峭岩重阜⑦，大率无十家之聚。遇仇杀则立栅布棘以受之。各有门款，门款者，犹言伍籍也，借牛綵于邻洞者，谓之拽门款。方争时，以首博首，获级一二则溃去⑧，明日复来，

---

① 极罄（qìng）：极尽。
② 靖州：今湖南靖县。
③ 敻（xiòng）：远。
④ 椎（chuí）髻：一撮之髻，形状如椎。
⑤ 跣（xiǎn）：赤脚。
⑥ 逋（bū）：欠交，拖欠。
⑦ 阜：小山。
⑧ 级：首级，人的头颅。

必相当乃止①。欲解仇，则备财物以和，谓之陪头暖心。战之日，观者立其傍和劝之，官虽居其中，不敢犯也。败则走，谓之上坡。志在于掠，而不在于杀，则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纵之逸，谓之趓。败者屈而归之，掠其财而还其地，谓之入地。兵器有甲胄，标牌，弓弩，而刀之铁尤良。弩则傅矢于弦而偏架之，谓之偏架弩。以利侔中土神臂弓②，虽暑湿亦可用。凡仇杀，虽微隙必发，虽昔衅必报，父子兄弟之亲不避也。子弟为士人者，隶于学，仇杀则归，罢则复来。荆湖南北路，如武冈、桂阳之属瑶民，大略如此。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1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谢石拆字

谢石润夫③，成都人，宣和年间，至京师，以拆字言人祸福④。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者。

名闻九重⑤，上皇因书一“朝”字，令中贵人持往试之。石见字，即端视中贵人曰：“此非观察所书也。然谢石贱术，据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⑥，黥配远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贵愕然曰：“但有所据，尽言无惧也。”石曰：“‘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

---

① 相当：相等，相去不大。
② 侔（móu）：相等，等同。
③ 谢石，字润夫。
④ 拆字：即测字、相字，以字迷来予测人之祸福。
⑤ 九重：指宫禁。
⑥ 遭遇：遭际、际遇。

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当谁书也！”一坐尽惊。中贵驰奏。翌日，召至后苑，令左右及宫嫔书字示之，皆据字论说祸福，俱有精理。补承信郎。

四方求相者，其门如市。有朝士妻①，怀妊过月，手书一“也”字，令夫持问。石曰：“此闺中所书否？”曰：“何以言之？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书。尊阃盛年三十一否②？”曰“是也。”“以‘也’字上为‘卅’，下为‘一’字。然吾官寄此，当力谋迁动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为挠耳。”“盖‘也’字着水则为‘池’，有马则为‘驰’，今池则无水，陆驰则无马，是安可动也？又尊阃父母兄弟，近身亲人，无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则一‘他’字，今独见‘也’而不见‘人’故也。又尊阃其家物产亦荡尽否？以‘也’字着土则为‘地’字，今又不见‘土’也。”曰：“然。但此皆非所问者。贱室以怀妊过月，忧而问耳。”曰：“是必十三个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旁两竖、下一画为‘十三’也。有一事涉奇怪，欲不言，则公所问正决此事，可尽言否？”朝士请其说。曰：“‘也’字着虫为‘虵’③。今尊阃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见虫蛊则不能为害。石亦有药，可为公验之。”

朝士异其说，因请至家。以药投之，果下百数小蛇而体平。都人尽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挟何术也。

宋洪迈《夷坚志》再补

---

① 朝士：泛指中央的官吏。

② 尊阃(kǔn)：对别人妻的尊称。

③ 虵：蛇的异体字。

浙西谚语

浙西谚曰："苏杭两浙，春寒秋热。对面厮啜①，背地厮说②。"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热，不论春夏与秋冬。"言其无常也。此言亦通东西为然。九州以扬名地，本其水波轻扬为目。《汉三王策》亦有五湖轻心之戒。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男子忌双

今世男子初入学，多用五岁或七岁，盖俗有"男忌双，女忌只"之说，以至笄冠亦然③。按《北齐书·李浑弟绘传》："绘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约而弗许。何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则其来久矣。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居丧食鱼

《靖州图经》载：其俗居丧不食酒肉盐酪，而以鱼为蔬。今湖北多然，谓之鱼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诗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霑水族，风俗当园蔬。"正指此。盖老杜尝往来荆楚，而此诗则嘉举鲁氏定为夔门所作，夔亦与湖北相邻故也。注杜诗者，皆不及此。《韵语阳秋》云："言白小与菜无异，岂复有厚味

---

① 厮啜（chuò）：共同吃喝。
② 厮说：互相说长道短。
③ 笄（jī）冠：谓初成年时。

哉?”非其指矣。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傩

世俗，岁将除，乡人相率为傩，俚语谓之打野胡。按《论语》:“乡人傩，朝服立于阼阶。”注:“大傩驱逐疫鬼也，亦呼野云戏。”今人又讹耳。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9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古人多言阿字

古人多言阿字，如秦皇阿房宫，汉武阿娇金屋。晋尤甚，阿戎、阿连等语极多。唐人号武后为阿武婆。妇人无名，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妇人供状，皆去阿王、阿张，盖是承袭之旧云。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0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合酱

人间多取正月晦日合酱①，是日偶不暇为之者，则云：时已失。大误也。案昔者王政趋民正月作酱，是日，以农事未兴之时，俾民乘此闲隙，备一岁调鼎之用，故绐云雷鸣不作酱②，腹中当鸣。所贵今民不于三二月作酱，恐夺农事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为限？亦不须避雷，但问菽趋得法否耳。

宋李济翁《资暇录》

① 晦(huì)：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

② 绐(dài)：骗、欺骗。

小 名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贵四字为名，不以晞颜为名，则以望回为名；不以次韩为名，则以齐愈为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知贬损，或曰愚，或曰鲁，或曰拙，或曰贱，皆取谦抑之义也。如司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尝择称呼之美哉！尝观《进士同年录》，江南人习尚机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见自高之心。北人大礼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若夫雁塔之题①，当先正名，垂于不朽。

宋子俞子《萤雪丛说》卷上

越俗饮宴击盘

越俗饮宴即鼓盘以为乐②，取数圆盘，以广尺六者抱以着服，以右手五指更弹之以为节奏，舞者应节而舞。

宋佚名《墨娥漫录》

世人之用“义”字

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襕、义

---

① 雁塔之题：又称雁塔题名。唐神龙以后，新进士有题名雁塔之举。后人借指考中进士。

② 越：主要指今江、浙、粤、闽大部分地区。

领、合中小合子曰义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鹘。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高丽妇人发式

妇人之髻，贵贱一等，垂于右肩，余发被下，束以绛罗，贯以小簪。细民之家，特无蒙首之物，盖其直准白金一斤，力所不及，非有禁也。亦服旋裙，制以八幅插腋高系，重叠无数，以多为尚。其富贵家妻妾制裙，有累至七八匹者，尤可笑也。崇宁间从臣刘逵吴栻等，奉使至彼，值七夕会，馆伴使柳伸，顾作乐女倡谓使副曰："本国梳得头发慢，必是古为坠马髻。"逵等答云："坠马髻，乃东汉梁冀妻孙寿所为，似不足法。"伸等唯唯。然至今仍贯不改，岂自其旧俗椎结而然耶？

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0

高丽妇女服饰

妇人之饰，不喜涂泽施粉，无朱柳眉，半额皂罗蒙首，制以三幅，幅长八尺，自颈垂下，唯露面目，余悉委地。白纻为袍，略如男子，制文绫宽裤，衷以生绢。欲其褒裕，不使著体。橄榄勒巾，加以采条金铎。佩锦香囊，以多为贵。富爱藉以大席，侍婢旁列，各执巾瓶，虽盛暑不以为苦也。秋冬之裳，间用黄绢，或深或浅。公卿大夫之妻，士民游女，其妇无别。或云，王妃夫人以红为尚，益加绘绣，国官庶民，不敢用也。

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0

高丽庭燎

丽俗尚夜饮，而只待使人尤谨。每宴罢，常侵夜分，自山岛州县郡郊亭馆皆于庭中束芟明燎①，以散员执之。使者归馆，则罗列在前，相比而行。

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2

唯三馆可称学士

学士，唯三馆可称，他则否。按，唐集贤院记："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故《笔谈》云："今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用开元故事也。"自徽宗以前，州县官蔑有以学士称者②。至渡江后，苟有一官，未有不称。绍兴末，臣僚有论列者，时有旨禁之。然今习俗犹尔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

北人丧葬

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汉儿则以棺敛遗体，然后瘗之③，丧之凶礼一如中原。女真则以木槽盛之，葬于山林，无有封树。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刀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礬④，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先之死，盖用此法，时人曰"帝羓"。信之有也。

宋文惟简《虏廷事实》

高丽秉烛

王府公会，旧不燃烛，比

---

① 芟（shān）：割（草）。

② 蔑：没有。

③ 瘗（yì）：埋祭品或尸体、随葬品。

④ 礬（fán）：一种石。

稍稍能造，大者如椽，小者亦长及二尺，然终不甚明快。会庆乾德之宴，庭中设红烛笼，用绿衣人搢笏执之①，问之云，是新入仕之人。旧记谓初登第者，今知未必皆一等流品也。

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 22

高丽乡饮

丽俗重酒醴②，公会惟王府与国官有床桌盘馔，余官吏士民，惟坐榻而已。东汉惟豫章太守陈蕃特为徐稚设一榻，则知前古亦有此礼。今丽人于榻上，复加小俎，器皿用铜，鳙腊鱼③，菜虽杂然前进，而不丰腆④。酒行亦无节，以多为勤。每榻只可容二人，若会宾客，多则随数增榻，各相向而坐。国中少麦，皆国人贩自京东道来，故面价颇贵非盛礼不用。在食品中亦有禁绝，此尤可哂也⑤。

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 22

高丽浣濯

旧史载高丽，其俗皆洁净。至今犹然，每笑中国人多垢腻，故晨起必先沐浴，而后出户。夏月日再浴。多在溪流中，男女无别，悉委衣冠于岸，而沿流亵露，不以为怪。浣濯衣服⑥，冻涚丝麻⑦，皆妇女从事。虽昼

---

① 搢（jìn）：插。笏（hù）：古代君王在朝廷上相见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制成，上面可以记事。

② 醴（lǐ）：甜酒。

③ 鳙（sù）：干鱼。

④ 腆（tiǎn）：丰盛，丰厚。

⑤ 哂（shěn）：微笑。

⑥ 濯（zhóu）：洗。

⑦ 涚（shuì）：温水。

夜服勤，不敢告劳。凿井汲水，多近川为之，上作鹿卢，输水于漕，槽形颇如舟云。

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 23

高丽种艺

国封地濒东海，多大山深谷，崎岖峭崒①，而少平地，故治田多于山间，因其高下耕垦甚力，远望如梯磴然。其俗不敢有私田，略如丘井之制，随官吏民兵秩序高下而授之。国母、王妃、世子、王女而下，皆有汤沐田。每一百五十步为一结，民年八岁，投状射田结数有差，而国官以下，兵吏驱使进士、工技，无事则服田，惟戍边给米。其地宜黄粱、黑黍、寒粟、胡麻、二麦，其米有粳而无糯，粒特大而味甘。牛工农具，大同小异，略而不载。

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 23

高丽人屠宰

夷政甚仁，好佛戒杀，故非国王相臣，不食羊豕，亦不善屠宰。唯使者至，则前期蓄之，及期将用缚四足，投烈火中，候其命绝毛落，以水灌之。若复活，则以丈击死，然后剖腹，肠胃尽断，粪秽流注，虽作羹炙，而臭恶不绝，其拙有如此者。

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 23

高丽土产

高丽依山瞰海，地瘠而硗，然而有稼穑之种，麻枲之利②，

① 峭崒（qiúcuì）：山长而高貌。

② 枲（xǐ）：大麻。

牛羊畜产之宜，海物唯错之美。广、扬、永三州多大松，松有二种，唯五叶者乃结实。罗州道亦有之，不若三州之富。方其始生，谓之松房，状如木瓜，青润致密①，至得霜乃拆，其实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国俗虽果肴羹胾亦用之②。不可多食，令人呕吐不已。人参之干特生，在在有之，春州者最良。亦有生熟二等，生者邑白而虚，入药则味全，然而涉夏则损蠹，不若经汤釜而熟者可久留。旧传形扁者，谓丽人以石压去汁作煎，今询之，非也，乃参之熟者积垛而致尔。其作煎当自有法也。馆中日供食菜，亦谓之沙参，形大而肥美，非药中所宜用。又其地宜松，而有茯苓。山深而产硫磺，罗州道出白附子、黄漆，皆土贡也。其国自种纻麻，人多衣布，绝品者谓之绝，洁白如玉，而窘边幅，王与贵臣皆衣之。不善蚕桑，其丝线织纴，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颇善织文罗花绫紧丝锦罽③。迩来北虏降卒④，工技甚众，故益奇巧，染色又胜于前日。地少金银而多铜器，用漆作不甚工，而螺钿之子细密可贵⑤。松烟墨贵，猛州者，然色昏而胶少，仍多沙石。黄毫笔软弱不可书，旧传为猩猩毛，未必然也。纸不全用楮⑥，间以藤造。槌捣皆滑腻高下数等，其果实栗大如桃，甘美可爱。旧记夏月亦有之，尝问其故，乃盛以陶器埋土中，故经岁不损。六月亦有含桃，味酸如酢。榛

---

① 致：精密、精细。

② 胾（zì）：切成的大块肉。

③ 罽（jì）：用毛做成的毡子一类的东西。

④ 迩（ěr）：近。

⑤ 螺钿之子：疑为螺钿之工。

⑥ 楮（chǔ）：楮树。

棿极多云。倭国者，亦有来禽、青李、瓜、桃、梨枣，味薄而形小，至于莲根花房皆不敢撷，国人谓其为佛足所乘云。

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经23

麻　胡

今人呼麻胡来以怖小儿，其说甚多。《朝野佥载》云，伪赵石虎，以麻将军秋帅师。秋胡人暴戾好杀，国人畏之。有儿啼，母辄恐之曰："麻胡来。"啼声即绝。又《大业拾遗》云，炀帝将去江都，令将军麻祜浚坂，祜虐用其民，百姓惴栗，呼麻祜以来以恐小儿，转祜为胡。又《南史》载，刘胡，本名㧑胡，以其面黝黑，以胡为名。至今畏小儿啼语曰："刘胡来，"啼辄止。又《会稽录》载，会稽有鬼号麻胡，好食小儿脑．遂以恐小儿。四事不同，未知孰是。《缃素杂记》止得二事。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21

贱庶出之子

自古贱庶之子。王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孝武曰："崔道固如此，岂可以偏庶侮之？"《颜氏家训》曰："江左不讳庶孽，河北鄙于侧出。江左丧室之后，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至唐而北风犹存。"观褚遂良请千牛不荐嫡庶表曰："永嘉以来，王涂不竟，在于河北。风俗乖乱，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远，独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圣朝深革前弊，人以才进，不论嫡庶。于今二纪，今日荐千牛舍人，仍此为制礼所未安。"观此，可以见汉晋以来，重嫡而轻庶矣。窃又

考之，赵简子使姑布子卿相诸子，至毋恤曰："此真将军矣。"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对曰："天之所授，虽贱必贵。"于是以毋恤为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5

丈　人

今人呼丈人为泰山，或者谓泰山有丈人峰，故云。据《杂俎》载，唐明皇东封，以张说为封禅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转一品。说以婿郑镒官九品，因说迁五品。玄宗怪而问之，镒不能对，黄番绰对曰："泰山之力也。"与前说不同。后山送外舅诗："丈人东南英。"注谓丈人字，俗以为妇翁之称，然字则远矣。其言虽如此，而不考所自。仆观《三国志》裴松之注，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旬下，谓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时人，呼妇翁为丈人，已见此时。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3

称翁姑为官家

吴人称翁为官，称姑为家，钱氏纳土，盖尝奏过，谓其土俗方言。观范晔临刑，其妻骂曰："君不为百岁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忆。"袁君正父疾不眠，专侍左右，家人劝令暂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吴人之语，为不诬也。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2

炎凉世态

炎凉世态，自古而然。廉颇为赵将，宾客尽至，及其免归，宾客尽去。后复为将，客又至。颇曰："客退矣。"客曰：

“吁，君何见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即从，君无势，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颇无以应。孟尝君为齐相，宾客尽至，及其废黜，宾客尽去。后复为相，客又至。孟尝君曰：“客何面目见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君独不见夫朝趋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者掉臂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亡其中也。”孟尝君卒善遇之。异时翟公事，正与二事同。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大书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无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说苑载此，而加“一浮一没，交情乃出”二句。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

兰溪祝氏狱

兰溪祝氏，大家也，所居去县三十里。一子甫冠，颇知书。宅之侧凿大塘数十库。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具于岸边树下，莫知所从来。邻不敢隐，闻之里正。

先是有道人行丐，至祝氏，需索无厌。祝怒，驱使出。语不逊，祝殴之。道人佯死，祝苍黄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可欺，遂谢罪去。

里正夙与祝氏讼田有隙，遂祝昔尝捶人至死，今尸正在其塘中，以白县。县宰信以为然，逮入狱。凡证左胥吏讼其冤者，宰悉以为受赇托①，愈加绳治，笞掠无虚日。祝素富室，

---

① 赇（qiú）：贿赂和委托。

且业儒，未尝知官府事，不胜惨毒，自诬服。其母虑不得免，迎枯骨之魂归家，焚香致祷，日夕号泣。且揭榜立赏，募人捕真盗。

县狱具，将上之郡矣。前所谓行丐者，在鄂、岳间，欲过湘，南涉衡岳，梦人告曰："子未可遽行，翌日将有来追者。"寤而异之。及明，别与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饮。问其从何来，有何新事，曰："吾从婺州来，到兰溪时，闻市人籍籍谈祝家冤事。"因具语之，丐者矍然曰①："诈之者，我也。我坐此罪，固已得遣于幽冥。今彼絷囹圄，死在旦暮，我不往直之，则真缘我以死，冤债何时竟乎！"乃强后来者与俱东。兼程抵婺，自列于县。县宰犹谓其不然，疑未决。

已而它邑获盗，讯鞫间，自言本屠者，尝赊买客牛，客督直甚急，计未能偿，潜害客，乘夜弃尸祝氏塘中云。祝于是始得释。

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 4

相思病

郑人孙愈，王氏甥也。年十八九时，到外家，与舅女真真者凭阑相视，有嘉耦之约②。归而念之。

会有来议婚对者，母扣其意，云："如真真足矣。"母爱之甚，亟为访于兄。兄言："吾数婿皆官人，而甥独未仕，若能取乡荐，当嫁以女。"愈本好读书，由此益自勤苦。

凡再试姑苏，辄不利。女亦长大，势不可复留，乃许嫁少保赵密之子。愈省兄诉于临

---

① 矍然：惊慌的样子。
② 嘉耦：恩爱夫妇。

安①，因赴饮舅氏。真真乘隙垂泪谓曰："身已属他人，与子事不谐矣。"愈不复留，即还昆山故居。

遇侄革于道，邀同舟，问之曰："世俗所言相思病，有之否？我比日厌厌不聊赖②，肠皆掣痛如寸截，必以此死。"革宛转慰解，且诮之曰："叔少年，有慈亲，而无端恋著如此，岂不为姻党所笑③！"

既至家，馆革于外舍，愈宿母榻。半夜，走出呼革起，曰："恰寝未熟，闻人呼五哥，视之，则真真也。急下床，茫无所睹，此何祥哉？"

革留旬日，过临安，适真真成礼于越氏。次日合宴，恍然见人立其旁，惊曰："五哥何以在此？"便得疾，逾日乃瘳④。

是时愈已病，羸瘠骨立⑤。与母谒医苏诚，及门，为母言："此病最忌逆及呕血⑥，若证候一见，定不可活。"语毕，忽作恶，吐鲜血数块而死。

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4

荆南妖巫

荆南有妖巫，挟幻术为人祸福，横于里中，居郡县者莫敢问。吴兴高某为江陵宰，积不能堪，捕欲杖之，大吏泣谏，请勿治，治之且掇奇祸⑦。高愈怒，捽吏下与巫对⑧，杖之二十。巫不谢，喜笑而出。

才食顷，高觉面微肿，揽镜而视，已慚慚浮满，仅存两

---

① 省（xǐng）：探望。

② 不聊赖：无所寄托。

③ 姻党：亲戚。

④ 瘳（chōu）：病好了。

⑤ 羸（léi）瘠骨立：瘦得皮包骨头。

⑥ 哕（yuě）逆：呕吐。

⑦ 掇（duō）：拾取、招取。

⑧ 捽（zuó）：揪。

眼缝如线。遽呼吏，询巫所居，约与偕往。吏以为必拜谒谢过，乃告其处。

径驰马出门，行三十余里，薄墓始至，萧然一茅屋也。巫出迎，高叱从卒缚诸柱，命以随行杖乱捶，凡神像经文等悉焚之。巫偃然自若①。后入其室，获小笥，破鐍观之②，菌蓐包裹十重③，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惧色，然殴掠无完肤矣。高面渐平复如初。执以还。

明旦，入府白曰："妖人无状④，某不惜一身为帮人除害，惧语泄必遁去，故不暇先言。今治之垂之死，敢以告。"府帅壮其决，谕使尽其命而投之江。仲秉说。

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20·

烧全宋道人

豫章杨秀才，家稍丰赡，有丹灶黄白之癖⑤。凡以此术至，必行接纳，久而无所成，则听自去，由是方士辐凑⑥。

一日，小童报有客称曰烧全宋道人，欲入谒。杨喜，束带迎之。其人清瘦长黑，微有髭，两耳引前如帽，着黄练单袍，容仪洒落。即延款书室。朝夕共处，稍稍式小方辄验，然未尝暂出嬉游。

杨乘间扣以要法，历旬始肯传，当用药三十余品，悉条

---

① 偃（yǎn）然自若：安然象平时一样。偃然，安然，安闲的样子。

② 鐍（jué）：箱子上加锁的铰钮。

③ 菌蓐（rù）：草垫子、草席。

④ 无状：不象样，犹无法无天。

⑤ 丹灶黄白：指道家所谓炼丹化生金银之术。

⑥ 辐凑：车辐集于轴心，喻人或物聚集一处。

疏所缺①，买之于市。杨请与偕行，不可，曰："吾习静恶嚣，岂应却投闹处？君宜独往。"杨且行，又曰："君出面，小儿曹必来恼人，幸为扃户②，使得憩息。"杨如其言。

访数药肆买诸物，最后到一肆，望其中有默坐者，衣冠颜状全与宋生等，颇惊讶。正拟问讯，坐者摇手止之。。杨遽归，室户扃锁如故，启而视之，则宋瞑目燕坐，凝然如初。杨即下拜，以为虽蓟子训，左元方分身隐现③，神游变幻，不能过也。自是益加礼遇，随所需即应。未几，不告而去。取所买药所以治铅汞，不能就锱铢④，计供亿馈谢及药直不啻千缗⑤。自谓亲逢神仙，不少悔。

又徽州婺源武口五生者，富甲乡里，为人颉狠可憎⑥，众目为王蜇齿⑦，俗语指恼害邑落之称也。性吝啬，尤恶僧辈，行化至，必骂斥，不与一钱。有头陀茁发狞丑，伺其居内，直造门，鸣铙唱佛，厥声震响。王闻之，怒，持杖击走之。甫自外还，前头陀又在廊下，鸣喝如昨。王愧怖，敬为罗汉圣僧，搏颊悔过，立取白金二十两与之，犹悚然尽日⑧。

---

① 条疏（shù）：分条陈述。

② 扃（jiōng）户：从外面把门闩上。

③ 蓟子训：汉末方士，传说有神异之道。左元方：左慈，字元方。汉末方士，传说少有神道。均见《后汉书·方术传》。

④ 锱铢（zīzhū）：锱、铢皆为古代计量单位。一说六铢为一锱，四锱为一两。喻极微小的数量。

⑤ 供亿：按需供给。"亿"通"肊"。缗（mín）：成串的铜钱。千文为一缗。

⑥ 颉（jiá）：克扣。

⑦ 蜇齿：毒虫的叮咬。

⑧ 悚（sǒng）然：恐惧的样。

两州人说，宋生与头陀皆兄弟双生相似，故各售其诈，以欺杨、王二人耳。

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 9

关王幞头

潼州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像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髯，执令旗，容状可畏。

成都驶卒王云至府，巫祝喻天祐见之，以为与庙中黄衣绝相似，乃招至其家，饮之酒，贿以银，行且付钱五千，并大幞头范样①，语之曰："市上耿迁开此铺，倩尔为我与钱②，使制造一顶，须宽与数日期，冀得精巧。"云不解其意，以意外有获，即从其戒至耿氏之肆。耿默念安得有人头围如是之大者，亦利五千之入，药为施工。而云持公家符贴，不得久驻，舍之而归，竟不以喻生所嘱告。

耿候其来取，而杳不至③。后数月，因出郊，入关王祠，见黄衣塑像，大骇曰："此盖是去年以钱五千令造大幞头者也。"阴以小索量其首广长，还家校视，不差分寸，悚然谓之神，立捧献之。事浸淫传④，一府争先瞻敬。天佑正为庙史⑤，藉此鼓唱，抄注民俗钱帛以新室宇⑥。富人皆乐施，凡得万缗，天祐隐没几半。

历十年，云复来潼，人见者多指点笑语，怪而问其故，或以告之。云曰："此喻祝设计造

① 幞（pú）头：一名折上巾，古时男子戴的一种头巾。范样：样子，制作的样式。

② 倩（qiàn）：请人代自己做事。

③ 杳（yǎo）：无声无踪。

④ 浸淫：逐渐。

⑤ 庙史：主持庙事的人。

⑥ 抄注：登记，聚敛。

诈，借我以欺神人。吾往谒之，当得厚谢。”于是走诣之。天佑恐昔诈彰败，了不接识。云恨怒，诉于官。天　坐黥窜①，尽籍其赀②。

朱从龙以为潼州，乃北方，改同州所立名者，恐无因可通成都使，当质之蜀客。

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 9

益都满屠

益都屠儿满义，赋性犷烈，力能扛鼎，绝不畏鬼神。醉经丛祠，辄指画漫骂，习以为常。

巫祝袁彦隆者，诈人也③，密与其党最厚者谋曰：“清元真君庙倠敝岁久，吾主其香火，将一新之，而邑人莫肯相应和。满屠凶猛不信向④，众耳目所共和，倘因之以假灵，必可成也。”于是邀义饮于家，酒酣，谓之曰：“我欲择某日致礼于清元庙下，至期当有观者，子能乘酒力呼噪而来，挥斥众人，登堂正坐，以神自居，空其酒，食其肉，且大詈其神⑤，使万目倾骇，可乎？”义曰：“此正我所愿为者，又何难哉！”

袁遂以其日收合数百少年，旛旂旌幢⑥，夹列道上，馔具牲币，种种丰腆⑦，鼓震乐作。义直趋祠所，毅然踞坐，自言：“我神也。”取牢醴悉啖之，而詈神。梗口良久，义忽狂作，口鼻耳皆流血，仆地而死。皆谓义触神之怒而致祸，怖畏灵威，争捐金钱入庙，同宇大兴。

---

① 黥（qíng）：黥面，在脸上刺字。窜：流放。

② 籍：籍没，登记没收。赀（zī）：同“资”。

③ 诈人：编子。

④ 信向：信仰。向，敬仰。

⑤ 詈（lì）：骂。

⑥ 旛旂旌幢：总称各种旗帜。

⑦ 丰腆（tiǎn）：丰厚、丰盛。

数岁而后，衰之徒因分贿不平，诣府县告其事①，尽捕鞫而刑之。

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9

西湖庵尼

临安某官，士人也，妻为少年所慕，日日坐于对门茶肆，睥睨延颈②，如疾如狂。尝见一尼从其家出，径随以行。尼至西湖上，入庵寮，即求见啜茶③。自是数往。

少年固多赀，用修建殿宇为名，捐施钱帛，其数至千缗。尼讶其无因而前，扣其故，乃以情愫语之④。尼欣然领略，约后三日来。

于是作一斋目，列大官女妇封称二十余人，而诣某官宅邀其妻曰："以殿宇鼎新，宜有胜会，诸客皆已在庵，请便升轿。"即盛饰易服珥，携两婢偕行。迨至彼，元无一客。尼持钱犒轿仆，遣归。设酒连饮两婢，妇人亦醉，引憩曲室就枕。移时始醒，则一男子卧于旁，骇问为谁，既死矣。盖所谓悦己少年者，先伏此室中，一旦如愿，喜极暴卒。妇人不暇俟肩舆，呼婢徒步而返。良人适在外，不敢与言。两婢不能忍口，颇泄一二，尼畏事宣露，瘗死于榻下⑤。

赵旬日，少年家宛转访其踪，诉于钱塘。尼及妇人皆桎梏拷掠，婢仆童行牵连十余辈。凡一年，鞫得其实，尼受徒刑，妇人乃获免。

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3

---

① 诣：到……去。

② 睥睨（bìnì）：侧目窥视。

③ 啜（chuò）茶：饮茶。

④ 情愫（sù）：本心，真情实意。

⑤ 瘗（yì）：埋葬。

妙净男道姑

余仲道初病目，招监川医郑宗说刮障翳①，出次于舍傍徐氏庵庐，盖法当避器尘以护损处。时十一月中。

憩泊甫定，立于门，遇一道姑，负月琴，贸贸然来②，仅能辩衢路。向前揖，不去。问为何人、何自而至，对曰："妙净，只是余干人③。寻常多往大家求化，不幸有眼疾，见乡里传说官人迎良医到此，是以愿见之。但妙净行丐苟话，囊无一钱，乞为结一段因缘，使得再见天日。"余恻然，命僧童引入灶下，留之宿。时已昏暮，将俟旦拯视。童见之，甚喜，烧汤与濯足，时时以微言挑谑。迨夜，置榻偕宿。

明日，呼之出，郑曰："此名倒睫毛入眶，所以不能觑物④。治之绝易，然亦须数日乃可了。"余语之曰："汝是女子，住此有嫌。汝不过有服食之虑，吾令汝往田仆家暂歇，以饭饲汝。"其人笑曰："妙净乃男人，非女也。"余察行步容止，语言气味，为男子无疑，不欲逆诈，竟唤仆导至彼舍，徐徐访之，果一男子耳。平日自称道姑，遍诣富室⑤，或留连十余夕。其为奸妄，不一而起，至是方有知之者。余仲庸说。

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 3

刘元八郎

明州人夏主薄，与富民林

---

① 障翳（yì）：白内障。

② 贸贸然：眼不明的样子。

③ 余干：地名，故城今在江西省余干县西北。

④ 觑（qù）：看。

⑤ 诣（yì）：往、到。

氏，共买扑官酒坊①，它店从而洁治，各随数多寡，偿认其课。历年久，林负夏钱二千缗，督索不可得，诉于州。吏受贿，转其辞，翻以为夏主薄所欠。林先令干者八人换易薄籍，以为道地②。夏抑屈不获申，遭囚系掠治，因得疾。

郡有刘元八郎者，素倜傥尚气，为之不平，宣言于众曰："吾乡有此等冤抑事，夏主薄陈理酒钱，却困坐囹圄，何用州官县为哉！恨不使之指我为证，我自能畅述情由，必使彼人受杖。"八人者浸闻其语③，惧彰泄为害，推两人饶口舌者隔手邀刘④，与饮于旗亭，摘语兹狱曰："八郎何必管他人闲事，且吃酒。"酒罢，袖出官券二百千畀之，曰："知八郎家贫，漫以为助。"刘大怒，骂曰："尔辈起不义之心，兴不义之狱，今又双不义之财污我，我宁饿死，不受汝一钱饵也！此段曲直虚实，实非阳间可了，使阴间无官司则已，若有之，渠须有理雪处⑤。"呼问酒家人："今日所费若干？"曰："为钱千八百。"刘曰："三人共饮，我当六百"遽解衣质钱付之。

宋洪迈《夷坚志》支戊卷5

沈大夫磨勘

朝请沈大夫⑥，用年劳诣

---

① 买扑：又名扑买，私人向官府承包经营酒坊，缴纳课利。

② 道地：开通道路，使之安全。

③ 浸浸：渐渐。

④ 饶口舌：喻能说会道。

⑤ 渠：第三人称，他。指夏主簿。

⑥ 朝请：朝请大夫，文阶官，从五品。

铨曹求转朝议①，为吏所扼。有弟官中都，呼其小吏，与之钱十千，使访此吏端的姓名及居止处②。吏喜甚，他日告曰："已得之。"即导往官苍，伺于客邸。顷其人自省归，吏持刺迎③，白曰："沈大夫拜谒。"逡巡不领略④，曰："吾身为胥吏⑤，岂得与官员亢礼⑥？"谦揖往反，始延坐。

须臾，沈启言："某当磨勘⑦，而以忧制岁月小不同受沮⑧。正当限转一阶，视它秩不同，利害甚切，愿垂护念。"袖出银一笏授之曰⑨："聊以奉笔札费。"愕然曰："此为何名，而非理贿我？"沈曰："吾欲赈济名官。银出我怀而入君手，定无漏泄之虑。苟为不纳微诚，是君有心败吾事耳。"吏沉吟，若不得已，乃受之。揖使少待，自造左畔一室。良久，持一纸示沈曰："依此书写，诉诸尚书。"读之，大抵指考功主事陈仲夷吹毛求疵，拟邀厚赂，且引某

---

① 年劳：任职的年岁与劳绩。宋英宗以前，官员三年为一任，每年考核（即磨勘）一次，三考合格即应依例升转。铨曹：选授官职的部门，此指吏部。朝议：朝议大夫，文阶官，正五品。

② 端的：究竟。

③ 持刺：拿着名片。刺，相当于今天的名片。

④ 逡（qūn）巡：因有疑虑而徘徊或退却的样子。不领略：不理会。

⑤ 胥吏：没有官职而在官署帮掌官案牍办公务的人。此有自谦义。

⑥ 亢礼：行平等的礼。亢同"抗"。

⑦ 磨勘：宋代官吏升迁实行"磨勘"制度，即考核官吏的功过才干，决定升降。此指考察升迁。

⑧ 忧制岁月：丁忧的时间。古父母死，守丧三年。

⑨ 一笏（hù）：五十两。笏，本指朝会时的手执板。宋铸银金为笏状条板。

人某人倒，乞送棘寺或临安鞫治而置于理①，庶为奸胥舞文之戒。沈谢曰："词意详尽，皆吾心所欲剖露而不能者。敢问陈主事安在？"笑曰："即我也。"沈曰："既受教于君，何容相诉？"曰："无伤也。"

明日，尚书朝退入部，沈持状自言，陈生在旁，切反目而视。尚书责问颇峻，陈诋沈以为不可行，词色颇悖②。尚书叱使去曰："今日不书抄，当送狱！"陈羞愤咄咄而退。至晚，文书遂成。

沈后屡语人，以为"省部事无巨细，尽出此曹手，若挟贵临之，愈生节目③，吾所费至微，能撼之者，盖寻常士大夫行赇。经涉非一，及真入主吏家，不能十二。兹乃悉得之，故其应如响。"予妾闻之于沈云。

宋洪迈《夷坚志》支癸卷9

陈俞治巫

陈俞，字信仲，临川人。豪侠好义。自京师下第归，过谒伯姊④，值其家病疫⑤，闭门待尽，不许人来，人亦无肯至者。俞欲入，姊止之曰："吾家不幸，罹此大厄⑥，付之于命，无可奈何。何为甘心召祸！"俞不听，推户径前，见门内所奉神像，香火甚肃，乃巫者所设。俞为姊言："凡疫疠所起，本以蒸郁熏染而得之，安可复加闭塞，不通内外。即取所携苏合香丸十枚，煎汤一大锅，先自饮一杯，然后请姊及一家长少各饮之。

---

① 棘寺：大理寺的别称。理：狱官、法官。

② 悖（bèi）：荒谬。

③ 赇（qiú）：贿赂。

④ 伯姊：长姐，大姐。

⑤ 值：恰逢，遇到。

⑥ 罹（lì）：遭遇。

以余汤遍洒房壁。撤去巫具，端坐以俟之。

巫入，讶门开而具撤，作色甚怒。俞奋身出，掀髯瞪视，叱之曰："汝何物人，敢至此！此家子弟皆幼，病者满屋，汝以邪术炫惑，使之弥旬弗愈①，用意安在？是直欲为盗尔！顾仆缚之。巫犹哓哓辩析②，将致之官，始引咎请罪。俞释其缚，使自状其过。乞从私责，于是鞭之三十。尽焚其器具而逐之。邻里骇慑，争前非诮③，俞笑不答。翌日，姊一家脱然，诮者乃服。

又尝适县，遇凶人凌弱者，气盖一市，为之不平，运拳捶之死而遁。会建炎初元大赦获免。后累举恩，得缙云主簿以卒④。终身不娶妻妾，亦奇士也。

宋洪迈《夷坚志》补卷2

道士刘自虚斩鬼

福州紫极宫道士刘自虚，以正法为人治邪祟。虽颇有效验，然赋性诞妄留意，财贿，且好大言自炫鬻⑤，每对客称："我前月中在西门某家考治，手斩三鬼，，血满剑锷。数日前在东郭某家，亦斩其二，皆流血赫然，大率一月之内，无虑斩诛数十鬼也。

梁绲大仲夙能行法，深嫉其欺妄，欲摧沮之⑥，因访所亲款曲⑦，偶及刘驱制妖魅之妙，咨叹不已。梁笑曰："刘本无术，但架空吓人耳。君可诈云家有

---

① 弥旬：满十天。
② 哓哓（xiāo）：争辩声。
③ 非诮：责怪、讥讽。
④ 缙云：浙东路处州辖县。今属浙江省。
⑤ 炫鬻（yù）：炫耀卖弄。
⑥ 摧沮（jǔ）：挫折，阻止。
⑦ 款曲：殷勤应酬。

祟，召使来，我当暴其奸，以献一笑。”即遣邀之。

刘至，梁至之曰：“吾与是家雅故①。目睹忧窘，合为致力。然度非一人所可了，我请先，不克，则子继子。”刘曰：“诺。”梁曰：“我本信步到此，不曾携剑来，幸见借。”刘取付之。又曰：吾法印却随行，只在小仆处，今出外取入。“良久而还。执印诵咒诀，禹步数匝②，置剑袖中，我叱曰：“神将速掷之地！”流血津津。顾刘而笑曰：“幸不辱命。”刘俯首羞怍③，不敢答，密遁去。所亲之家，捧腹大噱④。自是声光日削⑤，浸革故态⑥。

梁告人曰：“此是戏术，须摘一草药淬剑⑦，却顿鞘内，才见内则赤如血，复点滴沾洒，全如刃伤。渠所用以欺世者吾亦能之⑧，聊发其官愆⑨，俾知省愧⑩。”……后见道人林无，无云：“此草名为紫背天渠，与虎耳相类，其色上青下紫。更济以他药，可煅炒砒硫黄之属。究其功用，非止血剑锋而止也。

宋洪迈《夷坚志》支癸卷10

麦　秋

黄朝英《缃素杂记》云：

---

① 雅故：老友。

② 禹步：相传大禹治水，涉山川，足行艰难。后巫士作法多效此种步法，称为禹步。匝：圈。

③ 羞怍（zuò）：羞愧。

④ 噱（juě）：大笑。

⑤ 声光日削：声望和光辉一天比一天小。

⑥ 浸革故态：渐渐没有了旧日的神志（炫耀）。

⑦ 淬（cuì）：浸染。

⑧ 渠：他。

⑨ 宿愆（qiān）：旧日的过失（骗术）。

⑩ 俾（bǐ）：使。

"宋子京有帝幸南园观刈麦诗云①:'农扈方迎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谨按,物成熟者为秋。'取揫敛之义。故谓四月为麦秋。'余按,《北史·苏绰传》云:'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则麦秋之说,其来旧矣。"已上皆朝英说。予考麦秋之始,在礼记月令,自有成说,何必引苏绰说耶?释其义,则景文之说尤尽。及观王荆公绝句云:"荷叶初开笋见抽,东坡南荡正堪游,无端陇上翛翛麦②,横起寒风占作秋。"此又何也?然景文所注,本出蔡邕月令章句曰:"百谷各以其初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

送　老

岭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饰庙坐③,女伴亦盛饰夹辅之。迭相歌和,含情凄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静江人倚苏幕遮为声④;钦人倚人月圆,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凡送老皆深夜,乡党男子群往观之⑤,或于稠人中发歌以调女伴。女伴知其调谁,亦歌以答之。颇窃中其家之隐匿,往往以此致争,亦以此心许。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

---

① 刈(yì):割。

② 翛(xiāo):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③ 庙:古代家里祭祖、祭神之处。

④ 苏幕:苏,下垂,即有流苏之幕帐。

⑤ 乡党:同乡同里。

五月五月九月不上任

本朝士大夫相传，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壮老之位①。其说无稽也。其后见窦苹从唐书音训其注高祖纪：“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引释氏智度论曰：“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月、五月、九月照南赡部洲，故以此月省刑修善。”予以是知正、五、九所以不上任者，政以此耳。盖士大夫初到官，必施刑责。今之洲郡所以为供给者，此三月不支羊肉钱，盖沿唐故事。但历史久远，无有能讨其源流者耳。偶读窦所引用，于是始之不用正、五、九上官之理。信乎天下之书，要当无所不读。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 2

徐大夫谄上骄下

绍兴初，韩叔夏璜以监察御史宣谕湖南归，有旨令诣都堂白宰相。时朝廷草创，官府仪范尚疏略。两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简倨称②，先在客次，视韩绿袍居下坐，殊不顾省。久之，乃问曰：“君从甚处至此？”韩曰：“湖外来。”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纵见得庙堂③，亦何所济！”

少焉，朝退，省吏从庑下过，徐见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挥某事，已即奉所戒。”吏方愧谢，望见韩，惊而去。徐固

---

① 火德：古代方士有五德之说，以帝王受命正值五行的火运，称为火德。

② 简居：简慢倨傲，妄自尊大。

③ 庙堂：朝堂。

不悟，继复一人至，其语如前，俄亦趋避。

而丞相下马，直省官抗声言请察院，徐大骇，急起欲谢过，燎炉在前①，袖拂汤瓶仆②，冲灰蔽室，而不暇致一语。是日，韩除右司谏，即具所见奏诀之，以为身在使者，媚事胥徒，遂故罢。

后数年，起知婺州。时刘立道大中为礼部尚书，旦夕且秉政，其父不乐在临安，来摄法曹于婺。因白事迟缓，黎责之曰："老耄如此，胡不归！"刘曰："儿子不见容，所以在此。"徐瞠曰："贤郎为谁？"曰："大中也。"遽易嗔为笑曰："君精采逼人，虽老而健，法掾非所处，教官虚席，勉力诸生一监。"即以权州学教授。

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8

巧捕盗

绍兴十二年，京东人王知军者，寓居临江新淦之青泥寺。寺去城邑远，地迥多盗，而王以多赀闻。

尝与客饮，中夕乃散，夫妇皆醉眠。俄有盗入，几三十辈，悉取诸子及群婢缚之，婢呼曰："主张家事独蓝姐一人，我辈何预也。"蓝盖王所嬖，即众从中出应曰："主家凡物皆在我手，诸君欲之，非敢惜，但主公主母方熟睡，愿勿相惊恐。"秉席间大烛，引盗入西偏一室，指床上箧笥曰③。："此为酒器。此为缣帛。此为衣衾。"付以钥，使称意自取。盗拆被为大袱，取器皿蹴踏置于中④。

① 燎炉：火炉。

② 汤瓶：热水罐。

③ 箧(qiè)笥：盛衣物之大箱。

④ 蹴（cù)：踩踏。

烛尽，又继之，大喜过望。凡留十刻许乃去。

去良久，王老亦醒，蓝始告其故，且悉解众缚。明旦，诉于县，县达于郡。王老戚戚成疾①。蓝姐密白："官人何用忧②，盗不难捕也。"王怒，骂曰："汝妇人何知！既尽以家赀与贼，乃言易捕，何邪？"对曰："三十盗皆著白布袍，妾秉烛时，尽以烛泪污其背，但以是验之，其必败。"王用其言以告逐捕者。不两日，得七人于牛肆中。展转求迹，不逸一人。所劫物皆在，初无所失。

《汉·张敞传》所记，偷长以赭污群偷裾而执之。此事与之暗合。婢妾忠于主人，正已不易得，至于遇难不慑怯，仓卒有奇智，蝇编之《列女传》不愧也。

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3

朱通判

绍兴九年，邕州通判朱履秩满③，携孥还家，装赀甚富，又部官银钢直可二十万缗，舟行出广西。朱有棋癖，每与客对局，寝食皆废。尝愿得高僧逸士能此艺者，与之终身焉。

及中途，典谒吏通："某道士求是，自言棋品甚高。"朱大喜，亟延入。其人长身美须，谈词如云。命席置局，薄暮不少倦。遂下榻留宿，从容言欲与同行之意。道士曰："某客游于此，常扣人门而乞食，得许陪后乘，平生幸愿也。"朱益喜，及解维，置诸诸船尾，无日不同食。别一秀才作伴，皆能痛饮高歌，顾出小戏术娱其子弟，

① 戚戚：忧惧。

② 官人：男人的尊称。

③ 秩满：任官职时间满。

上下皆悦之。

相从两旬，行至重湖。会大风雨，不能进，泊于别浦，饮弈如初。二鼓后，船忽欹侧，壮夫十余辈突门入，举白刃啸呼。朱氏小儿争呼道士衣求救，道士拱手曰："荷出家顾遇之极，不得已至此，岂宜以刃相向？"命以次收缚，投诸湖。明旦，分挈财货以去。

县闻之，遣官验视，但浮尸狼籍，莫知主名。而于岸侧得小历一卷，乃群盗常日所用口食历①，姓第具在，凡十有七人，以告于郡。事至朝廷，有冒令诸路迹捕，得一贼者，白身为承信郎，赏钱二百万。

建昌县弓手数辈善捕盗②，因踪迹盗。海客任齐乳香者，请于尉李镛，愿应募。西至长沙，见人卖广药于肆，试以姓第呼之，辄回首，走报戎逻执之③。与俱诣旅邸，一室施青纱，厨列器皿甚济。访其人，则从后户遁矣，盖伪道士者也。狱鞫于临江，囚自通为王小哥，乃杀朱通判者。其徒就获他处者十人，道士曰裴三，秀才曰汪先，皆亡命④，为可恨。

镛用赏升从事郎，调饶州司法，与予言。

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9

游节妇

建昌南成近郭南原村民宁六，素蠢朴，一意农圃。其弟妇游氏，在侪辈中稍腴泽，悍戾淫佚，与并舍少年奸⑤。宁每

---

① 口食历：逐日记录的伙食帐。

② 弓手：隶属于县尉的地方治安军，掌捕捉盗贼。

③ 戎逻：巡逻的弓手。

④ 亡命：逃亡在外。

⑤ 并舍：指房子相连的邻居。

侧目唾骂，无如之何。

游尝攘鸡欲烹，宁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鸡以出。游遽以刃自伤手，走至邻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只鸡为饵，强胁污我。我不肯从，怀刀欲杀，幸而得免。"宁适无妻，邻人以为然，执诣里正，赴县狱。

狱吏审其情实，需钱十千，将为作道地①宁贫而啬，且自恃理直，坚不许。吏傅会成案，上于军守戴颢，不能察，且谓闾阎匹妇而能守义保身②。不受陵逼。录事参军赵师景又迎合颢意，锻炼成狱奏之③。宁坐死，而赐游氏钱十万，令长吏岁时存问，以旌其节④，由是有节妇之称。

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5

邕州博易场⑤

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⑥：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赍：锦缯⑦、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市。招马官乃私置场于家，尽揽蛮市而轻其征⑧，其入官场者，十才一、二耳。隆兴甲申⑨，胜縻子昭为邕守，有智术，多遣逻卒于私路口，邀截商人越州，轻其税而留其货，为之品定诸货之价，列贾区于官场。至开场之日，群商请货于官，依

---

① 道地：代人事先疏通，以留余地。

② 闾阎：泛指乡里民间。闾，里门。阎，里巷。

③ 锻炼：罗织罪名。

④ 旌（jīng）：表彰。

⑤ 博易场：贸易市场。

⑥ 蛮之所赍（jī）：蛮指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赍为赐予。

⑦ 缯（zēng）：纺织品的总称。

⑧ 征：征税赋。

⑨ 隆兴甲申 ： 1164年。

官所定价与蛮为市，不许减价先售。悉驱译者导蛮恣买遇夜则次日再市。其有不售，许执复监官减价博易。诸商之事既毕，官乃抽解并收税钱，赏信罚必①，官吏不敢乞取，商亦无他縻费②，且无冒禁之险。时邕州宽裕，而人皆便之。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

曹仁杰卜术

闽士曹仁杰，淳熙末，予秋榜待补。明年入都，贫无装资，假卖卜自给。在市肆售卦，一人来卜，为画一官人发怒，一“事”字甚大。而无挑脚；“忧”字半缺，一“喜”字下画不满。解之曰：“君恐当官事，其祸大如天，然忧不成。出此月，翻有获财之喜。”客请其说。曰：“官既怒，为可忧，而事不圆，故知无害。忧去则喜至，以下画缺，须候改月乃吉。”客曰：“诚如所言，吾必奉谢。”欣然而去。

后旬日，持二万钱来馈，不谈曲折，但去：“足下之术通神，都城卦肆满街，无如公者。当广扬盛名，少效寸力耳。”曹之友叩之，笑曰：“我本不能卜筮，而粗晓相法，认彼是公吏，非公事不能求卜，视其面色，不见灾厄，以是言之。”后访其人，果是府吏，因治狱受赇③，怨家将告之，惧甚。府尹置不理，遂得钱三百千。

又一官发课④，数与邻坐

---

① 必：坚决。

② 縻（mí）：浪费。

③ 赇（qiú）：贿赂。

④ 课：占卜。

言春班日期①，知必改秩者，乃大书“升”之“革”②，谓曰：“自此当升迁，详卦名可见矣。”一少年求卜，自云占和合事③，画一枷一匙④，其下有喜，曰：“卦中唯婚姻事最吉。”少年满意而去。

曹留数月，藉此以济旅涂⑤，直可付一笑也

宋洪迈《夷坚志》补卷18

乘 棠

世南嘉定甲戌⑥，侍亲自成都归夔门官所，舟过眉州，见钓于水滨者，即而观之，篮中皆大暇蟆⑦，两两相负，牢不可拆，极力分而为两，旋即相负如初。扣钓者云，市间以为珍珠，乃知成都人最贵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亲朋间更相馈，遗者此也。辛巳侍亲守酉阳⑧，一日游郡圃池岸，亦有相负者数十对，沅陵胡宰留，栝苍人，闻之，亟令人捉去，谓其乡里以为珍品，名曰风蛤子。世居德兴，有毛山，环三州界，广袤数百里，每岁夏间，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岩洞间，捕大暇蟆，名曰石撞，乡人贵重之。世南亦尝染鼎其味⑨，乃巨田鸡耳。扣捕者云，奇而非

---

① 春班日期：春季班引的时间。班引，即经磨勘改为京官的候选人，要引见皇帝，便殿立班宣见，皇帝若对某人有疑，吏部需复检，不中选则改官。

② 升、革：《周易》卦名。皆吉卦。

③ 和合：和睦同心。

④ 一枷一匙：暗寓家室二字。

⑤ 涂：同途。

⑥ 嘉定甲戌：　1214年。

⑦ 暇蟆：青蛙及癞蛤蟆的总称。

⑧ 嘉定辛巳：1221年。

⑨ 染鼎：即染指于鼎，指占取非所应得的利益。

偶。又与所见者异矣。坡公介眉人恨不脱得锦袄子，即此物也。世南尝观文选左太冲《吴都赋》曰："乘鲎鼋鼍①，同罛共罗②。"刘渊林注云："鲎形如惠文冠③，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长五、六寸，雌尝负雄行，渔者取之，必得其双，故曰乘鲎。

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2

袁州狱

新昌令黄某…，前三年实为袁理官。…黄曰："吾官于此时，宜春尉遣弓手三人买鸡豚于村墅，阅四十日不归。三人之妻诉于郡。郡守与尉有旧好，令尉自为计。尉绐白府曰④：'部内有盗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往侦恐其徒泄此谋，姑以买物为名，久而不还，是殆毙于贼手，愿合诸邑求盗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

"尉自将以往，留山间两月，无以复命。适村民四辈耕于野，貌蠢甚，使从吏持钱二万招之，与吾曰：'三弓手为盗所杀，尉来逐捕，久不获，不得归。倩汝四人诈为盗应命，他日案成，名为处斩，实不过受仗十数即释汝。汝曹贫若此，今各得五千钱以与妻孥，且无性命之忧，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问汝死人，但应曰有之，则饱食坐狱，计日脱归矣。'四人许之，遂执缚诣县。

"会县令缺，司户摄其事。劾囚，服实职尉言。送府，吾

① 乘鲎鼋鼍（hòuyuántuó）：鲎，节肢动物，生海底，可食艇；鼋，即元鱼，鳖类；鼍，鳄鱼的一种。即扬子鳄，我国特产。

② 同罛（gū）共罗：罛：网；罗亦是网，用来捕名鱼。

③ 惠文冠：即武官的帽子。

④ 绐（dài）：欺骗、哄骗。

适主治之，无异词，乃县狱上宪台，得报皆斩。既择日赴市矣，吾视四人者皆无凶状，意其或否，屏狱吏，以情诘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语之曰：'汝等果尔，明日当斩首。身首一分，不可复续矣。'因相顾泣下，曰：'初以为死且复生，归家得钱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惊，悉去其缚。尉已伺故之，密白守曰：'狱掾受囚赂，引之生变。'

"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狱已竟，上诸外台阅实矣。乃受贿赂，妄欲改变耶？'吾曰：'既得其冤，安敢不为辨？'守无可奈何，移狱于录曹，又移于县，不能决。法当复申宪台，别置狱。守曰："如是则一郡失入之罪众矣。安有已论决而复变者？'悉取移狱辞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拟。吾引义固争，累十数日，不得直，遂谒吉。郡守令司户尝摄邑者代吾事。临欲杀囚，守复悔曰：'若黄司理不书狱，异时必讼我于朝矣。'令同官相劝谕曰：'囚必死，君虽固执，亦无益。今强为书名牍尾，人人知事出郡守，君何罪焉？'吾黾俯书押①，四人遂死。"

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6

羽　扇

静江人善捕飞禽，即以其羽为扇。凡扇必左羽②，取羽张之，以线索系住，俟肉干筋定，乃可用。鹫大禽也，以其羽为扇，长数尺，黑色多风，勇士用之颇壮观；鹭羽洁白，轻质而风细，士人多用之，以胶漆

① 黾俯（mǐnmiǎn）：勉强。
② 左：同佐，处理。

涂其筋骨而丹之①，颇亦雅尚。交趾人又用鹤羽线编上羽管，而别施柄。其说谓交趾地多蛇，鹤能食蛇，蛇闻鹤之气，必远避之，用鹤以却蛇也。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6

婆衫婆裙

钦州村落土人②，新妇之饰，以碎杂綵合成细球，文如大方帕③，名衫。左右两个缝成袖口，披著以为上服。其长止及腰，婆娑然也，谓之婆衫；其裙四围缝制，其长丈余，穿之以足，而系于腰间，以籐束腰，抽其裙令短，聚所抽于腰，是腰特大矣，谓之婆裙。头顶籐笠，装以百花凤，为新妇服之一月，虽出入村落虚市④，亦不释之。

宋周去非《岭南代答》卷 6

巢居

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猪。栅上编竹为栈，不施椅桌床榻，唯有一牛皮为裀席⑤，寝食于斯。牛猪之秽，升闻于栈罅之间，不可向迩⑥。彼皆习惯，莫之闻也。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皆不得安。无乃上古巢居之意欤！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4

---

① 丹：红色。

② 钦州：隋代设钦州，即今之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县。

③ 文：美好。

④ 虚：集市。

⑤ 裀（yīn）：垫子、褥子。

⑥ 迩（ěr）：近。

一家点火十家光

广西诸郡富家大室，覆之以瓦，不施栈板，唯敷瓦于椽间。仰视其瓦，徒取其不藏鼠。日光穿漏，不以为厌也。小民垒土墼为墙①，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覆为瓦，或但织竹笆两重，任其漏滴。广中居民，四壁不加涂泥，夜间焚膏，其光四出于外。故有“一家点火十家光”之讥。原其所以然，盖地暖，意在通风，不利烟窒也。未尝见有茅屋，然则广人虽于茅，亦以为劳事。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

槟　榔

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其法，斫而瓜分之②，水调蚬灰一铢许于蒌叶上③，裹槟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后啖其余汁④，少焉，面热潮红，故诗人有“醉槟榔”之句。无蚬灰处只用石灰，无蒌叶处只用蒌籐。广州又加丁香、桂红、三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啖，夜则置盘枕旁，觉即啖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有嘲广人曰：“路上行人口似羊”。言以蒌叶

---

① 墼（jī）：未经烧制的土坯。

② 斫（zhuó）：用刀斧砍。

③ 水调蚬灰一铢许于蒌叶上：蚬（xiǎn），软体动物，生活在淡水中，肉味鲜美；铢（zhū）：，古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蒌（lóu）：艾蒿类植物。

④ 啖（dàn）：吃、吮。

杂咀，终日噍饲也①。曲尽啖槟榔之状矣。每逢人，则黑齿朱唇，数人聚会，则朱殷遍地，实可厌恶。客次士夫常以奁自随②，制如银铤③，中分为三：一以盛蒌，一盛蚬灰，一则槟榔。交阯使者亦食之④。

询之于人，何为酷嗜如此，答曰："辟瘴、下气、消食。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尝与一医论其故，曰："槟榔能降气，亦能耗气。肺为气府，居膈上为华盖⑤，以掩腹中之秽。久食槟榔则肺缩不能掩，故秽气升闻于辅颊之间，常欲啖槟榔以降气，实无益于瘴。彼病瘴纷然，非不食槟榔也。"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异 味

深广及溪峒人⑥，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其间异味有好有丑。山有鳖名蛰竹，有鼠名䶉⑦，鸧鹳之足⑧，腊而煮之，鲟鱼之唇，活而脔之⑨，谓之鱼魂，此其至珍者也。至于遇蛇必捕，不问短长；遇鼠必执，不别大小，蝙蝠之可恶，蛤蚧之可畏，蝗虫之微生，悉取而燎食之。蜂房之毒，麻虫之秽，悉炒而食之。蝗虫之卵，天

① 噍饲：嚼食。

② 奁（lián）：原指妇女梳妆匣子，泛指匣子。

③ 铤（tǐng）：喻银锭状。

④ 交阯：古地名，指五岭以南一带。

⑤ 华盖：旧指帝王的车盖。

⑥ 深广及溪峒人：即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今广西一带。

⑦ 䶉（liú）：鼠名，竹鼠。

⑧ 鸧鹳（cānghuān）：鸟名。

⑨ 脔（luán）：切成小块的肉。

虾之翼①，悉鲊而食之②。此与甘带嗜荐何异哉③？甚者则煮羊胃，混不洁以为羹，名曰青羹，以试宾客之心，客能忍食则大喜，不食则以为多猜。抑不知宾主之间，果谁猜耶？顾乃鲊鹦哥而腊孔雀矣。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6

酒

广右无酒禁，公私皆有美醖④。以帅司瑞露为冠，风味蕴藉，似备道全美之君子，声震湖广。此酒本出贺州，今临贺酒乃远不逮⑤，诸郡酒皆无足称。昭州酒颇能醉人，闻其造酒时，采曼陀罗花置之甍面⑥，使酒收其毒气，此何理耶。宾、横之间，有古辣虚山，出篇药，而水亦宜酿，故酒色微红，虽以行烈日中数日，其色味宛然，若醇厚则不足也。诸郡富民多醖老酒，可经十年，其色深沉赤墨，而味不坏。诸处道旁率沽白酒，在静江尤盛。行人以十四钱买一大白及豆腐羹⑦，谓之豆腐酒。静江所以能造铅粉者，以糟丘之富也。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6

钦州博易场

凡交趾生生之具⑧，悉仰

---

① 天虾：甲壳动物。

② 鲊（zhǎ）：经过腌制的鱼类食品。

③ 甘带嗜荐：一为地名，一为人名。

④ 醖（yùn）：酒。

⑤ 不逮（dài）：不及。

⑥ 甍（mèng）：陶制盛器。

⑦ 一大白：一大碗白酒。

⑧ 凡交趾生生之具：交趾，古地名，指五岭以南一带；生生之具，指日用所需。

于钦①，舟楫往来不绝也。博易场在城外江东驿②。其以鱼蚌来易斗米尺布者，谓之交趾蜑③。其国富商来博易者，必自其边永安州移牒于钦，谓之小纲④；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所赍乃金银⑤、铜钱、沈香⑥、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吾之小商，近贩纸、笔、米、布之属，日与交人少少博易，亦无足言。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⑦。

各以其货互缄⑧，时而价始定，既缄之后，不得与他商议。其始议价，天地之不相侔⑨，吾之富商又日遣其徒为小商以自给，而筑室反耕以老之⑩。彼之富商顽然不动，亦以持久困我。二商相遇，相与为杯酒欢，久而降心相从。侩者乃在左右渐加抑扬⑪，其价相去不远，然后两平焉。

即博易，官上收吾商之征⑫。其征之也，约货为钱，多为虚数，谓之纲钱。每纲钱一千为实钱四百，即以实钱一缗征三十焉。

交人本淳朴，吾人诈之于权衡低昂之间，其后至三遣使较定博易场秤。迩年永安州人

---

① 钦：钦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县。
② 博易：交易。
③ 蜑（dàn）：古代水上民族。
④ 牒：公文、证件。
⑤ 纲：成批运输之货物。
⑥ 沈（chén）：通“沉”。
⑦ 缗（mín）：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
⑧ 缄（jiān）：封闭。
⑨ 侔（móu）：相等、齐。
⑩ 筑室反耕：比喻不急于求售。
⑪ 侩（kuài）：买卖的居间人。
⑫ 征：抽税。

狡特甚①。吾商之诈彼也，率以生药之伪，彼则以金银杂以铜，至不可辨；香则渍以盐，使之能沈水，或铸铅于香窍以沈之。商人率堕其术中矣。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

斗 鸡

芥肩金距之技②，见于传③，而未之睹也。余还自广西，道番禺④，乃得见之。番禺人酷好斗鸡，诸番人尤甚。鸡之产番禺者，特鸷劲善斗⑤。其人饲养，亦甚有法。斗打之际，各有术数，注以黄金⑥，观如堵墙也。凡鸡，毛欲疏而短，头欲坚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疎而长，目欲深而皮厚，徐步眈视⑦，毅不妄动，望之如木鸡⑧。如此者，每斗必胜。

人之养鸡也，结草为墩，使立其上，则足常定而不倾；置米高于其头，使耸膺高啄⑨，则头常竖而嘴利；割截冠绥⑩，使敌鸡无所施其嘴；剪刷尾羽，使临斗易以盘旋，常以翎毛搅入鸡喉；以去其涎而掏米饲之，或以水噀两腋⑪。调饲一一有法。

---

① 迩（ěr）：近。

② 芥肩金距：即指斗鸡。芥，将芥子磨碎；肩，指鸡膀子根处；金，铜铁之类的金属；距，即鸡爪子。全词意思是：用磨碎的芥末籽抹在鸡膀子根上的羽毛处；用金属物将鸡爪包上。

③ 传：即《左传》。

④ 番禺：秦代置番禺县，广州市。

⑤ 鸷（zhì）：猛禽，鹰的一种。

⑥ 注：赌注。

⑦ 眈（dān）：恶狠狠地盯视。

⑧ 木鸡：典出《庄子》，说庄子达生，望之似木鸡，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⑨ 膺（yīng）：胸。

⑩ 冠绥：原指帽子下的带子，本文指鸡冠下部。

⑪ 噀（xùn）：以口含水喷之。

至其斗也，必令死斗，胜负一分，死生即异。盖斗负则丧气，终身不复能斗，即为鼎实矣①。然常胜之鸡，亦必早衰，以其每斗屡滨死也②。

斗鸡之法，约为三间：始斗少顷，此鸡失利，其主抱鸡少休，去涎饮水，以养其气，是为一间；再斗而彼鸡失利，彼主亦抱鸡少休如前，养气而复斗，又为一间；最后一间，两主皆不得与，二鸡之胜负生死决矣。鸡始斗，奋击用距，少倦则盘旋相啄，一啄得所，嘴牢不舍，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胜，其主喜见于色。番人之斗鸡，乃尤甚焉。所谓芥肩金距，真用之。其芥肩也，末芥子糁于鸡之肩腋③。两鸡半斗而倦，盘旋伺便，互刺头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敌鸡之目，故用以取胜。其金距也，薄刃如爪，凿枘于鸡距④，奋击之始，一挥距或至断头。盖金距取胜于其始，芥肩取胜于其终。季孙于此⑤，能无怒耶？小人好胜，为此凶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已然⑥。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9

鼻　饮

邕州溪峒及钦州邨落⑦俗多鼻饮。鼻饮之法，以瓢盛少水，置盐及山薑汁数滴于水中，

---

① 鼎食：置于鼎中之物，即可杀而食之。

② 滨：通濒，迫进的意思。

③ 糁（shēn）：谷类磨成之碎粒。

④ 凿枘：套入鸡爪。

⑤ 季孙：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郈（昭伯）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平子怒。”

⑥ 三代：指夏、商、周。

⑦ 邕州峒溪：古代称广西为邕州；溪峒指少数民族部落。

瓢则有窾，施小管如瓶嘴，插诸鼻中，导水升脑，循脑而下入喉。富者以银为之，次以锡，次陶器，次瓢。饮时，必口嚼鱼鲊一片①，然后水安流入鼻，不与气相激。既饮必噫气②，以为凉脑快膈，莫若此也。止可饮水，谓饮酒者非也，谓以手掬水吸饮亦非也。史称越人相习以鼻饮，得非此乎！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

绣　面

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盖黎女多美，昔尝为外人所窃。黎月有节者，涅面以砺俗③，至今慕而效之。其绣面也犹中州之笄也④。女年及笄，置酒会亲旧女伴，自施针笔，为极细花卉飞蛾之形，绚之以遍地淡粟纹。有皙白而绣文翠青，花纹晓了，工缴极佳者。唯其婢女不绣。邕州溪峒使女⑤，惧其逃亡，则黥其面⑥，与黎女异矣。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

入　寮

邕州诸溪峒相为婚姻⑦。峒官多姓黄，悉同姓婚也。其婚嫁也，唯以粗豪痛扰为尚⑧，送定礼仪多至千人。金银币帛

---

① 鲊（zhǎ）：腌制的鱼类食品。

② 噫（yī）：叹气。

③ 砺：磨。

④ 笄（jī）：古代女子束发用的簪子，以十五为成年。

⑤ 邕州溪峒：指古代广西一带少数民族部落、山寨。

⑥ 黥（qíng）：古代的一种刑罚，在犯人脸上刺上记号或者文字，然后涂上墨。

⑦ 邕州：古指今之广西一带。

⑧ 粗豪痛扰：意为尽情戏闹。

固无，而酒酢为多①，然其费亦云甚矣。婿来就亲女家，于所居五里之外，结草屋百余间与居，谓之入寮。婿家以鼓乐送婿入寮；女家亦以鼓乐送女往寮。女之婢妾百余；婿之仆从至数百人。结婚之夕，男女家各盛兵为备，少有所争，则兵刃交接。成婚之后，婿当袖刀而行，妻之婢少迕其意，即手杀之，谓之逞英雄。入寮半年，而后妇归夫家。夫自入寮以来，必杀婢数十，而后妻当畏之。否则，以为懦。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

卷伴

深广俗多女②，嫁娶多不以礼。商人之至南州，窃诱北归，谓之卷伴。其土人亦是卷伴。不能如商人之径去，则其事乃有异。始也，既有桑中之约③，即暗置礼聘书于父母床中，乃相与宵遁。父母乍失女，必知有书也，索之衽席间，果得之。乃声言讼之，而迄不发也。岁月之后，女既生子，乃与婿备礼归宁④。预知父母初必不纳，先以醨酒入门⑤，父母佯怒击碎之。婿因请托邻里祈恳，父母始需索聘财，而后讲翁婿之礼。凡此，皆大姓之家然也。若乃小民有女，唯恐人不诱去耳。往诱而不去，其父母必勒女归夫家。且其俗如此，不以为异也。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

---

① 酒酢（zuò）：客人以酒回敬主人。

② 深广：眷指两广、云贵一带。

③ 桑中之约：比喻私奔幽会。

④ 归宁：以嫁之女回娘家。

⑤ 醨（lí）酒：薄酒。

十 妻

南方盛热，不宜男子。盖阳与阳俱则相害，阳与阴相求而相养也。余观深广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颜色黯惨，妇人则黑里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虚市①，负贩逐利，率妇人也。而钦之小民，皆一夫而数妻，妻各自负贩逐市，以赡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则人不谓之无所归耳。为之夫者，终日抱子而游，无子则袖手安居。群妇各结茅散处，任夫往来，曾不之较。至于溪洞之首②，例有十妻，生子莫辨嫡庶，至于仇杀云。

宋周去非《岭外代作》卷10

岭南女工

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织纺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醢菹鲊者③，得为大好女矣。斯岂遐裔之天性欤？故俚民争婚聘者，相与语曰："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483

番禺人夜失蔬圃

广州番禺县常有部民谍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认得在于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有北客骇其说，因诘之。民云："海之浅水中有藻荇之属④，被

---

① 虚市：集市。

② 溪洞之首：少数民族部落酋长。

③ 醯（xī）：醋。

④ 荇（xìng）：荇菜，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略呈圆形，浮在水面，根生在水底，花黄色，蒴果椭圆形。

风吹，沙与藻荇相杂。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处，可以耕垦，或灌或圃故也。夜则被盗者盗之百余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3

番禺端午卖相思药

有在番禺逢端午，闻街中喧然，卖相思药声。讶笑观之，乃老媪荷揭山中异草，鬻于富妇人，为媚男药，用此日 取为神。又云，采鹊巢中，获两小石，号鹊枕，此日得之者佳。妇人遇之，有抽金簪解耳珰而偿其值者。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3

东女国之俗

东女国，西羌别种。俗以女为王，与茂州邻。有八十余城，所居各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口兵万人，散山谷，号曰宾就。有女字，号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五日一听政，王侍左右女数百人。王死，国中多敛物，至数万。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大王，小者为小王，大王死，则小王位之，或姑死妇继。无墓。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裙，平领衫，其袖委地。以文锦为小髻，饰以金耳垂珰。足履素靴。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为正，每十月，令巫者赍酒肴，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有鸟如雉，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视之，有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有大灾，其俗名为鸟卜。人死则纳骨肉金瓶中，和

金屑而埋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1

南海人卖发并卖子

南海男子女人皆缜发，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彘膏其发。至五六月，稻禾熟，民尽髢鬻于市。既髢，复取彘膏涂，来岁五六月，又可鬻。

南海贫民妻方孕，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俗谓腹卖或己子未胜衣，邻之子稍可卖，往贷取以鬻，折杖以识其短长，俟己子长与杖等，既偿贷者。鬻男女如粪壤，父子两不戚戚。

南海解牛，多女人，谓之屠婆屠娘。皆缚牛于大木，执刀以数罪。某时牵若耕，不得前；某时乘若渡水，不时行，今何免死耶？以策举颈，挥刀斩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3

产翁

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3

百越人食抱芋羹

百越人好食虾蟆，凡有筵会，斯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又或先于汤内

安笋笴①，后投蛙，及进于筵上，皆执笋笴，瞪目张口。而座客有戏之曰："卖灯心者。"又云，疥皮者最佳，掷于沸汤，即跃出，其皮自脱矣。皮既退，乃可以修馔。时有一叟闻兹语，大以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锦袄子，其味绝珍。"闻之者莫不大笑。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3

县宰破妖术

婺源怀金乡巫者张生，善为妖术，能与人致祸。每于富室须索钱米，小不如意，则距跃勃跳，名曰打筋头，此家随即病疮疫，或有死邙。以是莫不畏惮。士人汪廷瑞，慕其能得不义之财，从而佐佑之，大书一榜曰"朝天门"，揭于其居。巫顶高冠，著宽袖绯衫②，系大黄带，每日升高座，纵谈祸福，随从祗承可三十辈③。

县手力汪旱④，尝过门。怒其不烧香，遣人押回取问。汪云："容洗手致敬。"既焚香毕，复命左右挝缚之⑤。汪云："如此却不可。若有符法，当使阴兵执我于虚空而加捶击。不然，便去白知县。"遂得释。

汪径具状诣县告。县宰洪应贤，追逮至庭，诘其妖惑。对曰："所行乃天心正法，最善疗人疾病。初病非造妖也⑥！"词色傲倨。宰曰："汝会打筋斗，如能跳过鼓楼，即放汝。"始惶怖，亟拜祈哀。命囚于狱。明

---

① 笴（gě）：箭杆。
② 绯（féi）：红。
③ 祗承：恭承，即可驱使的信徒。
④ 手力：杂役小吏。
⑤ 挝（zhuā）：击，考打。
⑥ 初非：从来没有。

日躬往鞫讯，且持《正一箓》中降魔印在手而语之曰："汝常言能神通，知未来事，且道我手内是何物？"错愕无以对①。立伏之二十，逐出境。初，巫以创造法院②，敛民钱几千缗，悉拘籍入官帑③，充月桩④，邑人为之相贺。廷瑞惧罪，亦徙而之地。

宋洪迈《夷坚志》支丁卷4

宋代成都游赏始末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戏。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

宋朝以益州重地，尝谋帅以命宋公祁。宰相对曰："蜀风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宋朝不从，卒遣之。公先奉诏修《唐书》，因以书局自随。自成都每宴罢，浣漱辟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望之者知公修《唐书》，若神仙焉。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索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公视之，虑有厚薄之嫌，旋不服，忍冷以归。旧俗传夸，以为谈本。

田公况尝为《成都遨乐诗》二十一章以纪其实，而薛公奎亦作《何处春游好》诗一

---

① 错愕：仓卒惊惧。

② 法院：演说巫术处。

③ 官帑（tǎng）：国库。

④ 月桩：月桩钱。南宋时，为支军饷，州县于常税外另立名目附加征税，按月桩办，故总称为月桩钱。

十章，自号“薛春游”，以从其俗，且欲以易尹京之旧称（原注：公知开府，专以严治，人谓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遗风也。至清献公为记，乃曰：“曩时宴会，皆牙校掌之，盖榷酤之利有余，人乐于为役。公帑岁入，无（亡）虑千万贯有奇。自新法颁行，酒坊为官所鬻，牙校虽得券钱，不足自赡。乃者议置成都市易务，方游观时，人情惧然，减常岁之半。及浣花后始开，罢去，乃复朋聚游江。今公使钱，岁给三万贯，常廪廪虑不足。譬之巨人，以狭衾寝，覆趾则露肩，拥左则缺右，甚可笑也。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设遂废之，则非天子所付畀一隅，惠保远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果者，但营慕供藉以为养，此游宴之不可废也。观公此言，则蜀人之贫富欣戚可以知政矣。”

今以元日为始而第其事。

元费著《岁华纪丽谱》

成都四时游赏

正月元日，郡人晓持彩幡，游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鳞次然，以为厌禳，惩咸平之乱也。塔上燃灯，梵呗交作，僧徒骈集。太守诣塔前张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原注：旧名碑娄院），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去：“宴罢，妓以新词送茶，自宋公祁始。盖临邛周之纯善为歌词，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因之。”

五日，五门蚕市，盖蚕丛氏始为之俗，往往呼为“蚕丛”，太守即门外张宴。

上元节放灯。旧《记》称：

"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论。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点灯张乐，昼夜喧阗，盖大中承平之余风。由此言之，则唐时放灯，不独上元也。蜀王孟昶时，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又为钱灯会，会始于张公咏。盖灯夕，二都监戎服分巡，以察奸盗，既罢，故作宴以劳焉。通判主之，就宣诏亭，或涵虚亭。旧以十七日，今无定日，仍就府治，专以宴监司也。

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张公咏始，即寺为会，使民鬻农器。太守先诣寺之都安王祠奠献，然后就宴。旧出万里桥，登乐俗园亭。今则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传为保寿侯诞日，出笮桥，即侯祠奠拜，次诣净众寺邠国社丞相祠奠拜，毕事会食，晚宴大智院。

二月二日踏青节。初，郡人游赏，散在四郊。张公咏以为不若聚之为乐。乃以是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士女骈集，观者如堵。晚宴于宝历寺。公为诗，有曰："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公铁石心肠，乃赋此丽词哉。后以为故事。清献公为记，时彩舫至增数倍，今不然矣。

八日，观街药市，早宴大

慈寺之设厅，晚宴金绳院。

三月三日，出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盖张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觋卖符于道，游者佩之以宜蚕，辟灾，轻裾小，盖照烂山阜。晚宴于万岁池亭，泛舟池中。

九日，观街药市，早晚宴，如三月八日。

二十一日，出大东门，宴海云山鸿庆寺，登众春阁，观模石。盖开元二十三年，灵智禅师以是日归寂，邦人敬之，入山游礼，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于大慈寺之设厅。

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氏，初在小市。桔田公以祷雨而应移于庙前。太守先诣诸庙奠拜，宴于众净寺。晚宴大智院。

寒食，出大东门，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设厅。曩时寒食，太守先设酒馔于近郊，祭鬼物之无依者，谓之遥享。后置广仁院，以葬死而无主者，乃遣官临祭之。而民间上冢者，名仪集于郊外。大僖二年，赵化槙尝开西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岁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廷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月，府尹亦许之。

四月十九日，浣花侑圣夫人诞日也。太守出笮桥门，至梵安寺谒夫祠，就宴于寺之设厅。既宴，观诸军骑射。倡乐导前，泝流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滨，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胜。清献记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给随人。随所会之数，以为斗升之节。自

公使限钱，兹例遂罢。以远民乐太平之盛，不可遽废，以孤其心，乃以随行，公使钱酤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设厅，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索、彩缕、长命避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在。

六月，初伏日会监司，中伏日会职官以上，末伏日会府、县官。皆就江渎庙设厅。初，文潞公建设厅，以伏日为会避暑。自是皆以为常。早宴罢，泛舟池中，复出就厅晚宴。观者临池张饮，尽日为乐。赵清献公使限钱，但为初伏会，今因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

十八日，大慈寺散盂兰盆，宴于寺之设厅。宴已，就华严阁下散。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旧宴于西楼，望月于锦亭。今宴于大慈寺。

九月九日，玉局观药市，宴监司宾僚于旧宣诏堂，晚饮于五门，凡二日。官为幕帟棚屋，以事游观。或云，有恍忽遇仙者。

冬至节，宴于大慈寺。后一日，早宴金绳寺，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至前一日，太守领客出北门石鱼桥，具撙豆观樵，已，乃即天长观晚宴。盖文潞公始为之，后复罢。”

元费著《岁华纪丽谱》

契丹国土风俗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唐所谓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统制，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旺，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方取其骨而焚之，因酌

酒而祝曰："冬日时面阳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豕鹿。"其无礼、顽嚚于诸夷最甚。其风俗与奚鞣鞨颇同。至阿保机稍并服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又教之以隶书．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称皇帝。

元叶隆礼《辽志》

辽人衣冠

国母与番官胡服，国主与汉官即汉服，番官戴毡，冠上以金华为饰，或以珠玉翠毛，盖汉魏时辽人步摇之遗像也。额后重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服紫窄，冠带以黄红色，条裹褁革为之①，用金玉、水晶、碧石缀缀饰。又有冠如纱帽，无簷不撤双②，马额前上缀金花紫带，末缀朱或紫，皂幅巾紫，窄袍束带。丈夫或绿中单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贵者被貂裘，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为弦，箭削叶为干，鞾勒轻快③，便于驰走。以貂鼠或鹅项、鸭头为捍腰。宋真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户部员外郎中维往贺国主生辰，还言国主见汉使强服衣冠才已，即帐中杂番骑出郊射猎矣。

元叶隆礼《辽志》

金朝禁民汉服

禁民汉服，及削法不如式者，死。刘陶知代州，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不如式，斩之。后贼将韩常知庆源，耿守忠知解梁，见小民

---

① 褁（zhǐ）：囊也。

② 簷（yán）：檐也。

③ 鞾（huò）：佩刀系，束缚。

有依旧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灵无辜，被害不可胜记。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易之，坐困于家，无敢出焉。

南宋张汇：《金节要》

金初女真风俗

随共打围，自涞流河阿骨打所居止带，东行约五百余里，皆平坦草莽，绝少居民。每三、五里之间，有一、二族帐。每族帐不过三五十家。自过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黍，所种止稗子，舂米，旋炊粳饭。遇阿骨打聚诸酋共食，则于炕上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饭一碗，加匕其上，列齑韭①、野蒜、长瓜，皆盐渍者。别以木碟盛猪、羊、鸡、鹿、兔、狼、麂、獐、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虾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脔，多芥蒜渍沃，续供列。各取佩刀，脔切荐饭。食罢，方以薄酒传杯冷饮。谓之御宴者亦如此。

自过嫔、辰州，东京以北，绝少麦面，每日各以射倒禽兽荐饭。食毕上马。

每旦，阿骨打于碛雪中以草荐一虎皮，背风而坐，前燎草木。率诸酋至，各取所别箭一只，掷占远近，各随所占左右上马。放所部军马单行，每骑相去五、七步，接续不绝。两头相望，尚及一二十里。候放围尽，阿骨打上马，去后队一、二里立。认旗行，两翼骑兵视旗进趋。凡野兽自内起外者，四围得迎射；自外起内者，须主酋先射。

凡围，如箕掌，徐进若三四十里，近可宿之处，即两稍合围，渐促，须臾，作二三十

---

① 齑（jī）：碎屑或细粉。

匝，野兽迸走，或射或击，尽毙之。阿骨打或设皮坐，撒火炙啖，或生脔饮一酒两杯①。骑散，止宿。

阿骨打尝言："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其行军布阵，大概如此。出猎既还，仍诸郎君各具酒肴，请南使赴饮。

十余日始造国书。时适经元日，隔夕令大迪乌具车伏召南使赴宴。凌晨出馆赴帐前，近行五里，阿骨打与其妻大夫人者于炕上设金装交椅二副并坐。阿骨打二妻皆称夫人。次者抠衣，亲馈什物，以名马、弓矢、剑槊为献，且曰："臣下有谄邪、奸佞、不忠、不孝者，愿皇天代上天以此剑此弓诛杀之！"各跪上寿杯，国主酬酢之。次令南使上寿杯于及夫人。饮毕，阿骨打亲酌二杯酬南使。阿骨打云："我家自上祖相传，止有如此风俗，不会奢饰。只得个屋子，冬暖夏凉，更不必修宫殿劳费百姓也。南使勿笑。"当时已将上京掠到大辽乐工，列于屋外，奏曲荐觞于左右。亲近郎君辈，玩狎悦乐，独阿骨打不以为意，殊如不闻。

宴毕，令南使往粘罕家议事毕，遣使随马政来。

南宋马扩《茅斋自叙》

金人初风土

女真在契丹东北隅，地饶裕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白附子，禽有鹰、鹞、海东青之类，兽多失、马、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其人勇悍、好诈、贪婪、残忍，善骑射，喜耕种，好鱼猎，每见野兽之踪，蹑而求之，能得其

① 脔（luán）：切成块之肉。

潜藏之所。又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麋鹿而射之。其居多依山谷，联木为栅，或覆以板与桦皮如墙壁，亦以木为之。冬极寒，屋壁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既掩复以草，绸缪塞之。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寝食居其上。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衣，衣履稍薄，则堕指裂肤，虽盛夏如中华初冬。俗勇悍，喜战斗，耐饥喝，苦辛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其乐惟鼓笛，其歌惟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其疾病无医药，尚巫觋①，病者杀猪狗以禳之②，或用车载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亲友死，则以刀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其道路无族店，行者息于民家，主人初则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饭食而纳之。其市无钱，以物博易。无工匠，其舍屋车帐往往自能为之。其礼则拱手退身为喏，跪左膝蹲右膝，拱手摇肘为拜。其节序元旦则拜日相庆，重午则射柳祭天。税赋无常，随用度多寡而敛之。与契丹言语不通而无文字，赋敛科发射箭为号，事急者三射之。多以牛驴负物，遇雨则张牛革以御之。缓则射猎，急则战斗，家室皆为之郎君，事无大小皆属焉。

元宇文懋昭《金志》

金人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栎发垂肩，与契丹异。垂金镮留颅后，发系

---

① 觋（xí）：男巫。

② 禳（ráng）：古代以祭祷消除灾祸的一种迷信活动。

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妇人辫发和盘髻，亦无冠。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或裹头巾，随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旧俗。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丝锦衲为衫裳，亦间用细皮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或羔皮、或作纻丝细绢。贫者春夏并用为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麋皮为裤、为衫、为袜，皆以皮至。妇人衣曰大袄子，不领，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裙去左右各缺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袭之。

元宇文懋昭《金志》

金人婚俗

金人旧俗多指腹为婚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婿。纳币皆先期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者至十倍，饮客佳酒则以金银器贮之，其次以瓦器，列于前以百数，宾退则分饷焉。先以乌金银杯酌饮，贫者以木，酒三行进，大软指小软指，如中国寒具，以进密糕，人各一盘，曰茶食。宴罢，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当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礼毕，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好则留，不好则退，留者不过十二、三，或皆不中选。虽婿所乘亦以充数，大抵以留马少为耻。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亲迎。既成，婿留于妻家，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妻归，则妇氏用奴

婢数十户，牛马数十群，每群九仔一牝，以资遣之。夫谓妻为萨萨，妻谓夫为爱根。一去婚嫁，富者以牛马为币。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求娶欲纳之，即携而归，后复方补其礼，偕来女家，以告父母。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无论贵贱，人有数妻。

元宇文懋昭《金志》

金人放偷

虏中每至正月十六夜，为之放偷。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谨，则衣裳、器用、鞍马、车乘之属为人窃去，隔三两日间，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物赎之，方得原物。至有室女，随其家人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则放偷之弊是何礼法？

南宋文惟简《虏廷事实》

金人过盏

金国上至朝廷，下至州郡，皆有过盏之礼①。如宰臣百官生日，及民间娶妇生日，若接天使趋奉，州官之类则以酒果为具。乃有币帛、金银、鞍马、珍玩等诸物以相赠遗，主人乃捧其酒于宾，以相赞祝祈恳，曰“过盏”。如此以结恩释怨，不如是为不知礼。

南宋文惟简《虏廷事实》

金人拜天

虏人州军及军前，每遇端

---

① 盏（zhǎn）：酒器。

午、中九、重元三节，择宽敞之地，多设酒醴、牢饩、饼饵、果实①，祭于其所，名曰“拜天”。祭罢则无贵贱老幼，能骑射者咸得射柳，中者则金帛赏之，不中者则褫衣以辱之②。射柳罢，则张宴饮，以为极乐也。

南宋文惟简《虏廷事实》

女真风俗

女真风俗初甚淳质，其祖宗者，不知人主之为贵。邻人酝酒，欲熟则烹鲜系肥，邀而主于其家，无贵贱老幼围坐而饮酒，酣则宾主迭为歌舞，以相夸尚。今则稍知礼，不复如此耳。

南宋文惟简《虏廷事实》

女真人食黄鼠

沙漠之野地多黄鼠，畜豆谷于其地以为食用。村民欲得之，则以水灌其穴，遂出而有获。见其城邑有卖者，去皮剖腹甚肥大，虏人相说以为珍味，则知苏属国奉使时，胡妇掘野鼠而食之者，正谓此也。

南宋文惟简《虏廷事实》

金人田猎

金国酷喜田猎。会宁四时皆猎，海陵迁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日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附焉。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曰围场，待狐、兔、猪、獐、麋鹿散走于围中，国主必先射之。或以鹰隼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许诸余人捕之，饮随处而进，或以亲王近

---

① 饩（xì）：生肉或活牲口。

② 褫（chǐ）：夺去衣服或带，脱去。

臣共食。遇夜或宿于州县，或宿于郊野，无定。海陵以其子光汉，年十二获獐，取而告太庙。熙宗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谏：曰作乐、曰饭僧、曰围场。其重田猎如此。

元宇文懋昭《金志》

蒙古饮食

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止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近年以来，掠中国之人为奴婢，必米食而后饱，故乃掠米麦而于劄寨处，亦煮粥而食。彼国亦有一、二处出黑黍米，彼亦煮为解粥。

南宋孟珙《蒙鞑备录》

蒙古养马

鞑国地丰水草，宜羊马。其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骑而教之。却养三年而后再乘骑，故教其初，是以不蹄啮也。千马为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间未尝刍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晓。搭鞍乘骑，并未始与豆粟之类。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

南宋孟珙《蒙鞑备录》

蒙古军政之俗

鞑人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故无步卒，悉是骑军。起兵数十万，略无文书。自元

帅至千户、百户，牌子头传令而行。凡攻大城，先击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驱使，乃下令曰：“每一骑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备则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昼夜迫逐，缓者杀之。迫逐填塞，濠堑立平。或供鹅洞炮座等用。不惜数万人，以此攻城壁，无不破者。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凡诸监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虽多寡，每留一分，为成吉思皇帝献余物，则敷俵有差，宰相等在于沙漠，不临戎者亦有其数焉。凡征伐谋议，先定于三、四月间，行于诸国。又于重五，宴会共议今秋所向。各扫其国避暑牧养，至八月，咸集于燕都而后启行。

南宋孟珙《蒙鞑备录》

蒙古燕聚舞乐

国王出师，说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玄等弹大官乐等。四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鞑人之俗，主人执盘盏以劝客，客饮若少留涓滴，则主人者更不接盏。见人饮尽乃喜。如彼击鞠，止是二十来骑，不多用马者。尔恶其哄闹也。击罢，遣人来请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球如何不来？”答曰：“不闻钧旨相请，故不敢来。”国王乃曰：“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球，或打围出猎，你便来同戏，如何又要人来请唤？”因大笑而罚六杯。终日必大醉而罢，且每饮酒，其俗邻坐更相尝换，若以一手执杯是令我尝一口，彼方敢饮。若以两手执杯，乃被与我换杯，我当尽饮彼酒，却酌酒以酬之，以

此易醉。凡见外客醉中喧哄失礼，或吐或卧，则大喜。曰："客醉则与我一心无异也。"我使人相辞之日，国王戒伴使曰："凡我城子，多住凡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好笛儿鼓儿吹着打着。"所说好城子，乃好州县也。

南宋孟珙《蒙鞑备录》

蒙古妇女

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其妇女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极能走马。所衣如中国道服之类。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红青绒饰之。又有文袖，衣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行则两女奴拽之。男女杂坐，更相酬劝不禁止。使人于彼国王者相见了，即命之以酒同彼妻赖蛮公主及诸侍姬称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诸饮宴无不同席。所谓诸姬，皆灿白美色，四人乃金虏贵嫔之类，余四人乃鞑人。内四夫人者甚姝丽，最有宠，绵胡服、胡帽而已。

南宋孟珙《蒙鞑备录》

蒙古军装器械

成吉思之仪卫建大纯白旗以为识认，外此并无他旌。惟伞亦用红黄为之，所坐乃金裹龙头胡床。国王者，间有用银处，以此为别。其鞍马带上亦以黄金盘龙为饰，国王亦然。今国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师则张，云其下必元帅方有一旗。国王止有一鼓，监阵则用之。鞍桥以木为之，极

轻巧。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为笴①，手刀甚薄而弯。

南宋孟珙《蒙鞑备录》

蒙古风俗

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开天，重午亦然，此亦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睺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于衣袍上，其衣至损不解浣濯。妇女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装，传袭迄今不改也。上至成吉思，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之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

南宋孟珙《蒙鞑备录》

蒙古祷雨

蒙古人之祷雨者，非若方士，惟取净水一盆，浸石子数枚而已。其大者若鸡卵，小者不等，然后默持密咒，将石子淘漉玩弄②，如此良久，辄有雨。石子名曰"鲊答，"乃走兽腹中所产，狗、牛、马者最妙。

南宋王楙《山居新语》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③，祭酒以下行释菜礼④，郡

---

① 笴（gě）：箭杆。

② 漉（lù）：使干涸，滤。

③ 朔望：夏历每月初一、十五日。

④ 祭酒：官名，隋唐后称国子监祭酒，主管教育。释菜礼：古时学生入学行释菜礼，以芹藻之属敬礼先师。

邑长以下诣学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礼，古未之有也。北齐每月朔望，祭酒、博士、诸生①，殿拜阶下，郡县朔朝。是时未爇今所谓香也②，然朔日行礼则始于此，其后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谒宣圣焚香③，不是古礼，捻香不当叩头，只直上捻香，即出笏叩首而拜④。繇是言之⑤，则宋亦然矣，但仪节与今不同。今则行拜礼。（《登海县志》，东阳王嘉忠著。）

明谈孺木《枣林杂俎》智集

攀附权贵

张江陵丧父⑥，巡抚衰服往吊，自途中哭抵丧次，曰："死了老太师，何不死了某？"涕泪沾衣。

严分宜当国⑦，附者认为干儿，寿日令其内子往严氏助厨⑧，至被世藩拊肩呼嫂⑨，亦不为羞。

噫！此皆宿名之士，即无攀附，亦能自致通显。乃得失为患，甘心无耻，率之严败亦败，张丧亦丧，位与名而俱失也。悲夫！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8

---

① 博士：六国时始有博士，秦汉相承，诸子、诗赋、术数、方使都立博士。明清有国子博士，太常博士，而以五经博士为孔孟及儒家诸族的世袭官。

② 爇（ruò）：燃。

③ 宣圣：自汉以来历代王朝皆尊孔子为"圣人"，后诗文中多称为"宣圣"。

④ 笏（hù）：古代大臣上朝拿的手板。

⑤ 繇（yóu）：同"由"。

⑥ 张江陵：张居正，神宗时权相。

⑦ 严分宜：严嵩，嘉靖时权相。

⑧ 内子：妻子。

⑨ 拊（fǔ）：拍。

南都谚语

京师谚曰：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①；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16

张居正旅途

张江陵再起时，所过州邑邮传，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江陵犹以为无下箸处。至真定，太守钱普，无锡人，能为吴馔，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一闻，诸郡县转相效尤，吴中之善庖，召募殆尽。普又创步舆供奉，前为重轩②，后为寝室，以便偃息③；旁翼两庑④，庑左右各令一童子侍，为挥箑注香⑤。用座三十二人舁之。

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卷3

明代男女发式服装

余始为诸生时，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繁，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⑥。丙戌以来，皆用唐不用晋之巾，两边玉屏花一对，而少年貌美者，如犀玉奇簪贯发。骔巾，始于丁卯以来，其制渐高，今又渐为盈纱巾，为《松江土产志》所载者。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而马尾罗者，与骔巾乱

---

① 职方：官名，明代在兵部设职方司，掌管疆域图籍。

② 重（chóng）轩：双重栏杆。

③ 偃（yǎn）息：躺下休息。偃，仰倒。

④ 庑（Wǔ）：本谓廊房，这里指主车箱旁的小车箱。

⑤ 箑（shà）：扇。

⑥ 褊（biǎn）：狭小。

真矣。童生用方包巾，自陈继儒出，用两飘带束顶，近年并去之，用吴门直罗头法，而儇儿更觉雅俏①。瓦楞帽，在嘉靖初年，唯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皆尚罗帽、纻丝帽②，故人称丝罗，必曰帽缎。更有头发编织成板，而做六板帽，甚大，行不三四年而止。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苎，价亦甚贱，有四五钱、七八钱者。又有朗素密结等名。而安庆人长于修结者，纷纷投入吾松矣。

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节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唐汉锦，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大花样，名“四朵头”，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罗，初尚暖罗，水围罗，今皆用湖罗、马尾罗、绮罗，而水围罗又下矣。其他纱绸更易③，不可胜计。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从典肆中，觅旧缎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穿大红履；儒童少年者必穿浅红道袍。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骔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麦④，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

---

① 儇儿：轻浮的青少年。

② 苎（zhù）丝：苎麻纤维。

③ 绸（chóu）：粗绸。

④ 斛（hú）：容量单位。古十斗为一斛，南宋末改五斗为一斛。

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

妇人头髻，在隆庆初，皆尚圆扁，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环；少者用头箍，缀以团花方块。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有销金拖。自后翻出挑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圆，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蝶鬓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对，前用金绞丝灯笼簪，两边西番莲俏簪，插两三对，发股中犀玉大簪，横贯一二只。后用点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之飘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梅条裙施，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推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藕莲裙之类。而披风便服，并其梅条去之矣。包头，不问老幼皆用。万历十年内，暑天犹尚头箍，今皆易纱包头，春秋用熟湖罗，初尚阔，今又渐窄。自吴卖婆出，白昼与状夫恣前后淫，以包头不能束发，内加细黑　网巾。此又梳妆之一幻，而闻风效尤者，皆称便矣。

绫布，乃松郡中土产，昔年绫尚厚重，今皆用轻且薄者，而王江泾绫，始乱真矣。云布，松人久不用，近年有精美如花绒者，价与绫等，士人间服之。余布无奇，独憎兰花色，桃红色，又尚紫花布。紫花原出真如地方，今东土遂为佳种。

鞋制。初尚南京桥夫营者，郡中绝无鞋店与蒲鞋店。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

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而轿夫营鞋，始为松之敝帚矣。大家奴皆用三镶官履，与士宦漫无分别，而士宦亦喜奴辈穿着。宕口蒲鞋，旧云陈桥，俱尚滑头，初亦珍异之，结者皆用稻柴心，亦绝无黄草。自宜兴史姓者客于松，以黄草结宕口鞋甚精，公子争以重价购之，谓之“史大蒲鞋”。此后宜兴业履者率以三五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价始甚贱。土人亦争受其业。近又有凉宕口鞋，而蒲鞋滥觞极矣。

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嘉靖时，民间皆用镇江毡袜，近年皆用绒袜，袜皆尚白；而贫不能办者，则用旱羊绒袜，价甚省，与绒袜乱真。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

明代家具

细木家伙①，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微小之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贵②，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一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畜

---

① 家伙：或作“家火”，日用器物，这里指家具。

② 椐（jū）：即灵寿木。

盆鱼杂卉，内列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 2

酒禁

古人多设酒禁，即太祖初年亦有之，并禁种糯，以绝其源。胡大海方用兵处州，其子犯禁，众皆请赦。曰：“宁大海反，吾号令不可违。”遂手刃之。其严如此，盖深虑军食，不得不禁，禁又得不严，今承平日久，酒日多日佳，糯米之值，贵于粳米。而世家子弟，向号醇谨有法度者，多事豪饮，以夜为昼，种秫亦倍往事①。余恐数十年后，必复有严此禁者，似亦循环之理也。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 17

头脑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寒风也。考旧制，自冬至后至立春，殿前将军甲士，皆赐头脑酒。祖宗之体恤人情如此。想宫中进膳后出视朝，遍用之近侍，推己及人，无内外贵贱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罢之。而百官及民间用之不改。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 17

龙舟竞渡

黄州俗，五月十八日，有龙舟之戏，设屈原象及祗候②，

---

① 秫（shú）：高粱，多指黏高粱。

② 祗（zhī）候：仆从。

俱运机捩①，服饰极丽，金簪玉带，费尝二三百缗②。土人舁舟送之江中③，顺流至其湾，土人先泊舟掠以为常。

明谈孺木《枣林杂俎》义集

火把节

云南，六月二十五日入夜，家家束松明为庭燎，杂以草花，高丈余，燃之，杀牲祭祖，老少围坐火下，饮酒达旦。自官署都邑，以及乡村田野，无不皆然，谓之火把节，又谓星回节。相传汉夷酋阿南夫为人所俘，誓不从贼，以是日赴火死，国人哀之，因为此会。一云，孔明是日禽孟获，侵入夜城，父老欢呼，设庭燎迎之（《滇程记》）。或云，吊忠臣王祎，非也。

明谈孺木《枣林杂俎》义集

西湖香市

西湖香市④，起于花朝⑤，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仁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⑥，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

---

① 机捩（liè）：使物运转的机关。

② 缗（mín）：古代穿铜钱的绳，转为量词指一串钱。

③ 舁（yǔ）：抬。

④ 香市：进香期间的集市。

⑤ 花朝：阴历 月十五日。

⑥ 三代：夏、商、周。八朝：秦、汉、晋、隋、唐、宋、元、明。

屋则厂①，厂外又栅，栅外又的摊，节节寸寸②。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

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③，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④，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波纹如绫，温风如酒"⑤"，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⑥，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⑦；芳兰芗泽⑧，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⑨；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欨笙之聒耳⑩ 鼎彝光怪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各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⑫，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崇祯庚辰三月⑬，昭庆寺火。是岁及辛巳、壬午洊饥⑭，民强半饿死。壬午虏鲠山东⑮，香客断绝，无有至者，市遂废。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见城中

---

① 厂：露天棚舍。

② 节节寸寸：形容货摊比比皆是，逐次排列。

③ 清和：太平景象。

④ 肆无留酿：酒店生意兴隆，剩不下酒。

⑤ 袁石公：袁宠道，明代人。

⑥ 闲：通"娴"，文雅。都，美丽。

⑦ 不胜：比不上。乔画：乔装。

⑧ 芳兰芗（xiāng）泽：泽泛指花草的香气。

⑨ 合香：一种香物。

⑩ 欨（xū）：吹。

⑪ 鼎彝：上古的青铜器。

⑫ "如逃"四句：形容熙熙攘攘的交易情景。

⑬ 崇祯庚辰：崇祯十三年。

⑭ 辛巳、壬午：崇祯十四、十五年。洊饥：连年饥荒。洊，再，一次又一次。

⑮ 虏鲠山东：指倭冠骚扰宁波、温州一带。

饿殍舁出①，扛挽相属②。时杭州之刘太守梦谦，汴梁人，乡里抽半者多寓西湖③，日以民词馈送④。有轻薄子改古诗诮之曰："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可作西湖实录。

明清岱《陶庵梦忆》

桑桂移风社

平凉桑桂，成化口贡土，官大名通判，廉静好古，与同邑彭会、赵天锡倡"移风社"。序曰："平凉山水秀拔，人习淳朴，业惟耕读，确有古风。比年丧乱不古，俗言浮屠⑤，诳惑于始死及七七、百日、期年、除丧、饭僧道，作水陆大会，写经造象⑥，云为死者灭罪生天，受诸快乐，不为者必入地狱，剉烧舂磨⑦，受无边苦。是以贫者弗获慎终，惟备神马褚币⑧，斋粳蔬果，经资之费，力不能逮，则浅土经年，虫蠹鼠穿；富者忘哀作乐，谈经馈金，饰俑备器，务为繁胜，倾家破产，迷惑不悟。殊不知生含血气，知痛痒，剪爪剃发而灼刈之⑨，已不知苦；死乃离形，腐于黄壤，与

---

① 舁（yú）：抬。

② 相属（zhǔ）：相连接。

③ 抽半者：利用关系或寻找借口捞取财物的人。

④ 以民词：假借民众名义。

⑤ 浮屠：佛。

⑥ 七七：旧俗，人死后每隔七日为忌日，祭奠一次，到七七四十九日止。百日：旧俗，人死后第一百日，当祭奠。期年：周年，人死后满一年之日当祭奠。水陆大会：又称"水陆道场"、"水陆斋"，佛教设斋供奉，以超度水陆众鬼的法会。

⑦ 剉：折伤。

⑧ 神马：　用纸等材料制成马，供祭祀用。褚币：即纸币。

⑨ 剪爪剃发：剪下的指甲，剃下的毛发。

木石等①。神则飘若风灰，虽剉烧舂磨，将安施乎？然浮屠所谓天堂地狱者，盖劝善惩恶耳，世人亲死而祷浮屠，是不以亲为君子，而例视为积恶有罪之小人，何待亲之薄耶？纵使其亲积恶有罪，岂赂浮屠所能免乎？此则智者所共知，而愚夫滔滔奉信、风靡不已。桂等生长是邦，读圣贤书，浩汉颓风，思与易之，相为立礼社，名曰'移风'。呜呼！风不可移也，所可移者人心耳。人心虽为颓俗所染，而天理之在人心，终有不能泯者。能以吾心之天，感彼之天，则浇必转淳②，邪可变正，曾谓风不可哉？凡我同志，敦崇礼谊③，毋怀彼此，毋间嫌隙，凡遇乡邻朋侪之丧④，务为天理开导，法语匡直，断以朱文公礼制为准⑤。熄佛老，尚哀戚，贫者喻以义，富贵制以礼，其间古今异宜，斟酌轻重，一求合乎中正。黾勉戮力，人心欣动，举知为美，始而正一家之风，终而正一国之风，何患礼之不复古哉？虽然，士君子立身，进则有功于君，退则有功于民，奚独丧礼耶？患难相助，疾病相扶，道义相尚，德行相励，过失相规，使行业齐于古人，芳声耀乎当时，而天下之风亦可移矣，夫子勖哉⑥！"

明谈孺木《枣林杂俎》圣集

海神祠

瀛台中有海神祠，塑明内

---

① 与木石等：与木石一样，没有感知。

② 浇：指人心浮薄。

③ 谊：通"义"。

④ 侪（chái）：同类。

⑤ 朱文公：指朱熹，宋代儒学大师，死后谥"文"。

⑥ 勖（xù）：勉励。

官象三人祀之。传即熹宗于南海覆舟时拯帝所溺毙者，帝封三人为河神，因立祠以祀之。按当时正人君子为魏阉所害者，指不胜屈。其辽左、奢安殉死诸公，如王三善、张铨等，亦颇有人。帝罔知邻恤，乃煦煦于溺死之阉珰①，亦可谓厚其所薄矣。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 2

假　银

行使假银，民间大害，而莫知近年为甚。盖昔之假银可辨，今则不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则在大有之矣。昔尤潜踪灭迹，今则肆然无忌矣。甚至投靠势豪，广开兑店，地方不敢举，官府不能禁。此万姓之所切齿也。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 2

好书三病

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衒曜②，骊牝之外③，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其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涴灰尘④，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其一，博学多识，矻矻穷年⑤，而慧根短浅⑥，难以自

---

① 阉(yān)珰(dāng)：宦官。

② 衒曜(xuányào)：光彩四射的样子。

③ 骊牝 (lípìn)：“牝牡骊黄”的省语，比喻表面现象。

④ 涴 (wò)：沾污。

⑤ 矻 (kū) 矻：勤奋不懈的样子。穷年：终年，一年到头。

⑥ 慧根：佛教语，指天赋聪敏。

运，记育如流，寸觚莫展①，视之肉食面墙有间矣，②，其于没世无闻，均也③。夫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古人犹难之，况今日乎！

明谢肇淛《五杂俎》

吃　肉

满洲贵家有大祭祀或喜庆，则设食肉之会。无论旗、汉，无论识与不识，皆可往，初不发简延请也。是日，院建高过于屋之芦棚，地置席，席铺红毡，毡设坐垫无数。主客皆衣冠。客至，向主人半跪道贺，即就坐垫盘膝坐，主人不让坐也。或十人一围，功八九人一围。坐定，庖人以约十斤之肉一方，置于二尺径之铜盘以献之。更一大铜碗，满盛肉汁。碗有大铜勺。客座前各有径八九寸之小铜盘一，无醯酱④。高粱酒倾大瓷碗中，客以次轮饮，捧碗呷之。自备酱者高力纸、解手刀等，自切自食。食愈多，则主人愈乐。若连声高呼添肉，则主人必致敬称谢。肉皆白煮，无盐酱，甚嫩美。量大者，可吃十斤。主人不陪食，但巡视各座所食之多寡而已。食毕即行，不谢，不拭口，谓此乃享神之馂余⑤，不谢也，拭口则不敬神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

① 寸觚（gū）莫展：指对于学问毫无发挥。觚，古代书室的简策。

② “视之”句：同那些“肉食面墙”的人有区别。肉食，指高官厚禄而目光短浅者。面墙：面对墙壁什么也看不见，比喻不学。有间，有别。

③ 均：同等，同样。

④ 醯（xī）：醋。

⑤ 馂（jùn）：食之余。

瑶人嗜盐

瑶习，向例于每年迎春日，男女老幼齐至县署，听候派盐，由县置分别大小，给以数大碗或二三碗不等。盖瑶人向不知医，持盐回家，奉如拱璧，遇有疾病，将盐和水冲食即愈，故必于此日向官取盐，官亦以此羁縻之，以免滋生事端。每掉需盐三十包，约七千斤。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官场势利

清乾隆朝傅文忠公扈从热河①，而其兄总宪广公成因病殁于京邸，文忠乞假归治丧。广公家受吊凡三日，讣文已遍发矣，其最后一日，则文忠到京日也。前两日，除亲族外，凡京朝大官无一人至者。比文忠到京②，则各部院大臣，以及大小官员，无不毕至。素车白马，烂其盈门。虽与广公素无杯酒交，然以文忠故，皆赙赠丰厚，且皆亲往吊奠。有进而与文忠言者，有就文忠之位而与言者③，甘词媚态，穷极卑鄙。盖文忠时主枢要，主眷隆极④，故人皆藉吊丧为名，一接言辞丰采为幸也。官场势力，真无微不至哉！

《清朝野史大观》第 3 册卷 6 上海书店 1981 年版

士大夫之谄媚

前清乾隆间汪太史方事豪贵。其妻某氏，始拜金坛于相

---

① 扈从：随从护驾。
② 比：等到。
③ 就：靠近。
④ 主眷：皇帝器重。

国妾为母；嗣相国势衰，梁瑶峰秉枢柄，又令其妻拜梁为义父，踪迹暱密。时相传冬月严寒，梁早朝，汪妻辄先取朝珠温诸胸中，亲为悬挂，自来谐臣媚子①，悦人惟恐不工②，至为婢妾娼伎之所不为，而未有甚于此者也。又闻某妻拜梁为义父时，执贽登堂③，拜毕，出怀中珊瑚念珠，双手奉之。梁面发赤，疾趋而走，其妻持念珠追至厅事，圜系其颈④。时坐上客满，皆大惊失措。纪晓岚作诗讥之云："昔曾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爷又姓梁。赫弈门楣新吏部，凄凉池馆旧中堂。君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念珠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

又泰州王某者，记名军机章京，将传到矣，忽一日呈请回籍，携眷出京，众皆大愕不解。有知其事者，谓王无意中得罪一人，其人持刀日夜伺于途，将得而甘心焉，故宁弃官归耳。先是某日署中派人递摺件，时王已移居外城，夜半倒赶城而入，将至东华门矣，忽摸索车中，忘携朝珠，大窘，时已不能出城往取，因忆有汪某者住东华门左近，盍往假用之⑤，遂驱车至汪宅。汪已寝，闻王半夜至，披衣起，问何事，王以情告，请借用之。汪沉思曰："我躯体较尔长大，我珠恐不合用，我将内人珠借尔用之可也。"匆匆取珠出，即挂于王项。王戏吟曰："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乳花香。"汪登时面色大变，怒气勃勃，返身入

---

① 谐臣：即俳优，古代以乐舞作谐戏的艺人。媚子：所爱之人。

② 悦人：取悦于人。工：巧。

③ 贽(zhì)：初次见面的礼物。

④ 圜：通"环"。

⑤ 盍（hé）：何不。假：借。

内。王亦异之，不俟其送，即出而登车。甫扬鞭，汪已赶至，手白刃，大骂曰："尔糟蹋人太甚，不杀尔，誓不干休！"追，斫其车尾①；急驰，不及而免。及事毕，欲遣人还珠，又见汪怒目持刀，立门外以俟，大惧而奔，汪追及大街而返。自是每出必遇汪挟刃以俟，故决计弃官归也。后有知者，谓汪即乾隆间某夫人拜梁相为义父者之曾孙也。王不知其为汪某之后，误揭其曾母之短，宜乎汪某之恨入骨髓也。

又道光朝一翰林，夙出潍阳陈官俊门下，陈丧偶，翰林为文以祭之，有"丧我师母如丧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尝为许乃普之义女，有诋之者，集成语作联，揭之门外云："昔岁入陈，初苫枕块②；昭兹来许，抱衾与稠③。"二事略同。一诗一联，皆为言官登白简④，至今有余臭焉。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2上海书店1981年版

仕途炎凉

勒襄勤相国保督四州时，待僚属以礼，即不歉意者，亦未尝不饮人以和也。尝语人曰："我始由笔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欢，时遭呵谴，同官承风旨，置之不齿。每衙参时，无与立谭者⑤，抑郁殊甚。又以贫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

---

① 斫（zhuó）：砍。

② 寝苫枕块：古代服亲丧时，以草苫为席，土块为枕。苫，草苫子。块，土块。

③ 衾（qín）：大被。稠：当为"裯"字之误。裯，帐。《诗·召南·小旻》有"抱衾与裯，寔命不犹"句。

④ 白简：古时弹劾官员的奏章。

⑤ 谭：谈话。

会闻新任总督某来，十年前故交也，心窃喜而不取告人。总督将至，身先郊迎，辞不见，愠矣①。抵城外上谒，又不见，更愠甚。乃随至行辕，大小各官，纷纷晋谒，皆荷延接②，而我独不见，手版未下③又不取迳去。天气甚暑，衣冠鹄侍④，汗流浃背，中心愤恨欲死。正踌躇间，忽闻传呼请勒三爷，不称其官而称行辈，具见旧时交谊。此一呼也，恍如羁囚忽闻恩赦。爰整衣冠捧履历疾趋而入⑤，则见总督科头裼衣⑥，立于檐下，指而笑骂曰：'汝太无耻，乃作此等形状见余乎。'我禀请庭参，则掖之起曰⑦：'不要汝磕狗头。'回顾侍者，令代解衣冠曰：'为勒三爷剥去狗皮，至后院乘凉饮酒去。'我于斯时，越闻骂越欢喜，比至院中把酒话旧，则此身飘飘然当若登仙境。较今日封侯拜相，无此乐也。时司道众官犹未散，闻之俱惊。我饮至三更归，首府县官尚伺我于署中，执手问总督意旨。从此遇衙参时，逢迎欢笑，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位而与右师言者矣，而勒三爷之为勒三爷如故也。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故于今日待属官有加礼以此，而不肯轻意折辱属官，亦此也。"方伯尝举以告人，自谓一生历官，不敢慢易忽略人者，勒侯之教也。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

① 愠（yùn）：怒。
② 荷：蒙受。
③ 手版：明清时下属见上司的名帖，亦称"手本"。
④ 鹄侍：形容如鹄伸颈而侍立。鹄，天鹅。
⑤ 爰：于是就。
⑥ 科头：不戴帽子。裼（xī）：袒开或脱去上衣，露出内衣或身体。
⑦ 掖（yè）：又着别人的胳膊。

卖友换孔雀翎①

乾隆帝之幸江南也，有内侍江姓者，精拳勇，号万人敌。常侍帝游幸，顾宠信。扬州纲总与通谱②，结为兄弟，骨肉至交也。帝还京后，江太监以窃宫中珍宝事逃去，敕下步军统领五城查拿。江思昵我者惟扬州纲总江某，往投当得保护。既至扬，纲总大为欢迎，设盛宴款之。饮毕，邀至密室谓曰："君事大不妙，我处耳目多，藏昵非计，不如逃至海外为佳。今奉黄金千，乘夜即行，到某处海口，我有商号在彼，可设法也。"遂以金属江围腰中，导至后门出。江心动，恐甬道中有埋伏，乃一跃登墙，孰知上亦伏勇士数十人，见江上墙，挺击而颠，缚而献于巡盐。御史奏闻。帝赏纲总布政使衔孔雀翎，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盖彼时盐商中仅此一枝孔雀翎也。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中

功夫茶

中国讲求烹茶，以闽之汀漳泉三府、粤之潮州府功夫茶为最。其器具亦精绝，用长方磁盘，盛壶一，杯四，壶以铜制，或用宜兴壶，小裁如拳③，杯小如胡桃。茶必用武夷。客至，将啜茶④，则取壶置径七寸、深寸许之磁盘中，先取凉水漂去茶叶中尘滓，乃撮茶叶置壶中，注满沸水；既加盖，乃

---

① 孔雀翎：清代官帽上加孔雀羽，以表示品级。

② 纲总：盐纲商人的头领。

③ 裁：通“才”。

④ 啜（chuò）：饮。

取沸水徐淋壶上，俟水将满盘①，乃以巾覆；久之，始取巾，注茶杯中奉客。客必衔杯玩味，若饮稍急，主人必怒其不韵②。

相传昔潮郡有富翁好茶尤甚，闻于一方。一日，有丐者至，倚门斜立，睨翁请曰："闻君家茶甚精，能见赐一杯否？"富翁哂曰③："汝乞儿亦解此乎？"丐曰："我素亦富人，以茶破家，今妻孥犹在，赖行乞自活。"富人因斟茶与之。丐饮竟，曰："茶固佳矣，惜未极醇厚，盖缘新壶之故。我有一壶，昔所常用，至今每出必携，虽冻馁未尝舍。"富人索观之，壶果精绝，铜色黝然④，启盖，则香气清冽。富人不觉爱慕，假以煎茶⑤，味果清醇，迥异于常。因欲购取，丐曰："吾不能全售于汝。此壶实值三千金，今当售半与君，君但与吾一千五百金，取以布置家事⑥，即可时至君斋头，与君啜茗清谈，共享此壶如何？"富人欣然许诺。丐取金归。自后果日至富人家，烹茶对坐，若故交焉。

功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园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磁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之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

---

① 俟（sì）：等待。
② 不韵：没有风度。
③ 哂（shěn）：讥笑。
④ 黝（yǒu）：淡黑色。
⑤ 假：借。
⑥ 家事：家产。

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①，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姆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余见万花主人于程江月儿舟中题吃茶诗云："宴罢归来月满阑，褪衣独坐兴阑珊。左家娇女风流甚，为我除烦煮凤团②。小鼎繁声逗响泉，篷窗夜静话联蝉。一杯细啜请于雪，不羡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极佳者每斤需自镪二枚③，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2上海书店1981年版

万寿节

本朝万寿节④，王公大臣文武职官等，咸蟒袍补服，于黎明时排班圆明园之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于出入贤良门外。上龙袍珠冠入座，鸿胪官唱排班，引导宣赞，一如大朝仪。上受贺毕始还宫。如遇上幸木兰时⑤，诸王大臣则齐集午门外遥祝寿云。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北京灯节

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谓之灯节，惟十五日谓之正灯节耳。每至灯节，内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张灯。而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

① 拱璧：两手拱抱的大璧玉。

② 凤团：印有凤纹的茶饼，作贡茶用。

③ 镪（qiǎng）：银锭。

④ 万寿节：旧称皇帝生日。

⑤ 木兰：围猎场名，相当于今河北省围场县地。

之，兵部又次之，他处皆不及也。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各色灯彩，多以纱绢玻璃及明角等为之，并绘画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市人之巧者，又复结冰为器，裁麦苗为人物①，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殊可观矣。

花炮棚子制造各色烟火，竞巧争奇。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盘落月、葡萄架、旗火、二踢脚、飞天十响、五鬼闹判儿、八角子，炮打襄阳城、匣炮、天地灯等名目。富室豪门，争相购买，银花火树，光彩照人，车马喧阗，笙歌聒耳②。自白昼以迄二鼓，烟尘渐稀，而人影在地，明月当天，士女儿童，始相率喧笑而散。

市卖食物，干鲜具备，而以元宵为大宗，亦所以点缀街景耳。又有卖金鱼者，以玻璃瓶盛之，转侧其影，大小俄忽③，实为他处所无也。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女儿节

钦定《日下旧闻考》引《宛署杂志》云："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④，已出嫁之女，亦各归宁⑤，俗呼是日为女儿节。"又引《析津志》云："都中人民，七夕邀请女流作巧节会，称曰女孩节，饮宴尽欢，次日馈送还家。"又引《帝京景物略》云："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其女

---

① 裁麦苗为人物：用麦秸杆做成各种各样人物。

② 聒（guō）耳：满耳。

③ 俄忽：形容往来迅速的样子

④ 妍（yán）：美丽。

⑤ 归宁：出嫁之女回娘家探亲。

来，亦曰女儿节。”

按此则一岁女儿节有三也。

清俞樾《茶香室三钞》卷1

乾隆看烟火

乾隆初定制，于上元前后五日①，观烟火于西苑西南门内之山高水长楼。楼凡五楹，不加丹垩②，前平圃数顷③，地甚爽垲④。远眺西山，如髻出苑墙间，浑如图画。是日申刻，内务府司员设御座于楼门外，凡宗室、外藩王、贝勒、公等及一品武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军机大臣以及外国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圃前设火树，棚外围以药栏。上入座，赐茶毕。凡各营角使以及僸佅兜离之戏⑤，以次入奏毕，上命放瓶花⑥。火树崩湃⑦，插入云霄，洵异观也⑧。膳房大臣跪进果盒，颁赐上方，络绎不绝，凡侍座者咸预焉。次乐部演舞灯使，鱼龙曼衍⑨，炫曜耳目。伎毕，然后命放烟火。火绳纷绕，砉如飞电⑩，俄闻万爆齐作，轰雷震天，逾刻乃已。上方回宫，诸大臣以次归邸，时已皓月东升，光照如昼。车马驰骤，塞满堤陌。洵升平盛事也。

---

① 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

② 丹垩（è）：用漆涂，用白粉刷。

③ 平圃：平整出场地。

④ 爽垲：阳光充足、干燥。

⑤ 角技：歌舞艺人。僸佅（jìnmài）：兜离少数民族音乐。

⑥ 瓶花：烟火的一种。

⑦ 崩湃：喷放的样子。

⑧ 洵（xún）：实在，诚然。

⑨ 鱼龙曼衍：古代百戏节目，鱼龙和曼衍。由人扮成珍异动物作表演。

⑩ 砉（huā）：形容迅疾的声音。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正月晦送穷故事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云，古今词话，太学有士人，长于滑稽，正月晦，以芭蕉船送穷，作《临江仙》，颇有理致。予幼时亦闻巴谈送穷鬼，词曰："正月月尽夕，芭蕉船一只。灯盏两只明辉辉，内里更有筵席。奉劝郎君小娘子，饱吃，莫形迹。每年只有今日，日愿我做来称意。奉劝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穷鬼，空去送穷鬼。"

按，昌黎送穷文，但云结柳作车，缚草为船，宋时乃有以芭蕉为船者，此事颇新。

宋董逌《广川画跋送穷图》云，画者陈惟岳，当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惟岳于画书不载，然妙于形，似状简古，至有余音。其画穷女，形露溾浽①，作跉盯态②……周遍室居，开门送之。又为富女，作妿媖象③，……主人当户，返导却行，引阶升堂，拜献惟谨，乃知事在唐为盛礼，至以图象见之。客谓韩文公作送穷，而不知迎富，疑当贞元长庆间，此有未备者。曰：文公特有激尔，不考其所出也。

按此则送穷必兼迎富，于事方备。

国朝钱大昕《养新录》云，今人但知送穷，不知迎富，魏华父有《二月二日，遂宁北郭迎富，诗》云：才过结柳送贫日，又见簪花迎富时；谁为贫驱竟难逐，素为富逼岂容辞？贫如欲去人人所欲，富若可求人

---

① 溾浽（huìwěi）：污浊。

② 跉盯（língdīng）：行走不正的样子。

③ 妿媖（yīngmíng）：羞怯的样子。

亦为，里俗相传今已久，谩随人意看儿嬉。”此蜀中旧俗，不知今尚行之否。

清俞樾《茶香室三钞》卷1

天津娘娘会

天津有娘娘会，娘娘即天后也，旗帜卤簿①，宝玩珍奇，无不备具。复有所谓中旛者，前导小旛数十对，最后为大旛，高五六丈，用上等梁栋材为杆，饰以龙头；悬旛于吻，锦绣璎珞②，垂垂及地。杆首以长绳数条，四围撅之，恐其欹侧③。中一人持杆而行，重可数百斤，力向上掷之，或承以额，或接以口鼻耳目，或受以肘背肩腹。一击糜烂，屡掷屡击，体无完肤，绝不为怪，观者交口羡赞。其同侪恐其胜亡也，竞夺而掷，至有争殴而酿命案者。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跳月记

苗人之婚礼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载阳展候④，杏花柳稊⑤，庶蛰蠕蠕箐处⑥，穴居者蒸然蠢动⑦。其父母各率子女，择佳地而为跳月之会。

---

① 卤簿：古代帝王出外时其前后的仪仗队。自汉以后，后、妃、太子、王公、大臣皆有卤簿，各有定制，并非为天子所专用。

② 璎珞：同“缨络”。贯穿珠玉而成的装饰品。

③ 欹侧：向一方倒去，倾斜。

④ 载阳展候：初春的煦日展布时令。

⑤ 杏花柳稊（tí）：杏树开花柳树发芽。

⑥ 庶蛰蠕蠕箐（qiàn）：众多蛰伏的动物开始爬行在竹林深处。

⑦ 蒸然：众多的样子。

父母群处于平原之上①，子与子左，女与女右，分列于广隰之下②。原之上相宴乐，烧生兽而啖焉③，操匕不以箸也；漉咂酒而饮焉④，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则椎髻当前，缠以苗帨⑤，袄不迨腰，裈不迨膝⑥，裈袄之际锦带束焉。植鸡羽于髻巅，飘飘然当风而颤。执芦笙，笙六管，长二尺，盖有六律无六同者焉⑦。女亦植鸡羽于髻如男，尺簪雨环，衫襟袖领悉锦为缘。其绵藻绘逊中国，而古纹异致，无近态焉。联珠以为缨，珠累累扰两鬓；缀贝以为络，贝摇摇翻两肩。裙细褶如蝶版。男反裈不裙⑧，女反裙不裈，裙衫之际亦锦带束焉。执绣笼，编竹为之，饰以绘，即彩球是焉。而妍与媸杂然于其中矣⑨

女并执笼，未歌也，原上者与之歌，而无不歌；男并执笙，未吹也，原上者语以吹，而无不吹。其歌哀艳，每尽一韵，三叠曼音以缭绕之⑩。而笙节参差，与为缥缈而相赶吹且歌。手则翔矣，足则扬矣，睐转肢回⑪，首旋神荡矣。初则欲接还离，少且酣飞畅舞，交驰迅逐矣。是时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数女争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择者；有数男竞近一女而女不知

---

① 平原：高而平的台地。

② 隰（xí）：低湿的地方。

③ 啖（shuì）：吃。

④ 漉：渗出。咂：吮。

⑤ 帨（shuì）：佩巾。

⑥ 裈（kūn）：有裆的裤。迨：及。

⑦ 六律、六吕：即古乐的十二律，其中称阳六律为六律，阴六律为六吕。

⑧ 反：治，此指穿着。

⑨ 妍：美女。媸（chī）：丑女。

⑩ 曼音：舒缓的长声。

⑪ 睐：斜盼的目光。

所避者；有相近复相舍，舍仍相盼者。目许心成，笼来笙往，忽然挽结，。于是妍者负妍者，媸者负媸者，媸与媸不为人负，不得已而后相负者，媸复见媸终无所负，涕洟以归①，羞愧于得负者。

彼负而去矣，渡涧越溪，选幽而合，解锦带而互系焉。相携以还于跳月之所，各随父母以还，而后议聘。聘以牛，牛必双；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后俪反②，循蜚氏之风与③？呜呼，苗矣！

清陆次云载《虞初续志》卷6

满洲嫁娶礼仪

满洲氏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年及冠笄④，男女家始相聘问。男家主妇至女家问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赠如意或钗钏诸物以为定礼，名曰小定。

择吉日，男家娶宗族戚友同新婿往女家问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设，男家入趋右位。有年长者致词曰："某家男某虽不肖，今已及冠，应聘妇以为继续计⑤。闻尊室女，颇贤淑著令名，愿聘主中馈⑥，以光敝族。"女家致谦词以谢。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婿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仪。既进茶，女家趋右位，男家据宾席，或设酒宴以贺。改日择吉，男家下聘，用酒筵、衣

---

① 洟（yí）：鼻液。

② 俪：成对。

③ 蜚氏：相传上古的名臣蜚廉。

④ 冠笄（jī）：古代男子二十岁行成人礼，始束发戴冠插簪，始行聘娶之事。笄，盘头发用的簪子。

⑤ 继续：指生子传宗接代。

⑥ 主中馈：主持家中饮食之事，意即作妻子。

服、绸缎、羊鹅诸物，名曰过礼，女家款待如仪。男家赠银于妇家，令其跳神以志喜焉。

既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赠妆奁嫁赀视其家之贫富，新婿乘骑往谢。五鼓，鼓乐聚妇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绝，谓之响房。新妇既至，新婿用弓矢对舆射之。新妇怀抱宝瓶入，坐向吉方。及吉时，用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词焉。礼毕，新婿新妇登庆行合卺礼①，男女争坐被上，以为吉兆，因交媾焉。次早五鼓兴，始拜天地、神象、宗词，翁姑坐而受礼如仪②。其宗族尊卑以次拜谒。三日或五日妇归宁父母，婿随至女家，宴享如仪。满月期，妇复归宿女家，数日始返，然后婚礼毕焉。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9

指　婚

近支王、贝载、贝子公及外戚之子女既及岁者，开具姓氏年令进呈，即由太后指配与满洲、蒙古、汉军之贵族联姻。指定后，明发懿旨，以某女婚某王，或某，名曰指婚，满语又谓之拴婚。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满蒙汉八旗婚嫁

八旗婚嫁之制，纳采、问名诸事悉同汉人，数尚双，吉期用两日。先数日，送奁具至男家③，置于桌抬之，以多为荣。及迎亲，则男家择年长全福之妇至女宅，代新妇上妆，曰

① 合卺（jǐn）：成婚。
② 翁姑：公婆。
③ 奁（lián）：嫁妆。

娶亲太太。其送亲也，京择年长全福之妇至男宅，扶持新妇，曰送亲太太。皆乘花舆，故花舆必备三乘。新妇登舆，不衣礼服，而其衣以布，不梳两把头而聚发成髻，盖以红巾。其内衣，虽夏日亦装棉，若在三伏期内，亦夹而不单，然肩膝等处亦必略置棉花。

新妇舆至门；新郎抽矢三射，云以去煞神。新妇出舆，不祭祖，不拜花烛，径入洞房，与新郎并坐于炕，阖门①，行坐帐礼。新郎新妇外出，跪拜于一族最尊而全福者之前。全福者口述吉语，以秤竿挑去红巾。食水饺，饺不熟，即熟亦讳言之，生者，取生育之义也。新妇易衣，其饰，富贵者有钿子、喜花，常人之家即梳髻，著常服。妆成，新妇坐于炕，不言不笑不动，否则为不吉。及夕，新郎代新妇取花插之窗，必在窗之低槅，愈低，则得子愈早。翌晨，新妇乃偕新郎行庙见礼。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黑龙江婚嫁

黑龙江居民之结婚也，婚期前一日，女家送奁具，正日进门，第二日下地，第三日回门。富户之奁物为鞋四十支②，衣三十袭③，包金首饰两事④。男家则先备红袄裤各一，被褥各二，及箱柜、梳匣，送往女家，俟女家送奁至男家时，携以具至。女家所增者，尚有洗衣盆、手巾、胰子等物。

婚日，富女乘花轿，贫女乘喜轿，导以灯龙，喇叭各二。

---

① 阖（hé）：关闭。
② 奁（lián）：嫁妆。
③ 袭：衣物的全套。
④ 事：器物的件数单位。

男家迎者曰娶亲奶奶，女家迎者曰送亲奶奶。女家赠点心与婿，谓之观茶，设席宴新郎新妇，谓之观席。男家会新亲，请其坐第一席。薄暮，新郎新妇登炕坐帐，食长寿面、开脸。明日，下地，行礼，序长幼。又明日，新郎新妇皆至女家，曰双回门，抱保平符，符里五谷、银戒指、天平等物，筵宴。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宁古塔婚嫁

宁古塔即宁安县，其居民之婚礼，无柬贴，无鼓乐，无男女宾相。文定时，父率子从媒介人往妇家谒其父母。明日，女之父母亦从媒介人答谒。行聘曰下茶，羊酒之外，有高桌，铺红毡，以盘置茶果、绸缎、布疋陈其上，多者至数十桌。嫁时，奁具如镜台箱箧被褥之类亦置于高桌①，二人扛之。新妇乘车，必悬红绿绸于上。入门，拜翁姑，夫妇不交拜。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山西婚嫁

山西某县，凡嫁女者，喜舆既出门，设几于堂，女之母辄服大红衣而坐其上。旁一人，持饴糖与食，且问之曰："甜否?"必大声应之曰："甜!"意谓若是，则女必为翁姑所爱宠也。无母，则父为之；无父，则叔伯父母为之；无伯叔父母，则疏属或戚串为之。不行此礼，则视为不祥。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

①. 箧(qiè)：箱子一类的东西。

粤中婚嫁

粤中婚事所用之迎亲彩舆，有金翠辉煌者，有红缎平金者，以金亭翠亭陈设礼物，至期仪仗之鲜明，灯彩之富丽，诚各省所不及也。

粤人之订婚，先议聘金，曰礼事，如礼饼若干斤、回门烧猪若干头是也。成婚之夕，喜娘为新郎脱靴，即授一白巾，备交合后拭秽之用也。如有新红，即为完璧，可吃烧猪。三朝回门，即以烧猪送母家。富贵之家，辄用烧猪数十头焉。故嫁女者恒恒惴惴于心①，唯恐烧猪不至。如待之不来，则家人对坐愁叹，引为大辱。既至，则举家相庆，且迎烧猪于门，以为吾家某姑，果能不辱门户也。于是，重犒来使，即以烧猪分馈戚友，媵以红色馒首若干枚，所谓麻蛋者是也②。

然男家以贪慕女家富贵而结婚者，不问如何，亦必送烧猪。

新妇入门，直入洞房，新郎即与新妇登床而寝，室门亦砰然而阖，新郎之父母宗族戚属皆静待于房外。少焉，室门辟③，新郎手捧朱盘，盘置喜娘所授之白巾，盖以红帕，曰喜帕是者也。在门外者见新郎手持喜帕而出，则父母戚属皆大喜，贺客至是向新郎道贺。其未见喜帕之先，例不道贺，盖恐新妇不贞，由不以为喜转以为辱也。

新郎既捧喜帕而出，女家之舆从已在男家门中立俟，新郎高捧朱盘，登舆端坐，直至

---

① 恒恒惴惴(héngzhuì)：指心中长久的恐惧害怕。

② 媵（yìng）：致送、相送。

③ 辟（pì）：开。

女家。女家闻新郎至，外姑外舅迎于门，外舅揖新郎，新郎傲不为礼，直捧喜帕至外姑卧室，置于外姑之床，然后修谒见外舅外姑之礼，盛款而还。如新妇不贞，则即以女家来舆迫令新妇乘大归，即须涉讼公庭，追索聘礼焉。故新郎新妇之交拜，必须俟至吉期也。

新妇行礼后，戚友皆得请见，新妇盛妆而出，不着裙，后随一二佣媪，手持巨盘，盘盛茶杯无数，注茶满中。新妇见客，先以两手一拱至地，若男子之揖。一拱之后，即取茶献客，客各一杯，即翩然矣①。而见新妇者，必有觌仪②，或银币，或衣料、巾帕、香水，视亲疏以判厚薄。其最丰者，则以金玉珠饰，然绝无仅有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哈萨克婚嫁

哈萨克人婚嫁，唯同乳者不相配，配者，不问门户年岁，视聘资多寡，富人往往致马千蹄，牛千足，驼百峰，银二三千两。媒妁入女家，议定财聘，偕其父若母或其昆弟为踏水之礼。过此，则女家时往索银畜，交逾年，婿得朝夕入女家，同寝餐，为夫妇，唯交不盈数，则终身不得迎娶。

亲迎日，媒携新婿纳彩帛，次第进见女父母伯叔兄弟，握手鞠躬为礼。其见外姑，则别以良马奉之，酬乳哺之恩也。女子将出门，辞父母，握手接唇，以至亲一人抱上马，红巾帱面首③，并骑以行。至门，扶入毡

① 翩(piān)：指轻快的脚步。
② 觌(dí)：相见。
③ 帱(dào)：覆盖。

房，莫洛大高捧洁水一盂，口喃喃诵经，饮新郎新妇，并普饮同座者。夜则男子杂踏，调笑吹弹，唱歌跳舞为欢乐，尽兴，乃各散去。

次日，嫂氏为妇改装，合梳十数小辫为两大辫，稍结红绳，长垂齐足跗①，以彩巾帕首拖背后，服黑色袷袢②，系红裙。嫂扶以见姑，新妇握生牛油掷炉中，光焰满室，以为吉祥，鞠躬就座。姑置木盘，堆积肉食，嫂氏操刀代割以奉姑，复遍进座客，环而食之。受姑训辞，俾躬亲洒扫诸事。此后入姑室，揭毡帘问安，入门依左立问安，至火炉侧问安，出门，则以红巾幂面而去③。其俗以翁媳不见相为礼，遇则背立，帕掩其面，贫者亦二三年后始得相见。男子娶妇不许过四人，嫡妻执家政，诸妾同操作而已。夫妻反目愿离异者，则延头人戚党论是非曲直，其夫指应出条事，赔嫁资，遣之去。其妻请离异者，则一切器物盖概不得取。众反复谕之，不听，乃立离书，摹手足，头人用戳印为据，谓之羊土耳，儿女均归其夫，妇不问也。夫死，妇不得嫁异族，其夫之兄弟娶之。不愿再醮者④，亦弗强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革八旗陋俗

八旗旧俗，多以仆妾殉葬，朱御史小晋始建议禁止，得旨允行。朱历官至户部侍郎。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1

---

① 跗（fū）：脚背。

② 袷袢（qiépàn）：维吾尔及哈萨克等民族穿的一种上衣。

③ 幂（mì）：遮盖。

④ 醮（jiào）：古代婚娶时用酒祭神的礼，此处指再嫁。

蕃俗天葬火葬

蕃俗死者多火葬，不知蕃从佛教乎，仰从蕃俗乎。蕃又有天葬水葬者，水葬投诸江河，以饲鱼鳖。天葬者，问之喇嘛，宜从何葬？喇嘛察其家有力，则曰宜天葬也。其家设帐于野，舁死人往，群喇嘛为之诵经毕，以刀细割其肉，而有乌鸢翔集其傍①，喇嘛掷肉于空，乌鸢争接而食之。肉尽，则屑其骨晬，和以糍粑而饲之，必尽乃已。其家人乃相庆曰：死者升天矣。《庄子》云："在上为乌鸢食"，意殆指此耶？

清姚莹《康輶纪行》卷2

纸　钱

纸钱之名，始见于《新唐书·王屿传》。盖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②，后里俗稍以纸钱为鬼事。开元二十六年，屿为司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③，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传正谓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宋钱若水不烧楮镪④，邵康节祭祀必用纸钱。有明以来，又易纸锭，大小元宝，黄白参半，与纸钱并用，近人又作纸洋钱，乡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3

满洲跳神仪

明堂之制，余已载诸前卷中。凡八旗长白旧族跳神之仪，今书录之，以为文献之征。宗

---

① 鸢（yuān）：鸷鸟，俗称鹞鹰、老鹰。

② 瘗（yì）钱：殉葬的钱币。

③ 禳祓：禳，祭名，去邪除恶之祭；祓，古代除灾祈福的仪式。

④ 楮镪：楮，楮钱，即纸钱；镪，钱贯。

室、王、公家每祀神，一月前，于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麹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暮献牲各二，名曰乌云。前一日，敬制糕饵，用黄黍米以椎击碎，然后蒸馈，名曰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盘，以为敬献。其大祀日，五鼓献糕于明堂如仪。俟其使归，主人吉服向西跪，设神幄向东，供糕酒素食，其中设如来、观音、关圣位。巫人（用女使。）吉服舞刀，祝词曰“敬献饵，以祈康年”诸词。主人跪击神版，诸护卫击神版及弹弦、筝、月琴以和之，其声鸣可听。巫者歌毕念祝词。主人敬聆毕，叩首，兴①。司香妇敬请如来、观音二神位出，户牖西设龛②，南向以供奉之③。司俎者呼“进牲”，牲人、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词毕，以酒浇牲耳，牲耳踽④，司俎者高声曰：“神以领牲。”主人叩谢。司俎者挥疮人进，刲牲耳俎⑤，烹毕及熟荐，选牲内之最精者以为醢⑥，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谒，巫人致辞。主人叩毕，巫以系马吉帛进，巫者祝如仪。主人跪领吉帛付司牧者，叩，兴，始聚宗人分食胙肉焉⑦。禁令肉不许出户庭中，讳言死丧事。宾至，主人迎送不出庭门，以示敬焉。墓时供七仙女、长白山神及远祖、始祖，位西南向。以神幕隐蔽窗牖，以志幽冥之意。其祝词，舞刀，进牲祝词如朝仪，唯伐铜鼓作渊渊声，祝词声调各异焉。次早设位于庭院神竿前，位北

---

① 兴：起身。

② 牖（yǒu）：窗。龛（kān）：供奉佛象、神位的小阁子。

③ 南向：朝南方。

④ 踽（yǔ）：张耳似有所闻。

⑤ 刲（kuí）：割。

⑥ 醢（hǎi）：肉酱。

⑦ 胙（zuò）：供祭祀用的肉。

向，主人吉服如仪。用男巫致词毕，以米洒扬，趋退，主人叩拜。其牲肉皆封为俎醢，和稻米以进，名曰祭天还愿焉。再明日，于神位祈福，供以饼饵，以五色缕供神前。祝辞毕，以缕系主人胸前，以为受福。凡三日祭乃毕。其长白满洲旧族近兴京域者，其祀典礼仪皆同，但不于明堂报享焉。唯舒穆禄氏供昊天上帝、如来、菩萨诸象，又供貂神于神位侧。纳兰氏则供羊、鸡、鱼、鸭诸品①，其巫用铜铃系腰以跳舞之，以铃坠为宜男之兆焉。有蒙古跳神，用羊、酒，辉和跳神以一人介胄持弓矢坐墙堵上以为仪，盖其先世有劫祀者，故预使人防之，因相沿用，以为制云。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 9

跳神肉与听戏王大臣

定制，大内于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神于坤宁宫，钦派内外藩王、贝勒、辅臣、六部正卿吃祭神肉。上面北坐，诸臣各蟒袍补服入，西向神幄行一叩首礼毕，复向上行一叩首礼，合班席坐，以南为上，盖视御座为尊也。司俎官拜牢入②，各实银盘③，膳部大臣捧御用俎盘跪进，以髀体为贵。司俎官以臂肩臑骼各盘设诸臣座前，上自用御刀害析，诸臣皆自脔割④，遵国俗也。食毕赐茶，各行一叩首礼。上还宫，诸

① 纳兰：满族姓，又作“纳喇”、“那拉”。

② 司俎官：主持祭礼的官。牢：祭礼用的牲肉。

③ 实：装满。

④ 脔（luán）：将肉切成小块。

臣以次退出。是晚，各赐糕餈酏醑①，各携归邸。至上元日及万寿节②，皆召诸臣于同东园听戏，分翼入座，特赐盘餐肴馔。于礼毕日，各赐锦绮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宠眷焉。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清初北京口技

都下有为象声之戏者③。其人以尺木来。隔屏听之，一音乍发，众响渐臻④。或为开市，则廛主启门⑤，估人评物，街巷谈议，牙侩喧呶⑥，至墟散而息。或为行围，则弓鸣马嘶，鸟啼兽啸，至猎罢而止。自一声两声以及百千声，喧豗杂沓⑦，四座神摇。忽闻尺木拍案，空堂寂如。撤屏视之，一人一口而已。

吴南村先生尝言古法之不传于今日者有三，"啸"，其一也。象声之戏，盖得啸之遗意而极于变者。今其人已没，而法亦不传。

清钮琇《觚賸》卷3

粤人好歌

粤人好歌，谓之粤讴。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

---

① 餈（zī）：用于祭祀的谷类。酏（yí）醑：酒类。

② 上元日：农历正月十五日。万寿节：旧称皇帝生日。

③ 象声：口技。

④ 臻（zhēn）：至，到达。

⑤ 廛（chán）：集市上的店铺主。

⑥ 牙侩（kuài）：集市上的买卖双方的介绍人。喧呶（náo）：喧闹。呶，喧闹声。

⑦ 豗（huī）：喧嚷声，杂沓（tà）：杂乱。

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迴自复，不欲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为善之大端也。故尝有歌试以第高下①，高者受上赏，号歌伯。其娶妇而亲迎者，婿必多求数人，与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给者②，使为伴郎。女家索拦门诗歌，婿辄握笔为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总以信口而成、才表华美者为贵。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阁。此即唐人催妆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③，亲友与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罢，则亲戚之尊贵者，自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复唱歌。自后连夕，亲友来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

讴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事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竟日始毕，可劝可戒，令人闻而感泣。

其短调蹋歌者④，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树石榴全著雨，谁怜粒粒泪珠红。"曰："灯心

---

① 第：品评。

② 敏给：同"敏捷"。

③ 醮（jiào）：古代嘉礼中一种简单仪节，用于冠礼和婚礼。

④ 蹋歌：同"踏歌"。古代群众一种歌舞形式。人们多于节日集会时在郊外、街头，成群结队，手拉手，以脚踏地，边歌边舞。

点著两头火，为娘操尽几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那见风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晴只在暗中丝。”又曰：“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又曰：“妹相思，蜘蛛结网恨无丝。花不年年在树上，娘不年年作女儿。”《竹叶歌》曰：“竹叶落，竹叶飞，无望翻头再上枝。担伞出门人叫嫂，无望翻头做女时。”《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横髻，只为贪花不上头。十月大禾未入米，问娘花浪几时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车，女子率自持一伞以自蔽。既嫁，人率称之为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复为处子也。梳横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犹不肯在花棚上也。稻十月熟者名大禾，岁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过时而无实也。此刺淫女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担凳井头共姐坐，分明大姐坐头边。”言女嫁失时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骑马至林池，斩竿筋竹识筲箕①。稍箕载绿豆，绿豆喂相思。相思有翼飞开去，只剩空笼挂树枝。”刺负恩也。有曰：“一更鸡啼鸡拍翼，二更鸡啼鸡拍胸，三更鸡啼郎去广，鸡冠染得泪花红。”有曰：“岁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稿烧火长长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时则剧到如今。头发条条梳到尾，鸳鸯怎得不相寻？”有曰：“大头竹笥作三桠，敢好后生无置家。敢好早禾无入米，敢好攀枝无晾花。”敢好者，言

① 筲(shāo)箕：今称淘米器。筲，古代盛饭的竹器，容一斗二升，一说容五升。

如此好也。其蛋家女，荡髻如吴下唱杨花者，曰绾髻。有谣曰："清河绾髻春意闹，三十不嫁随意乐。汉行水宿寄此生，摇橹唱歌桨过滘。"① 桨者，摇船也，亦双关之意。滘者，觉也。若此者不可枚举，皆以比兴为工，辞纤艳而情深，颇有风人之遗，而《采菜歌》尤善。

粤俗岁之正月，饰儿童为彩女，每队十二人，人持花篮。篮中然一宝灯，罩以绛纱。以緪为大圈②，缘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发芽，姊妹双双去采茶。大姊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央绣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叶黄，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来茶已老，采得茶来秧又黄。"是三章，是几于雅矣。

东莞岁朝贸食妪所唱歌头曲尾者③，曰汤水歌。寻常瞽男女所唱，多用某记，其辞至数千言，有雅有俗，有贞有淫，随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箫子为节④。儿童所唱以嬉者，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为诗余音调，辞虽细碎，亦绝多妍丽之句。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出于唇舌间，不清而浊，当为羽音。歌则清婉浏亮，纡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而风俗好歌，儿女子天机所触，虽未尝目接诗书，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韵。说者谓粤歌始自榜人之女⑤，其原辞不可解，以《楚

---

① 滘（jiào）：方言字，指水相通处。

② 緪（gèng）：连贯两头的绳子。

③ 岁朝：夏历正月初一。

④ 箫子：一种乐器。

⑤ 榜人：摇船的人。

辞》译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不知”，则绝类《离骚》也。粤固楚之南裔，岂屈、宋流风，多洽于妇女子欤？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调。潮音似闽，多有声而无字，或一字演为二三字。其歌轻婉，闽、广相半，中有无其字而独用声口相授。曹好之以为新调者，亦曰峑歌①。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竟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南雄之俗，岁正月，妇女设茶酒于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槌之，作书问事吉凶，又画花样，谓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时，神即来矣，谓之踏月歌。长乐妇女，中秋夕拜月，曰椓月姑，其歌曰月歌。蛋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黎人会集，则使歌郎开场，每唱一句，以两指下上击鼓，听者齐鸣小锣和之。其鼓如两节竹，而腰小，涂五色漆，描金作杂花，以带悬系肩上。歌郎毕唱，歌姬乃徐五色漆，指金作杂花，以带悬系肩上。歌郎毕唱，歌姬乃徐徐唱，击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乐神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

一钱致富

钱塘金镕，贫乏无以为家，其父使入米市习贾。一夕收帐回，适过饭店，见主人手拉流丐不放，相持良久，排解无人。金诘其故，据云会钞适少一文钱，实因囊底已空，非故意负

---

① 峑歌：即畲歌。

欠也。金曰："是区区者何必计较耶。"即囊中取出一针代偿，始免争攘。丐深感其情，尾金至僻处，问其姓氏里居。吐实以告，乃拱手谢曰："咱系河南人，家有万金，因被数千饥民日坐家中索食，势不能尽济，因以仓廪空虚相告，渠遂为咱家所给①，然不容咱一门坐食，迫而致流转江湖，勉作吴市吹萧之客②，所碍迹者，长女同行。咱不妨效蒙袂辑履者流，其如女儿之弓鞋软步，踯躅不前何？更难者，每宿古庙庑下，咱夫妇二人，夹卫一女同睡，束缚情形，诸多不便。比晨钟唤醒，向晓提筠篮而迎残月，临风拍檀板而唱阳春。甚至青衿子弟，目送蛾眉，竟如蜂蝶恋香，往来逐队。街谈议，喧传红袖作歌舞人也。咱何忍以豆蔻含苞之处子，倩他学飞絮狂态耶？今者携筇时杖头适罄③，蒙君代还孔方兄④，不啻将伯助予。咱虽非淮阴少年，然一钱之惠，其敢忘乎！想囊探青蚨之时⑤，正星照红鸾之候也⑥。愿以小女为君箕帚妇。"金曰："邂逅相逢，未必无缘，虽蒙宠识，容俟归告严君，再当报命。"日晡抵家，将解囊订姻事为双亲直陈颠末。迨夕阳西下，忽闻剥啄声不绝，启户视之，即是流民夫妇拥一女至，年十八九，丰姿雅淡，娇态难描。第云："咱夫妻日事奔走，正如流水行云，萍踪无定，倘以小女结秦晋之

———

① 渠：他；给：欺哄。

② 吴市吹萧之客：春秋时，伍子胥曾于吴市吹萧乞食，后世遂以此代指行乞。

③ 杖头：杖头钱，即饮酒之钱。

④ 孔方兄：俗称钱为孔方兄。

⑤ 青蚨：钱。

⑥ 红鸾：星相家言，主喜事之星。

婚，始愿遂矣！”言毕即去。

女来逾月，谓金夫云：“瞬息三旬，奴察君家作为，真忠厚门第，今而后始安心为妇矣。虽异乡不啻同堂，但劝君弗依人为活，须自谋生涯，方是上策。夫云：“奈无锱铢何？”女即褪藕覆，解凤头鞋鸦头襪，出示缠臂金一只，并探抹胸带结上真珠一串，曰：“以此易银，贷殖有资矣。”夫自得资斧后，贸易数年，竟大富，于是挈眷往河南谒岳。见雕墙峻宇，华丽非凡。外父母欣然延入，一望丰采，脱尽凡雪穷途之概矣。时以唱戏设筵相款，盘桓匝月辞归。

盖金镕之富，总由得金珠所致。如此阿娇，虽量明珠以换，铸金屋以藏，可也。回思一钱之惠，虽其细已甚，然刘宠选一钱而著清廉，阮孚留一钱而免羞涩，隋主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郝子投一钱于井而饮水。即说部如谐铎，亦有因一钱而落职者。是金郎之以一钱发轫也，挥尘清谭，不觉齿颊流芳矣。

挥尘黄金不计年，何曾博得美人怜。那知绝代如花貌，史换看囊一个钱。

清许秋垞《闻见异辞》

吉林穷棒子说

人，何以棒子称？吉林产参，土人称参为棒槌，称刨夫为棒子。又高丽称穷贱者为棒子。棒子而穷，故称之云尔。

参，珍药也。佳者数百换①，至下以数十换。每岁须蚀夫数万人，以故直隶、河南、山东、山西，以至大江南北无业丁夫，多袱被至此邦，供刨参

① 数百：指数百两白银。

之役，至死不返。有徒手起家数十万者；有终身温饱，积余赀①，作经纪者；有仅足供一身衣食，年复一年，自壮而老者；其最下，则死于虎狼者有之，死于岚瘴者有之②，死于道路者又有之。其幸而不死于虎狼、岚瘴、道路，则流为饿饿莩③。此穷棒子之所以多也。

吉林每岁穷棒子几乃千余人。严冬酷寒，无衣无食，死亡不计其数。官为抬送城外，汇集空地，至春后开一穴掩埋之，岁常五六百人。余甚悯之，奈只身远窜，旅况萧然，既无以安置之，又无资以衣食之。直视其死不救，何以为情？因思此等饿莩，固死于饿，亦死于冻，使得夜有暖屋枉身，日间行乞糊口，似尚可活其什一。爰与当事将军、都统、同知筹议，各出资百五十千④，共六百千。租小店六七处，俱烘热炕，令穷人栖止。午间天暖，则赴街市行乞。又有官设粥厂。是岁，死者仅百十人，全活者六七百人。次年，则将军转饬同知⑤，晓谕各铺商摊捐，得钱七百余千，亦照比例行。是年天气大暖，米粮丰稔⑥，死者益寥寥矣。

余此举也，非有释氏阴德冥福之见者存⑦，亦不敢有儒氏民胞物与之见者存，不过见孺了将入井则垂涕救之，发于情之不获已云尔。

清铁保载《虞初支志》卷2

---

① 赀（zī）：资。

② 岚瘴：山中瘟疫。

③ 饿莩（piǎo）：饿死的人。

④ 千：一千即一贯钱，古以一千铜钱串在一起称为一贯。

⑤ 饬（chì）：令。

⑥ 丰稔（rěn）：丰收。

⑦ 释氏：指佛教。

十二属

十二辰各有所属，其说始于《论衡》，《物势篇》言其十一，所缺唯龙，而《言毒篇》有“辰为龙”、“巳为蛇”二语，合之今说，已无参差，而统谓之曰禽。

《北史》宇文护母贻护书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梁沈炯有《十二属诗》，属之称当在此时。《法苑珠林》引《大集经》，言其所由来曰：“阎浮提外①，四方海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护持，得益，故汉地十二辰依此行也。”所说十二兽，无虎而有师子②，盖彼方名虎曰师子耳。其所以分配之义，则《赐谷漫录》言之颇详。据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阳，故取相属之奇数以为名，牛、羊、鸡、猪皆四爪，兔两爪，蛇两舌也。朱子尝论《易》，乾马坤牛，震龙巽鸡，歇豕离雉，艮狗兑羊③，此取象自有来历，非假譬之，十二属颇与八卦取象相类，得云无来历乎？翟晴江曰，观苍颉造字，亥与腩共一笔小殊，而巳字直象蛇形，则其来历敻矣④。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7

养瘦马

金陵匪徒每于四方贩卖幼女，选俊秀者，调理其肌肤，修

---

① 阎浮提：佛家语，梵语音译，佛典说须弥山四方鹹海中，有四大洲，此为四洲之一，即献瞻部洲。

② 师子，即狮子。

③ 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名。

④ 敻（xiòng）：久远。

饰其衣履，延师教之，凡书画、管弦之类，无一不能。及瓜①，则以重价售之巨室以为妾，或竟入妓院，曰养瘦马。故遇有贫家好子女，则百计诱之，辄有受其诳而悔莫及者。

当陈芝楣制军銮督两江时，有滇人徐邻哉为上元令，因案罣误②，亏帑项③，忧郁以卒。亲友奴仆皆星散，帷遗孺人④、弱女，惸惸流寓⑤，为居停所逐，乃求佣于人，作女工，有人引入瘦马家，不知也。其家以老妪主政，婢仆数十人，咸尊之曰老太太。教师十余人。诸女日皆有所业，称妪为母，为祖母，为姥姥者，莫不娇容丽质，举止安娴。其家法，则三尺之童，非奉呼唤不入中门，规矩井然，宛若大家。所雇徐孺人，教诸女刺绣耳。妪见其所携之女，年十三四，秀外慧中，甚爱之，易女以时服，令偕诸女入塾读书。暇时，调琴作画，以及吹弹歌舞之事，女与女伴逞能竞敏，亦精绝无伦。

方孺人初至日，问妪门第，则以丈夫、子皆外出服官，仅留诸女在家作伴为答，孺人信之，荏苒三年，女及笄，嘱妪为之择婿，欣然从之。未几，报某公子欲相女，先命诸女次第出，皆不中选，遂华装徐女欲出，孺人止之曰："此非大家所为。"妪曰："金陵风俗皆如是，不能违也。"不得已而去。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

① 及瓜：到长大成人时。
② 罣（guà）误：牵连。
③ 帑（tǎng）：国库所藏库金。
④ 孺人：指妻子。
⑤ 惸（qióng）惸：忧思的样子。

善扑营

定制，选八旗勇士之精练者，为角牴之戏①，名善扑营，凡大燕享皆呈其伎。或与外藩部角牴者争较优劣，胜者赐茶缯以旌之②。纯皇最喜其伎，其中最著名者为大五格、海秀，皆上所能呼名氏。有自士卒拔至大员者，盖以其勇挚有素也。和相当轴时，令巡捕营将士亦选是伎。其后文远皋宁任金吾时，以其贱卒不宜近上前，因奏罢之，人称其识大体云。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科场舞弊

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大狱，伏法者正考官大学士柏葰，同考浦安，士子平齿等，又场外传递之程某；而遣戍革职者不知凡几。原参御史孟传金③，初固不料如是之严惩也。盖自道光以来，凡士子来京应试，遇同乡京官之考差者，必向之索关节，谓之条子。不必一定为利，亦有为收门生计者，亦有博延揽人才名者。若不向之索条子，则其人必见怪，以为此士瞧不起我，因而存芥蒂者有之④。故热中之士，亦乐得乞条子也。此风已久，昌言无忌⑤，恬不为怪。及戊午事起，而此风遂绝。事后执政诸大老，皆觉杀人太多，追咎孟御史多事，遂摭他事发回原衙门⑥，自是

---

① 角牴（dǐ）：相互角力的一种技艺。

② 旌：表扬。

③ 参：弹劾。

④ 芥蒂：梗塞的东西，比喻心里的嫌隙或不快。

⑤ 昌言：直言无隐。

⑥ 摭（zhí）：拾取。

科场严肃者十年。已未会试①，奉特旨加倍严搜，片纸只字皆不敢挟入。光稷甫侍御即此科中式者，为予言。至同治改元，慈禧秉政，博宽大之名，凡派搜检之王大臣请训时，必谕曰："勤慎当差，莫要多事。"即隐示以勿搜也。而士子之怀挟，直可设一绝大书肆矣。至同治午科，江宁有刘汝霖者，时文高手也，为人代作而中。嗣是每科富贵子弟皆刘之生计矣。刘成进士始已。继起者为陈光宇，为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周后亦分民河南知府。继陈周而起者无数矣，直至停科举之日止。盖江南一闱②，行贿于考官者，尚无其人；唯代作者，实繁有徒。北闱自光绪改元后，此风亦盛，初犹乡试为之③，继乃会试亦公然为之。戊戌会试，有宝应刘某者，以一人而中三进士，且得一会元④。执政知之，廷试时会元与刘皆抑至三甲，会元用中书，刘用主事。二人书法皆佳，皆可得翰林者也。当道不敢兴大狱，聊示薄惩而已。至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下

---

① 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的考试，各省的举人皆可应考。

② 闱：试院。

③ 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考试。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考。考中的称为举人。

④ 会元：举人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考中第一名的称会元。

考职之大狱

凡旅京应试士子，工于楷法者，每逢誊录供事等试，必为人代考，或十金，或百金，视其人之名望分贱贵。寒士恃此为旅费，以免借贷，此风由来久矣。在上者亦明知之，但不能说破耳，。

每逢新皇登极，例须考职一次，第一者，注册四十五日即开选，故宦举浓者，必觅高手代考，俾可速选也。光绪纪元考职，延至癸未始举行。是年有浙江萧山县举人马星联，楷书极佳，名震一时，所试无不前三名者。有人托其代考，马曰："若肯费八百金者，包取第一。"其人允之。榜发果第一，得州同即选。马于是趾高气扬，大会宾客于聚宝堂，设盛筵数十席，置将品无数，征雏伶而定花榜焉。是日所费千金，除所得外，尚揭债二百金也。当兴高彩烈时，谓同辈曰："诸公仅能包取耳，若我则包第一，即不爽，诸公视我远矣。"言罢举觞大笑。马设席遍聚宝堂之正居三进，其偏院不与焉。有御史丁振铎者，在偏院请客，适逢此会，亦窃窥之，闻马语，询于人，用知其财之所由来。次日遂专摺奏参，奉旨革拿，马已闻风逃矣。盖此等考试，皆习焉不察，以为无伤大雅。逮一揭参，即照科场舞弊罪也。于是出结之京官，考取之人，皆革职遗戍。马星夜返萧山，其居与典史署紧邻。典史某于黄昏时闻马与母妻语，亟白于令，请速捕钦犯。令曰："尔侦之确耶？"典史曰："确闻其声也。"令曰："尔姑在此晚饭，饭毕掩捕，不虑其逃也。"随命一民腹以百元赠马，命速逃东洋，盖马为令县所考取案首，得意门

生也。晚饭罢，令乃传捕役兵壮等偕典史至马家，已夜半矣。围其宅而搜之，无有也，乃大怪典史妄言而罢。

马故贫士，幼失怙，母守节抚孤，得以成立。年十九中乡举，娶妇。至逃亡时，仅二十一，举业甚工，尤精摺卷，可望鼎甲者也。人莫不惜之。先是壬午之冬，有学正学录之试，陈冕时尚未中进士，为人代考第一，获三百金，以二百金葬其蒙师，以百金助其友毕姻，同辈皆重之。岂若马以之定花榜哉！宜乎其获遣也，陈于癸未大魁天下。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军机纳贿

清制，京官之权重于外吏，而军机大臣以近水楼台，权势尤薰灼。外省督抚司道，年终例馈炭敬①，以京官职分之大小，分炭敬之厚薄焉。

光绪朝有某军机者，耄而贪②，暮夜苞苴③，多多益善。千万黄标④，百万紫标，累累不动尊⑤，大半皆外省所馈之炭敬也。一日退值后，入密室中，检点黄白物，充盈箱箧，顾而乐之。然细查之下，竟少去数封，为数约千两，心甚诧怪，以为能入此密室者，惟一最诚笃最亲信之老仆，此外虽亲子弟，非奉呼唤不得入，忽失去此多金，殊不可解。若为一一根究，又虑风声外泄，不免有玷声名，

---

① 炭敬：旧时外官对京官冬季馈送的银两，称为炭敬。

② 耄（mào）：年老。

③ 苞苴（jū）：馈赠的礼物。此作动词用。

④ 黄标：用黄榜标识。

⑤ 尊：酒器。

只得忍气吞声，暂缓发觉；然扪心隐痛，固刻刻难忘也。逾数月，午睡初醒，群仆咸在室外，惟此最诚笃最亲信之老仆肃侍左右，因呼令取茗饮解渴。老仆躬身奉茗具进，讵趋走之际①，忽有一物坠于地，视之，则锁钥也。急取而试藏金之箧，牝牡若符合②，不觉勃然大怒，信手取案头翡翠鼻烟壶怒拍之，应手碎若齑粉③。老仆并不露惊慌态，但曰："此烟壶记得去年某大人从两江任上所孝敬，据闻价值二千余金，老奴殊代为惋惜。"军机益怒不可遏，拟呼他仆缚送有司署惩办。老仆急摇手止之，谓："主人且无怒。此项锁匙，却是老怒所配。但主人的银子，从何处得来，须瞒不过老奴。老奴伺候多年，偶然取用些些，也无甚稀罕。主人如必欲送老奴到审判厅，老奴须一一实供，不能为主人隐讳。再自三思，勿卤莽贻悔！"军机知一经宣布，关碍甚多，乃强自按捺，叱令速退。老仆微笑，拱手称谢，扬长出门自去。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 上海书店1981年版

巡抚裁缝并坐见客

雍正时，陕西巡抚西琳每接见僚属，有二裁缝并坐，不但司道恭揖，三裁缝稳坐不少动，即府厅州县下长跽白事④，裁缝亦坐如故。凡地方机密要事，一一听闻。外间招摇，到处通贿，大小官员莫不骇愕，然无如之何也。其不肖者，且与

---

① 讵（jù）：岂料。

② 牝（pìn）：锁孔。牡：钥匙。

③ 齑（jī）粉：细粉。

④ 长跽：直身而跪，以示庄重。

之莫逆，通关节，委差买缺，应如响焉。陕西粮道杜滨奏稿，载此事甚详。

侯官古灵后人蘁斋《清外史》

吏部索贿

文襄王福康安平西藏还，以奏销属部吏，吏索万金，福怒曰："汝敢索我赌耶？"吏曰："非敢索赌，为中堂计耳。中堂大功告成，圣衷悦豫，奏章速上，立邀谕旨。部书才十数人，帐牍云䢵①，非二年不办，彼时交部核议，则事未可知矣，诚不如速上。欲速上，必多佣写人，多佣写人，需款必甚巨，职是之故，惟中堂图之。"福立予万金，越旬日②，奏闻依议。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胥役贪索

榷税之关③，以京师崇文门胥役为最侈且暴。言官屡劾④，谕旨屡诫，而积习如故也。商贾行旅，固莫敢或抗矣。凡外官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观觐，亦从无与较者。乾隆时，吴江陆朗夫中丞耀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陆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

崇文门胥役之于过客，遇有食物，群攫食之。道光时，有何某者，嗜鼻烟，每行，必携精美古壶十数具，皆贮佳品。一

① 䢵（rǒng）：不肖。
② 旬日：十天。
③ 榷（què）税：收税。
④ 劾（hé）：揭发罪状。

日入城，尽为胥所攫，何大愤，因告其友周某。周曰："此易耳。当为君报之。"因研疥痂入鼻烟，贮八九壶，伪为过客，入崇文门。役得烟壶，甚喜，复攫之。越十余日，周复入城，见役皆疥，大笑。胥诘之，周从容语前事，情皆怒，周曰："疥已入脏，急忏犹可治，不然，烂死矣。"众惧，跪乞其方，誓以后不再索难。周因与药，并属急须忏罪。越数日，疥者皆瘥①，自是诘客稍宽矣。

左文襄以大拜入觐，入都，进崇文门，行李甚伙。门者留难，索巨财，始放人。时崇文门监督为某邸，翌晨，文襄入觐，至朝房，见某邸来，将诘之。某邸遽向文襄拱手曰："公昨入城，何必赏若辈以多金！"再三称谢。文襄不及措词，唯唯而已。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皖抚司阍索门包

某为皖臬时②，以新莅任，谒中丞，至官厅，阍人索门包费③，问需若干，答言一百。某因命仆至怀宁县令处，借银一百圆。怀宁县亲送银至官厅，某谢之曰："此小事耳，何劳亲至！"因与阍人。阍人曰："一百者，非一百圆之谓，乃一百两之谓也。"某因以还怀宁令，曰："请更借银一百两，慎勿亲来，令仆携来可矣。"怀宁令还，如命，令仆人送银一百两至，复与阍人。阍人曰："尚有小门包之例。"某曰："当需若干？"答曰："十分之一。"因大声斥之，责其需索无已。旁有阍人为之

---

① 瘥（chài）：病愈。
② 臬（niè）：指按察使。
③ 阍（hūn）人：守门人。

转园曰："请大人勿怒，此人亲至不解事，手版已投矣。"少顷，中丞传见，送茶就坐，某即作色而言曰："大人门包，请明定章程，并须体恤属员而后可。本司旅费艰窘，更无余资能充门包。乃阍人初索一百，乃向怀宁县借银一百圆，至则又索一百两，及复借一百两至，则又索小门包，似此种种刁难，将何以堪！本司自请晨至是，已十余小时，上下方砖，实已数百次矣。待本司如此，则其需索于府州县佐贰者，必更十倍于此可想见也。若不明定章程，恐大人声名为若辈所坏矣。"中丞谢过曰："请无怒，当惩之。"明日答谒，并袖还其门过一百两。故事，上宪答谒属员，必挡驾不敢当。至是，某竟请见，受其还银，中丞大惭。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阍人受门包

门包之陋规，与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相始终①，而实肇于吴三桂之出关乞师，欲求见摄政王多尔衮而不可得，乃以重资赂其左右，始杨洪胜等谋变，为武昌府某所诇知②，谒鄂督瑞莘儒制军澂，将密告之。时值深夜，阍人索特别门包③，某谓此何时，此何事，尚可循曩例乎④？阍人不得已，始通报。事为瑞所闻，大斥之。及杨等破获，阍人犹向索赏犒。或谓本朝之得国以门包，其失国亦以门包，可谓奇矣。

乾隆时，曾有谕旨禁革门包陋规。辛丑又谕云："各省督抚，何得任听家人向属员恣索

---

① 国祚（zuò）：国统。
② 诇（xiòng）：侦察，刺探。
③ 阍（hūn）人：守门人。
④ 曩（nǎng）：从前。

门包?且督抚原系封锁衙门,一应亲族奴仆,俱例禁出入,是以设有中军及巡捕等官及供稽察传禀。今伊等仍令家人传事,以致积收门包,盈千累万,所谓封锁者安在?若不明禁革,流弊恐无底止。即奏事处,向有收受督抚随封银两,此系旧时规例,相沿至今。但各督抚俱为朕所管教,若不一体裁减,伊等转有所藉口,嗣后奏事处随封银两,俱照向例裁减一半,即向得双分者,亦只许得半分。督抚至道府,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

凡致送门包于阍人,其缄封之红签,辄书"门敬"二字,或曰:"门礼"。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慈禧侈纵

光绪初,恭王奕䜣当国,事无大小,皆谨守绳尺①,无敢偭越②。其时三海虽近在宫禁,自庚申后,不免小有残破,亦未尝兴修。每当慈安、慈禧率帝后等幸海时,恭王必从。慈禧辄以言探之曰:"此处该修了。"恭王正色厉声而言曰:"喳。"绝无下文,慈禧亦不敢再言。慈安则曰:"空乏无钱奈何?"及慈安不得其死,遂内外交相媒孽③,逐恭王出军机,以礼王继任。于是迎合慈禧,先修三海,包金鳌、玉栋于海中。时阎敬铭为户中尚书,阎举库中闲款

① 绳尺:法度。

② 偭越:超规越矩,即违背正常的法则。

③ 媒孽:构陷诬害,酿成其罪。孽,通"糵"。

无多寡皆册报。旧例：凡年终户部册报，仅各项正款。他如历年查抄之款、罚款、变价之款，皆不呈报。一以恐正款有亏，以此弥缝，二堂上及库官，亦于此有小沾润。阎掌户部，此等杂款，多报出七百余万。慈禧大喜，遂有兴复圆明园之意。又有人奏言修圆园须三千余万，不如万寿山，地大而风景胜圆明，估计千万足矣，乃定议修颐和园。设海军衙门，以每年提出之海军经费二百万两，为修园费。又开海军报效捐，实银七千两，作为一万，以知县即选，又得数百万，亦归入修园费。不三年，园成，慈禧率帝后宫眷等居之。自移园后，每日园用万二金也。园中设电灯厂、小铁道、小汽船，每一处皆有总办、帮办、委员等数十人，满员为多数。甲午之败，李文忠常恨恨曰："使海军经费按年如数发给，不过十年，北洋海军船炮甲地球矣，何致大败！此次之败，我不任咎也。"诚然，忆光绪二年，予留京应试时，与友人游三海者二次。三海以南海为最，遍海皆荷花，海中有殿曰"瀛台"，旁有仪鸾殿。予初游时，见仪鸾左偏，有人借地宴会，盘辫解衣，高呼拇战，殿门廊下，即砌行灶为庖厨。予与诸友见之，不禁大笑，此亦禁地中亘古未见者也。瀛台四围皆水，一九曲板桥通之，壁上贴落皆清初三王真迹，又有成亲王寸楷《赤壁赋》一大幅。房闼曲折数十间，颇精雅，即戊戌变政后幽德宗之处也。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慈禧滥赏

清例：内外臣僚，除内廷

贡奉如上、南两书房及内务府外，非官至二品不得赐福字；非年至五十，不得赐寿字。仪征阮文达归乡后，名其居曰“福寿庭”，志遭遇之隆也。乃慈禧不然，慈禧好观剧，嫌南苑伶工无歌喉，南苑戏班，皆太监为之，宜其无嗓音也。遍传外班，如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杨小楼等，先后皆入宫演剧。一日演毕，慈禧召杨携女入见，指案上所陈猪羊及一切馎饦之属①，谓之曰：“皆以赐汝。”杨跪地稽颡②，曰：“奴才不敢领。”问何故，杨曰：“此等物，已蒙赏赉不少，家中无处存放，求老佛爷赏几人字罢。”慈禧曰：“尔欲何字？联耶、扇耶？”杨曰：“求赏福、寿字数幅，即戆恩不尽。”言罢复稽颡不已。慈禧额之，立命以纸墨进，书大福字、大寿字数方以赐之，并前所指案上各物并赐之，且云：“此赏汝小孩可也。”杨乃率女谢恩出。呜呼！一优伶耳，得臣僚所不易得之物，复称家中无处存放，意若藐然，使臣下言此，即以大不敬罪之矣。且率小儿女以觐九重，即至亲至近大臣，亦未易遇此，此等异数，不施之于朝士大夫，而施之于伶人，宜乎身死而国亦随之矣。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满员贪鄙

穆克登布者，字少若，荆州驻防满州旗人，前江宁将军魁玉之第七子。魁玉随征粤寇

---

① 馎饦：面食品，即汤饼。

② 稽颡：双腿下跪，以头触地。

有功，荐至专阃①，死谥果肃，建专祠于镇江，富为荆旗冠。湖北乡试驻防中额二，什之八皆贿得，穆亦之一也。丰姿俊美，长身玉立，见者莫不以为善气迎人，和谒可亲，不知其阴险忌刻也。以久经阅历之欧阳霜，且堕其术中，况其它哉！初以道员至江南，刘忠诚蔑视之。穆遂与布政瑞璋善，瑞贪墨最著②，为穆道地无效③。欧之名，曾文襄震之，刘忠诚亦器之。穆遂以媚瑞者媚欧，果一言重于九鼎。欧任善后事，不一年，调管厘政④。欧家扬州，母年九十余，欧性孝，不欲久亏温凊，乞解厘政而就扬州堤工，堤工远逊厘政也。并举穆可当善后事，忠诚皆许之。未几穆亦管厘政，而欧已丁丙艰回籍矣。穆初以欧荐得露头角，既见欧所造渐不如已，又加以严责其子，恨之，遂寝疏，然犹未肆其倾轧之技也。人有以穆之词气语欧者，辄斥之。及服阕回江南⑤，见穆子所为加劣，复言于穆，迫使严束之。毋为大吏闻，穆于是大恨。同官或有言其子恶者，穆皆以为欧之播扬，然其时欧固未有职司，无所用其排挤也。会有遥传通州张殿撰謇将条陈穆父子恶迹，属言官纠之。穆大惧，遂乞退，忠诚许之。思厘政为欧旧任，仍委欧，穆又以为欧之阴谋。交替日，新旧令尹至不相见，欧亦未之觉也。未几，刚毅来江南，搜刮财赋，欲增厘税。欧为民请命，拂刚意。穆

① 专阃：将帅在外统兵为专阃。

② 贪墨：贪财受贿。

③ 道地：代人疏通。

④ 厘政：管理收取行商货物税之事。

⑤ 服阕：父母死后，服丧三年，期满除服，称服阕。阕，终了。

遂密言岁可增缗钱三十万①，欧阳霖欲见好于民，而不顾国计，非忠也。刚于是罢欧而任穆，而宿憾复矣。及刚去，复以民困苦状白忠诚，则以刚逼之使然，其实万无可增之理。忠诚本恶刚，颇然穆言，而不知穆之密言于刚也。穆之再管厘政也，大肆贪婪，二子尤纵恣，奔走其门者，皆借风月为关说地。谭嗣同时已知府候补，挟贵人书求大胜关厘税，穆严词拒之。有唐光照者，以五千金贿穆子得之。谭一怒入都，致蹈康梁之祸，惨矣！穆且言于忠诚曰："唐某以徐中堂书来，不敢不奉教。"徐中堂，徐郙也。穆在京师，曾执贽门下②，人皆知之，托言于徐，使人不疑也，其狡如此。有禄德者，亦荆州驻防旗人。进士也。家甚寒，以穆故，由部曹改知县来江南。穆委之芒稻河、立法桥两税关，皆江北最优之地。更番六年③，同僚莫不羡之。禄叹曰："我仅清宿逋耳④，若计六年所获，当可余十余万金，皆为邺生，蜀生掷之花间矣。于取于携，犹之外府，我与穆本为亲故，又受其培植，何敢与较？伤哉！我浪得虚名耳。"禄未至仪徵令之前，在江宁为人言者，邺生文达，蜀生文锦，即穆之二子皖人陈静潭孝廉，常以孽畜呼之者也。朱宝森、张景祐，皆昵于孽畜，凡孽畜冶游之地，如镇江，如扬州，如金陵，所费皆二人任之，任情挥霍，一掷千金以为常。此欧阳霖所以自恨无知人之明也。淮关税关者，

---

① 缗钱：用绳穿而成串的钱，即贯钱。

② 执贽：古代礼制，宾主相见时要赠送礼物。

③ 更番：轮班调换。

④ 宿逋：积久的赋税。

特简内务府司员为监督；已二百余年矣。新政行，为外人所诟病①，廷议改江督委员监收，比武昌芜湖例。部议以淮扬道淮安府按年轮直，穆夤缘总督②，请加派一员专司之。盖言道府皆有专责，恐不能兼顾，反滋流弊。奉俞允，即以穆当其任。于是者四年，皆相传蕤之十万金也。乃起巨第于金陵，购物产土田沿江繁盛之区，其它银行盐运皆有巨资，为江南监司中首富矣。权徐州兵备年余，丰砀之鸦片，亦存储数千金。革命军起，金陵光复，穆所存鸦片掷道旁无数也。岁丁酉，文锦以捉刀捷京兆③，纳知府发浙江，不二年，为言官劾罢，永不叙用。至宣统二年，文锦又复职请觐矣。朝廷黜陟无权，亲贵苞苴有价④，可叹哉！穆初司厘政时，有韩某者，庸安人也。管镖指事，上书言岁比不登，税不足额。蒙允移善地，感甚，兹上盈余千金，愿充公用云云，穆批答嘉许之。未几，又上言千金想蒙查收，久不见调，不知何故云云，皆印文，非私函也。第二次书至，时正欧阳霖再受任之日，霖一见大诧之，观前书，更怒曰："安有苞苴横行，居然形诸公牍者！安有正税不足，而有盈余者？"遂揭参革职。穆又谓霖揭其短，更恨之。及霖罢，遂与霖绝。辛亥八月，革命军起，穆长兄札拉哈哩在鄂全家被劫，仅以身免。穆家江宁，亦率妻孥遁上海。城破之日，家尽毁，第宅为虚。或云父子皆遁日本，不知所终。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

---

① 诟病：侮辱。

② 夤缘：攀附。

③ 捉刀：代别人作文章。

④ 苞苴：以财物行贿或指行贿的财物。

朝野记》卷下

亲贵诱抢族姑

载澂者，宣宗之孙，恭王奕䜣之子，群呼之为澂贝勒者也。年少纵欲，狂淫无度。一年夏间，率其党游十岔海。海故多荷，沿岸皆有茶座，卖莲藕者亦沿岸布地以售。澂见隔座有一妇甚妖冶，独坐无偶，屡目澂，一若似曾相识而欲语者。澂见之，命其党购莲蓬一束赠之，且谓之曰："此大爷所赠，欲与尔相会可乎?"妇曰：吾家人杂，颇不便，请大爷择一地可耳。"澂闻大喜，遂约至酒楼密室相会，从此为云为雨，已非一日。妇知为载澂，载澂不知妇为谁也。一日载澂谓妇曰："吾两人情好如此，不得常相厮守，奈何?尔能归我否?[①]"妇曰："家有姑有夫，势必不行，无已，惟有劫我于半途可耳。且大爷劫一妇人，谁敢云尔者。"澂大喜，乃置金屋，备器具，仍约妇于十岔海茶座间，率其党一拥而上，劫之去。道路沸扬，以为澂贝勒抢夺良家妇女，不知其有约也。妇家甚贫，翁在日曾为浙江布政使，辛酉，杭城再陷，逃至普陀为僧，而以殉难闻，得恤如例。子即妇夫，阘冗不能自立[②]，虽亦京曹官，然终身无希望者也。逮妇被劫，知为载澂所为，益不敢控告，因忿而癫，终日被发袒胸，徜徉于衢路间，口讲指画，述其苦楚而已。有日，炳半聋与予行西单牌楼间，遇之，指谓予曰：此即载澂所劫妇之夫也。妇为宗室女，沦支派，当为"载澂族姑。奕䜣闻之，囚载澂于高

① 归：嫁。

② 阘冗：庸劣无能。

墙，即此事也。”篾伦绝理，行同禽兽，皇室固当如是乎？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颐和园演戏

颐和园之戏台，穷极奢侈，袍笏甲骨，皆世所未有。所演戏，率为《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神仙鬼怪之属，取其荒幻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诚大观也。戏台广九筵，凡三层，所演妖魅，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突如其来者，甚至二厢楼亦作化人居，而跨驼舞马，则庭中亦满焉。有时鬼神毕集，面具千百，无一相肖。神仙将出，先有十二三岁之道童作队出场，继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者，队各十人，长短一律，绝无参差，举此则其它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饰为寿星六十人，旋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庆贺》一剧，所扮道童，不计其数，至唐玄奘雷音寺取经之日，如来上殿，迦叶、罗汉、辟支、声闻，高下计分九层，列座几千人，而台仍绰有余地也。

光绪某年，颐和园演剧，某伶献《让城都》一戏，孝钦后聆其词句，谓左右曰：“我前年出京时，大有此光景也。”言时不胜欷歔。

内廷或颐和园之演剧，名优均须进内当差，若辈因自称曰供奉。传差一次，赏银二十两，若谭鑫培、罗百岁等，岁且食俸米二十石。惟内廷门禁至严，须有腰牌，乃可出入。又如于午前见太监，必道老爷吉祥，午后则道老爷辛苦，亦惯例也。

供奉诸伶入内时，孝钦后

恒论以暇时即宜读书。某岁七夕，传戏后，孝钦制一迷语，面书四“多”字，底为两时令名，命内监出示诸伶以试之。某伶灵慧，独猜中，乃除夕七夕也。书呈，颇得厚赏。又尝出“三春三月三”五字命诸伶对，某伶对“半夏半年半”，亦赏之。

光绪辛丑，孝钦后自西安回銮，谭鑫培曾传差三日。一日，命演《镇潭州》，小生杨再兴，则李莲英也。又大内乐部，凡大小太监，无不极口规摹谭调。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京师宴会恶习

京师为士夫渊薮①，朝士而外，凡外官谒选及士子就学者，于于鳞萃②，故酬应之繁冗甲天下。嘉、道以前，风气犹简静。征逐之繁，始自光绪初叶。且中进士者，凡于座师、房师及朝殿复试阅卷大臣，例执弟子礼，位尊者或投三四刺始获见，外此乡会同年及同署、同乡皆须投谒，仆仆不得少憩，日以为常。其以请客迟到而谩友者，如祝云帆春熙是也。一日，去帆招梁敬叔恭辰、程情峰矞采、达玉圃麟、李兰卿彦章往其家，陪新简金华太守杨古心兆璜。候至上灯时，古心犹未至，云帆大怒，乃先入座畅饮，且曰：“古心必不来，即来，亦听之。”饮至三鼓，肴核尽矣，而古心忽至。云帆乃侈口肆詈，声色俱厉，仅以一羹一饭了之。古心大惭沮而去。又一日，闻春台邀同程春楼陪一外官午

① 渊薮：此指人物聚集的地方。

② 于于鳞萃：象游鱼一样缓缓地从四面八方群集而至。

膳，至日将晡，尚未至。众不能久待，遂大恣饮啖而散。甫上灯，春台即闭门睡。须臾，外官至，阍人传命曰①："主人明日早直，陪客皆须入城，不及待，他日另请可也。"外官亦大惭沮，噤无一词②。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京师宴会八不堪

光绪季年，黄崖喻志韶太史长霖在京师，厌酬酢之繁，有谢宴会私议一启，略云："供职以来，浮沉人海，历十余年，积八不堪，谨贡下忱，用告同志。一，现处忧患时代，祸有眉睫，宴会近于乐祸，宜谢者一。二，今日财政窘困，民穷无告。近岁百物昂贵，初来京师，四金之馔，已足供客，今则倍之，尚嫌菲薄。小臣一年之俸，何足供寻常数餐之管，久必伤廉，宜谢者二。三，京员旧六部，近添新署，共十一部，而官益多，加以学堂林立，巡警普设，人数倍蓰于旧③，宴会之事，弥积弥繁。若欲处处周到，虽日日谒客，日日设馔，仍有不逮。且京中恶习，已刻速到，至申不齐，午刻速客，至暮不齐。主人竟日衣冠，远客奔驰十里，炎夏严冬，尤以为苦，宜谢三。四，宴客略分数等，如贵人冶游④，巧宦奔竞，达士行乐，可置勿论。若知交祖饯⑤，朋友讲习，谊分当然，似非得已。然近来酒食之局，大都循例应酬，求

---

① 阍（hūn）人：守门人。

② 噤（jìn）：闭口不言，无话可说。

③ 蓰（xǐ）：五倍。

④ 冶游：即野游。冶，通"野"。

⑤ 祖饯：设宴送行。

其益处，难获一二，宜谢者四。”、其余四则，以个人之私，不录。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满人宴会

满人有大宴会，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作势，曰莽式。中一人歌，众皆以“空齐”二字和之，谓之曰空齐，盖以此为寿也。每宴客，客坐南炕，主人先送烟，次献乳茶，曰奶子茶，次注酒于爵，承以盘。客年长者，主辄长跪，以一手进之，客受而饮，不答礼，饮毕乃起。客年稍长，则亦跪而饮，饮毕，客坐，主乃起。客年若少于主，则主立而酌客，客跪而饮，饮毕，起而坐。妇女出酌客，亦然。唯妇女多跪而不起，非一爵可已也。食时，不食他物。饮已，设油布于前，曰划单，即以防秽也。进特牲，以刀割而食之。食已，尽赐客奴。奴叩头，席地坐，对主食，不避。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蒙人宴会带福还家

年班蒙古亲王等八京，值颁赏食物，必携之去，曰带福还家。若无器皿，则以外褂兜之，平金绣蟒，往往为汤汁所沾濡，淋漓尽致，无所惜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藏人宴会

藏人筵宴，男女同坐座，歌声酬答，终日始散，散时男女团聚，携手趺坐而歌，同出门，歌唱于街中而散。富者月二三

次，贫者亦必一次。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绍兴酒与女儿酒

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而亦有横生訾议者①。其于绍兴酒之至佳者，实未曾到口也。世人每笑绍兴有三通行，皆名过其实者。如刑名钱谷之学②，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州人口音实同鴂舌③，亦竟以此通行远迩④，无一人肯习官话而不操土音者。即酒亦不过常酒，而贩运竟遍寰区⑤，且远达于新疆绝域。平心而论，惟口音一层，万无可解，刑钱亦各有师傅。至酒之通行，则实无他酒足以相抗。盖山阴会稽之间，水最宜酒，易地则不能为良。故他府皆有绍兴人如法制酿，而水既不同，味即远逊⑥。即绍兴本地，佳酒亦不易得。惟所贩愈远则愈佳。盖非致佳者亦不能行远。余尝藩甘陇，抚桂林⑦，所得酒皆绝美。闻嘉峪关以外则益佳。若中土近地，则非藏畜数年者，不堪入口。

最佳者名女儿酒。相传富家养女，初弥月⑧，即开酿数坛，直至此女出门，即以此酒陪嫁。则至近亦十许年。其坛

---

① 訾（zǐ）：诋毁。

② 刑名钱谷之学：刑法与税收会计方面的知识。

③ 州人，指当地人。鴂（jué）舌：鴂，伯劳鸟；“鴂舌”是形容言语与普通话相差太大而难懂。

④ 远迩：远近。

⑤ 寰（huán）区：广大的境域。

⑥ 远逊：差得远。

⑦ 藩、抚：镇守、治理地方。甘陇：甘肃地区代称。

⑧ 弥：满。

率以彩绘，名曰“花雕”。近作伪者多，竟有用花坛装凡酒以欺人者。凡辨酒之法，坛以轻为贵。盖酒愈陈则愈缩敛，甚有缩至半坛者。从坛旁以椎敲之，真者其声必清越，伪者其声必不扬。甚有以小锥刺坛，斢出好酒①，而以水灌还之者，视其外依然花雕，而一文不值矣。

凡蓄酒之法，必择平实之地，用木板衬之。若在浮地，屡摇之，则逾月即坏。又忌居湿地，久则酒味易变。凡煮酒之法，必用热水温之。贮酒以银瓶为上，瓷瓶次之，锡瓶为下。凡酒以初温为美，重温则味减。若急切供客，隔火温之，其味虽胜，而其性较热，于口体非宜。至北人多冷呷，据云可得酒之真味，则于脾家愈有碍②。凡此皆嗜饮者所宜知也。

今医家配药用酒，必注明“无灰酒”，佥言惟绍兴酒有灰③，近闻之绍兴人，力辨绍兴酒无灰；其偶有灰者，以酒味将离；用灰制之，非常法也。语似可信。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

---

① 斢（jū）：舀取。
② 脾家：指脾脏。
③ 佥（qiān）：皆。

五、奇 闻 趣 谈

彭祖传奇

彭祖者，姓钱讳铿，帝颛顼之玄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①，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邮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唯以养生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疾闲居，不与政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沉重，终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窈然无为。少周游，时还独行，人莫知其所诣，伺候竟不见也。有车马而不常乘。或教百日，或数十日，不持资粮，还家则衣食与人无异。常闭气内息，从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其体中或瘦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心存其体，面九窍，五脏四肢，至于毛发，皆令俱至。觉其气云行体中，故于鼻口中达十指末，寻即体和。王自往问讯，不告。致遗珍玩，前后数万金，而皆受之，以恤贫贱，无所留。

晋葛洪《神仙传》

周穆王传奇

周穆王名满，房后所生，昭王子也。

昭王南巡不还，穆王乃立，时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岁。

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车辙马迹遍于天下，以仿黄帝焉。乃乘八骏之马，奔戎。使造父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于河宗。导车涉弱水，鱼鳖鼋

---

① 是其彭祖族存在的时间，约800年。

鼍以为梁，遂登于春山①。又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王母谣曰："白云在天，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王答曰："余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又至于雷首、太行，遂入于宗周。

时尹喜既通流沙，草栖于终南之阴。王追其旧迹，招隐士尹辄、杜冲，居于草栖之所，因号楼观，从诣焉②。

祭父自郑圃来谒，谏王以徐偃之乱，王乃返国，宗社复安。

王造昆仑时，饮蜂山石髓，食玉树之实。又登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飞灵冲天之道，而示迹托形者，盖所以示民有终耳。况其饮琬琰之膏，进甜雪之味，素莲黑枣，碧藕白桔，皆神仙之物③，得不延期长生乎？

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宫，相与升云而去。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2引《仙传拾遗》

女坟湖

女坟湖，在吴县西北六里。《越绝书》曰：夫差小女字幼玉，见父无道，轻士重色，其国必危，遂愿与书生韩重为偶，不果，结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铜椁，葬阊门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既高飞，罗当奈何。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怨成疾，没身黄坡。"又赵晔《吴越春秋》云：阖闾有女哀怨王先食蒸鱼，乃自杀。王痛之，厚葬于阊门

---

① 原注：春原作春，据明钞本改。

② 原注：焉字原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

③ 诸物后人均已考证。

外，其女化为白鹤，舞于吴市，千万人随观之。后陷成湖，今号女坟湖。流杯亭在女坟湖西二百步。阖闾三月三日泛舟游赏之处。

唐陆广微《吴地记》

二传吴后世

自《左氏》载石碏事，有“大义灭亲”之语，后世援以为说，杀子孙，害兄弟。如汉章帝废太子庆，魏孝文杀太子恂，唐高宗废太子贤者，不可胜数。《公羊》书鲁隐公、桓公事，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之语，后世援以为说，废长立少，以妾为后妃。如汉哀帝尊傅昭仪为皇太太后，光武废太子强而立东海王阳，唐高宗废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胜数。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2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临敌易将

临敌易将，固兵家之所忌，然事当审其是非，当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龁而胜赵，以王翦易李信而灭楚，魏公子无忌易晋鄙而胜秦，将岂不可易乎？燕以骑劫易乐毅而败，赵以赵括易廉颇而败，以赵葱易李牧而灭，魏使人代信陵君将，亦灭，将岂可易乎？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 10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秦筑长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得谶书①，云：“亡秦者胡也②。”乃

---

① 谶（chèn）：迷信的人所宣扬的将来能应验的预言、预兆。

② 原文脱胡字，今补之。

使蒙恬筑长城以备之。盖秦终于二世帝胡亥也，非为胡人所患。秦所筑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者焉。

宋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

蛇足及其它

退之云，画蛇著足无用处。为蛇画足，见《战国策》与《史记·楚世家》及《陈轸传》。庄子以为脊胁而行，方朔射守宫曰：谓之为蛇又有足，以言蛇无足也。按《本草》“蝮蛇”，陶隐居注云：“蛇皆有足，烧地令热，以酒沃之，置其中，足出。”《酉阳杂俎》云：“蛇以桑柴烧之，则有足出。”余在曲江，老兵捕一蛇烧之，四足垂出，如鸡足状，以此知古人有未穷尽之事。孟子言缘木求鱼，以其不可得也，《本草》“鳗鲡鱼”，陶注云：能缘树食藤花；唐注亦云：有四脚能缘树。《杂俎》：鲵鱼能上树；《庄子》：众雌无雄又奚卵焉？今鸡鸭有无雄而卵者，但不能抱成子尔。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汉高祖之剑

汉世传高祖斩白蛇，剑长七尽；汉高祖自称提三尺剑而取天下。有问余者，余告之曰：汉高为泗上亭长，送徒骊山，所提剑理应三尺耳。后富贵，别得七尺宝剑，舍旧而服之。汉之后世唯闻高祖认所佩剑斩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剑，即斩蛇之剑也。

宋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

东方朔答汉武帝

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

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绝处。”又始知东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亲问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书记之。方朔云：“臣学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国家之盛美，将招儒墨于文教之内，抑绝俗之道于虚诡之迹，臣故隐逸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阙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复欲绝其威仪也。也曾随师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纯阳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间。内游七丘，中旋十洲。践亦县而遨五岳，行陂洋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广陟天光，极于是矣。未若凌虚之于，飞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视百万，北极勾陈而并华盖，南翔太丹而栖大夏，东之通阳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汉所不与。其上无复物，其下无复底。臣所识乃及于是，愧不足以酬广访矣。”

西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

积忧虫

汉武帝幸甘泉长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头、目、口、齿悉具，人莫知也。时东方朔曰：“此古秦岳地也，积忧所致”。上使按图，果秦岳地。朔曰：“夫积忧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

月支国进贡

汉征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狸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乞，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

子，大如狸，其毛黄色。国使将以呈帝，帝见使者抱之以入，其气秃悴，尤怪其所贡之非。问使者曰："此小狗，何谓猛兽？"使者对曰："夫威加于百禽者，不必计其大小。是神麟为巨象之王，凤凰为大鹏之宗，亦不在巨细也。臣国此去三十万里，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中国将有好道之君矣。我国将仰中土而慕道风，薄金玉而厚灵物，故搜奇蕴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乘肥车而济弱水，策骥足以度飞沙。契阔途径，艰苦蹊路，于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夭残之死疾，猛兽却百邪之魍魉。夫此二物者，实济众生之至要，助至化而升平，岂图陛下，乃不知贵乎？是臣国占风之谬也。今日仰鉴天资，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视则贪恣，口多言则犯难，身多动则注贼，心多节则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帝默然不平。

帝及使使者敕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指兽，令发一声。兽舐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雳之响。又作，两目如砰礰之炎光，久乃止。帝登时颠蹶，掩耳振动，不能自止①。侍者及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见兽，皆相聚屈迹如也。

帝恨使者言不逊，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

［迄］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丰。帝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气经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录余香，一旦函检如故，而失神香也。

此香出于聚窟洲人鸟山，

① 原注：能原作然，据明钞本、陈校本改。

山上多树，与枫树相似，而香闻数里。名为返魂树。亦能自作声，如群牛吼，闻闻者心振神骇。伐其木根，于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饴状，令可丸，名为惊精香，或名振灵丸，或名返生香，或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种六名，斯实灵物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

祖洲还魂草

祖洲近在东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万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长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当时活也。服之，令人长生。

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如乌状，含此草覆死人面，当时起坐而自活也。有司闻奏，始皇遣使者赍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此草是东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琼田中，或名为养神芝，其叶似菰，苗丛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于是概然言曰："可采得否？"乃使使者徐福，发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摄楼船等入海寻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后亦得道也。

西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

聚窟洲奇闻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万里，去东岸二十四万里。上多真仙灵官宫第，比门不可胜数，及有狮子、避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鸟之象，因名之为人鸟山。山多大树，与枫木相类，而花、叶香闻数百里，名为返魂树，亦能自作声，

声如群牛吼，闻之者皆心惊神骇。伐其木根心于玉釜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饧状,令可丸之,名曰惊精香,或名之为震灵丸,或名之为反生香，或名之震檀香，或名之人鸟精，或名之为却死香。一种六名。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者在地闻香气乃却活不复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验。

西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

扶　桑

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广狭浩瀚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味香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宫,太真东王父所治处。地多林木，叶皆如桑。又有椹。树长者数千丈，二千余围，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体皆作金光色，飞翔空玄。其树虽大，其叶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岁一生实耳。味绝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状。真仙灵宫变化万端,盖无常形,亦有能分形为百，身十丈者也。

西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

汉财耗于边事

自汉以来，中国财用耗于虏，唯东汉为甚。《段颖传》云："永初诸羌反，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本规三年之费，用五十四亿。后平东羌，费四十四亿。"《袁安封事》云："汉之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亿。"向来议者但怪遗契丹之数多,而不知汉之费尤甚。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4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螟蛉有子

“螟蛉有子①，蜾蠃负之②”，细腰物无雌者③，皆取青虫教祝之④，变成已子。古今以况乞子为螟蛉。《尔雅》“蠮螉”⑤，陶隐居注云：“衔泥于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满中，仍塞口以候其子为粮。”已破变为已子之说矣。《蜀本草注》云：“有人俟其封穴了⑥，坏而看之，果见有卵如粟，在死虫上，则陶注为不疑。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胡孙与马流

北人谚语，曰胡孙为马流。《交广志》，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兆，有遗兵家十余家，不反，居寿冷岸南而对铜柱，悉姓马，自相婚姻。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历年既长，人物与之俱化，语言嘲哳⑦，故取譬云。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5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

① 螟（míng）蛉（líng）：桑虫。

② 蜾（guǒ）蠃（luǒ）：古称蒲卢，俗称土蜂或细腰蜂。

③ 细腰物：即指蜾蠃。

④ 教祝：祝之本义为祈祷。教祝，这里有教养、期待之义。

⑤ 蠮（yē）螉（wēng）：土蜂。《方言》：“其小者谓之蠮螉。”

⑥ 了：完成。

⑦ 嘲哳（zhōuzhā）：象声词，原意指杂乱而细碎的声音；此处借以形容语音发生变化。

汉人稀姓趣录

两《汉书》所载人姓氏，有后世不著见者甚多，漫纪于此，以助氏族书之脱遗。复姓如：公上不害、合傅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单父右军、阳城延、息夫躬、游水发根、吾丘寿王、落下闳、梁丘贺、五鹿充宗、公户满意、堂谿惠、申章昌、浩星赐、阙门庆忌、安国少季、马适建、都尉朝、毋将隆、红阳长仲、乌氏赢、周阳由、胜屠公、毋盐氏、欧侯氏、士孙喜、索卢恢、屠门少、瓜田仪、工师喜、狡马少伯、公乘歙、鲑阳鸿、弓里游、公沙穆、胡母班、周生丰、友通期、公绪恭、公族进阶、水丘岑、叔先雄。单姓如：缯贺、虫达、灵常、赍赫、其石、旅卿、祕彭祖、革朱、缪乐、泠丰、冥都、滇中翁、蒯彻、直不疑、闳孺、使乐成、栝育、制氏、猗顿、义纵、隽不疑、疏广、云敞、枚乘、终军、卤公孺、食子公、讦臂、倗宗、衡胡、乘宏、节卿、炔钦、所忠、假仓、眭孟、莄恽、涂恽、射姓、后仓、姓伟、如氏、苴氏、百政、免公、发福、质氏、浊贤、稽发、芋章、眗氏、佗羽、綉君宾、漕中叔、栩丹、帛敞、迟昭平、汝臣、驹几、称忠、逮普、台崇、沐茂、匽氏、劳丙、抗徐、阙宣、沮隽、卑整、编䜣、亶诵、寻穆、夜龙、弓林、行巡、祋讽、角闳、芳丹、坚镡、锡光、傜伟、重异、力子都、维汜、诗索、繇延、夷长公、防广、镡显、移良、缑玉、蓄乡、渠穆、临孝存、脂习、笮融、茨充、处兴、兴渠、具瑗、谅辅、腾是、卿仲辽、谒焕、矫慎、晃华、洼丹、祢衡。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 2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姓名重复何其多

西汉名人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皆有异世与之同姓名者。《战国策》及《吕氏春秋》，齐有公孙弘，与秦王、孟尝君言者。明帝时，又有幽州从事公孙弘，交通楚王英，见于《虞延传》。高祖时，又有谒者贡禹。梁元帝时，有武昌太守朱买臣、尚书左仆射王褒。后汉安帝时，有太子厨监邴吉。南齐武帝之子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刺史，要直阁将军董蛮与同行，蛮曰："殿下癫如雷①，敢相随耶？"子响曰："君敢出此语，亦复奇癫②。"上闻而不悦，曰："人名'蛮'，复何容得醖籍③。"乃改为"仲舒"。谓曰："今日仲舒，何如昔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胜昔远矣。"然此人后不复见。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 2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妇言所致

杨敞为丞相，霍光使田延年报敞废昌邑王事，敞惊惧，不知所言。其妻谓敞曰：犹豫无决，先事诛矣。"即从之。令狐峘贬吉州，齐暎为江西观察按部。峘轻暎后进，其妻曰："君以白头走小生前，不抹首属戎器迎之。"以为恨，奏其前过，贬衢州别驾。吁！二公俱以妇言是用，而一得一失，有智愚存焉。

---

① 癫：狂傲，发狂。

② 奇癫：罕见的狂傲。

③ 醖（yùn）籍：宽容含蓄。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卷 1

单于朝汉

汉宣帝黄龙元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又来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时，单于愿朝，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压人。自黄龙、竟宁时，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既不许矣，俄以扬雄之言，复许之。然元寿二年正月，单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 2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顾翔事母

会稽人顾翔，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饭①，常帅子女躬自采撷。还家，导水凿川，自种供养，每有赢储。家亦近太湖，湖中后自生雕胡，无复余草，虫鸟不敢至焉，遂得以为养。郡县表其闾舍。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 5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刘道强弹琴

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鹄寡凫》之弄。听者皆悲，不能自摄②。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 5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郭舍人投壶

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③，

---

① 雕胡：即菰米，可食。

② 自摄：自禁。

③ 投壶：古人宴会时的游戏。设特制之壶，宾主以次投矢其中，中多者为胜，负者饮。

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①，谓之为骁。言如博之掔枭于掌中②，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5 中华书局1985年版

前史不载后史载

前汉初，去古未远，风俗质略，故太上皇无名，母媪无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刘氏所出云：昔士会适秦归晋，有子留于秦，自为刘氏。秦灭魏，徙大梁，生请；徙沛，生仁，号丰公，生煓，字执加。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汉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汉史不载其名，而唐史乃载之。此事亦可一笑。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3

鼓瑟听琴

韩诗外传：“孔子鼓瑟，曾子、子贡侧门而听。曲终，曾子曰：‘夫子瑟声，殆有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贡入，夫子释瑟而待之。子贡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乡者某鼓瑟，有鼠出游，狸见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厌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为其音，参以某为贪狼邪僻，不亦宜乎。’”后汉蔡邕在陈留，有弹琴于屏，邕听之，曰：“以酒召我，而有杀心，何也？”弹琴者曰：“向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

---

① 反：同“返”。

② 掔（qiān）：牵。枭（xiāo）：一种凶猛的鸟。

岂为杀心而形于声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夫以孔子鼓瑟而知狸之捕鼠，蔡邕听琴而知螳螂之捕蝉。由此以进之，虽国之存亡可知矣。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4

八阵图

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两丈。桓温征谯纵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识。吾尝过亡，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为六十四蕝①。蕝正圆，不见凹凸处，如日中盖影。予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2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卓恕守约

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与人相期约，虽遭暴风疾雨，无不至者。常从建邺辞太傅诸葛恪，恪问何当复来，恕答曰某日当复亲觐。至是日，恪停食俟恕至，时宾客会者皆以会稽建邺相去千余里，道隔江湖，岂得。须臾恕至，一坐尽惊。

晋虞预《会稽典录》

山崩而钟鸣

魏时，殿前钟忽大鸣，震骇省署。华曰：“此蜀铜山崩，故钟鸣应之也。”蜀寻上事，果云“铜山崩”，时日皆如华言。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

① 蕝（jué）：位置。

姜太师认父

蜀有姜太师者，失其名，许田人也。幼年为黄巾所掠，亡失父母。从先主征伐，屡立功勋，后继领数镇节钺，官至极品。有掌厩夫姜老者，事刍秣数十年。姜每入厩，见其小过，必笞之。如是积年，计其数，将及数百。后老不任鞭箠①，因泣告夫人，乞放归乡里。夫人曰："汝何许人？"对曰："许田人。""复有何骨肉？"对曰："当被掠之时，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处。"又问其儿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亲，皆言之。及姜归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归乡，因问得所失男女亲属姓名。姜大惊，疑其父也，使人细问之，其男身有何记验，曰："我儿脚心上有一黑子，余不记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剑门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关东来。"遂将金帛车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报挞父之过，斋僧数万，终身不挞从者。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500

气功治病

晋《方伎传》：有幸灵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亡，灵见不驱，牛去，乃理其残乱者。父母怒之，灵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驱亡？"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乱者为？"灵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灵固有道者耶？吕猗母，足得痿痹病十余年，灵疗之。去母数步坐，瞑目寂然，有顷，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岂可仓卒令起耶？"灵

① 箠（chuí）：鞭子、鞭打。

曰："且试扶起。"两人夹扶而立。少顷，去夹者，遂能行。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谓之布气。吾中子迨，少羸多疾①，若以相对坐，为布气。迨闻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盖若之曾遇得道异人于华岳下云。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2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巴豆杏子丸

程据为太医令，武帝初受魏禅，改元为太始，而据贡雉头裘，帝以奇伎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据以医术承恩，出入禁闼，因为贾后合巴豆杏子丸害愍怀太子，遂就戮焉。

晋檀道鸾《续晋阳秋》

马救司马休之

晋司马休之为荆州，宋公遣使图之，休之未觉。常所乘马，养于床前，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试备之，即不动，备讫还坐，马又惊跳，如此者数四，骑马即骤出门，奔驰数里，休之顾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获免。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35

袁继谦闹鬼

晋将少作监袁继谦常说，顷居青社，假一第而处之，闻多凶怪，昏螟即不敢出户庭，合门惊惧，莫能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其声

---

① 羸（léi）：瘦弱。

重浊。举家怖惧，必谓其怪之尤者，遂于窗隙窥之，见一物苍黑色，往来庭中。是夕月色晦，睹之既久，似若狗身，而首不能举。遂以挝击其脑①，忽轰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人输税至此，就其地而糜，釜尚有余者，故犬以首入空器中，而不能出也。因举家大笑，遂安寝。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500

风生兽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风生兽，以豹，色青，大如狸，网取之，积薪数车，烧之不燃。铁锤锻头数十下，乃死。以口向风，须臾便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即真死。取其脑和菊花服之，可寿五百岁。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

谐鸣盘

中朝时②，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以白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谐，宫中朝幕撞，故声相。可镳令轻③，则韵乖，鸣自止也。"依言，即不复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燃石

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熟，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热尽，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热，如此穷。世人贵其异，不能识其各。

---

① 挝（zhuā）：击。

② 中朝：即朝中。

③ 镳（lü）：磋磨骨角铁铜等的工具。引申为磋磨。

雷焕元康中八洛，乃赍以示华。华云："此所谓燃石"。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虎惧狮子

后魏，波斯国献狮子，永安末，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或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善，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帝大笑。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41

南岳"野人"姚泓

唐太宗年，有禅师行道精高，居于南岳。忽一日，见一物，人行而来，直至僧前，绿毛覆体。禅师惧，谓为枭之属也。细视面目，即如人也。僧乃问曰："檀越为山神耶？野兽耶？复何事而特至此？贫道禅居此地，不扰生灵，神有知，无相恼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也。"又曰："和尚知晋、宋乎？自尔至是复几载？"僧曰："从晋及今，向百四年矣。"其物乃曰："和尚博古知今，宁不知有姚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即泓也。"僧曰："吾览晋史，言姚泓为刘裕所执，迁姚宗于江南①，而斩泓于建康市。据其所记，泓则死矣，何至今日，子复称姚泓耶。"泓曰："当尔之时，我国实为裕所灭，送我于建康市，以殉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脱身逃匿。裕既求

① 姚宗：姚泓家族人等。

我不得，遂假一人，貌类我者，斩之，以立威声，示其后耳。我则实泓之本身也。”僧因留坐。语之曰：“史之说岂虚言哉?”泓笑曰：“和尚岂不闻汉有淮南王乎？其实升仙，而迁、固状以叛逆伏诛。汉史之妄，岂复逾于后耶?斯则史氏妄言之证也。我自逃窜山野，肆意游行。福地静庐，无不探讨。既绝火食，远涉此峰，乐道逍遥。唯餐松柏之叶，年深代久，遍身生此绿毛。已得长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柏之叶，何至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宫人遭乱避世，入太华之峰，饵其松柏，岁祀浸久，体生碧毛尺余，或逢世人，人自惊异，至今谓之毛女峰。且上人颇信古①，岂不详信之乎?”僧因问请须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间之味久矣。”唯饮茶一瓯。仍为僧陈晋、宋历代之事②，如指诸掌。更有史氏缺而不书者。泓悉备言之。既而辞僧告去，竟不复见耳。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9

鸣叫蛇

武库内有雄雉，时人咸谓为怪。（张）华云：“此蛇之所化也。”即使搜除库中，果见蛇蜕之皮。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三世用“之”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祯之；王允之，子闿之，闿之子肇之；王晏之，子昆之，昆

① 上人，和尚。

② 陈晋、宋历代之事：陈述两晋和刘宋各代的史事。

之子陋之，皆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辅之，子谦之；吴隐之，子瞻之；颜悦之，子恺之，皆两世同用“之”字。

宋孔平仲《孔氏杂说》

以名为字

汉孔安国字安国；晋安弟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会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兆史》慕容绍宗、冯子琮、魏兰根，《南史》蔡兴宗；唐郭子仪，辛京杲，戴休颜、张孝忠，尚可狐，孟浩然，颜见远，田承嗣，田承绪，张嘉贞，宇文审，李嗣业皆以名为字。

宋孔平仲《孔氏杂说》

燕脂撷趣

清微子《服饰变古录》云：“燕脂，纣制，以红蓝汁凝而为之。官赐宫人涂之，号为桃花粉。蓝地水清，合之色艳，至唐颇进贡，后妃得赐，日燕脂。”崔豹《古今注》云：“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国亦为红蓝，以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今人以重绛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为红蓝耳，旧谓赤白之间为红，即今所为红蓝也。”《西河旧事》云：“‘失我祁连岭，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北言有焉支山，山多红蓝，北人采以染绯①，取其英鲜者作燕脂。”《本草》：“红蓝花堪作燕脂，生梁汉及西哉。一名黄茜，谓之真红，亦曰乾红，目其草曰红花。以染帛之余为燕支，乾草初渍则色黄，故又为

① 绯（fēi）：红色的帛。

黄蓝染缯①，赤黄也。”又知今之红花，乃古之茜；而今之茜，又谓之乌红，系用苏方木、枣木染成，则非古之茜矣。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7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虎 丘

虎丘山，避唐太宗讳，改为武丘，又名海涌山。在吴县西北九里二百步。阖闾葬此山中，发五郡之人作冢。铜椁三重，水银灌顶，金银为坑。《史记》云：阖闾冢在吴县阊门外，以十万人治冢，取土临湖，葬经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吴越春秋》云：阖闾葬虎丘，十万人治葬，经三日，金精化为白虎，蹲其上，因号“虎丘”。

秦始皇东巡至虎丘，求吴皇宝剑，其虎当坟而踞，始皇以剑击之，不及，误中于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抮，今虎疁。唐讳虎，钱氏讳疁。改为浒墅。剑无复获，乃陷成池，古号剑池。池旁有石，可坐千人，号千人石。其山，本晋司徒王珣与弟司空王珉之别墅，咸和二年，舍山为东西二寺，立祠于山寺侧，有贞娘墓，吴国之佳丽也，行客才子，多题诗墓上。有举子镡铁作诗一绝，其后人稍稍息笔。

唐陆广微《吴地记》

鸡 笼 山

鸡笼山，在吴县西三十里，以形似鸡笼，因名。

晋太康二年，司空陆玩葬此山，掘地得石凤，飞去，今

---

① 缯(zēng)：丝织品的总称。

凤凰墩是也。陆玩，似君瑶，为左仆射。苏峻之难，与兄晔随帝在石头城，以晔、玩吴民之望，不敢加逼迁。既登公辅，尝叹息，谓宾客曰："我为三公，是天下无人。"其谦抑若是。疾薨，以佐命之勋，特置七十家守坟。子纳，字祖言①，清操绝俗，不改素业，为吴兴守，至郡，不受俸禄。征讨大都督谢安，诣讷，殊无供办，茶果清谈而退。终尚书令，亦葬此山。

唐陆广微《吴地记》

通玄寺

通玄寺，吴大帝孙权吴夫人舍宅置。晋建兴二年，郡东南二百六十里，有沪渎。渔人夜见海上光明，照水彻天，明日睹二石神像，浮水土，众言曰：水神也。以三特日，祝迎之，像背身泛流而去。时郡有信士朱应，及东陵寺尼率众，香花钟磬，入海迎之，载入郡城。像至通玄寺前，诸寺竞争，数百人牵拽不动。众议，玄像应居此寺。言毕，数人舁试，像乃轻举便登宝殿，神验屡彰，光明七日七夜不绝。

梁简文帝制石佛碑曰：有迦叶佛、维卫佛，梵字刻于像背。唐东宫长史陆柬之书碑，载初九年，则天皇后遣使送珊瑚镜一面、钵一副。宜赐供养兼改通玄寺为重云寺。开元五年，兼赐金鱼，字额旧通玄寺，移盐官县东四十里鲍郎市，其后像失一躯，后人造一躯以并之。

唐陆广微《吴地记》

沧州见闻

处士元藏几，自言后魏清

① 原注：讷，玩之弟子讷，误也。

河孝王之孙也。隋炀帝时，官任奉信郎。大业九年，为过海使判官。无何，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免，而藏几独为破木所载，殆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洲人问其从来，则晳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沧洲，去中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饮之，而神气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更产分蒂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一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戴远游冠。与之话中国事，则历历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箫韶之乐，饮香露之醑。洲上有久视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阔一百步，亦谓之"流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沉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数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今刑部卢员外寻云："金义岭有池如盆，其中有鱼皆四足。"又有金莲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间彩绘，光辉焕烂，与真无异，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茎花，如蝶，每微风至，则摇荡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且有语曰："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强木造船，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戏。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縋之，终不没。

藏几淹留既久，忽念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达如东莱。问其国，乃皇唐也。询其年号，即贞元也。访其乡里，榛芜也。追其子孙，陈属也。

唐苏鹗《杜阳编》

皇帝之寿

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

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寿①，竟何益哉！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元伯和与《梁州曲》

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岁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今曲调“梁州”是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8

娄师德妙语

又则天禁屠杀颇切，吏人弊于蔬菜。师德为御史大夫，因使至于陕。厨人进肉，师德曰：“敕禁屠杀，何为有此？”厨人

① 耆耋（qídié）：年老，老年人。

曰："豺咬杀羊。"师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进　，复问何为有此，厨人复曰："豺咬杀鱼。"师德因大叱之，"智短汉，何不道獭？"厨人即云是獭。师德亦为荐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3

明皇好羯鼓

唐明皇雅好竭鼓，尝令待诏鼓琴，未终曲而遣之，急令呼宁王取羯鼓来，为我解秽。噫，羯鼓，夷乐也。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为秽，而欲以荒夷窪淫之奏除之①，何明皇耽惑错乱如此之甚。正如弃张曲江忠鲠先见之言，而狎宠禄山侧媚悦己之奉。天宝之祸，国祚再造者，实出幸也矣。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8中华书局1983年版

五角六张

世言"五角六张"，此古语也。尝记开元中，有人献俳文于明皇②，其略云："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来告三郎；即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三郎"谓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为太子时，号"五王宅"。宁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谓之"三郎"。"五角六张"，谓五日遇角宿③，六日遇张

① 窪（wā）：低下。

② 俳（pái）：诙谐、滑稽。俳文：旧时诗文，内容以游戏取笑为主。

③ 角宿：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一宿。有星两颗，属今室女座。

宿①，此两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过三四日。绍兴癸丑岁，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张，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过四日。他皆仿此。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1

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帝王宫嫔知多少

自汉以来，帝王妃妾之多，唯汉灵帝、吴归命侯、晋武帝、宋苍梧王、齐东昏、陈后主。晋武至于万人。唐世明皇为盛，白乐天《长恨歌》云："后宫佳丽三千人"，杜子美《剑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盖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谓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嘻，其甚矣！隋大业离宫遍天下，所在皆置宫女。故裴寂为晋阳宫监，以私侍高祖。及高祖义师经过处，悉罢之，其多可想。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3上

一榜数宰相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盖有一榜有宰相数人者，古无有也。太平五年，苏易简下，李沆、向敏中、寇准、王旦；咸严五年王曾下，王隋、章得象；淳化三年，孙何下，丁谓、王钦若、张士逊；庆历三年，杨寘下，王珪、韩绛、王安石、吕公著、韩缜、苏颂；元丰八年，焦蹈下，田时中、郑居中、刘正夫，其余名臣不可胜数，此进士得人之明效大验也。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3

① 张宿：二十八宿之一，也称鹑尾。在天之南方，朱鸟七宿的第五宿，有六星。

报时器

唐段成式词学博闻，精通三教，复强记。每披阅文字，虽千万言，一览略无遗漏。尝于私第凿一池，工人于土下获铁一片，怪其异质，遂持来献。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静一室，悬铁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产，但开一牖①，方才数寸，亦缄鐍之②。时与近亲辟牖窥之，则有金书两字，以报十二时也。其博识如此。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却火雀等奇物

顺宗即位年，抱弥之国贡却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坚冰，变画草。其却火雀，纯黑，大小类燕，其声清亮，不并寻常禽鸟。置于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异，遂盛于火精笼，悬于寝殿，夜则宫人并蜡炬烧之，终不能损其毛羽。履水珠，色黑类铁，大如鸡卵，其上鳞皴③，其中有窍，云将入江海，可长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谓之实，遂命善游者，以五色丝贯之，系之于左臂，毒龙畏之。遗入龙，池，其人则步骤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潜于水中，良久复出，而遍体略无沾湿。上奇之，因以御馔赐使人。至长庆中，嫔御试弄于海池上，遂化为异龙，入于池内，俄而云烟暴起，不复追讨矣。常坚冰，云其国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释。及赍至京

---

① 牖（yǒu）：窗。

② 鐍（jué）：箱上安锁的环状物。

③ 皴（cūn）：皮肤拆裂。

④ 赍（jī）：携带。

师④，洁冷如故，虽盛暑赫日，终不消，嚼之，即与中国冰冻无异。变画草，类芭蕉，可长数尺，而一茎千叶，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宝匣，其上缄以胡画。及上见而怒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贵也？"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不为乐，及退，谓鸿胪曰："本国以变画草为异，今皇帝以向暗为非，可谓明德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3

铃有声

李德裕镇蜀时谓幕宾韦绚云："翰林院有悬铃以备夜直警急，文书出入皆引之以代传呼也。长庆中，予为学士时，河北用兵。一夜铃有声，如人引其索者，使视之，则无人，后往往如此。使人持棒潜伏于下，终无所睹，而数数鸣动不已。院中诸公私共准其鸣时，皆应用兵处，耗声则急，缓亦如之，曾莫之差。众咸异云，元相诗云'神引铃索。'"

唐丁居晦《翰林壁记》

捕猕猴之法

猕猴见僧，即必围逸，状如供养。戎泸彝僚，亦啖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①，以物蒙首，有如坐禅，则必相悦而来，驯扰之。逡巡众去，唯留一个，伴假僧偶坐，僧以斧击，将归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击之，然众竟不之觉。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于野迳，仍削木棒可长一二尺者三五十条，于则旁。其猴

---

① 跏趺（jiāfū）：盘腿而坐，脚背放在股上，是佛教徒的一种坐法。

啖糟醉后，拈捧相击，脚手损折，由此并获。是知嗜酒者，得不鉴斯兽之贾害乎？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46

猩猩嗜酒

猩猩好酒与履，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诱之。猩猩始见，必大詈云①："诱我也。"乃绝走而去之。去而复至，稍稍相劝，顷尽醉，其足皆绊。或图而赞之曰："尔形唯猿，尔面唯人，言不忝面②，智不逾身。淮阴佐汉，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卧养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46

狼 狈

狼，大如狗，苍色，作声诸窍皆沸。髀中筋大如鸭卵，有犯盗者，薰之当令手挛缩。或言狼筋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狼烘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狈是两物，狈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临济郡西有狼塚，近世曾有人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茎草，群狼遂竞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塚，得狼百余头杀之。疑老狼即狈也。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6中华书局1982年版

象恶犬声

陶贞白言，夏日合药，宜置象牙于药旁。南人言象妒，恶

① 詈（lì）：骂。
② 忝（tiǎn）：辱。

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象群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潜杀之。耳后有穴，薄如鼓皮，一刺即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6中华书局1982年版

犀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当其溺时，人赶不复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得，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以上通；腰鼓者，中断不通。故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成式门下医人吴士皋，尝职于南海郡，见舶主说本国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木，如狙杙①，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栏折则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鴥处必有犀也②。犀，三毛一孔，刘孝标言，犀堕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6中华书局1982年版

大麻蝇

长安秋多蝇，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偶拂杀一焉，细视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于腐，嗜于酒肉。按理首翼，其类有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聒，其声在翼也。青者能败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蝇，茅根所化也。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

---

① 杙（yì）：小木桩。

② 鴥（yù）：鸟疾飞。

17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鳄鱼食鹿

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鼍①，而举止趫疾②，口森锯齿，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必怖惧落崖，多为鳄鱼所得，亦物之相摄伏也。故太尉相国李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之窟宅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64

乌贼鱼

乌贼，旧说名河伯度事小吏，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江东人或取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海人言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一说乌贼有碇③，遇风，则虬前一须下碇。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6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水　母

水母，广州谓之水母，闽谓之鮀④，其形乃浑然凝结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碗。肠下有物如悬絮，俗谓之足，而无口眼。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咂食其涎，

① 鼍(tuó)：爬行动物，吻短，体长二米多，背部、尾部有鳞甲。

② 趫（qiáo)：行走轻捷。

③ 碇（dìng)：系船的石墩。

④ 鮀 shé。

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欻然而没①，乃是虾有所见耳。南中好食之，云性暖，治河鱼之疾。然甚腥，须以草木灰点生油再三洗之，莹净如水精紫玉，肉厚可二寸，薄处亦寸余，先煮椒桂或豆蔻，生薑缕切而炸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虾醋，如鲙食之。最宜虾醋，亦物类相摄耳。水母本阴海凝结之物，食而暖补，其理未详。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65

牡丹渊源

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棵，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诗寻访未获。一本有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乘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通祭酒说。又房相有言牡丹之会，琯不预焉。至德中，马仆射镇太原，又得红紫二色者，移于城中。元和初犹少，今与戎葵角多少矣。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之，遂为街西假僧院乏读书。经旬，寺主纲复诉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

① 欻（xū）：忽然。

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座。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较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侄且辞归江淮，竟不愿仕。兴唐寺有牡丹一棵，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浅红、浅紫、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径七八寸。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欢。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9中华书局1982年版

珠 海

廉州海水之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海。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珠以充贡赋。耆旧传云：太守贪珠即逃去。孟尝还珠之池，皆生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其底与海通。又池水至深，无可测也。取小蚌肉，贯之篾，暴干，谓之珠母。容、桂人率如脯，烧之以荐酒。内有细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随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唐刘恂《岭表录异》

浙江涛

浙江之涛，自古以为子胥余怒，盖俗说也。虽退之作诗，未免用俗。《送惠师》云：“回临浙江涛，屹起高峨岷；壮士

死不息，千年如隔辰。”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菩提树

菩提树，出摩伽陀国，在摩诃菩提寺，盖释迦如来成道时树，一名思惟树。茎干黄白，枝叶青翠，经冬不凋。至佛入灭日，变色凋落，过已还生。至此日，国王、人民大作佛事，收叶而归，以为瑞也。树高四百尺，下有银塔周回绕之。彼国人四时常焚香散花，绕树作礼。唐贞观中，频遣使往，于寺设供，并施袈裟。至高宗显庆五年，于寺立碑，以经圣德。此树梵名有二：一曰宾拨梨婆力叉，二曰阿湿曷咃婆力叉。《西域记》谓之卑钵罗，以佛于其下成道，即以道为称，故号菩提。婆力叉，汉翻为树。昔中天无忧王剪伐之，令事大婆罗门，积薪焚焉。炽焰中忽生两树，无忧王因忏悔，号灰菩提树，遂周以石垣。至设赏迦王复掘之，至泉，其根不绝，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焦烂。后摩揭陀国满胄王，无忧王之曾孙也，乃以千牛乳浇之，信宿，树生如旧。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见树出垣上二丈余。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8中华书局1982年版

媚　草

鹤子草，蔓生也，其花曲尘色，浅紫蒂，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南人云是媚草。采之曝干，以代面靥①，形如飞鹤，翅尾觜足②，无所不具。此草蔓

---

① 靥（yè）：酒窝。

② 觜（zuǐ）：通“嘴”，鸟的口。

至春生双虫，只食其叶，越女收于妆奁中，养之如蚕，摘其草饲之。虫老不食，而蜕为蝶，赤黄色，妇女收而带之，谓之媚蝶。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08

蒲 萄

蒲萄，俗言蒲萄蔓好引于西南。庾信谓魏使尉瑾曰："我在邺，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陈昭曰："作何形状？"徐君房曰："有类软枣。"信曰："君殊不体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师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余暑，酒醉宿酲①，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②。道之固以流沫称奇，况亲食之者。"瑾曰："此物实于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在汉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蒲萄百树。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园种户植，接阴连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胜，芬芳减之。"瑾曰："金衣素裹，见苞作贡。向齿自消，良应不及。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8中华书局1982年版

胡 椒

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

① 酲(chéng)：喝醉了神志不清。

② 酢(cù)：同醋。

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 中华书局1982年版

茄子

茄子，茄字本莲茎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式因就节下食伽子数蒂，偶问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伽子故事，张云一名落苏，事具《食疗本草》。此误作《食疗本草》，原出《拾遗本草》。成式记得隐侯《行园诗》云："寒瓜方卧垄，秋菰正满陂。紫茄纷灿漫，绿芋郁参差。"又一名昆仑瓜。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为南选使，亲见之。故《本草》记广州有慎火树，树大三四围。慎火即景天也，俗呼为护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肠胃，动气发痰，根能治灶瘃①。欲其子繁，待其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也，俗谓之嫁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西明寺僧造玄院中，有其种。《水经》云，石头西对蔡浦，浦长百里，上有大荻浦，下有茄子浦。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9 中华书局1982年版

乞儿济贫

孙登者，不知可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又雅容非常，历世见之，颜色如故。市中乞得钱物，转气贫下，更无余资，亦不见食。

时杨骏为太傅，使传迎之。

---

① 瘃（zhú）：冻疮。

问迅不答。骏遗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门，就人借刀割袍，上下异处，置于陵门下，又复砍碎之。时人谓为狂。后乃知骏当诛斩，故为其象也。骏录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骏给棺，埋之于振桥。

晋葛洪《神仙传》

裴玄智盗金

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藏。贞观之后，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此僧监当，分为三分，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①，一分以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养无碍。士女礼忏阗咽②，施舍争次不得。更有连车载钱绢，舍而弃去，不知姓名。贞观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洒扫，积十数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后密盗黄金，前后所取，略不知数，寺众莫之觉也。因僧使去，遂便不还，惊疑所以。观其寝处，题诗云："放羊狼颔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3

王珪的贤母良妻

《新唐书》载：王珪始隐居时，与房杜善，母李尝曰："儿必贵，然未知所与游者何如人，试与偕来。"会玄龄等过其家，李阙大惊，敕具酒食，尽欢终日。喜曰："二客公辅才，汝贵不疑。"杜子美送重表侄王砅诗曰："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

① 伽（qié）蓝：佛寺。
② 阗（tián）：充满。

妇。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糊口。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入怪鬓发空，吁嗟为之久。自陈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及乎正观初，尚书践台斗。夫人常肩舆，上殿称万寿。六宫师柔顺，法则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传不朽。"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 14

柴绍弟"壁龙"

唐柴绍之弟某，有材力，轻趫迅捷①，踴身而上，挺然若飞，十余步乃止。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鞯，仍先报无忌，令其守备。其夜，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割双鞓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飞入内房，以手拈土公主面上，举头，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晓乃觉。

尝著吉莫靴走上砖城，且至女墙，手无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檐头，捻椽复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处京邑，出外为官。"时人号为壁龙。

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值千金。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椽孔间而下露，拔刀谓曰："公动即死。"遂于枕函中取带去，以刀拄地，踴身椽孔间出。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

① 趫（qiáo）：行动轻捷，善缘木升高。

191 引《朝野佥载》

唐代宫廷杂技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场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

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形状狞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中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4

润州楼趣事

润州城南隅，有楼名万岁楼。俗传楼上烟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贬。开元已前，以润州为凶阙，董琬为江东采访使，尝居此州。其时昼日烟出，刺史皆忧惧狼狈，愁情至死。乾元中，忽然又昼日烟出，圆可一尺余，直上数丈。有吏密伺之，就视其烟，乃出于楼角隙中，更近而视之，乃蚊子也。楼下有井，井中无水；黑而且深，小虫蠛蠓蛛蝟之类，色黑而小，每晚晴，出自于隙中，作团而上，遥看类烟，以手揽之，即蚊蚋耳。从此知非，刺史亦无虑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5

唐代嘉兴绳技

唐开元中，数敕赐州县大

酺①。嘉兴县以百戏②，与监司竞胜精技。监官属意尤切，所由直狱者语于狱中云③："党若有诸戏劣于县司④，我辈必当厚责，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观者，即获财利，叹无能耳。乃各相问，至于弄瓦缘木之技，皆推求招引。"

狱中有一囚，笑谓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系，不得略呈其事。"吏惊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绳技。"吏曰："必然？吾当为尔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监主。主召问罪轻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缗未纳⑤。余无别事。"官曰："绳技人常也，又何足异乎？"囚曰："某所为者，与人稍殊。"官又问曰："如何？"囚曰："众人绳技，各系两头，然后于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须一条绳，粗细如指五十尺，不用系著，抛向空中，腾踯翻复，则无所不为。"官人大惊悦，且令收录。

明日，吏领至戏场，诸戏既作。次唤此人，令效绳技。遂捧一团绳，计百余尺，置诸地，将一头手掷于空中，劲如笔。初抛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牵之。众人大惊异。后乃抛高二十余丈，仰空不见端绪，此人随绳手，寻身足离地，抛绳虚空，其势如鸟，旁飞远场，望空而去。脱身行狴⑥，在此日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3

---

① 大酺(pú)：古代帝王为表示欢庆特许民间举行的大会饮。酺：聚会饮酒。

② 百戏：杂技。

③ 直狱：看守监狱。

④ 党：通倘。

⑤ 逋(bū)缗(mín)：拖欠钱。

⑥ 狴(bì)：监狱。

修武县民嫁女

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县人嫁女，婿家迎妇，车随之。女之父惧村人之障车也，借俊马，令乘之，女之弟乘驴从，在车后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于草中，一人牵马，一人自后驱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与亲眷寻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凌晨启门，门外有妇人，裸形断舌，阴中血皆淋漓。生问之，女启齿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师，师出户观之，集诸生谓曰："吾闻夫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魉①，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将非山精野魅乎？盍击之？"于是投以砖石。女既断舌，不能言，诸生击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寻求，至而见之，乃执儒及弟子诣县。县丞卢峰讯之，实杀焉，乃白于郡。笞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4

重本不重利

天宝中，相州王叟者，家邺城，富有财，唯夫与妻，更无儿女。积粟近万斛，而夫妻俭啬颇甚。常食陈物，才以充肠，不求丰厚。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叟尝巡行客坊，忽见一客方食，盘餐丰盛。叟问其业，客云："唯卖杂粉香药而已。"叟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丰也？"此人云：

---

① 夔（kuí）：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物。魍魉（wǎngliǎng）：迷信传说中的一种怪物。

“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归谓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谓达理。吾今积财巨万，而衣食陈败，又无子息，将以遗谁？”遂发仓库，广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数日，……夫妻并卒。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5

预　言

李遐周者，颇有道术。唐开元中，尝召入禁中。后求出住玄都观。唐宰相李林甫，尝往谒之，遐周谓曰：“公存则家泰，殁则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戏之耳。”

天宝末，禄山豪横跋扈，远近忧之，而上意未悟。一旦，遐周隐去，不知所之。但于其所居壁上，题诗数章，言禄山潜窃及幸蜀之事，时人莫晓。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

“燕市人皆去”，禄山悉幽、蓟之众而起也；“函关马不归”者，哥舒翰潼关之败，匹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马嵬，蜀中驿名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其所先见，皆此类矣。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

狂儒吴武陵

长庆中，李渤除桂管观察使，表名儒吴武陵为副使。故事，副车上任。具櫜鞬通谢①。

① 櫜鞬（gāojiān）：櫜用来装箭，鞬用以装弓。即装弓箭用的套子。

又数日，于毬场致宴，酒酣，吴乃闻妇女于看棚聚观，意甚耻之。吴既负气，欲复其辱，乃上台盘坐，褰衣裸露以溺①。渤既被酒，见之大怒，命卫士送衙司枭首。时有衙校水蔺，知其不可，遂以礼而救止，多遣人卫之。渤醉极，扶归寝，至夜艾而觉。闻家人聚器甚悲，惊而问焉。乃曰："昨闻设亭逭谍，又闻命衙司斩副使，不知其事，忧及于祸，是以悲耳。"渤大惊，亟命递使问之。水蔺具启，昨虽奉严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犹寝在衙院，无苦。渤迟明，早至衙院，卑词引过，宾主上下，俱自剋责，益相敬。时未有监军，于是乃奏水蔺牧于宜州以酬之。武陵虽有文华，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又尝为容州部内刺史，赃罪狼籍。敕史令广州幕吏鞫之。吏少年，亦自负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因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7

汪节神力

太微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村有汪节者，其母避疟于村西福田寺金刚下②，因假寐，感而生节③。节有神力，入长安，行到东渭桥，桥边有石狮子，其重千斤，节指而告人曰："吾提此而掷之。"众不信之，节遂提狮子投之丈余，众人大骇。后数十人不能动之，遂以赂请节，节又提而致之故地。

---

① 褰（qiān）：撩起；揭起（衣服、帐子等）。

② 疟（nuè）：病名，即疟疾。

③ 假寐：合衣而眠，打盹儿。

寻而荐入禁军，补神策军将。尝对御，府身负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龟兹乐人一部①，奏曲终而下，无压重之色。德宗甚宠惜，累有赏赐。虽拔山拽牛之力，不能过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2

有其父必有其子

齐州历城县令杜丰，开元十五年，东封泰山。丰供顿，乃造棺器三十枚，实行宫。诸官以为不可，曰："车驾今过，六宫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预备，其悔可追乎？"及置顿使入行宫，见棺木陈于幕下，光彩赫然，惊而出，谓刺史曰："圣主封岳，祈福祚延长。此棺器者，谁之所造？且将何施？何不祥之甚？将奏闻。"刺史令求丰，丰逃于妻卧床下，诈称赐死，其家哭之。赖妻兄张搏为御史，解之，乃得已。丰子钟，时为兖州参军，都督令掌厩马刍豆。钟曰："御马至多，临时煮粟，恐不可给，不如先办。"乃以镬煮粟豆二千余石，纳于窑中，乘其热封之。及供顿取之，皆臭败矣。乃走，犹惧不免，命从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药竟不能为患而愈肥。时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4

角抵人怕酱

光启年中，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镇振武，置宴，乐戏既毕，乃命角抵。有一夫甚

① 龟（qiū）兹：古西域国名。今在新疆库东县一带。

魁岸，自邻州来此较力。军中十数辈驱貌膂力，悉不能敌。主帅亦壮之，遂选三人，相次而敌之，魁岸者俱胜。帅及座客，称善久之。时有一秀才坐于席上，忽起告主帅曰："某扑得此人。"主帅颇骇其言，所请既坚，遂许之。秀才降阶，先入厨，少顷而出。遂掩绾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渐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帅诘之，"何术也?"对曰："顷年客游，曾于道店逢此人，才近食案，踉跄而倒。有同伴曰：'怕酱。见之辄倒'。某闻而志之。适诣设厨，求得少酱，握在手中，此人见之，果自倒，聊助宴设之欢乐耳。"有边岫判官，目睹其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500

捉梢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乾符初年，有一贾者在京都，久无音信，郭氏子自往访之。既相遇，尽获所有，仅五六万缗。生耽悦烟花，迷于饮博，三数年后，用过太半。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遂决还乡。时渚宫新愣王仙芝寇盗，里闾人物，与昔日殊。生归旧居，都无舍宇，访其骨肉，数日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一二奴婢，处于数间矛舍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犹有二三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赴佚。过长沙，入相江，次永州北江。墂

有佛寺名兜率①。是夕宿于斯，结缆于大榕树下。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工，拽母登岸，仅以获免，其余婢仆生计，悉漂于怒浪。迟明，投于僧室，母氏以惊得疾，数日而殒。生憧惶，驰往零陵，告州牧，州牧为之殡葬，且复赠遗之。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自是状貌异昔，共篙工之党无别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9

刘崇龟智决奸杀案

刘崇龟镇江南之岁，有富商子少年而白晰，稍殊于稗贩之伍，泊船于江。岸上有门楼，中见一姬年二十余，艳态妖容，非常所睹，亦不避人，得以纵其目逆，乘便复言："某黄昏当诣宅矣"，无难色，颔之微哂而已。既昏暝，果启扉伺之。

比之未及赴约，有盗者径入行窃。见一房无烛，即突入之，姬即欣然而就之。盗乃谓其见擒，以庖刀刺之，遗刀而逸②，其家亦未之觉。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户，即践其血，汰而仆地③。初谓其水，以手扪之，闻鲜血之气，未卫，又扪着有人卧，遂走出，径登船，一夜解维。比明，已行百余里。

其家迹其血至江岸，遂陈状之。主者讼穷诘岸上居人，云："某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径

① 墂（biāo）：封土之界。

② 逸：逃跑。

③ 汰（tài）："汏"的俗字，洗濯，指滑倒。

发。"即差人追及，械于圄室①，拷掠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其家人以庖刀纳于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设，合境庖丁，宜集于球场，以候宰杀。"屠者既集，乃传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于厨而去。"府主乃命取诸人刀，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来早，各令诣衙请刀。诸人皆认本刀而去，唯一屠最在后，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诘之，对曰："此非某刀。"又诘以何人刀，即曰："此合是某乙者。"乃问其住止之处，即命擒之，则已窜矣。于是乃以他囚之合处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毙之于市。

窜者之家，旦夕潜令人伺之。既毙其假囚，不一两夕，果归家。即擒之，具首杀人之咎②，遂置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奸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狱，可谓明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2

糊涂郭务静

沧州南皮丞郭务静性糊涂，与主簿刘思庄宿于逆旅，谓庄曰："从驾大难。"静尝从驾，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讨得之。庄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静曰："若不在中，更论何事。"又谓庄曰："今大有贼，昨夜二更后，静从外来，有一贼，忽从静房内走出。庄曰："亡何物？"静曰："无之。"庄曰："不亡物，安知其贼？"静曰："但见其狼狈而走，不免致疑耳。"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3

---

① 圄室：即牢狱。
② 咎（jiù）：罪过。

富商邹凤炽

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肩高背曲，有似骆驼，时人号为邹骆驼。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朴，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请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郎将出，侍婢围逶，绮绣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又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事虽不行，终为天下所诵。后犯事流瓜州，会赦还。及卒，子孙穷匮。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5

儒士假大胆

近者京都有数生会宴，因说人有勇怯，必有胆气，胆气若盛，自无所惧，可谓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胆气，余实有之。"众人笑曰："必须试，然可信之。"或曰："某亲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锁，君能独宿于此宅，一宵不惧者，我等酬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实非凶宅，但暂空耳。遂为置酒果灯烛，送于此宅中。众曰："公更要何物？"曰："仆有一剑，可以自卫，请无忧也。"众乃出宅，锁门却归。此人实怯懦者，时已向夜，系所乘驴别屋，奴客并不得随，遂向阁宿，了不敢睡，唯灭灯抱剑而坐，惊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

隙。见衣架头有物如鸟鼓翼，翻翻而动。此人凛然强起，把剑一挥，应手落壁，磕然有声。后寂无音响，恐惧既甚，亦不敢寻究，但把剑坐。及五更，忽有一物，上阶推门，门不开，于狗窦中出头，气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剑前斫，不觉自倒。剑失手抛落，又不敢觅剑，恐此物入来，床下跧伏，更不敢动。忽然困睡，不觉天明。诸奴客已开关，至阁子间，但见狗窦中，血淋漓狼籍。众大惊呼，儒士方悟，开门尚自战栗。具说昨宵与物战争之状，众大骇异。遂于此壁下寻，唯见席帽，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鸟也，乃故帽破弊，为风所吹，如鸟动翼耳。剑在狗窦侧，众又透堂寻血踪，乃是所乘驴，已斫口喙，唇齿缺破。乃是向晓因解，头入狗门，遂遭一剑。众大笑绝倒，扶持而归。士人惊悸，旬日方愈。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500

孟乙打猎获囚徒

徐之萧县，有田民孟乙者善网狐貉，百无一失。偶乘暇，持稍行旷野，会日将夕，见道左数百步，荒冢岿然。草间细迳，若有人迹，遂入之，以稍于黑暗之处搅之，若有人捉拽之，不得动。问尔鬼耶、人耶？怪耶、魅耶？何故执吾稍而不置？暗中应曰：“吾人也。”乃命出之。具以诚告云：“我姓李，昨为盗，被系兖州军候狱。五木备体，捶楚之处，疮痏遍身①，因伺隙逾狱垣，亡命之此，死生唯命焉。”孟哀而将归，置于复壁中。后经赦乃出。孟

① 痏（wěi）：疮、伤口。

氏以善猎知名，飞走之属，无得脱者。一旦荒塚之中，而得叛狱囚以归，闻者皆大笑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500

沈尚书悍妻

有沈尚书失其名，常为秦帅亲吏。其妻狼戾而不谨，又妒忌，沈常如在狴牢之中①。后因闲退，挈其妻孥，寄于凤州，自往东川游索，意是与怨偶永绝矣。华洪镇东蜀，与沈有布衣之旧，呼为兄。既至郊迎，执手叙其契阔，待之如亲兄，遂特创一第，仆马金帛器玩，无有阙者。送姬仆十余辈，断不令归北。沈亦微诉其事，无心还家。及经年，家信至，其妻已离凤州，自至东蜀。沈闻之大惧，遂白于主人。及遣人却之，其妻致书，重设盟誓，云："自此必改从前之性，愿以皆老。"不日而至。其初至，颇亦柔和，涉旬之后，前行复作，诸姬婢仆悉鞭箠星散②，良人头面，皆挐搿破损。华洪闻之，召沈谓之曰："欲为兄杀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后又作，沈因入衙，精神沮丧。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剑，牵出帷房，刃于阶下，弃尸于潼江，然后报沈。沈闻之，不胜惊悸，遂至失神。其尸住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拨之，便随流，来日，复在旧湍上，如是者三。洪使系石缒之。沈亦不逾旬，失魂而逝。得非怨偶为仇也？悲哉！沈有仇乎？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500

---

① 狴（bì）牢：监狱。
② 箠（chuí）：鞭子、鞭打。

小人之事

登州贾者马行余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到新罗。新罗国君闻行余中国而至，接以宾礼。乃曰："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因与行余论及经籍，行余避位曰："庸陋贾竖，长养虽在中华，但闻土地所宜，不读诗书之义。熟诗书，明礼义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乃辞之。新罗君讶曰："吾以中国之人，尽闻典教，不谓尚有无知之俗欤。"行余还至乡井，自惭以贪吝衣食，愚昧不知学道，为夷狄所嗤，况哲英乎？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1

蓝采和其人

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六銙黑木腰带①，阔三寸余。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常醉，踏歌，老少皆随之。机捷谐谑，人问，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靴唱②："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和，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苍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词极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测，但以钱与之，以长绳穿，拖地行，或散失，亦

① 銙（kuǎ）：古人腰带饰物。
② 唱：亦作言，据明钞本改。

不回顾。或见贫人，即与之。及与酒家，周游天下。人有为儿童时至斑白见之，颜状如故。后踏歌于濠、梁间酒楼，乘酒，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拍板，冉冉而去。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2

射鸟得谷

后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鸟巢于庭树，萧詧恶之，谓山曰："射中，赐一车谷。"其鸟雏并于枝上，山曰："脱一箭而中两，请赐两车，臣无车牛，愿官为送。"詧许之，于是射。山中其二项，詧甚欣悦，即令载谷送之。

晋鱼豢《三国典略》

谣杀斛律光

齐斛律光之入寇也，周将韦孝宽忌之。孝宽参军曲岩颇知卜筮，谓孝宽曰："来年东朝必大相杀。"孝宽阴令岩作谣言曰："百斛飞上天，明月耀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坚。"乃间谍遗其文于邺中，齐人用是而杀斛律光。明月，光字也。

晋鱼豢《三国典略》

避世人与避世去处

张老者，扬州六合县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椽秩满而来。有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访良壻。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媪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媪曰："闻韦氏有女将适

人，求良才于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媪大骂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媪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媪何无别之甚耶！”媪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今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媪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手？”遂许焉。

张老既娶韦氏，园业不废，负秽镬地，鬻蔬不辍。其妻躬执爨濯，了无怍色。亲戚恶之，亦不能止。数年，中外之有识者责恕曰：“君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

他日恕致洒，召女及张老，洒酣，微露其意。张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厌，去亦何难。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归耳。”天将曙，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遂令妻骑驴戴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绝无消息。

后数年，恕念其女，以为蓬头垢面，不可识也。令其男义方访之。到天坛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家庄否？”昆仑奴投

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连绵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艳，鸾鹤孔雀，迴翔其间。歌管嘹亮耳目。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莫测，俄而及门。门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厅中。铺陈之华，目所未睹。异香氤氲，遍满崖谷。忽闻珠珮之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此。"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俄见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绡，曳朱履，徐出门。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细视之，乃张老也。言曰："人世劳苦，苦在火中。身未清凉，愁焰又炽，而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娱。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辑令坐。未几，一青衣来曰："娘子已梳头毕。"遂引入，见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未见。略叙寒喧，问尊长而已，意甚卤莽。有顷进馔，精类芳馨，不可名状。食讫，馆韦于内厅。明日方曙。张老与韦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张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辑而入。

俄而五云起于庭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余从乘鹤者十数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犹隐隐闻音乐之声。

韦君在后，小青衣供侍甚谨。迨暮，稍闻笙篁之音，倏忽复到，及下于庭。张老与妻

见韦曰："独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为信。"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而去。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问之，或以为神仙，或以为妖妄，不知所谓。

唐李复言《续玄怪录》

薛昌绪信卜

岐王李茂贞霸秦陇也，泾州书记薛昌绪为人迂僻，禀自天性，飞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与妻相见亦有时，必有礼容。先命女仆通转，往来数四，可之，然后秉烛造室。至于高谈虚论，茶果而退。或欲诣帏房，其礼亦然。尝曰："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必候请而可之。"及从泾帅统众于天水，与蜀人相拒于青泥岭。岐众迫于挚运，又闻梁人入境，遂潜师宵遁，颇惧蜀人之掩袭。泾帅临行，攀鞍忽记曰："传语书记，速请上马。"连促之，薛在草菴下藏身，曰："传语太师，但请先行，今晨是某不乐日。"戎帅怒，使人提上鞍轿，捶其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曰："忌日礼见客。"此盖人妖也，秦陇人皆知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500

行第

前辈以第行称，多见之诗。少陵称谪仙为十二，郑虔为郑

十八，严武为严八，郑赍为郑十八，苏溪为苏四，张建封为张十三，唐诊为唐十五，裴虬为裴二，李御为十一；文公称王涯为王二十，李建为李十一，李程为李二十，崔立之为崔一十六，熊署为熊十一，熊籍为熊十八，李正封为李二十八，冯宿为冯十七，侯喜为侯十一；柳州称韩文公为韩十八；刘禹锡谓元稹为元九；又韦苏州称李澹为李十九；欧阳瞻称徐晦为徐十八；钱起称李劝为李四，李勉为李七；严殳、高适俱称少陵为杜二；乐天称刘夫敦为刘三十二，李大略为李二十，王质夫为王十八，崔元亮为崔十八；李义山称社胜为杜二十七①，李潘为李十七，赵滂为赵十五，令狐绹为令狐八；高适称张旭为张九；陈子昂称王竟无为王二，韦虚乙为韦五，赵真固为赵六，李崇嗣为李三；储光羲称王维为王十三；皇甫毋称柳柳州为柳八，郑堪为郑三；孟浩然称张千容为张八；王摩诘称韦穆为韦十八；山谷称东坡为苏二；后山称少游为秦七；少游称后山为陈三，山谷为黄九。

宋杨伯岩《臆乘》

黄仆射

虔州布衣赖仙芝，言连州有黄损仆射者，五代时人。仆射盖仕南汉官也，未老退归。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孙画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复归，坐阼阶上②，呼家人。其子适不在，孙出见之，索笔书壁云："一别人间岁月多，归来人事已

---

① 社胜：社为杜误。唐代无社胜之人。

② 阼（zuò）：古代指堂下东边的台阶，主人迎客的地方。

消磨；惟有门前鉴池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投笔竟去，不可留。子归，向其状貌，孙云：“甚似影堂老人也①。”连人相传如此，其后颇有禄仕者。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2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以舟量物

魏武帝时，孙权曾致巨象，武帝欲知其斤重。邓哀王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不校可知矣。”武帝即时行焉。时王方五六岁。予按，符子曰：“朔人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②。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③，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谓豕仙。’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坛，足如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而量之④，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其巨无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昭时已有些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

虎石蛇杯

大率奇事易失实，虎石、蛇杯意义略同，皆有二出：《汉书》，李广出猎，见虎射之，没矢，视之石也，射不入矣。《韩诗外传》，熊渠子夜见虎，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石，复射，矢摧无迹。《晋书》，乐广赐客酒，杯中有蛇，既而疾，广意厅壁角影，复置酒，客顿愈。《风俗通》，应郴请杜宣酒，杯

---

① 影堂：古代庶人奉祀先人遗像之所。

② 奚：古代指奴隶。

③ 圊（qīng）：厕所。

④ 桥：这里指承重物的横木。

中如蛇，宣得疾，后于故处设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与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宋戴埴《鼠璞》卷上

牛继马后

晋明帝问王导，晋所以得天下，导陈司马懿创业之始，及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殊不思牛继马后，晋已绝矣。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2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戒杀子》文

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①，为其资产不足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四明俞伟仲宽，宰剑之顺昌，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所信服者，列坐庑下②，以俸醪醴③，亲酌而侑之④。出其文，使归，劝谕其乡人，无得杀之。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后予奉使于闽，与仲宽为家，法当避。仲宽罢去。予尝至其邑，闻仲宽被差他郡。还邑，有小儿数百迎于郊，虽古循吏，盖未之有也。伟有戒杀文，甚详，行于世。

宋李元纲《厚德录》卷4

---

① 率：顺、沿，依次。

② 庑下：古代正房两侧的房子。

③ 醪醴（lǎolǐ）：甜酒。

④ 侑（yòu）：古时指劝人吃喝。

河东狮吼

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河东师子，指柳氏也。坡又尝醉中与季常书云：“一绝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黄鲁直元祐中有与季常简曰：“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平否？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谕老境情味，法当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观山川，自可损药石，调护起居饮食而已。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则柳氏之妒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麻希梦养生之道

端拱初，太宗诏访天下高年，前青州录事参军麻希梦，年九十余，居临淄，召至阙下，延见便殿赐坐，语极从容。询及人间利害，对之尤详，多蒙听纳。

宅日，访以养生之理，对曰：“臣无他术，惟少年寡情欲，节声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诏以为尚书工部郎中致仕，赐金紫。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3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狄咏美风姿

神庙大长公主，哲宗朝，重

于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圣意。带御器械狄詠，颇美风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谓詠为"人样子"。狄詠，狄青子也。

宋范公偁《过庭录》

邢氏补颐①

晏肃字安恭，娶河南邢氏，居京师。邢生疽于颐，久之，颐颔连下腭及齿脱落如截②。自料即死，访诸外医。医曰："此易耳，与我钱百千，当可治。"问其方，曰："得一生人颐与此等者，合之则可。"晏氏惧，谢去之。

儿女婢仆辈相与密货医③，使试其术。是夜，以帛包一物至，视之，乃妇人颐一具，肉色阔狭长短，勘之不少差。以药缀而封之，但令灌粥饮。半月，发封，疮已愈。

后避乱寓会稽，唐信道与之姻家，尝往拜之，邢氏口角间有赤缕如线，隐隐连颐。凡二十余年乃亡。

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9

以奴得名

晋桓嗣曰豹奴，王濛曰阿奴，石崇曰齐奴，潘岳曰檀奴，后唐古娴帝称曰齐奴，孙腾曰僧奴。皆小字也。晋陆机人骂曰貉奴，明帝人号曰鲜卑奴，宋废帝称父武帝曰齇奴，后汉古娴帝称曰笔头奴，唐颜真卿骂安禄山曰牧羊奴，本朝梅圣俞呼谢师直曰锦夜奴。

---

① 颐（yí）：腮。

② 颔（hàn）：下巴。

③ 密货医：暗中用财物买通医生。

宋杨伯岩《臆乘》

州县失旧名

今之州县，以累代移徒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异而县不同者。如：建昌军在江西，而建昌县乃隶南康；南康军在江东，而南康县乃隶南安；南安军在江西，而南安县乃隶泉州；韶州为始兴郡，而始兴县外属赣州为南康郡，而南康县外属郁林为州，而郁林县隶贵州；桂阳为军，而桂阳县隶郴州。此类不可悉数。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茶 道

东坡论茶云："除烦去腻，世固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足，患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不偿损也。吾有一法，常自修之。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漱浸，乃不觉脱去，不烦刺挑也。而齿性便苦，缘以渐坚密，蠹疾自已①。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间数日一啜，亦不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详述云。"

宋赵德麟《侯鲭录》卷4

洗又称砂锣

今人呼洗为砂锣，又曰厮锣。凡国朝赐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语。究其说，军行不暇持洗，以锣代之②。又中原人以击锣为筛锣，今南方亦有言之

---

① 蠹（dù）：蠹虫；蛀。
② 锣：用锣代替脸盆。

者。筛沙音相近，筛之为厮，又小转也。《书传》目养马者为厮，以所执之锣为洗曰厮锣。军中以锣为洗，正如秦汉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饭，取其便耳。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9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赘婿为布袋

世号赘婿为布袋，多不晓其义，如入布袋，气不得出。顷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号李布袋，篙人问其徒云："如何入舍婿谓之布袋？"众无语，忽一人曰："语讹也，谓之补代，人家有女无子，恐世代自此绝，不肯嫁出，招婿以补其世代尔。"此言绝有理。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得意诗与失意诗

旧传有诗四句，诗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越州自然

越州在鉴湖之中①，绕以秦望等山，而鱼、薪艰得。故谚云："有山无木，有水无鱼，有人无义。"里俗颇以为讳，言及"无鱼"，则怒而欲争矣。又井深者不过丈余，浅者可以手

---

① 越州：今浙江绍兴市。

汲。霖雨时，平地发之则泉出。然旱不旬日，则井已涸矣。皆谓泉乃横流故尔。盖灭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广也。又谚云："地无三尺土，人无十日恩。"此语通二浙皆云。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西北与东南

世谓西北水善而风毒，故人多伤于贼风，水虽冷，饮无患。东南则反是，纵细民在道路①，亦必饮煎水②，卧则以首外向。檐下篱壁，皆不泥隙。四时未尝有烈风。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则常苦旱暵③。如东坡诗云："春雨如暗尘，春风吹倒人。"皆不施于浙江也。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于令仪济盗成良

曹州于令仪者，市井人也④，长厚不忤物⑤，晚年家颇丰。一夕，盗入其家，诸子擒之，乃邻舍子也。令仪曰："汝素寡悔，何苦而为盗邪？"曰："迫于贫耳。"问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与之。既去，复呼之，盗大恐，谓曰："汝贫甚，夜负十千以归，恐为人所诘⑥。"留之，至明使去。盗大感愧，卒为良民。

乡里称君为善士。君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

---

① 细民：小民，平民。
② 煎水：热水，开水。
③ 暵（hàn）：干燥。
④ 市井人：商贩。
⑤ 忤物：与人不合，得罪人。
⑥ 诘（jié）：追问。

掖之①。子伋，侄杰、倣，举进士第，今为曹南令族②。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丐者王江

丐者王江，居宛丘，喜饮酒，醉卧涂潦中，不以为苦。尝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气勃然，雪辄融液。游于市中，常髽角戴花⑦，小儿群聚捽骂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贩鬻饼饵⑧，晚不能售，辄呼与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饮，醉饱即睡，妇女在侧，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无他也。以此陈人敬爱之，至画其像，事以香火。刘述为京西漕至陈⑨，欲见江。方入城，江当道大骂，刘亦不知其江也，俾州挞之。明日，召江愧谢。江笑曰："骂运使受杖，兮也。"亦不谢。士大夫知其异，百计欲问其术，辄佯醉极口骂，终莫能问者。熙宁中，予为陈学教授，屡以酒邀之，饮不甚多，曰："年老气衰，不能剧饮如往日矣！"大肉、硬饼，亦皆不食。每欲啖，辄中止而噎，若喉中时有流水者然。畏其骂，不敢问也。一日言及养生事，江弗然欲骂，予曰："予以畏骂，久无所问，今日语，适然耳，非欲盗法也。且吾欲学道，开卷求之，虽不尽得，亦过半矣！顾方溺世故，妻孥满目前⑩，虽使吕公来，其如我何，而况尔耶？"江笑曰："君言是也。"予因曰：

---

① 掖：扶持，此谓教育。

② 令族：望族。

⑦ 髽（zhuā）角：梳在头顶两旁的髻。

⑧ 鬻（yù）：卖。

⑨ 京西漕：官名，即宋代京西路转运使。

⑩ 妻孥（nú）：妻子与儿女。

"吾决不问子术。姑告我昔本何人，缘何学道而已。"江曰："我本考城人，少亦娶妻，居妻家不事生业，妻父屡谴我，至加殴箠①。一日，闭门不纳。我傍待其门者累日，忽发愤弃之而游。少尝举学究，能诵周易。"试之，不遗一字。久之，太守陈述古招剑州李昊，使作符禁。昊为人大言多诞，欲见江。江即逃去，遂不知所在。

宋苏辙《龙川志略》卷2

道人气功救酒监

邓州新乡县，宣和中，尝有一道人求买酒，监务赵某每见辄喜之，必敕酒吏信数给与，或唤入坐，命之饮。道人积感其德。

赵夙苦羸疾②，时证候方危，累日不能食。道人入，语之曰："君病状殊不佳，远不过一年，近则半岁，恐无生理。"赵应曰："吾固甚苦此，自念无策，唯厌厌待尽而已。先生既言之，当有神术能生我。"曰："是事非吾所能办也。感君相爱，非不愿效力，知复奈何！"赵恳请再三，乃笑曰："姑为君谋之。后数日，试邀一髯道人同至此，君宜多设精果妙香，连沃以酒③，以大醉为期，则吾计得施矣。"遂去。

越五日，果与一客来，长六尺余，丫髻美髯④，气貌伟甚。见酒席，俱有喜色。三人同坐，每举一杯，前道人必令多酌髯，曰："尔素善饮，今幸勿惜量。"度至斗许⑤，觉跌宕

---

① 殴箠(chuí)：鞭子，鞭打。
② 羸(léi)疾：类似风樫的病。
③ 沃：灌。
④ 丫髻：两髻形状如丫。
⑤ 斗：古盛酒的器具。

不可支①。道人曰："尔已醉，少憩可也。"令扫地铺簟②，髯径就枕，鼻息如雷。

道人密引赵卧于旁，令眷背紧相挨，且熟睡。少顷，来坐其前，府身就髯项，吸其气满口，即嘘著赵顶上，又吸胸腹及臂股，亦如之，仆仆十余。及趋而出，髯忽寤，见人在侧，若有所失，大怒，跃起呼叫曰："畜生无状③，敢误我。"持杖将击道人。道人迎笑曰："何用如是，只费尔一年工夫，而救得一个性命，乃是好事。"髯怒稍息，但极口叱骂。良久，不揖主人而行。

赵即时气宇油油然④，明日即嗜食。甫十旬，肤革充盈，肌理如玉，略无病态。赵彦文子游与之有旧，常怜其疾，及是适见之，惊问所以，始尽道本末。二客皆不复再见。丫髯者，疑为钟离先生云。

宋洪迈《夷坚志》补卷12

优令箴戏

俳优、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贱者⑤，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朦诵工谏之义⑥，世目为杂剧者是也。

崇宁初，斥远元祐忠贤，禁锢学术，凡偶涉其时斫为所行，无论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对御为戏，推一参军作宰相，据坐宣扬朝政之美。一僧乞给公

---

① 跌宕(dàng)：行为放纵，不可检束。

② 簟 (diàn)：竹席。

③ 无状：无礼。

④ 油油然：光润的样子。

⑤ 俳 (pái) 优：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又称优人。侏儒：矮小的谐戏艺人。

⑥ 朦诵工谏：朦，即朦瞍。工，即工瞽。二者为古掌乐官，以盲者任之，诵《诗》以讽刺君过。

凭游方①，视其戒牒，则元祐三年者，立涂毁之，而加以冠巾②。一道士失亡度牒，问其披戴时，亦元祐也，剥其羽衣③，使为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获荐，当免举，礼部不为引用，来自言，即押送所属屏斥。已而主管宅库者附耳语曰："今日于左藏库请得相公料钱一千贯，尽是元祐钱，合取钧旨④。"其人俯首久之曰："从后门搬入去。"副者举所持梃扶其曰："你做到宰相，元来也只好钱。"是时至尊亦解颜。

蔡京作相，弟卞为元枢⑤。卞及王安石婿，尊崇妇翁。当孔庙释奠时，跻于配享而封舒王⑥。优人设孔子正坐，颜、孟与安石侍坐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子，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名世真儒，位号有间⑦，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惧拱于云不敢，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安，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生⑧。公冶长为窘迫之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意以讥卞也。时方议欲升安石于孟子之右，为此而止。

---

① 公凭游：云游的通行证件。

② 加以冠巾：喻令还俗。

③ 剥其羽衣：喻不许做道士。羽衣，道士服。

④ 合取钧旨：应听取您的命令。钧，尊称。

⑤ 卞为元枢：卞，蔡卞，字元枢。

⑥ 配享而封舒王：王安石死后，曾在崇宁三年，赐配文宣王（孔子）庙，列颜、孟之次，追封舒王。

⑦ 位号有间：说位次有间隔。

⑧ 公冶长：孔丘学生。

又尝设三辈为儒、道、释，各称诵其教。儒曰："吾之研学，仁、义、礼、智、信，曰五常。"遂演畅其旨，皆采引经书，不涉媟语①。次至道士，曰："吾之研学，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说大意。末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谈，不足听。吾之所学，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经渊奥，非汝等所得闻，当以现世佛菩萨法理之妙为汝陈之，盍以次问我。"曰："敢问生。"曰："内自太学辟雍②，外至下州偏县，凡秀才读书，尽为三舍生。华屋美馔，月书季考，三岁大比，脱白挂缘③，上可以为卿相。国家之于生也如此。"曰："敢问老。"曰："老而孤独贫困，必沦为沟壑，今所在立孤志院，养之终身。国家之于老也如此。"曰："敢问病。"曰："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处，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其于病也如此。"曰："敢问死。"曰："死者人所不免，唯穷民无所归，则择安隙地为漏泽园④，无以殓，则与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于死也如此。"曰："敢问苦。"其人瞑目不应，阳若恻悚然。促之再三，方蹙额答曰⑤：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

绍兴中，李椿年行经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严急，当其职者颇困苦之。优者为先圣、先师，鼎足而坐，有

---

① 媟(xiè)语：狎慢不敬的语言。

② 辟雍：宋徽宗崇宁间，"即城南门外相地营建外学，是为辟雍。"(《宋史·选举志》三)

③ 脱白挂缘：喻做官。

④ 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

⑤ 蹙(cù)额：紧皱额头。

弟子从末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奋曰："仁政必自经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为圣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颜子默默无语。或于旁笑曰："使汝在世非短命而死，也须做出一场害人事。"时秦桧主张李议，闻者畏获罪，不待此段之毕，即以谤亵圣贤叱执送狱。明日，杖而逐出境。

壬戌省试，秦桧之子熺，侄昌时、昌龄，皆奏名，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至乙丑春首，优者即戏场设为士子赴南宫，相与推论知举官为谁，或指侍从某。尚书某侍郎当主文柄，优长者非之，曰："今年必差彭越。"问者曰："朝廷之上，不闻有此官员。"曰："汉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来得？"曰："前举是楚王韩信，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为彭王。"问者蚩其妄，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①？"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谴罚云。

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4

许亢父子之死

靖康冬，金人再渡河。河北提刑许亢，坐弃洛口奔溃；窜吉阳。会巾原乱，不之贬所，与二子及从卒十余人，间关至南康②。不欲与州郡相闻，但入庐山一小寺栖止。

仆因摘园蔬与僧争哄，僧密诣郡告云："遭溃兵行劫，实烦有徒③。"郡守李定信之，即调兵授甲围其寺，尽缚亢父子

① 三秦：隐指秦熺、秦昌时，秦昌龄。

② 间关：形容道路崎岖艰险。

③ 实烦有徒：实在有劳您的部下，即婉转地请求派兵捕抓。

并从率送狱。

亢至廷下，大呼称枉，且具言平生资历。定曰："岂有曾为监司，所至不出谒而避匿者乎?"谕狱吏研鞫①，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阳与好言探迹。具酒同饮，了无盗劫之状。亢仓黄南来，妻妾沦落，告敕不一存②，无以自明，定疑不可解。

亢长子善占梦，亢语之曰："吾梦父子持伞行雨中，已而大风起，吹三伞皆半裂飞去，是何祥邪?"子泣曰："梦殊不吉，此父子离散为三之象也。"是夕，孔目又来，携酒肴甚盛，与三许剧饮，且满酌属亢曰③："提刑勉一醉，少倾徒两令郎宅舍矣。"会罢，各分囚之。过夜半，悉以铁椎击死。

定上奏，自言有除盗之功，未报而卒。凡予其事者，一月内继死，唯孔目独存。鄢陵人周西瑞琥尝知南康军，与定先后隔政，其子珏闻之孔目云。亢以武举得官。

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

交互姻缘

建炎三年，车驾驻建康④，军校徐信与妻子夜出市，少憩茶肆旁。一人窃睨其妻⑤，目不暂释，若向有所嘱者。信怪之，乃舍去。其人踵相蹑⑥，及门，依依不去。信问其故，拱手巽谢曰⑦："心有情实，将吐露于

---

① 研鞫：研究审讯。

② 告敕：同"告身"，委任官职的文书。

③ 属：同"嘱"，嘱咐。

④ 车驾：帝王代称，指宋高宗。

⑤ 窃睨（nì）：偷看。

⑥ 蹑（niè）：跟随，追踪。

⑦ 巽（xùn）谢：恭顺地道歉。巽，通"逊"。

君，君不怒，乃敢言。愿略移步至前坊静处，庶可倾竭①。”信从之，始言曰：“君妻非某州某县某氏邪?”信愕然曰：“是也。”其人掩泣曰：“此吾妻也。吾家于郑州，方娶二年，而值金戎之乱，流离奔窜，遂成乖张②。岂意今在君室。”

信亦为之怆然，曰：“信，陈州人也。遭乱失妻，正与君等。偶至淮南一村，逢妇人，敝衣蓬首，露坐地上，自言为溃兵所掠，到此不能行。吾乃解衣馈食，留一二日，乃与之俱。初不知为君故妇，今将奈何?”其人曰：“吾今已别娶，籍其赀以自给，势无由复寻旧盟。倘使暂会一面，叙述悲苦，然后诀别，虽死不恨。”信固慷慨义士，即许之，约明日为期，令偕新妇同至，庶与邻里无嫌。其人欢拜而去。

明日，夫妇登信门。信出迎，望见长恸③，则客所携乃信妻也。四人相对凄惋，拊心号兆。是日，各复其故，通家往来如婚姻云。

宋洪迈《夷坚志》补卷11

王从事失妻

绍兴初，四方寇盗未定，汴人王从事挈妻妾来临安调官，止抱剑营邸中④。顾左右皆娼家，不为便，乃出外僦民居⑤。归语妻曰：“我已得某巷某家，甚宽洁，明当先护笼箧行，却倩轿取汝。”

明日遂行。移时而轿至，妻

① 庶：庶几，也许，表示可能或期望。

② 乖张：分离。

③ 长恸（tòng）：大为悲哀。恸，极度悲哀。

④ 抱剑营：临安的一个街巷。

⑤ 僦（jiù）：租赁。

亦往。久之，王复回旧邸访觅，邸翁曰："君去不数刻，有轿来，君夫人登时去，妾随之矣。得非失路耶？"王惊痛而反。竟失妻，不复可寻。

后五年，为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鳖甚美，坐客皆大嚼，王食一脔[1]，停箸悲啼。宰问故，曰："忆亡妻在时，最能馔此。每治鳖裙，去黑皮必尽，切脔必方正。今一何似也，所以泣。"因具言始末。宰亦怅然，托更衣入宅。既出，即罢酒，曰："一人向隅而泣，满堂为之不乐。教授既尔，吾曹何心乐饮哉？"客皆去。

宰揖王入堂上，唤一妇人出，乃其妻也。相顾大恸欲绝。盖昔年将徙舍之夕，奸人窃闻之，遂诈舆至女侩家[2]，而货于宰，得钱三十万。宰以为侧室，寻常初不使治庖厨，是日偶然耳。便呼车送诸王氏，王拜而谢，愿尽偿元直[3]。宰曰："以同官妻为妾，不能审详，其过大矣。幸无男女于此，尚敢言钱乎？"卒归之。

予顷闻钱塘俞　话此，能道其姓名乡里，今皆忘之。如西安宰之贤，不传于世，尤可惜也。

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1

大义除奸

绍兴初，河南为伪齐斫据，枢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间谍。李本晋人，气豪，好交结，人多识之。至京师，遇旧友田庠。庠，亡赖子也[4]，知其南来，法当

---

① 脔（luán）：切成小块的肉。

② 侩：牙侩、市侩，买卖双方的中间人。

③ 元直：原价。

④ 亡赖子：不务正业的家伙。

死，捕告之，赏甚重，辄持之曰①："尔昔贷我钱三百贯，可见还。"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宁死耳！"

陕西人刘生者闻其事，为李言："报知庠不义，然君在此如落阱中，奈何可较曲直。"身与货孰多？且败大事，盍随宜饵之②。"李犹疑其为庠游说，然亦不得已，与其半。刘曰："勿介意，会当复归君。"李佯应曰："幸甚。"庠得钱买物，将如晋、绛。刘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即同涂③。

过河中府，少憩于河滩，两人各携一担仆，共坐沙上。四顾无人，刘问庠乡里年甲，具答之。刘曰："然则汝乃中国民，尝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刘曰："我亦宋遗民，不幸沦没伪土，常恨无以自效！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听涂说，不得实。幸有诚悫如李三者④，吾曹当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挟持以取其货？"庠讳曰："是固尝负我。"刘曰："吾素如此，且询访备至，甚得其详。吾与汝无怨恶，但恐南方士大夫谓我北人皆似汝，败伤我忠义之风耳。"遂运斤杀之⑤，仆亦杀其仆，投尸于河，并其物复回京师，尽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谢，刘笑曰："我岂杀人以规利乎⑥？"长揖而别。

李南还说此，而失刘之名，为可惜也。

宋洪迈《夷坚忘》丁志卷 9

---

① 持：挟持，要挟、威胁。

② 盍随宜饵之：何不适当满足他的要求。

③ 涂：同"途"。

④ 诚悫 (què)：诚实。

⑤ 运斤：挥动斧子。斤，斧子一类的工具。

⑥ 规利：谋利。规，谋划。

逻卒巧捕盗

隆兴元年，镇江军将吴超守楚州。魏胜在东海，方与虏抗，遣统领官盛彦来索资货。它将袁彦忠者主押金帛，从丹阳来。盛谒之，见舟内白金盈载，语袁曰："银置篓中甚易负，吾今夕当携壮士共取之，可乎？"袁笑曰："无伤也。"

是夕，有二十盗挟刀登舟，劫缚袁，掠银四百锭以去①，明日，袁诣府泣告吴，备道盛语。吴捕盛及其亲校讯治，不胜惨酷，皆自诬。追赃无所有，妄云："即时付一姻旧，赍往湖湘贩鱼米矣②。"吴不俟狱成，将先诛盛。

前一日，市人王林者素亡赖③，其妻冶容年少，当垆于肆④，与邻恶子通。适争言相詈⑤，林妻持杖击其七岁儿⑥。儿曰："尔家昨日拆灶修冶，必是偷官银埋窖耳。"逻卒闻之，相议曰："小儿忽有此言，出于无意，而王生固穿窬之雄也⑦，盍往察之⑧。"乃率五六辈往肆沽酒，且乞鱼肉，妻曰无有，群卒佯醉殴，突入厨，推灶砖落。妻大骂，卒谢曰："此细事，当为整之。"妻遽遮止，卒故毁之，见白镪满中，即执王及妻赴府，并俦党皆弃市⑨。盛彦几死而

---

① 锭：五十两为一锭。又称一笏。

② 赍（jī）：携带。

③ 亡赖：无赖，不务正业。

④ 当垆：卖酒。垆，放酒瓮的土墩，酒家守垆而坐，故称当垆。

⑤ 詈（lì）：骂。

⑥ 其：指与林妻相通奸的邻恶子。

⑦ 穿窬：窃盗。穿，穿壁。窬，逾墙。

⑧ 盍：何不。

⑨ 俦（chóu）党：同党。弃市：处以死刑。

得生矣。

宋洪迈《夷坚志》补卷 5

薛湘潭暗察无头案

薛大圭禹玉，本河东简肃公之裔。为人倜傥俊快，不拘小节，而深负吏才。

淳熙中，为湘潭令。新牧王宣子侍郎临镇①，诣府参谒。时湘乡县有富家女子，夜为人戕于室②，追晓，父母方觉之，但尸在地而失其首。告于都保，诉之郡县，历数月不获凶身。府招诸邑宰宴集，坐间及此事，薛奋请效力。

乃假吏卒数十辈，枉道过彼县境③。每一程减去五人或十人，唯留四卒荷桥，殊不晓其意。渐近女家，下而步行。遇三四道人聚野店，各有息气竹拍，从而求之，且脱巾换其所戴缁巾④，解衫以易布道袍服，与钱两千。薛多能鄙事，遂独身前进，戒从者曰："缓缓相随，视我所向，俟抛息气出外，则悉趋而集。"

望路次小民舍，一老媪在焉。入坐，将买酒。媪曰："此间村酒二十四钱一升耳，我家却无。"薛取百钱，倩买二升⑤。媪利其所赢，挈瓶去。少顷，得酒来，与媪共饮。媪喜甚，献熟牛肉一盘。

酒酣，薛云："村居安静，想住得好。"媪曰："正为一件公事，连累无限平民，我儿子也遭囚禁。"问何事，曰："某家小娘子，与东家第三个儿郎奸通，后来却被杀了，砍去头

---

① 新牧：新上任的知州。

② 戕（qiāng）杀害。

③ 枉道：绕道。枉，弯曲不直。

④ 缁（zī）巾：浅黑色头巾。

⑤ 倩（qìng）：请别人替自己做事。

埋于屋背树下。此郎日前累次手杀人，凶恶无比。他有钱有势，更不到官。乡人怕他如虎，都不敢说。”薛徐询其姓氏、状貌、居业，径造之。

唱词乞索，两后生与之十钱。弃于地曰：何得相待如此！”增至五十及百钱，皆掷之曰：“我远远到来，须要一千足陌，若九百九十九钱亦不去。”两生盖凶子之兄也，疑为异人或有道之士，逊言慰谢。凶子在内窥见忿怒不能忍，趋出，拟行拳。薛就门掷竹拍，从卒争赴，遂执之。凶子咆勃，薛批其颊曰：“汝杀了某家女子，却将头埋树底，罪恶分明，如何讳得？我是本县扑盗官，那得拒抗？”子无语，即缚往，发地取头，送于府。鞠治，伏辜①。

宣子嘉赏无已，率诸台交荐②，因改京秩③。《涑水纪闻》所载向文简雪僧冤事，亦以一媪言云。余甥玠说，其姻家也。

宋洪迈《夷坚志》支癸卷1

死而复生生复死

鄂州南草市茶店仆彭先者，虽廛肆细民④，而姿相白皙若美男子。对门富人吴氏女，每于帘内窥觇而慕之⑤，无由可通缱绻⑥，积思成瘵疾⑦。母怜而私扣之曰：“儿得非心中有所不惬乎⑧？试言之。”对曰：“实

---

① 伏辜：服罪。

② 交荐：一并（一起）荐举。

③ 京秩：京官。

④ 廛（chán）肆细民：指为市井小民，普遍百姓。廛肆：一家人家开的小店。

⑤ 窥觇（chān）：偷看。

⑥ 缱绻（qiǎnquǎn）：深情。

⑦ 瘵（zhāi）：病，多指痨病。

⑧ 有所不惬（qiè）：有什么不称心的。惬，惬意，满意。称心。

然，怕为爷娘羞，不敢说：”强之再三，乃以情告。

母语其父，以门第太不等，将诒笑乡曲，不肯听。至于病笃，所亲或知其事，劝吴翁使勉从之。吴呼彭仆谕意，谓必欢喜过望。彭时已议婚，鄙其女所为，出辞峻却①。女遂死，即葬于百里外本家。丧中凶仪华盛，观者叹诧。

山下樵夫少年，料其圹瘗藏之物丰备②，遂谋发冢。既启棺，扶女尸坐起剥衣。女忽开目相视，肌体温软，谓曰："我赖尔力，幸得活，切勿害我。候黄昏抱归尔家将息，若幸安好，便做你妻。”樵如其言，仍为补治茔穴而去③。及病愈，据以为妻。布裳草履，无复昔日容态，然思彭生之念不暂忘。

乾道五年春，绐樵曰④："我去南市久，汝办船载我一游。假使我家见时，喜我死而复生，必不究问。”樵与俱行。才入市，径访茶肆。登楼，适彭携瓶上。女使樵下买酒，亟邀彭并膝⑤，道再生缘由，欲与之合。彭既素鄙之，仍知其已死，批其颊曰："死鬼！争敢白昼现行！”女泣而走。逐之，坠于楼下。视之，死矣。樵以酒至，执彭赴里保。吴氏闻尔悉来，守尸悲哭，殊不晓阶以生之故，并捕樵送府。遣县尉诣墓审验，空无一物。狱成，樵坐破棺见尸论死，彭得轻比。

云居寺僧了清，是时抄化到鄂，正睹其异。《清尊录》所书大桶张家女，微相类云。

---

① 峻却：严词拒绝。

② 圹（kuàng）柩：墓穴棺椁。瘗（yì）藏：随葬品。

③ 茔（yíng）穴：坟穴。

④ 绐（dài）：哄骗，欺骗。

⑤ 并膝：一并坐下，促膝而谈。

宋洪迈《夷坚志》支庚卷1

祝震亨赎表妹

董宾卿字仲臣，饶州德州人。娶于同县祝氏。绍兴初，为汉州守，卒于官。其家不能遽归，暂居于蜀道。

长子元广，亦娶于祝。既除服①，调房州竹山令。妻生三女而死，元广再娶一武人之室。秩满②，挈家东下，与蜀客吕使君方舟偕行③，日夕往还，相与如骨肉。继室微有姿色，性颇荡，元广到临安亦死。吕阳示高义，携其孥复西④，遂据以为外妇，畜之郫县，而三女不知存亡矣。

祝次骞以两世宗姻之故，痛恻不去心，屡嘱乡人制帅王恭简公访求之，杳无消息。乾道初，祝知嘉州，就除利路运使⑤，正与吕为代⑥，恶其人，不俟合符，先期解印去。

岁丙戌，其子震亨东老摄四川总干⑦，属受檄来成都，涂经绵州。吴仲广待制为绵守，开宴延之，倡优毕集⑧。一妓立于户椽旁，姿态恬雅，不类流辈。东老注目，询队魁曰："彼何人？"曰："官人喜之邪？"曰："不然。吾以其不似汝曹，故疑异而问耳。"曰："是薛倩也。"未暇应，吴适举杯相属，辞以不能饮。吴责队魁，必使劝酬。

---

① 除服：脱去丧服。指守丧三年已满。

② 秩满：任期已满。

③ 方舟：两船相并。

④ 孥(nú)：妻子儿女的统称。

⑤ 利路：利州路。运使：转运使。

⑥ 正与吕为代：吕正好接任其职（嘉州太守）。

⑦ 震亨东老：祝震亨，字东老。总干：总领，掌所辖诸军钱粮。

⑧ 倡优：妓女和乐舞艺人。

魁笑曰："若使总干饮尽，非薛倩不可。"吴亦解颜曰："素识其人乎？"曰："前者未尝到大府，何由与此曹相款接？但见其标格如野鹤在鸡群，非乡中人①，所以扣诸其长，无他意也。"吴即令侍席。因密谂之曰②：汝定不是风尘中人，安得在此？"始犹羞涩不语，久乃言："本好人家儿女，祖、父皆做官，不幸失身辱境，只是前生业债，今世补尝。夫复何说！"东老矍然有感曰③："汝祖汝父非汉州知州、竹山知县乎？"倩惊曰："吾官如何得知？"东老曰："汝母姓祝乎？乃我姑也。吾闻汝母子流落，寻觅累年，未尝少置怀抱，不意邂逅于此。"又历道所从来，乃知昨为继母鬻于薛媪④，得钱七千，今在籍岁余矣。语竟，不觉堕泪。一座倾骇，争致问。东老曰："其话甚长，兹未可以立谈尽，他日当言之。"酒罢，归馆舍。

翌日，倩偕其母来，吴守亦至。因备陈本末，丐为除籍。吴曰："此易尔。事竟如何？"曰："正有望于公。其人于震亨为表妹，必嫁之，当以此行所得诸台及诸郡餉赆为资送费⑤。今且托之于令人所。"吴笑曰："天下义事，岂应一人独擅，吾当以二十万钱助之。"东老遂往成都。

越一月复还，合所得为五十万，悉付倩。吴喜曰："已为择一佳婿。"即嫁之。婿姓史，失其名，次年预乡荐。又物色

---

① 乡中人：此中人，指风尘中人，即娼妓。

② 谂（shě）：同"审"，讯问。

③ 矍（jué）然：惊惶的样子。

④ 鬻（yù）：卖。

⑤ 餉赆（jìn）：发给行者的路费。资送费：指嫁资。

其兄弟所在，运使皆赒以生理①。汉州之后，赖以不绝。

宋洪迈《夷坚志》支戊卷9

张鬼子戏鬼

洪州州学正张某，天性刻薄，志而益甚，虽生徒告假，亦靳固不与，学官给五日则改为三日，给三日则改为二日，它皆称是，众憾之②。

有张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众使伪作阳府追吏以怖张志，鬼子欣然曰："愿奉命。然弄假须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众曰："牒式当如何？"曰："曾见人为之。"乃索纸以白矾细书，而自押字于后。

是夜，诣州学，学门已扃③，鬼子入于隙间，众孩愕。张志见之，怒曰："畜产何敢然？必请人使尔夜怖我。"笑曰："奉阎王牒追君。"张老索牒，读未竟，鬼子露其中，有两角横其首。张惊号，即死。

鬼子出，立于庭，言曰："吾真牛头狱卒，昨奉命追此老，偶度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惧不敢归，赖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成真矣。"拜谢而逝。

陈正敏《遁斋闲览》记李安世在太学，为同舍生戏以鬼符致死，与此颇同，然各一事也。

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3

谑言致祸

武陵民张二嫁女，招邻里会饮，郑二夫妇予焉。郑妻素与王和尚者通，人多知之，洒

---

① 赒(zhōu)：周济。生理：谋生之道。

② 憾：遗憾，不满。

③ 扃(jiōng)：上闩、关门。

酣后，偶堕箸于地，张妻戏曰："定有好事。"郑妻笑问故，曰："别无好事，只是个光头子。"一坐哗然，郑已不堪。俄有外人唤不出，附耳语而去。众问为谁，曰："王阇黎典袈裟在我处①，将盐来赎。"众又大笑。郑夫妻大怒，舍去。

郑、张皆义勇民兵。郑归，取所佩刀，再至张门叫呶②。张不胜愤愤曰："你家做如此事，我请你酒食，却提刀上门骂我。"亦拨刀逐之。郑愈怒，其子八九岁，卧于凳上，自捽其首③，断臂折胁以死④，而大呼投里正，言："张二杀我儿！"

里正捕系张，仍飞报县主簿李大东摄令事，檄巡检验实。张言了不知郑子致死之因，而郑妻守尸，拊膺哭云⑤："只有一子，为夫所杀，将以图赖张二。"于是两家悉对狱，郑坐杀子诬人黥流远郡，张夫妇受杖，郑妻、王僧伏奸罪杖脊。以酒席言谑之故，致祸如此。

宋洪迈《夷坚志》支卷10

朱四巧胜悍贼

婺民朱四客有女，为吴居甫侍妾。每岁必往视，常以一仆自随。因往襄阳，过九江境，山岭下逢一盗，躯干甚伟，持长枪，比朱使住而发其箧⑥。朱亦健勇有智，因乘间自后引足蹴之⑦，附于岸下，且取其枪以行。

暮投旅邸，主媪见枪，扣

---

① 阇黎：指代高僧。
② 呶（náo）：喧哗。
③ 捽（zuó）：揪住。
④ 折胁（xié）：折断肋骨。胁，从腋下到腰上的部分。
⑤ 拊膺（fǔyīng）：拍胸脯。
⑥ 箧（qiè）：小箱子。
⑦ 蹴（cù）：踢。

之，遂话其事，媪愕然，如有所失。将就枕，所谓盗者跛曳从外来①，发声长叹曰："我今日出去，却输了便宜，反遭一客困辱。"欲细述所以，媪摇手指之曰："莫要说，他正在此宿。"乃具饭饷厥夫②，且将甘心焉。

朱大惧，劄壁而窜，与仆屏伏草间，盗秉火求索，至二更弗得。夫妇追慑于前途十数里。朱度其已远，遽出焚所居之屋。未几，盗归，仓皇运水救火，不暇复访，朱遂而得脱。

宋洪迈《夷坚志》支丁卷4

湖州姜客

湖州小客，货姜于永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强称之。客语侵生，生怒，殴其背，仆户限死③。生大窘，祷祈拯救，良久复苏。饮以酒，仍具食谢前过，取绢一匹遗之④。还次渡口⑤，舟子问何处得绡，具道所以，且曰："使我一跌不起，今作他乡鬼矣！"

时数里间有流尸，无主名。舟子因生心⑥，从客买其绢，并丐筠篮⑦。客既去，即运篙撑尸至其居，脱衫裤衣之。走叩王生门，仓皇告曰："午后有湖州客人过渡，云为君家捶击垂死，云有父母妻子在乡里，浼我告官⑧，呼骨肉直其冤，留绢与篮

---

① 跛曳（yè）：一瘸一拐。曳，牵拉。
② 厥夫：她的丈夫。
③ 仆户限死：倒在门槛上晕死过去。
④ 遗（wèi）：赠送。
⑤ 次：临时留宿。
⑥ 生心：有了心计。
⑦ 丐筠篮：丐要（客）的竹篮。
⑧ 浼（měi）：托请，央求。

为证，不旋踵气绝①。绢今在是，不敢不奉报”。王生震怖，尽室泣告，赂以钱二百千。舟子若不得已者，勉从其请，相与瘗尸深林中②。翌日徙居，不知何所届。黠仆闻其故③，数数干求④，与者倦矣，而求者未厌，竟诣县诉生。下狱，不胜拷掠，以病死。

明年，姜客又至，访其家，以为鬼也，骂之曰："向者汝邂逅仆绝，继而无他，却使我家主死于非命，今尚来作祟邪!"客引袖怪叹曰："我去岁几死，赖君家救活，蒙赐绢，卖与渡子，径归矣。今方赍少土仪⑤，以报大德，何谓我死为鬼乎?"王子哀恸，留客止泊，而执故仆诉冤。索捕舟子，得于天台穷壑中，遂皆毙于狱矣。乃吴子南说。

宋洪迈《夷坚志》补卷5

陆彦回致仕

陆彦回为真州通判，一日疾几卒，幕官诸人白郡，为下致仕状，状附递即安。明日，遂出听事，而不知乞致仕矣。诸人遂密告其妻，其妻遗志媪诣州具言。

朝奉⑥到官未久，与同官初无怨仇;诸人皆作官养老幼，独朝奉令致仕，何耶？郡主与诸人厚赂健步趁递⑦。后八日状回，乃白陆，陆欣然，欲具

---

① 旋踵：转足之间，言时极短。

② 瘗（yi）：埋葬尸体。

③ 黠仆：狡黠的仆人。

④ 数数干求：多次勒索。

⑤ 赍（ji）：携带。土仪：土产，土特产。

⑥ 朝奉：即陆彦回。

⑦ 健步：跑得快的人。趁递：追赶投递致仕状的人。

会以集同僚。是夕，病复作，乃卒。

宋王巩《随手杂录》

建昌黑店

赵彦珍自鄱阳往江西，至建昌境。暮投居民，庭户极迫窄，埃尖不扫。主人乃屠者，为不得已之状，留使宿。

引入一室，门扇皆抽替开阖，且无油点照。赵与同行余二秀才及一担仆共处。余踏地下有穴，可六七寸阔，以杖探之，杳然深黑，而其底铿訇有声①，疑非佳处。寝榻上铺板阁露一圆窍，赵登榻仰窥之，连接三间，外乃有灯光，尤用为怪②。不敢寐，取随身概栗杖置于侧③，卷藏紫罗衫于柱罅④，思所以脱危机之策。

尽启两笼，击碎陶器十余个，曳外出，痛捶。主人家闻叫呶⑤，走问其故，曰："我是个穷汉，亲戚倩带少信物与城中官员，此仆贪吃村酒，一路撞磕，大半坏了，不知教我将何物陪填。"主人顾妻子，颇惨恨，劝使释仆。赵归舍，举床拒户，展转到晓告去。

前人云彼屠寻常多杀害行旅，伺客熟睡，则从高以矛椹其腹⑥，死则推陷穴中，吞略衣装，续刳肉为脯⑦，售于墟落⑧。知赵必有备，乃得全生。彦珍说。

---

① 铿訇(kēnghōng)：象声词，是指钟鼓相杂的声音。訇，也作轰。

② 用为怪：以为怪，觉得不正常。

③ 概(jí)栗：木名。

④ 罅(xià)：缝隙、裂缝。

⑤ 呶(náo)：喧哗。

⑥ 椹(zhèn)：击刺。

⑦ 刳(kū)肉为脯：把肉割下制成肉干。

⑧ 墟落：村落。

宋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3

吴约中计破财

士大夫旅游都城，为女色所惑，率堕奸恶计中。宣教郎吴约，字叔惠，道州人。以父左朝奉郎民瞻遗泽补官①。再仕广右，自韶州录曹赴吏部磨勘②。家故饶财，且久在南方，多蓄珠翠香象奇货，骏马及鞍勒可直千缗，悉携以自随。待引见留滞，数出遨嬉，服御丽好，又与邻近寓馆诸客相习熟。

有宗室赵监庙，挈家居百步间，志同道合，数以酒馔果蔬来致饷，吴亦答以南中珍异。赵邀至居舍，情均骨肉，时取其衣衾洗濯缝纽，细意熨贴，曲尽精致。周旋益欠，令妻卫氏出相见，美色妙年，吴为之醉。遂同饮席，酒酣以往，笑狎谑浪③，目成云雨④，忘形无间。赵殊不动容，唯恐宾之不我顾⑤。如是者屡矣。

一日，赵从吴假仆马，欲往婺⑥。吴玄遣亡。卫密使苍头持简来⑦，约未申前后诣彼，云机不可失。吴欣然而行。至，延入邃阁⑧，张筵偶坐，极其欢适。卫善讴，且慧黠，唱酬应和出人意表。及暮，遂留宿。

将就枕，忽闻扣扉甚急，乃赵生归。卫悚汗变色，命侍妾收撤觞豆，扫除肴核。方毕，赵从外来。吴欲窜去，而不得其

---

① 遗泽补官：恩荫补官。

② 录曹：录曹参军。磨勘：考察迁转。

③ 谑（xuè）浪：戏谑放荡。

④ 目成云雨：指眉目传情。云雨：男女欢合。

⑤ 不我顾：不顾我。

⑥ 婺：婺州。

⑦ 苍头：奴仆。简：书简。

⑧ 邃阁：幽深隐蔽的屋子。

门，卫目之，俾趋伏床下①。卫见赵，问何以遽还，曰："大风激浪如山，渡江不得，暂归，拂晓即东矣。"索汤濯足，置盆于前，且洗且浇，须臾间水流满地。

吴衣裳齐楚，虑为所污，数展转移避，窸窣有声。赵秉烛照见之，叱使出，曰："与君本非亲旧，但念羁旅中，故相暖热。今交游累月，何意所为若是！吾妻系宗妇，岂得辄犯？明当执以告官。此衅由淫妇始，且先痛捶，然后断之以法。"吴首谢愆②，遂与卫并施束缚，坐于地上，鞭卫背数十。

赵取酒独酌，且饮且骂，以贱畜丑诋。卫不敢对，但悲泣咽。赵抚剑疾视，如将挥击。夜过半，方熟睡。卫语吴曰："今日之事，固我误官人，亦是官人先有意向我，不谓随有事败、我前者用宗荫，刑责所不加，倘坐奸论，只同常人。我委身受杖不足道，将来犹可嫁与市井细民为妻，奈官人何？"吴曰："汝夫利吾财耳。"卫曰："实然。"

赵睡起，诃詈愈切。吴请输金赎罪，嘻笑曰："我忝为天胄③，顾以妻子易贿邪④？"吴乞怜不已，愿纳百万，弗应。增至三倍，仍并鞍马服玩尽赂之，始肯解缚，使自状其过乃放归。于是壮夫数辈尽掇资装去。

同邸多为不平，或谓曰："彼岂真宗妇哉！？盖猾恶之徒，结娼发诱饵君，而君不悟也。"吴大倦悒⑤，拟讼诸府县。往视彼处，空无一迹，怨恨欲死。囊

① 俾（bǐ）：使。

② 谢愆（qiān）：谢罪。

③ 忝为天胄：身为皇族的谦称。忝，辱。天胄，天子后裔。

④ 顾：及而，却。

⑤ 倦悒（juānyì）：忧郁。

中枵然①，几无糊口之费。

迨改秩，再任连州阳山县。归，所丧既多，心志罔罔②，而且贻里社媢讥议，常如醉梦中。遂感疾沉绵，未赴官而卒。

宋洪迈《夷坚志》补卷 9

针灸接生

朱新仲祖居桐城，时亲识间一妇人妊娠将产，七日而子不下，药饵符水，无所不用，待死而已。名医李几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视之。李曰："此百药无可施，惟有针耳。然吾艺未至此，不敢措手也③。"遂还。

而几道之师庞安常适过门，遂同谒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许诺，相与同往。才见孕者，即连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汤温其腰腹间，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觉肠胃中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母子皆无恙。

其家惊喜拜谢，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儿已出胞，而一手误执母肠胃，不复能脱，故虽投药而无益。适吾隔腹扪儿手所在，针其虎口。儿既痛，即缩手，所以遽生，无他术也"。令取儿视之，右手虎口针痕存焉。其妙至此。新仲说。

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 10

乘　隙

濠州定远县一弓手，善用矛，远近皆服其能。有一偷亦善击刺，常蔑视官军，唯与此

---

① 枵（xiāo）然：空洞无物的样子。

② 罔罔：精神恍惚的样子。

③ 措手：着手处理。

弓手不相下。曰："见必与之决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适值偷在市饮酒，势不可避，遂曳矛而斗。观者如堵墙。久之，各未能进。弓手者忽谓偷曰："尉至矣，我与汝皆健者，汝敢与我尉马前决生死乎？"偷曰："诺。"弓手应声刺之，一举而毙，盖乘其隙也。

又有人曾遇强寇斗，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满口，忽噀其面①，其人愕然，刃已揕胸②。后有一壮士，复与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复用之。水才出口，矛已洞颈。盖已陈刍狗③，其机已失，恃胜失备，反受其害。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3

小道士得妻

蔡州有村童，能棋，里中无敌。父母将为娶妇，力辞曰："吾门户卑微，所取不过农家女，非所愿也。儿当挟艺出游，庶几有美遇④，以偿平生之志。"遂著野人服⑤，自称小道人，适汴京⑥，过太原、真定，每密行棋觇视⑦，自知无出其右者，奋然至燕。

燕为虏都，而棋国手乃一女子妙观道人。童连日访其肆，见有误处，必指示。妙观惧也众哂⑧，戒他少年遮阑于外，不使入视。童愤愤即彼肆相对僦

---

① 噀(xùn)：把含在口中的水喷出。

② 揕（zhèn）：用刀剑刺之。

③ 刍狗：草和狗，比喻轻贱无用之物。

④ 庶几：也许。

⑤ 野人：乡野之人。

⑥ 适汴京：到京都汴梁。

⑦ 觇（chān）视：偷看，暗中观察。

⑧ 哂（shěn）：讥笑。

屋①，标一牌曰："汝南小道人手谈②，奉饶天下最高手一先③。"妙观益不平，然揣其能出已上，未敢与校胜负，择弟子之最者张生，往试之。张受童一子，不可敌，连增至三④。归语妙观曰："客艺甚高，恐师亦须避席。"

未几，好事者闻之，欲斗两人，共率钱二百千，约某日会战于僧舍。妙观阴使人祷童曰："法当三局两胜，幸少下我，自约外奉五十千以酬。"童曰："吾行囊元不乏，钱非所望。然切慕其颜色，能容我通衽席之欢乃可⑤。女不得已，许之。及对局，童果两败，妙观但酬钱，而不从其请。

适虏之宗王贵公子宴集，呼童弈戏，询其与妙观优劣。童曰："此女棋本劣，向者故下之耳。"于是亦呼至前，令赌百千。童探怀出金五两曰："可赌此。"妙观以无金辞。童拱白座上曰："如彼胜则得金，某胜乞得妻。"坐客皆大笑，同声赞之曰："好！"妙观惭窘失措，色如死灰，遂连败。既退，复背约。童以词诉于燕府，引诸王为证，率得女为妻⑥，竟如初志。

宋洪迈《夷坚志》补卷19

因祸得福

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杀人以祭之。凡得儒生为上，祀僧为次，余人为下。有儒生行郴连道中，日将暮，遇耕者，问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

---

① 僦（jiù）屋：租房子。

② 手谈：下棋。

③ 一先：围棋术语，执黑子先手。

④ 连增至三：一连让到三子。

⑤ 衽席：卧席，此指男女之事。

⑥ 卒：终于。

曰："前有猛兽为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居民，可以 宿。"生信之。趋而前，始入一荒径，诘屈，行者甚少。忽见高门大第，主人出，见客甚喜。延入一室，供帐赫然，肴馔丰美。既夕，有妇人出，问生所。观其色，甚艳。生戏一言挑之，欣然而就。生由是留连数日。妇人亦比夜而至，情意款昵①，乃私为生曰："是家将谋杀子以祭鬼，宜早自为计。我亦良家子，为其所劫至此。所以遣妾侍君者，欲以缀君留耳。"生闻大骇。乃夜穴壁，与妇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县。县遣吏卒捕之，尽得奸状，前后被杀者数十人。前所见指途耕者，亦其党也。于是一家尽抵极法。生用赏得官，遂与妇人偕老焉。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2

钱 痴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一豪家，日闻歌钟之声。其家僮仆数十人，常往来曼卿之门。曼卿呼一仆，问豪为何人？对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岁，并无昆弟②。家曳罗绮者数十人。"曼卿求欲见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尝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见。然喜饮酒，屡言闻学士能饮酒，意亦似欲相见，待试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 即箸帽往见之，坐于堂上，久久方出。主人箸头巾，系勒绵，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引曼卿入一别馆，供帐赫然。坐良久，有二环妾各

---

① 款昵：诚恳亲密。

② 昆弟：昆指哥哥，该词即谓兄弟。

持一小盘至曼卿前。盘中红牙牌十余，其一盘是酒，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具，一盘肴馔各令择五品。既而二环去，有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妆服人品，皆艳丽粲然。一妓酌酒以进，酒罢，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盘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去，略不揖客。曼卿言豪者之情状，懵然愚痴，不分菽麦①。而奉养如此，极可怪也。他日试使人通郑重②，则闭门不纳，亦无应门者。问其近邻，云其人未尝与人往还，虽邻家亦不识面。古人谓之钱痴，信有之。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8

美食者

韩玉汝丞相喜事口腹③，每食必殚极精侈④。性嗜鸽，必白者而后食。或以他色者给之，辄能辨其非，世以为异。然以事古人固已有之。晋史：符坚从兄子朗，国破归晋，司马道子为设盛馔，极江右精肴。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小生耳⑤。"既问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朗曰："此鸡栖常半露⑥。"检之皆验。又食鹅肉，知黑白之处，人不信，记而试之，无厘之差。时咸以为知味，与玉汝白鸽事正同。此非有法可传，益独得于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独得于心，而默契圣贤于千载之上。以

---

① 菽（shū）：豆类的总称。

② 使人通郑重：派人致感谢之意。

③ 口腹：指精美佳肴。

④ 殚（dān）：用尽、竭尽。

⑤ 生：副词的后缀，多见于早期白话。

⑥ 半露：半截露在外边。

此推之，殆无可疑。但不能章章如是①，故信之者寡耳。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0

损人害己

李士衡为馆职，使高丽，一武人为副，高丽礼币赠遗之物，士衡皆不关意，一切委于副使，时船底疏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缣帛藉船底②，然后实已物以避漏湿。至海中，遇大风，船欲倾覆，舟人大恐，请尽弃所载，不尔船重必难免。副使仓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拣择。约投及半，风息船定，即而点检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无所失。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9

克已复礼天下归仁

或问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谓"克已复礼，天下归仁"，胡举邵尧夫诗以答之，云："门前路径无令窄，路径窄时无过客，过客无时路径荒，人间遍地生荆棘。"其人默悟。

宋子俞子《萤雪丛说》卷下

孔庙位次与礼不类

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故坐祀于庙堂上。其后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缺。然颜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庑下从祀之列③，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又孟子配食与颜子并，

① 章章：引申之意为事事处处。

② 缣（jiān）帛：缣，细绢，缣帛，古代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品。

③ 庑（wǔ）：厢房。

而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此两者于礼、于义，实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议耳。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韩公为宰相①，欧阳公在翰林②，包孝肃公为御史中丞③，胡翼之侍讲在太学④，皆极天下之望。一时士大夫相语曰："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欧阳公之子发、棐等，叙公事迹，载此语，可谓公言。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三老语

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记，但忆少年时，与盘古有旧。"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尔来吾筹已满十间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弃其核于昆仑山下，今已与昆山齐矣。"以余观之，三子者，与蜉蝣朝菌，何以异哉！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2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小儿听"三国"

王彭尝云⑤："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

---

① 富韩公：富弼。
② 欧阳公：欧阳修。
③ 包孝肃公：包拯。
④ 胡翼之：胡瑗。
⑤ 王彭：字大年，太原人。彭博学精练，书无所不通，喜苏轼文。嘉祐八年在凤翔任监府诸军。

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为武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辞，字大年。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1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有缝浮屠①

石塔长老戒公，东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迓之。东坡曰：“吾欲一见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这着是砖浮屠耶。”坡曰：“有缝奈何？”曰：“若无缝，争容得世间蝼蚁。”坡首肯之。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10

道士治病

江焕言：冯悦御药，服伏火药多，脑后生疮，热气冉冉而上，几不济矣。一道人教灸风市穴十数壮②，虽愈时复作。又教冯以阴炼秋石，以大豆卷浓煎汤下，遂悉平，合其阴阳也。

阴炼秋石法，余昔有之，沈旸所传是也。大豆卷法，大豆于壬癸日，浸井华水中，候豆生牙，取皮作汤使之。

宋王巩《甲申杂记》

桐江猫与鼠

桐江民豢二猫，爱之甚，坐卧自随，但日观其食饥饱，暮夜必藉而寝。或持置怀抱间，摩手拊惜。出则戒婢谨视之。

一日，鼠窃翁中粟，堕不

① 浮屠：梵语佛陀的旧译名，原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古时曾把佛塔误译成浮屠，所以又称佛塔为浮屠。

② 壮：中医艾灸，一灼称一壮。

能出，婢走告主人。主人喜，携一猫投于瓮。鼠跳踯上下，呼声甚厉。猫熟视不动，意伺其便也。久之，乃跃而走。主人笑，又取其次。方投瓮，亦跃而出。庭有雏鸡方戏，反遭搏而死。婢怒言："吾待二猫甚力，今见鼠不捕，顾残我鸡，复何用？"主人惭不答，而使借邻室猫。至，窥瓮，爪婢衣不肯下，至破袖伤臂。鼠扬扬在中饱食粟，不避人。

至于明日，婢不胜愤，将梃就击①。挺才入，鼠即缘之而上。婢惊弃挺，遂脱。以三猫一婢而不能取一鼠，俾之得志而去②，亦可谓黠矣③。

宋洪迈《夷坚志》三已卷10

一郡多名

古有九州，秦汉分置郡县，《东汉志》仍以九州总之④，唐改郡为州，统以十二道使；至本朝，多仍唐旧。有一州而四名者，如会稽郡，名越州，名绍兴府，名镇东军额⑤。有一郡而三名者，如吴郡，名苏州，名军兴府，名皆曰平江。有一郡而二名者，如毗陵郡，又曰常州之类是也。又有名交而难别者，如颍州曰顺昌府，许州曰颍昌府之类。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7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炀王炀帝

金酋完颜亮陨于广陵，葛

---

① 梃：棍。
② 俾（bǐ）：使。
③ 黠（xiá）：机灵、狡猾。
④ 《东汉志》：即《后汉书·郡国志》。
⑤ 额：依下文，疑作"类"。

王褒已自立，于是追废为王，而谥曰炀。迈奉使之日，实首闻之。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言及此，云北人戏诮之曰："奉敕江南干当公事回。"及归，觐德寿宫奏其事，高宗天颜甚悦，曰："亮去岁南牧①，已而死归。人皆以为类苻坚，唯吾独云似隋炀帝，其死处既同，今得谥又如此，岂非天乎！"此段圣语，当不见于史录，故窃志之。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佛胸卐字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开字于胸卐前②，蹑千轮于足下③。"又《占相部》云："如来至真，常于胸前自然卐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秽浊不善行故④。"予于《夷坚丁志》中载蔡京胸字，言"京死后四十二年迁葬，皮肉消化已尽，独心胸上隐起一卐字，高二分许，如镌刻所就。"正与此同。以大奸误国之人，而有此祥，诚不可晓也。岂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数，故产此物，以为宗社之祸邪?!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后生可畏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见后进中异常者，心摩抚之。雷公希颜，本其门下士，后见其

---

① 南牧：南侵。

②卐(wàn)：梵文。本不是文字，为佛教如来胸前的符号，意为吉祥幸福。武则天周长寿二年，始权制此文，音之为万。

③ 蹑（niè）：履，践，踩踏。

④ 蠲（juān）：除去，减免。蠲除：免除。

铎芒气势，恐其害已，甚惮之。尝为檄以疏其过恶，已而焚之。李公钦止、刘公光甫，皆推挹屏山①，然屏山以为李有钩钜②。刘谈论铎出，皆惮之。尝谓余曰："若钦止之目、希颜之髯、光甫之牙，皆可畏。"余每与先子言，以为笑。

金刘祁《归潜志》卷10

杨之美致诗赵周臣

赵翰林周臣，为学士，杨之美为礼部尚书，二公相得甚欢。盖杨虽视赵稍后，且齿少，赵以其学问政事过人，雅重之。而杨事赵亦谨。正大初，朝廷以夏国为北兵所废，将立新主，以赵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册之。既行，馆阁诸公以为赵公此行必厚获，盖赵素清贫也。至界上，朝议罢其事，飞驿卒遣追回。当驿卒之行也，杨公在礼部召至，授以一卷书，封印甚谨，谕以直至学士面前开拆。卒既至赵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礼部实封。赵公疑讶，不知为何事，启之，乃杨公诗一首也。其诗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节煌煌使夏台。马上逢人唾珠玉，笔头到处洒琼瑰。三封书贷扬州命，半夜雷轰荐福碑。自古书生多薄命，满头风雪却回来。"赵公抚掌大笑，后朝野喧传，以为笑谈。

金刘祁《归潜志》卷9

苏 胖

许州有苏嗣之者，云东坡后裔，盖子由久居颍川，有族不南渡者也。其人皮蠢骙③，富于财，以赀入官，交结权要。短

---

① 挹（yì）：拉。
② 钜（jù）：钩子。
③ 骙（ái）：傻。

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为笑。以其肥硕也，呼为“苏胖”。余尝与雷希颜谈及之，雷曰：“颇间夜僵水牛之说乎？”余对不知也。雷曰：“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今苏胖生，一夕郑村水牛尽死也。”此可大笑。

金刘祁《归潜志》卷9

王晦捉奸

王副枢晦，子明，自布衣时，慷慨以侠闻。其友人出游久，妻与一僧私，既归，晦以告其友，无如之何。晦教之，复为远出计，治装即岐，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见之趋，启轩以逃。晦伏轩外，以铁简迎击，僧脑出而毙。明日，晦诣有司等自陈其事，有司义而释之。其后守顺州，竟以节死。

金刘祁《归潜志》卷10

奇女奇妾

宁州频岁饥疫，五苓夷强盛，遂围州城。李毅病卒，女秀，明达，有父风，众推领州事。秀奖励战士，婴城固守。城中粮尽，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辄出兵掩击破之。荀崧都督荆州，屯宛，杜曹引兵围之。崧兵食尽，欲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览。崧小女灌年十三，帅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且战且前，遂达览所。又为崧书，求救于周访，访遣子抚帅兵，与览共救崧。又唐崔旰入朝，以弟宽为留后。杨子林帅精骑数千，乘虚突入成都。宽不能制，旰妾任氏，出家财募兵，得数千人，帅以击子琳，破走之。兵凶战危，男子不免为床下伏，奇女奇妾，于黄卷中得之，吾独为之一快。

元陈世隆《北轩笔记》

纯父怪癖

畅师文字纯父，洛阳人，好奇尚怪。卢处道任陕西廉访副使日，纯父佥司事，同按部巩昌。一日总帅汪公言于卢公曰：“吾意欲邀两公至家小饮，而佥事情颇不常，不敢造次，公试觇之，按事之暇。”卢从容语之曰：“总帅公，连姻帝室，家世勋伐如此，吾察其意，似欲屈我辈一至其家者，或可一报谒否，是时宪纲犹得相往复也。”纯父欣然曰：“何不可之有？彼帅府虽水，亦不当饮。汪公今时重臣，相好有素，使其设具见招，固当一往矣，且不当缓，明日即可矣。”汪公即张具以俟。翌日联骑而往。茶罢命酒，宾主欢然，无不引满。至所谓正饭者，主人亲置之案，且持筋侑食①，纯父忽顾使其童，泻羹于地，罗笼饼其侧。主人命再供，既至复如前，迳推案上马而去。举坐不乐而罢。卢后问之故，乃作色曰：“吾故饲之而出耳。”及归，郡官例送至第一驿，行次，见水清澈，乃驻马曰：“此水可濯吾足，诸公请先往。”汪不获已，留知事者以俟之。洗毕，呼知事者取靴来，其人固已不堪矣，勉为之前，手举靴以进，乃取靴反向，以扣其面曰：“汝闻吾靴。”知事乃即夺靴，投溪流中，跃马疾驰至驿，泣诉之，皆为绝倒，使人别持靴与之。后处道赴湖南宪，舟次郢州驿，夜与刘致时中坐白雪楼上，更阑烛尽，无可晤语。卢曰：“纯父分司，去此未久，必有佳话。因乎驿二姬生者沃之酒，问之，姬乃曰：

---

① 侑（yòu）：劝人（吃、喝）。

“其未至也，闻为性不可测，供顿百需，莫不极其严洁。既至，首视厨室，怒曰：‘谁为此者？’馆人曰：‘典史。’摄之前跪，而嫚骂之，众莫晓所谓。良久，其童从旁言曰：“相公不与吏辈同饔爨①，当别甓小灶②，且示以釜之大小，薪之短长，各有其度，俾别为之。”典史者，奔去持锅负薪，与泥甓偕至，仍命典史躬自涂塈之③。既毕，复怒捽典史跪之④，曰：“吾固知汝不克供职，行且决罢汝矣。’众亦莫晓所谓。其童又言曰：‘釜腹有煤，未去也。’令馆人脱釜，覆之地，以手拭煤，涂典史之面，而叱出之。一日作馄饨八枚，召知府毕食之。其法，每枚用肉四两，名为满楪红。知府不能半其一，彼则享已尽矣。时所供醯颇醨⑤，知府云：‘敝舍有佳者，当令姬副使，送膳夫所。’少顷，知府遣姬以碗盛醯至。问曰：‘何物也？’姬应之曰：‘知府送酢⑥。’郎令跪阶下饮之至尽。曰：‘为我谢知府。’出而哇之。”二公因相顾大笑。处道曰：“纯父有洁疾，与人饮必欲至尽，以巾拭爵，干而授之，则喜，苟有余沥，必怪之，自饮亦然。食物多手自制，水惟饮前桶，薪必以尺，葱必以寸。喜盥手，日不知几，而浣足亦必以再濯也。性疑忌，夫人之面，家童罕见之，出必钥其户，溷置寝室中。每畜涕满口，以漱其齿，久而后咽，喉中有声，见者辄欲呕，而彼守之终身。与人语，辄示以臆，或

---

① 饔（yōng）：熟食，有时专指早饭。爨（cuàn）：灶；烧火煮饭。
② 甓（pì）：砖。
③ 塈（jì）：涂（屋顶等）。
④ 捽（zuó）：揪。
⑤ 醨（lí）：薄酒。
⑥ 酢（cù）：同“醋”。

以手指，喻而不言，唯其童艮子能知之。有马卒颇慧，其童语之曰：‘凡公有指令，不可问，当为言之。’忽一日呼之前，以食指立置其鼻，复以右手如击物状，数点而止。退而请于其童，乃曰：‘令汝呼钉马脚邑回鹘尔。’已而果然。又一日持钞一贯，以两手作一小规，复开两手尺许，动其喙如噍物者①。其童曰：‘此欲食猪大脏耳。’其先夫人贵家女，衾褥甚盛，方睡未起，以水沃其顶至踵。方食，以灰投食器中，遂感气疾，丧明而殁。其为侍讲日，时中与文子方过其居，值其濯足，闻客至，辍洗，迎笑而出曰：‘佳客至，正有佳味。’于卧内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于濯足水中。子方与时中，人持一颗去曰：‘公洗者自享之，无二桃汙三士也。’乃大笑而别。”或谓其书似米元章，时中曰：“不唯其书似元章，其风有甚于元章者矣。

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

退休尚书似老农

吴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赏遣使察之。使者潜致公旁舍，见一农人坐小儿，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问曰：“此有吴尚书家何在？”公敛手对曰：“琳是也。”使白状，上重之，复召为复官。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2

官与法

洪武间，有人画僧顶一冠，道士顶十冠，蓬松其发；一断桥，甲士与民各左右立以待渡。

---

① 喙（huì）：鸟兽的嘴，借指人嘴。噍（jiào）：嚼，吃东西。

揭于城隍墙上①。朝廷见之，敕教坊司参究其，事以奏。明日奏云："僧顶冠，有冠（官）无发（法）；道士十冠，冠（官）多发（法）乱；军民立桥边，过不得。"自是法网稍宽。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15

文声播海外

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币乞宋濂碑文。嘉靖初，朝鲜上言，愿颁关西吕某文为式。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7

明初地方献大熊猫

各国贡物，自金、银、犀、象、香、药、珊瑚、玳瑁、鹤顶、龟筒诸器皿外，鸟则孔雀、火鸡、红白鹦鹉、倒挂②、鸵鸟；兽则麒麟③、白鹿、白象、红猴、黑猴、黑猿、白麂、福禄马④、哈剌六足龟、白獭。而中国亦自两进驺虞⑤。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1

不敬神佛

绍兴王元章，国初名士⑥。所居与一神庙切近，爨下缺薪⑦，则斫神像爨之⑧。一邻家，事佛惟谨，遇元章毁像，辄刻木补之。如是者三四。然元章家人岁无恙，而邻人妻孥时

---

① 揭：张贴于高处。
② 倒挂：即虎皮鹦鹉。
③ 麒麟：这里指长颈鹿。
④ 福禄马：斑马。
⑤ 驺虞（zōuyú）：即大熊猫。
⑥ 国初：明朝开国初。
⑦ 爨下：灶下。后文两个"爨"，当"烧"讲。
⑧ 斫（zhuó）：砍。

病①。

一日，召巫降神，诘神云：“彼屡毁神，神不责；吾辄为新之，神反不我祐，何也?”巫者作怒曰：“汝不置像，像何从而爨?”自是，其人不复补像，而庙遂废。

明冯梦龙《古今谭概》

二王改名

正统中，翰林编修有王振，司礼太监亦曰王振。振即陷驾土木，王编修耻其同名，请改曰“恂”往之。时方有兵事，升恂大理寺丞，镇云南，寻召入为庶子。

成化中，编修有王臣；江南买办妖人亦曰王臣。臣既伏诛，王编修亦耻之，因奏：“臣名初误犯七世祖讳，请改名‘舜功’。”有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得犯其祖讳？吏部看详以闻。”于是尚书尹旻等劾臣名本父命，且授职贴黄已定，辄欲更改，非唯有违父命，抑且烦渎圣聪，当治其罪。”有旨：“王臣无故搅，本当治罪，姑宥之。”

看来前之见许，必以直陈；后则托言祖讳，文致参驳。不知是阁中票拟，抑宪宗英明，自能检察耶？今则一概批允矣。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8

风变得雨

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②，清明后之二日也。旦时微风，后渐大，至辰时风自西北

---

① 妻孥(nú)：妻与子。

② 成化：明宪宗年号。

来，沙土滃然东骛①，其色正黄，视街衢如柘染然②。土沾人手面，洒洒如湿。少顷天地晦冥，微觉窗牖间红如血，仰视云天煋煋如绛纱③，室内如夜，非灯不可辨，而红色渐黯黑。至午未时，复黄，始开朗。当晦冥时，人相顾惨惧。时方悯雨④，百计祷之，终不可得。至三月一日辰巳时微雨，午后忽黄气四塞，日色如青铜，无风而雨土⑤，以帚轻扫拂之，勃勃如尘积，地皆黄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风如雷，明旦乃大雨土，仰望云天昏黄，四际尤甚。时或红黑，盖不知其为何祥也。至六日始发东北风，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后始霁，民庶大悦。

明刘昌《悬笥笔谈》

明武宗诲臣知农事

明武宗尝微行⑥，至内阁，公卿方会食，帝从容问曰："卿等知食所自来乎？朕居东宫时⑦，颇贱五谷，谓自生长若阶草。后巡行田野，乃知稼穑艰难。"因询诸臣南北耕获事，诸臣约略敷奏，独尚书某，噤不能对。帝曰："日食不知，能治国乎？汝典吏部，近治何事？"某踧踖良久曰⑧："昨太湖巡检缺，应归部选。"帝大笑曰："吏部尚书，仅知选一巡检，犹

---

① 滃(wěng)然：本指云气四起的样子，这里形容漫天黄土飞尘。骛：奔腾。

② 柘：柘木，可制黄赤色染料。

③ 煋(xīng)煋：火红的样子。绛：红色。

④ 悯雨：苦于无雨。悯，忧。

⑤ 雨土：降土雨。

⑥ 微行：尊贵者便装出行，使人不明自己身分。

⑦ 居东宫：指做太子。

⑧ 踧踖(cùjī)：恭敬而不安的样子。

足任乎？”遂起去。俄有旨：太湖巡检著某补授。尚书奉命，仓皇之官。既至，则衡署濒湖①，三面皆农田，始悟帝意，因日从父老行阡陌②，访农氓疾苦、沟洫利病③，著为论说。后数年，帝南巡，尚书迎谒，帝笑曰：“尔今知粒食之艰乎？”尚书叩头谢。既至行宫，召问近状，尚书献所著，帝大悦，即授亚相。

清朱克敬《暝庵杂识》卷3

神枪手毙倭

甲寅正月十八日④，贼肖显驾七巨舟，率倭三百余，突入吴淞所，进逼上海东门外，登楼俯瞰城中。海防董佥事婴城固守。城土新筑，多崩坏。董命神枪手备坏处，中贼，辄毙，遂解围。后此倭皆僧兵所杀。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3

佛面刮金

谚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赵璜奏，没入正德末所造诸寺绘铸佛像，刮取金一千三百余两，正合谚语，可笑。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8

弄璋弄瓦

隆庆庚午，绍兴太守岑某，姬方娠。太守出，一人冲道。缚至府，叱曰：“汝业何事？”曰：“卖卜。”太守曰：“我夫子有娠，

---

① 衡署：官衙。
② 阡陌（qiānmò）：田间小路。
③ 沟洫：田间水道，水利。
④ 甲寅：明嘉靖甲寅（1554）年。

弄璋乎？弄瓦乎[1]？试为卜之。”其人愚蠢不晓所谓，漫应曰：“璋也弄，瓦也弄。”太守怒而责逐之。未几分娩，双生一子一女。太守奇其术，深悔前事，礼而厚赉之[2]。卜人之名遂著。

清褚人获《坚瓠余集》卷1

万 字

汝有田舍翁[3]，家资殷盛，而累世不识“之”、“乎”。一岁，聘楚士训其子。楚士始训之，搦管临朱[4]，书一画，训曰：“一字。”书二画，训曰：“二字。”书三画，训曰：“三字。”其子辄欣欣然，掷笔归告其父曰：“儿得矣！儿得矣！可无烦先生，重费馆谷也[5]，请谢去。”其父喜，从之。具币谢遣楚士[6]。

逾时，其父拟征召姻友万士姓者饮[7]，令子晨起治状[8]。久之不成，父趣之[9]。其子恚曰[10]：“天下姓字夥矣[11]，奈何姓万？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画也！”

初机士偶一解[12]，而即訑訑自矜有得[13]，殆类是已[14]。

---

① 弄璋(zhāng)：生男。弄瓦：生女。典出《诗经》。

② 赉（lài)：赏赐。

③ 汝：汝州。旧址在今河南省北汝河、沙河流域各县。

④ 搦（nuò）管临朱：握笔写字。搦，握。临朱，又称描红，指初学毛笔字时描红字仿帖。

⑤ 馆谷：农村以谷物做为给教书先生的报酬。

⑥ 币：礼物。

⑦ 姻友：两家有婚姻关系的朋友。

⑧ 治状：写请帖。

⑨ 趣：催促。

⑩ 恚（huì)：怨恨。

⑪ 夥：多。

⑫ 初机士：开头有点小聪明的读书人。

⑬ 訑（yí）訑：自满的样子。

⑭ 殆：恐怕。

明刘元卿《应谐录》

一字笑

明陈全误入禁地，为中贵所执①。全曰："小人陈全，祈公公见饶。"中贵素闻其名，乃曰："闻汝善取笑，可作一字，能令我笑，即释汝。"全曰："屁。"中贵曰："此何说？"全曰："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贵笑不自制，因放之。

清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卷4

还债秀才与讨债秀才

明僧知菴，博洽有戒行。尝指官人语客曰："此等秀才是讨债的。"客问故，曰："国初做官，吃尽辛苦，受尽惊怕，为朝廷出力。到头善终者，才十有二三。这便是还债的。近来恩宽网阔，秀才做官，服食舆马，宫室子女，尽日受用。然为朝廷干得几年事，到头来全无一些罪过。这便是讨债的。"

夫还债讨债之说，固是佛家余绪，然抚后追前，实为确论。噫！吾惧相循环而未有已也。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8

南京好官只一人

中官金英奉使南京②，公卿俱饯江上，独薛文清不往。英至京，言于众曰："南京好官唯薛公。"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8

宗人入学

近日宗室甚多，禄米日减。

① 中贵：有权势的太监。

② 中官：宦官，太监。

自将军而下，有文学者，得应试为秀才。一时趋者颇众。士子为诗嘲曰："愿将纱帽换儒巾，解带丝绦稳称身。老爷博得相公叫，娘娘重结秀才亲。"一王子口占报云："纱帽儒巾气类同，系绦脱带挂玲珑。娘娘愿报老爷睡，喜得天潢有相公①。"闻者皆绝倒。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5

朝鲜人爱汉籍

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值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余曾见朝鲜所刻《皇华集》，乃中朝敕封使臣与彼国大臣唱和之什②，镂板精整，且茧纸莹洁如玉。海邦缃帙③，洵足称奇④。

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

周才美儿媳

周才美娶妇，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两等，谕以出轻纳重、大小长短之法。妇不悦，即刻拜辞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产，可供伏腊⑤，何遽辞去?"妇曰："翁所为逆天，妾他日生子定不肖，人谓妾所生，恐被累。"美曰："如汝言，当悉除毁。"妇问用此几年，美曰："约二十余载。"妇曰："必欲留妾，许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买物，大秤长尺卖物

---

① 天潢：皇族、宗室的别称。

② 什：篇什，指诗篇或书卷。

③ 缃帙（xiāngzhì）：浅黄色书套，这里指书。

④ 洵（xún）：确实。

⑤ 伏腊：伏日与腊日，这里指冬夏。

二十年，以酬前日欺瞒之数。”才美感悟，欣然许诺，听其所为。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20

识字丢官

国朝姚湘，攻举子业不售①，纳粟为卫经历。学院李点名，呼王蕡为“王賁”，秀才不应。姚禀云：“蕡音焚，乃‘刘蕡下第’之蕡②。”依音呼之，随应。李曰：“好个经历，能识字。”竟以此去其官。识字误人矣。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14

观火不救

有士大夫，平时多以官势残虐邻里。一日，为仇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邻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后，非唯无功，彼更讼我以为盗取他家财物，则狱讼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过杖一百而已。”邻里甘受杖，而坐视其大厦为煨烬③，生生之具无遗。此其平时暴虐之效也。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17

金笸箩

《桐下听然》载：明某某二相公，侍讲筵④，咨询既久，上顾小黄门⑤：“先生们甚劳。”

---

① 不售：没有考中。

② 刘蕡下第：刘蕡是唐朝人，品学兼优，然考官畏宦官势力不敢取，时有“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之叹。

③ 煨烬：同“灰烬”。

④ 讲筵：给皇帝上课，有一整套繁琐的仪式、制度。

⑤ 上黄门：小太监。

命赐酒。内侍出二金笸箩，甚大，杯中镌字云："门下晚生某进。"某者，相公名，盖以媚巨珰没入之物也①。二相惭惧，叩头趋出，上目之而笑。未数日，予告②，亦愧于金钱，辱于挞市矣。

清褚人获《坚瓠广集》卷4

以恩报怨

昔有御史以事责罚一吏，吏告免，偶曰："人生何处不相逢？"御史怒曰："是何言之不伦耶？我之于尔，悬犹天壤，何以相逢为哉！"重加责决。后御史得罪，缧绁于镇抚司狱③。一吏日具酒肴奉款，礼貌甚恭。问之，则微笑而已，又曰："人生何处不相逢？"御史偶省前吏所言，扣之④，即其人也。于是惭谢悔恨，遂成莫逆。御史后超迁，吏适为其属官，多所倚仗云。

清褚人获《坚瓠广集》卷2

公子王孙

云间相国之孙某，乞米于人，归途无力自负，觅一市佣代之。嗔其行迟，曰："吾生相门，不能肩负，固也。汝佣也，胡为亦尔？"对曰："吾亦某尚书孙也。"此闻诸董苍水孝廉者。贵人子孙，不可不知。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22

地广人稀之县

县有编户一里者，全州之

---

① 巨珰（dāng）：专权的大太监。

② 予告：被批准休假。

③ 缧绁（léixie）：捆绑犯人的绳索。此指被关进监狱。

④ 扣：询问。

平利县是也。然东至湖广郧阳府竹山县三百里①，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宁县一千里②，西南达县一千三百里，北至金州九十里，东北至洵阳县二百四十里③，中间辽阔乃尔。大约溪山胶结，而居民稀少也其景象亦可思也。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5

巧断河心树

尹见心为县令。县近河，河心有一大树，屡坏人舟。见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见心曰："易易耳④，"乃遣能分水者一人⑤，往量其长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木桶，视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入而锯之，木遂断。

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15

南征小校偶建大功

大兵讨吴逆⑥时，有涿州小校充军以行。校初入伍，无他技，惟善烹饪，故留营中为军士具食⑦。一日，爇饭初熟⑧，贼劫营入，众军奔溃，校仓皇恐无余粮，因以饭囊系马后。囊蒸马背，马咆哮转入贼队，贼将惊惧，我兵因之转贩为胜，大破其众。主将嘉之，拔为队长，后累功至护军参领。李

---

① 郧（yún）阳

② 夔（kuí）州：地名

③ 洵（xún）阳：地名

④ 易易：太容易（了）。

⑤ 分水：潜水。

⑥ 吴逆：指背叛清朝的吴三桂。

⑦ 具食：准备吃的，做饭。

⑧ 爇（ruò）：烧。

静轩先生少犹见之，其人自具其颠末①，初不甚讳云。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0

包德怀嫁友人女

兰溪通判郑瑾温卿，记乡先达包侍郎德怀，在京与同乡胡主事善。主事疾革②，往诀。主事止一女，以托。侍郎曰："诺。"既主事与妻相继没于京邸。侍郎抱归其女，嘱其妻育之如己女。后女长，择婿祝氏，将嫁。侍郎居与主事相去二十里，其故宅犹在，乃先令人以竹簟分隔其厅事为三间，己处左，妻与女处右，中设主事神位。至日备祭，告嫁事，命女拜。已，侍郎长号痛哭，然后行聘，遣嫁，奁具皆备。（《金华府志》）

明谈孺木《枣林杂俎》圣集

何晴岩游戏判案

明奸党赵文华，慈溪人，其后嗣颇兴盛，且有列名仕版者，甲其一也。

甲本驵侩③，纳资得同知职衔，出入县署，颇以士绅自居。一日，其临村演剧，甲往观之，适演《鸣凤记》，至文华拜严嵩为义父时，描摹龌龊形状，淋漓尽致。甲大怒，谓其辱其先人，不可不报。次日，执全班子弟，送县请究。

县令何晴岩，汴之名进士也，笑谓甲曰："伶人大胆，敢辱君家先人，宜枷责，方足蔽辜。"甲拜谢。何升堂，提伶人

① 具：陈述。颠末：原委，细情。

② 疾革：病危。

③ 驵侩（zǔkuài）：古代牙商，说合牲畜交易的人。

至，命仍服饰文华时之服，纱帽红袍，荷以巨枷，枷额大书“明朝误国奸臣赵文华一名”，枷号示众，且命押赴赵氏宗祠前，荷枷三月。甲大窘，浼人恳求①，乃罚令出瓦三万片修文 ，始得释。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冯甦卖身于吴三桂

平西王吴三桂镇守滇中，久蓄异志，拥有关市、盐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遂得以金钱网罗人才。

其时文武官铨选到滇者，辄阴遣私人，诱令鬻身于王府，领身价银，为其效用，多者金数万，少亦万余，视其才为等差，官吏趋之若骛，可谓名节扫地矣。南昌刘昆，官云南同知，初到省，吴令其婿胡国柱报谒，乘间道意，袖出冯某卖身文契以示之，盖讽刘，欲其效冯也。契云：“立卖身文书冯甦，本籍浙江临海县，今同母某氏卖到平西王藩下，当日得受身价银一万七千两。媒人胡国柱，卖身人冯甦”云云。刘见之，大骇。

凡卖身藩府者，例拜国柱为师。当时人言滇中有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是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记古铁条

京师穷市上，有古铁条，垂三尺许，阔二寸有奇，形若革带之半，中虚而外锈涩②，两面鼓钉隐起，不甚可辨。持此欲

---

① 浼（měi）人：请人求情。

② 锈涩：稍有锈蚀。

易钱数十文，人皆不顾去。

积年余，有高丽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①，问此铁价几何？鬻铁者谬云："钱五百。"使客立解五百义授之。其人疑不决，即诡对曰："此固吾邻人物，俟吾询主者。"顷之，使客复来，鬻者曰："向几误，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即割五金，无难色。其人则又为大言曰："公等误矣！吾曹市语，举大数以为言，五金盖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诚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铁者私念，一废铁夹条，增价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数十文钱，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无后言。公幸告我，此为何名?"使客请先定要约，而后告子。

时观者渐众。使客乃举五十金畀鬻铁者②，而以若带付其徒乘马疾驰去。度其去远，始告众曰："此名定水带。昔神禹治水时，得此带九，以定九区③，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携归吾国，价累巨万，岂止五十金而已哉！"又问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国航海，每苦海水咸，不可饮。一投水带其中，虽咸卤立化甘泉，可无病汲④，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随至高丽馆，请试验之。遂命汲苦水数石，杂盐搅之。投以水带，水沸作鱼眼数十。少顷，掬水饮之，甘洌乃胜山泉，遂各叹服而去。鬻铁者言，闯陷京师时，得自老中贵，盖先朝大内物也。

清詹钟玉载《虞初新志》卷16

---

① 睨（nì）：斜视。
② 畀（bì）：给予。
③ 九区：全国。
④ 病：忧。

浅语有味

王文简士祯酒次，戏拈绝句："滦鲫黄羊满玉盘，黄鸡柴蟹等闲看。不如随分闲茶饭，春韭秋菘未是难①。"又举东坡一诗云："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②。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曾记陈文勤世倌煮粥诗云："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细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作羹汤。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浅语有味。乙丑夏日，禾中魏松涛作吃粥诗，予和之云："香于酪乳腻于茶，一味和融润齿牙。惜米不妨搀绿豆，佐餐少许抹盐瓜。"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

胡迩光用铜箸

无锡胡迩光，顺治时秀才，精武艺，善用铜箸，时号无敌，异人授也。其铜箸有大有小，大者长二尺，粗一指许，临大敌用之；小者长尺余，细不盈指，平时应急用之，半藏于袖，半出指端。一日游市，见僧索钱某店，迩光谓僧貌非良，店遂无所予，僧断断③，迩光不措意也。后往武当礼佛，中途寓一庵，庵僧出款，貌似相识，意殷殷④。晚餐毕，忽闻砺刀声，心动，视户已锁，始忆似某店丐钱僧也。礼佛例不得携械，仓

---

① 菘（sōng）：蔬菜名。色微青的叫青菜，色白的叫白菜，淡黄的叫黄牙菜。

② 芦菔：即萝卜。

③ 断断：诚一的样子。

④ 殷殷：亲切的样子。

卒无所得铜箸。适见案间餐具未收，有饭箸二搁甑上，取藏于袖以待之。僧 门持刀入，叫骂曰："尔犹忆某年事乎？"挺刀直砍。迩光以饭箸抵之，少顷，中僧手腕，刀落堕地，僧反跪顿地乞命。迩光曰："从此释怨，可乎？"僧叩首听命，明晨厚款而别。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善知识

吾乡华公亦祥，顺治十六年进士第二人，圣眷甚优。康熙初，尝随东驾幸香山。有某禅师者，德望素著，圣祖见之，如礼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发。顷之，车驾出门，亦祥遂取所持锡杖痛殴之，漫骂曰："尔何人！敢受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华亦曰："我不打你，打佛。"僧乃合掌曰："阿弥陀佛，善知识。"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1

淄川崖庄杀贾案

顺治戊戌，淄川之乡西崖庄，有贾者被于途。越夕，其妻王氏亦自经死，贾弟鸣于官。时鄞县费祎祉令淄，亲验之，见布袱裹银五钱尚在腰中，知非为财也。拘两村邻保讯之，无端绪，亦未榜掠，释之归，但命地约详察，十日一关白而已。逾半年，事渐懈，贾弟怨费仁柔，上堂屡嗓，费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呵逐而出。贾弟无所伸诉，愤葬兄嫂。一日，以逋赋故，逮数人至，中有周成惧责，上言钱粮措办已足，即于腰中出银袱，请验视。验已，问家何里，

答云某村，又云：去西崖几里？答五六里。曰："去年被杀贾某，汝何人？"答云："不识其人。"费勃然曰："汝杀之，尚云不识耶！"周力辩，严梏之，果伏罪。

先是，王氏将诣姻家①，以无钗饰聒夫②，使借于乡，夫不肯，自借之，颇甚珍重。归途，卸而裹诸袱，内袖中。既至家，探之，已亡③。不敢告夫，又夫力偿邻，恼欲死。是日，周适拾之，知为王所遗，窥其夫他出，夜逾垣，将执以求合。时溽暑，王卧庭中，周潜就淫之，王觉大号，周急止之，留袱纳钗。事已，王嘱曰："后勿来，吾家男子恶，恐俱死。"周怒曰："我挟勾栏数宿之资，宁一度可偿耶？"王慰之曰："我非不愿相交，渠常善病，不如从容以待其死。"周乃去。

于是杀贾，夜诣王曰："今某已被人杀，请如所约。"王闻之，大哭，周惧而逃。天明，则王死矣。费廉得情，以周抵罪，郡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则曰："事无难办，要在随处留心耳。初验尸时，见银袱刺万字文，周袱亦然，是出一手也。及诘之，又云无旧，词貌诡变，是以确知其情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惠顺王与喀使角抵

国初诸王披坚执锐，抚定辽沈，礼烈亲王诸子中，如克勤郡王、颖毅王，平定山左，各著劳绩。惟惠王以年幼未从军，然天授神勇，众罕与匹。生有髭须数十茎，人咸异之。顺治中，有喀尔使臣至，与近臣角

---

① 诣（yì）：到。
② 聒（guō）：使人厌烦。
③ 亡：丢。

抵，俱莫能撄①。王闻之，请于烈王，饰为护卫，入与使臣斗，应手而仆。世祖大悦，赏赉无算，时年甫弱冠也②。后尝告人曰："此间殊寂寞恼人，未若诸天乐。"烈王方讶为不祥，未逾年，薨。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一字官

陈州环城皆水，水产佳鲫。康熙初，旗人张自用巡抚河南，陈州牧以鲫鱼馈之。揭书鲜鲫百头，张甚骇愕，促召中军以手折示之曰："送鱼者皆称尾，此独称头。陈州牧由进士得官，当必有说。"中军曰："职有知书之胥白谦，可令入对。"须臾谦至，跪而答曰："小人常读《诗经》，有在藻之篇，其首章云：鱼在在藻，有颁其首。其次章云：鱼在在藻，有莘其尾。故鱼有称尾亦有称首者。今州牧之称头而不称尾，正见其尊上之意。"张大惊喜，手扶谦起，曰："汝有此大学识，岂可屈居下牧，汝即入我幕府专掌书记可也。

自后事必谘谦，谦行则行，谦止则止。不逾年，拔为本省提塘，复改文职。以同知解秩归，俨然据开封缙绅之座矣。昔人有一字之师、今之白谦其一字官乎。

《清朝野史大观》卷10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

---

① 撄：迫近，触犯。

② 年甫弱冠：年龄才二十。甫，方、才。弱冠，才行冠礼，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

刻③，地大震①余适客稷下②，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波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③，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④；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

谲　谏

圣祖既废理邸，撰叙、王鸿绪辈恐其复立招祸，因造诸蜚语以闻。仁皇帝怒，欲置王于重典，众莫敢谏。领侍卫内大臣娄公德纳，仁皇近侍也，年已耄，善解人主意。时上自畅春园还宫，欲明颁诏旨，公先日燕见，曰："闻护军统领某得暴疾，肉尽消瘦，已骨立矣。"某公素以体胖著者，次早上入宫，某统领佩刀侍神武门，丰伟如故。上诘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体之丰瘠乃现于外者，尚讹传至此，何况暗昧事哉?"上首肯其言，立罢其诏云。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 3

---

① 戌刻：下午七至九时。

② 客：客居。稷下：地名。在今山东临淄北。

③ 倾仄：倾斜。

④ 栖霞：县名。

漳州守为盗

康熙时，福建龙溪县有富室，屡失珠玉重物，案久不破。官严比，捕役患之，邀精干者数人分途缉捕，且托大户为逻察之。

某夕，漏三下，忽有持灯而来者，衣短黑衣，外罩一兰色袍，过一井，以灯悬之井中，覆以袍。役于暗处蹑其后，至高墉下，飞腾而上。未几，负一小匣出，迹之，从漳州守郡廨后垣跃入。捕飞一刀击之，不中，掷一砖，中额。捕不敢入。命诸役环守之，天明不出。密白大令，请于晨，将府中胥徒杂役一一点名，有无伤额者。谒守，守辞以疾。令自言稍知岐黄，请入内视脉。不得已，见之，两手脉无恙，唯以乌纱帕裹额，微有血痕，问之，曰："头风。"令大疑，亟自上台，备述其状，使兵役围署搜之，得真脏，招失主认领。抚军奏闻，上大骇曰："知府中有若辈乎？"饬会制军严讯①，始知其先为积猾②，得巨金援例部选也。讯其既为官，何复尔尔，曰："故智复萌，情不自禁，所谓经营长物无餍足也。"遂从重置法。

清徐珂《清稗类抄》1986年中华书局版

百岁观场

顺德人黄章年，年近四旬，寄籍新宁为博士弟子③。六十余岁，试优补廪④；八十三岁，

① 饬（chì）：命令。

② 积猾：狡诈老手。

③ 博士弟子：明清科举，考取秀才入县的，叫博士弟子

④ 补廪（lǐn）：清代科举规定，州、县学的生员，考试优异者可以补廪，称作廪生

贡名太学①。康熙己卯入闱秋试②，大书“百岁观场”四字于灯③”。令其曾孙前导。同学之士有异而问之者，曰：“我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时也。俟一百二岁，乃获隽耳④。”督抚两台召见授餐，其饮啖俱过常人⑤。各赠金币遣之。

清 钮琇《觚賸》

何之杰诗案

萧山何之杰，字毅庵，明诸生。毛大可见其诗而爱之，尝出己诗与何及徐孟调之诗合为一集，名曰越州三子，实不知其诗有避忌否也。

一日，有言毅庵作诗刺当道者，守令得其诗，无如何，乃搜其旧稿指摘之，谓犯国禁死罪，系絫之⑥，以兵押之渡江，投和硕康亲王军门下。杭绍二守会勘于吴山之城隍庙，毅庵对簿，无所诎。有委员大声诘之曰：“日重光⑦，何也？”毅庵曰：“颂禅代。东朝继世与兴王嗣国，凡有光于前代者，当时皆颂曰重光。《虞书》曰：‘重华协于帝⑧，《孟子》曰于汤有光⑨’是也，此乐府题也。”诘者曰：“何以日纪辽东？”毅庵曰：“此亦乐府题也。隋帝征辽

---

① 贡名太学：被选拔为贡生，列名于太学

② 闱：试院。

③ 百岁观场：意为“百岁老人来观看考试。”

④ 获隽（jùn）：及第。

⑤ 啖（dàn）：吃。

⑥ 絫（léi）：绳索。

⑦ 日重光：指日晕成日珥现象，古人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

⑧ 虞书：《尚书》组成部分之一。重华：虞舜之名。协于帝：指舜能继承尧的事业，有尧的德行。

⑨ 于汤有光：《孟子》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周朝东征攸国，把残暴君主杀掉，救百姓出水火之中，功绩比商汤还辉煌。

东而诗纪其功，凡后儒之颂功德者，皆得和之，我太祖不尝下辽东乎?夫辽东为胜国之地，谓当讳之,吾不解也。”诘者曰:“明朝者何?”毅，不唯在明朝，具在本朝矣。”诘者曰:“清戎者何?”毅庵曰:“清军也。以戎兵而为戎敌，则整我六师以修我戎，不唯戎徐戎，并戎周宣矣。”诘者曰:“然则曷为夷?”毅庵曰:“裔也。舜东夷，文王西夷也，且夷与夏对，今我有方夏，煌煌三祖莅中国而抚四夷①。谁夷我者?夷我者大逆，当仅坐。”诘者曰:“曷为虏?”毅庵曰:“掳也。成为王，败为虏，寇不敢以明为虏，以明本王也。寇虽胜，然亦未底于成也，若我，则成之者矣。且我自败寇以来，南征北讨，其自中及外，何一非我所虏乎?而反以虏我，大逆当反坐。”诘者无以应，乃曰:“评选汝诗者，谁也?”毅庵曰:“一徐缄，死矣，一毛奇龄，见为文学侍从之臣②,恐非此所能诘者。况行文旧习,评与选者皆身为之,固未尝出二人也。”

时巡抚金某，督学王某皆儒臣，皆言诸所诘不当，入官无学术，徒多事，贻笑士类。圣天子傥闻此，将以我辈为何如人?而按察佟某直据嘉兴钱氏例，凡旧刻文卷，有国讳勿禁，其清、明、夷、虏等字，则在史馆奉上谕，无避忌者。乃责绍兴知府胡某，萧山县刘某各记过一次，使自新，而毅庵竟免。

先是，康熙癸亥，浙省修通志，当道聘毅庵入馆，纂修《人物志》。其有不得者，悉思于此龄龁之，至是散去。会圣

---

① 莅(lì):到。

② 见:同“现”。

祖谒禹陵，毅庵迎驾望京门外，献《南巡颂》十章，上命收其帖。及还京，特注毅庵名，并书其颂，敕总督王某访里居所在，奖之。乃屏迹东郊，与武进士张某、道士蒋某讲参同之学以终老。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蒲松龄科举谈

《聊斋志异·王子安篇》论科举苦况，尤为淋漓尽致，实写儒林地狱变相图也。蒲松龄曰："秀才入闱[①]，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蓝[②]，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闱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③]，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者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④]；忽然而飞骑传入，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⑤]，则似饵毒之蝇[⑥]，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⑦]，日渐远，气渐平，

---

① 闱（wéi）：试院。

② 蓝：通"襤"，此指襤褛的衣服。

③ 迨（dài）：等到。

④ 絷（zhí）：拘，捉住。猱（náo）：猿猴一类动物。

⑤ 嗒（tà）然：心情空虚、物我皆丧的样子。

⑥ 饵（gān）：用食物做的毒饵。

⑦ 无何：不久。

技又渐瘆，遂似破卵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徐冠卿以诗被诛

昆山徐健庵司寇之幼子冠卿，名骏，少聪慧，延举人周云陔教授。冠卿得乡举，与其师同入京，试礼部。师管束太严，冠卿百部食之①，卒于逆旅②。其年，冠卿即捷南宫，入词馆。京师人有知其事者，题其混名曰药师佛。冠卿恃才狂放，怨者颇多。

雍正初，怨家某以其诗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遂以出首。当刑部审讯时，有与司寇有瓜葛者，欲宽其罪，预告之曰：“实出无心。”及讯，冠卿仰见堂上有司员松江胡宗琳侍立于旁，与其师貌无异，乃大惊悟，供有心诽谤者，胡亦力争，遂画稿定罪。将正法时，所亲犹怪之，冠卿曰：“吾命也。”无他言。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科举之苦况

科举八股之弊，至明迄清，坑陷天下聪明材力之士，几六百年。清季废科举，士人始脱离苦海。现今名公学士，大抵皆此中过来人，谈之犹为色变。数十年后，士咸由学校出，承学术思想变迁之余，优游自得。此中甘苦，如《天宝遗事》，恐无人复能话及者。余就见闻所及，略述数章，他年编吾国近

---

① 百部：一种中草药，有毒。

② 逆旅：客店。

世文学史者，亦儒林中一段伤心历史也。

科举时代，童子试尤惨无人理。院试入场之时，使差役遍身搜索，如罪犯监狱然。作俑者欲藉此以拔取真才①，其后愈趋愈下，搜索愈严，弊窦愈甚②。于是变为发草案③，当堂提覆，年长者始有戒心焉。当草案有名之时，务必多方修饰，恨无返老还童之法。某生年近五旬，拔取草案，恐覆试摈斥，遂去其须，而覆试之摈斥如故也。友人改唐人诗以嘲之："老大离家少小回，乡音未改嘴毛摧。老妻相见不相识，笑问儿从何处来。"童子应县试，分已冠未冠④，其实皆童子也。已冠之题目，多割文裂义，必欲窘作者之心思⑤，塞作者之耳目，使之不成一字而后快。未冠题目稍为平易，所考十五岁以下之童子，稍长皆不得与焉。然应试者每避难而趋易，虽中年以上，亦乐就未冠，久试不第者尤甚。有某搜，年五十余，应县试考三十次，尚考未冠，自题七绝云："县试归来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楼梯，牵衣附耳高声问，未冠今朝出甚题？"

科举未废以前，每届大比，士子入场，凡书籍、被褥及造饭汲水各器具，均须携以自随，负载者累累，直囚犯之不若。完卷出场，卧未贴席，而唱名之声又复彻耳，无异缇骑传呼⑥，不容稍留者。乘兴而往，兴尽

---

① 作俑：制造殉葬的偶像。后指创始为作俑，一般用于贬义。

② 弊窦：弊端。

③ 草案：清代科举时公布的预选名单。案，榜，明清时童生考进秀才后公布的名单。

④ 已冠：已成年，满二十岁。

⑤ 窘：使……困迫。

⑥ 缇骑（tíjì）：古代权贵的前导和随从的骑士。

而返，如是者三。昔人云："士子鏖战三场，非有龙马精神、驴骡筋骨、蝜蝂呆气、橐驼毅力不可①。"其尤惨无人理者，莫若科岁试，迫之以功令，监之以吏卒，促之以时刻，虐之以搜索，困之以饥渴。于时咸视文场为畏途，每届考期，咸有戒心焉。有姓齐名升甫者，年近知非②，童子军中历二十余战，每战辄北③，自是败军之将，谈虎然变矣。一日偕其同志六人聚饮于禅院，齐首坐，六人者胥文陈羸卒④，怯于战者也。酒方酣，忽有走而呼者曰："某宗师以某日按临各属。"众大惊，纷纷下席，窜走一空，惟齐某不为动也。众趋避他室，俟齐至⑤，决议应付之策。久之不至，众往窥之，见齐蹲坐如故，问之无言，呼之不应，趋前牵其衣，则随手而僵，盖齐遽受惊，神魂飞越，已赴兜率宫矣⑥。六人哭之哀，有挽联云："曲谱阳关，偏弄得三叠声酸，怕听煞尾；魂招禅院，最痛是一生命苦，只剩光头。"又某生赴试，有友人拈小令以嘲之云："轿夫小狗才，无端抬个学台来，使得我灵魂儿飞在九霄云外。愿来生我做轿夫，你做秀才，我也抬个学台来，看你魂

---

① 蝜蝂（fùbǎn）：小虫名。据柳宗元《蝜蝂传》记载，蝜蝂善背重物，虽疲困而不止。橐（tuó）驼：骆驼。

② 知非：《淮南子·原道训》："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意即蘧伯玉到了五十岁，才知道以前四十九年的错误。后人因称五十岁为知非之年。

③ 北：败。

④ 胥：皆，都是。羸（léi）：弱。

⑤ 俟（sì）：等待。

⑥ 兜率宫：也叫"兜率天"，佛教用语，是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后泛指人死后所登的"天界"。

儿在不在?”某生闻之不怿①,曰:“仆虽不才,何至仓皇失措,如某所云耶?”及揭晓,被遗而归。途中以诗自嘲云:“恭贺先生命运通,饯行侑酒鼓东东。临场常想天开眼,索句翻思地有窿。笔扫千人军尽墨,炮轰三响泪流红。伤心傍晚归家日,悄悄无言饿火攻。”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伪皇孙

庚子春,纯皇帝南巡回銮时,驻跸涿州②。有僧人某率幼童接驾,云系履端王次子③,以次妃妒嫉,故襁褓时将其逐出,僧人怜而收养,至于成立④。

初,履端亲王讳永城,纯皇帝第四子,出继履恭王后。其侧福晋王氏⑤,王素钟爱,有他侧室产次子,上已命名。时王随上之滦阳,而次子以痘殇告⑥,其邸人皆言为王氏所害⑦,事秘莫能明也。上亦风闻其故,故疑童子近是。讯其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嫡妃言:“其子殇时,余曾抚之以哭,并非为王氏所弃者。”言之凿凿⑧。上乃召童子入都,命军机大臣会鞫⑨。

童子相貌端庄,颇敦重,坐军机榻上见诸相国,端坐不起。呼和相名曰:“珅来,汝乃皇祖

---

① 怿(yì):愉快。

② 驻跸(bì):帝王出行时中途暂住。跸:指帝王车驾。

③ 云:说。系,是。

④ 成立:长成。

⑤ 侧:侧室,指妃。

⑥ 痘:天花病。殇(shāng):未成年而死去。

⑦ 邸(dǐ):王公贵族住所,家。

⑧ 凿凿:真实。

⑨ 会鞫(jū):会审。

近臣，不可使天家骨肉有所湮没也。”诸大臣不敢置可否。保励堂侍郎成，时为军机司员，乃傲然近前批其颊曰①：“汝何处村童，为人所绐②，乃敢为此灭门计乎！”童子惶惧，言系树村人，刘姓，为僧人所教者，其谳乃定③。时人以保有隽不疑之风④。

事闻，斩僧人于市，戍童子于伊犁。后又于其地冒称皇孙，招摇愚民，为松相公筠所斩。

然闻其邸太监杨姓者云："履王次子痘时实未尝殇，王氏暗以他尸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萨凌阿负出邸，弃之荒野，嫡妃所抚者非真也。"然则僧人之教伪童，盖亦有所凭藉，非无因而至者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6

巴延三升官记

巴延三制府初任军机司员，龌龊无他能，人争鄙薄之⑤。尝当值宿，时西域用兵，夜有飞报至，大臣俱散出，纯皇帝问值宿者，以巴对⑥。上呼至窗下，立降机宜凡数百语。巴小臣，初觐龙颜⑦，战栗应命，出宫后，一字不复记忆。时有上亲侍小内臣鄂罗里，人素聪

---

① 批其颊：用手掌打他的脸。

② 绐（dài）：欺骗。

③ 谳（yàn）：审判定罪。

④ 隽不疑：汉武帝时，有人冒称已故卫太子，群臣不能辨其真假，而京兆尹隽不疑果断将此人收审，断明骗局。

⑤ 鄙薄：轻视，瞧不起。

⑥ 纯皇句：纯皇帝问今夜谁值宿，回答说是巴延三。纯皇，乾隆帝。

⑦ 觐（jìn）：见君主。

黠，颇解上意，遂代其起草。上阅之，称嘉者再，因问其名，默志之。数日，语傅文忠曰①：“汝军机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荐牍②？”因立放潼商道，不数岁遂至两广总督。巴感激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既任封疆，毫无建树，终以贪黩罢归，为鄂怨恚者再。以节钺宗臣③，其才反不若阉竖④，亦可丑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2

博尔奔察善谑

纯皇帝抚视臣庶⑤，阔怀大度，有时加以狎谑，以联上下之情。

有内大臣博尔奔察侍上最久，善嬉谑。辛未春，扈从南巡⑥。至镇江口，上放烟火，有被烟薰嗽者，博笑曰：“此乃素被黄烟薰怕者，故望而生畏也⑦。”时黄文襄公督责过严⑧，故公寓言之。又有较射而弓落地者，上震怒。公在旁曰：“此皆因引见故，昨日射箭良多，以致臂痛不能引弓也⑨。”上乃释然。又上一日较射，多不中侯⑩，人皆畏惧。时修髯入至，公望而笑曰：“汪都统之弟至矣！”汪都统札尔故修髯如戟，上抚掌大笑。上尝行窄巷，有步军校积石为山于其厅侧

---

① 傅文忠：清朝大臣傅恒，其姊为皇后，死后谥“文忠”。

② 荐牍：推荐人的公文。

③ 节钺宗臣：指由皇帝正式任命的国家重臣。

④ 阉竖：太监的贱称。

⑤ 纯皇帝：即乾隆皇帝。

⑥ 扈（hù）从：随从。

⑦ 黄烟：双关语。黄，暗指黄文襄；烟，谐音“严”，暗指黄文襄督责严厉。

⑧ 黄文襄：生平不详。

⑨ 引见：谐音“引箭”，意双关。

⑩ 侯：箭靶。

者，上望而问之。公竦马奏①：“此步兵花园也。”上大笑。又上书“福”字，公立于侧，上笑谓曰：“汝亦识此中佳否？”公应声曰：“知之。上所书福，黑且亮也。”上大笑。其谲谏皆若此者，亦东方朔、简雍之流也②。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7

笑话三则

乾隆末，定王屡涉金吾印信。正阳门外火灾延及民居，王驰救之。有娼家避火③，群立门口，粉白黛绿者数十人，王不识，诧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争笑之。

张靖逆秉枢言乾隆中有某散秩大臣，尝侍班而冠缦忽断④，不及缝纫。恐上出见之，乃以下僚启事笔于颈下绘之如缦然，人传为笑柄云。

张文和公晚年，颇以谦抑自晦，每遇启事者至，动云：“好，好。”一日有阁中胥吏请假⑤，公问何事，曰：“适闻父讣信。”公习以为长，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⑥，而公未觉也。

庚阁学泰，满洲人。中已酉孝廉。以资深历显职，面目臃肿，人争厌之。与人言习语“可不是”三字，人以“庚可不”呼之。宗室辅国公晋隆，性滑稽，一日坐中骤向庚曰：“今日天气甚寒。”庚习以“可不”

---

① 竦（sǒng）：摇动马嚼使马行走。

② 东方朔：汉武帝之臣，以诙谐滑稽著名。简雍：三国时蜀汉之臣，善诙谐。

③ 娼家：妓院。

④ 缦（màn）：系冠的帛带。

⑤ 胥吏：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

⑥ 袂（mèi）：衣袖。

应之。又云："君观某大臣某可作龙阳否？"庚亦漫应之。为某大臣所责，至跪谢乃已。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2

一夜造成之塔

乾隆间，帝南巡至扬州。其时扬州盐商纲总为江姓①，一切供应皆由江承办。一日帝幸大虹园，到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喇玛塔耳。"纲总闻之，亟以万金赂帝左右请图塔状，盖南人未曾见也。既得图，乃鸠工庀材②，一夜而成。次日帝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即之，果砖石成者。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为伟哉！"园遭寇乱，已成瓦砾，而此塔至今尚存。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中

姜太公在此

乾隆时，江浙间之享豚鱼也，皆和以酱。当三伏时，有自制之者，取其便也。制时，必书"姜太公在此"五字于门，为㫋胜之具。或问袁子才曰："何义？"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将兵而善将酱，盖戏语耳。"然颜师古《急就章》云："酱者，百味之将帅，酱领百味而行。"久之而门窗皆有此五字，且有加"百无禁忌"四字者，不专在制酱时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武林较技

洪孟昭，太仓人，江宁甘

---

① 纲总：盐纲盐商的头领。

② 鸠工：聚集工人。

凤池高弟也。闻昆山有李公子，武艺绝伦，叩门请见。公子喜，更衣冠迎接，揖让升堂，一恭之后，公子入内不出。洪问侍童何故。传语曰："我行礼时，一足跨其头，客竟不知，客之能可想矣。"洪曰：我以两指掏其裤，今二碎帛尚在，可持示之。"公子大惊，目视其裤，已有两小破眼。于是重整衣冠出见，订交而去。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

满朝皆忠臣

高宗循卫河南巡，舟行倚窗，见道旁农夫耕种，为向所未见，辄顾而乐之。至山左某邑①，欲悉民间疾若，因召一农夫至御舟，问岁获之丰歉，农业之大略，地方长官之贤否？农夫奏对，颇惬圣意②。寻又令遍视随扈诸臣③，兼询姓氏。郡臣以农夫奉旨询问于上前，不敢不以名对。中多有恐农夫采舆论上闻致触圣怒者④，皆股粟失常。农夫阅竟，奏曰："吾见演剧时，净脚所扮之奸臣，如曹操、秦桧，皆面涂白粉如雪，今诸大臣无作此状者，故知其皆忠臣也。"上大噱⑤。

清徐珂《清稗类抄》1986年中华书局版

以水洗水

世以扬子江之中冷水为天下第一。高宗皇帝尝制一银斗以品天下之水，盖以质之轻重分水之上下，遂定以玉泉为第

---

① 山左：山东省别称。
② 惬（qiè）：满足。
③ 寻：随即。
④ 采舆论上闻：采用民间舆论让皇帝听到。
⑤ 噱（jué）：大笑。

一，而中泠次之，惠泉虎跑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轻，可与玉泉并，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鸾辂时巡①，每载玉泉水以供御。然或经时稍久，舟车颠簸，则色味或不免有变，则可以他处泉水洗之，一洗则色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储水，刻于分寸，而入他水搅之，搅定则污浊皆储于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盖他水质重则下沉，玉泉体轻故上浮，挹而盛之②，不差锱铢③。古人淄、渑辨④，良有以也⑤。然以水洗水之法，世鲜知之。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9

甘凤池以拳术名

甘凤池以拳术名，俗传乾隆南幸时，微服护跸者也。尝误入盗船，佯醉偃卧，盗投诸水，缘漂木而登，舍道傍巨石遥拟，中桅覆舟，盗众尽歼。甘妾固卖𬶭者⑥，先是老翁携一幼女至，请与角技，胜即留女为媵。女双趾纤小，鞋类缀铁叶，蹑之迅走如飞。甘与博良久，四手相持之际，女翘右足起，几中甘目，亟承以口，便蹴其左趾⑦。女笑仆地，遂留不去。后有山东镖客，途遇一僧，相持竟日不决。镖客以飞锤掷

---

① 鸾辂（luánlù）：一种有鸾铃的车。

② 挹（yì）：舀水。

③ 锱铢（zīzhū）：锱、铢都是古代很小的重量单位。此比喻极微小的数量。

④ 淄（zī）、渑（shéng）：二水名，都在今山东省。相传二水味异，合则难辨，唯春秋齐国易牙能辨之。事见《列子·说符》。

⑤ 良有以也：是很有道理的。

⑥ 𬶭：此字不识，疑即“蟹”字。

⑦ 蹴（cù）：踢。

之，僧接锤遽起①，即呼师兄，始知皆甘弟子也。甘年七十余，因多啖羊肉，中饱而卒。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

徐星友从容对局

徐星友，杭人。初遇黄月天，月天授以四字。渐进，乃受三字。星友殚思竭力，终胜之。尝撰《兼山堂弈谱》评核精当。其论弈，谓用虚不如用实，用巧不如用拙，制于有形，不若制于无形，臻于有用之用，不若臻于无用之用。斯言何隽永欤！星友性好稗官小说家言，常乘人握子布算时，出以观之。即下，辄应，应已，复观。当危迫之际，其人或汗流浃背，星友则从容如故。局甫半，辄语人曰："若负几路矣。"及竟，如其言。

星友与月天同时供奉内廷，月天诚朴不苟，星友专结纳内监，大内之事，辄预知之。一日，语月天曰："君棋实胜于某，惟君胜局已不少矣，他日御前相较，能稍一子以全某一日之名否？"月天笑应之曰："是亦何难。"明日，内廷忽召二人入，高宗指案上一原漆盒曰："内有一物，弈胜者取之。"遵旨对弈。弈毕，星友胜，月天负，盖预已得内监之报告也。

范路尝问之曰："子于弈至矣乎？"对曰："今之弈者，虽未必有加于我，然竟局覆观，顾尚有所悔，至者当无是也。"路叹息以为名言。

星友之后，弈名最噪者，为范西屏、施定庵、梁魏今、程兰如，世并称之曰"范施梁程"。然魏今辈行最早，数与星友对局，兰如为后起，星友耄

① 遽（jù）：急速。

矣。尝弈于某处，主者忌星友盛名，嗾众国手阴助兰如①，星友屡战北，大怒，遂归武林，不复出。

袁子才尝撰《弈国手徐星标墓志铭》，谓星标父以弈破其家，弈卒不工。星标年四五岁，见父与人弈，辄哑哑从旁指画之。稍长，有客至，寻其公弈，父适出，客戏谓星标能弈邪，则噭然应之曰②："唯。"对局十余子，客觉星标布置有异势，佯起溲③，遁去，星标后遂以国弈名于时云云。惟亦谱无星标之名，殆即星友之别字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谑吟召衅

有泰州王某，同治甲子举人，以部曹而为军机章京。一日入直④，至半途，忽摸项下，忘挂朝珠，遍索车中亦不得。时已入正阳门，势不得回宅，盖夜半开城，只许入不许出也。不得已，忆东城有好友浙人汪某，可往假之⑤。驱车往叩门，汪已寝，闻王至亟起。王告以故，即入取珠出，且曰："吾较尔长大，吾珠恐不合用，兹以内子所用者假尔用之⑥。"王致谢，且戏吟曰："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粉花香。"此乾隆间京师讥某相义女诗也。汪闻立变色，返身入内，王亦不俟其送⑦，匆匆出。甫上车，见汪气汹汹，手白刃出，大骂曰："尔如此污蔑我，我誓与尔不共戴天。"王亦

---

① 嗾：原使狗声，比喻怂恿别人作坏事。
② 噭然：高声的样子。
③ 溲：小便。
④ 直：值班。
⑤ 假：借。
⑥ 内子：妻子。
⑦ 俟（si）：等待。

不解，急驱车去。汪犹追及，斫车尾而返①。次早，汪复握刀至王所居苍口俟之，昼夜不懈，致王误班数日。王后询于人，始知所吟诗即当时刺其祖母之诗也。嗣以汪寻仇不已。遂谢病归，终身不入京。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7上海书店1981年版

一团和气

鹤沙吴白华侍郎与弟稷堂先生俱登显要，生平尝九典试事②，门墙桃李几遍天下。方和珅之未第也，曾受业于稷堂先生。后珅贵，侍郎藉其援引③，反屈身拜门下，士林耻之。洎珅败④，削职归家。门下士有以画幅献者，启而示之，则一团和气也，遂羞愤而卒。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觞令解围之句

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彼纲总者得嘻笑而呼叱之。

有皖人方某者，名下士也。会试落第后，贫无聊赖，思得一馆以餬口，遂有友人介绍于扬州盐商汪姓家，安徽人，乃小商也。念乡谊，又为京官所荐，虽留之，不之异也⑤。一日纲总家大宴会，汪亦在坐。凡诸商宴集时，必各携一门客往。有觞政等事⑥，可使之代也。是日主人行飞字令，以诗中有红

---

① 斫（zhuó）：砍。
② 典：掌管。
③ 藉：凭借。援引：引荐。
④ 洎（jì）：等到。
⑤ 不之异：即“不异之”，不特别看重他。
⑥ 觞（Shāng）政：酒令，宴会中佐饮助兴的游戏。

字者饮。至汪，汪曰："柳絮飞来一片红。"众大笑曰："此杜撰也！柳絮焉得红？"举罚觞以进。方曰："诸公毋然，此明人诗也。吾居停不忆上句①，故不与君等辩，非杜撰也。上句乃'夕阳返照长堤外'也。"众默然而罢。汪归谢以千金，谓非君解围，则我为众辱矣。由是尊为上宾焉。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弈艺趣闻

乾嘉时朝贵盛行弈艺，以此四方善弈士咸集京师，而以海宁范西屏世勋为巨擘②。有先范得名者黄某，久游公卿间，称国手，年亦倍长于范。及范入都，黄与角艺，卒死范手。于是慕范者未尝不惜黄，而不知其中自有天焉。

先是富春韩生馆某部郎家，韩本善弈，而人莫知。一日，部郎邀黄弈，韩作壁上观。局竟，谓部郎曰："黄某弈虽名盛一时，而自我观之，其于攻守之法，犹未尽然，谁谓无可敌者？"部郎乃复邀黄与韩对弈。黄见韩年少，意甚轻之。及布局，觉有异，即极力防拒，而辄为所窘。黄或乘间出奇，韩则信手以应，竟三局，黄三北焉③。遂推枰④，起曰："今余适发隐疾，越日当与君决胜负耳。"嗣是黄名稍逊，而韩技亦有知者。

有某王亦精此艺，闻韩名，召与弈。自辰至日中连和二枰，末局韩负半子。盖应召时使者

---

① 居停：寄居之家。

② 巨擘（bò）：大姆指。比喻杰出人物。

③ 北：败北。

④ 枰（píng）：棋局。

以王好胜为嘱，韩欲博王欢而又不隳己名①，故于进退间分毫不失如此。然其心力之劬②，恰过常局数倍矣。时黄已侦知其故，韩出，即要于途曰③："今日愿与君毕其所长。"韩苦辞不可，乃勉与弈。及争一角，韩反复凝思，卒不能应。黄以冷语迫之，韩神色顿异。遽喷血数升而绝。越后二十余年，而黄为范乘，若相报复焉。相传范甫垂髫④，已精十诀，名闻江左。入都时，黄犹在，诸钜公设彩，邀二人一争其胜。局未分，亦以一角决上下，范见黄握子不落，曰："先生殆不欲战乎？"黄忽色变曰："孽也，天夺我矣。又何争为？"方推枰起，遽倒地死……。

嘉庆初，范曾来沪。时上海倪克让弈品居第一，次如富嘉禄等数人皆精其技，惟倪不屑屑与人弈，富等则恒设局豫园，招四方弈客以逐利。范初至局，观人弈，见一客将负，为指隙处，众艴然曰⑤："此系博彩者，岂容多语！君既善此，何不一角胜负？"范曰："诺。"众请出注⑥，范于怀中出大镪⑦，曰："以此作彩，可乎？"众艳其金，争来就。范曰："余弈不禁人言，君等可俱来耳！"枰未半，而众已无所措手，乃急报富。富入局，请以三先让，竟，富负局；请再让，又负。众遂走告倪。倪至，乱其枰曰："此范先生也，君等何可与敌！"少顷，事遍传。邑富室赍金延范，榻西仓桥潘宅，而请与倪弈。范

① 隳（huī）：毁坏。
② 劬（qú）：劳苦。
③ 要（yāo）：拦住。
④ 垂髫（tiáo）：指童年。
⑤ 艴（fú）然：恼怒的样子。
⑥ 注：赌输赢的财物。
⑦ 镪（qiǎng）：银锭。

让倪四子，观者按局成图，名四子谱，即今所称桃花泉者是也。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本朝文人多寿

王弇州著《文人九厄》，使人阅之，索然气尽。余按本朝文人多寿，可以证王之失。如王简公士祯七十七，朱竹垞彝尊八十四，尤西堂侗八十五，沈归愚尚书德潜九十五，宋漫堂荦七十二，查出白慎行七十八，方灵皋苞八十二，袁简斋枚八十二，钱辛楣大昕七十七，纪晓岚尚书昀八十二，彭芸楣尚书元瑞七十三。姚姬传鼐八十四，翁覃溪方纲八十余，梁山舟同书九十二，赵瓯北翼八十二，四公至今犹存。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2

苗氏妇

嘉庆戊午春，和相妻死①，发殡于朝阳门外，一时王公大臣无不往送，余亦从众而行。比至，车马壅阻，因饭于农家。逆旅苗姓有妇云②："观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骄溢已极，祸不旋踵③，奈何趋此势利之途以自伤其品也④？"余赧颜以退⑤。不逾年，和相果败⑥，卒应其妇之言。嗟夫！当和相擅

---

① 和相：乾隆皇帝时奸臣和珅。

② 逆旅：接待客人的处所。

③ 旋踵：旋转脚跟，形容迅速。

④ 品：品格。

⑤ 赧（nǎn）颜：因羞惭而脸红。

⑥ 败：败露。

权时，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①，视之如泰山之安，初欲终身以赖之者，乃其智反不若一村妇识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0

京城大水

辛酉六月，京城水灾，为从来所未见。自朔至十日，倾盆大雨，不间昼夜，城内外墙尾坍塌，伤人甚众。至十五后，复大雨连日，民居房屋，无不透漏者，闻宫殿皆漏，以毡裹之，昆明湖水闸撤去二板矣。上自园入内，各部司堂皆无立足地。特旨：命大臣十数员，分路查灾。无舟可汎，坐箕篓渡去，畿辅被灾者九十余州县②。（张船山纪雨诗有句云："一片波涛云影上，万家魂魄雨声中。"）

清赵遵路《榆巢杂识》卷上

蒋晋郎秦娘为秦晋配

秦娘者，维扬勾栏中人③，父固老诸生也，失其姓。生而国色，幼失怙恃④，依其舅以居。而其舅负官逋⑤，不得已，议鬻之，为媒者所诳，遂入青楼。女守贞不辱，假母好言劝之，不从，恫愒之，挞楚之，唯以死自誓。假母计穷，议转鬻之他所，以其貌美，未忍也。或为假母谋曰："凡为女子，孰无情欲？宜广觅少年美男子，勿责以缠头之费，苟有当女意者，任留一二宿。此后事，易为计

① 贵位：尊贵有地位的人，贵族。

② 畿（jī）辅：王都所在地域。

③ 勾栏：指宋元时期百戏演出场所。

④ 怙恃：指父母。

⑤ 逋：拖欠租税。

矣。”假母从之，凡所交好者，皆托其物色。于是，裘马少年日有至者，女见之，辄哭泣，稍近之则怒骂，假母不能忍，日以鞭扑从事，女决意求一死。夜梦老翁，曰：“吾，尔父也。汝慎无死，吾已觅佳婿。明日，当可谐秦晋之好矣。”

吴下有蒋某者，以应京兆试，道出芜城，初无意寻芳也。蒋有友，平时亦尝受假母之托，以蒋貌美，导之往。蒋始不可，友固怂恿之，及至，女向壁，哭如故。蒋调之曰：“闻卿名秦娘，小生则小字晋郎。秦晋自宜为姻好，何拒我之深也。”女闻言，忆梦中父语，而睨视之，见蒋风度不凡，不觉哭声顿止。假母喜曰：“大好大好，今日仙女思凡矣，老身且去料理酒食。”女与蒋同坐房中，虽无一言，亦无愠意。须臾，酒食至，假母招女同坐，女亦盈盈而至，然泪痕固涔涔也①。蒋见旁无他人，乃问之曰：“观卿情状，必有隐怀，仆虽交浅，何碍言深。”女详述己志，且告以梦，又哽咽而言曰：“郎君若能为百年之计，梦中父命，敢不敬从。若以为风尘中人，苟遣一时意兴，虽死，不从也。”蒋叹曰：“有志女子哉！我固未娶，然贫，奈何？”女曰：“苟许相从，荆布无恨，但求先矢天日②，再伴杯勺。”蒋许之，共誓于神，是夜遂同燕好。假母喜女意转，坚留小住，乃留连三日。女谓蒋曰：“郎君别后，假母必不容独居，宜早为计。君家有何人？所居何处，可详告妾。”蒋曰：“家中无人，唯一寡姊相依。所居，则姑苏某巷也。”女喜曰：

① 涔涔（cén）：形容泪水不断流下。

② 矢：同“誓”。

"妾得计矣。君宜为一书与姊，详述妾事，妾自有计策脱此火坑。"蒋悉如其言。

及蒋去三日，假母果别招一客至，女强笑承迎，醉之以酒，乃服客之衣帽襪履，诈为客状，启户迳出，大骂曰："何物婢子，如此倔强，令人愤气填膺。"假母疑女又有变，得罪于客，追出谢之，则拂袖意去矣。入房审视，客固醉卧未醒，而女兔脱，乃呼众出门追逐，已不知所之，追者皆废然返。女遂附船至苏州，竟至蒋家，投书于姊。姊审书，不谬①，留之。而女已有身，及期，产一男，姊始犹疑，视所生男，酷似其弟，乃大喜。

蒋自别女入京，应京兆试，不售②。或荐之就四川学使幕，甫至而学使卒，蒋留蜀不得归。俄值川楚教匪之乱，益困顿。适大帅欲延一书记，蒋遂入其幕，宾主甚相得，以军功保举训导。时道路梗塞，蒋亦从事戎旃③，置家事不问，遂与家人久绝音问。及川楚平，叙功，以知县铨选，始乞假归。

自辞家北行至此，将二十年矣。至所居坊巷，则门庭如故，且红灯双挂，彩幕高张，鼓吹喧天，溢于户外，不知其有何事。入门，则座客满，多不相识。有少年就问客所从来，蒋诧曰："吾固蒋某，此吾家也。"少年大骇而入。无何，有中年妇人出，则其姊也。惊且喜曰："吾弟归欤？"引少年就蒋曰："此吾弟之子也。"盖其子年已弱冠，是日适为毕姻耳。坐客皆大惊叹，以为巧遇。姊曰："正有一事为难，弟妇已将做阿

---

① 谬（miù）：差错。

② 不售：没有考中。

③ 戎旃：指军中主帅。

婆，而犹垂发作女儿装束，使之改装，不可。今吾弟幸而归来，事当如何？”一客曰：“何不趁此吉日，使父母子妇同日完姻，亦佳话也。”众宾轰然曰：“然”。于是，青庐之内，花烛高烧，翁姑拜前，儿妇拜后，观者皆啧啧谓为未有之盛事，好事者为作《秦晋配传奇》。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偷靴

或著新靴行市上，一人向之长揖，握手寒暄。。著靴者茫然曰：“素不相识。”其人驽骂曰：“汝著新靴，便忘故人。”掀其帽，掷瓦上去。著靴者疑此人醉故酗酒，方彷徨间，又一人来笑曰：“前客何恶戏耶？尊头暴烈日中，何不上瓦取帽？”著靴者曰：“无梯，奈何？”其人曰：“我惯作好事，以肩当梯，与汝踏上瓦，何如？”著靴者感谢，乃蹲地，上耸其肩。著靴者将上，则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帽宜惜，我衫亦宜惜。汝靴虽新，靴底泥土不少，忍污我肩上衫乎？”著靴者愧谢，脱靴交彼，以襪踏肩而上。其人持靴径走。取帽者高居瓦上，势不能下，市人以为两人交好，故相戏也，无过问者。失靴人哀告街邻，寻觅得梯才下。持靴者不知何处去矣。

清袁枚《子不语》卷23

蒜学士

翰林学士兴安，满洲人，中庚戌进士。公喜食大蒜，凡烹茶煮药，皆以蒜伴之，曰：“始可以延年却疾①。”，人争笑其

① 却：除。

迁，呼为“蒜学士”云。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9

沙氏义井

武进西门外有市曰西直街。街之南隅有一井，有石栏护之，然无就汲者。墙阴有横石一，镌字四曰“沙氏义井”。井何有于义？因人之义而义之耳。且井非沙氏所独有也，而沙氏之义系于此，乃遂以沙氏名其井。

距井十数武有行，曰沙裕昌，蛋行也，行为国初所设。嘉庆朝，行主某翁生三女，次女独艳绝，一时有国色之目。翁媪钟爱之，为择婿。某美丰姿，有文名，中选。婚有约矣，将嫁而某殂①。女泣请守贞，翁诺之。女素勤俭，既守贞，益事操作，服劳奉养，过于男子。一夕，入厨作晚炊，忽有扪其胸者，大惊，及视之，新雇之童斯所为也。童年约十六七，来仅旬日，颇慧，唯见女，辄目灼灼似贼。女至是大怒，力掌其颊②。童被责，急遁。女白母，母杖童，逐之。而童已逸，遂不复究。

越数年，行有新贩客某至，年约二十余，操浙语，举止甚豪，自言新设蛋肆于浙东，需货甚多，特来订购。翁待以上客，某恂恂，于交易尤大雅，无锱铢必较意。翁喜甚，别时，殷殷订后约，某诺之。自是月余辄来，来辄主翁行，如是者年余矣。某日，复至，贸易既定，散步于街，见道旁一老丐，遽呼曰：“舅在此，何一寒至此耶？觅舅久矣。今诚天作之合也。”

---

① 殂（cú）：死。

② 掌其颊（jiá）：用手掌打他脸的两侧。

遂偕之至行，告翁曰："此吾舅，家本巨富，因乏嗣，思认吾为子，而族人多无赖，利其鳏①，没其产。舅素懦，忿而不能与争，遂出亡。及出而族人益无忌惮，产垂尽矣。吾义无坐视，为之控于官，清厘之，渐有端绪，唯觅舅而久未遇。不图于此遇之，且不意其困顿若此也。"乃急为之熏沐更衣焉。

翁诧为奇逢，为设筵致贺。席次，某与丐絮絮言家常，谓某乡之田，某室之屋，均已清理就绪，唯某某素恃强，尚霸产未交，舅宜稍缓归，丐惟唯唯而已。某商于翁请暂借馆舍，俾下榻，翁若，乃粪除空舍以居之②。自是某来肆，辄携浙物赠丐与翁，且言久扰滋不安，将移居逆旅，翁力留之。及某行之翌日，日暮矣，丐犹阖户高卧，翁排闼视之③，死矣。大惊，继念某昨始行，计其程，当抵无锡，急遣与某素识之捷足往追，追之而及，乃与某俱返。

某入室，见丐死，大恸。久之，谓翁曰："舅偶有疾，翁当为之延医，何任其死？"翁曰："彼之死，实出不意，医药弗及，诚歉，今愿代备衣棺，且作佛事，可乎？"某沉思久之，曰："此事若在他人，自必涉讼，然吾信翁久，知必无他，何敢重累翁。死者已矣，丧葬为当务之急，余可勿论。"翁允出资为营葬事，却之，既毕事，遂载梓而去。

翁至是感之甚，思有以报之。一日，某又至，翁知其尚未娶，欲为媒一佳妇，屡有所告，某皆不允，察其意，似已有所属。翁属人致询，某曰：

① 鳏（guān）：无妻之人。
② 粪（fèn）：扫除。
③ 排闼（tà）：推开门。

"吾若娶妻，必如翁之次女而后可。否则宁终身鳏耳。"翁令媪商于女，女不可。翁复为女曰："某之舅死于吾行，某若起诉，当破产，某之恩我者厚矣。凡人子之孝事父母也，以父母有鞠育之恩耳。若父母于危难中受他人恩而免于难，则人子之受其恩，当较父母之身受其恩者尤为重，益当思有以报之者。汝纵为一身计，独不为身所自来之父母计乎？"女素孝，闻父言，即许诺。翁遂属人通言于某，愿以次女奉箕帚，唯谓须入赘耳。某喜诺，遂携资至武进，赘翁家，夫妇极得。

越三年，生二子矣。一日，戚串中有喜事，某往贺，饮酒逾。及归，女适在厨，某乃蹑足至后，潜以手扪其乳。女惊视，怫然曰："夫妻虽恩爱，当相警如宾耳。此何时，此何地，乃遽肆轻薄耶？"某侧其首笑谓女曰："可再掌颊，吾不复遁也。"女顿忆童厮昔年调戏事，诘之，不答。越翼日，女置酒于房，与对酌。酒酣，以言餂之①，且谓婚数载矣，何事不可言，君果为谁，宜以实告。某以被酒故，不觉吐实。盖某即昔之童厮也。本士人子，聪慧能文，慕女色，乃托身为厮养。既遁，仍不忘女，思有以遂其愿。寻为僧，久之，仅初服，设肆于市，因与翁通留易，联情谊，复毒死丐而不究，以市恩。翁遂坠其计，为成夫妇焉。女廉得其情，大愤。知某日西门外开粮米仓，县官例须莅临，必道经行门。前夕，饮其以酒，既醉，刃其腹，死之，复杀二子。

凌晨，待令过门，拦舆控之。令大惊，曰："某诚不德，然既为若夫，何遂杀之？"曰：

---

① 餂（tiǎn）：诱取。

"彼杀无辜之丐从谋我，我之贞节姑置不论，但以杀丐论，彼固有可杀之道也。"令然之，复曰："二子无辜，何杀之？"曰此孽种，留之，必将为人害，故并杀之。"令无以诘。既而曰："事出非常，汝宜暂入狱，俟请命于上官，为汝谋所以脱罪者。"女曰："吾尚有言，吾生不辰，未嫁而寡，矢志守贞，卒为奸人所算，实不如死。且以吾一人之故而丧四命，公即怜而生我，我复何颜在人世乎！请一死以明吾志。"令急止之，而女已跃入道旁井中死矣。此沙氏义井之由来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两字探花

谢梦渔侍御以道光庚戌科一甲三名及第①。盖是年殿试，犹在宣宗宾天百日之内②，士子于策中抬写处多未留意，谢遇皇上陛下之上，辄加"当今"二字，阅卷大臣以为得体。初拟以状头位之，以书法太劣，置第三，都人呼为两字探花。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刘宗汉讲信义

刘宗汉，陕西长安人。屡应岁科试不售③，家贫授徒，独从信闻乡里。

陈孚恩戍伊犁，道经长安，聘课其幼子④。居伊犁数年，甚相得⑤。未几……伊犁久困，无

---

① 道光庚戌：即道光三十年(1850年)。

② 宾天：帝王之死。

③ 不售：指未考中。

④ 课：教书。

⑤ 相得：相处投合。

外援。将穿某素重孚恩才，至是资遣孚恩①。孚恩曰："某虽戍卒，故一品官，肯窜草求活乎！"以幼子属刘②，尽焚帑贿③，独与将军登城，城陷俱死。刘与陈子行百数里，遇乱兵相失。刘伏道旁觇数④，见陈子被掠而西，乃复还伊犁，往来踪迹⑤，数月得之回堡中，已卖为奴。于时俄罗斯兵已定伊犁，刘乃指俄将营，涕泣哀吁，三日始得通。俄将哀其诚，命校取陈子至营⑥，既见其慧，欲妻之⑦。陈子亦愿留，宗汉再三言不听。一日俄将方晏陈子，宗汉直前数之曰："背父命，弃乡里，公子安则为之。某受托不终，何面立人世？"因袖出刀自颈，左右急抱持之，血喷出，瞑不知人⑧，陈子大恸，伏地自投。俄将亦起视，笑曰："痴汉何自苦？今还汝公子矣！"见伤未殊⑨，急命敷珍药，置密室护养之，月余始瘥⑩。俄将乃资遣陈子及刘，且与牒通道路⑪。

二人既行，将至蒙古界，复遇盗，丧其资斧⑫，乃徒步行乞，由蒙古草地，循山西、河南而归。道中或日一食，或间日再食，夜宿崖谷或大树下。宗汉常手洋枪坐陈侧⑬，倦则少寐，闻风鸣鸟啼，辄起觇视，无所见，乃复还坐。岁余，始达江西。陈家见子归，大喜，无

---

① 资遣：给路费，打发走。
② 属（zhǔ）：托付。
③ 帑（tǎng）贿：钱财。
④ 觇（jì）数：问卜。
⑤ 踪迹：寻找踪迹。
⑥ 校：军官。
⑦ 妻之：指将女儿嫁给他。
⑧ 瞑：神志不清。
⑨ 殊：过重。
⑩ 瘥（chài）：病愈。
⑪ 牒：文书证件，这里指通行证。
⑫ 资斧：行旅之费用。盘缠。
⑬ 手洋枪：手握洋枪。

少长皆出拜刘先生。馆先生上舍，酒食服御，惟力所能致。领里亦争具酒馔迎刘先生，月余不绝。宗汉厌其挠①，坚请归。陈家酬之三千金，衣服玩好称是，宗汉皆无所受，取二十斤买舟而归。

清朱克敬《暝庵杂识》卷3

雪　灾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积四五尺，山岰处则丈许矣。湖港俱冻，至明年正月乃解。

湖州安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人于雪甫作时下山抄化，为雪阻于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②，则寺内之僧皆饿死矣。

太湖中有一舟冻于中泓者匝月③，冻解，船逐流下，舟内之人已尽毙，而甕中米尚存其半，则以火种绝，不能炊而致死也。

是年，江浙二省均报雪灾。最奇者陈春嘘明府昶宰奉天之锦县，有娶亲人途遇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庙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出。到一月后，男女两家遣人四处觅之，则新妇及送迎之男女七十余人，皆饿毙庙中。春嘘往相验，为之惨然。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富刚奢侈无度

富刚，任云贵总督，肆意奢侈，署内房舍地面，皆用蓝细布贮棉，制如砖式，量地广狭而平砌之。又虑逾久践实，每

---

① 挠：麻烦。
② 比：等到。
③ 匝（zā）月：满一个月。

月更铺一次。预备制成者积数间屋。此与尊奉福贝子（康安）行馆，地面铺以红哆啰呢者，尤为意想所不及。噫！享用逾分，宜乎其肆市也①。

清赵慎路《榆巢杂识》卷下

彭芸楣考试之趣事

彭芸楣尚书，督学浙江，考试至某府，该处文风僻陋，无一卷可入目。有三人抄袭陈文：一人一字不易，二人颠倒其文而抄之。案发，其不易一字者第一，余二人第二、三名，群议先生之未见刻本也。发落时先生召三人谓之曰："汝以髫年所诵习不遗一字②，记性却佳，故首拔之，为勤读者劝③。汝二人卷中脱讹太多，想此调不弹久矣，今后当再加温习功也。"按先生此举，可谓趣甚矣。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爆竹声中争状元

孙毓文，咸丰六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大学士玉庭之孙，尚书瑞珍之子，道光二十四年状元毓溎之弟，山东济宁府人。翁同龢，咸丰六年一甲名进士，授修撰，大学士心存之子，江苏常熟人。孙、翁两家，状元宰相，同列清要。咸丰六年，毓汶、同龢同举进士，毓文书法翁覃溪，几入室；同龢书法甚佳妙，实能领袖馆阁。是科状元，无第之人敢争，固非两人莫属也。孙家锐意欲使毓汶获状头，俾与毓溎成兄弟状元，与陈其昌三元，同为科

---

① 肆市：执行死刑后陈尸于市示众。

② 髫（tiáo）年：童年。

③ 劝：勉励。

第佳话。殿试前夕，向例：赴殿试进士，住家离殿廷稍远者，当夜寄宿朝门附近。孙府则近皇城，翁家稍远。孙家当晚以通家之谊①，延同龢来家夜饭。孙氏以文执世谊，与同龢畅谈，将至深夜，始促归宿，同龢已有倦意，毓汶早就宿矣。同龢将入睡，宿舍四周大动爆竹之声，彻夜不断，终夕不能成寝。未明入朝，已困顿无气力矣。殿试，比策稿就，执笔毫无精神。自以为此次状元，属孙莱山必无疑问。忽忆卷袋中有人参两枝，乃含入口中，精液充贯，神志奋发，振笔直书，手不停挥，一气到底，无一懈笔。书毕，展卷视之曰："此可压倒莱山，笔意妙到秋毫颠。"尚在兴酣落笔时也。翁后始悟孙家延饭，深谈入夜，使之疲倦，燃大爆竹终宵，使不能入睡，皆在为翌日书殿试策，无精采气力地步，孙莱山可独占鳌头矣。不意人参巧能救急，故当时有呼同龢为"人参状元"者。孙、翁两家，因此事件芥蒂甚深。说者谓瑞珍不应出此，非君子所为。甚矣，争科名者，真无微不至矣。岁除前，与冒鹤亭同宿庄严寺，谈此掌故，彻夜闻爆竹巨响，鹤亭久不成寐，早决回家，咸曰：此翁常熟之感应也。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鸦片事件误于胥吏

世传林文忠公则徐，焚鸦片而不给价，故致启衅，其实不然。当时固以茶叶一箱易烟一箱，而茶为胥吏所办，中多杂以沙石，既至欧洲，又以不能售也而寄回，商人耗无算，遂致激成衅端。

---

① 通家：世交。

文忠闻有伍氏通西人，乃屡苛罚之，曾令缴军饷至数百万。伍每入见，多为署中人所侵，至费千金，始得一椅。后文忠复出而殒于军，或曰：实伍畏其复至，使人谋毙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一步登天

咸、同之际，捐例大开，稍有余资者，莫不捐纳一官，夸耀乡里。时人有官吏多如蛛之诗，盖纪实也。

潘中丞某以商贾起家，纳粟得巡检，署广东某缺，获资巨万，乃改道员，指贵州，寻护臬篆，不数年而竟黔抚矣。乡试，例须巡抚监临，潘方赴闱，见门侧一联云："巡检作巡抚，一步登天，监生当监临，斯文扫地。"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版

大暑船

同治时，临海县民以频岁有疠，过大暑不瘳，乃为送船之会。船与常舶无异，用具如桌椅床榻衾枕，食物如鸡豚鱼虾，甚且刀矛铳炮之足以备盗者亦有之。别有盛米之袋，小仅可受一升，而数以万计，皆村民所施也。大暑前数日，建道场，至大暑送之，俗呼为大暑船。夜有海盗遇之，以为贾人船也，向之放炮，大暑船亦放炮御之，至天明始知，大惊而去。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今时之桃花源

同治戊辰冬十一月，余在

清浦，赴章练塘勘争荡田案，归途飓风大作，舟在荡中，颠簸不可泊，乃沿湖漘行①；又被风吹向芦苇中，篙舻无所施②，任其飘泛。良久，见一小港，遂努力循之，入里许，遇丛莽而浅，因系缆焉。随从之船，皆四散不可觅。

风稍定，夕阳且衔山，舟人方理篷索，余视滩际有小径，摄衣而登。行数十步，田畴绮错③，梦已萌芽；野鸟饮啄于陇畔，见人不惊，随塍左右④。更数百步，得一桥。过桥，升高岸，睹炊烟数缕，起木末。纵步赴之，约又里余，抵一村。屋多茅茨⑤，编槿为界⑥，计十余家。稻堆在场，如比如栉⑦，高下不一。男子舂揄⑧，妇人织纴⑨，皆熙熙有自得之色。顾见不速之客至，鸡飞于墣⑩，犬吠于门，数人杂然问："客舟避风至此耶？"余应曰："然"。因询以此地去县几里，皆相顾曰："不知也。"询其何以不知，则曰："我等皆佃人田者，家无赋税，又不负租，何缘入城？"指一老者曰："此人数十年前，曾经到过城者。"言未既，老者亦拄杖至前，曰："客自城中至此

---

① 漘（chún）：水边。

② 舻（lú）：划船的工具。大的叫舻，小的叫楫。

③ 田畴：田地。绮（qǐ）错：纵横交错。

④ 塍（chéng）：田间的界格。

⑤ 茅茨（cí）：茅草苫的屋顶。

⑥ 槿（jǐng）：落叶灌木，此指用槿作的藩篱。

⑦ 如比如栉（zhì）：如梳齿那样密密的排列着。比，紧挨着。栉，梳篦的总名。

⑧ 舂：舂米，用杵臼捣去谷物的皮壳。揄（yú）：舀取，用瓢把臼中的米舀出来。

⑨ 纴（rèn）：织布帛的丝缕。

⑩ 墣：古书无"墣"字。《诗·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桀"，"墣"或为"桀"之误。桀，木橛子。

耶？”因言年二十余时，为道光三年，以水灾曾偕里申至城一次，彼时巨浸滔天，附舟至县，往返二日，亦不能计其里数。屈指计之，将五十年矣。因问：“城中此时较之昔年，当益繁盛乎？”余曰：“兵燹之后①，遍地瓦砾，所有房屋，十存一二，休养生息，不知何日方复旧观耳！”老者闻之，亦复怅然。顾谓诸人曰：“今生不更作入城想矣。”因言粤逆肆扰时，村人将桥拔断，河中均钉木桩，是以三年中，贼未尝到，兼之年岁丰稔，租赋蠲免②，闾里宴然③，无异承平时，实不知城中遭此大劫也。言讫，方欲邀余入室献茶，适从者寻至，天已昏黑，遂辞之，徐步而归。村人送至桥畔乃返，究亦不识余为何人。余沿途叹息，谓此亦今时之桃花源也。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

8

文章挟制

怀宁有杨秉琦者，礼南学士秉璋之九弟也。幼随兄官京师，从瑞安黄漱兰学士体芳攻专业，学士时文名家也，门墙甚众。同时有庐江人章玕者，字蕴卿，富室子也。以资为户部郎，亦负笈从黄游④。与秉琦有戚谊，叔之，至相得。凡学士所改课作，彼此皆互相留稿，以资揣摩。同治庚午科，秉琦恐兄入闱当回避，乃出京就本省试。是科顺天首题为“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全章，黄曾改秉琦课作，极佳，章玕携入闱

---

① 兵燹（xiǎn）：兵火。

② 蠲（juān）：免除。

③ 宴然：安乐的样子。

④ 负笈：背笈游学。笈，书箱。

录之，得中第十名，刻入闱墨①，父恐秉琦扬其事，手千金赠之。久之，学士死，秉琦屡试不第。其为人乖谬成性，好恶与人殊。妻死无子，遂只身走金陵就章。先是章捷后，同乡讪笑之，龚引生比部竟于宴会时面诮焉。章恐为言官上闻兴大狱，遂改道员分江苏。其时曾忠襄督两江，章挟权贵书以往，未几遂得管筹防局务，金陵城中道员第一美差也。当秉琦之造章也，谓章曰："我贫而病，又无子，将就养于尔，尔当能奉我以终也。"章唯唯，窃怪之，然不敢慢。闭精室处之，饮食起居，事事维谨，少不遂意，则必呼章面责之，如父之训子然。章有美婢，秉琦欲之，即遣事焉。日者章自上海返，携广东籐椅八，甚精美。秉琦见之，命留其半。章曰："此我购以奉帅者，叔爱之，当别购以进。"秉琦曰："尔视我不如帅，何也？"章曰："非帅以一纸与我，安得此美任？"秉琦曰："我岂无一纸与尔耶？"章无言。如是将十年。秉琦死，章为营丧葬焉。仆婢皆尤之曰："主人徒多此一策耳，而遂受挟制终身何为哉！"有榜下知县周某者，贵州人，以初抵谒章，谀之曰："职未第时，即熟读观察闱墨，诚名家也。"章以为诮己，大怒，变色而起，即传呼送客，周惶惧不解。及出，询之皖人，始知其故。自是僚属无敢以文章颂章者。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下

① 闱墨：科举制度，乡试、会试考官选定中式文字，编刻成书，称闱墨。

意外总兵

清同治间，湘淮军兴，削平发捻回诸大乱。各路军功，所保记名提督部册所载近八千人，总兵则近二万人，副将以下汗牛充栋矣。故提镇大员，欲得实缺，非督抚密保不可。有桐城人陈春万者，农夫也，多力而胆大。同治初年，入湘军为兵，随大军转战至关陇，亦保至记名提督巴图鲁黄马褂矣。左文襄颇喜其勇，然以其无智虑，又不识字，十年来位不过营官而已。营官只带一营，五百人也。不但无简任之望①，并数营统领亦不可得，郁郁不得志。文襄既出关，陈营又裁撤，更无聊赖，贫不能归。迨文襄班师回任，陈欲往面，求一委差。及见，文襄即向之称贺，陈曰："标下来求中堂赏饭吃耳，何贺之有？"文襄曰："尔尚不知耶？尔之印，较我之印大且倍也。"陈愈不解。文襄乃命设香案，命陈跪听宣旨，始知已特简肃州镇挂印总兵。廷寄已到数日②，正觅其人不得也。清制：挂印总兵，体制尊崇，与寻常总兵大异，准专折奏事，不受总督节制。如宣化镇总兵，乃挂定边左副将军印之类。当时文襄颇疑陈密求李文忠而得此缺，甚忌之。盖因肃州镇出缺时，例由文襄奏报，即随折保二人以进，而皆未用故也。后始闻内廷人言，是日军机开单呈请简放时③，帝笔蘸朱太饱，未及见文襄所保之

① 简任：选拔任用。

② 廷寄：朝廷给各省高级官员的加封密旨，用四百里或六百里文书递往各省。

③ 简放：外官道府以上官，由特旨受职者称简放。

人，而朱点已滴于陈名之上，帝曰："即此可也。"陈实得之意外。不二年谢病归，终不能安于位也，亦范啸云言。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中

龙蟠虎踞

提督杨金龙官两江督中协镇时，尝匿歌妓李玉仙。张文襄自鄂督移权江督，挈亲信某弁以至。至则率卫队及自强军，且保其秩至副将。其人恃文襄之宠，势甚张，视江南提镇蔑如也。既而艳玉仙名，时往顾曲焉。金龙，固江南武僚中之有声望者，亦负气不相下，每入夜，各召集群党以往，纵酒酣歌，迨夜阑客散①，虎龙分居一室，相持不去，如是者数阅月。玉仙固黠者②，且长于外交，竭力调停，然亦殊有左右为难之苦。一日，顾石公从友饮其家，玉仙谂其为名士也③，酒阑，乃出自绫帐　一幅，丐题额④。石公挥毫书"龙蟠虎踞"四字以赠，盖诸葛亮论金陵形势云："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夏徵舒是先祖⑤

清同治初，曾望颜为陕西巡抚。首县为唐李杜，字诗甫，四川进士，善滑稽也。有山西贾夏姓者⑥，营业于陕西省城，

---

① 迨（dài）：等到。

② 黠（xiá）：聪明而狡猾。

③ 谂（shěn）：同"审"，知道。

④ 丐（gài）：乞求。

⑤ 夏徵舒：春秋陈国人，夏姬子。灵公与夏姬私通，夏徵舒杀灵公，后楚庄王伐陈，夏徵舒被杀。

⑥ 贾：商人。

颇殷裕，忽动官兴，入赀为县令①，分发陕西。人谓之曰："尔初入仕途，一切未谙，宜聘一富有经验之通人，而朝夕请益焉，庶不为人所笑。"夏然之。到省之日，例须随众衙参，至抚署官厅。甫入门，众见其举止矫揉造作，已匿笑矣。忽首县唐问曰："贵姓？"曰："夏。"唐乃上其手而作庄容曰："从前有位夏瀓舒，是府上何人？"夏见郑重而言，以为必显贵者，遂卒然对曰："是先祖。"唐一笑颔之。须臾衙参毕，归寓。所见之友问曰："今日作何事？作何语？"夏曰："中丞未见，明日须再往。他无所语，惟在官厅有首县问我夏什么舒，是否上何人。"言时作冥想状。友曰："夏瀓舒也。"夏曰："然。"友人曰："尔何答？"夏曰："我见其高举两手郑重而出，即对曰是先祖。"友曰："坏了坏了！那夏瀓舒是个龟子子，尔如何说是先祖！"夏大怒骂，即欲赴首县理论，友曰："明日仍须上院，必仍见之，何必急急。"次日一见唐，即扑唐身，揪其领而骂曰："你为何骂我龟子子？"唐曰："诸公皆在此，我何尝开口，而彼谓我骂其龟子子，诸公闻之乎？"夏愈怒，欲揪之见中丞。众劝不听，揪至二堂口，文巡官遂以状白中丞，命传二人入。曾问唐；唐曰："请大人问夏令可也。"曾遂问夏，夏曰："唐令骂卑职龟子子。"曾曰："愿闻其详。"夏遂以昨所问答陈之，夏瀓舒之瀓字，终不能记忆也。曾笑曰："是尔自认，非彼骂也。"命巡官导之出。随即悬一牌示，大致谓夏某咆哮官厅，尚可恕；胸无墨汁，何以临民？著回籍读书云云。夏见

① 赀：钱财。

之，气结不得伸，郁郁而已。人笑之曰："一声龟子子，断送一县令。"此张悟荃茂才云。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糊涂叟

清之同治间，燕京市上有乞儿，人称之为糊涂叟。叟年六十许，须眉皓然。沿街乞得钱，旋散去，或悉至爆竹店买爆竹燃之。冬夏一葛①，不冠不履，若狂若痴，故人称之为糊涂也，而实不然。叟尝荷一葫芦而行，凡食者、用者皆纳葫芦中，向人自称葫芦叟。或疑糊涂叟为仙，争相求道，叟曰："我非仙也，且古无仙也，言仙者率欺人之言耳！"或谓叟昔尝为山西某县县令，以刚直遭大吏怒，屡辱之，欲置之死地，叟乃弃家而遁，叟自言则曰："弃骨肉而图自全，我不为也。"或又谓叟为鲁之某邑人，少有才名，屡应试不售②，愤而为此，叟曰："我固无才，即抱才不遇亦常事，何愤为也？"或问喜燃爆竹何为，曰："惊他梦耳！"问宿何许③，曰："随处是家。"问葫芦重几何，曰："此闷葫芦不可使汝等知也。"好事者多与之钱，叟曰："多非我所欲也。"取数文，其余悉还之；取得数文，又或与他丐，或与路上儿童。举止不定。时朝政日非，叟慨然曰："乱将作矣④，此不可留。"未几，遂不复见，而莫知其所之。后三年，遂有庚子之变⑤。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

① 葛：此指丝织品做的衣服。
② 不售：指没有考中。
③ 何许：何处。
④ 作：兴起。
⑤ 庚子之变：指义和团起义。

北人不知南事

麟某尝以翰林充国史馆纂修，时年甫逾冠。一日，校罗泽南、刘蓉等列传，忽拍案而言曰："罗以一教官而保实缺道，并以布政使记名，死且请谥；刘亦仅候选知县耳，乃赏三品衔署布政使。外省保举之滥，竟至是耶！"恽彦彬时与同座，起而密诏之曰："彼等皆百战功臣，其时若无湘、淮军，吾辈亦安有今日耶？"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当与谁战？湘、淮军者，以何将军帅之耶？"恽曰："盖与太平战耳，君岂未知东南各省大乱十余年，失去数百城耶？"麟大愕曰："北方安静若是，老前辈所谓与太平战者，此言尤难索解。"恽曰："粤寇洪秀全起事，自称太平天国，君不知耶？"麟曰："晚生今仅二十余岁，贼人事，何能知之！"恽曰："君北人，宜不知南方事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都人读亳为毫

光绪辛卯，皖省藩司某署皖抚，亳州牧往见。延入，坐定，问曰："毫州去省城若干里？"某答曰："卑职任亳州，非毫州。"某讶曰："亳州之亳，都人皆读作毫，君乃读作卜，岂不相差太远乎？"

未几，而御史劾以目不识丁，去职。时合肥蒯光典在金陵，对人呼冤不止，谓："尝往谒，闻其对仆人云：'速请朋大人。'然则蒯字虽不识，尚明明识得朋字也，且又识毫字，劾以目不识丁，不亦冤乎！"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八宝豆腐羹

光绪时，王可庄修撰仁堪出守训导某晋谒，王言及某侍郎有抚苏之讯，某曰："某侍郎与卑职，某科同年也。"继复谈及苏籍之京师当道，如潘文勤公祖荫，翁相国同龢诸人，某则云是与有戚谊也，是与有世谊也。既又言苏省现任之督抚将军，其中固非尽由科第起家，而某亦谓悉有年谊。王乃大愕，知其依草附木，响壁虚造也，因语之曰："俗称教官为豆腐官。君之亲朋，既皆大人先生，可为奥援者若是之多，而犹寂守苜蓿①，则此豆腐必寻常，为八宝豆腐羹也。君诚足以自豪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置天下人于何地

光绪时，长沙孔某某举于乡。是科第三艺题为"而尽力乎沟洫"。文分三大段，段末结语为"其将置我于何地，其将置众人于何地，其将置天下人于何地"等句，人多笑之。

翌年计偕，濒行之前一日，其友某为之祖饯。主人延孔首座，而逊避第二席。一客推之起曰："足下坐此，其将置我于何地耶？"乃依次递让，至第三第四，诸客同声曰："其将置众人于何地耶？"急趋末座，众复佯言曰："其将置天下人于何地耶？"相与鼓掌大噱②，孔及还

---

① 苜蓿（mùxu）：草本植物，可以喂牲口、做肥料。

② 噱（jué）：大笑。

坐己位，卒踽踖不安[1]，坐未终席而去。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绍兴奇案

绍兴昌安门外某村，有张世昌者，素以沿乡卖旧衣为业，出必数月，家中唯老母魏氏与妻同居，妻即母之内侄女也。某年春，结伴出门卖货，世昌至夏未归。一日姑病，思食白煮鸡，妇宰鸡煮熟，就砧斫之。念姑年老齿落，其鸡未知煮烂与否，因取一脔尝之。适姑于房中唤媳，妇欲应而鸡肉方入喉，不能出声，气塞而蹶。姑屡唤不应，匍匐出视之，则已死矣。疑其热天中恶，治之不醒，以母家相隔百余里，若俟通知而后殓，则恐署月尸溃。又以其子远出，家无余财，遂央邻人赊薄棺殓之。屋无停尸所，外近又乏闲地，而有祖坟远在五六里外，央邻人即日舁往厝之。

讵妇死后，因着衣入棺，及舁而行远，震动其身，鸡肉渐下而气渐转，至黄错则霍然大甦，知己在棺中矣。奋力顶盖而出，茫茫旷野，四无居人，不知此为何所，坐于棺侧而泣。适有远村菩提庵僧独修者，与其工人马四回子自某处索负，提灯而归，路过坟旁，闻啜泣声而问之，妇出以实告。独修举灯照之，见妇少而有色，思欲携归庵中，以隐语商之马四，马四以为然。遂诡告曰："汝家系吾去顺路，吾引汝归，可乎？"妇喜诺。同行里许，至一村，则马四之兄，马二回子之家在焉。马四知兄已举家往祝妻母寿，

---

① 踽踖（jújí）：形容畏缩不安。

家中阒然无人，顿起毒谋，诧言饥渴，欲于兄家索食而后行。至则其门已锁，掇开而入。时夜已半，邻人疑马二归也，故闻声而不问。马四嘱独修先于灶下烧火，而己入内取米淘淅。入锅毕，遽拾柴斧，隐至独修背后，向头上尽力奋击之，闷绝于地，复连斫之而毙。持斧向妇低语曰：“汝从我乎？否则亦请试斧！”妇正在战栗，惧而从之。饭毕，席卷其兄之所有，挟妇而遁。

次早，邻人见马二外门似为人所掇落，唤之无应者，疑为被窃，邀众同入察之。见一僧被杀于灶下，内则衣物皆空。亟往其妻家以告，邀之报官。官验尸后，随讯问邻佑及其妻家之人，佥言马二是夜实系全家在于某所，并未回家，证见确凿。而独修之徒知师被杀，马四不回，疑四图财害命，亦控之官。官严缉马四不获，案悬未了。张世昌之妻父魏某，闻女身故，飞驰而来，往坟上哭之，棺已空矣。闻于官，官细察之，则薄棺薄殓，似非盗坟，乃尸又不见，遂成疑案，唯饬差缉访而已。

未几，世昌归，见妻死而尸亡，再四寻求，终无影响。秋间，其伙伴李茂元者复来邀与同出，世昌以母老身单，不能他往辞之。至次年春，茂元独自卖衣，至台州宁海城外。见一家门傍河干，有妇淅米提篮而入，酷类张妻，茂元疑之。次日，潜身僻处以觇之，则真确无错。询之旁人，曰此本县捕役许保贤家也。茂元遄归，告之世昌。世昌赴县求一自缉牌，偕茂元及妻父魏某飞驰而往。伺其妻出，遽拥至县控之，并呈缉牌为据。官讯妇，妇直言上年夏间事。并言马四回子胁

妇逃至天台，投亲不遇，转至宁海。赀财用尽，遂投身于捕快许家为帮役。许屡欲通妇，而妇不从。一日马四随许出外缉贼，数日后许独归，谓妇曰："马四死于水，我已殓之。"妇心疑而不敢诘也。是夜缚妇强奸，否则欲杀，妇惧而从亡，已数月矣。讯之许保贤，供亦相同。及间马四死状，初犹狡赖，严刑鞫之，实供马四系异乡之人，知无亲人根究，诱与外出，乘间以斧击倒，斫毙之而占其妇。官往验马四尸首，伤痕宛然，遂问许以大辟。以妇既不知情，屡遭迫胁，情殊可悯，赎杖解回，以解绍兴之案。世昌念妇素来幽娴驯谨，其遭污垢，实为强暴所逼而然，告于母而收之。

甲申六月，予客绍兴永寿堂，沈康勤为予言此，至系何时之事，及其村名，已不复记矣。雨窗枯坐，书此以资谈柄。

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卷1

诬妻得财

光绪初年予留京过夏，有友人邀饮于肆，同座皆过夏者，藏阄行令，极为欢洽。坐有一淮人曰："予不习酒令，今说一事，如诸能解决者免饮，否则罚一杯。"众曰："可。"淮人曰："吾淮某甲，一日晨起将赴食社小食，于途中拾得银券一纸，视之，固素所交往之钱肆也，欣然往取银。甫入门，已闻失主央肆主注销求止付，而甲仍从容取银去，失主不敢认，肆主亦不改阻，是操何术以致此？"诸人思之良久，皆不得其故。淮人曰："各饮一杯，予言之。当甲挟券入肆时，见失主在肆，即伪为怒容，汹汹入。肆主向之

点首，亦不答。肆主曰：‘先生清晨何怒为？’甲曰：‘不可说，不可说，家丑也！然吾两人交情，言之何伤。予昨以事赴清江，今早归，见予妻枕边有银券一纸。’随说随即取卷出，掷案上，曰：‘是必予妻之奸夫所赠者，予将得而甘心焉。今姑取此银去，会须侦之。’肆主唯唯，目视失主，亦无言，遂以银与甲而去。”同辈闻之，皆骇叹其狡诈而已。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中

徐承煜杀父骇闻

义和团之乱，顽固党魁端王外，则有大学士徐桐。及联军索惩办罪首，桐子刑部侍郎承煜，恐祸及己，思死其父以说之也①。迫桐自裁，桐曰："我即死，尔乌能免！②"以承煜亦在惩办之内。承煜曰："无论能免不能免，汝七十老翁，行将就木，尚何求？我关系一家，浸假汝死解免③，岂非以一人救一家乎！"桐不得已，就缢。承煜唯恐其不即死也，自下手，缩短其绳而紧扣之，俄，桐气绝。家人报承煜，承煜抚桐，尸身冰冷，半时乃放下。未几，仍就与毓贤、启秀同斩决。余时在刑部，书吏闻徐之仆人言，颇确。

侯官古灵后人董斋《清外史》

贵女杀夫

榕兴字吉孙，满洲人，江苏候补知府也。年三十一，妻

---

① 说（tuō）之：解脱自己。说，通“脱”。

② 乌能：何能，怎么能。

③ 浸（qǐn）假：逐渐。

为前清兵部尚书铁良之侄女，年二十九。榕需次苏州时，纳一妾，极宠之，因是不与妻共枕席者五年。光绪三十四年春，奉委荷花池厘差，局在北岸濒江，属镇江境，乃携家居差次。有荐司事与榕者曰周凤魁，无锡人，少年美风姿，善修饰。五月始至，未浃旬即与榕妻通。榕知之，慑于阃威①，不敢言，忿而致疾，宿于外寝。榕有一子，妻出也，已六岁，将拜周为假父。择期二月二十六日，设宴称贺。先期妻谓榕曰："二十六日将大治具②，汝能稍饮一杯否?"榕不答。至二十四日，榕觉疾甚，如疟状。次晨，妻忽造榻殷勤慰问，并劝之食。榕夫妇积不相能已五年之久，至是人皆异之。是日慰问至八九次，至黄昏，又手粥一瓯，力劝加餐，榕不忍却，遂啜之，未三更，死矣。七窍皆有血，舌紫黑，医者以银针探其喉，作黑绿色，皆知其中毒也。走告妻，妻若不经意者，犹手风琴而歌。周坐其旁，稚子倚周膝而嬉。妾闻之，奔至榕寝，抚尸大恸，为之洗涤血污，手自含殓。而二十六开筵拜假父之举不成矣。合局之人，大动公愤，诱周至江南岸而痛挞之，并勒民其供状，历述通奸谋毙始末。有高姓者，北人也，性愚直，将执状控于官，尼之者谓不合法律而止。当道不碍于铁良，不欲彰贵家之秽，仅遣人送其子与榕榇回旗，即周凤魁亦逃法网焉。噫!大员之妻，谋毙亲夫，若毙一犬然，诚世界罕见之事也。清律：凡捉奸者，必于奸所双执之，又必其本夫或其父母始可，即翁与伯叔兄

① 阃威：妇威。

② 治具：置办饮食供张之具。

弟皆不得而捉之也。又曰“指奸勿论”，以其非亲见于奸所也。若外人告奸者有禁，恐其妒奸，或诬奸也。此高姓之控，所以不合法律也。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下

虚有其表

武昌汉朝门东有黄鹤楼，张文襄督鄂久，寻入相，鄂中官民怀之，即其地建一楼，颜曰：“奥略”。楼前有时计钟，绝大，然实无机括，针指不能动。有乘舟行江中，望而谑之曰：“文襄以喜举新政著称于时，然所行新政，类皆虚有其表，亦有异于此钟否乎？”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武昌假冒光绪案

光绪二十五年，武昌金水闸忽来一主一仆。主年二十余岁，长身白俊；仆四五十岁，无须，发语带女声；均操北京官腔。赁一分租之公馆，匿迹不出，服用颇豪奢。仆进茶饭必跪，有传呼，必称圣上，自称奴才。同居为官湖北候差事者，怪人，遍语僚友。不多日，传遍武汉悠悠之口矣。是时光绪幽居瀛台，汉口各报，皆怜光绪而诟西后。此风一出，道路谈议，皆谓光绪由瀛台逃来湖北，依张之洞。汉报亦多作疑似之谈。沪上各取，转载其事。汉口小报又为之刊载说唐故事，谓西太后为武则天，光绪为李旦坐汉阳，令人喷饭。愚民信之，张之洞保驾之谣，更播于海内外。

假光绪被袱皆绣金龙，龙五爪；玉碗一，镂金龙，亦五爪；玉印一，刻“御用之宝”四字，其仆出以亦人。城中男女，往拜驾焉，日有多起。见时有三跪九叩首者，口称恭迎圣驾，假光绪略举其手曰：“不必为礼。”候补官员中，有视为绝大机会，亲往拜跪者，亦有献款供奉者，江夏县知县望江陈树屏，予房师也，亲往查看。问汝为何人？假光绪曰：“见张之洞，方可透露。”余无一言。陈上院呈报之洞。其仆亦不透一言，有疑为内监者，串出多人，邀仆往浴池洗身，故为嬉弄，验其下体，果阉人也，疑谣愈张。当局以光绪照相，与假者比对，面貌似相彷佛。乃密电北京，宫中又无出走之耗，而瀛台则无一人敢入。陈树屏始终疑为伪骗，曰：“其举动大类演戏。”询问数次，皆曰见张之洞，自然明白。梁启超致之洞书曰：“戾太子真伪，尚在肘腋①。”此案可谓世皆知知矣。

张之洞得张子青手函；光绪尚居瀛台，不能不开庭亲审，以释天下之疑。某曰，坐都署二堂，提犯到堂，一假光绪、一仆，一同居。二卒挟假光绪按之跪下。予时夤缘得观审②，张之洞曰：“汝要见我，今见我矣，老实说出来历。”假光绪曰：“大庭广众，不能向制台说③，退堂当面可说。”之洞曰：“胡说！不说，办你斩罪！”假光绪曰：“我未犯法。”之洞拍案曰：“私用御用禁物，犯斩罪，当斩。”假光绪曰：“听制台办理。”问其仆，则曰：“予本内监，因

---

① 戾太子：汉武帝太子刘据，因被江充诬陷，起兵诛江，兵败自杀。此借指光绪帝。

② 夤缘：凭借关系。

③ 制台：总督。

窃宫中物，发觉私逃出京，路遇他，不知姓名来历，但云偕我往湖北有大好处，余皆不知。”问同居，乃举被袱碗印之属，众人疑为宫中贵人，实不知其姓名。当堂始终未供出要领。退堂，交武昌府、江夏县严刑审问治罪。陈树屏严刑拷问，供出真相。假光绪乃旗籍伶人，名崇福，幼入内廷演戏，故深知宫中之事。面貌颇类光绪，优人皆以“假皇上”呼之。其仆为守库太监，与崇久相识，因窃多物，为掌库发觉，逃出宫中，袱被碗印，皆仆所窃出。二人知光绪囚在瀛台，内外不通消，乃商走各省，以崇之面貌，挟仆所窃物，向各省大行骗术。彼等在京，飞闻假亲王、假大臣，以骗致富者多矣，不虞以假皇上而陷重辟也。狱具，插标押赴草湖门斩决。予问陈老师曰：“何以一见即知为优人？”曰：“手足举动，颇似扮戏，直剧场皇帝耳。”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京师志盗五则

京师虽辇毂之下①，而盗风最盛。然盗亦有道，兹就所闻所见者汇记之。

西河沿西头有一民家，仅寡妇孤女二人，其先亦小负贩也，微有积蓄。女将嫁，母罄所有备嫁资，为贼所侦。一夜逾垣入将撬门矣，母闻之，呼女曰：“外间有响动，莫非尔舅舅又来乎？尔舅舅以为我有旨蓄，不知我寡妇孤儿之苦也。今既来，不可使其空过，尔将嫁衣掷一件与之，免我母子受惊也。”女如言，取新衣一袭裹而

① 辇毂之下：指京都，犹言在皇帝车驾之下。

掷窗外曰:“请舅舅以之质钱为赌本可也。我母子尚乞尔照应,句迫我是幸。”贼不言,持衣去。越日又闻逾垣声,母复呼女曰:“尔舅舅其以我为鱼肉耶?何不谅乃耳。”因啜泣。贼在窗外曰:“非敢再扰,来还帐也。前日吾等不知冒犯,甚歉然,今物在是,我去矣。”言毕而逝。天明视阶下一纸裹,即所赠嫁衣,确由质库出者①。外一小红封,签书花仪二两,下不署名。母女得之意外,喜可知也。

南横街堂子胡同有住房一所,颇轩敞,且有亭矗出檐际,可以远眺,惟后墙外即南下洼,居此者时遭鼠窃,遂久无人居。有王姓部曹者,家甚贫,贪其值廉赁居之。一年夏间,独坐棚下纳凉,夜已深,尚未寝。忽见屋上火光一闪,如火刀击火石状,继而闻屋上人语曰:“火绒无矣。”俯视下有人,以为必更夫或御者庖人之类,京宅中,此类人多与贼通,遂悄声问曰:“朋友,赏一火抽袋烟。”王即以纸捻燃火递之。贼见王问曰:“尔家主人寝乎?”王曰:“我即主人也。”贼大惊曰:“小人该死。”王曰:“无伤也。夜深不成寐,得君夜谈甚佳。”因自述宦况,并所以赁居之故。贼曰:“王老爷如此清苦,我辈断不敢扰,请放心可也。”王称谢,且曰:“君知之,君之侪辈未必皆知,设若光顾,无以为敬,奈何?”贼曰:“我所居即去此不远,凡南路朋友皆在此一方,我明日见之当遍告。”王又谢曰:“无以为敬,票十千,一茶,可乎?”贼再三让不敢受。王曰:“为数本微,不过与君发利市耳。”贼乃受,道谢而去。自是王宅虽夜不闭门,亦无窃之者,

① 质库:当铺。

人皆笑王有贼友焉。

光绪改元，予入都应顺天试。秋闱报罢①，遂馆于光稷辅侍御家，以待再试。时正季冬，予卧室为厅事之东厢。一夜忽闻更夫与人语，但闻“不白借”三字，又闻答以“晓得”二字，以为渠与同辈语耳②。将黎明，忽闻院中有物堕地，声甚巨，亦不知何物。晓起，主人谓予曰：“今日请尔啖贼赃。”余问故，主人曰：“昨夜有贼屋上过，更夫喝之，贼曰：‘借道者。’更夫曰：‘不白借。’至天明，遂以此物为借道费耳。”视之，玉田盐肉一肘，重十余斤。予乃恍然于所闻之语，乃更夫与贼语也。相与大笑，烹其肘，合宅遍享之。

京师有一种力役，名日掮肩。凡人家移居，或小家送嫁装，皆若辈任之。一横担不过尺余，担于肩颈之中，以方桌架其上，桌上陈设各物皆如故。彼能以一肩之力，丝毫不致撞跌，虽贵重之物置其上，皆不致遗失，亦北方一绝技也。由此达彼，虽经若干繁盛之区，流棍窃贼之徒，望即却步。非特不窃，且助其憩息而上下焉。予尝问其故，肩者曰：“此物一上吾肩，若有失，吾辈力所能偿？若辈知窃物必害我遭官刑，故不窃。虽放胆置道旁，不惧也。”予由南横街移居青厂，曾用一次，果如所言。此则外省所万万不能者。

左文襄初次入觐时，寓善化会馆。忽一日黄马褂被窃，笥中朝珠及冬裘无数，且有银数百两，皆无恙。文襄大惊，乞步军统领缉之。统领曰：“此衣即不能衣，又不能质钱，窃之

① 秋闱：秋试，闱：考场。
② 渠：他。

何为？”此必尔曾大言，故若辈显其手段耳。不必缉捕，自当送还也。”不数日，文襄出门归，见榻上置一袱，黄马褂在焉。文襄舌桥不能下。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糊涂官

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剧演至雷峰塔许仙合钵事，秦忽大怒，呼吏执许仙下堂笞之①。优人诉曰：“某戏子，非许仙也。”秦曰：“吾原知尔戏子，若真许仙，则笞死矣。”一时传以为笑。

江苏某官，摄太仓令，方审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诉子业剃头而忤逆者②，某以渎扰③，叱令驱出。案毕退堂，忽忆此剃头父虽忤逆事，即令役速将在署剃头之人缚至。某一见大怒曰：“尔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责至一百，其人昂首辩曰：“小人实系早年丧父者。”某始恍然，满堂书役皆匿笑而散。因记黔中苗人称天子为京里老皇帝，称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称官府则曰朦，粤西瑶人称官府曰瞎。噫朦瞎之称。殆春秋一字之褒与。窃谓若二君真当之而无愧者也。又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鸡奸者，诉曰：“将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与尔江北何干”！众为哄堂大笑，既询知其故，乃为判断。此则语音之误，非二公之伦矣。

《清代野史》第4辑1987年巴蜀书社版

① 笞（chī）：用鞭、杖或竹板打。

② 忤（wǔ）：逆，不顺从。

③ 渎（dú）：轻慢，对人不恭敬。

活死人

王椒畦文昔客都门时，闻其居停主人山右王给谏言①，汾水县有富室子某得劳瘵疾②，尪羸日甚③，医者咸决某不起。某忽从书肆购得医书数十种，置之一室，谓家人曰："我自分必死，今与汝辈诀。饮食给我，衣服给我，家事一切都不必问我，我将作活死人矣。"遂入室，扃其户④，户旁辟一窦⑤，凡衣食所需，悉令家人置之于此，俟其自取。终日默坐其中，倦则卧，醒则阅书。朝而饔⑥，夕而飧⑦，冬而裘，夏而葛。声在耳若无闻，形在目若无见。始闻其咳呛也，久之则渐稀矣；始见其枯瘠也，久之则渐泽矣……。如是者三年。一日，忽启户出曰："我今始得活矣。"遂入内理家事如故。自是医理大通，遂以名医闻于远近，而"活死人"之名亦并传焉。

椒翁述此事谓余曰："此人可谓能坚忍其性矣！人能如此，虽圣贤仙佛，无不可为，岂特可以已病哉⑧？究其根极，不过拌得一死耳，奈何人之将死，而犹恋恋于一刻之生也？然不意富室子能见及此也。"

清叶廷琯《鸥陂渔话》卷6

---

① 居停：寄寓。

② 劳瘵（zhài）：肺结核病。

③ 尪羸（wānglěi）：瘦弱。

④ 扃（jiōng）其户：在他的门上加上插关。

⑤ 窦：孔穴。

⑥ 饔（yōng）：早餐，此作动词用。

⑦ 飧（sūn）：晚餐，此作动词用。

⑧ 已：止，治癒。

郭猫儿口技

扬州郭猫儿善口技，其子精戏术，扬之当时缙绅无不爱近之。

康申余在扬州，一友挟猫儿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清奏薄技。于席右设围屏，不置灯烛，郭坐屏后。主客静听，久之无声。俄闻二人途中相遇，揖叙寒喧，其声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饮酒，投琼藏钩①，备极款洽，少者以醉辞，老者复力劝数瓯，遂踉跄出，彼此谢别，主人闭门。少者履声蹒跚约可二里许，醉仆于涂②。忽有一人过而蹴之③，扶起，乃其相识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栅已闭。遂呼司栅者，一犬迎吠，顷之数犬群吠，又顷益多，犬之老者小者远者近者哮者同声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栅者出启栅。无何④，至醉者之家，则又误叩江西人之门；惊起，知其误也，则江西乡音詈之⑤，群犬又数吠。比至，则其妻应声出，送者郑重而别。妻扶之登床，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则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唧唧不休，顷之妻亦熟寝，两人鼾声如出二口。忽闻夜半牛鸣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作呓语，夫复睡。妻起便，旋纳履⑥，则夫已吐秽其中，妻怒骂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时，群鸡乱鸣，其声之种种各别，亦如犬吠也。少之，其父来呼其子曰："天将明，可以

---

① 投琼：掷骰子。藏钩：古代的一种游戏。

② 涂：通"途"。

③ 蹴（cù）：踩。

④ 无何：不久。

⑤ 詈（lì）：骂。

⑥ 纳履：穿鞋。

宰猪矣。”始知其为屠门也。其子起，至猪圈中饲猪，则闻群猪争食声嚷食声①，其父烧汤声、进火倾水声。其子遂缚一猪，猪被缚声、磨刀声、杀猪声、猪被杀声、出血声、焊剥声②，历历不爽也③。父谓子天已明，可卖矣。闻肉上案声，即闻有卖买数钱声。有买猪首者，有买腹脏者，有买肉者，正在纷纷争闹不已，砉然一声④，四座俱寂。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维疯子治犬丧

满人维煜字于臣，纳赀以道员分发皖江，夤缘得皖北牙釐局。胸无点墨，目不识丁，日以声色自娱，置榷事于不问⑤。偶拂其意，则肆口谩骂，刺刺不休，人人以维疯子目之，而彼不知也。

蓄一犬，黑色，能伺人意，维令人呼之为黑爷。每当厅事会客，便衣，则犬踞坐于坑上。或有衣冠之会，则黑犬不上坑，箕踞于地，与主人对面而娆⑥。投以食，猖猖作摇尾怜；偶或侮之，则悍然至主人前，以口牵衣而为嘤嘤之泣。主人会其意，饬仆人集犬之左右⑦，令各供状，非得侮之者自承，乞宥于犬，犬卒不应。诸仆咸憾之⑧。一日，以毒物置食盆，犬食之，乃绝其命。维大索凶手不可得，于是择日为黑犬发丧，

---

① 嚷（kuī）：呼。
② 焊（xún）：用开火去毛。
③ 爽：差错。
④ 砉（huà）：象声词。
⑤ 夤（yín）缘：攀附权贵以提升。
⑥ 榷：专卖。娆：指现出媚态。
⑦ 饬（chì）：命令。
⑧ 憾：恨。

令仆役跪而吊，衣衾棺椁之礼悉备，甚至各局员迎合意旨咸往奠，一时传为笑柄，而皖之维疯子乃无人不知。呜呼难矣！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8上海书店1981年版

朱竹垞之骗道士

秀水朱竹垞与某道士善，观中有枇杷二株，熟时每饷朱①，俱无核。朱诘其故，道士以仙种对，朱终不信。道士素善啖②，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仆市一彘肩③，故令道士见。不逾晷④，即出以佐餐，融熟甘美，饱啖而罢。因问朱以速化之法，朱曰："偶有小术，欲以易枇杷种耳。"道士低语曰："无他，于始花时镊去其中心一须耳⑤。"朱曰："然则吾之馔亦无他，昨所预烹者耳。"相与抚掌。

《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负债诗

某老翁生平多负欠，乃子乃孙⑥，殆有甚焉。翁尝咏《欠债祖师三首》以解嘲。其诗曰："自从出世债缠身，旧欠才偿又转新。恰喜儿曹尤胜我，堪称欠债老乡绅。如今当道有良图，国债堪将危局扶。怪煞区区先欠债，收来如许令高徒。思量欠债最难过，国债如何不怕多。我债却无田产抵，想来国债有山河。"以诙谐之笔，寓讥刺之意，冷隽可诵⑦。

---

① 饷：用食物款待。
② 啖（dàn）：吃。
③ 彘（zhì） 肩：猪的前腿。
④ 晷（guǐ）：晷刻，片刻。
⑤ 镊（niè）：拔除。
⑥ 乃：至于。
⑦ 隽（juàn）：意味深长。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不倒翁

某相当国，党附甚众。忽一客自称门生，执礼甚恭，送门敬亦极丰腆，并有漆盒一个，云须面呈。某相不辨，即延之入。客端肃奉盒献之[①]。启视，乃不倒翁，大小百枚，自尺许至寸余不等。怪问故，曰："此家乡土宜，制作特精，故以奉呈。"某相不疑有他，惟笑其呆陋而已。客去，仆偶检视，则其上各粘有名字，居中最大者即某相名，余名字皆在各部院及军机章京奔走某相门下之人，盖内并有二十四字云："头锐能钻，腹空能受。冠带尊严，面和心垢。状似易倒，实立不仆。"相国怒其侮己，勘视，则本无此门生，大索客邸，亦不得，竟不知为何许人也。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2上海书店1981年版

京官谐语

京师目翰林为橐驮[②]，讥其臃肿而缓步也。科道为老鸦，发声不祥也。又以富贵、威武、贫财比六部[③]：吏曰贵、户曰富、礼曰贫、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贱也。又以喜怒哀乐分属吏部四司亦确。《老学庵笔记》一则云：吏、户、刑三曹富饶，他曹寂寞。时人为之语曰："吏勋封考，三婆二嫂；户度金仓，

---

① 奉：两人捧着。

② 橐（tuó）驮：骆驼。

③ 六部：指清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管理文职官员，户部管理户籍和财政，礼部管理礼仪和教育，兵部管理兵籍及武职官员，刑部管理刑罚政令，工部管理工程事物。

细酒肥羊；礼祠主膳，啖齑吃面①；兵职驾库，咬薑呷醋；刑都札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生成恶鬼。”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两广总督部堂庆

广东山中产一种鳖，土人名为山菜，味极腴美，老饕皆嗜之②，然所产绝少，得之颇不易。庆成督两广时，尤喜此味，属员探知所嗜，不惜重价而沽。幸而得之，磁缽中满贮清水，养鳖于内，遣干仆星夜驰献，习以为常。庆获之，无不喜动颜色。

一日，有某令遣人献一磁缸，缸上封识用红纸签大书“两广总督部堂庆”。初不知为何物，及启视，乃一鳖也，游泳水中，悠然自得。庆不觉大喜，署中人亦附和之，几至哄堂。明日衙期，与司道谈之，犹笑不可止。某令闻之，恐制军疑其有意侮辱，惊惶无措。急见省谒见两司，求为解围。两司谓制军以为笑谈，并不嗔怒，毋庸求见也③，令乃回任。然自此广东人呼鳖为总督，盖犹以此为笑谑云。

《清朝野史大观》第3册卷6上海书店1981年版

丐某拾金不昧

丐某，燕人也，恆行乞于宝坻之市。一日，有策马而驰者，颠播，裂其囊，囊中金宝散于道侧。丐呼之，不应，狂

———

① 啖（dàn）：吃。齑（jī）：节碎的腌菜或酱菜。

② 老饕（tāo）：贪食的人。嗜（shì）：非常喜爱。

③ 毋庸：不用。

奔而去，丐乃起而拾之。自忖曰：“吾其以此易钱乎？彼市主必疑吾为盗，吾无以自白也。且缉捕者见之，必为所攘①。即不然，同侪艳吾多金，鲜有不谋而夺之者。然则此祸基也，不如献诸官，以脱吾祸，非旷然自得之道乎②？”遂投献邑宰。宰奇之，曰：“得遗失物者给之半，律有明条，汝其受诸。”丐叩首曰：“小人无罪，怀壁其罪，知之审矣，非所愿也。”宰益奇之。既而金主驰归，呈诉邑宰，宰语之故，还其宝物。金主再拜曰：“小人何幸而值此义士！渠之所虑者③，无宅以庇身耳。愿助之置宅。”宰曰：“能如是手？余当给以资本，且旌其善。”乃呼里长为之谋宅于市廛，置货立业，且表其额曰：“拾金不昧”。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宋道人工按摩

宋道人者，长治人，少孤，为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群牧皆彷徨无所措，宋年十三，独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见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无人迹。僧面生黄毛，长寸许。心知有异，跪而陈其故，僧张目曰：“尔羊固在，须中秋可得，今且归矣。”宋出，告群牧。及期，约伴往，果得羊，又溢出四五百头。寻僧，已不见。众议鬻其溢者，得百金。已而分金不平，遂闻之官，官尽归其金于宋。其徒王姓者，心利其赀，故为好语，致宋于家，阳为之权子母④。夜，令妇人入室，而已踵其后，诬

---

① 攘：排除，排斥。
② 旷然：心情开朗的样子。
③ 渠：他。
④ 阳：通佯。假装。

以奸而逐之。宋失赀，无所依，乃复入山行。

久之，宋见茅庵，则别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请留执樵采。久之，乃许。老僧不甚食，厨所有，惟燕麦芋魁，食之，遂不饥。居五载，僧遣之，宋留侍不行。僧顾曰："子谨愿，奈具钝根何！"视壁上，有所画古丈夫五，一正面，一侧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但日日目此，骨节寸寸，皆须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谓，日坐卧其下而已。及夜，梦二人自壁下，指示铜人穴道脉络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远出，留宋居守，则虎狼蹄迹，交错于庵之前后。越七日，僧归，谓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诵经①，汝当随往。"比行，及半途，又谓曰："汝且止此，闻木鱼声，乃来迎我。"遂径去。宋候移晷②，饥甚，辄蹑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妪方视二童子汲，宋叩师所往，曰："此处无人居，安得延僧诵经。"不得已，渡河而前，则峭壁插天，更无蹊径。倏闻木鱼声在北山上，驰赴之。又闻声在南山，顾视，日已晦，有虎百十余咆哮而至。急趋投翁妪所，木栅石屋，亦有鸡犬。翁出叱之，群虎皆弭耳去，招宋留宿，啖以麦粥。昧爽睡觉③，则身磐石，屋栅皆不见，惊愕久之。遵旧路，欲返庵，道逢妇人井汲而络其背者，问之，则跌伤折骨。宋审其穴 ，试按摩之，应手而愈。延过其家，饮食之，因留居焉。自是为人按摩，虽骨

① 檀越：佛教名词。寺院僧人对施舍财物给僧团者的尊称。

② 移晷：太阳影子西移，指时间很久。晷，日影。

③ 昧爽：犹黎明，天将亮未亮时。昧，暗也；爽，明也。

已破碎者，无弗愈。后居福山王家，年已七十三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某 申

前清湖南有某大员者，佚其姓，名申，妄自尊大，最恶人之犯其名，故僚属进见者，咸规避之。一日，有知县李某进见，大员问曰："某案如何矣？"李曰："业已申郡。"大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罢！"李某对曰："此事断然含糊不得，如卑职申郡守不理，即申监司；申监司不理，即申台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三次不理申四次，申来申去，直待申死方休！"大员虽怒之，而无如何，反笑而遣之。

《清代野史大观》第5册卷12上海书店1981年版

明眼人一口道破

山东某进士任知县，唯知读书，不理民事，政出多门，被人控于部，遂逮问，下刑部狱。某入狱坦然，所卧为一巨榻，每日横陈其上，披览典坟①，大以为便。

三年，遇赦得免，狱吏来道贺，某徘徊不忍去，曰："此间僻静，读书最佳，可惜不能终老于是。但我到此数载，有不可解者一事。"吏问故，某曰："我尝思烂熟，乃须请教。此榻极大，断非此门可入，是先置榻于此，而后造屋否？"吏笑曰："然。公输子之巧，被君明眼人一口道破矣！"某日："岂敢，我特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耳。"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

① 典坟：指前代文献典籍。

年中华书局版

洋翰林不识字

有某某留学生识字无多，致书与何秋辇中亟。辇字误作辈字，究字误作充字。秋辇作一联嘲之云："辇辈并车，夫夫竟作非非想；究充同盖，九九难将八八除。"真巧不可阶。

有唐某者，留学生而得翰林者也。致何书，称何为秋辈老伯；又其中草菅人命，作为草管人命。秋辇因作联云："辇辈同车，夫夫竟作非非想；菅管为官，个个多存草草心。"可为工绝。

京中有人将前记一联改数字者，联云："辇辇同车，人知其非矣。究充并盖，君其忘八乎。"则谑而近虐矣①。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章铁拳杀富豪

章铁拳，江湖卖技者也，张西拳如铁，刀斧不能伤，因以为号。章本山左农家子，父为富人佃，岁歉，租无所出，富人追之急，则以二十千钱被典为富家奴。入其门，待之酷，日使舂米。舂必以杵，富人厌其迟，则令去其杵，以拳代之，而日必责米一斗。稻芒刺肤，不敢言痛。苟米不成，则笞挞更甚于是也。

初典以二年为期，及期，其父不能赎，于是遂废契，永为之奴。而拳亦肌肉尽削，骨瘦如铁，盖日与稻臼磨练而然也。

某夜，入富人室，哀以情，不可，反举杖痛挞。格拒间，挥拳中其胸，富人倒。乃急奔至

---

① 谑（xuè）：开玩笑。

家，放火焚庐，扶父母，入山谷间竟夕。明日，易乞丐装出境，道闻富人受伤死，愈不敢归，自此遂潭泊江湖，附于卖技之流，博钱米以养父母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邑宰智讽秦姓状元

秦大士魁天下，衣锦谒祖日，音樽燕客，邑宰在坐。优人演唱《辨忠佞》一套，盖主人翁之所点也。优人本其平日所串，演出岳少保沉冤三字狱时事，秦氏怒，命收场，拟将优人交官禁押。邑宰以下流无知，不必深责，佯曰："向者吾未谛视，吾不信此下流人，能酷似相国规模也。"令其傅粉墨再演，如不逼真，罪不容贷。优人登舞台，加倍精神，极力摹写。邑宰诈怒曰："吾向不信其有此手段，由今观之，不啻令太祖复生矣。速令牵下，在祠前枷号示众，秦氏不知觉。及见观者如堵，相与哗然，主人乃知邑宰之戏己也。坚请释之，然已无从挽救矣。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白泰官自恃其技

白泰官自恃其技，屡挫江湖之客。一日行至一处，有一千人阻路，谓白曰："泰我师命，特请相会。"白不得已随之行，至则兄妹二人，在空场跑马。兄于马上放箭，妹于马上接之，十不一失。少顷下马相见，请白试技。白知有异，不敢应。妹谓兄曰："我侪抛砖引玉何如？"随令从者取黄豆升许，竹箸二对，兄妹对立，相离数丈，兄以箸夹豆掷去，妹以箸夹豆接

回。升中豆尽，无一坠地者。谓白曰："小技儿戏，幸勿见哂。"白目呆神痴，伫立移时引去。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顾退飞羊裘换书

秀水顾退飞列星，贫贱能骄。会寒甚，犯雪诣友，得羊裘之赠。御以入市，过旧书肆，见阮亭诗梓行本，悦之，脱裘换书而去。路人围观，共笑其迂。退飞且行且吟，若不知有饥寒者。今日沪上名士，殆无此风趣。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捕杀毒蛇竹叶青

某镇西石桥为乡人出入通道，某年月日，有过桥而病者，全体臃肿，不竟夕而亡。初犹不以为意，久之，凡经是桥者，皆得肿病而死。乡人知有异，远立而观之，见飞禽走兽之过桥者，必堕水死。众皆视为畏途，桥侧人家亦迁移一空。历十余年，丧人不知凡几，禳祷无灵①，且有因之而致死者。乡人无如何，听之。

有捕蛇丐至，入境即骇，将近桥，却步不前，询乡人曰："经是桥，有以病死者乎？"乡人乃详告之。焉曰："此一种毒蛇耳，生有翅，能飞，不必噬人②，人嗅其毒立毙。其名竹叶青，长不逾尺，色与竹叶同。不歼除之，年久，其毒愈甚，恐此间人无噍类矣③。"乡人因请其捕治，曰："非得巨黄鳗蛇，不足以语此。"乡人许以重酬，

---

① 禳祷（rángdǎo）：祭祀神灵，祈求消灾。

② 噬（shì）人：咬人。

③ 噍类：指活着的人。

丐请先付川资，往觅黄鳗蛇。乡人虑其诳，犹豫不决，丐慨然曰：“恋小利而忘大患，君等之谓也。某虽贫，亦颇知义，不忍坐视生灵涂炭，终当捕之，惟多需时日耳。”某绅察其诚，付以百金。丐受之，扬长去，约一月还。届期，丐不至。久之，仍杳然，乡人于是疑其诈，某绅亦无言。月余，丐肩荷巨囊至，揖某绅，并告众以爽约之由。盖丐觅黄鳗蛇久不得，即有之，亦不足以当敌，后于荒山中觅得，即肩上所荷者。乡人始感其诚，款待之甚殷。丐嘱乡人觅旱烟管数百枝，削之，收其烟油，得一缶，敷于身殆遍，手脸亦厚涂之。削竹鞭二，长及丈，交叉作钳状，亦以烟油敷之。己则穿厚棉衣裤，鞋袜亦用厚棉制成，复以厚棉蒙其首手，仅露目及指，然后荷黄鳗蛇往，嘱乡人远避。丐将近桥，出黄鳗蛇，竹叶青已飞至，踞黄鳗蛇项。黄鳗蛇被噬，不能脱，委于地。丐见黄鳗蛇不敌，慌甚，挥竹鞭助之。鞭着竹叶青，竹叶青怒，向丐飞来，其疾如矢。丐怖，欲反奔，已不及。于时黄鳗蛇起立若植竿，乘竹叶青不备，乘其后，疾噬其脑，同堕于地，斗益力，丐以是获免。自顾己身，觉渐肿，知毒气盛，不可近，远立眺望。久之，见黄鳗蛇蜿蜒行动，不复斗，知已告厥成功，出药燃之，薰散毒气，携瓮往。竹叶青已死，黄鳗蛇昂首吐舌，若迎其主人者。丐以竹鞭钳竹叶青起，纳入瓮中，以粘土固封其口，仍盛黄鳗蛇于囊，招乡人以细长竹竿担瓮，掘土及丈，埋之野。往观者中其余毒，身犹臃肿。丐出药末自服，并治乡人，隔宿肿即退。乡人出巨金酬之，丐受，谢而去。自是，

多年畏途仍为康庄大道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捕杀锦鳞蟒

香山某乡地连万山，异物数见。岭上古塔，建自元代，以荒废故，人迹鲜至，惟穷氓无告者，或缢其中。久之传有怪异，附近牲畜无故亡失，行客或偶履其地，辄摄去，异迹传播，视为畏途。有牧竖放牛陇畔，与众嬉戏，俄回首视牛，则佚去，惧归受责，急与众童分路追逐。辗转寻觅至塔下，素闻怪异，欲反身去。然恐怖之心，终不敌惧责之心胜，徘徊瞻顾，觉塔之最上层有物动摇，谛视，露双角，竖阴计曰："得无吾牛果为所摄耶？"四望无术，惟离塔不远，古树交柯，其高参天，乃蹑足猱升其上①，以枝柯自蔽。平视塔中，历历在目，有一巨蟒，首如五石瓢，鳞甲森然，眼射金光。适空中群雁飞过，蟒仰首呼吸，雁翩然附下，如矢投壶，蟒一一啖之。竖大悸，几坠者再，抱树徐下，狂奔，返告众。众因集议筹所以除之者。或献火功策，众以为善，挟硝磺，束苇往，劲弩随其后。甫抵岭下，蟒若预知，昂首塔外，嘘气成云，毒焰薰灼，前行者当之，辄仆地毙。众惧，狼狈走。自是而岭下居人皆远徙，每夜中有遥望者，时见塔上光焰烛霄，虽月晦亦然，度必蟒睛。屡悬厚赏，募人捕获，无敢应召。

岁余，一老翁经其地，日暮，叩门投宿，乡人款之，询

① 猱（máo）升：象猿猴那样灵便地爬上树。猱，猿类，身体轻便灵活，善于攀援。

悉翁姓古，世为蛇师，操术至精，佥告以所患，翁微笑曰：“往视当报命。”众喜而导之。翁探怀出小瓶，以药涂鼻，并分给众人。既至，翁审视一周曰：“彼方倦寐。”即登树杪，窥觇良久，吐舌而下曰：“此锦鳞蟒也。仆往来江湖数十年，未见此毒物，无怪若曹受创。”乡人固恳捕治，愿厚酬。翁曰：“须招门弟子数辈至，通力合作，或冀能克。”乡人乃馆之于家。数日，门人继至，翁日率之登峰采药，归轧捣碎，裂茅絮为长束，凡十余，傅药其上，曝日中，令干。涂身，搀以末药，使奋力鸣金，曰：“蟒畏金声，可惊之。”急与诸弟子登树，分燃药束，烟焰向塔注射，遂见黑气自塔冲出，弥漫空中。诸人虽涂药，尚晕眩，几不能自持。鸣金益力，响振山谷，黑气渐微，翁更燃药束助之。药束尽，黑气亦灭，翁跃下，招众曰：“速登，彼已醉于药，无能为。少缓，不可制矣。”身先众人驰登塔顶，胆秽触脑，人畜诸骨狼藉遍地。蟒蟠其间，瞑目不动，五色斑然。众惊呼却立，翁前刃其首而毙，剖脑，获巨珠，类桃核大，纳怀中。去其双角，授众曰：“此最避毒，凡中诸毒，磨水灌之立愈。”众扛蟒下，聚薪焚之。臭闻数里。翁曰：“诸蟒中惟黑蟒性驯无大害，余均毒甚，锦鳞蟒尤为蟒中之巨擘①，不多觏②。兹幸捕治尚早，稍延岁月，变幻莫测，虽有智者，无能为力矣。”众大悦，愿酬之，翁不顾而去。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① 擘（bò：拇指。

② 觏（gòu）：遇见。同“遘”。

孙尔异驯虎

秦州孝廉某以赴试京师，出殽、渑间①，遇其同年某，亦应试者，并辔清谈，不觉已过宿站。俄而暝烟四合，不辨途径，骑入万山中，四顾，但林木峰峦，闻熊咆虎啸，心胆殊怯，徘徊将终夜，马力亦不支。望崖下若有光者，趋就之。相去数武②，乃辨为虎目也。虎见人，伏如故。孝廉大惧，马亦战栗不能起。方欲转觅来径，忽崖下有声曰："夜深道险，诸君前途恐有不便，盍就此少息耶？"孝廉却步回顾，视蹲虎之旁，一人立焉，躯干修伟，虬髯若戟。孝廉疑为仙，则趋前曰："仙师，仙师！"其人笑曰："我亦人耳，何仙为！"足蹴虎曰："荷奴为客先导。"虎徐起，鼻嗅主衣，若猫犬者，乃摇尾行，其人招二孝廉从之。两马者，牵之亦不起，其人顾孝廉曰："听之，明晨来收可也。"从山石中行，可半里，有茅屋三楹③，烹芋栗饷客。二孝廉皆饥乏甚，饱啖之，有余味。主人曰："孙姓，名尔异，故山中人也。幼年行猎山中，尝得虎雏，抱以归，畜而弄之，名曰荷奴。已而虎长，竟驯狎如家畜。一岁，家病疫，父母皆死，一身孑然，与虎为伴。时伶仃孤苦，负债尤累累。族兄某，亦一债主也。所欠才十数千，而迫胁甚至，父母故衣数袭，欲取以偿宿逋。念此为先人遗物，不忍予，因相争夺。族兄怒，挟

---

① 殽渑：殽，指崤山，在今陕西潼关东；渑，指古渑池，在今河南境内。

② 武：步。

③ 楹（yíng）：计算房屋的单位，一列为一楹。

十数人来，将痛殴之。虎卧屋后，忽大吼而出前，爪搏族兄，裂之，血流滂沱，众惊散。己身不得已，隐此山中，赖虎每日搏兽供之，得自给。终日在荒山中，樵夫而外，不见一人，数年于兹矣。”孝廉问其地，乃歧入陆浑山中也①。明晨，孝廉去，以问山下人，则昔年果有此人此事，但入山数年后，不复闻消息，不谓其尚存也。孝廉试归，过山下，再问之，山下人则曰：“曾访数次，杳无踪迹，疑其得道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胡某赚狼

辽东多狼患，尝百十群行于途，行人或遇之，辄饱馋吻，虽寸骸点血，无幸存者。土人设陷阱，置火铳谋捕获，而狼殊狡诈，每望阱却避，从无蹈其机者。轰以火铳，烟未消而狼已近，捕者反为所伤。土人虽苦之，顾莫可如何，唯机约途行者必结伴持械而已。有胡粲如者，吉林新城人，以负贩为业。宣统辛亥冬，自新城贩鞭爆十余万归，时将日暮，途经鸡枫山，遥见狼数十头，自山中出，伸舌露牙，盘踞于道。胡急反奔，群狼逐之。胡狂奔十余里，见道旁有庄院，双扉虚掩，推入觇之，室无居人，仅一院落，盖土人堆置新割麦处也。念避此，必为所困，反身出。见门首有麦团，高六尺许，乃跃登颠而息，伏其奥以觇群狼之趋向。群狼既随胡后，胡左，左之，胡右，右之。逐至此，知被逐者必避于此室也，果

① 陆浑山：山名，在河南省境内。

相率窜入。胡急由团颠跃下，反阖扉，缚以束鞭爆之绳，手力引之。徐出袋中火柴，燃长鞭万余，由墙头掷入。群狼窜入室，匆闻此络绎连珠之声，烟尘障眼，遂自相残踏。不一时，数十狼相继毙于庄院。爆声罄，胡亦倦，遂倚门而寝。及觉，天已大明，院中杳无声息。入视之，群狼枕藉于地，数之，得三十有八，大喜，次第负之归。时狼革价昂，每具可值十余金，因分馈其肉，而货其革，家遂称小康。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王芝兰巧断婚姻案

丹徒令王芝兰，有机警，善判断。遐迩传播为美谈。兹择其最著者一事，记录如下：丹徒某姓有女，其祖商于粤，以女字粤人某甲①；其父客于陕，又以女字陕人某乙；其母家居，亦以女字戚人某丙。彼此道远，不相闻问。迨祖与父即归，始知女已受聘。及贻书甲乙两家②，求退婚，两家大忿，俱来控。王初堂传讯之下，三家各有婚书，有媒约，无从判断。惟略检其文，定时日之先后而默识之，而令退堂。越日复讯，谓女曰：“尔一女子，而受三姓之聘，从其一而负其二。生也不如其死也。”女唯啜泣。王拍案曰：“欲死则死耳，不死非贞烈女子。”命取阿芙蓉膏③，和以汾酒，授女使饮。女一饮而尽，晕绝于地。王婉慰其祖父母，给赏五十金，以红纸封裹遣之归。既而问甲曰：“尔愿领尸乎？”甲

---

① 字：女子许嫁。
② 贻（yí）：送去。
③ 阿芙蓉膏：即鸦片烟。

以道远携榇为难。问乙亦然。皆令具结毁婚书。次至丙，亦复不愿受尸。王怒曰："尔不受，女将溪归？"命人舁至其家①。女之祖父母相随俱往，罗守哭泣。至半夜，女忽甦，方惊喜间，闻门外人声喧嚷，叩问谁何，则曰县官传谕，今宵乃黄道吉日，命送鼓吹花烛来，俾尔成亲。遂妆女行合卺礼。一室欢腾。盖女所饮者，乃益母膏，非阿芙蓉，因酒醉而晕耳。明日甲乙两家知之，悔恨莫及矣。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

禽兽相争

某郡太守张某性爱鹤，署中常蓄数十只。有一纯白者，颈悬一牌云："此鹤本府所爱，有犯之者受重惩。"

一日，童驱鹤过市，突有猛犬至，啮死之。询知犬为蔡姓豆腐店所蓄者，归报太守，出票拘之。蔡求计陈某，陈为之作状，中有云："鹤虽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争，于人何与？"太守无以驳之，叱之去。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费孝廉陷费叟于狱

某县村农费叟，足谷翁也，力田致富，居平恒以无贵家大族往来为恨。一日大雨，子妇濯蔬河滨，遇一小舫泊柳下，中一文士，逼处漏篷，衣履沾湿，二仆尤甚，询之舟人，则城中孝廉费某也。妇以适与同姓，归述叟，叟即持雨具至舟迎，谓曰："雨甚，贵人曷不暂过敝庐

---

① 舁（yū）：抬。

小住乎?"孝廉方饥馁交困,闻言,欣然登岸。

入草堂,叙礼毕,询知为同姓,甚喜,即与序雁行,讲家人礼。叟立命治具为欢,携手步檐下,指而语之曰:"予乡居,亦颇无忧,此水田也,有若干,复有姜芋蔗田若干①,鱼池若干。此外有桑原蔬圃若干,桑阴皆药畦也。"又携手入堂左,孝廉望之,有屋十余间,曰:"此食廪也,此牛羊豕舍也,其屋之左右,皆佃舍僦居也②。"孝廉唯唯,心羡之。家人告酒具,乃邀入座,殽核丰洁③,非田舍所有。叟握杯曰:"酝五年矣,今特为贵人设也。"孝廉称谢不止。既而酒酣,孝廉自道家世及交游皆与弟善,无不言听计从。凡交于弟者,安有祸患相及哉。叟闻言,默识于心。饭毕,雨止日斜,孝廉告别,叟留之宿,孝廉辞,怅怅而别④。

明日,叟易华衣盛仆,刺舟入城访孝廉,亦款留之。自此甚交契,凡叟之田土畜产所奇,时有进纳,秋成贡新,岁除献腊⑤。孝谦颇感之,恒思有所报效,而苦无事,竭思得计,乃谋于所善之捕役,令其嘱盗陷之。未几,果致叟于狱。叟子走孝廉所求援,孝廉泣曰:"汝父视我厚,吾捐头颈以救何吝?顾所犯甚重,非口舌所能争,奈何?况今之当事皆利徒乎。"其子曰:"苟能出父,一听叔教,无吝也。"孝谦遂言某官当贿苦干,某胥某役及盗当若干,上下关通,非半万不可。村农之财,皆在土地,苦无多

---

① 芋(yù):芋头。

② 僦(jiù):租赁。

③ 殽核(yáo):肉类、蔬菜果品。

④ 怅怅:不痛快。

⑤ 腊:腊肉。

镪存箧，竭措不满，遂集田房诸券，谋质于孝廉。孝谦皆借他人名以有其田土房屋，犹以文书上下，百端诛求，其子至罗雀掘鼠以应，家破而叟始释，为时一年矣。

叟之在狱，德孝廉不置，每自谓幸识此人，不然殆矣①。及归，核所费，则产已荡尽，乃大恸，泪未干而督交屋人至矣。痛定寻思，与盗不面，何仇而至是？遂割鸡携酒入狱以劳盗，叩所由，盗曰："我害汝破产而反食我，君子也，吾何忍更隐乎。此无他，乃汝弟孝廉嘱捕役为之耳。"叟了始悟，亟趋孝廉所，累辞以他出。叟怒，归让子妇曰："非若一言，祸不至是。"子妇曰："以其姓偶同，故述于翁，不令纳交于彼也。"翁惭，大骂之。妇愤，雉经而死②。子痛妇之亡于非命也，亦绦颈焉③。叟至是，见家破而嗣绝也，亦付一缳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此处禁止小便

有讥人之不识家者曰：某甲性愚蠢，目不识丁，其妻谙文学。一日，外舅家有喜事，妻命其往贺，且告之曰："吾家皆恨尔愚昧不识字，今教尔数字，尔志之⑤，可不为所轻视矣。"遂告之曰："予家大门上有喜字，两旁之联，左为'国恩家庆'，右为'人寿年丰'。汝其志之。至门，必指之以语人曰：'此喜字及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九字，书法甚佳。'对门有米店，

---

① 殆（dài）：危险。
② 雉经：自尽，上吊死。
③ 绦颈：用绳子套脖颈勒死
④ 缳（huán）：绳套。
⑤ 志：记。

其门板上帖有‘求现不赊’四字，可指以语人曰：‘此求现不赊四字，亦秀润可喜。’后院井畔亦帖有一纸曰：‘此处禁止小便。’汝必须于欲溲时①，佯奔井畔②，作欲溲状。及至，则急停止，而言曰：‘此处禁止小便，予几误矣。’于是，他人必不敢谓汝为不识字之人。”甲大喜，命妻数教之。

及至，则见外舅、外姑及妻之姊妹均立门次。甲亟指门而言曰：“佳哉！此喜字也。佳哉！此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八字也。书法何若是之佳。”外舅等皆以为奇，私念人皆谓渠不识字，今何能随口道出也。又指对门米肆曰：“彼求现不赊四字，亦不亚于此。”旋肃之入，款以盛馔。未几，甲忽欲小便，乃急奔后院，果见井次有字一行，遂大声曰：“此处禁止小便，予误矣！”遂奔往他处溲之。外舅更喜，以为有婿如此，可无误于女矣。

宴后，散坐，外姑欲指一字以试之，遂指其姨氏裙间所绣万字而问之，甲瞠目不能答。久之，举室大哄，甲愧甚，无地自容。俄而，急智忽生，遂答曰：“此喜字。”众曰：“否。”甲又曰：“然则此为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矣。”众又诧曰：“否否！”于是，大声呼曰：“是求现不赊也。”众又摇首。曰：“然则是此处禁止小便矣。”外舅大怒，摽之于大门之外③。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淄川无首尸案

胡成、冯安，皆淄川人也，

① 溲：小便。
② 佯：假装。
③ 摽（biào）：打。

世为郤①，胡父子强，冯屈意交欢，胡终猜之。一日同饮，薄醉，颇倾肝胆，胡大言勿忧贫，百金之产，无难至也。冯以其家不丰，故嗤之。胡正色曰："实相告，昨途遇大商，载厚装来，我颠越之于南山眢井中矣②。"冯又笑之。时胡妹夫郑伦，托为说合田产，寄数百金于胡家，遂尽出以炫冯，冯信之。

既散，阴以状报邑，费祉祉拘胡对勘，胡言其实，问郑及产主，不果，乃共验诸井，一役缒下，则果有无首之尸在焉。胡大骇，莫可置辩，但称冤。费怒，击喙数十，曰："有确证，尚叫屈耶！"以此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唯晓示村，使尸主投状。逾日，有妇人抱状，自言为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数百金出作贸易，被胡杀死。费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妇执言甚坚。乃命出尸于井，视之，果不妄，妇不敢近，却立而号。费曰："真犯已得，但骸躯未全，汝暂归，待得死者首，即招报，令其抵偿。"遂自狱中唤胡出，诃曰："明日不将头至，当械折股。"役押终日而返，诘之，但号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势，即又不刑，曰："想汝当夜扛尸忙迫，不知坠何处，奈何不细寻之？"胡哀请急觅。乃问妇："子女几何？"答言："无。""甲有何戚属？"云："有从叔一。"慨然曰："少年丧失，伶仃如此，其何以为生矣。"妇乃哭。费曰："杀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消，消案后，速醮可也③。汝少妇，勿再出入公门。"妇感泣，叩头而下。

---

① 郤（xī）：姓。

② 眢（yuān）井：无水之井，枯井。

③ 醮（jiào）：女子出嫁。

于是，费即票示里人，代觅其首。经宿，即有同村王五者报称已获，问验既明，赏以千钱。唤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积岁不能结。侄既无出，少妇亦难存活，早令适人。此后亦无他务，但有上台检驳，止须汝应身耳。"甲叔不肯，飞雨签下，再辩，又一签下，甲叔惧，应之而出。妇闻，指谢，费极意慰谕之。又谕有买妇者当堂关白。既下，即有投婚状者，盖即报人头之王五也。乃唤妇上，曰："杀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曰："胡成。"曰："非也，汝与王乃真犯耳。"二人大骇，力辩为冤。费曰："我久知其情，所以迟迟而发者，恐有万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确信为汝夫？盖先知其死矣。且贾死，犹衣败絮，数百金何所自来?"又谓五曰："头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两人色变如土，不能置一词，并械之，果吐实。盖五与妇私久，谋杀其夫，而适值胡之戏也。乃释胡，冯以诬告重笞，徙三年。事既结，未妄刑一人。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孙长卿折狱

太原有民家，姑妇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洁，村无赖频就之。妇不善其行，阴于门户墙垣阻拒之。姑惭，借事以出妇，妇不去，颇勃溪①，姑益恚，乃诬控之官。官问奸夫姓名，姑曰："夜来宵去，实不知为谁，鞫妇自知②。"因唤妇，妇果知之，而以奸情归姑，苦相抵。拘

① 勃溪：家庭中争吵。
② 鞫（jū）：审讯，查问。

无赖至，又讵辩，谓两无所私，彼姑妇不相能，故妄言以相诋毁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独诬汝？"重答之，无赖叩乞免责，自认与妇通。械妇，妇终不承，逐去之。妇忿而上控，仍如前，久不决。

时淄川孙长卿大令宗元宰临晋，推折狱才，宪司遂下其案于临晋。人犯到，略讯一过，寄监讫，即令隶人备砖石刀锥，质明听用。皆疑曰："严刑自有桎梏，何将以非刑折狱耶？"不解其意，姑备之。明日出讯，命以诸具悉置之堂，传犯者，又一一略讯之，乃谓姑妇曰："此事亦不必求甚清析，淫妇虽未定，而奸夫则确。汝家本清门，唯一时为匪人所诱，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击杀之。"妇姑趑趄①，恐邂后抵偿。孙曰："无虑，有我在。"于是，姑妇并起，掇石交投，妇衔恨已久，两手举巨石，恨不即立毙之，姑唯以小石击臀腿而已。又命用力，姑逡巡②，孙止之，曰："淫妇，我知之矣。"命执姑严梏之，遂得其情，案乃结。

清徐珂《清稗类钞》

1984年中华书局版

浑　蛋

天津某令性糊涂，素有混蛋之目③。一日，有某妇以事起诉，陈说再三，令不省，妇怒曰："宜外间有浑蛋之号也。今听断如此颟顸④，果是浑蛋，人言固不诬耳。"令叱曰："胡说，浑蛋之如我者，能有几耶？"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

---

① 趑趄（zī jū）：行走困难。

② 逡（qūn）巡：退却。

③ 目（mù）：名称。

④ 颟顸（mān hān）：糊涂，不明事理。

年中华书局版

阳谷血衣案

朱某，阳谷人。少年佻达①，喜诙谑。以丧偶，往求媒媪，遇其邻人之妻，睨之美②，戏谓媪曰："适睹尊邻，风雅妙丽，若我续娶，渠可也③。媪亦戏曰："请杀其男子，我为君图之。"朱笑曰："诺。"

更月余④，邻人出责负⑤，被杀于野，邑令拘邻保，鞫之，无端绪，唯媒媪述相谑之辞，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邻妇与私，搒掠之⑥，五毒惨至，妇不能堪，诬伏。又讯朱，朱曰："细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使冤死，而又加以不节之名，纵鬼神无知，予心亦何忍乎？我实可矣。欲杀夫而娶其妇，皆我所为，妇实不知也。"问："何证？"答言："血衣可证。"及使人搜其家，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复苏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证据以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归，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即不与，亦死也，均之死，故迟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时取衣出，付之。令审其迹确，拟斩，再驳再审，无异词。

年余，决有日矣，令方虑囚，忽醉汉直上公堂，怒目视令大骂曰："如此愦愦⑦，何足临民！"隶役数十辈将执之，其人振一挥，颓然并仆。其人曰："杀人者乃我宫标也，于朱何与？"言已倒地。少顷酒醒，问

---

① 佻达（tiāo）：戏谑。

② 睨（nì）：斜视。

③ 渠：大，用太之意。

④ 更月余：更，经过月余。

⑤ 责负：索取债物。

⑥ 搒（péng）：用棍子或竹板子打。

⑦ 愦愦（kuì）：糊涂。

其姓名，宫也，问其事，具推为醉也，重挞之，尽服罪。盖宫素不逞，知邻人索逋而归①，意腰橐必富，及杀之，竟无所得。闻朱诬服，窃自幸。是酒醉，自入公门，殊不自知。令问朱血衣所自来，朱亦不知之，唤其母鞫之②，则割臂所染。验其臂，刀痕犹未平也。令亦愕然。后以此被参揭③，免官罚赎，羁留而死。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龙南吴小姑被杀案

江西之龙南县，隶赣州府，距城三里许，有市集，集中何氏族较繁，与城中吴氏世为姻娅。吴有女，襁褓中缔姻何氏子。江都高氏女者，随吴女佣于何。

何翁有田数十亩，兼作小经纪，家称小康。生二子一女。长子不慧④，不能治生人产。次子即吴之婿，薄乃翁货殖，而醉心科举。翁乃岁糜十金⑤，令附村学究读。年十七就傅，到二十七，犹未毕四子书⑥，父迫破令改业，从己出门贩葛布宜黄黄载间。于是，父子皆服贾⑦，酌盈剂虚⑧，岁有所获，家计日益裕。吴女及笄，诹吉入门成婚礼，婚逾年，夫妇静好，姑妇亦相安。小姑年十八，已字而未嫁，与嫂叙中表谊，相得甚欢。又一年，小姑嫁有日矣，何氏子从父运奁具归自城，

---

① 逋（bū）：拖欠（债款）。
② 鞫（jū）：审问。
③ 参揭：检举揭发。
④ 慧（huì）：聪明。
⑤ 糜（mí）：浪费。
⑥ 四子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⑦ 服贾：做商人。
⑧ 剂（jì）：适当调整。

其明日昧爽，翁方披衣起，忽女舍有声，洶洶如鼎沸，妻踉啮恸哭，子亦狂呼至，盖女已不知何时被戕僵于榻矣①。急走视，则嫂方披发枕尸，泪涌气咽。须臾，里正造门，婿翁哄于室，邻人扶老携幼，啧啧称怪事。何子疾声呼众，谓勿移动室中物，待官检验。婿之翁则语里正，虽父母兄弟之室，下至庖湢②，及佣工所居室，一切杂物，皆不得动。何子曰："事在吾妹室，父母兄弟岂相害者？"何顾虑曰："不然，嫂独非外人乎？佣工亦骨肉乎？"

方抢攘间③，邑令赵某至，验尸，尸身和衣，面仰，半俺衾，刃伤一处在喉，气食管俱断。委系被戕身死，验毕，检视室中及门户屋顶井灶诸处，既无嫌疑之物证，亦不得匪人出入踪迹。又入嫂室中冥搜④亦无他。从婿翁请也，复及仆人，竟于高婢褥得一函，上署昭姐，下署一于字无名，略言："耳目太众，存姑之言，宜缓须臾，姐早晚留神，他日我与存姑当不负姐，小小前尤勿轻泄。"存姑者，吴女小字，昭为高名，小小即小姑也。小姑生而纤小，故名。官得函，以示众，众失色。高虽惊异，以不识字，不知函中云何，第称函来不知何途之从，而在我室。官以函中语意剖析指示，因问于何人？存姑何言？高大骇，不知所对。然此函实于己之枕边出，极口呼冤，他无一语。吴女亦昏晕倒地，良久乃苏，婿翁攘臂，嫂有奸人，恶小姑密

---

① 戕：杀。

② 庖湢（bāobì）：厨房、浴室。

③ 抢攘（chēngrǎng）：纷乱貌。

④ 冥（míng）：指暗处。

迩①，多障碍，嘱奸人致小姑于死地耳。”何子谓妇素贞洁，不宜有此。官呵之，责其庇妇忘仇，以刑拟吴女及高，皆呼冤，愿死杖下。官填格，命殓尸，粘函于卷，拘吴女及高去。

吴女之父闻狱起，念女虽蒙冤，高婢竟受于私函，于不出，则覆盆永戴矣。侦骑乃四出，访于，卒不得。而赵已具词通详，坐吴女以恋奸谋毙小姑灭口罪论死，高知情同谋，减一等，拟为从犯。吴父大号恸，乞刀笔吏具词，将上控。江西按察某，善折狱，得狱词，大怒，多所驳斥，谓其草菅人命，撤赵任，遴员受代②，命重理是狱，勒令留赵听审。所斥之点，其要者，为既有奸夫，何以不勒缉到案？又通信人既认为奸夫，奸夫逍遥法外，而妇独缳首③，非法。且据小姑之翁供称，嫁已有日，有何急迫，不能耐此数日，而必杀之以灭口？驳牍既下，吴氏一门，高氏母女，皆额手颂按察为生佛。而孰知疑幕重重④，直至再易令，阅两年而罪人斯得之。

先是，新令捧檄至，承按察意旨，签差勒限缉于姓，果得之，一鞫而伏。于名有成，乃何氏子幼时塾师之子也，平日往来何氏，见高修洁，时时瞰何氏子不在，托传语，与高相周旋。何氏子曾一遇之，知其于高有遐想。及逮案，乃出函指证，喝令供杀人状。于本心虚，且受威逼，仓皇失措，不能置辞。何氏子传案备质，亦称果斯人也，向只知挑我侍婢，今乃知抱藏祸心，谋我妻，戕我手足，皆尔所为。于大呼曰：

---

① 密迩（ěr）：贴近。
② 遴（lín）：谨慎选择。
③ 缳首：绞杀。
④ 孰（shú）：谁。

“杀人罪我已承之，当无变更。唯信函是尔命我致高者，何可遂忘？”官怒其狡，置不理，笞臀千，鞭背三百，遂供受吴女叮嘱，谋毙小姑，以小姑嫁有日，欲缓须臾，故以函相闻。唯高实不知情，函亦非面授，唯平日与吴女约，有函当潜塞高之枕边也。谳再定①，脱高知情罪，而死囚又增于某矣。

狱上，旧按察已擢闽藩去，新按察以函在高之枕边褥下，高必知情，饬再审，案遂迁延。会邑令奉母讳，代者莅任二十日以疾卒。某大令，名进士也，以即用知县摄龙南，下车虑囚，至此案，察于不类杀人者，授以笔，令依前函式书一过，惊曰：“笔迹不同至此乎！”传何氏子质讯，使亦如式书一过，何氏子色骤变，谓：“此函明明为于姓书，奈何使我临摹，我岂自污妻室名耶！”令曰：“于曾供函由尔所授，尔一临摹，即可折服于之心矣。”不得已，如式缮写，虽故意矫饰，笔锋自不可掩。令笑曰：“函为尔笔迹，尚何言！”复呼于，使直供何氏授函状。对曰：“何自结缡后②，常与我言，新妇木纳非嘉偶。一日授函于我，云将随父出门为妹备奁具，嘱乘无人时致高。我视之，语皆嫁祸，坚不从。渠谓本无他意，第欲借以为休妻之证耳，必不累我，我庋之巾箱中③。计日，何将返，乃走何家，高适在吴女处，急藏函于高之褥底，疾趋而出，将待何归告之，俾自检得。不图计宿，而何之妹被戕冤遂莫白。如不信，何家一老妪执炊灶者，亲见我入高室，塞函枕底，可复

---

① 谳（yàn）：审判定案。

② 结缡（lí）：古时指女子出嫁。

③ 庋（guǐ）：搁置。

问也。”令传妪研讯，果然，再质何氏子，亦无辞。顾杀小姑者为谁，终莫明。何氏子与妻系监，高与于系内监，案仍不结。

小姑之翁姑，别为子缔姻某氏，迎亲之日，彩舆至庭，喜嫔启帘扶掖，已僵死舆中，举家大诧，幸母有两弟随以来，不能问罪于婿乡。而婿翁转使人监守两弟，诉之官，官验系中毒死，问两弟，两弟不知，问父母，父母不能答，力求昭雪而已。

因传新妇家所有人，问："是日登舆前曾否进食饮？”父母忽骇然曰："女有一义姊贺氏，是日来，与女絮絮语，不知有无他故。”一佣人曰："是矣，是曾进糕于新人，强而后食者。”贺居不远，立拘之，谓："汝东窗事发矣，汝奈何杀人？”贺仓猝间遽对曰："彼自被家中戕死，于我何有？”官诧其语不伦，故绐之曰："我已尽悉，不速言，将加惨酷之刑。”乃一一尽吐其实。盖小姑婿与贺有啮臂盟①，雅不欲别娶妇。贺闻情人合卺有日，亦袖鸩至，期共死。，婿曰："何痴也，移鸩鸩新妇，一举两得，何必自填恨海？”贺然之，怀鸩至何氏，不得便。以贺仅以售丝带一至，无因进何女饮食，吉期已迫，走婿家告不能，且迫婿皆赴水死。婿被酒，约明日，乃乘酒夤夜入岳家，戕未婚妻而出。官既问一而得二，怒曰："一之为甚，而又再乎！”贺曰："既戕一人，而欲终不得遂，岂能坐视薄侥人又燃花烛耶！彼既丧妻而复聘，我亦不再强以死，故蓄谋与其续聘妻结苔岑谊，待其临嫁而鸩之也。”

---

① 啮（niè）：咬。

于是，两案皆破，高得释。高尝曰：“夫妇之道至此，不已苦乎！”因誓不字人，以处子终。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青州诗扇案

青州范小山以贩笔为业，行贾未归，妻贺氏在家，为盗所杀。是夜微雨，泥中遗诗扇一握，乃王晟所赠吴蜚卿者。晟不知何人，吴为益都富人，与范同里，平日颇有佻达之行，故里党咸信之。郡县拘质，坚不伏，而惨被械梏。驳解往复，历十余官，更无异议。吴亦自分必死，嘱其妻竭所有以济茕独，有向其门诵佛号千者，给絮裤，万者给絮袄。于是，乞丐如市，佛号声闻十余里，因而家骤贫，唯日货田产，以给资斧。

无何，祥符周乐园侍郎亮工方为登莱道，虑囚至吴，若有所思，因问：“吴某杀人何据？”范以扇对。周熟视扇，便问王为谁，范云不知。又将爰书详阅一过，立命脱其械，自监移之仓。范力争，怒曰：“而欲妄杀一人，便了却耶？抑将得仇人而甘心耶？”众疑周私吴，即莫敢言。周标朱签，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惧，罔知所以，至则问曰：“肆壁有东莞李秀诗，何时题耶？”答曰：“旧岁提学按临，有二三秀才，饮醉留题，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拘李。数日李至，怒诘曰：“既作秀才，奈何某杀人？”李顿首错愕，但言无之。周掷扇下，令自视，曰：“明系而做，何诡托王晟？”李审视云：“诗果某作，字实非某书。”曰：“既知汝诗，当即汝友，谁书者？”李曰：“迹似沂州王佐。”乃遣役拘王，王至，诃之一如李状。王言此益郡铁商张成索

某书者，王其表兄也。周曰："盗在此矣。"执张至，一讯遂伏。

先是，张窥贺美，欲挑之，恐不偕，念托于吴，必人所共信。故伪为吴扇，执而往，谐则自认，不谐则嫁名于吴，而实不期至于杀也。逾墙入，迫贺，贺以独居，常以刃自卫。既觉，捉张衣，操刀而起，张惧，夺其刀，贺力挽，令不得脱，且号。张益窘，遂杀之，委扇而去。后邑绅乘间请之，周笑曰："此甚易知。细阅爰书，贺被杀在四月上旬，是夜阴雨，天气犹寒，扇乃不急之物，岂有忙迫之时反携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见题壁诗与箑头之作口角相类，故妄度为李，果因是而得真盗，幸中耳。"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孙耀宗邓巧姑为生死鸳鸯

狼山镇总兵邓某，初走卒也，从杨芳、杨遇春剿白莲教徒，积功至总戎。其在陕也，得郑氏妇，纳之。凡六月而生女，生之时当七夕，故名之曰巧姑。巧姑生，其母不复孕。总戎多姬侍，终无子。不得已，子巧姑为易男子装，束发为辫。总戎盛怒时，得巧姑一言，即立解。

孙荇洲者，江右老名士，总戎以千金聘之，使之教小姑。荇洲中岁丧妻，不复娶，以嫁李氏妹所生子耀宗为子，时年亦十二三，从至署，伴读焉。两小无猜，荏苒数年。巧姑长成矣。问名者接踵，总戎令自择。客至，巧姑自屏后窥之，年余，无许可者，乃渐属意于耀宗。耀宗聪颖而谨愿，孙以女弟子将

有室，耀宗宜引嫌，于是与巧姑稍稍疏远。久之，巧姑亦渐觉，微逗以辞，耀宗不敢应，然不能无动。荇洲乃挞耀宗，责以不知自爱。巧姑入塾，见耀宗有泪痕，异而诘之，耀宗不答。顷之，觇荇洲他顾①，则小语曰："为卿耳。"巧姑是日归，遂卧，明日病矣。

总戎视之，以为巧姑患感冒也，延医诊治，服药而病益剧。连易数医，最后一医诊毕，告总戎曰："此非药可治"。总戎大惊，以告妇，推测久之，姑以询巧姑，不答，有惭色。乃召耀宗。耀宗至，总戎令坐榻前，手解其佩囊授巧姑，巧姑不接，则纳置枕下。曰："痴女，吾为汝定矣。"耀宗窥巧姑，面色白而微黄，瘦加平时，知其病久也。时总戎姬侍皆环榻坐，因是不敢出一言。少坐，即趑趄而出②，以告荇洲。明日，总戎使两统领为媒，行聘礼，复数日，巧姑病果大愈。荇洲亦携耀宗辞归，总戎厚赆之③，约吉期以明年某日。

明年，乃买舟循江而东，抵狼山。亲迎期至，耀宗方乘彩舆至署，忽见署中夫役纷乱，询之，知总戎昨夜被刺，其有关系者为爱妾某，且牵涉巧姑。大惊，亟奔归。及暮，闻犯人已舟送金陵，事关大员被刺，由臬司亲审矣。耀宗念巧姑甚，告之荇洲，欲往观审。乃偕至江宁，宿逆旅④，使耀宗先往探监。抵暮，耀宗还，则哽咽不成声。问之，第曰："此狱实不冤，女已投江，尸且不得，哀哉！"久之，耀宗乃述其颠末焉。

盖郑氏者，母家实为吴。郑

---

① 觇（chān）：看、窥视。
② 趑趄（zījū）：行走困难。
③ 赆（jìn）：别时赠的礼物。
④ 逆旅：旅店。

其前夫之姓也。居四川叙州，家巨富，嘉庆戊午教匪之乱，阖家尽殪，匿积薪中以免。已而邓以众至，复搜其家，得之，为殡殓其翁姑夫婿伯叔。既葬，始纳郑。郑感其义，且念腹中块肉未知若何，欲留以延郑氏一线之祀。不期已失身，而所生者乃一女，即巧姑也，亦无如之何。昨以嫁女期届，以总戎检点一切，忽从箧中得故夫汉玉珮，及翁姑所常御物数事，以问总戎。总戎微醺，忘其故，即应曰："此西川一富豪物，吾使人劫杀其家而取之者。"郑顿悟，乃徐徐穷究之。总戎忽有省，遽叱曰："若已在吾手中，絮絮胡为者？"郑无言，总戎更满引数觥，大醉。是夕，就郑宿。郑不能复耐，剪其喉，毙之。巧姑初不知也。祸发，郑始以告巧姑。巧姑惧公堂凌辱。乃自投于江。荇洲闻言，叹息而已。寻秋谳定，郑处凌迟。荇洲亦率耀宗归，犹念巧姑，冀其不死①，或有遇也。

越一年，荇洲病卒，族人觊其产②，揭耀宗乱宗，于是复为李氏子。年二十，举孝廉。房师某爱其才，愿以其女妻之。耀宗不可，而父母强为订婚约。及期，贺客满座，而耀宗念巧姑，就座隅试泪而已。彩舆入门，众扶耀宗迓新妇，则红巾系颈，赫然尸也。众大惊，耀宗亦惶惑审视，忽曰："是可活也。吾向在狼山，曾从总戎署中人习救急法，速舁致于榻，待吾为之。"众如言。耀宗挥众人出，曰："如有窥伺喧嚣者，术不灵。"众屏息以候。久之，不出，有疑之者趋入视之，则两人一巾双结，臂与臂相抱，衣与衣相纠，

① 冀（jì）：希望。

② 觊（jì）：希图

足与足相勾。死者不生，而生者死矣。询某，则此女得于江上，爱其慧，即女之。其订婚未尝以告，出阁之夕，女乃知之，自言已婿孙氏，不虞其至此也。李氏购大棺，合两人葬之，好事者乃为《生死鸳鸯曲》以哀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有鼻之人奚罪焉

江左有曾为侍御者某，好吟咏，偶至京师南河泡，题诗于壁。明日，临桂王幼霞侍御鹏运亦往游，见之大笑，乃故作俳体诗①，次原韵而讥之，中有二句云："拖泥带水荷花塘，中间坐个老爷王。"诗为某所闻，大怒，摭王琐事劾之，折有二句云："王鹏运性情既甚乖异，面目亦复不全。"盖王少年冶游②，曾患梅毒，鼻因以毁也。某且语人曰："老爷王无鼻。"

逾年，举行京察，有部曹某与王同姓名，已列一等，有外简道府之望矣。主计典者曾微闻某折有面目不全语，意谓此人体即残，恐不足胜方面之任，乃于其姓名上作一符号以识之。及引见，遂未记名，彼盖误认部曹为侍御也。或作文虎以谑之云："王鹏运京察一等不记名"，射《四书》一句，则"有鼻之人奚罪焉"七字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犬子豺郎

某给谏子，已娶妇，为诸

---

① 俳体诗：俳，滑稽俳体诗，即讽刺诗。

② 冶游：狎妓。

生。第遇岁试，辄倩人代作①学使者以其要人子，必置前列。及给谏假归，有所闻，亲送其子入试，试后亦不许通宾客。试题为“嫂溺不援”六句。公子于题则书“豺狼”为“才郎”，“权也”为“犬也”，于文则曳白无一字②。文宗初不知为给谏子③。置之六等。给谏怒，痛责之④，妻惭而自缢⑤。文宗例于试毕始拜乡先生，及谒给谏，语及所书题云：诸生中只有此文理不通者。给谏云：“此即不肖子也。”文宗跼蹐不安⑥，随一揖别去，改置一等。次日有人榜给谏门曰⑦：“权门生犬子，烈女嫁豺郎。”又号公子为“六一居士”。

清褚人获《坚瓠秘集》卷5

山　市

奂山山市⑧，邑八景之一也⑨，数年恒不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⑩。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⑪，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⑫，始悟为山市。

未几，高垣睥睨⑬，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

---

① 倩人：请人。

② 曳白：空白，白卷。

③ 文宗：主考官。

④ 之：指给谏子。

⑤ 妻：给谏子之妻。

⑥ 跼蹐（jújó）：犹局促，谨慎惶恐的样子。

⑦ 榜：张贴。

⑧ 奂山：在今山东淄川县西。山市，由于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折射，把远处景物显示在空中或地面而出现的一种奇异幻景，俗称海市或山市

⑨ 邑：指淄川县。

⑩ 青冥：青天。

⑪ 无何：不久。

⑫ 甍（méng）：屋脊。

⑬ 垣（yán）：墙。睥睨（bìnì）：小墙。

者，①，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

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②，直接霄汉。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愈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③；又其上，则黯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④，或凭或立，不一状。

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⑤，遂不可见。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

海 市

平遥陶贾，贩货至巴里坤，过西海。雨初霁，海中笼重雾，山色皆失。陶爱其空濛，暂憩一树下⑥。俄而雾散，隐隐见海中有两山并峙，中间一抹云气，横如白练。云渐阔，忽现一浮屠顶⑦，金光四射，瞬息高出云表，数之得五级，俄九级，一饷时得十三级，色如虹。绕塔尽现楼阁，千层万叠，悉如五色玻璃，出汉隐现，须臾变化。陶市井人，初不知有蜃气变幻事，惊怪而已。少焉，楼阁半泯，浮屠亦渐敛缩，只余八、九级。大风忽起，波浪折天，楼阁浮屠片片吹如碎锦，顷刻都灭。陶冒风而行，至营中，质诸土人，始知为海市云。

清闲斋氏《夜谭随录》卷1

---

① 楼若者：即“若楼者”。下二句句式同此。

② 危：高。

③ 裁：通“才”。

④ 屑屑：忙碌不定。

⑤ 倏（shū）忽：转眼之间。

⑥ 憩（qì）：休息。

⑦ 浮屠：佛塔。

六、名 物 制 度

画野分州

黄帝时画野分州，八家为井，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一州是百五十三万家。

宋吴枋《宜斋野乘》

四　凶

人皆知浑敦、穷奇、梼杌、饕餮为四凶，而不知所以谓之四凶者果何意耶？盖当舜之时，见其罪恶如此，而例以凶徒目之，譬犹兽也，正如今之骂人畜生、禽兽。据《山海经》载，浑敦、穷奇、梼杌、饕餮皆兽名也，杜预解经不知出此，妄以义理释之，无怪他为之不识也！

宋子俞子《萤雪丛说》卷上

文字缘起

代人多以文字始于黄帝、苍颉者，明曰：非也。自生人以来便有文字，何以知之？按《山海经》云：凤凰首文，曰德；背文曰义；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岂凤凰生于苍颉之后乎？《韩诗外传》云：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百余人，仲尼观焉，不能尽识；又管仲对齐威公云：古人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刻石记号，以识十二而已，首有无怀氏，则夷吾不识者六十家，又在无怀氏前。由此而论，则文字之兴，其来远矣！假令苍颉在黄帝之前，亦不始于苍颉矣！盖广而论之，故寻得其名也。

宋丘光庭《兼明书》卷1

古之礼乐

古之礼乐，于野人尚有可彷佛者。今之响铁即编钟，今之舞蛮牌即古武舞，舞三台与调笑即古文舞，盖古舞皆有行缀。自胡舞入中国，大曲、拓枝之类是也，古舞亡矣，今反以三台为简淡。古以钟鼓为乐，凡乐先声钟，继之鼓。孟子曰："百姓闻王钟鼓之声。"今但用鼓，是以杖鼓易编钟矣。钟声和缓，鼓声急逼，声则人皆不识，盖释氏击铜钵号曰磬。尝见碑本，宣尼十哲有持钵者，是误认为磬也。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2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昆仑集说

昆仑，一作崐岭。《禹本纪》："昆仑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华池。"《河图》云："昆仑，中天柱，气上通天。"《水经》云："昆仑虚，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天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①。"《尔雅》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之璆琳琅玕焉②。"又曰："三成为邱。"注云："昆仑山三重，故以名。"昔人引《山海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又曰："钟山西六百里有昆仑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经》内："昆仑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有木禾，面有九折，以

---

① 陬（zōu）：山脚。

② 璆（qiú）琳：皆指美玉；琅玕（làng gān）：美石。

玉为槛；面有五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别有小昆仑也。"《淮南子》曰："昆仑虚中有增城九重，有木禾、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十州记》云："昆陵即昆仑，中狭上广，故曰昆仑。山有三角，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其处有积金为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神异经》云："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十里，圆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居。"又一说云："大五岳者，中岳昆仑在九海，中为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博雅》云："昆仑虚，赤水出东南陬，河水出其东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之入东海，三水入南海。张骞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乌迟国。乌国之西复有海，西海之滨有小昆仑，高万仞，方八百里。"《援神契》曰："河水上应天河。"《山海经》："昆仑山有青河、白河、黄河、黑河环其墟，其白水出东北陬，向东南流，为中国河。"《尔雅》曰："河出昆仑虚色白渠，凡千七百所，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淮南子》："河出昆仑，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也。"《水经》云："昆仑三仞，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元圃，一名阆风，上层城一名天庭。"《淮南》又云："元圃、阆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①。"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水虏于蒲

① 阊阖（chāng hé）：宫之正门。

类海上。唐章怀太子注谓："昆仑山名，因以为塞，在今肃州酒泉县西南，山有昆仑之体，故名之。周穆王见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台，则又知周穆王西游，初不出中国云。"凡诸书去昆仑，悉注于此。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9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三代书同文

三代之时，天下书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载人名字，不以何国，大抵皆同。郑公子归生，鲁公孙归父，蔡公孙归生，楚仲归，齐析归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郑公子嘉，皆字子孔。郑公孙段、印段，宋褚师段，皆字子石。郑公子喜，宋乐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郑公孙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晳。鲁公子翚，郑公孙挥，皆字子羽。郑子克，楚斗克，周王子克，宋司马之臣克，皆字曰义。晋籍偃，荀偃，郑公子偃，吴言偃，皆字曰游。晋羊舌赤，鲁公西赤，皆字曰华。楚公子侧，鲁孟之侧，皆字曰反。鲁冉耕，宋司马耕，皆字曰牛。颜无繇、仲由，皆字曰路。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命氏命族与赐姓

姓氏，后世不复别，但曰姓某氏，虽史笔亦然。按《史记》帝纪注，引《春秋左氏》："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

① 对曰，《左传》原文作"众仲对曰"。

之①。'公命以字为展氏。"注者云:"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统系百世,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自出。"解《春秋》者云:因生以赐姓者,谓若舜之妫,禹之姒,伯夷之姜是已。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吕是已。于字则叔牙、季友、展无骇、臧僖伯是已。于谥则文、武、成、宣、宋戴恶、卫齐恶是已。氏于官则司马,司徒之类是已。氏于邑则韩、魏、赵是已。详此,诸侯既命于天子为某公侯,则是命之氏,诸侯位卑不得赐姓,其有以王父及以字为氏,或以官以邑,既无土可分,则姓与氏无别。注《史记》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别名"之语。姓者统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别子孙,如鲁、卫、毛、聃、邘、晋、应、韩之分。又春秋之时,诸侯之子为大夫则称公,子孙则称公孙,公孙之子与异姓之臣未赐族,而身为大夫则称名,无骇侠之类是也。已赐族而使之世为大夫则称族,如仲孙、叔孙、季孙之类是也。此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从可知矣。若夫《易》云:"黄帝尧舜。"氏作尧舜,虽非姓氏,既是天子,当一代称曰尧舜,氏义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穆王八骏

《穆天子传》书八骏之名,一曰赤骥,二曰盗骊,三曰白义,四曰逾轮,五曰山子,六曰渠黄,七曰骅骝,八曰绿耳。王子年《拾遗记》载穆王八骏,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二名

翻羽，三名本霄，四名起影，五名逾辉，六名超光，七名腾雾，八名挟翼。二说不同。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周世之疆域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牛之为用

牛之为用，见于《经》①，曰："肇牵车牛。""服牛乘马。"唯用于车，《周官·牛人》，亦不云耕也。自赵过为汉搜粟都尉，始教民代田，有牛耕之制。又云："冉耕字伯牛。"岂周晚已用牛耕，但未广及于天下？或云："伯牛之字，后人所记。"苟如此，则牛之有功于农厚矣！代田事，《通典》载甚详。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列国城门名

郡县及城门名，用一字者为雅驯近古。今独姑苏曰吴郡吴县，有盘门、阊门、葑门、娄

---

① 《经》：指《诗经》。

门、齐门，他皆不然。春秋时，列国门名见于《左氏传》者，郑最多，曰渠门、纯门、时门、将门、闺门、皇门、邿门、墓门，又有师之梁、桔柣之门。周曰圉门。鲁曰雩门、稚门、稷门、莱门、鹿门，又有子驹之门。《公羊传》有争门、吏门。宋曰彤门、桐门、卢门、曹门、泽门、扬门、桑林之门。郏曰鱼门、范门。卫曰阅门、盖获之门。齐曰雍门，亦有扬门、鹿门、稷门。吴曰胥门。宋垤泽之门，见《孟子》。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姓氏难考其源

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且以《左传》言之，申氏出于四岳，周有申伯，然郑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鲁有申繻、申枨，晋有申书，齐有申鲜虞。贾氏姬姓之国，以国氏，然晋有贾华，又狐射姑亦曰贾季，齐有贾举。黄氏嬴姓之国，然金天氏之后，又有沈、姒、蓐、黄之黄，晋有黄渊。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卫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虺，而郑子孔之后又为孔张。高氏出于齐，然子尾之后又为高强，郑有高克，宋有高哀。国氏亦出于齐，然邢有国子，郑子国之孙之为国参。晋有庆郑，齐有庆克，陈有庆虎。卫有石碏，齐有石之纷如，郑有石㲋①，周有石尚，宋有石弧。晋有阳处父，楚有阳丐，鲁有阳虎。孙氏出于卫，而楚有叔敖，齐有孙书，吴有

① 㲋（chuò）：小兽，似兔。

孙武。郭氏出于虢，而晋有郭偃，齐有郭最，又有所谓郭公者。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6上
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景　钟①

徽宗崇宁四年，命铸景钟，钟成，诏翰林张康伯为之序铭，以为“景，大也。九九之数兆于此，有万不同之所宗也。”其说如此。盖景福可以言大，王氏之意云尔，而景钟则不可也。议者又谓《大晟乐书》：“黄帝有五钟，一曰景钟。景，大也。钟，四方之声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钟特大。盖黄钟者，乐之所自出。景钟者，又黄钟之本，故景钟为乐之祖。”此说亦非。何者？按《管子五行》篇有曰：“昔皇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正五钟。一曰清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洗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审此，则五钟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也，明矣。景钟既是秋之一钟，而议者又以为乐之所自出，与夫为黄钟之本，皆不得其说也。予又按，《士昏礼》：“姆加景。②。”注曰：“景，明衣也，禅衣也。禅音单。”陈祥道曰：“景，白也。”然则秋之色白，则景钟者，色之白，明非大。此可为据。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4

---

① 景钟：传说黄帝制五钟，其一为景钟，后历代帝王将褒功之语，铭刻其上。但景钟最早的本意是五声之一。

② 姆（mǔ）：古时以妇道教女子的女教师。

国玺

孔经父杂说，记天子八宝。其一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祇也。徐令玉玺记：“玉玺者，传国宝也。秦始皇取蓝田玉，刻而为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玺上隐起蟠龙王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方四寸，纽五龙盘。秦灭，传汉历王莽，为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阙。后传至石季龙，季龙磨其隐然之文，又刻其傍为文曰：“天命石氏。开皇二年，改为受命玺。至唐末帝从珂，携以自焚。石晋再作受命宝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盗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玺。其一曰：‘皇帝承天命之宝。’其二曰：‘皇帝神宝。’其文冯道书。今所用，乃郭威所作宝也。”以上皆杂说所载，余以为失。窃尝究其本末，盖秦玺自汉以来，世世传受，号称国玺。自秦传汉，汉末为王莽所篡。莽传更始刘盆子，盆子传后汉。董卓之乱，孙坚得之井中。坚败，袁求拘坚妻得之。术败，徐璆得之，传与汉，汉传魏，魏传晋，晋传刘聪、刘曜。曜败，为石季龙所得，遣赵封送于石勒。考于传记，各有付授之文。及传至石氏，而季龙僭号①，自襄国迁邺，反据雍洛。石遵、石鉴，相继篡夺，而祇在襄国。慕容隽传：“有诘石闵使常炜云：‘玺在襄国，信否？’炜曰：‘实在寡君’。”谓在闵也。及考石闵送晋玺，乃“皇帝寿昌”玺。则闵玺非秦玺也。以此考之，石季龙之乱，石

---

① 僭（jiàn）：超越本分。旧时指地位在下而冒用地位在上的名义或礼仪。

遵、石鉴相篡夺，遂失所在。今孔氏杂说乃以为传至五代，唐末帝从珂携以自焚，盖亦不善考者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4

汉太守地广职大

有客问仆曰："古今太守一也，而汉时太守赫赫如此，何也?"仆曰："汉郡极大，又属吏皆所自除①，故其势炎炎，非后世比。只此会稽郡考之，县二十六。吴即苏州也；乌伤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阴即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檇李，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乌程，湖州也；余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东西之地，乃汉一郡尔！宜乎朱买臣等为之，气焰赫赫如此也。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3

江与河

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随方言之便，而淮、济之名不显②。司马迁作《河渠书》，并"四渎"言之③；《子虚赋》曰："下属江河……"事已相乱，后人宜不能分别言之也。

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

书写材料

上古结绳而治，二帝以来④，始有简策，以竹为之，而书以漆，或用版以铅画之，故

① 除：任命，授职。

② 淮：淮水，今淮河。济：济水，发源于今河南境，现下游河道已为黄河所夺，唯上游仅存一段。

③ 四渎：即今长江、黄河、淮河及济水。古人称之为江河淮济。

④ 二帝：指尧和舜，语见《汉书·扬雄传》。

有刀笔铅椠之说①，秦汉末，用缣帛，如胜、广书帛内鱼腹②，高祖书帛射城上。至中世渐用纸，《赵后传》所谓赫蹏者，注云："薄小纸。"然其实亦缣帛。《蔡伦传》："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简重，不便于人，伦乃用木肤麻皮等。"则古之纸，即缣帛，字盖从系云。故今人呼书曰册子，取简册之义；又曰第几卷，言用缣素也。江南竹简，处州作椠版，尚彷佛古制。卢仝诗云："首云谏议送书至，白绢斜封三道印。"岂唐人又曾用绢封书耶？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7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驸马都尉

驸马都尉之名，起于三国。故何晏尚魏公主，谓之驸马都尉；但不独官名，以"驸马"结之，盖御马之副，谓之"驸马"。从而结之，示亲爱也。故杜预尚晋文帝妹高陆公主，至武帝践祚③，拜镇南大将军，给追锋车第二驸马，且晏如傅粉，宜为禁严，若预乃瘿如瓠尔④，何至妻帝之女也。始信前古帝婿，唯择人才，不专以貌也；后世浸失此意，惜哉！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5

五岭辨说

杜八桂云：五岭皆炎热。五岭说多不同，后汉《吴祐刘表传》注西自衡山之南，东至于海，一山之限，标名有五。裴氏《广州记》：大庾、始安、临

---

① 椠（qiàn）：书版。
② 胜：陈胜；广：吴广。
③ 践祚：皇帝登基。
④ 瘿（yōng）：颈部的囊状瘤子。瓠（hú）：葫芦。瘿如瓠：颈上的瘤子如葫芦一样大。

贺、桂阳、揭阳，是为五岭。邓德明《南康记》亦分五岭，与裴不同。《水经》：郴县黄岑山，骑田之峤，五岭第二岭也；桂阳部山，即部龙之峤①，五岭第三岭也；营道县萌渚之峤，五岭第四岭也；越城峤五岭之西岭，秦置五岭之戍，是其一；又云，始安峤即越城峤；又云，大庾岭，五岭之最东。当以《水经》为正，则入桂诸家皆不以为岭。今自湖南入广西，未尝有险阻。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精　舍

王观国《学林新编》曰："晋书：'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沙门居之，因此世俗谓佛寺为精舍。'观国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谓之精舍。故后汉包咸传曰：'咸往东海，立精舍讲授。'又刘淑传曰：'隐居立精舍讲授。'又檀敷传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传曰：'盗取精庐求见。'注曰：'精庐，即精舍也。'以此观之，精舍本为儒士设。至晋孝武帝立精舍以居沙门，亦谓之精舍，非有儒释之别名也。"以上皆王说。予按，《三国志》注引《江表传》曰："于吉来吴，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疗病。"然则晋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4

知县之制

百里之长，周曰县正；春秋时，鲁、卫谓之宰，楚谓之公尹，晋谓之大夫，秦谓之令。汉因之，大曰令，次曰长。至

---

① 部龙：部当作都；龙当作庞，即五岭之一的都庞岭。

唐不改，唐末始有知县之称。《练湖碑》，南唐时立，云："知丹阳县镇县公事"，盖镇则有兵，如知州去知某州军州事也。本朝以知县为高，令为次，或兼兵马都监，亦知县镇之义。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三公官多加公字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为除赠曰："司空公、司徒公、太尉公是也。而赠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赠司空公，五衍之徒赠太尉公，又如贺拔钦昔除司空公，及薨，赠太尉公之类不一，示尊崇之义尔。仆观汉孔庙碑曰："吴雄为司徒公，赵戒为司徒公。"知是之称，不为不无自矣。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9

妇人黛眉

前代妇人以黛画眉，故见于诗词，皆云："眉黛远山。"今人不用黛而用墨。按《墨谱》："周宣帝令外妇人以墨画眉，禁中方得施粉黛。"则知墨填眉，始于后周。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竹木铁如意

齐高祖赐隐士明僧绍竹根如意，梁武帝赐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季伦、王敦皆执铁如意。三者以竹木铁为之，盖抓杖也。故音义指归云："如意者，古之抓杖也。或骨角竹木削作人手指爪，柄可长三尺许。或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意也。"然释流以文殊亦执

之，①，岂欲搔痒耶？盖讲僧尚执之，私记节文祝辞于柄，以备忽忘。手执目对，如人之意，凡两意耳。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 2

荀勖之尺

梁主客陆缅谓魏使瑾曰："我至邺，见双阙极高，图饰甚丽，此间石阙亦为不下。我家有荀勖所造尺，以铜为之。金字成铭，家世所宝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将入内。此阙既成，用铜尺量之，其高六尺。"瑾曰："我京师象魏，固中天之华阙。此间地势过下，理不得高。"魏肇师曰："荀勖之尺是积黍所为，用调钟律，阮咸讥其声有湫隘之韵②，后得玉尺度之，过短。"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 11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服装演变

故事：江南，天子则白恰帽，公卿则巾褐裙襦；北朝杂以戎狄之制，有长帽短靴，合裤袄子，朱紫玄黄，各随其好，天子多服绯袍。

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走庶，皆着黄袍及衫，出入殿省。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于军旅。

昔袁绍与魏武帝战于官渡。军败，复中渡河，递相仿效，因以成俗。初用全幅皂，向后幞发，谓之幞头。周武帝才

---

① 文殊：菩萨名。

② 湫（jiǎo）隘：（地势）低洼狭小。

为四脚。武德以来，始加巾子。至贞观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赐贵臣进德冠。因谓侍臣曰："幞头起自周武帝，盖取便于军容。今四海无虞，当息武事。此冠颇采古法，兼更类幞头，乃宜常服，可取服裤褶通用。"此冠亦寻废矣。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0

杨绾请更贡举之制

礼部侍郎杨绾上疏：以为古之选士，必取行实，近世专尚文辞。自隋炀帝始置进士科，犹策试而已。至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之，始奏进士加杂文①，明经加帖括②。从此积弊，转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训子。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又举人皆令投牒自应。如此，欲其返谆朴，崇廉逊，何可得也。请令：县令察孝廉③，取行著乡闾，学通经术，荐之于州；刺史考试，升之于省，任各占一经④；朝廷择儒学之士，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⑤。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罢归。又

---

① 进士加杂文：经史之外的应时试文，唐代称为杂文，并规定，取进士试杂文二篇。

② 明经加帖括：明经，原义是指明白通晓经术的意思。汉代，就以明经取士，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唐因袭旧制，并明确规定：以经义取者为明经，以诗赋取者为进士；帖括，唐代考明经科，以帖经试仕。因帖经艰涩难记，故考生将其编成歌诀，谓之帖括。

③ 孝廉：即举人。

④ 一经：明经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等名目，一经指占其中之一。

⑤ 对策：指科举的人对答皇帝提出的有关政治、经义的策问。

道①，举亦非理国所资②，与明经进士并停。上命诸司通议，给事中李栖筠，右丞贾至，京兆尹严武，并与绾同。至议以为：今试学者以帖经为精通③，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④，风流颓弊，诚当厘改⑤。然自东晋以来，人多侨寓，士居乡土者百无一二，请兼广学校，保桑梓者⑥，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⑦。敕礼部具条目以闻。

宋葛洪《涉史随笔》

官府卖菜

高宗朝，司农寺欲以冬藏余菜，出卖与百姓，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仪相鲁，犹拔去园葵，况临御万乘，而卖鬻蔬菜。"事遂不行。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4

铨 曹

贞观中，天下丰饶，士子皆乐乡土，不窥仕进，至于官员不充省符⑧，追人赴京参选，远州皆率衣粮以相资送，然犹辞诉求免；选人至省，便拜职官，考满即授牒请处分。吏部候人数满百或二百，即引试量

---

① 又道：再说的意思。

② 举亦非理国所资：举，指科举；资，解作凭借或依托。全句的意思是科举并非是治理国家的凭借。

③ 帖经：用考生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唯开一行，裁纸为帖，作为考题。

④ 声病：指与诗不合的声律或词赋的取士标准。

⑤ 厘改：厘，解作整理、治理，厘改，意思是按标准修正错误。

⑥ 桑梓（sāng zǐ）：泛指故乡。

⑦ 庠（xiáng）：古代的学校。

⑧ 符（fú）：古代朝廷用以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

书判注拟①，乃无被放者。故吏曹四时提衡②，略无休暇。

贞观十九年，中书令马周检校吏部尚书，始奏选人取所由文解③，十月一日赴省，三月三十日毕。

先是，侍郎唐皎铨引选人④，问其稳便。对曰："家在蜀"，乃注吴；有言"亲老在江南"，即唱陇右，有一信都人，心希河朔恩，始曰："愿得淮、淝"，即注漳、滏间一尉。由是大为选人作法⑤，取之往往有情愿者。

高宗龙朔之后，以不堪任职者众，遂出长榜放之冬集，俗谓之"长名"。

弘道中，魏克已为侍郎，放榜遂出，得留者名，街路喧哗，甚为冬集人授接，坐此出为同州刺史。

同时邓元挺素无藻鉴⑥，又患消渴⑦，选人作邓渴诗榜之南院，亦被贬为寿州。

则天如意元年，李志远掌选，有姓方姓王者并被放，私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方"改为"丁"，"王"改为"士"，拟授官后即加增文字。志远一见便觉曰："今年铨覆数万人，总知姓字，何处有'丁''士'乎？此必'方''王'也。"令史并承伏。

久视中，侍郎顾琮性公直，

---

① 注拟：唐代选举，凡应试获选者，先由尚书登录，再经考询，然后按才拟定其官职，称为注拟。

② 故吏曹四时提衡：曹，古时分职治事的官署或部门；提衡，持物平衡，引申为相对、相等。此指治事部门一年四季的工作量是相等的。

③ 解（jiè）：发送、解送。唐制，举进士者皆由地方发送入试，称为解。

④ 铨（quán）：选授官职。

⑤ 作法：制定法律。

⑥ 藻鉴：品评鉴别之意。

⑦ 消渴：病名。

时多权倖，公行属托，琮不堪其弊。常因官斋见壁画，指为同位曰："此亦至苦，何不画天官掌选乎？"

陆元方常任天官侍郎，临终曰："吾年当寿，但以领选之日伤苦心神。"言讫而殁。

中宗景龙末，崔湜、郑愔同执铨管，数外倍留人。及注拟不尽，即用三考二百日阙①。通夏不了，又用两考二百日阙。其或未能处置，即且给公验，谓之比冬。选人得官，有二年不能上者。有一人索远得留，乃注校书郎。选司纲维紊坏，皆以崔、郑为口实。愔坐赃贬江州员外司马。

卢藏用承郑氏之后，尚有七百余人未授官，一切奏至冬处分，大遭怨讟②。

开元初，宋璟为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大革前弊，据阙留人，纪纲复振。

时选人王翰颇攻篇什，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③，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补排斥。陵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从愿潜察获④，欲奏处刑宪，为势门保持，乃止。

姜晦自兵部侍郎拜吏部，从前铨中廊宇，布棘以防内外，犹不免交通。晦至，尽去之，大开门，示无所禁，初属置者，晦辄知之⑤，占论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革铨司旧制，颇忧之；既而铨综流品皆得其叙，而美声洋溢。

十四年，玄宗在东都，敕

---

① 阙（quē）：空。
② 怨讟（dú）：痛恨而有怨言。
③ 窃定：私下暗定。
④ 潜：隐藏，不露在表面。
⑤ 辄（zhé）：即时。

吏部置十铨，以礼部尚书苏颋①，刑部尚书韦抗，工部尚书卢从愿，右散骑常侍徐坚，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②，郑州刺史贾曾，怀州刺史王丘，荆府长史韦虚心同掌选，分为十铨。吏部窄狭，乃权寄诸厅引注；选人喧繁，满于省闼③。

明年，铨注复归之吏部，承前所司注拟，皆约官资，升降之时，难于允惬。侍郎裴光庭始奏立条例，谓之循资格。自后皆率为标准。

旧良酝署丞、门下典仪、大乐署丞，皆流外之任。国初，东皋子王绩始为良酝丞。太宗朝，李义甫始为典仪府。中宗时，余从叔希颜始为大乐丞。三官从此并为清流所处。

开元中，河东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授万年县录事。吏曹不敢注，以咨执政，将许之矣。诸流外共见宰相诉云："酝署丞等三官，皆流外之职，已被士人夺郤。惟有赤县录事是某等清要，今又被进士欲夺，则某等一色之人无措手足矣。"于是遂罢。

选曹每年皆先立版榜，悬之南院。选人所通文书，皆依版样。一字有违，即被驳落④，至有三十年不得官者。

杨国忠为尚书，创为押例，选深者先授官⑤；有文状阙失，许续通，不令驳放。淹滞之流⑥，翕然归美。其五品已上及清要官，吏部不注，送名中书门下者，各量资次临时敕除。历

---

① 颋（tǐng）。
② 沔（miǎn）。
③ 省闼（tà）：禁中、宫中。
④ 驳（bó）落：此指被否定。
⑤ 深者：高者。
⑥ 淹滞：指沉抑于下而不得升进。

任有浅深，官资有高下，故授任者或称“检校”，或称“兼试”、“知摄”、“内供奉”之类，名目非一。

自顷诸。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3

唐代铨选之弊

唐张文成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人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只如明经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妙简实材，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借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籍，流行外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辇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功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铨实用，为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5

试卷掩名之始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地。判之糊名，自此始。

武后时，投匦者或不陈事①，而有嘲谑之言。于是乃置使，先阅其书奏，然后投之。匦院有司，自此始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5

---

① 匦（guǐ）：匣子，小箱子。《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垂拱二年三月，初置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

唐朝斜封官

唐景龙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践高位。景云践祚①，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璟、构出后，见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贿赂，奏云："见孝和怒曰②：'我与人官，何因夺却。'"于是，斜封皆复旧职。

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补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黩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者得官以为辱。

昔赵王伦这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异，并不简试，雷同与官；市道途沽、亡命不轨，皆封侯略尽。太府之铜不供铸印，至有白版侯者。朝会之服，貂者大半。故谣云："貂不足，狗尾续。"

小人多幸，君子耻之。无道之朝，一何连类也。惜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6

唐玄宗重试登科者

苗晋卿典选，御史中丞张倚男奭参选。晋以倚子思悦附之，考等第凡六十四人， 在其首。

苏考蕴者为蓟令，乃以选事告禄山，禄山奏之。玄宗乃集登科人于花蕚楼前重试，升第者十无一、二，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为之拽白，上大怒，贬倚，敕曰："庭闱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乃以托人。"天下为戏谈。晋卿贬安康。

---

① 景云：唐睿宗年号。此即中宗李旦。

② 孝和：唐中宗谥号。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6

杨国忠之子举明经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

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即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恃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为户部侍郎，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①，而谓珣迁改疾速。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乔彝大醉入试

乔彝，京北府解试时②，有二试官。彝日午扣门，试官令引入，则已醺醉③，视题曰《幽兰赋》。彝不肯作曰："两个汉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遂改《渥洼马赋》。曰："此可矣。"奋笔斯须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便欲首送，京兆曰："乔彝峥嵘甚，以解副荐之可也。"

---

① 淹徊：晋升的慢。
② 解试：乡试。
③ 醺（xūn）：目昏，看不清。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9

顾非熊应试三十年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凌轹气焰子弟[1]，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垂三十年，屈声聒人耳。

会昌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时天下寒士，皆知劝矣。诗人刘得仁贺诗曰："愚为单稚时，已解念君诗。及第高科晚，须逢圣主知。"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2

裴思谦中状元

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2] 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春取状头。"

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3]，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人物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从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1

制　科

国朝于常举取人之外，又

---

① 轹（lì）：压迫、欺凌。

② 状头：状元。

③ 军容：即观军容使。武宗朝，仇士良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此以官职代仇士良。

有制科，搜扬拔擢，名目甚众。则天广收才彦①，起家或拜中书舍人，员外郎，次拾遗、补阙。玄宗御极，特加精选，下无滞才；然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

宦途之士，自进士而历清贵，有八俊者②：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为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

同僚迁拜，或以此更相讥弄。御史张瓌兄弟八人③，其七人皆进士出身，一人制科擢第；亲故集会，兄弟连榻，令制科者别坐，谓之“杂色”④，以为笑乐。

旧举人应及第，开检无籍者不得与第。陈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书：“昨见榜云：‘户部报无籍记者。’昔传说无姓，殷后置于盐梅之地⑤；屠羊隐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⑥，未闻片籍也。范睢改姓易名为张禄先生，秦用之以霸；张良为韩报仇，变姓名而游下邳，汉祖用之为相，则知籍者所以计租赋耳。本防群小，不约贤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弃之；苟无其德，虽籍何为！今

---

① 才彦：指才德很高的俊杰之士。

② 八俊：八种才德皆佳的人。

③ 瓌（guī）：同瑰。

④ 杂色：指制科与进士不能相混。

⑤ 盐梅：卤盐和酸梅，本为调味之品，用以比喻治理国政，后来指宰相或与宰相权位相当的人。

⑥ 三旌（jīng）：指诸侯中的公、侯、伯，因其车、服各有旌别，故称三旌。旌，是用旄中尾和采色鸟羽作竿饰的旗。

员外吹毛求瑕，务在驳放①，则小人也郤寻归路，策藜杖，著草衣，田围芸芜，锄犁尚在。”所司不能夺，特咨执政收之，天下称美焉。

常举外复有通五经、一史，及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

开元中，有唐频上《启典》一百三十卷，穆元休上《洪范外传》十卷，李镇上《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义林》二十卷，辛之谔上《叙训》两卷，卜长福上《续文选》三十卷，冯中庸上《政事录》十卷，裴杰上《史汉异议》，高峤上《注后汉书》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沾赏赉，亦一时之美。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3

中华书局1958年版

梨园

唐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也。女妓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谓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谓之内人家。有请俸，其得幸者，谓之十家。故郑嵎津阳门诗云：十家三国争光辉是也。家虽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国，谓秦韩虢三夫人也。

宋赵德麟《侯鲭录》卷1

户绝事

广州商有投于户部者，曰：“蕃商辛押陁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②，本获一童奴，过海遂养为子。陁罗近

---

① 驳放：贬黜。

② 缗（mín）：量词，古代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

岁还蕃，为其国主所诛，所养子遂主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师，各持数千缗，皆养子所遗也。此于法为户绝，谨以告。”李公择既而为留状，而适在告，郎官谓予曰：“陁罗家资如此，不可失也。”予呼而讯之曰：“陁罗死蕃国。为有报来州耶？”曰：“否，传闻耳。”“陁罗养子所生父母、所养父母有在者耶？”曰：“无有也。”“法告户绝，必于本州县，汝何告于户部？”曰：“户部于财赋无所不治。”曰：“此三项皆违法，汝姑伏此三不当，吾贷汝。”其人未服。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诣御史台、尚书省诉之。”其人乃服。并召养子所遣二人，谓之曰：“此本不预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摇撼汝耳。”亦责状遣之。然郎中终以为疑，予晓之曰：“彼所告者，皆法所不许。其所以不诉于广州，而诉于户部者，自知难行，欲假户部之重，以动州县耳。”郎中乃已。

宋苏辙《龙川略志》卷 5

唐秘书省为“病坊”

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校勘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属。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①，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左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187

---

① 病坊：喻官吏的闲休之所。

魏谟与韦绚

开成末，韦绚自左补阙起居舍人。时文宗稽古尚文，多得贞观、开元之事。妙选左右史，以魏谟为右史，俄兼大谏，入阁秉笔，直声运闻。帝倚以为相者，期在旦幕，对剔进谏，细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观文贞公风彩。会宗晏驾，时事变易，遂中辍焉。

时绚已除起居舍人，杨嗣复于殿下奏曰："左补阙韦绚，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谢。"奏取进止，帝颔之。李珪招而引之，绚即置笔札于玉阶栏槛之石，遽然趋而致词祥舞焉。左史得中谢，自开成中至武宗即位，随仗而退，无复簪笔之伍矣①。遇簪笔之际，因得密迩天颜。故时人谓两省为侍从之班，则登选者不为不达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187

郑余庆为铨选

刘禹锡曰：宣平郑相之铨衡也，选人相贺，得八其铨。

刘禹锡曰：予从弟某在郑铨，注湖州一尉。唱唯而出，郑呼之却回，曰："如公所试，场中无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此而不奖，何以铨衡。公要何官，去家稳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进县尉。选人翕然，畏而爱之。及后作相，过官又称第一。其有后于鲁也。

又云：陈讽、张复元各注畿县，请换县，允之。既而，张却请不换，郑榜了，引张才入门，"已定，不可改。"时人服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

---

① 簪笔：古代行礼时的冠饰。此指代朝拜之群臣。

186

进士与学究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①，则悉撤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②。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阳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③。"以为礼数轻重如此，其实自有为。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 7

招提与兰若

《高僧传》曰："汉明帝于城门外立精舍，以处摩腾，即白马寺是也。名曰白马者，相传天竺国有伽蓝④ 名招提⑤，其处大富。有恶国王利其财，将毁之。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停毁。自后，改招提为白马，诸处各取其名焉。"按此，则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史云："后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创立伽蓝，为招提之号。隋大业中，改天下寺为道场，至唐复为寺。"然宋元嘉之间，招提寺其名尚存。何以见之？盖褚彦回薨⑥，褚澄以钱一万一千，就招提寺，赎高帝所赐彦回白貉坐褥，则招提名寺，亦袭明帝之事。《湘素杂记》尝论招提，以"官赐

---

① 学究：科举中的科目名，用于唐代；一般泛指儒生。

② 黔其吻：因饮砚水咀成了黑色。

③ 经生：唐代取士，科目有秀才、明经。故考生叫经生。

④ 伽（qié）蓝：佛寺。

⑤ 招提：寺院。

⑥ 薨（hōng）：古时指帝王、诸侯、大臣等死去的意思。

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①。”引唐会昌五年七月，上都、东都两处，各留二寺，节度等州各一寺。八月，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及引元和二年薛平奏请赐中条山兰若为太和寺为证。如杜牧《南亭记》所谓山台野邑。余尝以为此论未然。盖招提、兰若之号，自明帝以来，天下之寺皆曰招提、兰若，无别名也。故至唐始复为寺，而国自立寺名以赐之；未及赐者，尚仍旧名。故曰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皆未尝有公私之异。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4

铸 钱

王观《学林新编》云：“唐三百年，皆铸开元通宝，无怪此钱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国等钱。而本朝专以年号铸钱。然宋通元宝、皇宋元宝，非年号者。宋通乃开宝时所铸，皇宋乃宝元时所铸。盖钱文不可用二宝字，故变其文也。”以上皆王说。予考后魏孝庄时，用钱稍薄。高道穆曰：“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又载年号，以记其始。”，然则，以年号铸钱久矣。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4

唐代中和节

唐人以正月晦为节②，德宗改用二月一日，号中和节，吕渭和德宗诗云：“皇心不向晦，改节号中和。”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

① 兰若：亦为寺院。

② 晦(huì)：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

雕印文字

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收经史，以镂版为正。见《两朝国史》。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

孟蜀避唐讳

蜀本石《九经》皆孟昶所刻，其书"渊"、"世民"三字皆缺画，盖为唐高祖、太宗讳也。昶父知祥，尝为庄宗、明宗臣，然于"存勖"、"嗣源"字乃不讳。前蜀王氏已称帝，而其所立龙兴寺碑，言及唐诸帝，亦皆半阙，乃知唐之泽远矣。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4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巾箱本

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钧手写《五经》，置巾箱中。贺玠曰：家有坟素①，何须蝇头细书？"答曰："检阅既易，且乎写不忘。"诸王从而效之。古未有刊本，虽亲王亦手自抄录。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备，嘉定间，从学官杨璘之奏，禁毁小板；近又盛行，第挟书非备巾箱之藏也。

宋戴埴《鼠璞》卷下

石勒讳胡

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饼曰麻饼，胡菜曰香菜，胡豆曰国豆。

宋佚名《墨娥漫录》

父母之称

古人称父曰大人，又曰家

---

① 坟素：书籍的代称。

父，捐馆则曰皇考①，今人呼父曰爹，语人则曰老儿，捐馆曰先子，以儿子呼父习以为常，不怪也。羌人呼父为爹，渐及中国。《法帖》，陈隋诸帝与诸王书，自称耶耶。韩退之祭女挐文，自称曰阿爹、阿八，岂唐人又称母为阿八？今人则曰妈。按《诗》："来朝走马，率西水浒。"马，音姆，岂中国之人，因西音而小转耶？先子，礼、经皆曰先君子，唯《孟子》载曾西之语曰："吾先子"，盖称父之爵耳。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宋代印制

国朝印制，仍唐旧，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一寸九分，枢密院宣徽三司、尚书省诸司印方二寸，唯尚书省印不涂金；节度使印方一寸九分，涂金，饰印方一寸八分；观察使印亦涂金；又有朱记以给京城外处职司及军校等，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今之印记多不如制，军校印尚有存者，盖可考也。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4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石　炭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陈尧佐漕河东时，始除其税。元丰元年，徐州始发，东坡作诗记其事。《水经》魏土记，枝渠东南火山出石炭，火之热同樵炭。则石炭六朝时已有。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

---

① 捐馆：舍弃所居之屋舍，为死亡之婉称。

上

避　讳

始皇讳政，以正月为端月；吕后讳雉，以雉为野鸡；杨行密据扬州，淮人以蜜为蜂糖；钱元瓘据浙，浙人以一贯为一千；石勒据长安，北人以罗勒为香菜，至今不改，必是当时犯讳令严，故人不敢犯。本朝宽厚，自非举子为文，臣僚奏牍，不敢犯庙讳，天下人语言未尝讳也。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江海船舰

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①，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此网鱼买卖，亦有名"三板船"。

不论此等船，且论舶商之船。

自入海门②，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盖神龙怪蜃之所宅，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③，乃火长掌之④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愚屡见大商贾人，言此甚详悉。

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若经昆仑、沙漠、蛇龙、乌猪等洋，神物多于此中行雨，上略起朵云，便见龙现全身，目光

———

① 料：木材体积单位。

② 海门：杭州湾口。

③ 针盘：指南浮针，即水罗盘。

④ 火长：即伙长。

如电，爪角宛然，独不见尾耳。项刻大雨如注，风浪掀天，可畏尤甚。但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亦深五十余丈。

又论舟师观海洋中日出日入，则知阴阳；验云气则知风色顺逆，毫发无差。远见浪花，则知风自彼来；见巨涛排岸，则知次日当起南风；见电光则云夏风对闪。如此之类，略无少差。相水之清浑，便知山之近远。大洋之水，碧黑如淀；有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有鱼所聚，必多礁石，盖石中多藻苔，则鱼所依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谓之"大等日分"，此两日若风雨不当，则知一旬之内，多有风雨，凡测水之时，必视其底，知是何能泥沙，所以知近山有港。

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①，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②，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衢、徽等船③，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明、越、温、台海鲜鱼蟹鲞腊等货④，亦上泮通于江、浙。但往来严、婺、衢、徽州诸船，下则易，上则难，盖滩高水逆故也。江岸之船甚多，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网艇、

---

① 台：台州，今浙江临海。温：温州。泉：福建泉州。福：福州。

② 岱屿门在今福建晋江东南五十里。

③ 严：严州，今浙江建德一带。婺：婺州，今浙江金华。衢：衢州，今浙江衢县。徽：徽州，今安徽歙县。

④ 鲞（xiǎng）腊：干鱼。

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浦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12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版

雌 黄

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颜之推曰："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雌黄与纸色类，故用之以灭误。今人用白纸，而好事者多用雌黄灭误，殊不相类。道、佛二家写书，犹用黄纸。《齐民要术》有治雌黄法，或曰：古人何须用黄纸？曰：蘗染之可用辟蟫①，今台家诏敕用黄，故私家避不敢用。

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

牛 米

燕慕容皝以牛假贫民，使佃苑中，税其十之八；自有牛者，税其七。参军封裕谏，以为委鬼晋之世，假官田牛者不过税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盖晋法也。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4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谥 法

"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语出《表记》。然不云起于何时，今世传《周公谥法》，故自文王、武王以来始有谥。周

---

① 蘗（bò）：木名，俗作黄柏。蘗染：以蘗木汁为染料。蟫（yín）：蟫鱼，一种咬衣服，书籍的小虫。

之政尚文，斯可验矣。如尧、舜、禹、汤皆名，皇甫谧之徒附会为说。至于桀、纣，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谥以一字，至威烈、贞定益以两，而卫武公曰 圣武公，见于《楚语》。孔文中曰贞惠文子，见于《檀弓》。各三字，意当时尚多有之。唐诸帝谥，经三次加册，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后多少不齐。代宗以四字，肃、顺、宪以九字，余以五字，唯宣宗独十八字，曰元圣至明成武献文叡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国朝祖宗谥十六字，唯神宗二十字，曰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列武钦仁圣孝，盖蔡京所定也。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 3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禁天高之称

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叶天将但名将；乐天作但名作；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仲达；葛君仲改为师仲；方天任为大任；方天若为元若；余圣求为应求；周纲字君举，改曰元举；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张读字圣行，改曰彦行。盖蔡京当国，遏绝史学，故无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诏以昨臣僚建请，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圣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讳，又无经据，谄佞不根，贻讥后世，罢之。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 4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地名异音

郡邑之名有与本字大不同者，颜师古以为土俗各有别称者是也。姑以《汉书·地理志》言之：冯诩之栎阳为“药阳”，莲勺为“辇酌”；太原之虑虒为“庐夷”；上党之沾为“添”；河内之隆虑为“林庐”，荡阴为“汤阴”；颍川之不羹为“不郎”；南阳之郦为“掷”，堵阳为“者阳”，酂为“讃”；沛之讃为“嵯”，鄲为“多”；清河之鄃为“输”；汝南之平與为“平预”；济阴之宛句为“冤劬”；江夏之沙羡为“沙夷”；九江之橐皋为“拓姑”；庐江之雩娄为“吁闾”；山阳之方与为“房豫”；琅邪之不其为“不基”；东海之承为“证”；长沙之承阳为“烝阳”；临淮之取虑为“秋庐”；会稽之诸暨为“诸既”，太末为“闼末”；豫章之余汗为“余干”；广汉之汁方为“十方”；蜀郡之徙为“斯”；益州之味为“昧”；金城之允吾为“铅牙”，允街为“铅街”；武威之朴 为“蒲环”；张掖之番禾为“盘和”；安定之乌氏为“乌支”；上郡之龟兹为“丘慈”；西河之鹄泽为“桔泽”；代郡之狋氏为“权精”；辽西之且虑为“趄庐”，令支为“铃只”；辽东之番汗为“盘寒”；乐浪之黏蝉为“黏提”；南海之番禺为“潘隅”；苍梧之荔浦为“肄浦”；交趾之羸陖为“莲篓”；九真之都庞为“都聋”；日南之西捲为“西权”；淮阳之阳夏为“阳贾”；鲁国之蕃为“皮”。皆不可求之于义训，字书亦不尽载也。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孔庙之设

国学立孔子庙，始武德二年；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始正观中；以孔子为文宣王，颜子为兖公，十哲为侯，文宣王南面，十哲夹坐，曾参等为伯，始开元二十七年；孟子配享，则始于元祐元年。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幞　头

幞头之制，本曰巾，古亦曰折，以三尺皂绢，向后裹发。晋宋曰幕后，周武帝遂裁出四脚，名曰幞头，逐日就头裹之，又名折上巾。唐马周请以罗代绢，二脚系于上前，法武也。二脚垂于后，法文也。两边名为三摺，法三才，又加巾子，制度不一。隋大业十年，吏部尚书牛宏上疏曰："裹头者，内宜著巾子，以桐木为内外，黑漆。"唐武德中，尚平头小样者，证圣二年则天临朝，以丝葛为之，以赐百官，呼为武家样。又有高头巾子，亦呼为武家诸王样巾子。景龙四年，内宴赐百官内样巾子，高而后隆，目为英王样巾子。明皇开元十四年。赐臣下内样巾子，圆其头是也。又裴冕尝自制巾子，谓之仆射巾。自唐中叶已后，诸帝改袭其垂二脚，或圆或阔，用丝弦为骨，稍翘翘矣。臣庶多效之，然亦不妨就枕。陈宏画明皇裹头坦腹仰卧吹玉笛图，又郑谷诗云："玉阶春冷未催班，暂拂尘衣就笏眠"，其便如此。唐末丧乱，自乾符后，宫娥宦官皆用木围头，以纸绢为衬，用铜铁为骨，就其上制成而戴之，取其缓急之便，不暇如平时对镜系裹也。僖宗爱之，遂制成而进御。五

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而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伪孟蜀始以漆纱为之，湖南马希范二角左右长尺余，谓之龙角，人或误触之，则终日头痛。至刘汉祖始仕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左右长尺余，横直之，不复上翘，迄今不改。国初时，脚不甚长，巾子势颇向前，今两脚加长，而巾势反仰向后矣。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皇帝幸寺不拜佛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①，至佛像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俳优②，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③，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置参知政事

国初，赵普为相，朝廷过欲用薛居正、吕余庆同政事而不欲令与普齐，难其名号。诏问。陶　曰："唐有参知政事、知枢务，下宰相一等。"故以命居正等参知政事，然不押班，不知印。案：唐斐寂以仆射参知政事，郭待举以资任浅于中书、门下同受承进止平章事，然则平章下于参政，　乃为参政下

① 幸：特指皇帝到某处去。

② 俳（pái）优：古代以乐舞作谐戏的人，此指谐戏的语言。

③ 颔（hàn）：点头。

宰相一等，失之远矣。其后因之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罢。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5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崇文院与三库

梁祖都汴，庶事草创，正明中，始于今右长庆门东北创小屋数十间，为三馆，湫隘尤甚①。又周庐徼道②，咸出其旁，卫士驺卒③，朝夕喧杂。每受诏撰述，皆移他所。

至太平兴国中，车驾临幸，顾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天下贤俊！"即日，诏有司，规度左升龙门东北居府地为三馆，命内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寻下诏赐名"崇文院"，以东廊为昭文馆书库，南廊为集贤院书库，西廊八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仅八万卷，斯为盛也。

昭文馆本前世弘文馆，建隆中，以其犯宣祖庙讳，改焉。淳化禄，以吕祐之、赵昂、安德裕、勾中正并直昭文馆。则本朝直诏文馆，自吕祐之等始也。

宋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宫门勘箭之仪

旧制，郊祀礼成，驾还阙门，有勘契之仪。其制：以札为箭，长三尺，镂金饰其端，缄以泥金绛囊④，金吾掌之⑤。金涂铜为镞，长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贮以泥金紫囊，驾前掌之。驾至端门，阍吏阖扉

① 湫隘：低下矮小。

② 周庐：皇宫四周所设的警卫庐舍。徼道：巡行警戒的道路。

③ 驺(zōu)卒：骑马的士兵。

④ 绛囊：红囊。

⑤ 金吾：仪仗棒。

以问曰："南来者为谁?"驾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请行勘箭之仪，交勘，奏曰："勘讫。"又审曰："是否?"赞者齐声曰："是。"三审，乃启扉，列班起居，驾乃入。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5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封孔子后

国朝，孔子之后率袭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择之言："文宣，圣谥号，后嗣不当以为封爵。"下学士院更定美称，仍改封其四十九代孙宗愿为衍圣公。

元祐初，孙宗翰言："先圣之后，世袭封爵以奉祠事①，末流不竞，或领官他州，至有公爵为县尉、廷参、州守者。"下至庙户减耗，公悉条具以闻。愿下所司，讲究废堕，增锡土田，别异世俗之人，使天下知朝廷尊崇孔子之意。

诏改衍圣公为奉圣公，承爵者即除寄禄官，不领他职。考其廷改，所给禄俸，并视在官。给田亩，赐监书，置学官以训其子弟。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5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红丝石砚

唐颜猷，清简寡欲，不以世务为意。公退，居一室，萧然终日默坐，惟吟诗、临书、烹茶、试墨，以此度日。

嘉祐中，守青社，得红丝石于黑山，琢以为砚。其理红、黄相参，文如林木，或如月晕，或如山峰，或如云雾花卉。石自有膏润，浮泛墨色，覆以匣，数日不干。彦猷作《砚录》，品为第一，以为自得此石，端溪、

① 奉祠：敬奉祭祀。

龙尾，皆置不复视矣。

宋王阘之《渑水燕谈录》卷8中华书局1981年版

福建龙凤小团茶

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

仁宗尤所珍惜，虽宰臣未尝辄赐，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嘉客，出'而传玩。欧阳文忠公云："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也。"

宋王阘之《渑水燕谈录》卷8中华书局1981年版

洪州双井白芽茶

腊茶出于剑、建①，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②，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

狄青授权平定岭南

皇祐五年，依智高陷二广，诏枢密副使狄青督诸将讨之。

---

① 剑：南剑州，今在福建南平。建：建州建安郡，升为建宁府，今在福建建瓯。

② 洪州双井：地名，今在江西修水县西三十一里。土人汲以造茶，绝胜他处。

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专用，请以文臣副之。仁宗以问庞庄敏公，曰：向者王师所以屡败，由大将不足以统一，裨将人自用，故遇敌辄北，刘平以来，败军覆将，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辨贼，愿句忧。”

仁宗乃诏行营诸军，皆受青节制；贼平处置民事，则与孙沔、余靖同议。及捷报至，上喜谓庄敏公曰：“岭表平殄，皆卿之力也。”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2 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1 年版

不受狄青平章事

狄武襄公即平岭南①，仁宗欲以为枢密使、平章事。庞庄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赐钱二十万，其重慎名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远矣，若用为平章事，富贵已极，后安肯为陛下用。万一后有寇盗，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赏之?”乃以青为护国军节度，诸子皆优官，厚赐金帛。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1 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1 年版

宋仁宗给嫔御加俸

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一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为汝降旨，”政府果执奏无法，命遂寝。后又有降御笔进官者，上于是取彩笺，戏书某官某氏特转某官，众喜谢而退。至于给俸日，各出御笔，乞增禄，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诸嫔群诉，且对上毁所

---

① 狄武襄公：狄青。

得御笔，曰："元来使不得。"止但笑而遣之。当太平全盛时，虽内宠进迁，未尝略私以恩。爱惜名器如此，外廷臣敢萌侥幸意！

宋周煇《清箱别志》卷下

夏竦谥三改

夏竦薨，仁宗赐谥曰"文正"。刘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①。"疏三上。

是时，司马温公知礼院，上书曰："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当？"光书再上，遂改谥"文献"。知制诰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谥也。"封还其目，不为草诏。于是太常更谥竦"文庄"。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1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1年版

吕夷简智行罢监军议

景祐末，西鄙用兵②，大将刘平死之。议者以朝廷使宦者监军，主师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乞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宰臣，吕文靖公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公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无由知其贤否。愿召都知、押班保举，有不职，与同罪。"仁宗从之之。

翌日，都知叩首乞罢诸监军。士大夫嘉公有谋。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2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1年版

---

① 奈（nài）何：同"奈何"，如何，怎么。

② 西鄙：西部边境。

宋代修文制度

唐两京皆有三馆，而各为之所，所以逐馆命修撰文字。而本朝三馆合为一，并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总目》①，则在崇文院，余各置局他所，盖避众人所见。

《太宗实录》在诸王赐食厅，《真宗实录》在元符观。祥符中修《册府元龟》，王文穆为枢密使领其事，乃就宣徽南院使厅，以便其事。自后遂修《国史》、《会要》，名曰编修院。又修《仁宗实录》，而《英宗实录》同时并修，遂在庆宁宫。

史馆领历日局②，置修撰二员，宰相为监修。自置编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历等书皆析归编修院。

宋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舍人院草制之润笔

王元之在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③，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然用启头书送④，拒而不纳。盖惜事体也。

近时舍人院草制⑤，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⑥，不以为怪也。

宋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宋无年号钱

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

---

① 《总目》：即《崇文总目》，是一部官藏藏书目录。

② 历日局：修历书的机构。

③ 制：制诰，此指任官诏令。

④ 启头书：公函。

⑤ 舍人院：起草诏令的官置。

⑥ 恬然：心安理得的样子。

"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曰"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文不可重故也。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代任官亲属回避

国朝两制①，皆避宰相执政官亲。曾鲁公修《起居注》，贾文元为相，其友婿也②，当召试，除天章阁待制，文元去位，始为知制诰。

刘原甫，王文安之甥。当文安为参知政事，乃以侍读学士出知扬州。宋子京、王原叔为翰林学士，子京避莒公改龙图阁学士，原叔避文安改侍读学士。

元祐间，苏子由秉政，子瞻自扬州召为承旨，引原叔例请补外，不从。近岁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亲则不除尚书侍郎，门下侍郎亲则不除给事中，中书'侍郎亲则不除舍人之类。六曹尚书避亲，多除翰林学士，盖于三省无所隶。异于旧制，自子瞻以来然。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 中华书局1981年版

改元之忌

凡改元纪号，最忌与前世谥号、陵名相犯。本朝熙宁、崇宁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当时大臣不学之过。

宋沈作喆《寓简》

---

① 两制：宋知制诰与翰林学士之总称。知制诰为外制，掌正式诏敕。翰林学士为内制，掌临时的特殊文告。位在宰相之下。

② 友婿：即连襟。

丁湜科名

丁晋公本吴人①，其孙徙居建安，赀产豪盛。子弟中名湜者，少年俊爽，负才气，特酷嗜赌博，虽常获胜，然随手荡析于狎游。厥父屡训责之，殊无悛心②。父怒，囚缚空室，绝其饮馔，饥困濒死。家老妪怜之，破壁使之窜。父喜其去，亦不问，但谓必陨填沟壑③。

湜假贷族党④，得旅费，径入京师。补试太学，予贡籍⑤。熙宁九年，南省奏名⑥。相国寺一相士，以技显，其肆如市，大抵多举子询扣得失。湜往访之，士曰："君气色极佳。吾阅人多矣，无如君相，便当巍峨擢第。"即大书纸粘于壁，云"今岁状元是丁湜。"湜益自负，而所好固如昔时。

同榜有两蜀士，皆多赀，亦好博。湜宛转钩致，延之酒楼上，仍令仆携博具立于侧。蜀士见之而笑，遂戏于小阁。始约以万钱为率，戏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于此艺得奇法，是日所赢六百万，如数算取以归邸。

又两日，复至相士肆。士惊曰："君今曰气色非前比，魁选岂复敢望？误我术矣！"湜请其说，士曰："相人先观天庭，须黄明泽润则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设心不善，为牟利之举，以

---

① 丁晋公：即丁谓，宋苏州长洲人。淳化进士。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封晋国公。

② 悛（quān）心：悔改之心。

③ 陨填沟壑：喻死。

④ 族党：亲族，亲戚。

⑤ 予贡籍：指学馆考试合格，将解送礼部，参加省试。

⑥ 南省：礼部。礼部试即省试。奏名：省试合格，奏名朝廷后参加殿试。

负神明哉?”湜竦然,具以实告,曰:“然则悉以反之,可乎?”士曰:“既已发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过,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还其所得。

迨庭策唱名①,徐铎首魁,湜为第六云。其侄孙德兴尉先民说。

宋洪迈《夷坚志》支丁卷7

宋历与契丹历差一日

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至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诿而不受,非国礼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
中华书局1984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秦羽阳宫遗址

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城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祐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经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

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已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

武功游景叔,方总秦凤刑狱,摹刊于石,置之歧阳宪台之端,以贻好事者。

---

① 迨(dài):等到。

宋王阘之《渑水燕谈录》卷8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妇人不行跪拜礼

太祖尝问赵中令："礼何以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询遍礼官，皆无知者。

王贻孙，祁公溥之子也①，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也。则天时，妇人拜而不跪。"因以大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为证。赵大赏。

天圣初，明肃太后垂帘，欲被衮冕，亲祠南郊，大臣争莫能得。薛简肃公问："即服衮冕，陛下当为男子拜乎？妇人拜乎？"议遂格②。礼九拜，虽男子亦不跪，贻孙之言盖陋矣。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使当时有以贻孙所陈密启者，则亦无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简肃公之抗论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 中华书局 1984 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范祥钞法

范祥钞法，陕西行，贮钱五百万贯，不许辄支用。大约每钞极贱至五贯，即官给钱五贯五十文买之，极贵则减五十文货之。低昂之权，常在官矣，钞法无时而不行。

近年辄借用本钱，贵贱一切不问，此所以钞法不行。

宋王巩《随手杂录》

张文定公得赐例

张文定，前参知政事，后

---

① 祁公溥：王溥，太平兴国初封祁国公。

② 清四库馆臣案曰："南郊"为"谒庙"之误，"天圣"为"明道"之误，"且误已行之事为未行也"。格：纠正，不行、不用意。遂格，于是不行用。

为宣徽北院使。神宗尝俾张承旨诚一①，密问宋龙图敏求，不知前两府有赐方团笏头带例否。宋公报曰："非前宰相无赐例。"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辞日始被赐，为异恩也。后王宣徽知西京，引例以为言，遂亦被赐。王宣徽实王相禹玉坐主，阴有力焉。

宋王巩《甲申杂记》

青州之飞桥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两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瀑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以为州患。

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②，会得牢城废卒③，有智思，叠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驾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余年，桥不坏。

庆历中，陈希亮守宿，以汴桥屡坏，率尝损官舟、害人，乃命法青州所作飞桥。至今沿汴皆飞桥，为往来之利，俗曰虹桥。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开宝寺斜塔

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有《木经》三卷，行于世。

---

① 俾(bǐ)：使。张承旨诚一：承旨，官职，名张诚一。

② 捍：坚固。

③ 牢城：囚禁流配罪犯之所。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中华书局1984年版

伽陀罗木古琴

秀州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瑟瑟微碧，文细，石为轸①。制作精巧，音韵清越。中刊李阳冰篆三十九字，其略云："南溟夷岛产木名伽陀罗，文横如银屑，其坚如石，遂用作此临岳。"

沈括《笔谈》、朱长文《琴史》著此琴，即唐相汧公李勉所制"响泉"也。"响泉"之名，见《李勉传》。元祐末，和死，州状其事，以其琴匣送尚书礼部，符太常帐管，好事者时时鼓之。

宋王阙之《渑水燕谈录》卷8中华书局1981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后唐明宗恤吏而害民

后唐明宗，尝入仓观受纳②，主吏惧责其多取，乃故为轻量。明宗曰："仓廪宿藏，动经数岁，若取之如此，后岂免销折乎？"吏因诉曰："自来主藏者③，所以至破家竭产以偿欠，正为是"“明宗恻然④，用诏："自今，石取二升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谓"加耗者"是也。

明宗恤吏矣，不知反堕其计中，遂为民害。近世行立"盘量出剩法"，本防吏奸，而州县贪暴者，因以敛民，至于

---

① 轸（zhěn）：弦乐器上转动弦线的轴。

② 受纳：收受交纳，即交官粮。

③ 主藏者：主管贮藏粮食的官吏。

④ 蓰（xǐ）：五倍。

倍蓰。以其正数上供及应监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给，监司知之亦不问，“加耗”又不足言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
中华书局1984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版

南唐铜钱

《江表志》云：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十数年间，经费将匮。建隆初，始申铜禁，铸泉贷当十①，又铸唐国通宝钱两文，当开元钱一文，又用韩熙载法变铸钱。其后一缣约卖三十索②银一两二十五索，余物称是。至开宝末，国帑罄矣③。

宋王巩《甲申杂记》

象与制象

交趾山中有石室④，唯一路可入。周围皆石壁，交人先置刍豆于中⑤，驱一雌驯象入焉，乃布甘蔗于道，以诱野象。象来令蔗，则纵驯雌入野象群，诱之以归。既入。因以巨石窒其门。野象饥甚，人乃缘石壁饲驯雌，野象见雌得饲，始虽畏之，终亦狎而求之⑥。益狎，人乃鞭之以棰⑦。少驯，则乘而制之。凡制象，必以钩。交人驯象也，正跨其颈，手执铁钩以钩其头：欲象左，钩头右；欲右，钩左；欲却，钩额；欲前，不钩；欲象跪伏，以钩正案其

---

① 泉贷：钱币。
② 一缣（jiān）：一匹细绢。
③ 国帑（tǎng）罄（qìng）：国库收藏的钱财完全用尽。
④ 交趾：古地名，泛指五岭以南一带。
⑤ 刍（chú）：喂牲畜的草。
⑥ 狎（xiá）：亲近，但态度不庄重。
⑦ 棰（chuí）：用短木棍鞭打。

脑，复重案之，痛而号鸣，人见其号也，遂以为象能声喏焉。人见其群立而行列齐也，不知其钩以前、却、左、右之也。盖象之为兽也，形虽大而不胜痛，故人得以数寸之钩驯之。久久亦解人意，见乘象者来低头跪膝，人登其颈，则奋而起行。

象头不可俯，颈不可回，口隐于颐①。去地犹远，其饮食运动一以鼻为用。鼻端深大，可以开闭，其中又有小肉夹，虽芥子亦可拾也。每以鼻取食，即就爪甲击去泥垢，而后卷以入口。其饮水亦以鼻吸而捲纳诸口。村落小民新刍熟，野象逐香而来，以鼻破壁而入食，人之大患也。象足如柱，无指而有爪甲。登高山，下峻坡，渡深水，其行拥肿，而乃捷甚。交人呼而驱之，似能与之言者。贡象之役，一象不甚驯，未几病死，呻吟数日，将死回首指南而毙。其能正邱首如此②，是亦非凡兽也。

钦州境内亦有之。象行必有熟路，人于路旁木上施机刃，下属于地。象行触机，机刃下击其身，苟中其要害必死。将死以牙触石折之，知牙之为身灾也。苟非要害，则负刃而行，肉溃刃脱乃已。非其要害而伤其鼻者亦死。盖其日用无非鼻，伤则疗不可合，能致死也。亦有设陷井杀之者，去熟路丈余，侧斜攻土以为井，使路如旧，而象行不疑，乃堕井中。世传象能先知地之虚实，非也，第所经行③，必无虚土耳。

象目细畏火，象群所在，最害禾稼，人仓卒不能制，以长竹系火逐之乃退。象能害人，群

---

① 颐（yí）：面颊。
② 邱首：古邱通丘，坟。
③ 第：但是、况且。

象虽多不足畏，惟可畏者独象也。不容于群，故独行无畏，遇人必肆其毒，以鼻卷人掷杀，则以足蹙人血透肌①，而以鼻吸饮人血。人杀一象，众饱其肉。唯鼻肉最美，烂而纳诸糟邱片腐之②，食物之一隽也。象皮可以为甲，坚甚。人或条截其皮，硾而干之，治以为杖，至坚善云。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9

犀与犀角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载云。然世南项游成都药市间，多见之。询所出，云来自黎雅诸蕃③。及西和宕昌，亦诸蕃宝货所聚处。五羊桂筦桐城④，亦有之，往往皆来自蕃舶。又有所谓河北山犀，纹粗而不光，要之数处皆非所出，乃所聚耳。

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项一角，或云两角，或云三角。郭璞《尔雅》注："犀三角，一在项上，一在额上，一在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隋⑤。亦有一角者。"《岭表录》异曰："犀有二角，一在额上为兕犀⑥，一在鼻上为帽犀。"牯犀亦有二角⑦，皆为毛犀，而今人多传一角之说。向在蜀见画图，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审孰是。此数种，俱有

---

① 蹙（cù）：踏。

② 糟邱：酒糟堆成的小丘。古丘通邱。

③ 黎雅诸蕃：古广西、海南一带的少数民族。

④ 五羊：广州。

⑤ 隋：垂下。

⑥ 兕（sì）：古书上开雌犀。

⑦ 牯（gǔ）：公牛，本文指雄犀。

粟纹①，以粗细为贵贱。贵者有通天花纹②。犀有此纹，必自恶其影，常饮浊水，不欲照见也。文理绝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脑上角，千岁者长且锐，白星彻端。能出气。通天则能通神，可破水骇鸡，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线者，以盛米，鸡见即骇；其真者，刻为鱼，衔入水，水开三尺，俗所谓离水犀者是也。"犀胎时，见物象戾天，则形于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子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断不通。其类极多，皆以为奇异。故波斯呼象牙为白暗③，犀角为黑暗，言难识别也。

犀中最大者，曰堕罗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额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带胯；斑散而色浅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牸犀④，纹理细腻，斑白分明，俗为斑犀，服用为上。然入药则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药者，有黑白二种，以黑者为胜，其角尖又胜。方书多言生犀，相承，谓未经水火湛炽者。是或谓不然。盖犀有捕得杀而取者，为生犀；有得其蜕角为退犀。亦犹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门下医人吴士皋，因职于南海，见帕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于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栈，其犀以前脚直，常

---

① 粟纹：指粟粒状花纹。

② 通天花纹：天指头顶，即头顶上的犀角纹直通至顶部。

③ 暗：指深藏不外露。

④ 牸（zi）：指母牛，本文指雌犀。

依木而息。植木久必蠹①，犀忽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毙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蜕角，必培土埋之，海人迹其处，潜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则犀徙去别山，遁迹不可寻也。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异物志》云："山东海水中犀牛，乐闻丝竹②，彼人动乐，犀则出。"

祥符间，老珰李德永撰点头文一篇③，其间有论犀带至贵者，无出于黑犀，谓生犀彻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经汤火，只如饼馅，四边，取方为铰具，其文头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蜡刷之，自然光润，牲全脂脉在内，兼无皴裂④，四边云头雨脚直者是也⑤。，不拘黔螺牸牯。黔谓无纹，螺谓纹旋。纹细，牯文大而匀，或每一粒纹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赭黄犀，须是里外透明，莹净如真金色者，至宝也。又一说，犀有二种，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见。《五谿记》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尽。夷獠以弓矢采取，故曰黔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经热，口燥唇干，百药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饮两碗许，疾顿除。成都双流县，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画太逼真，易为人所识别。然色泽粟纹，自有不可揜者⑥。并邑间市语，谓犀下品：为鬼犀，乃死犀角，其纹色绝不堪也。

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 2

① 蠹（dù）：蛀虫。

② 丝竹：中国民族管弦乐。

③ 珰（dāng）：指宦官，亦谓阉。

④ 皴（cūn）：皮肤裂开。

⑤ 云头雨脚：如云似雨状的花纹。

⑥ 揜：（yǎn）：掩。

十样锦

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监也。旧说谓之十样锦。受命之初，不俟恩赦，便许封赠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不隔郊奏荐①，三也；奏子为职官，四也；乘马许行驰道，五也；马鞍上施紫丝座，六也；马前执破木杖，七也；宴殿内金器，且座朵殿上②，八也；身后许上遗表③，九也；国史立传，十也。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0

黎母山

海南四州军中有黎母山，其山之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④，半险半易；生黎之处⑤，则已阻深。然皆环黎母山居耳。若黎母山巅数百里，常在云雾之上，虽黎人亦不可至也。秋晴清澄，或见尖翠浮空，下积鸿濛，其上之人，寿考逸乐⑥，不接人世。人欲穷其高，往往迷不知津⑦。而虎豹守险，无路可攀，但见水泉甘美耳。此岂蜀之菊花潭、老人村之类耶。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

五　岭

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

---

① 隔郊奏荐：指不许直接面奏。

② 朵（duǒ）：殿的东西侧堂。

③ 遗表：临终留的表章。

④ 熟黎：居住在山下或山腰的黎族人。

⑤ 生黎：居住在深山里的黎族人。

⑥ 寿考：即高寿。

⑦ 津：渡口。

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乃若漳潮一路，非古入岭之驿，不当备五岭之数。桂林城北二里有一丘，高数尺，置碑其上，曰：桂岭。及访其实，乃贺州实有桂岭县，正为入岭之驿。全、桂之间，皆是平陆，初无所谓岭者，正秦汉用师南越所由之道。桂岭当在临贺，而全、贵之间，实五岭之一途也。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

古　镜

余家有古镜，背铭云：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补之。不知丹阳何语，问东坡，亦不解。后见神仙药名隐诀云：铜亦名丹阳。又一铭云：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云天下散四海，寿如金石佳且好。东坡云：清如明，如，而也。若《左传》星陨如雨。颖川顿氏一镜铭云：凤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合为配，日月常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相亲，照心照胆，寿千春。《西京杂记》云：汉有方镜，广四尺九寸，高五尺。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复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藏，历历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照之，知人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始皇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即杀之。余家有一镜云：蔡氏作镜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治六官悉皆在，长保二亲利子孙，传之后世乐无极。后又得一面，二皆大鼻。此一鼻，上有八篆文，中有鲁国二字可识之，奇古如钟鼎样，亦深入字，唯背上者突出。又见一镜，背花妙丽，又有贞字飞霜四篆字，

镜名或人名也，不可得而辨。

宋赵德麟《侯鲭录》卷1

陨 石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时，①，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着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州守郑伸得之；送润州金山寺，至金匣藏，游人到则发视。王无咎为之传甚详。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0

滉 柱②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折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患。杜伟长为转运使，人有献说：自浙江税场以来，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众水工皆以为便，独一老水工以为不然，密谕其党曰："移堤则岁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众人乐其利，乃从而和之。伟长不悟其计，费以巨万，而江提之害仍岁有之。近年乃讲

① 禺时：日近中午。

② 滉柱：打入深水中的防涛柱子。

月堤之利，涛害稍稀，然犹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费至多，不复可为。

宋沈括《梦溪笔变》卷 11

百粤故地①

自秦皇帝并天下，伐山通道，略定扬粤②，为南海、桂林、象郡。今之西广，秦桂林是也；东广，南海也；交趾，象郡也。汉武帝平南海，离秦桂林为二郡③，曰：郁林、苍梧；离象郡为三，曰：交趾、九真、日南。又稍割南海、象郡之余壤为合浦郡。乃至徐闻渡海④，略取海南为朱崖、儋耳二郡。置刺史于交州。汉分九郡，视秦苦多，其统之，则一交州刺史耳。至吴，始分为二，于是交广之名立焉。时交治龙编，广治番禺。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合交广为一，置采访使于番禺，其规模犹汉时。唯帅府易地也。高宗始置安南都护府于交州。本朝皇　中，置安抚经略使于桂州，西道帅府始于此。至今八桂、番禺、龙编，鼎峙而立，复秦之故也。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1

蛮　马

南方诸蛮马⑤，皆出大理国⑥。罗殿、自杞、特磨⑦，岁以马来，皆贩之大理者也。龙、

---

① 百粤：亦为百越，地名，亦为民族名。

② 扬粤：亦为扬越，古扬州一带。

③ 离：本文作分散并立解。

④ 徐闻：地名。

⑤ 蛮：宋代以前，称南方的少数民族为蛮，含贬义。

⑥ 大理国：五代至宋朝，云南一带地方政权，现指云南全境及四川南部。

⑦ 罗殿、自杞、特磨：皆蕃簇名。

罗、张、石、方①，五部蕃族，谓之浅蕃②，亦产马。马乃大口，项软，趾高，真驽骀尔③。唯地愈西北，则马愈良。南马狂逸奔突，难难于驾驭，军中谓之“拚命抬”。一再驰逐，则流汗被体，不如北马之耐。然忽得一良者，则北马虽壮不可及也。此岂西域之遗种也耶?是马也，一匹值黄金数十两，苟有，必为峒官买，官不可得也。蛮人所自乘，谓之座马，往返万里，跬步必骑④，驼负甚重，未尝困之。蛮人宁死不以此马予人。盖一无此马，则不可返国，所谓真堪 死生者。闻南诏越睒之西产善马⑤，日驰数百里，世称“越睒骏”者，蛮人座马之类也。

闻今溪峒有一黄淡色马⑥，高止四尺余，其耳如人指之小，其目如垂铃之大。鞍辔将来，体起拳筋，一动其韁，倏忽若飞，跳墙越堑，在乎一喝。此马本蛮王骑来，偶病，黄峒官以黄金百两买而医之。后蛮王再来，见之叹息，欲以金二百两买去，勿予之矣。尝有一势力者欲强取之，峒官凿裂其蹄，然不害于行也。此马希世之遇，何止来十一于千万哉?谓可必得，害事多矣。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9

南宋广西盐法

广西土瘠民贫，并边多寇。

---

① 龙罗张石方：为蕃族五大部落。

② 浅蕃：即离中原较近的蕃族。

③ 驽骀（nú tái）：劣马，走不快的马。

④ 跬（kuǐ）：古代称一举足，即一步的距离为跬。

⑤ 越睒：地名，水草丰美，产马。

⑥ 溪峒：指少数民族部落。

自侬智高平①，朝廷岁赐湖北衣绢四万二千匹；湖南絁一万五千匹②，绵一万两；广东米一万二千石，提盐司盐一千五百斤③，韶州涔水场铜五十万斤，付本路铸钱一十五缗④，总计诸处赡给，广西凡一百一十余万缗。祖宗盖以广右西南二边，接近化外，养兵积威，不可不素具⑤，故使常有余力也。自南渡以来，广西以盐自给。宣和五年，已诏广东西路各置提举官，岁卖盐固无定额，至是漕司乃得取其赢余⑥。绍兴八年，诏二广盐通行客钞，专置提举一员于广州，尽领两路盐事。又以西路远阔，又令广西提刑兼西路盐事。

时杨么扰洞庭⑦，淮盐不通于湖湘，故广西盐得以越界，一岁卖及八万箩，每箩一百斤。朝廷遂为岁额，每一箩钞钱五缗，岁得四十万缗，归于大农⑧，内有八万四千四百缗，付广西经略司买马，三万缗应付湖北靖州，十万缗以赡鄂州大军，余悉上供。于是漕计大绌，无以备边。乃取诸郡民间税米等，第拨往边州输纳。别以钱和籴充诸郡岁计，每一石为钱五百足。边州宿兵岁饷二十三万三千余石⑨，而边州止管税米一十一万九千余石，故不免

---

① 侬智高：人名，宋代广西壮族首领。

② 絁(shī)：古代一种粗绸子。

③ 提盐司盐：提和司均指古代官职名。统领、管理的意思，即管理盐务的官员。

④ 缗(mín)：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

⑤ 素具：早有准备。

⑥ 漕司：官名，掌催征税赋。

⑦ 杨么：人名，宋龙阳人，农民义军领袖，建炎四年起义，拥兵二十万众，绍兴五年遇害。

⑧ 大农：古代官名。

⑨ 宿兵：屯兵、驻军。

科拨他郡。至绍兴十一年，民以病告，乞将支移边州米，就本州纳钱。漕司上请，从之。每石折钱四缗，足尽贮于漕司辛字库①，用以支付边州。漕计大优。议者谓边郡米一石，价止数百钱，遂裁减至二缗，而漕计犹有余也。

时淮盐已能于湖湘，客钞遂不登额，提刑兼司极力招诱，岁止卖及五万箩。言事者，又谓客钞既不登额，不若复令漕司自卖官盐。而除民折米和籴之扰。于是广西漕臣复领本路盐事，而东盐不得入西路矣。广东盐额大亏，屡请于朝，乞复通客钞，以为广东产盐多而食盐少，广西产盐少而食盐多，东盐入西，散往诸州，有一水之便。西路产盐之州，水陆不便，异时西路客人，乐请东盐占额为多。今西路以盐利自专，则东盐坐亏课额。朝廷从其请，又为广西划所以为岁者。曰旧额广东十万箩，广西八万箩，增收钞钱一缗省②，可得一十八万缗省，谓之漕计钱。旧法广西盐户纳盐一箩，官支本钱一千八百足，后为官吏侵刻，止支二三百，今实支一千足，官截取八百足，谓之存留盐本钱。计西路八万箩，又得八万二千缗省。而西路元额八万箩，客人入纳四十万缗省，如是则通可得六十六万二千缗，尽付广西漕司。内取二十余万缗，充买马，并鄂靖州之赏，余四十五万余缗，以之充广西岁计。广西旧额八万箩，止及五万，今遂指为实卖之数。又于上收增钞钱，减刻盐本钱，是以虚数较之实数，岁当亏钱二十一万

① 辛字库：贮存粮食、钱帛的仓库，辛为天干第八位。

② 省：余。

六千缗，岂此细事也哉。

范石湖作帅，坑疏请复官卖，其说曰："官自卖盐，不过夺商人之利以利官，而民无祈米之患。往日西路卖及八万箩，今为虚数矣，足以实卖及五万箩为率。而权以广西盐价，每一斤以一百四十文足为率，岁可得七十余万缗足，计九十余万缗省，霈乎其有余矣①？其道约而易行②，其说简而易明。严抑配之法③，杜侵欺之弊，俾法久而不坏，诚长利也。"朝廷始疑而后从之。

广东申乞不已，又为东路岁认发东盐入界，钞钱之数二万四千六百余缗。其议遂定。然漕计优裕，实范公之力也。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5

秦　城

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间，有遗堞存焉④，名曰秦城。实始皇发谪戍五岭之地⑤。秦城去静江城北八十里，有驿在其旁。张安国纪之诗曰："南防五岭北防胡，犹后称兵事远图，桂海冰天尘不动，谁知垅上两耕夫。"北二十里有险曰严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⑥，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形势之险，襟喉之会⑦，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据此要地以临南方，水以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陆；苟出关，自是可以成列而

---

① 霈（pèi）：恩泽。

② 约：简单。

③ 抑配：强行贪征税赋。

④ 堞（díe）：城上如齿状的矮墙。

⑤ 谪戍（zhé shù）：以罪送至边地，担任守卫。

⑥ 鸟道：谓险绝的山路，仅能使鸟通过。

⑦ 襟喉：衣襟、咽喉，喻要害之地。

驰。进有建瓴之利势①；退有重险之可蟠②。宜百粤之君③，委命下吏也④。

宋周去非《岭南代答》卷10

端　砚

余屡过端溪，必登砚岩，论之详矣。石品不一，大概有三。曰岩石，曰坑石，曰黄步石。岩上也，坑次之，黄步其下也。凡此皆三品之佳者论之耳，若其不佳，等为弃物，不足论也。黄步粗而有纹，善耗墨，亦善败笔，正可作良砥⑤，非文房中所宝。坑石有二：南坑、新坑。南坑石眼青暗，新坑石眼中有朱点，而亦暗然。皆体硬，叩之铿然。虽细润，久则不宜于墨。忽得一至润良材，乃复大奇，虽岩砚无以远过。岩石有三：上岩、中岩、下岩。高在山之胸乳间，曰上岩，深入至与平地等，曰中岩，深入至水府⑥，日下岩。上岩石理燥渴，中岩温润宜人，岁久亦滑墨。至于下岩，则奇绝一世，石理如玉，望之似蕴德君子⑦，循之则溜滑滋润，欲识其真，要不可言传也。若夫山心石根，韬藏深润，其大如斗，中有子石，宜笔宜墨，百年不枯，盖世之宝在是。三岩者虽有三窾，而中则相通。其实以高下定石之等耳。人之深入；蛇自窾口垒木为小级道，

---

① 建瓴（líng）：比喻居高临下。

② 蟠（pán）：盘伏，喻蟠据之意。

③ 百粤：古代南方诸越之统称，粤通越。

④ 下吏：小官。

⑤ 砥：细磨石。

⑥ 水府：迷信谓水神管辖之地，泛水底下，深入地层。

⑦ 蕴德：道德修养很高。

委跎曲折，入于黄泉①。以数百人高下排之，以大竹筒传水以干其洞，然后续膏烛，幽而施锥凿，其得之也，可以为难矣！是宜宝之。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6

铜　鼓

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②，又类宣座③。面有五蟾分据其上，蟾皆类蹲，一大一小相负也④。其圆纹为古钱，其方文如织簟⑤，或谓人形，或为琰璧⑥，或炎如浮屠⑦。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⑧，合其众纹，大类细画图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交趾尝私买以归⑨，复埋于山，未知其何义也。按《广州记》云："俚獠铸铜为鼓⑩，唯以高大为贵，面阔丈余，不知所铸果在何时。"按马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或谓铜鼓铸在西京以前。此虽非三代彝器⑪，谓铸当三代时可也。亦有极小铜鼓，方二尺许者，极可爱玩，

---

① 黄泉：迷信谓阴曹地府，泛指很深很深之地下。

② 烘篮：薰笼，装香料用可燃着。

③ 宣座：宣通瑄，为璧玉，用璧玉做的座。

④ 相负：负，为视，相负为互相对视。

⑤ 织簟：竹席。

⑥ 琰璧：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美玉。

⑦ 浮屠：佛塔。

⑧ 章：有条理的花纹。

⑨ 交趾：古地名，指五岭以南一带，汉设置交趾郡。

⑩ 俚獠（lǐ liǎo）：俚，黎族的别称；獠，是对仡佬族的侮辱性称呼，俚亦有贬义。

⑪ 三代：指夏、商、周。

类为士夫搜求无遗矣。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7

蓼与藜

红蓼，即诗所谓游龙也。俗呼水红。江东人别泽蓼，呼之为火蓼。道家方书亦有用者，呼为鹤膝草，取其茎之形似也。然泽蓼有二种：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麹①，余不入用也。

藜有二种：红心者，俗呼为红灰藋②，古人食之多以为羹，所谓藜羹不糁是也③。而今人少有食者。岂园蔬多品而不顾乎。然山人处士，未之弃也。其身干轻而坚，以为杖，则于老者尤宜。唐人犹有编为床者，往往见于编什。仙方用之为秘药，或入烧炼药，多取红心者，易名为鹤顶草。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 4

石城堡寨

六朝建国江左，台城为天阙④，复筑石头城于右，宿师以守，盖如古人连营之制。然古今议攻守者，多疑以为分兵力而无用。东阳陈同父尝上书乞移都建康，谓古台城当在今钟山，而大司马门在马军新营之侧，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筑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则不费侯景辈数日力，何以历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长干，兀求上雨花台，城中秋毫不能遁。余尝亲历其地，其说皆是，第指古台城所在，要未有明据，亦出臆度。自清凉寺而上，皆古

---

① 麹（qū）：即酒麹。

② 藋（diào）：草名。

③ 糁（sǎn）：煮熟的米粒。

④ 阙（què）：宫门前供了望的楼，泛指帝王住所。

石头颓墉①，犹可识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则六朝非不知备也。杨文节持漕节，尝有诗曰："已守台城更石城，不知　力或分营。六师只合环天阙，一垒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苏俱解此，冤哉隗协可怜生。若言虎踞浑堪倚，万岁千秋无战争。"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棣帅淮东，筑维扬城，又旁筑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余数里。虽牵制之势亦不相及，竟不晓何谓，犹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宋岳珂《桯史》卷1

汴京故城

开宝戊辰，艺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诎焉②。耆老相传③，谓赵中令鸠工奏图④，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上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旁注云："依此修筑。"故城即当时遗迹也。时人咸罔测⑤，多病其不宜于观美。熙宁乙卯⑥，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鉴苑中牧豚及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⑦。及政和间，蔡京擅国⑧，亟奏广其规，以便宫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⑨。凡周旋数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楼橹，虽甚藻饰，而荡然无曩时之坚朴矣⑩。一时迄功第赏，侈其事，至以表记，两命

---

① 墉（yōng）：城墙、高墙。

② 诎（qū）：缩，同屈。

③ 耆（qí）：六十岁以上的人。

④ 鸠（jiū）：原指班鸠等鸟类，引申意为纠合，招集。

⑤ 罔（wǎng）：无。

⑥ 熙宁乙卯：-1075年。

⑦ 陴（pì）：城墙上的女墙。

⑧ 擅（shàn）：独揽，自作主张。

⑨ 董：管理。

⑩ 曩（nǎng）：以前，从前，过去的。

词科之题，概可想见其张皇也。靖康胡马南牧①，黏罕、斡离不扬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炮四隅，随方而击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几远睹，至是始验。宸笔所定图，承平时藏秘阁，今不复存。

宋岳珂《桯史》卷1

太学祭斋碑

国学以古者五祀之义②，凡列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为炉亭守岁之酌，祝辞惟祈速化而已。群儒执事者，帽而不带，以绦代之③，谓之叨冒④。爵中皆有数鸭脚，每献则以酒沃之⑤，谓之侥幸。凡今世之登科级者，人或窃以此目之，则怫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愿而不获者乎！余谓不然，蜡狂之戏⑥，以张观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肄业立礼斋，尝为余言如此。

宋岳珂《桯史》卷2

赫　连　城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⑦，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劚之皆火出⑧。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⑨。予亲

---

① 牧：本指放牧，此处解为征战讨伐。

② 五祀：古代祭祀之名，但祭祀内容说法不一。

③ 绦（tāo）：用丝编织的带子，饰头用。

④ 叨冒：古时用这二字意谓"贪得"。

⑤ 沃：浇或灌。

⑥ 蜡：古代十二月祭祀众神叫蜡。

⑦ 赫连勃勃：十六国时期，夏的建立者。公元413年，建都城，即现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

⑧ 劚（zhú）：砍。

⑨ 马面：指设在城墙上的战棚，以御敌城下。

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为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兼也。予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今边城虽厚，而马面极短且疏，若敌人可至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其间更多刓其角①，谓之“团敌”，此尤无益：全藉倚楼角以发矢石，以覆护城脚。但使敌人见备处多，则自不可存立。赫连之城深为可法也。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1

雄州北城

李允则守雄州。北门外民居极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辽人通好，恐其生事。门外旧有东岳行宫，允则以银为大香炉，陈于庙中，故不设备。一日银炉为盗所攘②，乃大出募赏，所在张榜，捕贼甚急。久之不获，遂声言庙中屡遭寇，课夫筑墙围之。其实展北城也。不逾旬而就。虏人亦不怪之。则今雄州北关城是也。大都军中诈谋，未必皆奇策，但当时偶能欺敌而成奇功。时人有语云：“用得着，敌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诚然。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3

陕西盐法

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③。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

---

① 刓（wán）：挖、削、刻。

② 攘（rǎng）：抢夺。

③ 置务：收税之处；拘卖：发卖之意。

二百斤①，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1

合　祭

三代旧礼，一岁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亲之，故所祀神祇，逐祭名异，而一岁皆遍。自汉以来，每岁亲祀天地，或合或别，已不可常矣。至唐开元中，始定每岁常祀皆有司摄事，一如三代旧典，惟三岁天子亲郊，则于南郊合祭天地及从百神。国朝因之。凡冬至园丘、孟春祈谷、孟夏雩祀②、季秋明堂、大庆恭谢，凡皇帝亲祀，皆用合祭之礼。

宋苏辙《龙川略志》卷8

李邦直乱法

旧制，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门客。元祐九年，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门客奏徐州富人窦氏，旧未有法，范尧夫无以裁之。一日日中，请予至都堂，与李邦直议之。予曰："上始亲政，皇太妃阁中事，自当遍议之。车服仪制，一也；月给，二也；奏荐，三也。今车服仪制已付礼部矣，皇太后月给，尚书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

---

① 解池：陕西解县与安邑县之间，盛产盐，世称解池。

② 雩（yú）祀：古代求雨的祭礼。

户部议定。至于奏荐，亦当量有所予，亦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依法裁处，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后施行，于礼为便。”上曰：“月给，留俟内中批出；奏荐，皇太后家减二年，皇太妃十年。”议已定。帮直独奏曰：“此可为后法，今姑与之可也。”上从之。他日殿庐中，邦直言：“仁宗朝，殿前指挥使李璋违法，有所陈乞，仁宗重违之。张杲卿时在密院，固执久之，乃从。又以璋乱法，乞加罪责。仁宗黾勉许之①。韩魏公同在殿上，归而嗟叹，以为不可及。”予曰：“此事他人不知，帮直魏公之婿，乃得知之。虽然，非知之难，蹈之实难。”坐中皆哂，而帮直安然无愧容。

宋苏辙《龙川略志》卷 9

不受前朝旧仪

元祐四年，上再享明堂，三省以章献皇后故事，将俟礼毕，百官班贺于会庆殿。其仪注取旨，太皇太后宣喻曰：“天圣中诚有此仪，然以吾菲薄，何敢事依先后之旧。况祀事既成，皇帝贺于禁中，百官皆贺于内东门足矣，复安用此为？”群臣称叹，以为不可及，请降手诏，明示中外。辙时在翰林，请至都堂宣圣旨，撰诏曰：“皇帝临御，海内晏然。五经季秋，再讲宗祀。克有君德，以享天心。顾吾何功，获被斯福！今有事因天圣之故事，修会庆之盛礼，将俾文武称贺于庭。吾自临决万机，日怀祇畏②，岂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献之明。矧复皇帝致贺于禁中③，群臣奉表于闱左，礼文既具，夫又何求？前

---

① 黾（mǐn）勉：努力；勉力。
② 祇（qí）畏：对神的敬畏。
③ 矧（shěn）：况且。

朝旧仪，吾不敢受，将来明堂礼毕，更不受贺。百官并内东门拜表，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宋苏辙《龙川略志》卷6

八　蜡

八蜡①，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够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祭必有尸，无尸曰奠，始死之奠，与释奠是也。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②，谁当为之？置鹿与女③，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④，以丧老物；黄冠草笠⑤，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子贡观蜡而不悦，孔子譬之曰：“一张一驰，文武之道。”盖为是也。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2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节度由来

高承事物纪原云：“节度，本后汉公孙瓒讨乌桓，诏令受刘虞节度。唐室名使，盖取此义。唐制，边圉戎寇之地⑥，则加以旌节，谓之节度。始自睿宗景云二年四月，以贺拔延嗣为河西节度使。”以上皆高说。予按，吴志诸葛恪传：“孙权欲试以事，令恪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注引江表传曰：“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徐祥，祥

---

① 八蜡：蜡，又作褙，祭名。古以岁十二月迎先啬以至猫虎等八神而祭之，曰八蜡。

② 猫虎之尸：古人迎猫，因猫吃田鼠；迎虎，因虎食田豕。田鼠田豕，皆害禾苗，食之者有功，故迎其神而祭之。

③ 置鹿与女：古文献载：“鹿者田猎所获，女则所俘于亡国者。”

④ 葛带榛杖：古文献载，“物老将终，故葛带榛杖以送之。”

⑤ 黄冠草笠：古祭祀时，衣黄衣黄冠，顶草笠，因以敬神。

⑥ 圉（yǔ）：古代养马的地方。

死，将用恪。诸葛亮与陆逊书曰：'家兄年老而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最要，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以此见汉有节度之意，而无其官。唐有其官，而在孙权之后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

侍读由来

高承事物纪原云：“侍读之始，本唐明皇开元三年七月敕①，每读史籍中有阙②，宜选耆儒博硕一人③，每日侍读。故马怀素、褚无量更日入值，此侍读之始也。”以上高说。予按，南史：“宜都王鉴初出阁时，陶弘景为侍读。”乃知侍读之名，自梁朝已有之矣。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

金线泉

《渑水燕谈》云：“齐州城西张意谏议园亭有金线泉。石甃方池④，广袤丈余。泉乱发其下，东注城壕中，澄澈见底。池心南北有金线一道，隐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则线纹远去。或以纹乱之，则线辄不见，水止如故，天阴亦不见。齐为东方名郡，而张氏济南盛族，园池乃郡之胜游。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过济南，至泉上者，不可胜数，而无能究其所以然，亦无一人题咏者。独苏子瞻有诗

---

① 敕（chì）：旧时皇帝颁发的命令。

② 阙（quē）：空缺、欠缺、过错等。

③ 耆（qí）：六十岁以上称耆，此为年老博学者。

④ 甃（zhòu）：井壁，用砖、石砌的池子。

曰：‘枪旗携到齐西境，更试城南金线奇。’然亦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线也。”余读《曾南丰集》，有金线泉诗云：“玉甃常浮灏气鲜，金丝不定路南泉。云依美藻争成缕，月照寒漪巧上弦；已绕渚花红灼灼，更萦沙竹翠娟娟。无风到底尘埃尽，界破冰绡一片天。”盖南丰元丰间尝守齐州所作者，此《渑水燕谈》所未见也。兼《倦遊杂录》云：“范讽自给事中谪官，数年方归济南。城西有张氏园亭，泉有金线、真珠之目。水木环合，乃历下之胜景。园亭主人，乃张寺丞聪也。尝邀范宴饮于亭，题二韵诗于壁：‘园林再到身犹健，官职全抛梦乍醒。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①。’”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

朝日莲

宋景文公笔记，谓蜀中有莲，大如崔彀，叶舒如钱，干亦有丝。其萼盛开则向日，朝则指东，亭午则溯南，夕则西指，随日所至，蜀人名曰朝日莲。予按，郑熊《番禺杂记》：“海南有向日莲，花似木芙蓉而极香。其花东西向日，至暮而谢。一呼夜合。”然则景文所记朝日莲，不特蜀中有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

瑞香花

庐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产他处。天圣中，人始称传。东坡诸公，继有诗咏。岂灵草异芳，俟时乃出？故记序篇什，

① 青：这里指好看的眼睛。

悉作瑞字。《庐山记》中亦载瑞香花记。讷禅师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独见知。"张祠部疆名佳客，以瑞为睡焉。其诗云："曾向庐山睡里闻，香风占断世间春。窃花莫扑枝头蝶，惊觉南窗午梦人。"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

绵州八子

绵州诸邑，各有所出，谓之八子。巴西纱子，魏城扇子，罗江犬子，神泉榛子，彰明附子，龙安杏子，盐泉丝子，石泉猴子。巴西纱一匹重二两，妇人制夏服，甚轻妙。魏城以一茧造一扇，谓之绵扇，亦轻而可爱。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

橘渡江为枳

韩诗外传："晏子曰：'王不见夫江南之树乎？名橘。树之江北则为枳，何则？土地使然耳。'"故博物志亦言："橘渡江化为枳，江北之橘未尝化也。"本草有枳毂，乃江左所谓臭橘耳。潘安仁为荬谧作赠陆机诗云："在南称甘，渡北则橙。"橙非枳也，无乃误乎？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

方　丈

僧道诚释氏要览云："方丈，寺院之正寝。始因唐显庆年中，敕差卫尉寺丞李义，表前融州黄水令王元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黎城东四里许，维摩居士宅示疾之室，遗址垒石为之。元策躬以手板纵横量之，

得十笏①，故号方丈。”余按，王简栖头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经像②。”李善引高诱曰：“堵长一丈，高一丈，回环一堵为方丈，故曰环堵，言其小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

万岁之呼

高承《事物记》云：“万岁之始，考古逮周，未有此礼。战国时，秦王见蔺相如奉璧，田单伪约降燕，冯谖焚孟尝君债卷，左右及民皆呼万岁。盖七国时众所喜庆于君者，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已上皆高说。予按，大雅云：“虎拜稽首，天子万寿。”人臣之奉上以万岁，疑发于此。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

江西驿官

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一阅之。乃往，初一室为酒库，诸醢毕熟③，其外画神。问曰：“何也？”对曰：“杜康。”刺史曰：“功有余也。”又一室曰茶库，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也，曰：“陆鸿渐。”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库④，诸茹毕备⑤。复有神，问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误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97

---

① 笏（hù）：古代大臣朝见皇帝时拿的手板，用玉、象牙或竹制成。

② 茅茨：用茅草盖成的屋子。

③ 醢（hǎi）肉酱。

④ 菹（zū）：切碎（菜、肉）。

⑤ 茹（rú）：蔬菜的总称。

女真杖责

虏中上自宰执公卿，下至判司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责。如在朝之臣有忤其主意者，则去衣卧地，令侍卫之人以杖箠之，数足则止，名曰御断。州县官有罪，则差天使至本家，量轻重而杖之，名曰监断。有因而致死者。上下内外官虽曾被刑责，相视不以为辱，又安知古者刑不加大夫也。

宋文惟简《虏廷事实》

金代科条

金国之法极严，杀人剽劫者，掊其脑而致之死①，藉其家为奴婢，亲戚欲得者，以牛马财物赎之。其赃以下分为率，六归主，四没官。罪轻者决柳条，罪重者赎以物。贷命则割耳鼻以志之。其狱掘地数丈，置囚于其中，罪无轻重，悉笞背。州县官各许专决。当其有国之初，刑法并依辽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日沙袋，以革为囊，实以沙石，系于杖头，人有罪者，持以决其背，大率似舂杖之属，惟数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损，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统间，又下学士院，令讨论条例，颁行天下，目之日皇统新制，近千余条。海陵熙宗立，又去舂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斩刑者与上古之制一也，处死者免决重杖，止令绘，绘，绞也。流者不流犯人之家属，徒者非谓杖舂代，徒，实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即死罪也。徒五年则决杖二百，四年百八十，三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一年百二十，杖无大小，止以荆决臀，实数也。拘役之处，逐州有之。日

---

① 掊（pǒu）：打破。

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无所不可。脚腕以铁为镣镰锁之，罪轻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纵暮收，年限满日，则逐，便不得依旧为百姓。刑法与旧不相远，惟僧尼犯奸者；强盗不论得财与不得财者，并处死，强奸者罪死，则与古法异。

元宇文懋昭《金志》

金代签军①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贞祐初，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军者，以春赴吏部，调数，宰执使尽拣取，号"监官军"。其人愤愠叫号，交愬于台省。又冲宰相卤簿，告丞相仆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备潼关黄河，又下令签军，诸使者历郡邑，自见居官者外，无文武小大职事官，皆拣之。至许州，前户部郎中侍御史刘元规，年几六十，亦中选为千户。至陈州，余先子以前监察御史，亦为千户，自余不可胜言。既立部曲须依军例，以次相钤束，物议喧然，后亦罢之。嗟呼！以任子为兵，已失体，况以朝士大夫充厮役乎。当是时，余以终场举人获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于斯。余赴试开封，先子以诗关之，且寄赵闲之、雷希颜。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联七桂汝身之。厚禄故人如见问，为言尘

---

① 签军：金代每遇战争或边事，签发汉人当兵，民家丁男，凡强壮者，尽取无遗，曾激起人民强烈反抗。

土囷王尼。”二公览之为一笑。

金刘祁《归潜志》卷7

北狄之演变

北锹者，太王之獯鬻，宣王之猃允，幽王之犬戎，桓公之山戎也。为其居四夷之北，故总名北狄也。至战国，遂有林胡、乌桓之先也，后为鲜卑。至汉初，东胡遂为冒顿所并，而冒顿国于东胡之西，即汉世之匈奴也。汉史之叙北狄事，自秦以前皆名为犬戎，而《史记·李牧传》已有匈奴之名，则狄人以匈奴为国号久矣。若以时世求之，蒙恬所击之胡，其酋长即头曼也，故汉史曰："头曼不胜秦而北徙。”头曼者，冒顿之父也。头曼之时已称单于，后又增称撑犁孤涂单于，史著其义曰："撑犁者，天也；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自秦至汉，在北最强者，唯此一族，他虏虽盛，莫之与京也。后魏之世，蠕蠕社仑始改称单于为可汗者，其拟则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单于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阳，以铁工，属蠕蠕已而。益大改称突厥。突厥者，兜牟也，以兜牟名国，明其肇迹于兵也。”唐初颉利大盛，所据之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地正与华夏对立，而力亦相抗。若夫元魏拓跋本亦北虏，其势既盛，乃窃用中国礼乐，盗居中国郡县，不容列为偏北之虏，故皆不录。唐自突厥以外，其强大能与中国抗力者薛延陀、回纥、沙陀、吐谷浑四种，最大若吐蕃，虽尝侵入北境，其实西戎也。

宋程大昌《北边备对》

匈　奴　庭

匈奴之族虽日逐水草迁徙

不常，然亦择形势便利，据一地以为之庭，犹中国之有京邑也。遇战争、游猎，则随事而出，事已复归其旧。其设险据要略，与中国同，惟不建筑城郭，则大异耳。

宋程大昌《北边备对》

金人杂班

近日优人作杂班，似杂剧而简略。金虏官制，有文班、武班；若医卜倡优，谓之杂班。每宴集，令人进，曰："杂班上。"故流传及此。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0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金代田猎制度

虏人无他技，所喜者莫过田猎。昔都会宁之际。四时皆猎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则出，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每猎，则以随驾之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围中，虏至必射之，或以雕隼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许人捕之。饮食，阴处而进，或与亲王近臣共食。遇夜，则或宿于州县，或宿于郊野，无定。

亮以子光英年十二获獐，取而告太庙。褒立成甚。有三事，令臣下谏：曰饭僧，曰作乐，曰围场。其重田猎也如此。

南宋张棣　《金图经》

金代刑法

金虏有国之初，立法设刑悉遵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为囊，实之沙石，系于杖头，有罪者持而决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属，惟数多焉。

亶立，执政大臣多中州汉

儿人，始加损益，首除此“沙袋”之制。至皇统间，敕下学士院讨论条例，颁行天下，目之曰《皇统新制》，近千余条。

亮弑亶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

斩刑者，与上古之制一也。处死者，免决重杖，止令绞也。

流者，所犯之人无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属也。

徒五，非谓脊杖。代徒，实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死罪也。徒五年，则决杖二百；二年，则一百四十；一年，则一百二十。杖无大杖，止以荆杖，决臀实数也。拘役之外，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或使之杂作，无用不可。脚腕以铁为料镣锁之，罪轻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纵暮收。年限满则逐便，不妨依旧为百姓。

刑法大率与旧制不相远，唯僧尼犯奸者死；强盗不论得财不得，并处死；强奸者死，则与古法异矣。

南宋张棣《金图经》

金代官品

虏之官品，本遵唐制。又以本朝朝法并辽法参而用之。文则郎与大夫，武则校尉与将军，其勋爵食邑皆同焉。至二品，文武混而为一。亮立，渐加损益，如“中亮”改“中宪”，“奉德”改“朝列”，又增“崇进”“荣禄”二官。至褒，再以“中大夫”行，大定官制焉。

南宋张棣《金图经》

金代军制

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真虏人。取胜全不责于步，唯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搬粮草而已。骑

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常以两骑自随，战胜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又有一贴军，曰阿里喜。如遇正军病，即以贴军代行。都主兵官日天下兵马大元帅，次曰左副元帅、右副元帅、左诩都统、右诩都统，又其次曰逐军万户。每一万户所辖十千户，一千户辖十谋克，一谋克辖两蒲辇。自万户至蒲辇，阶级虽设，寻常饮酒食，略不间列，与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每有事未决者，会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如有可采者，皆不择人而用之。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充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为马军！"盖虏善乎往来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走则逐队徐徐而退。

弓力只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

南宋张棣《金图经》

金代屯田

屯田之制，本出上古，虏人非能遵而行之。偶乐符合，比上古之制犹简。

废伪齐豫后，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

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怀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赐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春秋量给衣马，殊下多余，并无支给。若遇出军之际，始月给钱米，不过数千。老幼在家，依旧耕耨，亦无不足之叹。

今日屯田之处，大名府路，山东东西两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路、关西路，四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

千户止三四百人，多不过五百。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塞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

南宋张棣《金图经》

金代取士制度

金虏虽夷狄中至贱者，初无文物，自侵辽之疆，所在处以科举取士，有沈州榜、平州榜、真定榜者是也。至天会十年（1132），海内小安，下诏如契丹开辟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时有秀士未愿起者，州、县必根刷遣之。

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上一场殿试，则诗赋论加经义。上试策榜，元与魁各分焉。是年，赵洞为词赋第一人，孙九鼎为经义第一人并补承议郎，第二人承德郎，第三人承奉郎，余不限甲次，尽补承事郎。科举由是而定。

亶立，又增专经、神童、法律三科为杂科。亦设乡、府、省三试，中选之人，并补将仕郎。迨亮杀亶自立，甚有尊经术、崇儒雅之意，始试殿试。又以乡试聚于州，限三人取一。府试分立，处河北东、西二路。中都于大兴府，临潢、会宁、东京等路于大定府，西京路、河南北路于大同府，大名路、山东东西两路于东平府，南京路于开封府，京兆、鄜、延庆、原熙、秦等路于河中府，并限四人取一。省试以五百人为定格，殿试亦黜落第之人，多寡不等，临期取旨。又将第一人特增一官授正仕郎，余并授从仕郎。次举又罢经义、专经神童，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褒立，于府、省试各添策

论一场，将殿试第一人依旧承义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并赐绯，余皆从郎，至今不易。

南宋张棣《金图经》

金代冠服

金虏君臣之服，大率与中国相似，止左衽异焉。早虏主服，亦左衽。其臣下之服，不从乎职而从乎官。如五品官便可衣五品服，虽职上下，并不改易。至于服绯紫，亦无岁月可限。但官与服色等则服焉。如武官至四品皆横金，文臣加鱼，不待锡赐而自许服焉。

南宋张汇《金节要》

金代旗帜

虏人以水德，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尚黑。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寻常车驾出入，尚用一色，日旗与月旗同乘，如日月焉。三旗相间而陈，或数百队，或千余队。日旗即从红帛为日，刺黄旗之上；月旗即以素帛为月，刺于红帛之上。又有大绣日月旗二。如祫享、大礼、册封，一一循古制。旗无大小，皆备焉。然五方、五星、五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龙凤外，又有五星连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一，天王二，海马二，鹰隼二，太白二。近御又张一大旗，其制极广，绀绘神物，以猛士执之，又有数十人护之。各施大绳，以备风势，名曰盖天。

南宋张棣《金图经》

金代仪卫制度

金虏建国之初，其仪制从物，止类中州之守令。在内廷间，或遇雨雪，虽后妃亦去袜履，赤足践之。其淳如此。

亶立，始设护卫将军、寝

殿小底、弩手伞子。

迨赴燕，始乘车辂，服衮冕，仪从颇整肃。时令翰林侍制邢具瞻作《引导词》曰：

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间，问稼穑艰难。苍生况眼，秋光里，今日见天颜。金瓜玉斧沉烟，和钟鼓，舞蹈六龙闲；歌谣道咏皆相似，天子寿南山。

至亮迁燕，知中国威仪之尊，护从悉具若寻常行猎观田，多无定制，或以数百骑，或以数千骑。前后皆执旗，旗上给以曰。至一大绣日旗曰御坐马。伞，或黄，或红，或绯。驾而出。大率制度与中国等。导前皆弩手、伞子，其人各长六尺八寸。以上锦团花袍、金镀银带、簇金蛾拳脚幞头，双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有执旗者约千余人。旗之后曰驾头，驾头后曰护卫将军。皆衣紫窄袖衫，金带，幞头，腰弓矢，并马而行。弓矢一，绣袋覆之。得数百。至曲盖，其形六角，红曲柄，饰以纹彩，以护军执之，以为仪式。曲盖后曰卫坐马，左右二副，点检领之。卫坐马后曰寝殿小底，衣带乘骑与护卫将军一等，止无弓矢，而腰以红袍服，又得数百。及驾，或乘逍遥，或乘步辇，或乘马，临时取旨　焉。其上张盖，表里皆黄罗，柄微曲。驾之后，护卫、小底不计其数。又其后曰马军，栲栳随焉。

南宋张棣《金图经》

金代禘祫礼仪

虏人本无禘祫之礼。至亮徙燕，筑陵于城西南九十余里大洪山。又太庙、元庙告成，始有尊祖之意。时奏议者，多陈郊祀配天之事。亮耻效中国旧制，令别讨论之。礼官再进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上古

之制也。禘，当取夏四月；祫，取冬十月。亮从之，诏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备大乐、具九节仪从，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于正殿。次日凌晨，令导从人各服五色画衣，执旗幢、斧钺、幡盖、羽扇，自内城至庙，来道骈眉而立。徐布九节仪，从奏乐及歌者皆乘马。迨御坐，衣玄纁，服衮冕，执圭，乘玉辂九龙御座至庙，礼毕，易之金辂，服远游冠、绛纱袍，奏乐而回。

南宋张棣《金图经》

金代宫室制度

亮欲都燕，先遣画工写京师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尽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城之四围，九里有三十步。自天津桥之北曰宣阳门，门分三，中绘一龙，两偏绘以凤，用金镀铜钉实之。中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两偏双、双日各一门，无贵贱，皆得往焉。过门有两楼，曰文曰武。文之转东曰来宁馆，武之转西曰会同馆。二馆皆为本朝人使设也。正北曰千步廊，东西对焉。廊之半各有偏门。向东曰太庙，向西曰尚书省。通天楼门今改为应天楼，观高八丈，朱门五，饰以金钉。东西相去里余，又为设一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内城之正东曰宣华，正西曰玉华，北曰拱辰门。内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楼阁倍之。正东位曰皇帝正位，后曰皇后正位。位之东曰内省，西曰十六位，乃嫔妃所居之地也。西出玉华门，同乐园、瑶池、蓬瀛庄、杏村，尽在于是。

南宋张棣《金图经》

金代宗庙制度

金虏本无宗庙，祭祀亦不修。自平辽之后，所用执政大臣多汉人，往往说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庙。若七世之庙未修，四时之祭未举，有天下者何可不念。虏方开悟，遂筑室于内之东南隅。维庙貌祀事虽具，制度极简略。迨亮徙燕，遂建巨阙于内城之南。千步廊之东曰太庙，标名曰衍庆之宫，以奉安太祖旻、太宗晟、德宗宗干。又其东曰元庙，以奉安元祖克者，仁祖大圣皇帝扬割至褒。立迁亮父德宗于外室，复奉安父懿宗宗庙于太庙。其昭穆各有序。

南宋张棣《金图经》

金代京城制度

金虏有国之初，都上京，府曰会宁，地名金源①。其城邑宫室，类中原之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或车马杂遝，皆自前朝门为出入之路，略无禁犯。每春正，击土牛，父老士庶，无长无幼，皆观看于殿之侧。主之出朝也。威仪礼貌，止肖乎守令。民有讼未决者，多拦驾以诉之。其野如此。

至亶始有内廷之禁，大率亦阔略。

迨亮弑亶而自立，粗通经史，知中国朝著之尊，密有迁都意。继下求言诏，应公卿、大夫、刍荛、黎庶皆得以利害闻。时上书者多陈上京僻在一隅，官艰于转输，民艰于赴诉，不若徙燕，以应天地中会，与亮意合，率从之。即日遣左相张浩、右相张通古、左丞蔡松年

① 金源：狭指今哈尔滨一带，泛指山海关以东东北亚大陆。

役天下军民夫匠筑室宫于燕，三年而有成。

贞元四年（1156），亮率文武百官，驾始幸焉，遂以渤阳府为东京，山西大同府为西，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东京开封府为南京。燕山为中都府，曰大兴。改元，以赦告天下。京邑始定焉。

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焉。其正门四傍，皆又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傍两门焉。其门十二，各有标名。东曰宣耀，曰施仁，曰阳春。西曰灏华，曰丽泽，曰新义。南曰丰宜，曰景风，曰端礼。北曰通元，曰会城，曰崇智。内城门曰左掖、右掖。宣阳又在外焉。外门即墨书粉地，内则金书朱地。皆故礼部尚书王竟书。

南宋张棣《金图经》

女真制度

窝里嗢、挞懒、兀术自江上回至燕山，各赴吴乞买之丧。

虏主完颜亶伪谥曰太宗文烈皇帝。

亶立，置三省六部，改易官制，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封左副元帅粘罕晋国王领三省事，除元帅府右监军兀室尚书左丞相，故以相位易其兵柄耳。然二酋皆桀黠之魁，而亶遽能易其兵柄者何哉？盖二酋于四年夏，自白水泊入见虏主吴乞买，值刘豫有寇江南之请闲居本土，故至是亶能徙而易之。加之二酋在燕云则有众，乞买虽欲易之，不可得也。封先虏主吴乞买长子宗盘宋国王领三省事。除知燕京枢密院事韩企先尚书右丞相，除山西路兵马都部署、留守大同府尹

高庆裔尚书左丞，除前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平阳府尹萧庆尚书右丞。庆裔与庆皆粘罕之腹心也。故置之于内，不欲用之于外也。

封窝里嗢冀国王，除左副元帅；挞懒鲁国王，除右副元帅；兀术晋王，除伪陕西路径略使；撒离喝，右监军，驻于云中。

初，女真之域尚无城郭，星散而居。虏主完颜晟常浴于河，牧于野。其为君草创，斯可见矣。盖女真初起，阿骨打之徒为君也，粘哈之徒为臣也，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同用。至舍屋、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虏主所独享惟一殿，各曰"乾元殿"。此殿之余，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其殿也，绕壁尽置大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开之，则与臣下杂坐于炕，伪后妃躬侍饮食。或虏主复来臣下之家，君臣晏然之际，携手握臂，咬头扭耳。至于同歌共舞，莫分尊卑而无间。故譬诸禽兽，情通心一，各无觊覦之意焉。

今虏主完颜亶也，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墨。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与旧功大臣之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功大臣则曰："无知夷狄也。"旧功大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既如是也，欲上下同心，不亦难乎？

又自僭位以来，左右诸儒，日进谄谀，教以宫室之壮，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义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

之道。令亶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旧功大臣，非惟道不相合，仍非其时莫得见。瞻望墀阶，洞分霄壤矣。

南宋张汇《金节要》

明代内阁

洪武十三年，革丞相。学士及大学士等官，皆儒臣备顾问者。至永乐，始有入阁之名。三杨历年既久，名位益崇，然只称曰“阁臣”、曰“阁老”，不敢著“辅”、“相”字面。世宗御笔有“元辅”之称，后遂因之，亦有称相者。

若阁中规制，至景泰中，陈方洲始备。并奏定与锦衣卫官对立，经筵立尚书、都御史之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国朝阁臣，大约初入为东阁，进文渊，又进武英，以及谨身（后改建极）、华盖（后改中极）。唯文华则二百余年来，在永乐间，权谨以孝行举，拜文华殿大学士；至万历三十五年，加山阴朱文懿公赓，亦一奇也。

又，殿阁递进不相兼。而高文懿谷，以谨身兼东阁；王毅愍文，兼谨身东阁，又一奇也。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9

起居注

明初甲辰年设起居注，秩正四品，以宋濂魏观为之。吴元年，改正五品。后革。十四年复设，改正七品，以单仲正为之。久之复革。万历初，张位始请复设。江陵相定议①：以修撰、编检史官充日讲者，日轮一员，注起居，兼录圣谕诏册等。今日之制，即本江陵遗意也。盖明初起居注别为专官，

---

① 江陵相：张居正。

而万历后乃归之史官耳。然今日之制，自掌院、掌詹以下，皆得充起居注官，不专史官，此其异也。按唐《六典》，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之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属门下省；起居舍人二人，亦从六品，上掌天子之制诰德音，以修纪言之史，属中书省。此即古左右史之分职，至明而合为一官，今仍之耳。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1

明代兵制

国初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后五都督府，而卫所则立于元年，有京卫、外卫之分，亲军十二卫不在京卫之列。中都河南、山东、大宁有入卫班军，文皇就中摘出北征、分为五军，归则团操，号曰京营。大率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一百户所，其官增设无定员。召募始于正统己巳，踵于嘉靖庚戌①，征倭处州兵、河南毛葫芦、山东枪手，皆募兵也。两广用土兵，洪武初已然，后四川云贵亦如之。在制驭何如？大征居其十八。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2

明代军器

旗有五等，曰高招，曰角旗，曰门旗，曰督战麾旗，曰队旗。纛有二等，曰牙纛，曰望纛。

盔有二等，曰明盔，曰衬盔。

牌有四等，曰挨牌，曰圆牌，曰籐牌，曰皮牌。斧有四等，曰钺斧，曰凿斧，曰铁鞭，

---

① 踵（zhǒng）：因袭，追随。

曰铁简①。刀有五等，曰腰刀，曰斩马刀，曰捍刀，曰眉刀，曰钩刀。枪有十等，曰长枪，曰线枪，曰叉枪，曰看枪，曰蛇枪，曰神枪，曰飞枪，曰火枪，曰戟枪，曰拒马枪。锤有五等，曰重，曰卧，曰蒜头，曰骨朵，曰口②。棍有五等，曰双头，曰闷棍，曰脚棍，曰操钩，曰狼头棒。弓有二等，曰马，曰步。弩有三等，曰斗子，曰飞，曰蔺。砲虽名十一等，近益增多矣。

武艺十八事，一弓，二弩，三枪，四刃，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③，十四殳④，十五叉，十六爬头，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⑤。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2

士　兵

其法起于宋。国初胡深在缙云，当元末盗起，慨然谓其友人曰："军旅钱粮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请于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计之，米二十万石当得精兵二万人。军无远戌之劳，官无养兵之费，而二十万之粮固在也。行之数年，使所在兵强而财阜⑥，此制最善。然胡元法度宽纵，又当

---

① 简：简即锏。鞭、简是短棍状打击兵器，不应与以劈砍杀敌的斧为一类，疑作者误。

② 此处原缺。

③ 挝（zhuā）：一种旧兵器，其制今已不详。

④ 殳（shū）：有棱无刃的长杆类兵器，竹木制。

⑤ 白打：徒手格斗。

⑥ 阜：多。

扰攘时[1]，故可行。且不独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固已亲行之矣。

成化二年用陕西抚臣卢祥之言，选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兵，原佥民壮亦入其中，量加优恤，凡得二万人。时毛里孩方强盛窥边，惮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后，建议欲练蓟卒而不及土兵，终无成功。王恩质以此受祸，唐荆川以此受谤。

今边方有事，处处动摇，未知此制可行否？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2

明代国家动物饲养

司牲所养羊三百六十余只，每只黑豆八合，草一斤。牧羊军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内支过黑豆二千八百余石，每石价四钱二分，该银一千二百余两。草二万四千余束，每束价二分，该银五百余两。米八千八百余石，布花银七百余两。支数如此，费十而用不得一。光禄卿赵锦奏免。

乾明门猫十二只，日支猪肉四斤七两，肝一付。刺猬五个，日支猪肉十两。羊二百四十七只，日支绿豆二石四斗三升，黄豆三升二合。

西华门狗五十三只。御马监狗二百一十二只，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五十四斤。虎三只，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只，日支羊肉六斤。文豹一只，日支羊肉三斤。

豹房土豹七只，日支羊肉十四斤。

西华门等处鸽子房，日支绿豆粟谷等项料食十石。

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年

---

① 扰攘：纷乱。

计之，共用猪羊肉并皮骨三万五千九百余斤，肝三百六十副，绿豆谷粟等项四千四百八十余石。此弘治初年事，正德中不知增几倍，嘉靖初量减，今又不知如何矣。

西苑豹房，蓄文豹一只。役勇士二百四十人，岁廪二千八百余石。又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此皆供内臣侵牟影射之资。

又闻内马监蓄马甚多，马料甚丰，其弊尤甚。每至有饿死者。夫御马盖备圣上不时出入之用。考祖训，每门置马一二匹，鞭辔皆备，以供不时出入之用，国初不得不如此。景泰初，出御厩马载炮车。今太平已久，主上深居，不出一步。蓄此何用？此皆可减。而人臣所不民言者，推此类。国家虚费何极！财安得不匮，民安得不穷乎？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

明代学校

郭明龙为南祭酒，条陈雍政一款①，真可叹息。疏云：

两京国子监，则辟雍也②，此陛下之学也。今天下府州县学，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者至七八百人，至若二三百人而下，则下县穷乡矣。臣自受事以来，在监诸生数，仅六百，一时缙绅夸以为多，则往岁之寂寥可知也。夫人才盛衰，实关于国运隆替，臣不意陛下之学，乃不得比于府州县之学。

臣谨按往牒：洪武四年，诏选府州县诸生俊秀者入国子学，得陈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监生悦慈等八

---

① 雍政：教育政务。

② 辟雍：周代的中央国立大学。

千一百二十四人。永乐十九年监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年监生程宪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正统十四年监生金聪等四知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监生黄梦麒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顺八年监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二年监生任兰等六千二十人。正德三年监生洪儒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监生徐甸等二千一百五十一人。及至今日，廖廖如此，非所以风四方示后世也。

臣请下礼官，广立科条，大兴学校。夫纳粟纳马，非祖制也，今未敢议减，万不敢议增也。臣初试士，举人仅五七人，其文理优长、考在前列者，尽选贡耳。向非选贡一途，太学几无文字矣。

臣窃叹天下府州县学之士，尽皆属文，而太学之士，乃半居写仿。又府州县学之士，不无以文理被黜而来，不无以行谊被黜而来，与夫商贾之挟重糈者①，游士之猎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学，诸侯进其选士造士最优最上者贡之天子。而今之太学，郡邑以其被访被黜、无文无行者纳之辟雍，良可叹也。

郭去，刘幼安代之，余为司业。刘每叹曰："成甚国学？朝廷设此骗局，骗人几两银子！我为长，兄为副，亦可羞也。"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1

明初重教职

国初最重教职。所司不许差遣。教生员必有登科合式者，方叙升。或辞职，得去官。广东博罗人林厚，字万重，以举

---

① 糈（xǔ）：粮食。

人历四学职，方允归。令勒为定法，积三四年一转，唯有气力夤缘者上进。又，进士得告改大郡，副榜得大州县，其擢尤易尤速。而贡途老死不自振，益懈于教矣。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1

主试外聘

明初取士，乡场主试不必部推，不由钦点，例皆外聘。或出巡抚，或出方伯①，皆得聘之。不特进士在官者可聘，即请告家居，及非科目中现身无官者②，但取名望素著，亦得应聘。如洪武壬子科，崇德贝清江曾主浙江乡试。正统丁卯科，江西吴康斋，曾主南畿乡试③。元武康令沈梦麟入明，五主闽浙乡试。又元学士滕克恭入明，聘主河南乡试。盖彼时人心犹古，以关节贿赂幸中为可耻。自嘉靖辛酉，无锡吴情主南畿乡试，所中皆其亲故，为人所劾奏。遂定制，南人不得典南试矣。

清褚人获《坚瓠余集》卷4

永乐大典

此书乃文皇命儒臣解缙等萃秘阁书分韵类载，以便检考。赐名《文献大成》。复以未备，命姚广孝等再修。供事编辑者，凡三千余人。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本，目录九百本，贮之文楼。世庙甚爱之，凡有疑，按韵索览。三殿灾，命左右趣登文楼出之，夜中传喻三四次，遂得不毁。又

---

① 方伯：布政使，掌一省之民政、财政。

② 科目：本谓分科取士，明清取士只一科，故科目中人即指参加考试的人。

③ 南畿：南京。

明年重录一部，贮他所。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

女　秀　才

国朝董恂《宫闺联名谱》引《静志居诗话》云，明初识字妇女，得举女秀才，入尚功局。《万载县志》载，县民敖用敬妻易渊碧，洪武二十六年举女秀才，以疾还乡。

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4

内库避讳

国朝内库，以甲乙丙丁戊为号，而不及己。戊，茂也，取财物盈满之意。已，已也，止也，从此渐耗，故避不取。然势亦有所必至矣。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

明代亲王府制

亲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墙五寸五寸，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台五尺九寸。各有定数。而殿之尺寸不著。秦府殿高九丈九尺，韩府只丑丈五尺，大相悬绝。岂秦晋燕周四府乃高皇后亲生，故优之，诸子不得与并耶？余见吉府、荣府，城高仅二丈余，城外并无河。想即以本府长沙常德之城池为据，而内城特作子城。其余可类推。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5

明代钞票

明朝宝钞之制，用绵纸，厚如钱，色青黎。外用墨栏周界。界内上端横书“大明通行宝钞”六字，其下复为龙纹栏界，宽寸许，中一横墨线界为两方，上方横书“一贯”二大字。字下画钱索之形，两旁篆书“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八字。下方

细书七行书云“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百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年月日”。识以两朱印,印文不可辨。背面下截为花文栏界，内横书“壹贯”两大字，字下亦为钱索形。上截空处，亦识以一朱印。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制并同，惟横书字、钱索形各如其数。尝闻一木工云，钞正面墨栏之长，即钞尺也；墨栏之一长一横，即民间市尺也。语似有本。

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卷1

铁　券

铁券①。公式二：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②；次高九寸五分，博尺有六寸。侯式三：高九寸，博尺有五寸五分；次高八寸五分，博同上；又次高八寸，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尺有二寸五分。

曹国公李文忠二券③。旧券，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制，新券系次年。其文大同小异。

中山侯汤和券文④，载毗陵矢忠事⑤。其诰曰：“云龙之喻，在昔所称。造化两间，郁为霖雨。朕起草莱⑥，将多梓里⑦。尔和英迈，势若熊虎。自定居江北，以尔守毗陵。吴依

① 铁券：帝王颁赐功臣授以世代享受某种特权的铁契。

② 博：宽。

③ 李文忠：朱元璋甥，明初大将，封为曹国公。

④ 汤和：与朱元璋为少年好友，明初大将，封为中山侯。

⑤ 毗（pí）陵：地名，在今江苏省。矢：通“誓”。

⑥ 草莱：指百姓。

⑦ 梓里：故乡。

狡锐①，尔独当之。九天九地，示戒叵测。惟尔之固吾圉也②。其闽越山陕，尽入版图。尔惟多勚③，是用授尔。列于通侯，以克永世。於戏！秉忠效力，千载一会，宣尔勤劳④，训尔子孙，惟尔念之。”

明谈孺木《枣林杂俎》智集

明太祖与满江红船

满江红，船名，江淮之船也。船之门为斜面，其大小有一号至五号之别，五号最大。行时不论风之顺逆，必使帆，以橹佐之。相传明太祖初得和阳，欲图江南，与徐达乘小舟，于元旦渡江，舟子发口号曰⑤：“圣天子六龙护驾，大将军八面威风。”太祖闻此吉语，大喜，与达蹑足相庆。登极后，访得之，遂官其犹子⑥，并封其舟而朱之，故称满江红。自是以后，遂以小舸而扩为巨舶。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监国摄政王

监国摄政王有：一在顺治朝，即睿忠亲王多尔衮；一在宣统朝，即醇亲王载沣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亲王秉政之始

清祖制：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与大学士机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或称老师，自称或门生或晚生，从未有称大

---

① 尔：你。和：汤和。狡锐：诡诈而又勇气。
② 圉（yǔ）：指疆土。
③ 勚（yì）：劳苦。
④ 宣：贡献。
⑤ 舟子：船夫。
⑥ 犹子：侄子。

学士之别号，如嗣醇王载沣呼李文忠曰少荃者。当文宗崩，穆宗孩提，天下又不靖。慈安柔顺，不敢负重任；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亲贵佐理之。于是廷议推奕䜣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此本为权宜之计，非永远定制也。奕䜣既议政，本有百官总已之权，于是向之以老先生、老师称大学士者，遂一变而为官称，如称李文忠为李中堂，左文襄为左中堂，犹不敢庞然自大，直呼其别号者。而大学士之对于奕䜣，则自称晚生矣。奕䜣去位，亲贵执政为定例，以迄于亡。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议政王大臣

国初定制，设议政王大臣数员，皆以满人充之，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

雍正中，设立军机处，议政之权遂微，然犹存其名，为满大臣兼衔。乾隆壬子，高宗特谕裁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议　政　王

定制，亲王、皇子等不得干预政事。咸丰辛亥，文宗崩，穆宗冲龄，国内不靖，孝贞后谦谨，不敢负重任，孝钦后位卑，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亲贵佐理之。于是，廷议推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此本为权宜之计，非永远定制也。同治乙丑，诏罢

恭之军机处议政权①，并撤去一切差使，然自此以后，屡有亲贵执政矣。

至亲王秉政时之称谓，向例亲王，皇子与大学干相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兼师傅者，或称老师，自称或门生或晚生。恭既议政，于是向之以老先生、老师称大学者，遂一变而为官称。如称李文忠为李中堂，左文襄为左中堂，而大学士之对于议政王则自称晚生矣。及光绪时，醇亲王载沣又呼李文忠曰少荃，是尤非尊重大臣之意。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异 姓 王

故事，罕有异姓封王者。国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泛海来归，封孔为定南王，耿为靖南王，尚为平南王。吴三桂以请兵功封平西王，扬古利以世臣追赠武勋王，孙可望以来归封义王，黄芳度以殉节封忠勇王。唯福康安以征苗薨于军，赠喜勇郡王，子德麟袭贝勒。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清初三殿三阁

文皇践祚之初②，改内阁为三院，曰弘文，曰秘书，曰内院，皆置大学士、学士等官，盖仿宋昭文集贤之制。入关后仍沿其制。至顺治戊戌，始复以明制，改设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名。乾隆戊辰，特

① 恭：指恭亲王。

② 文皇：清太宗皇太极。践祚：指登皇帝位。

旨罢中和殿大学士，改为体仁阁，以配三殿三阁之名焉。保和殿大学士不当置，惟张文和公、傅文忠公拜焉。体仁阁大学士初以杨节相廷璋，杨节相应琚先后大拜，皆不终位，故戴服堂《藤阴杂记》内谓其名不祥。然刘文清公、今曹相国振镛递相任之，卒无他咎，可知在人不在名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2

内阁规制

内阁在午门内东南隅，门西向，满语多尔吉衙门。入门，西为满本堂，掌校写满字本祝板印篆及皇史宬大库之收藏①。东为汉本堂，掌翻译清文，收发通本。两堂之间北有一门，有堂三间，为大学士直舍，堂上悬："调和元气"四字额，乃乾隆甲子十月初一日高宗御书以赐内阁者。楣悬癸酉六月初六日及嘉庆庚申十一月十八日，道光壬寅三月十二日、庚戌十二月十二日仁宗、宣宗上谕凡四道。又嘉庆癸酉七月仁宗御制《勤政殿记》墨刻，乙亥四月二十七日仁宗御制《内阁箴》满、汉书。堂外悬扁，其上揭"机密重地，一应官员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字样，亦满、汉书，刻金字，乃顺治甲午五月二十四日世祖所颁之旨也。其屋皆履黄瓦。

堂垣之东西向者，为汉票签处，校阅各部院本，票拟，缮写，签记丝纶簿，拟撰进奉文字，收存军机处发交事件。后南向者，为满票签处。又后小屋，为满档房，校阅满字本，缮

① 宬（chéng）：皇帝的藏书室。皇史宬，明清两代保藏皇室史料的处所。

写满字签与其档案，传知各衙门抄录事件。事件自军机处领出，有奏折奉旨者，汉中书司之；奏折未发交或特降旨者，满中书司之。值园班者同。园班者，满中书每值五日，汉中书每值二日，以次递换也。满票签处西坦外曰稽察房，员无定额。凡谕旨，既由票签处传抄，按日记档，月终汇奏。票签处每日进本签经钦定旨下，满、汉学士照签批红本面，假稽察房为批本之地。大学士标谕，仅用墨笔，所以避尊也。又北东向之屋曰饭银库，南向之屋曰典籍厅。定例，部院及各职司皆有铸印，大学士无印，唯厅有关防，掌文移，统属吏役。有大典礼，请用玉宝，满侍读兼摄其事。厅分南北为二。厅之北覆盖黄瓦者，曰蒙古堂，翻译外藩诸部文字，并课俄罗斯学生。此阁以内之规制与其职掌也。

由满票签处而北，为阁之后门，后门之东，红墙迤逦①，为大库门二，典籍厅、满本堂分掌其销钥②。存贮历圣实录、批红副本、历代功臣画象书籍。诰敕房在午门内之东廊，管理者无定员，满、汉本堂侍读二人充提调官。初，各官请封典，汉中书撰文拟进写轴颁发。乾隆时，彭元瑞奏请撰定满、汉京处文武各官诰敕文，不必随时具草，后遂为例。

内阁衙门，大学士总之。侍读以下常见列揆，唯长揖，无堂属礼。乾隆朝，和珅当国，势甚张，欲令阁曹长跪白事，一如部曹，诸人执故事不从，和恚恨③。

---

① 迤逦（yǐ lǐ）：曲折连绵。
② 销钥：重要关键的地方。
③ 恚（huì）：怒、恨。

内阁大堂，以有谕旨，故不设正座，六堂分左右位。若遇大挑之年，则钦派王大臣皆面北而坐，应挑者皆南面跪。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大学士缘起

顺治初年，设满汉大学士，不备官，兼各部尚书衔。十五年定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雍正七年，以礼部尚书陈之龙，左都御史尹泰年近八旬，精力尚健，特加恩授为额外大学士，盖即今之协办大学士也。乾隆十三年谕曰："大清会典开载，内阁满汉大学士员缺无定，出自简任等语。本朝由内三院改设内阁大学士，未有定数，自是官不必备，惟其人之意。而康熙年间，满汉大学士率用四员。至雍正年间以来，多用至六员，更或增置一二人协办。朕思内阁居六卿之首，满汉大学士应有定员，方合体制。嗣后著定为满汉各二员，其协办，满汉或一员或两员，因人酌派。又大学士官衔仍兼殿阁。会典所载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画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即不必开载。著增入体仁阁名，则三殿三阁，较为整齐，再大学士缺出，定例请旨开列，亦有迟至一月后始行请旨者。朕思大学士职司赞襄，如其宣力有年，遇有告休，不忍遽行开缺，应俟至一月以后，乃国家眷念旧臣，加恩辅弼之意。若缘事降革，则机务重地，未容久旷，自应即行开列，不必请旨。"又五十八年谕："以大学士职居正

一品，无庸复兼从一品之尚书虚衔，皆载在会典，永著为例。”

清朱克敬《浪迹丛谈》卷4

学士缘起

今人率称中书为舍人，其实古之中书舍人，尊于今之中书远甚。国初自大学士以下，又设满汉学士及侍读学士。顺治十六年裁满汉学士，其满洲侍读学士以下，俱改为中书舍人，照现在品级加卿寺衔，则亦非今中书所得比也。十八年始仍设学士及侍读学士，康熙十年始定满汉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4

军　机　处

国初自内三院外，其军国政事皆交议政王大臣，其人皆贵胄世爵，不谙世务。雍正己酉，青海用兵，世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直者多虑泄漏事机①，议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为承旨出政之总汇。庚戌，改名军机处，择内阁大学士兼任之，鄂尔泰、张廷玉是也，曰军机大臣。

职在拟旨，内外臣工所奏，皆面取进止，明发上谕，其有旨敕议者，定可否以闻。明发谕旨先下内阁，以次及于部院，若指示兵略，告诫臣工，及查核刑政之失当者，为廷寄，密封交兵部驰递。内而部院、九卿、步军统领、内务府，外而各省督、抚、将军、学政、提督、总兵、盐政、榷使、各参赞办事大臣，迄四裔各属国，无事不综核。逐日召对，巡幸必从。四方章奏，皆改题为奏，以折代本，径达军机处。内阁本

① 儤（bào）直：指官吏节假值日。直，通值。

章则依例题达而已。甚而内阁翰林院撰拟不当，亦下军机处。故军机大臣之任，至为烦重。旋以军务烦劳，择阁臣及六部卿贰熟谙政体者兼摄其事，并选部曹内阁侍读中书等为僚属，曰军机章京。每日寅初，在奏事处上折匣，帝秉烛批览，既毕，发军机处录入档册。所掌银印龟纽，初藏内府，有应用印者，皆立时请印出，大臣监视用毕，随即缴还。其仆役皆选内务府童子，司洒扫。旧例至二十岁即更出，后因循日久，有久供役而大臣喜其熟练者，非立法本意也。

乾隆丙辰，改军机处为总理处，旋又复旧。时张廷玉欲树党，以汪由敦长于文学，荐入代劳。丁卯，金川用兵，所下廷谕，均汪所撰。初唯满大学士讷亲一人承旨，既出，令汪在直庐撰拟。讷唯恐不合上意，辄令更易，有屡易而仍初稿者，一稿甫削，又传一稿，改易亦如之，汪颇以为苦，然不敢较也。己巳，金川平，汪自陈不能多记，巩有遗亡，乞令军机大臣同进见，遂沿为例。然秉笔之任，率推汪。其后满司员欲借为见才地，大学士傅恒稍假借之，令代拟。汪见满司员如此，而汉文犹必己出，近于揽权，乃亦听司员代拟，日久遂成为章京专职。

嘉庆己未，御史何元烺奏请酌改军机处名目一折，内称："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与兵部之司戎政者不同，现在军务久经告蒇①，似应更改名目，以见偃武之隆②。奉旨："军机处名目自雍正年间创设以来，沿用已久，一切承旨书谕及办理各

① 蒇（chǎn）：完成，解决。
② 偃（yǎn）：停止。

件皆关紧要，此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务相仿，并非专指运筹决胜而言。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肃清，大功告蒇，薄海内外共庆升平，不必改易军机二字，始为偃武。何元烺折着掷还。”

宣统辛亥四月，改军机处称内阁，然与昔之内阁异。设总理大臣一，协理大臣二。九月，纯采外国制，置总理大臣一，废协理大臣。自四月改称内阁，至十二月，而宣统帝逊位，其间仅九阅月耳。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军机处员名任期

自雍正至宣统，二百余年，出政皆于军机处。自雍正庚戌至光绪丙午，军机大臣非实职也。是年改官制，始专设军机大臣，其原官各部者，命专管部务，开去军机大臣差。军机大臣员数，最少时二人，最多时八人，乾隆间，恒七人或五六人①。嘉、道间，恒四五六人，后恒四五人，光绪时，恒六人，要之，乾隆以后，盖无有至七人者矣。在职时之最久者为董诰，凡三十八年，在职时为最短者，为哈元生，仅一月。全体更易者，光绪甲申，以法、越之战，恭亲王奕䜣、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五人同时罢黜②，而代以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五人，增左宗棠一人是也。以亲郡王入直者，始于嘉庆己未之成亲王永瑆，自是而有咸丰癸丑之恭亲王奕䜣，光绪甲申之礼亲王世铎，庚子之端郡王载漪，癸卯之庆亲王奕劻，癸

① 恒（héng）：经常。
② 鋆（yún）：金。

卯之醇亲王载沣，认贝勒入直者，为宣统间之毓朗。以武官入直者，为贵州提督哈元生。以军机大臣降军机章京再充军机大臣者，为乾隆间之索琳。兄弟同时入直者，为乾隆壬辰之福隆安、福康安，乾隆庚子、辛丑、壬寅之福隆安、福长安，乾隆癸卯、甲辰之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以军机大臣外放藩司者，为嘉庆丁巳之吴熊光，盖以通政司参议为章京，擢大臣，旋授直隶布政使也。以京堂入直者，为嘉庆辛未之光禄寺少卿卢阴溥，为道光庚子之大理寺少卿何汝霖，为咸丰辛亥之候补五品京堂穆阴，为咸丰辛酉之鸿胪寺省卿曹毓瑛。无罣免明文者，为光绪庚子之礼亲王世铎，以未随扈两宫至西安行在①，别建政府也。至乾隆时之和珅，道光时之穆彰阿，则皆以权相赫然于时，然视时之权相若严嵩，若张居正，则远逊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翰林院缘起

我朝天聪三年，始设文馆于盛京。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一曰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史书及撰拟诸表章之属；一曰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之属；一曰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劝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之属，各设大学士掌之。顺治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十八年复改内阁为内三院，裁翰林院。

---

① 随扈：随从。

康熙九年仍改内阁，另设翰林院，至今用之。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 4

清代翰林

近代翰林出游①，多携钦定词馆仪注一纸，道光以前未有也。盖尔时，翰林出游者少，人视翰林甚贵，仪文或疏，莫敢非谪②。近代游者益多，常恐人议其傲，故必挟仪注自明，亦可占世局之变矣。然果能守此不坠，亦告朔之饩羊也③。作翰林仪品记以存故事，记曰：

国朝仕路，以科目为正，科目尤重翰林。卜相非翰林不与④。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⑤。他官叙资，亦必克翰林。翰林入直两书房⑥，（上书房职，授王子读南书房职，拟御纂毛札。）及为讲官，迁詹事府者⑦，人尤贵之，其次主考。督学。迁詹事府必由左右春坊⑧，谓之开坊，则不外用。其

---

① 翰林：清代翰林为翰林院属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的通称。

② 非谪：说三道四，指责。

③ 告朔之饩（xì）羊：宋朱熹《论语集注》"告朔之礼，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颁来岁十二月之朔于诸侯，诸侯受而藏之祖庙。月朔，则以特羊告庙，请而行之。鲁自文公，始不视朔，而有司犹供此羊。"后以"告朔饩羊"喻虚应故事。朔：夏历每月初一日。饩：古代祭祀用的牲畜。

④ 卜：选用。

⑤ 谥（shì）文：有地位的人死后，给他另起的称号，如林则徐死后谥"文忠"。

⑥ 直：通"值"，供事。

⑦ 詹事府：唐代始置詹事府，掌东宫内外事务。清代不设太子，詹事班次在通政使大理卿之下，作为翰林官迁转之阶。

⑧ 春坊：魏晋以来，太子宫称春坊。自唐代始，置左右春坊，后代仍之。

考御史，及清秘堂办事者，年满则授知府，翰林常贱之，谓之钻狗洞。初入馆为庶吉士三年，更试高等者，授编修、检讨，谓之留馆。次者改六部主事，内阁中书。若知县，皆先除，不限常格，俗谓之老虎班。

翰林最重前辈。一科至七科，称前辈，自称学生，名次亦然。七科以上，自称晚生，十三科以上，称大前辈，自称如前。馆选后，遣馆人遍投名刺于诸前辈①，谓之大拜越日。具三白刺携红氈登门，躬诣阍人投刺②，谓之求面。白刺不知何昉。或云明万历时，张居正夺情秉政，门生上谒者，多用白刺，以示亲匿。至今仍用，遂为翰林致敬之礼。既入翰林者，虽升沉各殊，遇前辈终不敢失礼。惟由应吉土改官者，谓之庶常前辈，礼稍杀焉③。翰林官，七品甚卑，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唯于掌院称门生；大学士及吏部尚书，则称晚生；吏部侍郎，洎④他尚书总督，称侍生。此外皆称年家眷弟，皆下衔，别于手版⑤。

道光以前，翰林出游者少。偶乞假归，士大夫邀迎恐后，大商富氓，储后辈，张宴歌舞，求翰林一过其家不得。车骑所过，道路瞻望，啧啧称论，或侉旧时相识以为荣，乡塾师常举姓名，以劝子弟。军兴后，翰林益多，每科常八九十人，游谒者车轸相接，楹联便面，忽漫贻投，人视翰林稍简矣。

清朱克敬《暝庵二识》卷2

---

① 名刺：名帖。

② 阍（hūn）人：看门人。

③ 杀：减。

④ 洎（jì）：至。

⑤ 手版：即笏，古代官吏上朝或谒见上司时所执。

翰林掌院

翰林掌院，旧皆以学士兼礼部侍郎，满、汉皆然。自昆山徐立斋、相国元文以文华殿大学士兼掌，桐城张文和公廷玉以礼部尚书兼掌，与往例不同，凡启奏讲书等事满前汉后，不论所居之本官也。长州韩义懿公菼，以礼部尚书兼掌院时亦然。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方望溪入南书房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以《南山集》事系狱。在狱日，著《礼记析疑》及《丧礼或问》。金坛编修澍间入狱视之，至则解磐礴①，咨经诹史②，旁若无人。同系者或讽曰："君纵忘此地为园土，身负死刑，奈旁观发姗笑何？"爰书上，同系者皆洵惧，方阅《礼经》自若。或厌之，投其书于地，曰："命在须臾矣！"方曰："朝闻道，夕死可也。"狱词五上，李文贞公光地力救，圣祖遂宥之。

康熙癸巳，方出狱，隶汉军。圣祖　谕武英殿总管曰："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可召入南书房。"遂命撰湖南峒苗归化碑文。越日，命作《黄钟为万事根本论》及赋一，每奏御，辄嘉赏曰："此翰林中老辈兼旬就之，不能过也。"命以白衣入直南书房，寻移蒙养斋，编校乐律历算书，乃与徐文定公元梦承修乐律。上命与诸皇子游，自诚亲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时诚亲王为监

---

① 磐礴（pán bó）：壮大，雄伟。

② 咨（zī）：跟别人商议。诹（zōu）：在一起商量事情。

修官，性严，承事者多被谯呵①。方遇事持正，王敬之。延为王子师，则南面坐，移王子坐东向，始就讲。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南书房供奉

圣祖旧御读书处曰南书房，在乾清宫南廊下之西，最为清要之地。凡供奉诸员之饮食，皆给于大官，而纸笔之属出自御府，珍果之属撤自御馔者，亦日数至焉。

既御乾清门听政，即召诸翰林至懋勤殿，辰巳前讲经书，午后讲史，或拟谕旨，或咨询庶政，或访问民隐，或讲求学业，或赏花钓鱼，剖析经义。虽为君臣，无异师友。如张文和、蒋文肃、厉廷仪、魏廷珍等皆出其间。此南书房供奉之始也。

南书房之始设也，实在康熙丁巳。供奉诸人不论官职崇卑，皆称南书房翰林。内廷供奉，唯南书房翰林称之，上书房行走者不得有此称也。

供奉诸员亦非专以翰林充之，查初白、李复堂则以举人入，梅文穆、高江村、何屺瞻则以诸生入，方苞以白衣入。其优礼亦非他臣所敢望，赐赉与王公军机大臣同。若上书房，虽亦在内廷，而礼不逮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汉人世职始于雍正

汉文臣无世职，雍正间，以大学士朱轼、张廷玉、蒋廷锡勤劳辅弼，特扩成例，给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即轻车都

---

① 谯呵：谴责，呵斥。

尉也。汉世职盖自此始。又八旗世职袭次完时，有赏恩骑尉承袭罔替之例，汉世职则否，然其后亦准世袭，与八旗同。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世职可并为一

得两世职之较小者，可并为一大世职，如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可并为三等轻车都尉是也。亦及身而止，不再袭。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端木国瑚两得中书

处州之青田故有鹤，而山以鹤名。端木国瑚产是邑，生而神貌肖之，其大父取《易·乾·中孚》两“九二”之义，字之曰鹤田，及晚岁，乃自号太鹤山人，海内外知者多称曰太鹤先生。当阮文达都学两浙时，得舍人，以夸示同朝曰：“吾得青田一鹤矣！”由是声闻天下。

嘉庆戊午①，舍人登贤书。明年，文达佐朱文正典会试，闱中相期以得鹤为至幸，鹤竟不翔。后三十余年，舍人已官于朝，文达适自滇黔觐京师，遇于郊外，与之酌酒文正墓，犹言畴昔闱后，文正以失鹤嗛，惘惘者至数月也。癸巳三月，文达方陛辞，宣宗留之。入会闱，录异才三数人，舍人始在选，朝士惊咤曰：“褵褷老鹤②，尚能高飞耶！”

道光庚寅③，宣宗改卜万年寿陵，那彦成，禧恩得舍人所著《地理元文注》以献。上问近臣：“知此人乎？”曹振铸

---

① 嘉庆戊午：即1798年。

② 褵褷（lí shī）：羽毛濡湿粘合的样子。

③ 道光庚寅：即1830年。

对曰："此浙江名士，臣久闻其名。"遂诏浙江巡抚刘彬士召之。时舍人方倚隐囊，注《周易》，闻命，颠出坐后，左右扶之起，乃曰："吾竟以方技名乎？"寿陵既定，将以知县用，原荐者为奏曰："国瑚大挑一等，不愿为县令，故改授教官。"上乃特授内阁中书，加六品顶带，人以是益高之。癸巳成进士，仍以知县请改归中书。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国史馆职掌

国初沿明制，唯修列圣实录附载诸臣勋绩、履历、官阶。康熙朝，圣祖钦定功臣传一百六十六余人，名曰《三朝功臣传》，藏于内府。雍正朝，修《八旗通志》，诸王公大臣传始备。然唯载丰沛世家，其他中州土族勋业懋著者，仍缺如也。所取皆本家乘，秉笔词臣又复视其好恶，任意褒贬。如开国名臣何温顺公和理，费直义公英东等诸传，寥寥数则。而蔡绥远、毓荣、苏侍郎拜几至万言，皆剽窃碑版中语。高宗知其弊。乾隆庚辰，特命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简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将旧传悉行删薙①，唯遵实录、档案所载，详录其生平功罪，案而不断，以待千古公论。后又重修《王公功绩表传》、《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书，一如其例。嘉庆庚申，仁宗复命补修列圣本纪及天文、地理诸志，儒林、烈女等传附之。其续录者，以十年为则，陆续修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

---

① 薙（ti）：除去野草，此处为删除。

年中华书局版

一尚书二侍郎新制

光绪丙午九月①，改定新官制，始以一尚书二侍郎为一部之长官，不分满、汉，非若前此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也。

改官制之动机，则本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其事在乙巳，实发义于袁世凯，张伯熙等赞助之。初派载泽、徐世昌、端方、戴鸿慈五人，既因吴樾炸之于天津东站，世昌、绍英止不行。得旨，改派尚其亨、李盛铎分赴欧美。自炸弹案发，廷议乃汲汲于警政，特设巡警部，以徐世昌任尚书，赵秉钧任侍郎。又命王治馨率巡防八百人入京，筹保安、诘奸暴。数日之间，车不方轨，人异道行，街市溲便者处罚，盖猝然改观焉。樾匆促掷弹，弹遽发，自腰以下熸焉②。当时知为吴樾者，不过数人，又不敢言。警部立，任史伯龙为侦探，乃于桐城会馆侦得之，不逮捕家属，不株连馆人，盖与雍、乾时之展转荼毒稍异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武　阶

本朝官制，文职以大学士为第一官，以光禄大夫为第一阶，此士大夫所熟知。而询于武职，率多茫然。前明郎仁宝《七修类稿》首卷备载当时文官品级阶资，而不及武官，非必重文而轻武，亦由闻见所习然耳。

---

① 光绪丙午：即公元1906年。

② 熸（jiān）：火熄灭。

谨按，我朝八旗武职，以领侍卫内大臣为第一品，内大臣、步军统领、各旗都统、各省驻防将军、都统为从一品，绿营武职无正一品，以各省提督为从一品。其武职封阶，旧例正、从一品俱封荣禄大夫，正二品至从五品俱封将军。后移荣禄大夫为文职从一品之封，改封武职正一品为建威大夫，从一品为振威大夫。乾隆五十一年，复改定正一品封建威将军，从一品封振威将军，正二品封武显将军，从二品封武功将军，三四品俱封都尉，五六品俱封骑尉，八九品俱封校尉。又定公、侯、伯并封建威将军。

余官江南时，总督为任城孙寄圃先生，将军为普恭。普恭气凌人，每与总督争仪注，常以将军职分较大为言，孙亦怡然听之。谨按，乾隆二十七年定例，总督未加衔者，将军衔大，班次在总督前。若加衔者，其班次即当照衔序定，此例尚在将军未改从一品之前，此普所不知也。但旧例各省驻防将军本列正二品。乾隆三十二年因总督系从一品，将军亦当为从一品，使外任文武统率大员品制相当。奏准改将军为从一品，则将军并不能大于总督，此则普所宜知也。无何①，寄圃先生晋揆席②，笑谓普曰："大学士班次想不在将军之后乎？"普为爽然③。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4

---

① 无何：不久。

② 晋：升。揆席：指宰相之位。清代大学士相当于宰相。

③ 爽然：默然，没什么说的。

绿营武阶

国初绿营提督①，总兵带有左都督、右都督衔者，正一品；带都督同知衔者，从一品；带都督检事，署都督事衔者，正三品。至乾隆十八年省去都督等衔，始定都督为从一品，总兵为正二品。游击初制正三品，后改从三品。都司初亦正三品，后改从三品，今改正四品。守备初列正四品，后改正五品。河营守备初照千总品级，后定为从五品。守御所千总初列正五品，后升为从四品，今改从五品。卫千总初列从五品，今改从六品。其七品以下，旧制未设官阶，其经制外委千总经制外把总及额外外委，亦向无品级。于乾隆五十一年，定以经制外委千总为正八品，经制外委把总为正九品，额外外委为从九品。合计绿营武职一品无正，七八品无从，实共十四阶，与文职稍殊。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4

八旗之制

我国家以神武开基，龙兴之初②，建旗辨色③，用饬戎行④。始建两翼，其后归附日

---

① 绿（lù）营：兵制，始于明时。清入关后，规定各省汉族兵众用绿旗，称为绿营兵或缘旗兵，有马兵、步兵、守兵三等。在京师的，称五城巡捕营总兵，其余分屯各省，隶属于提督总兵。总督，巡抚节制提镇，兼领本标旗兵。总兵之下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职。

② 龙兴：指新王朝的兴起。

③ 建旗辨色：将部队分成若干部分，每部分建立不同颜色的旗帜做为标志。

④ 用：以。饬：治。戎行（háng）：军队。

众，乃析为八。以本部所属者为满洲，蒙古部落而迁入者为蒙古，明人为汉军，合为二十四旗，制度备焉。每旗制，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参领五人，佐领以百丁为率，无定官，而每以骁骑校一人隶之。镶黄、正黄居都北址，次两白，次两红，次两蓝，皆四周星拱以环楚城。

凡城池、衙署、仓库皆以骁骑马兵守之，各于禁门外置公厅，都统副都统更番值夜，以备不虞①。火灾则各往救之，出境者不预焉。禁城灾则并往视，怠者绌之②。皇上巡狩则增街衢之守，（俗名街堆子。）归则撤之。

每三岁编审户口，稽其幼壮，除其逃亡，书版藏于户部，其有冒充滥人，以及隐匿不报者，罪其有司焉。阅选秀女，以三年为率，届期，户部移文造籍申选，有隐匿不报者罪之。旗人有所逃亡，递申刑部以督捕焉。

大阅士卒，皇上亲御甲胄，巡阅营队。八旗将士，简精蓄锐，集于演所，肃听军令。阵法：汉军火器、左翼四旗以次而东，西上；右翼四旗以次而西，东上。每旗鹿角二十步③，卒八十八，引旗四人④，长枪手二十。鹿角旁列炮十，鸟枪百，籐牌百，矿夫三十人，御炮车夫百人。纛十⑤，执纛卒三十。小旗二十，负旗将士二十。红旗二十，麾旗二，金五，鼓一，

① 不虞（yú）：没有预料到的事。

② 怠者：疏忽、怠惰的人。绌（chù）：通：黜"，罢免。

③ 鹿角：古时营寨前的一种防御工事，即将带枝的树木削尖，半埋入地，以阻截敌人进犯。

④ 引旗：旗手。

⑤ 纛（dào）：军旗。

金夫十，海螺五。每旗参领三，散秩官十，骁骑校十，每翼都统二，副都统每旗各一。满洲火器营左翼四旗在汉军左翼，右翼如之。鸟枪夫百二十人，护军百二十人，总统五人。每旗纛二，执纛三，海螺十人，金五，鼓一，委传宣官八人。金下麾旗者扬旗，鼓声大作，鹿角夫前进，分队而立，籐牌卒跳舞作斩虏状，分合如法，三作而退。鼓声一起，鸟枪夫列队而进，枪声齐发，声乱声虚之地，子落者罪之。麾旗者落旗，金声初奏，枪声顿止。俄而擂鼓如前，如是者九。连环枪作，满洲前锋护军乘马者自两翼出，彼此奔驰，烟雾冲天，三军作冲围状，呼声如阵，盘旋者数，枪止乃已。金声再奏，八旗骁骑卒冲阵而出，海螺画角齐奏①，旌旗耀日，队伍整暇，传宣官呼收兵者三，军士咸顿首欢呼，再叩而退。兵部臣告礼成，上还御营。翌日赏赉有差。

每岁春秋咸集于仰山洼村（在德胜门外十里。）简练如仪，惟将士衣素服，不著戎胄以别之。演试火器炮石，岁以春秋，用兵臣奏请钦命大臣，同汉军都统演炮于卢沟桥。八旗以次演之，及牌者有赏，否则罪之。军政五载一举行，有四：一操守，曰廉、平、贪；一才能，曰长、平、短；一骑射，曰优、平、劣；一年岁，曰壮、中、老，以次定赏罚焉。故其纪律详明，守职綦重，仿《周礼·遂人》之制，举而为官，出而为伍，凡力能舞勺者，无不持殳执锐，为王御侮。其较前代养抚市井之

① 画角：一种乐器，用于军队中可作为号角，用来报警。

徒，而徒靡费国帑①，得失不啻倍蓰矣②。但承平日久，休养生息，甲兵有额，而生齿浩繁，加以奸宄之徒冒滥其籍③，故使闲者日众，不事生业，不无穷匮。虽国家屡有厚赉，难以博济其众。若在朝公卿，有为国家计久远者，宜仿《周礼》寓兵于农之策，开恳塞上闲田，以及京畿旗税官地，使其各事南亩，生有定业。时务农，暇以讲武，国家若有所调遣，可朝呼而夕至，则其体恤耆旧之制④，益昭然从厚矣。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0

领侍卫内大臣

国初八旗诸将士，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为皇上自将，选其子弟曰侍卫。日侍禁廷左右供趋走者，曰御前侍卫，稍次曰乾清门侍卫；值宿宫门者统曰三旗侍卫。设领侍卫内大臣六员，内大臣六员，散秩大臣无定员，俱以世荫公侯勋旧大臣并王公子弟充之。其班列尚书下，侍卫跻三阶⑤，选其才俊者充随印协里事务。班领十二员，掌文书政令诸事。凡六班，分奇偶以为离合，十二日为一转。每班，先于圆明园直宿四日⑥，入禁中直宿二日，余六日为休沐之暇，更番轮直，行幸驻跸宿卫⑦，一如禁中制。扈从⑧，则后扈二人，于御前大臣

① 帑（tǎng）：库府中的钱财。
② 啻（chì）：只。蓰（xǐ）：数倍。
③ 奸宄（guǐ）：坏人。
④ 耆（qí）旧：故旧。
⑤ 跻（jī）：登，升。
⑥ 直：通值。下文“直”皆为此“值”。
⑦ 驻跸（bì）：古代帝王出行，途中停留暂住。
⑧ 扈从：随行侍卫。

中简之，前引十人，于内大臣、散秩大臣及御前侍卫中简之。效庙诸大祭祀，升殿庆贺，及巡幸殿跸，回銮日引导，常日驾出，则以侍卫二十员充前导队。豹尾班侍卫，选功臣后裔十人，日派二十人直后左门。乘舆出入，以十人执豹尾枪，十人佩仪刀，侍于乾清门阶下左右。驾出，侍卫殿于后，以领侍卫内大臣一人领之。巡幸方岳、木兰行围，御前大臣、侍卫暨乾清门侍卫，均随从轮直，侍卫以二班或三班随从。日行二十人，前导左右各十人，名曰傍扈。豹尾枪殿如常制。次二班侍卫列队后行，或内大臣散秩大臣一人，侍卫什长二人，率黄龙大纛行，其余仍分令稽察窬越喧哗者驻跸行营①，以内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二人入直，分宿御营两厢。御营黄幔城旌门以侍卫二十人四隅分宿，网城门内以侍卫什长三人率亲军校等三十人环拱宿卫。御跸圆明园日，以领侍卫内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一人于朝房驻宿，禁城，则命内大臣一员代之。

朝会班次，岁于十二月将应入座之一品武大臣、散秩大臣、前锋护军统领暨外省来京之将军都统，开列职名进呈，恭候钦定。散秩大臣世袭者，缺出，移咨该旗，将应袭人员开送引见补授。其兼摄者，为上驷院侍卫，每旗七人，鹰鹞房、鹘房、十五善射、善骑射、善鹄射、善强弓、善扑等处，统于三旗。

汉侍卫一甲一名者充头等侍卫，一甲二名三名充二等侍卫，二甲则简选三等侍卫，三甲则简选篮翎侍卫。

---

① 窬（yú）越：穿越。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御营制度

凡列圣每岁秋狝木兰①，巡幸直省，除近畿数处建行宫外，其他皆驻跸牙帐②，名曰御营，亦崇尚俭朴，兼不忘本之意也。定制，护军统领一人，率其属预往相度地势广狭，同武备院卿、司幄及工部官设立行营。中建帐殿御幄，缭以黄漆木城③，建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正南暨东西各设一门，正南建正白，东建镶黄，西建正黄。护军旗各二，东西门侧三。设连帐旌门，领侍卫内大臣率侍卫亲军宿卫。网城门八旗护军统领率官兵宿卫，又外八旗各设帐房，专委官兵禁止喧哗。御营之前，扈从诸臣不得驻宿④，东四旗在左翼，西四旗在右翼，均去御营百步。扈从人等各按翼驻宿，皆北上，最前为王公，次大臣侍卫，其次大小官员扈从人等，皆按旗分品秩安立行帐。御前大臣、内府官员人役均驻北面，去行营二里外。前锋营相形势设卡伦于路左右⑤，各竖飞虎旗帜以为侦哨，以禁行人之喧嚣者。其中顿营或一或二，各视途之远近焉。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

① 狝（xiǎn）：秋猎为狝。木兰：清代围场名，在今河北围场县地。

② 驻跸（bì）：帝王出行，中途暂住。跸，帝王车驾。牙帐：门前竖有牙旗（以象牙为饰的将帅大旗）的军帐，即将帅之帐。

③ 缭：围绕。

④ 扈（hù）从：随从。

⑤ 卡（qiǎ）伦：清代在东北、蒙古、新疆等边地要隘，设官兵守望，并营税收的地方叫卡伦。

清代汉军初制

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文皇帝悯之①，拔其少壮者为兵，设左右两翼，命佟驸马养性、马都统光远统之。其后归者渐多。入关后，明降将踵至，遂设八旗，一如满洲之制。康熙中，平三逆，其藩下诸部落亦分隶旗籍。雍正中，定上三旗每旗佐领四十，下五旗每旗佐领三十，其不足者，拨内务府包衣人隶焉，于是其制始定。盖虽曰旗籍，皆辽、沈边氓及明之溃军败卒。今生齿日繁②，其从龙丰沛旧臣③，尚不能生计富饶，而聚若辈数万人于京华，又无以令其谋生之道，其当轴者宜有远略欤？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2

文臣射鹿

每岁射布靶时，汉大臣官员有能射者，亦许与及，上每特赐花翎以旌奖之。赵谦士侍郎每岁贯侯，屡为文臣之冠，上甚嘉之。戴文端公衢亨任修撰时，随从木兰④，尝射鹿以献，纯皇帝大悦，曾赋天章以纪其事焉。惟江畹香中丞兰于习射时，甫弯弓⑤，其韘崩坏⑥，弓矢尽落于地，上大笑，时谓之“江三丢”云。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

① 文皇帝：清太宗皇太极。

② 生齿：人口。

③ 从龙丰沛旧臣：指在故乡就跟从皇帝创业的老功臣。

④ 木兰：围猎场名，相当于今河北省围场县地。

⑤ 甫：刚，才。

⑥ 韘(shè)：古人射箭时戴在右拇指上用以钩弦的工具。

射布靶

国家以弧矢定天下①，凡八旗士大夫无不习勚弓马②，殊有古风。每岁上狩木兰前③，将派往扈从王宫大臣文武官员等习射于出入贤良门④，上亲阅之以定优劣，其中三矢以上者，优赉有差⑤。今上自甲戌春，命八旗护军，前锋营每旗拣选善射者百人，上亲阅视，其中优者，立为擢升，岁以为常，大有安不忘危之意。然周制有大射、燕射、宾射之别，及称狝前习射⑥，有古人燕射之意，至于春秋大射之仪尚未之备。余立朝时，每为言官等言之，初未有入奏者。然此大礼，终必有议及之日也。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鹰狗处

鹰狗处向在东华门内长街，设总统二人，以侍卫兼之，豢饲御前鹰狗，以备蒐狝之用⑦。其牧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许其蟒袍纬帽，为执事人中之品最高者。今上壬戌，以其非急务，不宜蓄于禁垣内⑧，因命迁于东安门内长房，其职事为之稍贱，众视为冗员焉⑨。

---

① 弧矢：指武力。弧，木弓。

② 勚（yì）：劳苦。

③ 木兰：围场名，约今河北围场县地。

④ 扈（hù）从：随从。

⑤ 优赉：优待赏赐。

⑥ 狝（xiǎn）：秋猎。

⑦ 蒐狝（xiǎn）：春猎为蒐，秋猎为狝，这里蒐狝连用则泛指狩猎。

⑧ 禁垣：帝王宫墙之内。

⑨ 冗（rǒng）员：闲散多余的人员。

有吾宗室琅璀侍卫萨彬图者，素好与文士交，及兼鹰狗总统，因书鹰狗处少卿衔帖，投刺于翰苑家①，众争笑之。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海军衙门之创设

光绪癸未、甲申间②，法、越战事起，侍讲学士张佩伦上疏请大兴海军，朝议韪之，未遑行也。乙酉春，中、法和议成，始决议兴办。于是，建海军署于京师，以醇亲王督其事，贝勒奕劻、李文忠公鸿章副之，而曾忠襄公国荃、刘壮肃公铭传、曾惠敏公纪泽及容贵皆会办。醇固不知军，文忠总其成，然小事则不暇过问，且京津路隔，亦无由遥制，忠襄，壮肃皆疆臣，不过与议而已。故署中事，悉决于惠敏一人，规划精密，世称道之。

署中各科司员皆满人，十九纨绔子，非特不知海军，亦且未谙陆军，第以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惠敏病之，谋所以参用汉员者，孝钦后焉，密敕容贵为之备。容本市井无赖，徒以出射勋阀，得挑乾清门侍卫，因缘媚宫闱，不数年荐至都统，孝钦特用之会办海军，第以钤制诸汉大臣而已。容至署，既尽用所亲为司员，又欲以满人充海军将校，惠敏不可，容乃大恨，所以龁龁之者甚至③。惠敏愤，遂病，容更荐一欧医，使以药鸩之。惠敏卒，海军署遂无汉人踪迹，都人士目为新内务府。后某国以汽舟进，乃置

① 投刺：投递名帖，拜访。翰苑：文人荟萃之处。

② 光绪癸未、甲申间：即1883年至1884年间。

③ 龁龁（yǐ hē）：引申为毁伤、倾轧等意，原为咬。

轮船公所，某国又进电灯，复置电灯公所。两所皆直隶海军衙门，调用旗员至数十人，月领巨薪，每二年开保一次，悉照军功异常劳绩，敕吏、兵部不得驳议。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皇帝典学

皇帝典学之制，入书房，御宝炕，炕有宝几一，置备应读藉，师傅则于炕前设矮几二，矮椅二，俾其坐而教授。每晨功课，以二小时为度。宣统帝典学礼节，奉监国摄政王谕，酌量变通，皇帝御正中宝座，前置宝案，师傅三人分据二席，面皆北向，与宝案距离二尺许。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12月中华书局版

皇子典学

乾隆丙辰正月奉旨①："着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梦、邵基为皇子师傅，着钦无监择日开学。"旋择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皇长子、皇次子到学，总管太监传旨，皇子应行拜师礼，诸臣固辞，遂长揖，赐赉文绮笔砚之属，与雍正癸卯同。

少顷，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进见，面谕曰："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都导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高宗又谆谕皇子："师傅之教，当

---

① 乾隆丙辰：即公元1736年。

听受无遗。”故高宗御制《怀旧》诗注：“皇孝择徐元梦、朱轼、张廷玉、嵇曾筠四人为予兄弟之师，命于懋勤殿行拜见之礼，示尊重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九　卿

汉制，以太常、光禄、卫尉、廷尉、太仆、大鸿、署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明以都察院与六部称七卿。

国初，则尝益以理藩院而称八卿。咸丰戊午，因会讯故相耆英一案，命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枢臣遍检档册，并未指定何项衙门为九卿。时军机章京焦佑瀛倡议，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顺天府尹、宗人府丞、理藩院九项当之，于是，九卿之名始定。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八旗官学

雍正中，设八旗官学，凡三品，设咸安宫官学在西华门内，择八旗子弟之尤俊秀者充补学弟子。月有帑糈①，不计岁月，俟入仕后，始除其藉。特派大臣综理其事，其教习皆用进士，或参用举人，非旧制也。其次曰景山官学，在景山内，皆内务府子弟充补。其制与咸安宫同，为内务府总管辖。其次曰八旗官学，每旗各设学一，择本旗满洲、蒙古、汉军之子弟补充。以十年为期，已满期未及中式者，即除其名，另为挑补。为国子监祭酒所司，亦附

① 帑（tǎng）糈（xǔ）：钱粮。

于太学之意，其立制非不详备。然近日所司者或以贿进，教习惟图博其进身之阶，不复用心课艺。或有处馆于外，终岁不入学者，其子弟挂名其间，亦图免博士弟子之试。其视太学生以贿进者，相去无几，实有负祖宗之良法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 9

正音书院

国朝施鸿保《闽杂记》云，闽中各县，从前皆有正音书院，所以训习官音也。雍正六年，钦奉上谕："凡官员有　民之责，其言必使人人共晚，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登仕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①，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②，于是添设假借③，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论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射为编氓④，亦不能明白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动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会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及教

① 对扬：应答称扬。

② 胥吏：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

③ 假借：指翻译之事。

④ 编氓：普通百姓。

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细，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于通达矣。”各处正音书院，盖当时督抚遵奉上谕，饬属所建，无如地方官皆视为不急之务，任其坠废，以予所见，惟邵武郡城，尚有正音书院，亦改课诗文矣。

按南蛮鴃舌，自古病之到。我朝有正音书院之设，亦周官大行人谕言论协辞命之遗意也。然今知有此事者鲜矣。

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15

武生武举

文秀才称生员，武秀才则祗称武生①；文科中式者称举人，武科则祗称武举。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②，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又世俗称武职一级管一级，谓都司可棍责守备，守备可棍责千总，此无稽之谈也。康熙三十八年，奏准武职上司将所属末弁，如有事故，并不揭参③，任意笞辱者，罚俸一年，笞辱守备以上者，降二级调用，此亦武职所应知也。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4

堂　子

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祇于静室，名曰堂子，实与古明

---

① 祗：只。

② 宴：指科举考试后所举行的宴会，由州县长官宴请考官、学政以及中式诸生。文举之宴称鹿鸣宴，取《诗·小雅·鹿鸣》篇名，武举之宴称鹰扬宴。

③ 揭参：揭露检举。

堂会祀群神之制相符，犹沿古礼也。

既定鼎中原①，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即会祀诸神祇者。南向前为拜天圜殿，殿南正中设大内致祭立竿石座。次稍后两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为诸皇子致祭立杆石座，诸王、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②，均北向。东南建上神殿，南向，相传为祀明将邓子龙位。盖子龙与太祖有旧谊，故附祀之。

岁正朔，皇上率宗室、王、公、满一品文武官诣堂子，行拜天礼。凡立杆祭神于堂子之礼，岁以季春、季秋月朔日举行③。祭日悬黄幡④，系采绳，缀子色缯百缕，楮帛二十有七⑤，备陈香镫⑥。司俎官于大内恭请神位⑦，由坤宁宫以彩亭舁也⑧，行中路至堂子，安奉于祭神殿内东向，陈糕饵九盘，酒琖三。圜殿陈糕饵三，酒琖一，楮帛如数。司俎官以赞祀致辞行礼。大内致祭后，越日为马祭神于堂子如仪⑨。

凡月祭，孟春上旬三日⑩，余月朔日，大内遣司俎官率堂子官吏于圜殿奠献糕酒，行礼如仪。是日，内管领一人，于上神殿献糕酒楮帛，亲、郡王各遣护卫一人，于上神殿南楮帛。

凡浴佛之礼，岁以孟夏上

---

① 定鼎：指建立王朝。

② 贝勒：八旗官，职名。

③ 季春、季秋月：春、秋两季的末月，即三月和九月。

④ 幡（fān）：长条的旗子。

⑤ 楮（chǔ）：指纸。

⑥ 香镫：祭祀用的灯火。镫，同“灯”。

⑦ 司俎官：主持祭祀之官。

⑧ 舁（yú）：抬。

⑨ 越日：明日。

⑩ 孟春：正月。

旬八日①，司俎官率执事人等，自大内请佛至堂子祭神殿，陈香镫献糕酒，王公各遣人献糕。执事设盥盘，赞祀二人浴佛毕，六酌献，三致祷如仪。是日大内及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②。

凡出师殿拜堂子之礼，皇上亲征（如仁皇帝征噶尔丹事），诹吉起行③，内府官预设御拜褥于圆殿外，及内门外御营黄龙大纛前，兵部陈螺角，銮仪卫陈卤簿均如仪。皇上先诣圆殿，次诣纛前，均行三跪九叩礼。六军凯旋，皇上入都门，先诣堂子行礼。命将出师，皇上率大将军及随征将士诣堂子行礼，仪均与亲征同。凯旋日，诣堂子行告成礼，均与古之祃禂告功明堂之礼相同。

实国家祈祷之虔，百神之所佑庇，与商、周之制若合符节，所以绵亿万载之基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8

谥　法

定例：一品官以上应否予谥，请旨定夺。二品以下无谥，其有予谥者，系奉特旨，或效职勤劳，或没身行阵，或以文学，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④。而乾隆十七年，韩菼以工制义追谥“文贞”；三十年，王士祯以工诗追谥“文简”，尤为稽古殊荣⑤。

追谥

有因其子孙奏请而追谥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西安副都统阿鲁疏奏，臣父济世哈，因军前效力，擢用至正红

---

① 孟夏：四月。
② 不理刑名：不处理犯人。
③ 诹（zōu）吉：商订好日子。
④ 邀：取得。茂典：雅事。
⑤ 稽古：意即从未有过的。

旗都统，刑部尚书，三等男，于康熙元年八月内病故，未蒙谥典，伏乞皇上加恩赐谥，允之，得谥“勇壮”，此尤为盛朝旷典，此后未有踵而行之者①。

夺谥

有生前得谥而身后削夺者。和硕端重亲王博洛于顺治九年三月得谥“定”，十六年十月追降贝勒，夺谥。又礼部侍郎加尚书衔沈德潜于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得谥“文悫”，四十三年三月夺谥。又云贵总督卞三元于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得谥“恪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夺谥。以劝忠励绩之事，仍严黜陟予夺之权②，亦视其人之自取而已。

谥“文”

凡由词臣出身者，谥法例准以“文”字冠首。惟乾隆二十一年兵部尚书参赞大臣鄂容安以阵前捐躯请谥，内阁撰“文刚”、“文烈”二谥奏进，上去两“文”字，赐谥“刚烈”，此异数也。又雍正七年，赐吏部侍郎、署直隶总督，赠礼部尚书何世璂谥“端简”。何亦词臣，而不用“文”字，莫详其故，询之馆阁老辈，亦不能答。

谥“文正”

凡臣之谥法，古以“文正”为最荣，今人亦踵其说而不知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

---

① 踵（zhǒng）：脚后跟，此处指后继。

② 黜（chù）：罢免或降职。陟（zhì）：升迁。

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此宋人之说也。《野获编》云：“刘瑾欲中伤杨邃安一清，李西涯东阳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笃，杨慰之曰：‘国朝以来，文臣无以谥文正者，如有不讳，请以谥公。’西涯顿首称谢。卒后果谥‘文正’。”有人改宋人《讥京镗诗》云：“‘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此明人之说也。及恭考我朝鸿称册中所载群臣得用之谥，以“忠”为第一字（肫诚翌赞曰忠，危身奉上曰忠），而“文”为第五字（道德博闻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劝学好问为文，锡民爵位曰文），“正”为第四十一字（守道不移曰正，心无偏取曰正），则竟以“文正”为佳谥之首称，亦似无所据矣。按晋太康中范子安平，东吴时临海太守，后谢病还家，屡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谥“文正先生”。此盖谥“文正”之最先者，见《钱塘先贤传赞》。我朝之得谥“文正”者，百余年来亦不过数人，如瞧州之汤，诸城之刘，大兴之朱，皆足媲美前修。道光以来，则惟歙县曹太傅而已。相传吾闵安溪李公，初拟谥“文正”，后以在学政任内夺情事，改谥“文贞”。信乎此谥之难能而可贵也。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4

皇室无骨肉情

清祖制：皇子生，无论嫡庶，一堕地，即有保母持之出，付乳媪手。一皇子例须用四十人；保母八、乳母八，此外有所谓针线上人、浆洗上人、灯火上人、锅灶上人。至绝乳后，

去乳母，添内监若干人为谙达①，所以教之饮食，教之言语，教之行步，教之礼节。至六岁，则备小冠、小袍褂、小靴，教之随众站班当差。教之上学，即上书房也。黎明即起，亦衣冠从客而入乾清门，杂诸王之列，立御前。所过门限不得跨，则内侍举而置之门内，则又左顾右眄，仪态万户而雅步焉，皆谙达之教育也。自堕地即不与生母相见，每年见面有定时，见亦不能多言，不能如民间可以随时随地相亲近也。至十二岁，又有满文谙达都国语。至十四，则须教之以弓矢骑射。至十六或十八而成婚，如父皇在位，则群居青宫②，即俗呼阿哥所也。如皇崩，即率所生母并妻分府而居焉。母为嫡后则否，盖子已正位，即奉为太后矣。按自襁褓至成婚，母子相见迨不过百余面耳，又安得有感情哉？皇女得较皇子为尤疏，自堕地至出阁，仅数十面。更可诧者，每公主出嫁，即赐以府第，不与舅姑同居，舅姑且以见帝礼谒其媳。驸马居府中外舍，公主不宣召，不得共枕席。每宣召一次，公主及驸马必用无数规费，始得相聚，其权皆在保母，则人所谓管家婆也。公主若不贿保母，即有所宣召，保母必多方间阻，甚至责以无耻。女子多柔懦面软，焉有不为其所制者。即入宫见母，亦不敢曲诉，势分相隔，不得进言，即言亦不听。所以有请一代公主，无生子者，有亦驸马侧室所出。若公主先驸马死，则逐驸马出府，将府第房屋器用衣饰全数而入于宫中。

---

① 谙达：满族语，意为伙伴、朋友。

② 青宫：太子居住之宫。太子居东宫，东方色为青，故又称青宫。

除屋宇外，其入保母腰缠者，不可改也。大抵清公主十人而九以相思死。清之公主，子女众多而又夫妇相得如民间者，二百年来仅宣宗之大公主，与其夫符珍耳。大公主之初嫁也，有所召，亦为保母所阻，年余不得见驸马面，怒甚，忍而不言。一日入宫，跪宣宗前请命曰："父皇究将臣女嫁与何人？"帝曰："符珍非尔婿邪？"公主曰："符珍何状？臣女已嫁一年，未之见也。"上曰："何以不见？"女曰："保母不使臣女见也。"上曰："尔夫妇事，保母焉得管，尔自主之可也！"公主得命，回府立斥保母，召符珍，伉俪甚笃，生子女八人，可谓有清以来，首屈一指。可见公主夫妇之相隔，帝并不知之。二百年来之公主，皆无此厚颜，故每每容忍，自伤以死。管家婆之虐待公主，尤甚于鸨之虐妓，然宫中不授以照应之权，彼亦不能作恶，特因"照应"二字，推波助澜耳，不亦大可畏哉！不亦大可笑哉！吾甚与大公主为女中豪杰也。或曰：此二者亦沿明制。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上

八旗及王府僚属

国初定制，皇帝亲将之旗有三：曰镶黄，曰正黄，曰正白。诸王分将之旗有五：曰正红，曰镶白，曰镶红，曰正蓝，曰镶蓝。其五旗户籍，皆为王公僚属，沿《左氏》人有十等之制，递为臣仆①，凡所升擢，皆由诸王公掌之。其后升平日久，诸王习于骄汏②，多有虐其

---

① 递：依次。

② 骄汏：当作"骄泰"，傲慢奢侈。

所属不堪言者。世宗习知其弊，故命惟王府护卫诸官仍由本王所擢，其余皆隶有司，诸王之权始绌①。然犹许岁时庆吊趋谒如制②。至今护军营操习，仍用各王府旗纛，犹存旧制。近有妄男子身隶王府旗籍，乃声言并非王府臣仆等语，真故违祖制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 2

旗主旗奴三则

觉罗炳成，号半聋，八旗老名士也。与桐城光稷甫侍御莫逆交。裕庚者亦光之世交晚辈也，炳无三日不在光所。裕自英果敏罢广督后，始携眷居京师内城，亦偶至光宅。一日会食，光坐裕于炳之上，以裕疏而炳亲也。食时，炳与裕不交一言。食毕，炳忽谓裕曰："尔今曰短一过节，我因在汉家，不便挑眼。"裕唯唯谢罪。翌曰，半聋语予曰："凡各项包衣并小五处旗人③，或奴籍，或重台④，例不得与宗室觉罗抗礼。若必不得已，必先半跪请曰：'求赏一坐。'然后坐，方为合礼。裕庚乃汉军小五处包衣旗，必先请命而后坐，裕欺我不言，故诏之。"予笑曰："公等旗人，过节太多。"半聋又曰："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⑤。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

---

① 绌：当作"黜"，减损。

② 趋谒：进见。

③ 包衣：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即奴才、家奴。

④ 重（chóng）台：奴婢所使用的奴婢。

⑤ 掮肩者：清代北京市上有一种人，专以肩背为人家搬运杂物，称掮肩。

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

尝闻道光间有旗人官两淮运使，其妻与扬州知府妻往来。知府汉人也。一日知府妻欲宴运使妻于署，以不谙待满人体，觅一满妇为陪客。遍查同城官眷，惟参将标下中军首备系满人，且世家子，遂往拜致意，守备妻慨允之。届期，盛筵以待，守备妻绝早至。日中，运使妻至，守备妻据炕南面坐，傲不为礼，主人讶之。运使妻一见，即双膝跪安。守备妻曰：“今日主人赏尔饭，不必拘礼，可坐下。”运使妻又双跪谢，然后坐。及席设，知府妇推运使妻首坐，守备妻曰：“今日我在此，彼不便坐，我代坐可也。”运使妻为人送箸斟酒，侍立于侧，若奴隶然。守备妻曰：“尔不可拂主人盛情，权坐下同啖可也。”又请双安始就坐，局促至不敢举箸，而守备妻则据案大啖。席散客去，守备妻欣欣然，运使妻悻悻然，知府妻则皇皇然，不明其故，继闻人言：守备妻为旗主，运使妻为奴，奴自不与主抗礼也。知府亟趋谢罪，而运使终以此存芥蒂焉。

又道光朝大学士松筠秉政，上甚倚重之。忽请假数日，上不之异也。次日军机召见奏对毕，上忽问曰：“构筠何事请假？”一满军机对曰：“因该旗主家有白事①，松筠照例前往当差。”上曰：“汝往视之，如无甚要事，可命其早日销假。”满军机衔命往，至则见松冠摘缨冠，射白袍，坐大门外司鼓。满军机传旨讫。次早，面奏情形，上大怒，谓该旗主有意侮辱大臣，即日降旨拾松旗，免

---

① 白事：丧事。

其奴籍焉。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中

满洲氏族八大家

满洲氏族以瓜尔佳氏直义公之后，钮钴禄氏宏毅公之后，舒穆禄氏武勋王之后、纳兰氏金台吉之后、董鄂氏温顺公之后，辉发氏阿兰泰之后、乌喇氏卜占泰之后、伊尔根觉罗氏某之后、马佳氏文襄公之后为八大家云。凡尚主选婚，以及赏赐功臣奴仆，皆以八族为最云。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0

包　衣

满朝最虐之政，莫过于汉军①，而包衣则视汉书尤甚也②。盖汉书尚有军人名目，满廷不纯然以奴隶视之。至包衣，名虽满洲，而猥贱与宦寺平列，更为诸王贝勒之奴隶。当未入关时，以所俘辽沈之民，分配为之。迨全辽底定，三入中原，俘虏归命，日益增多，汉军不足隶，乃编为包衣。三藩平后，藩下部兵，暨台湾之众，均编汉军。其奇零不能成旗者，拨归内府，入包衣籍，中涓之职，此辈司之。包衣中必官至尚侍督抚，乃能邀恩升入满洲，谓之抬旗。未抬旗者，虽开府之尊，而一入本王府中，则厮隶同伍。子女成立，必选入府中，充当奴婢。故内府旗人，少数满姓，多数汉姓，如前尚书立山。本姓杨氏，前大学士崇礼，本姓将氏类。不知此等旗人，数典忘祖否耶。

---

① 汉军：清朝将汉族士兵编为军队，称汉军八旗。

② 包衣：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即家奴，奴仆。

民国侯官古灵后人蕙斋《清外史》

达赖喇嘛掣金瓶

今达赖喇嘛为十一辈，其十辈于道光十六年圆寂①。相传达赖喇嘛每于圆寂时，先示人以降生之年，其弟子大堪布，往访得之。小儿初见，即能相识。乾隆中，乃发金瓶至藏，贮数小儿名，掣签以防作伪。圆寂后，驻藏大臣行文各路，民间有呈报生子灵异者，或有微验，藏内则遣大堪布噶布伦持达赖生前常爱用之物数事，杂以他物试之。其儿指取不爽，或见堪布出一二语，乃临圆寂时事，则令其父母携至德庆②。如此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驻藏大臣复验，择日，以金瓶掣签。前七日，各大寺喇嘛虔诚诵经，帮办大臣至大招行礼，用牙签书各小儿名，如其数，人各一签，弥封瓶内盖之。驻藏大臣行礼启盖，掣取其一，对众拆封。既知为某小儿名，则率众至德庆，迎入大招，堪布日夕守护，具奏入呼毕勒罕册。上命章嘉呼图克图至藏，照料坐床。六岁受经，七岁受小戒，即学禅坐，不令臣。藏内公事皆班禅或呼图克图代决。十六岁，乃自理事。达赖喇嘛有金印玉宝，其金印文曰“敕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统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咀喇达赖喇嘛之印”。玉印文同，惟不称印而称宝。又有金册玉册，玉册长六寸余，宽约四寸，页厚二分，边刻龙文。面书“敕封达赖喇嘛玉册”，其字四体，前汉文，次唐古忒文，

① 圆寂：佛教用语，意谓最高的理想境界，后称佛或僧侣逝世为圆寂。

② 德庆：地名，距前藏一站。

次蒙古文，最后清文。图书右行，实则先清文，次蒙古文，次唐古忒文，最后乃汉文也。册凡十五页，不联，金册大小如之，亦十五页，而联其脑，如展书者矣。皆紫檀座盛。班禅额尔德尼有金印金册，无玉印玉册。

清姚莹《康輶纪行》卷5

大内密封匣

世宗性雄猜，自以夺嫡践位，恐兆争端，乃于即位后，御乾清宫，召大臣入，谕以建储一事，必须详慎："圣祖既将大事托付朕躬，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早为计。今亲写密封，存之匣内①，置乾清宫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宫中最高处，以备不虞，永为定制。"诸臣奏："圣见周详，臣等遵议。"乃令诸臣退，只留总管事务大臣，亲书应立皇子之名，密封锦匣收贮。

民国佚官古灵后人蘆斋《清外史》

玉　玺

自汉以来，历代天子沿用"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玉玺，即传国玺也。

或曰，历代传国玉玺，相传为元顺帝携之以遁至沙漠，后遂遗失。越二百余年，牧羊者见羊三日不食，以蹄跪地，乃掘获其玺，后归察哈尔林丹汗。天聪甲戎，睿亲王多尔衮获之于额哲母所，其文为汉篆"制诰之宝"四字。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传国玉玺之伪

康熙丙午正月，江督郎廷

---

① 大内：皇宫。

佐奏称溧阳民人顾起龙等，浚河获玉玺，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遣官齐送至京。圣祖大悦，命贮内府，颁重赏有差，并宣付史馆。时有知其事者，谓印为明弘光时新造，南都既陷，一中官怀之而逸，值追者急，乃瘗之于此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乾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铜印

云南孟连土司，极边烟瘴地也。国初，其地归版图，以邻缅甸故，几为瓯脱地。光绪时，以勘边事起，省派员踏验，得其铜印一方，文为“孟连土司之印”，边镌一行小字，文曰“乾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制造”，其左侧又一行小字，文曰“乾字四百二十九号”。此殆以天子万年之仪，坚远夷归化之心欤？

清除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崇祯毁三代文物

上又将内库历朝诸铜器尽发宝源局铸钱。内有三代年及宣德年间物，制造精巧绝伦。商人不忍旧器毁弃，每称千斤，愿拿铜二千斤。监督主事某不可，谓古器虽毁弃可惜，我何敢私为轻重。商人谓宣铜下炉，尚存其质，至三代间物，则质清轻之极，下炉后唯有再烟一缕尔。此则谁认其咎？监督谓圣性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圣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炉，则有监督内官公同验视，罪噜不在我。于是古器毁弃殆尽。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 6

和阗玉鼠

吾浙江素兴贩古玩，业者：有挟巨资列肆于通都大邑，谓之行家；有以些小资本，终日游行陋巷僻乡，贱价收微物，觅绳头以糊口，谓之骨董鬼。间得珍物，以之起家，亦不乏人。故业是者众。嘉禾有张骨董者，曰持数百钱，追随货糖之人，至委巷间，皆巨室后户。忽有阚者，一婢持灰石鼠易糖而入，张向货糖者以百钱得之。至晚，群骨董鬼毕集茶肆，皆出所得物，互相品评。张亦出鼠，识者曰："此灰玉也，值一串。"张唯唯而退。至家，以灰水煮之，作布囊盛米皮磨擦，不数日间，其鼠玉色洁白，二目正红，光华闪烁，出自天成，非嵌入者。张大喜，觅巧匠以紫檀镂细座，香楠为椟，修饰精致，以示行家，许以五十金，张不允。询及是玉出处，何因目赤，行家不能答，曰："欲知究竟，非吴下大贾不能也。"张即赴吴，以示行家，虽啧啧而叹，亦莫究其来历。仅曰："玉色虽佳，为物甚微，不堪入贡，不过为贵公子案头玩赏耳，不出百金。欲多得价，姑寓吾肆中，俟赏鉴家物色之可也。"张许诺，乃交行家。日则列于多宝厨，夜则什袭藏之[1]，如是半载。虽有问者，许价数十金而止。时有相国守制回籍[2]，将起复，广觅贡物，道经行家，瞥见玉鼠，停舆而入。索玩久之，询行家物何来，需价若干。行家对以嘉禾客寄售者，价甚昂。相曰："吾将试之。若系真者，价不嫌昂，即不真，亦值百金。可命客来府

---

① 什袭：郑重珍藏。

② 回籍：回到故乡。

候给值。”行家诺。告张曰：“中堂贵客，汝往听命。若去物真，必索五百金，与我行规五十，若云不真，即百金货之，不可不售，恐后无识者矣。”张欣诺。登相府，已谕阍人留客宿①。相命开内燕，招妻妾子弟咸来贺宝。于是少长毕集，传观玉鼠，皆奖赞二目之异，而腹谤称宝之谬也。入夜，命东西分列四筵，中设黑光明漆几，高供玉鼠。堂中悬五彩琉璃灯，画烛齐辉，又命女仆娈童，较准详表时钟，守报时刻。东筵夫人率众女眷就列，西筵子弟告坐，相则卧胡床②。以矮几列珍馔数品，随意饮啖，且命眷属各举新令，毋以老夫拘泥也。于是猜枚传筹，欢声盈耳。未几，童仆报亥时末刻，相命无哗，灯烛尽息，使众目注视玉鼠，若有异，则报吾知。四座寂然，黑无所睹，莫不窃笑者。未几，时钟十一响，众见玉鼠透红光一线，渐引渐长，高与屋等，众皆咤报。相曰：“未尽所长也。”未几，钟鸣十二，光华忽散，通室大明，如坐月光，须眉毕见，众皆感悦，男女成列，奉觞上寿，相捻须大笑。受爵称庆毕，光亦渐敛。罢宴收宝，人各就寝。翌日，相出见张，命之坐，曰：“宝物真矣，汝从何处得来？”张诡对曰：“小人之祖，薄宦山右，得之市肆，以为传家之宝，本不忍舍。今小人为饥寒所迫，姑以割爱，实无价也。”相曰：“得之山右，信然。姑陈尔价。”张虽领行家先入之言，嗫嚅不能出口。相命仆以珠盘给之，谕其自度。张本欲拨五百珠，心慌目乱，错

① 阍人：守门人。

② 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也叫交椅、交床。

拨五万珠，仆以呈相。相大笑曰："五万金不为多，但毋后悔。"即唤行家至，相曰："客已货乃宝，白金五万，与尔五百金作行规，速为立券。"行家欣然书之，授张署押，囊金同归。行家叩张物之所宝处，奚不明告我等，今已售矣，请述其异。张无可对，直告以不知之故。行家贿相府阍人而探之，阍人曰："府中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无从深悉。"无几，有某词林者①，主之门人也，吾等转告以得宝事，请词林入贺，可以问而知之。爰启词林，登堂申贺，乃言曰："闻师相所得至宝，请以广门生之闻见。"相出玉鼠视之，词林曰："二目之赤光，异则异矣，然《博古图》《集古录》考证诸书所未载，何称宝为？"相曰："此大内物也②，儒生焉得见之，而注于图录乎！"词林曰："然则师相何以知之？"相曰：此物唐天宝间和阗所贡③，相传以夜光玉琢成，其两目之异，遇子时能放光华，以辟恶物，是以先朝藏于书林，则蠹鱼不生而古籍完好。因兵燹之后，贼携之山右，遂失所在。而天府所藏珍器册档内，注开甚明。自失此物后，往往书籍蠹损。当今每命山右巨卿密谕访觅，久无下落。今为老夫所得，以应上命，必喜出望外，真百万黄金，无以觅此至宝也。"词林再拜而退。张闻是言，拥厚资而回，访之失物之家，果国初为山右中丞，属下以赠公子，作盘中玩物，初不知目光之异，不甚宝贵。今家已中落，玉鼠在尘土中掩埋失色，小婢偶拾之以易糖食，竟

---

① 词林：翰林。

② 大内：皇宫。

③ 和阗：县名，今新疆和阗县。

为张骨董起家之端，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清吴芗厈《客窗闲话》卷 3

桃　核　舫

姑苏金老貌甚朴，而有刻棘镂尘之巧。其最异者，用桃核一枚雕为东坡游舫。舫之形上穹下坦①，前舒后奋②。中则方仓四围，左右各有花纹短窗二，可能开阖③，启窗而观。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为东坡，坐而倚窗外望。禅衣冠坐对东坡而俯于几者，为佛印师。几上纵横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横洞箫而吹者，则相从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铛④，童子平头短襦，左手执扇，伛而飏火⑤。舫尾老翁，椎髻芒鞋⑥，邪立摇橹⑦。外而柁篙篷缆之属，无不具也；舷槛帘幕之形，无不周也。细测其体，大不过两指甲耳。

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抚宋公家藏一器，左侧窗败，无有能修治者，闻金老名，赠银十饼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制也。世间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气不静，气静而神不完，与无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传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清朝野史大观》第 5 册卷 11 上海书店 1981 年版

核 舟 记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

---

① 穹 (qióng)：象天空那样中间隆起而四面下垂的形状。

② 奋：扬起。

③ 阖 (hé)：合，关闭。

④ 茶铛 (chēng)：温茶器。

⑤ 伛 (yǔ)：曲背。飏 (yáng)：扬。

⑥ 芒鞋：一种草鞋。

⑦ 邪：斜。

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①。

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②。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石青糁之③。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④，佛印居右⑤，鲁直居左⑥。苏黄共阅一手卷⑦，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臣右膝，诎右臂支船⑧，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⑨，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⑩，若听茶声然。其船背稍夷⑪，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⑫，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

---

① 大苏：指宋人苏轼。

② 箬：箬竹。

③ 糁（sǎn）：杂散。

④ 峨冠：高冠。

⑤ 佛印：宋僧，名了元。

⑥ 鲁直：宋人黄庭坚。

⑦ 手卷：只能卷舒而不能悬挂的书画长卷。

⑧ 诎：屈。

⑨ 椎髻：发髻束成椎形。

⑩ 端：正。容寂：面容沉静。

⑪ 夷：平。

⑫ 了了：清晰。

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

魏子详瞩既毕，诧曰："嘻！技亦灵怪矣哉！《庄》、《列》所载①，称惊犹鬼神者良多，然谁有游削于不寸之质②，而须麋了然者③。假有人焉，举我言以复于我，亦必疑其诳，乃今亲睹之。由斯以观，棘刺之端未必不可为母猴也。嘻，技亦灵怪矣哉！"

清魏学洢载《虞初新志》卷10

木天封塔记

余友某君，言其里人王叔明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宝器皿人物，以形罔不肖④。尝刻本天封塔一，塔高约三寸许，周八分有奇⑤，形六角七级。塔外刻唐砖宋石，色灰，如数百年前物。顶覆铁甍，作锈色。旁缀野花秋树，树虬⑥，而花若发幽香。铁之侵蚀纹、石之剥脱纹、砖之腐坏纹、花之吐艳木之落叶纹，疑真疑假。塔内轩敞，凡十四层，间以木板，各层具梯，可旋绕而上。户内坐一头陀，旁置一桌，左肘依桌，右手执扇，袒胸而多髯，如畏残暑未消者。桌旁墙中绘山水人物。塔顶有三人，各依一窗。一老者俯首攀栏；一动年有惊骇状，隐身塔中，半露其面；一则神情与二人不同，椎髻仰面，斜倚栏杆，右足向外，若啸呼状，左臂挂衣，衣势斜，如清风吹来，

① 《庄》、《列》：指《庄子》、《列子》二书。

② 削：曲刀。

③ 麋（méi）：眉毛。

④ 罔不肖：没有不相似的。

⑤ 有：又。奇：零数。

⑥ 虬（qiú）：盘曲如传说中的虬龙。

衣飘忽而靡定①。嘻嘻巧矣！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发　绣

高邮王瑷，进士李炳旦妻，幼通经史，工书画，尤精发绣观音。尝为亲疾发愿，以绢素绣璎珞大士像。析一发为四，精细入神，不见针线迹，宛如绘画，观者叹为绝技。

后年至大耋②，有颂之者曰："父家为王相国，夫家为李相国。高山深林，必蓄非常之宝。书法则卫夫人，画法则管夫人，闲情逸致，应登大耋之年。"一时传为盛事。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卷上海书店1981年版

壶　漏

乾隆丙寅四月，重制壶漏。盖浮漏之制，有求壶、废壶。复壶以播水，建壶以受水，玉权以酾水，铜史以令刻。今之日天壶即求壶遗制，制天壶即复壶遗制，平水壶、分水壶即废壶遗制，万水壶即建壶遗制。至于龙口玉滴，铜人抱箭，亦即玉权铜史遗制。自宋以来，大略相同，唯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今厘为九十六刻，此则有异者也。

其制，计播水壶三，形方，上曰日天壶，次夜天壶，又次平水壶。下有分水壶一，形方，受水壶一，形圆。播水三壶以次漏于受水壶。受水壶上方为铜人，抱漏箭，下安箭舟，水长舟浮，则箭上出，水盈箭尽，则泄之于池。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

---

① 靡定：不定。

② 大耋（dié）：年高。耋，八十岁。一说指七十或六十岁。

局 1986 年版

玑衡抚辰仪

乾隆甲戌正月，玑衡抚辰仪成。玑衡抚辰仪，本浑天仪之规制，而厘以今之度数。其在外者，即古之六合仪，而不用地平圈。盖既测定南北正线，而后置子午圈，则子午圈为南北之正线，平面之四方皆正。又北极出地度，以京师为准，自北极而上五十度五分，即上应天顶，自南极而下五十度五分，即下对地心。而应天顶之衡，则两极正，立面之四方亦正，而地平已在其中，故不用地平圈也。其次内者，即古之三辰仪，而不用黄道圈。盖有天常赤道圈，有赤极经圈，则测得日月星之赤道经纬度，即黄道经纬可推。且黄道与赤道之相距，古远今近，日久有差，而仪器可无改，故不用黄道圈也。其最内者，即古之四游仪，大略相同。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自鸣钟

《枫窗小牍》云："太平兴国中①，蜀人张思训制上浑仪，其制与旧仪不同，为楼阁数层，高丈余，以木偶为七尺直人②，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又有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即执辰牌循环而出。"此全与今之自鸣钟相似。吾乡福州鼓楼上，旧设十二辰牌，届时自能更换，相传此器是元时福宁陈石堂先生普所制，传流至康熙间，为周栎园方伯取去，则亦中土人所造巧捷之法，又岂必

① 太平兴国：宋赵匡义（太宗）年号。

② 直：通"值"。

索之外洋人哉！今闽、广及苏州等处，皆能制自鸣钟，而齐梅麓太守彦槐以精铜制天球全具，界以地平，中用钟表之法，自能报时刻，以测星象节候，不差毫厘，则虽以西人为之，亦不过如此矣。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八

淳化帖①

法帖之久，无如淳化阁帖②。其后鼎、绛、汝诸帖互相仿摹，愈失旧规，近日祖帖收藏家，无过而问者。惟大内所藏，系当日所赐毕士安者，篇帙完善，墨渖如薪③，成亲王曾见之。纯皇帝珍惜如宝，特建淳化轩以贮之，又命于文襄摹刻上石④，颁赐诸王公卿，虽不及原帖之善，亦自成一家焉。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2

金圣叹破砚

吉林宁安县有地名金家沽者⑤，土著多姓金，圣叹之裔也。圣叹大辟⑥，妻孥发配关外，安置宁古塔。今宁安金氏皆圣叹之子孙，其人多以鱼猎为生。宣统已酉，某甲掘地为阱，深八尺，得破砚一，背镌楷书“圣叹”二字，又有篆文“猿”字，虽略有破损，犹可辨认。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

① 淳化帖：即《淳化 阁法帖》，法帖名，因藏于淳化阁而得名。

② 淳化帖：即《淳化 阁法帖》，法帖名，因藏于淳化阁而得名。

③ 渖（shěn）：汁。

④ 于文襄：于敏中，清朝大臣。

⑤ 宁安：黑龙江省宁安县，邻接吉林省，县内有宁古塔。

⑥ 大辟：死刑。

如　意

如意，器物之名，出于印度梵语阿那律之义。柄端作手指形，以示手所不至，搔之可以如意也。又有柄端做心字形者，长三尺许，讲僧持之，记文于上，以备遗忘。菩萨像亦持之。我国古时有搔杖以搔背痒，又记文于笏以备启事，此则兼二者之用者也。唯近世如意，长不过一二尺，其端多作芝形、云形，则仅因其名词吉祥，作为供玩矣。

凡奉册立之后妃，谒两宫，必递如意为贽，上及太后亦以如意赐之。每遇庆典，椒房贵戚竟相购买，而京师东西珠宝市之价，遂较寻常倍蓰矣。其质，或全玉，或三镶，或嵌珠宝，或水晶，或琥珀，或雄精，或黄杨木，下此则以骨角竹木为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皇帝五辂

国朝初制，玉辂、大辂、大马辇、小马辇、香步辇，并称五辇。大朝日，设于太和门东。乾隆癸亥，改大辂为金辂，大马辇为象辂，小马辇为革辂，香步辇为木辂，玉辂仍旧，并为五辂。戊辰，钦定五辂之制。

玉辂，木质髹朱①，圆盖方轸②，饰以青，衔玉圆版四。冠金圆顶，镂金垂云承之，幨帖镂金云版三层。青缎垂幨亦三层③，绣金云龙及羽文相间。系锈金青缎带四，属于轸。四柱

① 髹（xiū）朱：涂上朱色漆。

② 轸（zhěn）：车箱底部四面的横木。

③ 幨（chān）：车帷。

绘以金龙。门垂朱帘，四面各三。环座以朱阑，饰间金彩。阑内周布花毯，中设金云龙宝座。两轮各有十八辐，镂花饰金。贯以轴辕二，两端饰金龙首尾。后建太常十有二斿①，青缎为之，缪绣日月五星②，斿绣二十八宿，里俱绣金龙，下垂五彩流苏③。杆攒竹髤朱，左加阘戟④。右饰龙首，并缀朱旄五，垂青缪。外用纳陛五级⑤，左右阑皆髤朱，饰金彩。驾象一，靷以纠缄朱⑥。陈设时，行马二承辕，亦髤朱直竿，两端钻以铜。

金辂，圆盖方轸，饰以黄，衔金圆版四。黄缎垂幨三层，系黄缎带四，属于轸。后建大旗十有二斿，各绣蛟龙。

木辂，圆盖方轸，饰以黑，衔花梨圆版四。黑缎垂幨三层，系黑缎带四，属于轸。后建大麾十有二斿，各绣神武。服马二。⑦ 骖马四，设游环和铃。

象辂，圆盖方轸，饰以红衔象牙圆版四。红缎垂髤三层，系红缎带四，属于轸。后建大赤十有二幨，各绣金凤。服马二，骖马六，设游环和铃。

革辂，圆盖方轸，饰以泥银衔圆黄革四。白缎垂髤三层，系白缎带四，属于轸。后建大白十有斿，各绣金虎。服马一，骖马三，设游环和铃，余俱如玉辂，大驾卤簿⑧、法驾卤簿用

---

① 太常：绘有日月的大旗。斿(liú)：古代旌旗的下垂饰物。

② 缪(shān)：旌旗的正幅，悬垂饰物所着之处。

③ 流苏：下垂的斿子，用五彩羽毛或丝线制成。

④ 阘（sà）戟：古代兵器。

⑤ 纳陛：登车入座的台阶。

⑥ 靷（yǐn）：引车前行的皮带。纠（xún）：圆形细带。

⑦ 服马：古代一车驾四马，居中的两匹叫服马，两旁的马叫骖。

⑧ 卤（lǔ）簿：古代帝王出行时的仪仗队。

之。遇大朝会则设于午门外。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京官乘舆乘车之沿革

王文简公士祯，有赠南海程驾部可则诗，有“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句。时京师正阳门五更启钥，专许轿入，盖京官向乘肩舆也。杜紫纶太史诏始乘驴车，后渐有之，然帏幔朴素，且少开旁门者。是易轿为车，固在乾隆、嘉庆间矣。

道光初，京官复坐轿，即坐车，亦无不后档。后档者，盖阚门于车旁，移轮轴于车后，取其颠簸稍轻，乘坐安适也。至同治甲子，则京堂三品以下无乘轿者，以轿须岁费千金，一品大员始有多金可雇轿役也。光、宣间，贵人皆乘马车矣。然王公勋戚，尚有乘后档旁门者。

或曰，雍正时，京城已有驴车。乾隆时，刘文正公统勋之车则驾白马，人见有白马车，不问而知其为刘中堂来也。自川运捐例开，骡车始出，故其时又名骡车为川运车。然刘海峰云，雍正时已有骡车矣。

骡车之有旁门，则纪文达始创之。定制，三品以上方得乘用。然光绪庚子后，乘车者为欲安适，咸争乘后档车。盖旧式车坐处，正值轮轴之上，颠播苦，车底苟非编籐为之，行十余里，即困顿不堪言状。唯圉人坐处，距轴最远，所传播动力少杀，为一车最安处。故风日清和，士夫命驾出游，或纨袴子弟为竞车之戏，皆好坐其处。特奔走权贵者，不能以峨冠博带露于外耳。庚后，西式马车盛行，风气又为之一变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

局1986年版

伞盖制度

《大清律例》载："职官伞盖，一品二品，银葫芦，杏黄罗表①，红里。三品四品，红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以上皆三檐。五品，红葫芦，蓝罗表，红里，六品以下，八品以上，惟用蓝绢，皆重檐。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许用油纸雨伞。"又《礼部则例》载："总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黄伞。府左贰以下至县丞、教官，用蓝伞。其杂职以下无伞。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黄伞，守备不用'肃敬''迴避'牌，余视都司。"今文官府佐贰，皆用红伞，武官千总亦然，不自知其僭矣②。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4

清代汉军八旗旗纛

汉军八旗旗纛，皆用描洒金飞虎。前锋营用五色飞虎旗，香山健锐营用黄色绿蓝，火器营用蓝色绿黄，以辨制度云。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2

黄马褂定制

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舆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云。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

① 罗：轻软有稀孔的丝织品。

② 僭（jiàn）：超越本分。

朝服龙团

定制，惟皇上御服朝衣于腰阑下前后绣龙团各四，诸王以下皆用素缎数则，以为辨别。近日南中所绣朝服衣料，无论品级，皆用龙团各四，初无以素褶沾者，余常购市料服之。成王见而责曰："君素称守礼者，亦滥为服用耶？"先辈之知定制若此。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束带定制

束带定制，天潢黄色①，觉罗红色②，八旗满洲蓝色。汉人自公卿以下，青蓝不拘，惟带环按品级。有嵌宝石之玉，以及金银玳瑁，明羊角乌角之类。闻国初带环，用左右两块，系以汗巾刀觿等类③。后增前后两块，取其饰观。今单用腹前一块，带不垂下。或有左右二块，嵌宝石镂金银④，随人可用，不复别等威矣。

清赵遵路《榆巢杂识》卷下

四团龙补褂

旧制，亲王服四正龙补服，郡王服二正二行龙补服。乾隆中，傅文忠公以为与御服无别，乃奏改亲王服二行龙二正龙补服，郡王服四行龙补服以为定制。诸王有特赐四正龙者，许服用焉。异姓初无赐四团龙者，雍正中，年大将军羹尧特赐四正龙补服，不久即以骄败。乾

---

① 天潢：指皇室。

② 觉罗：清皇族姓为爱新觉罗。

③ 觿（xī）：古代用以解绳结的角锥。

④ 镂（sōu）：雕刻。

隆中，傅文忠公以椒房优宠①，兆文毅公惠以平定西域功，阿文成公桂以平定两金川功，福文襄王康安以平定台湾功，皆赐四团龙补服。孙文静以入安南功赐之，未浃旬即以溃兵闻，遂缴还成命焉。惟文忠公每入署办事及其家居，仍用公爵补服以示谦云。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服饰沿革

国初尚沿明制，套褂有用红绿组绣者，先良亲王有月白绣花褂，先恭王少时犹及见之。今吉服用绀②，素服用青，无他色矣。花样，康熙朝有“富贵不断”、“江山万代”、“历元五福”诸名目。又有暗纹蟒服，如宫制蟒袍而却组绣者，余少时犹服之。袍褂皆用密线缝纫，行列如绘，谓之实行，袖间皆用熨摺如线，满名为“赫特赫”。今惟蟒袍尚用之，他服则无矣。又燕居无著行衣者③，自傅文忠征金川归，喜其便捷，名“得胜褂”，今无论男女燕服皆著之矣。色料初尚无蓝，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绛色，人争效之，谓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浅灰色。夏日纱服皆尚棕色，无贵贱皆服之。亵服初尚白色④，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绿色，国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绿袍之义。纯皇帝恶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无知者矣。近日优伶辈皆

---

① 傅文忠公：傅恒，清代大臣，乾隆帝皇后之弟，卒谥文忠。椒房：汉代皇后所居宫殿以椒和泥涂壁，称椒房，后成为后妃的代称，这里指乾隆皇后（卒谥纯皇后），也即傅恒元之姊。

② 绀（gàn）：红青，微带红的黑色。

③ 燕居：退朝后在家散呆着。

④ 亵（xiè）衣：贴身的衣服。

用青色倭缎①、漳绒等缘衣边间，如古深衣然②，以为美饰，奴隶辈皆以红白鹿革为背子，士大夫尚无服车，皆一时所尚之不同也。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3

花翎蓝翎定制

凡领侍卫府官、护军营、前锋营、火器营、銮仪卫满员五品以上者，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鹖羽蓝翎以为辨别。王府头等护卫始许冠戴花翎，余皆冠戴蓝翎云。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孔雀翎二则

清朝侍卫皆于冠带孔雀翎，以目晕之多寡，为品之等级。武臣提督及总兵官亦有赐者，后文臣督抚亦或蒙赐，得之者以为荣。

康熙间，福建提督施琅，平定台湾功第一，诏封琅靖海侯，世袭罔替。琅疏辞侯爵，恳照前此在内大臣之例，赐戴花翎，部臣议在外将军提督无给翎例，圣祖特旨赐戴，以开疆海外削平僭为之元勋，赏翎及，以泽延后世。巍巍五等之崇封，愿易一翎，而格于廷议，当时之重花翎如此。

《清朝野史大观》第3卷

1981年上海书店版

外官赐花翎

定制，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悫观承官直隶制府时，圣眷颇优，以古北口大阅故，公特乞赐花翎。上

---

① 优伶：古代指演剧的人。

② 深衣：古代贵族在家时穿的衣服，又是庶人的常礼服。

笑曰："若尔侏儒状，亦爱花翎耶？"因特赐之。嗣后，外任督抚，屡有蒙恩赐者。惟刘文正公督陕时，特赐花翎，公回京时即日缴还，上亦优容，不加厚责也。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亲郡王赐三眼花翎

亲、郡王，贝勒，为宗臣贵位，向例皆不戴花翎。惟贝子冠三眼孔雀翎，公冠双眼孔雀翎，以为臣僚之冠。乾隆中，顺承勤郡王泰斐英阿以充前锋统领故，向上乞花翎，上曰："花翎乃贝子品制，诸王戴之，反觉失制。"傅文忠代奏："某王年幼，欲戴之以为美观。"上始许之。因并赐皇次孙今封定王者三眼翎，曰："皆朕之孙辈，以为美观可也。"由是亲、郡王屡有蒙恩赐者。嗣后纯皇帝欲定五眼花翎为亲、郡王定制，为和相所阻，未果行去。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双眼花翎

国初勋臣，功绩伟茂，多有赐双眼花翎者。乾隆中，赐双眼花翎者，阁臣为傅文忠公恒、尹文端继善、兆文毅惠、舒文襄赫德、于文襄敏中、阿文成桂、和相珅、福文襄康安、孙文靖士毅。勋臣为富勤勇德、伊将军勒图、海超勇兰察、永制府保、觉罗制府吉庆、和制府琳。嘉庆中得赐者，阁臣为保文恪宁、庆文恪桂；勒相公保，勋臣为明参政亮、额经略尔登保、德继勇楞泰、那制府彦成。惟彭军门承尧、王军门得禄以绿营将佐得双眼花领之赐，尤为宠遇优隆。以梿之不肖，于九龄时即蒙纯皇帝赐双眼花翎，实为千古荣遇，至今思之犹感激涕零云。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1

帽头毡帽

余少时，见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制如暖帽而窄其檐，其上用红片绵或石青色，缘以卧云如葵花式，顶用红绒结顶，后垂红缨尺余，无老少贵贱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凉，用青缎缝纫衬凉帽下，如今帽头状，初不以为燕服也①。至于毡帽尚沿明式，皆农夫市贩之服，人皆贱之，近十余年盛行。帽头蟠金线组绣其上，至有用明珠宝石嵌者，如古弁制，惟顶用红绒结顶稍异古耳，士大夫皆冠之。至春秋间徜徉市衢②，欲求一红缨冠者，未易见也。至毡帽则以细毯为之，簷用紫黑色，或有缀金线蟠龙以为饰者，非复往日粗野之制，为士大夫冬日之簷服，往日便帽之制，不复睹矣。

① 燕服：平时穿的衣服。

② 徜徉（cháng yáng）：自由自在地来回走。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2

火腿

今之馈送食物单中，有火腿者，率开“兰薰几肘”③，初笑其造作不典，而不知其名乃自古有之。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云：“兰薰，俗名火腿，出金华，六属皆有④，出东阳、浦江者更佳。有冬腿、春腿之分，前腿、后腿之别。冬腿可久留不坏，春腿交夏即变味，久则蛆腐。”盖金华人多以木甑捞米做饭⑤，其饭汤酞厚⑥，专以

③ 开：列出。

④ 六属：指马、牛、羊、猪、犬、鸡。

⑤ 木甑（zēng）：蒸饭用的木制桶状物。

⑥ 酞：通“浓”。

饲猪，兼饲豆渣、糠屑，或煮粥以食之，夏则兼饲瓜皮、菜叶，故肉细而体香，凡茅船渔户，所养尤佳，名船腿，较小于他腿，味更香美，煮食之，其香满室。《东阳县志》云：“薰蹄，俗名火腿，其实烟薰，非火也。所腌之盐，必台盐；所薰之烟，必松烟。又一种名风蹄，不用盐渍，名曰淡腿，浦江为盛。”陈达夫《药鉴》云：“浦江淡腿，小于盐腿，味颇淡，可以点茶，名茶腿，陈者止血痢、开胃如神。”或传数十条火腿中，必有一条狗腿。盖初腌腿时，非杂以狗腿，则不成。故货腿人亦甚珍惜之，不肯与人，偶有得者，则其味尤美。此说不知何所据。余素不吃狗腿，即得之，亦不知其味也。按志乘中所载火腿颇详，而此物之缘起，则从未有考证，即古今人亦绝无吟咏及之者。惟记亡友吴巢松侍讲诗集中，有《咏花猪肉》五古，甚博雅，惜手边无此书也。

清梁章钜《浪迹三谈》卷5

烧酒

烧酒之名，古无所考，始见《白香山》诗：“烧酒初开琥珀光。”则系赤色，非如今之白酒也。元人谓之汗酒，李宗表称阿刺古酒，作诗云：“年深始得汗酒法，以一当十味且侬。”则真今之烧酒矣。今人谓之气酒，即汗酒也。今各地皆有烧酒，而以高粱所酿为最正，北方之沛酒、潞酒、汾酒，皆高粮所为，而水味不同，酒力亦因之各判①。

尝闻外番人言，中国有一至宝，而人不知服食，即谓高粱烧酒也。并教人服食之法，须

① 判：异。

于每夜亥、子之间，从朦胧睡梦中起服此酒一杯，以薄肴佐之，服毕仍复睡去，大有补益。余以仕宦劳碌之身，亥、子间未必都能就枕，且温酒庀肴①，起居扶持，亦难得此恰当之人。适山左有属令，授以夜半服烧酒之法，制一小银瓶，略如洋烟壶，口用螺丝转盖，以暖酒灌满，怀于汗衫兜肚之夹里，酒可通夜不凉，兼以小银盒贮博肴，置于枕侧，夜中随起随服，随服随寝，不烦人力而恬适自如，最为简易。余自山左即如法行之，迄今将二十年凡遇知交，即以此法语之，信从者亦众，每当寒宵长夜，服此尤有风趣，非党家羊羔会中人所知也。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

碧萝春

碧萝春，茶名，产于苏州之洞庭山碧萝峰石壁。初未见异，康熙某年，土人按候而采，筐不胜载，因置怀间，茶得热气，异香忽发，采者争呼为吓杀人香。吓杀人，吴之方言也，遂以为名。自后采茶，悉置怀间。而朱元正家所制独精，价值尤昂。己卯，圣祖驾幸太湖，改名曰碧萝春。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① 庀（pǐ）：具备。

七、学 海 拾 贝

羿为射官

《说文》："羿，帝喾时射官。"《山海经》云："尧时十日并出，尧命羿射其九。"《商书》曰："有穷后羿①。"则羿是射官，世有其人，非一人也。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9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史记》世次

《史记》所记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国语》所载太子晋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西极化人

《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王敬之若神。化人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祛②，腾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宫，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复谒王同游，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既寤③，所坐

---

① 有穷：夏代国名，故地在今山东德州南。

② 祛（qū）：袖口。

③ 寤（wù）：睡醒。

犹饷者之处①，侍御犹饷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昲②。王问所从来③，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④，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太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杯水车薪之本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如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予读《文子》，其书有云："水之势胜火，一勺不能救一车之薪；金之势胜木，一刃不能残一林；土之势胜水，一块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时人，孟氏之言盖本于此。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瓜田不纳履

古诗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明曰：履当为屦字之误也。文章之体，不应两句之内二字同音；又诸经传无"纳履"之语。按《曲礼》曰："俯而纳履。"义曰：俯，低头也；纳，犹著也，低头著履则似取瓜，故为人所疑也。履且无带，著时不必低头，故知履当为屦

---

① 饷(shǎng)：顷刻，一会儿。饷者：刚才。

② 清：冷，凉。昲(fèi)：晒干。

③ 王问所从来：王问左右，自已从哪回来的。

④ 自失：自己去化人之国。

传写误也。

宋丘光庭《兼明书》卷4

不佞

今之书尺，称人之德美，继之曰“不佞”。不佞，意谓不敢谄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一年，载奋扬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汉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论语》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训才。左氏载祝鮀之言行极备，盖卫之君子也。卫之宋朝，姿貌甚美，卫灵公夫人南子通之。孔子之意，盖为无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容，则取死之道，故曰：“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5

孔子名考

今人读仲尼之“尼”与僧尼之“尼”音同，明曰：非也。仲尼之“尼”当音“夷”，古夷字耳。按《尚书》古文：嵎𡰥、岛𡰥、莱𡰥并作“𡰥”；今文皆作“夷”，然则夷𡰥音义同也。又按《左传》鲁哀公诔孔子曰：“呜呼哀哉，𡰥父！”晋王衍字夷甫，是用今文耳。又汉有谏𡰥，晋有潘尼，犹用古字。按《字书》，仲尼之“𡰥”从尸下“二”；僧𡰥之“𡰥”从尸下“工”，文字不同，音义亦别。代人不能分别，乃一概而呼，实乖圣人之音也。

宋丘光庭《兼明书》卷3

孔子作《春秋》事考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

能措一辞，《孔子世家》云："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未尝及子游，岂见云："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赞辞"非"措辞"也。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颜渊非二十九岁而卒

《史记》云：颜子少孔子三十岁，年二十九早殁，则是鲁哀公二年也。按：围陈蔡时孔子年六十三，而颜子当是时年三十三矣。《论语》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则颜子尚无恙。《史记》载：围陈蔡后，使子贡至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①，令尹子西曰："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由是观之，则颜子之未殁益信而有证，非二十九岁明矣。

宋吴枋《宜斋野乘》

嚏 喷

俗说以人嚏喷为人说，此盖古语也。《终风》之诗曰："寤言则寐，愿言则嚏。"《笺》云："言我愿思也。嚏当为不敢嚏咳，我真忧悼而不能寐。如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遗语也。汉《芝文志》：《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内《嚏耳鸣杂占》十六卷。注云："嚏丁计反。"然则嚏耳鸣，皆有吉凶。今则此术亡矣。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3

甘 罗

世咸云甘罗十二为秦相，

① 书社：古制二十五家立社。把社内人名登录簿册，谓之书社，以指按社登记入册的人口及其土地。

大误也。案《史记》云，罗事相吕不韦①，因说赵有功，始封为上卿，不曾为丞相也。相秦者是罗祖，名茂。

宋李济翁《资暇录》

廿卉卅字考源

今人书二十字为廿，三十字为卉，四十为卅，皆《说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卉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卅音先立反，数名，今直以为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颂德之辞，皆四字一句。《泰山辞》曰："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琅邪台颂》曰："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颂》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东观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会稽颂》曰："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此《史记》所载，每称年者，辄五字一句。尝得《泰山辞》石本，乃书为"廿有六年"，想其余皆如是，而太史公误易之；或后人传写之讹耳，其实四字句也。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江 东

今人言项羽起于江东者，多以为浙江之东。明曰：按古今人称江东，皆谓楚江之东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东随江所向而呼也。项羽起于江东即苏州也，故《汉书》称项羽避仇于吴中，其论用兵之道，吴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寻羽之行止，无入浙东之文也。或曰："羽杀会稽守贾守通，会稽非浙东乎？"答曰："秦并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东为会稽郡，

---

① 《战国策》云为吕不韦庶子。

其治所在吴，吴即今苏州也。羽杀贾守通之后，起吴中子弟八千人非苏州而何？

宋丘光庭《兼明书》卷5

韩信之幸

韩信始伐魏，既整师，而问郦生："魏得毋用周叔为大将乎？"曰："栢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击魏，益为疑兵，陈船于临晋，而伏兵于夏阳。以木罂渡军而袭安邑①，掳魏王豹。则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魏用之为将，则信将望风而服，尚安能行木罂渡军之计乎？惟魏不用周叔为将，故韩信得以侥幸，以遂破魏之功也。信继伐赵，广武君者，请奇兵以间道绝粮道，劝成安君深沟高垒，勿与朝信、张耳战，且谓不出十日，两将之头，可致麾下。其料敌如是之审，决非为尝试之谋也。使成安君听其计，则信、耳之头，特未可保。当是之时，信盖岌岌乎敛兵旁次，觇其计之用与否也。有报成安君不用诈谋奇计，而广武君之说不行，信于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轻骑入赵壁，立汉帜以乱其军，斩成安君于泜水上。是信破赵之功，又侥幸于再胜矣。信始归汉，平此二国，最为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岂非天邪？其后以之取燕，以之拔齐，势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资于降虏广武君之策。观信解广武君缚，东向坐而师事之，悉心归计以进取之间，则知广武君料敌制胜之谋，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则周叔之不用于

---

① 罂（yīng）：小口大肚的瓶子。

魏，广武君之策不行于赵，而反行于信，此信之所以战胜攻取，为汉家之人杰也与。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0

诎一人之下

萧何谏高祖受汉王之封，曰："夫能诎于一人之下①，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六韬》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屈于一人之下，则申于万人之上，唯圣人能为之。'"然则萧何之言，其出于此，而《汉书》注释诸家，皆不曾引证。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5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史记》《汉书》用字

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叠用七"死"字，《汉书》因之。《汉》《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隄；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隄；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隄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隄。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凡五用"石隄"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也。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过秦论》之误

贾谊《过秦论》言始皇吞

---

① 诎（qū）：屈服。

二周而亡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灭西周，其后七年庄襄王灭东周，四年庄襄卒，始皇方即位；则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与父，非始皇也。

宋吴枋《宜斋野乘》

汉武帝敕廷臣习《山海经》

汉武帝时，尝有独足鹤，人皆不知，以为怪异。东方朔奏曰："此《山海经》所谓毕方鸟也。"验之，果是。因敕廷臣皆习《山海经》。

《山海经》伯翳所著，刘向编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书曰："益典朕虞，盖随禹治水，取山海之异，遂成书。"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苏武在匈奴

《前汉书》载苏武在匈奴，卫律白单于幽武大窖中，绝不与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①，数日不死。刘向《新序》又载武在匈奴，卫律绝不与饮食，武数日不降。当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坚，终不屈挠。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剧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剧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饱食安眠于广厦之间，隆寒盛暑，优游自得，而犹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宋王楙《野客丛谈》卷4

东方朔偷酒喝

岳阳有酒香山，相传古有仙酒，饮者不死。汉武帝得之，东方朔窃饮焉。帝怒，欲诛之，方朔曰："陛下杀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验。"遂得免。

---

① 旃（zhān）：同毡。

方朔数语，圆转简明，意其窃饮以发此论，盖风武帝之求长生也。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1

俗语放钱

今人出本钱以规利入，俗语谓之放债，又名生放，予考之亦有所来。《汉书·谷永传》云："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颜师古泣曰："言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他人，以取利息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五人共一《列传》

元城先生尝言，古之史出于一人之乎，故寓意深远。且如《前汉书》，每同《列传》者，亦各有意。杨王孙，武帝时人；胡建，昭帝时人；朱云，元帝时人；梅福，成帝时人；云敞，平帝时人，为一《列传》。盖五人者，皆不得其中①，然其用意则皆可取。王孙裸葬，虽非圣人之道，然其意在于矫厚葬也。胡建为军正丞，不上请而擅斩御史，然其意在于明军法也。朱云以区区口吞斩师传，然其意在于去佞臣也。梅福以疏运小臣，而言及于骨肉权臣之间，然其意在于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师，虽非中道，然忠义所激耳，稍近其中。故《叙传》云："王孙裸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②，福逾刺凤，是谓狂狷③；

① 中（zhòng）：符合，适合。不中：不符合一定的规范。

② 讦（jié）：攻击或揭发别人的短处。

③ 狂狷（juàn）：原意为激进与拘谨保守；狂狷皆偏执一面，后泛指偏激。

敞近其衷①。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独敞近于中耳，此其所以为一《列传》。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1

北道主人

秦、晋围郑，郑人谓秦盍舍郑以为东道主。盖郑在秦之东，故云。今世称主人为东道者，此也。《东汉》载“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邓晨会光武于巨鹿，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蓟，将欲南归，耿弇以为不可，官属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宠将反，光武问朱浮，浮曰：‘大王倚宠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后人罕引用之。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佛入中国

傅奕、韩退之皆言佛自后汉明帝时始入中国，此盖论其显然者。仆谓佛法之入中国，其来久矣。观《魏略·西戎传》曰：“昔汉哀元寿元年，博士景虑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浮屠经》。”又观刘向《列仙传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则知汉成哀间，已有佛经矣。观《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问东方朔，朔曰：“可问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时已入中国矣。今人惟知佛法入

---

① 衷：同中。

中国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已记，仲尼师老聃，师竺乾，审是，则佛入中国，又不止于武帝。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0

后汉人名辨

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蠹伪之政，一切扫除而更张之，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恐非为莽也。两字不为无之，但不至如寻常之多耳。就传考之，苏不韦字公先，王廷寿字文考，谢夷吾字尧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为二名者。又有如蓟子训、计子勋、费长房之徒，则知后汉未尝绝然无二名者。欧公《集古录》、赵氏《金石录》，所载东汉碑刻，凡称二字者，必曰汉人之字。仆固不敢深必以为汉人之名也。然观武梁碑，其间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孙子侪躬修孝道，安有子孙于父祖墓碑中而称字者乎？欧公跋杨震碑阴曰："此碑谓贾伯、刘显祖之类，凡若干人，疑其所书皆字。"盖后汉时人，见于史传者，未尝有两字名者。"仆谓欧公不深考后汉，安可谓史传未尝有两字名邪？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20

东汉呼万岁

东汉臣下，多呼万岁。冯鲂既降群盗，赦其罪，各返农桑，皆称万岁。耿恭于虏围中，拜井得泉，众皆称万岁。马援

曰："今赖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纡佩青紫①。"吏士皆称万岁。岁旦，门下掾王望请上太守寿，掾史皆称万岁。臣下往往若此，不以为僭，此犹可也。观汉刻中，有故民吴仲山碑，其铭中有子孙万岁之语。民犹称万岁，官吏可知，鲜有非之者。惟窦宪为将军，至长安，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韩稜正色曰："礼无臣下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所避忌者，惟此语。此语在当时，不无讳避，但不至如后世之切耳。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3

东吴多埋秦器

胡综博物多识。吴孙权时，有掘地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雕镂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时莫能识其所由者。权以综多悉往事，使人问之。综云："昔秦始皇东游，以金陵有天子气，乃改县名，并掘凿江湖，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土之气。事见于《秦记》。此盖是乎？"众人咸叹其洽闻，而怅然自失。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胡笳十八拍

王观国《学林新编》曰："秦再思《纪异录》云：'琴者，胡笳曲者。本昭君见胡人卷芦叶而吹之，昭君感焉，为制曲，凡十八拍。'观国以为董祀妻蔡琰文姬为胡骑所获，归作诗二章。今世所传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诗中语，盖非文姬所撰。乃后人所撰，以咏文姬也。纪异谓昭君制曲，则误矣。王荆

① 纡（yū）：弯曲，绕弯。

公作集句胡笳十八拍，首句'中郎有女能传业'者，亦咏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尝有胡笳曲传于世。"以上皆王说。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并蔡琰作。"及案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大胡笳十八拍，沈辽集，世名沈家声。小胡笳又有契声一拍，共十九拍，谓之祝家声。祝氏不详何代人。李良辅《广陵止息谱》序曰："契者，明会合之至理，殷勤之余也。"李肇《国史补》曰："唐有董庭兰，善沈声，盖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观国谓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谢恩逸《琴论》曰："平调，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八拍。清调，明君十三拍。间弦，明君十九拍。蜀调，明君十二拍。吴调，明君十四拍。杜琼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则明君亦有胡笳，但拍数不同耳。庾信诗云："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观国谓昭君不能制曲，又非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5

君子之文流于肺腑

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迈如此。吾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诚实著见，学者多不晓。如玉川子《归醉》诗曰："昨夜村饮归，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王荆公用其意作扇子诗曰："玉斧修成宝月团，月边仍有女乘鸾。青冥风露非

人世，鬓乱钗横特地寒。”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3

管中窥豹

“管中窥豹”，世人唯知为王献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语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豹！”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晋惠帝趣闻

晋惠帝时，政出群下，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势陵物，风俗至不美也。王沉于是作《释时论》，鲁褒于是作《钱神论》，杜嵩于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时之敝而为是言，以仆观之，恐亦不能无私意。嵩略传不得而考也，褒为贫，沉为时豪所抑故尔。使褒富于财，而沉得志，二者之论，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于惠帝纪末，特表三子疾时之作，且继之曰：“帝在华林园，闻暇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无亦密寓其讥之之意与？观汉唐党人，言事者不为不当，然互相摩轧，适为乱阶，又不知所言者为官乎，为私乎。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2

死马医

死马医，自唐已有此语，《传灯录》云门举扬亦用此语①。其初出《郭璞传》：有主

---

① 云门：云门寺，为五代文偃禅师建于今广东乳源县北。举扬：云门寺僧名。

人良马死者，璞教令一人东行，遇林木，以杖击之，得一物如猿，持归，见死马即吹其鼻，少顷活。故养马家多畜猴为无马疫；世俗无可奈何尚欲救之者，谓之“死马医”。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

大手笔

大手笔始晋王珣，梦人以大笔与之如椽，人谓有大手笔事。已而有策谥之草①，此非美事不可用。陈文宣时，有大手笔，多命徐陵草；唐燕许号大手笔，此可用也。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

阿堵

古今之语，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古所谓阿堵者，乃今所谓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钱，家人欲试之，以钱绕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谓口不言去却钱，但云去却兀底耳。如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盖当时以手指眼，谓在兀底中尔。后人遂以钱为阿堵物；眼为阿堵中，皆非是，盖此两堵同一意也。然去有两音：一丘据反，乃去来之去，世常从此音，非也，当作口举反，《韵略》云：撤也，然此义亦非也。苏武掘鼠所去草实而食之，乃鼠所藏者也，盖衍之意，以谓此钱不当置于此，当屏藏之于他处也。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3

---

① 策：古代帝王对臣下封土、授爵或免官的文书。谥（shì）：古代帝王、大臣、贵族死后所加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

香 水

一说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洁，浴之去病。

吴故宫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处，人呼为脂粉塘。吴王宫入濯粧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诗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尘。"

俗说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谓之香水。

南北朝梁任昉《述异记》

石麒麟

丹阳大姑陵，陵下有石麟二枚，不知年代。传曰：秦汉间公卿墓则以石麒麟镇之。

虞氏县有卢君古冢，冢傍柏二株，枝条荫茂二百余步。树文隐起如龟甲，根劲如铜石。

南北朝梁任昉《述异记》

凤 毛

宋孝武嗟赏谢凤之子超宗曰："殊有凤毛。"今人以子为凤毛，多谓出此。按《世说》，王劭风姿似其父导，桓温曰："大奴固自有凤毛。"其事在前，与此不同。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妇人称儿

古乐府《木兰词》文字奇古，然其间有云："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赐物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愿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按木兰诈作男子，代父征行，逮归家易服，伙伴方知其为女。当其见天子之时，尚称男子，而曰"送儿归故

乡”何哉？儿者，妇人之称也。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宁馨儿

山涛见王衍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宁作去声；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犹言恁地也。前宋废帝悖逆，太后怒语侍者曰：“将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此两宁馨，同为一意。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3

八斗之才

文章多谓之“八斗之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宋佚名《释常谈》卷中

东夷器

天监五年，丹阳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围四尺，上锐下平，盖如合焉。中得一剑，瓷具数。时人莫识。沈约云：“此东夷罨盂也，葬则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则随当时矣。东夷死则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识。语在《江东杂事》。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梁武帝堵淮

《通鉴》梁武帝天监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计，堰淮水灌寿阳。调役夫及战士共二十万，南起浮山，北抵巉石①，依岸筑土，合积中流。十四年四

---

① 巉：(chán)。

月，将成而复坏。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铁数千万斤沉之，亦不能合。又伐木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十五年四月，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沿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初魏人甚患之，将攻堰，李平以为不假兵力，终当自坏。此达理之论也。近年吉水周衡斋著《通鉴论断》，归咎于张豹之不修堰。平岂真有先见？不幸而言中。余谓周公未尝至淮，不知淮流之险。四渎者，天所以节宣其气，人力岂能胜？平真有所见也。据《都梁志》云："水落时旧基皆出，广仅二十丈，长不过二里。又自其处至浮山尚二百余里，浮山去寿阳四百里，不可得而灌。"旧志所载，亦因前史夸诞而述之，未可尽信。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卷1

武则天之传说

唐太宗之代，有秘记云："唐三代之后，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以询其事。淳风对曰："臣据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歼尽。"帝曰："求其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有，不可废也。王者不死，虽求恐不可得。且据占，已长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

下矣，少壮严毒，杀之为血仇，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3

唐高宗家事

唐高宗欲废王后，立武昭仪。当时大臣褚遂良、长孙无忌之属皆以死争。帝问李勣，勣独曰：“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帝意遂决。其后明皇因武惠妃之谮，欲废太子瑛等。当时如张九龄之属，固争以为不可，独李林甫谓此陛下家事，一语而决，遂基唐室之祸。人谓林甫此语，绝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为辞，不肯力争，遂成祸基。仆因考之，李勣此语，又有所自。观后周宇文護欲废闵帝，以问群臣，有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遂废闵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于此乎？又推而上之，魏文帝遣使赐甄后玺书，以问周宣，周宣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后周之语，又出于曹魏。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9

《滕王阁序》之落霞

王勃作《滕王阁序》，中间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世率以为警联。然而“落霞”者，乃飞蛾也，即非“云霞”之“霞”，上人呼为霞哦”；至若“鹜”者。乃野鸭也。野鸭飞逐哦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齐飞”若云霞则不能飞也。见《吴獬事始》。

宋子俞子《萤雪丛说》卷下

王勃作《滕王阁序》

王勃字子安。六岁能属文，清才浚发，构思无滞。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会府帅宴于滕

王阁。时帅府有婿善为文章，帅欲夸之宾友，乃宿为《滕王阁序》，俟宾合而出之，为若即席而就者。既会，帅果授笺诸客，请客辞。次至勃，勃辄受。帅既拂其意，怒其不让，乃使人伺其下笔。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帅曰："此亦老生常谈耳。"次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帅沉吟移晷。又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帅曰："斯不朽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5

唐玄宗起居注

玄宗先天中再平内乱后，以中外无事，锐意政理。好于观书，追自周汉以来有所未及者，必欲尽举之。帝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尤注意于起居注。先天、开元中，皆选当时鸿儒或贞正之士充之。若有举其职者，虽十数年犹载笔嗡头，惜不欲去，则迁名曹郎与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大宝十一载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内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内起居注自开元二年春，因上幸宁王宅，叙家人礼，至于乐奏、前后酒食沾赉，上无自专，皆令禀于宁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人呵啸，但谨为上客。"以是极欢而罢。明日宁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闻起居注必记天子言动，臣恐左右史得，天子闺行极庶人之礼，无以光示万代。臣请自今后，臣与兄弟各轮日载笔于乘舆前，得以行在，纪叙其事。四季则用朱印联名牒，送史馆，然皆依外史例乎。"上闻庶明臣等守职，如嗡头官上以八分书，日本国纸为答，辞甚谨。上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宝十载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

十幅黄麻为一编，用雕檀轴紫龙凤绫标。书成，宁王上请自部纳于史阁，上命赐以酒乐，共宴侍臣于史馆。上宝惜是史尤甚，因命别起大阁以贮之。及禄山陷长安，用严高计，未至升殿宫，先以火千炬猛焚是阁，不移时灰灭。故玄宗实录百不叙及三四，以是人间传记者尤鲜。

唐李濬《摭异记》

取山泽与取贫人

开元九年（721），左拾遗刘彤，上表论盐铁曰："臣闻汉武帝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殚匮之甚①，实百当一。然而财无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人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人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泽有官，虞衡有职，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富，济人盛事也。臣实谓当今宜行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者，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凭自费者，穷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薄敛轻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谓然。"文多不尽载。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4

李勉葬人埋金

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时李勉少年贫苦，与一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临绝语勉曰："其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书囊金百

---

① 殚（dān）匮：竭尽、缺乏。

两遗勉，曰："某之仆使，无知此者。足下为我毕死事，余金奉之。"勉许为办事，余金及密置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勉尉开封，书生兄弟赍洪州牒来①，而累路寻生行止，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诘金之所②，勉请假至墓所，出金付焉。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5

元和二相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与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相。及出镇，又分领扬、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以吉甫生月遇害，年五十八。先长安忽有童谣云："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以为"打麦"刈时也，"麦打"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谓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盗杀元衡，批其颅骨而去。元衡初从蜀归，荧惑犯上相星，云："三相皆不利。"始，轻未重，月余，李峰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54

唐文宗谈"苹"与"跳脱"

唐文宗皇帝听政暇，博览群书，。一日，延英顾问宰臣，"《毛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时宰相李珏、杨嗣复、陈夷行相顾未对。珏曰："臣按《系雅》，

---

① 赍（jī）：怀着。

② 诘（jié）：责问、追问。

'苹'是籁萧①。"上曰:"朕看《毛诗疏》:'苹叶园而花白,从生野中',似非籁萧。"

又一日问宰臣:"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也。《真诰》言:'安姑有斵粟金跳脱②',是臂饰。"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贾耽著《海内华夷图》

唐贾耽好地理之学,乃是蕃虏来者③,而与之坐,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郡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7

唐代名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饮甜酒。"殆不可晓。子美曰:"人生几何春与夏,不放香醪如密甜④。"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仆谓唐人以酒比饴密者,大率谓醇乎。醇者耳。非谓好饮甜酒也,且以乐天诗验之曰:"甕头竹叶经春熟,如饧气味绿粘台⑤。"曰:"春携酒客过,绿饧粘盏杓。"曰:"宜城酒似饧。"曰:"粘台酒似饧。"乐天诗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极论则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虽洁不芳馨。"曰:"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曰:"甕揭闻时香酷烈,缾封贮后味甘辛⑥。"酒味至于甘

---

① 籁(lài)萧:植物名。
② 斵(zhuó):砍、削。
③ 乃是:原注云:明钞本作"自乃"。
④ 醪(láo):汁滓混合的酒。
⑤ 饧(táng):饴也。
⑥ 缾(píng):同瓶。

辛，乃为佳耳。乐天之诗又如此，岂好甜酒哉。且退之诗，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语，又岂尝专好甜酒邪。然乐天户大嫌甜酒之句，正属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适口，古今所同，岂唐之所好，与今异也。三山盖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密甜之句，与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似密，峡鱼美可鲙①。"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3

杜暹与谢晔藏书

唐杜暹家书，跋尾皆自题诗以戒子孙曰："请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京苏维岳家杜氏书尤多，所题皆完。

近年，朝议大夫谢晔好蓄书，率自校正，以二十厨贮之，取杜诗一首二十字，厨刻一字，以别书部。谢氏子孙多贤令，子仲弓、广文，孙牧，皆登甲科，少微，尝举茂才。

宋王阑之《渑水燕谈录》卷5中华书局1981年版

颜师古注音遭遇

唐人多不用颜师古注《汉书》音，如魁梧音悟，票、姚皆去声，杜云：夫子魁梧，则梧为平声；李、杜皆押票、姚为平声；杨巨源；请问汉家谁第一，麒麟阁上识酂侯，则音赞者又不用也。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用字皆有出处

古今人以诗名世者，用字

---

① 鲙（kuài）：鲙鱼。

未尝无所出。杜诗："嫩蕊商量细细开。""商量"出《兑卦·商兑》注，子美自谓读书破万卷，信矣。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巴东猿鸣

宜都山记峡中猿鸣至清，山谷传其声，泠泠不尽。行者歌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杜诗听猿实下三声泪，用此也。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不奇不惠定非异器

刘禹锡曰：季龙挟弹弹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鞅泛驾①②，然后能负重致远。大言童稚，不奇不惠。必非异器定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0

韩愈与孟郊联句

退之与孟郊联句，前辈谓皆退之粉饰；恐皆出退之，不特粉饰也。以答孟郊诗观之，如"弱拒喜张臂，猛拿闲缩爪，见倒谁肯扶，从嗔我须咬"，则联句皆退之作无疑也。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新若手未触

近世讥有书不读者，多引退之《郑诸葛觉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排牙签，新若手未触。"以言手未

---

① 逸鞅：脱缰。逸，逃跑。鞅，古时套在马脖子上的皮子。

② 泛驾：翻车。

尝把书，故如此新耳，是未尝考其全篇也。其下云："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则是未尝不读书也。邺侯，李繁也。史云：阳城论裴延龄，使繁书，已封，尽能诵忆，乃录以示延龄，延龄白帝。城以疏示于朝，摘其条目自诉；城奏入，帝怒不省。以是观之，为人强记览，不诬也。"新若手未触"，恐是言爱护之至，尘埃不及，或是一读即记，不假再阅，故书皆如新。送诸葛往从读书，且谓学问得所欲，决非有书不读者。近世不考本末，小儿辈雷同，以手未触之句讥人，故为辨之。退之又为繁作《处州孙子庙碑》云："邺侯尚文，其于古记无不贯达……"益知非不读者。史书为随州刺史，不书为处州，观碑所称道，与史所记，其人甚不相类，当以退之言为正。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贾岛事迹众说不同

《新唐书》载：贾岛初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韩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当其苦吟，虽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一日，见京兆尹，跨驴不避，诘之，久不得释。累举不中等。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簿。《唐遗史》载：贾岛初赴举，在京，一日在驴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退之为京兆尹，车骑方出，岛不觉行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道所得诗句，退之遂并辔归，为布衣交。后累举不第，乃为僧，号无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闻钟楼上有吟声，遂登楼。于

岛案上取诗卷览之，岛攘臂夺之，曰："郎君何会此邪？"宣宗既去，岛知，亟谢罪，乃除遂州长江薄。后迁晋州司仓，卒。故程锜以诗悼之，有"骑驴冲大尹，夺卷忤宣宗"之句。《摭言》又载：贾岛太和中，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埽①，岛吟曰："落叶满长安。"求一联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因冲京兆尹刘栖楚节，被系，一夕释之。又尝遇武宗于定水精舍，岛尤肆慢。武宗讶之，初曰："令与一官，"授长江簿。至晋州司仓卒。三者所载，异同如此。《新书》谓先为浮屠，后举进士。《遗失》调后因不第乃为僧，得"僧敲月下门"之句，冲京尹韩退之节。《摭言》谓联"落叶满长安"之句，冲京产刘栖楚书。《新书》谓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簿。《遗史》谓夺诗卷忤宣宗，除长江簿。《摭言》又谓肆慢武宗云云。其纷纷之论，不同如是，不可晓。仆观集中，载大中八年，赐岛为长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则岛出仕于宣宗之时，似合遗史之说矣。考苏绛所撰墓志，则曰："罹飞谤，责授长江簿，三年秩满，迁晋州司仓。会昌癸亥岁，终于郡官舍，殁未浃旬，又转当州司户，于我何有？"此正与传文所载同，要当以此为正。岛死于武宗之世，不应至宣宗之时方任，墨制疑后人所拟，以附会《遗史》之说，不然则太和误为大中，亦未可知。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4

辨 脉

医者，可以生人，可以杀

① 埽（sào）：弃也。以笤帚扫土。

人，所系尤重。故世子拜医，重之至也。

切脉之际，沉微弦紧之小差，投药之间，表里汗下之小误，则不复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亦在所未暇论。

夫所谓脉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脉诀》矣。左、心、小肠、肝、胆、肾；右，肺、大肠、脾、胃。命此五脏六腑一定之位也。医者于一指之间，以前半指为心，后半指为小肠，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脏之应，以轻取重按之间，为五脏六腑之别。

切脉之法，其说有二。彼是则此非，彼非则此是。部位未定，况望其不谬（谬）于证耶！

又有大可疑者，妇人之脉，惟以尺脉之常盛常弱，与男子为相反。而《脉诀》谓反此背看切，疑其有说也。夫男子、妇人，形体绝异，阴阳殊途也。故男生而覆，女生而仰。男则左旋，女则右转。凡阳气则自下而上，阴气则自上而下。男主旋与，阴主翕受。而男子之至命在肾，而处五脏六腑之极下。女人之命在乳，而处五脏六腑之极上。气形皆异，脉传于气形之间者也。何乃男子之与女人略不少异耶？况“背看”二字，殆必有说。既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于常弱常强之分而已也。及观褚澄《尊生经》，而前之疑始以自信。世未始有以女人之脉背看如褚澄之说者。《尊生经》曰：“脉分两手，手分三部，隔寸尺者命之曰“关”，去肘度尺曰“尺”，关前一寸为“寸”。左手之寸极上，右手之尺极下。男子顺自下生上，故极下之地。右尺为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气混沌也。既受命矣，万物从

上而出，惟脾为先。故尺上之关为脾，脾土生金，故关上之寸为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为肾，肾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关为肝，肝木生火，故关上之寸为心。好好阴逆，自上生下，故极上之地，左手为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万物从土而出，惟脾为先。故左手寸下之关为脾，脾土生金，故关下之尺为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为肾，肾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关为肝，肝木生火，故关下之尺为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眇之气也。女子右手尺脉常强，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妇人，则男脉应诊动以男子，则女脉顺指。不察乎此，难与言医。褚澄尚主为宋附马都尉，察脉如神，著书十篇，曰《尊生秘经》，此其一也。

佚名《祛疑说》

黄白之术

世以黄白之术自诡者①，名为燕客，又曰炉火。小则轻瘦，金银以为糁制。大则结成丹母，名曰匮头。持燕雀不生凤、狐兔不乳马之文，以证用母之说。或切其真母，易以他物，或制而为匮，以邀重谢。凡水银入匮，必食其母以成宝。再三为之，母气既竭，金银已尽，则水银为烟焰之归矣。

或有用汞以取银之体，用药以食金之色。养火见宝，名曰隔窗取母。或以金银为鼎器，实水银于草药，炼而成宝，名曰玉女翻身。或以水银、胆凡，炼于铁鼎，食顷成就。然其体似银则色黄，而体视似金，则

① 此句谓有人以化学反应作巧辩。

体坚而色淡。似铜则质润而色鲜。盖水银食铁之英华以为体，胆凡变铁之颜色以为黄。

自谓转身便成真宝未有不为所欺者，如叶荷之有水银，灰苋之有铅、锡。皆在七十二种龙牙、草药之数。此又炉火中之可观者。下此皆无足道，不欲详述。士志于道，幸勿于此加意。

佚名《祛疑说》

易占说

筮易以蓍①，古法也。近世以钱掷爻②，欲其简便，要不能尽卜筮之道。

自昔以钱之有字者为阴，无字者为阳。故两背为拆二划也，两字为单，一划也。朱文公以为钱之有字者为面，无字者为背。凡物，面皆属阳，背皆属阴，反旧法而用之，故建安诸学者悉主其说。

或谓古者铸金为贝，曰刀，曰泉，其阴或纪国号，如镜阴之有款识也。一以为阴，一以为阳，未知孰是。

大抵筮必以蓍，求为简便，必尽其法。

余尝以木为三弹丸，丸各六面。三面各刻三划，二面刻二划。呵而掷之，以尽老少阴阳之变。三丸各六面，十有八变之义也。三面为三，乾之九也；三面为二，坤之六也。此用九用六之义也。三者，乾之一划函三也；二者，坤之一划分二也。此三天两地之说也。三丸掷之皆三，则成九，阳数也；三丸皆二，则成六，阴数也。两二一三则成七，少阳数也；两

① 筮易以蓍：古代用蓍草卜吉凶。

② 爻（yáo）：八卦画线分阴阳。

三一二则成八，少阴数也。所用者，乾坤之划，以成八卦。是乾坤生六子之象也。丸象太极之一也。三三为乾，二二为坤，象两也。三丸者，象天、地、人之三才也。每丸得数十五。《洛书》皇极数也，合三丸之数而为四十有五，属九宫数也。上二则下三，上三则下二，动静皆五，故五藏于用，参以四十五数，太衍之数五十也。三丸成九于上，则三丸伏六于下，此老阳变阴之体也。二丸成六于上，则三丸伏九于下，此老阴变阳之体也。二三相对，每丸各具三五，此三五以变，错综其数之旨也。体圆而转，变动不居也。六位相乘，周流六虚也。三丸六掷而成卦，亦十有八变之义也。既无钱背钱面阴阳之疑，又合老少阴阳之变。尝于舟中以与同志朱子美，大以为然。因著其法，与好事者同其用。

佚名《祛疑说》

西风则

关东西风则晴，东风则雨；关西西风则雨，东风则晴；皆以为常候。夫九州之地，洛阳为土中，风雨之所交也。今关西西风则雨，关东东风则雨，是风气各自其方而来交于土中。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①，阴阳和则雨成。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7

海　潮

余少居淮海，日夕观潮。大抵每日两潮，昼夜各一。假如月出潮以平明，二日三日渐晚，至月半则月初早潮翻为夜潮，

---

① 霰（xiàn）：天空中降落的白色小冰粒。

夜潮翻为早潮矣。如是渐转至月半之早潮复为夜潮，月半之夜潮复为早潮。凡一月旋转一匝，周而复始。月有大小，魄有盈亏①，而潮常应之，无毫厘之失。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也。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7

北方白虹

大历末，北方有白虹夜见。东西属地，凡虹见皆当日之衡，朝见则在西，常与日相近，不差分毫。今此虹见之时日在癸，则虹见当在丙。当时虹影穹崇，举目而望。今虹在北，不可平视，知日在北方，去兹远矣。略计此当在斗极之北②，斗极，天中也，故北方可得而见。而日更在虹之北，又甚辽阔，故北方不得而见之。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7

唐人辨识伪古器

裴休尚左好奇，掌纶诰日③，有亲表调授邑宰于曲阜者，土人垦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痹足④，规口矩耳，朴素古丑，将蠹土壤者，既洗涤之后，磨砻之⑤，隐隐有古篆九字带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兖州有书生姓鲁，能八体书字者，召至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虽某颇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及辇致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

---

① 魄：气质、精力。

② 斗（dǒu）：星名，二十八宿之一。

③ 纶诰：帝王的诏书。

④ 痹（bì）足：足不齐，犹人之腿脚不灵。

⑤ 砻（lóng）：磨。

经时物①，得以言古矣，宝之犹钟玦部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友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华声为至宝。

公后以小宗伯掌贡举，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裴公一日设食，会门弟子，出器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以质，独刘舍人蜕以为非当时之物，近世矫作也。公不悦曰："果有说乎？"紫微曰："某幼专丘明之书，具载：小白桓公九合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会第八盟；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且反虞，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则葵丘之役，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此乃近世世矫作也。"裴公恍明而悟，命击碎。然后举爵尽饮而罢。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2

小议音韵学

古人文字但取其声音之协，初无切韵之说。郑康成云："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协，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因其乡，同声异字，同字异言，转生议论。"杨收论音律，李善注啸赋，皆有曰："均者，韵也。"汉晋言均同，孙炎始为反切语。魏晋以降，南北分列，人尚词章，清浊重轻，锱分铢别，用而愈切，不胜异意。刘臻与陆法言论四声音韵而取诸家之书，是为《唐韵》五卷，详究古人切韵之始，至简易而切当，使其字的有所归，而不可以疑似转。盖一字有四声。或

① 麟经时：春秋时，传说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后因称《春秋》为麟经、麟史。

只有三声者，以侧声纽平声，以平声纽侧声，故有双声叠韵之别。如章字，有章、掌、障、灼四声，以侧声灼字纽平声，则灼良为章；又以平声纽侧声则章两为掌，章亮为障，章略为灼。盖良略是双声，章良是叠韵。以此推之，他皆仿此，岂不简易而切当哉！自唐人清浊之分，乃有三十六字母以归之，益繁碎而难晓。如一东、二冬，各分清浊，行、更、生与兵、明、平，归作一韵，若此甚多，且四方之音不同，国、墨、北、惑字，北人呼作穀、木、卜、斛，南方则小转为唇音。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若以四声切之，则北人之字可切，而南人于四声中，俱无是字矣。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4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黄巢之诗

陶穀《五代乱记》载："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笔于《挥尘录》。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师》诗窜易斫裂，合二为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僧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杆望落晖。"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李后主亡国偈[1]

宋太祖将问罪江南，李后主用谋臣计，欲拒王师。法眼禅师观牡丹于大内，因作偈讽之曰："拥毳对芳丛[2]，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似去年红。艳曳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后主不省，王师旋渡江。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1

墓志等多文过其实

近世行状、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文过其实，人多喜之，率与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东都故事·赵普传》，与正史迥然如两人，正史几可废。前辈尝以《邵氏闻见录》与《石林避暑》、《燕居录》等，以岁月参之，皆不合。《汪彦章集》有"题陈文惠公逸事后"云："文惠陈公之相仁祖，每内批夜下不过十刻。一日夜分，有御封至，公不启封。来日袖进曰：'今中宫虚位，张贵妃有宠，恐奸人附会，请正母仪，非出陛下本意也。'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贵妃即进册温成皇后也。"当时墓碑不敢书，公之曾孙袞始录以示人。按李氏《长编》辨此事云："文惠公，以景祐四年拜相，宝应谀臣便有正位中宫之请。"汪所见袞说，非事实也。其他往往类此。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

① 偈(jì)：佛经里的唱词。
② 毳(cuì)：鸟兽的细毛。

仙 篆

永福县之东南八十里，罗汉寺之仙岩，有篆书十。形体奇怪，环布岩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识，号曰仙篆。欧阳公永叔尝得之，喜其无镌刻之迹，如指画成文。欲以番夷金书字图号译之，未暇也。蔡端明时守三山，以道家书释之曰：“贫道守真一，中有不死术。”亦莫得其据。

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陈武祐，好奇之士也。访求其详，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惮墨蜡之费，燎斵而瘗之①；二在中和寺黄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可识；三即罗汉之仙岩也。安仁者，掘而得之，仅完三字。又于上生院僧景纯，得所藏善本四字，余不复有，遂再锓诸木②，列岩之堂，今闻亦不存者。余尝见碑本，字势夭矫，洒落奇妙，枝叶不属，而脉络皆通。信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观道家何等书而识之，此字恐子云未必识也。

宋张世南《游宦记闻》卷 3

正午牡丹

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③，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④。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谓色不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

① 燎斵（zhuó）而瘗之：斵，砍、削；瘗，掩埋、埋藏。

② 锓（qǐn）：雕刻。

③ 钟、王、顾、陆：即钟繇、王羲之、顾恺之、陆探微。

④ 耳鉴：指赏鉴事物，以耳代目。

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笔意也。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7

养生说

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消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动摇如毛发许，便堕地狱。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事在必行，有犯无恕。又用佛语及老聃语；视鼻端白①，数也入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数至数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不烦禁制，自然不动。数至数千，或不能数，则有一法，其名曰随，与息惧出，复与俱入。或觉此息从毛窍中八万四千云蒸雾散，元始以来，诸病自除，诸障渐灭②，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时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尽于此。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1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疾风知劲草

疾风知劲草，后汉《王霸传》：光武曰："颖川从我者皆逝，子独留，疾风知劲草。"一也；《南史》瘐登之子仲远，为宋明帝府佐。废帝景和中，明帝疑防宾客，故人无到门者，惟

---

① 视鼻端白：静坐之际，双目微合，视鼻端有些些白影之谓。

② 诸障渐灭：障，烦恼之异名。来，解脱，即解脱一切烦恼。

仲远朝遏不替。明帝即位曰："卿可谓疾风知劲草。"二也；唐《萧瑀传》：太宗曰：太上皇有废立议，顾朕挟不赏之功，于昆弟不见容。"瑀于此时，不可以利怵死惧，赐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三也；《裴谞传》：代宗幸陕，谞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风知劲草诗者，果可信。"四也；《李绛传》：绛论古今以宦官统师等事，宪宗怒，绛谢，帝动容曰：卿告联以人所难言，疾风知劲草，卿当之矣。"五也。近州郡秋试进士，有出疾风知劲草诗者，止本《萧瑀传》，不知有五事，戏表出之。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几枝箭为一发

世以射一箭为一发，非也；射毕十二箭，方为一发。"一发五豝①，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退之作《薛助教志》云："三发连三中的。"亦误也。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

谥"灵"有两义

谥之曰灵，盖有两义，《谥法》曰：德之精明曰灵，乱而不损曰灵，若周灵王、卫灵公，是美谥也；若楚灵王、汉灵帝，是恶谥也。庄子曰，灵公之为灵也久矣，此褒之也；汉赞之曰，灵帝之为灵也优哉，此贬之也。故曰：此一字，兼美恶两义。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 2

---

① 豝（bā）：大猪，此指二年以上的猪。

俗语有所本

俗语谓钱，一贯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长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类。按《考工记》："殳长寻有四尺①。注云：八尺曰寻，殳长丈二。"《史记·张仪传》，尺一之檄；汉淮南王安书云，丈一之组；《匈奴传》，尺一牍；《后汉》，尺一诏书；唐，城南去天尺五之类，然则亦有所本云。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俗语算术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语算术，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苏秦说齐王之辞也。《汉书·律历志》刘歆黄领钟律，奏其辞，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预注《左传》，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孟康、晋灼注《汉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语。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碌碌"别写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孙愐《唐韵》引此

---

① 殳(shū)：古代一种有棱无刃的兵器。

句及王弼别本以为“琭琭”，然又为“录录”、“娽娽”、“鹿鹿”、“陆陆”、“禄禄”凡七字。《史记》：“毛遂云：‘公等録録，因人成事。’”《唐韵》以为“娽娽”。《汉书·萧何赞》云：“録録未有奇节。”颜师古注：“録録犹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马援传》：“今更共陆陆。”《庄子·渔父篇》：“禄禄而受变于俗。”后生或不尽知。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3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瞬息与须臾

“瞬息”、“须臾”、“顷刻”，皆不久之辞，与释氏“一弹指间”，“一刹那顷”之义同，而释书分别甚备。《新婆沙论》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腊缚，二十腊缚，成一牟呼麦多，三十牟呼麦多，成一昼夜。”又《毗昙论》云：“一刹那者翻为一念①，一怛刹那翻为一瞬，六十怛刹那为一息，一息为一罗婆，三十罗婆为一摩睺罗，翻为一须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埝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4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桃花笑春风

《王荆公集·古胡笳词》一章云：“欲问平安无使来，桃花依旧笑春风。”后章云：“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二者贴合，如出一手，每叹其精工。其上句盖用崔护诗，

---

① 翻：成为，变作。

后一句久不见其所出。近读范文正公《灵岩寺》一篇云："春风似旧花犹笑。"以"仍"为"犹"，乃此也。李义山又有绝句云："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语意两极其妙。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作文不惮屡改

自昔词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者。白乐天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欧阳文忠公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薳尝与文忠公诸孙望之处，得东坡先生数诗稿，其和欧叔弼诗云"渊明为小邑"，继圈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作"县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若如初语，未免后人疵议。又知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不惮于屡改也。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7中华书局1983年版

倒行逆施

《史记·伍子胥传》："子胥曰：'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也。'"西汉主父偃传亦曰："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余按，《吴越春秋》乃云："日夕途远，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乃知施字即旅字。施字于道无义。《国语》曰："晋阳处父过宁，舍于逆旅。"潘岳上客舍议，亦引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帝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乃

知逆施可于事言之，至于道路无义也。当俟有识者订之。左氏传："荀息曰：'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正义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宾客之处也。"马融《长笛赋序》曰："有雒客舍逆旅。"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3

牙 门

孔经父《杂说记》："突厥，李靖徒牙于碛中，牙者，旗也。东京赋注：'竿上以象牙饰之，所以自表饰也。'太守出则有门旗，其遗法也。后遂以牙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义也。或以衙为廨舍①；早晚鼓声，则又谓之衙牌；儿子为之衙内；皆不知之耳。《唐韵》注去：'衙，府也。'是亦讹耳。"以上皆孔说。余按语林云："近代通谓府庭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文本作牙，讹为衙。"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马掌武备，象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为牙旗，出师则有建牙之事。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为卫也，义主于此。而孔氏止谓之旗者，不得其说者也。唐《资暇集》亦云："武职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盖押衙旗者。按，兵书云：'牙旗者，将军之旌。'故竖于门，史传咸作门。今押牙既作押衙，牙门亦谓之衙门乎？"予又按，《南史·侯景传》："景将率谋臣朝，必集行列门外，谓之牙门，以次引进。"牙门始见于此。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3

① 廨（xiè）：古代官吏办公的地方。

御　笔

天子亲札①，谓之御笔，始于《北史》。元魏彭城武宣王勰传云："帝令勰为露布②，辞曰：'臣闻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岂足大用？'帝曰：'汝亦为才达，但可为之。'及就，尤类帝文。有人见者，咸谓御笔。"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

铸　鉴

古人铸鉴③，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窪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复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④。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9

甘露灭⑤

陈了翁罪予不当称甘露灭，近不逊，曰："得甘露灭觉道成者，如来识也。子凡夫，与仆辈俯仰，其去佛地如天渊也，奈何昌其美名而有之耶？"予应之曰："使我不得称甘露灭者，如言蜜不得称甜，金不得称色

---

① 札：公文。

② 露布：不缄封之文书，布告。

③ 鉴：镜子。

④ 师旷：春秋晋国乐师。

⑤ 甘露灭：甘露通指为甜美的露水。亦指对佛教教义之赞美；灭，是尽的意思。甘露灭，可解为六根皆净，大彻大悟。

黄。世尊以大方便晓诸众生，令知根本，而妙意不可言尽，故言甘露灭。灭者，寂灭；甘露，不死之药，如寂灭之体而不死者也。人人具焉，而独仆不得称，何也？公今闲放，且不肯以甘露灭名我；脱焉宰相，宁能饰予以美官乎。”莹中愕然，思所为折难予，不可得，乃笑而已。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6

琥 珀

韦应物作《琥珀》诗曰：“曾为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①。”旧说松液入地千年所化，令烧之尚作松气。尝见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国来，地有茯苓处皆无琥珀，不知韦公何以知之。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4

古人贵识其真

东坡每曰：古人所贵者，贵其真。陶渊明耻为五斗米屈于乡里小儿，弃官去。归久之，复游城郭，偶有羡于华轩。汉高祖临大事，铸印销印，甚于儿戏。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见其为人。问士大夫萧何何以知韩信，竟未有答之者。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1

庐山三绝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

---

① 觌（dí）：相见，例如觌面。

"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忆请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元寺，主僧求诗，因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①，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1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3 年版

满城风雨近重阳

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②。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4

竖子成名辨

昔先友史经臣彦辅谓余："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余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其后，余闻润州甘露寺有孔明、孙权、梁武、李德

---

① 总老：即庐山东林寺长老常总法师。

② 翳（yi）：遮掩，例林木荫翳。

裕之遗迹，余感之赋诗，其略曰：“四雄皆龙虎，遗迹俨未刓①，与其盛壮时，争夺肯少安？废兴属造化，迁逝谁控抟②？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聊兴广武叹，不得雍门弹。”则犹此意也。今日读李太白登古战场诗云：“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误认嗣宗语，与先友之意无异也。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于酒，何至以沛公为竖子乎？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1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3 年版

男女相见无嫌

古者内外之防甚严，然男女间以故相见，亦不问其亲疏贵贱。田延年以废昌邑中告杨敞，敞惧不知所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云云。延年更衣还，敞夫人与参语，曾不以为嫌，岂惟常人？虽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祖欲废太子，昌廷争甚切，吕后侧耳东箱听，见昌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文帝在上林，所幸谨夫人，与皇后并坐，盎前引而却之。郅都侍景帝至上林，贾姬在厕，帝目都视之，都不肯行。且以一介之臣，前却帝姬之坐，几于僭矣。至帝姬处溷秽之地③，使人臣亲往视之，无乃媟甚乎④？揆之人情⑤，似无是理，恐非溷侧之厕，《史记》谓如厕，未可据也。

---

① 刓（wán）：削、刻。

② 抟（tuán）：用手把东西揉弄成球形。

③ 溷（hùn）：厕所。

④ 媟（xiè）：轻慢，亲近而不庄严。

⑤ 揆（kuí）：考察，度量。

宋王楙《野客丛书》1卷

男子称寡

王制曰："老而无妻谓之鳏，老而无夫谓之寡，老年不复嫁娶之名。"《孝经注》"丈夫六十无妻曰鳏，妇人五十无夫曰寡。知此为限者，以内则妾虽年老，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则妇人五十不复御，明不复嫁矣。《正义》谓知称寡以此为断。然妇人无称鳏之文，男子亦称寡。《左传》曰："崔杼生成及强而寡。"《尔雅》曰："无夫无妇并谓之寡。"则知男子亦称寡也。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6

古代拜礼

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手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府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邪？乃知禹闻善言则拜，如揖之类是也，岂仆仆之谓哉。今人或以顿首施于卑下，不知拜头叩地，岂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为别。自唐武后尊妇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见张建章《渤海国记》，不为无据。然又观《北史》，周时诏内外命妇，拜宗庙及天台，皆俯伏，则知前此妇人，盖已有不跪者矣。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23

鼻祖耳孙

今人多以鼻祖对耳孙，自以为的对，往往不究其义。仆观杨雄《反离骚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纪》应劭注曰："耳孙，玄孙之子也。言去高曾益远，但耳闻之耳。"李斐曰："耳孙，曾孙也。"皆臆说耳，惟晋灼曰："耳孙，玄孙之曾孙也。"诸侯王表在八世，师古曰："耳音仍，《尔雅》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昆孙①，昆孙之子为仍孙，从已而数，是为八页。"此与晋说同，是则耳当为仍，非耳字也。考《方言》，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梁益之间，谓鼻为初，或谓之祖。然则鼻与祖皆始之别名，以鼻祖为始祖，似未为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后有耳目之属。今画人亦然，必先画鼻。仆尝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为是，近观《漫录》亦有是言，甚与仆暗合。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22

豆　粥

汉光武在芜蒌亭时，得冯异奉豆粥，至久且不忘报。况山居可无此乎？

用瓦瓶烂煮豆，候粥少沸，投之同煮，既熟而食，东坡诗云："岂如江头千顷雪，茅檐出没晨炊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粥软如酥。老我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杖君家去。"此豆粥法也。若夫金谷之会，徒咄嗟以夸客，孰若山舍清谈，徜徉以候其熟也。

---

① 昆（kūn）：后嗣。

宋林洪《山家清事》

伪药而觊疗病者，愚亦甚矣。

吾辈宜何策？且宜于饮食、衣服上加谨。古人首重食医，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平居必节饮食。饭后行三十步，不用开药店。饮食之加谨者此也。急脱急着，胜如服药，衣服之加谨者此也。或有疾疢，奉行不服药，得中医之语。药石虽贵，未害也。最是孝子慈孙，侍奉亲庭，岂忍坐视其病而不救。家有余蓄，尚可得良剂，贫窭所迫，将若之何？贫者固难得良剂，富者纵得良剂，又未必有良医。余因念及此，仰天而祝曰：愿天下人安乐！

宋李之彦《东谷所见》

山轿

夏禹山行乘轿，汉南粤王舆桥过岭。颜师古，北人，固不知南人乘轿渡岭。而洪景卢亦谓山行之车。车只宜平地，熟若今轿为便。桥即轿，固无疑矣。若山轿，则无如今庐山、建昌高下轮转之制，或施以青罩，用肩板棕绳低与之，犹今贵介郊行者，良便游赏，有如谢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非不为雅，孰若今钉屐为便云。

宋林洪《山家清事》

药石

方今药材鄙贱者且数十倍于前，贵细者有数十倍于前，至携金绕市铺求之不获者，人孰不知真药之难得。如此，凡设铺而召人赎伪药者，愚也。赎

理学小议

理学湮泊久矣。士子不能讲贯，考官亦罔闻知。盖今日

之考官，即前日之士子也。方册中文字，害理者不胜其多，不堪着眼。姑即一者言之。事大体莫重于省试，近年“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经魁以敬立而德不孤立。说《易》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是则敬义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无，岂得独指敬耶？圣经又岂可减一字耶？不知当时为知举，为参详，为小试。官亦曾闻有所谓理学否?经魁且尔一榜，可想省试如此，他试可知。

所谓今日之考官，即前日之士子是也。我朝孝宗皇帝一日与崔敦诗论文章关世变。敦诗曰：“臣观建炎诏文，义理明而气势壮，便知天下必能中兴。”遂诵一篇，孝庙谛听之，天颜喜甚，又问曰：“六朝五代之文如何?”敦诗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粗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上嘉叹曰：“卿论得此甚好。”今日之文，义理斫丧，其象当如何？有识者可以观矣。

宋李之彦《东谷所见》

寒具

晋桓元喜书画，客有食寒具而执画帙者，偶宛氏之后不设寒具。此必用油蜜煎者。《要术》并《食经》皆只日“环饼”，世疑馓子也。巧夕馂蜜食也。杜甫“十月一日乃有粔籹作人情”之句，《广记》则载寒食事总三者，俱可疑。乃考朱氏注《楚辞》“怅惶蜜饵有粔籹些”，谓以米面煎熬作之寒具是也，以是知《楚辞》一句自是三品粔籹，乃蜜面之干也，十月开炉饼也。蜜饵，乃蜜面少间者，乃蜜食也。怅惶，乃寒

食寒具无可疑者。闽人会姻名煎铺以糯粉和面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则能汗物，且可留月余。宜禁烟用也。吾翁和靖先生《山中寒食》诗云："方塘波绿杜蘅青，布谷提壶似足听，有客初尝寒具罢，据梧痛饮散幽襟。"信手此为寒食具矣。

宋林洪《山家清事》

日本《尚书》原本

《书》之百篇①，倭国犹有本。欧阳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诸国，举世无人识古文。"汤东涧跋曰："日本僧芿书，朱文公言，闻外国书逸篇皆全。其释《孟子·尽心》一条，亦讬外国本以备考。今北峰之子行果为予言，芿来中国，见六经之本不同，即归模其国中本，遣高弟僧护行，以送吴越知旧。中流失舟，芿以丧其弟子，误谓此书不当入中国，以致于此。"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卷1

唐子西论史

唐子西言，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唐书》，八识田中②，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子矣。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5中华书局1983年版

---

① 《书》：《尚书》。

② 八识：佛教法相宗专用名词。眼、耳、鼻、舌、身、意为前六识。也叫六根。末那为第七识，意谓执持我见。阿赖耶为第八识，意为藏，谓能藏一切法。

用古文

余友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于是书讯、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识，指为怪人。

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

长安古碑厄

长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庄献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时姜遵知永兴，尽力于塔，悉取碑碣以为塔材，汉、唐公卿墓石，十亡八九。杨大年《谈苑》叙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国百余年，长安碑刻再厄矣。惜哉！惜哉！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苏轼为《醉翁吟》补词

庆历中，欧阳忠公谪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临听忘归。僧智仙作亭其上①，公刻石为记②，以遗州人。

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闻而往游，爱其山水秀绝，以琴写其声，为《醉翁吟》，盖宫声三叠。后会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遣遵，并为《醉翁引》以叙事。然词不主声，为知琴者所惜。

后三十余年，公薨，遵亦殁。其后，庐山道人崔闲，遵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子瞻，以补其阙。然后声词皆备，遂为琴中妙绝，好事者争传。其词曰："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有醉翁知其

---

① 作亭：造亭。

② 记：一种文体。此作动词，作《醉翁亭记》。

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①，曰‘有心也哉，此弦！’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渊，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两三弦。”

方其补词，闲为弦其声，居士倚为词，顷刻而就，无所点窜。遵之子为比丘②，号本觉法真禅师，居士书以与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词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三字经

杨州包松溪太守新得诸城刘文清公楷书《三字经》全文墨迹，将钩勒上石，寄书属予题其册首。按《三字经》世传为王伯厚作，或又曰是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字正叔，广东顺德人），未知孰是，要皆宋人也。坊间有别本，多出元、明，统系数句，是明人所添，萧良有《龙文鞭影》言里中熊氏藏有大板《三字经》，明蜀人梁应升为之图，聊城傅光为之序，较旧板多叙元、明统系八句。纪文达师言赵南星集有《三字经注》一卷，其宋以后亦多出数句，而与萧良有所述，又微有不同，今不知文清所书，是从何本也。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7

《千家诗》之增删

宋刘后村有《分门纂类唐

---

① 荷蒉（kuì）：肩负竹筐。

② 比丘：梵语。意为乞者。佛教指出家修行的男僧。

宋千家诗选》，所录惟近体，而趣尚简易，本为初学设也。今村塾所谓《千家诗》，上集七言绝八十三首，下集七言律三十九首，大半在后村选中，盖据其本而增删之，故诗仅数十家，而仍以千家为名。下集忽有明太祖《送杨文广征南》之作，又或作《赠毛伯温南征》，实不可解，可知增删者出明人之手也。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7

《白居易集》之流传

白乐天尝谪官江州，多游东林，即今庐山寺。有天祐中僧修睦记云："寺有莲花藏，藏有《白集》七十卷，传云居易自写；同远大师'《文集》不许出寺'。广明初，高骈强取去以遗相。"

后四十余年，有王长史者，遍求善本校正，录而藏之。旋又为长史易去，颇多舛谬。真宗诏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诸本参校缮写，付寺僧谨藏之。时真宗对侍臣语及，"居易与元稹齐名，而居易保持名节，终始不易，故不至相位"，叹惜久之。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5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人自书别号

司马温公，自少称"迂叟"，著《迂书》四十一篇。韩魏公，晚号"字阳戆叟①"。文路公，号"伊叟"②。

欧阳文忠公，号"六一居士"，以琴、棋、书、画、集古碑为五，而自当其一。尝著《六一居士传》。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

① 戆（zhuàng）叟：愚老头。
② 伊叟：此老头。

山先茔有老翁泉①，故云。

子由有领外归许下，号“颖滨遗老”，亦自为传，家有“遗老斋”，盖元祐人至子由，存者无几矣。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中华书局1984年版

唐宋雕板印书

世言雕板印书始于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　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

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中华书局1984年版

五代宋刻校书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仇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

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有论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余襄公请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

---

① 先茔(yíng)：祖先的墓地。

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

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两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

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宋朝国姓当为嬴

古者妇人无名，以姓为名，或系之字，则如仲子、季姜之类；或系之谥，戴妫、成风之类，各不相同。

周人称“王姬”、“伯姬，盖周姬姓，故云。而后世相承，遂以姬为妇人通称。以戚夫人为戚姬，虞美人为虞姬。自汉以来失之。

政和间，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族姬”。此亦沿习惯熟惯而不悟。国姓自当为“嬴”，①余尝以白蔡鲁公，惮于改作而止。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

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上海筑城之始

上海故无城。癸丑之变②，县宇焚毁几尽。幸都指挥韩玺率僧兵月空、无尘等力战，斩获颇多，倭始遁去。方侯遂乘间度定基址，命李通判旦暮督工兴筑，数月克就。于是东南雉堞巍峨③，实称万世金汤之险。

---

① 国姓：宋朝皇帝姓。嬴：赵氏，出自嬴姓。颛顼裔孙伯益，帝舜赐以嬴姓，十三世孙造父，周穆王封于赵城，因以为氏。故说“国姓当为嬴”，亦愚夫之见。

② 癸丑之变：嘉靖癸丑(1553)年倭寇侵扰上海一带的事变。

③ 雉堞(dié)：泛指城墙。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5

藏书之家

藏书之家，推浙之范氏天一阁为最。阁建自前明嘉靖末，至今二百余年，因时修葺，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辑四库全书时，疆吏图阁式以进。谕仿式建阁于御园中，是为文源阁。四库全书分三类：一刊刻，一抄录，一祗存书目。其刊刻者，便于行世，用武英殿聚珍版刷印，边幅颇小。其抄录依永乐大典之例，缮正本各四部，贮文源阁者，其一也。外贮紫金者，曰文渊阁；贮盛京者，曰文溯阁；贮避暑山庄者，曰文津阁。

清赵遵路《榆巢杂识》卷下

百家姓

《王照新志》："《百家姓》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盖赵乃本朝国姓，钱氏奉正朔，故以钱次之，孙乃忠懿王之正妃，其次则南唐李区，次句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嫔妃也。"按陆放翁自注："农子十日乃遣子入学，所读杂事、《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则《百家姓》之有，自宋前无疑。陈振孙《书录解题》，有《千姓编》一卷，不著撰人，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记"，岂即所者耶？明洪武时翰林编修吴沈导，据户部黄册，编为《千家姓》，见《杨升祐外集》。盖古《百家姓》，原不止百家，《戒菴漫笔》云"《百家姓》单姓四百零八，复姓三十"，是也。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7

相数知治乱

《石林燕语》云："本朝宰相①，自建隆元年至嘉祐四年，一百四十年②，凡五十人。"明崇祯七年间，命相亦五十人。可以观治乱矣。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 2

明代出使琉球船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与江河间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适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窗玲珑，开爽明睿③。真若浮屋然，不觉其为船也。此则舱口与船面平，官舱亦只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艰于出入。面虽启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风涛甚巨，高则冲，低则避也。前后舱外，犹护以遮波板，高四尺许。长一十五丈，阔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为二十三舱。前后竖以五桅，大桅长七丈二尺，围六尺五寸，余者以次小而短。舟后作黄屋二层，上安诏敕，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见用，其三防不虞也。橹用三十六枝，风微逆，或求以人力胜，备急用也。大铁锚四，约重五千斤。大棕索八，每条围尺许，长百丈。唯船大，故运舟者，不可得而小也。划船二，不用则载以行，用则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柜，海中唯甘泉为难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备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红布为围幔。五色旗大小三十余。刀枪弓枪之数，多多益办；佛郎

---

① 本朝：北宋。

② 一百四十年：从建隆元年(960)到嘉祐四年(1059)是99年，疑原文有误。

③ 睿(ruì)：看得深远。

机亦设二架①，凡可资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后从陈侃之奏，共一船。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30

明代中外、民族关系一瞥

国朝洪武中，《四夷王会图》，共千八百国。嗣后朝贡之国，多前史所未载。今考其名，曰朝鲜，曰女真，曰琉球，曰乌思藏，曰赤斤蒙古卫，曰罕东卫，曰安安卫，曰曲先卫，曰哈密卫。其经哈密而来者，凡三十六国②：曰火州国，曰亦力把力，曰撒马儿罕，曰哈烈，曰于阗。曰安南，曰占城，曰暹罗，曰爪哇，曰真腊，曰满剌加，曰古麻剌，曰三佛齐，曰浡泥，曰苏门答剌，曰苏禄国，曰彭亨国，曰西洋古里，曰古里，曰琐里，曰榜葛剌，曰天方，曰默德那，曰古里班卒，曰锡兰山，曰白葛答，曰吕宋，曰合猫里，曰打回，曰日罗夏治，曰阿鲁，阿甘巴里，曰忽鲁谟斯，曰柯枝，曰麻林，曰沼纳朴儿，曰加异勒，曰祖法马，曰溜山，曰阿哇，曰淡巴，曰须文达那，曰览邦。又永乐中来朝者十六国，曰鞑靼，曰兀良哈，曰拂林，曰南巫里，曰急兰丹，曰奇剌尼，曰夏剌比，曰窟察尼，曰乌涉剌踢，曰鲁密，曰彭加那，曰捨剌齐，曰八可意，曰坎巴夷替，曰祖法儿，曰黑葛答，曰八答黑商，曰日落，曰夷北小王子，曰瓦剌，曰海西连建州野人，曰西域哈密哈

① 佛郎机：当时的仿欧式大炮。

② 自"安南"以下为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的国家或地区，不经哈密前来，总数也不止三十六国，原作失考。

三，曰吐鲁番，曰洮州番族，曰西固城番族曰阶州文县番俗。《广舆图考》：嘉靖以前四夷入贡：东北朝鲜等二，东日本一，南安南占城等六，西南浡泥等四十九①，西哈喇等四十六，西北哈密等七，北朵颜鞑靼等二。今西洋则交趾、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亚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池闷；东洋则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啰、美洛居、文莱、鸡笼淡水②。

明徐应秋《玉芝尝谈荟》卷1

外籍进士

明初广教，覃及海外③。外国英才，学于中国而登进士第者：洪武辛亥金涛，乙丑崔致远，皆高丽延安人，赴阙会试成进士，涛授东昌府安乐县丞，致远以不习华语，归还其国为官。未几以洪伦金义之乱，禁止会试。景泰甲戌，黎庸交趾清威人，阮勤交趾多翼人。天顺庚辰，阮文英交趾慈山人，何广交趾扶宁人。成化乙丑王京，嘉靖癸未陈儒，俱交趾人。阮勤仕至工部左侍郎，陈儒仕至右都御史。万历中，高丽许篈、许筠皆举本国状元，而筠慨慕中华，以不得试天子之廷为耻。久道化成，于斯可见。

清褚人获《坚瓠余集》卷4

---

① 渤泥：即今加里曼丹岛，在我国的南面，用它来作西南“入贡”国的代表是不对的。

② 鸡笼淡水：这里指台湾地区与大陆的商贸活动。“鸡笼”后改作“基隆”。嘉靖时荷兰、西班牙殖民者尚未侵入台湾。

③ 覃：延。

南方藏冰法

南方冰薄，难以收藏。用盐洒水上，一层盐，一层冰，结成一块，厚与北方等。次年开用，味略咸，可以解暑愈病。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5

测经纬度法

赵缘督有测经度法，测纬度法，皆不用浑仪。利氏测验更为便巧①，如浑盖通宪简平仪测倒正影法，各有成书。其测北极高下法，则指顾可辨者。其法云：

用平圆板一面，或铜或木，务要平整，愈大愈佳。中挂一线，线端缀一丸子，以取其直。中心画十字线。此直线即天顶也，横线即地平也。此线以上为地上，从中心以规运一大圈，以当天之圆体。十字间作四停，每停刻作九十度，共刻成三百六十度，用时只刻一停九十度亦足矣。如板式宽大，再每度作六十分更妙也。中心定一量天尺，可以旋转者。中界直线两头，刳去一半②，以看度分。尺上离心各三寸置两耳，耳中各钻一小眼，务要两眼直对，可以透望。夜对北极望之，看在地线上几十度，即知此地北极出地若干度，为此地离赤道若干度。

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卷1

---

① 利氏：利玛窦，明季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介绍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

② 刳（kū）：挖空，剖开。

石棉布

戊子岁①，友人高文伯自金陵来，示余火浣布一方②，色微白，以手抚之，则余粉染指，如弄蝶翅。投之炽火中，移时布与火同色，然后取出，则洁白如故，了无所损。

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

石　油

延安府延长县，石油出自泉水中。岁秋，民勺之，可以燃灯，亦可治毒疮。浸不灰木，以火燎之，有焰，灭之，则木不坏。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5

李自成之死质疑

何璘《澧州志》云，李闯之死，野史载通城罗公山，《明史》载通城九宫山，其以为死于村民一也。今按罗公山，实在黔阳，而九宫山实在通山县，其言通城皆误也。有孙教授为余言，李自成实窜澧州，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在今安福县境复乘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为僧，今其坟尚在云。余讶之，特至夹山，见寺旁有石塔，覆以屋，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前有碑，乃其徒野拂文，载和尚不知何氏子。一老僧年七十余，尚能言夹山旧事，云"和尚顺治初入寺事佛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③。后数年，复有一僧来，云是其徒，乃宗门，号野拂，江南人。事和尚甚谨。和尚卒于

① 戊子岁：清顺治戊子年(1648)，作者在南明。

② 火浣布：即石棉布。

③ 西：陕西。

康熙甲寅岁二月，约年七一，临终有遗言于野拂。彼时幼，不与闻。”寺尚藏有遗像，命取视之，则高颧深口，鸱目蝎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正同。自成谮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复自称“新顺王”，其自称“奉天玉和尚”，盖自寓，加点以讳之；而野拂以宗门为佛门弟子，事之甚谨，岂其旧日臣相与左右者与？《明史》于九宫山钽死之自成①，亦云我兵遣识者验其尸，朽莫辨，而老僧亲闻謦咳②，其西音又足异也！

右《李自成墓志》③，江宾谷所著④。据《澧州志》以驳《明史》通城之误，则罗公山之谬，更不待辨。其所征引亦精确。但据前史所称。则自成之死于村民无疑，其言村民既钽死自成，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疑为自成，其说原非无据。此老僧既能知和尚入寺之始及其卒时年月，必能忆其面目。惜当日孙教授，未及一问其祥也！

按《何腾蛟传》：“李锦、高必正之归腾蛟于荆州也⑤，腾蛟上书言，元凶已除，稍谢人神愤，宜告谢郊庙。唐王大喜，立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而疑自成死未实。腾蛟言自成虽死，身首已糜烂，不敢居功，固辞封爵不允。是当时亦有疑其未死者，故本传兼存。”大清遣官验尸之说，与豫英亲王奏“有降卒言自成窜入九宫山为村民所困，自缢死，尸朽莫辨”者合。然果其未死，则

---

① 钽（chú）：诛除。

② 謦咳（qǐng kāi）：此指言笑声。

③ 右：上文。古书书写为竖款，自右往左写。

④ 江宾谷：清乾隆时廪生。

⑤ 李锦：李自成的从子。高必正：李自成妻子高夫人的弟弟。

所称得龙衣金印而眇一目者，伊何人耶?

清朱梅叔《埋忧续集》卷2

一字案中之考证

广西梧州司马李公，名文在，字韫华，江南江宁人，于乾隆戊寅兼摄苍梧县事。公吏才明敏，案无留牍，民间无敢以虚事妄控者。有西门外枥木桥人余阿吕，呈控邱以诚逆仆殴主，公接状面询之。阿吕言："邱于康熙五十九年卖身于故父启雰为仆，至乾隆二年父故，家贫不能养活，邱遂出外谋食。今邱已富，而小人贫苦无聊，因向渠道前情，嘱其赎身，以资糊口。讵邱昧良不认，反肆拳殴，伤痕现在。今其手书文契尚存，请详览之。"公遂唤邱以诚到案。邱称：某于驿前马头竹簾上开张米店，阿吕屡次赊米，已及十千，有薄可据。今某向渠索取，渠不肯还。彼此相欧则有之，若云系其家仆，则阿吕凭空诬告也。公以阿吕曾供身契系其手书，遂令邱照契抄写数行，笔迹良似。公严诘之，而邱痛哭流涕，坚不承认，视其情形，若甚枉者。公不能决，退而商之幕友钟灵泉。钟沈吟良久，取《康熙字典》及时宪书后页览之，谓公曰："此伪契也。按邱姓向无阝旁，至雍正年间因避圣讳，始加阝而为邱。其卖身在康熙五十九年，邱当无阝。今契内径写邱字，其伪可知。且据邱以诚供，今年四十八岁，遡其生时，当在康熙五十年辛卯，至五十九年，邱甫十岁，彼市井幼童，安能写此端楷乎！严讯原告，自得其性矣。"公是之。遂唤阿吕以邱字诘之，俯首而战，无辞以答，再问契是何人所书，阿吕始犹

狡赖，怵以严刑，始言向与以诚交好，欲其资助而不能，反索旧欠。有朱阿良者，善于临摹，亦素与以诚有隙，因嘱小人取其字迹，代为仿写身契，小人遂藉以诬告云云。公复拘朱到案，令摹写之，悉如阿吕言，遂重惩二人而枷之。复追欠还邱，邱焚香叩谢去。

又广西桂林府兴安县有谢临川者，世家子也，与湖南衡州府清泉县人谢嗣音通谱相善。嗣音系清泉富家，临川受其惠者不一矣。一日，复有所求，而嗣音应之稍缓，临川怒，思有以中之。兴安田尚书有裔孙，曰敬材，素与临川狎。临川设计使敬材控嗣音于官，言其祖谢升，昔为尚书之仆，尚书故后，升窃资潜逃。今访知在于原籍清泉县，乞为行提回粤服役云云。官诘之，敬材呈其卖身文契，及尚书家人姓名册，给发家人口粮簿，而嗣音之叔父亦列于其祖名之下，领口粮焉。官见其凿凿有据，准为行提，嗣音有戚好在兴安，闻而驰告之。嗣音遂亦以构串诬良并控临川于衡州府县，复历控上宪，请咨提田谢二人至楚面质之。临川探知，匿而不出。兴安县遂以敬材及卷案解送湖南抚台，仍发衡州府讯报，而契券确凿，簿籍分明，姓名人口，悉相符合，初无渗漏。嗣音惧，遍延名幕讼师商酌之。佥言铁案已成，不可复挽矣。正在惶急之际，忽一老者款门请见，嗣音出见之。老者自言姓吴，名讷斋，为本县西乡人。闻君有无妄之事，请一见广西移来案卷可乎？嗣音示以抄案。老者翻阅良久，始而摇首，继而跃然，谓嗣音曰："此案乍看虽似细密，然其间大有漏空之处，若一指也，君可转败为胜，彼

必坐诬良罪矣。”嗣音大喜，请竟其说。老者曰：“此事若经道破，便一文不值。请惠千金，然后言之。”嗣音方疑迟间，老者又曰：“予言若不中肯綮①，则原物仍在，可以收回，予固不敢无因功而叨重 也。”嗣音立取千金置其前，而使言之。众客骇然，复取卷详察之，绝无间隙可指。老者曰：“诸君但知此案办理之周匝，而不知其蹈虚初不在于案情也。吾邑向属衡阳，至乾隆二十二年，始分衡阳之半为清泉。今其所呈卖身文契，系雍正年间所书，则当称衡阳县人，安得云清泉县乎！一字之虚，通体皆伪。即举此以驳之，彼自无辞以应矣。”众咸韪之。老者为书一呈，径取千金而去。嗣音如其指，控之官。官提敬材严鞫之，敬材言悉是临川所使。嗣音恨甚，必欲临川到案质审，屡控之上台，抚台遂遣官至粤守提。临川不能匿，解至衡州，审如敬材言，于是二人俱问罪。嗣音所费亦不赀云。

予按两事正绝相类。夫子云片言折狱，其斯之谓欤？

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卷3

东西命名之由来

伊墨卿太守语余曰：“向闻朱石君师言，世俗通行之语，但举‘东西’，而不言‘南北’者。‘东’谓我儒之教，即孔子之东家某②；‘西’即彼教，谓西方之圣人。举此二端，足以函盖一功矣。”惜当时未闻所据何

---

① 肯綮：筋骨结合的地方，比喻最重要的关键。

② 东家某：孔丘。“东家”意为东邻，语出《孔子家语》：“孔子西家有愚夫，不知孔子为人，乃曰彼东家丘。”

书。

余尝私质之纪文达师。师笑曰：石君笃信彼教，故其论如此。然余尝闻明思陵偶问词臣曰①："今市肆交易，但云买东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辅臣周延儒对曰："南方火，北方水②。昏夜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此不待交易，故但言东西耳③。"思陵善之。余谓周乃小人，捷给取辨④，一时亦未见礭凿⑤。《齐书·豫章王嶷传》："上谓嶷曰⑥：百年亦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得⑦。"似当时已谓物为东西。物产四方而约举东西，正犹史记四时而约言"春秋"耳。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

官文书数目字

今官文书，凡数目字文单者，取字画茂密者易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作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是也。然《诗序》："鳲鸠，刺不壹也"，《孟子》："市贾不贰"。《周礼·天官》："参，谓卿三人；伍谓大夫五人"，则参与三、伍与五通也。肆则《周礼》注："编悬之四八曰肆。"六六即《汉书》："今更共陆陆。"七则《墨子》：

---

① 明思陵：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帝）。词臣：文学侍从之臣，如学士、翰林等。

② "南方"二句：古人把五方（东南西北中）与五行（木火金水土）相配，南与火相应，北与水相应。

③ 故但言东西：（要买的是水、火以外的物品）所以只说"东西"。

④ 捷给（jǐ）：言辞敏捷，善于应对。取辨：取得善辩之名。

⑤ 礭（què）凿：确凿，真实有据。

⑥ 上：指齐武帝萧赜（zé）。

⑦ 于事亦得：在事情上办一百件也是可能的。

"周公夕见漆十士"，以此代七；《山海经》："刚山多桼木"，变漆为桼，是七之为桼，亦有所因。惟捌玖拾三字，并无出处，为借用耳。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9

自称其弟为令弟

余在金华校官任时，有诸生数人来见，一人自称其弟为令弟者，同座均目笑之，其人亦自忸愧。余解之曰："古人自称弟者，本有'令'字，诸君特未留意耳！"众请教，余因诵谢灵运《酬从弟惠连》诗云："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杜少陵《送弟韶》诗云："令弟尚为苍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李颀《答从弟异卿》诗云："吾家令弟才不羁，五言破的人共推"。是称己之弟为"令"者①，亦犹行古之道也。众俱粲然②，谓先生善于解嘲。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4

衙门之出典

辕门见于《周官》，名最古。唐《张仲方传》："两省官入朝，宣政门未开，百官错立朝堂。"此尚是朝门，非今之官署也。任葵尊宏嘉官御史时，奏定朝报，三品以上，乃得衣貂及猞猁狲③，王渔洋老人戏为诗曰："京尝铨输两衙门，齐脱貂裘猁猞狲。昨夜五更寒透骨，举朝谁不怨葵尊。"可为后来衙门二字典故。

---

① 是：这个人。

② 粲（càn）然：露齿而笑的样子。

③ 猞猁狲：野猫的一种，皮毛极贵重。

清侯官古灵后人蘲斋《清外史》

哲孟雄之幸存①

印藏之间，又有小国名哲孟雄者，周遭仅中里七十余里耳。本为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贡之期，亦附贡微物，聊以将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于达吉岭开埠，为转输停顿之地。欲开达吉岭，必道出哲孟雄，遂力争哲孟雄于总理衙门，以为本系印属小国。总署函致驻英公使，使争之，于是星使命随员各抒己见②。有湖南新化人邹代钧者，为邹叔绩太守汉勋之孙，舆地名家也。援古证今，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属，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总文案方培容③。方字子函，上元人，见邹说，大声曰："钦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书生，彼据《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等书，妄腾臆说耳。中国古书，万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与之，中国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星使亦不能决。方又曰："何不与马参赞商之？"星使以为然。马参赞者，英人马格里也。自郭嵩焘奉使时，即授马二等参赞，籍以通两国之情。马虽英人，然忠于所事，并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问马，马曰："容细查之。"即登楼觅邹曰："君舆地专家也，请据中国古书为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属者。"邹曰："已进一说于公使矣。"马即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国古书恐靠不

---

① 哲孟雄：今锡金。

② 星使：皇帝的使者称星使。此处指驻英公使。

③ 文案：官府中掌草拟文稿的人。

住。'"马曰："是何言？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取邹稿去，即据以译成英文，而覆英外交部焉。英外间部亦无异说，乃照租借例定议而已。方在八股时代，颇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顿丧其天良如此。

清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四朝野记》卷中

河中石兽

沧州南，一寺临河干①，山门圮于河②，二石兽并沉焉。阅十余岁，僧募金重修，求二石兽于水中，竟不可得，以为顺流下矣，棹数小舟，曳铁钯，寻十余里无迹。

一讲学家设帐寺中，闻之笑曰："尔辈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柹③，岂能为暴涨携之去？乃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湮于沙上④，渐沉渐深耳！沿河求之，不亦傎乎⑤？"众服为确论。

一老河兵，闻之又笑曰："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盖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水不能冲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如是再啮，石又再转，转转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傎，求之地中，不更傎乎！"

如其言，果得于数里外。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断欤？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

---

① 河干：河岸。

② 圮（pǐ）：坍塌。

③ 木柹（fèi）：木片。柹，削下的木片。

④ 湮：埋没。

⑤ 傎（diān）：颠倒错乱。

16

武英殿刻书

武英殿刻书未能确定其开始之时，御定《全唐诗》《历代诗余》皆刊于康熙丙戌、丁亥①，而何义门在康熙癸亥已拜兼武英殿纂修之命，则其事当不始于乾隆。乾隆朝，在武英殿开雕书籍见诸谕旨者，戊戌，雕《十三经注疏》；己未，《明史》雕成，续雕《二十一史》，丁卯上之，凡装六十五函；乙丑，雕《明纪纲目》；丙寅，雕《国语解》；丁卯，雕《三通》；癸卯，雕《相台五经》。盖列圣万几之暇，博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②，亲为裁定，颁行儒官，以为士子模范。当时钦定、御制书名，凡经类二十六部，史类六十五部，子类三十六部，集类二十部，凡一百四十七部，大半镂版于内府。历代朝廷刻书之多，未有若是者也。古香斋袖珍本十种，当亦于武英殿雕造。

殿版精妙迈前代，版片悉红枣木，皆贮殿旁空屋，厚寸许，无裂痕。光绪初，张文襄公之洞官翰林时，将集资奏请印刷，或谓之曰："是物久不完矣，一旦发觉，凡历充殿差者皆获咎，是将兴大狱也，乌乎可？"乃止。实录馆与之相近，馆中供事即就殿旁余屋以居，冬日则劈板以围炉，又有窃板而去其字，以售于厂肆者。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

① 康熙丙戌丁亥：即公元1706至1707年。

② 爰（yuán）：于是。

11 上海书店 1981 年版

套版印书

朱墨本，俗称套板，以印墨一套，印硃又一套也。广东人仿印最多，亦最精。有五色者，武英殿本《古文渊鉴》亦五色。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 年中华书局版

聚珍板

活字板，造始于宋。沈括《笔谈》云①：宋庆历中毕升为活字板，以胶泥烧成。陆深《金台纪闻》则云：毗陵人初用铅字，视板印尤巧妙，盖其始或以泥或以铅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简请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板式，镌木单字二十五万余②。高宗以活字板之名不雅驯，名曰聚珍板。

《清朝野史大观》第 5 册卷

工刻竹木扇骨

光绪初，江都于啸轩目光精炯过人，方寸之中，能刻万字，至阔扇骨，可刻三十行。其法，初时须先书之，然后奏刀，已而但须每字作点，后仅须以墨界其上，以防攲侧③。界毕，即镌刻，成字甚速，不烦细视而点画无不分明。其最小之字，以大十余倍之显微镜照之，犹不能见。于尝入泮④，于雕镌金石外，并工书画也。

临湘有周义者，工刻竹木。所刻黄杨木扇骨，其雕镌枝叶，妙若天成。扇骨一副，镌资银

---

① 笔谈：指宋代沈括所著《梦溪笔谈》。

② 镌（juān）：刻。

③ 攲（qī）：倾斜。

④ 入泮：入学。

入圆。或请其为湘妓张二宝刻一床，至费银数百圆。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书局版

指　画

吴郡苏廷煜，乾隆间人，工指头画。每以巨擘为大笔①，食指中指为中笔，无名小笔为细笔，相其机宜，运以神气，高古之致，超出恒蹊，似管城君仅让一头地。清初，高侍郎其佩专长指头画，人物花鸟，信手而成，皆有奇趣。如初平叱石成羊，如海神吐务成市，奇奇怪怪，有笔墨所不能到者，然仓莽有余，细润不足。吴人诸某亦有指墨渔翁图，须眉苍古，真有江湖散人趣，而浓柳垂阴，微波生浪，钓竿渔具，草笠烟蓑，色色精巧，使俗手为之，恐鼠须细笔，未必若此生动也。羊城罗雪谷亦能作指画，闻写画之时，指甲中藏棉花少许云。

《清朝野史大观》卷10

蒙古奕棋

蒙古棋者，局纵横八线，为六十四罫②。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车、二马、二驼、二炮。一塔，棋局无河界，为随水草以便畜牧也。塔者，崇教也。多卒者，以众为强者也。马横行六罫，驼横行九罫，沙漠之地，驼行疾于马也。卒直行一罫，食敌之在前者，可复退行，嘉有功也。众棋环击一塔，无路可出，始为败北。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

① 擘（bò）：大拇指。

② 罫（huà）：棋盘上画的方格子。

满洲棋

象棋之枰①，以河为中界，即含南北交争之义，世皆知之。又有满洲棋，其法，敌手仍置十六子。行满棋者，置将一、士二、象二、兵五外，余仅三子，能兼车马炮三用。故一交手，便纵横敌境，守者稍不慎，满盘皆无补救。此虽游戏，然可想见清帝入关后索伦兵之气概。曾几何时，满洲残局，一至于此。老杜诗曰："百年世事不胜悲，诚有慨乎其言之。"

《清朝野史大观》第5册卷11上海书店1981年版

秦　腔

自隋时以龟兹乐入于燕曲②，致使古音湮失③，而番乐横行④。故琵琶乐器，为今乐之祖。盖其四弦，能统摄二十八调也。今昆腔北曲⑤，即其遗音。南曲虽未知其始，盖即小词之滥觞⑥，是以昆曲虽繁音，促节居多。然其音调，犹余古之遗意。惟弋腔不知起于何时⑦。其铙钹喧阗，唱口嚣杂，实难供雅人之耳目。近日有秦腔，宜黄腔，乱弹诸曲名，其

---

① 枰（píng）：棋局。

② 龟兹（jíu cí）：西域龟兹国的音乐。燕曲：指中原地区的音乐。

③ 湮（yián）失：埋没、泯灭。

④ 番乐：指西域音乐。

⑤ 昆腔：也称昆山腔、昆曲。原为元末明初昆山一带流行的戏曲腔调，初行于吴中，后流行各地。昆腔又称南曲、南词，与北曲相对。北曲：金元时流行于北方的杂剧、套曲、散曲所用曲调的统称。

⑥ 滥觞（sháng）：发端。

⑦ 弋腔：又称弋阳腔，戏剧唱腔之一，起源于元末明初江西省弋阳县，流传于北京、南京、湖南、广东、福建等地。

词淫亵猥鄙①，皆街谈巷议之语，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听，有时可以解忧，故趋附日众。虽屡经明旨禁之，而其调终不能止，亦一时习尚然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8

秦腔花旦魏长生

魏长生，四川金堂人，行三，秦腔之花旦也。

甲午夏入都，年已逾三旬外。时京中盛行弋腔②，诸士大夫厌其嚣杂，殊乏声色之娱，长生因之变为秦腔。辞虽鄙猥，然其繁音促节，呜呜动人，兼之演诸淫亵之状，皆人所罕见者，故名动京师。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③，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④。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其徒陈银官复髫龄韶秀⑤，当时有青出于蓝之誉。

长生既蓄厚资，乃抽身归里⑥，陈遂继其师业。当时百官殷富，习俗奢靡，故二子得以媚取，为和相所觉察⑦，因荷校

---

① 秦腔：戏曲自元入院本后，演为曼绰、弦索二种。弦索流行于北部，徽人歌之为枞阳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这里所说秦腔，恐是秦腔之一种流派。淫亵（xiè）猥鄙：淫秽不庄重。

② 戈腔，见《秦腔》篇注。

③ 词垣：指翰林院，官署名。清代翰林院负责编修国史及草拟诏旨等事务。粉署：尚书省的别称。汉代尚书省用胡粉涂壁，画古贤人列女，后世因此称尚书省为粉署。清代设六部尚书，分管政务。

④ 缠头：古代歌舞艺人表演时以锦缠头，演出结束后，客人以罗锦相赠，便称“缠头”，后来以钱财相赠，也称“缠头”。

⑤ 髫（tiáo）龄韶秀：青春妙龄。

⑥ 归里：回故乡。

⑦ 和相：当时宰相和珅。

银官，于缇帅署前以辱之①，为缓颊者皆谪贬有差②，乃逐陈银官归川中。其风稍息，银官不止所终。

嘉庆辛酉，长生复入都。其所蓄已荡尽，年逾知命③，犹复当场卖笑。人以其名重，故多交结之。然婆娑一老娘，无复当日之姿媚矣。壬戌送春日，卒于旅邸。贫无以殓，受其惠者，为董其丧，始得归柩于里。

长生虽优伶，颇有侠气。庚子南城火灾，形家言，西南有剑气冲击。长生因建文昌祠以压胜④。又纳兰太傅孙成安者，初与之狎昵，后遇事遣戍归，贫无以立，长生尝赠恤之，亦其难能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8

江湖十二脚色

国朝李斗《杨州画舫录》云：黎园以副末开场为领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谓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贴旦四人，谓之女脚色；打诨一人，谓之杂。此江湖十二脚色，元院本旧制也。

清俞樾《茶香室从钞》卷18

画眉杨

京师有善作口伎者，能为百鸟之语，其效画眉尤酷似，故人皆以“画眉杨”呼之。余尝见其作鹦鹉呼茶声，宛如娇女窥窗。又闻其作鸾凤戛戛和鸣，如闻在天际者。至于午夜寒鸡，孤林蟋蟀，无不酷似。一日作

---

① 荷校：以枷加颈。
② 缓颊：指说情。
③ 知命：指五十岁。
④ 压胜：镇压。

黄鸟声，如睍睆于绿树浓阴中①，韩孝廉崧触其思乡之感，因之落涕，亦可知其伎矣。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8

高宗精赏鉴

高宗精赏鉴，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爱之，命画苑供奉写御容于上。又得岳氏《五经》，特建五经萃室以贮之。又访觅马和《国风图》，历数十年，始全获，令藏于学诗堂。其他如韩滉《五牛》，则设春藕斋，周铸十二钟则置景阳宫。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图书集成》成书始末

相传《图书集成》一书，成于陈省斋之手，然其实非省斋一人所成。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雍正谕有"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蒙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著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或有陈梦雷之门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名陈奏。杨文有乃耿逆伪相，一时漏网，公然潜匿京师，著书立说，今虽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驱遣，尔等毋得稍徇私隐蔽。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昔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四海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

---

① 睍睆（xiàn huǎn）：形容美妙的鸟鸣声。

书工犹未竣，著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内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等语。据此则《图书集成》之成帙①，非省斋所能专其功。而省斋之才气跅驰②，读此亦可概见矣。

清李伯无《南亭笔记》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红楼梦》杂说

《红楼梦》一书，所载皆纳兰太傅明珠家之琐事。妙玉，姜宸英也。宝钗为某太史。太史尝遣其妻侍太傅，冬日辄取朝珠置胸际，恐冰项也。或谓红楼梦为全书标目，寄托遥深。容若词云：“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贾探春为高士奇，与妙玉之为宸英同一命义。容若，名成德，后改性德，太傅子也。

或曰，是书所指，皆雍、乾以前事，宁国、荣国者，即赫赫有名之六王、七王第也。二王于开国有大功，赐第宏敞，本相联属。金陵十二钗，悉二王南下用兵时所得吴越佳丽，列之宠姬者也。作是书者，乃江南一士子，为二王上宾，才气纵横，不可一世。二王倚之如左右手，时出其爱姬使执经问难，从学文字，以才投才，如磁引石，久之遂不能自持也。事机不密，终为二王侦悉，遂斥士子，不予深究。士子落拓京师，穷无聊赖，乃成是书以自感。京师后城之西北，有大观园旧址，树石池水犹隐约可辨也。

或曰，是书实国初文人抱

---

① 帙(zhì)：本为包书的套子，因此也指一套书。

② 跅驰（tuò chí）：放荡不羁。

民族之痛，无可发泄，遂以极哀艳极繁华之笔为之，欲导满人奢侈而复其国祚者。其说诚非无稽，试读第一回之诗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其言何等凄楚痛绝，则知其中有绝大原因，非游戏笔墨之自道身世者可比也。

或曰，《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于其叙元妃归省也，则曰“当初既把我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于是叙元妃之疾也，则曰“反不如寻常贫贱人家，娘儿兄妹们常在一块儿”，绝不及皇家一语，而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此其关系于政治上者也。

京师有陈某者，设书肆于琉璃厂。光绪庚子，避难他徙，比归，则家产荡然，懊丧欲死。一日，访友于乡，友言：“乱离之中，不知何人遗书籍两箱于吾室，君固业此，趣视之，或可货耳。”陈检视其书，乃精楷抄本《红楼梦》全部，每页十三行，三十字，钞之者各注姓名于中缝，则陆润庠等数十人也，乃知为禁中物。急携之归，而不敢示人。阅半载，由同业某介绍，售于某国公使馆秘书某，陈遂获巨资，不复忧衣食矣。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客舍偶闻

淮南彭孙贻《客舍偶闻》一帙，顺德李芍农侍郎文田注之，所记康熙初年满人互相挤轧之状，历历如绘。其自叙曰：“客长安，见贵游接席，必屏人趣

膝良久，人不闻，须臾广坐寒暄而已。征以道上所闻，唯唯谢弗知。廷有大事，卿寺台省集禁门，其中自有主者，群公画尺一而退，咸诺诺。议更置大吏，冢宰不得闻①，有所调发，司马不知，群公优游无事，日置酒从容。诸小臣相聚博弈，连晨夕，或达旦，失朝会，始以病告，当事亦不问，以最闻见甚希。然时时游于酒人豪士间，抵掌谈世事，无所讳，突梯者又姑妄言之②，足以新人听。虽多耳食，征其实，亦十得五六，更益以所见，随笔记之。"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

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为康熙时江阴缪某所撰。缪有才学，颇自负，而终身不得志，晚乃为此书以抒愤。书成，适圣祖南巡，缪乃缮写一部，装潢精美，外加以袱，将于迎銮时进呈，冀博宸赏。其女亦通文墨，且明慧晓世事，知此书进呈，必酿祸。又度其父性坚执，不可劝止，乃与父之徒某议，乘夜用白纸装钉一部，其精美与原书无殊，即置袱中而匿原书于他处。次日，缪将迎驾，姑启袱出书，重加什袭③，则见书犹是，而已无一字矣。缪大哭，以为是殆为造物所忌，故一夕之间书遽羽化也④。女乃徐劝之

---

① 冢宰：官名。后世因以为宰相之称。

② 突梯者：圆滑的人。

③ 什袭：亦作"十袭"。把物品一重重地包裹起来。什，言其多；袭，重迭。后称珍藏某物为"什袭而藏"。

④ 羽化：古人称成仙为羽化，即"变化飞升"之意

曰："既为造物所忌，似不进呈亦佳，免召杀身之祸。"缪无如何，始罢进呈之意，由是郁郁而死。死后，女乃将其书重加润饰，凡秽亵之语，删除略尽，始付刊，即世间流传之本也。缪湛深理学，又长于兵、诗、医、算，乃以素臣自居①，而以理学归之母氏，以兵、诗、医、算分之四妾，举所心得，宣泄无遗。书凡一百五十四回，其中讲道学，癖邪说，叙侠义，纪武力，描春态，纵诣谑，述神怪，无一不臻绝顶。昔人评高则诚之《琵琶记》，谓用力太猛，是书亦然。书托言明弘治年事，按之正史，事实间有相合，而时代不能两符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孽海花

近人所著小说，以东亚病夫《孽海花》为最著。全书以名妓赛金花为主。金花初名彩云，不愧为近世名妓，其一生历史，即求之于古籍中，以一勾栏女关系国家存亡，除陈园园外，殆不多见也。是书网罗同、光以来三十年之遗闻轶事，可为近世之历史小说。其间描写名士气习，如禹鼎铸奸②，如

---

① 素臣："素王"的臣子。指左丘明。汉代有一些研究《春秋》的儒者，以为孔子作《春秋》，立王者之法，称为"素王"，左丘明作《左传》，阐明《春秋》之法，为"素王"之佐，故称为"素臣"。

② 禹鼎铸奸：禹鼎为西周晚期青铜器，记述鄂侯率南淮夷、东夷反周，周王曾以其"西六师"、"殷八师"进攻鄂侯，未能取胜。禹以武公的兵车百辆和徒御一千二百人参预作战，终于俘获鄂侯。后世称为禹鼎铸奸。

温犀照渚[1]，尤为淋漓尽致。出版以后，重印至六七次，已达二万部左右，在我国新小说中，可谓销行最多者矣。其中人物，皆影射同、光时人姓名，如金雯青即洪文卿，龚和甫即翁同龢，潘八瀛即潘伯寅，黎石农即李芍农，李纯克治民即李莼客慈铭，庄小燕即张樵野，庄岺樵佑培即张佩纶幼樵，陆菶如仁祥即陆凤石润庠，钱塘卿端敏即汪柳门鸣鑾，何玉斋太真即吴清卿大澂，唐常肃即康长素，王子度恭即黄公度，过肇延即顾辑庭，吕辛芳即李经芳，匡次芳即汪芝房，谢山芝即谢绥之，许镜澂即许景澄，云仁甫即容纯甫，贝效亭即费幼亭，李台霞即李丹崖，潘胜芝曾奇即潘曾琦，徐忠华即徐仲虎，庄寿香芝栋即张香涛之洞，马美叔即马眉叔，吕顺斋即藜莼斋，薛淑云即薛叔耘，季任叔即李壬叔，米筱亭即费屺怀，姜剑云即江建霞，王忆莪佩屺即王益吾先谦，祝宝廷溥即宝竹坡，黄叔兰礼方即黄漱兰体芳，黄仲涛即黄仲弢，袁尚秋即袁爽秋，缪寄坪即廖季平，连沅荇仙即联元，成伯怡即盛伯羲，殷扈桥即端午桥，闻韵高即文芸阁，荀子佩即沈子培，汪连孙即王廉生，冯景亭即冯桂芳也。其后半部为他人所续，则毫无精采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

① 温犀照渚：此为古时的一种传说，借用为洞察奸邪的意思。按《晋书·温峤传》："[峤]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毁，焚烧。

日报月报旬报星期报之始

报章，通称为新闻纸，或排日出版，所以报告社会及政治上之事项者。赵升《朝野类要》:“朝报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则宋时已有此称也。

日报所载事项，由各地访事员日记其所见闻而报之，常者报以书，要者报以电，得之外国者，则殿转而译述之。于是中外要事无不归类排比、详细分列，可一目了然矣。报纸所载事项极多，一时不能得其要旨，故有主笔著为社论，以明大事之所趋，或于一事一人著有时评，俾利害分明，阅者无待于稽考。不出一室而能周知世界者，实以此也。月报、旬报、星期报体例亦略同。

京师报房、宫门抄、论摺汇存，谓之京报，军机密件仍多缺略。林文忠公则徐抚粤时，会同江督饬江海关道译英国蓝皮书，送之总署及通商大臣、各督抚，藉以略通洋情，然人民多不得见，曰《西国近事汇编》，月出一册。此我国报章最古者，是为月报之始。

《申报》创行于同治时，是为日报之始。盖英人美查、耶松二人相友善，来华贸易，美查创办《申报》，延山阴何桂笙、上海黄梦畹主笔政，特所载猥琐，每逢乡试年，必载解元闱艺，与外报之能开通智识、昌明学术者，相去霄壤。时天南遁叟王紫荃布衣韬颇有时名，间撰时务论说，弁之报首①，销

① 弁（biàn）：放在最前面。

数遂以渐推广，获利亦不赀。耶松设一般厂，开创之始，连年折阅①。美查遂以《申报》所获，补助耶松船厂得以维持永久，而申报馆因之大受影响矣。光绪中叶改组，添招商股，由吴县席裕福经理之。旋由江海关道蔡乃煌出资收买，后又展转售与沪人。是报为吾国之首创者，至于今，沪市卖报人于所卖各报，必大声呼曰“卖申报”，是“申报”二字，在沪已成为新闻纸上普通名词。继《申报》而起者，在南洋叻埠曰《叻报》，在上海曰《字林沪报》。癸巳冬，电报沪局总办上虞经连珊太守元善，纠股设一报馆，曰《新闻报》，往往用二等官电传递紧要新闻，消息较灵捷。甲午之役②，痛诋当局失计，直言不讳，一时洛阳纸贵③海内风行。沪商以其销数之多，广告云集，至今商家广告仍以《新闻报》为最也。

若夫预闻政事之报，当以《时务日报》为首。是报为光绪戊戌汪康年、梁启超所经营者，旋改为《中外日报》，始终有官费补助，所谓半官报者是也。

《中外日报》纪载中外大事，评论时事得失，凡政治、学术、风俗、人心之应匡正、应辅翼者，无不据理直陈，颇为士大夫所重视。是年，居上海之法人有强夺四明公所之案，

---

① 折阅：损价出卖。阅，贾也。

② 甲午之役：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叫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侵略朝鲜，并向中国海、陆军挑衅引起的。日本蓄谋已久，中国由于清政府腐败，尽管军民浴血抵抗，仍然败北。清政府派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

③ 洛阳纸贵：晋代左思著《三都赋》成，洛阳豪贵之家，竟相传写，纸价因而昂贵起来。后人常用以称誉别人的著作流传之广。

甬人起而抗拒①，始则指导之，继则节制之，一于报纸发表其意见。以是甬人虽全体一致与法人相抗，而始终无暴动之事，法人亦曲意让步焉。庚子拳乱之役②，中外骚然，康年著论力斥拳匪之酿患，政府之误国，然仍推本于人民信拳之心理，排外之缘由，以见其咎不尽在吾国。西人转相译述，复证以闻见，于是公论始稍出。辛丑议和之时，俄人不允将在东三省之兵撤退，中外皆知其不利于吾国，然吾肯起而争者。康年仍纠集同志，开会演说，力陈俄人之无理，东三省之俄兵不可不撤，外人永久驻兵之不可开其端，激昂慷慨，闻者动容。既已腾电中外，苦口相争，复于报纸中畅陈其义。西报转载之，深叹吾国之尚有人也。戊申，《中外日报》以论江苏政局之腐败，大触江督端忠敏公方之忌，而江海关道蔡乃煌复迎合端意，没收之。

至于反对政府鼓吹革命者，前惟《苏报》，后为《民吁》二报矣。宣统辛亥秋，则各报一律排满，而《民立报》声价尤高，贩卖居奇，较原价昂至十倍。

戊戌，《广仁报》创于桂林，七日一册，名虽不著，然溯星期报之始，实首屈一指焉。

光绪丙申，康年设《时务报》于上海，是为旬报之始。其意以为甲午中日之战大败于日本，非变法不足以图存，非将教育、政治一切大经大法改弦更张，不足以言变法，乃纠集

---

① 甬人：指浙江宁波人。

② 庚子拳乱：指1900年（光绪26年，庚子年）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原称义和拳。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称为“拳乱”。

赀本①，设报馆于上海。时启超方居京师，因招之至，令主编辑事，而以筹款事自任，间亦时有所撰术也。某月，康年著《中国自强策三篇》，冠之报端，力言我国宜复民权，重公理，宜尚创作而贱安闲，尚改变而贱守常，以能开利源为能，以能创新学为优，民性必求其宣达，士气必求其振奋，昔之不使民与国事者，今必与之共治，昔之使民安于愚弱者，今必使之极其明强，是为宗旨所在。其办法则以立议院举议员为首。彼时变法之说虽渐兴，然不敢昌言民权，康年大声疾呼不稍讳，朋辈动色相戒，或贻书箴之，不顾也。后复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论》，以解内外之惑。其言曰："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共有，而与上相睽。民有权，则民知以国为事，而与上相亲。盖人所以相亲者，事相谋，情相接，志相通也。若夫君隆然若天人，民苶然如草芥②，民以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辈但为君之奴仆而已，平日政事举措，漠不相闻，一旦变故起，相率委而去之，但知咎君之不能保护己，而不知纤毫尽心力于君。惟与民共治之国，民之与君，声气相接，亲爱之心，油然自生。故西国之民，见君则免冠为礼，每饮酒，必为君祝福，国有大事，则群起而谋其故。盖必与民共乐，民然后乐其乐，与民共忧，民然后忧其忧，必然之理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

① 赀本：同"资本"。

② 苶然：草木、花卉繁盛的样子。

出洋留学生刊行杂志

光绪戊戌以后，内地革命思潮既以流转各地，而东瀛留学界更为狂热，乃各集乡人刊行杂志。于是湖北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有《浙江潮》，湖南有《湖南》以及《游学译编》、《民报》之类，殆皆以鼓吹革命为宗旨。政府知势之难遏也，思以利禄羁縻之，乃廷试留日毕业学生曹汝霖、金邦平等十余人，分别赏以翰林、进士出身，而留学界革命之热潮乃愈炽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清议报

光绪戊戌之变，康有为、梁启超既出走，乃设《清议报》于日本之横滨，诋毁孝钦后党不遗余力。是时唐才常亦设《亚东时报》于上海，以翼《清议》。庚子，唐死，梁之同志复创办《新民丛报》，以言论自效。当是时，京朝士夫及草野志士咸思变法图强，喜得《新民丛报》之为指导也，故其销数乃达十万以上。盖我国自有报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刍言报

宣统庚戌十月，汪康年设立《刍言报》于京师，不以登载时事为职志，而以匡救政府、惊醒社会、纠正舆论为主要。月出六纸，编辑、核对、发行皆一人任之。时患膈疾已久，或劝其不必为是以自苦，辄笑谢之曰：“吾即以是为疗疾之药

耳。”辛亥，以病卒于京，时年五十一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热河行宫有宝藏

奉天、热河二宫多宝藏，热河尤多。某殿壁嵌桃树高逾丈，根柯悉宝石，叶皆碎玉，枝上百余桃，累累下垂，皆红瑕洗也①，每桃约重四五两。又壁嵌《明皇坠马图》，悉以玉制，须发、袍带、靴骑大越数尺。最精为明皇，黄袍丹裹，坠状袍角掀起，丹略露，有云谲波诡②，颊益三毫之致。一案中虚藏机械，悉秘戏图，手按人物皆动，发须若活。光绪末，宫中兴土木，孝钦后思移热河行宫物入大内，载一百八十巨车入京师，计瓷玉、雕漆及紫檀器十八万件，自是而热河珍异半入内廷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鉴赏家必游琉璃厂

京师琉璃厂为古董、书帖、书画荟萃之地，至乾隆时而始繁盛。书肆最多，悉在厂之东西门内，终岁启扉，间亦有古董、书画之店。而每岁之正月六日至十六日，则隙地皆有冷摊，古董书画就地陈列，四方人士之精赏者，至都，辄问津于厂焉。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伯希和盗敦煌石室古物

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

---

① 红瑕：即红霞。瑕通霞。

② 云谲波诡：象云彩和水流一样变化多端。谲诡，变化。

山在焉。山下有三寺，上寺、中寺为道观，下寺为僧舍。寺之附近为鸣沙山石洞，乃宋初西夏构兵时藏书之所，有石室数百，唐人谓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各洞有壁画，上截为佛像，下截为造像人之像，并记造像人之姓名里居。中有一洞，藏书满焉，以壁外有画饰，故无知其为藏书所者。光绪庚子，扫治石洞凿壁而书见，经史子集外，佛经尤多。又有唐时地契及唐历书、唐拓碑。书有绢写本、纸写本、刻本、石刻本。其经帙，以竹丝或席草为之。古书合数卷为一帙，盖即古帙之式也。又有布画佛像、纸画佛像及琥珀、珠、檀香等物。中有《陀罗尼经》，末记太平兴国五年六月雕板字样，此为最近之年月矣。其余各书，大抵皆唐、五代本，又有六朝时绢本墨迹，殆西夏兵革时所藏也。

光绪戊申，法国文学士伯希和游迪化，谒将军长庚，具述其事，并谒载澜及安西州牧某，二人各赠以石室书一卷。伯知为唐写本，乃即驰赴敦煌，以二百金购得十余箱，皆唐、五代时物也。其物品如下。

一、唐人画壁《弥陀法会图》。二，唐人藻井画佛堂内诸佛像。三，唐人画千佛岩之图。四，唐人画壁明皇像。五，唐人画壁《太子求佛舍利图》①。六，唐太宗《温泉铭》②。七，化

---

① 唐人画壁：观以上诸幅，可知唐人作画之状。端忠愍所藏顾虎头画卷，与此颇相似。

② 《温泉铭》：此拓本简装卷子，行书圆劲流丽，宋人《宝刻类》、《金石录》、《通志·金石略》著录、后此拓久佚。此本纸尾另行有永徽四年墨书款一行，因知为初唐拓本也。

度寺《邕禅师塔铭》①。八，柳公权书《金刚经》②。九，《西州志》残卷③。十，《老子西升化胡经》④。十一，《摩尼教经》残卷⑤。十二，《景教三威蒙度

① 《邕禅师塔铭》：仅存简装本一叶，计三十九字，然锋颖如新，似初出土本之《苏孝慈墓志》，与流传之宋拓本大异。

② 《金刚经》：横行本，每行十一字，装成卷子，计十二石，诚县所书，此经为生平最得意之作，新旧《唐书》本传并载之。当时刻石西明寺，唐代已有二复本，此为西明原刻初拓，宋人亦未见也。

③ 《西州志》残卷：此志首尾均缺，但存中间数十行。卷内载西州领六县，曰高昌、前庭、柳中、蒲昌、天山、交河，较之新旧《唐书》言领县五者，此为翔实。西州自德宗贞元庚午陷于吐蕃，宣宗大中辛未，沙州首领张义潮逐吐蕃，守者以十一州地图来献，中有西州。今卷中有见阻贼不通语，似此志作于贞元时未沦于吁吐蕃之前。

④ 《老子西升化胡经》。存卷一、卷十。按此经一毁于唐，再毁于元，故诸史经籍志及道藏皆不著录，惟晁氏《读书志》、《日本现在书目》有《老子化胡经》十卷。是此为久佚之秘籍，且可考见摩尼教之源流也。

⑤ 《摩尼教经》残卷。首尾均缺，然缮写至精，今《摩尼教经》汉译本仅此数行。德人曾于吐鲁番得《摩尼教经》，然无汉译者。

赞》①。十三，《佛顶陀罗尼经》。十四，《尚书·顾命》②。十五，《金刚经》刻本③。

端忠愍公方时居京，与学部诸人用撮影法印之，并为排印。余悉运至法，其摄影以寄华者，有三四百片，大抵为唐高宗时物，中有《易》、《书》、《诗》诸本，及《谷梁》、《文选》李善注、《文选》五臣注，与今本颇有异同，又有已佚之《修文殿御览》及《籯金录》均残卷。

壬寅，许伯阮游敦煌，得唐人手书藏经五卷，出而与人曰："石屋分内外，内屋因山而筑，有六十六穴，穴藏经四五卷，别无他物。外屋石床一，左铺羊毛毡，已成灰。床下僧履一双，色深黄，白口，如新造者。中一几甚大，金佛一尊，重约三百两。金香炉大小各一，大者重百余两，小者二三十两。大石椅一，铺极厚棕垫。县令某携佛炉而去，又取经二百余卷。后为大吏所知，遣员至敦煌，再启石壁，尽取经卷而去。闻县令取佛炉，悉溶为金条，以致唐代造像美术，未得流行于世，惜哉！"

宣统庚戌，伯再游京师，其

---

① 《景教三威蒙度谠》。景教古经传世绝少，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士曾于中州回民家得景教羊皮古经，乃如德亚文，已寄罗马教皇。今字极秀尾完好，后附景教经目三十种，足资彼教之考证。

② 《尚书·顾命》：为唐人手写残卷，皆谠首媚。

③ 《金刚经》刻本：梵文小本，每半页七行，行十四字。今存下半及署款，共四十二行，为雕板传世之最古者。款题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　五日记，雕板押衙雷廷美。《宋史·沙川传》言朱梁时，张氏之后绝，州人推长史曹义金为师。义金卒子元忠嗣。

行箧尚有书十余种，佛像十余纸，唐拓碑三种。罗叔蕴参议振玉闻之，往谒伯，尽窥箧中所有，并得其寄法之各种书目，撰为《敦煌石室记》印行。

先是，英印度总督派员搜石室经文，载之归伦敦，伯所得，仅三分之一而已。迨学部贻书甘督，令购送来京，其菁华固已不多。时护甘督何彦升有子在都，故先落其手，佳者复悉为所留。其妇翁李盛铎且分得唐人所写《礼》注、《书经》等，尤可宝贵。凡与何子相契者，无不得之，有分至数百卷之多者，故厂肆出售不绝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聊斋志异

淄川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康熙辛卯岁贡，以文章风节著一时。弱冠应童子试，受知于学使施愚山侍讲闰章，文名籍甚。顾以不得志于有司，乃决然舍去，一肆力于古文辞，悲愤感慨，自成一家言。

留仙研精训典，究心古学，老宿名流时加刮目，因亦私心自喜，不敢妄自菲薄。又因目击国初乱离时事，官玩民偷，风漓俗靡，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书，以抒孤愤而谂识者①，则词章、经济、志节皆与之俱传矣。每当授徒乡间，长昼多暇，独舒蒲席于大树下，左茗右烟手握葵扇，偃蹇终日②。遇行客渔樵，必遮邀烟茗，谈谑间作，虽床第鄙亵之语，市井荒伧之

① 谂（shěn）识：对现实的看法。谂，知悉。

② 偃蹇：偃卧不作事，或卧病不能作事。

言①，亦倾听无倦容。人以其易亲，故乐近之。初尝效东坡强人妄言，其后不必用强，甚有构空造作奇闻以来取悦者矣。晚归篝灯，组织所闻，或合数人之话言为一事，或合数事之曲折为一传，但冀首尾完具，以悦观听。其文非一朝所猝办，其事亦非一日所网罗，历二十年，稿三数易，始得此高不盈寸之著作。其行文驱遣成语，运用典籍，全化襞袭痕迹②，殊得唐人小说三昧。留仙之孙立德序《聊斋》云十六卷，与今之传本合。或云尚有余卷，当日其家以所传多明亡逸事，惧触文网，为删之矣。

或曰，《聊斋志异》初成，就正于王文简，文简欲市其稿，留仙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并书后一绝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聊斋志异》之不为《四库全书》说部所收者，盖以《罗刹海市》一则，含有讥讽满人、非刺时政之意，如云女子效男儿装，乃言旗俗，遂与美不见容愧乃愈贵诸事，同遭摈斥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全椒吴敬梓梓所著也。吴，字敏轩，一字文木，乾隆时人，尝以博学宏词荐，不赴。袭祖业甚富，而素不习治生，性复豪，遇贫即施，与文士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

① 荒伧：犹言伧荒。鄙贱之称也。

② 襞袭：沿用衣服上的旧摺子。

休，未数年，产尽。醉中辄诵樊川“人生直合扬州死”之句，后竟如所言。

是书将雍、乾时代之怪现状，描写尽致。盖此时代之名士，最高者亦至于诗辞文字、笺注考订而止。汪容甫于当时最负盛名，而《儒林外史》中之匡超人，或谓即指容甫。世传其有出妻之事，与小说所载微异，然即此，亦足见人言啧啧之有自来矣。容甫初娶孙氏，工吟咏，尝有句云：“人意好如秋后叶，一回相见一回疏。”最为容甫所不怿①。一日晨出，忽潜回房，时孙方梳头，容甫出不意，自其后抱之。孙骇问曰：“是何人，敢尔相戏?”容甫遽怒曰：“岂尚有他人敢如此乎?”即以此为罪，出之，自是遂为时论所薄。后拟刘孝标《自序》，乃有“蹀躞东西②，终成沟水”之语。文士出妻，固亦常事，如容甫者，则太不近人情矣。

清徐珂《清稗类钞》1986年中华书局版

琉球入学

康熙二十三年册封琉球翰林院检讨汪楫、中书舍人林麟焻等疏言：

中山王尚贞亲诣馆舍云：下国僻处弹丸，常惭鄙陋，执经无地，向学有心。稽明洪武、永乐年间，常遣本国生徒入国子监读书，今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云云。

事下礼部，部复：

史载唐贞观中，兴学校，新罗、百济俱遣子入学。琉球自明初始内附。《会典》载，大琉球国，朝贡不时，王子及陪臣

---

① 怿：乐意。

② 蹀躞：小步的样子。

之子皆入太学读书，礼待甚厚。又载，洪武、永乐、宣德、成化间，琉球官生俱入监读书。今该国王尚贞以本国远被皇仁，倾心向学，恳祈使臣汪楫等转奏，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应准所请，听陪臣子弟入监读书云云。

时予为祭酒，咨复礼部。略云：

查《大学志》，载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国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监，命工部给罗绢为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悦慈等至。永乐二年，琉球中山王从子三五良亹等九人以谢恩至，奏请入监，给赐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书房于监前以处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杰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达鲁等六人至。其后李杰、石达鲁等每在监三年，得乞归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怀德、寨官子祖鲁古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鲁等三人至。是年有奏归省者，命礼部厚赐，以荣其归。是后乞归省，或令候其使者还国以行。永乐以后至正德，常三四遣。至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归国。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归国。寻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令在南雍处以光哲堂①，岁时给衣物如例。向慕文教，琉球于诸国为最笃，国家待之为最优云。

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国王遣耳日宫、魏应伯等恭进朝贡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郑秉均、阮维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贡使赴京，入监读书。于正贡方物外，敬加屏风纸三千张，嫩蕉布五十疋。

---

① 南雍：南京国子监。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2

计年读经

郑耕老云："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世称《六经》及《论语》、《孝经》、《孟子》，以字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百七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传》二十万一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材为率①，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天资稍钝，减中材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久不忘失，是全在日积之功耳！故里谚曰：'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大匹。'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后之勉之！"

右郑畋老劝学九经②，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谷》为小经。宋合三传，舍《仪礼》，以《易》、《诗》、《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论语》、《孝经》为三小经。予谓《仪礼》、《公》、《谷》皆不可缺，当补《仪礼》五万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传》四万四千十五字，《谷梁传》四万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万二千二百十一字。日诵三百字，更一年三月可毕；即减半，亦不

---

① 率（lǜ）：标准。

② 右：右边。古代以竖款从右至左书写，右边的文字即上文。

过二年半。至《尔雅》十一卷，存以流览，可以不复成诵。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5

明日歌

后生家每临事，辄曰："吾不会做。"此大谬也。不做，则安能会耶？

又，做一事，辄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谬矣。凡事要做则做，若一味因循①，大误终身。家鹤滩先生有《明日歌》最妙②，附记于此："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清钱泳《履园丛话》

外国封使

国朝声教之远，梯航至者数十国。而受封遣使者唯安南，琉球二国。安南又凡三遣：始则康熙三年，谕祭黎维禔，奉使者侍读学士程芳朝。继则康熙五年，册封黎维禧，奉使者编修吴光也。六年八月，维禧逐都统使莫元清，夺其谅山、高平地，元清奔皈朝。两广守臣以闻，七年，遣使宣谕，则侍读李仙根、职方主事杨兆杰为正副使。琉球封王，顺治中，遣给事中张学礼、行人王垓为正副使，居闽数年罢归。康熙初，复遣，时张已改御史，王已迁户部郎中矣。

康熙十二年，暹罗请封，上

---

① 因循：拖沓，疲塌。

② 家：吾家，古时同姓可称吾家。鹤滩：即钱鹤滩，清朝人。据吴晓铃先生考证，《明日歌》的作者是明代人文嘉。钱鹤滩当是抄录者。

以海道窎远①，令以敕印付其使臣带往，于事理甚便，而又不失柔远之体。

按嘉靖二十年，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仍以莫登庸为都统使。国初定粤，莫敬耀来归，未受爵，卒；授其子元清都统使。黎维禔亦来归，未受封，卒；子维禧立，册封维禧安南国王。

康熙二十一年，琉球、安南复入贡。遣编修孙卓、仪制司郎中周灿往安南；检讨汪楫、中书舍人林麟焻往琉球。

二十二年，暹罗复入贡云。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1

食物之所忌

食物之应忌者，疔疮误服火麻花，渴极思水，误饮花瓶中水；肴馔过荆林，食之；老鸡食百足虫有毒，误食之；驴肉荆芥同食；茅檐水滴肉上，食之；蛇虺涎毒②，暗入饮馔，食之。以上皆无药可解。又有应忌者，黑砂糖与鲫鱼同食，生虫。与笋同食，成痴癖。鸡与韭菜同食，生虫。葱与蜜同食相反，伤命。蟹与柿同食，成膈疾。韭菜多食，神昏目眩。蒜多食，伤肝痿阳。苋菜与鳖或蕨菜共食，生血鳖。冬瓜多食，发黄疸。九月勿食土菌，误食，笑不止而死。中其毒者，饮粪清即愈。甜瓜沉水者，杀人，双蒂者亦然。鲫鱼春不食者，以头中有虫也，有脚气病者勿食。铜器盛水，隔夜不可饮。牛马驴自死者，食之，得恶疾。河豚鱼有毒，不宜食。中其毒者，橄榄汁解。鳝鱼多食，成霍乱。

---

① 窎（diào）远：偏远而且交通不便。

② 虺（huǐ）：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

鳖之足赤者，腹下主字形者，三足者，目白者，目大者，腹有蛇文者，皆杀人。夏月多有蛇化为鳖者，宜戒之。蟹背有星者，脚不全者，独目者，腹有毛者，能害人，有风疾者俱不宜食。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水卒报警之法

黄河报汛之水卒，有所谓羊报者。河在皋兰城西，有铁索船桥，亘两岸，立铁柱，刻痕尺寸以测水，河水高铁痕一寸，则中州水高一丈，例用羊报先传警汛。其法以大羊空其腹，密缝之，浸以苘油①，令水不透，选卒勇壮者缚羊背，如乘马然，食不饥丸，腰系水签数十。至河南境，缘溜掷之，流如飞，瞬息千里。河卒操急舟于大溜，候之，拾签，知水尺寸，得豫备抢护。至江南，营弁以舟邀报卒登岸②，解其缚，人无恙，赏白金五十两，酒食无算，令乘车从容归，三月始达，盖即元世祖革囊之遗法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四川天然气井

火井在邛州治西八十里③。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焰出，光照十里。以竹筒承接，有光无灰。取以煮盐，一斛水可得五斗；家火煮之则盐少。

清陈祥裔《蜀都碎事》卷1

---

① 苘（qǐng）：麻类植物。

② 营弁（biàn）：指驻扎在江河边负责报汛警的武官。

③ 邛（qióng）州：地当今邛崃县一带。

海底大观

张海鬼，光、宣间之甬人也，能竟日夜居水中，人称之曰海鬼。又擅拳勇，时持尺刃入海，与水族斗，辄杀之，曳以归。尝言海中有山，有平地，有深谷。自海中映日光视之，黪沸腾涌，与众水别。时有黑物，若探手，若掉尾，出没其间，人不能辨，虽鲸鲵蛟龙皆不敢过。百丈以下，有数处水热若沸，生物皆不敢近，其热百倍于温泉。山中亦有泉，如人世，自崖穴坌涌。鼋鼍之属，皆居山间，鲸鲵则浮水面，鲛鳄之类则往往狙伏猝起，如虎豹焉。普陀之东数十里有深海，水作漩洑，奇溜无比，虽鱼龙皆畏之。其附近有树一丛，亘十余里，宽亦数里，与人世无异，但皆半透明如玳瑁。林下有方石十余，高五六尺，手扪之，凸凹处类有字迹，疑其为古碑也。林深处多巨蟹，物八者辄为所噬，故不敢入。凡怪物狞恶者多在深海，时或至水面猎食，然不久复入水底。若稍迟，则鼋鼍鲛鳄共搏逐之，或歼或逃，乃已。一日，群鱼忽惊避，则有物如人，长二三丈，遍体被鳞甲，其头若牛而长须，攫得生物，辄啖之，大惧。已而有巨蟹十数，若结阵者，环而攻之，磔物为数段，段段皆跳动不已。海鬼得其须，可七尺余，粗如儿臂，其末端如藤钩，粗如无名指，以示人，人莫识也。

海鬼尝于衢山东北海中得一物，大如升，其圆如球，质如水晶，有赤光照数十步，取之。不数武，则水族群集，前接遮围，若将搏噬者。患之，仍投海中，有大鱼衔之，众水族拥以去。海中暇蟹之大，殆如鲸鲵，而蟹为最猛，翻车鱼次

之，虽鲛鳄不能敌也。潮在海中，自分数股，众水族各就所适，不相搀越。凡海底、海面，各因深浅以为界，水族各以类居之。或误入他界，必受攻击。鱼龙之大者长三十丈，珊瑚之高者过数百尺，初入水者，见之无不惊异，久之乃识物性，趋避固无难也。

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

八、园 林 游 记

三齐纪胜

尧山在广固城西七里，尧巡狩所登，遂以为名。山顶立祠，祠边有柏树，枯而复生，不知几代树也。

台城东南有蒲台，台高八丈。秦始皇所顿处，在台下萦马，至今蒲生犹萦似水杨，而堪为箭。

阳城山，石尽起立，嶷嶷东倾，状如相随行，青翠可掬也。

海上蜃气，时结楼台，名曰海市。

不夜城在阳廷东南，盖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异之也。

秦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求为相见，神云：“我形丑，莫图我形，当与帝相见。”乃入海四十里，见海神。左右莫动手，工人潜以脚画其状。神怒曰：“帝负约，速去！”始皇转马还，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画者溺死于海。众山之石皆倾注，今犹岌岌东趣。

曲城，齐城。东有万岁水，水北有万岁亭。

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避，遗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泪而散。所居山下，薤叶长尺余，坚韧异常，土人呼为“康成书带草”。

始皇祭青城山，筑石城，入海三十里，射鱼，水变色如血者数里，于今犹尔。

晋伏琛《三齐略记》

破楚门

阊门亦号“破楚门”①。吴伐楚，大军从此门出。陆机诗曰：“阊门势嵯峨，飞阁跨通波。”又孔子登山望东吴阊门，叹曰：“吴门有白气如练。”今置曳练坊及望舒坊，因此。

唐陆广微《吴地记》

齐　门

齐门北通毗陵，昔齐景公女聘吴太子终累，阖闾长子，夫差兄也。

齐女丧夫，每思家国，因号齐门。后葬常熟海隅山东南岭，与仲雍、固章等坟相近。葬毕，化白龙，冲天而去。今号为母冢。坟门东二里，有卢江太守开臻坟。

唐陆广微《吴地记》

姑苏之台

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造千石酒鍾。

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龙舟。舟中盛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嬉。

吴王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沟玉槛。宫之楹槛，珠玉饰之。

梁任昉《述异记》

越王勾践故事

吴既灭越，栖勾践于会稽之上，地方千里。

勾践得范蠡之谋，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台于

---

① 阊（chāng）门：传说是天宫南门。

外而贤士。今会稽山有越王台。

今交州麻林一名纻林。勾践种麻以宏弓。交州糠头山，勾践贮米于其上，春积糠为山。

今会稽之上有越王铸剑洲。往往有得古箭镞，盖古制也。

梁任昉《述异记》

太　湖

太湖，按《汉书》志云，《尔雅》十薮，曰吴越之间有巨区。郭璞云：今吴县西南太湖即震泽也，中有包山，去县一百三十里。其山高七十丈，周迴四百里，下有洞庭穴，潜行水底，无所不通，号为地脉。又有大小二雷山。

按，《越绝书》曰：太湖周迴三万六千顷，亦曰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之别，故谓之五湖。《国语》曰：吴越战于五湖，在笠泽，一湖耳。张勃《吴录》云，五湖者，太湖之别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以五湖为名。周处《风土记》曰：舜渔泽之所也。《扬州记》曰：太湖一名震泽，一名洞庭，今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莫知其极，即十大洞天之第九，林屋洞天也。《洞庭山记》曰：洞天有二穴，东南入洞，幽邃莫测。昔阖闾使令威丈人寻洞，秉烛昼夜而行，继七十日不穷而返，启王曰："初入洞口，狭隘，伛偻而入，约数里，忽遇一石室，可高二丈，常垂津液。内有石床、枕、砚、石几上有素书三卷，持回，上于阖闾，不识，乃请孔子辨之。孔子曰：此夏禹之书，并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经二十日却返云，不似前也。唯上闻风水波涛，又有异虫挠人、扑火。石燕、蝙蝠大如鸟，前去不得。丈人性

毛、名苌、号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坛存焉。

唐陆广微《吴地记》

始兴风物

郡东有玉山，草木滋茂，朱石澄澈。

秦，贵阳县阁下鼓自奔逸于临武，因名圣鼓。今临武有圣鼓城。

始兴城西百余步有栖霞楼，临川王营置，清署游焉。罗君章居之，因名为罗公洲，楼下洲上，菓竹交荫，长扬傍映，高梧前疏，虽即城隍，趣同丘壑。

含洭有三城：白沙城、马鞍城、白鹿城。

含洭有白鹿城。晋咸康中，郡人张鲂作令十年，甚有惠政。白鹿群游，取一而献之，故以为名。

含洭县有尧山，尧巡狩至于此，立行台也。

县下流有石室，内有悬石，扣之声若磬，响十余里。

秦凿杨山，桂阳山阁下鼓便自奔逸，息于临武，遂之始兴、洛阳、遂名圣鼓。

桂阳贞女峡，《传》云：秦世有数女，取螺于此，遇风雨，一女忽化为石人，今形高七尺，状如女子。

英德一名浈阳峡，崖壁千仞，猿狖不能攀，昔有樵者，见飞仙于此。

隋王韶《始兴记》

秦望

会稽秦望山为众峰之杰，涉境便见。《史记》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顶七里，悬登孤危，峭路险绝。《记》云："扳萝扪葛，然

后能升。”山上无高木，当由地迥，多风所致。山南有礁砚，岘里在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

晋孔晔《会稽记》

南越风物

南越之地，斗牛之分，扬州之末土也。南有大山，是为秦望。又有石匮，峻起壁立，内有金简玉字，夏禹得之，以知百川之理也。

秦二世，五星会于南斗牛。南海尉任嚣知其偏霸之气，遂有志焉。病且死，召真定人赵佗行南海尉事，故今呼为尉佗。汉高帝遣陆贾立为南越王。

衡阳湘乡县有石鱼山，下多玄石。石色黑而理若云母。发开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宛若刻划，长数寸，鱼形备足。烧之作鱼膏腥，因以名之。

广州石门之水，俗云经大庾则清涉之气，分饮石门则缁素之质变。即吴隐之酌饮之所也。

昔有懒妇睡机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为奇兽，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燃之，照纺绩则暗，照歌舞则明，习懒之性不革也。今安平、七源等州峒，俱有状如山猪而小，喜食苗田。夫以杼轴之类挂于田头，则不敢复近矣。

番遇禺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

潮阳南有小水，注海滨曾山，其中多纹贝，可以解毒。

高安石室自生风峒，南北二门，状若人功。意者以为仙都。又曰高安有竦石，广六十余丈，高二百余仞，土人谓之嵩台。

端溪，俚人岑班入山，遇一宝珠，经五寸，取还，夜光明照烛。俚人甚惧，以火烧之，

虽小损，犹照一室。

岔元县利山上多香林。又曰威宁县有穿州，其上多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为大品，有光彩。一边小平似覆釜者名珰珠，珰珠之次为走珠，走珠之次为滑珠，滑珠之次为螺砢，螺砢之次为官雨珠，官雨珠之次为税珠，税珠之次为葱符珠。

越王鸟状似鸢，口勾末可受二升许，南人以为酒器，珍于纹螺。不踐地，不饮江湖，不唼百草，不下饵虫鱼，唯啖木叶。粪似薰陆香，南人遇之，既以为香，又治杂疮。

绘木似谷皮，可以为绵。

宁浦郡东南有苏摩峤。

马援凿通九真山，又积石为坻以遏海波，由是不复过涨海。又曰军安县女子赵妪，尝在山中聚结群党，攻掠郡县，着金箱齿屐，恒及象头战斗。

晋沈怀远《南越志》

辽东名实

辽东，在九州之东，故曰辽东。一曰辽阳，水南曰阳。辽东西之地，其南皆辽海，故曰辽阳。一曰襄平，辽东所理也。汉之城名，不知何所取义。郡名襄平者，以城而得名也。汉初有襄平侯统通矫制纳周勃于北军，讨平诸吕。

元戚辅之《辽东志略》

未央宫与昆明池

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迴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闼凡九十

五①。

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习水战。因而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池周围四十里。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

乐游苑与太液池景致

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太液池边皆是彫胡、紫萚绿节之类。菰之有米者②，长安人谓为㗇胡③；葭芦之未解者，谓之紫萚，菰之有首者，谓之绿节。其间凫雏雁子布满充积④，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鹈鹕、鹧鸪、䴔䴖、鸿鶂，动辄成群。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

汉哀帝为董贤营府第

哀帝为董贤起大第于北阙下，重五殿，洞六门，柱壁皆画云气华蘤⑤，山灵水怪，或衣以绨锦⑥，或饰以金玉。南门三重，署曰南中门，南上门，南更门。东西各三门，随方面题署，亦如之。楼阁台榭，转相连注，山池玩好，穷尽雕丽。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5年版

---

① 阘（tà）：门。

② 菰（gū）：植物名。同“苽”。亦名蒋。俗称茭白，生于河边、陂泽，可作蔬菜。

③ 彫胡：菰之果实。通作“雕胡”。

④ 凫（fú）：野鸭。凫雏雁子：野鸭崽、大雁崽。

⑤ 蘤（wěi）：古花字。意同花。

⑥ 绨（tí）锦：粗厚，平滑而有光泽的丝织品名。

袁广汉园亭之侈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①，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②，奇兽怪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致江鸥海鹤，孕雏产鷇③，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偏也④。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3 中华书局1985年版

梁孝王宫室苑囿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2 中华书局1985年版

上林苑名果异木

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梨十：紫梨、青梨、芳梨、大谷梨、细叶梨、缥叶梨、金叶梨、瀚海梨、东王梨、紫条梨。枣七：弱枝枣、玉门枣、棠枣、青华枣、樗枣，赤心枣、

---

① 镪（qiǎng）：一贯钱。
② 兕（sì）：雌性的犀牛。
③ 鷇（kò）：待母哺食的幼鸟。
④ 晷（guǐ）：按照日影测定时刻的仪器。

西王枣。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峄阳栗。桃十：秦桃、榹桃、缃核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霜桃、胡桃、樱桃、含桃。李十五：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羌李、燕李、蛮李、侯李。柰三：白柰、紫柰、绿柰。查三：蛮查、羌查、猴查。椑三：青椑、赤叶椑、乌椑。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宋梅、紫叶梅、紫花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杏、蓬莱杏。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十株，楟十株，白银树十株，黄银树十株，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长生树十株，万年长生树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宫槐十株，金明树二十株，摇风树十株，鸣风树十株，琉璃树七株，池离树十株，离娄树十株，枏四株，枞七株，白俞㮧、杜㮧、桂蜀漆树十株，栝十株、楔四株、枫四株。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1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石　城

石头城，吴时悉土坞。义熙初，始加砖累甓，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地形险固，尤有奇势，亦谓之石首城也。

晋山谦之《丹阳记》

莲子湖

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周环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又渔船掩映，罟罾疏布①，远望之者，若蛛网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宴集，参

① 罟罾（gǔ zēng）：鱼网

军张伯瑜谘公言，向为血羹，频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之。"遂如公语，果成。时清河王怪而异焉，乃谘公："未审何义得尔？"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实未解。坐散，语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实未晓。"叔道对曰："藕能散血，湖目莲子，故令公思。"清河叹曰："人不读书，其犹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书生。"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1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诸葛故宅

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盛宏之记云：井深五丈，广五尺，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孔明避暑台。宅西，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以为《梁父吟》，因名此为乐山。先有人家居此宅，衰殄灭亡，后人不敢复憩焉。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

晋王韶《南雍州记》

大　人

安帝见铜人以问侍中，张陵对曰："昔秦始皇有大人十二，身长五尺，履六尺，皆庞奇之服，见于临洮，此天将亡秦之证，而始皇误喜以为瑞，乃铸铜人以为像。"上曰："何以知之？"对曰："臣见《传》载，亦其人胸上有铭。"

晋张莹《汉南记》

盘瓠石窟

武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窟，中有一石，狗形。云是盘瓠之遗像。又有斑蛇四眼，

身大十围。山有水出，谓之武溪是也。在县之西。

东晋鲍坚《武陵记》

湘中纪胜

九疑在营道县北，与北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

衡山近望如阵云，沿湘千里，九向九背。

衡山、九疑皆有舜庙，太守至官，常遣户曹致祀，则如闻弦歌之声。

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其石子如樗蒲大，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

营水、湃水、灌水、祁水、舂水、永水、来水、渌水、涟水、倒水、沩水、伯水、资水皆注湘。

曲江县有银山，山常多素雾。

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之放，栖于此山，而作《九歌》。

宿当轸异，度应机衡，故曰衡山。山有锦石，斐然成文。

衡山有悬泉，滴沥岩间，声冷冷如弦，有白迴翔其上如舞。

衡阳县东二十里有酃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绿色，土人取以酿酒，其味醇美。

益阳有昭潭，其下无底，湘水最深处也。或谓周昭王南征不复，没于此潭，因以为名。

都溪，又西北流入营口，谓之菅口。

郴县南有义帝庙，百姓祭之。

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绿竹扶疏，常随风委拂。

临水经临贺县东又南至郡左合贺水。

君山有地道。楂渚对岸古

城，孙权遣程普所立。

来阳县北有蔡伦宅，宅西有一石，云是伦舂纸臼也。

祝融峰上有青玉坛，方五丈，有盖香峰行道处。

晋罗含《湘中记》

益州纪胜

剑西左担道，按图在阴平县北，于成都为西，注曰：其道至险，自北来者担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

姜维抗锺会，故垒其山，峭壁千丈，下临绝涧。

雁桥东，君平卖十土台局，高数丈。

鱼蛇水，东北自陵州界入青神县界。

龙盘山有一石，长四十丈，高五丈，当有户及扉，若人掩闭，古老相传，为玉女房。

益州城，张仪所筑。锦城在州南，蜀时故宫也。其处号锦里。

江由左担道，按图在阴平县北，于都城为西。其道至险。自北来者，担在左肩，不得度担也。邓艾束马悬车之处。

葭盟县十里有刀环山，赤铜水出焉。

金山东临涧水，光照映川。

东隅、西隅、南隅，三山相对。又曰三隅去陵井一里也。

五城县西南六十里有铜宫山，高出众峰。

南充县西南六十里有昆井，盐井。又曰鸡邮神在相如县东，次北下步有鸡邮溪，因此而为之名。

伏犀滩东南六十里有黄鱼像岸，今在僰道县界。又曰龙腾溪水，源出南溪县。

黄葛峡有相思崖、芳泉、周灌，俗谓之神窟。

司马相如宅，在州西笮桥

北百许步。李膺云：市桥西二百步，得相如旧宅。今梅安寺南有琴台故墟。

晋任豫《益州记》

宜都纪胜

银山县有温泉注大溪，夏才暖，冬则大热，上常有雾气。百病久疾，入此多愈。

兽牙山有石壁，其纹黄、赤色，有牙齿形勾。

限山县东六十里，有山名下鱼城，四面绝崖，唯两道可上，皆险绝。山上周迴可二十里，有林木。池水入田，种于山上。昔永嘉乱，土人登此避贼，守之经年，食尽，取池鱼掷下与贼，以示不穷，贼遂退散，因此名为下鱼城。

峡中猿鸣至清，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山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

自西陵溯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峡山行，周围隐映，如绝复通，高山重障，非日十里半，不见日月也。

西陵江南岸，有山孤秀，从江中仰望，壁立峻绝。人自山南上，至其岭，岭容十许人。四面望诸山，略尽其势。俯临大江，如萦带焉。视舟船如凫雁矣。

宜都山绝崖，壁立数百丈，有一大烬，插其崖间，望可长数尺。《传》云：尧，洪水，人泊船此，旁爨余，故曰插灶崖也。

晋袁山松《宜都记》

洛阳名胜

洛阳城，周公所制。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楼撸，外有沟渠。

洛阳城内西北角有金墉，城东北角有楼，高百尺，魏文帝造也。

云台，高阁十四间；乘风观，阁十二间。

洛阳南宫有承风观，北宫有增喜观。城外有宣阳观，千秋、鸿地，泉城，扬威、石楼等观。城外有鼎中观。

宫中有临高、凌云、宣曲、广望、阆风、万世、修龄、总章，听讼凡九观，皆高十六七丈。云母窗，日曜之有光。

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按：金市名商观，西兑为金，故曰金市。

铜驼街，在洛阳宫南，金马门外，人物繁盛。俗语云："金马门外聚群贤，铜驼街上集少年。"

汉洛阳四关：东成皋关，南伊阙关，西函谷关，北孟津关。

城南五十里有大谷，名通谷。

紫微宫有一柱观。

晋陆玑《洛阳记》

关中纪胜

长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所传，盖凿龙首山土为城，又诸台阙，亦尔。

终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故关中曰南山。

昆明池，曰神池。灵沼，尧治水讫，停船此池。盖尧已有池。汉代因而深广之。

泾与谓、洛，为关中三川；与渭、灞、沪、涝、谲、沣、滈，为关中八水。

未央宫周旋三十三里，街道十七里，有台三十二，池十二，土山四，宫殿门八十一，掖

门十四。宫殿及台，皆疏龙首山上以作之，殿基出长安城上，非筑也。

未央宫东有鸳鸯殿。

宣帝少依许氏①，长于杜县，乐之。后葬于南原，立庙于曲池之北，亭曰乐游原。

龙首山，首枕渭之南岸，尾达于樊川。首高尾下，在长安城南。

汉筑长安城，及营宫殿，咸以堙平。至今坊市北据高原，南望爽垲，视终南如指掌。

晋潘岳《关中记》

安城纪胜

昔豫章太守贾萌与安城侯张普争战于新茨之野，即兹地也。

郡渚、江川发源同会落亭石，上有芝草，下有紫磨金也。

钟山，临水阻峡，春夏则湍，洑沸涌溃，上白砂如米，两各十余斛，呼曰米砂，以之候岁，若一岸偏饶，则其方丰穰。

罗霄山有石井，天旱祠之，以木投井中即雨，至井溢木出，乃雨止。

安城南三十里雹都泉，其雹或出否，亦不为灵异。

县人有谢廪者，山行归路，忽遇云雾，雾中有一人，乘龟而行，廪知神人，拜请求随去。父曰："汝无仙骨，不得去也。"

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峰，参差互出，上有倚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对，俗谓二郡督邮争界于此。

萍乡西津，名玉女岗，天当雨，辄先涌五色气于石间，俗谓玉女披衣。

萍乡罗霄山，泽水所出，傍出石乳，天旱，吏人祷之，因

① 宣帝：汉宣帝刘询。

以大木长三、四丈，投井中即雨，水悬辏井溢，辄令木涌出而雨止，盖潜龙之穴也。

晋王孚《南城记》

吴兴史地

吴兴县，本号长水县，在郡南一百四十三里。周敬王十年置在谷口湖，秦始皇二十六年重移，改由拳县。景龙二年，嘉禾野生，改嘉禾县。吴赤乌某年，避吴王太子名，改嘉兴县。前有晋妓钱塘苏小小墓，东五里有天心池。二里有会稽太守朱买臣坟。西五百步有晋兵部尚书徐恬宅，舍为灵光寺。

县北三十里有隽里池，是吴、越战敌处。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于吴。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岁，能有因名"语儿亭"。《越绝书》曰：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二十五里有长谷亭，入华亭县。西北行七十里有震泽，今升县望，管乡五十、户一万七千五十四。

昆山县在郡东七十里。地名全吴，水名新阳。贞观十三年，分在吴县东，置县。南一百九十步，有晋将军袁山松城，隆安二年筑，时为吴郡太守，以御孙恩军，在沪渎池滨，半毁江中，山松能楷书。梁武帝评其书云："山松书如深山，道者见之往往缩头。"卒，赠司空将军。葬横山东二里。会昌四年升县，管乡二十四、户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一。

唐陆广微《吴地记》

浔阳纪胜

庐山顶上有湖，广数顷，有

杨梅山桃，止得于上饱噉，不得将去。

庐山西南有康王谷，又有北岭城，天欲雨，辄闻鼓角箫管之声。

鸡笼山下涧中有数处累石，若有人功，水常深尺余。朝夕辄有涌泉，溢出如潮水，时王谷，又有北岭城，天欲雨，辄闻鼓角箫管之声。

鸡笼山下涧中有数处累石，若有人功，水常深尺余。朝夕辄有涌泉，溢出如潮水，时刻不差。朔望尤大，号为潮泉。

湓城，灌婴所筑。建安中，孙权经此城，自标井地，令人掘之，正得故井，有石铭云："汉六年颖阳侯开，神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满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见铭欣悦，以为已瑞，时咸异之。井甚深，大江有风浪，此井辄动，土人呼为浪井。

稽亭，北瞰大江，南望高岳，淹留远客，因以为名焉。

浔阳城东门通大桥，常有蛟为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片少，见一蛟死，浮出。

黄金山有楠树，一年东边荣西边枯，后年西边荣东边枯。年年如此，张华曰："交让者，此是也。"

麻姑山，上人登之，有物人形、眼、鼻、口、面、无臂脚，俗名之枫子鬼。

晋张僧鉴《浔阳记》

慈　母　山

江宁县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积石临江，生箫管竹。自伶伦采竹嶰谷①，其后惟此簳见珍。故历代常给乐府，而俗鼓吹山。令慈湖戍，常禁采之。

---

① 伶伦：《世本·作篇》云"伶伦造律吕"。

王褒《洞箫》，即称此也。其竹圆致，异于众处。

晋山谦之：《丹阳记》

烈 洲

江宁烈洲，吴旧津所也。内有小水，堪泊船，商客多停以避烈风，故以名焉。王浚伐吴宿于此，简文为相时会桓玄之所也。亦曰溧洲，洲上有山，山形似栗伏焰。《北征赋》谓之“烈洲”。

晋山谦之《丹阳记》

冬温夏凉

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之上，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山中冬温夏凉，宜牧，牛乳酪浓好。夏窠酪不用器物，刈草着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余酥。又有仙人树，行人山中饥渴者辄食之，饱，不得持去。平居不可见。

晋段光龙《凉州记》

荆州纪胜

衡山有三峰，极秀。一峰名芙蓉峰，最为竦桀①，自非清霁，素朝不可望见。峰目有泉飞派，如一幅绢，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廻百里，日月出没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为名。

宜都西陵陕中有黄牛山，江湍纡迴，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语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沿城边堤悉植细柳，绿条散风青阴交。

雁、塞北接阳州汶阳郡，其间东西岭，属天无际。雁飞熹

---

① 竦(sǒng)桀：高大雄伟貌。

至此即回翼。唯一处稍下。。每雁飞达,则矫翼裁度下处而过。故名雁塞。

武陵武阳县有石帆山,若数百幅帆。

随郡北界有九井。相传神龙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浚一井则众井水皆动。

巴东有一折柱,孤直,高三丈,大十围,传云,是公孙述楼柱,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湖阳县,春秋蓼国樊重之邑也。重母畏雷,为石室避之,悉以纹石为阶砌,今犹存。

狠山县有一山,独立峻绝,西北有石穴,以独行百步许,二大石,其门相去一丈许,俗名其一为阳石,一为阴石,水旱为灾。鞭阳石则雨,鞭阴石则晴。

湘东有雨母山,山有祠坛,每祈祷无不降泽,以是名之。

来阳县有雨濑,此县时旱,百姓共壅塞之,甘雨普降。若一乡独壅,雨亦偏降,应随方所,其信若符刻。

小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故梁湘东王云访酉阳之佚典是也。

南阳有菊水,其源悉芳菊。水极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复穿井,即饮此水。上寿百二十、三十,中寿百余。七十犹以为夭。汉司空王畅、太傅袁隗为南阳令,县月送三十余石,饮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广,父患风羸,南阳恓汲饮水,此疾遂瘳。此菊短,葩大,食之甘美,异于余菊。广又收其实,种之京师,遂处处传置之。

筑阳县粉水,源出房陵,取其水为粉,鲜洁异于余水矣。

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谚曰:“洲不满百,故不出王者。”桓

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为两，以克百数。僭号旬时，身屠宗灭。及其倾覆，洲亦消毁。至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果龙飞江表，元凶之祸，此洲还没。

新阳县惠泽中有温泉，冬月未至，数里遥望，白气浮蒸如烟，上下彩映，壮若绮疏。又有车轮双辕形，世传昔有玉女乘车自投此泉，今人时见女子姿仪光丽，往来倏忽。

沌阳县至沔口，水北有却月城，西一里有马骑城，周迴五里，高一丈。

富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

富阳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楼则见，所谓昭丘郡。西溯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对，楚之西塞也。荆门上合下开，开达山南有门之形，故曰荆门。

江陵有潜室，人时见之，辄有兵寇。

南朝盛宏之《荆州记》

广州风物

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含谷萃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

桂父常食桂叶，见知其神尊事之，一旦与乡曲别，飘然入云。

郁林郡山东南有一池，池边有一石牛，人祀之。若旱，百姓杀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礼毕，则天雨，大注洗牛背，泥尽即晴。

百管溪，周迴丈余，水极沸涌，如猛火煎牛声。

海中有文鱿，鸟头，尾鸣似磬而生玉。又曰海中生朱鳖，状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

平定县东，巨海，有驿马，似牛尾，一角。又云，平定县巨海有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为之开。

熙安县东南有固冈，高数十丈。冈西面为羊肠道，说者云，尉佗登此望汉。

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怀化郡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写书。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砚中使。

益智，叶如襄荷，茎如竹箭，子从心中出，一枝有十子。内白骨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为粽子，味辛。

熙安县有孤古度，树生，其号曰古度。俗人无子，于祠炙其乳则生男，以金帛报之。

五子树，实如梨，里有五核，因名五子，治霍乱、金疮。

熙安县东北有菖蒲涧盘石上，水从上过，味甘冷，异于常流。

蛮，不蚕，采木棉为絮。

藤类有十许种，续断草藤也。一曰诺藤，一曰水藤。山行渴则断取汁饮之。治人体有损绝沭，则长发去地一丈，断之，辄便生根至地，永不死。

鬼目，益知直尔，不可噉，可为浆也。

鬼目树似棠梨叶、叶如楮皮白，树高大如木瓜而小，邪倾不周正，味酢。九月熟。又有草昧子，亦如之。如可为糁，用其草，似鬼目。

雍莱生水中，可以为菹也。

山有凤鸾栖宿，食其实。出东有溪，曰罗阳。永泰中，暑雨，涨，有一竹叶若芭蕉叶大，随水出。

南朝·陈顾微《广州记》

白　楼

江夏太守宋辅，于重山南

白楼亭立学教授，沛国桓俨避地至会稽，闻陈业贤而往候之，不见，临去，入交州，留书系白楼亭柱而别。

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共商略。先往名达林公，既非所关，听讫云："二贤故自有才情。"亭在山阴，临流映壑也。

晋孔晔《会稽记》

青田鹤

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有双白鹤，年年生子，长大便去，只恒余父母一只耳，精白可爱。多云神仙所养。浮丘公《相鹤经》云"青田之鹤"。

晋郑缉之《永嘉郡记》

竹中高士

乐成张廌者，隐居颐志，有苦竹数十顷。在竹中为屋，常居其中。王右军闻而造之，廌逃避竹中，不与相见。郡号为竹中高士。

晋郑缉之《永嘉郡记》

湘东苑

湘东王于子城中造湘东苑①，穿池构山，长数百丈。植莲蒲，缘岸杂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阁，跨水为之；南有芙蓉堂；东有禊饮堂②；后有隐士亭，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马埒③；其西有乡射堂，堂置行堋，可得移动；东南有连

---

① 湘东：郡名。三国吴置。即今湖南衡阳市。

② 禊（xì）：古人每年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消除妖邪的一种祭祀活动。禊饮堂：即为举行这种活动而准备的欢饮、祭祀场所。

③ 射堋（péng）：古时学习射箭地方的矮墙。马埒（liè）：古时跑马射箭的场所，四面围以矮墙。

理堂，堂柰生连理，“太清初生比连理”，当时认为湘东践祚之瑞①；北有映月亭、修竹堂、临水斋，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潜行宛委二百余步；山上有阳云楼，楼极高峻，远近皆见；北有临风亭、明月楼，颜之推诗云：“屡陪明月宴。”并将军扈义熙所造。

后周籴知古《渚宫故事》

观文殿

隋炀帝令造观文殿，前两厢为书堂，各十二间，堂前通为阁道②；承殿，每一间十二室厨，前设方五香重床，亦装以金玉。春夏铺九曲象簟③，秋设凤绫花褥，冬则加绵装须弥毡④。帝幸书堂，或观书，其十二间内，南北通为闪电窗，零笼相望，雕刻之工，穷奇极之妙。金铺玉题，绮井华榱，辉映溢目。每三间开一方户，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当户地口施机，舆车将至，则有宫人擎香炉，在舆前行。去户一丈，脚践发机，仙人乃下阁，捧幔而升，阁扇即开，书厨亦启，若自然，皆一机之力。舆驾出，垂闭复常。诸房入户，或样如一。其所撰之书，属辞比事，条贯有序，文略理畅，互相明发。及抄写真正，文字之间，无点窜之误。装剪华净，可谓冠绝今古。旷世之各宝，自汉以来讫乎梁，文人才子，诸所撰著，无能及者；其新书之名，多是帝自制，每进一书，必加赏赐。

---

① 践祚：皇帝登基。

② 阁（gé）：旁门，小门。

③ 象簟（diàn）：用象牙制造的席子。簟：床席。

④ 须弥：佛教传说山名。意译为妙光山。须弥毡：也即妙光毡。意为此种毡子为西域制造而进献炀帝。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26

清　湾

清湾在县东南七里，隋开皇中，太守梁文谦莅官清洁，取此湾水以自供，后人思其德，号为清湾。

后晋刘澄之《鄱阳》

番禺杂记

番禺，二山名。

广州，昔有五仙骑五羊而至，遂名五羊。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

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

村民凿山为穴，多品供雷，翼雷享之，名雷藏。

早潮下，晚潮上，而水相合，曰沓潮。

乘风而行，名鲎帆，其众如篺筏，名鲎篺。

闽、越、江北山间蛮，以啖蚯蚓脯羞，容州人好食蝱，土人以为讳，或云以蚯蚓为之。

菖蒲间，昔刺史陆胤之所开也，至今重之。每旦辄倾州连汲以充日用，虽有井泉，不足食。大元中，襄阳罗友累石涧侧，容百许人。坐游之者，以为洗心之域。咸安中，姚成甫尝采菊涧侧，遇一丈夫，谓成甫曰："此涧菖蒲，昔安期生所饵，可以忘老。"于是迴翔俯仰，倏然不知所终。盖仙者焉。

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其田曰雄田。

犍为僰道。广南荔枝熟时，百鸟肥。其名之曰焦，核小，次曰春花，次曰朝偈，此三种为美。次，鳖耶，大而酸，以为

醢和，率生稻田间。

唐郑熊《番禺杂记》

周遇历险记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恂云：顷年自青社之海归闽①，遭恶风所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凡历六国。第一狗国。同船有新罗客，云是狗国。逡巡，果见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见船惊走。又经毛人国。形小，皆被发，而身有毛蔽如狖②。又到野叉国。船抵暗石而损，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怖无计。顷刻，有百余野叉，皆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枪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枪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朋啸而遁③。即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野叉畏弩，亦不复至。驻两日，修船方毕，随风而逝。又经大人国，其人悉长大而野，见船上鼓噪，即惊走不出。又经流虬国④。其国人幺麽⑤，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竟将食物求易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飘泛至者，虑有灾祸。既而又行经小人国，其人悉裸，形小如五六岁儿。船人食尽，遂相率寻其巢穴。俄顷，果见采

---

① 青社：祀东方土神处。借指东方。后一般泛指齐地，相当于今山东省东北及山东半岛环渤海沿线。

② 狖（yòu）：一种黑色的长尾猿。

③ 舁（yú）：抬。

④ 流虬国：即“琉球国”。地在今琉球群岛。

⑤ 幺麽：微小。

得三四十枚以归，分而充食。后行两日，遇一洲岛而取水；忽有群山羊，见人但耸视，都不惊避，既肥且伟。初疑岛上有人牧养，而绝无人踪。捕之；仅获百口食之。

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大明寺隐语诗谜

唐太保令狐相绹，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见前壁所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水）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列火然，除却双勾两日全。"

诸宾幕顾之，驻足良久，莫之能辨。独班蒙曰："'一人'，岂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点去冰'，'水'字。'二人相连'，'天'字。'不欠一边'，'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然'，'無'字。'两日''除双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乎。"众皆洗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称叹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4

罗浮之竹

贞元中，有盐户犯禁，逃于罗浮山，深入第十三岭，遇巨竹万千竿，连亘岩谷。竹围皆二丈余，有三十九节，二丈许。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为篾。会赦宥①，遂挈以归。有人

① 宥（yòu）：宽容，饶恕。

得一篌，奇之，献于太守李复；乃图而纪之。予尝览《竹谱》，曰“云丘帝竹”。一节为船，又何伟哉！南海以竹为甑者①，类见之矣，皆罗浮之竹也。

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中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岭表朱槿花

岭表朱槿花，茎叶皆如桑树，叶光而厚，南人谓之佛桑。树身高者止于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二月开花，至于仲冬方歇。其花深红色，五出，如大蜀葵②；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虽繁而有艳，但近而无香。暮落朝开，插枝即活，故名之槿。俚女亦采而鬻③，一钱售数十朵。若微此花④，红梅无以资其色。

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中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洞庭山与洞庭湖

洞庭有山水之分，吴中太湖内，乃洞庭山，产柑橘，香味胜绝，韦苏州、吴融、王维、苏子美诗序，皆指山为言。楚之洞庭乃湖，连亘数州，边湖亦产柑橘。《襄阳记》：“李叔平敕子曰：‘龙阳洲有千头木奴。’”龙阳洲在洞庭侧旁。张华云：“橘在湘水侧。”刘瑾云：“寄生于南楚。”谢惠连《甘赋》：“倾予节兮湖之区。”皆言湖边，初不指湖为言。今湖南

---

① 甑（zèng）：古代做饭用的一种陶器。

② 蜀葵：植物名。一名吴葵、一丈红。花有红紫白等色。花供观赏，根入药。

③ 俚女：即黎女。黎族妇女。鬻（yù）：卖。

④ 微：轻薄，轻视。

多云鼎甘，亦此义。洞庭名同，其别如此。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0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华清池

玄宗于华清宫新广一池，制度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为鱼龙凤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于池中，仍以石梁横亘其上，而下莲花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凤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莲花石梁尚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池数十间，屋宇环回，甃以文石①，为银镂漆船及檀香水船，致于其中，至楫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池中，垒瑟瑟及檀香木为山②，状瀛州、方丈③。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27

桂林得名

桂林以地有八桂，退之云：苍苍森八桂。《山海经》云："八树成林。"《唐韵》亦云。故渊明诗云："亭亭凌风桂，八干共成林。"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

应天禅院

西都北寺应天禅院，乃太祖诞圣之地④，初为传舍。真宗幸洛阳，顾瞻遗迹，徘徊感怆，

---

① 甃（zhòu）：用砖修井。

② 瑟瑟：珠宝名。

③ 瀛洲、方丈：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海上二仙山。与蓬莱合称为海上三仙山。

④ 诞圣之地：出生的地方。

乃命建为僧舍。功成，赐院额“奉安神御”，命知制诰刘筠志之①。

仁宗初，又别建殿，分二位，朔太宗、真宗圣像，丞相王钦若为之记。后园植牡丹万本，皆洛中优品。

庆历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艺祖曰②兴先，太宗曰“帝华”，真宗曰“昭孝”。今为忌日行香地，去留府甚远。③。故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此之谓也。

宋王阐之《渑水燕谈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

种梅养鹤图说

择故山滨山地，环篱植荆棘，间栽以竹。入竹丈余，植芙蓉三百六十。入芙蓉余二丈，环以梅。入梅余三丈。重篱外植芋、栗、果实。内重植梅。结屋，前茅后瓦，入阁名尊经，藏古今书。中屏书“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字进二丈，设长榻二。中挂三教图，横扁“大可山”字。上楼祀事天地宗亲君师。左塾，训子。右道院，迎宾客。进舍三：寝一，读书一，治药一。后舍二：一储酒谷、列农具、出具，璧泽以芋，书田所亩三十，记岁入；一安仆。后庖廇称是。童一、婢一、园丁二。前鹤屋，养鹤数只。后犬十二足，牛四角，驴四蹄。

客至，具蔬食酒肴。

暇则读书，课农圃，事母，苦吟，以安天年。

落成，谢所赐。律身以廉

---

① 志：文体一种。此为动词，写《志》。

② 艺祖：即宋太祖赵匡胤。

③ 留府：即留都，指代洛阳城。

介，处家以安顺，待下恕，交邻睦。为子子孙孙悠久地。

先大祖赞，在唐以孝旌。七世祖逋，寓孤山，国朝谥和靖先生。高祖卿材，曾祖之召，祖全，皆仕。父惠，号心斋。母氏凌姓。今妻德真女张与。自曰《小可山》，家塾所刊，魏鹤山、刘漫塘所跋。经集《大雅复古诗集》，赵南堂、赵玉堂序、跋，西湖衣钵楼秋房跋。《文绝图赞》，真西山跋，诗后赵南堂跋。《平衢寇碑》，谢益斋史石窗陈东轩书。《梅鹤图》，王潜斋绕晋唐帖并寄诗。陈习庵诸荐书、唐宋诗律、施芸隐词、扣阍奏本十，《上都赋》一，续讽谏篇三十。所藏当世名贤诗帖不计百。江湖吟卷不计千。先和靖遗文二。祖收五斤铁简一，诰敕存三十。汀洲兄文雅禅书一。家传《慈湖太极图》，以辛卯火，不存。其欲求赵子固《水仙》未能也。手抄经史节二，论策括二。志未遂而眼已花。

此图落成在何时，山有灵，将有济，姑录其梗概，少慰吾梅、鹤云。

宋林洪《山家清事》

陈州牡丹

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政和壬辰春，予侍亲在郡时，园户牛氏家忽开一枝，色如鹅雏而淡①，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许，柔葩重叠，约千百叶。其本姚黄也，而于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晕，缕之其心；紫蕊亦金粉缕之，牛氏乃以“缕金黄”名之。以籧篨作棚屋围

① 鹅雏：幼鹅毛色黄嫩，以其喻娇嫩淡黄之色。

② 籧篨（qú chú）：粗竹席。

幨②，复张青帟护之①，于门首遣人约止游人，人输千钱乃得入观。十日间，其家数百千。予亦获见之。郡首闻之，欲剪以进于内府。众园户皆言不可，曰："此花之变易者不可为常，他时复来索此品，何以应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为辞乃已。明年花开，果如旧品矣。

宋张邦基《陈州牡丹记》

洛阳牡丹趣谈

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隄、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籍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腊封花蒂，乃数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蓖子"②。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③，至秋乃接。花工尤著者一人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值钱五千，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值一千。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

---

① 帟（luán）：带子。
② 篦：音毕（bì）。
③ 畦塍（qí chéng）：田埂。

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白剑末一斤和之，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剑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浇花亦自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也。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惧分其脉也。花才落，便剪其枝，勿令结子，惧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不损花芽，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葱，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乃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乌贼鱼骨用以针花树，入其肤，花辄死，此花之忌也。

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天彭小西京

天彭号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大家至千本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处张饮，幕帟车马，歌吹相属，最盛于清明、寒食时。在寒食前者，谓之火前花，其开稍久；火后则易落。最喜阴晴相半时，谓之养花天。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谓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语，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观，不敢轻剪。盖剪花则次年花绝少。唯花户则多植花以牟利。双头红初出时，一本花最直至三十千；祥云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尚两千。州家岁常以花饷诸

台及旁郡，蜡蒂筠篮，旁午于道。予客成都六年，岁常得饷，然率不能绝佳。淳熙丁酉岁，成都帅以善价私售于花户，得数百苞，驰骑取之，至成都，露犹未晞①，其大径尺。夜宴西楼下，烛焰与花相映，影摇酒中，繁丽动人。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异时复两京，王公将相筑园第以相夸尚，予幸得与观焉，其动荡心目，又宜何如也！明年正月十日，山阴陆游。

宋陆游《天彭牡丹谱》

青州范公泉

皇祐中，范文正公镇青，龙兴僧舍西南洋溪中有泉涌出，公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

环泉古木蒙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②。自是，游人逋客③，往往赋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似非人间世也。欧阳文忠公、刘翰林贡父及诸名公多赋诗刻石，而文忠公及张禹功、苏唐卿篆石榜榜亭中，最为营丘佳处④。

元祐中，青守以其地与王氏为水磓⑤，稍复完葺。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8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赤壁洞穴

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

---

① 晞（xī）：同“干”。

② 市廛（chán）：商店集中的地方，商业闹区。

③ 逋（bū）客：无官失意的人或隐士。

④ 营丘：地名。

⑤ 水磓（wèi）：水磨。

知果是否？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①。图经云是徐邈，不知何时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②。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4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游白水记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磓石五丈④，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暮归，倒行观山烧，火甚。俯仰度数谷至江，山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顾影颓然，不复甚寐，书以付过。东坡翁。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1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苏轼游龙井

到杭州，一游龙井，谒辨

---

① 崦（ān）：山名。

② 芡（qiàn）实：多年生草本植物，亦称鸡头果，种子叫芡实。

③ 白水：《太平寰宇记》载，广东增城县东二十里，有山名泉山，盖即白水山，后人传写讹合“白水”二字为一。山有佛迹岩。

④ 磓（duī）：撞击。

才遗像，仍持密云团为献①。龙井孤山下有石室，石前有六一泉，白而甘，当往一酌。湖上寿院，竹极伟，其傍智果院，有参寥泉及新，泉皆甘冷异常，当时往一酌。仍寻参寥子妙总师遗迹，见颖沙弥亦当致意。灵隐寺后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余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1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苏轼与庞安常游沙湖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②。"是日剧饮而归。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1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灵 岩

洞穴有水，然后称奇，桂林诸洞，无虑百所，率近在城外数里，俱有可观。若水东之曾公岩，兴安之石乳洞，皆有流水自洞而出。施置桥横槛其

---

① 密云团：历代贡茶，茶中品位最高。

② 白发黄鸡：喻世事匆匆，光景催年之意。苏轼诗中常用此语，如过密州次韵赵明叔乔禹功云："黄鸡唱，晓凄凉曲，白发惊秋见在身。"

上，遨游者得以徙倚其间。异于他洞者，空明幽邃而已。虽然，未若城南之水月洞，东江之龙隐岩也。水月中通，形如半规，江流贯之，中有石桥，可以觞客①。龙隐修曲而高明，江流贯之，鼓棹而入②，仰视洞顶，天矫乎真龙之脊胁也。范石湖谓二洞奇赏绝世。融州老君洞，亦通川流，中有一洲，其旁高岑有乳石③，滴成老君之形，须眉衣冠，无一不俱。张于湖榜曰：天下第一真仙之洞。以是知凡洞必以川流为贵也，虽然，二贤所赏，水深数尺，广才丈余耳。若夫桂之灵川县有灵岩者，二贤未知也。

是岩也，大江洞其腹，水阔二十丈，深当倍之。余尝摄邑灵川，天久不雨，往祷于岩。方舟进洞，遥望大江平阔，直抵山根。横有一线之光，迩而望之④，乃知洞穴表里明彻而然也。即其洞口，水面阽阽⑤，正将枕山不可得入者，舟子击水伏而进，仰视洞顶，与水面相去才丈余。水与洞顶皆平如掌。舟入渐深，楫声隐隐震动。固已骇人心目，人声一发，山水皆应，大音叱咤，洞虚砉裂⑥，当岩之中。洞顶穹窿，如宝盖然。其下，即神龙所居也。余踏板焚香，巫者以修绠下瓶汲深⑦，奉之以归，辄有感应。是江也。而通徭洞，日泄良材，贯岩而下，水深不可施篙，撑柱岩顶而后得出。

余求之事实，谓此江古来远出山外，忽雷雨数日，神龙

---

① 觞（shāng）：酒杯。
② 鼓棹（zhào）：船桨。
③ 岑（cén）：小而高的山。
④ 迩：近。
⑤ 阽（diàn）：临近危险的意思。
⑥ 砉（lè）：岩石锋利。
⑦ 修绠：长绳。

穿破山腹，以定窟宅，遂命曰灵岩，县曰灵川，亦以是得名。今洞旁山嘴，尚有故江迹存。噫！此岩水色沉碧，雄深严静，人至其间，若有神灵左右之者。诚非良观之地，去城三十里，不若诸洞之迩于人，所以未 赏音，惜哉。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

桂林岩洞

石湖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乃考唐韩退之诗云："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参①"柳子厚《訾家州记》云②："桂州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观前人品题桂林之意，端不诬矣。山皆中空，故峰下多佳岩洞，神刓鬼刻③。高者凭崖如化城；下者穿隧若水府④；大者可建五丈旗；小者犹可容十客。或浮为洲渚⑤，或内通舟楫。去城不过七、八里，近二、三里，几杖间可以遍览。岩穴有名可纪者，三十余所，今述于后：岩则，曰读书，曰迭綵，曰伏波，曰龙隐，曰刘仙，曰屏风，曰佛子，曰鸡岩；洞则，曰白龙，曰华景，曰水月，曰龙隐，曰栖霞，曰元风，曰曾公，曰南潜，曰北潜，曰隐山六洞，曰虚秀，曰石乳；峰则，曰立鱼，曰独秀，其他不可枚数矣。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

罗丛岩

罗丛岩在浔州西南六十

---

① 参：即参差不齐的意思。

② 訾（zǐ）：议论。

③ 刓（wán）：削、刻。

④ 水府：迷信说法中的水族洞府，喻指水底。

⑤ 渚（zhǔ）：水中的小块陆地。

里，岩中明快，可客数百人。每遇重九，合邻郡之人而集焉，以为登高之乐。岩内有三圣殿，殿侧有石钟，其火合抱，自然天成。殿东则有碧虚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约半里余。出于岩之东，洞内则有石佛、石磬、石狮子、石床、石钟；殿西则有灵源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约一、二里。出于岩之西，洞内则有石罗汉、石象、石马、石鱼、石笱、石鼓。凡游两洞者，必秉火炬以观。联岩之外，西侧有水月岩，约深数丈，约阔十五丈，泉源清澈，四时不涸，中有异鱼存焉。岩口则有龙王殿，入岩中则有观音堂，或遇水旱，里人祷之，甘雨必应。由大岩之中，皆用石板平砌。而出岩门则有钟楼，楼之西倚岩则以石甃①，高数丈，为方丈。楼之外则有三门。门之外则有超然亭，亭之左右，则用石板为路，连袤一、二里，四围皆植松竹，实浔之胜概云。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

清凉寺

代州清凉山清凉寺，始见于华严经。盖文殊示现之地也。寺去一里余，有泉，号一钵泉。一钵，许挹之不竭②。或久之不挹，虽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亦一异也。清凉山数出光景，不可胜记。甲寅年腊月八日，夜现白圆光，通夕不散，人往观瞻，如身在月中。比池日所见，犹为殊异。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4

---

① 甃（zhòu）：用石或砖砌墙壁或井壁。

② 挹（yì）：舀水。

虎头岩

虎头岩在真君观西。岩北有一谷，幽深而险，人迹罕到。道人沈天休尝言：顷年采药其中，粮绝，掘山药煮食，见一藤引蔓甚远，而叶亦特大，疑其非也，乃共掘之，大如柱，长数尺，盖亦山药也。大茎可享半月，戏曰为玉柱。其后玉柱之名稍著。山有玉柱峰，其下为玉柱川。鬻山药者利其易售①，皆冒玉柱之名，然其实不知本末也。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 4

泗州塔院

余至泗，亲至僧伽塔下。中为大殿，两旁皆荆榛瓦砾之区，塔院在东厢。无塔而有院，后以土石甃洞作两门②，中为岩穴，设五百应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③。余以先妣素敬释氏，奉其一于笈中以归④。殿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⑤，色暗淡如晕锦，正今和州土玛瑙也。和之产，绍兴间始剖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时已有此。前六条特异，皆晶明如缠丝，承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红透，时暑日方出，隐柱而观，烨然晃明，天下奇物也。泗人为余言，唐时张刺史建殿，而高丽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龟趺露立⑥，云旧有碑载其事，今不存，莫诘信否。塔有影，前

---

① 鬻（yù）：卖。

② 甃（zhòu）：井壁，亦作井、池解。

③ 衽（rèn）：衣大襟。

④ 笈：书箱子。

⑤ 觚（gū）：棱角，亦作酒器、木板等解。

⑥ 趺（fū）：象玉一样的石头。

辈传记杂书之。余至之明日，适见于城中民家，亟往观焉，信然。泗固无塔，而影俨然在地，殊不可晓。或谓影之见为不祥，泗寻荡弃，岂其应欤？殿柱，闻郭倪欲载以还维扬，今不知何在。

宋岳珂《桯史》卷14

东京清明节

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锢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子女及笄者①，多以是日上头。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释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从人皆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皆系官给。节日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莫非金装绀幰②，锦额珠帘、绣扇双遮，纱笼前导。士庶阗塞诸门③，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兖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锢、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刍，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节日坊市卖稠饧、麦糕、乳酪、乳饼之类。缓入都门，斜阳御柳；醉归院落，明月梨花。诸军禁卫，各成队伍，跨马作乐四出，谓之"摔脚"。其旗旄鲜明，军容雄壮，

---

① 及笄（jī）：笄，簪。以簪结发如成人。

② 绀幰（xiǎn）：天青色车幔。

③ 阗（tián）：盛，多。

人马精锐，又别为一景也。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7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版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袭，既不可近俗，而务为奇涩亦非是。东坡见一客，云近看《晋书》，问之曰："曾寻得好亭子名否？"盖谓其难也。秦楚材在宣城，于城外并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诗"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会稽，于后山作亭，目之曰"白凉"，亦用杜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之句。二者可谓甚新，然要为未当。庐山一寺中有亭颇幽胜，或标之曰："不更归"，取韩诗末句，亦可笑也。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1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东京重阳赏菊

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钉果实①，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了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诸禅寺各有斋会，惟开宝寺、仁王寺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上，

---

① 饤（dìng）果实：供陈设的食品。

作法事讲说，游人最盛。下旬即卖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8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版

临安街市点灯

庆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会，巷陌爪札，双门挂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州府札山栅三狱放灯，公厅设醮①，亲王府第、中贵宅院，奇巧异样细灯，教人睹看。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版

西湖寒食节

寒食前后，西湖内画船布满，头尾相接，有若浮桥。头船、第二船、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槛船、摇船、脚船、瓜皮船、小船自有五百余只。南北、北山龙船数只。自二月初八日下水，至四月初八日方罢。沓浑木、拨湖盆，它郡皆无。节日大船，多是王侯节相府第及朝士赁了，余船方赁市户。岸上游人，店舍盈满。路边搭盖浮棚，卖酒食也无坐处；又于赏茶处借坐饮酒。南北高峰诸山寺院僧堂佛殿，游人俱满。都门闲夜更深，游人斩马尽绝，门方闭。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国商业出版社

---

① 醮(jiào)：祭祀。设坛祈祷。

1982年版

杭州城名园奇苑揽胜

在城则有万松岭、内贵王氏富览园、三茅观、东山、梅亭、庆寿庵、褚家塘、御东园、清湖北慈明殿园、杨府秀芳园、张府北园、杨府风云庆会阁。城东新开门外，则有东御园、五柳御园。城西清波钱湖门外聚景御园、张府七位御园。南山长桥则西有庆乐御园。净慈寺前屏山御园、云峰塔前张府真珠园。白莲寺园、霍家园、方家峪、刘园。北山则有集芳御园、四圣延祥御园、下竺寺御园。钱塘门外则有柳巷、杨府云洞园西园、刘府玉壶园四井亭园、杨府水阁。又具美园、又饮绿亭，裴府山涛园、赵秀王府水月园、张府凝碧园。孤山路口，内贵张氏总宜园、德生堂、放生亭、新建公竹阁。沿苏堤新建先贤堂院，又有三贤堂园，九里松嬉游园。涌金门外则有显应观、西斋堂、张府泳泽园、慈明殿环碧园。大小渔庄，其余贵府富室大小园馆，犹有不知其名者。城南嘉会门外，则有玉津御园，又有就包山作园以植桃花，都人春时最为胜赏，惟内贵张侯壮观园为最。城北北关门外，则有赵郭家园。东西马城诸园，乃都城种植奇异花木处。

宋耐得得翁《都城纪胜》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版

兰与蕙

兰与蕙叶皆如菖蒲①，而稍长大，经冬不凋。生山间林

---

① 菖蒲：草名。生于水边。有香气，根入药。亦名白菖、泥菖蒲。

篁中①，花再重，皆三叶，外大内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内重一叶，色白无文，覆卷向下，通若飞蝉之状。以春、秋二时开。茎短，每枝一花者，为兰。茎长，一枝数花者，为蕙。《本草》载兰草、马兰、泽兰、山兰四种。兰草叶似泽兰，尖长有枝；花红白色而香，生下湿地。泽兰生下地水傍，叶似兰草，赤节，四叶相值歧节间。马兰生泽傍，气臭花似菊而微紫。山兰生山侧，似刘寄奴②，叶无桠不对生，花心微黄赤。又有木兰，乃大树。皆非骚人所歌咏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草。既唯生零陵山谷，而茎叶部不与蕙相类，岂二物不入药而遗之乎？后至衢州开化县，山间多春兰。而医僧允济谓兰根即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草。《本草》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隐居谓近道处处有之。又与兰小异，然药肆皆收货为白薇③，未知是否？夷、齐采食④，岂谓是邪？味虽苦咸，大寒，而无毒也。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蕨的用途

蕨有青、紫二种，生山间，以紫者为胜。春时，嫩芽如小儿拳，人以为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阴者，可煅金石。叶大则与贯众、狗脊相类⑤。取置田中，或烧灰用之，皆能肥田。

---

① 篁（huáng）：竹林。

② 刘寄奴：药草名。也即野生姜。

③ 药肆：药铺。

④ 夷：伯夷。齐：叔齐。

⑤ 贯众：草名。生于林野隐处。俗名贯仲。入药。狗脊：草名。其茎细而叶花两两对生。其根大如拇指，长而多歧，状似狗脊，故名。

又有狼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叶瘦硬。人取以覆墙，又杂泥中，以砌阶甓①，涩而艰坏②。蕨根如枸杞③，皮下亦有白粉。暴干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饻④，俗名乌糯，亦名蕨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绍兴二年，浙东艰食，取蕨根为粮者，几遍山谷。而《本草》亦不载也。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博山与罗山

惠州博、罗二山，罗山傍海，博山祠并又在海中，形圆而尖，今博山香炉；取其状类也。罗山又名罗浮，云在海中浮而至。山下有延祥寺，尝有柑一株，太平兴国中，有中人取其实以进⑤，爱其味美，因移植苑中。故世贵之，竟传“罗浮柑”。今山中更不复有，而其名不泯。

宋庄绰《鸡肋编》卷下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话说浙江

浙江，在杭城东南，谓之钱塘江。内有浙江，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曲折而行，有若反涛水势者。以钱塘、松江、浦阳为三，而不知浦阳在何地。今富阳即钱塘江，其江自古曰浙河，见于庄子书中，其为东南巨浸昭昭也。按《吴越春秋内

---

① 甓（pì）：砖。

② 艰坏：坚固而不易损坏。

③ 枸杞：木名。夏秋开淡紫色花，果实形如枣核。果实与根皮入药。

④ 饻（cí）：又作“餈”、“饹”、“粢”等。今多指江米蒸熟后捣碎做成之饼。

⑤ 中人：宦官，太监。

传》云："吴王赐子胥死，乃取其尸，盛以鸱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堤岸。"又按《越王外传》云："越王赐大夫种死，葬于西山之下，一年，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恐比说荒诞无稽，不敢信。以《忠清庙记》言之，非诞也。然诸家所说甚多，或谓天河激涌，亦云地机翕张①。又以日激水而潮生，月周天而潮应。或以挺空入汉，山涌而涛随；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源殊派异，无所适从，索隐探微，宜伸确论。大率元气嘘吸，天随气而张敛；溟渤往来，潮随天而进退者也。盖日者重阳之母，阴生于阳，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阴之精，水属阴，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盈于朔望，消于朏魄②，虚于上下弦，息于辉朒③，故潮有大小焉。但月朔夜半子，昼则午刻，潮平于地。次日潮信稍迟一二刻。至望日，则潮亦如月朔信，复会于子午位。若以每月初五、二十日，此四月则下岸，其潮自此则渐渐小矣。以初十、二十五日，其潮交泽起水，则潮渐渐大矣。初一至初三、十五至十八，六日之潮最大，银涛沃日，雪浪吞天，声若雷霆，势不可御。进退盈虚，终不失期。且海门在江之东北，有山曰赭山，与龛山对峙，潮水出其间也。卢肇

① 翕（xī）张：开闭。翕，一本作"歙"。

② 朏（fěi）魄：新月的光亮。常指农历每月初三晚上的月光。

③ 辉朒（nù）：农历每月初一月亮出现在东方。文中系指每月初一日。

《潮论》所谓“夹群山而远入，射一带以中投”者是也。若言狭逼，则东自定海吞余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①，尤甚逼狭，潮来闻其声。北望嘉兴、太湖水阔二百余里，故商舶船只怖于上潬②。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盖以下有上沙潬，南北之隔碍洪波，蹙遏潮势矣③。

宋吴自牧《梦梁录》卷12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

临安观潮

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分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则稍稀矣。十八日盖因帅座出郊，教习节制水军，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向有白乐天《咏潮》诗曰：“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又苏东坡《咏中秋观夜潮诗》：“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日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万人鼓噪骇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江边身世两悠悠，人与沧波共白头。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更西流！”“吴儿生长狎涛澜，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

---

① 侔(móu)：相等，相同，一样。

② 潬(dàn)：沙滩。

③ 蹙(cù)：减缩。蹙遏：减缩阻止。

卤变桑田。”“江神河伯两醯鸡①,海若东来气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林和靖《咏秋江》诗云:“苍茫沙嘴鹭鸶眠②,片水无痕浸碧天。最爱芦花经雨后,一篷烟火饭鱼船。”治平郡守蔡端明诗:“天卷潮回出海东,人间何事可争雄?千年浪说鸱夷怒③,一汐全疑渤澥空;浪静最宜闻夜枕,峥嵘须待贺秋风。寻思物理真难到,随月亏圆亦未通。”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④,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向于治平年间,郡守蔡端明内翰见其往往有沉没者,作《戒约弄潮文》云:“斗牛之外,吴越之中,惟江涛之最雄,乘秋风而益怒,乃其俗习。于此观游,厥有善泅之徒,竞作弄潮之戏,以父母所生之遗体,投鱼龙不测之深渊,自谓矜夸,时或沉溺,精魄永沦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滨,生也有涯,盍终于天命;死而不吊,重弃于人伦。推予不忍之心,伸尔无家之戒。所有今年观潮,并依常例,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自后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向有前辈作《看弄潮诗》云:“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飐飐白旗轻⑤,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

---

① 醯(xī)鸡:小虫名,即蠛蠓,能飞。

② 鹭鸶(lù sī):即鹭,一种水鸟。

③ 鸱(chī)夷:春秋战国范蠡自号“鸱夷子皮”,因以“鸱夷”称范蠡。

④ 迓(yà):迎接。

⑤ 飐飐(zhǎn):风吹使颤动貌。

街鼓乐迎。”且帅府节制水军，教阅水阵，统制部押于潮未来时，下水打阵展旗，百端呈拽，又于水中动鼓吹，前面导引，后台将官于水面，舟楫分布左右，旗帜满船，上等舞枪飞箭，分列交战，试炮放烟，捷追敌舟，火箭群下，烧毁成功，鸣锣放教，赐犒等差。盖因车驾幸禁中观潮，殿庭下视江中，但见军仪于江中整肃队伍，望阙奏喏，声如雷震。余扣及内侍，方晓其尊君之礼也。其日帅司备牲礼、草履、沙木板，于潮来之际，俱祭于江中。士庶多以经文，投于江内。是时正当金风荐爽，丹桂飘香，尚复身安体健，如之何不对景行乐乎？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4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版

观潮与阅兵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①。方其远出海门②，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者是也。

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艨艟数百③，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④，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

① 即望：阴历每月十六日。
② 海门：杭州湾口。
③ 艨（méng）艟（chōng）：同“蒙冲”，古代战船名。
④ 五阵：战船排列组合的五种阵势。

而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①，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

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②，而僦赁看幕③，虽席地不容闲也。

禁中例观潮于“天开图画”④，高台下看，如在指掌。都民遥瞻伞雉扇于九霄之上⑤，真若萧台蓬岛也⑥。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3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

神 泉

庐山锦秀峰下有神泉，宋绍兴间，皇甫履隐斯山，高宗名其居曰清虚庵。光宗在东宫，问履所乏，履曰：“但水差远。”光宗特书“神泉”二字。履持归庵，傍穿小井，方施三锸，而泉遂出，故名。

元何晏《九江志》

---

① 文身：身上刺花纹。文同“纹”，即绘。

② 倍穹（qióng）：价钱比平时贵一倍。穹，本意为隆起，这里指抬高。

③ 僦（jiù）赁：租赁。看幕：供观潮者休息遮凉的帐棚。

④ 天开图画：宫内台名。

⑤ 雉扇：雉尾扇。

⑥ 萧台：春秋时萧史吹萧，所居则称萧台，后萧史与秦穆公女弄玉乘龙凤飞升，遂以萧台喻仙台。蓬岛：传说东海三仙山之一。

契丹国及其四邻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明日又西北入石门关，关路崖狭，一夫可以当百，此中国控扼契丹之险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台山，其一峰最高者，东台也。又三日到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鸡鸣山，云唐太宗北伐闻鸡鸣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关，此唐故关也。又四日至归化州。又二日登天岭，岭东西连亘，有路北下，四顾冥然，黄云白草，不可穷极。契丹谓峤曰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为永诀。同行者皆恸哭，往往绝而复苏。又行三日至黑榆林，时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长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见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气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汤城淀，地气最温，契丹苦大寒，则就温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软如茸，可藉以寝，而多异花，记其二种：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烁人；一曰青囊，如中国金灯，而色类蓝，可爱。又二日至仪坤州，过麝香河。自幽州至此无里堠①，其所向不知为南北。

又二日至赤崖，萧翰与世宗兀欲相击，遂及述律，后战于沙河，述律战败而北，兀欲追至独树渡，遂囚述律于扑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珍珠寨，始食菜。明日东

---

① 堠（hòu）：记里程的土堆。

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至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又东行至袅潭，始有柳木，水草丰美，有息鸡草尤美，而本大，马食不过十本而饱。自袅潭入大行山，十余日而出，过一大林，长二三里，皆芜夷，枝叶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无草，兀欲时车帐于此，会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行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门，两高山相去一里，而长松丰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诸部大人惟执祭器者得入，入而门阖。明日开门，曰抛盏，礼毕，问其礼，皆秘不肯言。峤所目见因述律、葬德光等事，与中国所记差异。已而，翰得罪被锁，峤与部曲东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峤等东行过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东行数日，过卫州，有居人三十余家，盖契丹所虏中国卫州人，筑城而居之。峤至福州，而契丹多怜峤，教其逃归。峤因得其诸国种类，近云距契丹国东至于海，有铁甸，其族野居皮帐，而人刚勇，其地少草木，水咸浊，色如血，澄之久而后可饮。又东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无定居，行以牛负物，遇雨则张幔为屋。常作鹿鸣，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酿糜为酒，醉则缚之而睡，醒而后解，不然则杀人。又东南渤海，又东辽国，皆与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鱼盐之利。又南奚与契丹略同，而人好杀戮。又南至于榆关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汉地。西则突厥、回纥。西北至妪厥律，其人长大髦头、酋长金其发，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

大鱼，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又北方诸国皆仰足。其人最勇，邻国不敢侵。又其西辖戛，又其北单于突厥，皆与妪厥律略同。又北黑车子，善作车帐，其人知孝义，地贫无所产。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纥，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芦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彻底，常烧器销冰，乃得饮。东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披布为衣，不鞍而骑，大弓长箭，尤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国皆畏之。契丹五骑，遇一韈劫子，则皆散走。其国三面皆室韦，一曰室韦，一曰黄头室韦，一曰兽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地尤寒，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国，人身狗首，长毛不衣，手搏猛兽，语为犬嗥。其妻皆人，能汉语，生男为狗，女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尝有中国人至其国，其妻怜之，使逃归，与其筋十余支，教其每走十里遗一筯，狗夫追之，见其家物，必衔而归，则不能追矣，其说如此。又曰契丹尝选千里马二十匹，遣十人赍干钞，北行穷其所见，其人自黑车子历牛蹄国以北，行一年，经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为屋，其语言无译者，不知其国地、山川、部族名号，其地气遇平地则温和，山林则寒冽。至三十二城，得一人，能铁甸语，其言颇可解，云地名颉利乌干耶堰，云自此以北，龙蛇、猛兽、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还，此北荒之极也。契丹谓峤曰："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诸国事，曰："子

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无为夷狄所虏，吾国非人境也。”

胡峤《陷虏记》

周辉使金见闻

淳熙丙申十一月二十九日①，诏待制敷文阁张子政假试户部尚书充贺金国生辰使，皇叔祖右监门卫大将军士褒假明州观察使、东上阁门兼客省四方馆事副之。明年正月七日，陛辞出国门，初九日离行在，二十一日至淮阴，二十六日燕馆习仪，二十八日北行引接，传御史副即馆坐，受其谒，上中节序立其傍。金遣接伴使昭武大将军、尚书户部郎中李佾，广威将军、尚书兵部员外郎完颜宗卞偶宾，立饮，引接三杯而退。二十九日盱眙置酒，饯使介渡淮。午至泗州津亭，使副望拜如仪。接伴戎服陪立，又带银牌，牌样如方响②，上有番书“急速走递”四字，上有御押，其状如主字。虏法出使皆带牌，有金、银、木之别。朝服对立于庭，至展起居状，三节人讲升礼，使副升厅，茶酒三行。虏法，先汤后茶，少顷联辔入城。夹道甲士执兵，直抵于馆，旋共晚食，果饤如南方斋筵。先设茶筵，一般若七夕乞巧，其瓦垅、桂皮、鸡肠、银铤、金刚镯、西施舌，取其形，密和麦，油煎之，金甚珍此。次供馒头、血羹、毕罗肚羹汤、羊饼子、解粥、内斋羹、索麦、骨头盘子，自后大同小异。酒味甚漓，食毕，即锁门，内外不通。

---

① 淳熙丙申：1176年。

② 方响：古击乐器，由16枚长方铁板组成。

二月一日，甫交睫间，接伴所晨卫三节，谓北家声喏，各相呼而起，时犹未至三鼓，旋觅杯水，洗漱冠栉毕，点心已至，灌肺油饼、枣糕、麦粥，有供糕糜处。或未暇举筯，忽一人官员认马，三节出门，马已预定，上一上二贴于背上，以防差误。马科于民，谓之户马，御者不俟据鞍，即散尽，盖防与之话，言泄秽事也。细车四辆，奉南北使副，亦以序行。车之形制，即不美观。出馆各有细纱二烛笼为导，气象甚不佳，亦有羌管从后，声顿凄怨，永夜修途，行人为之感怆。车每辆用驴十五头，把车五、六人，行差迟，以巨挺击驴，谓之走车，其震荡如逆风上下波涛间。粗车三十六辆，每辆挽以四牛，礼物私睹，使介三节行李皆在焉。自起程至三许折车，盖常先一两程，而往来人夫及挽车牛驴至州县更易。六十里至临淮县，县有徐城，本徐国，有徐君墓，季札挂剑处即此。是日行循汴河，河水极浅，洛口即塞，理固应然承平漕江淮米六百万石，自扬子达京师不过四十日，五十年后乃成污渠，可寓一笑，随隄之柳，无复仿佛矣。

二日至虹县，晚宿灵璧县，汴河自此断流。自过泗地皆荒瘠，两岸奇石可爱，或云花石纲所弃者。虞姬墓在西岸，虽无碑，却有村墅，名阴陵。灵璧旧为镇，亦名獻齿头。虹本红阳、夏丘二县地，《汉书》红阳侯立是也，讹而不改，遂名曰虹。五日至永城县，县本敬丘县地，汉更敬丘曰太丘，陈寔为之长县。北有芒山，与砀山相接。

六日至谷熟县，十八里至南京，入阳熙门，市楼榜曰睢

阳，夹道甲兵甚盛。张巡、许远庙在西门外，谓之双忠庙，其傍则宋玉台，此地高辛氏子阏伯所居商丘也。武王封微子杞为宋国，后唐号归德军，本朝王业所基，升为南京。诏即卫城以为大内，以归德为名，后升应天府，太上皇于此登位，上今改归德府。及门，数技来迓，北使率皆骑驴，不约束，步武便乘骑也。入境，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衫皆极宽大，有位者便服立，止用皁纻丝或番罗系版绦，与皁隶略无分别。绦反插，垂头于腰，谓之有礼。无贵贱皆著尖头靴，所顶之巾谓之蹋鸱。

七日至宁陵县，县本宁城，古葛伯国，六国时属魏，为信陵君无忌之封宿。拱州襄陵驿今改曰 州， 河在十里外，本襄邑县，宋襄公葬于此，故曰襄陵。八日至雍丘县，县故杞国武王封禹后东楼公，县东有葵丘，齐桓公所会也。行二十里过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又里许，即伊尹墓地，名三家。次过范郎庙，其地名孟庄庙，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将军也。又六十里至陈留县，县本郑邑，为陈所并，故名，实张良之封邑，或云陈思王亦生于此。

九日至东京，今改曰南京，未到城，先过皇城寺宜春宛。使副易朝服，三节更衣带，从跨马入新宋门，旧曰朝阳，一名洪仁，楼橹濠堑其设①。次入甕城，次入大城，人烟极凋残。至会同馆，旧贡院也，接伴所得私睹尽货于此行，户倍赏之。晚食酒贮以黄缸，味差，有以柑子饷承应人，得之孔果子。按《东京春秋》，卫、陈、郑三国

① 橹（lǔ）：望楼。

之境，占大梁城也。

十三日至黄河，浮航以渡，自南抵北，用船八十五支，各阔一丈六、七尺，其布置相去又各丈余，上实筭子①，木复覆以草，曳车牵马而过，如履平地。一以须天名桥，予观骈头巨舰，綷以寸金，规制坚壮，扫兵守护甚严，不日我国家恢复河朔，过师枕席上，云当知此桥为利之博焉。十八里至建津，津即袁绍渡处。

十四日至汤阴县，汤阳本荡阴，晋侍中嵇绍死节之所。又有羑里城、羑河、羑市、文王所囚之地。

十五日至相州，阛阓繁盛②，观者如堵。二楼：曰康乐，曰月白风清；又二楼：曰翠楼、曰秦楼。时方卖酒，其上牌书洲春邑，酒名也。或云韩魏公画锦堂，今为一贵人宅，石记犹在，好事者叩门打碑不禁也。相出茜草，古缬名天下。铜雀台、讲武城、章河、纣之朝歌城，皆在境内。讲武南有塔，闻是旧邺于高丘相望，名七十二冢，世谓曹孟德狙诈惑后人，使迷其葬所。相，实古邺相，魏文侯始封之地。

十六日至邯郸县，县古赵国邯山，名郸尽也，邯山至此而尽，凡城郭守从邑，故字皆从邑。赵王业台在县之北，闻每年三月二十日空巷上简子冢，冢形如砚，世谓砚子冢。程婴公子孙杵曰："墓亦在焉。"路逢一细车，盖以青毡，头段人家也。头段者，谓贵族及将相之家。

十七日至邢州，古钜鹿郡，故邢侯国也。秦兼天下，于此

---

① 筭（suàn）：计算时间用的筹码，多用竹子制成。

② 阛阓（huán huì）：市区。

置信都县。

十八日至内丘县，内丘本汉之中丘，未至内丘，西望太行山，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如昔所闻，山延袤八十里。

十九日至柏乡县，县本春秋晋鄗邑之地。汉光武即位于鄗之南六十里，至赵州道经光武庙，有二石人首横于路。俗传光武欲渡河，二人致洵，虑匿其踪，乃除之。又云遇二人问途，不答，怒而斩之，已而皆石也。未至城五里渡石桥，桥从空架起，工极坚致，南北长十三丈，阔四之一，实隋人李春所造，元祐间赐名安济，有张果老驴迹。

二十日至真定府，未至城，先过滹沱河，河流不甚阔，闻当春涨时，殊湍急也。真定在春秋时属鲜虞国。二十二日至新乐县，县古鲜虞国，汉中山孝王母马昭仪随王就国，王于是建宫于乐里，而呼为西乐城，语讹西为新。四十五里至中山府，尧始封于此。

二十四日至安肃军，过白沟河。二十五日至涿州，黄帝战蚩尤于涿鹿，即此地。二十六日至良乡县，县入内通侍郎李庆和赐锟合汤药贴，用红绫敕书云："敕某卿远持庆币来贺诞，晨驰华隰以良劳①。次郊亭，而伊迩宜有节宣之馈，以彰眷遇之优。"

二十七日遇卢沟河，即卢龙也，燕人呼水为龙，呼黑为卢，亦为黑水，河色黑而浊，其急如箭。至燕山府外燕宾馆，赴班荆宴，少定传衔馆。伴使昭武大将军太于、少詹事蒲察明、少中大夫侍御史邓严为之副，南使与之互展起居状，继与接伴互展辞状。天使敬昊赐宴，单

① 隰（xí）：低湿的地方。

仲赐酒果，酒九行礼毕，趋入城。初入端礼门，次入南门，次入丰宜门，次过龙津楼，楼亦分三道，通用夺玉石，拦阑上琢为婴儿状，极工巧。次入宣阳门，山驰道西南入会同馆。甫就次，有天使完颜汴、傅宣抚问。

二十八日忠勇校尉刘彦忠、忠翊校尉何彦来交礼物，天使乌古论赐酒果，宣威将军充东上阁门，副使郭喜说朝见仪。

二十九日辨邑副使率三节入见行司，捧国书于马上前行。初出馆，横过驰道，行而御廊，东西曲尺各二百五十间。至掖门下马，趋而南至幕次，少顷鸣钟；钟罢，卫士山呼，百官褰见，时方辰正斯，须于幕间见曳玉带者五人先出，后知为东宫亲王平章令公也。继独引副使捧国书，顷之阁门，绿衣吏来引，都辖以下先入宣明门，次行政门。于隔门上面北序立，门之里即殿庭。隙门见副使舞蹈之节，俟礼物过，副使由右出，三节自东入，拜于大毡上。有一品至七品黑漆黄字牌子，盖其朝署也。一毡可容数百人，遍地制成鸾凤。殿九楹，前设露台柱，以文绣，两廊各三十间，中有钟鼓楼两，外垂金漆帘，额饰以绣。廊之西，马有韝红绣鞍者数匹①，乃高丽所进。殿门外卫士二、三百人，分两傍立，尽戴金花帽、锦袍。宣明门外直至外廊，皆甲士，青絛甲居左，旗执黄龙，红絛甲居右，旗执红龙。外廊皆银枪，左掖门入皆金枪，人依一柱以立焉。仁政门左门用甲士，讫见无一人跛倚者。凡门屋下皆青队，执弓矢，人数各有差，若乃经从处。宫殿门名兹不具载。

---

① 韝（gōu）：臂套。

北宫营缮之制，初虽取则东都，而竭民膏血，终殚土木之费，瓦悉覆以琉璃，日色晖映，楼观晕飞，图画莫克摹写。佐佑之初，役民兵一百二十万，数年方就，死者不计其数。

三节既出，副使疾作，依柱以立，扶策至幕次。未毕余礼，小底入报，传旨免礼，数至于殿门，外受衣带，三节继之。是日丽夏，使人同见，少留俟其礼竟，阁门来引，复旧路出至嘉门，驻立久之，以丽人在门外受赐未毕也。归馆久之，宣威将军客省使兼东上阁门卢巩到馆押伴，置酒殿上，近例止就，赐副使免坐第拜，表谢三节，各受衣带五事。尚书公独以病辞。馆伴所服以礼例，应给使副衣带各七事，有靴而无笏，一无象简，所用皆木雁也。三十日就馆，宴天使李显全，赐宴并酒果。燕山酒固佳，是日所饷极为醇厚，名金澜①，盖用金澜水以酿之也。三月一日雨，免入贺，不尔必致沾服失容。有习来此者言，虽雨立移时不恤也。

二日，天使完颜奕赐分食者分御膳以赐之。九日入辞，使副受书而归。

十日离馆。燕古冀州地，武王封尧后于蓟，即蓟县也。隋立涿郡，唐为幽州，天宝间曰范阳郡，升为卢龙郡。辽曰“燕京”，名“析津府”，皇朝改曰“燕山府”，一曰“大兴府”。

二十三日至东都，未至城三二里，车夫指一山冈云，是名愁台，乃晋少帝北狩之路。

二十四日押宴，镇国上将军、镇南将军、节度使兼怀州管内观察使高苏赐宴并酒果，天使赵泳食毕，启行。四月十

———

① 澜（è）：水名。

六日至家。是行往返凡九十六日。

南宋周煇《北辕录》

出使西辽见闻

兴定四年七日，诏遣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使于北朝，翰林待制安庭珍副之。至五年十月复命。吾古孙谓予曰："仆身使万里，亘天之西，其所游历甚异，喜事者不可不知也，公其记之。"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并夏国前七八千里。山之东，水尽东，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燠①。历城百余，皆非汉名。访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纥里、迄斯乃、蛮航里、瑰古途、马合鲁诸番族居焉。又几万里，至回纥国之益离城，即回纥王所都，时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纥中。昔大石林麻，辽族也，太祖爱其俊辩，赐之妻，而阴蓄异志。因从西征，挈其孥②，亡入山后，鸠集群纠③，经西北，逐水草居。行数载，抵阴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车以驰，负辎重，入回鹘。攘其地而国焉，日益强，僭号德宗，立三十余年死。其子袭号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摄政，奸杀其夫，国乱诛。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为回纥所灭。今其国人无几，衣服悉回纥也。其回纥国地广袤，际西不见疆畛④，四五月，百草枯如冬，其山暑伏有蓄雪，日出而燠，日入而寒。六月，衾犹棉。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

---

① 燠（yù）：热。
② 孥（nú）：妻子和儿女。
③ 纠（jú）：集合。
④ 畛（zhěn）：田地里的小路

再华。其人种类甚众，其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①。面惟见眼鼻。其嗜好亦异，有没速鲁蛮回纥者，性残忍，肉交手杀而啖②，虽斋亦酒脯自若。有遗里诸回纥者，颇柔懦，不喜杀，遇斋则不肉食。有印都回纥者，色黑而性原。其余不可殚记。其国王阉侍，选印都中黠而陋者，火漫其面焉。其国人皆邑居，无村落，覆土而屋，梁柱檐楹皆雕木，窗牖瓶器，皆白琉璃。金银珠玉，布帛丝枲极广，弓矢车服，甲仗器皿甚异。甃甓为桥③，舟如梭然。惟桑五谷，颇类中国。种树亦人力，其盐产于山，酿蒲萄为酒。瓜有重六十觔者④，海棠色殊佳，有葱蔬美而香。其兽则驰而孤峰⑤，牛有□脊，羊而大尾。又有狮、象、孔雀、水牛、野驴，有蛇四跗⑥，有恶虫，状如蜘蛛，中人必号而死。自余禽兽草木鱼虫，千态万状，俱非中国所有。山曰塔必斯罕者，方五六十里，葱翠如屏，桧木成林，山足而泉。其俗衣缟素，衽无左右，腰必带，其衣衾茵幕，悉羊毛也，其毛殖于地。其食则胡饼、汤饼而鱼肉焉。其妇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间有髯者。并业歌舞音乐，其织纫裁缝，皆男子为之。亦有倡优百戏，其书契约束，并回纥字。笔，苇其管。言语不与中国通。人死不焚，葬无棺椁，比敛，必西其首。其僧皆发，寺无绘塑，经语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

---

① 缁（zī）：黑色。

② 啖（dàn）：吃。

③ 甃（zhòu）：用砖砌。甓（bì）：砖。

④ 觔（jīn）：斤。

⑤ 驰（tuó）：同“驼”。

⑥ 跗（fū）：脚背。

予曰："嘻，异哉！公之行也。昔张骞、苏武衔汉命，使绝域，皆历年始归，其艰难困苦，仅以身免。而公以苍生之命，挺身入不测之敌，万里沙漠，嘻笑而还，气宇恢然，残不见衰悴忧慽之态，盖其忠义之气，素贮乎胸中，故践夷貊间①，若不出闺阃然②，身名偕完，森动当世，凛乎真烈丈夫哉！视彼二子，亦无愧，故予乐为之书，以备他日史官采云。

金刘祁《归潜志》卷13

北行日记

六月初九日③，自江宁渡江④。先是浦口刘大山过余⑤，要与同入燕⑥；余以赀用不给⑦，未能行。至是徐位三与其弟文虎来送；少顷，郭汉瞻、吴佑咸两人亦至。至江宁闸登舟，距家数十步耳。舟中揖别诸友；而徐氏兄弟，复送至武定桥，乃登岸，依依有不忍舍去之意。是日风顺，不及午，已抵浦口，宿大山家。大山有他事相阻，不能即同行。而江宁郑滂若适在大山家。滂若自言有黄白之术⑧，告我曰："吾子冒暑远行，欲卖文以养亲，举世悠悠，讵有能知子者⑨？使吾术若成，吾

① 貊(mò)：古代称东北方的民族。

② 阃(kǔn)：门坎。旧指妇女居住的内室。

③ 六月十九日：指乙亥(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的六月十九日。

④ 江宁：清代府名，府治在今江苏省南京市。

⑤ 过：拜访。

⑥ 要(yāo)：邀请。燕：旧时称今河北省。

⑦ 给：足。

⑧ 黄白之术：道士烧炼丹药，化成黄金白银的方法。

⑨ 讵：哪里。

子何忧贫乎？”余笑而颔之①。

明日，宿旦子岗。甫行数里，见四野禾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于田间。盖江北之俗，妇女亦耕田力作；以视西北男子游惰不事生产者，其俗询美矣②。偶舍骑步行，过一农家，其丈夫方担粪灌园，而妇人汲井且浣衣；间有豆棚瓜架，又有树数株郁然，儿女啼笑，鸡鸣犬吠，余顾而慕之，以为此家之中，有万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远甚也！

明日抵滁州境③，过朱龙桥——即卢尚书。祖将军破李自成处，慨然有驰驱当世之志。过关山，遇宿松朱字绿、怀宁咎无彦从陕西来。别三年矣！相见则欢甚，徒行携手，至道旁人家纵谈，村民皆来环听，良久别去。过磨盘山，山势峻峭，重叠盘曲，故名；为滁之要害地。是日宿岱山铺，定远境也④。

明日宿黄泥冈，凤阳境也⑤。途中遇太平蔡极生自北来。薄暮，余告圉人⑥：“数日皆苦热，行路者皆以夜，当及月明行也。”乃于三更启行。行四五里，见西北云起。少顷，布满空中，雷电大作，大雨如注，仓卒披雨具，然衣已沾湿。行至总铺，雨愈甚，遍叩逆旅主人门⑦，皆不应。圉人于昏黑中寻一草棚，相与暂避其下。雨止，则天已明矣。道路皆水弥漫，不辨阡陌⑧。私叹水利不

---

① 颔（hàn）：点头。

② 询：通“洵”，确实。

③ 滁州：州名，治所在今安徽省滁县。

④ 定远：在今安徽省定远县。

⑤ 凤阳：在今安徽省凤阳县。

⑥ 圉（yǔ）人：马夫，养马的人。

⑦ 逆旅：旅店。

⑧ 阡陌：田间小路。

修，天下无由治也。苟得良有司①，亦足治其一邑。惜无有以此为念者。仰观云气甚佳：或如人，或如狮象，如山，如怪石，如树，倏忽万状②。余尝谓看云宜夕阳，宜雨后，不知日出时看云亦佳也。是日仅行四十里，抵临淮③，使人入城访朱鉴薛，值其他出。薄暮，独步城外。是时隍中荷花盛开，④，凉风微动，香气袭人。徘徊久之，乃抵旅舍主人宿。

明日渡淮。先是临淮有浮桥，往来者皆便之。及浮桥坏不修，操舟者颇因以为奸利。余既渡，欲登岸，有一人负之以登，其人陷淖中。余几堕，岸上数人来，共挽之，乃免。是日行九十里，宿连城镇，灵璧县境也⑤。

明日为月望，行七十里而宿荒庄，宿州境也⑥。屋舍湫隘⑦，墙壁崩颓，门户皆不具。圉人与逆旅主人有故，因欲宿此。余不可，主人曰："此不过一宿耳，何必求安!"余然之。是日颇作雨而竟不雨。三更起，主人苛索钱不已。月明中行数十里，余患腹胀不能食，宿褚庄铺。

十七日渡河，宿河之北岸。夜中过闵子乡盖有闵子祠焉；明孝慈皇后之故乡也。徐一宿间群山盘亘⑧，风气完密。而徐州滨河，山川尤极雄壮，为东南藩蔽⑨，后必有异人出焉。望

---

① 有司：官吏。
② 倏（shū）忽：一会儿。
③ 临淮：在今安徽省凤阳县东。
④ 隍：没有水的城壕。
⑤ 灵璧：在今安徽省灵璧县。
⑥ 宿州：在今江苏省宿县。
⑦ 湫隘：低湿狭隘。
⑧ 徐、宿间：徐州、宿州之间。
⑨ 藩蔽：藩篱屏障。

戏马台①，似有倾圮②。昔苏子瞻知徐州，云："戏马台可屯千人，与州为犄角③。"然守徐当先守河也。是日热甚，既抵逆旅，饮水数升。顷之，雷声殷殷起，风雨骤至，凉生，渴乃止。是夜腹胀愈甚，不能成寐，汗流不已。

明日宿利国驿④。忆余于己巳六月，与无锡刘言洁，自济南入燕，言洁体肥畏热，而羡余之能耐劳苦寒暑。距今仅六年，而余行役颇觉委顿⑤。蹉跎荏苒，精力向衰，安能复驰驱当世！抚髀扼腕⑥，不禁喟然而三叹也！

明日，宿滕县境曰沙河店⑦。又明日，宿邹县境曰东滩店⑧。是日过孟子庙，入而瞻拜。欲登峄山，因热甚且渴，不能登也。

明日，宿汶上⑨。往余过汶上，有吊古诗，失其稿，犹记两句云："可怜鲁道游齐子，岂有孔门屈季孙！"余不复能记忆也。

明日，宿东阿之旧县。⑩。是日大雨，逆旅闻隔墙群饮拇战⑪，未几喧且斗。余出观之，见两人皆大醉，相殴于淖中，泥涂满面不可识。两家之妻，各

---

① 戏马台：东晋安帝刘裕大会宾客之所，在今江苏铜马县南。

② 圮（pǐ）：坍塌。

③ 犄（jī）角：互相支援。

④ 利国驿：在今江苏省铜山县东北。

⑤ 委顿：极端疲惫。

⑥ 抚髀（bì）：抚摸大腿。三国时刘备有一次上厕所，感慨自己几年不骑马，大腿长肉，人会变老而功业无成。后遂以"抚髀"表示对时光流逝，功业无成的叹息。

⑦ 滕县：在今山东省滕县。

⑧ 邹县：在今山东省邹县。

⑨ 汶上：今山东省汶上县。

⑩ 东阿之旧县：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南旧东阿镇。

⑪ 拇战：猜拳。酒令的一种。

出为其夫，互相詈①，至晚乃散。乃知先王罪群饮②，诚非无故。

明日宿茌平③。又明日过高唐④，宿腰站。自茌平以北，道路皆水弥漫，每日辄纡回行也。闻燕赵间水更甚，北行者皆患之。

二十六日，宿军城⑤，夜梦裴媪。媪于余有恩而未之报，今岁二月，病卒于家，而余在江宁，不及视其含敛⑥，中心时用为愧恨。盖自二月距今，入梦者屡矣。

二十七日宿商家林。二十八日宿任邱⑦。二十九日宿白沟⑧。白沟者，其宋与辽分界处也。

七月初一日，宿良乡⑨。是日过涿州⑩，访方灵臯于舍馆，适灵臯往京师。在金陵时，日与灵臯相过从，今别四月矣，拟为信宿之谈而竟不果。及余在京师，而灵臯又已反涿，途中水阻，各纡道行，故相左⑪。盖自任邱以北，水泛溢，桥梁往往皆断，往来者乘舟，或数十里乃有陆。陆行或数里，或数十里，又乘舟。昔天启中⑫，吾县左忠毅公为屯田御史，兴北方水利，仿佛江南。忠毅去而

---

① 詈（lì）：骂。

② 先王：周武王。据《尚书·酒诰》记载，周武王曾训戒其弟康叔，对群聚饮酒者要治罪。

③ 茌平：在今山东省茌平县。

④ 高唐：在今山东省高唐县。

⑤ 军城：在今河北省唐县西北十九里。

⑥ 含敛：古人死入敛时，口里放入珠、玉等物，称“含敛”。

⑦ 任邱：今河北省任丘县。

⑧ 白沟：在今河北省容城县东三十里。

⑨ 良乡：在今河北省房山县东。

⑩ 涿州：在今河北涿县。

⑪ 相左：没有碰到。

⑫ 天启：明熹宗的年号。

水利又废不修，良可叹也！

初二日，至京师。芦沟桥及彰义门，俱有守者，执途人横索金钱，稍不称意。虽襆被欲俱取其税①，盖榷关使者之所为也②。涂人恐濡滞③，甘出金钱以给之。惟徒行者得免。盖辇毂之下而为御人之事襆④，或以为此小事不足介意，而不知天下之故，皆起于不足介意者也。是日大雨，而余襆被书笈⑤，为逻者所开视，尽湿，涂泥被体。抵宗伯张公邸第。盖余之入京师，至是凡四，而愧悔益不可言矣！因于灯下执笔，书其大略如此。

清戴名世《南山集》

石钟山

石钟山在湖口县城外，临江。乾隆己酉八月十六日，余从楚北回吴，偶泊舟北门外杨港，遂由西北乘一小舟，游石钟，士人谓之上钟崖下钟崖者也。初见巨石无数，如楼阁然，汩没中流，而又有如牛马如虎豹者。盘踞于楼阁之下，又有一石人，高三丈许，作弯刀引箭之势，上题“英雄石”三字。时东北风甚急，仰见石壁，一削千仞，而怒涛博击石罅⑥，其声如洪钟。正骇愕间，忽见红墙古庙，隐隐有人，舟师指曰：“此面音崖也。”乃摄衣而上，登一小阁。阁之左崖，有“凌波仙掌”四大字，旁有石穴，深不可测，曰黄龙洞。凭阁而望，但见风帆乱飞，半入九江，半

---

① 襆被：指行李包裹。

② 榷关使者：主管关税的人。

③ 濡滞：耽搁。

④ 辇毂（niǎn gǔ）下：指京师。御人：拦路抢劫。

⑤ 书笈：书箱。

⑥ 罅（xiá）：裂缝。

入鄱阳湖也。余急登舟，更欲游所谓下钟崖者。舟人且櫂且唱，其歌云："荒城正对白沙洲，但听江声日夜流。人家富贵无三代，每有清官不到头。"其声宛转，亦可以见风土人情之一斑耳。顷之回过城西门，系舟普陀庵下，循径而上，登怀苏亭。亭中有碑，刻东坡《石钟山记》。亭右即为大江，舟崖林立，嵌空珑玲，俯听钟声，宛在足底。亭左右皆石壁，莫能名状。石上题名甚多，其王文成一题，在白云洞之上，文云："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阳明王守仁献俘，自南都还登此，参政徐达同行。"凡四行，其旁又有五言诗一首，不复记忆，似记擒宸濠以后事也。读毕而下，复乘舟，循石壁行。其洞壑之奇，不亚上钟崖，而两壁如剪，夹一小阁，则奇险更甚于观音崖也。是时日色已晚，风亦稍定，始命舟回，已上灯矣。余生平所历佳山水，若江宁之燕子矶，镇江之金焦两山，和州之天门，彭泽之小姑，黄州之道士洑，严州之钓台，绍兴之绕门山与吼山，皆不足奇，得止而观止矣。

清黄汉《履园丛话》卷十八

飞　霞　洞

飞霞洞在积谷山上，相传东汉刘根隐此，乘赤霞至天台访紫灵君，故有飞霞之名。洞倚城墙，其旁有大樟树，后人因树建楼，老干横出窗外，人皆呼为卧树，最为壮观。前人题咏者颇少，余前游诗，仅有"卧树犹存六代心"七字，未足以尽其胜，余师李石农先生，有用韩公山石韵七古一章，甚壮。

诗云："豫章树大石罅微①，老干出罅神龙飞。耽耽楼阁压不住，玃空夭矫鳞鬣肥②。天公有意弄奇诡，树耶龙耶知者稀。岂是刘根亲手种，千年仙去猿鹤饥。不然根盘节错等闲事，何以倒悬横卧裂石穿岩扉！我来留云亭上坐，茶烟竹簌摇烟霏。兴酣飘飘出尘表，鼓动细枝青十围。高排天阊下地轴，白云如海风吹衣。步虚偶弄白玉琯，脱譬不受红缰靰。大呼一声骑树去，婆娑游遍沧溟归。"又余同年朱文定公士彦一长歌，尤卓荦不群③，今并录之，以张此树故实。云："昔陟戒坛寺，卧龙之松一见之。今游飞霞洞，卧树之楼乃尤奇。仙人何年种石壁，半空挺出轮囷姿。传闻此地昔日著灵怪，青牛罔两毋迺尔所为？空山偃仰千百载，樵苏匠斧了不知。楼头百尺足高卧，下视万木真卑卑。豫章之材古所重，往往溜雨存其皮。此木或是谢公植，甘棠遗爱留今兹。世间万物各赋命，老寿岂可常理期。秦松久闻称位号，孔桧仅得延旁支。海风飙忽晚潮响，相逢我亦津梁疲。摩挲礧砢三叹息④，岩栖尚有至和碑。"余兹游亦补作一诗云："又作飞霞古洞游，重重大树阅千秋。仙株岂果刘根种，美荫真从谢客留？已觉山楼遮不住，莫致地轴隘难收。也应回首邱山重，若更横行那得休！"则因物起兴，又别有感触矣。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2

---

① 罅（xià）：裂缝。

② 玃：当为"攫"字之误。

③ 卓荦（luò）：超绝，特出。

④ 摩挲礧砢（mó suō léi luǒ）：树枝抚弄山石发出的声音。

容成洞

《郡志·山川门》“华盖山”下，引万历旧志云，郡城九斗山，此山锁其口，有容成太玉洞，道书为天下第十八洞天，有石龟潭、三生石、青牛坞、丹井、蒙泉诸胜。按《广舆记》云：“黄帝时容成子修道处，宋仁宗遣使访之，但有三生石存。”今永嘉学署，即容成洞旧址。署后土阜上，面南，有石如屏，高约四尺，上宽约四尺余，下带尖势，无字。其右又斜立一石，高亦相等，向西南面者亦无字，向东北面者居中镌篆体“三生石”三大字，篆字之前镌隶体“太王洞天教主长谿张大光印证”十一字。长谿为吾闵之霞浦，张大光曾为永嘉教谕，即霞浦人，见府、县志。后又镌“中书舍人柳揩重摹”八字。据《郡志选举辟用门》载，明瑞安县柳楷，童子中书舍人，即其人也。但此未知即系宋高宗（疑当作“宋仁宗”）所访之石否？柳款明言重摹，恐字非旧字，石亦非旧石矣。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2

中泠泉记

中泠，伯刍所谓第一泉也①。昔人游金山，吸中泠，胸腋皆有仙气，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将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润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峰突兀云表，飞阁流丹，夕阳映紫，踌躇不肯

---

① 中泠（lìng）泉：在江苏镇江市西北石山簰东。伯刍：指唐人刘伯刍。

舣岸①，但不知中泠一勺，清洌何所耳。

次日觅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听涛声噌吰②，激石哮吼。迤逦从石磴陟第二层，穿茶肆中数圻③，得见世所谓中泠者。瓦亭覆井，石龙蟠井阑，鳞甲飞动，寺僧争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吴人谓钱神诞，争诣寺中为寿，摩肩连衽，不下数万人。茶坊满，不纳客。凡三往，得伺便饮数瓯④。细啜之，味与江水无异，予心窃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险⑤，穷尽金山之胜。力疲小憩，仰观石上，苍苔剥蚀中，依稀数行，磨刷认之，乃知古人所品，别在郭璞墓间。其法于子午二辰，用铜瓶长绠入石窟中，寻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浅深先后，少不如法，即非中泠正味。不禁爽然，汗下浃背，然亦无从得铜瓶长绠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饮之也。郭公爪发⑥，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涛巨浪中，乱石嶙峋，森森若奇鬼异兽。去金山数武⑦，而徘徊踯躅，空复望洋，盖杳乎不可即矣。日暮归舟，悒怏若有所失⑧，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谈禅⑨，坡公解带⑩，尔时酒瓮茶铛皆挟中泠香气⑪，奈何不获亲见之也。

越数日，舟自澄江还。同舟憨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

---

① 舣（yǐ）岸：停船靠岸。

② 噌吰（chéng hóng）：宏如钟声的涛声。

③ 圻（qí）：曲境。

④ 瓯（ōu）：杯。

⑤ 巉（chán）：山势险峻。

⑥ 爪发：手足的指甲与头发，此指郭璞的遗传。

⑦ 武：古人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

⑧ 悒怏：忧闷不乐。

⑨ 佛印：宋僧，名了元。

⑩ 坡公：指宋人苏东坡。

⑪ 茶铛：茶釜。

琅有声。索视之，则水葫芦也。朱中黄外，径五寸许，高不盈尺，傍三耳，铜纽连环，亘丈余①，三分入环。耳中一缕，勾盖上铜圈，上下随绠机转动。铜丸一枚，系葫芦旁，其一绾盖上②。怪问之。秘不告人。良久，谓余曰："能从我乎？愿分中泠一斛。"予跃然起，拱手敬谢。遂别诸子，从道人上夜行船，两日抵润州，则谯鼓鸣矣③。

是夕上元节④，雨后迟月出不见，然天光初霁⑤，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携手彳亍⑥，蹑江心石五六步，石窍洞洞然。道人曰："此中泠泉窟也。"取葫芦沉石窟中，铜丸旁镇，葫芦横侧。下约丈许，道人发绠上机，则铜丸中镇，葫芦仰盛。又发第二机，则盖下覆之，笋阖若胶漆不可解⑦。乃徐徐收铜绠，启视之，水盎然满。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铛。须臾沸起，就道人瘿瓢微吸之⑧，但觉清香一片，从齿颊间沁入心胃。二三盏后，则薰风满两腋⑨，顿觉尘襟涤净，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诚不我欺也！"

嗟乎！天地之灵秀，有所聚必有所藏，乃至拔而为山，穴而为泉。山不徒山，而峙于江心；泉不徒泉，而巽乎江水层叠之下⑩。而顾令屠狗卖浆，莱

---

① 亘：通絚，指绳索。

② 绾（wǎn）：绳结。

③ 谯鼓：城门上的更鼓。

④ 上元节：为农历正月十五日。

⑤ 霁：明朗。

⑥ 彳亍(chì chù)：小步而行。

⑦ 笋：同榫。

⑧ 瘿瓢：瘿木瓢，指用楠树的树根制成的酒瓢。

⑨ 薰风：和风。

⑩ 巽（xùn）：谦逊和顺

佣伧父①，皆得领兹山，味兹泉，则人人皆有仙气矣。今古以来，真才埋没，赝鼎争传②，独中泠泉也乎哉?!次日辰刻，道人别去，予亦发棹渡江。而邻舟一贵介③，方狐裘箕踞，命俊童敲火④，煮井上中泠未熟也。道人姓张，其先盖闽人云。

清潘介载《虞初新志》卷15

温泉灵泉甘泉
咸泉第四泉

温泉最多，而骊山安宁为佳。骊山泉，出有二穴，朔后出左穴，望后出右穴，浇田至五里外方冷。暖水灌禾必枯，而此水无恙。其泉清澈，深五六尺，毛发都鉴。又，水中蹲绿玉石，坐而浴，甚佳。骊山泉，出穴甚热，到浴池正温。安宁出穴即可浴，然初浴觉稍热。久之反温。

新安黄山温泉亦佳。余尝浴之，正温。雪天坐楼上望之，气坌如出蒸云⑤。泉当大岭之下，贩米者逾岭而来，驰担就浴，必百十人，溷甚⑥，少鲜即清，盖泉出右穴，流于左方也。初出处，手之甚冷。杨用修以硫黄实之，恐未必然，浴而有硫黄气者是也，斯最下。

博平县西三十里，有灵泉，一名涵管洞，巨石甃成⑦，六管三窦，以泄窦□水⑧。永乐九年疏会通河，其水遂塞，可见水溢不在彼则在此。一会通河，不

---

① 菜佣：平凡的佣人。伧父：鄙贱的役夫。
② 赝鼎：劣质鼎。
③ 贵介：尊贵的人。
④ 敲火：敲击火石取火。
⑤ 坌（bèi）：聚集。
⑥ 溷（hùn）：混浊。
⑦ 甃（zhòu）：以砖、石修砌。
⑧ 原文此字模糊，无法辨认。

但通南北咽喉，而天地之气，赖以节宣多矣①。

东昌茌平县西北②，有丁家冈，出泉甘冽③，酿酒甚美，谚云："茌平丁块酒"，又称曰酒泉。余同年程肖莪，尝就冈下，造酒以归，号为"天下第一"。余过访饮之，真绝品，当与易州相配。

莱州府潍县有咸水泉，在潍东三十里刘村，地势甚高。平泉流数十步，伏流于地。他水在左右者皆淡，唯此泉独咸，因甃为池，立祠祀之。其地去海近，岂一窦所通而然？亦奇。

天下第四泉，在上饶县北茶山寺。唐陆鸿渐寓其地，即山种茶，酌以烹之，品其等为第四。邑人尚书杨麒读书于此，因取以为号。一曰胭脂井，以土赤名。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5

香山寺

京师天下之观，香山寺当其首游也。一日作者心，当二百年游人目，为难耳④。丽不欲若第宅⑤，纤不欲若园亭⑥，僻不欲若庵隐⑦，香山寺正得广博敦穆⑧。冈岭三周⑨，丛木万

---

① 节宣：节制宣散。

② 茌（chí）平：地名。

③ 冽（liè）：清凉。

④ "一日"三句：（香山寺）当日营造者的谋画，使几百年的游人赏心悦目，这是很不容易的。

⑤ "丽不"句：（它）华丽，但建造时却不让它象府宅（那般华丽）。

⑥ 纤：纤巧。

⑦ 庵隐：隐居者的茅舍。

⑧ 敦穆：朴厚深远。

⑨ 冈岭三周：山峦重迭。

屯①，经途九轨②，观阁五云③，游人望而趋趋④，有丹青开于空际⑤，钟磬飞而远闻也。

入寺门，廓廓落落然⑥，风树从容⑦，泉流有云⑧。寺旧名甘露，以泉名也。泉上石桥，桥下方池，朱鱼千头，投饵是肥，头头迎客，履音以期⑨。

级石上殿⑩，殿五重，崇广略等⑪，而高下致殊⑫，山高下也⑬。斜廊平檐⑭，两两翼垂，左之而阁而轩⑮。至乎轩，山意

---

① 屯：聚集。

② 经涂九轨：通向香山寺的山径有许多条。九，表多数。

③ 观阁五云：寺观楼阁耸立在五采云端之上。

④ 趋趋：形容奔赴而来的样子。

⑤ "有丹青"句：形容山川寺院之秀如同图画。丹青，古代绘画中常用"丹"、"青"两种颜料，此泛指图画。

⑥ 廓廓落落：宽广宏大的样子。

⑦ 风树从容：微风吹树，树枝舒缓轻摇。

⑧ 泉流有云：泉上流淌，其上雾气蒸腾似有云。

⑨ 履音：指鱼循着投鱼饵的声音。期：期待。

⑩ 级石：登上石阶。

⑪ 崇广略等：（每座殿的）高度、广度大体一样。

⑫ 而高下致殊：可是每座殿或在高处，或在低处，相差很大。

⑬ 山高下也：这是由于山势的高低造成的。

⑭ 檐（yán）：檐下走廊。

⑮ 左之而阁而轩：往左走，先见一阁，又遇一轩。

尽收①，如臂右舒，曲抱过左。轩又尽望：望林抟抟②，望塔芊芊③，望刹脊脊④。青望麦朝⑤，黄望稻晚，皛望潦夏⑥，绿望柳春。望九门双阙⑦，如日月晕，如日月光。世宗幸寺⑧，曰：西山一带，香山独有翠色。神宗题轩曰“来青”⑨。

来青轩而右上，转而北者，无量殿，其石径廉以闳⑩，其木松。转而右西者，流憩亭，其石径渐渐⑪，其木也，不可名种。

山多迹：葛稚川井也⑫，曰丹井。金章宗之台、之松、之泉也⑬，曰祭星台，曰护驾松，曰梦感泉。仙所弈也，曰棋盘石。石所形也，曰蟾蜍石⑭。

山所名也，曰香鲈石。或曰：香山，杏花香，香山也；香山士女，时节群游，而杏花天⑮，十里一红白，游人鼻无他

---

① 山意尽收：指轩座落在山的高处，山势至此回合。

② 抟（tuán）抟：聚成一簇一簇的样子。

③ 芊（qiān）芊：草木茂盛的样子。这里形容寺塔很多，望去象株株野草。

④ 刹：佛寺。脊脊：形容寺院房脊高高低低的样子。

⑤ 青望麦朝（zhāo）：于朝（早晨）望麦而更青。下三句句式与此同。

⑥ 皛（xiǎo）：明亮。潦：地上积水。

⑦ 九门双阙：指北京城。九门，北京的正阳、宣武、崇文等九座城门。双阙，皇宫门外对峙的望楼。

⑧ 世宗：明世宗朱厚熜（zǒng）。

⑨ 神宗：明神宗朱翊钧。

⑩ 廉以闳（hóng）：直而宽。

⑪ 渐（chán）渐：高峻的样子。

⑫ 葛稚川：葛洪，字稚川，东晋道教学者。传说他曾在北京香山炼丹。

⑬ 金章宗：金朝皇帝完颜璟。

⑭ 蟾蜍（chán chú）：一种蛙类动物。

⑮ 杏花天：杏花开放的日子。

馥，经蕊红飞白之旬①。

寺始金大定②，我明正统中③，太监范弘拓之，费巨七十余万。今寺有弘墓，墓中衣冠尔，盖弘从幸土木④，未归矣。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大佛殿

宝石山之麓，有秦皇缆船石，相传秦始皇东游泛海，舣舟于此⑤。谓西湖旧通江海，故可舣舟，语殊荒诞。宋僧思净就石镌佛，故亦名石佛山，构殿覆之，后毁于火⑥。明永乐间重建，额曰“大佛禅寺”，佛只半身，而大已塞殿。余数过西湖，闻人言而伟之，今秋始获瞻仰。忆十余年前过　州大佛寺，观尉迟鄂公就山石所凿大佛，则十倍于此，曾有诗纪之云：“古郊石佛镇崇巉⑦，鄂国英姿信手剗⑧。要与大千增岸异，普教丈六让庄严。地当履迹遗墟壮，景称凌烟　阁嵌。却忆真兴坡老句，古人作事信非凡。”同一大佛寺，而欲移彼诗以就此题，乃一字不可假借，亦可笑也。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1

岱庙

岱庙，余凡三至，在泰安

---

① “经蕊”句：地上飘洒着红蕊白花，要经过十天左右时间。

② 始金大定：始建于金世宗大定年间。

③ 正统：明英宗年号。

④ 从幸土木：指范弘于明正统十四年随英宗与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作战。此战英宗被俘，范弘亦未归。

⑤ 舣（yǐ）：船拢岸。

⑥ 毁（huǐ）：燃烧。

⑦ 巉（chán）：山势险峻。

⑧ 剗（chǎn）：凿，断。

府城中，南向。进泰安门半里许，至遥参亭，即岱庙前门。庙五门三阙，东西角楼五层，如天子宫室之制。进庙门，则老树参天，古刻林立。东西两旁，有穹碑二座①，一为宋宣和间立，一为大中符祥间立。迤北而行，上丹陛九级，登峻极殿，殿壁皆画东岳帝君出巡回驾仪仗，奕奕有神。回出殿门，东有汉柏五株，皆枯朽无叶；西有巨石，如石浮图，而无一字，相传为汉武帝时所立。殿正中甬道上，有名扶桑石者，不知何时置此。出二门转西，进延禧门，有唐槐，枝叶凌霄，苍翠可爱。槐之南为右阙门，揽衣而上，北望三峰，所谓南天门日观峰者，俱在指顾间矣。

清黄汉《履园丛话》卷18

保俶塔

西湖之宝石山，巍石如甑，即《隋书·地理志》之石甑山也②。宝俶塔在其巅，吴越时初建，凡九级，宋咸平间僧永保重修，减去二级，以后屡毁屡建，皆至七级而止。杭州旧《志》云："永保有戒行，人称之为师叔，因亦呼塔曰'保叔'"。《湧幢小品》云："钱五弘　入觐，留京师，百姓思望，乃筑塔，名'保叔'。"然以士民直呼君长之名，似于情事不近。《霏雪录》云："原名'宝所'，欲讹'保叔'。""宝所"之义亦不可解。惟毛西河《诗话》云："'保叔'者，宝石之讹，盖以山得名者。"近之。明

① 穹碑：大碑。

② 甑（zēng）：瓦制蒸煮器。

人闻起祥云："湖上两浮屠，宝石如美人，雷峰如老衲"①，即指宝俶塔也。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1

雷 峰 塔

《临安志》云："雷峰为郡人雷氏居之，故名。"此附会之说也。毛西河《诗话》云："回峰以山势回抱得名，俗作雷峰，以回、雷声近致误，宋有道士徐立之筑室塔旁，世称回峰先生，此明可验者。"按李卫《西湖志》云："《六书正讹》，雷古作回，小篆加雨以别之。据此，今回转之回，即古雷字，故回峰亦作雷峰，《临安志》竟作雷峰，且云雷姓所居，其说固未合，但毛奇龄以为回、雷声近致误，则亦未明古字通用之义也。"至峰之有塔，建自吴越王妃黄氏，亦名黄妃塔，或以语音致讹，呼为黄皮塔，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以财力未充，姑建七级，后复以风水家言，止存五级。塔内以石刻《华严经》围砌八面，岁久沈土，明人有掘得者，小楷绝类欧阳率更书。又塔下有金铜罗汉象一十六尊，各长数丈，寻则吴越时僧道潜请移供净慈寺内，即今五百罗汉堂之缘起也。

俗传西湖有白蛇、青蛇两妖镇压塔下，前明嘉靖时，塔有黑烟搏羊角而起②，喧传两妖吐毒欲出，迫视之则聚蠹耳。

塔旧有重簷飞栋，窗户洞达，后毁于火。惟孤标岿然独存。陈仁锡评为老苍突兀，如

① 老衲（nà）：僧人。

② 搏羊角：旋转上行如羊角状。

神人搢笏①。李流芳则曰，此古醉翁也，均足供石料矣。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1

秋涛宫

余屡泊舟钱唐江边，或六和塔下，榜人辄有避潮之事②。每潮至时，试向船头探望，则一线银涛，截江而过，舟中即震撼不安，或来往夜间，则合江喧腾，人声船声鼎沸，推窗窥视，惟见一片茫茫，不两时许已达富阳城下，然则皆值小潮时也。忆嘉庆己未正月初三，曾肩舆走武林城中③，于桥上望见城外大江中，如十万玉龙排湧而过，为之目骇神驰。间尝为杭人述之，据云，此数十年前事，近来潮小，虽以大潮期内，亦不能有此奇观。余问潮小之放，则曰：此自关地脉之衰旺，从前杭州有“火烧雷峰塔，沙雍钱唐江”之谚，今皆应之，殆非偶鱼也。

今年寓居城西三桥阯，八月初三日，同人邀上吴山，为观潮之会，初饮于延庆山房，旋至城隍庙门外候潮，值潮来而客早散，未畅所欲观而去。满拟于十八日直赴江岸一观，佥曰观潮之地，以秋涛宫为最胜，惟其日为潮神生日，城中各官必来致祭，上下人多，未免喧挤，不如前一日往观，亦在大潮期内也，遂定于十七日，挈恭儿、敬儿、婉蕙子妇，倚年八孙，于午后往秋涛宫前楼。坐待移时，而对江极远处，忽起

---

① 搢：插。笏（hù）：古代大臣上朝携带的手板，有事则记于上，不用时插在腰带间。

② 榜人：船工。

③ 肩舆：用人力抬杠的代步工具。这里意思是乘肩舆。武林：本为山名，即今浙江杭州市西灵隐山，后多指杭州。

红白数道，白即潮痕，红是为斜阳所衬，瞬息间变为银山万道，杂遝而至①，倏在眼底②，楼前栏槛俱若有动摇之形，楼上人无不失色者。时江中有弄潮十余船，忽出忽没，尤堪震骇。未几而岸土崩颓，水变黄色，而潮已过矣。此潮直趋此地，而北楼适压其冲，若稍高一、二尺，鲜不为潮所打者。闻极大之潮，亦不过至楼下短情而止，从无逾墙而入者，殆有神道主持其间，而当时择地构造之工，不可谓非神之默相也。余有诗纪之云："候潮门外候潮来，临水奇观第一回。万顷云涛驰陈马，满江冰雪杂晴雷。居高但说凭轩稳，狎视终非作楫才（谓江中异潮各小舟）。东望茫茫龛赭畔③，更堪妖蜃起楼台。近说秋涛欠大来，钱唐岸上几低回。谁知泼眼仍如雪，何处闻声不似雷（近年浙潮不旺，而此次却大如往时）。往复自应随地转，燮调端望出群才。归心正拟乘潮发，直溯桐江上钓台。"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1

潜园

武林城中④，潜园之名颇著，其地在下殷最远，屠琴隖太守倬得余姚杨孝廉别业而增筑之。

园中湖石最多，清池中立一峰，尤灵峭，郭频伽名之曰鹭君。道光间此园归范吾山观察玉琨，今年秋始自邗江挈眷来居，与余有导游西湖之约，值

① 杂遝（tà）：众多纷杂的样子。

② 倏（shū）：忽然。

③ 龛（kān）赭（zhě）：龛山与赭山。在浙江省萧山县东北，古时西山隔钱塘江对峙，为江海门户。

④ 武林：指杭州。

余以就养东瓯别去①，犹殷殷以来春为期也。吾山口不言诗，而诗甚清丽，尝有《赋鹭君诗》一首云：“窗前有石何亭亭，频伽铭之曰鹭君。当时得者潜园叟，太息主客伤人琴。此石之高高五丈，四面玲珑藏洞府。峭然独立波中央，但见群峰皆首俯。瘦骨崚嶒莫傲人② 羽毛为累失秋林。何日出山飞到此，不辞万里同归云。石乎石乎，既不油然沛霖雨，空老荒山吾与汝。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羡穷鸮衔腐鼠③。”吾山有修防之功，而怀才被斥，此诗殆借物以抒兴也。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1

绣谷

苏州阊门内有绣谷园④。余过吴门时，有以绣谷送春图卷来售者，恐是仿本，且其值过昂，固置之。此园嘉庆中为吾乡叶晓厓河帅所得，后归余同余谢椒石观察，又后归王竹屿都转。叶、谢、王皆余至好，往来最熟，今则不知何姓所居矣。

按此宅在国初为蒋氏旧业，偶于土中掘得“绣谷”二大字，作八分书，遂以名其园。园中亭榭无多，而位置有法⑤，相传为王石谷所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尤西堂、朱竹垞、张匠门、惠天牧、徐微斋、蒋仙

---

① 东瓯（ōu）：古地名，在今浙江永嘉县西南。

② 崚嶒（líng céng）：形容山高。

③ 穷鸮衔腐鼠：《庄子·秋水》：“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嚇！’”此典故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④ 阊（chāng）门：苏州城西门名。

⑤ 有法：有章法，布局得当。

根诸名流，曾于此作送春会，王石谷、杨子鹤为之图，时沈归愚尚书年才二十七，居末座。乾隆二十四年，又有作后己卯送春会者，则以尚书为首座矣。先是蒋氏将售是宅，犹豫未决，卜于乩笔①，判一联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而不解其义。迨归叶氏，而上语应，后叶氏转售于谢氏，谢又转售于王氏，而对语亦应。一宅之迁流，悉有定数，亦奇矣哉！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1

狮子林

客有招余重游狮子林者②，余笑谢之。盖余于吴郡园林，最嫌狮子林之逼仄，殊闷人意。故前官苏藩时③，亦曾偕友往游一次，而并无片语纪之。

或谓此园为倪云林所筑，则亦误矣。曾闻之石竹堂前辈云："元至正间，僧天如、惟则延朱德润、赵善长、倪云林，徐幼文共商叠成，而云林为之图，取佛书狮子座而名之耳。"明时尚属画禅寺，国初鞠为民居④，荒废已久。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莅吴⑤，始开辟蔓草，筑卫墙垣。中有狮子峰、含晖峰、吐月峰、立雪堂、卧云室、问梅阁、指柏轩、王鉴池、冰壶井、修竹谷、小飞虹、大石屋诸胜，又有合抱大松五株，故又名五松园，则人所鲜知也。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1

---

① 卜于乩（jī）笔：以抽得诗签的含义占卜疑问。

② 狮子林：著名园林，在今苏州市。

③ 苏藩：苏州地方。

④ 鞠为：沦落成。

⑤ 莅：到。

灵岩山馆①

过苏州时，有客约余游灵岩山馆，余以前游未畅，且欲考悉其颠末，固欣然拿舟前往。历览久之，盖不过相隔十余年，而庭大非昔比矣。按山馆即在灵岩山之阳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间，毕秋帆先生所购筑，营造之工，亭台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计购值及工费不下十万金。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将扁额悬挂其头门，曰："灵岩山馆"。联云："花草旧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画障，卧游终古定何年。"皆先生自书，而语意凄惋，识者已虑其不能歌哭于斯矣。二门扁曰："钟秀头峰"，乃阿文成公书②。联云："莲嶂千重，此日已成云出岫；松风十里，他年应待鹤归巢。"自北蟠曲而上，至御书楼，皆长松夹路，有一门甚宏敞，上题"丽烛层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书。忆昔游时，是处楼上有楠木树一具，中奉御笔扁额"福"字，及所赐书籍、字画、法贴诸件，今俱无之。楼下刻纪恩诗及谢恩各疏稿，凡八石。由楼后折而东，有九曲廊，过廊为张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怀观。道左有三楹，曰："画船云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鱼出没可数。中一联云："香水濯云根，奇石惯延采砚客；画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纱人。"池上有精舍，曰砚

---

① 灵岩山：在今江苏吴山县西。

② 阿文成：阿桂，清朝大臣，屡建军功，卒谥"文成"。

石山房，则刘文清公书也①。嘉庆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营兆地例不入官，故此园至今无恙。至嘉庆二十一年，始为虞山蒋相国后人所得。而先生自镇抚陕西、河南、山东，总制两湖，计二十余年，平泉草木。终末一见。余前游诗云："灵岩亭馆出烟霞，占尽中吴景物嘉。闻说主人不曾列，邱山华屋可胜嗟！"盖纪其实也。近年辑《楹联丛话》，前数联均未及采，今始录得，将补入《楹联三话》，则此游亦不虚矣。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1

京师园亭

京师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园，为明米万钟所造，结构幽雅，今改集贤院，为六曹卿贰寓直之所。其他多诸王公所筑，以和相十笏园为最，近为成邸所居。又右安门外有尺五庄，为祖氏园亭，近为某部曹所售，一泓清池，茅檐数椽，水木明瑟，地颇雅洁，又名小有余芳，春夏间多为游人宴赏。其南王氏园亭，向颇爽垲②，多池馆林木之盛。嘉庆辛酉为水所冲圮③，后明太守保售之，力为构葺。修缮未终而太守遽卒，故今池馆尚未黝画，半委于荒烟蔓草之中，殊可惜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9

圆明园记

圆明园在挂甲屯之北，距畅春园里许。园内为门十八：南曰大宫门，曰左右门，曰东西

———

① 刘文清：刘墉，清朝大臣，乾隆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文章名满天下，有《石庵诗集》。

② 爽垲（kǎi）：明亮干燥。

③ 圮（pǐ）：塌坏。

夹门，曰东西如意门，曰福园门，曰西南门，曰水闸门，曰藻园门；东曰东楼门，曰铁门，曰明春门，曰蕊珠宫门，曰随墙门；正北曰北楼门。为闸三：西南为一空进水闸①，东北为五空出水闸，为一空出水闸②。大宫门五楹，门前左右朝门各五楹。其后东为宗人府，内阁、吏部、礼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銮仪卫，东四旗各衙门。直房东夹道内为银库，又东北为南书房。东南为档案房。西为户部、刑部、工部、钦天监、内务府、光禄寺、通政司、大惠寺、鸿胪寺、太常寺、御书处、上驷院、武备院，西四旗各衙门。直房西夹道之西南为造办处，又南为药房。大宫门内为出入贤良门，五楹门左右为直房，前跨石桥，度桥东南朝房各五楹。西南为茶膳房，再西为缮书房。东南为清茶房，为军机处。出入贤良门内，为正大光明殿七楹，东西配殿各五楹。后为寿山殿，东为洞明堂。正大光明殿东为勤政亲贤殿五楹，殿东为飞云轩、静鉴阁，其北为怀清芬，又北为秀木佳荫，转后为生秋庭阁，东为芳碧丛，后为保和、太和殿三楹，又后为富春楼，楼东为竹清响。正大光明殿后曰前湖，湖北为圆明园殿五楹，后为奉三无私殿七楹，又后为九州清晏殿七楹，东为天地一家春，西为乐安和，又西为清晖阁，阁前为露香斋。左为茹古堂，为松云楼，右为涵德书屋。富春楼北为御兰芬楼，后为纪恩堂，镂月开云，原名牡丹台；堂后有池，池西北

① 一空：一个洞眼。

② “为一空”句：此句开端疑缺表方位词二字。

方楼，为天然图画楼；北为朗吟阁，又北为竹口楼；东为五福堂渡河而北，山阜旋绕，内为碧桐书院，前宇正殿后照殿各五楹；其西岩石上为云岑亭书院，西为慈云普护，前殿南临后湖三楹，为欢喜佛场；其北楼三楹，上奉观音大士，下奉关壮缪，东偏为龙王殿，祀圆明园照福龙王。慈云普护之西，临湖有楼，上下各三楹，为上下天光，左右各有六方亭，后为平安院；西折而南，度桥为杏北村馆，西北为春雨轩，轩西为杏花村，村南为涧壑余清。春雨轩后，东为镜水斋，西北室为抑斋，又西为翠微堂。杏花村馆之西，度碧阑桥，为坦坦荡荡三楹，前为素心堂，后为光风霁月堂，东北为知鱼亭，又东北为萃景斋，西北为双佳斋。坦坦荡荡之南为茹古涵今五楹，南向，其后方殿为韶景轩，四面各五楹，轩东为茂育斋，西为竹香斋，又北为静通斋。茹古涵今之南为长春仙馆门三楹，正殿五楹，后为绿荫轩，西廊后为丽景轩。长春仙馆之西为含碧堂五楹，后为林虚桂静，左为古香斋，其东楹有阁，为抑斋，为墨池云，后为随安室。由长春仙馆西南门迤西为藻园，内为旷然堂五楹，堂后为贮清书屋，堂东池上为夕佳书屋，稍北为镜澜榭，东南为凝眺楼，为怀新馆，西北为湛碧轩，西南为湛清华。杏花村馆西北为万方安和，建宇池中，形如卍字。万方安和后度桥，折而东稍北，石洞之南为武陵春色池，北轩为壶中日月长，东为天然佳妙，南为洞天日月多佳景。武陵春色之西为金壁堂，东南亭，为小隐楼迟堂。后由山口入，东为清秀

亭，西为清会亭①，北为桃花坞，西为清水濯缨室。又西稍北为桃源深处。坞东为绾春轩，东北为品诗堂。万方安和西南为山高水长楼，西向九楹，后拥连冈，前带河流，地势平衍，凡数顷。山高水长之北，度桥由山口入梵刹之区②，为月地云居殿五楹，前殿方式，四面各五楹，后楼上下各七楹。东为法源楼，又东为静室，西度桥折而北为刘猛将军庙。月地云居之后，循山径入，为鸿慈永祐、安祐宫，前琉璃坊，坐南面额也，左右石华表各一，坊南及东西复有三坊环列。其南为月河桥，又东南为政孚殿三楹，西向宫门五楹，南向为安祐门，前白桥三坐，左右井亭各一。朝房各五楹，内重檐正殿九楹为安祐宫，内中龛敬奉圣祖仁皇帝御容③，左龛敬奉世宗宪皇帝御容，右龛敬奉高宗纯皇帝御容。左右配殿各五楹，碑亭各一，燎亭各一。鸿慈永　殿后垣，西北为紫碧山房，前宇为横云堂山房。东岩洞中为石帆室，东南为丰乐轩，北为霁华楼，迤东为景晖楼、横云堂。西池上为澄素楼，西北为引溪亭。东垣外径连冈三重，度桥而东，则汇芳书院也。内宇为抒藻轩，后为涵远斋，斋前西垣内为翠照楼，东垣内为倬云楼，又东为眉月轩，楼南稍东为随安室，又东敞宇三楹，为问津逾西桥，有石坊为断桥残雪。汇芳书房之南为日天琳宇，西前楼下之正宇也。其制有中前楼、中后楼上下各七楹，有西前楼、西后楼上下各七楹，前后楼间穿堂各三楹。中前楼

---

① 西：疑为“南”字。

② 梵刹：佛寺。

③ 龛(kān)：供奉神像或佛像的石室或柜子。

南，有天桥，与楼相属。天楼东南重檐八方者为灯亭，西前楼南为东转角楼，又西稍南为西转角楼。中前楼之东垣，内八方亭为楞严坛，又东别院为瑞应宫，前为仁应殿，中为和感殿，后为晏安殿。日天琳宇迤东稍南，稻田弥望，河水周环，中有田字式殿，凡四门，东北面皆有楼，北楼正宇为澹泊宁静，东为曙光楼。殿之东门外为翠扶楼，西门外别垣内宇，为多稼轩七楹。其东临稻畦者，前为观稼轩，后为怡情悦目，为稻香亭；又东稍北，为溪山不尽，为兰溪隐玉。多稼轩西池南为水精域，西偏为静香室，为招鹤磴池，后东北为寸碧，西北为引胜，正北为互妙楼，澹泊宁静。度河桥而西，为映水兰香，东南为钓鱼矶，北为印月池，又北为知耕织，为濯麟沼，西南为贵织山堂，祀蚕神。映水兰香东北为水木明瑟，其北稍西为文源阁，上下各六楹，阁西为柳浪闻莺；西北环池带河，为濂溪乐处，后为云香清胜，东为芰荷深处；折而东北为香雪廊，廊东为云霞舒卷楼，为临泉亭；其南为汇总春之庙。正殿为蕃育群芳，东北为香远益清楼，楼西为乐天和，为味真书屋，又西为池水共星同明，庙东沿山径为普济桥。濂溪乐处迤北对河处稻塍者为多稼如云①，前为芰荷香，东南为湛绿室，东北为鱼跃鸢飞，四面为门，各五楹；东为畅观轩，西南为铺翠环流，楼南传妙室。又南出山口为多子亭，其东禾畴弥望；河南北岸，仿农居村市者，曰北远山村。北岸石垣西为兰野，后为绘雨精舍，其东南为水村图；又西有楼，前后

① 塍（chéng）：田间的界路。

相属，前为皆春阁，后为稻凉楼。又西为涉趣楼，右为湛虚书屋，东北度桥折而西为湛虚翠轩；又西为耕云堂，为若帆阁；西南临河为西峰秀色，河西为小匡庐，东为含韵斋；又东为一堂和气；又东南为自得轩；后垣东为岚镜舫，西为花港观鱼，迤东，东西船坞各二。北岸为四宜书屋，安澜园之正宇也；东南为葄经馆①，又东南为采芳洲，后为飞睇亭；东北为绿帷舫；西南为无边风月之阁，又西南为涵秋堂；北为烟月清真楼，楼西南为远秀山房，楼北度曲桥为染霞楼。四宜书屋之东，临池楼宇为方壶胜境，南建二坊，其北为□鸾殿，为琼花楼；殿东为蕊珠宫，宫南船坞，西北为三潭印月；度桥为天宇空明，后为澄景堂，东为清旷楼，西为华照楼，澡身浴德。在福海西南隅，即澄宇榭正宇；南为含清晖，北为涵妙识，折而西向为静香馆，又西为解愠书屋，西南为旷然阁；北度河桥为望瀛洲，其北为深柳读书堂，为溪月松风、平湖秋月。在福海西北隅正宇西，为流水音；东北出山口，临河为花屿兰皋；折而东南度桥为两峰插云，又东南为山水乐，其北为君子轩，为藏密楼，蓬岛摇台。在福海中央殿前，东为畅襟楼，西为神州三岛，东偏为随安室，西偏为日月平安报好音，东南度桥为东岛，有亭为瀛海仙山；西北度桥为北岛，接秀山房。在福海东隅正宇后为琴趣轩，其北方楼为寻云，东南为澄练楼，楼后为怡然书屋，稍东佛室为安隐钟，南为揽翠亭、别有洞天。在接秀山房之南，依山临河，西曰纳翠楼，西

① 葄（zuò）：垫衬。

南曰水木清华之阁，稍北为时赏斋，西为夹镜鸣琴，南为聚远楼，东为广育宫；前建坊，座后为凝祥殿，宫南为南屏晚钟；又东度桥，为西山，入画为山容水态，西为湖山在望，为佳山水，为洞里长春、涵虚朗鉴。在福海东，即雷峰夕照正宇，其北稍西为惠如春，又东北为寻云榭，又北为贻兰亭，为会心不远，其南为临众芳，为云锦墅，为菊秀松蕤，为万景大全、廓然大公。在平湖秋月之西前为双鹤斋，西为环秀山房，西北为规月楼，为监湖楼；东北为绮吟堂，又北为采芝径；径岩洞而西为峭蒨居，西为披云径，为启秀亭，为韵石淙，为芰荷深处；北垣门外，为天真可佳楼，西垣外为影山楼、坐石临流。在水木明瑟东南，澹泊宁静之东，曲院风荷。又在坐石临流东南，碧桐书院正东，其西佛楼为洛伽胜境；其南跨池，东西桥九空，坊楔二，西为金鳌，东为玉蝀①。金鳌西南河外室。为四围佳丽、玉蝀东亭，为饮练长虹；又东南度桥，折而北，设城关，为宁和镇，其东南为东楼门，其北为同乐园；前后楼各五楹，前为清音阁，东为永日堂，中有南北长街，街西为抱朴草堂，街北度双桥，为舍卫城，前树坊楔三；城南面为多宝阁，内为山门正殿，为寿国寿民，后为仁慈殿，又后为普福宫；城北为最胜阁，洞天深处。在如意馆西，稍南前宇，乃诸皇子所居为四所、东西二街，南北一街，前为福园门。四所之西，为诸皇子肄业之所，前为垂天贶②，中为中天

① 玉蝀（dōng）：即蝃蝀，虹的别称。

② 贶（kuàng）：赐予。

景物，东宇为斯文在兹，后为后天不老。凡上所记，仅其大概，脱漏之处，故阙之以备考也。

清黄凯钧《圆明园记》

颐和园纪游

宣统二年，庚戌十一月十五日，予因贡呈书籍赴京，约随俞李两君，乘驷轮马车，出京西二十余里之海甸挂甲屯工业教养学堂，当承该堂范雨农监督，介绍至颐和园。经门房太监总管，派一宫监孙石者，导之前往。

由东角门，过仁寿门，见殿宇巍巍，上题额三字曰仁寿殿。甫上台阶，见有西国男妇数人，向管茶点宫监分赏钱物，旁立戴蓝顶者，询为引领西人游毕而出者也。予三人亦在此处循例茶点毕，入殿门。又一宫监导之入，门内有院，院中即有台。第一层行列四鼎，第二层行列二龙二凤二缸，皆铜铸者。殿中有宝座，门皆封锁，不能入焉。又西行不数武①，有一额，题曰水木自亲。西即昆明池，池之北有乐寿堂焉，堂即先慈皇太后寝宫。堂前亦有月台，台上设方桌一，上摆水果碟盘约十余事②，皆柿子柑子等类，询为供奉先皇太后者。旁有一亭，如花园暖房然，内藏柏树一株，似珊瑚状，洵所罕见③。又曲折而西，回廊湾转约数十丈，北有山，山颠有台，曰国华台，高数十仞。台下有殿，题曰排云殿。循阶而上，石级共十四层。月台上行列铜缸、铜鼎各四，铜龙、铜凤各二。殿

① 武：古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

② 事：件。

③ 洵（xún）：实在。

门旁柱上有联，题曰："嵩岳大云垂，九如献颂；瀛洲甘雨润，五色呈祥。"殿后有阁，题曰佛香阁。循级而上，入偏门。门内有石坊一，上题七字曰暮霭朝岚常自写。又北上至宝云阁，阁如八卦形，高约四五丈，皆铜铸者（缺铜窗门二，据宫监云："拳乱时被某国兵拿去。现无此样铜，故任其缺也。"）内长方桌一，亦然。由阁东下，即太湖假山。山有洞，回环弯曲，如蚁行九曲珠然。出洞而上，不觉至佛香阁焉。阁中供佛，佛旁二侍者像，皆金色。阁后有亭，题曰从香界。南出一门，题曰导养正性。门前有短墙，危立山际。伏墙南望，池面皆冰，亭台楼阁，历历如绘，即秦之阿房宫，想亦不过是也。又东下石洞，至一殿，题曰转轮藏。旁有数亭，亦八方形，内有轮机，高约丈余，推之旋转不已，如戏园之舞台然。又一亭，中立一大石碑，题曰万寿山昆明湖六大字。一宫监张姓，向予言老佛爷（指慈禧太后言）在时，每年在此驻跸六月①，某在此供差已十有二年云云。又至德晖殿，额曰敷光荣庆，至此已入排云殿之东偏矣。下行数武，与宫监孙石遇，因予入仁寿殿时，又经一张姓宫监导之人，伊在此守候之也。遂与谈宫中事，据言伊在园中供差，已二十八年。老佛爷未升天时，园内近二千余人，现仅六七百人，仍苦不堪言也。予闻之慨然。又西行至一殿，题曰听鹏殿。殿对面一台，即先慈皇太后听戏处。又曲折而东，上至一亭，题曰画中游。旁有石洞，入折而出，耸立一石坊，题曰山川映

---

① 驻跸（bi）：帝王出行，中途暂住。

发使人应接不暇十字。又至一亭，题曰湖山真意，询为先皇太后乘凉御膳处。宫监孙石曰："引处已在山之岭矣。"向北俯视，园墙外约十里许，即民间街市。又由亭步至最高处，有一楼，题曰智慧海。对面有圆门三，题曰祇树林。楼之后面稍低处（即北岭）见其破屋颓垣甚多，询被西人焚毁者。予惊问其故，孙石手指东北数里外，平地上之短破墙垣曰："彼即圆明园，系咸丰年间，法人所焚毁，此处系牵连而及之者也。"予又询老佛爷何以不修，孙曰："不详，或留为纪念耶？"予嗟叹久之。又东行山巅数里，路皆铺以水磨方砖，虽山岭一起一伏，而平仍如砥。后至一亭，题曰荟亭。循是而下，至景福阁，询为先皇太后御膳小米稀饭处。又过如意庄、平安室，至乐农轩。轩正中有空椅一，即御座也。后列条几，如民间式，左间有摇椅一，西式也，上覆以黄幔，馀皆寻常器具，亦无他奇。又由此东南下，至瞩新楼、涵远堂，堂前一池，池通山泉，以清而涔涔有声，恍有碧天深处气象。曲栏画楹，备极清幽，真红尘飞不到处也。池旁有堂，曰和春堂。堂畔有桥，曰知鱼桥。桥之四面，皆有亭台点缀其间，河流淅沥，清而且漪，山阴道亦无能逾之也。又过一院，南北房舍各四五间，南向者内存一船，北向者内藏《图书集成》一部。又西行至德和园内一殿，曰颐乐殿。殿前一大戏台，台高三层，登顶西望，玉兰堂即在目焉，询为德宗景皇帝寝殿，令人观之生感。下台至殿东廊阶上少坐饮茶，有二宫监送茶至，衣服破烂不堪，若非在人所难到之处，几以乞丐视之矣。殿两边厢房各

十一间，每间界以木板，如戏园之包厢座然，询为赏王大臣跪听戏处。一褴褛宫监，尚屈膝效之，恐予不知故也。茶毕而出，已至仁寿殿之西偏，又南行至昆明湖。循东偏墙而行，约二里，行至宫门。左立一碑（即俗曰织女石），高约四五尺，系甲申年立。右卧一牛（即欲曰牵牛），长约四五尺，系铜铸成者。中有白石台阶数层，即先皇太后登小火轮，游昆明湖处。又西行过十七空桥，北行至龙王庙。庙门外东西南三面，皆立有石坊；庙之后即涵虚堂，堂后即昆明湖。隔池西北望（约二三里），孙石指红墙而告予曰：“彼即石房也，偏西者即玉泉山也。”言毕而出。遇宫监二，一老一少，相随一犬，送予出庙。其形容甚为憔悴，相与言笑而别。旋经孙宫监引至原路而归，时已四点半矣，爰志之以纪胜景云①。

清柴栗窠《故宫漫载》

千叶绿梅

梅之品，尊绿者最，然予故未见千叶绿梅也。昨岁正月二十九日，遇于魏孝廉书舍之南，奇香鲜绿，英英逼人，燃灯照之，光态浮莹。时有吴生搊弹②，沈生吹箫，李生度曲，予素不解，饮酒，竟沉醉。今忽一年矣。

清张大复《梅花草堂集》

---

① 爰：于是就。
② 搊（chōu）：拨弄琴弦。

附录1：

《中华野史大博览》引书简目

（汉）班　固《汉武帝内传》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
（三国魏）王　粲《汉末英雄记》

（晋）皇甫谧《古今高士传》
（晋）葛　洪《西京杂记》
（晋）葛　洪《神仙传》
（晋）山　涛《山公启事》
（晋）邓德明《南索记》
（晋）佚　名《莲社会高士传》
（晋）赵　岐《三辅决录》
（晋）陆　翽《邺中记》
（晋）裴　启《裴启语林》
（晋）何法盛《晋中兴书》
（晋）伏　琛《三齐略记》
（梁）任　昉《述异记》

(北魏)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佚　名《仙传合遗》

(唐) 陆广微《吴地记》

(唐) 刘　肃《大唐新语》

(唐) 张　鷟《朝野剑载》

(唐) 封　演《封氏闻见记》

(唐) 李　肇《唐国史补》

(唐) 刘　悚《隋唐嘉话》

(唐) 赵　璘《因话录》

(唐) 高彦休《唐阙史》

(唐) 李　淖《秦中岁时记》

(唐) 张　固《幽闲鼓吹》

(唐) 段成式《酉阳杂俎》

(唐) 韦　珣《刘宾客嘉话录》

(唐) 李　绰《尚书故实》

(唐) 李　浚《松窗录》

(五代) 钱　易《南部新书》

(宋) 王　谠《唐语林》

(唐) 韩　琬《御史台记》

(唐) 苏　鹗《杜阳杂编》

(唐) 丁居晦《翰林壁记》

(唐) 皇甫枚《三水小牍》

（唐）薛用弱《集异记》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
（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
（唐）佚　名《大唐传载》
（唐）佚　名《邺侯外传》
（唐）佚　名《谭薮》
（唐）韦　绚《戎幕闲谈》
（唐）刘　焘《树萱录》
（唐）尉迟枢《南楚新闻》
（唐）陆　勋《集异志》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
（南唐）钓矶闲客《钓矶立谈》
（五代）佚　名《咸通录》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宋）王阐之《渑水燕谈录》
（宋）王　铚《默记》
（宋）何　薳《春渚纪闻》
（宋）庄　绰《鸡肋编》
（宋）洪　迈《夷坚志》
（宋）苏　轼《东坡志林》
（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

（宋）苗　耀《神麓记》

（宋）张　江《金节要》

（宋）李　昉《太平御览》

（宋）王　楙《野客丛书》

（宋）朱　翌《猗觉寮杂记》

（宋）宋　祁《宋景文公笔记》

（宋）林　洪《山家清供》

（宋）林　洪《山家清事》

（宋）李之彦《东谷所见》

（宋）佚　名《释常谈》

（宋）佚　名《八王故事》

（宋）马　缟《中华古今注》

（宋）孔平仲《孔氏杂说》

（宋）杨伯岩《臆乘》

（宋）赵德麟《侯鲭录》

（宋）文惟简《虏廷事实》

（宋）徐　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宋）周去非《岭外带答》

（宋）孟　珙《蒙鞑备录》

（宋）王　巩《甲申杂记》

（宋）李济翁《资暇录》

（宋）范成大《桂海蛮志》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宋）王　灼《碧鸡漫志》

（宋）吴　曾《能改斋漫录》

（宋）马　扩《茅斋自叙》

（宋）李　昉《太平广记》

（宋）洪　迈《容斋随笔》

（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

（宋）赵与时《宾退录》

（宋）惠　洪《冷斋夜话》

（宋）马永卿《懒真子》

（宋）曾　纡《南游旧说》

（宋）王　巩《随手杂录》

（宋）彭　乘《墨客挥犀》

（宋）张世南《游宧纪闻》

（宋）王　楙《燕翼诒谋录》

（宋）王　瑀《山居新语》

（宋）朱　弁《曲洧旧闻》

（宋）沈　括《梦溪笔谈》

（宋）苏　辙《龙川志略》

（宋）程大昌《北边备对》

（宋）张　棣《金图经》

（宋）丘光庭《兼明书》

（宋）吴　枋《宜斋野乘》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元) 叶隆礼《辽志》

(元) 宇文懋昭《金志》

(元) 陆友仁《砚北杂志》

(元) 盛如梓《庶斋老学杂谭》

(元) 陈世隆《北轩笔记》

(明) 郑　瑄《昨非庵日纂》

(明) 周　晖《金陵琐事》

(明) 李介立《天香阁随笔》

(明) 张　岱《陶庵梦忆》

(明) 余继登《典故纪闻》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明) 朱国祯《涌幢小品》

(明) 范　濂《云间据目抄》

(明) 谈孺木《枣林杂俎》

(明) 谢肇淛《五杂俎》

(明) 徐应秋《玉芝堂谈荟》

(明)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

(清) 王无生《述庵秘录》

(清) 钮　琇《觚賸》

(清) 佚　名《蝶阶外史》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

（清）吴芗厈《客窗闲话》

（清）查继佐《国寿录》

（清）钱肃润《南忠纪》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

（清）褚人获《坚瓠续集》

（清）俞　樾《茶香室三钞》

（清）富察施崇《燕京岁时记》

（清）王士祯《汇北偶谈》

（清）姚　莹《唐辖纪行》

（清）王　晫《今世说》

（清）徐　珂《清稗类钞》

（清）钱　泳《履园丛话》

《听干轩笔记》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

（清）梁溪坐观老人《四朝野记》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

（清）薛福成《庸庵笔记》

（清）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清）张尔岐《蒿庵闲话》

（清）朱克敬《暝庵二识》

（清）侯官左灵后人董斋《清外史》

（清）赵遵路《榆巢杂识》
（清）昭　梿《啸亭续录》
（清）朱梅叔《埋伏续集》
（清）纪　昀《阅微草堂笔记》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
（清）陈祥裔《蜀都碎事》
（清）许秋垞《闻见异辞》
（清）叶廷琯《鸥陂渔话》
（清）袁　枚《小仓山房诗文集》
（清）李克敬《暝庵杂识》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清代野史》
《清朝野史大观》
《虞初广志》
《虞初支志》
《虞初新志》
《虞初续志》
《虞初近志》

上述书目仅供读者查阅，某些唐代文献不见于正文出处，系类书《太平广记》等所引用之书，故而列出。

附录 2

《中华野史大博览》引书要目解题

为方便读者查阅，仅将引书要目若干，解题如下：

【西京杂记】

笔记。晋葛洪撰。旧载亦作西汉刘歆撰。原作二卷，或一卷。现六卷、二卷本并传，计一百二十一条。是书托刘歆语气，叙西汉传闻遗事、掌故、长安宫室、苑囿、间杂怪异。所记诸事多有补于正史，卓文君、王昭君、匡衡、杨雄等人轶闻均为著名故事。有《四部丛刊》六卷本。

【神仙传】

道家传记。东晋葛洪（284—364）撰。十卷。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洪有《抱朴子》书。是编自序谓因其弟子问师有无仙人而作。凡仙人秦时阮仓记有数百，得古代传说成仙得道者八十四人。除容成公、彭祖外，其余皆《列仙传》所无。其中有虚构人物，或虽有其人，却无羽他登仙之事，后人辨证以为荒诞不经。惟诗人小说家取为典故，演成故事。《汉魏丛书》直从《太平广记》引出合抄，增为九十二人。亦载入《道藏精华录》第九集。

【拾遗记】

野史。前秦王嘉（？—390）撰。十卷，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是书仿郭宪《洞冥记》而作，记古帝王轶闻逸事。起黄炎迄东晋，大多借一点史实演饰辅张，多荒庭无稽。惟情节婉曲、文采可睹，文人多引为故实。原来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经战乱残阙，梁萧琦搜罗补缀，定为十卷。有汉魏丛书本，《百子全书》本，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出齐治平校注本。

【洛阳伽蓝记】

佛教史籍。北魏杨（一作阳，误为羊）衒之（？—555）撰，五卷。衒之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曾官奉朝请、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职。武定五年（541）因行役重览北魏京城洛阳，据拾旧闻著此编。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一卷。追记洛阳伽蓝（梵语“僧伽蓝摩”简称，指僧人所居园林佛寺）四十余年兴衰之迹，兼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人物、风俗、地理、苑囿、建筑、传闻故事，多为实录，间以小说寄托讽喻。内载奢华壮丽的佛寺四十余，足见北魏佛教之盛。所记洛阳建置、结构、宫殿、官署、城门、里坊、名胜，每多可据。对北魏高祖迁洛，女主临朝，宣武以来朝中变乱、诸王废立、阉宦用事、权臣专政、南北关系、文人学者事迹以及胡太后佞佛、王公贪暴、官吏枉法、沙门侵渔民财，外国僧人活动和佛教对民间的影响等巨细毕陈，素有“拓跋别史”之称，足补《魏书》、《北史》之缺或相参证。有关宋云、惠生西行求法事迹，为佛教史和中外关系

史的珍贵记录。对当时社会习尚和民间技艺的高度发展亦有所描述。文笔浓丽隽秀，叙事简洁，原书之注已与正文混同。明嘉靖如隐堂本最善。另有《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本。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一九五八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一九五八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大唐新语】

十三卷。唐刘肃撰。又名《大唐世说新语》。作者身世不详。仅据书序言中得知，为宪宗元和时人，题“登仕郎前守江州当阳主簿”。书成于元和丁亥(807年)。书中资料来源，多属传闻故事，“全采风谣”。虽仿《世说新语》，以小说家言纪事，但属有所为之作。作者声称：“今起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勒。”用以宣扬“圣唐御寓，载几二面，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百王，辉映于前古。”

本书十二卷，作三十篇，计有匡赞、规谏、极谏、刚正、公直、清谦、持法、政能、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识量、容恕、知微、聪敏、文章、著述、从善、谀佞、厘革、隐逸、褒锡、惩诫、劝励、酷忍、谐谑、记异、郊禅。每篇按时代先后排列，或记人物故事，或记掌故传说，少则五、七条，多则二、三十条。全书凡三百五十三条，近十万字。《太平广记》征引此书凡三十一条。书中内容广泛，“事关政权”，可以补充订正史籍，具有较高文献资料价值。

本书以“四库”本为善，三十篇外有总论一篇。明刻本有万历三十一年潘玄度刻本、王

世贞刻本以及《稗海》本。《丛书集成》据《稗海》本刊印。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据《稗海》本标点印行。

【朝野佥载】

六卷。作者张鷟，字文成，取《庄子》“其生也浮其死也休”之义，而号浮休子。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北）人。生卒年代不详，当于武后到玄宗朝前期。此人“书无不览”、“言颇诙谐”，以词章知名，下笔敏速，著述亦多。应举为甲科，先后任地方官，迁鸿胪丞。开元初为御史李全交所弹奏，流放岭南。开元中（727年前后）卒。今存著述有《龙筋凤髓判》、《游仙窟》等。

本书记事三百六十七条，六万五千余字，为作者耳闻目睹的社会札记。书中内容十分广泛，每条少则十余字，多则七、八百字，除个别条记述前代事迹外，多属开元前的社会资料，其中以武则天统治时期的事迹为主，约占全书百分之七十左右。书中反映了当时有关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社会风尚、传闻异事。作者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对武氏朝政的黑暗腐朽、科举混乱、酷吏残暴，以及州县地方官欺压百姓，均有所揭露。因属时人记时事，耳目所接，所载内容，多属一手资料，颇有参考价值。《太平广记》、《资治通鉴》以及后世治唐史者曾广为引用。作者纪事好追求趣味，忽视史实的准确性，致使某些具体情节失实，从而降低了其书的文献史料价值。书中记述的神鬼志怪故事，颇多迷信成分，宋人洪迈讥之“纪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

语。"[①]

此书版本,《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二十卷，另有《补遗》三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一卷本，并称其书本为三十卷，疑有失误。四库馆臣认为《遂初堂书目》亦分《朝野佥载》及《佥载补遗》为二书，疑"佥载"乃张鷟所作，"补遗"则为后世附益。凡阑入中唐后事者，皆应为"补遗"之察。二十卷原本与"补遗"，约在元明以后散失。据余嘉锡考证："盖此书在宋时虽不甚通行，而尚偶有传本，至元末犹存。故刘克庄、陶宗仪皆得见之。至明遂亡。"[②]《太平广记》引此书凡四百一十之处，已远远超过今本。今本流传，可分为两个系统：《说郛》、《历代小史》、《古今说海》、《畿辅丛书》等本为一卷本系统；《宝颜堂秘笈》、《丛书集成》等本为六卷本系统。余嘉锡撰"四库辨证"著录尚有十卷抄本，实核同六卷本内容一致。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赵守俨点校本，以"宝颜堂"本为底本，与《太平广记》、《说郛》、《历代小史》诸本对校，并参考两唐书、大唐新语等书校正了伪脱衍倒之处，成为目前较为完善的本子。书后附"补辑"八十七条，另附疑文六条，可供参阅。

【封氏闻见记】

十卷。作者封演，史无传，身世不详。从本书记载资料得知，为唐中宗时大乐丞封希颜的侄子，少居淮海。天宝中太学生，天宝末进士及第。代宗大历间曾为昭义节度使薛嵩的

---

① 《容斋随笔》。

② 《四库提要辨证》。

幕僚，后归田承嗣。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河北强藩田悦僭号魏王，以封演为司刑侍郎。封演除本书外，尚撰有《古今年号录》一卷，《钱谱》一卷，均佚。

此书约成于贞元年间（785—805年），记事凡百余条，约四万余字。首列标题，按年代时序记事。书中涉及内容十分广泛，诸如文化典籍、科举考试、典章制度、文物古迹、社会风尚、人物掌故以及自然景物现象等。记事多属作者耳闻目睹，行文中有“余初擢第”，“余因行县”、“余时客海上”等，可滋为证。因此，本书主要内容是以唐代为主，兼带前期掌故，对研究唐史具有极其重要价值。此外，记述有关文献字书、自然常识、历史掌故等也有一定参考作用。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通志》等书皆作五卷，《书录解题》作二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十卷本，并非完帙，前三卷不过十条，后七卷中有八条原注缺佚。此外，尚有天一阁明抄本，莫郘亭藏旧抄本、凌绂曾藏抄本、海源阁藏朱氏校本、皕宋楼陆氏校本、云轮阁藏缪氏校本以及丛书本或单刻本。赵贞信先生对此书校勘注释作了大量工作，1933年出版有以雅雨堂本为底本的《封氏闻见记校证》，1958年又在此本基础上“删繁就简，取精去粗”，中华书局另印一部内容充实而份量相当的《封氏闻见记校注》，可供参考。

【唐国史补】

三卷。作者李肇为中唐时人，曾任翰林学士，撰有《翰林志》传世。唐宪宗元和时任

中书舍人，穆宗时为尚书左司郎中，本书作于此时。

作者序称："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713--824年）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或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笔，则书之。"

全书上、中卷各一百三节，下卷一百二节，共三百零八节，近三万字。书中每条内容以五字标题记事，少则二三十字，多则四五百字，为后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唐代社会风俗、政界传闻、人物事迹、文学掌故的史料，如拜相礼优异、御史台故事、叙进士科举、郎官分判制、内外诸使名等，记述的有关唐代职官、选举制度沿革。又如李白脱靴事、杨贵妃好荔枝、王锷散财货等记述的诗人蔑视权贵与统治阶级贪纵生活。又如张说婚山东、王家号钑镂、京师尚牡丹等记述的有关唐代崇尚门第与社会风尚。又如扬州的心镜、宣州兔毛褐、越人娶织妇、叙诸州精纸等记述的有关地方手工业生产资料，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太平广记》征引此书凡一百三十三处。

传世单刻本有明汲古阁刊影宋本，丛书本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得月簃翻明本》、《笔记小说大观》等。一卷节本有《唐宋丛书》、《说郛》、《唐人说荟》、《唐代丛书》等。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本，据"学津"本标点印行，可供阅读。

【隋唐嘉话】

三卷。唐刘餗撰。作者字

鼎卿，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之子，与其父皆知名于时。天宝初为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平生著述甚多，见于著录者有《史例》、传记》，（或称《国朝传记》）、《乐府古题解》、《国朝旧事》、《六说》、《兼书》、《授经图》、《续说苑》等，除《传记》外皆不传世。《传记》实即《隋唐嘉话》。《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国朝传记》三卷，又小说家类著录作《传记》三卷，注有：一作《国史异纂》。李肇《国史补》序称："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此书向无传本，《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等书所引《传记》、《国史异纂》佚文，多见今本《隋唐嘉话》，盖即一书。程毅中先生认为："根据本书的初步校勘，大致可以认为，今本'嘉话'实即'传记'（亦即《国史异纂》或《小说》）异名"。

本书上卷记事三十七条，中卷五十五条，下卷六十七条，共一百五十九条，近二万字。大致按时序记述唐天宝前有关隋唐人氏的言行故事，仿《世说新语》体裁。有关隋代事甚少（只十二条），唐太宗言行事迹多达七十五条，占全书二分之一。从本书内容可见时代风尚与人物思想面貌，为研究唐前期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此书传世与流通，颇有影响，晚出的《大唐新语》以及宋人著述，如《资治通鉴》、《唐语林》、《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和《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诸书多所引用。传世版本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早，此书据宋版重刊。《稽古堂丛刻》本与"顾本"基本相同。还有

《历代小史》、《唐人说荟》等本，不分卷，条目较少。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顾本"标点印行。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程毅中点校本，内容充实，考订精细，并附佚文若干条，列为诸本之上。

《因话录》

六卷。唐赵璘撰。作者字泽章，为唐德宗时宰相赵宗儒之侄孙，昭应尉赵伉之子，关中贵族柳氏之外孙。家世显赫，多识朝廷典故，娴于旧事。开成三年（838）进士及第，大中七年（853年）为左补阙，后为衢州刺史。本书内容下限止于大中九年，故可知是书成于大中末年。

本书卷一宫部为君，记帝王事，凡二十一条；卷二、三商部为臣，自王公至有秩以上皆入此部，凡四十六条；卷四角部，为人不入仕者皆入此部，凡十条。谐戏附于角部，凡八条；卷五徵部为事，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皆入此部，共十九条；卷六羽部为物，记杂事见闻，共二十八条。全书共一百三十二条，约三万余字。"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所记唐人故事颇为丰富，且文笔流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御史台三院记述，凡二千二百余字，十分形象具体，为他书所不见《太平广记》征引此书三十四处之多。

此书收载于《稗海》、《笔记小说大观》、《丛书集成》等丛书之中。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标点本，据《丛书集成》本印行，用《唐语林》等校勘，可资参考。

【幽闲鼓吹】

笔记。唐张固撰。一卷，二

十五条，三千五百余字。多记唐宣宗时遗事，间及宪宗、武宗等朝，简当切实，可补史阙。有《顾氏文房小说》本，《历代小史》本，《宝颜堂秘笈》本，中华书局标点本。

【酉阳杂俎】

二十卷，续集十卷。唐段成式撰。作者字柯古，祖籍山东邹平，约生于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卒于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为宪宗朝宰相段文昌之子。成式少即苦学精研，尤深佛理，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出庐陵、缙云、江州刺史，终太常少卿。著作甚多，其所著之《庐陵官下记》一书已佚。遗诗三十余首，收入《全唐诗》；遗文十一篇，收入《全唐文》。

本书自序云：缝掖之徒，及怪及戏无侵于儒。诗书为大羹，史折俎，子为醯醢。大小二酉山多藏奇书，故名曰《酉阳杂俎》。

前集二十卷，内分忠志、礼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境异、喜兆、物革、诡习、怪术、艺绝、器奇、乐、酒食、医、黥、雷、梦、事感、盐侠、物异、广知、语资、冥迹、尸穸、诺皋记、广动植、肉攫部等三十篇，共九百一十条。续集十卷，内分支诺皋、贬误、寺塔记、金刚经鸠异、支动、支植等六篇，共三百七十八条。全书约二十万字。书中内容以“杂”见称，既有古代中外传说故事，又有社会自然现象。作者根据秘府典籍，或耳闻目睹传说，以质朴而翔实的史笔，记述了南北朝和唐代的若干珍贵史料，诸如唐朝统治阶级的秘闻轶事、南北朝使者的应对礼仪，以及社会民间婚丧嫁娶、宗教迷信、风俗人情；旁及中西

文化、物产交流。因此，本书是一部资料丰富、内容广博的笔记杂著，备受社会重视，多为学人征引。《太平广记》引用达六百零七处。书中不少内容对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特别唐代历史）、自然生物以及科技传闻，均有重要参考作用。

本书最早刻本，有南宋嘉定七年（1214 年）永康周登刊本（只刻前集），后九年（1223 年）武阳邓复又刊行前集、续集。淳祐十年（1250 年）广文彭氏等因旧本“字画漫漶”、“考诸旧籍”，再次刊行。通行常见本有明刻脉望馆本、闽琅环斋本、李云鹄本以及《津逮秘书》与清刻《学津讨原》本。其中以脉望馆赵琦美等校勘本为佳。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方南生点校本，以“脉望”本为底本，除用“学津”、“津逮”、“稗海”等本校勘外，还用《太平广记》、《说郛》等书参校，并附校记，勘称善本。

【刘宾客嘉话录】

《刘宾客嘉话录》（或《刘公嘉话录》）一卷。作者韦绚，唐京兆人。为顺宗时宰相韦执谊之子，官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幼从学于禹锡，录其话言。”书成于大中十年二月（871 年）。序称：“自襄阳负笈至江陵，拏叶舟，升巫同伴，抵白帝城，投谒故赠兵部尚书宾客中山刘公（据《新唐书·艺文志》注，刘公，为刘禹锡）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学问。”事在长庆元年（821）春，同刘公“坐与语论”，在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积累甚多，日久散佚，“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

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

此书为随笔札记，不分时序或类别，共记八十一条，约万余字。所记内容十分广泛，而以琐事居多。书中涉及碑刻、书画与有关人物（王方庆、许敬宗、刘晏、韩愈、元载等人）掌故，均有参考价值。据四库馆臣考订，书中昭明太子胫骨、人腊、庐元公病疽、蜀王琴、李勉百衲琴、碧落碑、狸骨方、张憬藏书台字、张嘉祐改忻州、王廙书画、戏场刺猥、汲冢书、牡丹花、王僧虔书、陆畅蜀道、魏受禅碑、张怀瓘书断、灊山九井、虎头致雨、五星浮图、室章集、紫芝殿、王次仲化鸟、李约葬商胡、杨汝士说项斯、蔡邕石经、借船贴、飞白书、章仇兼琼镇蜀日女童夜乂所掠、寒具、昌黎生改金银车、辨迁莺字、谢太傅碑、千字文、郑虔三绝、郑承嘏遇鬼、尧女冢、白居易补银佛像、谢真人上升等三十九条，几占全书之半，“皆全与李绰《尚书故实》相同，间改窜一二句”。《学海类编》收此书时，窜改旧本，以示新异。

此书南宋时始见刻本。刻者自称：“韦绚所录《刘宾客嘉话》，《新唐书》采用多矣。而人罕见全录，圃家有先人手校旧本，因锓板于昌化县学，以补博洽君子之万一云。乾道癸巳（1173年）十一月旦，海陵卞圜谨书。”此后，《读百川学海》、《顾氏文房小说》、《稽古堂丛刻》等丛书均收有此书，皆非原书。《丛书集成》据‘顾本”印行。参见唐兰《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1965年中华出版《文史》第四辑）。

【尚书故实】

一卷。作者李绰，史无传，身世不详。据劳格《唐郎官石

柱题名考》卷十九于礼部郎中内补李绰云，为赵郡李氏吏部侍郎纾曾孙宽中子，字肩孟。唐昭宗时(889年)曾与太常博士钱珝争内官朝服事。石刻《升仙庙兴功记》，题为尚书礼部郎中赐绯鱼袋李绰撰。由此可知，李绰为唐末朝官。唐末黄巢起兵尝避地蛮隅，撰有《秦中岁时记》，《新唐书·艺文志》注录子部农家类。此书之作，据作者序称同张尚书：“淖避难圃田(据《元和郡县图志》载，郑州中牟县，隋名圃田县)，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容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作《尚书故实》。”尚书指为何人，作者称“宾护尚书张公三相盛门”，为唐朝名相张嘉贞后人(因书内称嘉贞为四世祖)，尚难考知具体人物是谁。《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谓尚书即张延赏也，不确。参见《四库提要辨让》余氏考订。

此书“杂记近事，亦兼考旧闻”。据余嘉锡先生考知：“河东张氏三代相门，穷极富贵，自具家风。故此书所载，以谈书画者为多，与彦远所著《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足以互相发明，成为一家之学。”如“提要”所举诸条，兰亭序入昭陵，见“要录”卷三。何延之兰亭记，武后令崔融为王方庆撰宝章集序，见“要录”卷四。唐朝叙书录及卷六述书赋下李嗣真云，顾画居第一，然虎头又伏卫协，乃张氏误，非嗣真话也。谢赫歎伏曹不兴所画龙首，见名画记卷四曹不兴传。李汧公斵琴，名“响泉韵磬”，见“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废兴，但不言是百衲耳。郑虔三绝，见“名画记”卷 九郑虔

传，惟无柿叶学书事。顾况工画，见“名画记”卷十顾况传，但要貌海中山是王默语，非况语，与是书小不同。晋书中寒具，即今之镘饼，见“名画记”卷二论鉴收藏。张彦远著书在前，李绰著书在后。上述诸例，可知二书关系密切。“其他书中所言，如司马承祯、李约、王廙汲冢书、王内史贴、王僧虔、八分书、飞白书、书侩孙盈诸条，皆可与彦远两书互与论证。”《太平文记》征引此书凡四十三条。

此书版本，有《重辑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以及《唐人说荟》、《唐代丛书》、《畿辅丛书》等本，《丛书集成》据《宝颜堂秘笈》本刊行。

【松窗录】

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不著撰人。《崇文总目》传记类题李浚撰，记唐故事。”《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李浚《松窗小录》。《四库全书》作《松窗杂录》，列入小说家杂事之属。重编本《说郛》、《唐人说荟》等有《摭异记》，亦即此书。原本《说郛》、《唐代丛书》所收杜荀鹤之《松窗杂录》，与此书不同。

李浚身世不详，《全唐文》卷八一六收有《慧山寺家山记》一篇，乾符六年（879年）书，当为僖宗时人。《顾氏文房小说》卷首有李浚自序：“浚忆童儿时，即历闻公卿间叙国朝故事，次兼多语其□事特异者，取其必实之迹，暇日辍成一小轴，题曰《松窗杂录》。”记叙唐代社会轶闻故事，对唐代文史研究均有参考作用。《太平广记》征引此书凡十条。

有《历代小史》、《奇晋斋丛书》、《稽古堂丛抄》等本，

1958年中华书局校点本据《顾氏文房》本刊印。

【南部新书】

十卷。作者钱易，字希白。五代吴越王钱倧之子，北宋真宗朝官至翰林学士。此书之作，据其子钱明逸序称："先君尚书在章圣朝祥符中（1012年前后），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宰开封，民事多闲，潜心国史，博闻强记，研深覃精。至于前朝言行，孜孜念虑，尝如不及。得一善事，疏于方册。旷日持久，乃成编轴，命曰《南部新书》"。'其间所记，则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忠鲠孝义，可以劝臣子；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曲章仪式，可以识国体；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槩；机辩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闻"。

此书自甲至癸，以十干为纪，故作十卷。凡八百余条，六万余字。皆记唐时故事，兼及五代，多载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虽属小说家言，但亦不可忽视其中社会史料。传世版本不少，有《稽古堂丛抄》、《学津讨原》、《粤雅堂丛书》、《丛书集成》等本。1958年中华书局据《学津讨原》为底本，以《粤雅堂丛书》本校勘印行。

【唐语林】

八卷。作者王谠，生平未见记载，仅知为长安人，生当北宋徽宗崇宁、大观之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考知，元祐四年（1089年）除国子监丞，改少府监丞。本书系作者根据唐五代小说杂记资料，分类编纂而成。据唐语林原序目计有：《国史补》、《补国

史》、《因话录》、《谈宾录》、《齐集》、《幽闲鼓吹》、《尚书故实》、《松窗录》、《庐陵官下记》、《次柳氏旧闻》、《桂苑谈丛》、《纪闻谈》、《东观秦记》、《贞陵遗事》、《续贞陵遗事》、《常侍言旨》、《传载》、《云溪友义》、《开天传信记》、《戎幕闲谈》、《明皇杂录》、《异闻集》、《大唐说纂》、《刊误》、《皮氏见闻》、《大唐新语》、《刘公嘉话》、《羯鼓录》、《皮氏见闻》、《资暇集》、《杜阳杂编》、《本事诗》、《玉堂闲话》、《中朝故事》、《北梦琐言》、《唐会要》、《柳氏叙训》、《魏郑公故事》、《国朝传记》、《会昌解颐》、《洛中记异》、《乾膘子》、《闻奇录》、《贾氏谈当》、《虬髯客传》、《封氏闻见记》。以上五十家中，佚散近二十家，余三十家存世。《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十卷，“效《世说》体，分门纪唐世事。”《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八卷，‘以唐小说五十家仿《世说》分门三十五，又益十七为五十二门。”本书约于明代散佚，四库馆臣据明嘉靖初齐之鸾刻残本及《永乐大典》所载，“参互校订，删其重复，增多四百余条，又得原序目一篇”，分为八卷。“此书久无校本，讹脱甚众，文义往往难通，谨取新、旧唐书及诸家说部，一一详为勘正，”基本恢复了原书面貌。

此书可作为说部类书使用，内容广博，查找方便，唯不注引文出处，实为缺陷。钱熙祚收入《守山阁丛书》时，附校勘记较精。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此本校点排印，计十八万余字。

【次柳氏旧闻】

一卷。唐李德裕撰。作者出自名门，为宰相李吉甫之子，

先后几度任相，为中唐以后“牛李党争”李党的代表人物，颇有政治影响。

卷首有李德裕自序，谓太和八年(834 年)唐文宗问及上元中(761 年前后)史臣柳芳听高力士叙述宫中故事而撰写的《问高力士》一书，而书已亡佚。于是李德裕就回忆自己父亲李吉甫转述柳芳之子柳冕说高力士谈的宫中十七事，写以进呈。并声称“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作者认为：“唯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录如左。”为此后人亦称此书为《明皇十七事》。

此书属于大事记传闻性质，作者自称“信而有征”，实则并非如此。诸如记玄宗好神仙得见仙人张果，僧人三藏咒龙求雨，吴后梦金甲神投胎等，均属神异传闻，并非实事；又如叙述肃宗割羊肉，以饼试刀，因玄宗熟视不悦，即举饼而啖之。据《隋唐嘉话》卷上所记，此为宇文士及与唐太宗事。本书记述当出传闻之误。尽管如此，仍不可忽视本书在研究玄宗宫庭政治生活问题上的价值。如记肃宗在东宫时被太平公主所忌，李林甫谗谄，玄宗初即位信任姚崇、宋璟，以及玄宗与诸王在花萼楼饮宴以及入蜀时不焚府库等记载，均有史料参考价值。

此书通行版本为《顾氏文房小说》、《五朝小说》、《宝颜堂秘笈》、《历代小史》等，《学海类编》本多出二则故事，恐系后人妄加。

【明皇杂录】

二卷，别录一卷。唐郑处诲撰。作者事见《旧唐书·郑余庆传》附传。处诲字延美，张

阳人。宰相郑余庆之孙，太和八年（834年）进士，官至检校刑部尚书，宣武军节度使。

此书成于大中九年（855年），为作者任校书郎时所撰。作者认为，《次柳氏旧闻》叙事未详，故有此作。《郡斋读书志》载文："记孝明时杂事，别录一卷，题补阕，所载十二事"。主要内容记叙唐玄宗时代社会上层人物轶闻故事，诸如李隆基政治生活片断、杨贵妃家族"冠绝一时"的豪华生活以及名相权臣张说、房琯、苏颋、宇文融、李吉甫、卢怀慎等掌故事迹，是为开元天宝佚事笔记小说中内容较为丰富的一部。书中某些情景记述生动形象，如记玄宗华清宫里有长数十间的浴室，池内还置以银镂漆船和白香木船，连橹楫都用珠玉装饰。杨贵妃姊妹的一个犊车，也要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书中描写天宝中诸宫在进食时水陆珍肴数千，"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关于当代政治派系斗争也有所披露。宰相姚崇与张说不和，病重时预教其诸子笼络张说以免祸之计；杨国忠为相飞扬跋扈，其子杨暄举明经考试不及格，而礼部侍郎因与杨国忠恕笃，就不敢不列之于上第；李林甫陷害李适之，并杖杀其子李霅。他如大诗人杜甫之死、王大娘杂技等内容，均属他书不载的珍贵社会史料。当然，书中也有荒诞不经的故事，或有失载之处，但不应因此否定本书的文献资料价值。《太平广记》援引书中资料凡四十条。

此书传世版本不少，《唐人说荟》、《唐代丛书》本均作一卷，无别录。《墨海金壶》本作二卷，补遗一卷。钱熙祚编辑

《守山阁丛书》本，收入校勘记与佚文一卷。《丛书集成》用《守山阁丛书》印行。

【北梦琐言】

笔记。五代末孙光宪（约900—968）撰。原三十卷。今本二十卷。光宪字孟文，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宋初官黄州刺史。以唐末典籍散乱，因据交游所得旧闻，参以时人著述成书。记唐末五代杂事，凡三百二十七条，另有清缪荃孙辑佚文八十九条。对当时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考、门阀、风习、僧道等皆有所述，可据以参证补史。载文人轶事颇多，亦较可征信。《资治通鉴》、《旧五代史》等皆从中多所取资。虽间涉怪异，然亦有一定价值。有《云自在龛丛书》本、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断句本，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林艾园校点本。

【渑水燕谈录】

亦称《渑水燕谈》。笔记。北宋王辟之（1031—?）撰。十卷。辟之字圣涂，青州（今山东临淄）人。治平四年进士，任县、州官三十年，归乡居渑水畔终，书成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分帝德、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杂录等十七门三百六十余条。叙绍圣以前朝野杂事，以人物居多，兼涉政事、轶闻、掌故。有丛书集成本。

【默记】

笔记。宋王铚撰。三卷。（一作一卷）铚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明清之父，绍兴初曾任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等，后遭秦桧摈斥，避

居剡溪以终。此书多记北宋朝野遗闻轶事，凡一百零三条，三万余字。于当时政事和政治、文化人物记述颇详，言多可征，足补史缺。所引旧籍，间存佚文。惟时亦杂述怪异。足本有《学海类编》本，《知不足斋丛书》本。

【鸡肋编】

笔记。宋庄绰撰。三卷。绰字季裕，旧以字行，祖籍惠安（今属福建），生于颍川。于神宗至高宗间历任地方官。书成于绍兴三年(1133)。三百余条，多叙史迹旧闻及各地风土、传闻琐事。于元祐间人物轶闻、宋辽交涉，绍兴间兵马钱谷之数，事多可采。记刻丝、种茶、农作物种植、医方本草、摩尼教事等，间或有失考证。有《琳琅秘室丛书》、夏敬观校涵芬楼、《丛书集成》等本。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出版萧鲁阳点校》本。

【洛阳缙绅旧闻记】

笔记。北宋张齐贤（943—1014）辑。五卷。齐贤字师亮，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太平兴国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书成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记五代时洛阳遗闻轶事，凡二十一则、析为五卷。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也多据传说之词以为劝戒，或补《五代史》之阙。收入《说郛》和《知不足斋丛书》。

【太平御览】

初名《太平总类》，又称《太平类编》、《太平编类》。类书。北宋李昉（925—996）等奉敕编。一千卷，目录十卷。昉，曾预修《太祖实录》、《文苑英

华》、《太平广记》。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奉命领修此书，至八年成书。初名《太平总类》，太宗为炫耀好学，书将成时命每天进呈三卷，故诏令改今名。是书在前代类书基础上，修葺增删而成，约四百七十万字。分天、时序、地、皇王、偏霸、皇宗、州郡、居处、封建、职官、兵、人事、逸民、宗亲、礼义、乐、文、学、治道、刑法、释、道、仪式、服章、服用、方术、疾病、工艺、器物、杂物、舟、车、奉使、四夷、珍宝、布帛、资产、百谷、饮食、火、休征、咎征、神鬼、妖异、兽、羽族、鳞介、虫豸、木、竹、果、菜、香、药、百卉等五十五部，每部又分若干子目，凡五千三百六十三类，类内又有附目六十三，凡五千四百二十六类。每类征引有关资料，主要辑录自北齐《修文殿御览》，唐《艺文类聚》、《文思博要》。三书今仅存《类聚》，另二部皆佚。前附宋人增编《图书纲目》，称引经史图书一千六百九十种，尚不计杂书、诗赋等。据近人马念祖考订，其引书为二千五百七十九种，今十之七、八已佚。资料浩博珍奇可观，析类排比索一知百，引征文献注明书名。于校勘典籍，辑佚古书，考订名物，了解失传遗事皆有价值。然其类目繁杂重出，部居难录，所注书名有误。日本存有宋庆元五年（1199）蜀刻残本，正文九百四十五卷，目录十五卷。宋闽刻残本三百五十一卷。日本安政二年（1855）仿宋刻活字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以日本存蜀刻本为主，所缺五十五卷以闽刻本、日本影印宋活字本补齐。

【太平广记】

宋李昉等撰。凡五百卷。是出奉敕撰修，参加者尚有扈蒙、李穆、汤悦、徐铉等十二人，李昉总纂。李氏复有《太平御览》等书行世。从太平兴国二年（977）至次年八月告成，历时一年有余，全书自汉迄宋，收录大量野史、小说、遗文、轶事、琐谈、杂议，某些卷帙少者均全部收入，凡引用书目三百四十五种，分为五十五部，规模浩大。因成书于太平兴国年间，与《太平御览》同时修纂，故而得名。是书保留了大量散佚文献，有很高的文献资料价值。宋元话本、杂剧、诸宫调，多采用书中所录故事，明清小说，亦多有所取材，对后世文学、戏曲发展影响深远。书成之后，因非后学所急，未能大量刊行，故流传不广。至明嘉靖年间始得广泛刊行，明、清间又陆续有刊行者。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复校刊修订，并为参校的出入之处收为附录，合并十集一并刊行。

【容斋随笔】

宋洪迈（1123—1202）撰。分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凡五集七十四卷。迈字景卢，鄱阳（今属江西）人。绍兴进士，历端明殿学士。博学多闻，对经、史、百家、医、卜、星、算，无不深究。凡有所得，随笔记之，原定每集各十六卷，至五笔仅成十卷而卒。此书历时长达四十年而成。对宋以前历史、政治、经济、词章、典故等考据精审，对有关历史人物、事件亦有评议。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燕翼诒谋录】

典制文献。南宋王栐撰。五卷。栐字叔永，号求志老叟。无为军庐江（今属安徽）人。曾官于淮安。书名取《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语意。书成于理宗宝庆三年（1227）。凡一百六十二条。据宋朝《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官书，叙北宋太祖建隆迄仁宗嘉祐间（960—1063）典制沿革与得失，详于职官、选举，兼及食货、兵刑、地理等项。亦载嘉祐后事以资比较，实际包括北宋和部分南宋的情况。为宋代杂史中最可引为典据之书。如吏铨试书判、因阙官增进士额、置参知政事、选人给印纸、尉司不得置狱、纳粟补官、增百官俸、金银价钱、置登门检鼓院、置审刑院于禁中、铁钱权铜钱、蠲纳绵出剩、主家不得黥奴仆、增置贴职、诉水旱立限日、初立别头试、武举更革、吏部阙榜、定宫官员额、进士期集所、出卖僧度牒、太学辟雍等条多方面反映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传世以《百川学海》本为量早。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版有顾诚刚点样本。别有一卷本。

【蒙鞑备录】

民族史。南宋赵拱撰（原置为孟珙撰，误）。一卷。拱于宁宗时为都统司计仪官，嘉定十四年（1221）随淮东制置使贾涉遣往燕京蒙古军前议事，以见闻成书。内容包括蒙古立国、国号年号、太子诸王、诸将功臣、任相、马政、粮食、征伐、官制、风俗、奉使、祭祀、妇女、燕聚舞乐十四目。对蒙古的种族，成吉思汁的经历和皇族、功臣情况，蒙古汗国的

的政治、军事组织、社会风习等记载颇详。为现存记载早期蒙古汗国史迹的最早资料。有《丛书集成》本等。清曹元忠有《蒙鞑备录校注》，收入《笺经室丛书》。近人王国维《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云麓漫钞】

笔记。南宋赵彦卫撰。十五卷。彦卫字景安，绍熙间官乌程宰又通判徽州。此书有开禧二年序，自署新安郡守，其所终无考。是集杂记古今天文、地理、制度、故事等，大都加上作者自己的考证与见解。所谓“析误钩隐，辨是与否，有益学者”（原序）。作者见闻广博，对文学颇为注重，研究文学可从中搜求有用材料。但其中记载亦有失实之处，不可全部信从。一九五八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涉闻梓旧本标点排印，收入《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

【碧鸡漫志】

笔记。宋王灼撰。五卷。灼字晦叔，号颐堂，又号小溪，遂宁（今属四川）人，绍兴中尝为幕官。当时，作者寓居四川成都碧鸡坊妙胜院，书成于此，因地名书。本书以论述曲调源流为主，对研究词曲渊源和发展有重要价值。内容分三部分，一为论述上古至唐歌曲的演变，一为品评北宋词人的风格和流派，另一部分为考证唐、宋乐曲命名的原由、与宋词的关系及所属宫调。作者主张论词应重内容，词采为次，故推重苏轼而非柳永。据序称原书为五卷，但世传却存一卷、五卷和十卷三种版本。一九五九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古典戏

曲论著集成》第一册收五卷本，书后有校勘记。

【岭外代答】

杂记。南宋周去非撰。十卷。去非字直夫，永嘉（今属浙江）人。隆兴元年进士。淳熙中官桂林通判时，随事条录见闻四百余，归后参照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例，删订编次成书。为答问岭南（今广西、广东一带）事者而作，故名。原书久佚。今本清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计有地理、边帅、外国、风土、法制、财计、器用、服用、食用、香、乐器、宝货、金石、花本、禽兽、虫鱼、古迹、蛮俗、志异等二十门（一门佚名，内容为军制或户籍），各系子目；共二百九十四条于南海诸国及大秦和木兰皮国（Murā-bits，在今非洲西北部和欧洲西班牙南部）等亦有所述。兼有范书和赵汝适《诸蕃志》两书的特点。为研究古代两广社会历史地理和中外交通的重要史料。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第四辑）本较为通行。

【曲洧旧闻】

笔记。宋朱弁（？—1144）撰。十卷。弁字少章，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族叔，官至奉议郎。书作于建炎元年作者使金后被囚的十七年间。多叙北宋朝中故事、君臣轶闻，旁及诗文考评、神怪谈谐。于熙宁新政、蔡京绍述、朋党论争等言之颇详，有裨考史。有《知不足斋丛书》、《学津讨原》、《丛书集成》等本。

【夷坚志】

笔记。南宋洪迈（1123—1202）撰。原四百二十卷，今

存二百零六卷。迈有《容斋随笔》已著录。编者辑录古今传闻成此书。正志十集，每集二十卷；分志十集，每集十卷；三志十集，每集十卷；四志甲、乙二集二十卷，凡四百二十卷，每集前有序。内容多记神仙怪异故事和奇闻杂录，亦记载市民生活和遗闻轶事。其中一部分录自六朝以来志怪小说及《太平广记》等书。搜罗宏富，颇有价值。为宋明讲唱、说演艺人所重视，亦为民俗学家等参考。今已残阙，传本以涵芬楼排印本搜辑校备，凡二百零六卷。又有《委宛别藏》本七十九卷，《丛书集成初编》本八十卷，《笔记小说大观》本五十卷。

【辽志】

笔记。旧题南宋叶隆礼撰。不分卷。隆礼有《契丹国志》已著录，本书为其节本，内容除摘取原书卷首初兴本末，第二十二卷族姓原始、国土风俗、并合部落、兵马制度、衣服制度、渔猎时候、试士制度以及第二十七卷岁时杂记外，余皆不取。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疑此书为元中叶人托名伪撰。收入《说郛》、《古今说海》、《历代小史》等丛书中。

【金志】

民族史。旧题宇文懋昭撰，明吴琯校。不分卷。懋昭有《大金国志》已著录，此书为其节本。内容有：初兴本末、初兴风土、男女冠服、婚姻、饮食、皂隶、浮图、道教、科条、赦宥、屯田、田猎、兵制、旗帜、车繖（伞）、服色等十六目。除第一目初兴本末外，其他均摘抄自原书第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九等卷，编次而成。此书收入《古今逸史》等丛书中，但

有的不标细目，文字稍有异同。

【宾退录】

笔记。南宋赵与时（旧作旹，1175—1231）撰。十卷。与时字行之、德行，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宋皇裔。宝庆进士，官丽水丞。汇集与宾客谈说见闻所作记录成此编。书成于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所记两宋人物、掌故率多翔实。考证经史、典故，大半精核。论考汉钱、历代酒价、浮梁与当阳茶产、《元丰九域志》所载岁贡品类，于经济史可资参考。唯间有疏失误引。南宋临安陈宅经籍铺本最早。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齐治平校点本。别有作四卷、一卷者，非全帙。

【归田录】

笔记。北宋欧阳修（1007—1072）撰。为作者晚年辞官居颍州时所作，故以“归田”名。原八卷。今本二卷，一百一十五条。修有《欧阳文忠公集》已著录。记朝廷故事与士大夫琐闻，多杂谈谐戏谑之言。其中有关北宋前期的人物事迹、职官制度及官场轶闻等，出于耳闻目睹，如所载仁宋屡次改年号原因、枢密使大宴时侍立殿上等条，足资补史。亦有个别条目与司马光《涑水记闻》略同。元刊《欧阳文忠公集》本为现存最早之本。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出版李伟国点校本，附佚文三十八条。

【渚宫旧事】

一名《渚宫故事》。杂记。唐余知古撰。原十卷，今本五卷，补遗一卷。知古为唐文宗时人，曾官将仕郎，守太子校书。以所记皆古楚地事，因以

春秋时楚别宫渚宫为书名。记事上起鬻熊，下迄唐末。今本后半部全佚，晋以后事于补遗篇中附见。内容略以朝代为次，多叙述人物与掌故。取材于史、子、传记，多引后世罕见之书，为研究湖北地区历史发展的参考资料。有《墨海金壶》及《平津馆丛书》本。

【邵氏闻见录】

笔记。又名《河南邵氏闻见录》，或称《闻见前录》，简称《联见录》。宋邵伯温（1056t1134）撰。二十卷。伯温字子文，河南洛阳人。邵雍之子，自幼受王安石变法反对派人士的影响，南宋绍兴二年（1132）著此编。后由邵博整理传世。约十二万字。叙北宋建隆迄南宋绍兴初年旧事。对熙宁变法期间主要人物思想、言行、品质、琐事等人物掌故记述特详。于元祐后洛、川、蜀诸党叙载颇备，北宋制度与逸闻稍有所及。惟叙论人物颇有“新法”反对派偏见，邵雍事更多涉妄诞。传世本以涵芬楼刊夏敬观校印本为佳。有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刊李剑雄、刘德权点校本。

【涌幢小品】

笔记。明朱国祯（1558—1632）撰。三十二卷。作者曾制六角木亭为著书之所，亭可择地安设移置，如石幢涌出地面，书因以名。又有《明史概》已著录。书约成于万历三十七年至天启元年（1609—1621）之间。凡一千四百五十二条，约四十万字。杂记见闻兼用著《明史概》所参禁中秘书和档案剩余材料。多记明代朝野掌故，及风俗人物、轶闻琐事、诗文艺术、鸟兽鱼虫、释

道故事等。涉及明代政治经济者于全书十居二三，对当时徭役赋敛、清军勾补、遵化铁炉、延安石油、农民起义、市民斗争颇有述及。考叙名物，间有可采。唯多数条目系采旧文而成，有杂芜之嫌。有明万历本、天启本、《笔记小记大观》本，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本。

【五杂俎】

和记。明谢肇淛撰。十六卷。肇淛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进士，官至工部郎中，以广西右布政使终，为知名的藏书家和文学家。是书略以类相从，分为天、地、人、物、事五部。内容以有关明人史事最为可采，述考风俗、名物、掌故等项，亦可参考。内载各地集市，新安、闽中、山西富室巨贾，京师乞丐等情况，有裨经济史研究。有关宦官骄横，税使扰民，皇家奢靡，奸富勾结倭寇、林兆恩闽中秘密集会等事，可供参补史缺。对徐杲、蒯义、蔡信、郭文英的建筑成就，北京观象台仪器，项子京书画收藏，于鲁制墨及寒食风俗嬗变的记述。亦颇可观。惟多杂神怪迷信，部分内容采于旧文，而没注出处。有明万历四十四年潘氏如韦轩刻本，襟霞阁排印本《国学珍本文库》本等，一九五五年中华书局另据明刻排印，较旧本多十八条。

【典故纪闻】

原名《皇朝典故纪闻》。笔记。明余继登撰。十八卷。继登字世用，号云衢，交河（今属河北）人。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于供职翰林院时，依据实录、起居注，杂以见闻，撮成此编。记洪武至隆庆二百余年间事。对关乎时政和事件缘

起的掌故皆有所载。内如有关明之役法、宦官汪直掌西厂、皇戚岁给、后部隆门官员合用皂隶折奉布、太仓银库月报出纳、嘉靖间边费等若干记述，多有裨考史。惟喜说琐屑荒诞之事，诸多粉饰溢美之辞。书初刊于万历间。后有《畿辅从书》本、《丛书集成》本，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出版顾思点校本。

【万历野获编】

亦称《野获编》。笔记。明沈德符（1578—1624）撰。正编三十卷，补遗四卷。德符字景倩、虎臣、景伯，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万历举人。书初成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自此至四十七年续有所补。今本计有一千四百四十条。分为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吏部、户部、河漕、礼部、科场、兵部、刑部、工部、台省、言事、京职、历法、禁卫、佞倖、督抚、司道、府县、士人、山水、妇女、妓女、畿辅、外郡、风俗、技艺、评论、著述、词曲、玩具、谐谑、嗤鄙、释道、神仙、果报、征梦、鬼怪、机祥、叛贼、土司、外国四十八类。多记明朝章国故、政治得失、琐闻轶事、学术文化、山川风物等。所载今河北水利、锦衣卫诏狱惨状、翰林权势、谋缢嘉靖帝始末、万历矿税，均可补《明史》之缺。《日下旧闻考》仅采本书所载北京掌故即达百数条之多。有关小说戏曲资料，亦可参考。唯多因杂果报应、鬼怪之事。书由钱塘姚氏初刊于清道光七年，同治八年校订本为通行之本。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出版谢兴光断句本。

【十国春秋】

纪传体史书。清吴任臣（？—1689）撰。一百一十四卷，另附录二卷。任臣字志伊，尔器，号托园。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康熙间举博学鸿词，官翰林院检讨。书成于康熙八年（1669）。包括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十国纪年、世系、地理、藩镇、百家五表六卷。末附《拾遗》、《备考》各一卷。纪、世家、列传三目分述。又自传文，订正史料，剔除旧说讹谬。五表组织精严，尤多拾散缀零之功。唯无原始资料，间失于熔铸剪裁，亦有所遗漏。初刊于康熙十七年。乾隆间凡两刻，嘉庆、咸丰间各一刻。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版徐敏霞、周莹点校本，附有人名索引。

【南忠记】

传记。明末青初钱肃润撰。一卷。肃润字础日，江苏无锡人。明亡后隐居授徒为生。著有《尚书体要》、《道南正学编、《士峰草堂集》等。记南都殉难诸臣事迹，分类排列：南都死事，督师史可法等；殉国死事，巡抚左懋第等；在官死事，知县顾咸建等；在家死节，待读徐汧等；起义死，中书卢象观等；出师死，詹事黄道周等；出使死，御史何弘仁等；在外死，尚宝卿葛寅亮；被难死，进士俞文渊等；从行死，生员江天乙等。除少数传记外，材料颇为简略，间附以“钱子曰”之史论。前有自序。有中华书局《晚明史料丛书》本。

【明季北略】

史书。明末清初计六奇

(1622—1687?)撰。二十四卷。六奇字用宾，号天节子，别号九峰先生，江苏无锡人，多年以私塾馆教为生，蜚声乡里，平生致力于晚明史资料搜访与著述。书成于清康熙十年(1671)，后续有增补。六百四十余篇，三十一万余字。记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努尔哈赤初起（通行刊本仅起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1595—1644)清军占领北京近五十年间明北都及中国北部时事概略，书因以“北略”名。杂用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诸体，各卷略以时间为次，各篇略以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卷末各缀以“志异”。取材以文献与口碑并重，所记多出于亲历闻见，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内载明清嬗代、明末政治和各地人民斗争史迹颇详，其中记农民起义的篇章居全书过半，所叙起义原因，李自成、张献忠等领袖，起义军的官制、兵制、币制、科举、年号国号，重大措施和大顺军入京经过，颇为集中系统，间较他书为详。为研究晚明农民起义与民族斗争历史的重要资料。惟记事偶不符实。通行刊本有《国学基本丛书》本。但已遭删窜，文字、内容缺损甚多。现有杭州大学图书馆和江苏常熟曹大铁所藏两抄本，较之通行本多出《建州始末》、《北略总论》等二十三篇，近一万六千字；另有二十五篇中补刊本缺漏错讹达一万二千余字。

【国寿录】

传记。明末清初查继佐(1601—1676)撰。四卷，便记一卷。继佐有《罪惟录》已著录。此书记崇祯、纪光、鲁监国、隆武、永历几朝人物。凡

被农民军所俘杀者，以及抗清死节者，不分时代先后，不分仁宦儒生，兵民男女，各为之传。以为其人虽死，而其事不配，故曰“国寿”。“便记”一卷，载“隆武”、“永历”、“崇祯太子”等二十二条遗事。附录“逆闯始末”。各传详略差异颇大，于大撑晚明残局之重要人物颇欠齐备。永历一朝仅有何腾蛟、李元胤两传。写作时间约在顺治六年何腾蛟牺牲之后。顺治十四年游粤以前，或系为写《罪惟录》之见闻札记，多属未定稿。因亲身经历浙东抗清斗争，故记弘光朝和鲁监国朝人物为本书精华，而于隆武、永历两朝仅备数而已。有《晚明史料丛书》本。

【明季稗史汇编】

丛书。清留云居士辑。十六种，二十七卷。留云居士姓字不详。是书汇辑明季杂史《烈皇小识》、《圣安皇帝本记》、《扬州十日记》、《行在阳秋》、《赐姓始末》等。有尊闻阁主人序。光绪十三年（1887）尊闻阁刻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改为《明季稗史初编》。另收《明季遗闻》、《明季实录》、《蜀难叙略》、《记福王之立》、《东林事略》、《东林纪事本末》共六种，题为《明季稗史续编》。

【明季稗史初编】

见《明季稗史汇编》，商务印书馆排印时有调整而改此名。

【明季稗史续编】

《明季稗史初编》的续编。商务印书馆排印《初编》后，另收六种题为“续编”参见《明季稗史汇编》。

【池北偶记】

笔记。清王士祯（1634—1711）撰。二十六卷。士祯另有《渔洋诗文集》已著录，因作者有书数千卷庋置宅西一池之北，故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以名此书。又因书库旁有石帆亭，常与宾客聚谈亭中，由儿辈纪录整理，编次而成是书，故亦名《石帆亭纪谈》。书成于康熙三十年（1691）。分谈故、谈献、谈艺、谈异四部。所记清巡按任命、八旗开科、台湾开科、满洲乡试、八旗殉葬等典实和史可法、傅山父子、崇祯五十相诸事，多可参证考史。以“神韵”说评议诗画诸条及与《聊斋志异》梗概略同的故事，亦可参考。版本以康熙间闽中、临汀郡署、王氏家刻《渔洋全集》、李化自怡草堂校勘、励志斋等本为较早。《清代笔记丛刊》、《笔记小说大观》本较为通行。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版有靳斯仁点校本。

【清稗类钞】

类书。清人徐珂撰。四十八卷。珂字仲可，浙江杭州人。此编采录清人笔记、文集数百种，广搜报章及见闻、清代掌故、轶事，略加考证，仿《宋稗类钞》之体例，汇集而成。分时令、气候、地理、名胜、外交、礼制、战事、吏制、种族、宗教、风俗、农商、会党、文学等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余则，三百余万字。分类按年编次。起天命元年（1616）迄宣统三年（1911），对历朝大事均有记载。范围广泛，检查方便。民国六年（1817）商务印书馆初版。

【履园丛书】

笔记。清钱泳（1759—

1840）撰。二十四卷。泳初名鹤，字立群、号台仙、梅溪，金匮（今江苏无锡）人，一生多为幕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兼工诗文书画。曾居履园，书因得名。书成于道光初年。分旧闻、阅古、考索、水学（附救荒）、景贤、耆旧、臆论、谭诗、碑贴、收藏、书画、艺能、科第、祥异、鬼神、精怪、报应、古迹、陵墓、园林、笑柄（附恶俗）、梦幻、杂记二十三门，记有八百七十三条。多据经历，兼采见闻。尤详清初江南情况。所记明末至道光田、米、白银价格，三吴水利兴废、河道变迁，嘉庆间方劳升起事始末及文人学者事迹、书画版板、苏州园林等，多有可采。惟波涉神异报应。初刊于道光十八年。有同治间写经堂钱寿补刻本、《清代笔记丛书》本。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刊张伟校点本。

【浪迹丛谈】

笔记。清梁章钜（1775—1849）撰。凡五卷。章钜字闳中、茝林，号茝邻、退庵，福建长乐人。嘉庆进士，官至署理两江总督。此书分为三编，《丛谈》十一卷、《续谈》八卷、《三谈》六卷。相继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十八年、二九年成书。计有五百〇七条，约三十万言。多记清末人物、典故、名物、世文、名胜古迹。对英人侵华、鸦片毒害、禁烟弊端、翰林缘起、抄法铸钱、中南园林、城市古迹等均有所述。《三谈》内容较前两编为差。三编分别初刊于道光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咸丰七年（1857）。有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版陈铁民三编合刊点校本。一九八三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叶秋、苑育新《丛谈》校注本和



《续谈》校注本。

【阅微草堂笔记】

笔记小说集。清纪昀（1724—1805）撰。二十四卷。另有《纪文达公遗集》已著录。是书自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三年陆续写成，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杂录》五种。内容多记怪异，间杂考辩。宣扬封建道德观念，但对宋儒亦有批评。评言简洁，叙事明畅，影响颇为广泛。有嘉庆五年（1800）盛氏刻本，道光癸巳羊城重刻本。解放后有天津古籍书店等多家印本。

【小仓山房诗文集】

清袁枚（1716—1797）撰，八十卷。枚字子才，号简斋，又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进士，曾历知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县，年甫四十辞官定居江宁，在小仓山下筑随园以吟诗著作自娱。是集分“诗集”三十七卷，“文集”三十五卷，“外集”八卷。其《随园诗话》颇为有名，创性灵之说，不满儒家诗教，反对模仿古人，在诗坛影响甚大，作诗四千余首，能体现自已主张，虽多闲适之作，亦反映一定社会现实。文带感情，抒写细腻，其名作《祭妹文》不空抒思念，能以日常小事状写生活，吐一腔深情，百多年来使读者读之不忍释手，诸多名句，广为传诵。其风格与桐城古文迥异。“外集”八卷为骈文，偶中兼散，舒卷自如，以才气胜往古骈俪空泛。有《四部备要》本。



中華野史大博覽

下册

主编
吴枫 刘乾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野史大博览　（上、下册）
作者=吴枫　刘乾先
页数=1692
SS号=10292317
出版日期=